

中華文史叢書之卅九  
民國三年上海書局石印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據國立台灣大學  
圖書館藏本影印

# 不忍雜誌彙編

(初集)

康有為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卅九  
民國三年上海書局石印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據國立台灣大學  
圖書館藏本影印

# 不忍雜誌彙編

(集二)

康有為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於五河吾人亦得一德寧視吾奇珠  
不忍離法一書而先生富述之作以此備  
時論能說孰林種類無不美備誠濟世  
之寶筏也亦不惜重貲而編名印裝訂金冊  
俾崇先賢焉子若得義定極通此市利者  
比焉余序余多而謹誌數言以記吾末之爾

甲寅年五月月祥符梁父建相謹誌



康南海先生編

不忍雜誌  
彙編初集

三集嗣出

甲寅仲春上  
海畫局出版

初二集每部定價大洋貳元伍角

序

康南海先生為當世大著作家先生家

學淵源見於前清中葉多有人有康耶

目之所經宏大眼之則遠處之體論痛

切時艱久為中外所欽仰或或之變先

生通于海外吾人當道之行之變先

生通堅性定于數萬里南洋多極之

言論大義微言南洋真理由政變而後行

於五河吾人亦得一德寧視吾奇珠  
不忍雜法一書而先生富述之作以備  
時論雖說藝林種類亦不美補淑濟世  
之歸後世亦不惜重貲而編印裝訂全  
俾崇先賢為學者得義定極通心市利者  
比焉余序余多而謹誌數言以記其末之爾

甲寅年五月月祥符梁父建桐謹誌



不忍雜誌彙編初集總目

卷一

政論

中華救國論

憂問

憂問二

救亡論

革命已成有五難中國憂亡說第一

革命後中國民生慘狀說第二

革命由動于感情而無通識說第三

新世界只爭國為公有而種族君民主皆為舊義不足計說第四

君與國不相關不足為輕重存亡論第五

共和政體不能行于中國論第六

歐人立憲必立君主且迎異國或異族人為君主之奇異說第七

立憲國之立君主寔為奇妙之諸共和法說第八

虛君之共和國說第九

民族難定漢族中亦多異族而滿族亦祖黃帝考第十

中國以何方救危論

孤憤語 善忘 內闕 行乞 兒嬉 無望 不治 無言

無政府

蓄亂

忘恥

無禱

卷二

政論

大借債駁議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發凡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保存中國名蹟古器說

卷三

教說

中國學會報題詞

孔教會序

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

孔子改制考

卷四

教說

大同書甲部入世界觀眾苦

人生之苦七則  
天災之苦八則  
人情之苦六則

人道之苦五則  
人所尊美之苦五則

突厥遊記

卷五

藝林

請剪髮易服摺

辛亥臘遊箱根與梁任甫書

送三水徐勤君勉應僑選議員歸國序

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序 戊戌正月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 戊戌五月

進呈法國革命記序 戊戌六月

進呈波蘭分滅記序 戊戌七月

廣藝舟雙楫序

附錄

朱九江先生佚文



朱九江先生佚文序

藏金集序 澹泊齋記 抵山西寄兄書 答王萊友書其一 答王萊友書其二

答王萊友書其三 答康述之書 赴襄陵寄兄弟書 復郭中丞嵩燾書 又復郭中丞書

答吳澄溥同年書 答門人康達節書 與門人老為謙書 答李菊圃太守書

賜進士出身分發湖南知縣梅坪陳君行狀 胡侃誠先生家傳 廖南邨墓誌銘

代擬請漢儒盧植從祀疏 論馬加利事 格物說跋 重修四世祖墓祭文

公祭陳梅坪大令文 祭陳大令文 北上會試祖道文 之官山西祖道文

祭房祖白岳先生文 祭職旗岡后土文

國聞

時事日誌

外國時事日誌

卷六

藝林

詩

誦芬集序

留芳集序

留芳集

不忍雜述序

于元之中而有清天子於天之中而有量者不可思議之星星圓星氣于  
量者不可思議之星星圓星氣而月于繞日而游星之中而有我地渺乎小  
哉之清天也清天也夫魄也威儀像只一不可免也而子外林庭仰視星燦裂  
乾鳴過于素前一首不知其意是此一地之分裂死之也吾乃解其意而感朕于  
吾心況于創地八十一而為中國生為最末蓋甚重為得喪蓋不計矣吾生逢  
多難身經大劫死灰枯木若紀人久矣即使方炮裂地不以為驚黃金鋪地不以為  
喜雖然吾何以渡元天星日我以吾之知吾何以有知以吾之身而吾之身僕于大地生于  
中國也于是愛土地而祝中國焉吾言奈吾語性何凡與吾交親之大地中國焉若  
吾樂之憂之吾慶之吾不能禁絕吾樂慶而躬降中國之危難於是而忍之心旁  
皆而相襲觸交而怒發不能自忍焉於是吾遂靡一喋一不能已於之親民生之  
多難吾不能忍也哀國主之淪喪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塗炭吾不能忍也嗟紀綱  
之亡絕吾不能忍也視政治之腐敗吾不能忍也傷教化之墮喪吾不能忍也見法律  
之蹂躪吾不能忍也觀政黨之爭亂吾不能忍也慨國粹之喪失吾不能忍也懼國

命之曰吾不能忍也。林焉心厚也。惡焉。預也。漆。焉。惡。揄。揄。也。近。將。主。之。其。能。忘。  
斯。世。也。願。言。極。之。惻。沈。評。于。意。也。此。所。以。為。不。忍。難。忘。耶。  
孔子二十四年六十三年。至十一月。至五日。南海。亦有。為。

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一目錄

政論

中華救國論

憂問

救亡論 十則

中國以何方救危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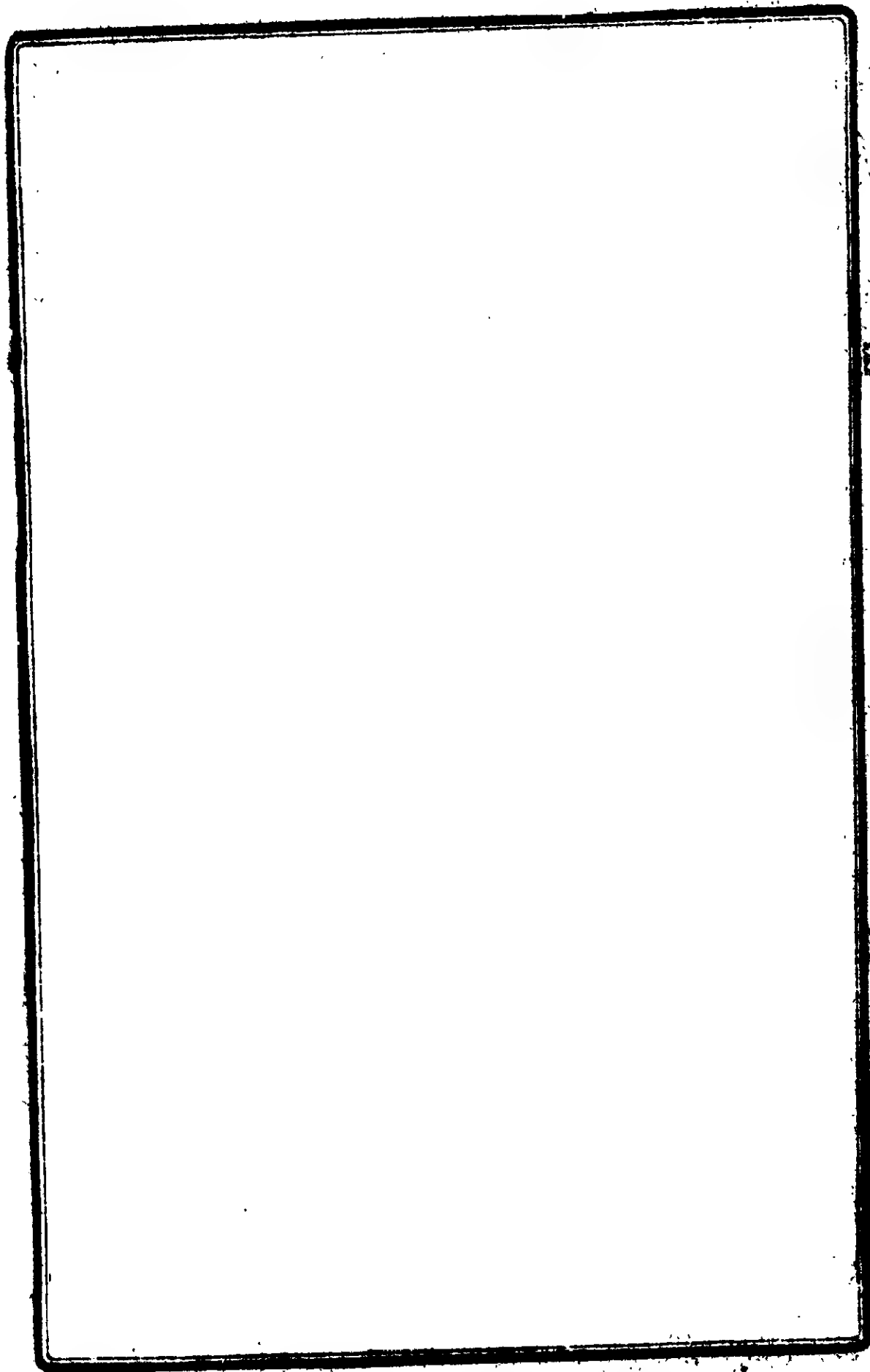
孤憤語 七則

無政府

蓄亂

忘耻

無禱



11

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一

中華救國論

南海 康有為撰

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書稱堯舜。而易稱元首。春秋據亂之後。為升平太平之世。禮于小康之上。進以大同。共和之義也。吾昔著大同書。久發明之。惟共和在道德物質。而政治為輕。若誤行之。為暴民無政府之政。可以亡國。今共和告成。數月矣。慘狀彌布。吾亦國民。揀折。壞將同。受壓不能忍。而不言矣。此稿草于夏初。今蒙藏已危。岌岌瓜分。蓋早憂之。而恐無及也。康有為識。

博夜也。大漠也。絕海無際。修途萬里。飛沙漩淵。霾霧塞空。前無轍迹。道無留者。盲人跨瞎馬。而臨深池。督師爭東。柁而駕風浪。危乎險哉。未有通此者也。

今共和告成。掃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軌。人心同趨矣。然或以為共和已得。大功告成。國利民福。即可自致。則未然也。吾所深慮。欲顧者。以共和雖美。民治雖正。而中國數千年未之行。之四萬萬人士。未之知之。眾瞽論曰。冥行攝植。吾慮其錯行而顛墜也。夫使當中國一統之時。稍有錯。誤民少受害耳。于國無關也。今何時乎。乃萬國競爭之日。列強摩迫之時。而驟行人人所未經之途。人人所未聞之事。此吾所深憂。欲顧者。俛仰傍徨。而不能自己也。

左扶爐。右熾炭。隆冬重裘。而適爪哇星架坡。鮮不賜死。披文羅。曳露。穀而行。冰海度。鮮卑之鐵路也。未有。不凍。野者也。故物無美惡。事無得失。適宜者存。失宜者敗。一適宜而不能皆宜。亦終歸淘汰。以盡耳。有時。有地。苟不當其時。不宜其地者。未有能存者也。夏荷于沼澤。秋蒞菊于畦畹。則繁華絢爛。苟少易之。則廢枯不生。豈能復華愛花而藝之者。猶須得其宜。況愛國而欲其存立。望其強盛者乎。

魚。嗜。蝦。鳥。啄。虫。人。食。鳥。獸。之。肉。肆。八。廷。陳。鼎。俎。饗。牛。羊。切。雞。鴨。吾。人。斟。酌。割。獻。以。吞。以。飲。以。醉。以。飽。雖。然。智。者。休。休。然。驚。懼。哉。恐。吾。之。亦。將。類。乎。彼。也。晚。大。地。瞻。人。種。古。今。遞。嬗。僕。隸。于。大。地。上。而。立。國。者。以。億。萬。計。部。落。小。國。野。蠻。諸。番。互。併。競。吞。茲。無。論。矣。或。稱。霸。于。一。域。或。策。文。明。于。一。時。登。埃。及。之。古。陵。涉。推。典。之。故。墟。我。思。古。人。俛。仰。遺。跡。慨。遺。種。之。垂。盡。也。求。于。錄。士。古。京。以。北。煩。有。三。刀。蟲。者。其。埃。及。之。遺。黎。耶。何。面。貌。之。似。古。像。也。則。是。寒。寒。厥。羅。之。大。都。會。殆。絕。無。有。也。遊。印。度。之。大。廟。摩。阿。育。之。遺。塔。登。耶。路。撒。冷。城。而。撫。大。關。所。羅。門。之。祭。石。觀。其。遺。黎。之。畫。哭。其。神。明。之。冑。非。奴。隸。于。人。則。流。離。逐。戮。于。異。國。者。皆。是。也。哀。哉。惕。惕。于。予。心。而。不。怡。焉。

自。余。之。有。生。而。含。識。也。親。觀。英。之。帝。印。度。意。之。復。立。普。之。霸。德。也。又。親。埃。及。希。臘。羅。馬。尼。亞。布。加。利。芬。那。威。之。自。立。也。然。而。非。洲。已。瓜。分。矣。中。亞。各。國。滅。于。俄。突。尼。斯。安。南。滅。于。法。緬。甸。亡。于。英。琉。球。高。麗。滅。于。日。阿。富。汗。暹。羅。為。兩。國。脫。國。待。時。而。盡。耳。噫。嘻。乎。突。厥。波。斯。內。亂。頻。仍。半。死。半。生。不。善。自。治。豈。能。久。存。于。競。爭。之。世。哉。今。議。分。突。厥。波。斯。亦。日。聞。矣。其。中。南。美。諸。國。今。藉。孟。祿。義。以。粗。存。然。不。久。皆。將。併。為。聯。邦。即。歐。土。諸。小。若。將。來。遇。強。霸。者。一。戰。既。勝。均。勢。即。散。亦。殆。將。合。為。聯。邦。矣。讀。左。傳。至。戰。國。策。時。二。百。餘。國。不。百。餘。年。併。為。六。七。今。其。時。矣。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勢。之。自。然。也。兩。人。相。持。兩。軍。相。當。如。對。奕。然。少。有。不。及。敗。亡。從。之。況。復。有。樓。而。相。伐。協。以。謀。我。者。乎。頃。者。瓜。分。之。說。復。昌。秘。謀。日。急。吁。嗟。乎。意。立。國。于。當。今。之。世。也。何。以。能。免。今。大。地。盛。強。者。不。過。數。國。耳。能。生。存。者。不。過。數。國。耳。吾。以。何。自。立。以。何。免。滅。亡。哉。昧。昧。我。思。之。骨。折。髮。墜。魄。動。魂。飛。不。知。所。屆。也。吾。邦。人。諸。友。早。作。夜。思。左。顧。右。盼。審。吾。中。國。之。時。地。若。何。而。念。茲。在。茲。也。夫。列。國。競。爭。之。國。與。天。下。一。統。之。國。其。為。治。法。至。反。矣。夫。一。統。之。立。國。者。譬。一。室。獨。居。解。衣。高。卧。但。無。悵。

抵扇以驅蚊。虫斯可。新睡矣。若競爭之立國者。譬獨將之守孤城。陷重圍。必將卒同心。老弱並出。具繕備。無缺振勵精神。晝夜無怠。猶慮不保。若將帥內爭。士懷二心。號令不行。糧乏械缺。而執冰以嬉。執戈相殺。又遇連兵之合圍。以求保城。未之有也。

吾中國者。非國而曰天下也。故其立國之法。與今大異。蓋經無限因革而得之。粗舉大綱。而疎濶聽民自由。不能詬為不完備也。今非復一統之時。而為列國競爭之國矣。前朝家舊俗而不改。因應失宜。當孤城在重圍中。誤垂帳搖扇而新睡。此所以敗壞而召民怨不崇朝而致亡也。今共和告成矣。然對於各國。則共和與否無關也。但視其國治完整。生計富足。兵力精強。比較之程度如何耳。其比較相若。則可平等比較。相遠。則為所弱。無所比較。加以分亂。則只有滅亡。或以為共和已得。即若大功告成者。嗟乎。此乃圍城中將帥爭權之事耳。雖能逐專命之帥。而還顧重圍。雲梯衝衝。旌旂颺颺。強敵益壓。甚且因內爭之後。守具盡虛。糧食盡絕。臨陣易帥。士益不和。令益不行。裨將悍卒。爭位爭食。內亂益劇。以是而欲保孤城。以禦強敵。守境土而圖治安。顧其反哉。雖負床之孫。皆休其危也。今吾國人。何以異是。故今之立國。舉國民精神所注。當視大地列強。而一一比較之。而後國命生存。乃可得而定。而共和之始。尤當常自在之也。昔印度萬里之地。三萬萬之民。與吾相等。而英人禁而籠之。東開加拉吉打。西開孟邁。南開密他。拉士張三面之網。而全印在籠中。內爭內亂。終為英人驅除難耳。夫奕棋者。不深觀敵者。而舉棋妄行。未有不敗。況絕無政策。而惟日以亂聞者哉。今吾國人若此也。此外人所竊睨而大喜。而有識所骨折而心驚也。為俄英不幸。而言中矣。

夫政治之體。有重于為民者。有重于為國者。春秋本民。貴大一統。而略于國。故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



蓋天下學者多重在民。管商之學專重在國。故齊秦以霸法共和之時盛行。天賦人權之說蓋平民政治以民為主。故發明個人之平等自由。不能不以民為重。而國少從輕也。及德國興創。霸國之義以為不保其國民無依託能強其國民。預察施以國為重。而民少從輕。夫未至大地一統而當列國競爭之時。誠為切時之至論哉。日本採德制以國為重。故秩序綱紀嚴整。租稅甚重。一戰勝我及俄而取高麗焉。今以美之共和而自參堅尼羅士福以來亦復大昌霸國之義。日本譯為帝國義未安。今易之。去其百年所守孟稼義而增兵增艦東定古巴。西收呂宋。南鑿巴拿馬渠。以臨太平洋。蓋時勢使然。國無共和專制而必不能背時勢之所趨也。如倡德重國義于法革命時乎。則人心方注民權。以裁奪君權。不暇及國也。故廢廢之流應運而興。倡個人之平等自由。而蕩餘風于各國也。若倡法個人平等于今。德霸大效之時乎。則法自由過甚。紀綱不能嚴整。國勢因之頹弱。各國皆以為覆轍之鑒矣。故俾士麥羅士福之流應運而興。甯犧牲人民而偏重國。以蕩餘波于大地也。

夫重民者仁。重國者義。重民者對內。重國者對外。雖然。重民者無所待于外。天下。一統策也。重國者無不對于外。列國競爭策也。今吾國已無君主。無君民之爭。法國重民之義已為過去矣。今為列國。非復一統之制。古者天下之義更不切矣。列強競爭時。力征經營。心摹力追。日不暇給。少遲已失。稍遲即敗。然則以國為重。乃方今切時之義。則吾中國欲生存。強立于大地間者。應知所擇矣。方針既定。萬眾同赴。而後步趨不誤。所辦得宜。進行乃可見效。否則盲人騎瞎馬。當黑夜。惟有顛陷而已矣。雖然。個人之義與立國之義至相妨也。夫鄉鄰之感情多。則分權重。而無全力以立國。少數之派別。張則爭黨。劇而無暇日。若具扶軍興之形勢。踞場蓋之氣。鼓擁兵爭權。圖利營私。而不顧國家之大計。民受其害。而國因

以危此則為爭。舉危幕而忘大順之傾。與于不智之甚者矣。

今共和為治。以民為主。姑舍保國之重。而先求保民之法乎。致美國憲法最重之權利法典。為保人民身體之自由。及財產之安固。各國同之。美各州憲法尤重此義。皆首舉之。有二十六州明定之曰。人民皆享受保護其生命自由。與天然權利。又曰。凡自由政府。以人民之權。成為基礎。政府為謀人民之平和安甯。幸福。及保護財產。而設之者。南州路易詩烟拿之憲法。尤深切著明。曰。凡政府自人民而起。本人民之意。志。因人民之幸福。而設立其唯一之正的。在保護人民。使享有生命自由。財產此數語乎。真共和國之天經地義矣。今共和數月矣。所聞於耳。觸于目者。悍將驕兵之日變也。都督分府之日爭也。士農工商之失業也。小民之流離餓斃也。紀綱盡廢。法典皆無。長吏豪猾。土匪強盜。各自橫行。相望成風。搜括則擇肥。擄噬仇害。則焚殺。盜劫。暗殺。則伏血。載途。明亂則連城。陳戰。搶掠。于白晝。勒贖。于大都。脅擊。于公會。擄于城市。以至私抽賦稅。妄刑無辜。兵變相望。叛立日聞。莫之過問也。烽火一驚。民逃無所。但觀京津之變。損失逾萬萬矣。武昌南京。更迭告變。若江西貴州四川福建陝西新疆福建山東之爭。亂更無已時矣。各省皆是。舉最甚。士夫豪富。走之上海。避匿租界。而上海租界。達官某某。亦無免焉。炸彈日鳴。于社會。手槍公行。于朝堂。爭地。慶兵。風塵徧地。政府隱忍。而凝。大官畏縮。而被脅。四萬萬人。無所控訴。婦孺。惟。嗚。聲。壯者。只。行。劫。盜。土田。不。耕。廬。肆。皆。閉。行。軸。既。空。租。稅。無。入。于是。各省。擁。兵。而。仰。食。于。政府。日。騰。呼。號。之。函。電。政府。仰。屋。而。乞。食。于。外人。甘。受。監。理。之。脅。章。也。友。邦。未。認。而。庫。倫。自。立。西藏。失。敗。片。馬。南。蒙。俄。約。又。以。黑。龍。江。伊犁。見。壓。矣。而。可。薩。克。之。馬。踏。吾。客。什。噶。爾。矣。樂。線。四。伏。火。發。無。日。不。知。所。之。也。若。其。甘。為。半。主。國。以。漸。為。保。護。國。為。分。國。則。顯。然。有。漸。且。及。身。矣。嗟。乎。號。為。共和。而。實。共。爭。共。亂。號。為。自由。而。實。自。

死自亡號為愛國而實賣國滅國吾國人而忍為之乎

今舉國士夫上自政府議院中及黨人志士所早夜以思密勿以謀計謀以告則斷以行者蓋多矣然于保救中國之道豈獨茫如捕風實亦適得其反也政府數月擾擾除改旗改服借債以外殆無他政也議院開數月矣然皆毛舉細故甚乃日議女服而未及富強之宏圖也志士黨人霧集波涌舉法師美異說雲起而不及救切身之災也嗟乎各省悍將亂兵不能弭國人身家產業不能保民業士農工商不能復直有蒙藏諸邊不能統日惟厲精圖亂躬行鼓吹惟恐不及而望外人之不監理不分滅何可得也即近者革命大舉外人亦未干涉我也惟今外人視我如強盜如乞丐如兒戲如沐猴蓋數月來實見我無立國之具矣其考查蓋真其輕蔑益甚雖其初不見有窮迫之心而今者如此非獨不肯承認亦不妨試其壓迫之行矣

夫各國號稱文明又行均勢豈必乘人之危以亟行瓜分之策哉故經前清之亂政而徘徊不動又開華爭之大亂而旁觀隱忍也然忍之既久而我卒不能自治之也我既不治而日爭亂勢則小之損礙其商務大之牽入于戰禍其難久忍者也亦人之情也且彼久騰口說以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豈容方種獨據之故以為文明人宜治野蠻人乃天理之公也此其說昌洋而大言之久矣雖以共和之美國然羅士福亦大倡之矣而今之高談共和者不圖長治而圖久亂舍其大而謀其小失其本而救其末幾若安其危而利其災惟恐各國之無所藉口無所肆其耽耽之欲而誘而導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何其今之人真乃忘其國之壽而自伐也嗟乎五千年文明之中國經無量數聖哲豪傑心思膏血之所締構以有此大國者傳至于今而吾國

民自伐自賣而自滅之豈不哀哉豈不痛哉

且夫為國之道先求不亂而後求治若夫為文明為平等為自由又致治之後再求進化由升平以至太平者也今以前清為失政而後發憤革命之雖然昔者雖專制失道而不聞悍將驕兵之日爭變也不至人民身家產業不保也不至全國士農工商失業也不至蒙回藏不統一而圖自立也故今者國民惴惴恐陳或且悔禍皆謂革命之舉以求國利民福不圖共和之後反見國危民悴也然以為為治失序悔禍生怨猶無大礙也惟長此變亂各國藉口永不承認久之且召瓜分即不爾而長此爭亂全國塗炭將釀第二革命之禍法大亂八十三年幸而能保皇大亂三百年削地萬里至今未已也蓋共和為平民之政治所最可慮者暴民為政貽國勢險危此乃歐美之恆言而今已暴發于吾國也今政府議院方鎮與黨人志士當共和之始基應先去共和之大害萬眾一心聚精會神圖所以先靖暴民之禍而後安定有基統一有效故欲外人早認借債易信免監理之辱絕瓜分之危舍先弭亂無由也欲籌款行政保邊平民舍先弭亂無由也即欲進而講平等自由文明幸福亦必由弭亂之後乃能進化也天下未有舉國日亂而能得文明幸福平等自由者今不求弭亂以保內對外乃先求文明平等自由自立則航斷流絕港而無由至何其顛倒哉

故竊謂今者保救中國之亟圖在整紀綱行法令復秩序守邊疆萬事之本乎莫先于弭暴亂以安生業也故不先去悍將驕兵無以靖地方之變亂不先鋤暴民強盜無以保人民之財命不先復士農工商無以存生計之秩序不先保護蒙回藏無以保內地之士疆否則雖全舉美法之文明平等自由加之吾國四萬萬人之身其亡國絕種必益速而無救也敢大言以告吾國人自政府議院及黨人志士曰今共和

元年。中整綱飭紀聚精會神。盡乃心竭乃力。先去悍將驕兵。先鎮暴民強盜。先復士農工商。先保邊塞。回  
藏以統安中國。自此四者之外。勿他及。勿高談勿浮慕。文明至夫暴亂已弭。治安已保。生業已復。國已  
一至是乎。所謂中國者。乃一乃安。乃為我之中國。而非人之中國也。吾皮尚存。乃飾其毛。吾白木。乃飾  
以米。至是乎。獎厲物質。潤澤文明。高談平等自由未遑也。  
嘗推吾國人所以顛倒愚妄。養亂釀禍。而不顧者。由于浮慕法美之富強。歆羨平等自由之政治。以為一  
一言共和即可立得國利民福也。不知立國自有本末。行政自有次第。即同共和亦各不同。苟妄師之。必  
生病害。夫既以共和民主為政。則必如瑞士而後可也。瑞士之共和也。一切由民直議直舉。其政府亦只  
有議長而無總統。無宰相。必若是乎。庶合共和之義也。即用代議士。已非民心。即立總統。亦近獨專矣。然  
何以美法共和皆不敢行之何哉。誠以國大民多。則萬無能行直議直選之理。又不能行無總統之制也。  
美總統為全國民選。而美治乃中南美師之。而大亂矣。法葡改由國會選總統。而法總統與總理爭權。致  
政不能舉。葡又改之以總統領國務員而負責任矣。故瑞士不師羅馬。美不師瑞。法不師美。葡不師法。各  
鑒其弊而損益之。但取其合于本國之情。而為至善之止耳。今吾國何師乎。即採擇歐美。豈能盡從。況于  
遠隔絕海數萬里之域。有亘古歷史民俗政教之殊。乃欲強移用之。削趾適履。顧盼自喜。而不顧其流血  
也。豈不大傷哉。今吾國人既得共和。而深疾專制也。于是凡舊制之典章服制。不問其是非得失。而皆除  
之。凡法美之政教風俗。則不較其是非得失。而皆從之。即如易服一事。豈于共和有關。豈于立國之富強  
有損乎。無嫌易之二萬萬男子。各購冠履衣服數事。合計人費二十元。即去四十萬萬矣。聞今以購冠一  
事。出口金錢。以數千萬。他無論矣。且夫吾中國乃大地絳產國也。民之衣食于絲織者。以數千萬計也。今

一易服全國衣履冠帶之肆皆盡失業絲織者徬徨而不知所措矣凡人心趨向必走極端既易西式矣而欲人不用呢革而用緞必不可得也然則他日絲業之敗不待言也夫生計為養民立國最大事也今既下大亂之後當窮極之時而先自絕人民之生計試問于立國何關耶然則只有大害于民大害于國而已苟非飲毒發狂何至此則好妄變者之貽害也今妄變如此者不可勝數聊舉其一端以明之耳且各國議院只議大政及法律而鮮及禮俗冠服者以民間之風俗與國體無關也共和之始日不暇給若何而弭亂保護若何而富民強國不此之務而費日徹神于冠服日議各國議院所不議之事何其值哉宜外人之匿笑之也夫中國之舊法雖有專制之失而立一統之制其所得者亦甚多也蓋非前朝能為之實中國數千年政治所流傳也經累朝之因革損益去弊除患僅乃得之今亦不暇枚舉但言今所最反之四事焉其一則各省咸奉中央之命故千年無悍將叛吏驕兵爭變之事也其二則行政寬大禁網疎濶民得自由故士農工商咸安其業也其三則紀綱雖不嚴整而人自厚威法律雖未完備而人自畏法故下之無偏地劫掠之事上之無屬吏劫上司匹夫亂公議之事人民生命財產皆得保全也其四則蒙藏輯合雖為強鄰所窺猶統一于聲靈也即官吏不用本地人亦經二千年鑒戒而後立此制焉其所缺者物質文明民權平等耳雖未能盛治然能保人民之生命財產則先得立國之本原而為今暴民政治所不及矣

今慕共和自由平等者必稱法國則即以法考之夫法國革命之所以慘劇者以法國王者之下尚有羣侯大僧之交為壓制也夫法之小當吾兩省耳而建侯十萬當時德國封建三十萬奧封建二萬英九至小封建六萬餘一侯之下分地主無數地主皆為封君有治民之權其稅也王取十之五僧取十之四侯



則聽其所取。乃至刈麥之刀。燒鑊之鍋。必租于侯。而不能自由焉。營業職工。皆有限禁。物價皆聽發落。民之物產。隨意沒取。聚會言論。皆有禁限。違舊教者。焚之。民刑皆無定律。惟判官之所輕重。而君大夫之夫人公子。女公子。皆得擅刑。罰而置私囚焉。民禁不得為吏。吏禁不得通異邦。但充封君之奴。女子惟封君之所取其嫁也。必待封君之宿。而後得配夫焉。民久苦壓制之酷毒。故大呼不自由。無甯死也。所求自由者。非放肆亂行也。求人身之自由。則免為奴役耳。免不法之刑罰。拘囚搜檢耳。求營業之自由。免一切禁限耳。求所有權之自由。不能隨意沒取耳。求聚會言論信教之自由。今煌煌著于憲法者。是矣。求平等者。非絕無階級也。求去其奴佃。而得為官吏。預公議。民刑裁判。納稅皆同等而已。吾中國自漢世已去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為卿相。雖有封爵。只同虛銜。雖有章服。只等徽章。刑罰到案。則親王宰相與民同罪。租稅至薄。今乃至取民十分之一。貴賤同之。鄉民除納稅。訴訟外。與長吏無關。除一二儀飾。黃紅龍鳳之屬。稍示等威。其餘一切皆聽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營業自由。所有權自由。集會言論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矣。近者登正樂戶。倡優皂隸。並與解除。奴婢亦禁買賣。矣。專制之朝。龍鳳黃紅儀飾之等。又皆免除。矣。法大革命後。所得自由。平等之權利。凡二千餘條。何一非吾國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但有之已數千年。而忘言不知誇耳。今吾國欲再求自由。除非遇店飲酒。遇庫支錢。侵犯人而行劫掠。必更無自由矣。今法人尚存世爵數萬。仍有尊稱。吾乃無之。吾國突進于法多矣。今吾國再欲求平等。則將放肆亂行。絕無階級。法之平等自由。果若此乎。嗟乎。紀綱盡破。禮教皆微。何以為治。嗟乎。如今所為。徒為暴民。增亂具已而耳。

今慕共和者。必稱美國。今即以美立國考之。美保守英國之舊章。不敢輕于變亂。亦至矣。其各國憲法。皆

出于英王之持許書。蓋在威廉第三佐治第一以前。其立州于聯邦後。亦皆以為模範。即美聯邦各憲法。亦本于是焉。其法教徒初創之五州。則迄今而不改一字也。其法律亦皆行英之舊。而立法院以時損益之。乃至禮俗官銜符號。莫不因英之舊。其州長與法同稱加份拿 Governor 其長官同與法稱知父。其尚書與書記皆稱議詰列地利。他百官同之。皆與歐洲諸君主國未有少異。美本無世爵。故去爵並及金繡服耳。法則除去君主外侯伯之世家。金線之章服至今未改也。我中國積數千年之文明典章法律。遠有代序。即章服五采之末藻。火山龍亦從唐虞而來。皆經前哲苦心平衡而後成之。合于國情宜于民俗行之久矣。今變共和乃上承堯舜之文明之治世。夫凡新國未制禮樂者。莫不用因國之舊也。孔子作春秋于太平世也。亦去天子。今既行之矣。自去君主外。凡于平民制度有礙者。則去之。自餘道揆法守紀綱禮俗皆宜民之性而為立國之本者。不易動搖也。語曰利不百不變法。害不十不易章。即欲變之亦待大亂定後生計已復實業已興根本不搖民心咸定。于是時黼黻承平潤色文明乃徐更之以步武美法焉。然尚須審我國情宜吾民俗乃可推行。且瑞美法葡亦互不相師也。削已趾而適人之履未見其可也。今于無用之官銜而必更之。無關之官制而必改之。尚書之改總長總督巡撫之改都督布政司之改民政長知府知縣之改知事其餘內之郎曹外之佐貳殆莫一不易其名。期月又變之。以為有益于政治耶。則名何關于實乎。徒增紊亂而惑耳目耳。以僕之愚粗通中外讀書閱報尚不能熟記之。職掌及其高下大小而謂小民一一能瞭知之乎。其與美法之仍守舊制者何其反耶。不獨此官銜官制也。唐虞數千年以來。山龍五采文明服既去之矣。察今舉國人士之心。幾若欲舉中國百凡而盡易之。夫苟易之而得安平安貼亦復何礙。而無如人羣之性情風俗國勢之是非得失深奧煩賾不能以一端測。



不能以一時之驗也。獲于此者或失于彼。驗于東者或敗于西。故古者重之者。王莽之亡。實以妄變法之故。苟王莽劉歆不忘。逞聰明則光武何從而興。況今國勢。朽腐萬不及王莽時乎。夫以中國之舊法。經聖聖之測驗。閱百十年之變遷。去其弊而存其利者。然猶深惡痛絕。棄如弁髦。而敢謂以今之人才。採于美法之政。俗一變而得其宜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

即今好新者。百事不違。及大亂不順。弭而惟禁。大人等稱謂其意。蓋以師美也。然周旋美國中。多年美總統。無人不稱噓士論士者。McClellan 筆墨與面稱自然。即州長亦無不以此稱之。但可稱未士打。三耳。非禁稱噓士論士也。若法國閣部。則必稱噓士論士。世爵各從其稱。無為平等之稱者矣。今好新者之所為。乃突過于美法為中外古今萬國之所無。則何為哉。且持平等之說。豈在一稱。無論各國共和平等之極。仍復上下有章。如軍隊之上下相轄。官紀之上下相維。即在民家。無奴矣。亦復有主僕上下之分。如使持平則必並主坐僕立之俗。而滅去之。否則徒滅稱謂何用乎。美之人有言。平等者其難。難之一日。陳食置貝增二位焉。及就席則左肅其黑奴。右置其弄狗。其夫適外。驚怒而叱去其黑奴狗。其妻強黑奴與夫並坐。腥穢逼人。其夫盛怒而起。其妻笑之曰。此乃行君平等之教也。今之並禁稱謂者。必與黑奴弄狗並坐而後可也。君子之為國也。先務為急。而不求變俗。今舍所重而先所輕。矯于人情而強變于俗。萬國未聞徒資輕笑何為乎。

夫法之不能無弊。窮之不可不變。自然之勢也。然舊者有堅固之益。新者順時變之宜。二者不可以偏廢也。故孔子曰。溫故而知新。雙輪並馳。則車行至穩也。英國之為治也。常新舊並行。其溫故者。操守極堅。其知新者。進行不失。二者相牽相制。且前且卻。各一步而一驟。而得其調和焉。故常守舊而保俗。而又日更。

新以爭時。夫守舊而能保俗。則國民德性不改。風俗不變。特重不佻。而無顧仆之患。更新而能爭時。則國民進趨不後。比較不失。競爭進化。而無敗退之虞。法國之為俗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知更新而不知守舊。故輕佻浮動。一躍千里。而一敗幾于不可復振。嘗譬論之。英之為治。譬若瞽者之摸行也。心固欲行。而目不能見。不能自信也。廣陸大原。固覬開拓。而沿澤泥淖。尤所深慮。故必假於相者之嚮導。又復自試。以杖尺寸。摸行而後進。焉雖所行不急。而毅忍堅深。積久自多。雖然。天下鮮見瞽者之陷溺也。法國之為治也。譬如童幼之戲也。性直情急。好動喜變。而絕不知險也。馳馬試劍。登高臨深。興高采烈。輕命爭試。若夫陸淵仆谷。墮焉自傷。甚或喪其性命。非所顧也。或知而悔之。則已無及矣。天下之童幼。以浪戲冒險而傷死者。比比也。德尤遲重深思。熟慮度必得而後行。其進重更過于英焉。美雖民國。而國民之性情風俗。猶皆英國之遺。雖好新銳。變聽其民俗。而政府之行政。則持重猶夫英也。日本亦師英。新舊並馳。是故進取而又能堅固也。夫今大地之強國。未有如英德日美者也。我能如英德日美亦可矣。舍英德日美而不師。與亂同道。未有不亡者也。且歐美各國政教分離。向不相屬。任其政俗。復佻新變。爭競百出。而篤信基督之教者。迂腐保守。尺寸不移。如故也。故上者保守。矜嚴道德。尊重下者亦能敬天畏神。不敢狂蕩。故其政教並行。亦如雙輪並馳。一前一卻。一上一下。相牽相掣。而得其調和也。然則法國雖大變而尚有教存焉。不若吾國之並政教而盡變之空空如也。一無所有。而美法之美。未必可學也。惟其有亂而已。夫變通者。趨時者也。豈可以己。況于今乎。但行之有序。不可太驟。太甚。溫故知新。保其已有之善。增其未備之美。則進取不失時。而穩故不失步矣。故有政治之變。有羣俗之變。有一時事勢之變。有數千年天下之變。變其一守其一。可以不失。譬如戰焉。羣敵當前。轉戰未已。濁浪排空。風霧晦冥。前途未審。彼岸未得。泛

乎中流羣衆茫茫罔所措手足焉而乃破釜沈舟盡棄舊日力久艱難所得之地以望躍戈懸崖飛上米石之磯帥行枕席直指咸陽之坂不亦妄乎

外人之論吾國以保守名者也然吾謂我國民之性偏蕩急激絕不保舊過于法國也夫每經遷變必盡掃棄其舊物無少留存亦不少愛惜歐美人謂此為野蠻之性焉昔項羽破咸陽則盡焚秦宮室三月火不絕周武帝平齊則盡毀齊宮清平齊則盡毀梁陳宮殿齊梁佞佛則舉國皆僧及周武唐高之廢佛教則盡毀寺廟汰僧尼焉近者興學則廣東毀長壽寺梧州毀冰井寺亦多如是矣姑無論世界大教非一人一時之好惡所能輕重也夫即惡僧何不留寺以為博物院何事毀之夫歐洲豈無勝朝豈無異教而雅典羅馬故宮遺廟巍峨焜耀至今乃至敗瓦頽牆猶復保護扶而修之即以當王者貴取而代之亦不過就其故宮遺廟改其題額而已其前朝功臣石像仍復巍然過羅馬倫敦伯林巴黎維也納諸大都可考見也其在倫敦克林威爾時而不毀王朝之像物其在威廉第三復王英之後不毀克林威爾之像物及至印度突厥之回教破定人國尚能不毀其舊取而有之君居其宮僧禮其廟則極矣故君士但丁古之遺廟尊禮甚督者今改崇穆護而已印度佛場改為婆羅門廟而已英有印度不亦其服若克林威爾之逐殺英王而改民主亦不易其金繡服章與世爵官號也法之大革命未易路易朝之章服世爵其貴侯金繡一如故也乃至意之逐奧而自立甚至匈之累叛奧而自立尤為異族亦未聞一旦盡棄其儀服官制也若夫宗教關於國命更於革命無預即天主教壓制之是法革命時大奮而大破棄之然未幾而復今大廟之偉麗巍峨邦人之拳跪膜拜如故矣我國號為五千年教化之國而明前之宮殿衣服無有焉固無以比于雅典羅馬甚乃至不能比于英德之小都邑焉以彼尚多古宮室器物也夫物有陰陽致

教之不能無同異天也是時為帝者耳何能以一時之勢自矜也今稍有異已即務以破壞操為事夫

蕩壞者賊之能事也外人謂吾為野蠻豈為過哉  
夫道有陰陽統有文質原有異同並行不悖力之有拒吸也汽之有冷熱也皆物質不能少者也惟所貴者兩者調均造物以成諸游星之繞日也如無拒力則併為日吸久矣若拒力太過則離心力既盡不為他星所吸則星隕矣以火蒸水未之熱度不能用也若至沸度而過之則水化為汽矣今者吾國之沸慮其為星隕而化汽也蓋幾散裂而滅矣近者易古舊之官制棄唐虞五采五章之服色乃至吉凶之禮無所適從甚乃廢棄經傳傳孔子之丁祭即間存之亦廢去拜跪矣甚至舉國舊族不問美惡皆破棄而無所存民無所從教無所依上無所畏於天神中無所尊夫教主下無所敬夫長上紀綱掃地禮教士其夫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猶有禮俗存焉今乃至無以為教俗則惟有暴戾肆肆無禮教上無道揆下無法矯虔以肆其爭欲而已半年以來其驗已略著矣試問古今天下幽無鬼神明無禮教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可以立國者乎即謂今之才賢大開明堂能制禮作法矣而為必勝於數千年聖哲之所為乎殆三尺之童所不能信也以周公之才之美吐哺握髮而求羣賢但制禮作樂鑒於二代猶需七年況今盡舍其舊而新是圖一切皆更始而制之豈能以七年而畢假能七年而畢則此七年中陷于野蠻無教化無法守無禮俗之國不幾為洪水猛獸乎夫當列強交迫之時率此無教化無法守無禮俗之野蠻無兵無食無械無信之國以當今之政法完備教化威明禮俗嚴謹兵械精足文物昌豐信義文明之列強不知以何為對待也蓋共和固平世之至治也然最患者無政府也暴民也若我今皆著效矣又加以無教也嗚呼哀哉哀今之人不尚有舊惡如舊陵餘子之學步也未得其國能先失其故步恐五千年之文明盡

盡失而國土從之也。夫吾國今之變法。變政。如嬰兒之初離襁褓。扶壁學行者耳。今非徒種族革命。乃非徒政治革命。乃至禮俗革命。一切社會盡革之後。顧無依前趨無宿階危峯臨斷崖而風雨晦冥也。若嬰兒之甫行。而遽學跳澗緣牆。舞馬行繩。而跨飛船也。外人遠望呼嗟。而驚吾國之險也。而吾國人幸以一時種族革命之成功。推之一切亂舞。僥倖不顧其後。若大醉酒若狂飲泉。不知其墜飛船而仆深淵斷腰折脛之不遠也。昔者法人之舉。使我高蹈胡行。亂走舉國。若狂英人鑒之。故益嚴重而法之不亡者。以是時歐土承路易十四之後。為最強。故也。今吾為最弱。以異種而又無政教危乎險哉。慄慄危懼。邦基杌隳。未有若今日者也。嗟乎。舊機器已折。而不能復合之。則惟有停工舊第宅已毀。而不能復建之。則惟有露宿顛顛之愚。私憂却慮。涕泣道之。淚盡以血。恐中國之非中國也。昔奕劻載澤。以一二入富貴之私。而亡其國。今之危險變幻。百倍于晚清之世。而弄權逞私。以爭意氣者。百千萬奕劻載澤。而未有已也。嗚呼。我生不辰。逢天僇。怒大夫君子。邦人諸友。孰無國者。尚慎旃哉。亡國恆于斯。得國恆于斯。且夫民主之國。最患于暴民政治也。子產之言。治用猛其言曰。大烈。故民畏之。民鮮死焉。水獮民狎玩之。故多死焉。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宋張安道之論治亂也。曰。加治亂絲。只有斬之。今者豈徒狎玩各地。分立實同。亂國矣。各省自舉都督。又復互爭。都督又復爭軍政分府。其下羣吏互爭。其屬府縣。又互爭。其或一省而有數督。一縣而有數長。又下之地方鄉長之自舉。而內爭。驕將擁兵。而桀驁豪猾乘時而盤據。凡夫亂兵叛骨。無賴縱橫。盜賊劫掠。更迭相因。皆從驕將悍卒。而攫食。又展轉多焉。且上脅長官。下暴小民。良懦魚肉。民不聊生。是以農士工商。久不復業。亂象日熾。而國稅益無所出。擁兵者。又復虛報兵額。以欺取公帑。即軍師長官。或有賢者。然為下擁脅。寡能行其政。蓋總統都督同處于無權而已。外人見

其內亂未弭而困窮若斯也。既不承認乃且公行監理用財解兵之權。于是中國之危岌岌矣。今舉國雖深知各省分立與悍將驕兵之害。而咸畏其變亂脅制不敢妄動之。惟有厚祿高位甘言以縻之。敢況黠陟之而況生殺之乎。人人如此舉國如此相師相效而欲保人民之生命財產復土農工商之業其道無由。然則中國長此亂以待分亡而已。其可忍乎。夫鞭朴不可弛于家刑威不能弛于國。嗚呼。羣魔終無所補。故今者為治之要莫先于削各地之自立也。

夫各國當革命用兵之後一時難速底于平復亦事勢之常。惟今各省之自立乃援美聯邦之例以為義之宜。然則不可不明以辨之。大聲疾呼之矣。夫美國各州之獨立美人士已自攻之其顯然之害凡十。一勢不合。一外交之進退必弱。二號令不行。內治之統治無力。三諸州有脫盟瓦解之憂。四立法行政各異而不一。五立法行政耗費而遲緩。六多增國體及黨派之憂。七議員才識下劣心術敗壞則害于地方。八財政不謹支款與公債亂行。九議員輕率徇私受賄。十輿論缺乏不能檢束立法事業。于特別案尤甚。若夫彼稱各州自立之美者有六。一曰歸新土便于合民情。二曰防政府之壓奪自由。三曰增兩重之愛國心。四曰分國會之勞免其繁重而得暇考查。五曰各州會先分試驗之以免危險。六曰處理租稅監督工程近而易當。夫美人所謂聯邦之得者。今吾國豈尚有新土可關乎。吾國向來號為天下故愛其省府縣鄉而不知愛國。至為大害。當今國競之時應亟改之。豈可復教條升木乎。若慮政府之壓奪自由則今者民太自由拒命吏胥長官呼都督為哥政府號令不行不能統一難保治安其禍已甚矣。豈又欲增加之若謂各省會分立各議政行政以試驗得失可免國政府誤行之危險此則彼百年新試驗之說若吾國統一試驗已數千年矣。吾今分立先自受分裂之禍而無從得試驗之效矣。若謂各州自立議政可紓國



會日力精神則今各省不自立而諸議局議其地方事何嘗不可紓國會之日力精神乎但不如今省會之專立議制而奪政府統一之權耳若夫處理租稅監督工程則城市鄉之地方治為之地尤近小不尤精當耶何須待自立之省乎故即如美制害有九而利無一且美之各自立邦二百餘年乃受自威廉第三佐治第一以前本其舊有之邦而聯合之非自其統一之國而分立之也夫北美舊有各邦本為十三共和國亦如今中美之墨西哥地馬來位亞基巴拿馬各共和國馬各立而不相屬今諸共和國訂大同盟異日或合成一中國乎是即今北美合眾國之縮型矣即德國諸侯邦之自立尚緣自沙立曼之分裂如周初之侯封也後法之路易十四拿破倫忌德之大乃益分削之令諸侯子得分米地為國拿破倫增封洋認滑頓堡薩遜為王國故德益弱不復振永為法奴至俾斯麥乃倡民族義力合諸小成大同盟而後破法以結成今德遂以致霸意久隸于奧亦分為諸小國以弱之至嘉富力合十一邦為意國而後拒奧獨立乃為強意即日本維新亦大行割藩合八十國而一統之日本乃強若夫奧之地大人眾本過于德法則就前十年言之今而奧乃弱于德法者以十四州統而不一也匈牙利獨立既頻費征討至今尚日謀自立若然則奧之大勢裂矣其他十三州語文不同奧主須通十四語文以奧林之波蘭州尤強大亦日思分裂矣奧之坐視其同種近鄰之德國日致富強而不能發憤為雄為此也若突厥之弱由埃及希臘羅馬尼亞布加利牙塞維門的內哥之自立皆以異種異教列強扶之以削弱突者今我方將合蒙回藏而陶冶為一奈何于內地二十二省之一家而自裂之即如近者那威瑞典與而自立國人咸咎往者六十年前誤聽那威別開議院遂有今禍以一時議論之誤遂致國土分裂其大害亦可鑒矣近者英人力征南非之波國也頓兵三年費三十餘萬萬一時誤許其仿加拿大澳洲之制試行自治今則

英人無復合併之權。異日英若內變。加與與波必獨立。而非英有矣。且今大地形勢。乃併弱小而合于大國之時。亦如春秋漸入戰國之時也。孟子之戀戀于齊。而無助于滕。為此故也。今勢將由數十國變為六七飛船已出。其勢甚速。非大霸國不能圖存于競爭之世。吾中國以五千年之文明。五十年之武力。合無量數聖哲之精英。摩無量豪傑之膏血。乃能成茲廣土眾民。在二十年前。廣大冠于大地。吾國民坐受先民之澤。不至早為高麗安南緬甸之績。而可望爭德美俄英日之雄者。類有此耳。而溝溝督儒既惑于共和聯邦分立之說。或有忌我之大者。又師路易十四拿破崙之策。思分而弱我。乃引競爭進化之義。以為中國進化停滯。由于數千年統一之故。宜分為十八國者。而自治焉。學者多惑之。甚者通人博達亦誤于孟德斯鳩之說。謂法之國土大小最為合宜。乃謂中國宜分為數國。如法土之大者。夫競爭進化豈非定義。然今中國之競在于外之歐美。而不在內之國土。若必內爭乎。則十六國五代之亂。退化最甚耳。若法土之得宜。乃在歐洲列國立定千年者言之。比較當時歐洲列邦。自謂其宜。乃一隅之見耳。然孟的斯鳩之說。尚為百年前之舊論耳。今則霸義大昌。俄英德競開殖民地于外。假若法僅撫有歐洲之區。區土地則將為強大者所吞併矣。即今法之弱于英德俄者。亦在失屬地而國小之故。假令印度美加猶為法有之舊。則法之強必凌駕諸歐。無與倫比可知也。且何不考印度何為而滅乎。印度以蒙古人之帝之也。乃憤革蒙古之命而自立也。分為二百餘國。英之印度公司書記克壯飛乃得以九百人夜囚加拉吉打國王。以取而滅之。其後英加拉吉打總督哈士丁斯乃得餌誘恆河諸國。而內鬬之。俟其餒力既盡。乃貸之餉。俟其不能償還。而取其地。既得十餘國。進至中印之參利京。印有內爭。乃陳兵十萬大召全印諸王侯而謂之曰。吾不忍汝種族相殘也。宜各罷兵。皆有限額。諸王侯畏而諾之。既又曰。恐汝歸而背盟也。吾分



駐兵于汝國內。代汝彈壓。既又曰。吾兵為汝防堵。汝宜給以餉。既而給餉有遲者。則曰。吾兵不堪其餓。吾代汝收稅。印度兵財之權皆失。于是印度滅矣。今雖有二百餘王。不過若關內侯。尚不若吾蒙古諸王之自由也。此則英人革命後。好分立之果也。假使印人不分立。則以波斯之國小。民寡。不及印度之半。至今猶存。以印之大。而亡已百年。是亦可鑒也。觀于傳土麥嘉窩之合。諸小為一。而強立如此也。觀于舊德意分而不合。則弱。與能統而不能一。則亦弱。匈波自治而成自立。則分。印度好分而不能合。則亡。其效又如彼也。然則吾國宜知所擇矣。夫華盛頓俾士麥嘉窩。則自分而合之。自小而大之。自弱而強之。吾以數千年艱難締構之一統大國。大地莫我堅也。無端自割自際。惟恐其大。則自合而分之。自大而小之。自強而弱之。舍華盛頓俾士麥嘉窩。揖不為而必師乎。波那印度也。則惟從印度緬甸安南高麗之後而已耳。若使今小國能立而不亡。則分為安南。緬甸。高麗。何害而無如弱小國者。必不能存。立于吞併為戰國之世也。宋鄭陳蔡猶早滅。況江黃。道柏。滕。薛。曹。許。呂。邾。豈能存在哉。今各省之分力也。南方軍興之際。不得已而誤行之。北方乃不審其害而爭效焉。至今尚不亟改圖。是猶彭越之惡其壽。而喜仰藥也。今雖發軍民不兼統之議。而大小諸吏尚未命于政府。一切法制尚未奉于中央。其望統一猶卻行而求及前也。今欲為安中國計。莫先于各省勿自立也。夫舊專制之法。變之宜也。若各省奉中央之命令。如身手臂指之使。則實數千年之良法也。中國獨得之。以免歐土千年之爭亂者。在此。歐美人口夕圖之。威廉第二羅士福尤注意。于是望我舊法而艷美焉。而我乃自有之。二千年乃棄之也。不可不亟改圖也。若各省既削自立。更有三者相須焉。一曰肅兵威。以定亂。二曰嚴警察。以鋤奸。三曰重司法。以守律。然後人民之生命財產。乃可得而保。士農工商。乃可得而復業也。

竊謂今內外有亂皆宜妙選威望之將立行勒兵定之不可縱撫經重勦後人皆知威而後暴民戢耳地  
方安乃可施恩撫耳蒙藏新疆有亂尤宜用大兵早定之養癰實以貽患養虎更以自殺縱敵患生無  
使滋蔓豈止難除且召外蒙也且夫兵不可不日試之而後可用若慮無餉也坐亦須食豈若行以定亂  
乎。

今之設兵斷非以禦外也只養之以鎮內耳即用晚清二十四鎮之舊而再精練之雖有宜增亦當少待  
酌留防營選壯士知方者充之亦如舊額或增之以備調遣遇亂餘皆散遣遠之屯田牧馬于邊蒙近之  
開礦築渠種樹于州縣兵威既振而後政令能行人民得以安枕邊圉乃可保全也

然兵威以待亂者耳若鄉里豪暴城邑奸猾非兵力所及也不能勦誅民不能安于是警察宜亟增設矣  
聞日本之初欲變法也未重立警察則法不能行故東戰以前日本警察十餘萬人況吾經大亂後秩序  
全失雞犬不甯盜賊縱橫暴猾恣睢良懦受害婦稚遭掠日人須用警察十餘萬者則吾平世亦宜用警  
察百餘萬若今亂後尤宜倍蓰昔晚清所議行警察各省有議用萬人者然則每縣不過百許人何以警  
奸而勦暴乎前朝之有具文而無實政因以致亡為此也聞北京今能少安賴有警察數萬之故今宜以  
舉警察為第一要政酌地方之亂否因人口之多寡偏行密設國雖奇窮此不可吝民安業復租稅可增  
其何有焉今遺兵無所歸其明銳有膽氣通文字守法律者可選為警卒今士人多失業其強武者必願  
就選可選為警長則于警政尤有裨益昔劉晏之治鹽也多用士人以收効舉國議者乃不及留意于警  
察則失保民之本也

凡經大亂後紀綱盡失法律凌夷廉恥掃蕩且改為共和則平等自由之說大昌暴民恣睢則犯法干紀

之事。蓋威況以惡。前朝而罷。棄舊制。新法律。又未定也。人民既無律可守。是蓋令強猾縱橫。良善受害。而己故不獨擄殺劫掠。平民無所控訴。乃至昔之貴位。今之長官。亦隨意攻殺。因執劫掠抄封焉。甚至就車門而脅長官。挾手槍而亂議院。絕無法紀。有若無政府者。國何以圖治。民何以得安。夫今各國以法律為治。雖免而無恥。非制治清濁之源也。而當鐵道貫通。治具繁張之時。非法不能為治也。從古新朝未定。法律之時。莫不先用前朝之法。此固無可如何者也。然大典勒成。非數年不為功。然尚慮其速而未安。當此青黃不接之時。舍用前朝之法。無以為治具矣。惟共和政改。除去君主專制之律。有礙共和之義者。則皆宜照舊推行。不可輕棄也。各國法庭多用四級。亦有利用三級者。美判官用民舉。多不解法律。皆謂不通。故宜從各國屬之命。吏吾國地大民眾。四級為宜。京師立大理院。各省立控訴院。各縣立裁判院。地方鄉治立懲戒判司。保安息訟所。民刑兩廳並設。多員商工兩業。各自審理。法學新生。或不具先選府縣舊吏。刑幕之嚴明。清潔者充之。參合法學生用之。俾閱歷學問兼用其長。其鄉判官保安司息訟所。可暫由民舉。又就地方選陪審員。俾無冤縱。法吏無大小皆獨立。以免地方官之干涉。其辯護士雖漸增設。今者宜急具矣。德國聯邦百里之小國。並設法庭三級。皆有上訴院。日本有七上訴院。如意大利大比雲南亦有十四上訴院。法國大比吾二省則二十四上訴院。吾一省之大可當半法國。而比于意大利實宜每道府設一上訴院為宜。今大亂之世。暴猾滋多。已刑道府實宜改作法庭。舊都察院可存為行政裁判。此為保民要政。國唯貧極不可吝費。政雖極繁不可緩圖。雖然今非無法庭法吏也。又非無法律也。患不能行。法奉律而已。故不必摹倣仿美。但在明罰勅法。以正紀綱。而鋤強暴。周禮曰。刑亂國用重典。諸葛王猛為治。皆然。今自國省縣鄉皆宜妙選明公有威之士。申明法律。嚴懲奸橫。俾民知畏。而後政令能行。朝野相安也。

詩曰。式遏寇虐。以謹無良。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板蕩之急務也。可不務乎。夫兵威肅而亂以弭。警察嚴而奸以鋤。司法重而律知守。俟理財既得。法制既定。民業粗復。國勢粗安。然後重整海陸。經營遼東。回藏中國。庶幾圖存乎。然後摹法師美。增飾文明。未遲也。

雖然。舉是大政。不能不望之強力之政府矣。挈裘者。舉領而振之。築室者。繪圖而程工焉。一家一肆。必有主權者。以指揮之事。乃克舉。所以易君王者。為其專制。而世襲其有不善。須大流血。以危國家。故害大而去之耳。若夫修舉百政。黜陟羣司。興利除害。以為國利民福者。不能不付權于政府。以行之。故國無論君主民主。未有不中央集權也。所與專制異者。以國會立法。以分其權。而未有以地方各立為分權者也。夫政府既為人民所信。而舉國以託之。又經國會議行。而監督之。然乃疑其人。而不信。掣其肘。而不行。南北既爭。甚至用閣員。須問議院。實為萬國所無之政。而國民又常拒其令。是使國勢常杌隉。而百政皆不能舉也。夫共和者。聽人民自治。乃治之極軌也。而政無全美。必有利弊。共和所最患者。在無政府。與暴民為亂也。蓋好平等。太過。惡專制。太甚。矯枉而過中。失正也。中南美海濱。爭亂為此也。以墨西哥考之。大亂三百年。失地萬餘里。于美至多。亞士才無能斷。乃稍定之。墨以安富。二十八年。然人終惡其稍近專制。去年復亂。以至于今未弭也。美洲共和國之能安者。北美惟合眾國。南美惟智利耳。合眾國力行三權鼎立之制。總統與國會分行政立法之疆。而不自負責任。閣員自其屬僚。故權甚大。歐洲各國之君相。自俄德君主外。未有能比之者也。雖四年限任。政難久長。然以有四年之大權。指揮之美賴。以治其總統之由民舉者。以美各州分立。特令總統與州民有交。以聯鎖國情。且美之開創。有清教徒為之。今治定功成。民無異思。故獲善治。至中南美師之。則民黨以爭總統。故歲死其半。而政愈不能行。法鑒美洲爭總統之害。以兩議

院舉總統。徒以代表王者而付其權于宰相。宰相用閣僚而負其責任焉。然而法黨將二十總統任期必七年。而宰相隨黨勢以變易。總統與宰相之同黨也。如日月食之相逢也。夫總統既為公舉。必有才望者也。人之意見必難強合。既不同黨。則總統與宰相多不合。而常率小黨以牽掣之。故法宰相歲數易鮮能得半年者。或三四月而已。易也。故政府無力而事不舉。法之坐視德國之強而無以自振者。為此也。瑞士無總統。無宰相。但行各部長會議制。從于多數而歲舉議長以決之。政出多門。益難有力。此惟施之瑞士之小國。又在萬國保護中者。乃可耳。夫共和之制與國民共治之須。國民知識道德高。道路交通。然後易行也。若我中國廣土衆民。各國無比。難偏遠下。一難也。窮僻僻壤。極邊異域。民多愚塞。渺不知政治。為何物。二難也。鐵路多未設。汽船多未達。山川阻深。通路隔絕。三難也。又經大亂。紀綱掃地。法律全廢。廉恥棄絕。道德衰弊。四難也。故吾國民雖幼稚。稚矣。可免保姆。可去嚴師。而未至及年也。尚須人代理其家政。保其身體也。然則瑞士法之制皆不可行矣。夫國民需于強力之政府。以提携保育。至切者也。歐人命之曰父母政府。夫共和政府者。兄弟政府也。而既無父矣。長兄撫育其弟。亦有其家長代理之權。不可以已也。況今經大亂。凡百待治。若銀行鐵路兵船工場及其他補助諸費。皆非政府不能為力。若非強有力。則陷于無政府。而不能為國。是則為墨西哥已矣。中國殆亡。危孰甚焉。昔南北美爭時。林肯為總統。其權倍大于平時。至亂平後。乃復其舊。今吾國亦新經亂。後政府必當有大權。而無掣肘。然後開闢操縱。震動昭蘇于以修廢補敗。乃可有為也。及國事大定。然後議院議減政府之權。以免復于專制之患。斯可矣。今民權怒張。眾議洶洶。遽汲汲慮專制之復行。而掣行政之肘。甚非所以救亂保國也。

雖然。今人人望強力之政府。而非有政黨內閣主持之。殆不可得也。夫吾國立副總統。雖似美制之代價。

而無辦事權者也。惟立總理以總百司。則純為法國之制。而非美制矣。雖今總統總理之權限未分。總統之任期未定。而為責任之內閣。確然矣。總統權雖似美。而美應如法之代表王總理。如英法負責任之宰相者矣。總理雖用于總統。而既有國會。則有政黨。倘總統所用之總理不宜于政黨。而為所劫。則總理不能不辭。總統再用他總理。亦如之。則雖一二月易一總理可也。否則如奧之三月必易一總理。也可。否則總統與總理爭權。如法焉。亦半年數月而易一總理矣。夫三四月之間。安置其黨。安置其身。猶未穩固。而安有餘力以經緯全國乎。況欲目營八表。縱橫外交乎。豈惟不能安內和外也。頻月易政府。更無定志。民盡驚疑。外人乘機生事。無以應之。故無政府之險禍。共和國所最患也。故欲弭頻易政府之禍。而得強力政府之用。惟有如英之政黨內閣而已。夫一人世襲專制。遇其失道。有大流血危國之患。誠不可也。所為改君主而為民主共和也。然民雖共和。亦萬無合全國男女老幼而並行政權之理。即古之希臘意之威尼士。今之瑞士小邦。亦不能也。則必選于國民之優秀者為民獻。而代為議政焉。然民獻多人。雖皆為國利民福。而意見必不同也。則必各有黨焉。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其議政之得通過者。必其得多數者也。故兩黨爭議。大黨必勝焉。然一國之中。黨數繁多。則難為大黨。即有略大之黨。二三黨以爭之。則大者反小矣。故黨數太多。爭亂必多。內閣之更易必多。行政為難。而不能久。此今歐土各國之情狀。無可如何也。奧國十四州語文不同。各自為黨。尚有新舊教黨貴族黨社會黨。皆大黨也。凡十八黨。其餘小黨十餘。共三十餘黨。此所以總理之位。無人能保。三月者。而安能望行政也。法國政黨自前王各黨新舊教黨貴族黨工黨社會黨外。戡不同。大率將二十黨。故黨爭甚劇。而總理一歲或數月必易。此法所以不振也。意七黨競爭。故嘉富與佛士泰同時立國。而意不强也。德黨雖多。今為十三。而德君主有行政大權。且在位長。



久又得國會立法以互濟之故最得宜其總理閣員命于君主而起然于政黨之外其政權不為政黨所牽率故能行其政也蓋德國得于天幸偶然成于絕特不可學者也惟英有兩大政黨以相倚互相攻擊互相相救如牆之有東西相拒而屋能立如時之有冬夏相反而歲以成如水陸之用有舟車而行以濟近雖有一二小黨不過附于大黨不以為輕重也于是其國會之大政黨得最多數者必兼內閣而執政國會與內閣合為一體若心思耳目手足之相使也故舉無不應無有能礙之者亦無有能驟攻易之者故其閣席堅而久長彼得執政至十有九年格蘭斯頓執政至三十餘年沙士勃雷執政亦十餘年得政如此其久也以國會多數而兼內閣執政英人謂國會萬能則內閣亦萬能行乎國政如此其專也其兩黨之魁及其僚友皆一國之才傑負一國之人望故多得人才舉無失政夫有相制之勢則不患其專制之橫有莫大之權則易運其措施之力故利無不興弊無不舉用致英國強霸冠于海宇英民富樂益于大地則政府強有力之故實政黨內閣之故也美從英制嬗衍而成亦為兩大黨別有一二小黨不足輕重也雖其憲法以行政與立法界劃鴻溝而美之政黨能善用之凡大政黨之為總統蓋無不得國會之多數者其閣員雖不入國會之席然其行政無不與議員交通也以是呼吸一氣舉無有違故美能致治雖無政黨內閣之名而有政黨內閣之實也至歐洲各國雖為政黨內閣但政黨繁多其內閣不能以一黨成之而難持多黨是非純粹之政黨內閣矣只得為混成之政黨內閣夫既雜以他黨則心志必不齊意見必不一不能為身臂指使之呼吸靈通矣況加多黨乎故其政黨不堅易于潰散即勉強支持又或時加脅制本黨不能不屈已意而從之而政策不能一貫矣于是敗于垂成或弱于末路而國事之得失隨之

夫物惟陰陽事惟可否。入國會之中。只有贊成與否。決更無中立。然則推國會之天理。只有可否。二黨而已。其有多黨數十。亦不外可否。二者。但人心不一。各以地位而立黨。故有無數之黨。派出焉。惟英美行之數百年。政體堅定。雖有豪傑不能于二黨之外。別樹黨人。雖上黨社會黨亦得發生。然只為附庸。不能與二大黨爭衡。鼎立。猶之無也。惟新立憲國。人心未定。政體未堅。一豪者出。假植一名。即可標立一幟。故其黨繁多。要而論之。黨少者。國安。黨多者。國危。黨尤多。則國可亡。若僅兩黨。則人與天合。國以富強。在朝在野。旗鼓相當。以大黨立朝。則黨勢堅。而行政強。以大黨在野。則朝黨不敢專制。而為殃。且凡政黨者。必持其一政策也。而時勢變易。前策或有未宜者。他黨代之。策適以相反。而相補救。于以救國。勝民。適得其和。如五聲之異。響而相宜。五味之異。和而成調。協陰陽之宜。寒暑之變。豈不謂哉。故國宜有兩政黨。而不可多。政黨宜有大政黨。而不可多小政黨也。

吾國政黨。今初萌芽。亦即盛。大出如雨後荷。遮如參天雲。但黨人宜以中國為主。力以英美為師。極以奧法為戒。勿詭法作奸。勿分地劃界。勿分黨。勿為小黨。小黨則化。合為大多黨。則併結為少。合之又合併之。又併若熊。至于二大政黨也。則吾國其庶幾乎。故欲占吾國之存亡。強弱與否。視吾國政黨之多與寡。二則強少則存。多則弱。極多則亡。欲中國之強與亡乎。在今之黨人。

大政黨內閣。誠為立憲治之極軌矣。然黨人各競其私。安能俯首以併成大黨乎。今美羅士福亦自立而美二大黨化為三矣。強而合之。旋即潰裂。大黨之不易成。猶園宅可築。而大樹不易致也。或如山岳黨而威大黨。則益成專橫之患矣。故政黨內閣。雖至良。善。然可望而不可即也。且大黨成。政黨內閣之致大害也。如此。政黨內閣。又不能強成也。如彼。無已。則為德之起。然內閣乎。黨人。



乎。勿存私心。勿矜意氣。專念國家之急。而合力助之。內閣尚善其用。與人相調和。則今日起。然內閣實不得已之舉。猶可為政也。夫政猶藥也。在適其病中。其宜無良枯之必然也。

今吾國人將欲成良政。黨乎其道有二。一曰輸進通識也。一曰崇獎道德也。夫專制之世。民可耕鑿而忘帝力。譬如鑄鐵為器。鎔成一片。而不待他器焉。若共和之治。合全國民之知識。道德織成之。譬意大利之摩色金石書。聚積無數小金石為之治之。皆須精滑。有一不治。其畫不成。其事倍難于鑄鐵及其成也。五光十色。陸離珍異矣。何謂輸進通識也。生于其時世之人。必當通其時世之事。譬舟居者。必當粗知水性。略省行駛。否則溺駕車者。必當粗知道路。略省轡銜。否則顛今吾國人生當海通之世。為共和之國。若不知萬國之情狀。不解共和之真義。冥行摘填。能不顛蹶乎。今淺人誤以自由平等為共和。幾陷于無政府者。此為共爭而非共和也。且專制者付權于一君。民可耕鑿而忘帝力。共和者合一國之民同參政權。如意大利無政府之說。最巨謬也。今試問吾國人乎。知共和與立憲之政體何別乎。吾國與萬國之交關何要乎。吾國孰不如人宜改孰為國粹。宜保此皆各國人所通習。而吾國老儒博士或有未解。況欲責之全國之民乎。然既共和矣。一切國民有權參政。全國之民苟皆無天下萬國之通識。必將是者非之。非者是之。顛倒得失。而挾其多數行之。國之不顛蹶殆無幸也。故輸進通識最要也。

何謂崇獎道德也。孟的斯鳩謂專制之國尚威力。立憲國尚名譽。共和國尚道德。英人勃拉斯著美國平民政治者曰。美人之能運其民主之制也。以有恭敬愛法守法之念也。蓋道德與物質之發明。過于政治。而後能成此大業也。無道德則法律無能為。今觀國者視政治之結構。過重然政治機制之真價不在其別有巧妙也。在宜于其民之風氣。事勢。養其性情。形以法律。與其利害之勢而已。若他種人薄于愛法守

法之精神者。則雖多。于美國政治之機制。未必能運轉之也。至哉其言乎。夫共和政者。民自為治也。人能自治者。必其道德心盛。自行束修。盡道檢押。夫若是。則何待人治之。故自治可也。故自由云者。政治之對壓制者言之。若無壓制。則亦無自由。病已消。則藥亦消也。然無人治。已而進為自治。則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譬如童子為長者約束。及至成年。脫乎童子之拘制。待以成德。令其自成。自立。行乎法律之下。循乎禮教之中。古所謂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隆禮由禮者。愛法守法之人也。既為有方。則不能純任自由矣。若許其自治。而託于自由。暴戾恣睢。蕩檢踰法。甚至于爭亂相殺。不愛法守法。則為暴民之政。而國危矣。管子曰。禮義廉恥。是為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故謂無道德。則法律無能為。與以美國之政體。而不能用也。今以各國尊如神明之議會。寄以國命之政黨。付以民生之長吏。而能愛法奉法。否乎。選賢與能。莫如投票。以公舉矣。而有以一人電舉。而得為都督者。更有以少數人票舉。而得為最高權位者。一語不合。意則刺殺。起焉。于是有以強暴而亂議局。以屬吏而脅長官者。復何共和之有焉。蓋共和自治者。無君主長上之可畏。則必上畏天。中畏法。內畏良心。有此恭敬齊戒之心。然後有整齊嚴肅之治。不然則暴民橫行而已。盜賊亂國而已。自由自由。由此而死。何共和之足云。我大夫君子。邦人諸友。必立此道德之嚴戒。而後可受共和之幸福也。若夫民獻黨人。以有國為責任者。其尤敬慎諸夫。將欲重道德之俗。起畏敬之心。舍教何依焉。迨若無教。則近禽獸。今是野蠻之國。猶有教以訓其俗。豈可以五千年文明之中國。經無數先聖哲之化導。而等子無教乎。今以中國之貧弱。及前清之失道。人民暴戾。思美發憤。革而易其政。可也。然豈可併數千年之教化。盡掃而棄之。今者邦人惺惺。恐難禮俗。蕩然無所。率由人心。發狂無所。敬忌上類。于無政府。下類于無教。雖無諸文教之國。以相比較。以相窺迫。亦

所謂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夫今歐美人之立國。豈僅賴此辯護士所守之法律哉。是法令。政制。其外誘奸獎詐。免而無恥而已。蓋所以大畏民志者。在其宗教有以治于冥冥之中也。夫豈無弊然。上哲學者少。而中人警福。福者多。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有以深入民心者。此其所為風俗之本。人心之原也。

且夫憲法煌煌之大義。豈不在乎信教自由。此乃彼十六世紀時。德國流千八百萬人之血。而後得之。乃載之約章。勒之國憲。視同金科玉律焉。雖然。歐人之立此者。以舊教之待新教。動輒焚燒。但英法間焚者已十餘萬。過德國刊士。但士湖邊呼士赫斯師弟。焚骨石前。未嘗不慘然也。故特聽信教自由者。深戒夫焚燒刑獄之強迫也。雖然。若班奧之王。非舊教不得立為王。若后若英普之王。非新教不得嗣為王。若后其率國之臣民。膜拜頂禮于廟。子學者。蓋皆有其國教焉。寬大以聽民之自由。特尊以明國所崇敬。並行而不悖焉。然則。今吾國欲獎導教化。將何從乎。悖拉斯不云乎。善攝政治之真價。不在巧妙。而在宜其民之風氣。事勢。以養其性情。形為法律乎。今吾國數千年奉孔子之道。以為國教。守信尚義。孝弟愛敬。禮俗深厚。廉恥相尚。其在後漢。讓產讓爵。史不絕書。賊畏名賢。以為美談。至宋明世。講學重教。美風未墜也。前清以利為俗。漸即凌夷。然人重先聖言也。家和禮法俗也。故數百年中。法令未具。無辨獲士。而國能小康。民能尊生者。以半部論語。猶未廢墜。人知禮義廉恥之可尊。家知孝弟忠信之宜學。故也。大地各教。佛回久入中國。已數千年。各行其事。並行不悖。成效得失。已昭然不待論矣。佛尚慈悲。又明罪福。以訓蒙蔽化民成俗。固不可易。基督尊天愛人。養魂懺罪。其在歐美。教化大彰。以之發人敬畏之心。嚮善遠惡之效。固無不可矣。且亦與孔子之道多有符合焉。其稍異者。孔子尊天而兼敬祖。故仁孝並重。基督專于敬天。故但

尚仁然今在中國欲立廢祠墓之祭掃棄祖宗之系恐未能也然則苟不欲去教而欲宜其民之風氣事勢以養其性情而形其法力者不能舍孔子之道矣

日本之稱宗教也譯自歐人英文所謂釐釐盡之蓋專以神道設教故有以孔子不語神為非宗教者此不明教之為義也夫人之食飲男女天也若夫身外之交際身內之云為持循何所節文何加則必有教焉以導之太古尚鬼則神教為尊文明重人則人道為重要神道人道其為教人民則一也孔子者以人道為教而亦兼存鬼神譬如君主有立憲專制之異神道之教主獨尊如專制之君主焉人道之教主不尊如立憲之君主焉不能謂專制之君主為君主立憲之君主為非君主則不能謂言神道者為教而言人道者非教矣

夫各國不迷信未有若中國之早者也然以災祥禍福勸善懲惡當此濁世實不可廢故孔子何嘗不尊天明鬼神禮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易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今人開口攻人迷信甚至有滅神之隊既不尊教又復滅神然則無所畏憚肆其作惡而已禮曰無所欲而為善無所畏而不為惡天下一人而已若盡棄教與神則是人人皆能無所畏而不為惡者乎日本之變法只師歐美之政學而極保其神佛之教今其國之寺廟凡十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六乃至植松村六百戶而寺廟五百三十九日人哲學亦盛矣其雜神多矣豈不知汰廢之而特立保存之會者蓋有深意存焉況於吾孔教之大者乎

或者謂儒家經傳多重倫綱今政改共和君臣道息諸經舊義窒礙難行其道既不適于今時其教即難施于世宙此蓋時流之通論而亦碩學所深疑也雖然此未知孔子之大者也孔子之為道博大如天兼備四時故禮運備孔子大同之道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其稱小康之道曰城郭溝

池以為固。以正君。湯。武。周公。由此其選也。其作春秋。陳三世之義。于據亂世內其國而敗大夫于升平世內諸夏而刺諸侯于太平世內外大小若一而去天子。然非其時而妄行則亂也。至其時而不變則窮也。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又曰。窮則變。變則久。凡諸孔經多具此義。但當據亂之時。宜行小康之法。故太平大同之義隱而未顯。而小康之制獨詳焉。以當其時用也。若至太平大同之義。則稍微其文。以待後聖發揮其義。故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又曰。作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又曰。雖百世可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經文者書也。口說者言也。意者引而未伸。太平大同之道是也。夫世者三十年之謂。百世者三千年。今近其時也。孔子預計據亂小康之法。只行三千年。中爾後則先行升平。皆平世大同法也。今者共和告成。君主已去。乃由據亂而入升平之世。孔子自有升平大同之道。推諸四海而準者也。據亂小康之道與平世大同之道有相反者。譬猶冬夏遞代而成歲運。表裏異質而協時宜。苟不預具。則缺于時用。故曰。道並行而不悖也。賢者行道。生於其時。蔽於其制。必以守節為美。不守節則不能周其當時之用也。聖者創教達知。未然預觀將來。必以通變曲成乃可。大可不不能通變曲成。則能應當時。必不能應後時之用也。參加穆護之教。婆羅門斯之制。只明據亂之治。而無太平大同之道。故印度突厥波斯之民。既難棄其舊教。即無以適其時用也。使孔子無平世大同之道。只言修身猶慮其偏而不全。缺而不備。即不能曲成不遺也。則置之可也。今孔子有平世大同之道。以治共和之世。吾國人正可懽喜恭敬。講明而光大之。俾吾四萬萬人先受平世大同之樂。而推之大地與萬國共樂之。若夫養性事天。學道愛人。忠信篤敬。可施蠻貊。禮義廉恥。是謂國維。從之則治。違之則亂。行之則存。背之則亡。勃拉斯猶謂時人視政治之結構。過重無道德。則法無能為。吾國亘古以道德為尚。物有本末。

吾既無其末矣。乃復拔本塞源。欲以化民立國。不亦謀乎。

且孔子兼言政治。故自昔中國號一統而孔道託之士夫。今則列國競爭。政黨為政。法律為師。雖為道德。宜尊而政黨必尚機權。且爭勢利。法律必至詐偽。且無恥心。蓋與道德至反。夫政治法律必因時地而行。方制其視教也。誠稍迂濶而不協。時宜若強從教。則國利或失。故各國皆妙用政教之分離。雙輪並馳。以相救。助。俾言教者極其迂濶之論。以養人心。言政者權其時勢之宜。以爭國利。兩不相礙。而兩不相失焉。今吾國亦宜行政教分離之時矣。即蒙藏為佛教之地。然佛言出世法。與孔子言人世法。兩不相礙。其在中國。儒佛並尊。言之二千年。亦無流弊。且蒙藏同為共和。必當同化。乃後能選其才而用之。然則教以經傳。尤為今治化之本矣。蓋孔子之道。數教在寬。故能兼容他教。而無礙。不似他教。必定一尊。不能不黨。同而無異也。故以他教為國教。勢不能不嚴定。信教自由之法。若中國以儒為國教。二千年矣。聽佛道回並行。其中實行信教自由久矣。然則尊孔子教。與信教自由何礙焉。

然則今在內地。欲治人心。定風俗。必宜偏立孔教會。選擇平世大同之義。以教國民。自鄉達縣。上之于國。各設講師。男女同祀。而以復日聽講焉。講師皆由公舉。其縣會請為教諭。由鄉眾講師公推焉。其府設宗師。由縣教諭公推焉。省設大宗師。由府宗師公推焉。國設教務院。總長由大宗師公推焉。夫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今若上之政府。舉之收效可速。不爾則國之志士守死善道。應以為任矣。夫今之人士。多有篤信好學。依行尚節。不能適于新世之用者。彼不欲詳世競爭。則不入政黨。而選舉亦不能及焉。是亦有道賢之憾也。若以任教。則不廢其才能。可益厲其學行。世道人心。獲益多矣。可不務乎。今之識時務者。或以吾言為迂。然鑒戶牖以為室。當其虛無。乃為室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道有陰陽。事有本末。體不備。



者乎。謂之不成人。況于有胸無心。道不備者。豈能成國乎。

夫人必先富而後教。必先厚生而後正德。況當萬國競生計之時乎。少不若人。不必以兵倖虜之。而可以商工奴傭之也。今吾國民生之憔悴。國計之窮絕。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當晚清之季。銀行票號倒閉紛紜。各省商務之衰歇。已有不可終日之勢。重以軍興以後。兵災流離。水旱雜沓。盜賊縱橫。百業斷息。富者盡遷于外。貧者餓斃于內。頃司農仰屋乞貸于外人。外人乃實行其監督之策。非惟埃及我也。實如印度。公司之滅。印度。班蘭。英荷諸公司之滅。取無來由。及非洲諸番也。夫貧富之輝。相十則下之。相百則奴之。相十則滅之。今吾國幾陷乞丐之域。較之列強。不止十百之比矣。得嗟來蹴爾之食。已為萬幸。其甘為奴下乃自然也。蓋不待列強一矢加遺。而可亡國滅種矣。于是憂之者。欲倡農工商鑛之實業。以救之。非不然而也。農工商鑛。乃其後起者也。未有銀行為之本。而又妙公債紙幣之用。定金幣之制。欲起實業。其道無由。夫各國之善用銀行者。以虛為實。以無為有。以約為泰。故觀國之盛衰。乎現其一國銀行之法。之備與否。查其縣鄉普通農工銀行之多或寡。而國之貧富盛衰。可知也。歐人數十里小國。若漢堡者。歲入一萬萬餘。而國民富溢。比利時荷蘭更無論也。德國比吾二省。而不動產銀行。值六十萬萬。法國不動產銀行。至百萬萬。美法戰後。旋踵而復法三年。而還十五萬萬之償款。彼豈有異術哉。豈天降地出哉。善得銀行。公債紙幣之法。故也。夫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矣。夫使國人皆陶朱猗頓。吾雖為林類之帶索行乞。猶易得遺棄滯穗也。若國人皆為黔婁。吾一人雖為陶朱猗頓。吾供叔殺而已。其能安乎。夫銀行公債紙幣。及大鐵道汽船大工場電廠煤氣廠及自來水。非國力主持之。不能為也。而國計之絕。非國民合力。亦不可得。母財也。吾別有理財救國論。若能國與民同心通力合作。先之于國。急整銀行公債。弊制然後散之于民。

以興農工商礦一年而國有規模三年而民收實效五年後農工日精商鑄大關十年之後吾國之富莫我與京否則為埃及為印度幸而為墨西哥之萬里沙漠後雖欲發憤無能為也雖然吾欲云云而亂事未弭國本未定無一可行今共和成定已數月矣五族既合民心已一亂無可慮所獨憂者萬國耿耿暴民攘攘亂舞倭顛倒衣裳再失其道自取分亡則五千年之文明萬里之廣土四萬萬之華胄將為奴隸耗矣哀哉若能為之有度措之得宜講乎外勢而先弭內亂以國為重而民從之有政黨內閣以為強力政府行保民之政富而教之保中國已有之粹而增其未備則中國之強可計日而待也

此文已屬草率通半歲至今則政府以彌縫度日散沙亂絲日甚爛羊關內有賞無罰報王債臺日繁日高蒙藏已分不為波蘭亦為埃及嗟夫吾人誰歸誰仰已矣遲矣異日雖有聖者無能為矣壬子冬十二月更生識

此文至今周歲矣而政府以隱忍召大亂以縱容養暴賊法紀盡破大難機發至今乃思用兵則吾民已經周年之慘三邊已失萬里之地矣若使去年春夏早事定亂豈有今日之禍他日或南北水分或中國已矣鄙人乃不幸而言中也噫四版印此記焉癸丑四月更生識

憂問

共和經年自花而果今熟而摘矣中國分亡乃吾廿年來預憂過危之言今朝真到眼前矣而國民熙熙日內爭事事內爭政府懷穰動將大資金錢大資其智且才者競選舉謀黨勢議憲法商起草嗚呼試問民國二年後中國尚為中國乎善乎周君孝懷之歎詞窮也蓋無一有救者吾耿耿憂我



有懷吾何知敢以問吾國人

嗟乎茫茫慘黯天欲冥地欲裂日若晦月若滅仰俯環顧大昏迷靈自憂沉沉陰陰而來襲人覺然驚懼然喟曰今何時哉人間何世也自吾之有生憂患多矣未之見也中國自義軒堯舜文王孔子以來五千

年大變多矣未見危厲顛蕩若是甚也吾屋高明鬼神瞰焉戚戚嗟悲曰若之何其中國今年之象竟至於斯也吾乃正冠敷衽垂涕洟執簡記而問我國人大夫君子邦人諸友幸哀聽之

問萬國公法有均勢之法友邦條約有利益均沾之例故德取膠州于是俄索旅順英索九龍法索廣州灣其前例也今庫藏之變政府應俄英之命而退兵于吾境內一切無備以萬里之金穴拱手讓入頃俄待庫使以使禮將派統監赴蒙俄使參贊來言曰俄蒙約已成何得要求前清之舊俄蒙協約以已經獨立之地為範圍何能限以庫倫俄勢無消蒙約之理中國若不早決其最後之責任不在俄云此無異于哀的美敦書矣十三日俄使照會外部曰中俄現勢無睦誼可言詞意決絕而吾政府早無戰心更無戰備除割講外豈有他法哉夫但割蒙邊一隅在我政府視之或不足深計無如有利利益均沾之約則英人本已派兵入藏而日人索遼法人索滇桂德人索山東奧意美亦豈能垂手大讓則盡共和所慶民國二年者恐四邊之瓜分立盡也此其原因發于戊戌後甚遠矣而成自去年亡清而後庫藏自立頃英俄聯袂而動吾國民不聯不豫事至則譁一聞則散今伏火之線已四然而我國民寢寐深憂然作夢諸犬爭骨不顧其後敢問吾政府之彥共和之傑有以拒之乎若其無之則一切壽命同盡于民國二年也政府之彥無才以待之而不避賢是謂貪人賣國共和之傑無識以慮之而不能善後是謂發狂棄國雖然吾四萬萬國民則永為奴而罔後矣或謂四邊雖割吾內地十數省猶可自立而成大國若其然也政

府猶是則總統猶是或者因勢來或竊號自娛或懷祿自利雖為小朝廷乎顧盼猶可自雄也豈知三  
邊一割政府之失職至矣大為國民所怨人人欲食其肉而寢其皮諸將必各自叛據身家且難保況欲  
立國乎各省本不能統一至是各自割據如印度焉吾去年早憂其為印度矣夫突厥雖分而能自保大  
國者以其有教有君主也吾無君無教舍為印度而何為哉然則所謂民國二年者乃中華五千年壽命  
之末日也吾與四萬萬同胞共為殉葬之品也豈不痛哉吾憂瓜分過甚生大病眩吾國同胞若之何其  
其有以語我來

問凡人借款與某某借必聽債主之自由未有勒令不許與他人借者此蓋無文野之別而天下之公理  
也今六國銀行團也議借經年矣始則禁借比款中則于已借得之英款而并絕之惟銀行團之壟斷焉  
而又經監理嚴重已不可開矣及去年陽歷十二月十三日六國公使會議乃使日法使告於外部曰一  
大借款條件所言監督權如中國不能實行則六國須用國力干涉二除賠款外所有內外到期各外款  
均須由借款項下扣撥三革命以來外人所受革命及兵變之損失亦須在借款項下扣撥依是議也則  
大借款雖未知足抵扣數實則一文無所得徒重數萬萬之負擔而已中國必不能實行然則六國  
以兵力監督而已假若今不借債乎則共和一年中乞丐情狀為人熟悉六國亦嚴追其款之本息終亦  
以兵力監督而已夫瓜分限于地吾雖失其大半尚有數省存焉若有主權能善自治豈不能以立國  
至于行六國公共監治之策則吾中國五十年之命永絕矣吾四萬萬同胞永永為奴仰食于人矣夫欠  
債還錢天下之公理也各國追所欠債吾不能還而監理吾財政非無理之侵奪也但財政既為外人  
監督則海陸軍不能治物質上商業不能興雖令金甌無分毫缺外人不取吾人土寸地吾已實亡矣不

觀于印度埃及之前車而安南高麗之覆轍乎而吾政府得國經年不日求統一以租稅理財乃坐聽各省之獨立且日請餉于京師政府則曰借外債以籌軍費革命諸豪利之藉以營運其黨私難方內爭相梁不知外人于經年中已熟窺而抑制之至今則公共監理之策已明布矣不知政府之彥共之和之英有以應之乎若無以應之則所謂民國二年者已在六國公兵監治之下吾國萬里之河山四萬萬之人民皆其監押品也豈不痛哉吾尤憂監治病眩殊甚吾國同胞若之何其有以語我來

問選總統之法必由國會多數決之則今茲選舉國民黨已占多數矣南中虞北方之以軍隊脅國會也紛紛議移國會于上海矣又有議令各省議局同舉矣總統適誤發官制令召各省之攻有請交大理訊問之者矣加蒙藏失萬里之土地借債受六國之監理失敗太劇國民咸憤咸重盡失召辱取侮已甚矣然北中將校皆前清之將帥高官也昔者大總統之獲公舉也以撫有北方八鎮之兵而南方無人能與之敵故耳今諸鎮豈輕易俯首以聽總統之易人哉將聽國會及各省以多數決所舉耶則舊者在所必除新者在必別舉而舊者未易去也又北方未易服也或且真如上海所疑軍隊之事則南方必將憤起如是則南北又爭吾國必將分裂或且割據而為多國或且藉庇外人而為張邦昌劉豫不久亦同盡而吾五十年之中國四萬萬之同胞即分裂亡散于所謂民國二年也吾憂內爭病痛不解吾國同胞若之何其有以語我來昧昧我思之為期匪遠矣巴爾幹和議決定之日即六國會議監理中國與瓜分中國之日政府大借債之日即四萬萬同胞盡身為奴之日國會舉正式總統之日即內爭分立之日凡此即中國之末日也嗚呼吾國人臨其穴惴惴其栗嗚呼吾四萬萬同胞聞今共和黨選舉不敗此間或可少議院之落落晨星已久不開議矣將誰告政府之五日京兆不久即皆去職矣將誰望惟我國民不能

去無所辭。將奈何。選舉其可爭乎。國分亡矣。一次之舉亦僅矣。誰與榮。大黨其可恃乎。國分亡矣。黨人將散。誰與黨。然則國人宜何用心焉。憲法之起草其要矣。夫論選賢與能。群龍無首之義。必如瑞士之公議。內閣立議。長而不立總統。乃為至公。而吾中國萬里之大。四萬萬之民。豈能行也。若依美總統制。則美洲廿二國同之。而自合眾國外。其廿一國皆以兵爭總統。而致大亂。死民如麻。卒則強者得之。墨與中南。美皆吾之攝影也。試問今吾國之總統。果能不如中南美之挾兵以爭。而能如合眾國羅士福威爾遜等之。以才望被選。而相安之乎。必不能矣。若如法例立代表王之總統焉。無論法國總統日與宰相爭權。致宰相不能行其政。而法以日弱也。就令法之制盡善。吾今能令總統讓權于相。而空空為代表乎。彼久扶兵爭者。已萬萬不能行法之制矣。行葡制乎。則今葡亂未已。但此舉總統一條。已無安法。況及他條乎。然則中國憲法之起草也。合古今萬國之聖哲。以議之。皆不能得良法。以人心風俗之本原。不能強為之。夫共和之運至難。其本體在道德政治物質二者之備。而後能行之。非曰吾標共和之名。即可收至治之效也。今吾國以共和為名。而綱紀蕩盡。教化夷滅。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一切悖理傷道。可駭可笑之事。萬百億千難。以條舉。今已夷然為無政府之國。賊民並興。共爭共亂。而名曰共和也。如優孟然。雖依叔孫敖之衣冠。而遽欲望其相楚而霸天下。豈不誤哉。郡鼠競囓于室。衣篋皆破。米囊盡穿。曾不知室將壞而相同以壓死也。嗚呼。吾國民乎。分亡之不虞。而共和憲法起草之是。慮賊挾冊而亡羊。亦何事勤勤焉。然則吾國民處死期之迫。近知大廈之將壓。舍憂分亡之大者。宜無與憂。舍分亡之大者。宜無與問。然則吾國人乎。今及此時大聲疾呼。奔走相告。求所以免瓜分。求所以免監治。求所以免內爭。中國猶有望也。過是數月。過是民國二年乎。雖有善者。末如之何已矣。

夏問二

中國之岌岌久矣。其亡其亡。僥焉不可終日。蒙藏既失。借債支離。未有其于今者也。頃密傳消息。謂列強會議。將以五條待中國。酌其宜否。五條者何也。一曰公。共。監。理。其。財。政。也。一曰列。強。公。治。之。一曰列。國。瓜。分。之。其。二。條。尤。奇。吾。耳。可。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候。旅。居。中。國。者。審。察。情。形。決。行。其。一。嗚。呼。何。居。乎。其。聞。此。言。也。總。五。事。之。大。旨。以。中。國。亂。象。日。滋。暴。民。日。橫。苟。非。更。張。而。善。治。之。則。外。人。奴。隸。牛。馬。而。待。之。云。爾。其。二。條。無。論。行。否。尚。有。聽。中。國。自。治。之。意。然。其。自。擊。大。亂。水。火。遼。炭。外。人。旅。居。有。不。能。安。不。能。忍。者。而。後。為。此。言。也。若。其。監。理。財。政。則。為。埃。及。而。已。若。其。統。治。則。為。高。麗。之。設。統。監。而。已。若。其。瓜。分。則。為。波。蘭。而。已。雖。處。分。有。輕。重。禍。患。有。緩。急。要。其。歸。則。中。國。無。可。言。而。已。嗚。呼。哀。哉。吾。堂。堂。萬。里。之。中。國。四。萬。萬。人。之。中。國。五。千。年。之。中。國。何。至。聞。此。言。耶。吾。聞。之。心。為。驚。魄。為。蕩。魂。悵。悵。而。惘。惘。也。雖。然。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者。列。國。之。公。情。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者。敵。國。之。公。理。也。不。能。怪。人。者。也。蓋。觀。六。國。銀。行。團。經。年。之。隱。謀。早。知。之。不。待。今。之。暴。露。也。夫。弱。國。之。不。自。為。政。久。矣。突。厥。波。蘭。波。斯。摩。洛。哥。之。變。亂。也。皆。歐。洲。列。國。為。之。定。畫。耳。今。巴。達。坎。同。盟。國。之。敗。突。也。其。和。議。定。于。列。強。而。不。能。自。主。然。則。弱。國。之。聽。命。于。人。久。矣。吾。國。自。援。之。何。怪。人。之。待。吾。國。哉。惟。美。國。素。守。孟。祿。主。義。而。威。爾。遜。為。政。或。能。力。行。之。或。者。有。仗。義。之。心。扶。衰。救。溺。或。有。救。助。若。突。厥。昔。見。敗。于。俄。而。英。德。法。奧。意。五。國。為。定。其。內。治。助。其。憲。法。未。可。知。也。彼。尚。有。聽。吾。自。治。而。不。必。為。統。治。瓜。分。之。舉。則。不。絕。如。線。吾。國。猶。有。可。望。者。是。列。強。猶。或。有。保。存。扶。整。其。秩。序。之。心。而。非。必。遽。滅。之。也。雖。然。吾。四。萬。萬。人。思。之。吾。自。為。國。何。事。待。人。保。存。而。扶。整。者。且。彼。列。強。各。守。其。國。何。事。干。涉。我。者。既。干。涉。我。欲。監。財。政。則。我。唯。其。命。而。力。不。能。拒。之。欲。共。公。統。治。則。我。唯。其。命。而。力。不。能。拒。之。欲。瓜。分。我。

則我唯其命而力不能拒之。今彼之干涉而聽吾自治者亦何能拒之。雖然彼所干涉之議乃不少。則共和何哉。夫吾國民舉國發憤。激厲義烈而立此共和之國。日以璀璨莊嚴自命。而今外人所擬議乃出于絕相反之一途者何哉。其意謂中國之以共和而召大亂耶。其意謂中國以共和爭亂國勢。抗操財政困絕疆土分裂秩序盡失而外人因之不甯耶。不然何五事之大議無一少助共和之立國者耶。若倫敦日本諸報謂土地太大而不能行共和。謂人民程度太下而不能行共和。謂道途太塞交通未便而不能行共和。為掃蕩舊教太甚人心不宜而不能行共和。謂賄賂無綱紀秩敘而不能行共和。實言之。享爰居以鐘鼓被猿猴以冠裳則東報之騰笑久矣。

夫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大同之極軌也。羣龍無首。天下乃治。邦治之上符也。故孔孟貴平世而稱堯舜。蓋平民之治。共和之法實為政體之極。他日萬國終無能外之。美法前驅。吾國繼軌。為亞洲共和之先進。豈有比哉。何居外人譏誚之力。攻之大反之。且因此至欲監治之。瓜分之耶。其果可行耶。其不可行耶。非鄙人所能知也。其或傳聞傳會之誤耶。吾四萬萬同胞可因外人之故而自警之深思之。

今試多譯歐土諸報而譯證之。英太晤士報論中國之題曰。共和末運亦可驚矣。其言曰。中國共和于今矣。各省任意殺人名雖共和。是謂破壞無法。政府號令不能行于各省。袁總統之權不過與各省都督等亦不見展布也。地方權不受國權之指使。是為統一無期。名雖共和。實則割據。即憲法與國會亦支離散漫而無系統。雖開議院法案日公布而不能實行。議員多倦散而不能復會。然則正式國會雖開也。情形當無以異于今也。則立法行政兩不能行。而望國勢能立共和。能成猶南轅而北其難也。吾英始欲以西藏獨立即承認中國。今乃深悔失言矣。後此即以重利相易。英決不承認矣。列強雖欲保中國之獨



立及土地之完全。確切調查。一如南非洲之舊事。則中國秩序。久不能復。則列強亦難坐視。而不得不思所變計也。嗚呼。吾四萬萬同胞。試細讀此論。而思之。其所變保中國之獨立。及完全之土地之計。為何計也。嗚呼。共和其果未運乎。其不然乎。然共和未運。猶可也。若所云云。如非洲者。恐為中國之末運。則吾五千年之中國。永遠淪胥也。

英電報新聞之論中國。曰。中國自今但任既病。痼疾又養。成大癰矣。一切政不能舉行。然一面病痼。又一面發熱。病狂選舉不公。暴亂並作。舉國人皆知不可。而無敢自由發表政見者。只有蓄亂待發。故外交團于今無復信任共和之心矣。近袁總統無能力之狀益著。中國將來之危患。益可憂矣。外其報言如此。嗚呼。吾四萬萬同胞。試細讀之。積痼養癰。痼疾病狂。其有不死者乎。若舉國人明知死症。而畏憚名義。不敢自表其意見。是忍病待亡也。否則陰蓄亂機也。蓋共和為平民之治。不欲政府強制。而欲人民自由。故法國議院至今尚有君主黨。而不以為礙也。但既為少數。則自失敗耳。所以止亂源也。中國則承數千年君主專制之俗。人民懷于心者。憚法而不敢宣之于口。今中國名為共和。而專制之俗。無以易也。人民有不滿意于政體者。既不敢明白自表其意見。則必陰蓄而圖亂。而禍難遂積。壘大發。不可收拾矣。故外交團慮之為中國憂。而恐共和之難久也。

法之巴黎時報曰。中國之對蒙藏也。視歐陸之有事。以延宕出之。今者英俄協議對待。決不承認中國之共和矣。俄人自中國還勝彼得堡者。曰。中國雖以亡清。而反成割劇。失其統一前途之危險。不知所屆也。今聯邦之論。方大盛。為我歐陸計者。宜煽其割據。令其自為瓜分。則中國變為弱小。後無能為害矣。而吾歐陸可以高枕矣。此論俄報展轉載之。嗚呼。吾四萬萬同胞。細讀之。朱浮有言曰。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

痛而為仇讐者所快。今吾之以革命而割據。乃俄人所欲。煩者此俄待突厥之法也。昔者突厥固歐東第一大國也。近者列強許其分為諸小國。于是埃及希臘羅馬尼亞塞維布加利牙門的內哥六國出焉。而突削弱矣。今則諸小合攻突厥。而將亡。此吾覆車也。嗟乎。吾中國焉可不鑒。乃今為強鄰所快也。親者安得不痛。嗟夫。吾與同胞。皆中國人也。苟可以保中國。不亡。國民樂安。則任。意。為。之。苟不能保中國。不亡。國民樂安。則慎。為。之。鄙人至愚。不足以知此大體。惟事至大而勢至危。吾同胞深思之。而明辨之。中國今病。日滋。既彌留矣。割症重傷。不可再用。刀以為試驗。場矣。小有踉蹌。國命不保。長此為奴。吾僑僮無術。吾憂驚無極。吾四萬萬之同胞。不可不深長思也。

按此事各報已略暴露。國有大危。正宜廣詢民志。以起其民生不易。禍至無日。戒懼不怠之心。生于憂患。而後死于安樂。孟子曰。不有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多難所以興邦。是在吾國民早為發憤。知憂知懼。或者可不憂不懼矣。

頃又見上海泰晤士報垂絕之民國論曰。察微知著之士。深觀中國而周考之。民國之二年。祇見蜩蟬。蟬。沸而他無所有矣。左袒者之徒。懷抱熱情。雖日望其由輜搖而發。皇輿固今則傷心短氣之事。日日接於前。如當頭之棒。決背之冰。其亦可憬然悟。爽然失乎。政黨同室操戈。意氣用事。雖有英傑。亦見反。於。是。志士才人。皆灰心於新國矣。此猶得曰偶然之事也。試環視民國一切之所為。處處皆慘厲之狀。其終至失敗。蓋人人同此逆斷矣。今與中華人相接。不復聞一歡喜贊嘆之聲。即向時至長固者。張擁護之幟。今亦轉而悲歎。若外人更無論矣。全國之華字報。日日所大書特書者。無非慘淡之詞。抗爭之語。警告之文。朋友相語。輒面色愁。沮。憂心悄悄。大有茫茫來日。稅駕何所之概。當民國肇建。闢牆之開。已見端倪。今則



日著矣。一年以來此輩政黨熱誠過度見事不明所經營布置之規畫其將盡付諸東流乎彼為中國誠勢之友如美利堅人者明知大借款有益於中國今無復希望乃公言退出不復參預亦固其宜也而向日為頭腦民國之保姆者其腦海中歡欣鼓舞之念則已為失望之忱據而代之矣使中國長此不已亦必至逆運入於絕地雖然事在人為中國之竟至入於絕地否待他日始能斷定惟中國以數十年之專制歷史遺傳浸淫孕育至深且久其人民實祇合於一種政體果欲拯茲老大之國俾免分崩離析之禍非以強健之舉動振作斯民之氣不可救也

按凡人情無不好諛媚而惡直規者故諱疾者忌醫國則尤甚故亡國相踵也若不畏宣言而知改則何亡國之有傳曰甘言疾疾也苦言藥石也美疾不如藥石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他人之言亦可畏也太晤士報之言論吾國如繪畫腹心腎腸洞見垣一方矣抑未盡而未當歟或可為他山之助藥石之資耶則亦未可諱而棄之也

### 救亡論篇目

南海 康有為撰

革命已成有五難中國憂亡說第一

革命後中國民生慘狀說第二

革命由動于感情而無通識說第三

新世界只爭國為公有而種族君民主旨為舊義不足計說第四

君與國不相關不足為輕重存亡論第五

共和政體不能行于中國論第六

歐人立憲必立君主且迎異國或異族人為君主之奇異說第七  
立憲國之立君主實為奇妙之暗共和法說第八

虛君之共和國說第九

民族難定漢族中亦多異族而滿族亦祖黃帝考第十

救亡論 辛亥年九月十月屬草今補印

辛亥八九月之間舉國行大革命吾惴惴恐懼中國之亡也橫覽萬國豎窮千古考事變計得失  
怵禍患作救亡論以告邦人寄之上海是時革命之大勢若捲潮倒河人皆畏避無敢刊者即強印之  
亦無敢購讀者遂匿藏焉今不幸而予言中也吾懼後患未已頃二次革命流血數省人民生計益絕  
今雖少定而伏莽于蕭牆校啟于強鄰豈遂靖乎法人亂今三年而後國粗安今國人皆有震悔于厥  
心雖假共和之美名鉗壓人心今或者言論自由耶卧病數月不能屬文聊出舊撰方以為邦人諸友  
鑒雖于今多不切亦有深切者失時之雁或亦不責之耶癸丑七月一日康有為記

革命已有五難中國憂亡說

今革軍所至州郡響應人人皆以為明逐蒙古可告成功矣吾則猶惴惴然深憂而欲慮焉以列國環伺  
後此之變亂無窮也請言五難

一外認難

二拒外難

三割據難

四立主難

五內訌難

外認之難也。觀非利賓而知之耳。今革命說者。私心妄想。以至近墨西哥葡萄牙之革命。又那威古巴與突厥之埃及希臘羅馬尼亞布加利牙塞維門的內哥。皆能割據自立。遂或妄欲比例。尤愚而不知事理者也。那威之自立也。以舊有議員一切政權國會。皆如匈牙利與澳洲加拿大。不過以空名戴瑞典王耳。故那威一日自立。迎立丹墨王子為王。夫立憲之世。王位不過名譽總理。乾脩君銜耳。故瑞典聽之不動兵革。此與吾國絕不相類。無可引比者也。若夫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牙塞維之能自立。則以與俄同教。而俄人費大兵扶之自立耳。若埃及自立。則與突遠隔絕海。而列強借以披突之勢也。吾國有異教。而隔絕海之地乎。列國有費大兵而扶之者乎。西藏之地近之。而非與列強有同教者也。然則援那威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牙諸國。無一而類也。若夫葡萄牙之革命。因于教爭。以王為舊教。不得不廢之。海陸軍一朝蹶起于京師。故能廢其君而完保其國。各國自認之。至墨西哥革命。致亂已三百年。乃中南美舊俗。祕魯巴拿馬。掘地馬來位亞基。無國不然。每數年大革命一次。死民過半。歐人鑒之。故十九紀下半紀。歐洲有亂。甯迎立他國王子為王。而不立民主。為此故也。且以地屬美洲。有合眾國監視之。故能保國。若在亞非。則諸國歲歲革命。內亂列強分滅之久矣。寧能延餘命至于今哉。古巴雖脫西班牙而自立。各國認之。良由近美。合眾國置之懷袖中耳。美以逼諸國。不欲速併。徐徐乃吞之。云爾。若遠古巴于美西太平洋中。則檀香山非利賓。豈非自立國哉。何以美人取之。非利賓乎。叛西班牙

牙而獨立。美人初且助以軍械軍餉矣。乃俟其叛。班後旋即以兵力取之。以美孟綠義之平等博愛。然猶若此。況狡焉思逞百倍于美者乎。假令非利濱置於美東。若古巴墨西哥。聞美之不取而聽其獨立。亦猶古巴也。未有非利濱之事。吾國人不知而冀外人之認我自立。猶之可也。今有非利濱為前車之覆。而吾人不鑒。又復重蹈之乎。試問吾國之地位在美歐乎。抑亞洲乎。自爾之外。更無他例。吾國人自立而冀望外認。請熟念非利濱之事也。若熟念之。則外人即有借軍械助軍餉而認革命軍者。亦不過助其野心。藉革命軍之內亂。自殘為彼。除難耳。彼何愛於革命軍。而助之。彼何愛於中國之能保全。而不取之。如或全國軍隊同時急起而立。據京師乎。王之者為華盛頓等之公心。而不內爭乎。則能完保其國。列強連難相憐憐於用大兵而生他變也。則或認之。蓋以勢已成。而力難取之故也。自非然者。必無公認自立之理。即因有故。權時認之。如日本之認高麗。獨立然亦不過少待事勢而取之耳。要而言之。冀望外人之公認自立。必無之理也。

一拒外之難也。今各省軍隊皆變。則必如法馬。必用瑞士之兵矣。政府請援兵於外國。以與革命新起之軍戰。革命軍兵械不足。顧畏多方。又請兵於外國。而酬以地。螭蚌相持。終為外人收漁人之利。而已。或謂法革命軍何以能拒外。則未審其由也。夫法當大革命之世。上承路易十四之威。為全歐最強之國。故僅能自保。而加拿大印度北美西南已隱讓與英矣。法至今之不競。尚受革命之害。我則當列強極盛之時。百物不備。為至弱之國。雖幸內外安甯。全國合力。尚岌岌慮不能立。而謬以強法自比。益之何其自欺愚謬之甚也。

一割據之必無成也。嚮者已言自立之難矣。假令一二地勢。因機乘會有可割據之一時。然可決其事必

不久也。一則必亂爭於內。一則必吞服於外。二者殆必難免。而亦相因矣。其在起師相應。偶爾相合。本無交義。至今割據已定。羣雄互猜。以地言之。或各據一省。或割據數省。既互相分割。地迫勢爭。必致相攻。人即初不致攻。然有哈士丁斯之內鬪。印度諸邦各助之餉械。俟其兩敗而後垂手取之。印度之自立也。分為百五十六國。諸侯日競於兵。英人乃陽為哀其骨肉相殘。開弭兵之會。限制其兵。已乃派英兵而監之。代收其稅。蓋印侯國不滅而自滅矣。假令割據有成。絕無內訌。而中國終歸於盡。然則豈革命者保國之初意哉。況夫同在一國。羣雄內爭。覆亡至速。又無論也。此割據之必無成也。

立主之難也。革命者無論不能割據自立。不能推倒政府也。今假設皆能之。至于是時。立君主乎。則近者大朝舊國。君臣之義掃地盡矣。況布衣昆弟。同起草昧。而欲人為韓彭蕭曹。欲人為徐常湯沐。誰則甘之。則必無復主君主之理。則將立民主乎。萬國之立民主。惟小國如瑞士者能之。即美初立國。不過十三州三百萬人耳。而諸州之長。軍政之將。皆清教之徒。有道之士。因各州議院之結。用英國兩黨之舊。故能立國。若法即已大亂八十年矣。至革命之初。羅伯馬拉段敦諸人。日以相殺為事。舉國相尋于爭殺之中。無一人能免者。若吾國勢岌岌垂危。恐不待拿破崙之出而已。為外人所藉手矣。即在中南美小國。墨西哥革命。其亂三百年。失地大半。今猶未已。不亡併于美。殆不止也。其他秘路委內瑞拉巴拿馬。掘地馬來。位亞基。諸小國。每爭總統。死民過半。其不亡國。徒以在美洲。有美人之庇耳。歐人鑑之。故十九世下半紀。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牙。那威之自立。甯迎立外人為王。而不敢立民主。蓋有戒也。吾國民閱歷太淺。徒執人已棄之唾。而不知其所含之毒。奉為之寶。將欲師而法之。則當兩黨齟齬內爭之時。乃各國俯拾漁人之利之時也。故舊政府全倒。則爭立新主。致釁中國終因此致亡。

而已矣。此立主之難也。

一內訌之難也。革命者無論不能割據自立。不能推倒政府。即皆能之矣。君主民主勢必立一。姑勿論之。夫擾攘之世。誰肯為雌。即有豪強之夫。偶為領袖。權貴之位。地敵則爭。左右之人。被罪則怨。展轉尋禍而已。至如安史父子相夷。況今者歐美之新理。灌輸君臣父子之舊義。皆墮者乎。事勢未定。權爭氣傾。已角起並立矣。試觀近來之人心風俗。金錢小故。羣起相攻。小則騰書中外。大則暗謀相殺。甯有揖讓為克。為者耶。先倡而高名之人。甯能為後起之臣。百死而勇成之夫。甯能為高讓之士。以高官改而革命者。擁兵略地。甯能屈身讓權于匹夫。各地響應之豪。擁土為師。甯肯舉而奉獻于一人。若是者。當患難交迫。或能偶合。然終不能久。若事少平定。而不能相爭。殺者殆事理之必無。劉邦項羽必不相容。朱元璋陳友諒自必相攻。李密必不能屈于唐公。梁師都終殺于蕭銑。近者洪楊馮韋蕭石相殺相攻。故嘗謂曾左李沈諸功臣。若言革命。亦必相攻。殺勢之相迫。入于旋渦。無論何人。殆無能免者也。不觀法國革命之禍乎。不獨羅伯馬拉殺諸屠伯相殺無已。即其才賢如米拉拉飛咽侯杜將軍及倫的黨羅蘭諸賢。亦同歸灰燼而已矣。夫使若劉項李竇朱陳相爭之世。甚至如洪楊韋蕭馮石相殺之時。皆無外國列強之窺伺。譬若二夫徒搏。無論誰為勝負。不過楚人失弓。而楚人得弓。皆中國自主之不足計也。今則列強之軍艦陸兵。憑軼觀戰。甯能待劉項之數年相拒于榮陽成皋。李竇之數年相持于洛口。朱陳之數年相持于長江耶。又若法人大革命相屠戮。無政府之時。列強甯能聽其商務。數年皆虧敗事。故今者脫有內亂。難支數月。無論至近者之虎視眈眈。逐也。即美國守孟綠之義。英國立保全之說者。亦改其方針而干預之。干預云何。波蘭之而已矣。豈復能聽汝劉項李竇朱陳之從容內戰。

而一統乎。豈復能聽汝米拉拉飛羅蘭羅伯馬拍之互相殺戮乎。而今之妄人謬論。乃輕口而言破壞。且謂非破壞不能建設。豈知一破壞之後。則中國永無建設之日。假有建設。則他人入室代我為之。而主人為奴。但作印度安南緬甸臺灣而已矣。螻蛄相持。則忘漁人之立其後。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旋啄之也。事理至淺。嗟乎。何我同胞之愚而不思之也。夫天下事破壞則甚易。炸彈可以焚大廈于頃刻矣。若建大廈。則鳩工庀材。運磚石灰。築臺累土。非累歲月不能成。又非安平無事不能奏功。若兩軍相當。築壘毀壘。成之已難。況列強偏陣于蕭牆。外債難欠。商務難停。其必不能容我多亂年月。從容內爭。不待過計也。夫以三百年政府之堅固。廿二行省之廣大。唐明成功。須十數載。無論矣。即至速如漢高祖。尚須五年。今即革軍人才神武雄傑。過于劉邦。能以歲月平定中國。則後禍相爭。益不可議。全國佛波無時。列強商務皆廢。外債不償。經閱一二年。而能安坐待之乎。恐至愚不解外事之人。皆知其必無是理也。然則中國無論如何終必分亡而已耳。然而吾國民乃逞一時之忿。輕言革命者。是尋已有老彭之太長壽。而必自縊之也。

### 革命後中國民生慘狀說

今且勿論亡國。但述兵燹之禍。其別有三。略言之。已足令人心折骨驚矣。一生計之敗也。中國方當奇貧之時。應獎厲工商之業。廣東未成亂也。人心一驚。眾商業立敗。商業既敗。工業自隨之而衰。屋價田價隨之而落。銀根隨之而困少。數月所失。已不知幾十萬。孤老寡婦。推兒弱女。隨之而失養。不知若干萬。若武漢之亂。全國震動。爭起存款。於是銀行大者緊絕。小者倒閉。則舉國幾可絕生。今不過武漢耳。若再陷落多省。或全國變亂。經累數年。則工商皆絕。人民生路並盡矣。憔悴



蕭條雖十年不能恢復之。而外債十五萬萬不能償也。但此生計之害已可亡國。

一盜賊之多也。廣東經一震。尚未成亂。而各鄉成風。盜賊劫掠。以革命為名。離合千百。有同行軍。鄉紳畏避。警察不敢辦。加銀行倒閉。飢民日多。無可安養。率為流寇。加以革命軍日聞。若各省或陷。則盜賊遍野。漢之黃巾。唐之黃巢。明之流賊。殺戮之慘。已足亡國。外人不能不自保。則代平而取之。其卒也慘殺既畢。歸於外人之手而已矣。

一殺戮流離之慘也。明末張獻忠之亂。四川人民幾盡。近咸豐時。洪秀全之亂。先人從軍。江寧浙閩間。述軍士戰死。人民避難之慘。暴骨如莽。夜月相照。百里無人。若名畫佳畫。古器之焚失。不足計。十年間。京師遼東之慘狀。古器書畫之流散。國家若枯。以茲小亂。慘狀若是。若舉國革命。則禍酷十倍。印度一起革命。死者二十萬。德國一起教爭。死者一千八百萬。若吾國人多。若全國革命。死當無量數。未知幾何年。生聚教訓。乃能復原。即能復原。恐為外人所有。而生聚之。非復中國之民矣。傷心慘目。誠非所忍聞矣。

### 革命由動于感情而無通識說

今吾國人洶洶言革命者。或迫外人之激刺。而憾政治之大壞。思以易之。或有亡國之甚懼。而拚孤注之一擲。思以救之。或緣民族之義。而思逐異族。思以革之。或乘響應之勢。不知所止。而窮極之。雖道有異同。義有深淺。要無論遵行何道。有成與否。其歸皆以亡中國而已矣。夫洶洶發憤之士。多熱心之才。傑痛中國之淪亡。而思救焚拯溺於一綫者也。夫能破家沈族。斷腔膏血。犯萬死不顧一生。以救中國。雖連命於舊朝。豈不可取。然實舉五十年文明之中國。完全無恙者。而破壞沈埋之。舉四萬萬之同胞。安平樂壽者。



而大半焚溺之。豈有本願哉。若知中國必不亡。而言革命則中國因之而亡。計吾同胞雖有悍夫。必怵惕駭懼。撫舌而無有敢談革命者矣。夫以中國一言革命必至分亡。其害如此。然而今人洵洵多從革命者。一則易扇動於感情也。一則無通達之深識也。

談革命多由于無通識

吾言中國必不亡。以突厥証之。吾言中國如行革命。則中國必亡。即能割據自立。即能推倒政府。而終亡。以印度証之。吾言外人必無認革命之理。即偶認之。亦借為驅除難。先利用而後取。以非利賓証之。吾言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牙。那威之自立。皆不立民主。不立本國人為君主。而特迎外國人為君主。更安有甘死萬萬人以爭此空名之乾僧帝銜者。即英國亦然。此皆近事之正比例也。凡諸事實。皆百年來已發之病。已驗之方。可鑒可法。循之則存。違之則亡。彼諸國曾破滅其絕好之國土。殺戮戕害無量之人民。而後大地發明。此驗方。彼諸國不幸遭變在先。無鑒無師。妄行亂走。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而至于覆亡也。吾猶幸通變在後。得鑒此前車之覆轍。得以為改途易轍之計也。若猶不慮不圖。冥行罔覺。不耐一朝之忿。誤持唾棄之方。視作鴻寶之金科玉律。則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地理至淺也。以葬師尋地。而古今尤難之。人身至近也。而醫者診病。至今各國尚不得病之所在。況事變至繁。有正有反。有遠之乃以近之。若民主之理。至公也。而近者鑒于中南美之禍。乃知大戒。外國人為君。當拒也。而立憲世則英與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牙。希臘。那威。特迎立外人為君而安。此豈常理所能推。寔非歷試不能創。似茲深義。豈常人所能識。況外國掌故。吾華尤所難通。夫以學士大夫尚難知此。而農工士商之四民者。其不能通考世變。而忿怒盲從。實人情所難免也。然坐此無識。可以亡國。

談革命多由于鼓感情

心理之學。喑鳴一聲。衆則隨之。始或驚或默。及闐然同聲。則不必辨其所由。而忽忽隨之于不覺。所謂聲應氣求者耶。傳電為之也。踏歌舞劇。一人撫掌。則衆和之。聞樂而樂者。一人懽笑。則闐臺而歡譁。聞歌而哀者。一人失啼。則闐臺而悲歎。蓋人固有情。以情感情。同出至誠。則如傳染矣。天下智人少而愚人多。一智人提倡之。則衆人和之。其智者則有為為之也。其衆人不辨得失是非。而滔滔從之。及人衆既多。則以多自証。以同自重。益覺理之不可易。而氣為之愈昌矣。此亦傳電為之也。夫以各國議院之民獻。蓋皆一國之才秀者。而聽辨才者一人之演說。往往為之動容。為之撫掌。為之懽呼。為之切齒頓足。蓋皆氣感傳電為之。況民間之道聽塗說哉。

凡人有愛惡心。則有情。有恥辱心。則有氣。感之以情。動之以氣。則懦夫立憤。面紅耳熱而起矣。夫以情感。以氣動者。雖所挾多偏激之義。而最足以動人。夫諸子立說。猶有然矣。若持圓覺之義。中邊俱到。八面無礙。如水不漏者。雖諸教主猶難之。而人情亦有難動者。然而舉一國之大。投之常人。感情動氣之中。鮮有不誤者矣。近來民氣漸昌。固鄙人所日鼓舞而望之者。然其謬亦不鮮矣。今不暇徧舉。姑假一二義言之。如患國債之危。而欲一朝還之。豈非至公仗義之舉。然若使實行。則全國金銀一朝立盡。而國民將涸若枯魚矣。乃未幾大反而言借債矣。夫還債之與借債至相反也。而可以舉國言之。迷之則必至有一是一非者矣。謂前是而後非。或前非而後是。幾皆不然也。蓋一是之立。理甚繁複。不可以一言幾也。還債而得其方。則還之更佳。借債得其道。則借之亦可。但未可以還債借債。單言了之。夫為方為道。其說長矣。萬言不能盡之。若限此單言。則無一而可也。然而鼓動常人之情感。則萬言者反不能。而單言者反易動聽也。

又如承襲亦皆有得失。甚至禁賭亦自有次第。乃皆不問民論。詳道而成之。長吏苟徇而實行之。夫未有安養游民之方。未有禁止澳門之法。未有歲月漸禁之序。而一朝強行之。而不發生他病者。未之有也。蓋天下之物理至繁。美中有惡。惡中有美。故一藥之能治病。尚有炮製之劑和。佐使之互制。而後能收效也。否則醫病即以生病。故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蓋無藥之利。而又不蒙藥之害也。今以天下之多故。而中外之繁蹟。而謂眾人皆能醫之。執獨步之單方。無炮製佐使之調和。或不察弱症。操刀而割。而謂遂能能起痼疾也。天下有是理乎。革命之理至深且賾。而眾人乃能以簡單二字。妄視為救中國不二之良方。不知病症而行刀割。惟有致死而已。無可救矣。夫使若還債借債之舉。全國譁從。此等之誤。後一悔之猶可改也。若夫革命之說。一誤行之。若羣狂者操刀而舞。其不至于相殺至盡不止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後雖知悔。如印度人然。國已亡矣。雖悔無能為矣。不及今早知悔。後有聖者無能為矣。人之愚蔽也。皆自其心成之神怯于鬼也。夜行見樹影而以為鬼者。則得狂疾。終日東指西畫。以為鬼也。遂以狂死。人有飲狂藥而樂者。執刀而亂舞。又分狂藥以與人。得狂藥飲之而樂者。又執刀而舞。分狂藥而與人。如是展轉分藥。執刀必至人人皆飲藥而狂。人人皆執刀而舞。其終必至人人執刀相殺。殺至人盡而後止。感情之相動。熱電之相吸。以多為信。入于大迷。豈復能研事理。別得失哉。法國大革命之亂。百日而死人百二十九萬。頻亂垂八十三年。而後定。飲狂藥亂執刀之效也。法為歐土最強國。故僅能保。然遂失加拿大及印度各屬地。讓英獨霸。以至于今。吾國為異種至弱之國。若羣動于一時之感情。而誤師法國。中國必亡。國民自相殘殺之餘。其遺者留為亡國之奴隸牛馬。吾不忍觀此慘狀也。各國之完全立憲。無不自大流血而來。今爭政治革命乎。則已成功矣。及今改正。中國可保。則革命者實

有大功也。若以一時得意不肯休止。則外人干涉。中國可亡。則豈革命者之始願哉。

新世界只爭國為公有而種族君民主皆為舊義不足計說

今大地百年來為新世界矣。撥數千年舊政舊義而更新之。掃除霾霧。別啓青天。始于歐美。被于萬國。其為第一大義。如日月之經天。若山海之絡地者。曰國為公有而已矣。

始發于美法。波于大地。舉萬國之民。暴骨如莽。靡無量之膏血而力爭者。非他國為公有而已矣。雖百國之爭。事勢不同。名義各異。或建獨立之義。或發民族之說。或別君主民主之名。或緣新教異教之爭。而總其流歸萬派。不同歸宗于國為公有而已矣。

國為公有之大義。既為天下之公理。萬國所公行。苟不得者。則國民咸出死力而求必得之。若既得國為公有。則無論為君主民主。為獨立半立。為同族異族。為同教異教。皆不深計。此則自歐美至各國百戰歷史之成跡也。

中國之變。最在萬國之後。可取萬國以為鑑戒。最幸事也。明乎近世萬國之成跡。或為覆車之轍。或為前事之師。無誘動于感情。無盲從于眾論。無惑于一時之得失。而後舉措不誤。可以保國。否則一誤足以亡國。

國為公有之義。最先出于中國。禮運述孔子大同之義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論語述孔子之言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曰。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蓋發明國為公有。則君主不與。惟恭己無為而已。蓋據亂世小康。則國為君有。若平世大同。則國為公有。孔子陳三世之義。以備窮變通久之規。蓋進化之大義。而遂為政治變革之第一大事矣。

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所能私。有之。故天下為公。理至公也。但當亂世。水火塗炭。民無所歸。有聰明神武者。首出為君。民得所庇。以出水火。則國暫為君。有亦亂世所不得已者。譬如今律。嬰兒未及歲。則許長親為代理人。莞其產業。若兒長及歲。則代理之人。無論長親與否。必當歸還其業。俾自莞之云爾。孟子曰。社稷為重。君為輕。蓋明平世之義。以國為公有。故重之。君不過為國之代理人。故輕之。蓋以君為國中之一分。而不以君即國家。以國為公有之大義。最深切彰明者也。

然中國雖有孔孟之大義。但屬空言。就實事考之。則數千年皆屬亂世之時。而國為君有。歐人所謂專制是也。歐人言國為公有曰。monarchy。義出希臘。即吾中國之禮也。但不及鬼神耳。蓋希人先創之。日人譯之曰立憲。以明君民同受治于法律之中。質而言之。立憲國者。國為公有。君民共之。專制國者。國為君有一人私之。專制國為君所私有。舊世之義也。立憲國為全國人所公有。新世之義也。從舊嬗新。百年來萬國之民。所暴骨力爭。即在革私有而為公有之一事而已矣。為之君者。上知天下之公理。在天下為公。下知萬國之趨勢。在國為公有。則舉國而公之。即無事矣。為之民者。但力爭國為公有。不得之。則一切不顧。苟得之。則君主民。主種族自立。可不計也。若知此也。雖少有爭事。而中國必保。

專制者。君主視國為己有。土地人民皆為其私產也。故君主與國為一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是也。吾國古偶有天下有國。所謂專制也。既號稱為其所有。則私產私物。一切惟主者所欲為。如人家之視其祖遺自購之田園奴隸。然亦有權可贈人。若立憲國者。君與民共之。若人家之有族居祠廟祭田。一家一族之子姓所共食者也。民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君如宗子云爾。古者宗法方嚴。宗子世襲其爵。而收其田以養其族姓。近則宗子之制。大為洵易。或有或無。其無宗子者。以紳老之才望者。領族長。此猶共和國之。

僅立總統矣。其猶存宗子之號位者。不過特給以田。歲時衣冠主祭而已。不能私取其祖宗之祠廟田地。而自有之也。若夫一族之事。無論族法之有宗子與無宗子。要皆合一族之紳耆而共議之。即國會也。而族長主行之。即政府也。今許軍隊及資政院定完全之憲法。吾中國已為立憲國。名雖有君。實則可謂為虛君共和國。則吾中國之土地人民物產。乃四萬萬人公有之。而非君主私有之。所謂君主者。不過如宗子之世給其田。歲時衣冠主祭云爾。若夫一國之政治。則國會議之。而政黨之多數者。組織政府而執行之。君主不過端拱受成而已。故立憲第一大義曰。君主不負責任。君主不能為惡。此即論語舜何為爾。恭己正南面。有天下而不與之義。立憲之君主固如是也。

立憲之國。不論君主民主。主要皆以國為國民之公有物。而君主雖稍貴異。不過全國中之一分子而已。瑞典王自謂如一大世爵而已。所謂名譽總理。乾脩君銜是也。故其有其無。或為本國所產。或自他國迎立。皆不足深計也。為國民者。但力爭國為公有。而合一國君民共任之。如國不能為公有。則或流血而爭之。若國既為公有。則為君主民主皆聽其時宜。而不深計焉。故百年來歐人號稱革命者。寔非專革命也。專求國為公有云爾。立憲者。國為公有之名詞云爾。

與普魯瑞典為爭國為公有。故莫不起革命而逐殺其君。既而立憲既定。國會既開。則復迎其故君為王。而絕不容心焉。今奧帝佛蘭詩士第二約瑟與德帝威廉第一。非曾經放逐之主者乎。今何戴之之親也。蓋所爭在國為公有。若其王之為放逐。甚輕不足計也。乃至法國號稱革命之祖。既立民主後。忽而復立故君子路易十八為王。已又逐之。而拿破侖第三立為帝。亦聽之。蓋所重在爭國為公有。而君主民主與故君子與否。法人不以為重。則不計也。豈惟諸歐然哉。即今者突厥阿士文黨之舉兵脅君而廢之。更

立其弟波斯人舉兵廢其王而又立其子蓋所爭在國為公有而于其父子兄弟為王不足計也蓋以立憲之君主僅為大世爵乾脩帝銜名譽總理不足計也

豈惟法國為然哉即英國遜占士第二而迎荷蘭候威廉第三為王及后安死迎立漢那諸王佐治第一為王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倫敦市民大舉革命亦不過求國為公有完全之權而于佐治威廉域多利之本為德種應放逐之不計及也但令發誓改入英籍而已若夫歐人之迎立異國異族人為君者不可勝數蓋皆重國為公有故也五六十年来比利時迎德之滑頓堡王子為王羅馬尼亞迎立德之阿論卜公子為王希臘那威迎立丹墨王子為王布加利牙迎立德之可通可大候之子為王除那威外皆立異族為君者也蓋以國為公有故也

蓋立憲之大義曰君民同受治于法之下則國為公有也君主不負責任君主不能為惡云者君主不獨攬大權至明矣蓋立憲君主但保存君統而不保全君權各國憲法所定之君權皆有限制夫限制之權猶一官云爾仍謂之君者最高之世襲爵云爾其與古昔相傳之君有無限之權蓋大相反矣百年來萬國之所爭在此也

今者朝廷審天下為公之理為中國泰山磐石之安既明且決毅然下詔行不負責任之義而一切付之資政院立開國會公之國民定憲法而議立法聽民望之所歸組織內閣俾代負責任是朝廷既下完全共和之國立憲之詔矣此一詔也即將數千年來國為君有之私產一旦盡捨而捐出公于國之臣民共有也此一詔也即將數千年無限之君權一旦盡捨之而捐立法權於國會捐行政權於內閣改而就最高世爵仍虛名曰君位云爾國民曰國者吾之公產也昔代理者以吾之幼少而代筦之今代理者已願



將公產交出吾等可享此公產而無事矣又曰代理者昔總吾公產之全權也今已將公產權讓出公議公辦代理者不過預聞而簽一名云爾故昔之憤然爭者今宜懽然喜矣故夫立憲二者以君有之國為公有以無限之君權改為最高之世爵之代名詞而已

夫由國為君有革而為國為公有此其政治大反至極也夫革數千年專制之命比之革一朝之命其重大逾千萬矣苟通變而善其用又可以無事行之然改革之名詞古無可託今無可譯於是大義闇而不明而朝野之間為之大亂而中國遂幾於亡矣

今革命之名義日本人譯自易之革卦湯武革命之辭在日本用之為改革之通名無事不可僭為革命在中國用之則專囑誅以為移朝易代之事在今革者則緣民族義專用為排滿興漢之名詞若以歐美求國為公有之義論之則皆非也如美之自立法之殺君而易民主次則逐君英初則殺查理第一而立其弟遂占士第二而迎立塔及後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則只有民迫變政而未嘗廢君普奧逐君而復迎之瑞典弑君而立其子班則弑君而迎立他國王子意之奈波細細里則廢弑君而夷其國近者突廢其君而立其弟波斯逐其君而立其子俄人日弑其君他若那威離瑞典而自立匈牙利亦嘗舉兵欲離澳意十一國舉兵離澳自立若中南美與墨西哥之黨爭總統凡若此者我國視之輕重大小迥絕不同而歐人譯之若一若據今歐日所譯而中國誤用之其害有不可極者矣蓋中國數千年之義以國為一姓所有即命為一姓所屬君臣之義視此最重其有父子兄弟之內亂則與一姓無關故歐人視為革命者吾國人視之若無其有易姓移朝歐人不重父子君臣亦視之若無而吾國人視之最重若如吾二十年來頻易姓代而其國為君有之義如故也歐人亦輕視之為非大變革也若由國為君有易為國為民

有歐人視之最重而族教之同異君民主之不同覆朝自立之各殊則不足計也故立憲云者以君私有之國改為公有以人君無限之權改為最高之世爵之總代名詞云爾憲法者以君私有之國改為公有以人君無限之權改為最高之世爵官權之約章云爾故今茲之事命名曰力爭國為公有必欲以革言之則曰大革命可也此大事也在中朝既俛而遵之迫切而定之苟上下能善行之則君民無流血之禍一國上下可晏然無事告厥成功且由資政院定憲法又諭定憲法皆師英而不師日矣且君主上議員亦不能選不獨限制君權且並無權遠不若民主矣夫國會以多數為決議內閣即以多數政黨為組織而漢人議員居其十之九其永占多數不待計矣然則國會之決議永永在於漢人內閣之組織永永在於漢人則此後之帝者必近同英王而上師舜禹恭己不與南面無為矣夫英王族自德之漢那話王國而迎主英國既見漢那話人之柄政哉一切皆英人自為執政耳甚至英王用一婢亦請於總理大臣故英國之政權全在總理大臣國人之心目亦只爭總理大臣未有爭王位者迎立威廉第三於荷蘭族迎立佐治第一於德種二百年來英人無為王者而絕不計及也英人之視其王禮名雖具而權實全非蓋名位雖世仍王號寔則不過一最高之世爵如法王如退院方丈云爾其總理大臣雖無王號然百官總已寔同攝政矣又譬今官制立憲之君主猶總督而加宮保卸任也猶親王出軍機而仍襲親王也立憲之總理大臣猶布政使之護總督京卿侍郎之充軍機大臣也夫禮名權實之不可兼久矣惟古之君主兼有之今一則有其名而無其實一則有其實而無其名一則有其禮而無其權一則有其權而無其禮而總理大臣又不能以一人而兼有君主之權實也君主議政之權分於國會君主行法之權分於法官君主軍政之權分於軍諮部于是君主以最高之虛尊擁虛名而領袖之云爾然英國總理大臣之大權

久任遠過于法之總統亦過于美之總統焉故英名雖為君主國實與名主國無異也吾中國今者可名曰虛君共和國也今革命者倡為民國欲立總統以主國事則立憲國會之法已與民主全同矣總統之與總理大臣禮節地位亦分毫無少異也無論立總統必出于爭如中南美然每爭選總統死國民過半也就令將來能如美之不爭而總統之與總理大臣絕無少異皆漢人自為之然乃傾棄四萬萬之民命拚擲萬里錦繡之河山千年文明之古國以爭此一與總理大臣無異之總統何為也哉

就令得之不過總理大臣之上少一名譽總理虛銜告辭之署名支俸者而已夫名譽總理高爵虛銜之署名支俸其價值可侔於萬里之山河四萬萬之人民乎此不待比擬而已索笑也以出無量之價而購此區區也惡夫不為也何況新舊國戰列強集窺螭蚌相持徒資漁人以得利其究也兩敗俱傷只同印度資中國于外人以瓜分而已則是萬里之山河四萬萬之人命五十年之文明空自棄擲以購一與總理大臣無少異之總統而卒不可得也及是時乃知而悔之則已無及也今舉國之力持民族革命者其懷抱知識不過中國宋明來據夷之舊論而已其新者又不過歐人氏族之舊論而已豈知宋明攘夷歐人氏族之論皆發生於專制之世而與立憲之義至反者也若誤據舊方而服大劑以醫新病病源既大相反則藥劑可毒且死人言革命者若知其不考而誤服舊方以致毒斃自身也其為悔應如何也今藥已誤服毒已大發幸毒未深而毒可解考之全歐各國革命之案稽之大路萬國民族之爭百年來事未有不歸於定憲法立國會者也否則敗亡矣若法大革命而能保其以承路易十四之後法為全歐最強之國故也我則今為最弱之國豈可引法而自比乎只有為印度而已矣主民族者若能原本古今考察中外驗視五十年歐美之新法必不遠復也若以一時得意於附和之多

藉響應之衆。因感情之誤。固執至舊之論。拊膺萬里之山河。四萬萬之人民。五十年之文明。聽漁人之得利。以爭此與總理大臣無異之一總。統其為智愚得失。何如也不亦可以已乎。  
故言立憲者。大革命也。革命數十年。國為君有之命。今號革命者。小革命也。僅革一朝一族之命而已。其為復漢人之權利。則一也。革命者。既收漢人之權利。除存乾脩君銜世爵外。無以少加于立憲之上也。古者文明之道。蓋重因國。夫湯武革命。亦存三恪。今即革命。豈不宜存讓皇。以備三恪乎。其求同其所得同。然而立憲者不費一兵一矢。不動聲色。僅以筆舌而收大革命之功。君舉其國歸于民。而中國獲安全焉。中國既安全。則可以強革命者。糜四萬萬之同胞。碎萬里之土地。榮五十年之文明。而終于亡中國。得失至相反也。吾之國人。何去何就。何取何捨焉。

君與國不相關不足為輕重存亡論

吾中國人開口輒曰君國。蓋誤于舊制國為君有之故。此大謬也。于是有視一朝之君亡。為國亡者。是有視一朝之君在位。為國非其國者。蓋中國久為專制國。故其君謬然私其國為己有。其國民亦謬然視其國為君有。是以此大謬也。夫既謬視其國為君有。而君未肯公國于眾。即君為同族。安得起而革之。何況或屬異族者哉。宜其謬自謂為亡國。而必思革命也。宜乎法人謂革命為專制之產兒也。雖然誤矣。稱謂中國人民雖多。新識雖入。然實不識新世國與君之迥別。不識君與國之不相關。不識如何而為亡國。然此絕大之義。而不識乃妄行之。則真足以亡國。今不得不明辨之。  
夫中國之舊號稱亡國者。有內亡。有外亡。自內亡國者。其道有五。有以權臣篡位者。若曹魏篡漢。司馬篡魏。是也。有以女謁易朝者。若武周篡唐。是也。有以侯邦革命者。若湯武之代夏殷。李唐之代隋。是也。有以草

澤革命者。若劉項之亡秦是也。有以內國相併者。如春秋戰國諸侯之相合滅。而三國五代之戰伐混一。是也。然凡此五例。中國舊說之所謂亡國者。寔則易姓移朝。一人一家之私事。今歐人新說。不過視為內亂。不以為亡國也。

外國相滅。誠為亡國矣。然此亦如德國封建時之相吞滅。于德國之文明相續無礙也。即謂十六國之亂。華金元之入統。寔為外人入主中國。大亂民俗矣。真亡國矣。然一國之存立。在其歷史風俗教化。不繫于一君之姓系也。今以英之強。而唐時大尼薩遜入主之。宋末時威廉第一以諾曼種入主之。康熙十六年。荷蘭侯威廉第三入主之。乾隆時佐治第一以漢那曼王子入主之。今英王則為薩遜王子之種。然而英人之風俗教化。政俗則固英人千年相傳之文明也。不以易朝移姓。外人入主而認為亡國也。我中國雖屢更革命。而五千年文明之中國禮樂文章教化風俗如故也。自外人入主而化之。滿洲云者。古為肅慎。亦出于黃帝後。其于明世封號龍虎將軍。然則其入主中夏也。猶舜為東夷之人而代唐。文王為西夷之人而代商云爾。教化皆守周孔政俗皆用漢明。其一家帝制。不過如劉李趙朱云爾。五千年文明之中國禮樂文章政俗教化。一切保存。亦如英國也。則亦不過易姓移朝耳。易姓移朝者。可謂之亡君。統不得以為亡國也。故在中國住者數千年。聽任篡滅革命皆可也。以未嘗亡國也。夫如何而謂之亡國乎。其道又有四。

第一則盡滅其文字。絕其先民之感。以聾盲于新國之中。如西班牙之于墨西哥是也。將葛多之滅墨。取墨人之書史圖畫而盡焚之。今墨全國人不復知有祖功宗德。不復知有先哲先民。聖賢豪傑。詠歌記載。今其所記誦詠歌尊法。皆班人也。此為亡國之第一等事也。

第二則禁其舊文舊教奴隸其人苛酷其民園禁出入不得仕宦不預政權如法之於安南此為亡國之第二等

第三則奴賤苛征其民幾禁其出入其人民不得為頭等醫生律師與夫大商大工仕宦文官不能至縣令武官不得至總議院不得參政權如英之待印度緬甸荷之待瓜哇而臺灣人亦無仕宦政權此為亡國第三等

第四則或禁其語文或禁其買地或禁其仕宦為政如俄德之待芬蘭波蘭此為亡國之第四等若中國今日而亡國於外人乎則必為芬蘭波蘭印度安南緬甸瓜哇臺灣必不得為北魏金元與本朝之舊可決之也以今外人皆有文明化我故也

夫以英與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那威也以外人為王而國民國會寔主內閣以執其政天下咸以為文明強盛之國無以為亡國者英人比利時人羅馬尼亞人希臘人布加利牙人那威人自執其政未嘗以外人為王而自認為亡國者若中國四萬萬人能有國會內閣以自執其政但奉一虛銜帝位給以歲俸既無責任不能為惡無論何種人為之要與國之存亡得失不相關也

### 共和收體不能行于中國論

孔子為中國之教主陳三世之治法廣大畢備矣於詩首文王明撥亂之君主也於書首堯舜明立憲之君主也春秋始於文王終於堯舜由撥亂至於立憲也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共和也故發小康之道用君主而大同之道曰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尚共和也孟子述孔子大義曰得乎丘民為天子共和之民選總統也共和之義誠公矣美矣然孔子廣陳諸法既甚尊之而諸經必重憲法君主之堯舜而不多稱無首

之共和何哉

夫喪葛爐扇宜時出之苟不合乎時則反足致亂也故雖以子噲之高義上賢先力行其義而孟子不許以非時也歐土自希臘雅典創立共和以其小國寡民故能安之羅馬繼之已多爭亂蓋大國有不適於共和者矣其後意大利之威尼士佛羅練士郵那話瑞士之二十二村德之漢堡佛蘭拂法論呂觀伯雷問皆以共和立國而安皆以小國之故

至於美國光而大之其故有四開國諸賢皆清教之徒無爭權位之志只有救民之心一也因於屬地十三洲已有議院自立本無君主二也本為英人移植英已成之憲法於美政黨僅二故美獲安三也美初立時人民僅三百萬仍是小國四也法人妄師之即已大亂八十年而後定其不亡者以承路易十四之雄為歐土第一強國故然至今憲法未善故法終弱而不能強亦惟共和政體不能運動之自美法以外而妄立共和政體者未有大亂無已者也

今共和政體之盛莫若美洲蓋皆師法合眾國政體之故然除美國外二十共和國自智利外無一不大亂者在中南美間無歲不見告也以吾近數年游於美洲見聞所及巴拿馬也掘地馬來也位亞基也秘魯也每易一總統則爭亂彌年殺人如麻死國民過半吾見自個郎及秘魯歸者述其爭殺之狀慘不可聞而掘地馬來華僑來書述爭總統之亂狀請政府救護者不數年也巴拿馬玻利非爭總統之亂亦不過今去年間耳

若夫墨國自革班命而自立者三百年矣無歲不亂至爹士為總統專制三十年國乃始安民乃漸富地利漸開商工漸盛文明漸啓乃今年馬釐拉起爭總統大亂至今累吾華僑死者十數今之更起與馬釐



拉而爭者未有已也。吾疇昔猶未知共和政體之害也。大募華僑入墨。且自開百萬之銀行。今已一掃無餘。而吾姪同患慘死於是。則悔之晚矣。蓋民主之國。難託命如是。誠不能引美為例也。即近者葡立民主矣。而至今亂靡有定。王黨尚日與兵爭。民黨又裂為五六。而內爭安在其能定也。且葡之今變。實由教爭。新教黨憤舊教之壓制而起。廢之王依舊教。則不能不廢。逐主旨在廢教。乃數千年大革命。命非主在廢王之小革命。故不足道也。

夫立憲君主與立憲民主之制。其民權同。其國會內閣同。其總理大臣事權與總統同。名位雖殊。皆代君主者也。除其有乾脩之君銜外。亦幾幾於古之有天下者也。自德國外。君主殆不在有無之數矣。則總統與總理大臣之更易。亦與君主之移朝易姓無異也。然爭總理大臣者。不過兩黨人以筆墨舌舌爭之。歲月改易之行所無事。國人幾忘。則與專制世之易相無異也。而爭總統者。兩黨列軍相當。駭國人之屬於黨者相殺。每爭總統一次。則死國民無算。夫立總統不過為國民之代理而已。乃為一代理而死國民無算其害大矣。則反不如如有君主而不亂之為良法也。蓋非有愛於君主而必欲立之也。所以愛國民也。若中國而行共和政體乎。則兩黨爭總統之時。每次各率一萬萬男子而相戰。不知經何年而後定也。不知死幾千萬人也。墨國之爭總統。亂三百年。至多專制僅安二十餘年。而今復大亂。中國處列強窺伺之際。其能待三百日乎。

且中國而有兩黨爭總統之時。則總統政體已確立。雖頻死民過半猶可也。當新立民主之際。內爭已不可思議。觀法國大革命百九十日之爭。而可推見也。馬拉羅伯卑爾段敦之流。互相屠而已。羅伯卑爾本為賢判官。乃忽易性為屠伯。董卓之後。郭權李祀。樊稠張濟。遞相殺而已。夫殺戮之慘。且不計。內爭既極。

商務牽涉。則外人乘之瓜分而已矣。

或者謂天下已定。當效美國之投籌公舉總統。以昭大公。此尤可笑也。投籌公舉者。美國長治久安之法耳。墨國之七年舉總統。豈非投籌乎。不過舊總統令地方官授意民間舉之耳。然此不公。仍可安民。無如豪傑挾兵以爭。何總統只一。誰肯下者。況中國各省兵力既分。雄豪各立。詐力各出。誰俛首以聽。探籌者。中南美各國。豈不知投籌法乎。何以每總統必出大戰亂乎。為總統哉。此真欺鄉曲小兒。不解人事者之語。至於實行乎。則必革黨中之魁。領人人皆堯舜。而後可。則必無是理也。夫探籌既無是理。必出兵爭。而已死人如麻。則非安民之法。亂靡有定。則非定國之方。其究也。召瓜分而亡中國。皆為謬。慕共和政體之故。豈不大謬哉。故斷斷言之。中國今日之時。萬無立民主之理也。

歐人立憲必立君主。且必迎異國或異族人為君主之奇異說。

今萬國之新化新政。莫不出於歐洲。即美亦皆歐化也。則歐人之政俗。最宜詳考之。

歐人迎立君主於外國古矣。不可勝數。立憲文明莫如英。則迎顯利第二於法。迎威廉第三於荷蘭。迎佐治第一於德。之漢那話。其至近也。而舉國臣民安之戴之。不過入主之時。要其立誓。入英國之籍。與教如娶后妃之禮而已。然英之迎立。猶可謂為舊為有君之國。義當繼續。且有婚媾。彼其義應嗣立也。尚有舊無國土而新自立者。絕無婚媾而親交者。乃亦迎立異國之人。為君。甚且不獨迎自異國而迎民。族。迥異者。豈不極怪哉。

如比利時十八百五十年拒荷蘭。而大戰廿年。乃能革命自立。乃不立民主而立君主。又不立本國人為君主。而迎立德之滑敦堡王之子為王。夫比利時為羅馬種。而德為條頓種。夫比能自立。其將帥豈無傑。

才足為總統與君主者。然必特舍之而迎立異種人為王。何哉。

復次光緒二年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牙之背突厥而自立。既能自立。豈無人才。乃不立民主而立君主。即立君主矣。而羅馬尼亞舍其羅馬種而迎立條頓種之德人。阿論卜公之子為王。布加利牙則舍其塞維種人為王。而迎立諾曼種之丹麥王孫為王。豈不尤異哉。

即至近那威自立。豈無才傑。乃不立民主而立君主。亦不立那威人為王。而迎立丹麥王子為王。雖同為那曼種乎。而久已別立國土。非其國人矣。夫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牙初創國土。耳特舍其本種而迎立異種之人為王。其怪滋甚。其義何哉。

蓋國為公民所有。王者不過一乾脩君銜。名譽總理。不關輕重故也。其不立本國人為王也。若觀於塞維。可鑒也。塞維立本國人為王。故今王彼得能樹大黨。篡弑前王而自立。若立外國人乎。於國人中絕無黨援。但寄虛位。則無爭篡之禍也。若本國方有兩黨之爭。新立之君。勢力未固。則爭弑無已。或以地異而爭立。王或以地異而爭立。王或以黨異而爭立。王苟非吾地。吾黨則日思殺之。是爭殺相尋於無已也。且以兵爭得王。勢必復於專制。以兵爭總統者亦然。拿破侖多亞士亦然。則立憲之法。將沈滅矣。是以諸歐懼而不敢立本國人為王也。

夫以絕無權力。無關輕重之君。如土木偶之神。焉為本國之神乎。為外國之神乎。皆可施敬也。但迎立於議院之前。誓入國籍。盡忠於其國。則今各國制居其地者三五年。皆有歸化之例。迎立異族之王。不過多一歸化人耳。

夫其不立民主。必立君主者。蓋有君在。可藉以止爭。總統之亂源焉。令人但以筆墨口舌爭宰相而已。此

各國經百凡閱歷而後得此良法者也。夫歐人幾經考驗乃得此奇異之妙法。甚至特迎異國異族人為君。安有并亡五千年之中國。并死二萬萬之人民。而爭一乾脩君銜名譽總理之虛位乎。存之有益而無損。去之亡國而奴民爭非所爭。樂不對病師出無名相持而為外人資。以自亡其國。其不可已矣乎。

立憲國之立君主是為奇妙之暗共和法說

政體之極奇而絕妙。深遠而難解者。莫如立憲國之立君主矣。宜人之官官未明也。夫立憲君主之制。創于英國。而偏于大地。自德國外。大體略同矣。名雖為君。而英君主用一婢。須請命于總理大臣。其出會他國之君。禮際嚴重。謂之兩君相見。而寔則奉總理大臣之命。就鄰君而商大事耳。吾竊名之曰公差大君焉。然其君主既有游觀之樂。復有公費之支。甚幸望得此優差也。瑞典王之赴議院欲步行。禮臣請備法駕。瑞王曰。我大世爵耳。何用此王者舊式為。比利時王有康果為私產。國會索之歸于國有。前英王加冕時。欲派王孫遊印度。主其禮。再三求總理大臣。而後得。給遊費十四萬。亦再三請加乃得之。各立憲國用人行政之權。皆在總理大臣。各國君主亦有用相之權者。英王且無此權。其總理大臣由國會大政黨之魁組織之。日本名雖為官僚。而非有政黨提攜。不能成其內閣。而天皇亦擁虛器耳。不能用一私人也。立法則在國會。君主可解散而不能改駁之。虛文或許解散。而寔事絕無矣。故憲法之大綱曰。君主不負責任。而大臣代負之。曰君主不能為惡。夫責任者。職權之謂也。惟其絕無職權。故能絕無責任。而不能為惡也。且夫在天言之謂之命。在人言之謂之責任。自其上改言之謂之革命。自其下接言之謂之代。代負責任乎。禪讓乎。革命乎。名不同耳。禮不同耳。寔一也。皇王后辟皆君也。初哉首基皆始也。中國乎。諸夏乎。華夏乎。中華乎。支那乎。震旦乎。皆中國也。云爾。

今英之待印度大王未嘗去其大王之號。宮廟社稷百官與衛如故也。至近法之待安南亦未廢王號也。宗廟社稷文武百官如故。歲給百萬之祿。國政必令王名勅諭之。荷蘭之待爪哇疏羅王亦然。豈必去其帝王號而後為滅哉。日本昔待高麗帝號百官社稷宗廟勅令如故。亦行此法。今人知高麗去帝號之為滅也。其實高麗自立統監以後。僭帝制詔之時。與高麗無異也。所異者禮與名猶在耳。天下古今之爭帝位者。為其權利耳。如其無權。寔非君主帝之與王公皆大世爵耳。高麗安南之統監猶之總理大臣也。在中國舊制只有虜擒囚殺俘獻太廟耳。若視高麗安南僭皇帝則何如也。但中國舊無此法。故人不明其微妙耳。

雖然立憲國之待君主也。其禮與名至尊且敬也。其祿食至優且渥也。帝王之位號儀式鑾衛與其后妃子女之位號禮儀皆如專制之舊。敬禮未有少改也。夫英之君權寔在其總理大臣。至于英王臨軒則總理大臣旁侍而為捧杖。臣民一切致敬宴會必祝有語言文字不敬君主者則罪之。歲祿千數百萬。雖公侯小國猶然。君主與其后妃子女有慶典喪禮則舉國止業行大禮而哀榮之。人家徧立其像而記念之。國會廢百千萬億之巨萬而助大典焉。乃至德埃士拿公國之婚國會亦費五百萬。雖專制之君主何加焉。

夫立憲君主為一極無權之人。極無事之人。極無所用之人。昔人所稱土木偶者。幾無以異。不獨其賢否無關于國民也。並無政事不相關焉。實則與國民不相關焉。蓋立憲國與共和國無少異。則立此君主何為哉。然且歐亞各立憲國歲不憚糜千數百萬之祿俸民甘于施非常之敬禮。如是其愚何哉。且夫舊有君主之國恐大行革命以釀亂源而致危國則存君主而廢巨祿猶可也。乃多有新國如布加

利牙希臘那威比利時羅馬尼亞舊本無君既立國後則改立民主可也國可勿廢巨費民可不施大故至順矣乃亦必迎立外國異族人為一君不與以尺寸之權而甘費數百萬之俸備極尊敬之禮以待此木偶者此尤奇思至極而不可解者矣使歐人而奇愚無驗則可也歐人而稍有知也立此君王何為也是不可不深長思也

及考乎中南美共和國歲爭總統之亂乃知歐人之為立憲國必不共和必立君主甚至於無君猶且重丹穴而求之迎異族外國人而尊之為君如女之贅壻然蓋非深遠奇妙也為防亂之切也故慮害之遠也立法之周也故垂制之奇也是法也蓋非聖哲心思所能得之乃經萬驗之方而後得之也此豈淺人不學所及識哉宜中國人之未夢見也初讀醫書者得一本草古方欣然大喜乃敢妄施之病只人有自戕其生而已若拾歐美殘棄之方極烈之藥而妄服之不死也幾希矣棋小道也不深觀數着而妄行未有不敗者也況中國未有之事變人人未有之學問而敢妄行之乎

且夫立憲之君主至無所用也然歐土立憲國乃皆至愚謬而必立君主者蓋立一無權無用之君主人不爭之於是國人只以心力財力運動政黨只以筆墨口舌爭總理大臣而一國可長治久安矣無復歲易總統以生爭亂之患則君主者無用之用至大矣故歐土各國軍備極敬禮歲糜巨俸鞠躬以事之甚至迎於外國異族而立之蓋有大用者在也

嘗譬論之立憲之君主者如神乎故憲法曰君主神聖不可犯尊之為神至矣夫神者在若有若無之間而不可無者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故先聖以神道設教美飾其廟宇厚費其牲醴香火率百官萬民奉跪以事之而不肯少惜其費稍吝其恭焉佛耶回諸教主皆託於上帝以臨民而民德以修豈無故哉

蓋明則有政治。幽則有鬼神。鬼神者以無用為大用者也。一知半解者。妄欲廢神道。去迷信。則奸人益橫。肆而無所忌。憚復何所不至哉。夫神者。既以無用為大用。而天下未能廢神。且必立而尊之。他日大同文明。既或不尊天而廢神。今則未能也。然則不能廢君主。猶是也。孔子之作春秋。推王於天。蓋天者在有無之間。以無為為治者也。明於是義。可以通歐人立憲君主之制矣。

中國乎。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以起爭亂。其非策也。抑吾更有說焉。若必力持民族乎。或天命無常。舊朝忽覆。則民主之義。徒啓內爭。吾終以為不可行于中國也。與其他日尋干戈。以爭總統。無如仍迎一土木偶為神。而敬奉之以無用。為大用。或可以弭亂焉。

且夫為神之資格。至尊嚴矣。雖其才質出乎土木。不拘也。必其地望向為四萬萬所共敬者。必其名位向來超絕乎四萬萬人之上者。歐人迎立。必在鄰君之子。為此故也。吾國力持民族義。萬無迎立外族為君之理。然則此神乎。惟匪立中國人自為之。

以中國四萬萬人中。誰能具超絕四萬萬人而共敬之地位者。蓋此資格。幾幾難之。有一人焉。則孔氏之行聖公也。

夫行聖公乎。真所謂先王之後。存三恪者也。以為聖者之後。故其恪久存。而永不絕。其公爵世家。歷二千四百餘年。合大地萬國而論之一姓傳家。只有日本天皇。年歷與之同。其無事權而尊榮。亦略同。又皆出于我東亞國也。若羅馬教皇乎。亦可謂東西兩大教宗。略相類者也。然教皇事權太大。又公舉而非出一家。仍不若日本天皇之與我全同也。然且行聖公為先聖之後。人心共戴。其為中國萬世一系。比日本天皇尤為堅固矣。且立憲君主。實非君主而大世爵耳。不過于公之上。加二級為皇帝耳。孔子嘗有尊號曰



文宣王。文宣帝。行聖公。不過加二級。襲此文宣帝之爵號耳。仍是大世爵也。夫立憲君主。既專為彈壓。不爭亂而立。非與之事權。待其治世也。誠合乎奉土木偶為神之義。則莫若公立孔氏之行聖公矣。孔氏為漢族之國粹。榮華尤漢族所宜尊奉矣。舍孔氏亦無他人矣。主民族革命者。應亦同心而無詞矣。

今各省公尊孔氏行聖公為帝。或曰文宣帝。或曰行聖帝。迎主北京。或遷都山東南京蘇州。移資政院從之。即改為國會。先召集各省諮議局議員。與資政議員。並為國會議員。公議大政。公舉百揆。即總理公訂外約。則秩序不紊。爭亂可泯。中國猶可保存也。

夫百揆者。體制無異美之總統。故不名大臣。事權無異英之總理大臣。蓋隨政黨進退為移轉。而不立年限。若此者。出英美之外。而別為新制。盡有其良法美意。而無其害。令人皆以政黨口舌筆墨爭百揆。而不傾國以爭。總統中國之亂。庶可弭乎。中國之勢。庶可保乎。

### 虛君之共和國說

頃者中朝允開國會。並許資政院定憲法矣。夫憲法既為資政院眾議員所定。出于諸將兵力所迫。則舊政府不能不從者矣。若是乎。眾大臣為總理大臣所用。而總理大臣由國會所舉。甚至上議員皆不能選是君主。雖欲用一微員。而不可得也。不已等于平民乎。軍隊雖統于君主。而須聽國會之命。不已等于將官乎。若夫國會提議。安國會改正法。君主皆不能參預。不能否決。惟有受命畫諾而已。不類于一留聲機乎。凡此政權。一切皆奪。不獨萬國立憲君主之所無。即共和總統之權。過之遠甚。雖有君主。不過虛位虛名而已。是則共和矣。可名曰虛君共和國。

虛君者無可為比。只能比于冷廟之土偶而已。名之曰皇帝。不過尊土木偶為神而已。為神而不為人。故與人世無預。故不負責任。不為惡也。今虛立帝號乎。則主祭守府。拱手畫諾而已。所謂無為之治也。親貴乎。今赫赫之內閣。猶且盡撤之。此後則為長安布衣而已。雖或奉朝請。通曉問。必不預政事矣。其宗室乎。夷于齊民。其滿籍乎。皆改漢姓。附于所在之州縣。雖欲攻之而無可攻矣。若滿人欲為大僚乎。則漢人四萬萬之才者。尚不能偏舉。安能及滿人乎。間或撫用一二之才。然能預聞政事者寡矣。依此觀之。滿洲乎。僅存一神。以存虛尊。宮廷乎。如存一廟。以保香火。其親貴故僚乎。則其祝宗掃除之隸也。滿人乎。改性改服。則為中國多一歸化之民。又何損焉。保生之不暇。事權政治。一切無預。而其效用。可以弭亂而令外人。不干涉。後則不至歲易總統。以相爭殺。死人過半。然則何不行之。抑將傾四萬萬人之財。命亡萬里之境。土棄五十年之文明。而爭一冷廟之士偶香火乎。即得勝之。亦太不值矣。漢已興矣。亦又何求。無亦可以已乎。

民族難定漢族中亦多異族而滿族亦祖黃帝考

今言革命者。若謂政府不善。宜力革之宜也。若持民族之說。謂滿族不同漢族。必宜排之。則今未知真漢族者為誰。而滿族亦未始非出中國族也。今疏證之。

近人多謂中國漢族全為黃帝子孫。有欲以黃帝紀年者。其實大地萬國。無有能純為一族者也。夫黃帝出自崑崙。實由中亞洲遷徙而來。史記黃帝本紀。稱以師兵為營衛。則實由遊牧而入中國之北方。其時中國地屬有苗。書所謂蚩尤為始作亂。爰於苗民。此言黃帝時也。至堯舜時。大江以南。尚為苗人所據。歐人以中國人種。同於蒙古人種。而馬來人別自為種。蓋馬來人種出自苗人。其音本同。而黃帝徒自中

亞實即蒙古之種。況史傳匈奴之先淳維。出自有殷之後乎。惟孔子作春秋。以禮樂文章為重。所謂中國夷狄之別。專以別文野而已。合于中國之禮者。則進而謂之中國。不合於中國之禮者。則謂之夷狄。故晉伐鮮虞。則夷之。楚莊救鄭。則中國之。春秋以吳為夷狄。則吳為秦伯之後。實周之宗室。安有以為夷狄者哉。可知春秋中國夷狄之辨。不純在種族矣。即論種族。若必謂今中國人皆黃帝後。則左傳曰。夫許太岳之亂也。方即許已為伏羲後。而非黃帝後矣。若謂皆為五帝三王之後。遙遙華胄。卜姓受氏。皆神明之裔也。則實不然。今中國人自以為中國之種族。而排斥異族者。姓陳必自以為舜後。姓周必自以為周後。姓劉必自以為漢後。其他百家之姓。皆據萬姓統譜。莫不以為出於三代王侯大夫之後。然全史具在。魏齊周隋唐五代。遺金元諸史中。由諸番改漢姓者。不可勝數。吾未及遍舉之。但舉簡要。則北魏書官氏志。十九姓之所改。蓋中國之自負為三代華胄者。蓋無一能免於北狄所雜亂者矣。九十九姓。今亦未及全全數姑舉其大者。

獻帝兄範。骨氏改氏胡。次兄普氏改氏周。次兄拓拔氏改長孫氏。弟達奚氏改為奚氏。次弟為伊婁氏改伊氏。次弟三敦氏改三氏。叔父之盾乙旃氏後改為叔孫氏。後為孫氏。疏屬車焜氏改為車氏。餘部諸姓。丘穆陵氏改穆氏。素黎氏改黎氏。步六孤氏改為陸氏。賀賴氏改賀氏。獨孤氏改劉氏。勿忸于氏改于氏。是連氏改連氏。僕蘭氏改僕氏。拔列氏後改梁氏。撥略氏改略氏。若口引氏改寇氏。叱羅氏改羅氏。普陋茹氏改茹氏。賀葛氏改葛氏。他駱拔氏改駱氏。胡古口引氏改侯氏。俟力伐氏改鮑氏。吐伏盧氏改盧氏。叱利氏後改為利氏。阿單氏後改為單氏。吐奚氏後改為古氏。出連氏後改為畢氏。賀拔氏後改為何氏。叱呂氏後改為呂氏。莫那婁氏後改為莫氏。奚斗盧氏後改為盧氏。莫盧氏後改為盧氏。出大汗氏後改為韓氏。訖

干氏後改為干氏。是樓氏後改為高氏。尸突氏後改為屈氏。嘔石蘭氏後改為石氏。丘林氏後改為林氏。渴單氏後改為單氏。屋引氏後改為房氏。侯莫陳氏後改為陳氏。庫狄氏後改為狄氏。柯拔氏後改為柯氏。破多羅氏後改為潘氏。叱于氏後改為薛氏。叱盧氏後改為祝氏。嘔盆氏後改為溫氏。獨孤渾氏後改為杜氏。郁都甄氏後改為甄氏。

由此觀之。試問今之周劉陳何梁羅林黎潘杜呂鮑莫陸石韓胡丘駱房古賀畢單路桓婁侯連費溫竇葛甄稽諸大姓。能有譜據自考所出。必非北魏後乎。曹操閹人養子。而遠祖曹參。李世民出自匈奴。而稱李陵裔。徒為後人笑耳。此但就官氏志一篇言之。若再輯魏齊周隋唐五代遼金元諸史。則沙陀之朱耶赤心。改為李克用矣。如此之比。殆汗牛充棟。書不勝書已矣。夫言排斥異族者。不啻自排而已。夫民族之義。起於德人之鮭加納。蓋以法路易十四及拿破崙忌德人條頓種之大也。乃頻分為小國而陰弱之。故卑斯麥以民族義鳩合德之諸小。乃能為今德之強霸。意為填人。分為十一小國。而弱之。故嘉賓以民族義收意大利族十一國為一國。蓋民族義者。專為合諸弱小為強大國者也。若夫英美俄諸大。則鳩合群種而為大國。故民族之說不發焉。吾國之所以為大。真美俄英之比也。故萬無發民族義以自裂之理。若必專明民族。則其始排滿矣。繼必排蒙古西藏新疆之蒙回族矣。夫中國之大。四百七十四萬方英里。若必排滿蒙回而去之。則中國內地。只一百三十三萬方英里。自坐割三百四十一萬方英里之地。去國土四分之三。而謂智者為之乎。夫德意以發民族義而致強大。吾國乃以民族義而自削小。何其反也。主民族之說者曰。吾不問利害。止問是非。如以為是。則將今中國人之姓。北魏姓者。若周胡陳劉何梁羅林黎潘杜呂鮑莫陸石韓丘駱房古賀畢單路桓婁侯連費溫竇葛甄稽。將皆盡排為異族乎。吾將再編

魏齊周隋唐五代遺金元諸史之改漢姓者以待其排也則全中國之姓氏殆無一能免于異族之排也豈不大可笑乎。

夫滿洲之音轉從肅慎其在周世曾貢楷矢石弩皆黃帝二十五子分封之所出而匈奴之祖出于溫維實為殷後則北魏亦吾所自出耳即鮮卑之種今為西伯利面目神骨實與我同遠徙入美而為墨西哥秘魯實皆我種吾遊墨西哥其總統爹士問吾以墨種所自出吾答以出自西伯利與吾同種爹士大喜夫墨秘出自鮮卑猶引而近之豈止滿蒙至近哉善乎祭酒宗室盛昱伯義之詩曰北人入中土始自黃炎戰營衛無常處行國俗未變這維王故地不同不啻竄又曰我朝起東方出震日方且同此神州民婚姻柯葉徧小哉洪南安強分滿蒙漢又曰起我黃帝胃大破旗民界彼滿族也然亦自以為黃帝子孫也盛祭酒最博學卒十餘年矣其時未諱滿漢之界亦未有革命之論無所畏無所慕而其自稱祖于黃帝如此不過偶徙于外今日歸宗云爾若必捐歸宗之遠房為非族人而于族系未明者以久同居故則必信為同族豈非愚謬乎蓋未嘗學問徒動感情故也今若深考源流知同出一族即今援引魏法盡改漢姓並聽注籍所在州縣其有清國號只以上對前代不施外人若夫中國之號古稱諸夏又曰諸華又曰華夏又曰中華外人譯之曰支那又曰震旦皆一音之轉也古今異時中外隔地猶可推考中華二字今尤通用通于古今應定國號為中華凡滿蒙回藏皆同為國民無多立彼疆此界之分則內能結合足以永靖亂源外之宏大益以鞏固邦基矣今已得為虛君共和國既名實皆非矣若爭進不止螭蚌相持徒以資漁人之利而已。

按此論乃辛亥秋冬之作切中民國兩年之慘變深切著明內有不廢舊朝之說乃辛亥當時之議今

共和之局已定。時移運易。可無屬議。頃值南海先生抱疾。復丁內艱。大憂哀毀。不能屬文。此稿久存廣智書局。乃辛亥十月。所欲刻者。以舉國若狂。不敢刊印。今以其燭照數計。預發革命之禍。有若前識。為舉國所未及。此後共和永定。更無復刻此文之理。但不忍至誠前知之文。永不着見于世。謂秦無人。故大亂之後。補印此篇。閱者當知辛亥之文。言舊朝事。乃其固然。今五族一家。實同此意。勿誤為礙于民國。否則非補印此篇之意也。

編輯者誌

中國以何方救危論

中國危矣。殆矣。病日臻。既彌留矣。客有深憂憂額造而問曰。先生憂中國而講于治法久矣。其亦有方術以救之乎。應之曰。病入膏肓。雖和緩無所施其技也。鬼幽鬼躁。扁鵲望氣而驚走矣。吾無方。我無術。吾鄉醫有林大劑者。日治鄉農病。其用藥甚重。以斤或數兩計。所藥多大黃。樸硝。羚羊。往往一服已病。林以大劑得盛名。舉城富家子。長于帷房。寡見天日。而得羸疾。延眾醫不效。聞林名。厚禮至城。一藥而富家子死。咸罪林。欲繫之官。林乃宵踰垣遁。甚矣。夫林之妄施大黃。朴硝。斤數兩之大劑。而不察城市富家子病之由來也。富家子不審醫之孰宜。而妄慕鄉農之名醫。以致死也。二者皆有罪焉。夫病有表裏虛實。人有強弱。老幼病虛之熱。與病實之熱。至相反矣。若誤視其鄰醫熱者之有效也。拾驗方而服之。而不知其適相反也。其不至死也。幾希。若驗方而足治疾也。則但執一傷寒論千金方。而天下可無醫生。可不設醫學矣。今中國之與歐美。其歷史國力。為強弱老幼何若。其政治禮俗。為表裏虛實何若。此必不能以一驗方而求治效。不待言也。若持美法之治效。自由平等之說。共和政黨之制。施于中國。其宜耶。抑其為粵城富家子之服林大劑方乎。其非耶。則今蒙藏失而內割據矣。生民塗炭。財政枯竭。鄙人惜如不能辨其方之宜。

否。吾四萬萬同胞自審之。

鄙人向者疾首而呻吟。握腕而痛數。因蒙藏之失而憂。瓜分。因財債之重而憂。監治。因總統之選而憂。內爭。播首踴躍救之無術。質問同胞。其同心協力。專注此大事。齊以救之。乃近者河東恃命而縛使。江西據險而阻兵。頃者滇黔川桂四督同電發南方割據之謀。指犬牙角峙之勢。昔者張新。高。則伏。大四。延。吾去年之內憂。為印度。外憂。為波蘭。深望其私憂。却慮之太過。而今者蒙藏分立。南方割據。不幸而言中矣。火熱烈。而燎原洪水。浩浩而滔天。嗟我生民。何所之逃。其不投餘燼而溺洪流。何以自免焉。鄙人昔昔憂思。旦旦播首。徧陳歐美之萬法。考求吾國之情形。我生不辰。躬際斯會。其愧無一術以救之也。我將望之于政府救之乎。則民國之立。已慶周年矣。財政者身之血脉也。今則血脉枯絕。終年除持鉢行乞之外。無謀生之術矣。人民而為乞丐。已為將倒于溝壑之時。而猶望有恤貧之院。慈善之人。為嗟來之食。以救之。若為乞丐。政府則諸天無恤貧之院。諸國無慈善之家。為嗟來以賑之。然則除自倒溝壑。或賣身為奴。外。無他術矣。嗟乎。吾四萬萬同胞。託體于乞丐政府。彼政府自倒溝壑。而望我不倒溝壑。彼政府自賣身為奴。而望我不賣身為奴。有是理乎。然則吾四萬萬良善之同胞。望政府乎。惟有拱手延頸待斃。溝壑待賣為奴而已。

民國自立行周年慶賀大典矣。各省為國之肢體也。而經年來各自割據。樹獨立專洪。積今者願謀自立。即最效忠之滇黔川桂。亦豈政府用人行政之所及。甚至河東肘腋。亦敢變叛。而與齊連。號稱大總統範圍之地。而大總統用人行政多起而抗阻。蓋周之列國。漢之七國。唐之藩鎮。德國之封建。合而鑄形。瓦解土崩。魚爛四分五裂。已成實事。政府號令不出國門。豈獨不敢號令其都督。即派鹽運使。派海關監督。



派民政長亦旋拒之。政府則沈忍瑟縮。畏蜀如虎。各都督則跋扈狎侮。輕抗中央。蓋閱歷經年。視政府之無能無力。孰矣。故始尚陽奉奉命。今則顧然。有以養威之也。今則憤發。亦已晚矣。豈獨萬里之蒙藏公然稱帝。號以自娛哉。蓋在內地已有五代十國之實矣。人未來。分而已。先瓜分之人。未來。豆剖而已。先豆剖之譬如人。壯佼完好。七尺之軀。而先自割裂其肢體手足。雖未絕氣。耶。去獨留屬。不遠矣。印度之革蒙古帝命而自立也。分為二百餘國。英得離間操縱而取之。今印度之內。豈不猶是二百國乎。而奴隸于英久矣。人民三萬萬。文官高不能至縣令。武官高不能至千總。律醫工商頭等者。非印度人所能為也。不能出海外國。萬里印度之地。如一大牢焉。吾之將為印度。不遠矣。昔吳起李斯受車裂之刑。何居。吾政府自為車裂也。是謂車裂政府。或者曰。吾師美之各州自立也。豈不謂哉。今萬國咸震稱俾斯麥之奇功。實而按之。不過能合德之二十五邦為一邦耳。然奧意尚分立。不能復德國一統之舊也。不過得舊德三分之一耳。嗟乎。分裂後而求合一之難也。俾斯麥以能合統一而震動人間。吾政府以善分裂而求亡于人間。彼政府自甘分裂而吾儕欲不分裂。彼政府自求滅亡而吾儕欲不滅亡。豈有望乎。吾儕既託體于車裂政府。祇有待分裂滅亡而已。

若夫蒙藏自立。英俄薦食。民國成立一年來。吾政府只聞退兵媾和。終則割讓以召瓜分而已。是謂讓地政府。吾國民既託體于讓地政府之下。終于無立錫之地而已。印度人告我曰。今此為英國之地。豈復有印度哉。吾言此多矣。滋不欲言。

雖然蒙藏之失。財政之竭。割據之禍。蓋根自去年。不能盡歸罪于今政府也。且今政府即易其人。恐亦未有救也。則以立法之誤。故也。故吾國民望之政府乎。無可望也。夫立法誤誤。則吾國民望之國會乎。今正

式國會將開矣。夫國會何所恃而立。一曰恃政黨之經營之一。曰恃憲法之維持之。是歐美公共之法。通行之效。無有異論。而不行者矣。則吾將望之于良政黨內閣。今之大黨何如者。今若某省某黨。非其黨不官。入其黨則可無法。藉其黨以徧握權要。魚肉良善。出入罪惡。吞陷財產。殺戮人民。禁錮異黨。封禁報館。強佔選舉。萬惡皆著矣。蓋未有政黨之前。中國有法律。既有政黨之後。中國無法律。未有政黨之前。人民財產得保全。既有政黨之後。人民財產不保全。未有政黨之前。人民生命得保全。既有政黨之後。人民生命不保全。未有政黨之前。人民言論身體得自由。既有政黨之後。人民言論身體不自由。吾夙昔仰慕美首創政黨。曾不意政黨之害至是也。夫以英國政體之美。為萬國之最。其為政黨也。武人不得入法官。不得入諸吏。不得入非學人。富人尋常工商不得入其本黨。之得權也。獲官者不過六十人。餘皆無所報。酬。全國官吏皆不動。工商皆安業。其為政黨者。不過如買馬票者之視關馬。所買票之馬得勝。則為之歡。掌大喜。歡呼。舞踏。不知其然而然。雖然。買馬票者。猶有所獲利也。此政黨中之六十人。獲官者也。其餘政黨人。絕無報酬。而奚樂為之。蓋彼積數百年之風俗。貴人罷居富人。無事以為游戲博獵之舉。而為權要者耳。譬如昔之試得科第者。其本有人得狀元。本府縣人入翰林。本鄉人獲舉貢。其省府縣鄉之人。無所分酒肉杯羹之惠也。更無所報酬也。而接聞報時。莫不欣然。色喜。蓋解其所以然者。又若觀競渡。馬兩曹之觀競者。無所報酬也。而咸樂捐賞。鼓花擊鼓。以助競事。于其曹之勝也。大喜若狂。若是云爾。然英人之攻之者。猶謂政黨為奸詐之府。腐敗之藪也。若夫美國平民政治之政黨。則各地方皆有波士。握權把持黨事。魚肉良善。武斷一切。納賄作姦。善者殺人。其為禍害美人。已痛心疾首之矣。此真美國之大弊也。我不得美之長。而先收其短。今且學而青出于藍焉。此蘇督程雪樓所為發憤而倡廢政黨之說也。夫

政黨豈無佳士。然既入其中。則為大勢所驅。而不能自拔矣。政黨愈大。則黨愈雜。愈雜。則其山岳

黨。平挾勢橫行。將為屠伯矣。然則望大政黨為政黨內閣以救之。無可望焉。

吾將望立良憲。法慎起草。以維持之。今之學者。皆謂歐美以法治國。而吾中國不能以法治國也。歐美各

共和國。皆善其成文之憲法。而吾中國未定憲法也。南京臨時憲法。則不過十數都督所舉一二私人為

之耳。與全國四萬萬之民意無與也。法之憲法。經十次討論。改定而後成。今正式國會將開矣。求經久之

謀求良善之法。不能望之于選舉。草草議也。于是開憲法草定會。而妙選其人焉。吾無論由總統都督

議員省議舉人之法。合否。所舉之人才。否。竊以為。以今中國之事勢。而議憲法之良否。雖合地球萬國古

今諸聖草創之美法。瑞士開創諸賢才討論之希臘之梳倫美之佛蘭詩令。匪非順法之剛。必達瑞士之

威廉多士。脩飾潤色之。可謂極人才之選矣。然而吾國之憲法。亦必無效何也。蓋天下之言空理者。不如

行。成法。執文法者。不如用權勢。而勢之成敗。則有天命焉。蓋惟天勝勢。而勢之勝法。法之勝理。久矣。

夫將自共和之極言之。則必如瑞士之政體。有議長而無總統。有民議而無代議士。凡法律皆決於全國

之人民。而後可。凡政事必決于國務院全體。而後可。然而美法不能行之。何論中國之大也。然則以共和

之公理言。則公理無可言也。

則將師美合眾國之政體乎。總統有權以行政矣。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矣。平民皆得與黨矣。各州各

有立法議政院矣。百司及法官皆得民舉矣。今各省已多採用之。其大險大害已彰彰矣。且中南美廿二

共和國其政體憲法莫不全摹合眾國一字一律百體莫不師焉。然而合眾國之總統也以眾選而就位。

兩黨皆有筆舌之爭。而雍容交任矣。若中南美之總統也以兵爭而得位。每易一總統則兩黨陳兵爭地。

爭城殺人盈野。死民如麻。夫豈無憲法哉。無如黨人之不奉行也。其一黨既以兵得勢。則摧殘禁錮其敵黨。其舉地方官及法官。未嘗不由民舉也。但皆密舉其總統長官之命。陰授意其議員公民而另舉之。其集眾開會投籤呼名。則莫不同于合眾國之法也。而其實則全相反矣。今我國之總統。豈能以法定之多數得之乎。蓋方新立總統之時。緣北方擁八鎮之兵。不得不與之。非南方真擁戴之也。茲正式之舉。今總統亦非有大黨。非有政策。而令人民信奉而舉之。大黨之欲為總統者。亦不敢效合眾國之爭為總統。明布政策。聽民心之歸附焉。幾若爭總統如專制世謀帝王者之謀。反焉敢陰而不敢陽。今假令有大黨能公選之。則必挾兵力而後能成之。假令總統以挾兵力而成之。則其殺戮人民。或推鋤異黨。一切選舉皆授意于其黨。而陽為公舉。而布之皆必。然之勢矣。夫中南美二十共和國。其成文憲法。並與美國同。固自煌煌也。並非許兩黨以爭殺也。然而百年來二十共和國。則無不并舉憲法。而以爭殺為事者矣。都人兩遊墨國。居之數月。曾作墨國志。墨總統參亞士。素吾書而願譯以告國人。故考墨事尤詳。墨之革命三百年矣。共和帝政展轉相尋。以革命亂者不可勝數。舉國荒曠。蒼莽化為沙漠。賴參亞士以專制治國三十年。粗能治安。其理財開鑛。皆賴美人之力。為之。然外人執債權。非國民所能悅也。政體既以共和名。則專制非國民所服也。故去年馬參羅以惡外債反專制為名。正夫夜呼大眾響應。雖以雄才大畧之參亞士。不得不遁逃異國矣。而馬參羅代為總統。經年之中。亂者四起。今參亞士之黨。夜起獄市。數日而逐殺馬參羅。別舉新總統矣。其致亂之易。且多如此。其變總統之易。且速如此。其禍害國民之煩。且酷如此。墨之憲法。無不全師美國。固煌煌也。其草定憲法。討論潤色。固竭一國之才。為之也。而今爭亂若此。人民塗炭若此。今馬參羅鎗殺矣。其家人避亂于日使館。墨京之繁華。美盛宮室園囿。日新麗。吾兩遊而夢。

想之若今則炮烟蔽天鎗彈震地死屍萬數連卷蔽陌華屋被火相望也是豈良憲法所能維持哉中南  
美二十共和國所以得保而未滅者徒以合眾國五族義保持之故否則為摩洛哥為突尼斯為緬甸為  
安南為高麗久矣即幸未亡而墨已失萬里之地于美假墨不日演革命之劇則新嘉東南以迄太平洋  
萬里之地美何能得之哉吾今即幸不亡而以蒙藏萬里之地資俄英亦猶墨也故望師美制以為憲法  
乎無可師也雖有良憲法皆空文也

吾將師法制乎則法之政權在內閣議長其總統僅以虛位代表主焉無論法總統之與法宰相非同黨  
而不相得也又無論總統連諸黨以制宰相之時也即皆不然試問吾國今為總統必有才望者也其能  
但居空位以讓權于宰相乎即總統能奉憲法讓權于宰相各省都督其能俯首遜讓以聽中央之命令  
乎況今吾國大勢其制法無一類法者乎蓋凡美法制度政體之成皆非曰吾欲為之而即得之法自共  
和帝政歷經數變革命八十年人心厭亂極矣然後成此憲法而安之美則起自聯邦久有憲法其開  
創皆清教之徒但以立國為救民水火之心無爭位以專擅權勢之意故遞非順徒步以即位華盛頓誓  
不為第三次總統吾國之創業者若皆為華盛頓遞非順乎則雖無良憲法而後人承風國自不亂而無  
如華盛頓遞非順之不可違也則雖有良憲法亦終如中南美爭亂而已生當制定新憲千載一時之會  
鄙人不敏亦妄欲草憲法定一稿以備國會之採擇雖然如瑞士乎則公理不勝法如中南美乎則法不  
勝勢何所用于憲法為其亡其亡繫于天命然則今憲法起草會之無濟亦所謂誦孝經以却賊讀大學  
以治鬼而已

今歐美日人皆議中國近者之危亂遠過晚清謂國愈紛而無力統一國愈貧而無術理財政府無權不

能行治舊制盡掃而亂狀日出其不承認也以此其日議借債而不肯借債以此皆謂中國不通于共和也一以地大民多為不宜也一以民習于專制太久而不能驟改也一以舊教倫理太深而不可驟棄也各國之論議如此或問曰外人謂中國不能行共和也其說然乎予習于孔子之學明春秋太平去天子之義發禮運大同天下為公之說標易羣龍無首天下治之義然則孔子非歟抑三世之義各當其時不可妄行乎應之曰共和民權之義發于法之盧騷而盧騷以為二萬人之國則可行之今國為四萬萬人比于盧騷行共和人數蓋二萬倍焉治二萬人之法與治二萬倍二萬人之法得毋有不同耶得毋有不可行者乎夫共和之美始于希臘而雅典不過百萬餘人若意大利威尼士佛羅鍊士那耶其開創共和民國始終不過數十萬人若德中世之漢堡法論佛蘭拂以市府立國者皆十數萬人今德之市府國猶存者漢堡伯雷問罕柏雷三國漢堡人將百萬伯雷問人十餘萬罕伯雷人六萬近意之聖的因內哥國人僅九千至瑞士乎人百餘萬則聯二十二村而為之村各獨立此如吾粵之鄉局諸鄉各獨立又聯而為局組織其治法云爾若南海縣之九江沙頭與吾之同人局順德縣之龍山龍江容奇桂州人民皆十數萬皆有共和治法皆有議院公議政體井然以捕盜賊而保生業夫吾國縣令如上帝然不與民接民之得保治安也以有鄉局也此吾國共和之成效亦為共和政體之先驅也孔子論治以太平世之去天子大同道之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為極共和豈非至美哉然而施之于數十萬人則可行施之于數萬萬人則不易行也即如葡萄牙數百里之國數百萬之民耳殆不如吾廣州之一府然自今共和數年變亂日尋莫之定也昔者羅馬蓋始于共和政矣已而國土日大則變為寡人政體貴族政體三頭政體卒而變為帝政焉雖元老院之虛制未除舉帝時有然而已變為世及之天子矣矧中國承數千年之帝制



本不知共和之情狀。外人之謂中國之難行共和。其謂是耶。非鄙人之愚所能識也。

或曰。美之大國。以共和而治。中國人雖多。而地小於美。何為不可行乎。應之曰。美之立國也。自林肯前不設一兵。以其地間于兩海也。今請鑿西藏印度西伯利亞為一大海。而移日本于檀香山。則中國可師美之共和也。華盛頓之時。人民三百萬。地僅十三州。自芝加哥以東至紐約。今一日鐵路程耳。今若中國少人民三萬萬。七千七百萬。創地為鐵路。一日程則能為美。開國時之共和也。否則強鄰交侵。而內亂四起。未能立國也。雖然。中南美二十共和國。自巴西墨西哥外。多百數十萬人之小國。而亂尤甚。則小國寡民。亦未能行共和也。故非開創之人。皆華盛頓。斐爾。佛蘭斯。今有道之士。不能行共和也。勃拉斯所謂共和為至美之制。亦至難運用之制。誠哉是言也。孟子曰。勸人以行堯舜之道。有子噲之高懷。力行禪讓。然子之破之。燕遂以亡。宗廟為焚。君臣為棄。重器為掠。則子噲高義。堯舜之道為之也。嗟乎。堯舜豈尚不宜學哉。然以堯舜之道亡。無禍。無誠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

或謂法為大國。以共和而為萬國法。莫不可。哉。應之曰。法自路易十四而為歐洲霸。諸歐皆弱。而法獨強。故共和變亂八十三年。而法無恙。使我中國而一統開關焉。則行共和帝政皆可也。若堯舜禹是也。使我中國而為地球最強大國焉。則普與連兵以來。則撻伐之可也。各省都督。各自割據。共和帝制。迭遞內亂。歷八十三三年。可也。無如中國為黃種獨立之國。為地球最貧弱之國。為列強垂涎耽逐之國。其生命不能以八十三。月待者也。則法之難學也。

或曰。共和之與立憲。皆以政黨運用國會為之。立憲之君主。若英與比利時者。不過虛君耳。故立憲與共和無異也。故英謂為大不列顛共和國也。若外人謂中國難行共和。然則中國亦難行立憲乎。則必反之。



專制而後可乎。應之曰：唯唯否否。外人謂夫中國之難行共和也，以今茲之革命非止革滿洲一朝之命也。謂夫教化革命、禮俗革命、綱紀革命、道德革命、法律革命、盡中國五千年之舊教舊俗舊學舊制而盡革之，如風雨迅烈而室屋盡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艦忽沉，故人人傍徨無所依，呼籲無所訴，魂魄迷惘，行走錯亂，耳目不知所視，聽手足不知所持，行若醉若狂，終之惟有冷死沉溺而已。若今之中國，其情實已然也。

或曰：中國之大義，天視自我民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歐洲自十六七世紀後，君權大張，自十八九紀時，民權大盛，自盧騷民約之說出，法國革命之事生，波蕩諸歐，披靡全球，在理為公理，在勢為大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火烈原燎，風行草偃，無有能當之，無有能逆之者矣。故武昌一呼而滿洲滅，得民心之大順，從民論之多數，豈非不可見之軌哉？夫以多數勝少數者，天下之公論也。其在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豈可易哉？應之曰：民權固公理也，然不能如瑞士之人人公決法律而待于選舉代議，則政治之權落于少數暴民而已，名為共和，實則共爭共亂，為暴民專制而已，名為多數，取決實則少數暴民取決而已。昔也惡暴君之專制，憤而去之，今也召無量數之暴民以為專制之小君，而塗毒吾民焉，以分裂吾國焉，則今中國之亂狀，其實蹟不能為諱矣。

且多數取決之說，今歐洲學者多不謂然。英為立憲共和之先河，然皆少數之貴族為之。今英人俗所尊重之貴族，猶吾國之士君子也。英以此少數為美，而立國今歐美諸國之政治多賴中人以上之少數。有道德有學問有知識有財力以為維持，若中南美二十共和國皆亂，惟智利稍能治者，則以智利選舉限納稅二百磅以上，曾經中學者始為公民，納稅四千磅以上始為上議院員，其為人數至少矣。然議政

之人執政之官皆自此出故智利獨能翹然異于二十共和亂國蓋以少數之才民富民為治能免于多  
數之暴民為亂也夫天下富者少而貧者多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智者少而愚者多如此從多數以為治  
也則必陶汰其賢者智者富者而選用其愚者貧者不肖者則奈之何其不流為暴民之亂政也則必為  
法之山岳黨而已則必為中南美之二十共和國而已待瓜分滅亡而已夫為政者非有道德之高尚行  
專門之才識而又有財富之力以行之不能為治也即美之治賴有三百萬中人以上之家信教而勵行  
入專門學而有才多財而善物質此美之所由治也若非此三百萬少數之人則美亦為中南美暴民之  
亂政而已則全美二十餘國皆供歐人之瓜分而已瑞士者民權至公之國也其法律以全國人民公決  
之而定于多數然良法美律多遭否決以此見多數之法未為善也今歐洲學者多援瑞士之故駁多數  
取決之例矣

夫天下無萬應之藥無論參朮苓草之貴牛溲馬勃之賤但能救病便為良方天下無無弊之法無論立  
憲共和專制民權國會一切名詞但能救國宜民是為良法執獨步單方者必非良醫執一政體治體者  
必非良法故學莫大乎觀其會通議莫高乎審其時勢禮運曰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協于時宜于  
于地庶幾良法矣不協于時不宜于人不服于地徒拾人之道法而珍重為千金之方其無效不待言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稷者國也國權民權君權三者迭遞代興而時為輕重者也專制之  
世則君權重太平之世則民權重此皆自然之勢而尤當其宜者也歐洲民權君權之爭在百年前矣至  
數十年來君權之說已絕餘波蕩于亞洲無論立憲共和與否若波斯突厥俄羅斯皆君權漸衰吾國  
十年來日言立憲遂至共和蓋至今君權滅盡矣故君權之得失重輕在今日已掃絕而無庸多及若民

權乎則在百年前歐美為最盛之時而數十年來國權之說忽盛俾斯麥以此強德而雖以美國平民之政羅斯福亦大昌霸國之義而各國亦皆鼓吹之蓋列強並峙日事競爭少不若人即至夷滅故霸國之義不得不倡者時為之也昔在春秋戰國之時管商之學專以國權為重孔孟意存一統則專以民權為先義各有為也凡學說之盛衰皆視其時世之宜否倡國權說于法革命之時則無當矣倡民權說于德以戰俄之後尤為大謬矣以美國之富盛昔無海軍時則德人杜輕之近年大治海軍則德人重之日本美而治兵尤恃華威頃孟祿之訓然而美日不得不重國而輕民者誠察時勢之宜不得已也故重民而張民權之說乃歐美百年前之舊論于藥則為渣滓于制則為累狗于米則為秕糠于花則為落瓣乃吾國通明之士號稱新學而拾歐美人之殘羹冷炙以為佳饌新藥于胃則不宜于體則不協小之效病大之致死蓋失其時恃其順非其宜故也今者蒙藏失而引瓜分矣財債重而引監治矣一統散而起割據矣民權重而暴民大興矣試問今者之醫開如此之方服如此之藥恐中國有彭祖之壽而必自毒之則誤服歐美唾棄之民權之說致之也生民塗炭矣國勢危絕矣五十年之中國奄茲矣四萬萬之同胞屬續矣則甚矣誤服他人之藥方致之也孟子曰由今之俗無變今之道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何居乎為今發也

或者曰國危矣可奈何九州之鐵已鑄錯矣可奈何雖然先生必有道焉以救之幸以告我應之曰危矣晚矣症已誤割誰能救之今不能遽起病欲救死者或者其先除約毒乎必知前方之為悞服也前醫之為悞用也易其醫改其方除其藥毒庶幾萬一之救也

今吾四萬萬人者。仰而望。俛而憂。傍徨而呼。救者。豈非為所託體之中國乎。豈非為中國存。則吾四萬萬同胞存。中國亡。則吾四萬萬同胞亡乎。豈非為中國存。則五十年之聖哲。文物存。中國亡。則五十年之聖哲。文物亡乎。此義也。此說也。其為四萬萬人所公奉。而公行者耶。其殆必無異論耶。抑猶以為中國不足計。惟吾割據。惟吾政府。惟吾政黨。惟吾議會。惟吾暴民。惟吾多數。惟吾妄定之憲法之重乎。若爾。則今已試驗矣。其成效得失。已見矣。

凡人莫不有敵。立前不見。後東望不見。西殆天之無如何者耶。至政治乎。尤深遠。奧微。故其為敵尤甚。中外古今。百家所不能免也。故夫專制為敵。共和為敵。政黨為敵。國會為敵。民權為敵。憲法為敵。當其敵時。天地變色。塵沙眯目。雖有離婁之明。不能自啓也。及其事過情遷。則三尺之童。能非之。今之笑君權專制是也。在昔者。則大地數千年之聖賢豪傑。不能外也。宜三尺之童。勝于數千年之聖賢豪傑哉。時為之敵也。夫所謂政黨。議會。民權。憲法。乃至立憲共和。專制皆方藥也。當其病應其時。則皆為用。非其病失其宜。則皆為災。今有人病將死矣。苟有方藥。可以起死回生者。雖糞壤亦服之。苟不能起死者。雖千金重寶之人。亦必棄之。斷無有斷斷于藥之貴賤者。至是而尚力爭人參之寶貴。而強服之。則必不愛其身者也。然天下無是也。奈之何于身。則知之。于國。則蔽焉。今若人人。知以救中國為最要之圖。則國重而民輕矣。先于為國。而後于為民矣。重于為國。而輕于為民矣。若然。則凡可以救中國之方藥。無美惡。惟救國是宜。則犧牲其一切之良方。一切之良藥。可也。權國民之公私輕重。凡有損于救國之術。則舍棄人民之所快意者。舍棄人民之所習戀者。舍棄人民之所自由而必當為之矣。若能如是乎。中國猶有望也。夫服毒藥者。至不同矣。有數分時而毒發者。有經月日而毒發者。有經歲年而毒發者。苟毒之未發。與常

人無異也。或手足微見拘攣。面目微見影色。或漸見眠食不安。或漸見精神恍惚。然而病者猶未知服毒之害也。必待毒已大發。呼號跳躍。絕筋搖鼻。色變青藍。而後知者。之悞服焉。至是而呼號救之。已無能為矣。吾四萬萬同胞乎。欲救中國之亡。能先知悞服之方藥否乎。若不知所服之方藥。為悞服毒藥也。則無可救也。若人人知其悞服。而拔除藥之餘毒。則猶可望救耶。不然則雖使萬聖復生。亦復群醫束手。其亡其亡。坐視莫救矣。

### 孤憤語

#### 善忘

人有善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可謂心疾者矣。人皆笑以為必無是也。若夫蒙藏三十餘萬方里之地。廣袤于中國三倍。隨滿洲嫁入于我者。其為至重至富之妻也。莫善焉。乃吾國人徙政體而忘之。其為善忘不尤劇耶。一人善忘可也。四萬萬人而患善忘。奈之何。不亡。

#### 內鬪

摩氣關于穴。喘喘。嗷嗷。負隅而抗。勢厲目而相奔。曾未知重氣者環穴而趨。左操桿。右執燧。塞牖謹戶。攸蒸煙。關穴同重而咸死也。今以列強耽耽其欲逐逐。而吾直省日自割據。江西抗兵。上海刺殺。舉國風起雲蒸。神注目營。惟內訌之是驚。而甘以蒙藏三倍中國之地。與人皆置之。不過問也。然則吾四萬萬人。之智也。與穴中鬪。美異也。旁觀者吃吃笑之。奈之何。不亡。

#### 行乞

田宅廣博。連阡累陌。牛羊被野。可謂富矣。乃草萊不耕。牧畜病死。不售。舉家飢餓。子弟各殺牛羊自食。父

母終歲行乞得殘杯冷炙則立盡不能收恤其家乃分令子弟各行乞而轉乞其婦餘是之治家也不  
轉清室必鬻身為奴而後已今以吾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地理未闢拓農工商礦之業雖甲全球可也  
乃共和經年不事理財日以借債為事既不得則令各省分借而取其餘嗚呼以此治國古今萬國未聞  
也奈之何不亡

### 兒嬉

兒童之嬉也善舉長者之所為善仿市井之所作披長者之袍執笏而舞不慮其曳地之過長笏之過重  
而易仆也陳豆而戲舉戟而嬉持刀而陣不虞久之易嬉而怒奮刃相毆流血倒地也今吾國人觀人之  
共和也亦共和焉人之政黨也亦政黨焉人之國會也責任內閣也亦國會焉責任內閣焉人之選舉也  
亦選舉焉人之平等自由也亦平等自由焉人州自立也亦割據自立焉甚至人高冠緇後衣也亦高  
冠而緇後衣焉人饕餮肉而刀叉食也亦饕餮肉而刀叉食焉人免冠靴躬屋手也亦免冠靴躬屋手  
焉凡一切禮制官名無一不襲人矣惟人心風俗之盡壞道德教化之盡喪焉其不休地互殺同流血以  
歸于盡也幾希嗚呼舉國皆兒嬉也奈之何不亡

### 無望

農苦體耕耘望有年商廢財滯居遷望贏利士勤學囊螢刺股望通業取人間富若貴僧棄家入山苦  
身斷欲望成道証佛寡婦幼抱哺其子望承嗣亢宗凡人之情以有所望而後心安身寧神王長也今  
吾中國之為治也數千年之舊機器已毀而新機器不能成也崇隆堅巨之舊宅已焚而新草棚茅屋未  
能健也一家露坐無褐無衣無食無宿妻子寒飢烈風迅雷大雨雪交加之虎豹豺狼獅子熊羆猓獬而

嗚悲。吾欲救死而進退無所之也。是謂無望。吁。嗟。天乎。吾四萬萬同胞。誰使我至于斯極也。

不治

病者重矣。殆矣。彌留矣。屬纊矣。然苟遇良醫。或授良方。或操刀割可立起死回生矣。今有人也。能立能行。能坐能耕。能食能嘔。能言能呻。望之。人。也。然而疽隱其背。其面黑。以墨。其神沮。以晦。其動作若枯。以罪。扁鵲望之。適適。以退。默然不診。不刺。不開方焉。曰。是謂不治之症。今我中國外患內訌。亂狀蓬蓬。熏灼。隆隆。清潰回通。延禍我邦。刺之不可。達之。不從。坐待大亂。以亡其躬。亦所謂不治之症也。劉邦曰。天下洵。洵。以我二人之故。今為少數人之私。而投五十年之金甌。中國而碎之坑。吾四萬萬人于長平而葬之。嗚呼。坐觀而亡。無以救之。我心長悲。何以得舒也。

無言

吾不忍吾中國昔喋喋以多言。至于今月。吾欲無言。若人中毒而發狂。飲酖而跳號。吐火而吞刀。挾戟而醉舞。執弓而曳滿。鳴鏑而大噪。吾雖芬芳。其情玲瓏。其聲跪坐而進之。鼓歌以侑之。彼昏安知彼快。軋心。關老漁相。冠其誰受之。欲語政府乎。則今已為無政府矣。一政廢不行。令不出國門。烏從而語之。欲語政黨乎。則誰護。政必入主出奴。忘其國家。惟私是圖。烏從而語之。將語國民乎。則嗟。嗟。苦于水深火熱之中。亦又無權聽。魚肉焉。語之何裨。吾猶緝緝哆哆。誰為言之。而誰為聽之。吾亦欲投其筆。而焚其書。嗚呼。奈此四萬萬人之艱難。

無政府

登小學校之堂。而無校長焉。無教師焉。可乎。但見羣童執力。而舞梯。衝以飛。踰牆而嬉。亂舞。傲傲不傷。則惟必無成學者矣。入人之家。無嚴家君。無長兄姊。以持家。惟有童幼。嬰。偲。相聚而戲。或喜。或悲。有產。不知。竈。



寒無炊。不折死於餓飢。幸矣。必無望於成人矣。況望其克家乎。昔法之人有倡無政府義者。豈不高美哉。假天下家給人足。人人自治。有士君子之行。被髮美好。含哺鼓腹。而遊智者如標枝。愚者如野鹿。何必政府。何必法律。何必禮教。遊莊生建德之國。登列子翫頤之山。生佛氏極樂之國。入赫胥黎烏託之邦。豈不甚善哉。孔子大同亦為是也。無如必不得見也。即可有之。亦必人人惠修家家慈善。積世至久而後庶幾望之。而必非今共爭共亂之時所可觀也。

何居乎。無政府之狀。忽現於我前也。各省割據。而政府若瞽者不見也。蒙藏獨立。而政府若瞽者不聞也。各州縣爭亂。紛紜各暴。民縱橫肆恣。無政府過問之也。士農工商失業。各黨人挾黨橫行。壞法亂紀。擄掠殘殺。無政府可控訴也。各省財政。各收各支。各借各用。無政府總度支也。日下法令。只聞空文。目笑而不行之也。日派長官。只同兒戲。拒絕而不理之也。日封上將。中將。勳位。金章。只同演劇。不禁之也。高冠玄衣。只同優孟。不敬之也。屬吏槍脅毆辱。其長則畏避之。牧豬倡優。列大僚而倨上座。只類一鬧之市。不肅之也。以今亂象。悉數之。莫能更僕。總而蔽之曰。無政府而已。

然昔者謂為無政府也。號令不出。國門然尚日行文書也。近月以來。自總統至羣吏。皆告辭職。打包退院。亦已久矣。心關劇暗。爭雖烈。而人懷五日之心。吏更為傳舍之宿。舊令尹去矣。而新令尹渺渺茫茫。不知在何時。不知屬何人也。正式國會之開。中外想望。承認所集。視而爭一議。長經旬。閱月未能定也。況爭新總統乎。故兩月以來。中國實為無政府之國矣。四體悠悠。足奔跂跂。魂魄搖搖。張脉怒興。無腦無心。以四萬萬人之國。萬里之地。而可無政府焉。豈不異哉。然且由專制政府超度立憲。而一躍為共和政府。尚未即真更一起。真入而至無政府焉。此萬聖所期望。而不敢言。諸哲所溯洄。而不敢望。列國所駭詫。而不敢

行而我中國乘飛船亂舞空中一舉而至焉豈不異哉然鄙人之愚只知治國之法如平地築樓臺而已深其基固其趾寸寸而成尺尺而起外拓宏規內明文理壯肅整齊華嚴修美斯或可矣若驟乘飛船乎吾恐不待颶風墜下碎靡骨暴海濱肉糜水涘而已而無政府非吾所知矣

項國會已開聞議者尚欲先議定憲法而後議舉總統也夫以昔者參議院開會經年而大政五十四件尚未能開議也近者舉一議長而彌月未決況于憲法之繁重也且憲法之關於各黨之私與總統之私者尤夥然則若議憲法乎焦頭爛額舌敝唇焦未知經幾何月乃得通過一條也且夫憲法之宏重實關舉國之大計非為一二人之私也非全國國民議之未見其公也議員有黨派之私圖無論人才如何實不足議此大事假令妄議定之而助此者失彼不公不平人心不諧以一時多數為強權亦必不能行也今又挾爭總統之私其必不能得其公平適宜不待問也似此而先議憲法雖可行亦必不久也若又假藉議憲法為題延宕日月致總統不舉國無政府萬事敗壞主權喪損大亂釀積土地暗失當國勢搖搖列強窺伺之時而為無政府之國恐憲法已成而中國已不國也嗟呼絕好家居而羣兒撞壞之一誤於奕動再誤於今羣公矣辛稼軒之詞曰更能銷幾番風雨忽忽春又歸去今三月正當三十日大夫君子獨不傷春去乎若至落紅滿地時即為印度波蘭恐諸公亦無憲法可議無總統可舉也嗚呼蓄亂

吾草此文亦絃絕斷折心痛氣結腸斷哀咽聞秦離夢秀之歌中心如醉見繁霜訛言之盛瘋憂以拜神州欲沉黃圖將裂天地悠悠愴然淚下不知同生吾國之人讀之若何也

長天黯黯。黑雲沈沈。白晝長昏。厚霧鬱隆。白日匿。靈前不見人。當是時也。山川無色。城郭暴露。但聞鉦鼓之聲。如聞人馬。飛逐難大。嘈嘈不見其形。然火相照。以辨顏色。如在隧道。如在深壑。如在幽獄。延時累月。如在夏之在南半球。冰海中。冬之在北半球。冰海中。其人民默默愁苦。幽囚拳踞。久幽不豫。不知所措。惟望震雷走霆。風疾雨驚。庶陰解。駭復見天星。乾端坤倪。軒豁露呈。則仰首解顏。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焉。

大地之深。橐火囊金地壳包之。不知其幾百里厚也。金火相搏。是矜是前。畜力作勢。洞陸清山。是為火山。吾嘗兩登意大利威蘇威之火山焉。又登瓜哇蘇拉擺亞之火山焉。鬱攸衝天。長煙蜿蜒。龍之而而擎雲。若是者。火山將然。居人夜驚。晝不寧。丈夫惶駭。老稚震實。欲遷無所。欲走難行。啼泣相抱。顧婦提嬰。海水沸流。望海洋。不知火山之清裂。發於何時。止於幾程。奈波里之人。恐懼屏營。額手祝天。惟望火山之速裂。庶幾後者得安。厥魂已而峯九岫裂。石飛樹折。城郭溺陷。村落倒沒。僅及威蘇威之山。趾不至為邦。溥焉。則幸事矣。商賈走集。邑里交慶矣。

人之有身。毒氣蘊隆。強脈僭興。惡血成叢。藏而為疽。積而為癰。生於背上。或在喉中。連之不下。刺之不從。朝申夕吟。醫藥罔功。久委牀席。號痛洵洵。閉藏劫伏。病入陰中。扁鵲華佗。眉蹙口噤。大命將顛。膏肓日深。家人環泣。涕淚彌襟。惟望潰決。或加刀鍼。割之剖之。腐膿是掃。去瘀生新。庶起死之可計。

今吾中國。若何哉。日將昏。天將黑。眾鬼走謀。於杜羣神。憑詒於廟。俯而瞰之。累欬而歎曰。惟余中華龍蛇起。陸亂機四伏。北埋地雷。南警毒火。藥作綫。待時炸發。嗚呼。吾四萬萬人。若之何其以得安生。吾五千年之中國。若之何其以得延年也。

吾昔所憂者。西藏之失也。外蒙之裂也。北漠之不保也。片馬之侵進也。彼地雖萬里。人雖數千萬。古今莫  
重大於此矣。然吾國人之心理。冥然忘之久矣。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吾內地之  
不恤內訌。之不暇。而奚暇及於三邊也。蓋數月來。國人置之度外久矣。若夫俄庫之結會。英法俄日之訂  
盟。更何計焉。

向者川滇黔桂四督發難。恐割據者之聯盟。有隅者之虎峙也。今又冥然忘之矣。拒吏已聽之軍械已還  
之。九江潯陽動干戈於牆內。居民惶避。若敵國之紛乘。而武昌又告變矣。風聞主謀更屬魁傑。爭天下之  
中樞。據中流之鎖鑰。幸而先幾弭亂。否則大變當前。他若湖南之變。亂頻仍。廣東之殺戮。如麻。陝西則張  
鳳翔之遇刺。黨人則林述慶之暴死。又或傳齊魯變。徽皖振旅。而上海一案。積疑蓄難。南北睽睽。洞精  
出爪。相視相怒。戒嚴待發。於是某師長有招兵之說。江湖間有增旅之言。政府懷五日之心。捲包待去。機  
器已停。燈火已滅。昧昧冥冥。如是我聞。塵上其賢。其中但聞士馬相啣。劍盾相磨。疾走銜枚。於天昏月黑  
之時而已。又見危峯絕壑。長橋橫壑。前不知萬丈之深谿。後不知猛虎之來撲。嗚呼。共和共和。此則一年  
中共和之所積。其反影之著象矣。

夫名為共和而實則共爭。共亂號為共和而必至分爭。分裂號為博愛而慘殺日加。酷烈號為自由而困  
苦日不聊生。號為平等則大將中將。勳位金章。多如鯽魚。今遂至伏火積薪。萬弩持滿。惟彼三五少數之  
人。貽吾四萬萬人之禍。一至於斯。嗚呼。天乎。法歐師美。不過虛名攘利。爭權乃其實業。由今之道。不去今  
之俗。固無以救之。由今之道。已成雖舉國民億萬。聖哲亦無以解此倒懸。以救此水火矣。蓋積之已久。蓄  
極而發。不決裂潰破。終不能止矣。吾昔言和緩扁鵲望而疾走。今果然矣。大風撲腥。兩虎械鬪。磨牙厲爪。

奮決將躍雖有宋經之仁蘇張之舌往遊說虎欲其勿勝也必不可得矣然則吾國民將奈何立憲斤斤無所施屬文勤勤將何裨我瞻四方安所之噫嘻絃絕鼓折心痛氣結腸斷哀咽我心焚熱惴惴危滅嗟夫天久陰沈則望其速雷雨而已火山騰煙則望其速裂山噴火而已癰疽蓄毒則望其速潰爛或剖割而已既已無可奈何望平和不可得吾四萬萬國民將奈何吾五十年中國奈何幸及今已達坎之兵爭未已波斯之亂事猶牽諸歐相視無暇遠東及是時之大病速行剖割速行醫治猶可及救也過是乎則內傷外感奇病交迫死矣亡矣不知所至矣

不求於已而求於人者末有能自立者也不善所以自立而依附人以自立非惟不能自立可恥莫大焉自共和以來立國兩年政府不能統一而南與北爭政黨不恤國難而甲與乙爭各省割據又內自爭各城邑暴亂又內自爭各人民痛苦如坐塗炭延頸引年救死不暇此霍亂之發現於內者也外蒙自立西藏自立內蒙日擾邊日失政府惟有典忍瑟縮拱手退讓召敵不怠若遺若忘此痼症缺體之發現於外者也國勢既不能統一於是租稅寡所入理財無術乃經年俯首惟以乞正為事乞得則喜不得則憂此乞正之國尤為天下古今所無而重為外人所戮笑輕賤者也夫挾萬里金穴之國擁四萬萬文明之胃以土地則比於全歐以人民則倍於歐洲以為霸者之資地球莫尚焉安有貧弱衰亂至此至為霍亂痼痺缺體乞正者哉已既不自立如此乃兩年來日望人之承認豈不異乎夫以中華萬里之大國五千

叩關而請通商數十年猶不許之我為一統我自為文明何嘗求人之承認乎方乾嘉間拿破崙之威震

歐洲吾國不聞不知視之若他星之戰伐也英與印度有事吾國上諭謂之為蠻觸之爭天朝不理甚至英法諸國之來交通也未知其商人之偽稱貢表欺抑真自其政府來與而上諭煌煌黃綾之綸綉煌煌皆曰諭該國王又其之外商之遞貢表者不知其真為領事欺抑為外商之謬冒欺其來粵也開粵城南門令一千總高坐於城門胡床上令遞貢表者跪城門前而戴表於首隨而上之然後開門賜謁其待禮旬安南諸貢使也督撫端坐於堂環列羣官貢使九拜而賜坐於席地焉當時之中國何其倨也乃今日望人之承認既不可得聞駐日本巴西公使之言曰巴西願承認中國非有一使之通也非有國書之遞也而舉國歡忭政府行大慶典以國旗與巴西旗交插為親為榮甚至令舉國學校停學一日又派使臣往巴西致謝若以為中國非常之榮慶者若以為中國之有人承認而得列為國者今之中國何其恭哉昔拿破侖之立為帝也與先認之拿破侖憤然曰吾國為帝為民皆吾內治也何勞外人之承認乎嗟乎壯哉拿破侖也今巴西未駐使未為友邦不能言承認也以區區渺不相關之巴西而承認於中國之立國自立與榮辱又渺不相關也若謂巴西承認而歐美各大國即為感動而隨之則各國自有切己之利害各有切近之審察即使有名國承認各國尚難一致強從況邈絕遠隔之巴西不關利害之巴西并無駐使不知中國內情之巴西草昧初起人民寥寥之巴西歐洲各強大國視為何物輕為何事曾有少動其中以承認中國者乎徒以無恥暴白於外徒令人知其內空虛不能自立而望人之承認以為榮而已夫以乞丐殘疾之人而日望其富貴王侯者認為友豈不令人失笑哉若已為王侯富貴則視乞丐殘疾者為何物而肯輕易認為友乎不求自立而求人友之不急求脫乞丐殘疾缺體而為富貴王侯乃終日踞街持鉢延頸仰望曰與我友也與我友也豈不大可笑哉且中國人士多未知有巴西者也半月以來



天上落下一巴西地中突出一巴西舉國人士口耳相屬紛紛言巴西矣夫吾國人若能早留意於巴西則吾創一新中國於巴西久矣在昔三十年前巴西王頻遣使求通商吾政府若恤若忘置之而已鄙人按地圖而攷地質以巴西國土地至沃有巴馬孫河之支流繁衍等我長江其植蔗烟藍架啡可訶子雞那極茂其地迎太陽故樹高廿丈其地大與中國等其人民不及百萬吾國生齒最繁無以為生僑民遊外乃將千萬又多見逐吾於是注意於巴西以為移中國民計以為將來可為新中國也夫大地人民自中國外有二裔移殖日大不廢江河萬古流者一曰英人種之移殖於北美也一曰班葡人種之移殖於南美也假其本國滅亡而遺種光大亦不可滅亡者矣當光緒之中葉為垂簾之黑暗吾日憂中國之危亡而無術救之也乃日思開新中國以為火盡薪傳之計但能移民千萬則巴西為新中國之國土矣吾殖吾同胞行吾禮教此則真如清教徒之開美庶幾為真共和之新中國焉乃購巴西之書而讀之求游巴西之人而問之吾門人有新會譚姓者曾遊巴西謁其國王大喜欲中國人之移殖而許譚某以地四百里焉沃壤惟所擇是時巴西王又遣使來請通商時醇親王當國許之既而醇王薨政府又置之巴西又遣四使來政府又將許之既而東事起又置之四使待於澳門再求通商親款之道廣西候補道順德何廷光穗田者澳門之巨商也豪富而雄俠高義而遠志其於葡萄牙為男爵熟於葡語巴西者葡人種而操葡語者也故巴西四使與何穗田譚生習而日講與中國通商之法知吾之講巴西也謀之於我乃結百萬殖民公司已得數十萬議租四船往巴西每船運二十人三月一期每期可八千人歲運三萬六千人入巴西而種蔗架啡烟藍焉若得利則歲增其船移民日增不可計數巴西四使許以特利惟我之取地加厚待焉何穗田乃欲請於外部為通商計而苦無識外部者力請吾行是時巴西人民已增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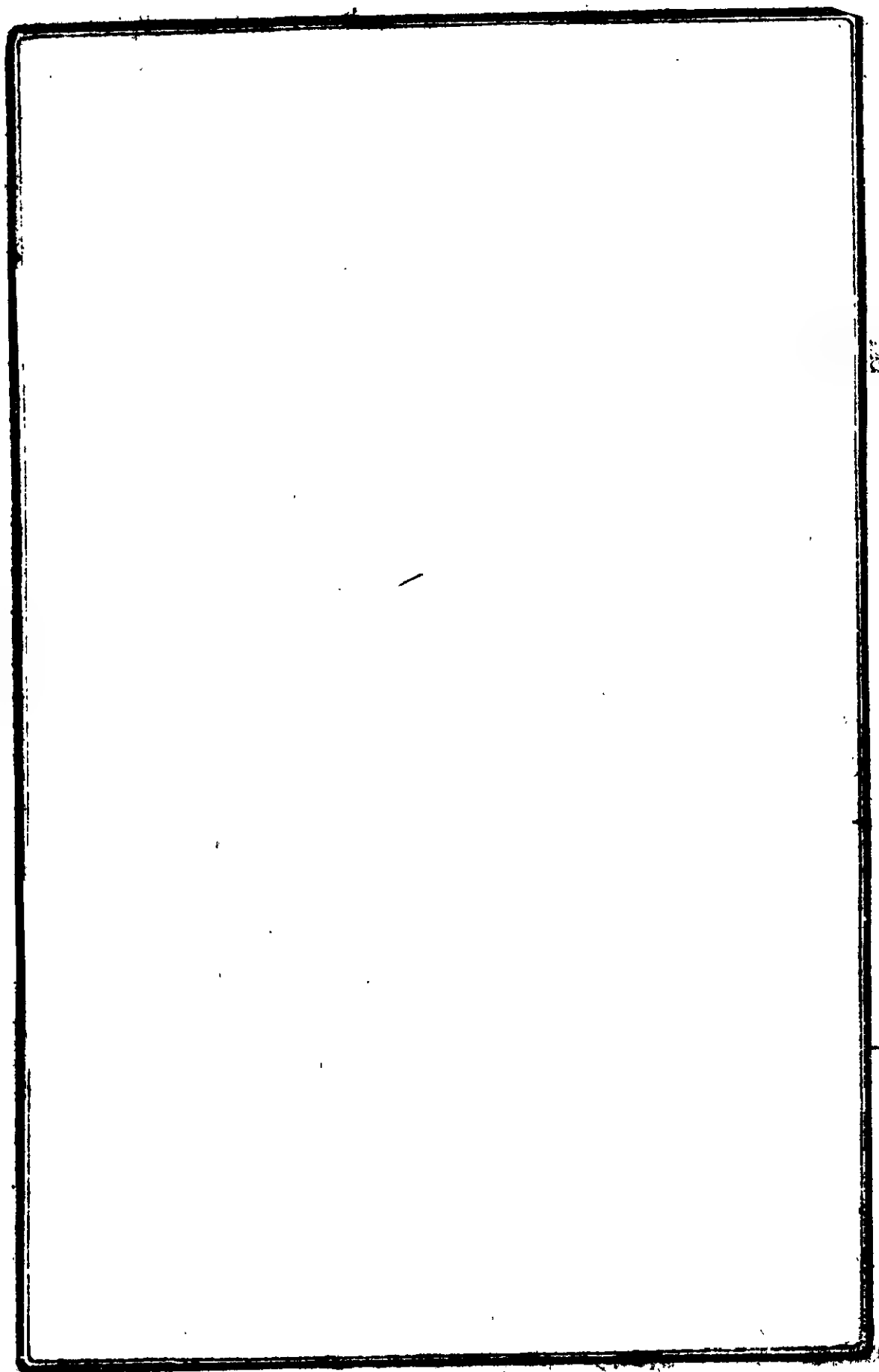
百餘萬矣。吾以新中國之大業不能辭也。乃特詣北京介吾友于晦若禮部式枚而請於合肥李相鴻章。時主外部事也。合肥許我盡力成巴西通商事。且面語我曰：巴西通商事成也，必須君為領事而後可。吾謝曰：未能也。雖然，吾必薦門人之伉健有遠志者為之。有三水徐勤君勉者，規模大而才力勤，可任。巴西事也。其後膠州事起，翁常敦薦我遂為此。舊中國而幾殺吾身於戊戌也。巴西通商事不成，殖民公司亦不成。及吾遊美，畢聞德人之移民巴西者，歲數十萬。吾益艱之時，擁商業百萬，更決遊巴西，續此殖民之舊志。成此新國之大業，遂南遊墨而往巴西。馬不意墨小國無船往巴西，為墨華僑所留，購地築鐵路，開銀行於墨，以為南通巴西之計。事變侵尋，此志未遂。則今巴西人數百萬，多為德種，而新中國之夢遂已矣。然巴西政府固猶望吾國之有通商也。以其國太大而民太寡，利用吾國之民為之闢道開山，以拓其利源也。近者雖久不交通，而今茲仍樂先認，猶其故志也。然巴西實草昧之國而已。中南美洲共和國皆小國寡民，若掘地馬來，不過數十萬人。若位亞基，不過十餘萬人。若個郎，亦不過十數萬人。若是者，豈非亦名為國哉？然實與吾一土司等耳。歐洲國體詭異，有以極小之國而立於諸大之間者。若法南之滿的加羅地，十里而民十餘萬。若意大利北之聖的因內哥國，地六里而人九千，亦為共和之獨立國矣。此實如吾之一鄉耳。假令聖的因內哥國欲與吾通商為友邦，願先承認吾政府，亦樂不可支。互插聖的因內哥之旗，舉國行大慶典，學校放假一日。又將遣大使於聖的因內哥乎？歐陸諸強亦將以聖的因內哥之承認中國也，皆將從聖的因內哥之後而承認中國乎？嗚呼！吾國政府無恥不自立，不顧外人之笑。日望人之承認，以五十年文明之大國，四萬萬之人民，竟為一巴西承認而行大慶典，學校放假一日也。大地之中，合計聖的因內哥等國幾將三百六十，則吾中國全年之中，百官無日不行大慶典而舉旗飲酒學

生無日不放。假而遊樂。政事不必辦。書不必讀。可為百官及學生慶極樂矣。前清何嘗不為外人久認。何補於亡國哉。墟市乞丐廢疾之夫。獨行無聊。得小兒戲與為伍。則歡欣大樂。嗚呼。吾中國何前倨而後恭。一至於此也。無以名之。人不自立。則惟有無恥而已。無恥而已。復何言哉。

無禱

祈天永命者。豈非吾先民之大義哉。蓋真有敬天愛民之心。有恪恭震動之意。有至誠惻怛之懷。而後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則神福之。則民懷之。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行。又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天難諶斯。故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讀詩至殷士膚敏。裸將於京。掩卷而歎曰。其哉。天命無常。忽則易。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戒懼。小人不可不勸勉。故大學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吾先聖於詩書傳記。發明敬天至矣。故大祭莫如郊。天一以為報。一以為祈。中國數千年行之。未有敢易之者也。今自共和以來。舉國騷然。民不聊生。農工商賈失業。羣盜滿野。各城邑變亂頻仍。各省割據。日爭政府。坐視之力不能統一。術不能理財。武不能安邊。但縮首乞丐。坐釀大亂。其尤甚者。隳棄紀綱。掃絕禮教。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絕羣神之祀。收文廟之田。乃至天壇不祀。上帝不享。則神怒。民怨。天人交恫。以此而祈禱於天。豈不大妄哉。今濟濟多士。秉暴亂之德。所對越者。割據之地。所駿奔者。在權強之室。其日事暗爭。誠不顯矣。其一切變滅。誠不承矣。其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拂人之性。以求災速其身者。則誠戰於人。斯矣。夫慢神虐民。日為共爭共亂。專制行暴之事。而冒其美名曰共和。以禱焉。夫誰欺。不欺人。將欺天。夫愚民可欺。以美名上帝。豈受汝欺哉。以此而求立中國。以此而成國會。所謂穢德彰聞於天也。夫神之所歆明德。惟馨。今議院

政黨之誓語偏地。四萬萬人之怨氣衝天。怒聲恨語。所日夜咒詛者。力至大矣。禱有益也。四萬萬人之詛尤有損也。上帝無私。豈徇數廟數僧所能祈禱哉。且汝自有天壇。而兩年不祀。自有祈年殿。而兩年不祈。中國民間既無祭天之俗。而政府又廢神絕天不敬。無禮罪莫大焉。凡人之情。於所常敬之賓客體酒不設。猶望望然去之。詩曰。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吁嗟乎。不承權輿。夫云不飽。猶有食也。今乃百神絕祀。上帝不祭。兩年以來。無有牲醴之供。即非穢德彰聞。但計人情相待。能無怨乎。乃於己中國數十年之祀典。則傲然絕天神之祀。至今者。亂象大著。危機日迫。政黨日爭。各國不認中國。蕩搖如泛舟於大海。洪濤巨風中。乃始如小兒婦女。令人求禱於上帝。有知豈祐之乎。諺曰。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今政府託基督教各廟為中國祈禱。為國會祈禱。孔子曰。獲罪於天。無可禱也。



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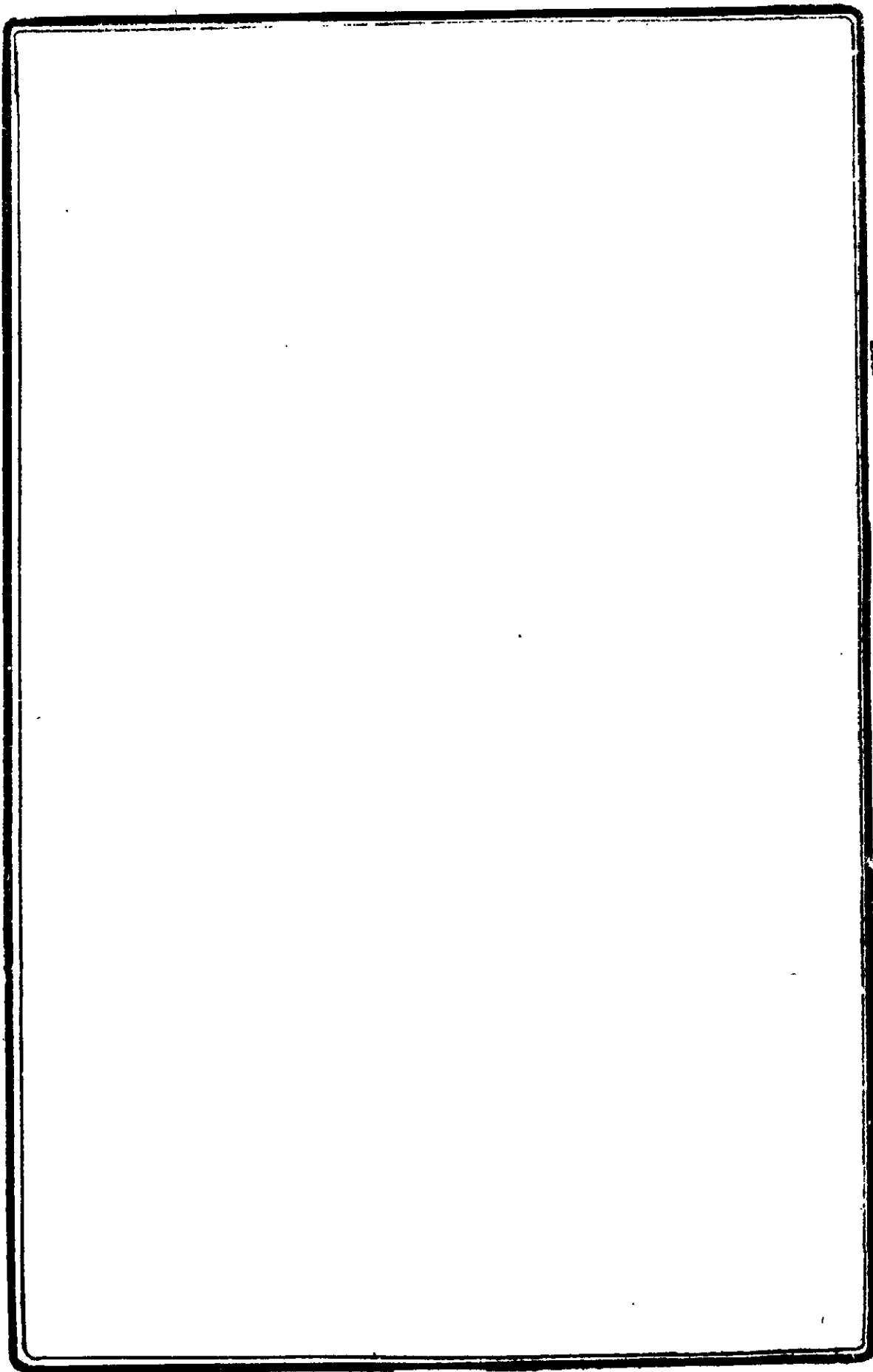
政論

大借債駁議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發凡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保存中國名蹟古器說



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二

大借債駁議

壬子十一月南海康有為記

晚清以鐵路借債舉國人猶知譁爭用以亡清乃革命後則改其譁爭而以借債為日用矣此一怪也。春間借六萬萬而受監理國人猶知倡國民捐以抵制之至夏後則專以借債為職業矣而國人忘之。此二怪也。秋間猶知從他銀行借債以免銀行團之挾制冬後則明却已借得英國之債而俯首受六國銀行團二千萬磅之縊矣其怪三也。一年之中急轉直下其怪愈劇其害愈甚亡國之人不可與語。不可與處竟如是乎。嗚呼吐吐怪事吾竟躬逢吾久隱忍不言今則抑塞于中亦不能忍矣。

苟非喪心病狂之人當飢餓不能出門戶之時雖在至愚未有食毒脯以止飢飲酖酒以止渴者也。豈有政府而不知甘飲酖酒者豈有合四萬萬人之智而甘食毒脯者然而明知大借債永受監理之害而甘日乞丐求之者則是甘飲酖酒食毒脯也。嗚呼天乎豈竟惡中國壽命之太永而欲促之死乎政府喪心病狂而為之豈四萬萬人亦喪心病狂而聽之以甘飲酖服毒以求死乎夫立國理財固自有道夷攷古今橫覽天下未有終日以乞貸為職業者民間浪子以乞貸度日勢必破家而況國乎處太平無事之日猶不可以借貸立國況處內亂日誣外患日迫國難至危之時而以借貸立國坐受監理日待一日可憂可懼未有甚于此者也。

自共和以來承軍興之餘敝國與民俱竭庫藏無所入各省擁兵索餉否則告變政府不亟亟求統一以得租稅日月仰屋惟藉外債長吏不給祿國體掃地外人熟知其狀乃行監理用財遣兵之策度支出納銀行團派人稽核嚴格填註於是以堂堂萬里之大國四萬萬之人民為乞三百萬之款而兵官軍帥俛



首署名填注奉令惟謹其奇恥大辱古今豈有比哉。今國人動憂為埃及夫埃及豈易比耶。如印度公司之監印度耳。昔印度革蒙古命後各省自立印度公司書記克壯飛之取加拉吉打也。哈丁士斯代之乃借款與印度各邦而內間之俟其兵散頻乞餉而押以地因漸而取恒河三十餘國遂滅印度。雖然印度猶文明國也。葡班英荷之取南洋巫來由諸王國及美非諸野番也皆由諸商以貨與銀餌之既乃脅之遂取其地。今吾國體掃地威信皆墜外人之視我國若何。且勿言其國家也。彼諸商熟之尤甚。視我如諸番如乞丐如沐猴其輕賤已甚矣。夫吾國如此則監理之猶可以不信言也。若勒退比款自銀行團外禁不得借款也。夫天下民間借款未有勒債主不得與他人借者。況又靳之哉。蓋熟視吾狀可以生計困我而不必以他策也。觀于餓莩乞丐而足蹴嗟來之勒其聽我命令禁其乞食他家而後以薄糜飼之而漸馴之餓莩俛首奉命憤受嗟蹴以養生命積久馴育之而不覺也。蓋雖有倔強之性質迫于生命雖有恥心與怒心皆漸磨之而馴服矣。今吾長官軍帥之俛首引筆謹受銀行商團之命曰不得已也。然則與印度諸王南洋諸酋之謹受銜勒時豈有異哉。既受商團之命惟謹況于其赫然之大帥盛兵威以臨之乎。故一旦屬之而忘形也。嗚呼監理已行矣奇恥大辱瀉西江之水已無可洗矣。其時國民舉國憤然不受嗟蹴之食而深慮埃及之禍大倡國民之捐可謂知恥矣。然司農仰屋終不能以畫餅充素哺者之餓斃也。于是號于國民曰能月得七百萬則可免外債矣。雖然當國民生命未蘇百業未復之時安能月捐七百萬。若行強迫益易激變。于是議停國民捐。然則長吏羣帥俛首引筆受命于銀行團始終不能免也。于是朝野合議故捐鹽捐搜及窮民官商軍民節縮祿餉然果竭閭閻之力以奉軍政之需則全國凋枯生計盡絕即能彌縫一時暫免監理于今日。然國民永不復蘇稅源大減盜賊大

起後禍方長。恐終不免于借外債而監理更甚也。國民捐誠為好義知耻。然必不可恃也。況信用已虧。徒益一二私人之盜竊。而同捐者咸有憤心哉。

或議行公債。則昭信股票與愛國公債。其前事可鑒矣。或議行三萬萬鈔幣。則何處得準備金以昭信而推行之。無準備金。何能行鈔幣乎。

或議發不兌紙幣乎。則今軍用票已逾數萬萬。外幣橫溢。再加不換紙幣。則硬貨盡流。國成一束紙而已。以何立國。且其流害滋大。各國乘急而收之。他日皆在外人手。吾之計畫。將來何以收之。債票已因減折多為外銀行所收。

甚有議五千萬萬彩票者。共和告成。百事不問。而冒開富籤之辱。尤為國民羞。

數者皆無可施。於是舉國旁皇踴躍。憂懼惶恐。而無所措手足矣。於是政府經年累月。卒日以乞貸為事。而銀行團益得持之。今據財政部提交參議院之借款大意如下。

(一)借款 金額二千五百萬磅

(二)年利 借款年利五釐 新議增為五釐五

(三)折扣 財政部未報的數。然據所聞。則實以八九扣

(四)償還年期 訂約之後。自八年起。分年償還。本利至四十一年一律清還

(五)抵押 以鹽稅為抵押

(六)用途 (甲)償還中央已過期之外債 (乙)償還將近到期之外債 (丙)償還各省已經過期之外債

(丁)遣散軍隊費 (戊)收回革命時之軍債票及發出之紙幣 (己)補助行政費 (庚)整理鹽政費

(七) 監理辦法

設四總局

(一) 鹽務局

(二) 公債局

(三) 借款局

(四) 審計局

以上四局之領袖職員用中國人

及外國人各一名。又劃分全國鹽產地為十區。每區設中西官員各一人。

(八) 附件 如中國政府於三年後整理鹽稅尚未完善。六國資本團即將鹽稅同海關辦理。將鹽稅之收入悉數儲諸銀行團所指定之銀行。

以上財政部所宣布者。不過其大畧。其秘而不宣者。尚不可知。然即此觀之。所指定之用途。僅甲乙丙三項。其支去約已達一千三百萬磅。其用途皆投之空虛。其事業僅監理鹽政一項。則已落子外人之手。徒為人添飾嫁粧耳。其監理之辦法。與所設之四局。則外人已握大權。完全無憾矣。至若解散軍隊。收回紙幣兩項。更不知所須若干。無從核算。如是則千萬磅。到轉瞬即去。半年行政費。恐亦無從支持也。

夫借債為亡國之具。寔為厲禁。即生利之業。猶應防弊。況其他乎。當共和新立。促統一以理財政。立國之大經也。而民窮財困。為銀行貨幣生利之業。不得已而出於借外債。猶可原也。則列國之銀行林立。無不可資以轉移者。利之所在。奔走借來。聞吾中國之借債也。皆爭儲款覓路。以求一當。自比款英款之外。如加拿大商。亦有允借五十萬者。分其利於諸銀行。取携既由吾便。監理亦無所施。豈非進退裕如乎。若夫銀行團于此款既不許借。英款既得。亦不許承。由四國而增至六國。稍借他款。即勒追前款。以為抵制。不待監理條件之發。此其以埃及待我。踪跡至明。真所謂毒脯醢酒者也。即使飢餓至極。猶當却之。況有他款可圖。何事引身入繩。以圖自縊。此其大惑不可解者一也。

夫所貴乎大借款者。所以為體國經野之具。規模宏遠之圖。以立長治久安之計者也。今鹽政全失于外。扣餘所得。寔僅千餘萬磅。以歲用之不足。爭亂之未已。外患之逼。迫則區區千萬磅。隨手而盡。不觀千萬

之比款乎。孰能愁之。恐號為銀行紙幣之計。而不能施之實用也。徒令國民永負此二萬萬五千萬之重。擔而鹽政永失于。人而已。他日不足。又從而以他稅抵之。割肉補瘡。未得于此。而先失于彼。誠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其大惑不解者二也。

凡借債之禍。未有不貽之於後。借時費萬鈞之力。用時如泥沙之微。破國亡家。皆由于此。故用借債以辦銀行之事。猶可也。以辦還債之舉。則展轉積重。勢將不返。今以二萬萬五千萬之債。而還債折扣。去其一萬萬三千萬矣。試問此二萬萬五千萬之本。從何還。其息將從何歸。以鹽政與之。則鹽政之入款盡失。夫但整頓鹽政。歲之所入。已得一萬萬。他日不止此數。今僅以供一萬萬納息之用。恐永失之也。彼固曰。我模倣新法。以千萬金為基本金之計矣。夫基本金之業。經營維持于數十年之後。此必國勢安樂。政府堅定。人才輩出。有條不紊。然後能為之。吾今國勢抗操。朝不及夕。歲入不決。支出不敷。而謂能別存千萬。永不動。其可信乎。他日緩急。必支去之。徒重國民之担負而已。夫各國政府。至于民間。凡基本之金。必取自租入之餘。以為儲蓄。未有重息借入。以支持目前之債。以及為基本之金者也。此其無理可笑。寔欺國民耳。今此大借債。所見于實用者。祇有一萬萬之銀行紙幣。然其他日之真足為銀行紙幣之用。未知能否。姑如其意以借之。此為借債之正而可行者也。然區區一萬萬。不借之于他國銀行。而借之於六國銀行團。以甘受監理之辱乎。銀行之效未收。而鹽政已失。甘受監理之辱。此其大惑不解者三也。且俄蒙之爭方殷。而英藏之事又起。英姑勿論。彼俄人者。虎視眈眈。以瞰我長城外萬里之地。故借款之事。支離百出。在俄固宜然也。所怪者。天下宜有與人爭蒙古新疆金穴萬里之地。而與敵借債者乎。其設法束縛。多方箝制。不待言也。此其大惑不解者四也。

且向者唐紹儀六萬萬之借債。受銀行團之監理。固不可也。而多得六萬萬。以為體國經野之具。資財豐。滿國民被其潤澤。農工商礦多為起色。後此或能免借。以為一勞永逸之計。于不可之中。猶或可也。今之受監理同也。而得款僅三分之一。除還債折扣外。實得一萬萬三千萬而已。則今借債之謬。實過于唐紹儀時遠甚。此其大惑不解者五也。

凡立國必為長久之計。未有無朝夕之謀。而可以安國者也。今政府借此巨債。受六國銀行團之約章。其最嚴重注意者。則不得與他銀行借債也。其有所需。則必與六國銀行團請命也。試問晚清去年之政府。知今日必需借債之巨乎。彼必曰不能預料也。以今國勢之杌隳。變亂之相仍。試問政府諸人能預料將來之必需大借債乎。假令他日又必需大借債。而後能立國者。則六國銀行團之約已定。不能與他銀行借矣。若與六國銀行團借乎。則關鹽已盡失矣。彼出自至公平之心。要我以田稅為押。而監理之亦將許之乎。若其狡焉思逞。別出詭謀。更無論也。此其大惑不解者六也。

頃去年陽曆十二月三十日。英俄德法美日六公使會議。越日法二使來言曰。一大借款所定監督權。如中國不能實行。則六國須用國力干涉。二除賠款外。所有內外到期。各外款均須由借款項下扣撥。三外人所受革命及兵變之損失。亦須由借款項下扣撥。

按依此議。則所餘一萬三千萬。未知足抵扣否。若不實行。則六國以國力干涉。則中國全國在六國監治之下。而借款實一文無得。空空費國而已。六國以國力干涉。早知之。此尤大惑不解七也。

然則此一借債也。直舉五十年之中國分贈之。各國耳。政府是誰委託。而敢以五十年之中國萬里之土地分贈于他人乎。四萬萬同胞何瞽瞍已甚。坐聽政府賣五十年之中國萬里之土地於人乎。五年中若

有此約。後雖有聖傑。亦俯首于六國之約章。而無能為。若有此約。五年後。雖欲中興。有良法美意。亦在六國公共監治之下。而無所施。雖專制君主。行此賣國之事。國民猶當裂席而爭之。何況國務院一二人之私。而可聽其賣國乎。在政府亦何樂有此為。徇一時之急。而忘後患也。

嗟乎人之居室。號為某某之屋者。然其內容。寔以契押焉。人豈得謂其屋。真為某人之屋乎。今中國者。雖名為吾人之中國也。實則已押盡于外人。真為埃及也。為印度也。為馬拉諸酋也。羊豕之將就屠也。飼之以糟糠。待之以繩索。而羊豕不知也。必待索繫足。湯沃身。刀刮毛。乃始號泣焉。嗚呼。何四萬萬同胞之愚若是也。夫監理之恥。辱猶可受也。瓜分之慘。亡烏可忍也。吾明告吾政府。立國當善理財。不可以借債度日也。必不得已。為銀行改幣。而借債。則只可于列國借之。必不可受六國銀行團監理之辱也。吾更垂涕而導我國民曰。中國之生命存否。在六國銀行團之借債約成否也。全國民當速起而爭之。否則為埃及而不可救也。願我國民其速起。

頃聞銀行團不交款。無論有他否。要之中國未入權勢。猶有望也。可為國人喜。此議本可不刻。恐後再燃大險。復至。故仍印之。更生記。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發凡

中國危迫甚矣。非空文之憲法所能救也。鄙人本不欲費筆墨。以陪末議。惟戊己之間。曾草君主立憲之憲法。以英憲法最美。而依據之。今雖易共和。而英實為共和王國。美法二系。實由英出。不相遠也。門人固請少易而布之。知不可行。聊備一說。不足為國會之採擇也。癸丑二月十五日。康有為記。

憲法何為而立也。為敵人主專制其國而立也。為去人主。私有其國而立也。為安國家而官明其職人得。

其所而立也。昔吾春秋前天子諸侯大夫專制其天下國家而私有之。暴虐其民。孔子乃作為春秋。定天子諸侯大夫士民之名分。各盡其職。小大有分。無相侵虐。而中國數千年以治安焉。所謂撥亂反正。蓋出專制以立憲法。今天下人人皆在憲法之下。故曰春秋以定名分。名分者。小之則今文謂之權限。大之即希臘文所謂憲法。Constitution譯為列士條順是也。希臘之義與中國之禮略同焉。但孔子禮之為義。天地鬼神無不賅統。而憲法則僅為政治名分之大法。少不同也。自漢以後。尊孔教立六經於學官。朝廷議禮。儒生輩上書皆援據經義。以折衷時制。立嗣則引春秋為人後之義。立太后則引春秋母以子貴之條。乃至以春秋斷獄。漢人凡百餘事。蓋以春秋為憲法。故一切政治人事。根據之。楊子雲所謂正天地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猶今各國之一切大政。皆奉憲法為主。臬也。然人主有專制之大權。自非賢者。必不樂俯從聖法。而往往破壞之。雖儒生強毅持經義以與人主爭。而勢必不勝。至清朝君臣奏議引據上諭為多。而引經義為少。於是孔子之憲法漸墜。而人主之專制已極。蓋無國會之眾力以持其後故也。今國會憲法之大義。自英之約翰二世始也。其大憲章之所自出。與請願書之實行。不過其諸侯大夫與其國王爭權利耳。然聚其眾多貴族之力。合為國會。遂能與國王抗勢。而憲法得以維持焉。國王乃引平民以敵貴族。既乃平民與貴族合而敵國王。積勢歷久。乃以國會盡奪國王之權。而國為公有矣。於是始則立責任內閣。以代君主而國會監督之久。則奪政府而內閣與國會合。於是國會能矣。憲法無成文而民權極盛。遂產三子。一則遠移植於美。一則近革命於法。皆為民主國焉。蓋英以國民為主權。雖留君主之尊。如天神如木偶。如大世爵而實伴食不任政。故曰君主無責任。君主不為惡。以無政權故也。故號大不列顛為共和王國。宜其產出美法二嗣。皆為共和國也。



然國會立憲之制天下已為公矣。選賢與能乃為至理。何事不廢其君而留此土木偶之天神。歷數百萬之巨祿存此伴食書諾之大世爵。何哉。蓋歐人所爭者天下為公。當與國民共之。不能私之於一人也。若其未得則流血百萬而力爭之所爭者以國為國民所公有而不得以國為一人所私有也。若既立憲法而有國會以守之矣。國既為國民所公有而不為一人所私有矣。則君主之有無存廢不足輕重不足計較有無也。故英立君主美法不立君主而同為共和無以異也。

嘗竊論之天下國家祇有公有私有二大義而已。孔子所別為亂世平世小康大同者蓋即公有私有之異也。故於小康曰以正君臣而憲章文武也。於大同曰天下為公祖述堯舜也。而於小康也謂武深致未盡之詞。於大同也於堯舜乃致未逮之歎。崇公惡私之別也。然世之升平太平雖異總號為平而別異於亂大道之羣龍无首選賢與能雖異而總之為公同以別異於小康此先聖之大義天下之公理也。今之言國體者曰專制曰立憲曰共和蓋發自希臘阿里士多圖而孟德斯鳩大明之吾則大不以為然。夫不明析公私有之大辨而徒言專制立憲共和之等差則於事理未明辨也。夫固有私有之國體而兼專制立憲共和三義者亦有公有之國體而亦有專制立憲共和之三大義者矣。若土司之酋長歐土封建之君及俄突波未立憲以前君主惟意所欲壓制其民無所不至若法國封建時之壓制乃至刈麥之刀燒麵之鍋必租於侯而不能自由焉。營業職工皆有限禁物價皆聽發落民之物產隨意沒取聚會言論皆有禁限違舊教者焚之民刑皆無定律惟判官之所輕重而君大夫之夫人公子子女公子皆得擅刑罰罰而置私囚焉。民禁不得為吏禁不得適異邦但充封君之奴女子惟封君之所取其嫁也必待封君之宿而後得配夫焉。民苦壓制之酷毒故大呼不自由毋寧死也。此私有國之專制也。

若吾中國雖為人主私有之而有經義治法其君人君若不行義奉法則以為無道而不敢妄行若強行之則羣臣得以經義祖法力爭裂麻繳詔故苟非大無道之主奉法惟謹且中國自漢世已去封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為卿相雖有封爵祇同虛銜雖有章服祇等徽章刑訊到案則親王宰相與民同罪租稅至薄今乃至取民十分之一貴賤同之鄉民除納稅訴訟外與長吏無關除一二儀飾黃紅龍鳳之屬稍示等威其餘一切皆聽民之自由人身自由營業自由所有權自由集會言論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矣近者蛋正樂戶倡優見隸並與解除奴婢亦禁賣矣專制之朝龍鳳黃紅儀飾之等又皆免除矣法大革命後所得自由平等之權利凡二十餘條何一非吾國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試問歐土專制國有此乎類此乎即立憲共和國之自由尚有不如吾國之舊特非公有國則無民權耳非私有國之立憲而何

若夫周之共和及羅馬之共和也名雖非君主而周召共和行政仍為周天子之私有國羅馬諸該撒與古士多並非帝王之號不過總裁云爾不過人名云爾而實世私有其羅馬馬今若德之君主威廉第二墨之總統麥亞士或為立憲國君主或為共和國總統而實則專制也雖美之總統全有行政權謂專制亦宜夫立憲共和皆公有也德墨非威廉麥亞士所能私也故不得不謂為公有之專制國也

若英比意與法雖有君主民主之異而君主總統僅為伴食畫諾不有主權不受責任故不關有無輕重其實權者在其國會與其責任內閣故不得不總謂為公有之立憲國也若瑞士者不立總統以國民決大議以國會行大政以諸部長公議羣龍元首乃真共和矣此真為公有之共和國也

夫以英比伴食畫諾之一人與德俄專制獨裁之主至反而統謂為君主以美墨專制之總統與瑞士无

首者至反而總謂為共和至不倫矣何居乎析國體政體者之乖亂謬惑若斯也夫阿里士多圖及孟德  
斯鳩之時事變皆未備也歐美後學誤泥其名辨義不明分體不析則令天下後進之國或誤師之或泥  
守之皆足以亡亂其國而屠殺其民若以中國同於諸歐野蠻之世而誤謂為專制不別美墨瑞士之絕  
異而皆謂之共和不問公有私有之大別而於公有之中斷斷於有君主無君主之分而致中國今者之  
亂於未艾皆此學說正名之誤致之也今言國體政體必破棄歐美學說專制共和之謬名而明公有私  
有之殊別而後憲法乃有可言也  
吾中國晚清之季德宗已詔行立憲不待國民流血力爭吾國已由私有改而為公有矣暨革命後遂為  
民主立憲然美法瑞士憲法多端即君主立憲之憲法各國亦互有出入詳畧互異君權民權國權各有  
輕重或民主國憲法之民權尚不如君主國憲法者近以國事危亂學者多有昌言開明專制者茲事體  
大衆說紛紜夫以憲法之至繁極重而鄙人之至愚極陋也何足以折衷憲法且十年講求熏習於腦皆  
英憲也雖與共和之法或少不適乎然鄙人之愚以為不立憲法則已若立憲法無論君主民主終不能  
離英之憲法也英為大地憲法之祖萬國憲法之師為憲法變化之極民權過於美法名有君主實則伴  
食畫諾而為真共和國吾國今雖共和而鯁鯁之愚內審中國之情外察萬國之憲雖少更易之終以不  
離英國者近是故宜先明英憲而後各共和憲法之宜與不宜乃有以折衷焉  
夫國體之美惡政體之得失不惟其空名也食密者中邊俱徹飲水者冷暖自知豈能以空名自欺也夫  
易稱羣龍无首禮稱天下為公共和為政體之極軌不待言也然施之已國宜何從乎孰為有益乎夫憲  
法之宜可為國利憲法之誤可為民害若徒泥學理慕高名而不審國情因時勢卒則國受實禍而已不

敢不慎以此也

吾國今為共和今草憲法先舉各共和國之憲法辨其得失決所從違以備吾國擇焉

夫各共和國憲法各有其歷史風俗各不相師強而合之必有乖謬則足以致敗者矣故羅馬不師希臘

美人不師瑞士而歐人自法外不師美洲若中南美與法誤師美國則致禍亂矣若羅馬大國不宜于共

和故不久遂變為帝政其後意之威尼士佛羅鍊士耶呢詔德之呂觀伯雷問漢堡法論佛蘭挑皆以小

國易行共和而瑞士最著且久蓋四百年矣

吾國今將瑞士之共和憲法乎瑞士至小以國會為政日人謂瑞士廿二縣實二十二鄉也每鄉各選上

議員二人凡四十四人以其半之二十二人為常駐議員而立七部于二十二常駐議員中選其半為部

長一切國政七人公議之而以多數取決公推一人為議長數同則折衷于議長瑞士之憲法乎深合乎

羣龍無首吉之義也誠共和制之極軌也吾大同書以為將來大地合一必行之惟是制也幾等于希臘

之賢人會一切國政出于十餘人意見紛歧若強從之則無精神一也事事候議運轉不靈舉事遲滯二

也此惟瑞士之至小國能行之若中國廣土眾民百倍于瑞士萬機之繁冗亦百倍于瑞士若一皆待

公議而後行則無事不敗可行于小國而不可行于大國也況中國乎且政權者大利所在大爭尤劇既

無所尊敬而國會權至大則國會中之爭殺可起兩黨拔刀禍烈甚大吾遊于布加利牙親見其國會爭

殺之禍況中國之大乎故議長共和制者太平大同之制也非今中國據亂世所能驟至也孔子為時中

之聖陳撓亂升平太平三世之義既稱乾元用九為至治而諸經但尊立憲君主之義豈不其稱無首之

羣龍者以非太平大同之世而妄行之則致亂也然則今中國乎未宜行議長共和制也

且各國國會皆有立法之全權。惟瑞士國會僅有法案起草權而完全之立法權重要之法律則國會無權。須全國公民投票公決之。其義與君主國之裁可法律權相等。法語名此法為列非牽萊 *Pleindum* 真民權之真義共和之極軌矣。若行代議即非本人之原意名為民權實則落於中堅少數強有力之手而非真民權矣。然此惟瑞士之小國寡民能行之。若美法之大即不能行。美惟於改正憲法及選總統時用之法則於變更國體時用之。法兩破拿破倫變更帝政及我國地大民衆更過於美法立法全權及重要法律決不能行。列非牽萊之制然則瑞士之憲法吾必不能採矣。

今若將從美之共和憲法乎。夫國民公舉總統之法美倡之亦只有美能行之。其故有六。開國諸賢皆清教之徒。無爭權位之志。只有救民之心。一也。因于屬地十三州已有議院各自立國本無君主二也。本為英人移植英已成之憲法于美。政黨僅二故少爭三也。美初立時人民僅三百萬仍是小國四也。介於兩海國無強鄰國不設兵五也。新地初闢民易謀生故不成大亂六也。

今共和政體之盛莫若美洲。蓋皆師法合衆國之憲法。然除美國外二十共和國無一不大亂者。在中南美間無歲不見告也。以吾近數年游于美洲見聞所及巴拿馬也。掘地馬來也。位亞基也。秘魯也。每易一總統則爭亂彌年殺人如麻。死國國民過半。吾見自巴拿馬之個即自秘魯之道威歸者述其爭殺之狀慘不可聞。而掘地馬來華僑來書述爭總統之亂亦不過前年事耳。若夫墨國自革班命而自立者三百年矣。無歲不亂。至麥亞士為總統專制三十年實同主權國乃始安。民乃漸富。地利漸開。商工漸盛。文明漸盛。文明漸啟。乃馬釐拉起爭總統大亂至今累吾華僑死者千數。今又起而殺馬釐拉矣。墨三百年來暴骨如莽。全境空虛。幾成沙漠。今美國自新萬以東至太平洋萬里之地皆墨西哥地也。墨若不大亂美何

以得之且中南美各國之戰時爭亂幸而不滅者以界於兩洋有美國孟祿義為之保護所謂美洲者美  
洲人之美洲故歐人不得而吞之若移在亞洲則縱無內亂已為緬甸安南高麗久矣  
夫立憲君主與立憲民主之制其民權同其國會內閣同其總理大臣事權與總統同名位雖殊皆代君  
主者也除其有乾脩之君外亦幾幾于古之有天下者也自俄德外君主殆不在有無之數則其總統  
與總理大臣之更易亦與君主之移朝易姓無異然爭總理大臣者不過兩黨人以筆墨口舌爭之歲月  
改易之行所無事國人幾忘則與專制世之易相無異而爭總統者兩黨列軍相當驅國人之屬于黨者  
相殺每爭總統一次則死國民無算夫立總統不過為國民之代理而已乃為一代理而死國民無算其  
害大矣則反不如有虛君主而不亂之為良法也  
即如美國治平已久不可幾及無兵爭總統之事然其立總統也舉國惟選費金錢糜酒食以數十萬金  
國之民月日罷業金融為之大困商業牽及停滯其害中于民亦已大矣且美之憲法各州分立與德之  
聯邦同蓋美先有各州而後聯合之非先有美而後分各州獨立也各州各先有憲法與國憲並立但不  
抵觸耳蓋美與德瑞士實為聯邦之憲法而非單獨一統國之憲法也自美瑞與德外歐日各邦皆為單  
獨國凡單獨統一國無論專制如普俄日共和如法葡未有分裂之而聽各州分立者也夫凡自合而分  
者必其國勢凌夷貧弱甚中不能吸集地方之權而不幸致分非謂其政體之美而宜行也以中國言  
之漢末之散為三國晉末之散為十六國唐末之散為十國即今者蒙藏獨立是也其在歐洲羅馬後之  
散為諸國日耳曼後之散為諸邦近者土耳其之散為希臘羅馬尼亞塞維門的內哥因以反攻是也此  
皆國家至不幸事至可憂之狀矣凡自分而合者必其國勢盛昌其強日甚故英霸能混成一統之局此



乃必然之勢。極幸無事。更不得謂其政體之謬而不可行之也。從古立國。孰不吞滅諸小。以為王或聯合諸弱。以為霸者哉。吾中國數十年來。若不合並萬邦。兼合四夷。何能至若斯之大乎。此事萬千史難徧述。即今日所吟誦如德美者。非有華威頓則十三邦何自合。非有俾士麥則二十五聯邦何自合。非有嘉賓則意三十一國何自而合。故分合強弱得失之故。試問合者是乎。不合者是乎。可片言而解矣。方今萬國競爭。皆言霸國之義。德美之艷美。吾國一統已甚。何反有之。而自棄之。而反師德美乎。夫能提挈其全國而用之者。強不能提挈其全國而用之者。弱分者必弱。合者必強。此乃自然之勢。至淺之理。吾國僻處亞東。時當危弱。安有舍此不顧而先為自裂之計者乎。故立憲法而涉於各省分立者。皆欲亡中國而萬不可行者也。

若夫美各州分治之害。則勃蘭斯平民政治已極言之。議員之通同作弊。而自利也。政黨之壓制也。良善之受魚肉也。審判之多受賄而不公也。勢不合一。外交之進迫必弱也。號令不行。內治之統治無力也。諸州有脫盟解紐之憂也。立法行政各異。而不一也。立法行政耗費而遲緩也。多增團體各黨派之憂也。議員才識下劣。心術敗壞。害於地方也。財政不謹。支款與公款。尚行也。輿論缺乏。不能檢束立法事業。地方特別案甚也。凡此諸害。其大彰明較著者矣。其有利者。則不過防政府之壓奪自由。分國會之勢。免其繁重。而得暇者。查處理租稅二者而已。然今中國自由太過。政府畏之。豈患壓奪國會繁重。孰若英然英國會理租稅其暇。豫何待以地方自治之乎。然則各省分立之憲法。必不可用也。美之憲法。又有民選官吏之制。徧考歐日各立憲國。無論君主如德日。民主如法。而未有不行簡任者。蓋既以保國為要。以國強為重。則吏必命於政府。而後有指臂運使之靈。提挈謹嚴之治。今大地新強之國。莫如德日。以有官僚之治。



為之故有整齊嚴肅之精神指揮靈便之能事也若民選之吏與國務員不相攝命且不聽無以收提挈  
指臂之效更何問有整齊嚴肅之治乎故各國皆不敢行之若吾國地大民衆間於強鄰若行民選無由  
統治而指揮之只有分弱而已更何能望治強乎蓋美之創此法也本為英殖民地本於英之地方自治  
而增大之自清教徒入美始行於波士頓之一州人數僅萬數千如吾一鄉耳故法官亦由民舉則英所  
無其後增殖至十三州及華盛頓時人民僅三百萬故仍舊制而不改也然法吏賄賂公行上下其手至  
富者殺人亦不償命實為美政之大害各國所無者不得以美之富盛誤慕之也以吾國言之吾粵鄉局  
人皆數萬局中議政理事及鄉中訟獄之審判者一切亦由公舉正與美法同推盧騷所謂共和國宜於  
二萬人真我鄉治之義也若推於大國則不可行也蓋以土人治其都邑在美人風俗不同以美  
本無宗族皆多流寓又其國律個人獨立故彼自夫婦而外即父子不親無論其為兄弟親戚也此其所  
以行民選而無大礙也若我國人皆有宗族俗多土著屬多親戚律非個人獨立即使賢者為政而為親  
屬強逼或為長者壓制輟吏殺人豈能執之封建之親貴土司之官親其禍可戒況今長吏多起寒微其  
宗族親屬人已萬千多饑寒交迫無立錫者忽藉長吏之勢有同國王之親怙勢橫行何所不至是有一  
長官不啻有百十都督有一觀察知事不啻有百十觀察知事也且既為土著聯合易多在位既久根連  
滋滿憑藉深厚方今開國之始借爭留後其不釀成唐之藩鎮不止積日既久負固益深吳元濟以淮西  
四鎮之地而竭唐之全力四十餘年乃能去之況於一省之大而又與諸省聯合者哉況共和之立政以  
黨成各省長官借政黨以為私黨既偏布於僚吏又散布於議員鄉縣吏司無非私人專制勢成任行暴  
虐政府畏而不敢去之則就而封之人民怒而不敢攻之則祇有從之觀於近都督之無道縱橫省議會派

人赴京控訴而卒不達若假以年月稍行惠政則是復行封建耳何為美之自立乎今川黔粵湘已同割據江右河東事變可鑒故言效美各州之自立民選長吏欲同地方之自立民選鄉官者適為生民塗炭得其至反耳吾國古者上無政黨匹夫在位而已早定迴避故鄉之條以刑威難行賄權易縱故也漢之劉虞唐之張公瑾已力言其害蓋吾國久經閱歷深知其不可而後去之豈與美國立國日淺閱歷無多者比哉然議者月中國之法而必棄見美國之法而必學亦不求其本末矣豈不謬哉蓋無論立憲共和無不中央集權然後提挈全國也故效法美國民選長吏至謬而萬不可者也且美國奉孟德斯鳩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之義行政立法二司裁奪司法一司溝絕不通總統以四年為任執行行政之全權自領總理自選國務卿而皆不受責任國務卿無入國會發言權總統無停國會散國會之權此法也實各國憲法之所無而美特創之美洲廿國從焉今葡師焉蓋聯邦自治總統之權限甚少又以民主非王官而不世不患專制故不立責任政府而聽其與國會對峙焉夫憲法大義之始立全出于監督君主之專制繼出于監督政府之橫行夫君主未必才賢不才而攻之則有革命之禍故令君主無責任而不專政所以免革命流血之禍而國本可久安也乃立責任內閣代以行政而大政不可無人主持之也故立內閣總理代君統而治之聽自選其諸部長官而負連帶之責任俾其同心同德勿有掣肘以厚其行政之力焉然既受國會之監督矣苟非國會之中居大多數之政黨以組織責任內閣則內閣不堅不久行政無力而國受其害故至其極也內閣員必出自國會開會合一立法權既大而行行政力益強兩者相合不室鬱此實憲法國之極軌也苟政黨多而無大黨之獨出者則國會之意見多爭即政府之搖兀不固或如奧如法數月一易政府矣然政府有失即可立倒他黨代之此與移朝無異而國本

不勸國民若忘此其至善也且夫立法與行政相因相倚相倚相補各全其用而國政乃成故政府必與國會調合焉雖相軋相攻時或不免然大黨主之行政與立法必歸于和合故各國從之即法為民主國亦行其制蓋鑒于總統數變而生亂亦行責任內閣之制焉蓋鑒戒于事變多而後不得不出此也若如美制行政立法界畫鴻溝不相關涉則意氣相激必含敵相攻以相牽制譬如兩足左進而右停豈能行一步乎則國民福必不能致故孟德斯鳩之說久已見攻為不可行也然美憲法雖如此美有兩黨其以多數得總統者必多數在國會故能暗相通而為用此特美人之善于運轉憲法耳若法則不當誤為之多數得總統者不可一也且總統與諸卿不受責任其有橫暴專制柔懦失職國會不能監督之國民不能去之夫人無監督而能為善者蓋寡故中國舊立憲法立之監而佐之史左置輔而右設弼有法家拂士則不亡以此也立憲國之政府有國會以監督之則政府不敢恣睢專橫亦不敢怠懦棄職所關至大矣若無監督則政府橫暴專制怠懦棄職國民只有扼腕忿怒而無如之何故必又出于兵爭以革其命則國大亂民死無算矣故惟美行此制可無礙若中南美廿國皆用美之憲法而致大禍若此不必疑及釀成專制而其成效可鑒也況事變百出吾國豈能妄用之乎

若如今憲法從美總統執政例而下設責任內閣則行政之權分而為二夫總統執政而不受責任則有革命流血之禍責任內閣之上而有總統執政則誰能任其責總統權重則責任內閣必廢內閣權重則總統必爭二者于理不能相容于勢必常衝突即今總統則諉咎于議院之掣肘而國民又咎總統之不奉法非美非法更不可行用致國勢危弱亦可鑒矣如各省分立有同藩鎮之割據民選長吏益更暴民之橫行凡此皆吾國師美制而禍敗大著者然則美憲法之萬不可用而尤不宜于吾國至明矣

歐人自法創革命也。即本拉飛咽助美自立而來。拉飛咽豈美之共和也。而誤師之遂釀大革命之大禍。亂八十年。幾亡法國。以殺其身。蓋美清教徒有道德為之本。而法無之。質地不同。故治亂相反。不能襲共和之美名。而遂可望治效也。且美聯邦各自治。總統權限甚狹。故爭者少。中南美總統權大。一故爭多。中國無聯邦之分權。則總統權莫大。爭亂殆不可思議也。若行聯邦。則自分裂而求亡也。歐人鑒于法之禍。患與中南美之亂。故十九紀下半期。諸國以革命自立者。數四。自奧大利、普魯士、意大利、巴威薩遜、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塞維布加利、牙那威。皆復立君主政體。而不立民主共和政體。且甯迎立君主于外。而不敢立民主。非不知其高美也。懼無其實地。則大之內訌而滅亡其國小之。頻爭總統而死。民過半。故不敢妄試也。今只有葡革命而立民主。然因為新舊教爭而廢王與革命無與。然今葡亂無已。後事難定也。

夫為治有序。進化有級。苟不審其序而欲躐級為之。未有不顛蹶者也。今夫飛船之天游。至樂而神速也。然而挾山谷之野人。置飛船之上。只有墜死不可見人之妙樂。不審已而遽師之。今全球大地之行民主。制而安樂者。只有美國。瑞士、瑞二十二村與我不相類。即美之始立。不過三百萬人。蓋亦極小國。而又因于屬地。無君主。又皆清教徒為之。試問中國萬里之大。四萬萬之民。與美同乎。不同乎。歐洲各國不敢師之。而吾亞洲國乃欲妄師。美人不類于葡。葡小兒慕飛船而紙裝之。乃騰跨而墜死乎。

若中國而行美之憲法乎。則兩黨爭總統之時。不知經幾何年。不知死幾十萬人。而後定也。墨國之爭總統。亂三百年。至麥亞士專制。僅安二十餘年。而今復大亂。中國處列強窺伺之際。其能得幾何時乎。或者謂天下已定。當效美國之投籌公舉。以昭大公。此尤可笑也。投籌公舉者。美國長治久安之法耳。中

南美行之則豪傑挾兵以爭位總統只一籌雖略少誰肯下者況中國各省兵力既分割據各立詐力各出誰使首以聽探籌者中南美各國豈不行投籌法哉何以每易總統必出大戰戰勝者則為總統哉此或為鄉曲不解事人之言至于實行則必時時黨中之魁領人人皆堯舜而後可否則必無是理也夫探籌既無是理兵爭則死人如麻既非安民之法矣亂靡有定尤非定國之方其究也召瓜分而亡其國皆為謬慕美總統共和憲法之故豈不大謬哉故吾斷斷言之中國今日之時萬無師美之理也夫美總統共和憲法所以不可者以共和名義雖公而有總統必屬於一人則遂為至私誰能為之者以四萬萬之人英傑梟雄者各省輩出誰能相下者常人家產田宅之爭尚傾力而為之況總統乎故時擁土仗鉞之將豈能下於草澤之人舊日倡革主動之雄豈肯屈於後至之英各省郡分起之豪豈肯輕舉土地而屬於一主既無君臣之義則人人皆有總統之思而誰肯竭命盡忠者是故馬拉段敦羅伯卑爾之爭總統互相殺戮殆必不能免而墨西哥共和後為爭一總統之故而亂三百年至今未已後禍不知所底若各省分立則如印度而已鑒戒若此真令人骨折心驚者也

今將從法國之憲法乎法自見敗於普改定新制鑒於美洲全國爭舉總統之禍烈又習熟於諸歐虛君之良法特思避美之敗而收英之良然其國人又久傾心於民主之制不能再立王也於是創為新法以總統代表虛王不負責任不執政權乃立宰相以執政令政黨但爭宰相而不爭總統內閣變而總統不變既不致陷於無政府之禍亦可以息每易總統大為亂爭之禍劇矣但總統既由於上下議院所舉則其人必有大才者矣必有黨人而孚眾望者矣總統之任期既七年而七年之中內閣之更易無數則總統之能與宰相同黨也殆等於日月食之相會矣然則七年之中總統與宰相必不易得同黨既不同黨則

政策必不能強同矣夫以一才望迫出黨徒衆多之人而據全國人之上其必不能  
 之專行其政不待言也則必聯合各小黨齟齬現政府則政府必易顛覆故法國內閣  
 能而期年者即內閣未覆時總統與宰相意見不同亦遭各黨所齟齬而不能施行即  
 故法之宰相即有奇才亦難行其志故四十年來德日強而法不振皆由立法之初憲法  
 人日思改良立虛王以救之為此病也既不可得近法人皆思增大總統之權以此也然  
 蓋虛君之用以門地不以人才以迎立不以選舉以貴貴不以尊尊夫兩雄必不並立才  
 故總統與總理交處之難也故立虛君者不欲其有才也不欲其有黨也然後家宰總  
 專行其志而無掣肘之患一也夫立憲之法必以國會主之以政黨爭之若無虛君而  
 總統其上一無一極尊重之人以鎮國人則陷於無政府之禍危恐孰甚故虛君之為  
 久確而堅固又必禁由于公選乃無大黨而不必有才乃不與宰相爭權而後內閣  
 可強歐洲數百年歷史而得之故明知虛君之無用無才而必立之者賴其無才無用  
 意人與此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牙那威希臘必立虛君不立民主者恐公選者之必  
 才也實迎外國異族人為虛街王而不立本國人者為其無黨也其苦心委曲以成就  
 者皆所以免爭總統時陷於無政府之禍也法俗為民主法所久敵雖知虛君共和為  
 滯於民主遂失虛君之用而陷法國於長弱一法之不善坐視其隣敵德國之強而無  
 吾國將從葡萄牙之共和憲法乎其制總統不由國民選而由國會選取其長而去其  
 府而行政取於美各部長不列席議院不當政爭之衝蓋又合鑑美法取其長而去其弊  
 然總統三年



一任至舉總統時仍陷無政府之禍使一國民失其常度其弊一也總統之行行政豈能盡得民心不得民心而對黨政之爭之非三年不能易總統之政府則積恨深而爭禍劇二也若有賢總統成良政府而至三年期則必改易雖有善政未能終之則足以大累國事三也若有虛君則不陷於無政府之禍一也政府可久可暫如英小彼得之十九年如德俾斯麥之二十餘年故能善其政而強英德二也若不善則期年數月而易之民心不積恨而禍患可不發三也然則總統之制即經多方鑑戒如葡之最後終不得其至善矣若夫墨西哥之專制總統適足為亂羅馬之世襲終身總統適成專制其法更無足取不待言矣故公選總統之制雖至公而施之實行終多窒礙未見其美善也

若英意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牙那威希臘之虛君共和國乎與加拿大澳洲波與匈牙利之虛屬共和國乎國會民黨為責任內閣實有全權又有虛君鎮之永不陷于無政府之禍故歐人言法理者以英為共和王國實為萬國憲法之祖而政體之至善者以此夫欲明英君主共和新制之妙理則觀其立憲法而可恍然矣立憲各國政體雖有不同而權在國會內閣則一也與共和國無少異也夫既全權在國會由國會政黨之大者組織責任內閣故其君主毫無用入行政之權故憲法大義曰君主無責任曰君主不為惡曰國會監督曰大臣代受責任夫在天謂之為命在人謂之為責任在下接之謂之為代受然則代受責任乎禪讓乎革命乎名體雖微不同其實一也故瑞典王欲徒步往議院禮官請備法駕瑞王曰我大世爵也何用此王者舊式乎英王欲用一婢須請命於總理大臣得許乃能用其與鄰君會兩君相見至重禮也實則銜總理大臣意出差而已故嘗謂之為公差大君也蓋立憲之君主實非君也不過仍存虛銜實為最高之世爵于王公上加一級虛爵云爾譬清朝親王出軍機仍有王爵大學士出軍機仍



稱中堂云爾。故世人謂為乾修君銜名譽總理乃實錄也。名尊之為神聖不可犯。夫曰神者不過土木偶云爾。善哉孔子之言。立憲君主也。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以君主恭己正南面無權無為如此。復何所取而不棄之。歐人乃特為歲糜數千萬之俸。國民施非常之敬以待之。何哉。其至於其哀慶之事舉國民皆恭行大典。若與主前五年行即位。六十年禮與費萬萬。句費六十萬。前年英主之加冕也。費尤巨而甘願糜之以媚事此木偶之大世爵何為乎。

且歐人更有奇愚極怪而不可解者。近六十年來比利時百戰拒荷而自立。乃迎立德之滑敦伯王子為王。四十年來羅馬尼亞背突厥而自立。乃迎德之阿論卜公子為王。希臘背突厥而自立。乃迎立丹墨王孫為王。布加利牙塞維種也。背突自立。乃迎立德之可通可大候之子為王。五年來那威背瑞典而自立。乃迎立丹墨王子為王。且夫國能自立其將相豪傑之才眾矣。乃不自立民主而立君主。又不立國人而迎立外人。若希臘之與丹墨羅馬塞維種之與德為條頓種。丹墨為諾曼種。至反矣。然但誓入國籍即為國人焉。更有奇者使其舊為君主國如英然因舊有制而立之。猶可也。若比利時以下諸國皆無舊君之制俗而為新立之國土。然乃必立君主且迎立外人為君主。豈不尤可異哉。若夫與普革命皆遂其君既得國會而復迎立之。今之與皇佛蘭詩士約瑟第二普大帝威廉第一是矣。蓋民所惡者國為君有耳。若既開國會舉責任內閣則國為公有萬國之制除俄德國外共和與立憲民權無異也。總統與總理大臣事權無異也。所微異者立憲之制總理大臣之上有一恭己正南面無權無為土木偶之神云爾。

夫此恭己正南面無權無為土木偶之神而歐人乃必尊奉之為君歲月糜千百萬之俸國人施非常之敬豈不異哉。使百年歐人而皆愚騃則可使歐人而稍有知識也。則是法也不可不深長思也。歐人立憲

之立虛君。甚至於無君。猶且熏丹穴。而求君。迎異族。外國人而尊之。為君。如贅婿然。蓋至深遠奇妙也。為防亂之切也。故慮害之遠也。立法之周也。故垂制之奇也。是法也。蓋非聖哲心思所能得之。乃經萬驗之方。而後得之也。奕棋小事也。不觀數着而妄行。未有不敗者。豈可不深長思哉。且夫立憲之虛君。至無用也。然歐土立憲國。乃皆若至愚謬。而必立一虛君者。蓋立一無權之虛君。人不爭之。於是驅其國人。只以心力財力運動政黨。只以筆墨口舌爭責任。內閣總理大臣。而一國可長治久安矣。無復歲易總統。以兵爭亂之患。不陷于無政府之禍。則君主者。無用之用。至大矣。故歐土各國實備極敬禮。歲糜巨俸。鞠躬以事之。甚至迎於外國異族。而立之。蓋有大用者在也。嘗譬論之。君主者。如神乎。神者在。若有若無之間。而人間皆奉之。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故先聖以神道設教。美飾其廟宇。厚費其牲醴。香火率百姓萬民奉跪以事之。而不肯稍惜其費。稍吝其恭焉。佛耶回諸教主。皆託於上帝。以臨民。而民德以修。豈無故哉。蓋明則有政治。幽則有鬼神。鬼神者。以無用為用。而亦為大用者也。今世無論何國。苟驟廢神道。去迷信。則奸人益橫肆。而無所忌憚。復何所不至哉。夫神者。既以無用而為大用。而天下未廢神。且必立而尊之。然則他日大同文明。既極或不尊天而廢神。今則未至也。不廢虛君。猶是也。孔子之作春秋。推王於天。蓋天在有無之間。以無為為治者也。明於是義。可以歐通人。虛君共和之制矣。

夫責任內閣之法。最美矣。宰相必黨魁。為之必為人望。而有才者。然有其權而無其禮。虛君必無黨。而鮮才者。則有其禮而無其權。使有才者為政。失則去之。國本不少動焉。使如神者受其禮而坐鎮之。于有變時。國本不少動焉。蓋人之有爭心也。猶水之有伏流也。有河道以順之。乃不汎濫。有責任內閣。以暗銷。

爭總統之干戈發其伏流俾行軌道雖有洪水乎有河道則不汎濫滔天矣所以為絕妙之良法美意也  
天下所歎美師法于英憲為此也  
或謂若所云云者是君主立憲也非共和立憲也夫可謂為立憲君主國者必君主仍有統治權立法權  
而後可否則只能謂為共和民權不能謂為君民共治也不能以有虛銜君主而遽謂為君主立憲也若  
俄普日可謂君民共治者也國有憲法君有政權自為一政體與英比意名同為有君主實則全為民權  
不同類也俄帝有大權雖立憲法尚存專制無論矣普國憲法初雖參比國憲法而成而國王所有之權  
力迥相反也一國王為總攬統治權二國王得以任已意用國務大臣其大臣不負連帶之責任三國王  
有解散議會之權不必得國會之同意四國王有裁可及不裁可法律之權五國王有非常大權六有發  
緊急命令之權夫非常大權者即當非常危急之際有停止憲法中某條適用之權夫憲法猶可廢停也  
專制之至也真為君主權也民主國無認緊急命令之權即君主國中苟其議會於立法有權力者亦不  
承認之故意比二國君主無發布緊急命令之權英國之立法權君主與議會共之議會有法律制定權  
故英王無發緊急命令之權故英實為共和國不得為君主國矣日本憲法參普國憲法而立者然君主  
之權又遠在普國上其海陸軍編制權憲法明定為屬於天皇普國則否故常為議會所左右焉日本天  
皇有結和約之全權議會不得容喙焉普則國王所訂之條約有時須經議會協贊始生效力也日本凡  
大權所定之歲出非有政府同意議會不得削減之普國則無此規定日本憲法改正案須依天皇之命令  
而普國之議會有提出改正案之權故公有之國若俄普日者可謂為立憲君主矣自俄普日外名為君  
主無不歸于民權者若英固為共和王國即比意亦實為共和王國耳一切各國君主立憲與共和立憲

之別。可以推定。別白之。蓋君主立憲國與共和國之別。現有統治權。有立法權。與否也。英王既非統治權之總攬者。而立法權屬於國會。且因議會政黨之勢力。發達國王雖有任免國務大臣之權。而不能實行。不過徒存王者之禮與名而已。安得為真君主也。非共和而何。或謂英王尚有殘留政權。而大總統無之。以此為別。蓋英國於行政權外。凡非議會直接禁止之事。及專任他機關之間接事。國王名保有之。凡制定法及普通法。不規定者。國王可以樞密院令定之。此立法之殘留權也。凡不屬於通常裁判所之一切爭議。有使樞密院審理宣告之權。但以國會不禁。及無委任於他機關者為限。此司法上之殘留權也。然英王未敢實行之。亦空名也。猶法總統于憲法之權。豈不甚大。而積久不敢行。實同無權。則何能以此為立憲君主民主之辨哉。按英王有任命公使領事與宣戰講和締結條約之權。是英王頗有外交權。其立法權。英王有召集國會開會停會及解散眾議院之權。又有法律之提案權。對於議會有不裁可權。凡殖民地裁判所。宗教裁判所。海上裁判所。及白痴瘋癲裁判所。上控之一切訴訟。國王有聽斷之權。又有赦免刑事犯罪之權。內治權則國王有任命之官吏權。又除司法官及國務大臣而外。有罷黜官吏之全權。國王又有制定貨幣制度及度量衡之權。有指揮統率軍隊之權。又有編制海陸軍之權。但其實皆為國會所制限。皆空名耳。不敢行也。同於無也。故不得不謂為共和國也。或謂為共和國可也。必不能目以君主立憲國也。

比國之統治權。立法權全在民。故大臣對於議會負責任。而國王之任免大臣。亦不得不從議會之意。政府之官吏及外交官。國王雖有任命之權。但其實則內閣主持之。國王有解散議會之權。及裁可法律之權。但其實必承議會之意。國王有特赦權。但須國務大臣副署之。國王有宣戰權。但因軍費之故。宣戰前

必經議會承諾國王有訂立條約之權但通商條約及加負擔於人民或國庫之條約須得議會之同意也意國王亦無統治權立法權其權皆在民雖有裁可及不裁可之權但慣例上殆無不裁可者多數君主國兩院皆有法律之提案惟豫算則必由君主先提出於下議院然意國之下議院亦有提出豫算案之權國王有訂立條約之權惟領土變更之條約及增加國庫負擔之條約則必經議會承認國王雖有任命官吏之權但其慣例則由議員中選任在憲法上意國國務大臣對於議會不負責任然自慣例觀之則國務大臣之行政對於議會負責任而對於君主轉不負責任依此言之比意君主一切無權遠不如美法之民主不過空存君主之禮與名為一國之首領代表以彈壓無政府之禍云爾故不得不謂為共和國也又謂之共和國可也必不可目為君主立憲國也

中國二十年一統帝者最尊故國人因專制而憤恨之亦猶法革命時之恨君主也若今歐洲諸國君主無權無事實一大世爵耳吾遊丹墨之歌本哈觀遇丹王希臘王徒步並行於衢遊里斯本日遇葡王及后徒行於道遊馬得里亦日遇班王於道居瑞典則瑞王忽乘車請入吾宅觀吾中國器馬多此大世爵於民無幾微之損而秩序能存能彈壓無政府之禍豈不妙哉

夫爵號之尊亦與時推遷耳今夫王侯之號子男之爵在周則王為普天之天子在齊晉則侯為天下之霸主在吳楚則子為南方之霸主至尊也而六朝以王號封樂人與尉者北齊穆提婆以彈壓琵琶封王是也唐末偏裨多封王即今蒙古諸親郡王亦何貴焉漢改關內侯既為虛爵則爛羊頭者亦封之而子爵當宋世五品以上官重恩必封今日本子爵亦十餘人與晚清之道銜無異耳即在歐人昔之公侯伯皆有土之君也吾遊威廉舒之園林宮殿冠絕全歐今德帝以為行宮者乃一鋪下拉父之故宮苑耳今

譯如伯爵云爾。今歐士貴族土地歸於國。有吾在瑞典召量地人。乃亦子男爵也。夫有土之君與虛銜之爵亦遠矣。王侯子男之名雖同。其貴賤何常之有。即今清室猶是帝號也。而今文電與國民酬酢。豈復昔者赫然有天下時乎。晚清實缺之道。府州縣與虛銜之道。府州縣人之稱為觀察太守刺史明府者。豈不同哉。然而虛銜可以數千百金購得之。盡人皆然。以視實缺之道。府州縣權位尊崇。威煥赫不亦天壤乎。昔有番禺縣差張姓者。子婚盛儀。仗馬百十。鹵簿塞道。其銜牌道也。其頂戴紅也。其大夫則榮祿與首政也。道旁觀者儼肅。以為督撫關道也。與順德羅尚書惇行子婚儀仗相遇。顯耀遠過之。遊於香港南洋。遇有婚儀。鹵簿塞道。亦莫不銜牌道也。其大夫則榮祿資政也。其頂戴紅也。然或曰。此販脂而富者。此轉轂而富者。其不可言者尤不可數也。可得謂其榮祿大夫資政大夫非歟。可得謂為與尚書侍郎總督巡撫之榮祿大夫資政大夫等乎。天下之名同而實異者多矣。豈得因其名之同也。比而論之。因而棄之。今共和王國實多一虛銜王爵耳。其與俄普日之君主立憲遠矣。不類其矣。必不得已。謂為共和爵國宜也。謂為虛爵立憲宜也。謂為君主立憲則名是而實非也。不切不實。名實淆亂。豈可哉。不可不辨也。今草吾國憲法授總統以大權。望其得以行政。過於英比意遠矣。或謂法總統代表王猶虛君也。吾但使國無多黨。有異於法。而以兩大黨行責任內閣之制。則為強力之政府。而才賢者為政。總統無從撓之。豈不純乎英憲乎。則或亦民主共和之善制。而少病矣乎。然此知道之以政。而未知齊之以禮之義也。凡平民之政。患其流為暴民。以多為決。恣睢猖狂。紀綱易紊。道揆易失。如是則大亂且亡也。苟未至教化純備。道德齊一人能自治之時。必正紀綱。崇道揆。明禮法。謹秩序。然後民有整齊嚴肅之風。而國乃收治強之效也。且使教化純備。道德齊一人能自治。孔子所謂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若是則無政府亦可也豈止羣龍無首更何須立代表總統乎然既未能至教化純備道德齊一人人能自治之時則當以禮齊之夫欲齊之以禮以收整齊嚴肅之治則有如神之木偶猶存舊俗之禮法而後能行之英國雖為國會萬能民權至盛而保守其紀綱禮俗道揆法守以成其整齊嚴肅博大昌明之政俗美化良矣比於法之面網錯紀恣睢自由者其政俗皆遠過之所以然者英為虛君共和之治故也天下皆稱英之善法然其義旨深遠非常識所易知然凡共和國人不可不深思之也

今吾國已為民主共和矣夫共和之法只有英美法瑞四派而英有虛君與我民主不類必不能用美派易生禍變瑞派至公而吾國大民眾難行無已則師法派立代表王之總統而行責任內閣乎雖總統有才猶有內爭難致國強然為民主共和而屈不得已也猶勝於美墨與瑞士也

嗟乎民主共和無一月憲法也法國九變尚未能盡善誠無如何也今不得已採法之憲法以猶少得英憲法之意故也而加損益焉稍增總統之權或有聖哲別創新中國共和良憲法以為萬國師固所望也鄙人思之而未得也今所起草偏採各國本于英衷於法亦姑以為憲法云爾未云善也癸丑二月十五日康有為

###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吾中華民國合議為國家之保持光大確立公義為人民之身命生計保全國安完備外防各守名分增圖樂利制此憲法共遵守之

#### 第一章 版圖

第一條 凡中華民國之境土漢滿回蒙藏五族合一而不可分疆界一依舊傳非更易憲法不得變改若



不得已之時。必開國民會大議。過三分有二之人數。議決。始許變更。故總統議院有和戰之權。無割讓地之權。

按各國憲法。多不規定疆界。惟比利時。普魯士有之。而俄後起。從之。日本雖後起。而一切不規定。故後來取臺灣。滅高麗。皆不必議更憲法。則其憲法之廣大。能容之。惟吾國當弱時。未可效。宜取普比之制。嚴定疆界。俾難變更。且此大變。非國會少數人所能決。宜採美法國民會議之制。法語所謂列非牽者。非得全國民有三分之二之同意。萬難更改。以為保守之計。此為今立憲第一要義。至比立憲法。及於州邑。故臨時憲法有二十二省字樣。然今議改道府。衆情多同。省制後必議變。而憲法難於更正。故省字萬不宜入於憲法。以免阻礙地方制之變通也。

## 第二章 主權

第二條 主權在國。其行用主權。由憲法分委之於行政立法司法者。

按俄德日突之憲法。君主有統治權。是謂主權在君。瑞士法美墨憲法。特明主權在民。英比同之智利。葡萄牙憲法。特著主權在國。中國民權已極張。而鄰於列強。當以國權為重。故宜主權在國。

## 第三章 行政

大總統  
副總統

第三條 大總統總行政之權。由國務員代負責任。而輔弼之。副總統以備儲貳焉。

第四條 大總統由參議院眾議院地方各議會會合而成之國民議會。以投票過半之最多數選舉之。其多數之次者為副總統。

按美舉總統。全國民舉之。中國萬不可行。法葡舉總統。合兩院為一選舉會。號曰國民議會。而舉之。然總統但為國會舉。大受挾制之弊。未必公也。且亦未必得才德之人也。於是權歸國會。失立法行政對峙之平。甚未善也。法鑒之。今議欲增諸縣議員。以救其弊。吾國正可借鑒。故宜每縣選一議員。與兩議院混合成國民選舉會。以舉總統。乃為少弊。惟此會不得及他立法權耳。法以兩院合為國民會。此則以增選全國府縣議員。合於國會中。乃為國民議會。餘仿此。

按美總統被選舉之資格。凡住合眾國境內。滿十四年。而年三十五歲者。為合格。葡與巴西同。但外國人入籍者。不得有此權利。阿根廷法。又必須加特力教者。法國則凡入法籍之外國人。於其入籍後之明年。有大總統之被選舉資格。至於兩院議員之被選舉資格。須入籍後已滿十年者。年歲則法公民二十歲者。可被選。美則不定。吾國不慮被選。亦斷無二十歲可被選之理。此例今可不立也。

第五條 大總統以三年為一任。任滿後亦可再選。然不得過三任。三年之期。以選舉新大總統之日為始。

按美葡巴西總統以四年為一任。智利以五年為一任。阿根廷以六年為一任。法以七年為一任。皆得復任。惟葡阿不許連任。瑞士則一年為一任。不得復任。美亦只許再任。其中南美各國。少或至二年。多則至十二年者。以許復任為多。故墨多亞士至復任七次。吾國地大民眾。不宜久任。以啟爭機。然太短任。則選舉太繁。吾國官制向來以三年為一任。蓋三年則賢否著定。其得眾望者。亦可再舉。斟酌最得宜。尤協於吾國之俗。故擬以三年為一任。然雖許復任。至多以三任為止。酌於美制。以防積久而成專制也。

第六條 大總統病故或因事去職。則副總統繼其任。其舉總統多數之。又次者。升補副總統。惟至前總

統任期滿時仍候另選

按美制立副總統猶君主國之立儲也。若大總統病故及辭職副總統接任。瑞士不立大總統行政權由國務員會議。法國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憲法用美制於大總統之外有副大總統當後任。凡新大總統未選舉之前原任大總統病故或因他由而曠職時即以副大總統代其職而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之憲法則不立副總統遇有以上情形行政權屬於國務員會議用瑞士制也。猶吾古者君薨聽於冢宰也。若其時代議院適散則元老院自集合以監督國務員會議之行政。倘是時代議員既散而國務員會議又不成立則元老院通知政府速選新議員以組合國民會議。惟若此則多時陷于無政府矣。險象環生。若有外釁尤危君主國之太子以備儲貳亦防危變也。中國地大交通未備尤難召集故只能行美副總統接任之制而法之制不可行。

### 第七條 大總統之俸給每年豫算定之

按法一八七五年憲法未定大總統俸數僅於財政上之豫算規定故每年可以增減其數。今定年俸為一百二十萬佛郎其中勞金六十萬佛郎代表王室費三十萬佛郎旅費及交際費合三十萬佛郎。美則昔者五萬圓今十萬圓瑞士議長一萬佛郎吾國新定事勢日變不可規定于憲法中故付之每年豫算為宜大概如法之比亦未為多俾總統于其私足養其廉于公不失其體不可如美之儉反令難行而弊更別生也。

### 第八條

大總統於國會有召集開會閉會延會停會散會之權。惟于散院後限兩月以內行總選舉其選舉畢後限一月內召集議會其議院各有過半數請非時召集者總統必召集之。

按美總統無停散議院之權。法總統可解散議院。散後選舉會限於二月之期內集合。以選舉新議員。當選者應於選舉會閉會後十日內就職。英國王可散議院。解散後限三十五日。選舉會組織議員。集合比王可解議院。散後限四十日內選舉。二月內召集新議院。此規必不可少。一以阻政府之施壓力。於選舉人也。二以使解散議會之衝突。俾人民速行判決也。按吾國地大而道不通。非兩月不能行選舉。選舉後非一日內不能召集議會。故照法國例而稍增焉。查法一八七五年之憲法。僅云一當議會解散後。選舉新議員之選舉會。應於三月內召集之一。但如此規定。必生支離。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六日。大總統麥馬韓解散議會後。欲從事於新選舉也。有謂選舉至遲須於三月內行之。而政府之解釋。則謂召集云者。發召集命令之謂也。故召集命令須於三月內之期內發布之。而舉行選舉之期。則可任定何日。由此解釋。於是年之六月二十五散議召集命令。乃七月二十一發召集命令。而選舉之期。則定於十月十四日。以致新議會至十一月初七始克成立。立法者恐他日復有此弊。故一八八四年之憲法。改定之。今吾國亦宜從之。然以解散議會為不可者。今有三說焉。一謂反乎分權之原則也。蓋議會由人民選舉而出。故大總統不應破壞之一。謂反乎分權之原則也。蓋議會立法。各自獨立。故當立法權反對時。行政權即不應強制之一。謂反乎委任之則也。大總統為參議院及代議院所選。則大總統即為兩院之委任者。故不能解散選已之議會也。然皆非確論也。以言民權。則散議會非反其原。則正所以尊重民權也。蓋解散之後。必重行選舉。其重行選舉者。所以訴之全國人民。而求國民利其是非也。當此時。國民即為判斷衝突之高等裁判官。至公矣。以言分權。則解散權與其原則亦不相悖。蓋議員有彈劾權。則政府應有解散權。所以調和國家機關之衝突也。若無調和國會立法者太專。而

政府行政者受壓則國家將陷於危險矣。至委任之規亦非相反。蓋大總統非議院委任而國民所委任也。自經選舉之後則大總統之權即與議會分離而完全獨立矣。故解散議會之權乃議院內閣制之重要法也。英與比行責任內閣故此權法一八一四年及一八三〇年之憲法用英比制。美及瑞士無此權。而法國革命時之憲法及一八四八年之憲法用美瑞制亦無解散議會之權云。蓋法之政治家雖贊成君主政治者亦不喜解散議會之權。蓋解散權雖為議院內閣制必要之規。然法當王政復興時及一八七七年之濫行此權不過主張專制奪人民之輿論耳。故法國人民觀之解散即不啻革命也。英國則否。解散議會之權君主屢用之。今法復用之者蓋責任內閣與有相因不得已也。蓋凡責任內閣之國受國會之監督者法必使之兩權相等。故國會之於政府有不信任權有彈劾權而政府之於國會有解散權有停止權兩相當其勢相敵而相消不使一權壓於一權焉。故政府權太大則有專權之患而國會之民權消縮不可也。國會權太大侵奪行政而行政權束縛亦不可也。政府權小則有媚悅議員之患。國會縱橫則有蹂躪政府之患。二者皆于國利民福有相反焉。故責任內閣有解散國會停止國會權以與信任權彈劾權相當誠不得已也。若無責任內閣之國如美國者國會與政府分司而對峙國會無不信任權無彈劾權政府亦無解散國會權無停止國會權二者亦相當而相殺也。惟德國與普國無責任內閣而又有解散國會權此則君主專制之治非立憲之正義矣。蓋德國承俾斯麥之後君主以威廉第二為之君相皆負奇才與強德普人民信服乃天幸偶然之事以人治勝非以法治勝也。至於立法自當令國會與政府兩權相當乃為良也。雖然不得謂政府無解散國會權則國會之權必張有停散國會權則國會之權必感也。蓋國會而至於停散則其抗衡政府之力

必極漲盛。未幾即復召集國會之實力。或以激而加張。否則再開國會亦未嘗減縮也。今吾中國若行法責任內閣制。則政府必當有停散國會權義之相因者也。故凡行責任內閣之國。政府皆得停散國會。歐洲各國莫不通行。若暴民太盛。專主國會之權。不行停散之法。則政府無一能立。而國政無一能行矣。其非兩權相峙之意也。然政府之行停散國會。各國有異。有限停會一次者。有限停會兩次者。有限散會一次者。有限散會兩次者。有停散會不限次數者。吾國國體甫立。政體未堅。國勢未固。國民未安。立法宜活。以容變更。以求增進。安知無俾斯麥。克林威爾其人。此尤中國所希望者也。各國之例。有兩院並停散者。有散下院而僅停上院者。其散下院專以元首之命行之。有求上院之同意行之者。故今中國憲法。但許政府有停散國會之權。而不必限定次數。至國會有一院則散其一。而停其一。可也。若停散下院。而求上院之同意。勢必不行。是猶廢此制也。吾國勢至弱。國勢富強。宜寬假政府。令得展其四體。故欲停散下院時。政府但元首行之。不必求上院之同意也。

第九條 大總統有法律起草提案之權。及商修憲法之權。但由國務院以大總統之名。提出於參議院。或代議院。凡議會決議之法律。大總統得發還令再議。議會不得拒之。

按德聯邦憲法。德帝有監督公布法律權。而無直接不裁可權。比王亦無之意。雖有不裁可權。而未嘗實行。美憲法。總統并裁可公布法律權。亦無之。雖有有限之不裁可權。若議會堅持之。則總統無權矣。此用法國制以調和行政立法之間。然授總統之權。過于德比意之王矣。與上條停散下院不求上院同意。不定停散次數。雖用法國制。而大增總統之權多矣。

第十條 大總統召集開會及閉會時。親至議會。其他發言權。由國務員以大總統之名。提出法律案於

議會其一切通牒由國務員至議會讀之。

按美憲法總統于議院無位置亦無發言權。惟以文書信札與議院往還。此外不得有交涉。此在美制尚可。若用法國制則國會與內閣交通何必限禁總統。故于召集開會與閉會例由總統親到議院以重之。而其他則通牒由國務員交通之依法美制可也。

### 第十一條

大總統有宣布法律監察其執行而保護之權。

按此各國元首通行之權以律雖公定于國民必有代表發布之也。至大總統之規定權法律僅揭其原則及綱要至其施行細則由大總統之施行命令定之。但大總統之施行命令須遵照本律不與其原意及原文相衝突。

### 第十二條

大總統有特赦權但須經特赦委員會同意。至大赦則必經法律承認。

按此為英制而各國憲法效之。然中國經義與法律天子亦無特赦權。王特三宥以示寬宥。終執法以守正。後世大赦陳元方鄭康成皆以為長奸不可行。故中國法最平也。美制同惟彈劾時不得任意赦免。此蓋君主至尊破法之餘例留存于憲法中者也。今姑從之。但特赦與大赦異。大赦云者不僅廢其刑并消其罪。凡已經犯者一概不論。至於特赦不過除其刑或刑之一部。而其罪仍在也。若再犯他罪仍以再犯罪科之。且附屬於刑事之所謂無能力。雖經特赦仍視為無能力也。

### 第十三條

大總統有陟黜文武官吏之權。其定官制官俸頒階位勳章各榮典得依法規行之。惟法官

依特別例。

按此為自然之制。然總統任命官吏須依法律所定。官吏之資格及年齡且於特種官吏其用舍須經



國務員會議法國憲法言大總統有任用權而未言罷黜官吏之權其共和八年及一八四八年之憲法則明認大總統有罷黜官吏之權自實際言之除不可罷黜之官吏而外其餘官吏大總統均應有罷黜之權也美制總統兼有任免權惟司法自立大總統于法官之任免聽法官法庭自為陟黜蓋共和國易流為暴民政亦易變為專制之政司法獨立以保守法律實為良法吾國似宜略採用美制也蓋行政與立法不宜全劃分若司法與行政不妨全分也

第十四條 大總統為海陸軍元帥有處分調遣全國軍隊及戒嚴宣戰之權惟宣戰須候國會同意按此為各國元首通例蓋責任內閣宰相已盡攬政權若君主不攬兵權而付之內閣則即成六朝舊禍故歐人憲法善用分權以互相控制而維持于不敝蓋幾經閱歷而得之今德日立憲而強賴賴君主有兵權之故亦立憲中證驗之一新例也惟大總統之行事無不經國務員副署而負其責任國務員副署有時得拒絕之且美無責任內閣然大總統非得兩院諾不得宣戰亦與法同則調遣亦為空文（一八七五年七月十六憲法第九條）但經國務員允後依國際公法對於敵國得為報復之舉但攻擊則不在其內也

第十五條 大總統于國家一切典禮為首長主者按諸典禮凡祭祀會同賓客也各國同之

第十六條 大總統總外交有任免公使及接受外使之權凡外交和約有商訂批准之權然凡通商條約若加重國庫之負擔及人民身分與外國僑民之所有權條約與賠款割地及土地之交換合併之條約必經國會三分有二贊成乃可批准

按和約之商訂及批准其權限各國有三例一美制以商訂條約之權屬於行政之元首而批准條約則屬於輿論之立法權法國一七九一年一七九三年共和三年及一八四八年之諸憲法採用此說故一切條約須得元老院三分有二之贊成二英制謂條約之商訂及批准均屬於行政權法一八一四年一八三〇年一八五二年及一八七〇年之諸憲法均採此說三主比制乃折衷英美謂條約之商訂及批准屬於行政權為原則但批准重大之條約則不可不經立法權之贊成法國近今一八七五年七月十六之憲法採用此制按法今用比國制斟酌至為得中法國立法權于條約尚有三義一兩院承諾條約或全否決之惟不能變更之二兩院不能豫禁大總統商訂某種條約蓋以大總統有商訂條約權不能加以制限也三大總統有秘密商訂外交條約之權既定之後再交議會即以條約關於國家之利益密告之法制可謂周密詳盡矣查意國憲法國王有締結條約權然領土變更或加重國庫負擔之條約須得議會之同意比國憲法除通商條約及加重國庫或人民負擔之條約須得議會承諾外其餘條約國王有任意締結之權荷蘭憲法凡關國民權利義務或變更領土及加重國庫負擔之條約非得國會認可國王無批准之權滑敦堡憲法凡領土讓與或交換之條約及租稅及國民員擔條約締結之前須得議會同意德國憲法凡結約之事屬於憲法第四條之範圍內者須得聯邦議會之同意方得締結之普國憲法凡關增加人民負擔或國庫負擔之條約必得兩院同意始生效力又比國憲法關於人民權利義務通商及國庫負擔條約須經議會協贊始生效力凡各國于土地財用大事事關全國無不須議會會同以元首之誤敗或被脅屈從也法國用比利時制至為妥善美則總統太無權吾憲法外交權依比與法為最宜也

或謂法總統不過有行政首長之名實無權力此大非也蓋誤會法國憲法謂法總統如立憲國之君主不負責任故不能有實權然法之法學大家亨利列海以為不然專著書辨之發明憲法授與總統之權其大謂取憲法一讀則知法總統無權之不確即以選用內閣而論法總統之權力遠在他國君主之上難者必曰總統選用內閣究必求於議院之多數黨固然也但多數黨中總統可自由用人若其人占多數而總統不選舉議院固無如總統何也其在內閣也總統之權尤能影響及於行政黨內閣會議時總統可為主席且總統不僅與內閣共同行政並有監督內閣之權即於議會總統亦得監督之反對之如憲法所定解散議會之權停止議會之權表示政見之權發還再議之權皆其明證但未立總統選用內閣之憲法耳總之共和立憲之國必須與行政部以一種調和衝突之餘地故總統之權不宜務為削減狂警者流每謂民權自由與國勢難兩立然就法國經驗觀之乃適得其反蓋無國權則自由不能存故國權者實自由之保障也著者之言國權非言個人專制及少數暴力種種不法定權力也國權者大公無我不分階級貧富貴賤均同享之且吾法今時情勢與大革命時相反其矣蓋革命時法人准欲倒行政部之權力以其為全國之公敵也今法國人則惟慨歎於行政部之衰弱以不足障其自由也其說大行于法今此草案于停散議院不限次數不求上院同意又過于法即求之英比意立憲君主權遠過之矣

第十七條 大總統得發普通命令及特別命令惟不得出憲法及法律之外若違法者司法得審查之按總統普通命令有委任命令有施行法律命令與法律同其為國同為公益同國民應遵守同垂效將來同其少異者法律僅揭其原則而行律命令則大總統有權定法律之細則也法律出於立法權

行律命令。出於行政權。令不得悖乎律。而口可以變更其他律。故法比裁判所。有審查發令之權。凡行律命令。委任命令。皆同對於變律之令。得拒絕不行。至于法律與憲法相矛盾者。法奧比之裁判所。無審查權。不得以違憲為口實而拒之。惟德國憲法裁判所。有審查法律違憲權。北美實行三權分立之制度。立法權與司法權對峙同等。故有審查法律之權。惟英國之憲法。與法律無別。故無與法律違憲之案。然委任令與行律令。互有輕重。委任令者。大總統據特別法律之條文而發之命令也。行律命令者。大總統用其施行權所發之命令也。其効力皆及於全境。以形式言。委任令之完成及廢棄。以得參議院之同意為要。故命令上必有「參議院同意」字樣。而施行命令之廢棄及完成。不必得參議院之同意。以法音言。委任令者。乃立法權特別委大總統為之。故委任命令。權乃第二立法權也。至施行命令。不過普通行政耳。故委任命令之範圍為大。然行律命令。僅以法律之施行細則為限。故不得增減人民之權利及私人之所有權。且不得創設租稅及罪狀。而委任命令。乃法律委任大總統以命令。定其施行細則。故凡發布命令之事。大總統亦得以命令規定之。如增減人民有限之權利。創設租稅及發布罪狀等。是也。惟委任命令與法律同。人民只有奉行。不受一切駁訟。至于行律命令。則法國例得赴參事院訟之。亦可消之。近法國以議院不得以立法權委之他人。法律許大總統以定命令之權。僅以根據憲法為限。委任命令。無法律之性質。故委任命令。與行律命令。同皆不過行政耳。故二種命令之範圍相等。故有謂委任命令。亦許人民駁訟者。若法國現在判決新例。依一九〇七年大理院判詞。凡委任命令。有未諮詢參事院或溢委任之範圍時。得起訴訟是也。特別命令。乃關於特定之人。或特定之目的。而發布之命令也。一政府命令。即元首以政府職權發

之命令也。(二)行政命令。即元首以國家最高行政官之資格而發之命令也。政府命令不受一切駁詰。僅受兩院之監視耳。行政命令則異是。當其侵損利權。或溢其權限時。可受行政裁判所之駁斥。雖然政府令與行政令。實不能顯別之。凡因宣布法律。批准條約。召集議會。或延長之。以元老院為高等裁判所。或為公共安甯。外交爭戰。發令。皆為政府命令。自其形式言之。所謂特別命令者。亦有二種。(一)凡命令不必諮詢參議院。由一大臣或二大臣以上之副署而發布者。曰簡單命令。(二)其命令之發布。必得參議院同意。若無同意。即作為無效者。曰委任式之命令。法國例。凡駁詔大總統之令。有三。(一)求告。求大總統收其令也。(二)請願。上請願書於兩院也。(三)訴訟。即赴參議院而訴訟也。首二例常行之。第三例則甚少。蓋政府命令。不受一切駁詰。訴訟至行律命令。當其溢限時。可起免令。詔且人民之權利。有法律保護之。我中國昔者帝制之時。尚有給事諫議封繳詔書。製麻之例。蓋予言莫違。可一言而喪邦。垂法至嚴。所以警專制也。況今帝制已去。為共和乎。故宜依德美奧法比制。法司有審查總統命令之權。義之宜也。

### 第十八條 大總統不負責任。惟犯大逆罪及私罪仍負責。

按大總統之不負責任者。以大總統有任期。若負責任。則有罪易攻。元首頻易。必致陷于無政府之禍。元首不易。則國民精神。將變革。命致國大亂。禍烈尤慘。君主所以不負責任者。以此大總統亦為元首。故宜不負責任。此為憲法最美之制。亦重要之制也。憲法之立。實始此。不可少也。又按大總統不負責任。以職務內為限。若以私人資格而犯罪時。大總統仍為陷罪。至審判其罪。由特別裁判所。以特別法行之。因大總統不負責任。故大總統之行事。必經國務員副署。而對於議會及地

方。即副署者代大總統負其責。（法一八七五年憲法第三條）凡大總統之各命令、特赦書、與任免官吏及與議會交通之文書，均由國務員負責任。但辭職書則否。吾國正可用之。

又按法國今憲有所謂大逆之罪。總統仍負責任。美憲法於總統犯叛逆罪、收賄罪及其他彈劾之輕重罪，判定則免職。蓋私罪必負責任也。法一八七五年之憲法並未確定有三說焉。甲謂惟元老院有大權，確定何罪，宜用何律，施以何罰。乙謂大總統為刑法所當罰者，惟元老院得罰之，且施於大總統之刑罰，亦以刑法所規定者為限。然若此說，蓋無法無罰也。Nulla Poena Sine Lege。丙派折衷而斷之曰：除大總統犯刑法以為有罪之刑事，元老院得通用刑法而外，即大總統有重大之溺職時，元老院亦有宣言黜位之權。所謂重大之溺職者，即侵損憲法、外交失敗等是也。大總統被逮時，其彈劾及裁判之特別規則，不可不遵守之。惟代議院有彈劾大總統之權，惟元老院得為高等裁判所，而審判大總統。此特別規則，不特大總統犯大逆罪時得適用之，即以私人資格而犯罪時，亦宜用此制。吾國今日亦可用此制。

#### 第四章 國務院

##### 第一節 國務員之組織

第十九條 國務員之任免，由大總統為之。大總統簡任國務院總理，各不兼不若用一人。由總理選同志充國務員，請大總統簡放。無論為議員與非議員皆可。凡隸中國籍人，皆有為國務員之權。惟由議員用者，即解議員職。其國務員不得兼職。有被選為議員者，亦解職。按總揆選各國務員，皆各國慣習，憲法無文，惟匈牙利有之。然已為必然之法矣。今從匈牙利，定為憲法。

又按法國男子滿二十一歲者。即有被任命為國務員之權。並無特別資格。各員之取才也。或拔之於議院之中。或取之於議院以外。均可任意。故大臣與議員。並無妨礙。由議員而被任命為國務員者。仍得兼為議員。英以國會握內閣。故大臣必為議員。美則行政與立法對立。故議員不得為大臣。而大臣亦不得為議員。各國不出此三例。中國既用責任內閣制。則議員與國務員。自可互用。惟中國人素不。必兼職。以省把持。少塞爭競。巴西兩院議員。受國務員之職者。須辭本職。在新選舉中。不得為候補議員。吾國正可採用之也。

歐日各國。選用國務員。皆無求國會之同意者。此法惟美有之。然亦僅施于上院。其實則未嘗試用。不過存此具文耳。蓋美無責任內閣。則國會無監督行政之權。故立上院。同意權以稍示國會監督之意。而美國既未實施。故不見得失。若必實行。則政府用人。談何容易。得議院同意者。則政府欲用人才。而議院不許。是掣肘甚矣。政府既積憤于國會。或且用他權。以逼壓國會。則政府有溢出憲法之識。而政府亦不能安。是兩者交受其患。夫國民既信任政府。而授之以行政權矣。乃又束手縛足。使不得用其人。以行其政。政府既有所歸咎。而國家亦受其患。甚非策也。施之一院。已不可行。若有兩院。而並胥同意。更無可望。通過之理。是政府無一人之可用。而無一政之能舉。更不論矣。然此為無責任之內閣。言之若責任內閣。則無同意權之制。蓋責任內閣。必國會多數黨者為之。否則必不肯組織內閣。故同意權之制。無自而發生也。故各國有責任內閣者。無同意權之制。蓋責任內閣。與同意權。不相容也。

第二十條 國務員之俸。每年由豫算定之。

第二十一條 國務會議。各國務員與大總統。集合會議之。以大總統為議長。大總統不在。則總按為議



長其會議有定期。於會議時。各國務員討論政務。及對於國會之方針。及分配政府之政務。各部長官。報告各本部之政事。及提議一切大政。其會期及他條。以法律定之。至若國務員會議。則較國務會議稍輕。非由大總統為議長。而以總揆為議長。若國務員會議。僅規定普通事例。及官聯常政而已。按法國於參議院。作為高等裁判所。以審判國家擾治之罪人。任免參事員。解散議會。三者必經國務員會議。乃行。每來復會議二次。吾國法律可仿行之。

### 第二節 國務員之權限

第二十二條 國務員之權限。與大總統同。凡中國全境得及之。但總揆之舉動。繫括全體。各部長官之行政。僅以本部所管轄之權為限。

第二十三條 各部次長。以助長官。或幫辦部中普通政務。或專理部中一職分之政務。應設次長。由大總統決定。故任免亦由大總統主之。其在部中政治之責任。與總長同。其俸給無定。

按各國憲法。多不及此。法舊憲法亦未言及此職。惟一八七五年第十一條。創設之憲法。各部應設次長。與否。及任免之。皆由大總統與總長同負責任。吾國地大物博。人民十倍歐土。大國立部。僅十大官。總領每苦難周。即如內務部。所領土地。實兼全歐矣。故吾官制。考依北魏。欲為三十六部。今即不爾。每部亦當多設次官。如英外部。立四次官。乃舉其職。此制隨時興舉。故付權大總統。以便行政也。今故從法國制。

第二十四條 凡國務員。不論擢自議員。與非議員。皆得自由進院。有發言權。或主其法律草案。或答質問。請願。亦得派委員。幫同討論。惟由議員拔為國務員者。即解議員之任。無投票權。

按此各國通例。以大總統不得進議院。及在議院發言。故大臣代之。然英國大臣。必須議員始得進議院。有發言權。若議院不認彼有此權。則由次長代表之。法國則凡國務員皆得入議院。有發言權。其由議員為國務員者。則有投票權。巴西則議員為國務員者。即解議員之任。無投票權。吾國地大事繁。不可兼職。故依巴西也。質問者。議員對於政府所行。或某部所行。而移書質問。國務員答書後。議員得面詰之。質問時。得禁傍聽。他議員亦不得干預。此討論不列入議事日表。亦不由票決也。其人民得呈意見書於國務院。國務員可不答覆。以人民太多也。請願即關於一切政治。或及國務院所行之政策。而請交議院討論也。凡請願須依式書寫。呈之議長。議長再交於議院。既承認後。即擇期開議。內政不得過一月。若外交則可延長其期。蓋限定時刻。恐危險叢生也。凡開議。議員共討論之。議院以請願為無可議者。則為單簡之議事日表。若議院用表明討論之意。則為附理由之議事日表。若不以政府為然。則為不信仰之議事日表。其效力也。請願所攻擊。或全部更動。或使該部大臣退位焉。此各國通例也。各國憲法。皆許政府派行政之高等官吏。幫同國務員討論。但法國于請願之討論。不能許政府委員出席。其一九〇四年十一月海軍部司令脫雷福。因於馬塞賒涉瀆問題之請願。代議院議員陪諾斯脫

Requet 謂憲法僅許委員得討論法律草案。而未及乎請願。故力主委員不得討論請願。然因此故。國會借此。即易倒政府。故法內閣之頻易。國政之不行。亦其一也。夫法律既許。政府委員入國會討論。則請願亦何不可許。政府委員解釋乎。今故不從。以鞏固政府。俾行其政。

第二十五條 國務員輔弼大總統。稟事建議及副署。其於屬吏指揮行政。得發訓令。於被治之人民得發部示。

按此各國通例。惟或謂大總統對於國境有發令之權。餘則無之。即可出示。則出乎法律規定範圍以外。不認有此權。然大總統統治太繁。苟非大政。安能一一請用大總統之名。則一切小事。出部亦為之。亦義之宜也。況責任內閣。本無一不出於國務員乎。近觀日本。部示至多。施行直急。最為有效。吾國土尤大。非部示直急。不能運行。似不必一一用大總統之名也。

### 第三節 國務員之責任

第二十六條 國務員預為大總統備辦命令而副署之。國務員即代之而負政事之責任。若不副署則行政無效。

按此各國憲法通例。而立憲國國務員之大義也。政事之責任者。不為議院所信仰。或彈劾。則國務員當辭職也。政事之責任。可分為連帶責任。與單獨責任。所謂連帶責任者。國務員因公共事件。而為議院所否決時。則全體內閣辭職之謂也。所謂單獨責任者。即國務員因本部事。而為議院反對時。則一人辭職之謂也。但事雖係一大臣所為。總理大臣以該大臣為是。而稱為內閣問題時。則凡官聯關涉之部。共負責任。然大臣之責任。與副署之關係。近世學說。分為二事。蓋副署之本義。在證元首之所行。由大臣之輔弼。又保證元首之所行。無違憲之事也。然各國憲法。於大臣責任之規定。有異。德之嘻順邦。大臣責任法中。不規定副署。薩遜邦之大臣。則手違反憲法之事。不問副署與否。負其責任。威敦堡邦（憲法五十二條）國務大臣之責任。及於副署以外之所行。丹麥（憲法十二條）有國務大臣之責任。非僅依副署之規定。但觀於一八三六年彈劾裁判所對於未副署之大臣四名。免其罪。希臘（憲法第三十條）大臣由副署而生責任。是則各國不責任與副署。分為二途。其以副署而生責任。明定

於法律者。希臘是也。不定於法律而適用於事實。上者。丹麥是也。要之。責任由輔弼而生。初無與於副署。為今之定論也。

第二十七條 國務總理於政府政務負連帶責任。其非公共政體各部各獨負責任。其凡數部官聯所關亦負連帶責任。其自已之行為。則各負其責任。

按立憲國有責任內閣者。必立總理有總理者。必有連帶責任。蓋無國不然矣。其關於公共國政涉及全體者。全閣員負連帶責任。其閣員對於本部所職。各自負責任。惟美洲與葡萄牙各共和國。則不立責任內閣。以總統選領諸國務卿。總統即總理也。總統皆定有任期。故無責任。責任與任期不能相容者也。責任內閣之巧妙。全在立總理以代君主。總統行政而受責任焉。有責任則無任期。數日亦可數十年。亦可其法活於任期。總統故其制勝於總統執政也。若總統執政未至任期。而人思變易時。則國本動搖矣。故令君主總統以虛禮坐鎮於上。無事時以存禮紀保秩序。有事變時攝行大政。而國本不危。所謂以無用為用者也。總理代受責任。有失則去。而國本不搖。國民若忘其賢。總理若俾斯麥。小彼得。格蘭斯頓。久任而專政。國勢威強。此又勝於賢總統。限於任期不能盡其才。而不能興其國也。故責任內閣設總理之制。勝於無責任內閣。總統執政之制也。此總理之妙用也。惟近今德日學者。不以必連帶責任為然。即法共和國亦只一部分行連帶責任。而不全體行連帶責任焉。蓋恐牽一髮而全身皆動。則內閣易搖。而政府難行。其政矣。然法國不行全體連帶責任。然猶數月間。內閣必一變。無法久支。則甚矣。連帶責任之難也。宜德日學者之攻之也。德日為官僚內閣。猶苦連帶責任之難。況於共和之內閣。尤難穩固乎。夫連帶責任之制。必有統一堅固之組織。則政府益強。若無連帶。則於總理之設。

似不相關也。然吾中國共和新建政黨。新立人才鮮少。無一堅固者。若又行連帶責任。則一事之誤。全院辭職。孰能保其不誤者。是法與以數月而易。一內閣中國必致數日而易。一內閣也。夫法與之至弱。百政不舉。已由於數月內閣太短。命之故。若中國更加短月日。一易必致陷於無政府矣。故連帶責任之義。以不必規定於憲法。但用法國制各部職業相涉者。則行連帶責任。其不相涉者。勿行可也。或但規之於法律中。俾復易酌改他日。政黨堅固。人才繁盛。乃始行連帶責任。或補增於憲法中。今則必不可行也。

## 第二十八條

國務員對眾議院負責任。對於參議院不負責任。

凡行責任內閣之國。而有兩院制者。政府皆對下院而負責任。蓋恐兩院異意。則難於適從。而下院為民代表。形勢偏重。故政府員下院之責任。無可如何之事理也。各國兩院各有勢力。下院以表國民通共之勢力。上院以表國民特別之勢力。惟共和國參議院代議院皆由民舉。性質職權實無大異。似可聽兩院皆有彈劾信任權。若兩院同時並發。則兩院各自發。業以相消可也。惟吾國國體新定。國勢未固。若政府易搖。則國利民福難致。固不可多負責任。俾政府稍易堅久。乃得行其政也。法國務員對於兩議院皆負責任。一八九六年大臣樓翁因收入稅為元老院所否決。而樓翁不辭職。未幾泰達格斯下 Mobergscot 之戰爭。起元老院遂拒絕其兵費。乃不得已而辭職。次年達龍亦因元老院反對而辭職。一八七五年憲法第六條云。大臣對於兩院員連帶之責任。可知元老院亦在其內。且更就議院內閣制言之。大臣對於元老院亦應負責任。蓋代議院與元老院同由人民選舉而出。不過代議院出於直接選舉。元老院出於間接選舉耳。故大臣當元老院反對時。亦不可不辭職。然英國之貴族院。

不能使大臣辭職。蓋以上議院無解散例。若更益以推翻大臣之權。是與上議院以全權也。且上院得推翻大臣。則其結果必不善。蓋大臣被代議院反對時。得解散之。而使國民評判。若大臣被元老院反對。則不能解散。元老院故不能兼負參議院之責任也。且兩院並負責任。則國務院無權更迭。太繁政體不固。法之內閣更迭多。而行政難為此也。不可不戒。且法於兩院負責。實虛語。不可行也。今故易之。

第二十九條 國務員失職。代議院得彈劾之。參議院得開高等裁判所審判之。其負民事刑事之責同。其私罪歸普通裁判所審判之。然須得議員三分有二之數彈劾乃有效。

按此各國責任內閣通例也。所以警國務員之失職。使政府不得專肆。治行政之大義也。各國責任內閣。則國會有彈劾政府不信任政府之制。除無責任內閣之美。苟無彈劾信任內閣之制。外。歐日憲法。國莫不同之矣。吾國帝制時。尚有臺諫。今付之代議院。亦義之宜也。故從之。然同為彈劾信任之制。而法定人數與次第票決各不同。有以通常多數行之者。有特別定三分二。或全院行之者。夫太簡則政府易搖。太難則政府無忌。施于吾國。繁簡孰宜。竊謂吾國共和初立。政黨萌芽。人才鮮少。若彈劾過易。則政府難固。月日而易。政府甚非國家之利也。且增險危。故宜用特別制。以三分過二。乃許彈劾。按彈劾條例。始于英十五世紀。時議會不以大臣為然。而無據則引舊律陷之以罪。然非正義也。今已除之。若今彈劾制度。與彈劾條例不同。蓋以彈劾大臣之權。屬諸下院。而裁判大臣之權。則委諸上院者也。此法始于英國義華三世。其後議院政治日發達。除大臣清職而外。已不用此制。但下院表示不信任之投票。國務員即當全體辭職。此法始于拿破崙第三。其後法之內閣更迭。皆用此。美國初亦效之。然

懲戒大臣不過奪官不施刑罰也。吾國所謂刑不上大夫也。法國初與英同自一七九一年之憲法即認此制現行憲法亦採用之。惟于國務員不僅懲戒之而已。且行刑罰名為失職罪云。法一八七五年憲法第十二條大臣職務犯罪得彈劾之。但此文有二義。甲謂大臣當行其職務必犯刑法上規定有罪之事件始得逮之。乙謂不必刑法規定但濫用職權亦足成罪所謂濫用職權者即輕於開戰或訂不利之條約等是也。當此之時元老院有全權定其罪狀而處以刑法。法一八三〇年革命處罰各國公務員即用第二說。先由代議院彈劾之繼由貴族院審判之而定各國公務員以終身監禁之罪所謂刑事責任也。若民事責任對於國也。凡支款非列議會豫算表者或超過於議會所豫算者其對於個人也。即其一身不正之行為而個人受其損害者是也。惟大總統被代議院彈劾皆歸參議院審判國務員私罪則歸普通審判此其異也。然議會反對而國務員不辭職將何如。曰議會足以間接使必辭職或不與內閣相交通近者多行拒絕豫算促其反省阻其進行其法始於英行於法比至德國遂為議會監督國務院之法。大總統亦有罷黜大臣之權。一若大臣不願辭職亦有法足以使之退位先由全體國務員辭職繼由大總統任命總理使之組織新內閣其中國務員除不願辭職之一人另簡繼任者外其餘悉可仍其舊也。

## 第五章 立法

第三十條 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付于國會。以參議院及眾議院構成國會而行之。

按中國舊俗名雖君主獨裁而立憲之事實皆由內外羣僚或言官奏請下所司議之或羣臣會而廷議之而後人主制可施行之則未嘗無立法之司也。御史多員以下士司彈劾拾遺糾關匡及君



身中丞都御史兼充大法官為會審給事能繳詔及審查各部故自古御史臺都察院皆號法司稱  
憲職官憲台偏古之中丞稱獨座冠豸冠或特為繡衣直指故示尊重憲兼今參議院眾議院之意  
漢之賢良文學參鹽鐵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明具上下院議法之義其少異者中國之失仍  
在人君私有其國耳若人君已能公天下則吾舊法亦可維持憲法于不敗若夫以司法立法與行  
政劃分三權鼎立倡于希臘之亞里士多圖而近人法國孟德斯鳩力主之美先從其義及各國立  
憲盛行雖行政司法劃分或有未明而英美皆不以法官隸於行政若以立法為國會之專司則各  
立憲國更無異義至今遂為鑄鐵之定制矣蓋以法者國民所受治雖有賢智之人代為立法不如  
國民自議而自議之為尤親切也且以一國土地之大人民之眾利害得失情事深微非少數人所  
能周知而洞悉也惟合全國人講求之各出其知識閱歷庶幾易得其宜如攝影然庶幾曲折纖微  
悉皆得見也管子所謂凡民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智也惟國會之本意必當如瑞士馬蓋國  
民而公議之乃得攝影之全體代議豈能盡民之意也况吾國以八十萬人而舉一人代之則八十  
萬人已等中南美一二小國意之不同者萬億矣豈能以一人代之况又有黨派之籠絡金錢之購  
買勢力之迫脅益非代矣且今憲法大義亦明明謂議員為一國之代議而不受一地方之代表者  
乎然則謬為大義以欺民曰為汝作代也亦如今各國法律謹嚴而又曰為汝自由也此皆歐美  
人可笑之詞質而言之以一國地方民之秀者公議國法尚勝于寡人專制云爾故以立法付國會  
吾亦無以易之鄙人之在中國當戊戌時首請開國會焉其後頻草奏請之惟今者觀去年參議院  
效黨爭之劇亂不顧國家如此議員之才識閱歷如彼幾欲因噎廢食疑國會之無效焉或者其禍

劇在黨而不在國會。耶蓋共和之患。暴民執政。即藉國會以行暴也。夫中南美廿共和國。無歲不亂。蓋暴民得政故也。惟智利獨治安者。蓋以富民智民。乃得政權。而暴民無從得政也。吾國人徒羨於北美。與我不類也。必鑒於中南美。乃可以善治。惜中南美與吾國。鮮交通。而舉國人鮮知之。今茲定憲法。寔吾國命所繫。竊觀舉國人所爭憲法之說。皆尋常憲法之通論。與吾國要害無關也。今特揭智利之治安。對照美洲廿國之大亂。以為吾國之鑒。為法為戒。其事至明。請吾通人稍考求於中南美各邦之亂跡。然後為制憲之具。方不致誤投藥劑也。夫吾國人心腦中之共和國。非美則法。故極聲慕焉。再次則葡與瑞士。已在不可知之數。至於中南美各國。歲月尋亂。則殆無人知之。以舉國之報紙。未言之可推也。鄙人久遊于美。頻通於中南美。故粗識其大端。而頻頻言之。吾國人若未知中南美之國情亂象。而妄議民國之憲法。是飲酖而自甘。又以飲人也。終亦必亡吾國而已。昧我思。今為吾中國籌補救之法。有二焉。一曰用智利法。行財產制限法。及恪慎堡日本選舉稅法。以制黨派勢迫賄買之選舉。用美國列舉法。以限制國會之權。庶幾收公議民權之利。而弭暴民橫行之害。大夫君子邦人諸友。無妄言無妄慕。尚鑒之哉。尚考之哉。

又按歐東阿連諸國。若希臘布加利牙羅馬尼亞塞維等。皆一院制。德之聯邦巴登薩遜滑敦伯。以事簡亦行一院制。自餘歐美日各國。皆行二院制。夫一院之制。簡直速敏。民氣發舒。布加利牙治功之速。成賴此也。其弊也。少年猖狂。進取太速。恐急激太過。而至于顛仆也。野蠻小國行之。或可。若施於古舊大國。則掃除更張太甚。尤為不宜。議院創于英人。而有二院之制。一以急激而猛進。一以老成而鎮守。如水火冰炭相反。而相成。互攻而互救。若東西牆之並峙。而室立。如左右輪之互扶。而車

行誠為良法不可易也。今吾國已定為二院，宜永守之。

第三十一條 凡選舉人依普通選舉之法，定資格外，仍行限制選舉法。以有不動產或商業五千圓以上，或三年間歲入三百圓以上，其財產不及格者，則凡中學以上，昔充文武官實缺，或當差有文憑者，及舉貢生員，或授徒三年以上，能作政治論文通達，或有專門藝術，仍能閱解報紙者，乃許充選舉人。仍每人納選舉稅十五圓，其複選人再納選舉稅倍之。凡參議院議員，須有不動產或商業二萬圓，歲入一千二百圓以上，其財產不及格者，各國大學專門出身，或曾為文武實缺官，或舉貢生員，或能著書五萬言以上者，乃得充補。先納選舉稅三十圓。

按舊各國選舉，皆有財產限制。本之英國，而各國從之。蓋代議制所自始，其義有三：一謂課稅不可強取，當與納稅者議之，以言報酬也；一謂出租稅者，當監督其度支，言乎利害之關切也；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貧者恐貪，易為人買動也。實為至理。至吾國益驗，自西一八三一年比利時改之，近各國多改行普通選舉，以為公平。然不與婦女選舉權，終不能至公平也。且吾國土至大，人民至眾，而議員極少，暴民極多，如遽行普通選舉，非徒進化太驟，抑且徒授暴民以爭亂，萬不可也。去年選舉之爭，可鑒。各國有選舉稅，恪慎堡以納三十元至十五元為額，今日本以納十元為額，薩遜以納三鎊為限，英俄意亦以有納直接稅者為度，或主自建一屋，租一屋者，比利時上院更以納稅千佛郎為及格，瑞典下院以買公債證書若干為及格，選舉格上院以納稅百六十佛郎，或二十佛郎為及格，瑞典上院以歲有二千二百元入款，或有地價四萬四千為及格，此猶可曰君主立憲國。若智利為共和國，而以歲入五百已梭為及格，上院以歲入二百磅為及格，然美洲廿二共和國，自北美合眾

外二十國莫不藏爭大亂其能治安其國工商大興致民富實者惟一智利耳蓋智利以富民之才智者握政權故貧民受治而暴民絕迹國賴彌寧其下手先自選舉始此意共和國之良則也然智利因此貧富太分級遂不平等其他十二國則平等而大亂數歲死人幾半然為國計則平權平等實未能驟言也夫與其得民權平等而大亂若中南美孰若稍不平等而治安富貴若智利乎美瑞士立國之本與吾大不類非吾所能學法大亂八十三年墨大亂三百年中南美二十共和國今皆日亂葡至今亂未定然則共和之國可採法者只有一智利耳而智利之下手在選舉之財產限制法吾今以智利為式而少節縮之加用恪慎堡日本之選舉稅法則黨爭之挾勢挾財以圖選舉者自無所指其財產不足者以文學為重則人才可得不至有頻回黔婁永見遺棄之議此為中國今日對治暴民之神方聖藥必不可改矣吾苦思乃得此法他日化行俗美自可改之豈止行普通選舉並可許婦女選舉權今則未至其時也

第三十二條 參議院與代議院各以規定選舉法而組織之參議院依代議員之半數代議員以四十萬人選一人

按委內瑞拉以四萬人出一議員荷蘭巴登以三萬人出一議員塞維阿根廷以三萬三千人出一議員智利以三萬人出一議員掘地馬來以二萬人出一議員丹麥以一萬六千人出一議員厄瓜耳多以一萬五千人出一議員瑞士瑞典羅馬尼亞以一萬人出一議員巴拉圭以六千人出一議員烏拉圭以三千人出一議員就上各國視之小國寡民殆皆萬數千人出一議員至多若美亦以十九萬人出一議員德法奧意班俄匈亦以十萬人出一代議員而英為代議之祖亦僅以四萬五

千人出一議員。蓋欲審攝國人之心影。非繁密不可也。依英計之。吾國應有萬議員而後可。但限於議員地小。人聲不聞耳。若慮人多。盡言則案難通過。豈知以黨派為限。實只數黨互駁耳。或者乃疑議員額五百。以八十萬人乃出一議員。則八十倍于瑞典。二十倍於英。同為代議。何吾民之疎賤難充。議員若是乎。以英之小。當吾一省。而議員將七百。乃至瑞典瑞士比丹荷羅數百萬人。之國。伯雷問罕。伯雷數萬人之國。議員猶愈百數十人。吾中國人民百倍之。或數千倍之。而議員僅乃兩倍之。可乎。吾國人心。向以限小額為憾。俗舊之科舉額已然。今人不制限我。何自抑制之。乃爾真不可解也。夫議員非人人必言也。皆有黨限之。雖多至千人。與六七百人何異。焉竊謂吾中國定議員額。但令議院之聲可聞。至少必宜以千人為度。吾國人口。雖無確數。而四萬萬久為口實。故出千之一。以四萬萬人出一議員。他日算定人口。不可改也。吾民十倍於英法。而議員不過增於英三之一。而倍於法耳。其虧矣。其不能攝國影其矣。然則千人之額。豈可復少減乎。

### 第三十三條

議員不給俸。惟往還給舟車費。

議員應給俸與否。各國不同。說亦相反。夫國家不能以無祿役民。故一切官吏。皆有俸給。何獨吝于議員。若議員無俸。則無財者必不能為議員。而議場將專為富者設。且人必富足。而後能養廉。若議員不給俸。勢將挾勢作奸。其弊益甚。故各國上下院議員。多給俸者。有給歲俸。月俸。日俸之別。上下院同給歲俸者。北美歲五千圓。比國歲四千佛郎。日本歲二千圓。下院歲俸者。瑞典歲一千二百克郎。荷蘭歲二千佛羅鍊士。其日給其上下院同給日俸者。滑敦堡日給九馬克。四三薩遜日給十二馬克。噶順日給九馬克。丹麥日給六克郎。那威日給十二克郎。下院給日俸者。填國日給十佛羅鍊。

士瑞士日給二十佛郎普國日給十五馬克巴威日給十馬克格慎堡日給五佛郎大約美至豐瑞  
典最少矣然議員對於國家為盡義務與官吏相反在己言之則為自行其權利天下未有自行其  
權利而尚須人給以報酬者也且議員人數太多若發俸給支出過鉅是獎政治家之趨利藪而以  
公職為漁利之地矣英國亦初發日俸嗣理第八後以人民醉心議員故改定例廢薪祿給至今四  
百年其議員皆無祿而英治日盛俗日美政治人才皆出于議員以英為法誰能議難德亦初有日  
給俾士麥力爭之後亦廢日俸而德治日盛俗日美故英德班意上下院皆不給俸德班意但給舟  
車往還票至優矣而奧普瑞士瑞典巴登格慎堡上院亦不給俸可以止鬻競弭爭貪義之至也夫  
國之待議員既與以免捕罪之寬典又與以抗總統之尊榮舉足可為國務員復厚與以重祿則人  
民之競爭愈甚而黨爭更劇廉耻益喪奔競益甚議員之才品益劣下而國家益不得受其福利矣  
或謂無祿不可以養廉則議員且挾權作奸無所不至夫以中國之大議員之權力氣勢即月人奉  
千八百金猶不足以供其宮室輿服酬酢聲色之娛也合兩院計之豈不歲需千萬乎方今奇窮民  
脂已盡何以給之若月不足千金議員亦終不足彼之挾權奸猶是也若魯國之志士在任僅兩載  
如聽鼓應試時豈患無出地位崇高即彼家貧其親友猶能助之若猶持介節者即辭職可也英德  
之議員誠皆富者為之以必不貪然後出其力以為國也况吾國土廣民眾議員之額至少地勢至  
尊而選舉至濫挾金買勢流言紛紜正宜停其俸給以稍抑奔競或尚得一二廉恥之士以為邦家  
故吾國議員俸給必不可發以冀養成英德之美俗嗟夫俾士麥之力爭非吝也義有為也故今從  
之

第三十四條 參議院議員以四年為任期。每二年改選其半。代議院以二年為任期。

按法國上院議員以九年為任期。每三年改選三分之一。代議院議員以四年為任期。期滿之後。全體改選。北美上院以六年為任期。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下院以二年為任期。比國上院議員八年為任期。下院四年為任期。每二年改選二分之一。英國上院無任期。下院任期為七年。普魯意上院無任期。下院議員任期為五年。荷蘭上院議員任期為九年。每三年改選三分之一。下院任期為三年。巴登上院八年。下院三年。瑞典上院九年。下院三年。西班牙上院五年。下院五年。希臘一院制定任期為四年。大概上院任期。以法比瑞典為最長。西班牙為最短。下院任期。以英國為最長。北美為最短。法國元老院任期至長。蓋立法者。欲養成其勢力。以鎮下院之急激也。大凡有貴族之國。其任期較長。而行民主之政者。則任期必短。吾國既行共和。事事草創。宜多變易。以補偏敝。且吾國土廣民眾。議員之額太多。而望亦難孚。宜頻更迭。代俾人才得隨時發露。尤其要也。故今從美制。而更縮上院之期。

第三十五期 兩院當選議員之資格。及選舉法有疑者。由高等法院議決之。

按遇有此事。德法意班荷比丹那美墨智利巴西阿根廷加拿大澳洲皆由本院自行議決。英舊制亦然。迨千八百六十八年。始改歸法院辦理。其後乃定為最高法院。以審判官二員判之。以本院自決。則議院有黨派之爭。難得至公。若法司則與政黨無關。其判斷可不私也。憲法大家。若白節斯塞。鴻域克甚稱之。此法甚善。故今從英制。

第三十六條 議會之權限。



一監督國用。凡每年徵收一切賦稅。及有更改變除。則議決之。核歲之出入。定為預算製為表。交政府奉行之。其兩院預算表不詳。則用前歲之預算表。政府支款。溢出預算外。亦酌為承諾與否。其用不足。非依法不得舉國債。凡借入償還之國債。則監督之。

按此各國議會之通例。丹墨憲法聲明。非由議會不得課稅。用財是也。英國議會之始。與國王力爭者。即在收稅一事。後遂為議院獨立之專職。蓋國事支辦。必賴財用。而財用所出。必自賦稅。至公有國。如一公羣。民非國不保。故公出其財。以為國用。即以自保。惟賦稅出自人民。必須人民之自願。若其自願。則多取而不為虐。少取而不為廉。若日本取三十分之一。美取二十分之一。若英取二十分之一。荷比取十七分之一。普取十六分之一。丹瑞取十五分之一。奧取十四分之一。班葡取十三分之一。苟非自願。則橫征暴斂。固為市怨。即薄取如前清。至于千分之一。其他築屋營商。皆無征取。蓋數千年來。諸儒傳述孔子薄稅斂之旨。力爭而得之。而人民猶怨。則以非所自願故也。議院雖非人民直接。而既為國民舉。以代議。即與直接之自願者無異矣。英例以議政權為人民出稅之報酬。所謂有義務。即有權利。雖非正義。要之自議其征收之多寡。因而監督其度支。為議員專一之事。權實為正義矣。其不足而借入。內國外國之公債。皆為國民之擔荷。萬一政府濫行。必至誤國累民。故議會尤不能不監督之。而綜核理財之本。尤在歲計之出入。吾國古者君主治國。亦以家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今公有國。以國會制國用。故量出以為入。而議會先以製預算案為事。則政府不能濫用而暴取矣。惟掣肘過甚。則政府不能展布。故許其不得已時之支款。濫出預算。然亦須候議會核定承諾焉。此日本憲法也。今可從之。則經權並得矣。

二凡定律度量衡鑄貨幣製證券定其價格與外國流通及定作偽者之罰法。凡銀行會社受政府之保證者皆同。

三凡便交通而設郵政與鐵軌電線之業。

四凡通商之事。內國與外國貿易之商約商法。及定破產之例。蒙藏在國內

五凡與外國宣戰講和割換地界一切條約。

六凡定外人歸化之例。

七凡學校之改良藝術文化之增進著述與發明者之專利權。

八凡設法院法司與定海盜罪及犯國際之罪罰。

九保國防之安寧定陸海軍之法制及軍律與維持海陸軍之用並定宣戰捕物交還之法及徵募民兵以鎮內患拒外寇定其編管之法。

十凡憲法所委於政府或官吏之權限或地方之界劃編管其法律得提議而議決制定之。

十一答政府之諮詢凡政治之意見亦可建議告之政府又可質問國務員要其出席答覆並可咨請政府按律查辦官吏違法事。

十二受理國民之請願書。

按各國議院權限不同有概括之而不標著其權限者有列舉之而明定其權限者各國憲法概括為多君主國之國會權限尤廣英則國會萬能矣惟美則列舉之即以上各條是也吾國地大民衆政事之繁十倍歐美日各國若一一待議院議之日月既不給必至曠誤觀參議院開會滿年而主

開會時政府移交之大政未議者五十四案。方今國未統一。猶如此。況全國統一。百利並興。後議院以何日。以議之。且方今議員之選舉。如何。人才之知識。如何。經驗之閱歷。如何。黨派之公私。如何。以國人所傳聞。報紙所抨擊。則以各省選舉。皆為賄賂。公行勢力。迫脅同於捐班也。以各議員為才。才非練而識皆幼稚。甚者詆為強盜也。以黨爭為徇利營私。傑頡作勢而絕不顧國家之危急也。鄙人遠在異域。未敢輕信流言。惟以壬子參議院觀之。半年會議。皆以人數不足。而不能開議。如此其散慢也。豈能多與之以事乎。經年所議者。不及理財。練兵之大。敬教勸學之本。通商惠工之業。乃至各省生民爭亂。塗炭藏國。防喪失。法律不行。人民生命財產。身家不保。而議院若夢若遺。若郵若忘。而所孜孜者。辨錙銖計較者。皆在乎民俗瑣細之事。或帝者專制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之空文。至于女服。尤非議院所能及。而亦費日累夜。研精致辨。于其衣履之色料。凡此皆各國憲法之所不及。議院權限之所不至。而我議員以有限之日力。冒越權限。而從事焉。以重為外國人所笑。議員冒昧若此。豈能用概括之例。聽其妄行。以曠要日。而失大政乎。且以美國議員講求之熟。閱驗之深。才識多過人者。然猶用例舉之例。況于吾國議員之才識幼稚。復寡閱驗者。豈可聽其國會萬能乎。且共和之患。民權太重。事勢散漫。已于強國之原理相反。又暴亂恣睢。必至掣肘。政府不能行其政。是則百事不舉。等于無政府焉。馴至國勢微弱。內地分裂。是則不亡之亡。其禍至劇。今其效已大見矣。方當列強競爭。萬線集射之中國。若不注重國權。而徒聽民權之跋扈。則國勢必危。且所謂民權者。不過假借美名。以便少數暴民之橫肆耳。良善坐受魚肉。何嘗有分毫之權。試問今舉國良民。其有權否乎。又可見矣。然則民實無權。國又無權。惟以權付之暴民。使之日爭亂劫殺。以危其

國耳。故今欲保國基而安國勢。必以張國權為第一要義。欲張國權。則不可掣肘政府。必多與之權。乃可展布手足。則非制定國會之權限。雖有奇才之政府。無從張弛。然則雖無美國列舉之例。吾國猶當創定之。况有美國足為法乎。竊思此義。為今制定憲法之要旨。雖今議院諸公。必不肯從而為中國之大局計。不為一時之人物計。則此義不可不留意也。

### 第三十七條

凡法律須經國會議定。惟不得出憲法範圍。不與憲法相忤。乃有效。

### 第三十八條

凡國會議法律。先後不同。從後定者。惟特別法律。非有明文改正廢止。不得隨普通法律變更。

### 第三十九條

凡議員之選舉法。及缺席遞補。隨時以法律定之。其議長由其本院互選之。議員辭職。則由本院決定之。惟選舉法不得出憲法外。

按各國議員之選舉法。國不同。時時變易。皆隨其國民程度。以為程。中國初行選議員法。人民程度甚穉。十數年必大進。今所擬選舉法。宜限制其高。以嚴防暴民之亂。他日必當改進之。即員數資格亦然。故必不宜定于憲法中。以免後難改易。其議員以缺席滯亂議院之事者。為今之巨弊。致一月不能議一事。應隨時規定。就現入席滿若干人數。即得決定。他日乃漸改之。故亦不可規定于憲法中。英例不許議員辭職。蓋辭職太易。恐法定人數易至不足也。然英議員多借就他公職。以巧避之。蓋人既欲辭職。實無法以禁之也。澳洲議員辭職。則明具証書。法國則許議員辭職。而聽其本院決定之。今從法國制。

### 第四十條

凡議員不得兼任一切公職。不得同時為兩院議員。其退任若再被舉。許再充議員。其詳以

法律定之

第四十一條 凡議員於院內之言論表決于院外無責任會期中犯罪除內亂外患非該院許可不可逮捕監禁傳訊

按此各國通例以優待議員不為行政所屈臨俾其發抒志意無所畏忌亦不虞牽誣也若借優待之條以為作亂之具則不能不依法律處置矣或疑若是則議員亦不可任意縱橫法律為所破乎然會期畢後法司仍可按律治罪則議員仍有憚而懷刑不敢矣

第四十二條 兩院有懲戒各本院議員之權

一議長有特重之權以監督議院

二院內設懲戒委員所立糾察委員審查委員懲戒委員凡糾察議員之過失交審查委員查之查確交懲戒委員定其罪罰其議員罪過之據及其罪罰以院規定之

一議員有擾亂院內者罰預議若干月日

一無故不出席者罰懲之酌其輕重

若有作則罰俸

一議員有受賄違法者院內自審訊而罪罰之重者除名移交法官

按議員致極尊重之地為無忌憚之行凡有三者以民獻之故在君主國特加優待以示尊重民意民權自英積數百年與人主爭而得之乃推行于各國一也法大革命後民權大昌于全歐施及全球政府皆畏議員聽其肆恣二也立法之司與行政司法鼎立並峙而不能干及故政府法官無權治議院三也政府挾非常之威權人民特以國會為之監督尚恐政府挾勢以臨之誣偽以攻之致

議員畏憚不敢盡言。則政府益無忌而專橫。故特優與議員以特權。不受因禁傳訊。故院外人皆  
有法紀。而議員獨無法紀焉。夫凡人豈可無法乎。于是賴院內法規以治之。立議長監督之。然議員  
數百之多。議長一二人之寡。聚蚊成雷。在前清都察院時。都御史已畏御史矣。况今議員也。法為所  
自立。口含天憲。身操國法。養成驕慢。乃勢所自然。故院內爭譁無儼無狀。高聲大叫。搖手頓足。拍掌  
呼笑。惡言罵詈。野其村嫗。狂類童稚。各國多有若夫毒手尊拳。交加於公會。舞棒擲器。公行于議堂。  
吾在奧國觀議院。見抱琵琶而高歌。携鏡鉸而羣操。在布加利牙觀議院。見有拔劍相逐者。吾初擬  
議院以為國之才望。何以無禮無儀。其于鄉曲無賴。竊輕笑之。各國觀摩。相師以惡習成風俗。視為  
當然。以為吾國以禮為尚。他日開議院。必不至此不意。此罵鬪毆。擲墨盒之事。日聞于耳。青出  
于藍焉。夫辨諄事理。義之宜也。是非有在。豈有叫罵鬪毆。以為爭勝之具者。夫道路有叫罵鬪毆之  
夫。則警察拘之。家庭有叫罵鬪毆之童。則父兄責之。况于議員。為象魏具瞻之地。議員為兆民所望  
之賢。以出法之地。而先為犯法之人乎。無儀無止。猶貽譏于相鼠。况復叫罵鬪毆。舞棒擲器。行同無  
賴者乎。即無法紀相督。君子由禮行義。豈為刑法相督者耶。雖院外無治。議員之權。竊謂院內宜嚴  
議員之禮。明著憲法。嚴定院規。比照民法。犯此嚴懲。重則除議員之名。輕則停表決之權。或罰月日  
不得與議。豈徒全議員之名。位庸國人之觀聽于此事乎。且可為萬國法。以挽頹風焉。  
若夫號稱議員。以議為職。若未出席。議于何從。已為負職矣。若以不出席為黨謀。致懸案久不能定。  
中國民衆。倍于全歐。則政法之繁重。十倍于各國。而會期同于各國。亦不過數月耳。今議員日勤于  
職。猶慮不給。豈可以不出席之故。格阻議案。則國政何以推行乎。宜立嚴章。規于憲法。有不出席。視

其次數加以重罰或減法定之數俾案易通過其法規輕重由院內隨時規定可也  
議員為國民付託地最尊崇而受賄營身之事彰于報章溢于眾口致使國會神聖舉國騰視為  
非人恥孰甚焉昔在專制之日百官有此彈劾交章今以議員不受法律所羈故雖笑罵之聲彌于  
都邑而無如之何議員益復肆無忌憚招搖道路賄賂滋章以岩石具瞻之地而為含污納垢之表  
人將效之風俗益敗故以為法絕則議員敗之以為風化則議員敗之道揆法守之壞皆緣為議員  
之時不受法司之治然法者天下之平也皋陶可以執帝父雖君主一人猶應受治焉況議員數百  
人而可縱數百虎狼以壞法亂紀乎此真吾國之大恥九國會之奇辱也宜于院內特設糾繩之司  
或立檢事之職如前朝御史例許以風聞言事交審查員以覆定之若付審定交懲戒委員公舉判  
官傳訊之若眾證皆已查確可以宣布除名但彈劾審查懲戒皆須多數在七名十名以外判官則  
七人合訊之以防政府託人誣攻其輕重詳細由院內自定法規若有此乎議員之良善者顧名而  
自愛其貪劣者畏罪而懷刑于國會風聲必大有補也

#### 第四十三條 兩院于提案及議決之權平等惟財政案由眾議員討議而參議院得修正之

按兩院同為國會理應平等此兩院並立之制所自出也若下院權重財政案尤為所專出自英制  
以為稅出自民宜由民監之而英上院多貴族故失預算監視之權漸積久之而一切之權偏重于  
下院各國憲法皆採自英故亦下院權偏重而財政為所專也然此制行之于君主有貴族國則可  
也法為共和國而皆行重下院輕上院之制至暴民大亂法國累危至八十餘年而後定即今上院  
于財政案尚無駁回及重定之權然尚因有上院故維持財政案不盡為下院黨人所劫法國財政



不危幸賴有此。若中國人民太衆，暴民尤多。若偏重下院，則黨人劫脅易致傾危。況參議院亦出于民選，與下院同非貴族也。則權宜平等，何必偏重眾議院？故財政案亦宜有修正之權，但聽下院先議之可耳。近今歐美國會已漸採兩院平等之制，蓋鑒于下院之輕剽貽害，而欲以上院鈞衡之，乃得至平。蓋經閱驗久而後復回原理也。

按建國法必得中平，乃能寡過少弊。欲得其中平，非有兩權相稱不見也。譬如衡之有權焉，若稍偏重，則不得其平；愈偏重，則平愈失矣。偶物平施猶當如此，況國會之立法乎？夫國會只為發民意耳，然不為一院制而立兩院制者，其原理正為取法于權衡也。下院議員來自田間閭閻，淺而意氣盛，故勇于更革，其去於更新所長也，偏激妄試，易致傾危。此其短也。上院議員出自貴族，大僧重臣，碩學富商，皆老成閱歷，多于保守，其謹慎穩重所長也，而守舊太過，或失進化。此其短也。二者如水火之相反，而相成如舟車之異器，而同用如車之以雙輪而能馳也。偏重則傾失，一則不能行矣。凡國之立法與人之用情，未有能外於進化與保守者也。二者調和而得其中，則國與民受其福。若英是也，有一偏重，至合立法行政為一，則亦惟英為宜施於他國，非惟不能亦未必宜，或恐亂也。孔子言治為張三世，有提亂升平太平之別。即今萬國實事已有專制立憲共和之殊，且共和之中，瑞士立國民公議之制，寔為至極。而法國行之累致危亂矣。即今南美各國之亂，亦國民程度未足之故。南美洲師北美而致亂，則妄師英者亦豈有效乎？英人之俗以旗度是為尚（Cavalierism），所謂養成士君子之器，以學問知識器宇門閥自別異于齊民，故其都人士在下院者，皆旗度是之尤秀者為之。實一國之上流人也。其屬地殖民，徧日月所出入，既富則皆歸于倫敦，而效旗度是之風俗行為，否則不

齒于中流。所謂既富則教而化行俗美也。吾中國地大民衆十倍于英。未行強迫之教。又無工商之富。民生貧愚。暴賊滿野。其程度低于英之齊民。不知其倍數也。其在舊俗。有君子野人之別。皆以君子治野人。以野人奉君子。自頃謬效共和妄言平等。舊俗官僚人士皆俯首低心。降而師彼暴民之俗矣。故釀成大亂。今後未已也。夫比戶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時古今萬國未有不以君子治野人者也。苟曼曰平等。而以野人治野人。或以野人有士君子之行。時古今萬國未有不以君子治野人者也。苟曼曰平等。而以野人治野人。或以野人治君子。能無亂乎。美國之為治。賴中人三百萬以上為之。故吾于議院選舉不得已而仿智利之嚴選舉之制。然不過免暴民之亂耳。吾國既未能化野人為君子。則必宜以君子治野人。昔雅典之小。尚有賢人會議。英古者尚有賢人會議。況吾中國之大而愚人為治。其可行乎。夫政治之原理。莫如以聰明作元后。此歐學之通說。而中國所實效也。然神聖之人既不可得。而專制之毒又不可行。今既有國會。馬以衆民代一君。則莫如妙選才賢以衆賢治羣愚。亂暴之衆安得不選碩望之才。賢以鎮撫之乎。一以為君子治野人也。其道順而安。二以為保守與進步調和而得中平也。其勢安以和三以為分立兩院之理由也。其義明以著。故參議院之選也。尚宜稍參各君主國制以大重之美。之上議院。選自各州。皆各州之元老有資望之人也。吾國既不行美制。則與衆議院無別。皆為進步而無一保守者是。恐衆議院之不輕躁傾危而復增之。則無為立兩院矣。又何論偏重于下院為夫共和制既無貴族。吾國又本無貴族。大僧（蒙藏）別論可勿論也。惟有曾任大僚若前朝尚書侍郎督撫軍帥及公使以上民國大僚。俱是皆許列席參議院。其前京卿及實司道府與民國次長下屬是者。及駐外之領事各以其類規其定額。如其數或三之一五之一或十之一。聽其互選。其翰林進士或三

之一五之一十之一聽其互選其舉人額以若干人之一聽其互選各國大學卒業得學位者同其碩學以著書為據由地方長吏薦舉或眾議院員若干人連名公舉審定員審定之得連兩任其專門之農工商礦業著名者同若是則全國有學識才望閱歷之人皆網羅于參議員中矣若是則參議院尊重而安固以得民望之崇仰則政體安以調眾議院之輕躁則政體和未有便于是矣方今革命新潮方盛日以舊官僚為攻訐必不以為然故前選舉條未列出然俟之將來必行此而後政體和平安重也

#### 第四十四條 議院法由兩院合定之其院內細則由各院隨時議定之

按各國議院法多委諸各本院自定故兩院法多參差惟日本有議院法奧國亦同最善矣今從之惟細則太繁時時須改不能時時合兩院議之仍照各國通行之由各本院自定乃易行也按兩院細則寔為憲法之補助國會之進行所關甚要法美且習用之而成憲法凡議員妄行提案權質問權及不出席等弊皆可隨事裁制之故多修細則不必多修憲法矣

#### 第四十五條 停會時國有重要事總統或議員半數以上得暫開國會由國詢院牒集之惟所議決者限于所指定之事及政府交議之案議員不得提出議案其召集議案皆以法則定之

按由國詢院牒集者非牒集則各議員無由知也所以必由國詢院者以民國國會之集與總統無關而國詢院于開國會時有代國會之權又院員多國會所舉也暫開國會議員數必不多若任其提出議案恐反對黨或乘機變亂行政之案則于行政有損故不得已而禁之

#### 第四十六條 每歲國會會期以五月為度有重要事可延長之

按各國國會期。自一個月至五月不同。英則除暑假外。幾于三時皆開會矣。大約視其國之大小。事之繁簡為期。吾國地大民眾。政法尤繁。國會之期。非近半年不為功也。

#### 第四十七條 議院之集會期。以二月第三來復日。議員自行集會。兩院開會。閉會同時。

議院制創於英國。故召集出於君主。故凡君主國多由君主召集。雖意王無權亦然。英惟君主升退。議院得自集會。若民主各國。以民為主。則不必待而自行集會矣。然丹瑞那荷比五君主國。亦不待召集。而按期集會矣。荷蘭每年九月第三來復之第二日集會。比國每年十一月之第二來復之第二日集會。但當選任攝政時。無論何時。皆可自然集會。丹麥每年十一月第一來復之第二日。自行集會。北美每年十二月之第一來復次日集會。日本每年十二月一日召集議會。瑞士與美國集會日同。瑞典每年正月十五日自行集會。那威于每年之二月初一。自然集會。吾國民眾等。于全歐事繁而道未通。國會集議期宜早。惟須與地方議會之期相應。俾免相觸。更須與會計開支之時相接。中國會計時。宜開始于七月。則開國會時。宜在二月第三來復。當舊歷正月時。議員無事。可專心議政也。

#### 第四十八條 國會兩院之會議。公開之議決。則公布之。然關外國交涉事。得開秘密會議。

按公布之法。將會議時。議員所議決之案。作報告書。登於官報。復將報告書分送于各地方。由地方長揭示之。且由日報編錄之。公開公布之法。正大光明。以保立法權之獨立。以評議員之熱心任事。與否。公之于眾。以去闇昧。雖然兩院有議員一定數之請求。得開秘密會議。眾議員以二十人為定數。參議院以五人為定數。若討論國防及國家榮辱大事。不能漏洩於外時。得開秘密會議。法國議

院因某事而開秘密會議其後又須公開者以多數決定今可從之

第四十九條 凡議席人數過總數三分之一得開議以過半數決之

按不取過半數者恐缺席多而停議也與其停議而誤國事何如少數亦議之各議員恐失權利則多不肯缺席矣

第五十條 凡國會議事以兩院同意為決定其歸一院權者不在此限其兩院所否決者同會期內不得再提議

按以省日力去煩瀆也

第五十一條 在兩院開會時凡政府議案經國務員要求提前除由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否決者得提前開議

第五十二條 兩院各得建議進言于總統國務院又得質問于國務院各部或請國務員或委員到院質問得互交建議書

第五十三條 國會議決之案咨交大總統公布施行若總統不裁可限于十日內交國會覆議若兩院有議員三分之二人數仍執前議亦無更改者即成為法律或總統延期末公布亦與公布無異

按行政與立法對峙總統有不裁可權所以保護政府今不易搖動也此採美法例英同之然英法雖有例而未行美則行之而數有效矣蓋美之國會黨人私利紛爭或失輕躁國人未必深信得總統維持調停之國人自悅美總統克勒威朗多行否決案國民戴而再選之為此也且國會激于意氣或偏頗以累民或過激以誤國尤不得不賴有矯正之人惟至于再議而議院三分有二仍執行

之則總統不能不從眾論矣。惟議院可再決而不得再行修改。以一修改則非原案而總統又能行不裁可權也。

第五十四條 眾議院于大總統副總統國務員謀叛行賄及違憲與各種重罪得以議員額四分之一提案其大總統副總統罪以出席議員三分之二可決彈劾之其國務員則以過半數可決彈劾之。按此各國通例其不信任投票所以不著于憲法者以今議員方驕甚黨爭尤劇且非如英之兩大黨以維持其後人才寡乏若有不信任例則日月易一內閣百政皆廢必至陷于無政府而後止如法奧多小黨而頻易內閣其害已如此況吾新造乎夫國務員不易得人政略之得失難言恐政府易倒則行政甚難法奧可鑒也。

第五十五條 凡眾議院有彈劾案則參議院裁判之會同大理院察院構成最高法院案院即日本行政裁判按各國有以審判權專屬上院者有兼用法官者夫上議院多非專門法律之人法官則力薄或為行政者所脅故兩者合之加入察院為三法司以重大其事致詳慎也。

第五十六條 國會兩院合議凡宣戰議和訂約及國有大事總統或議員建議請開國會議者則兩院合議之凡兩院案不同意者亦合議之以三分有二之數決之。

按法以國會兩院會議當全國國民會議其未協也區區兩院立法者豈能當國民最高之權兩院以議普通法律者豈可即以議最高之憲法然則普通法律與最高法律何擇焉且此機關不過復一院制云爾夫一院制之不善既為天下所格舉區區少數議員下之非舉國民意之公近在京邑上之易為總統威勢所脅而以任修憲法舉總統之大事其害不可言吾國採之甚誤然可留此以備

宣戰講和訂約等事。或有遷都籌兵餉之大事。可合兩院議之。以總議員數三分有二決之也。至兩院議案決難全同。德荷于下院否決上院議案。或上院否決下院議案。則全體消除。意大利西班牙則行兩院通商法。使兩院數次往復通商。以商至適合為止。那威滑敦堡薩遜巴登等國行兩院通算法。將兩院贊成及反對之票數通算之。得多數者議案作為有效。那威則於第一院二次廢棄議案時。開兩院合議。以總議員三分之二表決。定其從舍。法英比奧匈則開兩院協議會。當兩院意見相歧時。由兩院各派議員若干。以組織協議會。夫用德荷制則恐兩院之競而誤大事。用意班之制兩不相下。則無可商用。那威薩遜滑敦堡巴登之制。則上院常居少數。亦未公。惟法英比奧兩院派員協議制。最善。兩院員數同。而以三分有二決之可也。

## 第六章 國民大議會

第五十七條 國民大議會為最高權。以全國各縣舉一人。或即在縣議會舉之。與國會兩院議員合而構成之。

按號稱民國。凡大事必如瑞士漢堡全國民公議之。或如美舉總統全國人民公舉之。而後為民之公意。或國土太大。不能偏及。則如法共和之初。及六次議憲法。皆令縣會舉議員。與國會議員合共議之。美修正憲法。令各州議會議之。亦不得已者也。蓋一國必有最高權。君主專制之國。則最高權屬于君主。而立法司法行政皆統焉。民國則最高權屬之全國民。而立法司法行政亦皆統焉。此至明之義。顛撲不破者也。故國有至大之事。立法司法行政所不能及者。則屬于最高權。開全國人民大會以決之。即如憲法高于尋常法律者也。國會只能立尋常之法。即不能及最高之憲法。行政只



能為總統所行而不能立總統立法之國會與行政之總統平等亦不能立總統國土為全國人民之公產則不能以少數之國會人代割故必當開國民大會議以行其最高權焉若如法近者之制以尋常立法之兩院全國人民之大會議則是以最高權與兩院而行政司法隸之也其如三權鼎立何則乖舛矣其如非人民公意何又大謬矣法經久亂後憲法既定行之尚不可況吾國議院初開議員多濫見金夫不有躬久為詬病而乃付以變領土選總統修憲法之權國民其信之乎且近者金錢之汚塵濫于天而議員被誹甚于百職他無寔蹟亦不具論若自議其俸為五六十金之一事當民窮財盡內亂外逼之時而公為辱人賤行爭貨無耻之舉于舉國具瞻天下側望之地冒取若此為五千年文明之中華羞之若成此風則各為其私而修憲法各為其私而驚總統甚且各為其私而賣國土則我中華豈不殆哉且總統若挾兵力以迫國議院議員又安能不從故以選總統付之議院于人與地皆萬不可或謂以全國民而選總統則美洲各共和國大專兵爭焉即美亦以大爭故害商務而累財政不可行也故法荷鑒而變焉今豈可復遵覆轍乎然吾以縣議會議多舉國民大會議之議員人數既多至三千則金錢難以盡買在各省先指定總統之候選人則京師難于迫脅然後可望總統得人修憲得公竊以為此為憲法第一大義國會必不能冒充國民大會斷也他憲法均有可商國民大會議必當採用縣議會舉人為永定之義無可變改者也

#### 第五十八條 國民大議會之可開議如左

一修正憲法 詳修正憲法條

二割讓國境

國境為全國人民所公有。關國之危亡。必不得已。當割讓者。固非總統所能主。亦非國會立法少數議員所能主也。故必聽全國人民之公意。全國人民萬無能召集之理。故縣議會選一人議之。乃至公之理。著之憲法。令中外皆知其困難。激怒全國民心。則事不易辦。亦弱國保全疆土之良法也。若慮外交機宜。遲易生變。宜知割地之重。著于憲法。萬國皆知。安有強外部以破憲法者哉。有此憲法。大使雖全權議約。獨可於簽名之後。留日月以令國民大會議之。朝電通至夕。各縣舉議員。越日可就道。孰謂不可。

### 三選舉總統

#### 第七章 國詢

第五十九條 設國詢院。于閉國會時。以議大政。對總統以備顧問。由國會舉十人。參議院眾議院各舉五人。總統舉五人充之。所舉者不拘院內外。以元老閱歷深。或學士才識優者為合格。但不得兼充國務員及議員。或曰參政院亦可

按書堯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欽四鄰。又曰。臣哉鄰哉。待以不臣。吾國民主之諮政。至古也。尚書大傳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其爵視卿。洪範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周時易四鄰為三公。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三公無官言。無職守。議論而已。周書偁民獻有十夫。此實吾國初創之國會也。但不專主立法。而主議政。擴充不大耳。國會有散時。今宜縮變其制。以為國詢院。英樞密院。俄元老院。日本樞密顧問院。但備顧問。而非出民獻。法舊參政院。則近之。今美各州德各聯邦亦多有。惟智利體制最善。其法上下院舉各三人。總統薦五人。合而成之。以國會閉時尚多。大政及

非常之事。若無國會之公議。之則民意或重違或總統乘間專恣。定為危險。皆不可也。宜有專重一院以代之。瑞士內閣會議制。由議員公舉七人。在管部言之。則為政府。在議員選出議政。則為常駐參政員。與智利無異矣。俄之元老院。英日之樞密。亦以優延元老。敷歷內外學識優長者。以備諮詢。且總統亦應有顧問之人。以佐不逮。英日顧問多至數十員。今上復古之制。下採智利之法。旁兼列國之度。以定此制。今參議院眾議院各舉五人。所謂民獻十夫也。總統薦五人。所謂四鄰也多一人。以備軍數之取決。馬合而成國。詢院以通政府與國會之意。馬民獻多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重民意也。許總統薦用者。以顧問本總統必宜有者也。以周禮詢國之義。宜名詢國院。或國諮院。或依前朝資政院之名。亦可也。或依法國名參政之院。亦可也。

或曰。何不設國會常駐委員乎。若然。則與常期國會何別也。且與以何等權限有所議決。他日國會必承認乎。且徒制政府之肘。于吾國不宜。至于大事。此少數人。又必不能阻總統也。故不立之。

第六十條 凡宣戰講和訂約停散國會任命總揆發布重大命令與預算外之財政款。總統必須得國詢院之同意。

按諸事皆國之大事。故宜付之國詢院。總揆必同意者。疇咨四岳之義也。總揆之事權至大。恐總統援用私人。故多欲援美制。須得國會之同意。無論美制未嘗實行。夫求一人望為總統。與國會同心者。談何容易。不同于總統者。則辦事齟齬。不得于國會。則任用無由。且至國會停時。從何覓同意者。則必苟且度日。近者之弊。其試行之明效矣。然任總統引用私人。則大之恐積總統專制之禍。小之則召總統所用。非人之怨。非所以待總統無責任者也。周禮有詢立君之義。責任內閣之總揆。其權

君主無異。今宜付之國詢院。則總統無專私之嫌。而國會開時。亦有代之者。豈不一舉而三善備乎。

第六十一條 凡司法都察審計諸長官。由國詢院公舉。以多數決之。得參議院同意而總統公布之。按諸院獨立事權。與政府分峙。固無屬于總統任命之理。若由國會公舉。則人數太多。難于同意。且國會有閉會時也。故莫如由國詢院舉之。

#### 第八章 司法

第六十二條 中華民國之司法權。以法院行之。與國務院國會鼎峙。

第六十三條 司法長官有正副總裁。正總裁以副總統領之。不列國務員而獨立。

按中國土地遼闊。道路阻塞。長吏得挾勢暴民。豪猾得武斷鄉曲。荒州僻縣尤甚。人民幾等無告。內地已不可言。況新疆黑龍江等阻僻之區也。即使上控。乃至部院。而官多闇部。所引用豪猾與官吏交通。必為鮮脫。是使民冤。覆盆不雪。民怨益甚。革命之興。亦其一事。此寔中國二千年制度之疎。乃知三權鼎立之義之精也。今特從美制。以司法特立于國務院外。既合于三權鼎立之義。更使行政官不能藉上官與援。而縱肆虐民。豪猾不能以官吏護符。而敢于強霸。假其肆虐。則獨立之法官。立于政府之外。地位又復崇高堅固。不易徇官吏之請託。妄枉法以庇奸人。或謂行政裁判已有察院獨立。以懲官吏之違法暴民。則司法總長不妨列于國務。然試思總理隨政黨而變易。歲月難保。司法總長亦隨之而歲月易位。豈可以司法之重要。而歲月移易乎。且高等法官。必備極崇高妙選者。舊俊人為之。古遠若張蒼陳寵。最近若薛允升沈子敦之流。資望尊重。乃能鎮壓頑嚚。持正守直。俾下僚知畏。賄託不行。司法總長為總理所援用。或多引新進少年之私人。絕無資望者。耆舊豈能甘

心。俯首。尤非所以重國體而尊法律所關非細故也。英制大法官雖入閣而實獨立。體制禮服地位至尊嚴。若美制司法長官不入國務院任職終身。故多耆德持直守正者。美法律之能保持不墜賴有此耳。民主國民輕躁尤賴法官尊重以維持之。故採用美制不可改也。地既獨立故特以副總統領之以示尊崇。庶與政府國會平行並立以維司法之尊嚴焉。

第六十四條 法院各級之編制與受訟之案與法官之資格任命以法律定之。其司法長官及最高法官由國詢院於法官中公推之。

第六十五條 凡海陸軍人除特別軍事歸軍事裁判所外皆歸法院辦理。其海上裁判與國外之訟同按刑律為一國之平明雖軍律不能阻刑律。若海上設海事裁判所同隸法司也。

第六十六條 凡訟事例規由法官會議決定後得議院同意即為法律施行。按英例凡法例有疑者經高級法官決定後下級法官奉為成例。同等法官亦互援用。候議院認可即為法律。一則議院非法學專門不如司法之精深。二則法官遇疑難案可以活動不必久待議院之開議決行。中國地大民眾國律新變之時採用此制最便。

第六十七條 法院之審判須公開之。但有妨害安寧或有關係風化者得秘密之。

第六十八條 法官獨立不得干涉之。

第六十九條 法官宜久任。非依法律之受刑事宣告者或應懲戒者不得罷其職及不得減俸轉任。其法官懲戒法于法官之罪過定義以法律定之。審法官時許其自辨。

第七十條 法官不得營利不得拒訴訟而不審判。涉法官之身與其親者迴避。

按法官挾法權何求不得故英例禁營利吾國春秋之義卿大夫禁與民爭利近世律亦禁地方長官營利英制實同但英限于法官吾舊制地方官皆兼法官同也蓋法律所關最重以嚴法官之人品即以保法律之公平也不得拒訟是英制迴避其親是法國制皆我國舊制也蓋閱世久則防弊之法多事理之自然也

第七十一條 凡拘捕搜索之權只屬于法官其發票須根據詳明親切指明所犯之罪搜索之地捕獲之人物並連行審判傳訊亦同不得虛誣牽累久留如違法經本人控告或他人控告者法司審實即行釋放放後此案不得再辦

按此採英國大憲章及各國憲法末條亦英國成例中國地大官尊愚民畏法胥吏作奸橫行人民有冤不敢控訴以不入公門為榮蓋苦于虛誣牽累久于拘留往往破家廢業累責數年故甯含冤而不敢求白也此例以維持法治而于中國尤切故須著之憲法也

第七十二條 凡酷刑非刑永遠嚴禁之違者科罪保証不得過嚴罰鍰不得過重逆案當有定指皆以法律定之

按中國二千年訊獄皆以長吏一二或數人審訊天下安得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故多鍛鍊周內者納賄則偏袒焉甚至用酷刑迫招非刑拷問民怨在此既為不仁各國拓影傳觀以為非笑誠中國之大恥也英禁刑訊未証實罪之先為無罪法有豫審制于犯人可施研訊二制各有所宜不必輕刑為仁也若墨西哥諺師歐美停止刑訊罪賊益滋吾國有議行停止刑訊者陳義甚高惟刑亂國用重典刑罰世輕世重各因時宜妄慕文明恐為墨耳他日或行今未敢著之憲法也舊俗審官肆

行威福。保証太嚴。罰緩過重。皆宜規定之。至逆案株連逮捕。尤多嫌疑冤酷者。必于法律規定。違實之實錄主名。以保民生而除舊害。

### 第七十三條 地方民刑事審訊設陪審員以法律定之

按禮王制疑獄汎與眾共之。孔子世家。偶孔子聽訟與眾共之。蓋設陪審也。以一人之明。察不如合眾之大。公且明。目達聰。更資眾助。是吾國古制也。近世英先行陪審制。而各國從之。雖間有富人之獄。陪審員眾皆受賄。致殺人不死者。然比較一吏之貪。慎偏斷。亦勝之矣。吾國必當行之。應與徵兵及強迫教育。同定于憲法中。

## 第八章

### 第七十四條 設立都察院以司行政之訟治。凡人民受官吏之違法抑害。與吏互訟者。別以法律定之。

大理院既存古名。則之義名曰士。或曰士察院。或曰大理院。士與廷此院皆含審判行政者矣。

按行政之訟。與民間之訟。事義迥分。吾國自秦漢二千年來。御史臺中執法司彈劾。治官吏違法虐民者。與廷尉大理寺大審院刑部。皆分立職司。明改都察院與刑部大理寺號稱三法司。雖審決仍歸刑部。而有大獄則會審。號為憲臺。彈壓百僚。其分司則漢之繡衣直指。專察守令長丞。而明清以來。按察使與副使僉事。皆衣豸以示懲奸佞。故署前特懸巨牌曰。拿問貪官污吏。伸理冤枉軍民。蓋專以保人民之權利。懲行政之專橫也。地方分司權限。或兼民刑之上。控而古今臺官與古直指。則專彈劾官吏。司行政之訟。體制之詳明矣。歐人設行政審判。自一七九〇年。法革命時。乃始立去今僅百許年。為參政院五局之一。其四局皆行政職。後以與司法權限未明。又設權限審判。至今參政



院無權惟專司行政審判為行政之一種與吾刑部同地位尊持亦不啻特設矣歐陸諸師之而變化分數種意與德國全從法國制者附于法司一種制也瑞士比利時則採其權限審判于法官中別設一廷二種制也薩遜特設行政審判所並于縣分設焉至普魯士尤為精密特設行政裁判所州縣與市之參事會為分司焉此三種制也奧國日本特立行政裁判所而地方分司付于法官蓋兼採普法之制者此四種制也若英美只有司法無行政審判之司此五種制也數者異制孰為得宜乎是當審行政判官與司法判官所用之法律矣夫司法判官以治私人之互爭其用律本于私法若民法商法也行政判官以治公團之互爭或公團與私人之爭尤治官與民之爭審判不公類其律本乎公法若行政法規是也夫律法深微訟情變幻非專門研究極深法廷閱歷極熟者不為至行政審判同一繁複同一密微所用之律既異則有司之學難兼易生謬誤其宜分職一也官吏治事情節博深支離萬億非久于行政閱歷熟悉者不能決其是非法官日從事于民刑未更吏事拘迂墨守但以民事揣測吏事則多未當其宜分職二也英俗偏于保守以不成文之習慣為法無民法商法之律亦不別為行政法規有司無可別為引據故行政與司法同而足以為治者在風化也且今官吏與民同受治于法律之下令吏不敢虐民而民得所保障此其長也惟令司法侵于行政其短也美自英出而承用之亦無民法商法與行政法規之別定有司無從分為引例故難分職且英美法官極尊與行政鼎立則行政審判統而一之亦其宜也若自英美外各國後起莫不訂定民法刑法商法與行政法規各有專書各為定律俾各守之故無不以行政判官別為特立專司于法官之外俾專精從事若法德意名不設專官實與特設無異比瑞二國雖不別設一院而附

于法官仍別立權限審判者。以小國寡民行政之訟無多故耳。日本昔年亦師英美不別立行政裁判之司。卒以事體淆亂。至明治二十三年終立行政裁判所。各國之本末如此。日本之得失如彼。亦前事之司也。宜分職三也。且吾國廣土眾民。數倍歐土。道路隔絕。官吏縱橫而凌暴小民。公團豪猾而武斷鄉曲。小民坐受魚肉而無告者。若夫直指御史按察以勑豪猾。察奸吏為職。則法廷散吏難于治辦。故在中國尤宜分職四也。又方今大亂暴民橫行。有司畏之少不徇其意。大肆謗攻。陷于法廷。非有特別法以保全行政官新政亦難推行。宜分職五也。或謂民國官民平等。官吏有罪亦與民對簿。法廷則吾國之民刑平等行之數千年矣。周勃以太尉之尊而見獄吏則頭搶地。清制亦然。何待引論。法瑞士豈非民國哉。何以別設行政審判之分界也。況制本吾國。臺官之舊。吾國良法也。正保全但更劃清權限耳。宜分職六也。夫行政裁判所宜設矣。然普奧薩日特設獨立之院。法意附列于參政之院。比瑞附于法官之廷。吾將何從。竊謂吾國既以司法為獨立之院。則行政裁判所與大理寺合為三法司。若英俗然。保其國粹義之宜也。蓋吾國久承專制之威。法官久為政府隸屬。而官吏專橫蔑紀。互相護持。請託瞻徇久矣。民間知其如此。故非有要援大力。幾于含冤莫訴。若如法意附于行政一局。或如比瑞附設于法司一廷。則吾國民眾百倍比瑞。訟案滋繁。遠過法意。豈附設法廷所能了也。故法意比瑞之附設于法司不可行也。吾國地大十倍奧日。若如奧日地方不設分司審判。法官望淺。薄人民權利。仍難保護。宜于道府州上級參事會為行政裁判。分司用薩遜二級制。自下付之法司可也。然則上依吾御史臺中執法都察院之舊制。近採普奧薩日本之良規。特設久任獨立之院。與司法審計鼎峙于國務之外。宜也。日本審判以五人合議。多數取決。以審判長充。

長官或由評定官命之。吾國可採其制。或以國詢院舉之。行政審判之事。與法日行概括制。普行列舉制。二者各有短長。列舉恐失于疎闊。而能防誣訟。概括慮妨碍行政。而便于保護人民。中國地大人衆。則以概括為宜也。其他與司法權限之分。由察院自定之可也。其保護體制之專特。任期之久遠。與司法同。其長官舉自參議院。非犯大逆賊罪。不得妄移。然則其名宜何稱歟。考歐人官名。皆用千年之舊。或上因羅馬。或下採日耳曼。不肯少改。即美改民主。一切官名。亦用英舊。如故家世族。必室陳世藏之器。雖敝帚亦珍之。所謂文明也。若寒家驟富。多購洋貨。而無世藏之物。世家子必輕笑之。今吾國以五千年之世家。文明遠出于歐美之先者。二三十年。一旦偶貧弱。遂盡棄其舊。有自等野蠻。或數典忘祖。焉于歐美之制。無是非。皆取而師法之。于祖制。無得失。皆絕之。至不敢引用。甚至學者。謂中國數千年無行政裁判所。不能保人民之權利。任聽官吏之縱橫。則直自待以野蠻矣。近者百事敗壞。皆由于此。成效具見。竊以行政裁判之制。即吾御史臺都察院。本吾所有。萬不可別立新名。近接前清。即復原名曰都察院。或用古名曰士。或曰士察院。或曰廷尉寺。士與廷皆含行政義。今人人知舊制之美。增懷舊之情。豈不善乎。何必從日本行政裁判之名。更何可創立平政之目。有愛國之志者。當不以吾言為迂也。法意比瑞。以行政裁判附于法官中。故亦不著于憲法。英美本無此事。更不待論。惟日本普興以行政裁判。特定于憲法中。最明確。今從之。或尚慮與行政署權限不明。恐建議進言者。亦歸於此。既明定訟字。則權限豈尚不明乎。

#### 第九章 制用

第七十五條 凡租稅非依法律之規定。不得徵收之。其新課與變更舊稅。以法律定之。其未經法律改

查照舊例徵收

第七十六條 凡國用非法律定者不得支出借入

按此立憲國之原理首以防政府之妄

第七十七條 政府于每年國會開會十日內將國用出入詳細冊咨國會其不依法律而支出借用得彈劾之其冊式以法規定之

按凡監督政府者以監視抑制其財用之途為最大事以大總統權大地高最易妄支國務員亦易濫費必宜博節恭儉監查之法全在得其詳細報告此立憲之原理以防政府之妄濫也政府既謹節則國會難于推翻亦保全政府之一法也

第七十八條 國家歲入歲出以預算案及決算案由國會議決行之

第七十九條 凡預算案由財政部編製概算冊分部分條詳細編列咨交議院核議其決算宜早俾與會計開支時相接

按中國財政最粗亂故易于欺欺故宜用極細詳冊

第八十條 凡預算案內得設預備費其有舉辦特別事業得于預算年額內繼續支出

第八十一條 國用開支時預算尚未成政府得製暫時預算仍俟國會承諾

按此依英法比制以救財政之窮預算案國會或全未通過或有一案未通過或總統不承諾而再議皆所謂未成也或有依前年預算者則時事變遷恐未適宜

第八十二條 預算外當國會散後遇國家及人民大故應變急支之必需者大總統得國詢院同意國

務院負連帶責任支用者。于下期國會開會十日內提出求承諾。

### 第八十三條 國會不得為增加歲出之提案。

按此加拿大制英相格蘭斯頓發議亦採行之。若美國議員得自行提議加增租稅致國用浩繁必至濫費且財政之統一難收支之適合難而議員私其黨派令地方湧起黨爭其害尤甚故英加鑒戒之吾國財政困匱議員營私非極節流不能維持故不可不嚴垂大戒也。

### 八十四條 審計院審查國家歲入歲出之決算案。

一審計院之職權以法律定之。

二審計院院長之任命由國詢院公推得參議院同意。

三審計院得受法官同等之保障。

四審計院院長查審決算案確定後交總統檢查報告國會乃可施行。院長于預算案可發表意見于國會及政府並特派員可到國會出席發言。

## 第十章 學士

第八十五條 設學士院以待碩學而屬通才不設額。凡選學士以諸學士聯保驗所著書及製作圖器創獲實蹟者得充補之。其望尤高者為大學士亦不設額。由諸學士公舉之。其常任院事者為直學士。若分科曰文學掌故今史有涉教育部者會議而行。大學校長及總教授由此院舉之得教育部之同意請于總統任之。其史館隸之由其編纂其國中人士著書皆交學士院定之。或仍舊名曰翰林院按中國數千年以文學為國至今則文學掃地盡矣士不悅學何以能國。今宜有以獎導之。法國日

本皆有學士院。即吾國古之蘭臺史館翰林院。以文學為職。宜採之。與大學校長皆獨立。不宜隸于教育部。蓋以總長隨總理為起落。未必久任。則變多而成事難。且學士與大學校長總教授皆一國之碩學魁儒。若屈隸教育部。則總長多年少望。輕魁儒不願屈于其下。多不就職。今大學之弊可見。英之惡士弗檢布烈佳大學。多以故相領校長。至尊重矣。故大學亦重。今可採之。

### 第十一章 人民

第八十六條 凡有中華民國籍者。法律皆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別。其國籍以法律定之。

第八十七條 凡中華人民皆有分內應有之權利。分內應盡之義務。

凡與海陸軍紀律無礙者。軍人得同用之。

按此條憲法之大本。民權之保障。官吏不能暴人民。人民所以樂有國家。在此革命無數流血無數。所爭者。只此落落數條。國以民為本。春秋重民。憲法重民。各國成文憲法。同之與春秋大義真相表裏。可謂憲法之最要者也。

第八十八條 凡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監禁傳訊。

第八十九條 凡人民之產業。非依法律不得侵收。

第九十條 凡人民之居住園宅墳墓。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封鎖毀佔。

第九十一條 凡人民之書信秘密。非依法律不得搜拆侵匿之。

第九十二條 凡人民之所有權。非依法律不得侵之。

按若屯軍而借住人宅。借食人物。及為公益大建築如鐵道之類。取人民田地。及不得已取人屋舍。

皆須估價償之。

### 第九十三條 凡人民聽其營業自由。

按日本于營業若礦若石油之類。皆有法律禁限。甚至為警律所限。是全為行政所侵犯。幾全失自由矣。故各國憲法名為自由。而既限禁以法律。實大不自由。吾在墨開一銀行。為親署一名。酷暑時。自美須親入墨。費金三千。又律師撰銀行注册。厚半寸。字數萬。又費三牛。久待一月。大不自由。至此中國向來營商開店。修舖辦貨。不須報官注册。欲開即開。六千之本。已足營一小銀號矣。故中國不言自由。乃真自由也。

### 第九十四條 凡人民于法律所定。聽其言論著作。及刊行。非依法律不得限禁侵抑之。

### 第九十五條 凡人民於法律所定。許其平和集會結社。非犯公安。不得限禁之。

按憲法始于英。英國于言論出版集會之法律。並未許其自由。一切尋常法律。亦無平等字樣。言論之損害人名譽。法律禁之。集會公眾。若貿易則有警律防之。有擾害公安。及騷擾者禁之。印刷亦有數種。尚為法律所檢查者。惟法大革命時。宣告人民權利。乃列舉各種自由。然法近今憲法。已改去之。改從英國制。蓋一切政治。萬無聽自由之理。徒令暴民猖狂橫行。在國家則日釀亂源。在民間則大被亂禍。法之三次革命。及中國近年慘變。皆倡自由說者階之厲也。法妄行之而大亂數十年。人民皆怵惕危厲。卒改前之憲法。亦可鑑矣。惟美國列舉自由。有元老院不得設立法律。限制言論出版之自由。是真可謂自由矣。惟于集會自由。稱為和平集會之權利。既言和平集會者。有此權利。則非和平集會者。即禁限其權利可知。此外歐土各國。皆當法三次大革命時。而同時革命。當是時民



權方張故各國憲法不得不沿用法國自由字樣習而成風日本雖無大革命而名詞亦從其後  
免駭民心然自由而皆加以法律於押之其為自由也寡矣法律之範圍日嚴則自由之抑制益甚  
故在各國之下人民苦于苛律大不自由至矣夫以論理學推自由之義必縱橫肆恣從心所欲過  
店飲酒過庫支錢並坐橫肱踰東牆而樓處子乃足自由之定義若稍有限制所欲不得即不能自  
由矣若巧為辨解曰不失己之自由亦不侵犯人之自由夫自由之欲一窮必侵犯人而後自由苟  
不侵犯他人即不能盡自由之欲此事理之至淺者也若人以限制自由為自由則雖在桎梏之中  
囹圄之內或只有脚拷而無手鐐則手得自由或僅囚一室而無鎖枷則身亦得自由今定一刑律  
曰在獄室之內身許自由又曰自桎梏手脚外得自由然試思此為自由否乎然歐美所謂限制之  
自由其為義之狹隘實異于僅有脚拷之手得自由僅囚大室之身得自由者也不過廣狹之度  
不同耳夫雖廣狹之度不同而其為限制而不得全為自由則審矣既無自由之實則不得受自由  
之名故自由之名詞與法律相反對立于兩極者也必緬規錯矩破禮棄律蕩名犯分而後可謂之  
自由若有法律則縛手縛足舉動不便不自由甚矣此論理學之不能易者也然歐人誇稱自由者  
蓋倡革命諸巨子因人心之惡專制也而發之以自由之義俾國民手舞足蹈而爭從之夫人情莫  
不樂自由者自易從者如歸用以傾倒專制此乃術略之妙用而非正義之至理也此乃醫病之說  
方而非常食之飲饌也若誤以術略為正義妄食秘方為常饌其不害也幾希今中國以自由之風  
破敗一切甚者予以自由逆其父婦以自由去其夫弟以自由抗其師工商亞旅以自由抗其主伯  
軍旅士卒以自由違其長上愚民不考但聞自由之名便干為己而風從之遂使中國數千年之法

紀道務掃蕩無餘皆自由二字為之吾先聖非不知人之自由也故率人性以為道修人道以為教因人情以為田故自宮室衣服飲食男女親戚朋友皆從人之所欲所謂自由已甚矣但為之節文而為之禮加之防正以為之法不過去太甚而歸於人可行蓋已有自由故不立自由之名也觀法大革命流血百廿九萬所爭得自由大者十餘條皆中國二千年前所先得者與歐人有自由之名而至不自由適得其反乃今人不察其實為名所欺則歐人號為法治國者之苛政繁縟者方始矣今採歐美日各憲法與人民自由之實而不必用自由字樣以免藉口自由者反令真自由因此而死焉

第九十六條 凡國民苟不擾治安不害善俗不妨民事政事之義務者許其信教之自由而以孔教為國教惟蒙藏則兼以佛教為國教其特別之制以法律規定之

按信教自由之大義歐人以無量鐵血得之自始篤信舊教與外教爭則起十字軍九次死民數百萬及與新教爭則三十年教爭之戰但德國三千萬人已死千八百萬而英法之焚死新教者無數而新教卒勝乃始聽人民信教之自由其獲得既備極艱難故保守不能不鄭重各國所由丁寧特別著于憲法為此也且推歐美立信教自由之義非有盡排舊教之意但欲免舊教之壓制而令新思得以發生俾國民易于進化耳若吾國信教早聽自由蓋孔子只言公理敷教在寬不立獨信之規條不為外道之排斥故自漢武帝定孔子為一尊立六經于學官立博士弟子誦之與以甲乙科之出身其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蓋定孔子為國教矣而明帝臨雍講學尊儒最盛亦即遣白馬馱經迎僧三法騰于身毒而立白馬寺謝安郝鑒皆服膺儒術而皆受五斗米道徐光啟李之藻

於儒教中學行並高而先傳耶教蓋千餘年中孔教之君相士夫多兼學佛理崇老氏者故回教景  
教入自唐世久聽其立廟傳教于中土蓋吾國于信教自由既以為公理又久經實行其有教爭只  
以筆舌未嘗流一人之血而先得之于二千年以前豈待今者摹仿它人而後著定于憲法哉凡教  
主無不私尸子謂孔子主公誠哉以敷教在寬免二千年爭教之巨禍此孔子之大德而為今文明  
國之良法也惟今國人以一時之貧弱忘己媚外震于信教自由之說乃至併吾國三千年固有之  
大教而棄之甚至毀聖廟收祭田廢讀經服本國之孔教者先不自由遂至教化掃地道揆凌夷風  
俗敗壞人心喪壞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憂可驚豈有其于今日者哉夫古文明國若埃及巴比倫  
亞述希臘印度或分而不能合或寡而不能眾小而不能大或皆國亡而種亦滅其有萬里之廣土  
四萬萬之眾民以傳至今日者惟有吾中國耳所以至此皆賴孔教之大義結合之用以深入于人  
心故孔教與中國結合二千年人心風俗渾合為一如晶體然故中國不泮然而互解也若無孔教  
之大義俗化之固結各為他俗所變他教所分則中國亡之久矣夫比荷以教俗不同而分突厥以  
與布加利牙塞維羅馬尼亞希臘諸地不同教而分立亦可鑒矣故不立孔教為國教者是自分亡  
其國也蓋各國皆有其歷史風俗之特別以為立國之本故有孔教乃有中國散孔教是無中國矣  
今者成效之得失已彰明較著矣且夫佛耶回教皆全地大教而久行于中國者也回教既非宜于  
今進化之世矣佛耶二教雖美而尊天養魂皆為個人修善懺罪之義未有詳人道政治也則于國  
無預也惟孔教本末精粗四通六闢廣大無不備于人道尤詳悉于政治尤深博故于立國為尤宜  
吾國三千年前廣土眾民甲于萬國寔以孔教之故不可以偏嗜口舌易也假佛耶詳及政治人道

則可以比較從違無如佛以空妙耶以神道實不詳及國政人道此又事實不能以空言易也然則為中國立國計即孔教非吾特產亦當尊重之德人夏德三博士者今為紐約哥倫布大學教授也其論孔教于人道憲微中正切實必行于大地每于孔子誕日望聖像而行三跪九叩禮焉其他西士之尊孔者無數德人花之安久游中國皆尊孔教行于大地在外人于孔教猶特尊之乃吾國人之自產之教主受晶體之遺化乃不思保全之乎即大地各國于信教自由之外多有特立國教者意大利瑞士歐之一等文明國也其意之憲法第一條許信教自由而以羅馬加特力為國教瑞士潘拿州憲法第八十三條許信教之自由而八十四條以新教羅馬舊教基督舊教三者為認定之國教其教會許以民主政體編成之若西班牙憲法許信教自由第十一條以羅馬為國教其教及教士政府特保護之丹麥許信教自由而其憲法第三條以哀克利斯威安塞克利由德紐斯為國教政府獨保護之此二國亦文明之弱國也而憲法特別保護國教而無礙其信教自由即突厥憲法許信教自由而第十一條以摩訶末為國教既有教部所在特立學設博士助以經費甚至那威亦歐土文明國也其憲法第二條以路德福音教永為國之公教人民須以教其子弟他教不得入國內智利憲法第四條以加特力教為國教而禁從他教及拜之者暹羅憲法許信教自由而以佛為國教凡此皆弱國皆得自保其國教其且能禁絕他教不肯徇各國信教自由四字之義畏他教而自棄其教也今以中國受二千年孔教文明之澤萬里之土四萬萬之人乃震于信教自由四字畏人議而自棄其立命之國教豈不大愚哉吾國數教在寬固不為那威智利抑何其不若意班丹突之遠也或有愚妄之人謂以孔子為國教為無據者則徵之史記秦以吏為師以法為治而立

博士諸生皆誦法孔子則秦已立孔教為國教矣漢高祖入魯以太牢祀孔子至漢武帝罷黜諸子百家定孔子為一尊立六經于學官置博士弟子以甲乙科出身天下郡縣置文學于是公卿大夫皆孔教之徒垂于今二千年天子親祀于國學郡縣設學有司率諸生朔望上謁歲時奉祀科舉吏選固皆試以六經之文行其治法著于官書雖時尊佛老而其祭不以著于會典通禮故太史公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可謂至聖矣非為國教而何又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今凡中國聲教所至之地凡讀書識字孰不誦孔氏之書其習于風俗著為成文事實明徵歷史具在尚可謂為國教乎考及日本高麗安南皆以孔為國教今高麗安南之亡久矣若日本盛強雖憲法不以孔教著為國教而舉國風俗咸誦論語奉其天聖詔勅以忠孝為本則不成文之以孔教為國教云爾且各信教自由之國即至平等亦必因其習俗有所偏尊奧比主則獨尊舊教英德荷主則獨禮新教英王于英國境內自為教之保護者惡士佛大學檢布力大學今學生晨起必禮基督印美信教自由之純粹者矣而總統即位手按其新教之經而發誓則亦不成文之國教矣今日教人心易風俗張四維保國種皆惟孔教時賴苟不著之憲法以保護維持則近者焚書坑儒毀廟收田之禍洪水已滔天矣雖于孔子無損如中國之國命何若謂蒙藏奉佛恐非合五族之計則瑞士尚奉三教為國教矣君子治國不求變俗謹修其故而審行之佛之博大精微又能明罪福以勸戒入中國久遠相安久矣故在中國以孔子為國教在蒙藏兼以佛為國教並得其宜有何礙哉故必以孔教著為國教明著憲法其為國教之特別待之如左

一崇體制總統與行政官地方長吏春秋及誕日大祭朔望祠謁學校奉祀皆行三跪九叩禮

二立學設學位。大中小各學皆誦經大學。設經科技以學位。俾經學常入人心。其學校特助以經費。  
三立教會。國家特保護而助以經費。或設教院專司宏導。

第九十七條 凡人民得以文書建議進言于國會及各官署地方議會。

第九十八條 凡人民得陳訴於行政官署。

第九十九條 凡人民得訴訟於各法院。

第一百條 凡人民依法律所定有納稅之義務。

第一百零一條 凡人民依法律所定有服兵之義務。

第一百零二條 凡人民依法律所定有從事公職之權利義務。

第一百零三條 凡人民依法律所定有強迫教育之權利義務。

凡物一體之成。由分子結合為之。國之結合。以人民也。人民教化不足。一國全體之弱。由之。養一體而不養全體。則不成人。況為國之民。而可有一不教。豈成國乎。民國以保育民為主。教必自重。蒙始以增知識。正德性。受禮化。俾其少成。若性然後長。大增美。釋回為一國之用。馬經國體。民莫此為大。且吾國廣土眾民。不被化者尤眾。故窮賤之民。喬遷無知。較于歐美貧賤人之文明。程度相去天壤。然吾國民中。人。以上。百之一。而貧賤者。百之九十九。凡兵農工商之用。殆無不藉貧賤之子。然乃全棄之。則號稱四萬萬人。僅得四百萬人耳。則兵農工商之進化。難夫何事。何物不藉于農工商兵。而無才可用。何以為國。昔嘗謂以中國之大。十年可強。若欲全國男女文明。與歐人相比。則非教化三。四十年不可。蓋吾民無強迫教育為之也。欲藉吏士之議行。不知寔見于何時也。此立國之本。必行。

之事早行。早效。故宜如各國著之憲法。雖一時未能即行。各地方未能實行。亦如徵兵。然雖今未行。而著之憲法。期其必行。其義同也。今依普瑞葡班荷丹墨阿根廷格慎堡各國憲法。明定之。

### 第十二章

第一百零四條 凡各地方以道府州為上級行政區。其下級以縣市邑鄉為政區。其職權及議會以法律隨時定之。

### 第十三章

第一百零五條 凡憲法之修正。由兩院議員各過半數。及凡有二百縣議會聯名。得提請之。開國民大會。議之。其國民大會議員。由各縣議會各舉一人。加入兩院議員。以過半數決行之。

按憲法者。幾比經禮。所謂不可與民變革者。然經禮猶有忠質文三統之遞嬗。以協時宜。故雖在聖經。亦有與時變通之用。憲法範圍。雖高于法律。而通時應變。乃能行之久遠。天下無永久不變之法。否則國立憲法。反以誤國民立憲法。反以累民矣。歐美於修改憲法。有剛柔二體。英人視憲法與尋常法律同。故其修改。但由議院提案。亦與尋常法律同。所謂柔體憲法也。其應時宜以利國便民。定為國適蓋英議院由數百年積漸進行。其憲法又無成文。而專以習慣為主。故最宜民。宜人也。既兼行政立法之權。更兼憲法。故諺謂英國國會之權。除變女為男外。無不可行。故權力極大。若施之他國。則國會之暴民專制。禍國害民。其矣。况中國今之國會。只有亂雅而授之以。必以至傷亡。故柔體憲法。萬不能行于中國也。美之憲法。以國會兩院。或各州議會三分有二之數。得請修改國會。至二次。乃開修正憲法會預備之。凡國會三分有二提案。須經各州議會四分三畫諾。或國民會議畫諾。乃



行。各州議會三分有二之提案。須得各州議會四分三畫諾。或國民會議四分三畫諾。乃行。所謂剛體憲法也。繁難如此。如美改憲法。其難失與時推遷之妙用。今舊憲法多不適時。美人多悔之。而無如何。況中國新試行共和。今定憲法。其與吾國俗相宜否。與今萬國競爭相宜否。實未能定。其政體亦在試行中。若定剛體憲法。一或難易。則今茲少數議員所定之憲法。其能永治安中國乎。其必不能。又不待言也。觀法國共和九改憲法。而後定。若誤定剛體。則禍國無窮。吾今憲法不過試辦之初稿。云爾。故剛體憲法將來可行。今亦萬不能行于中國也。昧昧吾思之。憲法太柔則流而不立。憲法太剛。故帶而生害。為吾中國憲法計。其為半剛半柔。不剛不柔之憲法乎。法自近一八八四年。雖用剛體憲法。已為最後者。歷九次修改。而後成。民俗已安。國勢久定。故可行。若彼一七九一年。一七九三年之憲法。皆由人民請修改。憲法立法部第一次召地方議員。增二百四十人。而議之。第二次乃召初級縣議會組織國民議會。而決定之。共和三年。長者會議得為修正之提案。每縣召議員二人。為修正議會而決行之。一八四八年第三次革命之憲法。亦以國民議會為提案。但須經三次討論。每次討論須經一月。其投票人數須五百。以四分之三決定之。其拿破崙第一第三時修正之提案。雖歸元老院。而決議必歸平民總會。一八七五年之憲法修正提案。屬于總統與兩院議員。惟一院提議者。先交提案委員會。再付特別會審查之。且經二次讀會議決。乃移交他院通過。然後宣言修正。正召各縣議員與兩院合議。是為國民會議。以過半數決之。此過半數非指列席者綜而考之。自兩帝政外。凡第三次革命以前之憲法。無非國民提議。而國民決之。至帝政及一八七五年後之憲法。乃許議院提案。而無不國民決之。若總統提案。則偶行之。然事權過重。似不可行。且若但使國會議之。而議院

追近總統若總統提案挾強權以迫議院則復歸于專制或帝制故尤不可若一八七九與一八八四年全用剛體亦合國民與議員為之夫共和之制天下為公全為民也提案與決行必當如美瑞士盡屬于國民乃為至理國會雖為民舉但吾國八十萬人而舉一人去民太遠豈能為謂之民意即吾國限于地大形隔勢禁萬難編及不能令人民為瑞士直接亦當行直接中之間接如法舊制焉今每縣議會舉一議員則與民較親今初次定憲法而不開國民大會議已非民意之至公即此一條已當改正他日修改必當屬之國民大會議矣若法今制以兩院合議冒為國民議而議憲法則大謬矣夫民國會之舉議員只以議尋常法律若憲法為最高法律則當以最高權之國民大會議之若國會合議乃兩院合議之常豈可以冒國民全體乎謬一也區區兩院不足以當全國民之意二也吾國八十萬人乃舉一議員與民尤疎更不能得民意三也若慮繁難則每縣于選舉年舉定一人充國民大會議員或令各縣議會舉之則何難之有若慮大黨與暴民之運動鼓扇搖撼政治則地位之等與國會議員等亦何難鼓動國會議員乎詳國民大會議條吾試斟酌英美法之制第二次憲法之修改固不可如法第六次以前提案議決全歸國民蓋至是時國會議員亦多英秀之彥且亦民舉也何必棄之故予提案之時國民縣議會與國會皆各有建議之權則柔矣于決行之時國民縣議會與國會議員合為國民大會議則剛矣各以過半數行之而不限美法三分有二四分有三之嚴格亦柔矣合國會與縣會之秀民乃天之則剛矣有弊易除而不滯暴民難擾而不亂並英法美之長而去其弊適中國之現勢而宜于民不剛不柔專政優優其或庶幾不失耶

#### 第十四章

第一百零六條 凡中華民國舊傳經義典章律例法規者未經民國議院特議刪改及核與民主政體不相違背者一概照行。

按此條採葡萄牙憲法乃今新舊變易青黃不接之時最要之義姑無論中國經義典章皆經數千年無量數之聖哲所創制損益行之既久合乎中國人心除去君主專制與民主政體相左外則皆宜民宜人者也今以少數勢爭金購之議員數月缺席之短期喧爭無取之黨見竊拾遺隔數萬里不相關之歐美國情以制作典法也無論其必不美備也令議員雖皆神聖亦必不能徬徨周決宜民宜人海內人所共斷斷也共和兩年以來之大謬在未制新典法而先停廢數千年之經義典章法度即如天壇孔廟停祀其一事也是以革清朝者即將中國數千年文明之經義典章法度而盡革之然則非革清朝也自革中國數千年文明之命也是豈國民之心哉試問中國數千年之文明與諸公何仇可質全國民而問之若以盡革中國數千年文明之經義典章法度為然者四萬萬人中殆無千數百人也英國者憲法之導師也其不成文之憲法乃英合集千年來典章為之克林威爾既改共和亦未有盡去英千年之典章而今議一切新議之而強令民從之也乃共和以來新法未定舊典先廢新道德未立舊道德先亡致令舉國人民無所適從手足無措則惟有猖狂恣睢縱欲敗度毀倫滅理而已今之成效大可觀矣即質之諸議員捫心自問其才識德業能遠過于吾數千年之聖哲乎亦必自知不如也或者游學諸人久醉歐美而未通中國治教學術之本末或以為可舉歐美殘羹冷炙可以飽吾人又無論其移來新義美備與否要與吾人習慣未必相宜又可斷斷也譬人之食味被服寢處無美惡也皆習而安之若謂易為難佳有未必可口雖美服未必適

體雖佳。衾枕未必安。服此最淺事也。議憲法者。不為安中國計。亦為宜人民計。宜少留意。幸甚。義典章法度焉。苟非與民主制相左及刪改之者。依舊國例。必宜于憲法明定此條也。

鄙人于四月入東京割瘍。以為如醫者言。一月餘可愈。故未攜此稿。不意卧病醫院數月。令人數檢。不能得至。頃出院。乃能親檢出。故遲刊數月。附識于此。

保存中國名蹟古器說  
驅車埃及。錄士京。嶺岸峭。于尼羅河邊者。非六十年之宮廟耶。華表崢嶸。壁柱楣楹。抱以十圍。文字畫像完好。可驚。柱像數文。精妙肖形。其他石之盤。迤椅。桌。金之釵。釧。印。貝。紙。之文。書。繪。畫。越世六十年。光彩炫爛。紛如也。夫六十年間。埃及之變亂多矣。斷礎頽垣。其礎地甚矣。使在吾國。地址則開之以為街。文石則移之以為用。可以資衆而獲利。何事留此斷礎頽垣于夕陽殘照中。也甚矣。埃及人之愚也。過希臘雅典之墟。登厄斐坡利岡。而四望崇構傑柱。白石嵯峨。若者坐。四萬人之戲園也。若者破波斯之紀功觀也。若者祭天扒地。嫩之大廟也。若者議院也。若者熊碑也。若者封神之廟也。若者賞歌伶品物之華表也。其他佳石之像。精妙文美。千百相望。與斷礎頽垣縱橫于城市夕陽殘照中。其哥林之古墟。斯巴達之遺址。猶是也。夫雅典至今二千餘年。其變亂多矣。使在吾國。地址則開街以增民居。文石則移之以為壁礎。金則融之以為錢飾。紙則燒之以為炊爨。可以資衆而獲利焉。何希臘人大愚而不知之。登羅馬城之七岡。彌望十里。奧古斯敦之遺殿。尼羅之故宮。君士但丁之遺宇。第度大哈練之坊表。斷礎頽垣縱橫于斜陽夕照之中。精妙之像。文美之器。百十萬億。枕藉于荒烟蔓草間。過者流連撫摩。徘徊而悼歎之。夫羅馬至今二千年矣。其經變亂多矣。羅馬大都會中。尺土寸金。豈容斷礎頽礎之占地十里也。使在吾國。地址則

開街以增民居。文石則移之。以為壁礎。金則融之。以為錢飾。紙則燒之。以為炊爨。可以資衆。而獲利焉。何羅馬人大愚而不知之。乃至印度佛之講堂。婆羅門之塔廟。蒙古帝沙之刊之宮陵。及夫印度故王之宮室。器用。開今數千百年。崑然凌觸雲表。乃至波斯六紀時衣士花間。及波士淡之陵寢。大亞罷士王之故宮。及苑囿。與壁瓦千年矣。及亞漢寺。利尼亞寺。卡善之瑪善。迭寺。亞爹。悲路寺。皆七八百年崇峻華詭。今猶存也。夫印度波斯古物。至今數千年。變亂多矣。使在吾國。地址則開街以增民居。文石則移之。以為壁礎。金則融之。以為錢飾。紙則燒之。以為炊爨。可以資衆。而獲利焉。何印度波斯人大愚而不知之。過歐洲英德法奧意諸邦。雖小都邑。皆有博物院焉。收集其鄉邑之古物。前賢之遺器。某功臣名士詩人之片紙隻字。遺衣殘物。以吾所遊如英華武達爾文之所居小室。必保存而鄭重之。格蘭斯頓少時學堂讀書之室。黑黝粗闇。租價數倍。昔士卑亞之室。則留為圖畫矣。其在德國。往古英雄賢達之宮室器物。尤盛。列士但士之珍呼士克斯之室。獄器物。埃士拿之寶馬。丁路德之屋廬器物。乃若詩人梯賦之故宅。宅空無物。亦保存之。措魯壁天學。尚有十三四紀之牆壁板扉。朽舊污敗。有古舊學生之塗鴉惡畫。及俾士麥刀劃之桌。剪刺之鬚髮。莫不存焉。法國于拿破崙高多盧騷之流遺器物。珍藏極盛。意大利于畫師拉非爾藏極古宮。與今意大利始王伊曼奴核並列焉。其遺圖游蹤。無在不有。記念其于西班牙也。科命布紀念尤尊。以四錦衣人扛其棺。他若某名人所用之筆。所坐之几。所遊之境。一一皆紀念焉。德之暖壁十二紀之室。屋卑汚荒矮。頗類吾國。環其半城。至今保存之。不居不拆也。凡此朽舊霉爛之宮室。殘缺利委之器物。果何用哉。以言開市之地。則尺寸千金。何必存此古舊斷爛之宮室。空佔要衝之地乎。拉飛一畫。價值百萬。其他名人遺筆。動值萬千。以言觀。則不美。以言用。則無所何事。喝不肯之費。以為此無用之

事乎。彼歐人豈皆大愚耶。乃至彼埃及希臘羅馬印度波斯不知毀大宮室以開街築屋售石以移用。豈非皆大愚哉。然而彼歐人保留斷垣遺礎之地珍重古器舊蹟之道甘置無用甘費不貲乃至特設有司經紀之特立專會講求之特撥租稅之公款日搜求而保存之。此猶言遠者近徵日本都邑村社古寺舊廟莫不珍存古蹟保藏古物零縑斷簡敗器壞瓦所在皆官保存之收錢數枚而看護者帶觀焉其社寺保存會練于內務省古物保存會任之士大夫公共保之其號稱國寶者特歸國有不許流于外焉比滅高麗則已設專館搜其圖書名器別為國寶而保存之矣今意大利之名畫希臘之古物亦皆類是吾購希臘之古尊壺既購得矣令之裹封欲携歸售者告曰必告我外務大臣為此特留數日以將開博物院告待外務大臣之許可乃得焉否則不能購也。以上所云云猶為文明國也乃若墨西哥之陋其文部猶專設搜輯古物之司歲撥百萬鉅帑為搜剔古物之用吾遊其古日壇月壇去京千里掘地百人搜求遺器印之圖之墨之文部以總統爹亞士命贈我十冊甚矣墨之僻陋而文明乃若此也今埃及希臘之人蓋設有司日以發地古藏為事各國多特派博士從事焉金字陵前之星士人首獸身者長十五丈首高六丈昨日發開之中為大殿日月石數百及他異寶存焉萬國傳電而相驚告以吾國人見之豈不大可笑哉。蓋凡物之理多矣有以有用為用亦有以無用為用者夫保存英雄賢哲之宮室器物則必于英雄賢哲之行事講求之其雄偉超邁之概其特達英多之象如戲劇然感現于人目而往來于人心夫人之性不感不發不觸不動故讀書之所得不如戲劇之所感蓋其與會淋漓氣象真切有以鼓動激發優游浸漬感動轉移人于不自知者也而後之人感慕往蹟流連摩挲車馬之徘徊詩歌之詠歎其趣味倍深而興

起倍易焉。豈不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稍有志者。輒作是思。故人材輩興。風厲蹕發。則所得多矣。故鑿戶  
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堦墁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若宮成而無戶。則何以出入。衣成而無衽。則  
何以展行。嗟乎。無用之為用大矣。故夫立法者。識見周博。不泥于偏曲。不囿于間見。而後不敗也。難矣哉。  
還觀吾國。固以禮義文明自誇為中國。而鄙人為夷狄者也。然自長城邛溝外。數百年之建築罕覩焉。遺  
器大寶。惟周十石鼓耳。九鼎既沉于泗水。雅樂復毀于契丹。太公錢。孔子履。又焚于晉庫。亦罕覩矣。蓋自  
項羽焚秦阿房之宮。而漢武之築建章。而增未央。并幹樓。通天臺。高五十丈。金銅仙人掌。尤鉅麗焉。乃皆  
焚棄矣。曹操銅雀石氏金虎。皆夷毀于北齊。而齊高洋宮室之詭偉。皆為周武帝所移毀。南朝梁陳之宮。  
後主臨春。結綺之麗。經隋滅後亦毀之。而隋煬帝窮奢尤多奇製。其圖書館設機立以金人踐機。則自開闢  
門戶。而宇文愷之製行城。尤為奇偉之器。然經亂盡毀。及唐而不見之矣。然周公指南針之用。先行之于  
羅馬。以為征滅海國。墨子之飛鸞遊天。三日偃師之木人演劇如生。張衡地動儀圖。猶存于日本。大學之  
博物院。葛亮手創之木牛流馬。祖暅之手創之輪船。吾國早已無存矣。如使奇物猶存。則物質機器之學。  
橫行地球。前民利用者。不在歐洲。而在中國矣。  
試遊生番之室。或鑿石穴居。或圍木支柱。其稍進者。則簪茅為廬。伐木為屋。衣皮蔽布。獵狩取魚。斯極  
初生民之樂事矣。又進而重墻練瓦。披衣鋪席。釜甑為烹。刀匕為食。衣以繡綵。生以床几。斯則各國文明  
進化者矣。其在吾國。農工商賈衣食是求。負耒執斧。握算持籌。仰事俯畜。飽暖無憂。故觀于其室。惟有用  
器而無玩器焉。至學士大夫。則書幙畫室。名書古器。宋磁明漆。商周鼎彝。漢唐金石。縱橫于高齋。合集于  
斗室矣。此皆清娛之具。玩好之事。非為米鹽醬醋布帛絹匹可食可飽。可衣可暖者也。然米南宮抱畫而



欲溺死唐太宗挾蘭亭以殉。蓋其他名士家無擔石。妻子饑寒。然舊田典衣以購古董。若是者。其為不適于用至矣。然凡此其人。必風流文采。有聲于時。有聞于後者也。其與大農富商室中。皆為用器。食廩。粟金錢滿家。何其遠也。歐人則中人以下。農工商賈之家。其廳事皆陳古器。其遊蹤必携遠物。以誇于賓客。以傳于子孫。或捐之公家。為其意識不為用物。是寶茲可怪也。然人道之文野。程度之高下。于此判然矣。吾國宋明以前之宮室。既絕無留存。六朝唐之器物。遺留尤絕少矣。若周漢以上。更不待言。以吾四萬萬人。倍于歐洲。廿國之民數。而古蹟古器。若茲其少也。其欲以感動興起後人之心。增加文美。濬發智巧。抑亦難矣。然乃以舉國之大。無一博物院。即圖書館。亦寥寥也。不能比于歐美之一鄉一邑。乃自稱文明。文明其為慚耶。孰大焉。

蓋中國古器自周秦至今。大厄凡七。小厄不可數焉。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見章懷後漢書注。較今本多一兵者。戈戟之屬。器者鼎彝之屬。秦政意在盡天下之銅。必盡括諸器可知。此一厄也。後漢董卓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鐘簋。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此二厄也。書後漢隋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三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此三厄也。書周顯德二年九月一日。勅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並寺觀內鐘磬。鈸相輪。次珠鈴鐸外。應兩京諸道州府銅銀器物諸色。限五十日內。並須毀廢。送官。此四厄也。餉貳金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此五厄也。大志宋紹興六年。欽民間銅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餘萬斤。此六厄也。靖康北徙。器亦並遷。金汴季年。鐘鼎為崇。宮殿之玩。毀棄無餘。此七厄也。宋廣德子振序。楊鉤凡此皆朝廷作賊。鄰國為灾。破壞文明。不知寶惜。令我恨絕。與揚。鍾僧。如何異真。悔見。歐人者也。而二十。

年人民之盜鑄樵牧之摧殘則不足計矣。吾遊荷蘭海濱有蛋民皆操舟而業漁者。自彼十二紀居住至今。千餘人矣。不宦不士不農不商不婚于外。今猶衣古服不入城市。其室如船。極長而低。蓋牽船岸上住。而今仿其形焉。亦可謂至僻。愚陋之野人矣。而室中自廳事臥內廚具用器雜沓。惟周四壁獨偏懸古磁碗碟。疊疊橫豎列。家家以數百計。皆數百年物。花樣色相奇變華妙。濯潔無纖塵。吾出重貨欲購之不售也。後託旅店展轉求之。乃得十五紀一碗。以歸。彼蛋戶漁世家也。而所好尚寶存古磁。乃若此。其高逸也。吾國入真愧欲死。

以吾所見聞粵東近事。長壽寺之偉麗。築于前明。其後園半帆亭之石。移自太湖。久為名蹟。若此土木。雖今以百萬金為之。不可得也。乃竟毀之而開街也。銅佛大丈餘。則銘之而賣銅也。梧州之水井寺。開自有唐。梵宇無多。而山水清。受此亦名蹟。宜保全者也。乃假緣開學。無端毀之。夫佛教為一大教。雖有盛衰。然豈長吏一時愛惡所能毀也。突厥即無道。亦不過取他教之廟。改奉其教。未嘗取而毀之。借曰攻異端也。則天主之堂。魏我參雲。誰敢過問之耶。以佛教而毀之。是欺弱也。吾國山水佳趣多。賴僧寺。豈徒宗教有關。實于風景有補。又多古蹟。足資攷求。英人滅印度于其教宗古蹟。猶派官吏發特金以保全之。何況吾國乎。即故家舊物。實關一國之美術。日本之于日光德川廟也。鄭重守之。遊者人一元。歲收數十萬金。益以飾其公園之臺榭花木。歐美人遊者日夥。乃築大旅館于山中。益增名勝矣。日人于一切名勝古蹟。雖至小不足觀者。亦多為影畫以發明之。設為鄉導以便覽者。于是日人之文明。責責于歐美人之口。其有溫泉。則大表彰之。點以園林。增以旅館。而歐美人之遊者日多。既增文明。又添遊展所得金錢。以資國民。亦不少矣。法國于外人遊巴黎者。歲十萬萬。即日本歲計外人遊資。亦二三十萬。蓋今之新法。以飾名蹟。

盛游歷亦為國民生計之一道焉。而我有名蹟古器。乃不知修美之。又從而毀棄之。何其愚智相去之遠也。日本于日光德川廟。一貓之刻畫于奈良春日社。一鳥之精雕。摹繪圖寫。其美術。歐人之保全古美術尤甚矣。以吾所見。十八甫伍紫垣舊屋。其子伍子昇嘗一與我觀焉。其屋深十八層。廣十一座。其門窗欄檻屏榻刻花鳥人物及方圓曲折之形式。無一同者。皆以檀楠美木。木亦無一同者。徒指一圓窗。榻告我曰。此費千金。又皆乾嘉間之名工也。吾細視之。精緻見毫髮。飛動若鬼神。若在今日。雖萬金不可得也。全屋皆若是。吾意全中國之宮室。雕刻之精美。未必有能比之者。其後園石山十餘畝。奇秀皆太湖石為之。乃毀棄之而開街。其伍氏別墅在河南海幢寺旁。水木清瑟。堂榭華嚴。昔張之洞飲酒于是。歎為未嘗見者。今亦毀之而開街矣。吾粵百年前千萬之巨富。號潘盧伍葉。其祠室園林。皆精絕冠一時。以吾少年猶見葉氏之祠。潘氏之園。曰海山仙館。今葉祠改為十二甫之街。而海山仙館化為平田。若廣東巡撫署。則平南王尚可喜所築規模宏敞。將三百年矣。而亦間以百萬出售。亦有議開街者焉。故以廣東開闢二十年。除光孝寺之鐵塔。布政司署之乾德殿鐵柱及大鐘樓五層樓外。無可數焉。若問昌華苑故址。則為每每原田。不知幾何世矣。回之文明。非比歐人也。吾遊西班牙之迦憐拿大彼八紀之回王故苑。于今猶在。亭池門徑。一一猶存。千二百年之故物也。指某樓曰。昔某太子于是也。某樓昔某某公主居處也。某堂昔召見外使處也。某石碑有血跡。曰昔殺某大臣所染也。即波斯尚存其六紀之宮苑。而埃及印度無論矣。若我中國乎。則沈炯所謂凌雲故基。共原田而臘。臘別風餘址。帶陵阜而茫茫。羣旅勞臣。能不落淚。真可落淚矣。試問至近南京之明故宮。其尚有荒臺遺殿否乎。蓋已滅迹掃塵。一無所有矣。又何慨乎。劉振之遺宮苑。哉。過西湖而訪宋人之宮室園囿。若武林舊事之所鋪排。癸辛雜記之所詳錄。豈有片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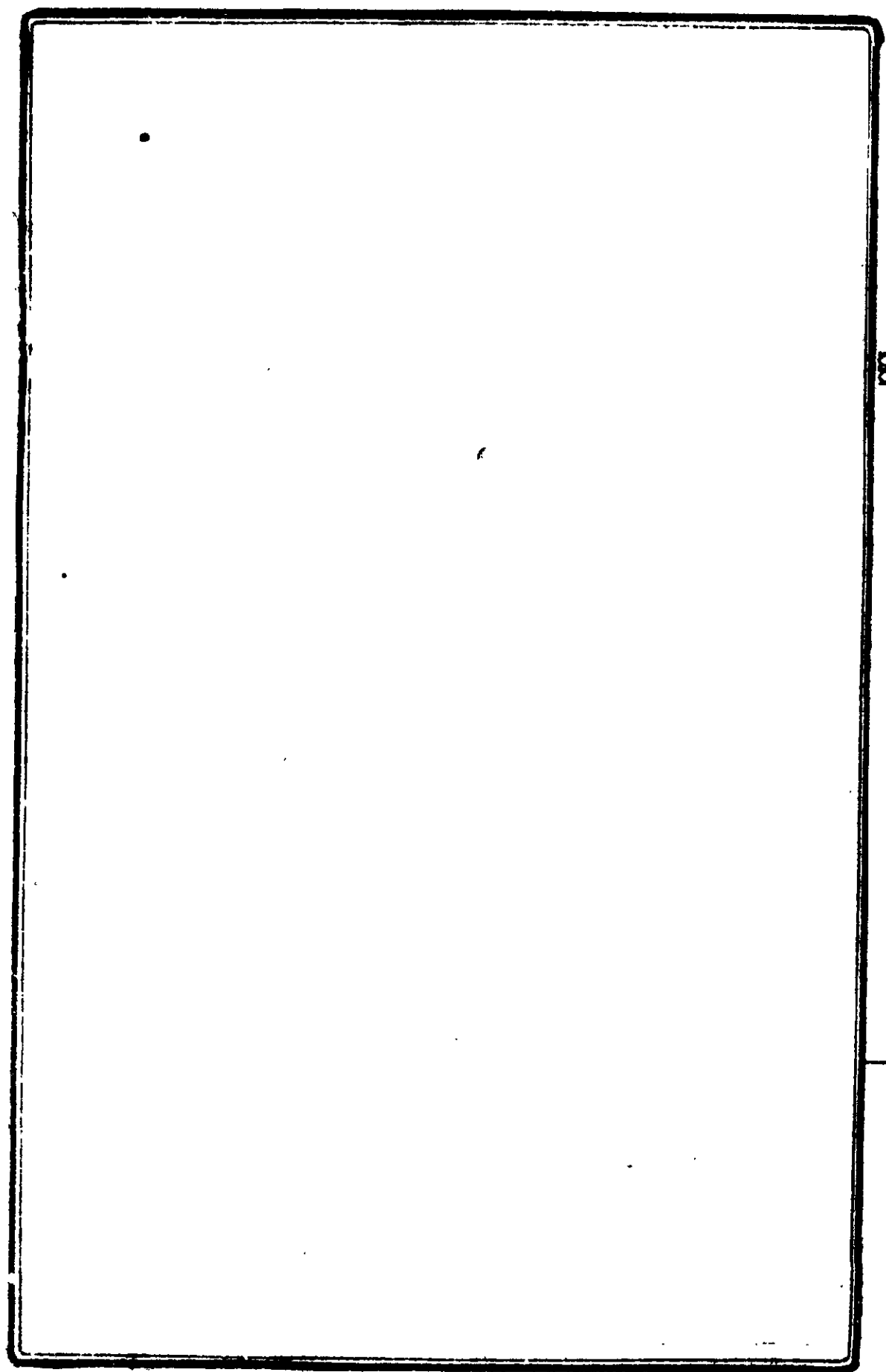
遺址之尚存者乎。秦中自古帝王州。益無可問矣。歐人之賊。能愛惜名蹟古器。而吾中國帝王士夫。乃不能保全名蹟古器。豈不大恥哉。吾往遊廬山。問古者九十九寺之遺蹟。則焚餘無幾矣。哀哉。吾中國之人。有殘賊之性。豈徒不如歐人。其愧于波斯印度人遠矣。天命推遷。前朝已矣。帝王之儀。不復再見。而帝者之遺物。尤為難得。以今之土木論。則燕京之宮殿壇廟園囿。皆金元明初之遺物。皆經五六七百年之風霜矣。宮殿之雕鏤。雖不精。其廣大宏巨。以吾遍遊大地。實萬國之所無。其壇廟實為吾國數千年之大典。其苑囿窈窕。亦冠絕東亞。而為大地之特色焉。其他彝鼎圖書。網羅三代之珍。收拾漢唐之美。中國之精華。多在內府焉。其歷年久。其財力厚。故也。間奉天宮殿所藏古磁玉圖書。外人歎美。康熙乾隆之磁。得一可為珍寶者。而每朝以數萬計。此皆吾國之瓊寶。數千年之精華。可以興起後人之志。可以觀感後人之美。可以著耀中國之文明。而發揚光美之。所以異于野蠻者。此也可以招外人之游。展而徘徊。感動之。所以為理財之計者。在此也。法之革命後。今樞華宮以為博物院。徽賒喇宮。方甸部羅宮。及一切故宮遺苑。皆供國民遊賞。英滅士葛倫後。今其故宮。亦供人遊焉。今吾道宮殿壇廟。正宜修飾而保護之。以著吾國之文明。以供國人之遊賞。擇一二處。以為博物院。雖未能廣羅大地之奇珍。而先收吾國圖書之寶。如山巔水涯之所出。巖穴邱隴之所藏。故家舊族之所。皆可合成此院。以光大之。中國之珍。尤在內府。萬方貢獻。前明遺儲皆集焉。前所謂中國數十年之精華。在是也。夫一國之圖書寶器。足以啓發國人之聰明。感動國人之志。動懷舊之念。發思古之情。明審美之學。增致精之道。所關至鉅。夫歐美各國。熱心于博物院。不惜巨費。羅而致之。良為此也。凡人諷詠遺言。不如親瞻遺器。蓋十年窮鄉之讀書。不及一日之遊博物院。感動尤深也。若圖書寶器之皆無。文物精華之竭盡。在全國既枯槁。而無色在人民。尤盲瞽而無知。

所謂水煩則魚鱉不長土敝則鳥獸不大童山無木百虫不生沙漠渺茫百草不出精華既竭衰衰去之氣象枯竭亦亡國之兆也乃者永樂大典之古冊敦煌石室之奇珍郭守敬渾天之儀器以及累朝玉璽歷代寶書蠶絲異域中國之枯槁至矣後生之師法少矣今者所餘益復無幾乃聞奉天宮殿之所藏竟有議售為國用者此之不能保全實與賣國無異我國人當以公憤而公保之有售者當視為公敵可也若夫翰林院國子監今不知廢棄若何吳梅村詩曰學舍有人鋤菜圃又曰廢園誰知博士齋六堂絃管聽銷沉極目蕭條淚滿襟今復見之五百年文學之舊址所以興起後人文學之心所關至鉅乃間有工商部交爭之獄而舉國公卿士夫無過問者此非洲野蠻人不屑為之而中國為之其奇恥大辱真普天下萬國所未有也若爭翰林院諸君而欲尚為中國人也則可以止矣否則鄙人幾不欲與同為中國人矣歐人于數百年之小校遺瓦敗壁黝黑朽壤更珍保之諸君試遊德之措魯壁千士但士又近之遊英倫惡士佛檢布列住諸大學可見也吾國子監翰林院起于元明之間與彼諸校時相同矣而德英人珍寶之若此我乃遺棄之若彼此英德之所以強盛而吾國之所以危弱也歐美人于古蹟名勝宮室非必用之也但留其空室敗墻之蹟使人守之令遊人徘徊焉踟躕焉感動焉興起焉而已此所謂無用之用也歐人豈不知毀其室改其用哉誠以無用之用其用更大也我國人徒知眼前之用毀棄名蹟浸假而為馬廐浸假而為糞壤今後人無可踟躕焉徘徊焉感動焉興起焉其為暴珍之禍豈有過哉革命以來各省大變我耳無聞吾目無見各省焚琴煮鶴之風類于國子監翰林院者不知凡幾也其不淪為馬廐糞壤者不知得幾何也吾願吾國人珍重保之勿為印度波斯人所笑以為其于非洲野蠻也竊以為若翰林院國子監之類者宜以為圖書館廣植花木修飾亭樹珍而存之次之亦為公眾遊賞之地再次之

亦如歐人焉。僅存空屋敗墻。不賣不拆。不改用。不租人。尚特費派人看守之資。以俾後生鄭蹟焉。徘徊焉。感動焉。興起焉。為無用之用焉。如是。乃為文明人。而非野蠻人。否則為野蠻人。宜供文明人之奴隸宰割而已。

歐美之圖書館博物院有二焉。其珍重之品。有介紹者。乃觀之。其通行品。則聽人人流覽之。豈惟京師哉。凡吾國省府縣鎮。皆宜設博物院圖書館。皆宜設保全古蹟古器會都邑人士相與竭力焉。鄭重焉。請求焉。視為文明野蠻之別焉。以為後生之感動興起焉。多為繪畫拓影圖記以彰之。嚴為守護以保之。設鄉導人以發明之。廣招外人之遊展。以使吾之精華保千百于什一。其亦庶乎其可也。否則碧眼高鼻者。富而好古。日以收吾古物為事。恐不十數年。而吾精華盡去也。後日若文明大啓。舉國枯槁。無能救也。願吾同胞勿視為不急之務。不切之事。而置之也。

此文成久未發。乃頃間內務部行文各省收文廟祀田。以為小學校經費。其發狂妄行。殆野蠻所不為。暴賊所不屑。而吾政府公然行之。乃如之人。我以為政府嗚呼。中國欲不為洪水猛獸得乎。孔子大聖。尚不能保之以興起。觀感于後士。而區區之古蹟名器。何保之為。吾之為此文也。甚矣吾之愚。乃享爰居以鐘鼓。被猿猴以冠裳也。





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三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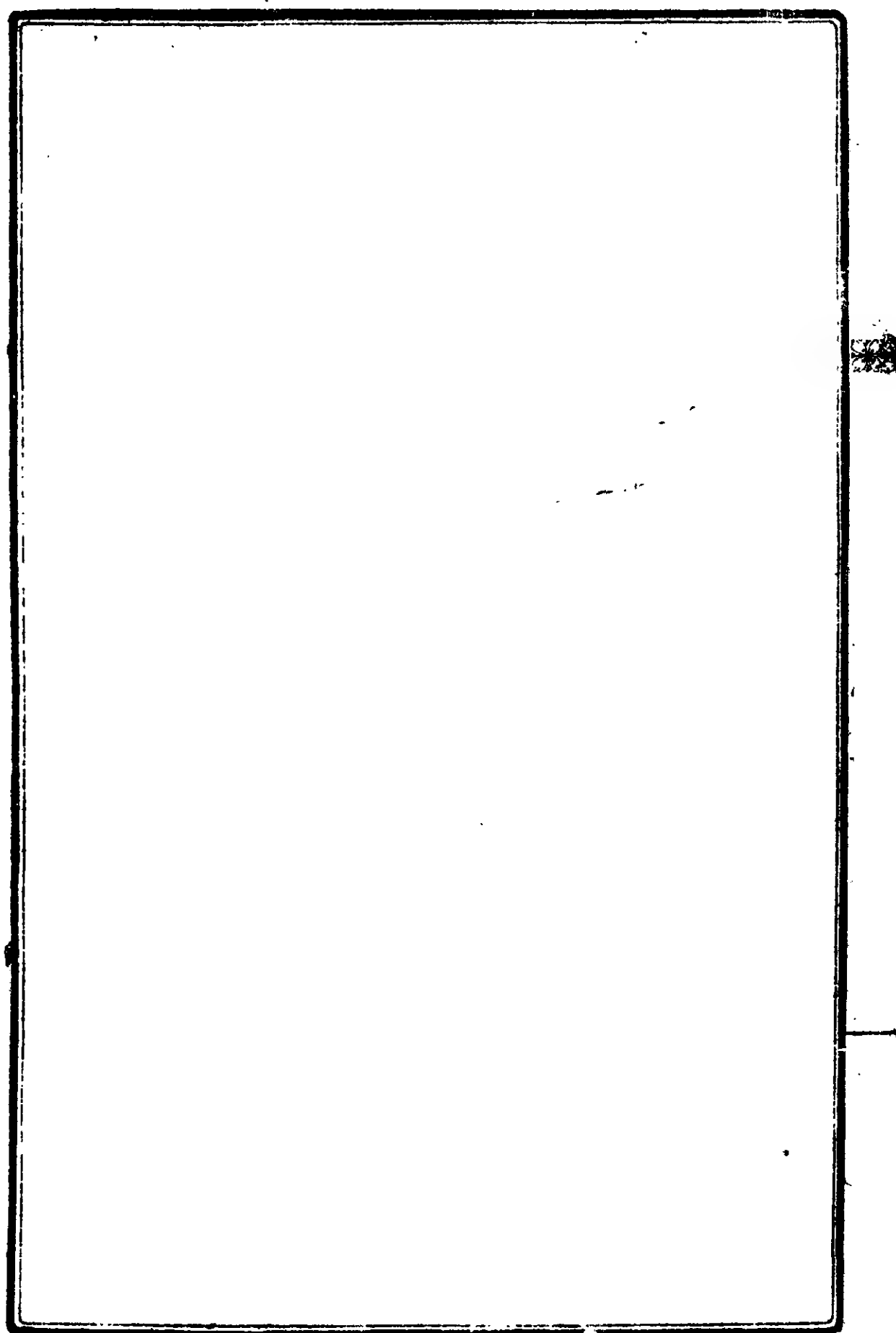
教說

中國學會報題詞

孔教會序

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

孔子改制考



不忍雜誌彙編卷三

中國學會報題詞

南海 康有為撰

蠟人之機體有耳目手足能持行運動而無心知靈覺則可謂之人矣乎若是者電氣之為傀儡者是矣共和有政府議院政黨國民摹歐鈞美以為政治風俗而無其教以為人心之本若是者可謂之國矣乎若然則今中國之所謂共和者已治已安已富已強矣隋煬帝之陳大會以示突厥也飾錦繡於林樹以為花棄果物於地以炫富突厥人隱隱窺之曰中國誠富矣奈何吾來之道多餓殍也今易服改曆官名盡易大宴則陳西食男女亂舞倖倖無極共和平等是法是則舉凡中國數千年之舊制舊學舊俗皆革雜而禽獮之以為歐美之治在斯乎則猶太印度之人今豈非盡為歐美俗乎然且猶太印度猶有其舊教在而不肯舍以從人也今我邦人則盡吾國之教化而棄之則印度猶太之不若而惟墨西哥人是師也墨之滅於班也葛麥盡焚墨之文字圖畫而使墨人惟班制班學之從今墨面目而心魂班矣吾五千年文明之中國人奈何師之

夫立國之道本末精粗其運各有在矣吾中國以文明號於大地者也吾之教化哲學為歐美人所稱久矣數千年之文教不能以數十年之貧弱屈也吾何以能為萬里一統之大國吾何以能為四萬萬人同居之大族吾何以能保五千年之文明若埃及乎則文明久滅矣希臘乎則人種久絕矣波斯乎久為回教所散矣印度乎久為異教異族所範矣惟我中國則五千年光大宏巨長久而無恙自歐人後起外大地古國乎惟我中國而已其所由得此之故吾國人不可不深長思矣雖政治物質之末遜於歐人而自有國魂主之乃能以永久而不敝矣

夫所謂中國之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孔子之教自人倫物理國政天道本末精粗無一而不舉者也其為禮也陳之以三統忠質文之迭代也其變易也通之以三世據亂升平太平之時出也體之以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張之以禮義廉恥而國維不敗推心於親親仁民愛物則仁覆天下矣立本於事天養心盡性則天人一致矣其直指本心至誠無息必自慎獨發之無使隱微之有餒也其原本天命上帝臨汝則必自昭昭有赫無使旦明之貳心也自其中庸言之則以人為道被服別聲飲食男女不離人為道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自其深微言之則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而知鬼神之情狀故自鬼神山川昆蟲草木皆在孔教之中故曰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善夫莊生之尊孔子為神明聖主也曰本天地育萬物本末精粗四通六闢其運無乎不在故據一端執一說以論孔子者若戴五色之鏡以論日月之青黃也如測渾天之儀以論恒星游星之形體也其茫茫無覩不待言矣吾親月於柏林見月二百七十分之一有沙石之圍於綠草焉吾親火星於巴黎見其水海與雲氣焉世衰道微並棄渾儀孰能見孔子之大哉然若能親二百七十分之一則孔子之真自在也自共和以來教化衰息紀綱掃蕩道揆凌夷法守墮毀禮俗變易蓋自義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盡人心風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極耗矣哀哉中國之不為墨西哥者僅矣蓋國魂死矣孔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亡莫大於國魂亡而國亡次之意大利不亡於奧乎而國魂不亡則今復立國而再強塞維種不已亡乎而國魂不亡則今塞維布加利牙再立國而再強若墨西哥者雖使復霸亦不過為班人耳嗚呼哀哉我同胞曷為而甘自亡其國魂

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天視民視革命乃吾中國最尋常之事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

舉中國數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紀綱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禮俗革命人心革命國魂革命大火焚室空空無依茫茫無所適依無所之游魂太空風雨飄搖之雷霆或震絕命是期歐服歐曆徒為棺槨之儀何我同胞大愚不移一至於斯乎。

嗟乎民者冥也短於通識多於深慮不足責也。若我大夫君子祁祁庶士莘莘胥子則宜有通識者也。宜保存國魂者也。登極而號呼曰。皋我國魂兮。盍歸乎來。則吾教化紀綱道揆法守禮俗人心保存其命矣。勿妄革之矣。

英人勃拉斯之論美國共和當以道德物質為先而政治其後也。今國人乃尊其輕者而棄其重者何其反哉。物質固中國所宜急有事也。吾嘗為物質救國論已十年矣。而世莫之知莫之行。若今茲之病則尤以道德為重矣。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且吾國人勿論亡國否乎其不為洪水猛獸者幾希。

諸君子怒焉憂之。於是中國學會之設搜集國粹以文會友其於補教化存禮俗守道揆正人心其有意乎。鄙人聞之贊歎懼於斯文之或墜也。不揣固陋願以所知貢其誠焉。竊謂諸君子無意於保中國則已也。諸君子而有意保中國則不可不先保中國魂也。中國之魂維何。孔子之教是也。竊聞諸君子未嘗不尊孔也。但所以尊孔者不尊為教主也。或如今妄人之言謂之曰大政治家。家謂之曰大哲學家。夫政治教育哲學乃所謂一器一能。莊子所謂耳目口鼻各明一用不能相通不能見天地之容聖人之大闇而不明。變而不發。道術遂為天下裂。是未具體之人合萬國中車數斗量何足尊哉。彼知哲學知教育知政治而謂孔子為其一家者。誠所謂戴五色之眼鏡而謂日月之色為青黃者也。播糠眯目。

而謂無天地豈不大妄哉降教主聖號而為一業之名家此真謗聖之輩言毀教之詭術不可不察而明辨也孔子為中國改制之教主為創教之神明聖王孔子以前之道術則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後之教化則吾中國人飲食男女生作行持政治教化矯首頓足無一不在孔子範圍中也豈惟中國東亞皆然若日本之強以歐美之政治物質為其皮膚以孔子之教為其神骨者也今日本人家誦論語國尊儒學至矣是以有乃木之感而我自有教主乃反不知而廢棄之若廢棄孔子則中國之教化盡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則無以為家行不知所行言不知所言立不知所立則無以為身俵俵何之茫茫何適不知所師從不知所效法則無以為心若夫紀綱蕩掃禮俗凌夷國無以為國則成效可觀矣夫至四萬萬之人行不知所往言不知所從俵俵何之茫茫無適是謂之喪心病狂國為離魂夫至于舉國離魂喪心病狂而日蒙之以歐美之皮毛即使染為碧瞳粉成白面飾成金髮而曰吾為歐美人矣人無不大笑之即為歐美人而若班葡之危弱墨中南美之亂暴奚取焉且夫人之為道必有信從而後可安可樂也其信從者必尊之敬之至極而後深入乎人心焉我之古人猶太之古人歐洲之古人皆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上帝臨汝也乃以教主配其上帝專一無二至尊至敬人民信從之于是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彼歐美人去其君父之拜跪去其君父祠墓之祭欲使其專一于上帝與教主也若曰政治家教育家哲學家而已則何足尊且何能配上帝而信之尊之哉今欲救吾國于洪水中必先起其道德之心必先生其畏敬之念必使有所至誠至敬然後其言不信也其行可則也有可尊信之言有可服從之行而後吾國民安之乃不放僻恣肆乃為人道而不為禽獸在此也然則吾國人而求可以尊敬服從者奚在乎佛言微妙矣然瀟灑多出世之言但以罪福服衆藏

人可也。施之中國人則未盡也。基督尊天愛人養魂懺罪施之歐美可矣。然尊天而不言敬祖中國能盡廢祠墓之祭而從之乎？必不能也。吾有自產之教主有本末精粗其運無乎不在之教主有繫五國魂之教主曰孔子者吾四萬萬人至誠至敬尊之信之服其言行其行通其變身心有依國魂有歸庶幾不為喪心病狂之人然後能人其人道其道國魂不亡國形乃存然後被以歐美之物質擇乎歐美之政治或不亡耶？且由此而致強可也。此則鄙人疇昔變法之志本末先後之序諸君子或不訶其大愚耶？吾今敬告諸君子諸君子欲不亡中國乎？必自至誠至敬尊孔子為教主始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否則雜學而無當也。其諸君子有採于鄙言歟？速張孔教中國猶有望也。若不求本原依阿為名而已則剪綵為花不久即悴。泛舟中流終無所屆其以度方今之大變危乎岌岌哉！終亦淪胥而已。則斯會也于中國奚有焉？諸君子其思出此乎？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癸丑正月六日康有為。

孔教會序

僕緣于大地之上古今立國以萬數。語人曰：國不嚴軍兵不設辨護士民老死熙熙不知律例不識長吏而能長治久安數千禩統一方里數千萬乎？行種族數萬萬則橫覽歐亞暨窮歷史未之有也。聞者則竊竊笑之疑其誣也。雖然吾中國數千年之為治實有然也。未嘗無法律而實極闊疎未嘗無長上而皆不逮下。上雖專制而下實自由。獄訟鮮少賦斂極薄但使人知禮義忠信之綱家知慈孝廉節之化而已。嗟乎何由而致是哉？昧昧我思之豈非半部論語治之耶？夫論語何氏之書也。

其非然耶？或者慕歐思美偏知政治之為國也。夫人有耳目心思之用則有情欲好惡之感若無道教以範之幽無天鬼之畏明無禮紀之防則暴亂恣睢何所不至。專以法律為治則民作奸于法律之中專以



政治為治。則民腐敗于政治之內。率苟免無恥暴亂恣睢之民。以為國猶雕朽木以抗大風。泛膠舟以渡遠海。豈待風雨波浪之浩涵哉。若能以立國也。則世可無聖人。可無教主矣。

今之謬慕歐美者。亦知歐美今所以盛強。不徒在其政治。而有物質為之耶。歐美所以為人心風俗之本。則更有教化為之耶。政治教化之與物質。如鼎之足峙而並立。教化之與政治。如車之雙輪而並馳。缺一不可者也。或者以法革命之廢教也。豈知法廢舊教而已。萬國自小蠻夷。豈不有教。嗟乎。天下豈有無教而可為國者哉。教宜何從。審其歷史風俗之宜。人心之安者。其道至順。則從之。非其歷史風俗之宜。人心之安者。則可以致亂。如是則置之。

舉中國萬里之土壤。歷二四百年之綿。睽合數萬后王卿士紳縷民庶婦孺之禮俗。所信受奉行誦讀尊敬者。豈非先聖孔子之遺教耶。

夫孔子之道。本于天。人之性出于天。故因人性以為道。若男女食味被服。別聲人之性也。但品而節之。而不絕之。故至易至簡。而人不可須臾離其道也。苟非若婆羅門之去肉出家。墨子之非樂不歌。則普大地萬國之人。雖欲離孔教須臾而不能也。非惟中國也。凡人之為人。有生我者。有與我並生而配合同遊者。有同職事而上下者。則因而立孝慈友弟義順忠信篤敬之倫行。苟非生于空桑。長于孤島。無人之地。則是道也。凡普大地萬國之人。雖欲離孔教須臾而不能也。非惟中國為然也。惻隱羞惡謀慮進取人之性也。擴而充之。以為仁義智勇之德。雖禽獸亦有是。一二焉。但不能合而擴充耳。則是道也。凡普大地萬國之人。雖欲離孔教須臾而不能也。

孔子尚慮後世之泥于一端。而不能盡于事變。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躬

則變變則通故為運世之道近則設三統遠則張三世以極其變通之宜三統則有忠質文之異親親尚功明鬼時為重輕子丑寅之三正赤白黑之三色時為建尚乃至立明堂則三十六牖七十二戶或高圓侈或積圓衡方或卑污方為衣服或長前袵或長後袵而今各國正朔宮衣服之制皆在焉今非衣長後袵而玄冠緇衣耶其春秋明三世之義則發據亂升平太平之異據亂內其國而刺大夫升平內諸夏而貶諸侯太平則內外大小若一而去天子其三世之中各自為三世親親仁民愛物遲行遠于無躬故于詩首文王以明立憲書偁堯舜以明民王易偁見群龍無首為天下至治于禮運尤大暢其微旨以天下為公為大同以正君臣為小康故子思述祖德以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善乎莊生尊孔子為神明聖王也曰配天地本神明育萬物六通四闢本末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嗟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為大也夫大醫王者籠藥中無不備期于瘳民之疾豈有挾一獨步單方而可以為聖醫者乎

自漢時行孔子撥亂之治風化至美廉讓大行宋明儒學僅割據其一體或有偏矯然氣節猶可觀焉若夫春秋譏世卿故漢時已去世爵而布衣徒步可為公卿諸經之義人民平等而無奴故光武大行免奴先于林肯二十年孔子法律尚平其有訟獄則親王宰相受法同罪未以偽周禮議親議貴為然也經尤言薄稅斂故輕減稅率今天津畝田稅僅十三錢漢時學校已徧全國人民皆得入學工商惟人民所習無限制聚會著書言論皆自由孔子敷教在寬其有從佛道教者皆聽凡此皆法革命時流血百萬而後得之者而吾中國以奉孔子教諸儒日以經義爭而得之于二千年前徧校萬國皆未得有此吾中國之美化豈非孔教之盛德大功歟吾人何幸而受之

項年學士不通道教之原立學官之經傳已有選擇大道淪墜幾付燒薪用致廉恥掃地禮化蕩夷極至晚清之季而大道喪矣自共和來禮樂並廢典章皆易道揆法守掃地無餘遂至教育之有司議廢孔子之祀典小則去拜跪而行鞠躬重則廢經傳而裁俎豆黷宮鞠茂草之場廟堂歇絲竹之聲嗚呼曾不意數千年文明之中華一旦淪胥至為無教之國也豈不哀哉夫印度雖亡而婆羅門教二萬萬人守教之嚴毅如故則印度人之政權雖亡而教化未亡他日印人即可從此而興焉猶太雖亡而猶太教不亡雖流離異國奉之不移乃至於今猶太耆舊男女當日之午猶撫其大關所羅門之城石而哭焉則猶太人之政權雖亡而教化未亡他日猶太人即可由教而興焉嗚呼耗矣哀哉滅絕無餘者墨西哥也為班所滅至古文字圖畫而滅之今墨人面目雖為墨之遺黎哉而所述之聖哲豪傑往訓遺微皆班人之賢哲豪傑也則是全滅也故滅國不足計若滅教乎則舉其國數千年之聖哲豪傑遺訓往行盡滅之所祖述者皆謂他人父也是與滅種同其慘禍焉何其今之人不自愛國乃並數千年之文明教化與其無量數聖哲之心肝豪傑之骨血而先滅之歟彼以孔教為可棄豈知中國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繫相因若孔教可棄也則一切文明隨之而盡也即一切種族隨之而滅也嗟乎中國人而有此也是何心哉或謂教不待傳傳者自存劣者自汰天演之自然也雖然吾嘗偏遊五印度矣每萬里之境無一香火之寺無一印人之僧驅車于舍衛止宿于王舍城問于鷲嶺以佛蹟博物院之人曰佛乃在中國此地無之嗚呼以佛教之精微廣大也至于塵劫不能不壞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豈得謂教不待傳而自行哉或謂儒家大義最重倫綱今政改共和君臣道息則遺經垂教窒礙難行此溝猶督儒未通古義之論也夫君臣之本義但指職事之上下言之非為一帝者言之傳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

興與臣隸由斯而言。士對於大夫為臣。而對於見則為君矣。興對於見為臣。而對於隸亦為君。故大夫有家臣。而家主得稱君。禮喪服妄為君為女君。家人則父母為嚴君。至漢時人相呼以君臣。而為郡將死節。猶盡君臣之義焉。自梁時改稱下官。禁稱君臣。于是千年來。但對帝者為君臣。而宋儒益厲天澤之分。遂使今人有專制之忿。而波怒及于孔子焉。然求以孔子古義。則一切之主伯亞旅。無在不有。君臣之義存焉。譬若一肆之中。肆主不以禮待其肆夥。肆夥不以忠事其肆主。而望其肆之興也。其可得乎。然則君臣之道。不能須臾離。而孔子之教。無可毫釐疑也。況孔子復有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大同道。羣龍元首之太平世哉。執一端以疑先聖。是飛沙眯目。而責日月之失明也。豈不大愚哉。

或謂各國宗教。皆主神道。孔子既不語神。則非教主也。愚儒一孔。遂敢妄議孔子。只為哲學政治教育之名。家僅濟之于希臘。索格底伯。拉圖之列。此自日人不知孔教之謬論。而吾國人為所蔽惑。誤祖師其說。而自棄其教。尤愚謬之甚者也。中國數千年之言儒釋。只曰教而已矣。無神人之別也。夫今人之稱宗教者。名從日本。而日本譯自英文之釐離盡。Dion。且在日人習用二文。故以佛教諸宗。加疊成詞。其意實曰神教云爾。然釐離盡之義。實不能以神教盡之。但久為耶教形式所囿。幾若非神無教云爾。夫教而加宗義已不安。若因佛耶回。皆言神通。而謂為神教可也。遂以孔子不言神道。即不得為教。則知二五而不知十者也。夫凡為圓首方足之人。身外之交際。身內之云為。持循何方。節文何若。必有教焉。以為之導。太古草昧尚鬼。則神教為尊。近世文明重人。則人道為重。故人道教實從神教。而更進焉。要無論神道人道。而其為教則一也。譬如君主有專制立憲之異。神道之教主獨尊。如專制之君主焉。人道之教主不尊。如立憲之君主焉。不能謂專制之君主為君主。而立憲之君主非君主也。然則謂言神道者為教。謂言

人道者非教。謂佛耶回為教。謂孔子非教。豈不妄哉。況孔子尊天事帝。無貳爾心。明命鬼神。為黔首則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而知鬼神之情狀。乃執不語神之單文。以概孔教之大道。是猶南洋人不知北地之有冰雪。而疑其無也。豈知孔子弟子傳道四方。改制立法。實為中國之教主。豈與夫索格拉底。僅明哲學等量齊觀哉。

善乎吾友英名卿勃拉士之言曰。共和國以道德物質為尚。尤過于政治也。國無道德。則法律無能為。今觀國者視政治過重。然政治非有巧妙。在宜其民之風氣事勢。養其性情。形以法律。然則今中國之所以為教。宜知所從矣。佛回久入中國。既以信教自由之故。民久安之。而相忘相混矣。然佛在蒙藏久。明罪福其教宜行。夫佛說雖微妙。澶漫然多出世之言。如全施于中國。未見其周于民用也。基督尊天養魂戒惡。勸善行之。歐美成效久彰矣。然孔子之道。以人為天所生。故尊天以明萬物皆一體之仁。又以人為父母所生。故敬祖以祠墓。著傳體之孝。若基督只明尊天而敬祖闕焉。今豈能舉中國四萬萬人之祠墓。而一旦盡廢之。若今不尊孔。則何從焉。將為逸居無教之民。歟。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獸乎。則非待烹滅絕種而何。

嗟乎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今欲存中國。先救人心。善風俗。拒諛行放淫。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末由已。美人杜威告吾曰。吾美之患有國而無家。信如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雖有粟其得而食諸。凡我同人將恐將懼。夫教為天下不為一國。而設日本近者廣厲儒學。崇祀孔子。況吾宗邦而自棄之。且吾國人人本皆覆幬于孔教。中不待立會。猶吾國人人皆為中國民。不待注籍也。惟今列國交偏。必有國籍。諸教並立。亦有教籍。則教會之立不可已也。大夫君子邦人諸友。莫肯念亂乎。誰無良知。誰無責任。服教有

年年弘道是務守死善道之士血氣含識之倫同揚泗水之波瀾共奏壁中之絲竹其不致于洪水滔天  
猛獸滿野耶其諸邦人咸樂從于是會歟吾中國猶有望也孔子二十四百六十三年秋八月壬子南海  
康有為撰

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

購日本六法全書一冊夜譯而朝布之神禮其高玄冠弟佗其緇後衽衣西食而馬車握手鞠躬免冠而  
風趣若是者足以治強中國乎則樵夫負販之氓睨而笑之今中國陷危人心惘惘洵政治之變能救  
之歟意者亦有待于教化耶

且夫禮俗教化者人所以行持云為者也人道以為主宰奉以周旋者也何以立身何以行事何以云為  
何以交接必有所尊信畏敬者以為依歸以為法式此非一日所能致也積之者數十年行之者數萬萬  
人上自高曾祖父至于其身外自家族鄉邑至于全國習焉而相忘化焉而不知是所謂風俗也風俗善  
則易歸于善風俗惡則易歸于惡苟不尊奉一教以為之主則善者安知其為善而惡者安知其為惡也  
故凡國必有所謂國教也國教者久于其習宜于其俗行于其地深入于其人心者是也雖諸教並立皆  
以勸善懲惡然宜不宜則有別焉故佛教教至高妙矣而多出世之言于人道之條理未詳也基督尊天愛  
人養魂懺惡于歐美為盛矣然中國四萬萬人能一旦舍祠墓之祭而從之乎必不能也然而今中國人  
也于自有之教主如孔子者而不尊信之則是絕去教化也夫雖野蠻亦有其教則是為逸居無教之  
禽獸也嗚呼吾四萬萬之同胞而甘為無教之禽獸乎  
今以人心之敗壞風俗之衰敝廉恥喪盡氣節靡蕪蓋秦五代之不若實數千年未有之厲稍有識者亦

知非崇道德不足以立國矣。而新學之士不能兼通中外之政俗。不能深維治教之本原。以歐美一日之強也。則弱。惑之以中國今茲之弱也。則鄙夷之。其則于歐美弊俗。批政歐人所棄餘者。摹仿之。惟恐其不肖也。鄙夷之極。則雖中國至德要道。數千年所尊信者。蹂躪之。惟恐少有存也。于是有疑孔教為古舊。不切于今者。有以為迂而不可行者。吁。何其謬也。夫倫行或有與時輕重之小異。道德則豈有新舊中外之殊哉。而今之新學者。竟置賢然。昌言曰。方今當以新道德易舊道德也。嗟夫。仁義禮智忠信廉恥。根于天性。協于人為。豈有新舊者哉。中庸之言德曰。聰明睿智。寬裕溫柔。文理密察。齊莊中正。發強剛毅而仁。智勇為達德。豈有新舊者哉。豈有能去之者哉。歐美之賢豪。豈有離此德者哉。即言倫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義婦順。朋友有信。豈如韓非真以孝忠信弟貞廉為六惡乎。則必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君不仁。臣不忠。夫不義。婦不順。朋友欺詐而不信。然後為人而非。雖然。後為新德而非舊道乎。則今幾幾其近是矣。其有此乎。其家必不能一日和其身。必不能一日安其心。必不能一日樂。即其國必不能久存而垂垂以亡。夫道者。人人可行之謂。若此危道。豈可行乎。而可以為新道乎。歐美未之有行。鄙人未之前聞也。

推彼之謬言。新道者。蓋以共和立國。君臣道息。因疑經義中之尊君過甚也。疑為專制壓民之不可行也。豈知先聖立君臣之義。非專為帝者發也。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僕。僕臣隸。隸臣皂。皂臣輿。輿臣臺。由斯以觀。士對大夫為臣。而對僕為君。僕對士為臣。而對隸為君矣。故嚴其父母曰。家君。尊家長曰君。此庶人亦為君之證也。故秦漢人相謂為君臣。漢晉時。郡僚對郡將稱臣。且行君臣之義焉。而今人與人言。尚尊人為君。自謙為僕。蓋君臣二者。猶一肆一農之有主伯。亞旅云爾。其司事總理。



之主者君也。其奔走分司百執事之亞旅臣也。總理待各執事當仁而有禮。各執事待總理當敬而盡忠。豈非天然至淺之事。義萬國同行之公理者哉。豈惟歐美力行之其萬國前。有千古後有萬年。豈能違之哉。藉使總理司事之待百執事不仁。而無理百執事之待總理司事不忠。而傲慢其可行乎。若以是為道。恐一商肆一工廠一農場之不能立也。自梁以後。禁屬官不得稱臣。改稱下官。于是臣乃專以對于帝者。今若不以君臣為然。則攻梁武帝可也。以疑孔子則無預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各有名分。其道圓周。故書君君無道也。書臣臣之罪也。莒人弑其君庶其公羊曰。書人以殺者眾。弑也。君無道也。豈止誅臣弑君而已哉。故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今之言革命者。實紹述於孔子。若必如宋儒尊君而抑臣。則孔子必以湯武為篡賊矣。蓋孔子之道。溥博如天。並行不背。曲成不遺。乃定執君臣一義。以疑聖。豈不妄哉。孔子於禮設三統。於春秋陳三世。於亂世敗大夫。於升平世斥諸侯。於太平世去天子。故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其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孔子之所志也。但歎末逮其時耳。孔子何所不備。禮記又非僻書也。未讀全經。僅執一說。以疑孔子者。是坐簪井者。而謂天小。無日月。不亦偵乎。不學之妄人。無責乎爾。

法國經千年封建。壓制之餘。學者乃倡始人道之義。博愛平等自由之說。新學者言共和。慕法國者。聞則狂喜之。若以為中國所無也。揭竿樹幟。以為新道德焉。以為可易舊道德焉。夫人道之義。固美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釋之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故人與仁合。即謂之道。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故中庸又曰。道不遠人。人之遠人。不可以為道。故以人治人。可而止。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則人道之義。乃吾中庸孟子之淺說。二千年來。吾國負床之孩。貫角之童。皆所共讀。而共知之。昔日八股之士。發揮其說。

鞭辟其詞。無孔不入。際極天人是時。歐人學說未出。未發。但患國人不力行。且不患不知也。乃今得人道二字。奉為舶來之新道德品。而以為中國所無也。真所謂家有文軒而寶人之敝也。夫中庸孟子孔子之學也。非僻書也。而今妄人不學無知。而欲以舊道德為新道德也。人有醉狂者。見妻於途。驚其美而樓之以為絕世未見也。及歸而醒。乃知其為妻也。今之所謂新道德者。無乃醉狂乎。論語曰。仁者愛人。汎愛衆。韓愈原道。猶言博愛之謂仁。大學言平天下曰。絜矩之道。論語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豈非所謂博愛乎。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論語大學者。吾國貫角之童。負床之孩。所皆共讀而共知之。昔日八股之士。發揮其說。鞭辟其義。際極天人是時。歐人學說未出。未發。患國人不力行也。乃今得博愛平等自由六字。奉為西來初地之祖訣。以為新道德品。而以為中國所無也。真所謂家有錦衣而寶人之敝也。夫論語大學孔子之學也。非僻書也。而今妄人不學無知。而欲以新道德為舊道德也。貧子早迷於異國。遇父收恤撫養之。而不知也。謬以為他富人贈以瓔珞也。今之妄人不學無知。奚以異是也。以論語大學中庸之末。知未讀而妄攻孔子為舊道德。妄攻中國無新道德之人也。妄人也之說也。譬說也。豈足較哉。然而竟有惑焉者。舉國之人。飲狂泉則以不狂為狂。昔為謬譬之言。今為實事也。嗟夫。吾四萬萬同胞。得無誤飲狂泉乎。盍醒乎來。

夫孔子者。以人為道者也。故公羊家以孔子為與後王共人道之始。蓋人有食味。被服。別聲。安處之身。而孔子設為五味。五色。五聲。宮室之道。以處之。人有生我。我生。同我。並生。並遊。並事。偕老之身。而孔子設為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君臣之道。以處之內。有身。有家。外有國。有天下。孔子設身家國天下之道。以處之。明有天地山川禽獸草木幽有鬼神。孔子設為天地山川禽獸草木鬼神之道。以處之。人有靈氣。魂知死生。

運命。孔子于明德養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無不有道焉。所謂人道也。上非虛空之航船。道下非蛇鼠之穿穴。道孔子之道。凡為人者不能不行之道。故曰何莫行斯道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凡五洲萬國。教有異者有異。而惟為僧出家者不行。孔子夫婦之一道而已。此外乎凡圓廟方趾。號為人者不能出孔子之道外者也。而今之妄人乃欲攻孔是猶狂夫射天。所地閉目無覩。含血自嘆。多見其妄而已。頃自晚清以來。學官改法。謬不讀經。至于共和。丁祭不祀。乃至天壇經年曠祭。而有司日待議院之議院者。經半年不成會。五十四案未決議矣。其可待之俟河之清。禮壞樂崩久矣。且凡新國未制禮必沿用前王之禮。乃天下之公理也。按葡憲法八十條。曰凡舊行典例如未經議院刪除。及與共和政體不礙者。一概照行。故為神不歆為教皆絕。道揆墮頓。禮俗凌夷。人心敗壞。風俗變革。廉恥掃地。如此而可以為國乎。故昔之爭富貴利達也。賄賂之無恥。機詐之相謀而已。今乃至以手槍相劫。制也以謾罵相詬辱也。以仇恨相殺戮也。昔之貪官污吏也。擇肥而噬。積以歲月。今則朝不及夕。席捲而逃。昔之士大夫雖無政。無學。然或謹守自好。或以詩文金石古董為娛樂。今則消晝夜于麻雀。合官僚以狎邪。耳不聞道德之經。口不講政治之學。情類乞丐。行同劫盜。惟有歐衣西食。免冠馬車。以為歐美在茲矣。此復安得謂之國乎。豈非無教為之乎。故今欲救人心。美風俗。惟有亟定國教而已。欲定國教。惟有尊孔而已。凡今各國雖信教自由。而必有其國教獨尊焉。波斯以祚樂阿士堆為國教。立教務院設教大長。以尊崇而保護之。而聽人民信教之自由。突厥以摩訶末為國教。設教大長。而保護之。而聽人民信教自由。暹羅以佛教為國教。而保護之。而聽人民信教自由。俄羅斯則以希臘為國教。立教務院設教大長。以尊崇保護之。而聽人民信教自由。希臘布加利牙羅馬尼亞塞維皆以希臘教為國教。而聽人民信教自由。然此

猶曰歐東國也。西班牙、奧地利之憲法皆以羅馬舊教為國教。雖許信教自由，而其君后必為奉羅馬教之人。其學校皆尊其國教。西班牙憲法第十一條特著政府存養國教之義，以異于待他教。故以羅馬正教為國教。其教法及教僧政府扶持存養之意，大利以羅馬教為國教。尚無信教自由之條。此猶曰羅馬舊教國也。丹麥、瑞典其憲法皆以波羅特士教之新派為國教。聲明政府保守之。又特別一條其國王閣員必以信新教之人為之。而丹麥于信教自由又別為憲法焉。瑞典無信教自由之條，則其鄭重于國教可知矣。那威憲法以路德為國教。特著耶穌會徒不得入國，則並不許信教自由矣。即英德信教至自由矣。然其王必信波羅特士教。故英王之即位加冕大婚必行禮于保羅殿。其大學校若倫敦、布列、佳、惡士佛、學生晨起亦必禮基督馬。普國亦然。德諸聯邦亦然。此猶曰君主國也。若共和國智利之憲法拒絕各教而以羅馬舊教為其國教。是不許信教自由矣。阿根廷憲法只保護其以羅馬為正教。並無信教自由之條。甚至瑞士信教自由而有禁耶穌一部之會不得入國。並禁其會員行動于學校及教堂。即美至自由其憲法及學校不限定國教。而總統即位及人民一切誓書必大僧舉基督新約經而嗅之。則亦為國教矣。墨與中南美各共和國雖聽信教自由而皆以羅馬為國教。蓋信教自由者寬大以聽人民之好尚。特立國教者獨尊以明民俗。以相宜義各有為不相蒙亦不相累也。佛教入于漢晉。回教行于隋唐。吾為信教自由行之二十年矣。彼德國之爭信教自由也三十年之教爭死人民十八百萬。而英法之焚燒新教亦以數十萬計。然後爭得信教自由四字。故矜為廣大寫之憲法。豈若我行之二十年從容無事乎。蓋孔子之道本於無我。數教在寬而聽人之言。仰信佛信回各聽人民之志。意儒生學士亦多兼信。絕無少礙。故景教流行始于唐世。而明末利馬竇、湯若望、熊三弼、艾儒略遠自意大利來。國家既用以司天士夫。

亦從其宗教大學士徐光啓郎中李之藻既為儒臣亦事耶教其前例矣故信教自由與特尊國教兩不相妨而各自有益正與南美班與丹瑞英德俄波暹布羅塞同矣今政府震于信教自由四字遂魂魄不敢動若受束縛幾若必自棄孔教而後可者非獨奴性不自立亦大愚而不考矣吾國憲法宜用丹班之制以一條信教自由以一條立孔教為國教庶幾人心有歸風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準然後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也

既定孔教為國教則尊之宜若何歐美之尊教也備極尊隆至以基督配天掃絕百神舍棄祠墓而獨奉一尊甚至子君父之尊親亦廢跪拜而但行跪拜之禮于基督天神蓋所以定一尊而致尊一也今吾縱不廢百神奈何偏廢天神乎古今萬國未有不尊天者孔子曰人非天不生又曰天者人之曾祖父也故古禮重郊蓋大報天而主日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治國猶運諸掌也故壇廟之祭天至為尊敬而歷朝以其祖先配享焉今政改共和國無君主自無王者所自出然而天終不可不祭也祭之則神不可無配也公羊曰自內出者無主不行自外入者無主不止此配享之義所由生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王愆期曰文王者孔子也公羊于元年春王正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注謂文王非謚號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蓋人道之教主去野蠻之質進而文之孔子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然則生文王非孔子而何天下歸往謂之王非以力服人之霸者所能稱也以文明為治故謂之文故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非謚也文教也王主也昔之所謂文王即今之所謂教主也中國數千年皆歸往孔子而尊為教主以文明配上帝即以教主配上帝也然則非以孔子配上帝而何也昔之專制之君主以其無德無功之祖宗配上帝今共和之國民以神明聖王之孔子配上帝不猶愈乎故

宜復崇天壇改祈年殿或太和殿為明堂於冬至祭天壇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義之至也禮之崇也無易之者也今之為人學以宗教為神道謂孔子不言神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然則凡在國民皆可以祀上帝明矣其在天壇明堂則總統率百官行禮其在地方鄉邑則各立廟祀天而以孔子配之其學宮因文廟之舊加上帝于中而以孔子配可也聽立奉祀生宣講遺經民無男女皆於來復日釋菜而敬禮焉凡入廟而禮天聖者必行跪拜禮以致其極恭盡敬今之妄人於祭謂孔聖亦行以為廢跪拜耳不知歐美廢他種跪拜乃專施其敬於天主中國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為也學歐美而不知其所由則只有顛倒猖狂可笑而已否則留此膝以媚富貴人耶

### 孔子改制考

叙

孔子卒後二十三百七十六年康有為讀其遺言淵淵然思淒淒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見太平之澤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我中國二千年方萬里之地四萬萬神明之裔不得見太平之治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大地不早見太平之治逢大同之樂者何哉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為神明為聖王為萬世作保為大地教主生于亂世乃據亂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國而立三世之義而注意于大地遠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統乃立元以統天以天為仁以神氣流形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為仁政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蟲草木一統于其教而先愛其圓顙方趾之同類改除亂世勇亂爭戰角力之法而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其道本神明配天地育萬物澤萬世明本數係末度小大精粗六通四闢無乎不在此制乎不過于元中立諸天子一天中立地于一地中立世于一世中隨時立法務在行仁憂民憂以除民患而已易之言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其書口傳七

十子後學為其言此制乎。不過其真為久矣。隨時救民之言而已。若夫聖人之意。安矣深矣。博矣大矣。世運既變。治道斯移。則始于巖樞。終于精微。教化大行。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殘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毒蛇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朱草生。醴泉出。鳳凰麒麟遊于郊。極。國空虛。晝夜哀而民不犯。則斯制也。利用發蒙。聲色之以化民末矣。夫兩漢君臣儒生。尊從春秋撥亂之制。而雖以霸術。猶未盡行也。聖制萌芽。新散遠出。偽左盛行。古文篡亂。于是削移孔子之經。而為周公降孔子之聖王。而為先師公羊之學。廢改制之義。湮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聞而不明。鬱而不發。我華我夏。雖以魏晉隋唐佛老詞章之學。亂以比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風。非惟不識太平。並求漢人撥亂之義。亦乖刺而不可得。而中國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哉。朱子生于大統絕學之後。揭鼓揚旗。而發明之多言義。而寡言仁。知省身寡過。而少救民患。蔽于據亂之說。而不知太平大同之義。雖以佛老。其道艱苦。所以為治教者。亦僅如東周劉蜀蕭魯之偏安而已。大昏也。博夜也。冥冥汶汶。雲霧蒙蒙。重銅昏。皎日墜。淵萬百億千。縫掖俊民。跂跂脈脈。而望篝燈。而求明。囊螢而自珍。然卒不聞孔子天地之全。太平之治。大同之樂。悲夫。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煥炳瑩晶。予小子夢執禮器。而西行。乃觀此廣樂鈞天。復見宗廟百官之美。富門戶既得。乃掃荆榛。而開塗徑。撥雲霧。而覽日月。別有天地。非復人間世矣。不敢隱匿大道。乃與門人數輩。朝夕鈞搏。八年于茲。刪繁繁。無就成簡。要為改制考三十卷。同邑陳千秋禮吉。曹泰著偉才。好博好學。深思編檢。尤勞墓草已宿。然使大地大同。太平之治。可見其亦不負二三子鉛槧之勞也。夫嗟夫。見大同太平之治也。猶孔子之生也。孔子改制考成書。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元日南海康有為廣夏記

孔子改制考目錄

上古茫昧無稽考第一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第二

諸子創教改制考第三

諸子改制託古考第四

諸子爭教互攻考第五

墨老弟子後學考第六

表附

儒教為孔子所創考第七

孔子為制法之王考第八

孔子創儒教改制考第九

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第十

緯附

孔子改制託古考第十一

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第十二

孔子改制弟子時人据舊制問難考十三

諸子攻儒考第十四

墨老攻儒尤盛考第十五

儒墨交攻考第十六

儒攻諸子考第十七

儒墨最盛並稱考第十八

魯國全從儒教考第十九

儒教徧傳天下戰國秦漢間尤盛考第二十

武帝後儒教一統考第二十一

孔子改制考卷壹終

上古茫昧無稽考

人生六七齡以前。事跡茫昧。不可得記也。開國之始。方畧缺如。不可得考也。況太古開闢。為明為芽。漫漫長夜。舟車不通。書契難削。疇能稽哉。大地人道。皆肇專於洪水後。然印度婆羅門前。歐西希臘前。亦已茫然。豈特秘魯之舊奴。美洲之古事。黯易渺昧。不可識耶。吾中國號稱古名國。文明最先矣。然六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徵。周籍以去。共和以前。不可半識。秦漢以後。乃得詳記。而譙周蘇轍胡宏羅泌之流。乃敢於考古實其荒誕。崔東壁乃為考信錄。以傳信之。豈不謬哉。夫三代文教之盛。實由孔子推託之故。故得一孔子。而日月光華。山川煥耀。然夷考舊文。實猶茫昧。雖有美盛。不盡可考焉。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禮記中庸

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把宋無徵說凡三見且著於論語中庸引於太史世家白虎通並非僻書則孔子時夏殷之道夏殷之禮不可得考至明孔子謂足則吾能徵之則二代之不足孔子之不徵可徵者僅有夏時坤乾二書自此外皆無存此可為夏殷禮制全亡無徵之據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孟子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准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

北宮錡在周時能來問學必是士大夫本朝班爵祿最粗淺之事無人不知即無大周會典亦有縉紳可考且亦耳目習聞何待問於孟子孟子為當時大賢巨儒自應博聞強記熟讀本朝掌故乃亦不聞其詳又著去籍之故出於諸侯惡其害已可知成周之書籍亦不傳今周禮及經子雜史所傳以禮書綱目五禮通考之例補編一大周會典會典則例大周通禮大周會要尚極詳博而孟子乃謂不聞其詳所言其畧者乃僅如縉紳頭數句是孟子為空疎謬陋之村學究也若孟子為通博大儒則是周籍之已去正無徵可信也又與滕文公言田制自當徵引會典要乃足為據乃一字不能引出僅引一詩言為證則當時絕無掌故之書無可引據與去籍之說正合此可存為周籍已去不可聞之據

楊子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十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列子太古之事已滅若存若亡若覺若夢可為三古茫昧之據而崔東壁尚欲為考信錄以實之不亦謬乎

又謂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則當無正史可考楊朱不從孔學故述舊聞如此渺茫擬議各述傳聞如後世皇王大紀路史之類茫昧極矣泰西之述亞當諾威日本之述開國八神亦同此義皆渺茫不可考者也其云三王之事億不識一亦可為三代無徵之證

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非相

後世一代之興名賢名士傳述充棟功績典章志畧彌滿而五帝時人與政無一傳者可見茫昧極矣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相

文息節絕可知百王之道皆茫昧而無稽矣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也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非學

孔子謂堯舜明堂五采服喪三年墨子謂堯舜茅次葛衣服喪三月所謂取舍不同韓非當時已謂儒墨近稱殷周虞夏不能定其真至稱堯舜尤無參驗不可信據則堯舜事跡必已茫昧故孔子墨子得各託其義若有古書可參驗如今之漢晉唐宋之史則引用者豈能相反乎韓非又謂堯舜在三千年前虞夏在三千年前殷亦七百歲則與今五帝德帝繫世本史記所傳絕異楊朱稱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吾書王述黃帝歷稱黃帝以來六千餘歲各傳異說正同雖不合儒家經術然堯舜三代之茫昧無實在年代事跡可據依可見故韓非徧引群說疑以傳疑謂皆無參驗明據先王必定堯舜非愚則誣此當時實情正可藉諸子之紛呶以考太古之情狀矣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禪禪

封禪大典泰山又在齊管子既不能詳則古事之湮沒者何可勝道

自伏羲以來漢永和元年凡四十萬九千三百八十九歲易緯新終備

伏羲以上未有間焉命微稽

伏羲實無可稽考五帝德不敢詳焉列子謂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其傳聞之謬俱同大約開闢之始傳聞有伏羲其人如泰西之稱亞當孔子繫易託為人元而亞當於埃及古音即為人之稱則伏羲之究為何如亦不得而知也

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史記三代表

殷以前不可得而譜蓋孔子時夏殷無徵非惟五帝然則夏殷之事茫昧無稽可見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帝本紀五

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洋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並同上

黃帝之言皆百家所託薦紳為孔子後學茫昧之說故難言之東西南朔言黃帝堯舜風教皆殊蓋事

跡已遠皆百家所託故言人人殊韓非所謂堯舜不可復生誰使定堯舜之真也見於他說皆百家所

託其實黃帝堯舜之事書缺有間茫昧無稽也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

云史記平準書

高辛前靡得而記則伏羲神農黃帝顓頊茫昧無稽而百家所稱出於假託可見矣。

蓋間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其問焉朕未能循明也。史記

欲定星歷而書缺蓋茫昧無稽實無如何。

秦以前尚畧矣其詳靡得而記焉。史記

秦前尚畧其詳靡得而記焉。孟子其詳不可得聞諸侯去籍同然則周制亦茫昧也。此條最為確據。惟其不詳故諸子得以紛紛假說或為神農之言或多稱黃帝或法夏或法周或稱三代皆由於書缺籍去混混茫茫然後諸子可以隨意假託惟秦之後乃得其詳故漢志藝文事跡日著然東平王乞史記奏請而未得揚雄欲見群書假觀於班嗣故劉歆尚得偽為鐘鼎假託金絲造作古文徧偽傳記降自晉唐書冊日盛孟荀刻書刊傳益易近世事跡乃如日中雖有王肅劉歆楊慎豐坊之流祇能間偽逸書不復能亂史事古今迥異不能以近世而律太古也。

先王之道存存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說文

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疎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十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拓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漢書律

武帝時孔學已一統然舊說尚存可以參證夏侯有化益為天子周前有驪山女為天子壽王述黃帝歷必非杜撰此如後世王莽武后更世易朝大統雖為漢唐朝代實易新周孔子欲裁成三代以為三

紀又惡陰乘陽位女為天子故去之其實王莽武后後世尚有之況太古乎至黃帝紀年各不相合其和以上無得稱焉要之太古削簡艱難難傳久遠況結繩之後草昧荒荒今欲考美洲以前秘魯古事已是極難何疑於上古乎合比考之三代文明藉孔子發揚之實則茫昧也

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大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論衡書虛紛綸湮滅蓋太古削簡艱難流傳已失故無可考

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論衡短衡

太古茫昧孔子無從杜撰儒生安得而知仲任以劉歆博古偽派傲儒生其實少昊羿促率多偽造儒生不必知也

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論衡短衡世傳三王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為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者於五經皆無正文厚夫論五美志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妄言也實為難哉風俗通王霸通

### 孔子改制考卷二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諸子並起創教總義

子桑伯子創教



原壤創教

棘子成創教

管子創教

晏子創教

少正卯創教

許行創教

白圭創教

陳仲子創教

墨家創教

道家創教

法家創教

名家創教

陰陽家創教

縱橫家創教

兵家創教

諸家創教總論

凡物積粗而後精生焉。積賤而後貴生焉。積愚而後智生焉。積土石而草木生焉。積蟲介而禽獸生焉。人為

萬物之靈其生尤後者也。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類之生皆在洪水之後。故地大民眾皆蒙明於夏禹之時。積人積智二千年而事理咸備。於是才智之尤秀傑者。盡出挺立。不可遏靡。各因其受天之質。生人之遇。樹論說。聚徒眾。改制立度。思易天下。惟其質賦於陰陽。故其說亦多偏蔽。各明一義。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然皆堅苦獨行之力。精深奧瑋之論。毅然自行其志。思立教以範圍天下者也。外國諸教亦不能外是矣。當是時印度則有佛婆羅門。及九十六外道。並創術學。波斯則有祚樂阿土對。創開新教。泰西則希臘文教極盛。彼國號稱同時七賢並出。而索格底集其成。故大地諸教之出。尤盛於春秋戰國時哉。積諸子之盛。其尤神聖者。眾人歸之。集大一統。遂範萬世。論衡稱孔子為諸子之卓。豈不然哉。天下咸歸依孔子。大道遂合。故自漢以後無諸子。今考春秋戰國諸子。有門戶者。舉其宗旨。明其時會。其立一說樹一行。索隱行怪。後世無述者。亦附及之。雖不能盡抑。可考萬年古今之會。大地學術之變矣。

假今之世。飾和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眾。禹字鬼瑋。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定其魏牟也。忍情性。暴斂利。踐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鮪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鉏也。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儻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

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特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  
知其統類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其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開約而無解  
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倡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督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  
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  
下之英雄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與突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  
則六說者不能起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錫之地而二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  
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  
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  
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迹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  
也故知默猶言知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滔流然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  
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  
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為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  
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眾利足而迷負  
石而墜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  
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  
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吉道寬容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

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傷。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大命以傾之。之謂也。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矜高言謹。慙者也。以不俗為俗。離縱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誅。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狀然。稊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儼然。侈然。輔然。端然。警然。洞然。綴綴然。瞽瞍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語汝學者之冠。其冠絕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瞋瞋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瞋瞋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警警然。勞勞然。苦苦然。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偷偷然。而罔無廉恥而忍譙詢。是學者之冠也。第佗其冠。神禮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嚙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奢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荀子非十二子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處。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蓄息蓄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下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己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怨。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人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觔。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股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跣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盡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戶。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股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者。將求之不得也。雖相稿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鉏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客。命之曰心之行。以脰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趨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

知將薄知而後隣傷之者也。謏解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繼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  
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  
若磨石之墜。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謂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  
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  
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  
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飢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雖不免於非。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慨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若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  
不毀。萬物為寶。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若。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  
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  
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雖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  
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  
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若漢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  
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  
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行。以重言為真。以  
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玕。無傷也。其  
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



大而辟深閼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糾紛。其言也不中。蘇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晷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運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圉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圖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說。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道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陳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富。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天下

乃論六家之要旨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種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樛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棺槨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種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卑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纖縵，使人不得反其真，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萬物生，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

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記太史公自序

老子學商容。見古而知字。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淮南子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行。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莊子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七發

百姓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楹。而輪之無一幅。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於天地之情也。淮南子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則歸墨。孟子

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呂氏春秋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實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墨及結繩。竄句

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莊子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機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

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眾者。非一。孟子

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強秦韓也。中論

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講張乎戰國之世。中論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欲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困矣。而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荀子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淮南子

### 右諸子並起創教總義

仲弓問子桑伯子。曰可也簡。論語

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說苑

孔子問子桑寧。曰。吾再逐於魯。代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寧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寧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

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山木

右子桑伯子創教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櫛。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禮記

右原壤創教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論語

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論語

右棘子成創教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代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窮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

書生焉。淮南子

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張。國廼滅亡。新書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新書

右管子創教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止下不偏下。禮記

右晏子創教

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疆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變眾。疆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尹文子大道

右少正卯創教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滕文

右許行創教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

右子莫創教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趙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史記貨殖傳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孟子告子

右白圭創教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蠅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孟子滕文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孟子盡心

右陳仲子創教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漢書藝文志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復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畚耒。以為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sub>合</sub>抱。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閉服生焉。淮南子要畧訓

淮南子  
論訓

右墨家創教

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



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漢書藝文志

老子者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能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願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卒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史記老子傳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行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

經已莊子

常縱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說苑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敬慎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呂氏春秋

金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淮南子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捐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朱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聞。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箴。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恣肆。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衣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乎。子亟去。毋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記老子列傳列子之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寔。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子項。膈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爾爾自闕于井曰。

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耶。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淮南子精神訓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莊子逍遙游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于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莊子田子方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懼。請問何以至于此。關尹曰。是絕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莊子養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有黑其角。以詹子之術。嬰眾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當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韓非子解老

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巖壑。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呂氏春秋必已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

以德報怨其學出於老子

右道家創教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實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漢書藝文志

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形便蓄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淮南要略

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飾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鹽鐵論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疆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壤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淮南子要略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同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書而加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

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數。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史記老子傳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處之。列子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呂氏春秋離春

### 右法家創教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鉤鉅析亂而已。漢書藝文志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寔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所譬。以守白辨。公孫龍子

或問公孫龍說辭數萬。以為法法歟。法言吾子

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

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惟聖人能該之。宋

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尹文子大道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

之精。倚樹而吟。據高梧而眠。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莊子德充符

### 右名家創教

陰陽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

漢書藝

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漢書藝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舛悍非湛審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並同上

鄒衍大言天事謂之談天五經通義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莊子應帝王

右陰陽家創教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諛而棄其信漢書藝文志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給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淮南子

子要

儀秦學夫鬼谷術而習夫縱橫言安中國者約十餘年法言淵案

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衡任於秦鹽鐵論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子

右縱橫家創教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耀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摺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漢書

藝文志

吳起長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悼王鹽鐵論非鞅

右兵家創教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露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



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漢書藝文志

右附錄諸家創教緒論

改制考卷二終

孔子改制考卷三

諸子創教改制考

墨子改制

管子改制

晏子改制

棘子成原壤老子改制

楊子改制

宋鉏尹文慎到改制

惠子改制

許子改制

白圭改制

駟子改制

公孫龍改制

鄧析改制

林既改制

商君孫子韓非子改制

孔子改制之說。自今學廢。沒古學盛行後。迷惑人心。人多疑之。吾今不與言孔子。請攷諸子。諸子何一不改制哉。後世風俗。法密如網。天下皆俯首奉法。無敢妄作者。然江充之見武帝。紗縠禪衣。禪灑步搖。飛翾之英。雋不疑之見暴勝之冠。進賢冠。褒衣博帶。宋世司馬公朱子。尚自製深衣。明張鳳翼。尚以菊花繡衣。謁巡撫。則儒服之創何異哉。其他懸為虛論。待之後王。則有若黃黎洲之明夷待訪錄。顧亭林之日知錄。更何足言乎。今揭諸子改制之說。諸子之改制明。況大聖制作之孔子。坐睹亂世。忍不損益。撥而反之正乎。知我罪我。惟義所在。固非曲士夏蟲所能知矣。

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洫漏。氣無發洩於上。壘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以致孝乎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墨子節葬

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無及泉。上無通臭。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以交相利也。同上

不久哭而疾從事。宜孟子以為薄而無父矣。荀子以為知用而不知文。誠切中其病。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墨子魯問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三日當為三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

日之喪，是猶果謂櫛者不恭也。公孟子

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

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

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軋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

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

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丐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

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燼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

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

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埋葬之有節矣。故

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于此乎？節葬

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裘鹿，其送

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墨子佚文

兼愛尚賢，非鬼右命，墨子之所立也。淮南子

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無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于民次

也。其欲養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養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

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不使民養處家，而可以倍與。墨子

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  
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祥。其  
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竟罄以力。湛濁  
於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非樂  
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曰。必擇國之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  
蒞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以擇六畜之脂肥倖毛。以為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為度。必擇  
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  
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  
此。墨子明鬼

按此墨子諸篇。皆墨子特創之義。即墨子所改之制也。然曰擇務而從事。則亦深觀時勢。曲有斟酌。非  
持偏論而概施之。莊子謂墨子真天下之好。求之天下。無有誠哉。是言但總諸篇之旨。節葬非命。非樂  
非儒。皆顯與孔子之學為敵。又其聲名徒眾。與孔子相比。故述孔子者必力攻之。非獨孔子義理之粹  
亦所謂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臣不私其君。則不成為臣也。若韓愈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  
子。二家交攻。非二師之道本。然則讐言也。雖然。退之一文人之雄耳。安足責以大道之源流哉。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己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  
怨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相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勸其死也。薄其道大。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脰無毛。沐甚雨。節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下

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呂氏春秋去世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史記太史公自序

### 右墨子改制

管仲鑄盧朱紃。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禮記禮器

孔子曰。管仲鑄盧而朱紃。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禮記雜記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

管子中匡

公曰民辦君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上同

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無有淫佚者管子小匡

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

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鄉有伍卒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

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甲兵犀盾二戟輕罪入蘭盾韃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

抑而訟獄者正三禁而不直則入東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劍予戟試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錡揚試諸木工上並同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史記貨殖傳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外儲

### 右管子改制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矣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記檀弓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禮記檀弓

### 右晏子改制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論語顏淵

原壤夷俟論語憲問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禮記檀弓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



說苑謂以德報怨為老子說則與孔子並時改制之人也其道不近人情自難行

右棘子成原壤老子改制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餓能使飽寒之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列楊子朱

死相捐與墨子薄葬同楊墨殊途其制間合猶三統之因革也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仲尼

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臨喪而歌必非孔子之制禮弓載季武子喪曾點倚門而歌榮季武子卒於昭公七年是時孔子纔十八歲論語序曾皙在子路後子路少孔子九歲是時曾皙尚未十歲安有倚門而歌事殆後儒偽竄耳若楊朱原壤同出老子望門登木登木一轉後世萬里薤露此風固有來歟

右楊子改制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鉅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客命之曰心之行與眡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爭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賂而不舍者也莊子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衡是也尹文子

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

慎子威德

世官為諸子之制。可見選舉為孔子創制。

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

尹文子大道

君專所制。開後世君主之風。

明君勤事。分官由慧。定賞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慎子威德

右宋鉞尹文慎到改制

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剪。翟剪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剪對曰。令舉大木者。前呼輿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呂氏春秋淫辭

按惠子為法。而翟剪以為不可行。此則必非魏之舊法矣。

右惠子改制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至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滕文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絲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同上

右許子改制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居今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

右白圭改制

駢析暗有國者。蓋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植。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者。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俾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孟子

孟子荀卿列傳

右騶子改制

或問公孫龍說辭數萬以為法。法歟。曰。斷木為基。革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道者。君子不法也。法言

右公孫龍改制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髡嬰。共艾畢。菲黜履。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荀子荀子謂治古不然。是象刑之制。為諸子所改定無疑。

右鄧析改制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說苑

按朝覲之服。本有一定。林既衣韋衣。而景公以君子小人疑之。可知林既所衣之衣。必自為改制。異於常人矣。子華子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莊子衣儒服。而見楚王。戰國諸子紛紛改制。大率如是。

右林既改制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商君列傳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

多並同

鞅去術通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遵其法史記太史公自序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韓非子內儲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

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

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史記韓非列傳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

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

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難所惡此治之道也曰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斷手之罰

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韓非子內儲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

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韓非子資

資而承敵國之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韓非子五蠹

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不議韓非子八經

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備謂薄其責賜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浮社稷將危國

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也。韓非子

七術。一曰衆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韓非子

右商君申子韓非子改制

改制考卷三終

孔子改制考卷四

諸子改制託古考

託古要旨

墨子託古

老子託古

楊子託古

莊子託古

列子託古

騶子託古

尸子託古

商君託古

韓非託古

管子託古

呂氏託古

內經託古

鵲冠子託古

淮南子託古

方士託古

榮古而虐今。賤近而貴遠。人之情哉。耳目所聞。觀則遺忽之。耳目所不聞。則敬異之人之情哉。慧能使直指本心也。發之於己。則捨道人徐遵明耳。託之於達摩之五傳迦葉之衣鉢。而人敬異矣。敬異則傳矣。袁了凡之創功。過格也。發之於己。則石詹鄧訓柳玘耳。託之於老子文昌。而人敬異矣。敬異則傳矣。漢高之神靈孤鳴。摩訶末西奈之天使莫不然。莊子曰。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古之言莫如先王。故百家多言黃帝尚矣。一時之俗也。當周末諸子振教。尤尚寓言哉。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淮南子修務訓

淮南子尚知諸子託古之風俗。此條最為明確。蓋當時諸子紛紛創教。競標宗旨。非託之古。無以說人。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以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己為是。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



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莊子

莊子一書所稱堯舜黃帝，孔子老聃，皆是寓言。既自序出人皆知之，然此實戰國諸子之風，非特莊子為然。凡諸子皆然，所謂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故必託之他人而為寓言。寓言於誰則少年不如耆艾，今人不如古人。耆古之言則見重矣。耆艾莫如黃帝堯舜，故託之古人以為重。所謂重言也。凡諸子託古皆同此。莊子既皆寓言，故皆不錄。

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則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墨子

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云云，則當時諸子紛紛託古矣。然同託於堯舜禹湯文武而相反若是，與韓顯非學，所謂孔子墨翟皆自以為為真堯舜堯舜不復生，誰使定孔墨之誠乎？可知當日同為託古，彼此互知以相攻難。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韓非子同是堯舜而孔墨稱道不同，韓非當日著說猶未敢以為據，非託而何？不能定堯舜之真，則諸子皆託以立教，可無疑矣。

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淮南子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孟子

許行託古人多信之者。得無孟子闢之乎。然信此而疑彼。是亦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數也。

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譁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韓非子云

切裁臣

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韓非子外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

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

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

矣。顧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較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

寡聞者道也。余拜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史記五帝本紀

見於大戴安得謂儒者。或不傳此與古文近是。皆劉歆竄改百家多稱黃帝。可見託古之威。

公見乎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足

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以恐害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焉於此矣。史記曰

戰國諸子。皆談士辯人言。必稱先王。飾先王之成功。至漢時人皆知之。

右託古要旨。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廢。沒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其事。所能者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

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恢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藪。不重飲於土埴。噉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絀絰之衣。輕且暖。夏服絀絰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人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為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母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邱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避風寒。逮夏下潤。淫上薰蒸。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為宮室。而利焉。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墨子節用

內則八珍。籩豆鼎俎之實。春秋說天子四十豆。諸公二十六豆。又有玉璫玉豆。書稱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士喪禮衣衾。綬。鈐十九襲。棺槨七寸。天子七重宮室。則明堂清廟四阿重屋。丹漆雕幾。壘臺靈沼。固知黍稷不二羹藪。不重土簋土形。夏止絀絰。冬止絀絰。衣三領。棺三寸。皆墨子之制。而託之先王也。

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墨子法儀  
尊天事鬼。皆墨子之法。而託之先王。

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旱年。此其離凶饑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

墨子七患

節用墨法而託之先王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溼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溼。邊足以圉風寒。上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辭過

禮有明堂四阿重屋。丹楹刻桷。以為僅足。辟潤溼。圉風寒。待雪霜雨露。此墨子之制。而託之先王。

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交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捆布絹。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以為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清。謹此則止。辭過

禮有五服。五章。裘冕黼黻。此墨子法而託之先王。

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雌雄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改

天下之民衆。

辭過

墨子以久喪為敗。男女之交。故尚短喪。其意專欲繁民也。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竿笙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歛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耶。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

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龍又修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愈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飢而食之智也。因為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三對墨子以堯舜之樂為茅茨以招為湯。墨子非樂當非偽託。或舊名也。龍象騶虞亦即舊名。孔子因之而制新樂耳。

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墨子尚賢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夭太顛。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國之本也。並同上

三代時尚世爵。故孔墨皆尚賢而託其義於古人。

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

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賢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已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樂乎。傳殷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墨子尚賢

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母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阻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

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爵貧賤富貴。達通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

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故推而上之。並同上

墨子惡時之專用世爵故說古聖以申尚賢之美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綆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墨子尚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議。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父子兄弟之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同上

墨子雖尚同亦有君臣上下之節父子兄弟之禮矣

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調。潔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墨子尚同

凡墨子之尊天事鬼皆託之先王。  
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世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駒。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間。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墨子尚同

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也。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視聽者。眾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強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人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聞見也。聖人得而罰之。同上



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派注后之邱。噶池之竇。西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為九澮。以健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于越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於四方。於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鯀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依放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陞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兼子言禹治水與禹貢同意。異名文王。則與康誥孟子有相同者。詞則迥異。是墨子之書經與儒教之書經不同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四語與論語同。此二家採集古書並同處。必確為古書語矣。

今若夫兼相愛利相交。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親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又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太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降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兼焉。且不惟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天大旱。即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卽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墨子泰誓禹誓湯說周詩皆墨子之詩書也與孔子之詩書同而刪定各異以行其說今偽古文採用之人忘之矣

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曰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水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元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持楯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明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天有輅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鸛鳴十夕餘天乃命湯於鉶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於命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鄰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於天命命融隆火於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梁眾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於薄九鼎遭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繼也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秦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既沈湎殷紂於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生諸神祀紂先王

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嬰湯之緒。此卽武王之所以誅紂也。非墨子

此言征有苗事。亦必墨子之書經。必是舊文。而墨子稍附己意者。儒書文王無伐殷事。三分服事孔子。所以發明文王為純臣也。據墨子則有之。必有一家託古者。

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晚。其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墨子

墨子恐人敗男女之交。故婚嫁特早。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故知為墨子改制之託先王也。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塋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已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貴眾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塋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紕之。既訖而後哭。滿棺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辟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紕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紕之。紕之不合。通之不埒。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壘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節葬

太古不知重魂。惟重尸體。埃及古王陵至今猶在。裹尸亦在博物院焉。二婢夾我三良為殉。驪山雖暴。尚是舊俗。故漢陵尚沿其制。乃知孔子之制已損之。盡制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荀子攻之以為刑徒之

禮而墨子制之其為託古猶明韓非所謂孔子墨翟同稱堯舜堯舜不可復生誰使定堯舜之真也

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子為政天子於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牝牛羊豢犬彘潔為梁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而得賞也此順天意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神下賤人墨子天志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同上

墨子少條理以孔子多條理為別因以其制託於先王

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

山川鬼神墨子天志

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王祭分哉非為武王之事為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

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蔽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良貞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倬毛以為犧牲圭璧琮璜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繁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之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之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書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焉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書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於甘王大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曰有扈氏咸侮五行怠棄三正夫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於左右不共於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貴於祖而侈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

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貴。賢而罰暴。是故實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於社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壽哉。明鬼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瞶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樂相而諫。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也。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瞶也。墨子辨柱

託禹卜以明鬼神之明智。然後能申其明鬼之說。

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此。嗚呼。舞佯佯黃言。孔草上帝。帝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殫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覓磐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墨子非樂

六代之樂。豈非先王者乎。墨子何不引之。故知託古以申其說。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

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sup>此畫之</sup>數天下之良畫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sup>非命</sup>。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此墨子自申其無命之說其言先王之誓亦皆有此說則此誓蓋墨子之書託先王以明之者。孔子之書湯誓有曰天命殛之甘誓曰天用勦絕其命此何嘗非言命者哉。於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襲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有執命也。於大誓曰紂夷處不冒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sup>非命</sup>。

仲虺之告今為偽古文所竊此墨子書之篇名言湯之執有命武王之執有命皆所以託先王而言命之不可恃也。今書高宗彤日曰民中絕命咎繇謨曰天命有德誥曰天既遐宗大邦殷之有命康誥曰惟命不如常孔子之言命多矣。

墨子專持無命之說以攻孔子程之意蓋以人人皆以命為可恃則饑以待食寒以待衣程仁而愚急欲行其道或堅守此義託之先王當時儒者亦莫如之何也。夫即孔子之淺而論之論說則首以學而後知命孔子立名之後而命隨之蓋命所以視其有一定之理不可強求即孟子所云孔子得不得之義也。名則興起撥亂之治也夫有行而後有命無行是無命也程獨昧於此而力爭之真莊子所謂其道大毅徒成其為才士也夫。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sup>畢注生</sup>對之曰夫有命者不



志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非墨子

墨子謂三代之先王不言命。夫先王禹湯文武耳。而書般庚有曰：「恪謹天命。」金縢又曰：「無墜天之降寶命。」皆顯明言命者。今書中不可縷指要則墨子之言非命。非託之先王而何？墨子託先王以非命。孔子之言命亦何莫非託先王以明斯義哉？

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告之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命於下。帝式是惡。用關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肖。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勅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非墨子

仲虺之告太誓之言皆墨子之書絕不言命。與今書不符。可知皆託於命也。

萬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而不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場。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虛百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若何者也？非墨子

書大誥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康誥天乃大命文王。罔知墨程非命而言禹湯文武者託古也。」

墨子攻孔子立命之說引書為證。而今書則頻稱天命。足見墨子之書亦墨子刪改而成。其言皆託古墨子之書。而非三代之書。其明鬼篇引大雅其命維新。則亦謂十簡無之。亦以見其假託也。墨子以書十簡。以上皆無命可徵。書之言命者折之。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或而仁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穀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唱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隋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墨子

墨子多託於禹以尚儉之故。禹卑宮室。以開闢洪荒。未善制作之故。當是實事。故儒墨交稱之。至故孔

子謂致美敬冕。墨子謂不裳細布。黻無所用。此則各託先王以明其宗旨。至於盤之世。茅茨不剪。則不可信。且與墨制同。其為墨子所託。不待言矣。蕭道成謂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糞土同價。黃金不可與糞土同。錦繡締紉。亦必不可去。以非人情也。

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呂氏春秋安死

墨子薄葬。託於堯舜禹。以發之。其義更明。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高堂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蠶噉土。刑欄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史記太史公自序

墨者所稱堯舜。與孔子相反。太史公亦知當時諸子皆託古矣。

### 右墨子託古

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親。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大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起。皆其作始。起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莊子

此老莊之託古。以申其在宥無為之宗旨。豈知太古之世人獸相爭。部落相爭。幾經治化。乃有三代聖

王作為治法安得三皇五帝亂天下之說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老子道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上

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

故平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故卿而不理靜也其獄一騎駢一騎屨而常

死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故也管子

此老氏學百里之地雞犬相聞使民老死不相往來即是義其獄一騎駢一騎屨而當死則老學亦有制度矣

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

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呂氏春秋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園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虛甚久則身

斃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聽止以言說一一不欲留留運為敗園道也一也齊至貴莫如其原莫知其端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呂氏春秋

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淮南子

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呂氏春秋

凡言黃帝皆老氏所託古者

右老子託古

楊朱曰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

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名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含珠玉。不服文綽。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並同上

楊朱以為我為宗旨。所言以縱慾為事。拔一毫利天下。不為。而皆託之於古。  
右楊子託古

南伯子綦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莊子大

如此名目。莊子書中甚多。蓋隨意假託。非真實有其人。其餘諸子亦然。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

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嵇中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上其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

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惑則死。莊子

狝韋氏得之以絜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莊子大

莊子寓言。人皆知之。不知當時風氣實如此。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莊子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今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莊子應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鰲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上同莊子寓言。無人不託。即老聃亦是託古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莊子道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莊子物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莊子人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間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剪剪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



堯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莊子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

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莊子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有均治而

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

禿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莊子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

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

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莊子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

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乘

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

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徧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

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鯁鯁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鯁鯁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為馬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

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間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

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孫好田

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莊子知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駟乘。張若謔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之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子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首。稱天師而退。莊子徐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嗟。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貪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反是也。

擇疏鬻。自以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其所謂濡需者也。卷裏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裏者也。上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請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代桀。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紀盡敬。而不祔。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取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莊子

右莊子託古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天列子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問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趾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露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大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言。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同上

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驅虎為前驅。鴈鵠鷹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附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此引書可知。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遠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少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蛇。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則帝

與佛氏偏教眾生同義。而託之太古神聖。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

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然？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失，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一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為郊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絜，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鈎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隄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洲

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尺。荆之南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曰鯨。有鳥焉。其名曰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眚。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曉前師曠。方夜摘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鸛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他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識其同異哉。湯問

右列子託古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說列子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缺說列子



駟行書史公劉向時皆見之。惜其不傳其言仁義六親。猶是儒術。蓋託之黃帝。不從孔子也。

右駟子託古

堯養無告。禹愛臯人。湯武及禽獸。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紉子

堯瘠舜墨。禹脛不生毛。文王日昃不暇飲食。故富有天下。貴為天子矣。紉子

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鵠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

粥。麒麟青龍。而堯素車元駒。

禹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

制喪三月。並同上

所稱堯禹皆述墨學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旦與昏也。紉子

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并耕而王。上同

此皆並耕之說託古以行道者

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不論貴賤卑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之。

不爭禮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明野

堯問於舜曰。何事。舜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曰。務人。紉子

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以治者怨也。紉子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同。

右尸子託古

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子史法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廢不卵。官無供備。民死不得用柳。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民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儀。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商子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數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以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數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商子商子有什一。什二。什四而稅之說。而皆託之先王。

右商君託古

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韓非子

韓非以法為法。故附會古聖。韓非蓋法家者流也。

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珣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韓非子

韓非已有尊古之說。時風如此。

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韓非子

韓非本法家者。流尊上抑下。刻酷少恩。故所稱引如此。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衣冠。是不知許由者也。韓非子說林

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糲塗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韓非子五蠹

此墨子之所託古。韓非引之。

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韓非子十過

方士多託黃帝。多言鬼神。韓非引之。環奇詭異。與佛稱諸天阿修羅。乾闥婆。緊那羅等。

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鴈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珌。鴈酌刻鏤。四壁璽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韓非子十過

書稱堯舜服山龍。袞冕與土簋土鋤相反。道皆不稱。而同託之堯。至謂舜作漆器。國多不服。尚足為舜

哉。禹尤以儉著。朱器。纁茵。緣席。采觴。飾尊。彌侈。彌不服。此尚儉之謬說。但知通其託古之意。不足辨也。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采櫛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虞之勞。不烈於此矣。史記李斯列傳

凡韓非所傳皆墨學也。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詳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韓非子外說右

此必韓非託古。並託為孔子之言。以自成其說。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韓非子外說右

韓非是荀學。故知儒禮。

右韓非託古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管子權山權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

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之。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管子地數

管子創輕重開闢礦學亦託於禹湯伊尹黃帝

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玉。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玉。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數。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寶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管子揆度

又以輕重偏託古皇然古者人與獸爭地其說或有自來

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魯耀之數。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繪帛軍。五歲毋藉。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管子地數

又以輕重之法託之武王

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

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管子輕甲

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管子輕甲

此並以陰謀託之湯伊尹矣。故戰國諸子無事不託古。管子輕甲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

子對曰：處戲作造六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管子輕甲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也。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

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管子輕甲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管子輕甲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也。管子輕甲

武王乘文王戡黎代密伐崇代邦之後，三分有二，豈止百里？此皆稱孔制而託之古。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倉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

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尊。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灋。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行。

六宮之始出管子而亦託之黃帝。

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矣。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公問。

管子創議院亦託先王。

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不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祭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已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管子。

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順。以恥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正經而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管子。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上。



此愚民之術而託之古昔聖王

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法法子

右管子託古

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呂氏春秋慎人

按注王伯厚云。疑與咸邱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此見今詩未必為舜。古人隨意引用。託古之義明矣。

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彊焉。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遞用。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眾所事者末也。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呂氏春秋

夏啟當天地開闢時。安得盛哉。廷鐘鼓與五帝三王五伯皆託也。其言六卿周官詭蓋出於此。

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壤自成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呂氏春秋

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事。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呂氏春秋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

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其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耨。遂不顧。呂氏曰

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鯀。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

呂氏類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誓湯師。

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呂氏春秋

周公為文子武弟。安得師之。此不待辨。戰國人自申其說。無往而不託之古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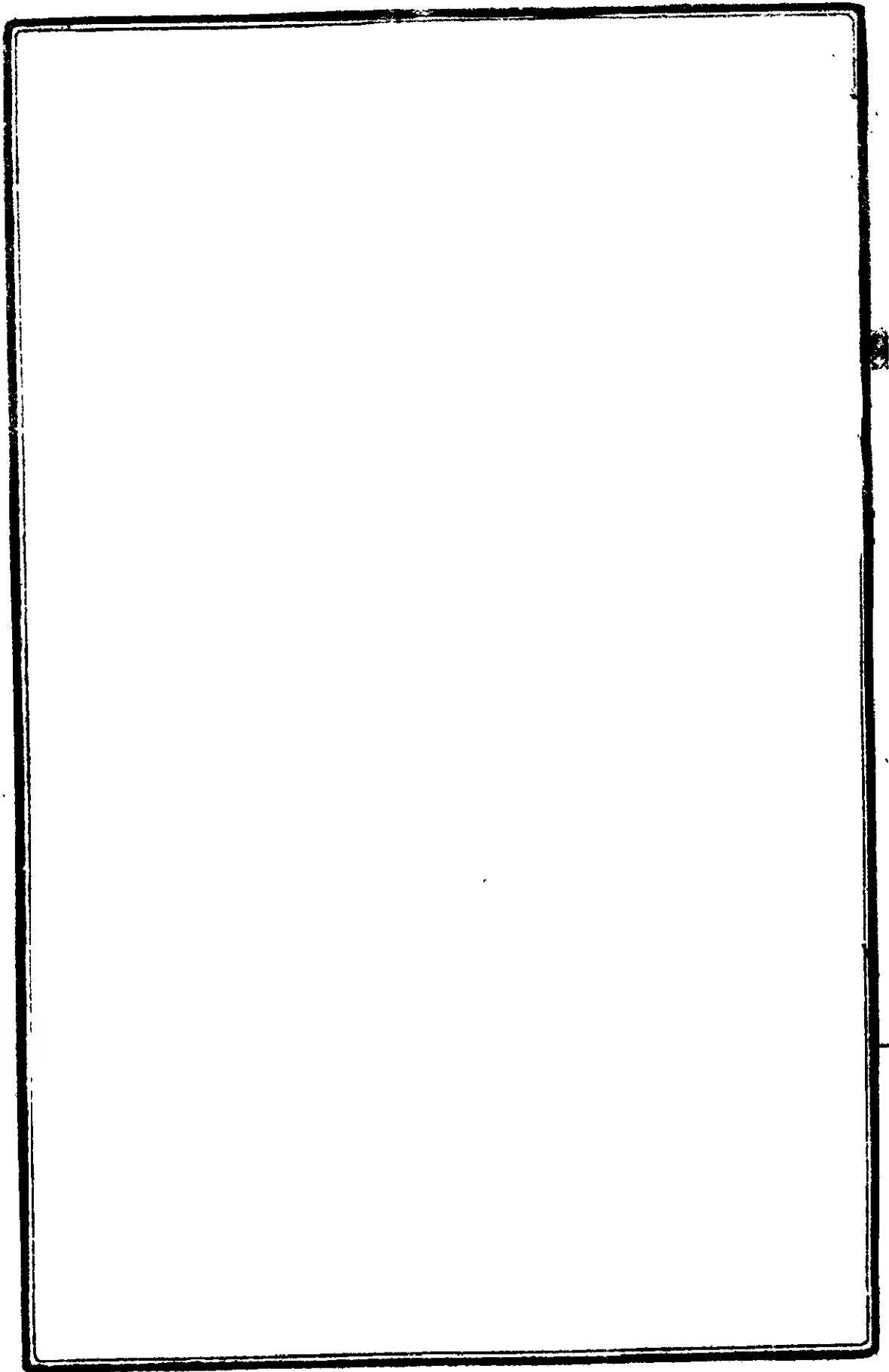
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險。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呂氏春秋

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四目錄

教說

大同書 甲部 入世界觀眾苦

突厥遊記



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四  
大同書甲部

南海 康有為撰

入世界觀衆苦

第一章 人有不忍之心

康有為生於大地之上。為英帝印度之歲。傳少農知縣府君諱達初及勞太夫人名蓮之種體者。吾地二十六個。于日有餘矣。當大地凝結。百數十萬年之後。幸遠過大鳥大獸之期。際開闢文明之運。居於赤道北溫帶之地。國於崑崙西南。帶江河臨太平洋之中華。遊學於南海濱之百粵都會。曰羊城。鄉於西樵山之北。曰銀塘。得氏於周文王之子曰康叔。為士人者十三世。蓋積中國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及漢唐宋明五千年之文明。而盡吸飲之。又當大地之交通。萬國之並會。奮東西諸哲之心。肝精英而酣飲之神。游於諸天之外。想入於血輪之中。于是登白雲山。摩星嶺之顛。蕩蕩乎其驚于八極也。已而強國有法者。吞據安南。中國救之。船沉於馬江。血濺於諒山。風鶴之驚。誤流羊城。一夕大驚。將軍登陴。城民走還窮巷。無人。康子避兵歸於其鄉。延香老屋。吾祖是傳。隔塘有七檣園樓。曰澹如。俛臨三塘。吾朝夕擁書。于是俛讀仰思。澄神離形。歸對妻兒。熱然若非人。雖然。鄉人之醇酢。里婦之應接。兒童之撫弄。宗姓之親昵。耳聞皆勃谿之聲。目覩皆困苦之形。或寡婦思夫之夜哭。或孤子窮餓之長啼。或老夫無衣扶杖於樹底。或病嫗無被夕卧于甕眉。或廢疾蓬蒿。持鉢行乞。呼號而無歸。其貴乎富乎。則兄弟子姓之閨牆婦姑叔嫂之勃谿。與接為搗。憂痛慘淒。號為承平。其實普天之家室。皆怨氣之中。盈爭心之觸。射毒于黃霧而塞於寰瀛也。若夫民賊國爭。殺人盈城。流血塞河。於萬斯年。大劇慘癢。嗚呼痛哉。生民之禍烈而救之。

之無術也。人患無國而有國之害如此哉。若夫烹羊宰牛殺雞屠豕。眾生熙熙與我同氣。割腸食肉以寢。以處蓋全。世界皆憂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憂患之人而已。普天下眾生皆戕殺之眾生而已。蒼蒼者天。搏搏者地。不過一大殺場大牢獄而已。諸聖依依入病室牢獄中。割燭以照之。煮糜而食之。裹藥而醫之。號為仁人。少救須臾。而何補于苦悲。康子懷楚。傷懷日月。噫。歎不絕于心。何為感我如是哉。是何朕歟。吾自為身。彼身自困。苦與我無關。而惻惻沉詳。行憂坐念。若是者何哉。是其為覺耶。非歟。使我無覺。無知。則草木天天。殺斬不知。而何有於他物。為我果有覺耶。則今諸星人種之爭國。其百千萬億于白起之阮長平。卒四十萬。項羽之阮新安。卒二十萬者。不可勝數也。而我何為不感愴于予心哉。且俾士麥之火燒法師丹也。我年已十餘。未有所哀感也。及觀影戲。則尸橫草木。火焚屋室。而怵然動矣。非我無覺。患我不見也。夫見見覺覺者。形聲于彼。傳送于目耳。衝觸于魂氣。懷愴愴。懷我之陽冥冥。岑岑。入我之陰。猶猶然而不能自已者。其何朕耶。其歐人所謂以太耶。其古所謂不忍之心耶。其人人皆有此不忍之心耶。甯我獨有耶。而我何為深深感朕。

康子乃曰。若無吾身耶。吾何有知。而何有親。吾既有身。則與並身之所通氣于天。通質于地。通息于人者。其能絕乎。其不能絕乎。其能絕也。抽乃可斷水也。其不能絕也。則如氣之塞于空。而無不有也。如電之行于氣。而無不通也。如水之周于地。而無不貫也。如脉之周于身。而無不徹也。山絕氣則崩。身絕脉則死。地絕氣則散。然則人絕其不忍之愛質乎。人道將滅絕矣。滅絕者。斷其文明。而還于野蠻。斷其野蠻。而還于禽獸之本質也。夫。

夫浩浩元氣。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質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質也。雖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氣于太元。挹

涓滴于大海無以異也。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神者有知之電也。光電能無所不傳，神氣能無所不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全神分神，惟元惟人，微乎妙哉！其神之有觸哉，無物無電，無物無神。夫神者知氣，魂知也，精爽也，靈明也，明德也，數者異名而同實，有覺知則有吸攝，磁石猶然，何況于人？不忍者吸攝之力也，故仁智同藏而智為先，仁智同用而仁為貴矣。

康子曰：吾既為人，吾將忍心而逃人，不共其憂患焉，而生于一家，受人之鞠育而後有其生，則有家人之荷擔，若逃之而出其家，其自為則巧矣，其負恩則何忍矣！譬貸人金，必思償之，若負債而匿逃，眾執而刑，不刑其身，則刑其名，其負一家之債及一國天下之公債者，亦何不然？生于一國，受一國之文明而後有其知，則有國民之責任，如逃之而棄其國，其國亡種滅而文明隨之壞壞，其負責亦太甚矣。生于大地，則大地萬國之人類皆吾同胞之異體也，既與有知，則與有親。凡印度希臘波斯羅馬及近世英法德美先哲之精英，吾已吸之飲之，昨之枕之，魂夢通之于萬國之元老碩儒名士美人，亦多執手接齒聯袂分羹而致其親愛矣。凡大地萬國之宮室服食舟車什器政教藝樂之飛奇偉麗者，日受而用之，以刺觸其心目，感蕩其魂氣，其造化耶？則相與共進退化，則相與共退其樂耶？相與共其樂，其苦耶？相與共其苦，誠如電之無不相通矣。如氣之無不相周矣。乃至大地之生番野人草木介蟲昆蟲鳥獸凡胎生濕生卵生化生之萬形千彙，亦皆與我耳目相接，魂知相通，愛磁相攝而吾何能忍然彼其色相好吾樂之生趣益吾怡之其色相憔悴生趣慘淒，吾亦有憔悴淒淒動於中焉。莽莽大地吾又將焉逃于其外？將為婆羅門之捨身雪窟中以煉精魂，然人棄家捨身則全地文明不數十年而復為狂獠草木鳥獸之世界，吾更何忍出此也？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諸星之生物耶？莽不與接杳冥為期，吾欲仁之遠無所施，恒星之大



星。園。星。雲。星。氣。之。多。諸。天。之。表。目。本。相。見。神。常。與。游。其。國。之。士。女。禮。樂。文。章。之。樂。與。兵。戎。戰。伐。之。爭。浩。浩。無。涯。為。天。為。人。雖。吾。所。未。能。觀。而。苟。有。物。類。有。識。者。即。與。吾。地。吾。人。無。異。情。焉。吾。為。天。游。想。像。諸。極。樂。之。世界。想。像。諸。極。苦。之。世界。樂。者。吾。樂。之。苦。者。吾。救。之。吾。為。諸。天。之。物。吾。甯。能。捨。世。界。天。界。絕。類。逃。倫。而。獨。樂。哉。其。覺。知。少。者。其。愛。心。亦。少。其。覺。知。大。者。其。仁。心。亦。大。其。愛。之。無。涯。與。覺。之。無。涯。愛。與。覺。之。大。小。多。少。為。比。例。焉。吾別有書名諸天

康。子。不。生。于。他。天。而。生。于。此。天。不。生。于。他。地。而。生。于。此。地。則。與。此。地。之。人。物。觸。處。為。緣。相。遇。為。親。矣。不。生。為。毛。羽。鱗。介。之。物。而。為。人。則。與。圖。首。方。足。形。貌。相。同。性。情。相。通。者。尤。親。矣。不。為。邊。僻。洞。穴。生。番。獠。蠻。之。人。而。為。數。千。年。文。明。國。土。之。人。不。為。牧。豎。農。婢。耕。奴。不。識。文。字。之。人。而。為。十。三。世。文。學。傳。家。之。士。人。日。讀。數。千。年。古。人。之。書。則。與。古。人。親。周。覽。大。地。數。十。國。之。故。則。與。全。地。之。人。親。能。深。思。能。遠。慮。則。與。將。來。無。量。世。之。人。親。凡。其。覺。識。之。所。及。不。能。閉。目。而。禦。之。掩。耳。而。塞。之。

康。子。于。是。起。而。上。覽。古。昔。下。考。當。今。近。觀。中。國。遠。攬。全。地。尊。極。帝。王。賤。及。隸。庶。壽。至。錢。彭。夭。若。殤。子。逸。若。僧。道。繁。若。毛。羽。蓋。普。天。之。下。全。地。之。上。人。人。之。中。物。物。之。底。無。非。憂。患。苦。惱。者。矣。雖。有。淺。深。大。小。而。憂。患。苦。惱。之。交。迫。而。並。至。濃。深。而。厚。重。繁。蹟。而。惡。劇。未。有。能。少。免。之。者。矣。

諸。先。羣。哲。慈。然。焦。然。思。有。以。拯。救。之。普。渡。之。各。竭。其。心。思。出。其。方。術。施。濟。之。而。橫。覽。膏。肅。之。滔。滔。終。無。能。起。沉。痼。也。客。能。小。瘳。無。有。全。愈。者。或。扶。東。而。倒。西。扶。頭。而。病。足。豈。醫。理。之。未。精。歟。抑。醫。術。之。未。至。耶。蒙。有。憾。焉。或。者。時。有。未。至。耶。

夫。生。物。之。有。知。者。腦。筋。含。靈。其。與。物。非。物。之。觸。遇。也。即。有。宜。有。不。宜。有。適。有。不。適。其。于。腦。筋。適。且。宜。者。則。

神魂為之樂。其與腦筋不適。不宜者。則神魂為之苦。況于人乎。腦筋尤靈。神魂尤清。明其物。非物之感。入于身者。尤繁夥。精微急提。而適不適。尤著明焉。適宜者。受之不適。宜者。拒之。故夫人道。只有宜。不宜。不宜者。苦也。宜之。又宜者。樂也。故夫人道者。依人以為道。依人之道。苦樂而已。為人謀者。去苦以求樂而已。無他道矣。夫喜群而惡獨。相扶而相植者。人情之所樂也。故有父子夫婦兄弟之相親相愛。相收相卹者。不以利害患難而變易者。人之所樂也。其無父子夫婦兄弟之人。則無人親之愛之。收之卹之。時有友朋。則以利害患難而易心。不可憑藉。號之曰孤寡鰥獨。名之曰窮民憐之曰無告。此人之至苦者也。聖人者。因人情之所樂。順人事之自然。乃為家法。以綱紀之。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義婦順。此亦人道之至順。人情之至願矣。其術不過為人增益其樂而已。

結黨而爭勝。從強而自保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有部落國種之分。有君臣政治之法。所以保全人家室財產之樂也。其部落已亡。國土無託。無君臣無政治。蕩然如野鹿。則為人所捕虜。隸奴不能保全其家室財產。則陷苦無量。而求樂無所。聖人者。因人情之所不能免。順人事時勢之自然。而為立國土部落君臣政治之法。其術不過為人免其苦而已。人者。智多而思深。慮遠而計久。既受樂于生前。更求永樂于死後。既受樂于體魄。更求永樂于神魂。聖人者。因人情之所樂。而樂之。則為創出世之法。煉神養魂之道。長生不死之術。以求生天証聖之果。輪迴不受世界無邊。其樂浩大深長。有迫過于人生之數十年者。于是人遂願行苦行焉。棄親愛之室家。絕人間之榮華。入山面壁。裸跣乞食。或一日一食。或三旬九食。編草為糞。臥雪視日。喂虎飼鷹。彼非履至苦也。蓋權其苦樂之長短大小。故甘行其小苦。短苦以求其長樂。大樂也。彼以生老病死為苦。故將求其不苦。而至樂者焉。是尤求樂求免苦之至者也。孝子忠臣。義夫節婦。猛

將修士履危難蹈險艱。若如飽舍命不渝。守死善道。名節凜然。文天祥史可法。以忠君國死。楊繼盛以諫亡于成龍。為令而自炊。陳瓊為巡撫。厨僅瓜菜。吾家從伯母陳自刎而不嫁。吾伯姊逸紅仲妹瓊琚守貞而撫子瓊琚。至于憂死。其苦至矣。然廉恥養之于風俗。節義本之于道學。莊子謂曾參伍胥也不修則名亦不成也。則雖苦行耶。而崇譽在焉。敬禮在焉。所樂有在。是故不以其所苦易其所樂也。故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樂免苦而已。無他道矣。其有迂其途。假其道。曲折以赴。行苦而不厭者。亦以求樂而已。雖人之性有不同乎。而可斷斷言之曰。人道無求苦去樂者也。立法創教。令人有樂而無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樂多苦少。善而未盡善者也。令人苦多樂少。不善者也。昔者有墨子者。大教主也。其為教也。尚同兼愛。善矣。而其為術。非樂節用。生不歌。死無服。表葛以為衣。莊子曰。其道大殺。離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離于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印度九十七道出家苦行。一日一食。過午不食。或一句一食。或不食。或食糞草衣壞素之衣。跣足而行。或不衣不履。視赤日卧大雪。嘗糞其苦行。大地無比之者矣。彼以煉魂故棄身。然施於金羣人道。則不可行。

猶太羅馬及穆護教之抑女。亦猶然也。基督樂在天國。故亦土木其身。其清教徒苦行。不食棲山。閉處。亦猶佛教焉。今在西班牙之可度。猶見之也。基督不娶。絕其後嗣。神父皆不能娶。道嚴不行。于是路德之新教出焉。頃刻而易天下。則以其道近于人而易行故也。夫印度自摩訶立法。嚴階級。別男女。人生而為寒門下戶之首陀也。則為農為賈為百工為獵夫為婦婢。百世不得列于吏士焉。若生而為女。以布掩面。終身無覩。既嫁從夫。夫亡燒死。或閉高樓。永不履地。其為禮法也如此。故男為奴而女為囚焉。苟非藉出世之法。從何脫其煩惱耶。婆羅門諸哲九十七道。思為人

脫煩惱其不得已而鳴出家禁殺生者耶蓋原出世法之立創于強者無有不自便而陵弱者也國法也因軍法而移焉以其尊將令而威士卒之法行之于國則有尊君卑臣而奴民者矣家法也因族制而生焉以其尊族長而統卑幼之法行之于家則有尊男卑女而隸子弟者焉雖有聖人立法不能不因其時勢風俗之舊而定之大勢既成壓制既久遂為道義焉于是始為相扶植保護之善法者終為至抑壓至不平之苦趣于是乎則與求樂免苦之本意相反矣印度如是中國亦不能免焉歐美畧近升平而婦女為人私屬其去公理遠矣其于求樂之道亦未至焉神明聖王孔子早慮之憂之故立三統三世之法擬亂之後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後進以大同曰窮則變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蓋深慮守道者不知變而永從苦道也

吾既生亂世目擊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徧觀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樂殆無有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雖有善道無以加此矣人道之苦無量數不可思議因時因地苦惱變矣不可窮紀之粗舉其易見之大者焉

人生之苦七

一投胎

二夭折

三廢疾

四蠻野

五邊地

六奴婢

七婦女別為篇

天災之苦八室屋舟船亦有闕人事亦有闕天災者故附焉

一水旱飢饉

二疫癘

三火焚

四水災

五火山地震山崩附

六屋壞

七船沉

八蝗蟲

人道之苦五

一鰥寡

二孤獨

三疾病無醫

四貧窮

五卑賤

人治之苦七

一刑獄

二苛稅

三兵役

四階級

五壓制

六有國別為篇

七有家別為篇

人情之苦六

一愚癡

二讐怨

三勞苦

四愛戀

五牽累

六願欲

人所尊美之苦五

一富人

二貴者

三老壽

四帝王

五神聖仙佛

第一章 人生之苦

投胎之苦

太古之野人。甫離獸身。狂狂榛榛。全地如一。而無等差。如血衣皮穴處巢居。自聖智日出。文明日舒。宮室服食禮樂文章。上立帝王。下設虜奴。貧為乞丐。富為陶朱。尊男卑女。貴人賤狙。華族寒門。別若鳥魚。蠻獠都士。絕出智愚。燦然列級。天淵之殊。嗚呼命哉。投胎之異也。一為王子之胎。長即為帝王矣。富有國土。貴極天帝。生殺任意。刑賞從心。呼吸動風雷。舉動壓山岳。一怒之戰。百萬骨枯。一喜之賞。普天懽動。不幸而為奴虜之胎。一出世即永為奴虜矣。修身執役而不得息。聽人鞭撻而不敢報。雖有聖哲而不得仕。雖死節烈而不得贈位。雖為義僕而不廁人列。子子孫孫。世襲為隸。夫貴賤之宜。只論才德。大賢受大位。小賢受小位。故九德為帝。三德有家。天工人亮。乃公理也。夫淫兇如高洋。楊廣。乳臭如嬰。竊質冲以誕生王家。居然帝矣。自非然者。雖以孔子之聖。終為陪臣。若為奴者。古今萬國。非無衛青。蘇武。吉之才。而終身奴使矣。一隸奴身。永無升拔。無涯之苦。已自胎生。彼亦天之子也。何一不幸。沉淪至此。其投胎為巨富之子也。生而錦衣玉食。金繡山積。僅指盈千。田園無極。妻婦雜沓。縱盈聲色。管絃嘔啞。不



分旦夕一擲百萬呼盧博散揮金如土富與國敵如投胎為婁乞丐之子也生而襁褓不完半救不得終日行乞餓委溝壑烈風吹膚被席帶索夜宿門前人所逐喝垢污塞體蟻虱交咬或遇大雪僵倒村落其有凶饑人肉同削重鼠啗葉疾疹並作瘡瘍遍體手足斷落血液膿穢腥臭惡號泣叩首一錢喜躍終日行乞而不得一食餓死溝壑而不得一席其要人子終身作工計日得金勤勞備至未得一飽有終世勞動而無有少贏以娶一妻築一椽買寸田者矣夫人之生也量工受食一夫不作時謂負職故大才受大祿小才受小祿各出其力以供公業今若查三標大良阿斗之流昏淫顛狂終身未嘗作一日之工也阿斗擲金葉于城上一時而盡百萬日破百千金之古瓷而聽其聲查三標夜開京城之門先一時而費萬金而吾鄉方進士獨行介節不受賄饋種菜而食乃至餓死吾外太祖陳子剛秀才操行孤介日食一攬朝飲一盞而暮曰其肉焉其他一為婁人子則終身力作窮老餓病舉世是矣是遵何故歟若夫華族高門膏腴世爵春秋則代為執政六朝則世戴金貂著作秘書不屑省郎若世爵則公侯繼軌乳與承襲歐土千年之封建貴族及大地各國猶是也其他投于寒門不得高爵若漢制之異姓不王明以來之文臣不為公侯必待艱難考試乃得青衿百人素筆僅一登科雖有博學奇才老困場屋多終身而不售視登第如登天若夫印度婆羅門利利之子世為王為師而若投為巫士哈若拖卑若咩打若冬之胎則世為獵人為糞夫為作伴雖有才哲限于階級無由振興若一見女身永為囚繫無貴無智役隸于男防禁幽辱不齒人數在歐美不得為公民之列在全地不得試仕宦之途至于賤為婢妓賣鬻由人生命如鳥其慘毒尤不可思議至若墮落獸身披毛戴角割肉為饌剥皮為裘即仁如耶穌以為天賜日殺充庖視為固然曾不少憐無可奈何嗚呼此佛氏慈悲所由鳴因果以為解釋也即同為人類等是男

身而生落邊僻居山穴片布蔽體藜藿果腹不識文字蠢如馬鹿不知服食之美為何物不知學問之事為何方其與都邑之士隱囊塵尾裙履風流左圖右書古今博達不幾若人禽之別歟以歐土之化而西班牙尚有氣他拿之穴處人猶然也凡此體膚才智等是人也孔子所謂人非人能為天所生也孔子又曰夫物非陽不生非陰不生非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謂之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同是天子寔為同胞而乃偶誤投胎終身墮棄生賤蠅蟻命輕鴻毛不能奮飛永分淪落雖有仁聖不能拯拔雖有天地不能哀憐雖有父母不能愛助天地固多困苦而投胎之誤實為苦惱之萬原是豈天造地設而無可振救歟而普觀大地禽獸之多固無可言即論女身實居生民之半而寒門窮子邊蠻奴隸又占男子十分之七八若為帝王巨富華族高門之胎者舉世無幾也嗚呼悲憫之仁人若之何為茲少數而坐令無涯多數之人物同罹無量之厄災而不思所以救之歟抑無術歟得非數千年聖哲仁人之大恥歟

妖折之苦

人之生也壽夭無常雖曰有命蓋亦有人事不修者焉呱呱墮地只有啼泣若預知人生之患苦哉然人之有苦生于有知嬰孩無知雖使墮于母胎天子襁褓吸氣欲絕豈識患苦若自髫髻以上比及壯年知識日開聰明日長六親日固鄉里情深父母伯叔含哺而抱持兄弟姊妹扶掖而遊戲或妻妾新婚好歡初合或子女幼妙提攜方殷讀書方有志于古今學問更激切于時事文章方望其長進學業尤遲其克成或辛苦著述而欲親覩其汗青或經營功業而指垂成于旦夕即或耕田力穡望其有秋服費經商期其獲利若夫良工創器慘淡于精思將士力征唾手于破敵或壯士報仇忠臣赴難扼腕瞋目志在必成一旦藥石無靈天年中天志事皆敗學術無成功業夭枉身名埋沒遠志屈于短年雄心埋于垢土苟非

上士學道。視死生為旦暮。者。能不悲哉。若中人以下。泣別六親。顧念鄉里。念老父慈母。罔極之恩。不能報養。顧寡妻幼子。伶俜之苦。誰為哀憐。良朋走視而咨嗟。兄弟相持而涕泣。文書則付之炬火。琴劍則空自摩挲。其或家無次丁。父母望其嗣續。室徒四壁。妻兒待以為生。忽際重病。彌留共知不起。老親垂涕而來。握其手。妻子號泣而環跪于床。父母吁嗟痛若。教之鬼不祀。妻子哀啼。恐溝壑之餓不遠。或乃指其兒當鬻為奴婢。某子當送與僧。厄骨肉此離死。後立散。當此時也。鐵石為肝。為之腸斷。况為人類。本自多情。給合已深。補救無術。艱難撒手。遺恨終天。腸九轉而猶迴。魂一叫而遂絕。其與閨婦別士。怨曠而習。身倩女懷春。黷傷而離魂。皆目瞑為難。鬼靈不死。永結愁思之夢。長居離恨之天。惋其傷焉。何嗟及矣。即使富連阡陌。貴為帝王。而田園之牙籌難捨。山河之燕樂方酣。猶欲延術士以問長生。求神仙而希不死。若至玉棺下墜。金丹無靈。妻涼掩袖。擁美人而悲歌。悲咽銅臺。念分香而吸泣。蓋夭折之苦。人生最傷。此洪範所以夭折冠六極之顛也。究其原因。或生時不完。或感時病疫。或無力攝衛。或傳種短惡。或傷生太過。以斯之故。坐至天殤。拯救此因。亦非無術。今各國政日改良。天民歲少矣。豈可令普天眾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遭罹此極歟。

廢疾之苦

舉日月星辰雲露之偉麗。山川林野海岳之壯觀。宮室園囿池沼之清娛。花草蟲魚鳥獸之絢爛。機器用物之奇巧。錦繡珠玉之輝煌。凡數千年文明之物。全大地奇偉之工。撫其器而不見其形。摩其物而不知其象。斯亦最可憐者哉。甚乃父母妻子兄弟之親。日熟其聲音。而終身不知其容貌。豈非最可哀之事耶。若懷抱莫白。至親不能交一言。盤辟蹢躅。企跂不能行一步。廣坐交言而不覺。疾雷破山而不聞。凡此瞽

暗聾跛受生何虧耳目口足人人所共有之官也而彼獨缺之視聽言行人人所共享之福而彼獨不得與焉夫聰如師曠德若王駘醫若龐公皆負絕異之才而猶不免形體不全也嗚呼此天之憾也更有身被大癘手足拳攣肢體踈躄面目赤腫親戚斷絕荒島流連窺井仰天痛惻肺府或由傳種之惡或感疫癘之毒雖以再耕之賢猶不免歌采芣也此為廢疾之最痛苦者矣若夫跛躄贅疣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齊眉高于頂肉贅指天或手足斷殘支離其身侏儒短小不齊于天之生是耶均為天民彼何獨廢缺而不全陰陽之氣有沴耶乃無以補其憾事歟人既有廢疾得種亦然吾有僕張福缺其唇者其女唇亦缺其子亦缺而其孫復缺也肺癆之疾亦然吾門人陳千通父者絕代才也為吾門冠年二十六以肺癆卒吾哭之慟傷傳道之無人焉蓋其母有肺癆也如其傳種何哉凡有廢疾者愛莫助之豈非天人之大憾歟

### 蟹野之苦

苟為連州之獠人耶為瓊州之黎人耶為臺灣之生番耶為廣西貴州之苗人猺人狛人狄人耶為雲南騰越之野人毛人耶為印度之島人耶為美洲之烟剪人耶為歐洲之氣他那人倭氏人陰蘭人耶為非洲之黑人耶腰圍片布頭插羽毛耳鼻鑿孔足抵若鐵赤身無衣熏鼠以食雜卧于地牛豕同藉日晒糞蒸面黑如腊穴處巢棲結繩為識刻全木以為舟取魚鰕以生食窺鳥發彈射獸分炙殺人等首以多示力奪女淫于野藉草為席是雖為人去犬羊不遠性命朝夕不保同當大地開闢之後雜處文明國土之間飛樓四十層以侵天鐵道電線百數十萬里以縮地禮樂文章綽若霄壤而尚有此原人之俗如在數千年狂狁榛榛之前豈不哀哉即進而上之西藏廓爾喀布丹哲孟雄之蠻人南洋諸島巫來由之種族

暹羅安南之諸蠻。屋高可俛窺。編萑竹以為瓦棟。雜處于牛羊雞豕溲糞臭穢之中。酷日蒸之。搏飯而食。圍布而飾。雖其王者及其后妃。亦足無履席地坐。食畧知文字。無所知識。飯依佛。回度引無力。享受無量之苦難。而終無慈航普拯其溺也。若冰海之冰人。穴于冰中。衣皮飲鯨鯢鼠食之。其視歐美之民。廣廈綉旃。饕飲精潔。園樂游香花飛屑。均為人也。何相去之遠哉。不均不平。豈至治之世耶。

邊地之苦

但以中國言之。今自蒙古新疆東三省之民。俗或蒙游牧之舊。羶肉酪漿以充飢渴。氈裘穹帳以為居服。及鮮卑之土人。使鹿使犬。費雅喀諸部。反皮踏雪。卧地熏炭。父子兄弟夫婦叔嫂。席炕炙火。雜居於大蚊牛糞之下。大風飛塵。則騾馬之糞與人糞充塞耳鼻。斯則大河南北且有然矣。山西且有陶復陶穴之俗。雖富家為屋數十進。亦穴地中。其貧者架草為棚。編草為裳。日得數錢。食餒餒數枚。殷然果腹。卧草終日。陶然復為夫婦之懽矣。其富者開酒麵之房。修牛馬之槽。坦然極天人之樂。世間無復餘事矣。此大江以北各邊皆然。若南方則自滇黔之間。湘粵之鄙。閩徽江介之僻。縣編竹為屋。飼豕如人。種稻數邱。薯芋代食。以其鄉縣號稱中國。荷擔赴市。行數十里。十日一見黃雞。三日一見白豕。奉巫覡以為神。尊監生以為君。學問止于論語書籍。且以充薪。官遠不及強姓主盟。有不從者。擄伐太申。于是一鄉自為一國。一姓自為一羣。以眾暴寡。以強凌弱。牽隣之牛。割隣之禾。視為固然。窮鄉小姓亦遂憤起。教子姪咸以拳技相尚。集公貴咸以刀槍為事。少有鬪爭。合羣而出。有偷退者。眾治其罪。溺之于水。以警大眾。如斯已達之治。兵以雄于深山窮鄉者。蓋閩粵皆然也。否則率眾行劫。置盡暗害也。兄弟共妻。贅客無礙。蓋有苗之餘風。而至今尚不殄焉。其有志士欲為學問。讀書無所求師。無從道里。邈隔舟車。罕通百里。視為遠途。漢書以為

僻書其至京師多以數月其至省會亦數十日苟非與廉舉孝蓋無有到京師者焉故其愚鄙終古不開以明世之七篇五府為方今之政體以小說之封神水滸三國為不二之典謨其視彼都人士裘馬麗都林齊幽龍珊珊玉珮冉冉衣香樂玩備中外飲食窮水陸雖不極談大地而能通古今雖不窮極人天而能知名理又何遠也即歐美諸國近號升平而吾見其工人取煤熏炭則面黑如墨沾體塗足則手污若泥自以其所耕之地大于中國求肉不得醉酒卧地執婦女而牽笑若愛爾蘭之小兒赤足卧地雜于羊豕倫敦乞婦牽車索食擲以皮骨俛拾于地甘之如飴若德俄奧之北鄙瑞典那威之雪界葡班之窮民此則與中國蒙古東三省之窮民同其苦患若西班牙之氣他那人今猶穴處于迦憐拿大故都也蓋可哀憐矣夫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泣則為之不樂今向隅而泣者不止居其大半然則滿堂飲酒者其為樂耶否耶

### 奴婢之苦

強弱貧富之操縱人類亦其矣哉均是國顧方趾之人同為民也而以貧見鬻或以弱被擄者則男為奴女為婢矣或投胎不幸為奴子者則終其身為奴不得齒于人數焉主人好惡性氣難識終身執役飢不得食夜不得息喜而賞之殘杯冷炙執爨負薪荷重惕息跪而脫履立而倚壁洗衣創地捧盤執席為灑為掃或耕或織小不如意呵謫笞撻側媚跪謫甚則踢殺老者優養奴則異是少主重中肅恭奉侍雖在耄耋不免鞭撻叩首謝罪退莫呻吟子子孫孫世襲為隸雖有聖智不許官仕抑不得學不能識字其有忠賢為主盡死號為義僕稱之而已不得同食不廁人列名分富然無可升拔凡有死節朝有贈爵若為奴隸不惜義烈聖有謨訓褒賢貶惡不幸為奴擯如禽獸若其奴婢賤辱由人主婦之慈破被殘羹主婦

之酷。鉗炙烙身。飢不許食。與死為鄰。未明早起。掃地開門。汲水作息。并白并身。米鹽瑣碎。雞蟲得失。深夜不息。頭睡觸壁。主婦大呵。雷霆震。夕而鋪床。掃帳安席。奉烟推骨。勸身竭力。少女嬌傲。曲腰承足。小兒病啼。襁負作役。指背撫搔。竟夜供職。少主淫虐。誘奸恐嚇。強僕交加。強奸迫勒。不敢不從。強忍是極。主人知之。鞭責千百。鎖之空房。賣之山客。或鬻作妓。聽其所極。投水懸梁。求死不得。嗚呼慘酷。所不忍述。世雖承平。身當亂酷。上天之生。奴婢亦人。以何理義。降此苦辛。不幸為奴。永永沉淪。

## 第二章 天災之苦

### 水旱飢荒之苦

歲之有水旱豐穰。天之行也。未有能免之者矣。雖水防未修。溝洫不開。樹木不多。宣洩無自。不能調燮陰陽。然天行之劇。亦有平地涌水。大旱累年者焉。故當潦水之大。洪流萬頃。浩浩懷山襄陵。旱荒之甚。赤地千里。漠漠草樹盡枯。哀彼農民。勞種而無少獲。與家勤動。終歲不休。而八口嗷嗷。粒食不得。吾家粵之南海。當梓柯江之下流。歲五六月收穫之時。則江水大漲。驟至丈許。決隄漫陂。頃刻浸灌。禾稻穰穰。黃雲遍野。忽而白浪滔天。牛馬輕舟。沒于田上矣。當潦水驟來之際。鄉人竟夕守隄。鑼聲震耳。版築登登。燈火映帶。其家人多者。稻畦之上。不擇生熟。且以守隄。且以刈稻。其家人少者。奉公守隄。不暇兼顧。及其隄決也。哭聲盈耳。鳬水走避。家人提携什器。相與掩面淚下。呼天而詈之。幸隄之不決。則又惜生者誤刈。不能為食。徒得禾秆。相與歎惜。以吾梓柯江衝流之劇。而歎江河灌決之慘。益不可言也。若其旱也。赤雲蔽天。熱陽煜煜。飛塵滿地。樹枯不綠。望走群祀。歌舞牲玉。神巫則肥。農夫則酷。日視其苗。黃萎枯縮。米瘠且落。望絕無屬。猶須納租。鬻子莫贖。若光緒二年。山西全省之大旱。飢人相食。易子而餓。其骨囊陵者。吾先師



朱九江韓次先生之治也。地近平水。先生為開其水利。號稱富穰。戶口二十餘萬。吾在京師見襄陵人而問之。乃餘二萬人。襄陵猶如此。他邑可知。蓋十去其九矣。若鄭州之河決。民沒無數。朝廷乃至禦爵而賑之。此皆最近目覩之事。水旱之大者。若徵之古史。考之全地。若此者。歲歲而有。地地皆然。不可勝數也。近者歐美鐵路既通。運輸較捷。水利漸啟。樹木既多。雨澤漸勻。泛濫不少。就有水旱。而以鐵道移粟以飼之。民命尚易保全。此進化之功也。雖然。農民窮苦。胼胝手足。以經營之。而終歲之勤。一粒無獲。宜其怨蒼蒼之大憾。而嗟上帝之不仁也。談運命者。僅付天行。信因果者。只嗟劫數。其能祈而製雨求晴者。妙術能開生面。仰口終難待天。甚矣農夫之苦。堯舜禹湯屢遭其毒。而無術振之矣。

### 蝗蟲之苦

漫漫蔽天而來。樹木沒葉。萬頃千稼。連州并邑者。其所謂蝗災耶。蓋自古有之。豈唐太宗吞之所能格耶。自除螟蟲之害。禾稼皆傷。一夫不收。則八口不食。而撲之不盡。震之不去。炮轟不滅。火燃不息。所過郡縣。稻麥皆絕。貧農仰天呼泣。嘔血難欲。賑之施粥有竭。欲收蝗根。須窮天地之偵測。故待人人之自某。苟有災焉。而何食。即井田之口分。世業猶遇蝗災。水旱而術竭也。欲博施而濟眾。堯舜猶病其不偏也。

### 火焚之苦

赫赫烈烈。噓嚕出出。朱霞絳天。赤風煩熱者。其火焚之炎炎耶。宮闕不慎。庖厨不滅。炭屑烟灰。風揚暗熱。一星之火。燎原遂使城郭飛灰。人民為炭焉。于是怒風鼓蕩之耶。板屋木構。鐵扉銅瓦。益其猷耳。擺磨四垣。煨魚瓦礫。神焦鬼爛。天跳地踣。男女奔逃。破窓觸戶。或赤體而難遁。或戀財而回顧。或折桷飛而致傷。或全屋覆而盡碎。或吸烟而迷卧。或懸樓而顛墜。莫不血肉交飛。體骸腐爛。臭氣熏蒸。尸骨分撲。其有戲



場盛會。聚人億千。簫鼓喧。燈火照。煎萬頭鱗。其樂且延。及其揚棹渡江。馳輪跨海。舟客無數。高歌樂。愷或萬里。遠復而視其。或志士壯遊而觀乎外。一火不慎。烟燄鬱攸。橋傾橋折。焚枕沉舟。萬眾同擠。舉足莫逃。可憐一炬。眾骨同枯。其有焦頭爛額。逃水而息者。而吞烟中。數蓋亦無能幸生焉。于是妻子覓尸而不辨。家人望魂而號。祭哀號動地。灰烟滿野。有不盡其哀而不能聽其聲焉。若夫石鼓有聲。烟氣火起。草木如炭。赤塊飛止。天火忽流。大雨更熾。焚燒三縣。廬舍千萬未已。死者如鯽。數不可紀。若晉之永昌二年。京師大火。三月焚燒三縣。廬舍七千。死者萬五千人。唐憲宗時。洪州大火。焚民舍萬七千家。宋嘉泰時。行都大火。衙署墨舍居民皆盡。亘十餘里。凡五萬八千九十七家。都城九燬。其七民灼死。及奔逃踐踏死者。不計其數。百官僦舟以居。此尤火災之大者。倫敦昔猶板屋。二百年前大火同盡。夫人之慘死雖多。而莫有甚于火焚者。若夫項羽之燒阿房。赤眉之燒長安。董卓之燒河陽。火延三月不止。民為之盡。而德之破法焚燒師丹。全城皆燼。是雖兵禍。亦火之毒烈最甚者也。嗚呼。人非水火不生活。而修火之利。亦受火之害。乃如是哉。

### 水災之害

夏潦時至。山水奔迸。交集于河。下流壅阻。放洩之不及。全溢泛濫。決裂隄防。浸灌廬舍。滔漫田園。人民奔避。攜幼扶老。升于岡陵。緣木登顛。岌岌墜傾。牛馬雞豕。什器牀几。輾轉于滔天白浪中。雜沓浮沉。隨流而靡。其近決口。居下流者。白波決決。若素車白馬之擁。怒潮轟轟而來。城市猶為之淹。高塔僅露顛。木杪揚波。小舟穿之。况于村舍鄉落之在田間者乎。原野千百里。渺渺無邱陵。人民無所避。則浮尸沒頂。積骸飄泊。與覆舟浮柴漂水而並下。動以千萬。全家連村。同時漂沒。其有銜枝漂流。浮沙依岸者。幸而獲救者。蓋

千百而不一二也。其或山水空出。地水驟涌。頃刻尋尺。旦夕數丈。衝崖崩岸。沉城淹郭。廬宅園館。所遇傾漂。怒波捲巨石。椽瓦隨流。碎懷山震陵。無所不倒。其聲勢浩瀚。洶涌舟楫皆覆。城垣並圯。所在人民。無有能免者。其死傷慘絕。尤為可驚。吾先祖述之。韓府君訓導于連州。純儒也。適遭山水之涌。遂沒于今。祀昭忠祠焉。嗚呼慘怛哉。予小子道之。而猶有餘痛也。夫火水之害。春秋謹記之。漢成帝建始三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當桓元篡時。江濤入石頭。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西明門地穿涌水。毀門扇。唐高宗永淳時。河南北大水。壞民居十餘萬家。開元時。發關中卒救營州。營穀水上。夜半山水暴至。溺萬餘人。文宗太和時。江漢漲溢。壞房均荆襄諸州。民居及田產殆盡。大中時。徐泗水溢。深五丈。漂數萬家。朱全忠時。河決浸溢。至千餘里。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穀洛伊淮四水暴漲。壞官署軍營民舍萬餘。溺死亦萬餘。牛頭山水漲至二十餘丈。涪州江水達州。溪水暴發。壅州城。壞廬舍萬餘。死者無數。神宗熙甯時。洮河溢。漂溺陝及平陸二縣。又河決南徙。壞郡縣四十五。民舍數萬。田三十萬頃。徽宗政和時。滄州河決。城不沒三版。民死百餘萬。蓋自宋至明。河患最劇矣。若海濤之溢。衝壞田廬。死人動輒數萬。其餘水災。殆不勝紀。中國如此。全地可推。美國之南。科羅打市。一夕為海水沒。吾嘗觀其影戲矣。慘哉。然則伊古以來。地球人民之死于水患者。不可數算矣。夫洪水之患。下民為魚。神禹治之。閱二十一年。而創世紀。稱挪亞方舟避水。蓋洪水為患。大地最劇。而生民之最慘者。故美哉。禹功灑沉澹災。然終不能莫後世之水禍也。奈何。

### 火山之苦

純日之體皆火也。火力蒸動而自轉。則火屑爆裂飛跳。焉地者日之火屑耳。離日而成。質自轉而周行。受

天空之氣積久而成殼。若陳粥牛酪。久之有糜也。地殼積久愈厚。則為花崗石焉。地中之火。皆為流質。如  
 金汁焉。為殼所裹。氣不得洩。爆裂飛動。日相決爭。裹愈甚。于是成凸凹之形。凹者。今號為海。凸者。今稱  
 為山。經無量劫。無量年。百千萬之火。爆而後。高山大海。邱陵原隰。川澗成焉。苔介生焉。而後草木鳥獸生  
 焉。人于是得緣附而居焉。食焉。蓋地形之成。物類之行。皆火山之為力哉。無火。則不能成山。無火。則不能  
 成海。陸而生萬物。火山之功之最偉者也。崑崙者。火山之最先起點也。印度之須彌山。蒙古之阿爾泰山。  
 北亞之烏拉嶺。皆火之依附崑崙而後起者也。于是枝孽附生。花葉連起。綴連而為峯嶺。夾流而成川河。  
 若我中國者。北自天山。南走祁連。賀蘭。太行。醫無閭。而碣石。渡海。遂為泰山。山南自岷。峨。走滇。黔。五嶺。而至  
 天台。雁蕩。北折。徽。皖。而枝葉與泰山。徂徠。之餘。葉枝格相。交。故其中遂為大陸焉。北沿黃海。至甘查。甲。西  
 走波斯。而入非洲。其烏拉嶺。北枝。入于歐洲。則最遠者也。落機山者。不依附崑崙。而最後起焉。別為火山。  
 祖。蜿蜒九萬里。而為崑崙之背焉。今美與巴。西之高山。大陸。皆因依其火力。以成洲者也。故火山之造成  
 地形。其功最大。哉。雖然。時各有宜。因各有適。及人類既多。占地偏居。于是火山之害。亦最劇矣。大概大陸  
 之地。殼厚。地中之火力。不能上達。故火山之爆也。少。海島之地。殼薄。地中之火力。易破。故火山之爆也。多。  
 今太平洋諸島。皆火山之新爆出者也。然則近海火山。蓋多矣。當火山迸裂之時。火烟四冒。山石轟飛。環  
 山數百之人。居城郭廬舍。頃刻焚燬。騰播空中。田園人民。立致灰燼。無可走避。吾觀意國奈波里之古城。  
 猶可見慘狀焉。其地近唯蘇。唯火山。裂後。百里之田廬人家。沉沒忽焉。今於二千餘年後。掘地下。而古城  
 發露。自城門。橋梁。街衢。廟宇。廬舍。皆如故也。室中衣冠。會集筵宴。如故。縫匠手針線。縫衣如故。街中策馬  
 馳車如故。而大劫同盡。億萬眾無可免焉。今此山尚數年。十數年。一大焚裂也。希臘哥林士之古城亦然。

細細里島近歲大災死者三萬九劇矣其餘四洲火山之災殆不可勝數嗟我人民何罪何辜而居近火山遂蒙大慘人居立盡金鐵交飛若今檀香山瓜哇蘇拉攏亞之火山火焰全涌至今未息焉

### 地震山崩之苦

地震山崩之害尤苦矣皆地內火力發動而以地厚不能洩氣蓋不能吸致之亦火山之類也若漢隴西地震壓四百餘家宣帝時北海琅琊地震壞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安帝時漢陽地圻涌水壞屋殺人順帝建康時瓊州地震百八十日山谷圻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後周瓊州地頻震城郭多壞唐武德時虜州地震山摧江山噎流開元時秦州地震圻而復合經時不止壞廬舍盡壓死數千餘人至德時河西地震壞陷廬舍張掖酒泉尤甚數日乃止又鹿塞晉地震數丈沙石隨水流出平地壞廬舍壓死數百人元和九年虜州地震晝夜八十地陷三十里壓死人無數乾符時雄州地震月餘州城廬舍盡摧地陷水涌傷死甚眾宋景祐四年忻代并三州地震壞廬舍壓死民忻州死萬九千七百四十二人傷五千八百五十五人代州死七百五十九人并州死千八百九十人慶歷六年登州地震岬崑山摧治平時潮州地震地裂水涌州郭及兩縣屋宇士民軍兵死者無數漢高后時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成帝河平時犍為相江山崩捐江山崩皆擁江水逆流壞城殺人地震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和帝時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豁殺百餘人安帝永初六年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元初時日南地圻長百八十二里延光四年蜀郡越雋山崩殺四百餘人桓帝時郡國六地裂水涌井溢壞寺屋殺人靈帝時河東地震十二處各長十里廣三十餘尺深不見底晉惠帝時蜀郡山崩殺人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殺人地壙三十丈人家陷死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上庸四處山崩長一百三十丈水出

殺人懷帝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二年。甄城無故壞七十餘丈。三年。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丈。梁武帝普通六年。始平郡石鼓村地裂成井。方六丈。深三十二丈。清大業時。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死人無數。唐高宗永昌中。華州赤水南峯山移百餘步。壅水壓村民三十餘家。代宗大歷十三年。郴州黃岑山摧壓死數百人。憲宗元和時。苑中之山摧壓死數千人。近歲美國三藩息士高地震。幾陷全市。推之全地。崩震無量數。慘酷更無量數。若地動之儀更精。他日當有以預避之。而古今無是。是以至于若是其慘也。

### 宮室傾壞之苦

棟折榱壞。人將壓焉。承古者巢穴之後。創宮室者。皆伐木為之。今加拿大日本。緬甸猶然。蓋新闢之地。蟠木翁鬱。無所往而不以木為屋。大地皆然也。秦風曰。在我板屋。而日本則舉國皆然矣。今中國猶稱堂構也。既已木為屋。木久則蠹壞。瓦墜茅飛。傾覆乃其必致者。若夫牆垣之用。多以土泥築之。登登削之。憑憑號稱版築。久則剝落傾圯矣。即造磚作瓦。日進文明。而磚瓦之重。愈其歲久剝壞。勢欲傾頽。小人惜費。支以木柱。一有烈風雷雨之交。加即有牆仆瓦飛之懼。吾家老屋。蓋二百餘年而歸然。自十三世祖涵公。丁明末之難。全族亡盡。滄涵公以幕營業。創此老屋。前年崩倒。傾壓一人。而吾行經羊城。華德里飛磚壓頂。幸隔寸許。不然。吾死于光緒乙酉歲矣。吾叔父玉如公居羊城外館。大風雨。全屋瓦楹墜下。幸賴床之上板斜蓋。得以幸生。此室固吾讀書之藤花齋也。吾適還鄉。幸免念之驚心。吾游廬山。夜宿破屋。風雨。夜屋瓦皆飛。走避室外。露立乃免。昔歲北京大水。屋倒八千。凡吾中國之古屋。頽牆日就傾壞。以殺人者。以吾所閱歷推之。豈可量數。即歐洲印度。多為石室。較堅穩矣。而水火之禍。危樓顛墜。仍不能免。苟非太平。

世文明精良之極。安能免此患苦哉。

### 舟船覆沉之苦

大風忽至。波浪怒號。浮舟簸蕩。纜斷橋傾。榜人呼號。舟子旁皇。變色相擁而泣。忽而巨濤如山。翻然舟覆。貨重累壓。杳然沉下。萬舟如覆葉。浮尸如泛蟻。隨流飄蕩。聽風澎湃。其有抱木牽竹。仰偷鼻息。經閱幾晝。夕幸而依沙近岸。遇救得生者。蓋亦僅矣。若夫巨灘奔湍。尖石旋渦。舟行若奔。盤牽以上。忽爾牽斷。渦旋觸石。破舟隨盤。渦則立旋。入于深淵。觸危石則破裂。成碎板。人物並壞。呼救無從。萬石之運航。沉于砥柱。百丈之貢艦。碎于灩澦。杜工部所謂使者乘春色。迢迢直上天。此固舟子之所戒。心行人之所破膽者矣。大地川河。皆出兩山之澗。然則危難旋渦。破舟沉溺者。歲不可數。至于泛大海。遇颶風。觸礁石。遇流沙。碎飛輪。沉巨艦。千客立盡。絕海無救。父母倚閭。聽信而不得。妻子招魂。望祭而呼號。若光緒丁亥。香港華洋船之慘禍。先自火焚。焦頭爛額。中于烟毒。船客盡焚。已而沉下。子綏不免焉。後一日自港歸。見海中猶露船桅。出水面數尺也。為之心膽俱裂。是役知交多有死焉。此則盡備水火之慘。其酷毒尤甚矣。大地一歲中。汽舟而遭難者。尚千百計也。哀哉。如何而能免此酷禍乎。

### 汽車碰撞之苦

縮天地于一掌。視萬里如咫尺。過都越國。不盈旦夕。長龍蜿蜒。山川飄瞥。造新世界之靈捷第一物者。莫如汽車哉。然其挾火電之力。馳驅電駛。一往無前。交道相忤。少不及防。即有相碰之患。金車立碎。人物皆飛。頭臂交加。血肉狼藉。今一歲之以汽車電車碰撞計者。不可量數也。上有聖哲賢豪。帝王卿相。名士時人。以及匹夫匹婦。幼子童叟。無不以汽車為行役而託命焉。而災變非常。出于不意。有人事非常之巧。亦

即有人事非常之險。相乘相困。時則能免。雖異日飛船創起。亦難免飄飄之苦。而令茲之患。則汽車多危。焉。吐吐有戒心哉。

### 疫癘之苦

滿大地多相殺機也。金與水相鏖。水與火相傾。大小相軋。強弱相凌。潔穢相爭。固天理之自然。無可如何。哉。疫癘者。積無量之微生物也。橫飛蔽天而來。精微隨吸而入。故人遇之者。苟非壯盛之夫。殆難免焉。故疫癘一起。死亡千萬。白旌靈輿。棺柩相屬于道。哭聲動鄰。則人不自保。親戚相棄。友朋不敢相視。若印度熱地。疫氣尤盛。死亡尤多。竹筴載尸於河邊。積薪而焚之。尸汁穢氣流入于河。而河干之飲者。浴者。相塞也。夫是以疫之死人愈甚也。夫是以生物之生也。起于穢氣。育于異珍。故房屋湫隘。衣服不潔。淖潯交橫。器物堆積。犬雞牛豕。糞便雜沓。死鼠腐蛇。毒蟲敗葉。閭屯積久。而蒸氣于上。則微生毒物。緣此化生。闢然而起。頃刻繁育。數逾千億。如蚊蟲如軍隊。所過披靡。觸者皆死。若夫富貴之家。高堂廣廈。洞房疏闥。苑園廣大。花木扶疏。薰香而被服。聖粉而塗垣。則感疫者較少焉。而歐美之都會。市廛輻輳。戶口百萬。然其街衢廣闊。種植樹木。溝渠清疎。不留微穢。房屋疏廣。窓屋開通。凡猥穢塵舊腐敗之物。皆棄之不留。灑掃淨潔。故疫氣亦鮮少焉。而印度熱地。貧人市戶。狹室數尺。人氣相積。器物交通。毒出腐葉。蒸氣成穢。故印度歲患疫一都邑之間。而死者萬數。而南洋及亞洲諸國。街渠不淨。穢物成堆。室少人多。牖閉器積。壅此惡氣。釀成癘疫。人只知口之飲食。不知鼻之呼吸。以歲斃其同胞無數者。殆甚于兵燹也。夫兵爭之死人。也。割斫其外。體疫癘之殺人也。割斫其內。體夫割斫其內體。比割斫其外尤酷矣。而人不知防之。治軍者知行堅壁清野之法。而治疫者不令大眾預知行掃穢清室之方。其愚何可及也。吾觀吾中國之歲患此也。



南洋印度亞洲諸國之尤甚也。惻惻哀之而不能救人之貧。則終無以絕疫之根也。今北京東粵歲遭其災。以為天行之常也。大地固有之矣。吾久居其地而亦汲汲危之矣。奈何。

### 第三章 人道之苦

#### 鰥寡之苦

人為有知之物。則必惡獨而欲羣。人為有欲之物。則必好偶而相合。道有陰陽。獸有牡牝。鳥有雌雄。即花木亦有焉。人有男女之質。乃天之生是使然。人道者。因天道而行之者也。有以發揮舒暢其質。則樂室塞閉。抑其鬱。則鬱。太古之時。雌雄亂作。于前。故聖人順天之道。因人之欲。知其不可已也。故制為夫婦。以相判合。始之以順天性。令其相懽相樂。繼之以成室家。令其相保相愛。其有壯大而無妻。無夫者。孤陽獨陰。掩沮憔悴。生人之樂。泯矣。且其鰥寡多出于已有妻有夫之後。而中道摧喪者。焉。聽離鸞別鶴之音。親月缺花飛之慘。遺塵在簾。破鏡闌然。仰視雙翔。能無淚下。其鰥者。或伯道無兒。或左芬有女。或兒女成行。而撫育無人。對此藐孤之呱泣。益思故劍之恩。情則有觸。目傷懷。神傷無主者矣。其寡者。或貧無立錫。復多遺債。而上有白髮之孀姑。下有繞膝之幼子。左提右挈。背負手。蒲叫怨索飯。而帶門垢。膩不襪而牽衣。以織繡餬口。則執業而不能育兒。以乳哺字男。則失業而不能得食。強豪追逋。日至。則責女以償。水旱之大疾不時。則捨男遠出。死生執別。永遠此離床。薦無疆日食。以粥傷心神。結瘦骨柴支。以淚洗面。有病莫醫。氣結而殞。以手撫兒。此亦人道之至淒慘者矣。幸或撫兒長成。授室謀業。而私其妻子。不顧母養。視同媼僕。加以嗔呵。或賭蕩破家。盡鬻其產。寡母睹此。惟有垂涕。有仰縊而自絕。或就傭而遠適者。即使家有中資田產足食。而鄉鄰之豪家欺佔。至親之伯叔凌爭。呼父兄而無人泣。良人而何訴。或有強奸誘淫。誣姦。



爭盜至有投繯入獄。剖腹自明者焉。若夫印度之焚柴殉葬。鎖閣不下。燕子樓中之霜。月。秋夜。彌長。驪山陵上之侍人。銀燈不滅。抑女舊俗。苛暴無倫。抑更不必言焉。歐美號稱平等。而人羣宴會。罕及寡妻子女。懽遊賓客。雜沓。而寡者別室寂處。蓋未亡人之生意。亦有索然者焉。吾少多鄉居。而寡婦盈目。秋砧在耳。連夜達旦。人道如此。目擊慘傷。而亂世尊男。以女為屬。飾為禮義。崇為高節。寡婦之苦。無可救焉。吾既少孤。寡母育我。吾姊逸紅才慧。甫嫁百日。夫即病亡。吾妹瓊琚。靜真好學。生有三子。夫喪中年。以貧自傷。數載遂殞。嗚呼。寡之酷毒。人道所無。蓋天上人間所難者焉。國家無事。家室和平。人喜春臺。世稱休盛。而寡妻怨毒之氣。已上通于天。可得謂之太平盛世哉。

### 孤獨之苦

物之精神筋力肢體。足以自養者。雖極苦。非苦也。若其精神筋力肢體。皆不能自養。必待于人。以為養。而所待之人。忽逝矣。無憑矣。茫茫矣。悵悵矣。無以為生矣。呼訴無聞矣。則其憂傷憔悴。有不能為生人之勢。則其苦不可言矣。則未有若老而無子。幼而無父者矣。夫父子之道。雖本天生。而人道之始。不以母子傳姓。而以父子傳宗。者。實以男子之強。易于養生故也。故子非父。無以長成。父非子。無以養老。交相需而為用。雖不言施報。而實為施報之至也。且分形之子。傳體之人。天性之親愛。不可解。惟其愛不可解。于心。然後可長相託也。人之情。經窮禍患。難則變。而相棄矣。亂世之俗。雖有至交。遇難而離解。以其易合。故易離也。惟天紐者。難解焉。故父子雖怨。經窮禍患。難而相收也。故交友高言恤。故人之孤。不數載而倖忘矣。至待于諸父諸兄乎。則彼自有父子。何暇惜人之子。即有仁人。提携撫養。視猶己子。則以為高義矣。夫以為高義之物。豈人人所能哉。則無所怙者多矣。假而諸父之賢。能恤兄弟之子。諸母。出自異姓。其能視為一

體乎故同一飲食則人有而已獨無人齒梁肉而孤子厭糟糠矣或且飯後之鐘抱腹而呼荷荷者或且餒餘而丐殘羹冷炙矣同一衣服羣從麗都而孤子垢敝襤褸或且短褐不完肘見履穿矣同一執業事從竹林嘯咏精舍絃誦而孤子洒掃承筐學舍而垂涕不能進矣同一榻舍羣從高齋文几厚褥隱囊孤子則下室旁舍破床無被矣若暮月之生喪失父母轉育于人為奴為婢姓籍不知寄生而已或流轉為丐漆身如癩牛馬其體僅具人形詩曰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君亦莫我聞嗚呼天地雖大豈有慘淒若孤子者哉壽夭難知亦誰能免此也獨者乎耆老之年精神已衰聰明已失筋力已弛耳聾目暗杖而後起舉動須人扶持賴子手足無力作工不能營商失利記性模糊百事不辦飲食而已等于廢疾誰則恤彼惟有子者夕膳晨粥扶杖潔被問寒滌穢捶腿盥洗起居察其安否飲食具乎甘旨子忽云亡衣食奚具即有弟姪時加體恤異居殊家誰克奉侍虱垢滿身敗絮擁被大雪無裳曝背于市眼昏體枯有若半死至于遭病不時疫癘罹之無人問侍無人扶持喘喘殘息無藥無醫忽而殞絕閉門不知若是者夥哉夥哉若其富貴縉紳之家不待子養而恩愛既結壽夭無常中道夭亡傳後無託賢如子夏因以喪明達若楊彪猶深舐犢柳子厚之祭身後子然司空曙之詩一星孤熒青箱誰寄遺書何託索祀將新祠墓無依其結託愈深則其纏綿愈摯其希望愈厚則其訣別愈難蓋老年喪子後望幾絕其哀從中來不可斷絕遂與幼孤喪父者皆為人生終天之憾也何以弭之

疾病無醫之苦

萬物相靡也陰陽相攻也犯于刑律法禁則人刑之犯于霧露寒暑風濕五勞七傷則天刑之此殆無能免者也夫蒙疾卧病不必其彌重也首重不能舉神昏不能理體弱不能起足軟不能行手顫不能舉目

昏聩。舌喉焦。澀飲食不進。游觀皆止。失機敗事。患苦無已。若其疽背大發。喉腫交合。喘氣並作。內臟壅塞。食卧不下。呼號苦虐。其百病之類此者。殆不勝數。更或絲月連年。卧床擁腫。大病痼痼。痼痼痼痼。子孫傳于奉侍。六親斷於當前。貴富不勝其苦。賤貧者尤為可憐。蓋劇亂之世。醫藥不盛。醫法不明。醫者無多。醫具不精。雖重資以延聘。惟救起之難。靈若夫貧者。糟糠不給。難謀醫藥。室宇卑污。道路不潔。飲食未精。微生物害之。空床呻吟。無力延醫。以此坐斃。不可紀稱。然其深山窮谷。僻壤窮鄉。藥店不及。開醫生遠。難來百里。無醫以巫代之。禱祠祭祀。書符呪水。病者待之。殆哉。噫。唏。即歐美施醫有院。醫藥漸精。蓋無良醫之日。日診視飲食室室。衣服什器。道路衛生之未宜。而治病于既發之後。就使立起膏肓。其敗人精力。損人神魂。費人日力。累人親者之舍業供養。合大地人類算之。其所失斂于冥冥間。巧歷豈能算之哉。若夫野蠻人種。易生難繁。以其衛生之不講。故殤夭之多。艱瘡痼腫。黃邁疫即僵。故澳洲之黑人。昔數百萬者。今僅百萬。夏威夷島。昔數十萬。今僅三萬。散沙維島。昔數十萬。今亦三萬。平來由人種。日削不增。然則呼號于雜病之刑殺。幾丁衛生之不精。誅殘于巫醫之無靈者。自古及今。嗚呼。大地何可勝算哉。彼獨非人歟。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于疾病痛苦。纏于當身者。豈非生不遇大同之世。而無衛生之精。醫生之日診以善全之耶。蓋大同之世。生人最樂。內無五勞七傷之感。外極飲食宮室什器服用道路之精。而醫學最盛。醫術最明。醫生最多。日日視人疾。無自來苟非天年之自終者。蓋終身不知有痛苦焉。佛之以與生老同驚憂者。其不知大同世之樂哉。普渡已盡。何所容其超度耶。凡野蠻亂世之病。至是皆無大同之人。豈復知今劇亂之苦耶。而今惻惻之眾生。同罹疾苦。大聲吟號。側耳如聞。哀哉。何日能拯之。

貧窮之苦

今普天下人之所普思菜色奔走營營者豈非為貧哉夫人生而有身育身者有父母身育者有妻子有身則飢寒有衣食之需有家則俛仰有事畜之任是皆至切而不可少缺者也若夫歲時佳日懽慶樂遊酒食饋贈親友應酬是豈非人情而不能自免者乎至于喪葬之哀紀吉慶之儀文祭祀之禮典尤人道所重無財不足以為悅抑且事不能舉比于非人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雖子路之賢不能不痛矣夫衣食家室之需迫人至急半日不食即受之飢短褐不完朔風刮肌疾病惡苦卧床無醫風雨怒號屋破瓦飛大雪行道指落膚腠夜寒無氈瑟縮搥衣父母責罵垂首忍之妻子哀號歎息垂涕其凶喪飢饉甚且賣兒割削恩愛任其棄離豈不眷戀為貧所欺其或隻身棄家渡海萬里開山拓殖或非或美賣身為奴聽主鞭笞驅若馬牛瘡毒纏罹死亡莫問呼天誰知若夫寡妻失夫幼子無父自營無力人莫我顧朝哭夜啼飢寒無訴忍賣為妓屈身為奴吸泣自傷謂天何辜其有農夫失收而狼顧工人罷業而家食主吏追租而銀鑊室人交誦而遠適又或商業倒閉士子落魄債臺高築而莫避田廬賣盡而無歸則有跼天踏地尋死自盡者矣其他貧累傷生者不可勝數也蓋生人之數日繁而無盡養物之數有限而無多以有限之數供無盡之生其必不給矣若新法不日出則生人之多即為致亂之患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世以為天運之固然不知生齒之繁養物不足致之也故中國二三百年必一大亂以生齒已足故也夫不足則爭矣雖聖人莫之救若不以善其救貧之術而欲致太平無由也即歐美號稱富盛英國恤貧之費歲糜千萬磅而以工廠商本皆歸大富小本者不足營業故貧者愈貧試觀東倫敦之貧里如游地獄巴黎紐約芝加高貧里亦然菜色襁褓處于地窖只為丐盜小兒養贍不足多夫者聚成大團風俗愈壞監獄愈苦病須醫愈多英國特立部歲費千萬磅以恤之終無補也他日即機

器極精。謀生較易。而貧民終不能免。讓者至此。為人之排泄物。尤為慘矣。然且人道不文。則為野蠻。若愈文。則患苦隨其文。而為增至。故文者。貪美八珍。衣珍五采。宮室則麗其棟梁。重其樓閣。器用則繁其鋪設。備其儀文。親友則通其弔賀。致其贈賄。文物日增。需費更鉅。于是乎車馬僦從。瑟琴書畫。園林古董。慶賻宴游。妻眷童僕。皆人情之所好。而中人以上之所欲致者。苟非有之不齒。上列故財。力內實不逮。而門外日以彈持。以大不逮之財。而日行勉強支持之事。東搏西奮。憂苦莫當。以吾所聞粵之富人。中落者。紙筒糴米而坐。轎如故。仕官候補者。衣服典盡。而宴客盛張。雖未嘗不強作笑語。呼指僮奴。而追書紛來。債客盈集。內厨不饗。妻子無衣。媼僕將散。而罵其無工。錢大屋暗。而別租小室。田園玩器。急于賤售。而尚無人沽。喪婚賓病。急待舉事。而借貸無得。憂心如焚。頭痛若刺。蓋中家官人之所同病。而共憂焉。雖歐美之文戚。其中人患貧尤甚耳。閭閻攢地。都邑相屬。苟非野人窮子。驟致多金。自此之外。雖極巨家豪貴。皆是構構患貧之人。故翹翹車乘。皆是憂生。衣服麗都。盡為貧子外面。甚樂中情。甚苦如炙。如割。且有不願為人者。彼為禮俗所驅。遂陷于貧。而自刑。若是時。能解之哉。是故增其文明。禮物而不易其人。道不香。廣設陷弄。網羅以陷縛之也。彼憂貧。抑塞普天。皆是不拔其根。不除其源。而欲致太平之樂。豈可得耶。

### 賤者之苦

為奴隸。為婢媼。為胥役。為輿臺。奔走服役。伺顏候色。拳跪鞠躬。側身屏息。飢渴不得自由。勞動不得休職。冒風雪而跣征。窮晝夜不獲少息者。其賤者之苦耶。晚彼貴主。高堂深厦。華旃細席。踞高座而指揮擁車馬。而辟易侍者如雲。簇擁排列。顧盼所及。左右悚息。聲咳所逮。唱諾百億。或行為前驅。或坐為執役。彼此豈非天生之人乎。胡為吾賤若此。其貴主之仁者耶。或少恤下情。感恩罔極。叩頭泥首。銘心刻骨。其暴者

耶則一語之誤。一事之失。鞭撻交加。罵詈無已。加以刑罰。剝盡廉恥。欲奮飛而不能。惟涕泗而悲。已即在平。人有所白。事官長。踞坐立不得。與呵叱。詈詰。惟其戲。置即為卑官。進謁長上。轅門伺候。風塵執事。執版下。與立班。鞠拱。唱喏。連聲伺色。而動其或脫履膝行。卑東退屈。伏地騎背。跪足結襪。野蠻等級。威嚴尤密。是故志士挂冠。壯夫不屈。以是歎息。趨走鬱鬱。若瓜哇人之長跪。緬甸人之屈身。無論矣。凡此者。豈太平世人所識哉。

### 第五章 人治之苦

#### 刑罰之苦

傷矣哉。亂世也。人累之太多。天性之未善。國法之太酷。而犯于刑網也。世愈野蠻。刑罰愈慘。吾見法班巫來由人之刑具矣。有剖腹而用鋸者。鋸有自頂而腹。又有自腹而項。自背而胸者。馬有以錐自數道穿至項。有自項至數道者。馬有屈腰而合縛其手足。而錐其陽者。馬或油布卷而火焚之。有石壓而驢磨者。馬若夫車裂馬。分炮烙湯煎。斷首折腰。凌遲寸磔。挖眼飛人。猶以為未足。則有蠟盤馬。九族之株連未足。而波及十族。遭遇暴主酷吏。周鉗來網。備極五毒。蓋亂世之常刑。而賢士多有不免焉。傷矣哉。亂世也。古用苗制。施用肉刑。漢文免之。改為囚徒。髡鉗鬼薪役作。隋文代之。以笞杖流徙。然不幸而入于獄也。桎梏身首。鉗鎖手足。便溺迫蒸。臭穢交迫。掘地眠坐。伸縮不得。蚊大如牛。蠅蟲繞側。衣裳垢而不得浴。飲食穢而或乏黑暗。無光不見天。曰獄吏來臨。淫威恐嚇。求金取賄。非刑迫索。若夫媚媚妙女。可人如玉。聽其偏淫。輪姦相逐。故周勃以太尉之尊。然猶見獄吏而頭搶地。其他受其烙死。蒙其毒藥。施以鞭撻。塞以穢襪。即幸而不死。而破家毀體。備極慘毒者。非生人所忍言也。此則自古仁人志士躬受其害者。不可勝數矣。其

有幸逢薄罰。或遇大赦。身免為奴。妻女為樂戶。粗兵武人。性橫情暴。側身護事。猶逢見惡。喜或賞錢。美。怒則杖頻數。一語觸忤。鞭死莫訴。既為樂戶。則執弦捧卮。廁身倡妓。以文信國于忠肅之家。蓋不能免。嗚呼。淒慘豈能道哉。其或荷戈遣戍。瘴地冰天。事長如帝。與死為鄰。室人永絕。相見無期。凡當亂世之刑罰者。豈人道之可言。今歐美升平。刑去縲紲。有因獄頗濫。略之苦境。然比之大同之世。刑措不用。因獄不設。何其邈如天淵哉。然苟非太平之世。性善之時。終無以望刑措之治也。而生人刑獄之慘苦。終無由去也。

### 苛稅之苦

自有強弱之爭。而強者取諸弱者。或以保護之名而巧取之。或行供億之實而直取之。始于其漁獵耕稼。而分其物。繼于闢市舟車而征其貨。其或于人口室屋營業器用飲食而並稅之。其名則或貢或助。其輕則什一。一百一其重則什一伍一二。然皆取民以為有國之常經。治世之大義焉。雖有仁聖在位。然既當亂世。既有國爭。不能天下為公。則無有能易其義矣。然人民生丁斯世。既有仰事俯畜之需。而租稅所需迫于星火。徵符雜下。胥役紛來。雞豕任其牽割。室屋聽其摧毀。或當水旱疾病。公租不償。男子押追于牢獄。田園典質于他人。甚或鬻妻以償。賣子相繼。為人奴婢。分棄夫妻。慘狀難聞。苦情誰救。牽裾揮淚。嗚咽涕零。然且骨肉分離。于前吏徒敲朴于後。故元緒以為官劫過于賊。而孔子以為苛政猛于虎也。若暴君之肆其臺沼征伐之欲。貪吏妙其剝脂敲髓之能。苛稅濫征。詭名百出。三暴也。自租庸調之為兩稅。兩稅之為一條鞭。地丁合征。千乃稅一。而民猶苦之。然釐金雜稅。又出焉。沮擄留難。其弊多矣。歐美以列國並立。而賦稅更重。繁苛及于窗戶。瑣碎及于服玩。僮僕車馬。雖云為國。而以兵爭之故。耗盡民力。以事兵費。一炮之需數十萬。一鐵艦之成動輒千萬。水漲隄高。競持而不知所止。生今之民。維持國力者。莫不苦之。



以視大同世之絕無租稅且領公家之工資其為苦樂何其反哉。

### 兵役之苦

等是國顧方趾皆天民也。及有君國立而力役生矣。為一君之私而築臺築城。違農時絕生業而役之。此國孔子春秋之所深譏也。今土司大田主之役其私屬一家之私事皆役之。今瓜哇地主猶七日一役其民。殆視為義所固然焉。野蠻之國若安南緬甸。平來由等。其征役尤重矣。孔子憫之。減為使民不過三日。以為仁焉。不過去太甚。食肉而遠庖厨云爾。猶非公理哉。自王安石行免役之法。實為千古未有之仁政。而司馬光妄改之。遂至于今。幸而聖祖行一條鞭法。乃令中國得免焉。然邊省之倚勢作威。抑辦夫馬以供行李者。蓋猶未盡解焉。歐洲佃民奴籍之苦。以供役使。固亘數千年。至近世民智大開。乃甫能脫之耳。然則征役之苦。固大地萬國數千年生民之不能免者也。若夫應兵點籍。則凡有國之世。視為義務。如中國三代。固自民兵。而唐宋之制。亦復強選于民。宋人黥刻義勇。固為無道。唐亦何嘗不然。誦杜甫石壕吏之詩。吏夜捉人。老婦應門。大兒戰死。中兒遠戍。小兒役歿。孤村無人。窮巷慘懷。田園荆棘。狐狸迫人。誰不為之淚下也。近世萬國競爭。俾士麥改創國民為兵之義。各國從之。嘗聞之美國之人。間選兵者。家人畏苦。相抱而哭。命娘妻子走送。哭聲直上雲霄。豈不以無定河邊之骨。猶作深閨夢裡之人耶。遠戍百戰存歿難知。白骨莫收。招魂望祭。師丹之役。全城皆焚。兵役之苦。有國所共。今德奧人以充兵時多逃去者。非至大同。曷能救之哉。

### 第六章 人情之苦

愚慈之苦

人之能橫六合經萬劫證神明成聖哲者皆智之力也。故吾自窮極萬理而後能開闢今古宰割萬物。鬼神帝生天生地。即獨得天下特別無限之全權焉。吸大地諸天之精英而偏飲。之集遠古聖英之神明而收攝焉。下至一草一木一鳥一獸一土一石之形狀亦足以資博物而考名理。當其新識購得踴躍狂喜。亦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勢。皆智之為也。若愚者乎。既不能考大地萬物之理。又不能收今古諸聖之華。摘埴自喜。冥行自誇。問七星而不知數萬國。而不識學問止於論語。而以南華漢書為僻書。知識限于國土。而以球圓地繞為奇事。冰人溺于冰海。火雞守于火山。所謂南人不信千。人帳北人不信萬。船令中國人之閉處窮鄉者。蓋猶未免哉。若夫不通算數。不識文字之人。十猶有一。各國人民皆不能免焉。視羣書而無觀。舉文物而無知。凡大地新世治教之良。物理之新。文學之美。皆書無所聞焉。如瞽者不預文章之觀。聾者不預音樂之妙。同生為人。而所知乃與牛馬等。不得一接其同類。先哲之奧妙懿偉。以沃其魂靈。豈不哀哉。腦根所聞皆寵婢之餘論。耳目所入皆村曲之陋風。以為天地之大盡在此矣。夫人之聰明睿哲。無所不受。今愚陋若此。是割地自盡。暴殄天與。皆不哀哉。瓜哇之梭羅王為荷所隸。而不知也。自以天下莫大也。嘗問人以暹王與彼地孰大。鑽石孰多。豈不可憫哉。知識既愚。即制作亦蠢。試觀巫來由及烟剪之器物。無不醜惡。其與進化之害莫大焉。且人既蠢。愚則一人不足一人之用。其勞作甚苦。而逸樂甚少。傷人之生莫甚焉。况腦根重濁。必少高明廣大之神勢。必嗜利無恥。少禮寡義。留此人種以傳家。則俗不美。以傳種。則種受害。以此愚根流傳不絕。是猶在黑暗地獄也。豈可使流轉于世。而問乎。夫人獸之異。不為其形質。只爭其智。愚大同之世。豈容獸種。且愚則必頑。以此而欲致太平大同。是猶蒸沙而欲成飯也。必不可得矣。

讐怨之苦

人之魂夢不甯。神明不安。鬱鬱不樂者。其莫如讐怨哉。人自有身。界則有爭利爭權之事。至于有家。界有國界。而爭利爭權之事愈甚。則相詐欺相奪殺而仇怨興矣。故據亂之世。必崇復仇之義。我父母之仇。則不與其戴天。兄弟之讐。不同國。交遊不反兵。甚且九世之讐。猶可復。誠以據亂之法。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臣不私其君。則不成為臣。故不復讐。則非臣子。忘仇讐。則為不忠孝。故一人有遇變之慘。即舉族枕戈累世。發難切齒腐心。飲恨尋仇。即貴暴若嬴政。很鷙若趙襄。而子房奪于博浪。豫讓隱于橋下。則可令人內熱而死。中毒而亡。況于常人。其可防哉。起居出入。無有安心。蛇影杯弓。動于飲食。則有李林甫一夜遷二十五之床。曹操以詐睡殺人者矣。雖為帝王。如俄之霸。然豈能一刻安哉。即非貧首之仇。而亂世之俗。多忌多爭。多疑多毀。一有不合。怨毒從之。則有造謠謗以交攻。陰彈射而相軋。或有傾險之行。危殆之事。飛文構章。誣陷囹圄。或致流放。以幽憂死。甚且同室起乎戈矛。石交化為豺虎。蓋怨毒之于人。甚矣哉。雖在大賢。安能免此。今之帝王將相。尤所恐懼。是故操心危。慮患深。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言身處亂世之難也。

愛戀之苦

人類之相生相養。相扶相長。以難除異類。而自蕃衍其本種者。豈非為其同類有愛戀之性哉。然得失同源。禍福同祖。始於愛戀。保種者復即以愛戀生累矣。父子天性也。立愛之道。自父子始。故教之以孝。獎之以慈。而慈孝之至。則愛戀愈深。事親則疾病撫摩。割股為藥。愛日祈年。祝哽祝噎。強健則竊喜。衰羸則私憂。至于屬纊彌留。則呼號無術。以顧復鞠育之深恩。一旦付於蟲沙。土木。終天永恨。相見無期。雖壽逾彭

錢亦復愛。終不已。此固普天人之公憾。而無一人能免之者也。吾見撫于先君知縣公。諱建初見養于先祖連州公。諱督修十一齡失怙。侍床執手。至今念遺囑欲絕之言。猶哀咽而腸欲斷也。吾年二十。先祖溺于連州大水之難。吾弟幼博。註事名有戊戌之難。戮於柴市。攜骸而歸。身首異處。至今思之。心痛豈非親愛愈切。則懷戀彌深。而人之所望與天之所與。每相反也。則苦痛荼毒。無可救矣。若夫子女之愛。舐犢有情。既自生之。又日撫之。似續賴以嗣門戶。賴以持。即非孝謹。或尚重稚。猶親懷之。若夫才子尤望亢宗。外若訶謔。嚴重內實抱愛。深切故毀傷尚少。而喪明最多。豈非以愛愈至。大故愈苦。尤大乎。若夫夫婦之道。異體合懽。以愛為宗旨。以戀為實行。此大地所同也。然立義既嚴。困人益甚。則有兩美相遇。臂盟深。而以事見阻。好合難完。或以門戶不齊。或以名義有限。海枯淚竭。心痛山崩。則艱危萬狀。甚且死生以求同穴者。鄉邑頻見。則全地日月萬億可知也。其既得聯婚。連枝比翼。情意既洽。歡愛無窮。形影不離。以為天長地久矣。而壽命不常。必有鯨寡。握手永訣。玉棺側葬。凝塵滿室。遺琴在御。摩挲故劍。披展總帷。聽錦瑟之哀聲。聞寡婦之夜哭。誰不下淚。傷心者乎。當此時也。天地泣。昏魂靈。恍焉曾不知人間何世。生死何端也。即不爾。而征役當從。或飢來驅我。近賣河梁之茶。遠就河陽之成。歸期無定。死喪堪憂。把臂牽衣。飲泣而別。神搖搖其無主。心鬱鬱而欲結。無定河邊之骨。猶為閨中夢裏之人。雲鬢香霧之寒。猶在遠客吟懷之念。生離死別。悲莫悲焉。而大地橫目之民。夫婦交歡。誰能免此者乎。若夫冠難忽。臨劫疫相繼。夫妻父子分散。倉皇不死于兵刃。則喪于水火。不填于溝壑。則餓于飢病。其得為奴虜苟幸生存者。為幸多矣。覓遺尸于烏巢口。下得破鏡于權貴家中。腸百結而如迴心。哀痛而欲絕。若斯之遇。哀慘至劇。而皆由親愛過結着戀太過致之也。故佛氏欲斷煩惱。首除愛根。由愛生纏。纏纏相縛。而父子夫婦之親。人所難去。而

強欲以出家破愛根。豈人情之所能從哉。不即人情者。其道不行。則人類愛戀之苦。終莫由拔也。

牽累之苦

人之魂神。不精明。智慧不發。越者憂。心沉沉昏昏若墜者。其皆由牽累哉。人以有家而為樂。而家之牽累從之。乃至苦焉。人以有國而為安。而國之牽累從之。乃至憂焉。人以有財產而為利。而財產之牽累從之。乃至害焉。人以有官達而為榮。而官達之牽累從之。乃至辱焉。夫有父母而不孝。養則不成。為子然竭力致養矣。而父母有疾病。或連年則孝子捧藥焦然。而神明為之喪失矣。其或父母有罪禍而奔走營救。搶地呼天。神明益失。事業益廢矣。若夫父母考終。追慕哀思。號泣哭踊。望柩而痛。臨穴而悲。久喪哀毀。國損生人之性。短喪不服。亦非人情所安。蓋愛情之結。既定則孺慕之牽。無窮若夫角枕錦衾。琴瑟好合。綢繆愛眷。終身相託。比翼交頸。親愛為繡。別遠離懷。中情若割。其腸九迴。神魂皆落。或佳麗列屋。誇多縱欲。愛甲棄乙。恩怨不睦。供奉無垠。家業為覆。疾病日出。死亡相續。終日怨。長愁。躊躇多子者。人之所望也。自孩提保抱。童幼提攜。以養以哺。以食以衣。學業為之就。傳疾病為之延。醫長大為之授。室妻老為之馳驅。繞膝者多。則衣食之累愈多。死病之事愈多。故夫貧者以妻子之故。賃衣而售屋。富者以妻子之故。煩心而縞眉。然且人之性善者少。而惡者多。故子之長也。亦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敗行失德。墮業喪名。玷及祖宗。禍延父兄。其為牽累之大。豈有償哉。有財產者。人所藉以為生也。然多財之累。亦甚矣。或業倒產傾。田淹船溺。火焚盜劫。人欺官騙。有一于此。損魂喪魄。若夫仕宦貴顯。高則多危。有五鼎食者。即有五鼎之烹。上蔡逐獵之布衣。豈不勝於長安車裂之丞相哉。近者各國后王。迭遭刺殺。固知衣繡之犧。不若曳泥龜也。若夫國則強弱。必有爭。重稅則同。擔兵役則同。荷號稱國。反之責。所以然也。一有戰禍。滅亡隨之。

長為奴為隸。可痛可悲。其或君后柔昏。國土危削。骨鯁力諫。迴天變法。坐遭戮毒。頸血。赤身首異處。家  
擊幽辱。其為慘酷。豈忍言哉。其或通臣奔亡。流離異域。刺客載途。晝夜相警。衣糧交絕。病莫能興。巨海萬  
里。洪濤漫天。欲渡不得。思歸未能。淒涼胡天。迴望漢月。思故國而危亂。念舊鄉而迫隔。老母生別。妻子久  
訣。興宗邦而無期。救故君而無術。既有泥中。式微之悲。更有神州陸沉之恐。斯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悲  
憤填胸。鬚髮盡白。雖有人天起脫之思。神聖游戲之道。既遊地獄。度脫為難。人間何世。大累相牽。悲憫既  
多。則神智衰落。人生不幸。當此濁世。既未至于大同。又不忍於絕世。家國為累。損短靈智。為之奈何。為之  
奈何。

### 勞苦之苦

瀕。瀕。種。種。之。生。人。勞。苦。亦。甚。矣。哉。農。者。胼。手。胝。足。塗。泥。厥。身。以。耜。以。耨。以。耘。太。陽。炎。炎。甚。暑。酷。蒸。炙。背。若。火。雷  
之。以。耕。大。風。淫。雨。蓂。莢。立。而。行。日。出。而。行。日。入。乃。歸。無。少。時。得。息。焉。彼。採。礦。者。深。入。洞。穴。潦。水。露。膚。燃。火。以  
作。煬。礦。尤。甚。炭。氣。重。灼。身。手。漆。黑。觸。鼻。作。惡。常。人。一。刻。而。難。受。礦。夫。終。身。而。力。作。洞。穴。欲。製。壓。死。不。覺。燒  
炭。製。鐵。蒸。輪。火。烈。熱。帶。船。底。終。身。執。熱。機。局。掌。火。火。炭。爆。屑。汗。臭。逆。流。面。目。若。鬼。敲。水。取。魚。引。足。入。水。寒  
氣。激。骨。寒。膚。裂。指。深。山。樵。人。負。薪。百。斤。百。里。崖。阻。裂。日。艱。辛。乃。易。魚。米。用。以。救。貧。其。他。曳。輿。扛。轎。負。擔。行  
舟。喘。息。大。呼。終。日。不。休。縮。肩。挽。背。貼。地。而。吼。或。挾。疾。行。僮。仆。道。周。嗟。夫。苦。哉。彼。豈。非。人。之。子。歟。其。他。百。工  
勞。力。苦。作。朝。起。而。動。中。夜。閉。關。無。來。復。日。之。休。息。無。限。時。之。輪。託。孺。子。弱。女。饑。驅。同。縛。竟。日。劬。動。鎔。鍊。乃  
獲。腰。背。彎。曲。咳。喘。並。作。面。體。黃。瘠。廢。疾。以。死。傳。種。不。改。人。道。衰。落。其。富。而。為。商。坐。櫃。終。日。血。氣。凝。滯。神。氣  
恍惚。無。活。潑。之。氣。無。發。揚。之。識。進。而。為。士。為。官。治。事。為。學。皆。以。終。日。無。定。時。之。游。眺。無。復。日。之。止。息。體。皆

氣素神明役役即歐美之有節限作工之八時勞苦亦甚焉得不哀既未至于大同亦無術以救之嗟爾  
窮黎苦工可悲

### 願欲之苦

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哉欲無可盡則當節之欲可近盡則願得之近盡者何人人之所得者吾其不欲得  
之乎哉其不可得之也則耻不比於人數也其能得之也則生人之趣應樂也生人之樂趣人情所願欲  
者何口之欲美飲食也居之欲美宮室也身之欲美衣服也目之欲美色也鼻之欲美香澤也耳之欲美  
音聲也行之欲美捷舟車也用之欲美機器也知識之欲學問圖書也游觀者之欲美園林山澤也體  
之欲無疾病也養生送死之欲無缺也身之欲遊戲登臨從容暇豫嘯傲自由也公事大政之欲預聞預  
議也身世之欲無牽累壓制而超脫也名譽之欲彰徹大行也精義妙道之欲入于心耳也多書妙畫古  
器異物之欲羅于眼底也美男妙女之欲得我意者而交之也登山臨水泛海升天之獲大觀也精神洋  
洋覽乎大荒縱乎八極徜徉乎世表此人之大願至樂而大同之世人人可得之者也然當亂世雖侯王  
曾不得備此樂焉何况黔首之民貧富相耀都鄙相驚貴賤相形愚智相傾耗矣哉其窮也是故甲願入  
珍而乙不得黎藿焉丙處數十層之瓊樓數十里之閭苑而丁不得蓬蓽焉戊珠衣鑽石玉襦而已不得  
帶索焉庚接目皆文章五彩辛處黑暗若囚焉壬雜陳百國音樂癸不得鼓缶焉子花草香氣熏塞丑居  
溷廁焉寅高坐于汽舟電車汽球飛船如塗泥步而脛涉焉辰左右百器皆機巧若鬼神已皆格窳之物  
馬午之博極豪華富面百城未不識一丁挾一冊而吟焉申園林臺沼甲天下酉不得一花竹而徘徊焉  
戌身體強健畢生無病亥有廢疾或多病奄焉甲生死無憾身名俱泰乙生于憂而死于囚焉丙閒暇娛



遊丁拘累之愁苦無一日之從容焉。戊預聞政事發言自由已朝不得立公事不得預焉。庚大名洋溢人皆加敬幸則名字聞然與草木同腐焉。壬親近善知識日聞中外古今之大道癸則不得見有道不得聞法焉。子徧遊于博物院備見大地之珍奇丑則自家人簞簞外耳無聞目無見焉。寅則坐擁佳麗從心所欲卯則終身鯁寡怨曠或擁黑人黃醜魁顏縮項而慰情勝無焉。辰則徧遊大地絕海窮漠大都勝地名山異境靡所不屆己則足跡不能出閭巷焉。若此者其為人形體同才志同而境之得失榮枯相懸相反若是則不得不怨運命悲不遇數老嗟窮軼軒倖甚者憂能傷人不復永年此則普天人士所同悲而寡有能如願相償者也。卯有一二更無有兼收其勝者也。雖以帝王之力求之而秦皇望海而不得渡漢武鑿空而不能窮巫來由之王跣足行道俗化未至無如之何故野蠻之王者之受用不如文明之匹夫之受用據亂之大帝之樂不如太平世之齊民之樂也。大同之世人人極樂願求皆獲以視亂世生民之終日皇皇懷而莫得願欲不遂憂心惻惻何相去之遠哉。若夫半菽不飽權樓無衣行乞路斃卧病之醫其為願欲尤淺而亂世皆是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嗚呼人生亂世聖哲無術豈可言哉豈可言哉。

### 壓制之苦

凡人之情身體受縛則拘苦無量魂知受縛則神明不王若夫名分之限禁體制之迫壓託於義理以為桎梏比之囚于囹圄尚有甚焉。君臣也夫婦也亂世人道所號為大經也此非天之所立人之所為也而君之專制其國魚肉其臣民視若蟲沙恣其殘暴夫之專制其家魚肉其妻孥視若奴婢恣其凌暴在為君為夫則樂矣其如為臣民為妻者何。劉邦朱元章之流以民賊屠伯幸而為帝其殘殺生民不可勝數所謂天下洵洵為吾兩人也。至于韓信彭越之類醢李善長藍玉之誅戮淫刑及於三族黨禍株連數萬

甚至予以則字音近于賊中其忌諱殺文士百餘其他廷杖下獄淫及忠賢妻子辱于樂娼親族死于流  
放又或以文字生獄失言語之自由答速隨時無身體之保護一言之失死亡以之即使不然而長跪白  
事行道時人或強選秀女於良家或苛派征役於士庶妄定宮室衣服車馬之禁若賈人不得乘車衣絲  
而緬甸安南且禁其民瓦屋曳屨馬大抵壓制之國政權不許參預賦稅日以繁苛摧抑民生凌鋤士氣  
務令身體拘屈廉恥凋喪志氣掃蕩神明幽鬱若巫來由之民蠢愚若家卑屈若奴不後已焉入專制國  
而見其民枯槁屈辱絕無生氣者是也若婦女之嫁一夫許以身聽其因役終身以之甚或鬻賣殺毒慘  
不忍言姑挾尊威以虐其媳既於婦女之苦言之矣若夫民族階級之分以投胎之不幸為壓制之荼毒  
一為奴則等于禽鳥其為背公理害人道大逆無德未之有比者也即父子天性鞠育劬勞然人非人能  
為人所生也託藉父母生體而為人非父母所得專也人人直隸于天無人能問制之蓋一人身有一  
人身之自立無私屬焉然或父聽後妻之言而毒其子母有偏愛之性而虐其孫皆失人道獨立之義而  
損天賦人權之理者也夫人道相倚而生成者賴父母之恩而人道獨立而自至者則亦非私恩所能全  
制也有所壓制而欲人道至于太平享大同之樂亦最為巨礙而不得不除之也

階級之苦

人皆天所生也同為天之子同此圓首方足之形同在一種族之中至平等也然太古之世人以自私而  
立則甲部落虜乙部而奴役之于是人類之階級有平民奴隸之分焉其部落之酋長以武力而魁服其  
眾自私其子世傳其位于是王族之尊自別異于眾庶矣其一部落之中以材武力智佐酋長有功者亦  
世傳其爵位以握政柄其婚宦皆不與凡庶伍於是貴族之名自別立于平民之上矣人類已繁文明日

啟進化日上制作日新則道術之士創教傳種以任師長飾智驚愚其體尤魁然於人羣之表或託體神天駕王族而上之是為神族其或執業卑猥凡民不肯與齒焉是謂賤族其或體非貴一而世為士人以服于貴族藩侯之下即官執戟超然自異於齊民是謂士族又或雖為平民而生於田疇之下世服其役或在輕商賈之世而世執商賈之業對其貴種後同奴賤之位是謂佃族工族皆據亂世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以智欺愚以富輕貧無公德無平心累積事勢而致之也積習既成則雖聖哲豪傑視為固然人道所以極苦人治所以難成皆階級之為之也大地各國埃及印度為至古而埃及王族士族農族等級迥絕印度喀私德之制第一婆羅門教言道術者第二刹利為王族者第三階士為貴族第四首陀為農工商族而首陀之族下又分數族之等焉一曰配哈為工服役于王者次曰披麻作賤工者也又次曰巫士哈業獵食蛇鼠作路工者又下曰拖卑洗衣者又下曰炸打作除掃者又下曰各荷擔死尸者皆不得為吏而諸族之中各世其業婚姻不得通焉波斯亦為古國亦有階級歐洲號稱文明而貴族僧族士族平民族佃族奴族雖經今千年之競爭大戮而諸級未能盡去至今貴族平民兩爭峙焉緬甸馬疆王族貴族平民奴族之分愈甚大抵愈野蠻則階級愈多愈文明則階級愈少此其比例也中國有一事過絕大地者其為寡階級乎當太古春秋時僅貴族平民兩種故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屈景齊之國高周之劉尹世執政權雖以孔子之聖顏子之賢不得大位焉孔子首掃階級之制識世卿立大夫不世爵士無世官之義秦經漢滅後貴族掃盡人人平等皆為齊民雖陳羣立九品之制晉復有華胄寒素之分顯官皆起自高門寒族不得居大位然至唐世以科舉取士人人皆可登高科而膺膺仕有才者則白屋之子可至公卿非才則公卿之孫流為皂隸自非樂為奴虜之賤無人不可以登庸遂至于全中國絕無

階級以視印度歐洲辨族分級之苦其平等自由之樂有若天堂之視地獄焉此真孔子之大功哉夫以階級之限人以投胎為定位而不論才能也不幸生一賤族不許仕宦不許學業不通婚姻不列宴游甚且不通言語長跪服事或且卑身執役呵叱生殺惟貴族命雖聖賢豪英不能免焉而貴族乳臭之子據尊勢行無道以役使誅戮一切被其蹂抑無所控訴階級壓制之苦豈可言哉天下之言治教者不過求人道之極樂而全人生之極樂專在人類之太平今既有階級又有無數之階級焉不平謂何有一不平即有一不樂者故階級之制與平世之義至相礙者也萬義之戾無有階級為害之甚者階級之制不盡滌蕩而汎除之是下級人之苦惱無窮而人道終無由至極樂也

### 第七章 人所尊尚之苦

#### 富者之苦

人之所望者富所求者富富者宜無不樂也耶則又大有不然者吾見富者之憂苦又與貧者無異焉夫凡富者必有田疇而田則有水旱之苦加稅之苦加拿大之烏士威士開埠有富人焉全埠皆其地也及英國加稅而埠不盛彼力無以付稅于是逃而之美國其室充公為學堂焉是多田翁之大苦也富者廣置多店以收租吾見羊城南門火災全街盡火某富家盡失其業闔門大哭是富而多店之大累也富者必多營商業某富人以商于柳州致大富柳之木排盡其業也已而柳州大亂則大憂其商業之倒也大疾幾死某商以開錫礦于南洋致巨富既而錫礦倒則憔悴憂傷而死矣又有開輪船業爭南洋致大富者已而輪船兩艘皆沉家業幾失遂發狂疾者凡此皆以富害其生者也且家既富矣其用度奢濫積久亦若習與俱安少不如意即懊惱大生矣夫生人之境遇無常外變之牽連無盡地水火風既皆有劫而

國土爭亂盜賊縱橫在在皆與富之境遇相乘刺者富無終身之可保則憂患即隨時以紛乘若夫有家之累則倫紀強合性情不投其乖事愈多益富益其若兄弟爭產夫婦角氣至于累年訟獄桎梏在身此皆富者有之貧者寡有也即使家室平和財帛豐溢子孫繞膝此則兼備富壽多男之慶尤為人生所至難者矣而子孫多則子孫未必賢妻妾多則爭競且時有於是而富主且因而吐血殞命者矣若底能鄭某謝某富千數百萬華人之冠也而鄭妻憂子不肖而吐血謝妻憂夫納妾而內傷此豈鑽石耀其頭金屋安其體所能解其憂哉乃若美國落基花路之富冠大地矣而養壯士備輪舟日防不虞人生各有所憾所憾之處不能解即無物能解之故文物愈多禮俗愈設則憂患愈隨之而生物之機器簡者難壞繁者易壞富者終日持籌日以心關一處有失慮眉結心誰能超度之哉故亂世富可伴國之人不若太平世貧無立錫之士也人之情在心之樂耳豈在家之富耶

貴者之苦

坐堂皇建高牙擁衛役出則武夫前呵從者塞途趨走之人夾道而疾馳喜賞怒刑豈非貴者之尊榮耶然甯知其事權要之側媚奉人主之屈伏有不可言者耶將參政由實尚書折節無不至矣即奉公守法之人當官而行然貴者之上又有貴焉脚靴手版趨起進謁朝興暮騎迎送不遑有十次而不得一見終日而無少暇者其有失權要之歡心立見貶戮遭言官之彈劾惶恐無常憂心惴惴鬚髮為白者即使位極人臣權兼將相其於事主尤有甚焉人主喜怒不測群僚疑間交攻或妃后之爭權或官寺之讒間於是亞夫搶地于獄卒崔浩羣溺于臺下淮陰侯榜掠于鍾室斛律光杖死于涼風其他布襪之塞獄盤之設車裂之痛孰非王公卿相哉若夫族誅之慘排牆之殺投河之酷遭逢喪亂尚不必言即當世降承

平地居貴。要而傾軋。排毀憂。譏憂心。殷殷魂魄若失。亞夫之怏怏。退朝殷浩之咄咄。書空。靈均之行吟。澤畔。史遷之著書。寶室東坡之魂驚。湯火其繁。憂煩懣大恐。縵縵豈可言哉。若夫河橋而思鵲。暖上蔡而念黃犬。庸有補乎。人固不能盡貴。而車前八駟。食陳五鼎。何所益于憂。患如山之寸心。鬱鬱耶。太平之世人皆有樂。而無憂。豈此冠帶天囚之所能入耶。

### 老壽之苦

五福之首。第一曰壽。蓋無年命以持之。雖有富貴行樂。孰從受之。故永年老壽者。人情之所祈禱。而願望者也。然非富大同之世。徒以老壽為樂。則披亂世之老人。其苦方彌甚矣。蓋人少之時。如日方出。晴曦曦其氣。雄進而樂。嬉人老之時。如日將落。闇闇莫莫。其氣淒冷而蕭索。此固天之無如何者也。第一則死喪也。妻妾子女兄弟孫曾。故交至友。親戚舊朋。結識太多。恩義太深。而非金石。無有久保。而並存者。必有中道而分亡者矣。老人所識所交。亦必垂老。皆將就木之年。日有落葉之歎。昨日某知識者死。今日某故舊者亡。明日遭某親戚喪。後日報某至交逝。若家人愈多。死喪必愈甚。晷月之中。必有一二人焉。非其子孫兄弟。即其妻妾女媳。棺柩日陳于堂。靈座日設於室。桃蓂日就於墓。訃報日告于門。結識廣則感懷多。因愛深則割捨苦。骨肉分亡。肝肺若割。歲月迭去。老懷何堪。忍淚掩袂。痛惻心腸。或牽連而生。葬葬而苦。而破家話。故事。則物換星移。念舊人則風流雲散。思骨肉則多化黃土。憶妻孥則多化蟲沙。雖曠達之士。藉絲竹以陶寫。臨山水以排遣。然中懷之痛。豈能忘情。浩浩乾坤。側身孤子。憂來傷人。不復永年矣。故哭父而毀死。少哀子而喪明多。始則結倫紀以助人之身。後即緣親戚而傷人之生。凡物理也。所益之物。即所損之物。其取益愈大者。其見損亦必更劇。循環無端。故厭世之士。乃至欲遠離之也。其二則疾病也。



老人精力已僊。筋骨已疲。腦髓日枯。土性。鹽質。又滿。之故。耳目不聰明。手足不靈便。行步不捷。疾。身體不強健。於是風露雨雪寒暑。得以乘之。而又多哀。怨。困苦。憂。感。因以中之內外。交迫。疾病易作。綿綿床褥。纏綿湯藥。久則或彌年。載少。亦多。歷歲月。富者。絕無生人之樂。貧者。遂有破產之憂。與死為鄰。以病度日。亦何能免此也。其三則困窮也。何也。以壯者。易於食力。就功。人樂用之。老者。難於奮身。營業。以人畏用之也。則壯者。得金多。而老者。不若。且老者。妻子。孫曾。之人多。則分而累之。愈多。則雖富。亦貧。蓋舉家。女稚。皆待食之人。分利之人。而非生利之人也。故四五十後。子女漸長。中人之家。亦漸窮。至于六七十後。孫曾子媳。數十口。集焉。則有食粥不能均者。有病不能醫者。築多室而不足。居者。人買一履。而盈箱不足。人裁一衣。而傾篋。猶缺。故下之乾餼。起。怨。上之挂杖。興。歎。齒危。髮。奔。波。于。萬。里。累。錙。積。寸。立。散。于。婚。喪。窮。老。不。自。濟。賴。以。終。者。皆是也。若夫。老。疾。已。甚。困。窮。無。依。一。家。視。為。陳。人。棄。諸。巷。老。牛。豕。溷。廁。雜。沓。其。側。虱。垢。敗。絮。擁。滿。其。身。乞。水。不。得。呼。天。無。聞。雖。邁。百。齡。一。何。益。也。歐。美。人。人。自。立。然。老。而。貧。者。子。更。不。養。窮。獨。無。告。老。而。富。者。親。戚。毒。之。以。分。其。產。寡。得。保。首。領。以。沒。者。是。故。貧。賤。而。壽。則。有。溝。壑。斷。棄。之。憂。富。貴。而。壽。則。有。死。喪。疾。病。之。苦。人。道。本。與。憂。同。來。苟。非。大。同。極。樂。之。世。則。壽。者。愈。長。得。憂。愈。多。耳。久。憂。不。死。何。其。苦。也。

### 帝王之苦

有國土。人民。而君之攝生。殺予奪之權。處富貴之極。食前方丈。後宮萬數。離宮三十六。臣民億萬。極人世之尊榮。榮赫者。其帝王耶。然。今者。或為過去矣。然。一日。萬幾。崇。高。益。危。早。朝。宴。罷。業。競。競。一。夫。失。所。皆。君之責。為牲祈旱。吞蝗。滅。災。其。有。邊。烽。傳。警。潢。池。弄。兵。敵。國。外。患。之。來。群。盜。滿。山。之。變。偶。有。失。誤。則。淋。鈴。夜。雨。蜀。道。艱。難。煤。山。海。棠。望。帝。不。返。甚。或。青。衣。行。酒。淒。涼。五。國。之。城。歸。命。錫。侯。痛。絕。羣。車。之。藥。或。倒。執。太。



阿而賊臣弄權則有靴裏藏刀或索蜜而呼荷荷者矣或內亂政淫妒擅權則有賈南風武嬰或韓金蓮之毒殺者矣或官寺作孽門生天子則有仇士良之廢唐文宗者矣或兄弟爭國煎豆摘瓜而違天之仁金川門改為僧或父子起禍平盡祝詛而唐太宗之英武且自撞床下者矣若是之事不可比數至若喪亂之際公主流離而為婢王孫困苦而為奴后妃而掠為人妾者不可勝道故憤極之言曰願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豈不然哉若列國競爭互相擒虜革命日出童號無君波斯王之頭可為飲器宋理宗之頭可為溺器宗室王主皆為奴虜近者印度故王挾雙目而在獄其餘購一巾買一餅皆備請令英夷而緬之王妃公主竹棚無席斗食無衣飢寒若丐誓不嫁人者是皆帝王之家者也若夫渣理士斷頭之臺路易殺身之所尼古喇被弑之宮鏘禮飛蝶南逃避之路革命軍朝起而帝王震懾恐懼王族旁皇奔走而荆軻博浪之徒尋間而發歲月頓易蓋有一刻不安之狀焉俄王亞力山大意王伊曼奴核美麥堅奴可璧也昔人有言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以匕首搢其胸愚夫不為今以亂世之帝王其苦若此豈若大同世之一民其樂陶陶不知憂患哉夫以帝王猶苦惱如此故擾亂之世舉世間人皆煩惱人也皆可悲可憫人也不改絃易轍掃除更張無以度之乎佛慈悲能仁強以空為普度法五濁惡世愚冥眾生豈能受之哉就使人人受之而強攝之境豈能久乎

### 神聖仙佛之苦

神聖仙佛以自度而度人者也入濁世而救人。不厭不憊者也入地獄而救人不苦不惱者也然言則易矣。若寔行之則經無量惡苦。經無量死生。經無量險難。苦其心志。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以故斷頭殺身。破家沉族。以救世之患。雖浩氣剛大。萬劫不變。然當其難也。心憾目怵。情傷神苦。肢解魄動。

蓋亦有萬難者焉。夫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身若枯木。心若死灰。是避世之士也。滅絕之果也。非大道也。夫既為人矣。則入而與之俱。不易其形。不易其情。因以為波流。因以為矛盾。時其得失。達其苦心。而與之救之。則為聖者之至道矣。而丁是亂世。竭其智能。或託天以勸仁。或設法以立義。或多方以開智。或濃重以禮樂文章。或直捷以明心見性。要皆小補。無裨大方。橫目之民。憂患滔滔。大劫源無以救也。於是冒險以嘗之。犯難以濟之。故亂世之神聖。仙佛凡百教主。皆苦矣哉。而尚未濟也。豈若大同之世。太平之道。人人無苦。遇不勞神聖。仙佛之普度。亦人人皆仙佛。神聖不必復有。神聖仙佛。故吾之言大同也。非徒救血肉之凡民。亦以救神聖仙佛。捨身救度之苦焉。蓋孔子無所用其周流。削跡絕糧。耶蘇無所用其釘十字架。索格底無待下獄。佛無待苦行出家。摩訶末無待其萬死征伐。令諸聖皆優遊大樂。豈不美哉。康有為若生大同世也。惟有極樂。豈須捨身萬死。日蹈危難哉。嗟哉。生于亂世也。凡人之有神聖仙佛之名者。其亦不幸也哉。

者何。

凡此云云。皆人道之苦。而羽毛鱗介之苦。狀不及論也。然一覽生哀。總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九界

一曰國界。

分疆土部落也。

二曰級界。

分貴賤清濁也。

三曰種界。

分黃白棕黑也。

四曰形界。

口男也。女也。

五曰家界。

口父子夫婦兄弟之親也。

六曰業界。

七曰亂界。

八曰類界。

九曰苦界。

□農工商之產也。

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

有人與鳥獸虫魚之別也。

以苦生苦傳種無窮無盡不可思議。

甚矣人之不幸也。生茲九界。投其網羅。疾苦孔多。既現形于宇內。欲奮飛而無何。沉沉億萬年。渺渺無量。生如自繭之蠶。撲火之蛾。彼去此來。迴輪織梭。倏視哀酸。感不去懷。何以救苦。知病即藥。□□其界。解其纏縛。超然飛度。摩天戾淵。雖浩然自在。悠然至樂。太平大同。長生永覺。吾救苦之道。即在□□九界而已。

第一曰去國界。

合大地也。

第二曰去級界。

平人民族也。

第三曰去種界。

同人類也。

第四曰□形界。

□□立也。

第五曰□家界。

為天民也。

第六曰去產界。

公生業也。

第七曰去亂界。

治太平也。

第八曰去類界。

愛眾生也。

第九曰去苦界。

至極樂也。

大同書甲部終

突厥遊記序

病家不能醫方。徒憤激于病劇而妄用刀割。未有不傷死。亂國之人不學治術。徒憤激于舊弊而妄行革  
變。未有不危亡。其國者也。戊申七月。吾游突厥。適遇其立憲之嘉會。舉國歡呼。想望青年黨之豐功。吾問  
其國人所學。皆法國學也。吾聞其國人立憲之所期。則盡去舊制之紀綱風俗。而舉國平等自由也。吾告  
以各國立憲。不過以法治國。上下同受治于法律而已。非蕩然無紀綱。可人人平等自由也。則嗤以鼻。誰  
何而不然之。吾去突厥。德使孫君寶琦問我以突厥吾言之曰。突厥將危且亡矣。夫平等自由。乃法國  
革命時救病之藥。名只可飲于一時。以快人心。而刷積癥。不可以為朝夕之養。殫也。舊制行之數千年。實  
人心國命所寄。紀綱法度。雖有積弊。只可去太甚。以漸行之。如盡去之。人心國命無所寄。則蕩然而大  
亂耳。而青年黨之徒。久游法國。日事破壞。徒口耳革命之名。而未嘗從事政治。理財之學。徒艷炫歐美之  
俗。而未細審歷史風俗之宜。一旦以兵脅其君。而收其權。乃舉舊制之法律。道揆盡棄之一朝。而易二  
餘條。非不大快也。然而青黃不接之時。歐美之實效。非突人所能驟受也。于是國人不知所以措手。足惟  
亂舞。僥倖而已。吾既去突數月。而聞將廢其君。青年黨益事壓制。尚甚于君主專制之時。突以大亂無窮。  
生民塗炭。國人既厭惡之。而舊制不可得復。新政又不能施。謹謹爭亂。仇不怠。只有待亡而已。吾國  
政俗既類突。人民程度亦類之。吾甚恐吾國他日之變。亦與突厥同轍。則與亂同道。未有不亡也。嗟夫。光  
緒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康有為序。

突厥遊記

南海康有為更生撰

自羅馬尼亞乘船。戊申六月廿九日曉起。自船中望黑海。澄波萬里。紫瀾微迴。漸見岡巒。惟多剝皮。東坡詩曰。有山禿如赭。蓋地有運會。苟非其時。則氣不澤潤。行數時。斬丘突。京平岡迤邐。頗有古壘。及村落。然山色枯而力弱。與歐西迥異。足覘突厥之衰矣。

六月廿九日曉之黑海

澄浩萬里。碧接天鏡。誰磨紫瀾。更不迴。穩度枕席。過遠通地中海。深處室奧。何戰艦。幾千里。白浪若山。陀我來際。升平幸覩。不揚波。朝日升。晝光反射。金勃羅。橫覽大地。國感慨。起嘯歌。君士坦丁帝。當年揮金戈。雄霸奄兩海。宅都移作家。遙望山禿。枯破壘。枕山河。突厥昔何雄。今茲衰。可訶。極望高加索。美人產婆。雄濤鼓。泖滌北岸。俄艦多。耽耽出。海峽。英法實兩鉤。餘怒徒東海。我遂遭。福瘼。黑海雖絕域。動若洛鍾和。橫觀誰賦詩。吾應先支那。

十一時半。將至君士但丁那部。沿海邊岡阜漸綠。皆有人家。地名耶尼瑪哈。距京七英里。皆有歐式住宅。白窗三四層。英德荷使避暑別墅在焉。憑對黑海。漸入海口。自此屋宇相連矣。

入口處窄不及里。兩岸為歐亞之界。兩岸皆有古城斜牆至海。歐岸圓壘堞完好。高聳雲表。亞岸大圯。僅餘壞牆。此二壘蓋摩訶末手築。壞希臘教廟為之者。自此兩山頭岸數十里。如江湖然。人家樓閣。彌山上。下。汽舟帆檣。映帶碧潯。風景之美。畧似長江之武昌漢口。黃鶴樓前。晴川閣外。而碧海迴環。島嶼外點。則為內地江山所無。且兼控兩海。形勢奇偉。寒暑適中。實可謂為大地都會第一。君士但丁之營。此新都可謂有識。若不裂國與諸子。實為控扼歐亞之大都會。雖羅馬尚不及。何況今之巴黎倫敦維也納柏林乎。近世惟俄大彼得之遷聖彼得堡。略似之。而形勢尚遠不如也。徧大地中。控扼兩海之口。縮數兩洲之地。

以為都會者亦惟此一都。若中國印度波斯域內皆無此奇關之境。且無論何京也。惜哉付之突人。如此江山豈不可惜。若以拿破侖俾士來有之。則北出師以擣俄南馳艦以擾班查。奧西扼直布羅陀埃及之口。東開波斯之地。歐西一統之局。何難有成。惜哉突人撫有之而坐困也。

此京既控扼山海之險要。而規模偉大亦無倫。後山自巴根涌來至近海。多成岡阜。如洪濤之奔放。而枝葉重重環抱如竹之苞。揚州蜀岡之勢頗肖之。但包裹不如之耳。君士但丁來此宅都。始營城郭。自後山數重至海環數十里。崇垣屹屹。巒嵯峨依岡築之。自西千四百七十六年。突人破京而壞之。至今壘堞尚半存焉。蓋將二千年物。英主遺構。大都壯觀。中國自長城外。長安洛陽久毀。今南北京比之。既幼稚。南京大亦頗相仿。其雄偉精美亦遜之。波斯古京毀于蒙古。印度吾曾遊。偏舍衛鴨忌。喇遠不能比。然則就一城論雄偉。亦當為大地冠焉。英雄作事令人驚。君士但丁在二千年已能如此也。吾策馬巡覽城址。撫其頽垣斷塹。拾其灰石。為之驚歎。

登其正門之樓。俯瞰山海之勢。其岡脉出土。擔連者最高。因為王宮。左旁稍低之岡。護從迎繞。其前亦然。凡數十里。皆樓閣布滿矣。外有四島侍之。今皆人家。而冰奇波島尤為勝妙。歐人以為避暑地。園林相接。今汽車新成。他日之盛。不可思議。又外有三島遠拱。突人昔因口口王至此。又逐犬數千于此出口。故此京之大。蟠亘百里。閭閻撲地。其人口號百萬。然近京邑聚。今皆相連。觀其氣象之大。實今不止百萬矣。園林樓閣日盛。連百餘里。若他日接連諸島。則開方二百里以飲于海。規模之大。益為無倫。今柏林新闢京地二十五畝。羅邁當欲爭雄倫敦。而巴黎環山以內。廣原膺膺然。較之君士但丁那部之控据山海。氣象萬千。終有天壤之別也。惟突京之污穢破壞。實為全歐所無。蓋人家日夕糞除之物。皆棄于門外道中。

其致穢之本一。突京人家皆好養犬。更有衛巷之野犬。乃不屬於人家而野生者。國家乃禁人殺踏之。車徒行遊犬多橫卧道中。車徒經過委曲迴避之甚苦。其犬無所事終日懶卧。連羣相與擲糞除物為食。故糞物污穢塞途。其致穢之本二。其病人既多。跣足襦褌相望。或更病丐行乞。坐卧途中。觀望不解。其穢三室屋既多古舊。歲時不葺。破壞不修。木折瓦飛。其穢四。道路填石而歲久不平。遂多坎窞。其無石者。晴則飛沙眯目。雨則泥濘污澣。又甚者便旋道上。瓦礫堆中。積久益臭。其穢五。至此乎。日日掩鼻而過。吾遂懷大恥。蓋恰與十年前北京無異。乃至夾道之店。執役之工。亦有類者。幾若夢回故國。但無卧道之犬。以擲糞物。惟此稍勝。宜歐美人以吾國比之。波突誠非誤謬。而不治之形。闇合乃爾。蓋古國文明之餘。政治弊壞。遂有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亦可異也。吾未至波斯。然可冥推而得之矣。聞突京人須稅三啤亞士打。以為修道費。不可謂少矣。此與北京歲撥修道費六十萬無異。而皆為吏所中飽。是亦暗合之一。蓋突京未設市長。不行地方自治。與北京同付之官吏之手。故官吏恃勢而人無由究詰之。惟地方自治。則市長出于公舉。即無由全吞公款。而又有餘人。餘日相助為理。夫民人自經理其都市。猶自治其家。歲歲公議而公行之。雖欲不整潔不可得也。官吏與民隔絕。痛癢不關。視如傳舍。有司少而日力寡。可偷情則偷情矣。況于可中飽乎。雖欲不污穢不可得也。故付權于官吏。雖有聖主。必不能行纖悉之治。即有杜父名母。精神猶有不。及或權力有所不給。況間世乃一遇乎。故突與吾國之污。為人輕賤者。乃自治之制不行。非有他也。

突人地處歐洲。與德法汽車道交通。不二日。與奧且數百里為界。而邇來二百年。歐亞諸國。突飛驟進。雄強文明。我東洋遠隔數萬里。猶震驚而思變。而突在近鄰。有若鼯睡。甘為坐亡。絕不少動。豈非大異事哉。



雖由回教壓抑。亦何閉塞乃爾。

然數十年來。經布加利牙役後。不可謂突不大變也。以吾所見考之。國之大政。曰兵制。曰刑獄。曰學校。曰警察。曰衣服。曰几桌床什器。突人于是數者。殆無不盡變。與歐西諸國同矣。

突人開口輒以強兵自許。其練兵法皆師德。常時兵四十萬。戰時兵百二十萬。精練者八十萬。其馬西多呢州兵十五萬。尤為勝兵。蓋阿喇伯人強大耐苦。今請立憲者。即其兵也。突人陸軍向有名。吾觀之甚不肅。其長仍在耐苦耳。

突人法律亦皆變矣。向時吏得恣意魚肉百姓。今須奉法。凡事皆有辨護士任之矣。吾視其判官訊處。問官四人上坐。辨護士北面辨難。訊者立不跪。後高坐為觀者。院樓亦壯大。而污穢不堪。散肆無紀。官及辨護士貪甚。官得賄廿五鎊。即殺人者亦放之。其外國人有罪不敢問。大罪拘之。則領事來爭領去。即訊得實。僅放逐還本國。所見獄卒。乃用奧人。而不敢用本國人。其獄磚牆內以木室為之。無几榻。每室大二丈許。可囚繫四五十人。通以鐵窓。牆不堅高。易跳去。此為死囚之獄矣。然僅囚突人。若突人則不能囚。

由斯以觀。然則所變律及刑法亦何益。警察立滿于途。吾又遊其總監之院矣。樓板內外污穢不整。敬坐笑話。食烟雜談。雖有持鎗者巡行何為。若道中警察。則以苛細故。勒金錢為事。昔有延外人操外語。則拘囚之。蓋徒增壓制之具而已。

十年以來。舉國學校皆法歐西之法矣。小兒入學。月修四啤亞士打。外人死收其資為學費。其學室連長。几分課室。懸各圖。寫黑板。吾入一校。小兒一百六十人。歲避暑假二月。其大學二層。學者甚少。自律學外。他科僅二百人。其設科曰律。曰兵。曰醫。曰工。凡四。無哲學科。理學科。教習二。醫科教習三。律學并哲學。文。

學各國語學。惟兵科兼之。兵不另設學。而附同大學。亦惟此耶。其少可相矣。歐人之所長。突人似未知之。吾游其工商業學。學生三百五十人。自十歲至二十歲。僅學製几桌鞋襪。其粗淺可見矣。然床榻食室極整潔。歲費四萬五千。全國如此。僅二十五所。凡各學樓層甚大。歐几桌寥寥可數。其地板無毡望之極不類。惟上幕則繪畫其精美。然無一地毡。即覺朴野。故配物不可不講。其總理派人導遊。則甚恭。以為中國人未嘗有到此也。然突人之多如此。而入學尚寥寥。民僂愚已甚。豈能周于用乎。變學十年。效乃如此。或者者壓抑過甚耶。

今茲突人講外學者。皆法國學。語言文字。悉師法國。故此論亦以法為師。入突境而不通法文法語者。猶盲啞也。然法人不同英德。本不長于政治。但諱于革命耳。突之前輩。久壓抑于君權之下。日思以法之前事導其後生。亦不得已者耶。惟人心既動。飛揚不已。今雖言立憲。恐未必遂能安也。

游于都市。極望皆歐式衣服矣。短衣草履。剪髮易服。自蘇丹以至小民。皆然。惟存紅絨帽以記其教。故道中極目皆紅冠。此外與諸歐無異。惟士擔通市中極窮者。猶存突人舊服式。則多襪襪不堪。舊服雜以紅黃色。如蒙古喇嘛。然其長衣無鈕。似中國者。則回教舊服。吾新疆之回教人亦同。此則阿喇伯及波斯人為多。若几榻什器宮室鋪設。則自王宮及貴人富家。無不用歐式矣。突故俗席地坐。設錦墊。有小桌。略近印度。與波斯亦同。蓋變服及器已十年云。

夫突人兵刑學校之大。衣服之式。警察之制。一一皆同于歐西。而積弱貧困之形。汚穢不治之狀。為外人所侵凌欺藐者如故也。而變法者僅求之數事。或雖下及于變服。亦何益耶。此亦不可不深思也。過河橋為士擔通。依岡憑海。則盡突人所居也。君士但丁故宮在焉。突舊據以為宮。則臨海者是也。自生廟。蘇非

索立曼廟及一切大廟。獄囚警院學校博物院巴沙。卽及一切古跡。與突種人家皆在士撻通。故欲觀突俗之真相。必當深觀而多遊士撻通。否則猶未至突也。

士撻通宮室道路。尤污穢。人多檻樓。乞丐相望。與諸犬橫卧。廟前尤多。且跣足。其大道中為墟。陳售器物。雜坐卧歌唱。占卜飲啖。北京舊狀。幾與迫真。若其市之規模狹小。更有印度氣象。

市名巴沙。此市名囉屑路巴沙。自為一地。如小城。而上有厚蓋。不通光氣。故陰沉暗黑。如地獄焉。蓋百四十年矣。凡十數門。數十道。初入為眩。列肆駢闐。肆僅占地數尺。售藥之醫。高踞床上。後列藥物。米商後堆米色。僅容身坐。一切類是。亦有粥賣。如中國。其中多大商。備百貨。資本極厚。而列肆亦同。惟地球萬國之圖。則無之。且所售皆突人用品耳。想其創法之初。以便交易。自謂至善。即今歐西各國食品列市。及大雜貨店。亦用此法。而合眾商萬貨于是。地隘無光。人氣薰蒸。吾少步游。猶思掩鼻。安能不為歐人所輕笑乎。至夜則道斷行人。亦無街燈。馬車夜歸。殊形不便。以視法美之專營夜市。何其開寂之殊。而文野之度。亦以此定之。然我國若此者甚多。猶與突相比之時也。

士撻通在過橋不遠。卽為君士但丁。華表凡七截。每截丈許。下柱二層。如塔。昔者頂有金神。後破于雷火。此為二千年物矣。

君士但丁陵。距華表不遠。今已盡毀。僅一瓦礫堆中地穴耳。君士但丁為奄人所弑。奄人墓同存此礫石堆中。整潔。土人燃燈奉之。聞君士但丁甚暴。此地種民。故此奄弑之。人心更稱慕。而永祀之云。

其宮廟聖跡。至古而瓌璋者。皆在士撻通盡處。臨海岡邊。東羅馬故宮。抗山臨海。頗偉大。在生蘇菲寺後。今雖為古樹疎林。如吾煤山草木。而遺堞皆存。故宮尚在。勝吾長安城上。漢唐陵闕。一無所有者遠矣。宮

城雉堞如中國。內環數里。法部審院在城外。奇大。突京衙署至大者。幾與兵部署。比城門外。敝地有泉亭。方廣數丈。百六十年。蘇丹厄蔑第三所作。刻劃五采甚精雅。上五圓頂。此回宮室之精。當與博物院同。此泉甚芳。蘇丹飲而作。

有回像。尺許。灰高帽。長黑衣。直袒前司之。此城門昔為宮。今門上之室。即以藏國寶。有教主摩訶末一杖。蘇丹者。閉深宮而不出。惟歲一來。開此室視之。其銀幣局亦在此。同時一視之。千萬騎從而觀者如堵云。城上有古樹盤屈。六百年矣。門旁有二石龕。凡大臣以罪殺者。懸首此龕。其暴政嗜殺。亦可想矣。入城門。內荒草百丈。有君士但丁所築寺焉。寺門外四柏。有闢內為回教先賢墓。蓋千七百年前物。旁大廈三層。塗黃色。則今錢幣局也。局前老樹叔牙。亦六百年矣。前百武為白宮。有二塔五門。有二丈之固牆圍之。蓋自東羅馬及突厥諸先主皆居此。最為古矣。今有先帝遺妃五人居此。突人之為奄者。居守焉。蓋近世諸王別營歐式宮園于外。不甚居此。而奄人皆改用非洲之黑人。不欲傷其類也。亦勝吾國一籌矣。此宮不許人入。

自海中望之。層抗杭山甚勝。其後園穹二三十。則昔者諸妃嬪各食之厨也。生蘇非廟。即在此宮外。此廟已二千年。其闊大華妙。令人驚絕。可謂為地球華嚴第一。但太古舊。而經世變。遂有剝泐。則不能不少讓步于西羅馬之彼得保羅二廟。然彼二三百之近。校此二千年之古。而華妙莊嚴已至是。又剝壞無多。且為彼得廟之師。以鄙意論之。終不能不以為第一也。然無論如何品。終不能置為大地第二物。印度沙之刊陵古與華終不能逾之也。蘇非者。教之先賢也。生者即先音之轉也。今教人稱其先賢如彼得保羅。皆曰先。或譯音曰聖。吾意國游記作珊遜者。即此廟也。但譯音少殊。今依

此土作生蘇非名從主人也。此廟創于君士但丁帝中。非理多韶士帝繼之。而成于如斯底年帝。蓋亦經三百年工程。與彼得廟同矣。其崇雄峻。廓度宏規。而大起四角。作四寶塔。高侵雲蓋。蓋採印度制也。過于保羅廟。但少遜彼得廟耳。然地球大廟。亦鮮過之。今彼得廟式。亦取法于此耳。後門作廣廊。廊分內外二重。皆八門九柱。柱大盈丈。柱壁皆文石。每門隔三丈。高深三丈。上作金摩色畫。中門甚大。有昔帝后二像。回人雖滅之。痕猶在。入門一柱有孔。回人病置指孔內。抹面及足。即愈云。今孔甚大矣。遂入殿。殿上作大穹。一其四方。作四半穹。四周環樓。前後四角。窪半壁式。神座旁左右樓室。各五柱。樓下二大柱。正東西樓室各六柱。樓下四大柱。皆青紫圓文石。大合抱。樓上廊石長丈餘。廣三尺。柱大盈丈。壁厚五尺。廊玻璃窗方尺。皆君士但丁遺物。樓上下壁皆青紅文石。門亦然。樓上下門多刻十字。今回人滅之。而跡猶存。一門作古神持鑰與果。後穹下樓閣左右。為如斯底年帝后對坐。視下處東樓。為西一千二百四十年。首將軍軒力可士。但多羅士葬處。樓巢鷄無數。以為先賢所託。禁人取之。樓蓋作交紋。為我特式所自出。如六穹頂樓幕及板。上下一切皆金摩色畫。繪種種花色圓像。各別萬千。殊妙如遊天宮。華嚴色相。無以尚之。雖為回教人多所毀塗。而妙相金光摩色。留存大半。視保羅一穹。渺乎小矣。就大地金摩色畫之廣且多。尚無以比之。況其精妙殊異。而尤為二千年之古物乎。吾足跡遍全球。惟波俄未至。而宮廟拓影皆已見之。吾敢定評。為全地第一華嚴樓閣矣。宜歐東十字軍來。震其文明。驚為未見也。後穹摩色金處。有基督像。雖為回人滅作花樣。而遺跡尚存。今改為南訶末廟。而耶教人愛惜而指點之。易教而用其廟。法最美矣。今吾國人有惡佛教者。乃併廟而毀之。如吾粵羊城長壽寺。實為金奧寺觀之最偉麗而大者。若改為博物院。豈非至善。乃以第一妙莊嚴之古物。雖有巨工。不可再得。乃毀之開街。是有何用。何地不可開街乎。甚矣。

吾國人不知保存古物。故文明掃地。令外人游者。無可憑證。後人起者。無可感興。此俗之奇。乃野蠻國之所無。而中國學士大夫。乃不知而甘蹈之。真可恨也。中宮今刻回文曰。帝與月地明。正中神座旁。二白燭大如柱。外二燭更大。有金座。右旁有金亭。王坐處左旁。小金塔為講經處。上插二旗。為突厥勝東羅馬。破君士但丁那部之物。塔高廿餘級。樓六角。懸丈大金牌。後回文寫其先賢。石殿左右有三尺大石球。自麻亞拉島移此。下小石池。謂神者曰洗手足五次于此。有數拜亭。以文石為之。膜拜者。亭上下皆滿。其柱皆紅文石。上刻花。下銜銅。今歐人多仿此式。一柱有掌血痕。蓋四百六十年前。回人殺希臘人二萬于此。染成云。若其金殿壁門。皆五色文石配成。花紋如雲如山。又各異色。正殿處尤為妙麗。今保羅廟專以此制勝。五色六章。波起雲詭。皆祖師于此。而威尼士之議院。法路易十四之花賒利宮。巴麗之樞華宮。及歐土各國宮廟。之以五色文石砌花者。亦皆取法此廟。以吾徧覽大地宮室之制。仍以五色文石者。為最清瑟。若上襯金摩色畫。則華妙極矣。金石相合。清華嚴莊。故創此在二千年前。而至今宮室日精。亦只能效法而不能別。有以勝之。信乎為宮室之極則也。計後來新法日出。亦不易勝。宜其冠絕萬國。獨步古今。而為觀止矣。彼得保羅廟。乃其子孫徒屬。即略能踵事增華。亦只為其龍象耳。豈得謂過之哉。其外塗黃。大樸無文。則我特式印度式。較為奇麗耳。殿內垂萬億燈。然油燒之。男女膜拜者。萬數。廟外有石關鐵網。關內有亭。水管無數。以備謁廟者洗手足于此。是突廟之公共式。後不詳其廟角四黃塔。則突厥四蘇丹所增建。蓋參用印度式也。突人歲課二啤打為廟費。其保存至矣。在君士但丁那部京中。二千年華妙之遺廟。猶存者在後山正北。烟地利那部門內。尚有一廟。亦即名摩色廟。亦君士但丁創作。而非理多詔士繼成之。廟頗小。不及生蘇非十之一。而金摩色畫之穹。五色文石之牆。精妙華嚴。則與生蘇非合作。其古舊亦

同二千年華妙之宮。只此二所。亦為大地之珍品矣。與生蘇非隔十八里。舊有地道相通。東羅馬帝謁廟由此。近地震道小毀。然猶可秉燭而遊也。吾則不暇入廟門。廊有羅馬非理多韶士帝像。白足而長袍。帝即葬此廟中。左右為彼得保羅像。皆摩色畫。多剝落矣。旁小穹室。畫皆完好。為基督十二徒像。及基督醫人圖。皆以摩色作畫。精華濃甚。入為教中密禱室。其長楯室小穹有摩色畫一。牖有君士但丁君后像。此室下有地穴。即迦生蘇非廟者。正殿甚小。其上穹摩色畫皆剝落。惟壁間五色文石皆配成花紋。大小橫豎相間。精美甚矣。有二龕。舊者向耶路撒冷。突厥改之向麥加。各尊其教主也。

此廟雖不在士坦通。而亦在突人羣居地。以至古精華之物。故特附記在此焉。

距生蘇非廟百步。有巍然大廟曰厄滅廟。以突厥前王名廟也。三百年矣。方廣廿丈許。旁為王廟稍新。而尤精。二廟皆文石為之。大相等。王廟左右前廊作矮穹。亦如麥加廟。然舍衛佛講堂已如此矣。蓋印度制也。

廊柱各六。庭中為亭。亦文石。外六柱塔。正門廣廊八柱。門垂帛雲。殿方廣十餘丈。大柱四大丈餘。中作大穹四方半穹。四角小穹。皆以金碧瓷貼之。中垂萬億油燈。地鋪席以待膜拜者。凡廟皆如此。今王小兒時許願之燈猶存焉。其屋制類印度。其多燈膜拜亦類印度。多燈頗類中國廟。蓋皆出印度也。此廟九年前震壞。今修故新好。

廟前有埃及華表刻埃及文。在基督前四千年者。與巴黎同。蓋羅馬王刁多摩士遷來者。旁有綠鐵柱。長五尺許。蓋五千年物云。

又有猶太極缺蝕之石柱。不方不圓。高四丈。蓋八百年物。二柱皆有鐵闌圍之。二者在大道中相望也。



道中有今德霸王威廉紀念亭其偉麗威廉之雄心可掬矣。

獄室即在威廉紀念亭前。是日適逢立憲慶典。大赦囚徒。觀者如堵。咸呼萬歲。有罪重未釋者。取人亦擁獄門請釋。卒同赦焉。

博物院塑古衣冠者。在埃及華表前別詳于後。

此百丈地。王宮古廟獄室名院古物咸集。突京最要地矣。

有大廟曰疎倫墨爾順。舊為基督廟。索立曼今改為回廟。甚壯麗。柱大盈尺。貼金碧瓦。制同王廟。燈凡一

萬二千。

白鴿廟壯麗亦同。王廟皆文石。前廣廊方亭亦同。蓋三百六十年矣。飛鴿滿天。游鴿蔽地。居人不得取之。而咸施食焉。每來復五日。鴿鷄大集會。亦異觀也。突京鴿著由此。昔有一女乞王施。王施以二鴿而養之。

今其遺族云。

全突京廟寺凡三百。傑構相望。皆圓穹四塔。壓諸岡巒。而士坦通臨海岡。邊最古勝而偉大。遠望鬱然抗山者。則此四五廟其尤也。過士坦通橋前之廟。二百九十年矣。闊大亦同。游人坐卧。前為市如吾國。餘遊不勝遊。出不勝出。可以類推矣。索立曼者。突之英主也。吾遊其陵廟。甚小。方廣三丈許。柩亦停廟中。如歐制不葬也。陵廟正中棺最大者。藏索立曼者也。棺高七尺。長丈餘。棺之和及橫處刻文。上鋪白布。蓋以舊藍絨。餘各陵棺皆同。餘不再詳。左為索立曼第二第三兩棺。大皆尺餘。又左三后之棺。小如常人。蓋突俗抑女故也。前後有大白蠟燭六。高數尺。廟雖小。而壁間貼寶耳。皆波斯千年者。橫作回文。亦可珍矣。陵廟外有園。花木楚楚。多貴侯將相陪葬之墳。文石柱礎。如斧如堂。而多作二柱一橫式。皆刻回文。填金。此如

昭陵陪葬之功臣耶。左小室為索立曼后停棺處。附以其二王子之棺。其前三盒置三部經焉。皆數百年物。磁壁華嚴憶索立曼師三十萬兵攻匈牙利時。有金幢羽冠葆蓋盛飾玉童金女出師之盛。從古所無。此道皆我所曾經而想像者。觀此則蓋世之雄埋于七尺之棺。而今何在。為之撫然。口占詩。  
百萬摩兵匈與京。金幢玉女夾雄兵。當日威稜震歐土。只今殺魄奠階楹。金燈照夜驪山夢。總帳垂昏閔殿情。循省昭陵從葬路。贈花幼女不勝情。

吾于諸教主之地皆欲一遊。以志瞻仰。而麥加之制。非本教者不得遊。遂中止。聞其廟至閔麗。吾既得其廟圖。又于此寢廟觀金麥加之縮型。與摩訶末之陵塔。亦可少慰矣。今附記焉。

麥加之城周以羣岡。夾山而穿道入焉。遂見方城。城門壁上環異作小穹三百。其摩訶末陵環侍在塔中。作圓周。廊屋以三十四柱為之。皆長方灰白色。正中為方塔。塔旁有小門。登之塔頂中。即貯摩訶末棺。衣墨幕上鈎以鐵闌焉。餘平無他物。塔外有三亭。其小穹亭二。亦壯偉矣。昔聞其棺懸空中。不貼地。蓋攝以吸鐵。今觀之果然。雖以詭術惑愚民。亦足千年矣。點哉摩訶末。

又遊突近代寢殿。前王亦名摩訶末。棺至大。其子鴨套了詩士乃被弑者。其棺亦甚高大。左右斜垂。今王祖若父棺藏焉。凡九棺。王棺凡四。其五棺則后也。

王摩訶末遺冠鑽石頂甚大。有英女王域多利所贈燈。法拿破倫第三所贈二鐘存焉。寓經九百年矣。傳為先教皇摩訶末所寫云。此陵同前。外廊及圍闌鐵石刻花甚精。其陵縱民男女游。小女子以花相贈。此則尚勝吾國也。

公墳所在多有。亦有墳堂皆刻文石為碑。多作兩柱刻文填金。外周文石闌刻花。在士坦通者。多數百年。

物其慎終之意亦甚厚也。

博物院有二。而皆在士坦通。歐美博物院。國國皆同。習觀頗厭。如澳洲。瓜哇。緬甸。博物院。則皆野蠻之物。無可觀者。惟加拉吉打之博物院。觀印度物。啟羅之博物院。觀埃及物。君士但丁那部之博物院。觀突厥及回人物。至為博異。新鮮。突厥院甚小。而物不多。遠難比埃及二院。而阿喇伯之文明。突厥之宏偉。觀此文明。亦足窺一斑。吾雖未至波斯。然彼俗皆同突厥。譬遊法之巴黎。雖未至英之倫敦。亦可窺歐俗矣。故曾游歐美者。不可不遊此三地。博物院以盡大地之勝。庶幾無憾也。

博物院據固望海。繞以花木。皆歐式。外門曰可士冰冷。在士坦通最清勝者矣。院亦壯麗。刻石甚精。院分二所。一院藏萬國物。歐式也。一院藏突厥物。突式也。布置甚得宜。歐式環樓二層。崇隆中。登新築僅十年耳。有亞力山大時石棺。刻希臘戰波斯事。其駐馬像甚精。有將軍參聊士像如生。其棺上刻多人像。四角作獸。皆精妙。高大凡丈餘。于此見希人工藝之盛。而文明亦足覘矣。刻棺甚多。此為第一。有亞力山大頭甚大。有邑尸以石像者。亦刻文。其羅馬后棺。因刻石像三層。亦甚精。而長大丈五尺。此為次矣。餘同各國突式院。即與歐式院相對。蓋移突古宮而作也。式如明堂。九間五介。上圓穹而下方壁。每室各為圓穹。後一小穹。外門為橫廊。全院內外壁皆貼藍綠瓷。此製蓋出波斯。甚為清麗。羅馬之五色文石。波斯之藍綠瓷。瓦並室壁。材之至華妙者。如計久遠。則瓦不如石。然則羅馬勝矣。若夫迦憐拿大古回宮之刻。灰日耳曼之刻。木次之。近者歐美人專以緞綾或紙裱壁。則尤省費。以屋不呈材。牆不露形為主。我漢時富人牆屋被文繡。先開此制矣。

此院以織木銅瓦書畫分類。別室皆古精品。壁瓦皆極古物。有前王文石浴室。甚小而精。其古銀器尤佳。

有瓦爐炕床。凡似中國。疑突人自東北來。而傳吾俗也。有蘇丹錫康之几。五百年矣。傳其王因誦經。死于此。几云。有八百年織畫其精。蓋突人甚長于織繡也。有一室全波斯物。有尺許高座。如矩形甚古。波斯物與突物無少異。地近而同。教計波斯先啟文明。然則謂突厥文明。皆波斯可也。有文石洗。雕刻極美。此院開創日淺。搜羅未備。他日數十年後。必有可觀也。

距此院不遠。有千七百年前地室。為君士但丁帝所作。庫下百級。有廣堂。以藏金銀者。凡四百六十六柱。皆圓文石為之。設噴水管一千七百。蓋備有。變則波諸管。而水封金堂。人皆溺死焉。吾入之。今地尚沮如也。今歐美庫有機。遇變能沉。蓋自此化出也。聞君士但丁製金藏七所。大者千柱。然則此尚為小者也。如此古異之物。亦瓌偉哉。羅馬人極能作巨工。天上飛渠。地中墜。多百數十里者。以導今歐人之新製。亦有自來。此誠吾中國所愧也。蓋吾國為政。以德導俗。以儉自無。從產此。吾國之短。乃吾國之美也。雖然。君士但丁之雄偉。令人底後于秦皇漢武矣。

屹然峻峙者。有六國公館。蓋突人弱。為英俄德法奧意所凌。六公使在突。有非常大權。尊嚴異常。又公監財債。隨時會議于此。蘇丹甚畏之。六國人之橫行。突人無如之何也。突負六國債。每日分償之。俄千磅。英六百磅。法四百磅。意三百磅。奧百五十磅。德百磅。吾聞之。既病突人。亦自病也。望此公館。回首燕京。真所謂同病相憐者矣。

埃及華表前之博物院甚小。所藏皆突人古衣冠也。突厥自光緒二十年改歐服。故此衣冠亦至西千八百九十三年止。始于西千四百九十八年。當明宏治初年。蓋突人破得羅馬京後。突人自此號為贊呢沙。利士時也。所塑諸種人像。略備。獨缺君后耳。各官皆盤坐。蓋舊制無几也。然今滿蒙人皆盤坐。計突厥傳。

自北方必有自來其白事者多跪亦北方舊俗蓋皆起于無凡也中國宋前無跪禮故知起自蒙古入中國後觀此可證之

兵部大臣衣綠皮長袍內飾金錦白方冠高尺許皮履左右藍冠白繫紅袍錦邊侍者錦衣褲不襪兵官紅布袍上綠衫袒胸錦袴不襪後錦短衣其參將白高冠腰鎗又兵官衣突色皆手劍兵尉皆白纏

法部大臣衣白袍廣袖副者雪青袍綠搭白衣者綠衣下有袍鞋凡書記白事皆跪

外部內部大臣紫白纏首錦搭左右官白高冠尺半衣袍搭亦有綠袍紅衫者宰相衣同惟錦搭肩腰劍兩從官高冠尺餘紅垂後紅藍衣帶銅鐸一堂上官白纏頭綠窄袍黃錦皮搭左右侍官同惟高冠背垂白毡二尺一直圓冠垂後黃衣下裳半黃白有衣皮袍褂胸有補服此則其類中國矣奄官首領高白冠尺許皮錦帔持杖從者六人尖白帽中紅綠有橫角綠環白摺束帶長袍窄袖因殺者髻而袍割手綠皮袍其銅甲則同歐式今突京王及士民變歐服惟紅絨冠不變而京外之民仍舊服白衣短袍紅綠衣袴波斯人黑冠突僧灰高冠尺許長黑衣直裾今不改突人高余冠之岌岌體制莊嚴殊可觀也其裕自肩垂下如袍袴則與吾國古制多同蓋突厥出自我宜其類也曾劄剛日記稱突人衣似吾國蓋是時尚未改也

突諸部衙門皆歐式甚偉大法部近生蘇非廟兵部近白鶴寺二署尤大兵部外門作堡壘式雕刻亦精突以兵立國故兵署皆闊偉署重樓橫百丈前殿地百丈尤壯麗後冠各國兵校亦奇大兵房同于王宮吾國尤愧焉

聞突京王宮舊有四百今突京所在皆有蓋前王隨意而建行宮也然僅如一大第宅其雕鏤有圍牆耳

其千年正宮在士担通。今以居先王遺妃。蘇丹歲一到耳。今諸宮多營臨海旁。一甚壯麗。乃令蘇丹之父所建者。太后居焉。殿閣不高。而雕刻其精。門亦鎔金甚華。御園甚小。各王子公主駙馬列第臨海。相連連。皆歐式。塗白。皆甚小。不足觀也。對海為亞善岡有宮。歐式也。昔館德主威廉于此。後有依山之廣園焉。威廉居此三月。日見突臣民極意撫之。其雄心亦不可測矣。各國使署皆近王宮而宅焉。使署五層尤偉。今蘇丹營新宮苑于臨海宮之岡顛。其廣十里。林木森蒼。其內殿閣凡五十座。皆歐式。為多間。亦作突式。蘇丹行幸無時。蓋蘇丹每年僅一出。則宮中不能不廣為園囿以自娛。又蹤跡甚密。惟妃嬪乃知所居。蓋避弑害也。亦苦矣哉。此宮有牆環之。如北京香山之靜宜園也。禁人遊。吾在外宮門觀之。崇壁巍然。外有金飾之廟對廟一殿閣。餘皆園林。花木楚楚。皆歐式。以吾為中國人。特許遊。遂至內宮門。飾金高廣丈許。門東向。門內夾路。花木深深。乃至正殿。此則不能游矣。然規模狹小。尚不能比督撫將軍轅門。蓋萬國王宮之偉大。未有如中國者。蓋數千年大國一統之共主。積久致然。非各國所能望也。歐土各國皆起侯邦。即突厥雄武亦爭于羣雄中。未有一統之宏模。故無由與我比盛。我雖未至波斯。而彼千萬人之小邦亦可推得之矣。行宮共四十。大宮凡四也。

突王用奄人。各宮門外及道中與茶樓。奄人相望。皆服歐式長衣。甚整潔。間八百餘人。然今皆不聞突種。而用黑人矣。與中國何暗合。乃爾蓋嚴男女之別。而妃嬪又多故也。

突蘇丹既深居簡出。一歲一出遊。今以立憲。故欲慰塞民心。乃以吾七月二日謁其廟。觀者如堵。警察雖林立。然以立憲。故開放其民。不欲以小故拘繫。致失人心。只用訶禁。而觀者愈擁。愈眾。愈逼。愈上。遂一擁而入宮門。警察無如何。又一擁而折殿外檻。于是登砌檻。或登樹而觀。漸擁入御園。所列馬兵隊亦不能

截住。乃擁塞于二重宮門。諸從官奄官處警官以好語漸漸喻導。仗隊以數次整列。僅能開一御道以容王車。故太寬則民慢。亦自然之理矣。警衛民如此。恐後有變。突主將為路易十六矣。蘇丹少出。故觀者益眾。有四國公使亦雜稠人中觀之。吾時已身入羽林豹尾中。與諸衛將奄官雜于二宮門矣。其兵官服金繡。揮羽佩劍。皆改歐式。無可觀。惟地墊用白色耳。時改立憲。媚外已甚。有衛將軍來握手訊問。奄官亦然。吾却之。奄官逡巡報而退。然衛官奄官仍不過二三十人耳。兵隊兩列。馬隊十餘橫排。于是九嬪從橫門乘雙馬黑漆車出。每車三人。凡三車。御者黑冠金頂。金繡衣。諸妃嬪白紗障面。金繡或紫衣。其後則繡衣獨乘雙馬車。從蘇丹後。由金門出。百官于妃嬪出時皆鞠躬額手施敬焉。妃嬪出後。金門開。衛將二人結隊次第先馳。樂隊紅衣繼出。衛將騎馬次第出。約十餘耳。蘇丹鴨都哈密第二乘四馬車。金繡勒出金門。冠者皆兒冠。山呼萬歲其聲動天。蘇丹亦起立黑首各禮。蘇丹年六十二。白鬚紅絨冠。而歐服黑絨衣。金肩仗劍。遂馳入廟。遂有衛士陳植持茶餅架非檮樣水以勞觀者。人皆爭領。吾亦取焉。乃散從官不多。威儀頗簡。以視吾國之千乘萬騎。迥不相侔。吾初以為突厥專制之威儀甚盛。今觀之。終非吾國一統大朝之比也。或謂突昔者王出衛兵二萬。未知然否。則今減之數。若以較歐北諸王及后。常服持杖游行街市。觀人民兒童嬉。吾在丹瑞頻遇王道中。希臘王與刑部尚書同持杖步行。在葡京遇王后與一女伴黑衣步大道中。其他以公馬車常服出遊比比皆是。則視突厥蘇丹而以為東方君主太尊之俗亦然矣。他日王權日減。千乘萬騎漸無。吾昔猶見中國萬人圍簿計從此結地球儀仗之局。從此則無突君主簡出又嚴別男女。女子出必障面。而后妃處深宮。益不可得見。吾不意以漫遊而盡見其禮儀。波斯與突同俗。吾于大地萬國之禮俗朝儀。于是盡見之矣。亦足資多識而備擇善者也。



突既別男女。故宮中皆用奄人。宮門外及近宮道上店中。奄人相屬。皆改衣歐服。長衣甚整潔。與人握手額手。皆行歐禮。惟今者不由突人為之。而但閹黑人。惡自傷其種也。其用閹與吾國同。而不殘。同種猶勝我國。然歐人指目而訕笑之。其國耻哉。吾國何不幸而與突同。今大地中。亦惟吾國與波突有此怪異不祥之事耳。常侍亡。漢策亡。唐魏氏亡。明禍患險酷。而國朝尚不去之。真大險大恥之事也。夫苟嚴男女之別。則全用女婦。何害焉。與主宮女四千。德主宮婦三千餘。玉面霓裳。奔走先後。絕袴宮人。掃御床。豈不顧而樂之何事。用此黃黑皺瘦之刑人耶。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身既閹割。出必寒微。否或罪餘無所識知。加以險詖之心。邪薄之行。而乃使其當後先疏附。俾得狐假虎威。甚至有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定策帷幄。門生天子。國命聽其轉移。朝廷待其顧盼。前車多覆。後軌方道。大弊昭垂。竟難除革。方當萬國交通。以政治比較之時。閹宮絕類。已傷天地之和。刑人在側。更犯春秋之戒。後漢襄楷謂古無宦官。自漢武多遊後宮。乃有奄官之制。而後世採用偽周官。附會而成奄官。則劉歆之作俑哉。吾游突厥諸宮。復觀此物。目擊面泚。追思吾國與亂同道。不禁為之惕驚而汗下也。乃賦詩曰。

人道有恥辱。國事忌險危。大恥吾未覺。大險吾應知。漢由常侍亡。唐乃天策師。天子為門生。廢立任爾為。鞭笞朝大夫。何況國民卑。漢唐作殷鑒。明祖嚴制垂。直瑾既駸駸。忠賢更騁馳。我我九千歲。東林肆醢醢。莊烈親討。身復用奄兒。司禮與監軍。大權赫火曦。開門降閹賊。覆祚誰貽。惟國初垂鑑。牌內監只守閑。干政罪則斬。煌煌祖訓遺。近者李聯英。弄權苞苴。肥宰臣與疆吏。鬻賣視饋。施甚乃廢聖主。由其媒孽之。拳匪以攘外。聯軍入郊畿。津遼血塗地。西道雨林漓。京邑既邱墟。廟社皆離披。中國既陸沉。不絕如巨瀾。亡人通海外。十載良為茲。行行至突厥。頻過王宮扉。奄人道相望。黑面而歐衣。聞凡八百餘。觀此吾編眉。

云何亡國政。閣合復在。斯宮刑絕人類。不仁久已。嗟。刑人在君側。春秋大書。罪惡。況復心險。天憲銜其口。王爵任所私。宮闈聽離播。大禍國遂隨。覆轍豈不多。何為再蹈其。況今萬國通。得失較其微。豈能容此物。辱國可不思。歐土用宮婢。霓裳玉面姿。與既四千人。德亦三千。姝。絕袴掃御床。殿戶引朝儀。紫袖侍玉座。顧之可樂娛。豈不勝。查。官。黃黑而縞皮。我與亂同道。驚惕可駭。嘻。況突刑黑人。我乃種自誅。二千年國恥。願言一掃除。廓清比武事。洗滌險亦夷。鑒此禱祀求。東望吾涕淚。

突王宮及歐人所聚處曰加拉隲。以古塔得名也。

近王宮處為全京最盛之區。其岡最高。岡顛我為五百年前之加拉隲塔。高圓入雲。于絕頂十丈上。更作四層。極雄偉。旁為兵校兵房。皆在岡上。偉大如王宮。蓋突人最注重兵故也。京中衛兵凡八萬。此地百官世爵豪貴所居。人家樓閣最高壯。有五層。然皆朴舊甚。岡上有古寺基。寺為前王建。今王弒之。並廢此寺。寺正臨下太后宮也。

過其宰相宅。土墜不飾。板築三層。屋甚朴陋。園頗有花木。而甚小。其兵部大臣宅園較大。然亦土垣不飾。大官世爵宅間有歐式。而外陳花者。然甚少矣。道上沙塵濫天。屋間敝舊。迎目極似吾京師。但木屋稍高。即歐洲各公使署及園林。亦從而汚惡。英館最高大。然外亦塵穢。公園有二。然不過百數十丈小園。粗具亭池。陋甚矣。須買票乃許入。頃當初立憲時。夕則鼓樂喧。吹。揚。旂。演。說。聽者雲湧霧集。舉目皆歐人。婦女盡為歐人。尚未見一突女遊園地。然則此園之設。為歐人設耳。若非立憲時。遊人更寡。蓋此地有歐人。二十萬五千。皆宅于是。久居于此。面色亦變黃黑。亦從突人俗。戴回教之紅絨帽。幾與突人不能辨。其銀行十四家。盡為歐人。而突人不能一焉。交通大商務。皆歐人為之。而德國為多。大客舍亦然。吾所寓克蘭

大客舍為突京第一者。昔時號稱三千室。其實數百耳。然歐人雖居此。道路之塵穢亦無以異于突人所居。糞土堆道。野犬橫臥。而椰食之猶是也。乞人結隊牽裾。以手摩地。一手加額相乞。客來苦之。道路狹隘。車馬相摩。僅一闊街。為歐人歐貨所聚。德人尤多。別有公司食館。茶架非館焉。  
蓋自歐洲古墨連岡。皆王宮及百官與歐人所居。為最盛處。逾橋曰士担通。為突人所居。古廟官署大市古蹟在焉。皆為歐洲地也。

歐壘下有曲溪。號曰甜水。在諸岡曲抱處。嘉時良辰。小舟蘭漿千百。並集。士女如雲。夕陽下時。衣香人影。相望于溪濱。突女亦敢掠其面紗而遊焉。然茅草荒林。與工廠雜。寔無坐處。而公使貴冑亦多往隨喜。其對海當亞洲古壘內。溪岡抱處亦然。輪日為懽。乃君士但丁那部游觀最勝處也。亦可憐矣。

過壘外為科士科。近黑海入口處。沿岡多住宅。多歐式。蓋歐之公使及富豪避暑處。法部大臣之宅。綠窗白屋。幽花臨海。頗幽絕。

過此為奄馬近村。俄人侵突京深入至此矣。奄馬近村有公園。連岡綠縷。花草妙妍。純為歐式。突京未之有也。其園屬波斯人。昔三四十年前。突與波斯戰。虜其公主。置此。王時游此。聞其歌樂而愛之。遂賜以此村。故今仍屬于波斯人云。此雖村也。而連于京都如一汽舟往來。交通頗便。惟車馬交通則遠數十里矣。長橋橫海。度過處曰哥敦利。言金角也。有海部署在焉。甚闊大。上為海軍校。我尚無之。可愧也。此岡峻拔。長松縣亘。下臨碧海。迴抱灣環。兵艦多泊于海中。古墳石碑。連岡多名人墓。遊者多來憑觀。吾亦策馬登山而望。自此岡後出黑海矣。以上皆突京之歐洲域也。

士担通岡前海中小島。有小塔室。昔西一千四百五十五年時。王有所愛女。術者謂其當為蛇噬。宣愛羅

之。若以公主嫁我可免。王乃置此島塔中。已而公主下船。果為蛇噬。術者以藥救之。遂尚主云。哥敦刊對海之岡。為亞洲域。亦復連岡四伏。人家蔓延。然工廠為多。漸入亞洲。墨處與歐洲墨對峙。紫欄中。墨下群岡深入。溪水洄曲。近憑一王宮。垂楊密茂。蔽地游人。其盛。賣茶飲水。小舟咸集。桂棹聯翩。入洄溪深處。水濱草際。坐卧以嬉。與歐洲墨下。每一來復。輪日大會。如唐世之曲江矣。然定無一潔淨處。更無亭臺。不過舟游之盛耳。其似京師南河。泡十利海。朴陋亦復相等。而士女及公使豪貴。舍此無之矣。吾亦遊之。遇德荷二使。既噓突人之陋。亦自噓也。但碧欄洄深。都邑至少見耳。

策馬游古城古廟。還乘小艇。游亞洲墨下曲溪。得詩。

江山雄鎮兩洲壘。都會憑陵二海波。金石華嚴廟。遷變城牆。已壞。堪嘆英雄割據。今時異坊宅。泥污舊政苛。裙屐似忘危。亂險夕陽輕。舫萬千過。

漸入為亞善地。多大園林。有王宮。即館德主威廉于此者。威廉今又建宮于是。甚偉麗。後苑彌山連綠垣。牆上壓岡顛。威廉駐此三月。大召見突之臣民。一一善撫慰之。其雄略殆不可測。此宮正對今突王宮。但隔海耳。海中有蘇丹汽船一甚小。

自此人家益盛。連岡漸東。與土擔通相對處。為喬地利。有英兵墳。昔咸豐五年。英人救突與俄戰。喪兵八千。咸葬于此。有英域多利女王像焉。壓岡亦有兵房砲壘。蓋臨海盡矣。

突京形勝風景。皆甲全球。其都會景色。既夾海為人活。近有四島點綴海中。大約百數里。皆有人家。且樓閣妙嚴。園林幽麗。為突京富貴人所聚。故風景最佳。最有盛名。近者輪舟往來如織。四島橫列。左曰坡忌島。中右曰安底哥尼島。中左曰高忌島。其前岡之顛。有大校據之。萬松環擁。乃東教之僧校也。

其左曰冰奇坡島。最高曠。歐人多闢為別墅。故尤勝。凌曉吾渡海至對海之亞善。乘汽車行數十里平原廣野。樓閣園林。日闢日盛。開闢于近二十年。而人家遂彌數十里。且皆新妙為歐式。勝君士但丁那部之塵穢遠矣。有以知近都會而聚人民之易闢新埠而整潔之美也。突猶如此。况吾國乎。

汽車場屹然雄美。鐵路汽車亦佳。問之乃知德國所築。直通亞洲。倭賴拿洲者。蓋阿連五國工商。無在非德國利權所及矣。至茅德必卑一小市。而下汽船。小市甚污。船行半時而至冰奇坡島。島中樓閣繚亘。漫坡壓山。泊船處已成鬧市。茶館酒樓。帳幔瀰海邊。皆新築者。意大利之戲。突厥之絃歌盈耳。游客滿座。策馬登麓。長松漫山。夾道人家。園林相望。皆歐人為多。而希臘人久宅此。視為定居焉。耕者多。皆希臘人也。西島一周。凡廿餘里。而登島。顛綠松夾徑。碧海迴環。彌望杳茫。極顛盤石茅亭。突人賣酒于是。引酌橫覽雲海天光。此島之勝。又過于昔者登奈波之酒樓矣。旁有先佐治故居。今祀為廟。廟小盈丈。壁瓦厚皆二尺。上飾洞形。陰深空如山洞也。然地以文石為階。除千餘年物也。先佑治生當彼一紀。在吾東漢。初以斬蛟著大名。歐土刻石繪畫處處有之。蓋如吾國周處而歐人尤施敬焉。午飯于山麓大酒店。敞地白幔。白浪轟轟。竝之聲與綠松之影相俛仰。幽勝幾忘人世。宜此島之有名。况其近京都乎。近大酒店數里。園林樓閣最妙。園中古石像甚多。藤架花畦皆佳。引水機亦多。然草木仍帶塵土色。遠不能比歐北之嫩綠。以海島富家猶枯槁如此。土地失運。真無可如何。然是日百里間。園林樓閣之多且美。居然歐化。則吾國甚愧之。然若無汽車。汽舟以速縮其路。則京外百數十里之島。豈能驟盛如此乎。此其繁盛之由。誠非古人所能想望也。故美國之盛。由于物質。非但政治而已也。得二詩。

突京

突京臨三海十萬戶相摩樓閣連百里夾海臨島波風日蕩深碧澄潭映綠陟北近黑海口白樓壓盤陀  
南出土担通列島陳星羅高塔與廢壘故宮別墅多山紫而水明萬國無以過突人惜不治蕪湖付塵沙  
市政既不舉民貧又不歌糞壤墮衢道卧大不敢訶假使歐人理華嚴現婆婆亂政安能久立憲亦云何  
所悲此都人危邦終貽罹

### 冰奇坡島

去京百里外島曰冰奇坡策馬一周行碧松漫山阿樓閣枕其麓園林列其陂紅花與綠樹映帶碧海波  
白樓製多詭名園舞僊僊直望海無崖白浪捲陂陀海色與濤聲此島樂無過列侯甲第壯歐富別墅多  
尤夥意希人飛館發清歌夾松登顛路海山一碧磨十年先佐治遺祠在岩阿絕頂立柴亭天風吹大羅  
惜哉園林樹色枯理則那進與雅興同失運嗟何訶

四島外有二島十二年前突王惡民之立憲思亂也囚士民于此島又遠外一島為犬島突人多犬昔曾  
放犬于是島云

突之貨幣亦已定金本位矣惟其幣制以四進數與印度同當自印輸來也不便甚矣吾昔在印度與印  
之學者較算吾速彼四倍足見其法之愚滯焉惜突人猶不改也

突之銅錢曰啤亞士打者昔主幣也幣最小數曰巴拉士錢凡七種有當五有當十有當二十四十五十  
一百二百者以當五為至小矣自二十以上為銅自四十以下為銀每巴拉士四十為一啤亞士打  
啤亞士打八種有一有當二有當二半當五當十當二十者如中國七錢二分銀圓之大矣其一啤亞士  
打畧比吾三分六釐之小銀乎二啤亞士打以上皆小銀錢也有當二十七者則小金錢矣夫十進之數

至精善而簡易。而突人乃不用之。故其算數極難。而遊客至此。少不留意。即為所欺矣。彼一切之數。皆以啤亞士打為起數。故買小物。動盈千百。再多則萬億矣。乃以金錢給之。則以二十七之數。與百千萬諸數相乘。甚為委曲繁重。多費時而易謬。其零數。或以各種銀錢入之。益難算矣。蓋其通用者。仍為銀金錢。交葛零數繁難。京中歐人太多。故又雜用英磅。法國佛郎之數。每佛郎易五啤亞士打。英磅之數。又假途佛郎以計之。故游客易欺。此與班葡幣制之謬。皆相仿。而國之弱。亦因之。亦可以鑒政之得失矣。金錢曰釐拉。凡四種。一釐拉。值二十七啤亞士打。有半重者。有四之一者。有五之一者。要皆多而亂耳。突人自古雖尚武功。然迄今已滅封建之世爵。其平等頗與吾國同。此亦突政之善。過于歐人也。然他日革命必易于俄矣。

突人今有虛爵名啤。更無他名。古者以邑地封功臣名啤。其大功封兼數邑曰啤釐啤。只此二級爵。以春秋比之。如大夫之受采邑。而卿受數邑。則二級者卿大夫之比也。以漢制比之。爵只一侯。而有縣鄉亭侯之別。亦其類也。今歐人譯啤。或作馬規士。日本譯即侯。則正同漢制也。百年前蘇丹摩來第二。今王祖父也。已盡收諸啤土地人物之權。如歐洲各國啤。遂為一虛爵。亦能傳子。然人民視之。不甚貴重。尚不能比諸歐人之貴族也。他日變法。此亦一易事矣。

今突宰相大臣公使。多帶啤沙之稱。非其姓名也。即同諸歐例。亦爵者帶爵稱之義。凡封啤者。皆得為姓氏。子孫傳之。此與吾古者起家大夫。得立氏。同義。今無自立氏者。以無憲封也。此與中國同。以吾所見啤沙甚多。宜其不貴也。而其對外啤譯為侯。啤士譯為編士。如中國譯為王。則大謬矣。亦不可不知也。



當西十八紀時。蘇丹收諸大小啤權之時。諸啤擒王置海艦中。既而王聚諸啤兵八萬于都中。而殺之。削藩之事。乃成。蓋天下從古削藩之事。為不易矣。殺兵至八萬。苟非極雄武。猜忍之主。亦不易哉。觀德意志千年之久亂。乃知實誼眾建。諸侯而小。其力之策。誠為至論。漢既行之。而法之黎塞留。與清朝之待蒙古。亦行之而著成效。勝于突之妄戮遠矣。

突稅甚重。民雖極貧者。歲出四啤亞士打。外國人十啤亞士打。修路費三啤亞士打。小舟月稅二十啤亞士打。然財政不修。上下交困。貧匱已甚。

突人甚貧。其全國銀行僅十四家。皆歐人為之。一切商務皆不解。而屬之于歐人。故以京師之大。而富者僅二三十萬磅。惟一希臘人富百萬磅。月用百磅極矣。富人之用。日百餘二百啤亞士打。中人以上。百啤亞士打。貧者每月三百啤亞士打。亦當吾國十餘金矣。大約房租月須廿五啤亞士打。而一室可居數人。以其無床桌如日本。故同居尤易省儉也。每人日食約二啤亞士打。有奇。當吾國七八分銀。亦甚儉過中國矣。蓋稅重民貧。絕無工商故也。故民之貧過吾國。故乞者遍地。污穢良藉。凡乞者一手摩地。一手加額。以為敬。

突食品甚能調味。又能切碎。遠過歐人。法班葡且不及。其他國無論也。其一切肉品。並切粒片。且先下味。極類中國。其作飯必用雞。或牛羊雜揉之。此則青出于藍矣。蓋突厥本出于中國北方。而得中國之調味也。吾嘗就食于士担通之酒館。及突人貴家。皆然。以國弱故。歐人不稱之。惟食品亦祇四五味而已。突人皆不飲酒。以其教禁之故。惟所製果汁糖水甚佳。以大玻璃瓶儲之。聽人買飲。突人舉國皆食糯米飯。烹飪皆如中國。惟飯必加醬味。或肉粒。而架釐亦多。小飯館煮大鑊飯。旁置架釐肉汁肉粒一大盤。聽貧人作

工者就食焉。其燒牛羊雞鴨。懸店中。香味皆似吾國。點心麪食亦可口。蓋皆于吾國為近。而日本自燒魚外。無一能比之也。

突之樂。琵琶廿三絃。以四人為樂隊。有二薄鼓。式似西班牙。相與唱和。其聲嘈嘈。然尚無印度瓜哇緬甸之哀澀。當未為亡國之聲也。然而亂矣。

突人宮室甚高大壯偉。多四五層者。皆多室而廣堂。又能飾花于上穹。惟壁與地無飾耳。其門與窓同式。惟窗則下截有闌耳。門窗稍多。惟突人居者皆閉。蓋不令婦女視外也。其屋制每間必門窗三列。而中作一凸廊臨外。一律同之。又髹同一色。其無味正與中國同。若其宏大則近西班牙。大約歐北未興時。班與

突印之民居。為萬國最偉大者矣。吾國對之則大愧。惟多板屋。此則不如班印矣。

突人尊男抑女。其行亦夫先而妻隨。故其別最嚴。女子出必以黑紗蔽面。長衣草履。人不能見。其始起于避暴客之侵掠。後則為禮服。女衣多絲。且麗甚潔。即丐人亦整潔。無一敝服垢面者。此勝吾國遠甚。然皆步行。甚少乘馬車者。其居也。群坐室中。女子非父兄至親。不得見而坐談。既嫁後。歲僅一出省親歸甯。然數百年少正行婚禮者。其曰霞連女者。即自由女也。不得以金購之。惟婢僕可購。其婚祭之禮。亦多有與吾國同者。亞刺伯行族制。亦與我類。蓋摩訶末之教然也。但抑女子則過于吾國耳。今貴族亦有行歐俗。與人見者。別設女門。以迎客也。觀于古文明國。如印度埃及波斯突厥。皆抑女如。因男女同為天生人類。豈可如此。吾國不如歐人之縱肆。而比之諸古國者。又最為寬大矣。吾嘗極意考此四國之禮俗。與其立教之本意。及與吾國有畧同之原因。詳于別篇。惟男女之別。多妻之制。以明父子。而傳宗姓。以繁生也。故中國人類最繁。而埃及古種幾絕。今與波斯人民不過千萬。突厥亦不過三千萬。略當吾一省人民之數。

此則不可解也。

突人多妻。今王之妃嬪十八人。昔者有八百人。今多改制矣。民間正妻得立四人。妾倍之。共多者八人。或十人。突女無為娼者。有之皆歐人。突俗亦少奸案。適與歐美反。蓋禁制極嚴所致也。其女頗秀美。色黃白。亦有紅者。其人色殆過我江浙人。惟男子身體頗大。然多連眉。顴望之甚惡。如其憂者。此為萬國所獨。波斯與同教。然貌豐而開爽。迥異。竊意以兵立國。久壓其民。又終日執業。甚苦。無一樂事。其道太嚴。傳種至久。習而成貌。或謂吾國人宮室器物人貌。皆有怒氣。令人不和樂。此亦吾國人所宜鑒耶。突人足趺極厚大。蓋其教跣足膜拜。久而傳種成形。故一切慎其所習也。

突之浴室。乃為最勝者。文石噴泉。周浹堂戶。式如明堂。五室九人。人擇一馬。冷熱水各有池。各有管。次第洗濯。皆有隸人供浴。且按摩焉。

堂中有大石版。蒸卧出汗。則投大池中。或用小甕閉門卧而下蒸之。今歐美浴室。有突厥浴室。即取法于是。蓋突地頗熱。故好浴而立此法。惟羅馬古時浴室極麗。觀邦啤沉城處可考。計以突人兼採羅馬法而為之也。然摩訶末教尚潔。故浴風盛。而浴室亦精。凡國俗能創一事為天下所效者。其文明必有。來無無因。而能驟致者。也。今突人之窮鄉小邑。浴室亦大而精。蓋民俗所傳好。其民俗未有者。則雖極有用之要品。亦未遑及焉。蓋識蔽于近。誠不能強也。

突厥古專制之國也。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廿九日。忽下詔。復行立憲法。定于西十月十四日。即開國會。吾以詔開立憲之日。適到君士但丁那部京。自車中船中。已聞開報者。喧呼聲至京。則半月之旗。鼓道。飲酒。擊鼓。連隊歌舞。惟呼萬歲者。自曰晝夜不絕。凡道路公園公館公地之中。皆是也。可謂極懽幸之至矣。立

憲之事。三日而成。國會之開。三日而舉。自大地萬國。無如是之速。且易者。天下咸怪之。蓋立憲之制。突人于光緒四年。與俄戰敗後。賢相阿士文曾行之。今蘇丹立而深惡之。逐阿士文而廢憲法。壓制其民。益甚。有好言變法。皆逐之。通歐人者。棄之。其與憲法。民權。最為反對。亦無人敢言。三十年來。人民望維新。而蘇丹守舊惡新至極。渺渺沉沉。斷無立憲之妄想。何況國會之憲事也。乃民譟三日。而立憲即定。天下莫不。大奇之。道人皆言。是時有小校呢詩賓。第八級武爵者。先聯亞呂班年州十邑兵三千人。登山而盟。誓請立憲。突主怒。派衛兵八千人討之。則此八千人同時兵變。皆電奏曰。呢詩賓非叛也。不過請王行立憲。開國會。臣等與有同心。不敢奉命。請王即行立憲。開國會。突主大怒。次日即調衛兵二萬往討。皆電奏如前。衛兵所為。突主大驚異之。已而衛兵二萬人同時電奏。請行立憲。開國會。又遣亞喇伯之馬亞多呢兵二十萬征之。此突之最精兵也。突主所倚。皆同時電奏。行立憲。開國會。突主乃徬徨大恐。召諸大將而問其故。皆叩頭曰。萬國皆行立憲。惟突厥立而復廢。故民積怨。今者全國兵心盡變。臣等不知死所。臣等無他術。惟陛下鑒于法路易十六。英查理第一之禍。決自聖心。突主無語。又召諸大臣而問之。皆叩頭對曰。諸大將言。突主無語。臣等亦無語。歸內。召諸妃嬪問之。皆叩頭對曰。官官言。且其官官同更。奏曰。望陛下立決。否則臣妾等皆從死地下。望陛下哀之。突主無語。垂涕。乃援筆自作詔書。宣立國會。未曉而召政府諸大臣而示之曰。吾已決行立憲。開國會。可即頒發。以大慰吾民。諸大臣皆叩頭懽呼。萬歲及詔下。且赦呢詩賓。舉國懽呼。萬歲聲振天地。而突厥蘇丹鴨都哈密第二之像。與第八級小校呢詩賓之像。交陰半月。雙旗印萬億紙家。畫放翁而繡平原矣。呢詩賓年三十三歲。貌魁傑。遂為一國英雄。所在演說。人人想望如神明。

有三益啤者。名吾故外部大臣之子。其姨為妃。世襲父之啤。而姓三益者也。新黨之黨。慕吾而宴于其第。園林大里許。樓閣草樹華妙。皆歐式。識呢詩賓馬。吾欲介紹一見之。三益啤曰。此非呢詩賓之功也。乃吾全少年黨人為之也。吾黨自阿士文罷逐後。累見通達。乃散于歐北各國。或者書撰報。以警國人。國人日明于事勢。從吾黨者日益眾。近則大臣大將多歸吾黨。咸以蘇丹壓制。君權過重。非立憲開國會。不能振救。而兵力無自起也。乃今黨人編結兵官。而非散金不能也。乃各毀家贖資。得四十萬磅。乃以陰結各兵官內監。且及大臣宮妃衛將軍某。實陰主其事。而令其心腹校呢詩賓先登。乃徧電全國。同時並舉。蘇丹震懾。立憲竟成。乃吾全黨人三十年經營。閱歷苦心。破家而得之呢詩賓。姑使為先鋒者。黨人之貴族富豪。不便出名耳。非其功也。吾乃恍然。既美其黨人之苦心。歷久。然其成功之故。不可言。乃亦如陳平之散四萬斤金。且買開氏也。甚矣亂世之事也。然吾國人及吾黨力爭立憲。而日望之。而無術。乃愧于突人矣。

阿士文罷相久。游諸國死矣。而黨人日盛。王故有黨曰士湃。今散矣。既立憲矣。蘇丹乃徇民望。而赦罪囚。寬警察。凡所以得民心者。無不為。論者稱蘇丹之智。而譏其不早自為之。而待民變之迫也。雖然。猶知補救者也。既立憲。開黨禁。新黨人皆自外歸。蘇丹又因民望。逐故相。而立新黨之徒巴莎為相。既才且勇。除舊政百餘條。越日革放貪污吏二百餘人于外國。前大臣盡逐。吾往希臘。船有三人。即逐而携家去者。當放諸舊黨會吏時。人民聚埔頭而觀之。官引隊。貪舊吏大為民所呵罵。有剃鬚而遁者。報紙日傳報新政二百條。除苛解境。民心大悅。日日喧呼萬歲不絕。蘇丹倒懸。蓋久壓于苛政者。有如是夫。然其不審國俗之宜而妄變者。蓋亦多焉。此所以召舊黨之反攻也。

戊申六月廿九日到君士坦丁那部適逢突主詔許立憲國民歡呼十日述事感賦。  
百夫搥鼓吹。悲。千夫塞巷擁馬嘶。萬戶舞破半。月旂傾城士女酣歌嬉。大呼萬歲祝主。釐公園燈火不  
掩扉。擁觀演說百千圍。鼓掌拍破筵。鼓。徽烟火射星。月輝輝。囚破獄會逢稀。十日大酺。何淋漓。蘇。不  
巡感。鑾儀金幢羽葆校。欣非折檻闔宮民。縱娛警卒立仗不敢譏。國民懽舞千載期。舉國若狂問何為。詔  
行立憲。蘇丹慈。偌大國事起。幾時諸歐。鐵血百年飛。法國北人血肉糜。今茲三日功成奇。何能捷疾有若  
斯。少校呢詩。賓致茲。兵諫雖請。寔得機。挾兵三千登山如飛。大呼立憲。蘇丹怒之重兵來勦。如熊如羆。八  
千兵變立憲。同期蘇丹益怒。盡發衛師。桓桓三萬于京。未離全國兵變。電請同時。蘇丹大恐。召問軍諮。言  
舍立憲。無術可施。更問群臣。奏對同詞。退訊宦官。且質宮妃。咸跪啼泣。死無所之。君臣并命。法事可唏。蘇  
丹無言。懷懼涕洟。一昔不寐。親草制書。立憲復行。國會即咨國民。大悅懽懽。無逾側聞。呢詩。賓道自大將  
軍將軍心已附新。新常創從故相阿士文。一自卅年憲法廢。分走列國鼓。國民卅年功未成。壓制乃益  
聞貴戚大僚。憂瓜分。咸紆心腹。助黨人毀家紆難。同勤勤。四十萬磅。旋乾坤。下通兵校。同時變。上賄貴官  
及宮嬪。內外交通。皆同意。乃以兵諫。脅主君。吁嗟亂世。金用事。立憲乃用賄。奏勦吁嗟亂世。散金蘭。列國  
吾國久鑒。頌錢神。

突今憲法。悉同三十年舊憲。乃蔑乞 Mahatma 總集而定之者。頗收集各國之良法而行之。故今復  
舊不俟多議。即于西十月開國會。在吾行後三月。距詔行立憲三月耳。吾于丹中遇突議員言。突各州郡  
民智未開。選舉法又草率。未善。暴民力爭。黨人自私。作弊百端。舉議員多豪強。暴夫無政治學。只有賭博  
惡習之亂。未艾云。

阿士文黨人多游學于法。歸國標自由之義。以重其國人。初只在君士但丁那部耳。突主惡其亂。而放之于小亞細亞。警官拘逐。苛辱甚酷。阿士文黨人益怨怒。乃以其自由之義。怨毒專制之說。大扇于小亞細亞中。先是小亞細亞人久在壓制政體中。民皆忘之。至是咸為青年黨所浸潤。皆憤然起而惡專制。漸推及全國各州郡矣。漸而回教徒耶教徒突厥人亞馬尼亞人皆思自由而排帝政焉。喀司他摩尼之民占電局而電突主。請廢新稅。罷長吏。突主知軍隊與諸教徒通。不敢懲之。于是益爾絕模效之。突主非徒不敢懲。且再三許其更長吏。其第三次命吏派兵四大隊護之入境。終為人民拒不得入。乃引還。皮得利士得人歐長吏大傷而去。突主不敢罰其民。來平孫忒及施爾別克爾與二十州縣同效之。以軍隊加入。突主皆不敢懲。于是突民輕突主之無能為也。益肆無忌憚。阿那忒利耶之維新黨人將請求憲法之撥文。加以歌詞。上于政府。雖間有連錮。然各地反抗迭起。軍隊官吏加入日多。皆視突主為不足畏。蓋咸久泄而令不行。非一日矣。加一年之中。新增報紙十六種。皆以攻專制倡自由為事。其文自突語外。或阿拉伯語希臘語或亞馬班尼文。遍布于全國各種人心中。故一發而若破江。寫河洪水滔天。大火燎原。莫之能禦也。雖然。突之人民太愚。不識立憲之義。以為立憲則猖狂自由。無不可為。無論何政俗。皆曰今行立憲。即改矣。夫政體至無定。而民權至無窮。當新變法之始。君主甫以其權予民。已為其難矣。而民之所責望。無盡。君必不能厭其求。則上下必不能洽者勢也。一有不可。民即憤怨。至于是時。一切開放之矣。如再壓制。則民怒大盛。若其聽之。則積憤怨而責望愈深。君終不能如其願。則更怨憤而大亂起矣。或君主閉議院。逐議員而謝變。或民聚亂兵而為難。輦轂之下。弄兵肘腋。何求不得。何事不行。觀波斯之近事而已。然矣。故突雖立憲。亂未定也。昔人譏俄主亞力山大決隄而自浸。今突人未可知也。歐土各國皆有戒心焉。



歐亞西波俄各國皆採法國語文學校。讀法國書。蓋為通行之正矣。久壓于專制。先發難之士皆憤憤之人。莫不以法革命為師法而導其國人。故一切師法國。欲鼓其國人之雄心也。故游突厥俄羅斯波斯。羅馬尼亞門的內哥布加利亞塞維亞。皆學法文。乃能游之法。之傾動力亦大矣。然凡物偏重。則有害。過激則生變。既以法文法書立學官。全國人民日浸淫于法革命之說。深入其心。而上之行政。必不如其所願。則安得不起而圖亂波俄之已事可鑒也。則突安得而獨安乎。恐法革命之事不遠也。或曰突今請立憲者。皆出于兵官。兵官非學者也。兵官不亂。夫誰與亂。故突可不亂。其然歟。然兵官亦有不盡從新黨者。則後爭未艾矣。非吾旅人所能深識而預斷也。惟突新黨人必亂。突而非強突者。以所學專在破壞。徒矜意氣。非能建設故也。

突制憲法之本。出自其教。可蘭經。所有法律。皆原于此。經而制定者。猶吾國憲法必本于六經矣。凡立法行政。由蘇丹新裁而立。大僧正與大法官副也。大僧正管教。大法官管律。凡立法設教。必先議于大僧正。大法官待其諾而後歸蘇丹裁可焉。

專門學校教亞拉伯語波斯語。而注重可蘭經哲學論理學。而倫理修身神學。及法律歷史地理并列科。其大旨主于政教一致。故僧官法吏教師之權甚重。其關係甚密。突立國之固。以此。其難變亦以此。今其政治亦甚公。凡霞連男女與婢僕皆有平等權。共享公福。受公共保護矣。

今突教大者有二。回教徒千六百萬。耶教徒有五百萬人。

摩訶末教徒之信仰最堅。其所信之術。謂為善者可為神。如平生為善事者。死後必歸天國。其為教爭而死。死後必歸天國。而受無量之福。故人死不哭。男子不省墓。墳墓之間。只見老弱婦人徘徊躑躅。以祈冥

福而已。突人數百年之以兵力橫絕歐亞者。恃此術也。其道亦妙異矣。雖非中庸。然當國爭時。未可遽非也。

摩訶末非徒尚義。亦尚仁而貴施。道上皆設施水場。以惠貧者。其教好潔。故有飲水之遊。故其人尚水而飲水。在亞洲壘邊有五大空水。在歐洲壘邊有蘇丹水。栗水滴水。所謂蘇丹水者。宮中用故名。四水皆出自巖隙。而流入清溪。有名銀水者。在皇宮殿出自山下。貴族不用酒。而用水。民間到處設水店賣水焉。突摩訶末教內亦分多派。嘗觀其爹維士派大舞誦式。重木樓如明堂式。先棲多僧樓上。數僧吹笛擊鼓。奏絃樓下。方壇周以木闌。外以待觀者。內以行禮。中央八十之老僧。或立或坐或拜。閉目合掌。口喃喃誦。羣僧從之。已而繞堂步行三周。羣僧亦從之。立坐拜繞。四者相間。為節而繞終之。繞既畢。則只老僧中一僧先向老僧揖。以首俛嗅老僧身。則翻身而舞。後僧到者。與前僧一揖一背。乃翻身舞。餘皆同。其舞閉目舉手。向上回旋。其身皆衣白長裾。隨風飄散。舞至一二時之久。老者倦困。壯者亦苦。所見十餘僧。只一少僧。能不倦耳。凡息三次。而後舞行禮亦如前。亦絕異之觀矣。蓋主教者也。又觀一別派。重木樓上先棲多人。亦為方壇如前。而于室奧設神位而拜誦。多人跪距末餘。拜誦時拜時起。時就神前。頗有節奏。誦時或搖身無數。則可異也。此則人人可就席拜誦。但僧能詣神位前耳。君士坦丁那堡枕黑海地中海之中間。為波土獲拉士之海峽。此地古為大平原。因地震而裂。遂成海峽。而勝妙冠大地。峻長十四英里。廣二英里。最狹處僅百餘丈也。大地之裂所關最大。吾謂憲法之成。由英都華海峽之與法地裂共和之成。由甘渣甲美洲與亞洲裂也。

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五目錄

執林

請剪髮易服摺

辛亥臘遊箱根與梁任甫書

送三水徐勤君勉應僑選議員歸國序

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序 戊戌正月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 戊戌五月

進呈法國革命記序 戊戌六月

進呈波蘭分滅記序 戊戌七月

廣藝舟雙楫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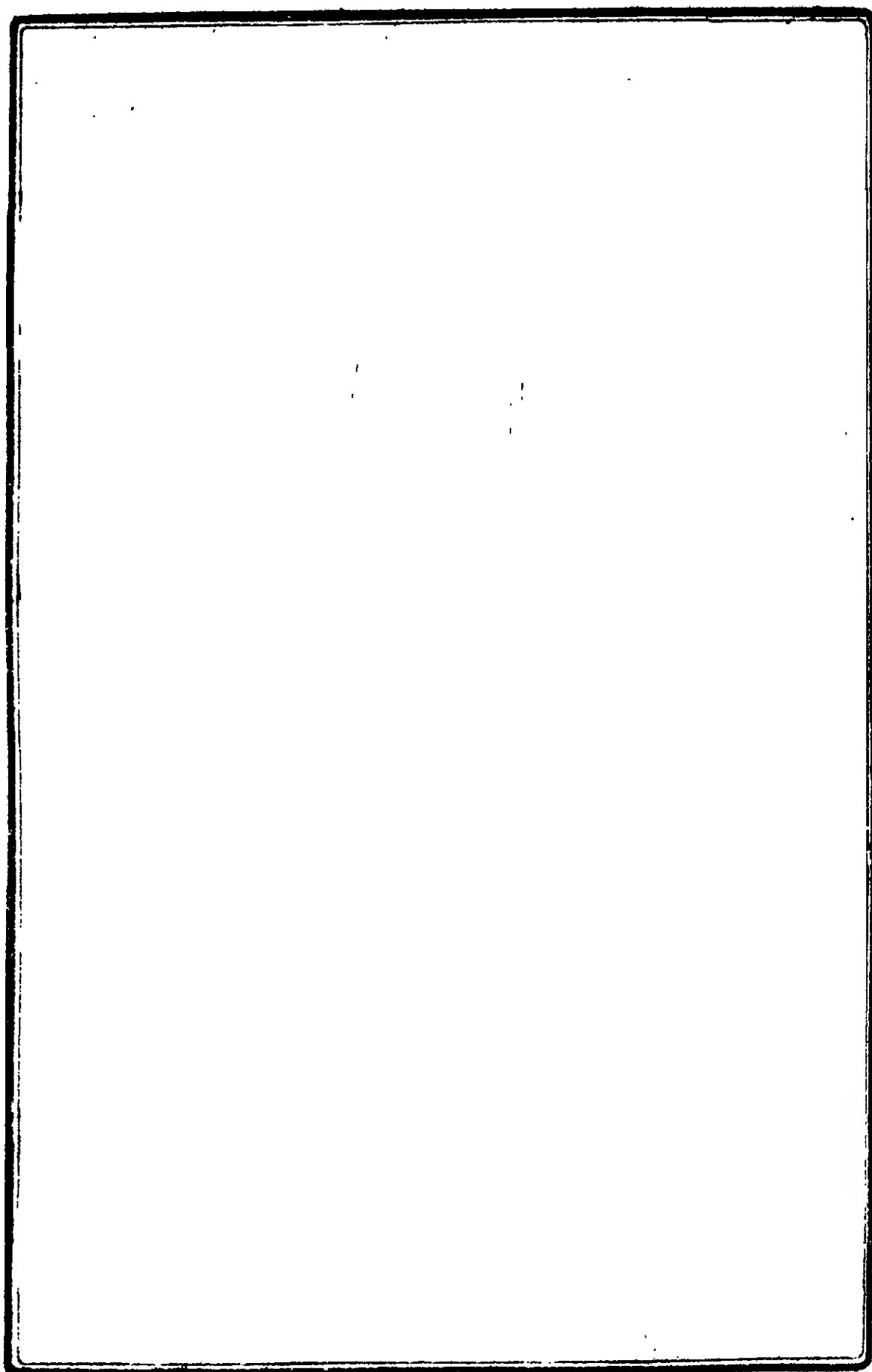
附錄

朱九江先生佚文

國聞

時事日誌

外國日誌



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五

請剪髮易服摺

南海 康有為撰

奏為請斷髮易服改元以與國民更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易舊之事人情所難自古大有為之君必善審時勢之宜非通變不足以宜民非更新不足以救國且非改視易聽不足以一國民之趨向振國民之精神故孔子于禮通三統之義于春秋立三世之法當新朝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而漢武帝當守文之中世定禮樂而改曆服魏文帝承祖宗之強威遷都邑而易服色皆以更新善治為法後世若夫當列國爭強之世尤重尚武欲舉中國儒緩之俗一變致強其道尤難故趙武靈王將有事于滅胡則變服而騎齊桓公將欲有事于中原則易短衣而霸而魏文帝趙主父變其國俗易其祖舊父兄群臣守舊之彥譁言力爭而二主終獨斷行之遂致治強英風霸烈焜耀無盡豈非善得通變之宜哉然是四主者所遇之世尚非迫于必變之時也今則萬國交通一切趨于尚同而吾以一國衣服獨異則情意不親邦交不結矣且今物質修明尤尚機器辦髮長垂行動搖舞誤纏機器可以立死今為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辦髮與機器不相容者也且兵爭之世執戈跨馬辦尤不便其勢不能不去之歐美百數十年前人皆辦髮也至近數十年機器日新兵事日精乃盡剪之今既舉國皆兵斷髮之俗萬國同風矣且垂辦既易汚衣而蓄髮尤增多垢衣汚則觀瞻不美沐難則衛生非宜梳刮則費時甚多若在外國為外人指笑兒童牽弄既緣國弱尤遭戲侮作為豚尾出入不便去之無損留之反勞斷髮雖始于熱地之印度創于尚武之羅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吳何嘗不先行斷髮哉夫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但在通時變以宜民耳故俄彼得游歷而歸國日明治變法伊始皆先行斷髮易服之

制豈不畏矯舊易俗之難哉。蓋欲以改民視聽。導民尚武。與歐美同俗。而習忘之以為親好。故不憚專制。強力以易之也。且夫立國之得失。在乎治法。在乎人心。誠不在乎服制也。然以數千年一統儒緩之中國。褰衣博帶。長裾雅步。而施之萬國競爭之世。亦猶佩玉鳴珪。以走趨救火也。誠非所宜矣。竊聞德之曾子。以拔刀為戲。以面莊為榮。雖好勇鬪狠。不足為訓。然其尚武至于如是也。夫是以強。然吾兵服亦復寬衣博袖。懸于各國博物院。與金甲相比較。豈不重可怪笑哉。夫西服未文。然衣制嚴肅。領袖白潔。衣長後社。乃孔子三統之一。大冠似箕。為漢世士夫之遺。革為楚靈王之製。短衣為齊桓之服。故發尚武之風。趨尚同之俗。上法秦伯。主父齊桓。魏文之英風。外取俄彼得日明治之變法。皇上身先斷髮易服。明詔天下同時斷髮。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聽其便。則舉國尚武之風。躍躍欲振。更新之氣。光徹大新。雖守舊固蔽之夫。覽鏡觀影。亦不得不俛徇維新之令。而無復敢為公孫成等之阻撓矣。其于推行維新之政。猶順風而披偃草也。抑臣更有請者。將行實政。尤在先播聲靈。元曆何關實事。而人心尤多繫之。昔日本明治元年。大誓維新。定布五條。今皇上決行維新。亦宜大誓改之。以昭國是。定民志。伏乞大集群臣。誓于天壇太廟。上告天祖。下告臣民。亦若日本布告五事。即以今年改元為維新之年。與天下更始。俾舉國臣民。迴首面內。改視易聽。同奉聖意。咸與維新。其于震動舉國之精神。必有大效。伏惟聖意裁奪。維新幸甚。中國幸甚。

按吾此摺。上于光緒戊戌七月廿間。德宗神武決欲舉行。大臣剛毅等力爭。太后不悅。未幾而政變事起。今十四年矣。吾久遊歐美。閱歷日深。則甚悔于前議之過勇。而未盡當也。夫斷髮固在必行。而易服則實有未可。吾遊紐約。病延美國醫生。有盛名者某診疾。醫語我曰。他日君變法。一切皆可變。惟服制萬不可。

變以中國服最適于萬國也。紐約嘗有大會。集聚者千人。風寒驟起。人咸感疾。惟中國公使不感。此為實驗也。吾甚異其詞。歐美人以勿易服。語我者至夥。婦人尤多。時方夏日。從吾之美人。歐人皆喜中國服。屢乞于吾。因給中國衫袴及履。皆日服之。樂其輕便簡易。不畏暑也。皆不願歐服。皆曰。歐服必三四相。服外必衣兩襦。乃能加外鞋。三者不能減壹。若稍可見人。或出門。則相服上必加帶領之白裕。而袴必裹之。包裹重重。熱汗如雨。美墨人近于暑時。多去襦襦。運加外鞋。而無如外鞋必用絨織。或用羽紗。皆羊毛物也。熱不可任意。與之南及歐東阿連五國。苦熱甚。則改用綢。而不能北越阿爾頻山也。蓋歐北無用綢者。自埃及至南洋。則于相服上。加白洋布衣袴。稍善矣。而美南歐南不能用之。惟至晚食。及大宴會。大聚集觀劇。則無論美南歐南及南洋。必黑絨袴。襯絨襦襦。內為白領袖之白裕。加相衣。相褲。上凡四褶。俗之所尚。絨細毛。淨潔皆用歐物。通行禮服。亦時有厚絨馬。或自歐携來。不及改者耶。在歐美南及南洋。見此皆汗如雨下。而限于通俗。人無如何。吾在意大利。遇一議員。醫生于鐵路頭等汽車中。衣厚絨。汗出若漿。頻以巾拭。美吾衣紗之涼。吾謂君解衛生。苦熱何必衣此。醫笑謝曰。國制所限。無如何。吾謂議員曰。君亦苦之。何不提出于議院。易之。答曰。此禮俗之舊。非議院所及也。其他衛兵工人之衣絨。拭汗苦熱。不可勝數。而熱帶人極苦之。尤不可勝記也。然且衣必四襲。熱難減少。而和寒又不能稍有增多。若加外套。只為出門之服。而居室則為無禮不恭。若大會聚間。尤無加外套之事。故梓有大風寒雨雪。未有不中寒感疾者。昔吾言易服時。譚復生即期期言感寒不可。而紐約醫生即因此而稱中國服制之善。以中國袍袴之外。可加多鞋。而未嘗以為失禮也。且中國欲解長衣。加服亦復易易。而西服非盡解袴袴。不能加一衣。為事既難。費時甚多。其履縷繩。纏且十餘。吾嘗與衣歐服者易服。而較其需時之多寡。吾衣而解之。展轉凡五



次歐服者僅得一次。則彼服費時增吾四倍矣。且天下制服。安有不許增減多少者乎。以時地之風寒雨雪暑熱之無定也。而以一定數之服對待之。其不適宜不待問也。何其愚耶。大率緯度四十四度以下。溫帶之地。夏時無宜用歐式服者也。徒以強力所壓諸國成風。不得已而從同耳。若在熱帶二十四度以下。則相反至極。絨服不適。周歲尤非所宜。強衣之則終日出汗。于衛生尤碍。則歐服萬萬不可行者矣。吾嘗居瑞典。八至倫敦。四當夏時。四至漢堡。十至柏林。三當夏時。漢堡柏林六七月之交。寒風撲朔。人面皆紅。人加厚絨外套。吾亦袍用重棉。倫敦時有暑時。而絨衣四襲無苦。一日之中。風涼燠暖四變。風涼襲時。須加重綿。乃知羊毛織絨之衣。為歐北氣候適宜之服也。吾盛暑過加拿大。自曼梯阿至溫高華。已而過夏。皆衣夾衣。無少暑熱者。蓋加拿大與柏林倫敦皆在緯度五十度間。故氣候相合也。若夫意大利與君士但丁那部。則四十餘度。若熱不堪。歐服希臘之雅典。熱甚如炙。日午道絕行人。為中國土地所未見矣。故觀希臘羅馬圖畫刻像。皆披衣疎散。時露肉體。幾類印度。若亞力山大之衣。愷撒與古士都及羅馬諸王像。至証據矣。今歐服之制。起于德意志。即條頓族也。自沙立曼起于佛蘭。觀南收法境。而國勢實偏在歐北。雖滅倫巴。而羅馬地屬教皇。歐北人自朝教皇外。未踰阿爾頻山一步。若今阿連五國。地為東羅馬所有。即法南亦為諾曼人所據。故其千年封建。及歐土名國。皆在寒帶四十五度以北之地。會盟皆在歐北。以泛寒故。服皆嚴緊。歐北地宜畜牧。羊大毛柔長。及荷蘭創羊毛織。英人師之。適當機器創行。兵爭益甚。而絨服不畏雨塵。不須多衣。其于歐北寒帶四十五度以北之地。氣候適宜。故二百年間。偏行于全歐。推行于全美也。然而歐南美南。已甚不適。乃適當歐力四漲。波浸于熱帶。至相反之地。此則以國力行之。非為其土宜與氣候之適也。又非為其服制之盡善盡美也。嗟夫。希臘羅馬埃及阿喇伯突厥印度之文明。

今其舊服制已盡滅而改為歐服矣。夫天下有公理焉。一曰適宜。一曰美善。協乎適宜與美善者。未有不行者也。不協乎適宜。未得乎美善者。僅以強力行之。雖可行。未有能久大者也。穆護之教。挾兵力以行之。即得印度。盡毀佛廟。焚其書。而廬其居。至今全印無佛廟無僧。其力可謂大矣。而東方佛教終不能滅。今且萌芽于歐土矣。以兵力行教。猶如此。況服制乎。夫凡各國之服制。皆必發生于其地宜。故熱帶之衣。無不疎散者。埃及印度阿剌伯南洋可見也。溫帶之衣。不疎不緊。故波斯之服。雅與吾國為近。寒帶之衣。無不緊嚴。吾國北方之服。近之。惟吾國廣土萬里。地兼三帶。重裘厚呢。產自北方。綢葛紗羅。織于南土。其制則或寬或緊。適其宜。其襲則可多可少。聽其便。蓋皆適乎氣候。順其地宜。蓋大地萬國。無有一地兼三帶者。故無論文明與否。其為衣製之不能不善也。又非吾國衣製之能獨善也。以地適為之也。雖有聖者不能創造于時地之服制。然則雖有強力者。豈能永行反于時地之服制哉。蓋凡強力可暫勝于一時。而不能行之永久者也。試問他日大地合一之時。無有種族國土之界。于時議定服制。欲以適于寒帶之服行之乎。抑以並適于三帶之服行之乎。

夫合今大地人類所居。南半球可居之地。溫帶無幾。幾全熱帶矣。若北半球。自加拿大西伯利亞外。蒙古至俄屬地。人民不過萬萬。惟歐北獨盛。而除奧意班葡阿連五國外。人民亦不過一萬萬餘。合共宜于嚴緊之寒帶服者。二萬萬餘人耳。餘則皆溫帶者也。人民占十之八九矣。雖舊制久習。則可戀。風俗已成。則難改。而此十之八九。不適宜之制。能人人樂行乎。有以知其必不然也。且今論衛生者。皆以冷地不宜有疾者多。令遷居溫暖之地。無疾者亦復樂居。溫土吾聞歐人言。皆樂居。溫熱帶地。夫以那威山水之美。海山五千里。綠野青山。冠絕大地。而人民僅百餘萬。無樂久居者。皆遷居美國瑞典亦然。俄與芬蘭亦然。則

今之冷帶人他日必皆奔走南遷可斷斷也。今歐北之人樂于歐北者以其都會之文美遊樂之多端足以惟娛而他方無之耳。若他日濕熱帶之都邑文美游樂足供惟娛過今歐北也則寡有樂居寒帶之地者也。惟歐北環有熱泉冬候不甚祁寒尚可居處然土產甚少惟恃精工他日濕熱帶工巧並作則歐北一隅不能獨擅居人無恃以為生計居者日少大勢所趨必居濕帶矣。至是時也濕熱帶之人豈猶墨守苦熱不堪之舊服而不思改良乎。又有以知其不然也。至是時而濕熱帶人咸思改服必思得通三帶之宜則非用中國之服制而何用焉。人非從中國也從得三帶之適宜者也。

且文美者人道所尚也。世號尚文明而輕野蠻者以美不美別之云耳。吾中國為絲之天產國自禹貢重蚕桑絲帛堯舜作服制乃定日月山龍華虫藻火粉米之繡繪分飾五采之色以為衣冕衣裳之服至為文明矣。夫服制之尚五色文繡萬國同之試考古今萬國貴人若諸歐王侯有不五色文繡者乎。自美之創業鑒于諸歐貴族之害禁廢封爵並廢繡章一律緇衣並為齊民暨歐土革命民惡貴族見則殺害貴族畏避乃並為齊民之黑衣遂師美國盡為玄黑之服而貴族與王大臣之朝服金繡未能盡去也。近則德英二王之閒居多衣紅綠于是士民夕燕服亦漸尚紅綠者此亦其變端矣。

若夫絲之為美柔軟光妙產自中國歲出數萬萬繡于十數省所養數千萬人國人既妙美其服而通商易貨尤為大宗意人自明末先通中國先移蚕絲今阿爾頻山下可磨湖水深綠蓋漬為染蚕絲之大宗矣。法當路易十四時豪奢文美為今歐文俗之祖師法之里昂蠶絲最先亦至大自是而後各國移風皆養蠶植桑術日精春日大絲日勻美出產日多歐美婦女皆競麗服必衣色絲五米日華而尤愛中國之絲繡以中國化學之未講而蠶織學之守舊也今最衰微矣然絲性之細與繡及之精萬國尚未能加也。

歲銷于外尚數千萬也。假令吾國能講化學。更精求蠶桑織繡之事。雖以意法日本。必不能純以人事勝天產也。今歐美人皆喜好服絲。徒以絲價昂而絨價賤。又國制所在。未改絲服。此亦歐美人善于保全其天產羊毛絨織耳。若國風一易。則貴富之人。殆未有不盡棄絨而衣絲者。其在數十年之後乎。今固未及也。

昔吾遊于美。美之人多羨吾服之美。吾問易歐服。其貴婦皆謂今日相見不美。皆謂宜服國服。他日切不可改也。可見人情之公尚矣。夫吾國之服。絲繡五色。大地未有媲美者也。波斯突厥。能金繡而絲不若我也。法意能紗織而絲不若我也。吾國織成之綢緞紗羅。專銷于吾國人者。歲值將三萬萬。而出外者不預焉。產絲額歲出亦相若。其養蠶種桑之夫。與其織工數千萬。絲乎服乎。殆可謂為中國之命也。不止衣服之文美與其適宜也。今若易服乎。則人情所尚。必將盡衣乎絨。且必尚歐美之絨。改服之始。以人衣四裝計之。西絨價昂。每人裝須二十金。合絨冠革履計之。人須百圓。吾國男子二萬萬人。是一歲輸出購絨之費。已二百萬萬矣。即折從少計。人民有四分之一。易服者尚須歲出五十萬萬。而本國所有織成之綢緞紗羅。歲值三萬萬者。一旦盡棄。且舉國養蠶種桑之夫。織繡之工。除年售數千萬于外國者。可僅延殘喘餘皆失業。而餓斃殆將數千萬人矣。若謂改業乎。則蠶桑絲繡者。中國之天產。腴壤人民之上業。然且棄而無用。而何改哉。或謂雖易服乎。而國制限用絲綢。即用絨呢。亦可自織。何嘗不能保全大利乎。此大未閱歷之言也。以今歐風之盛行也。雪茄之烟。葡萄之酒。奇妙之器。殆為士夫富貴者所篤嗜。甚至以中國烹饌調和之美。亦咸舍而食西餐矣。今何以易歐服哉。豈非謂歐文之可尚哉。既願舍中國數千年文明。而繡適宜之服制。而從歐制矣。凡從人者。摹仿惟恐其不肖也。既服歐服。必用歐絨。士夫富貴者必爭趨焉。

其已事矣。其服本國之物。必以為賤。貧鄉曲不識時者。供輕而巳。而安能復用蝦綢紗羅哉。若謂中國自織呢絨乎。則中國羊毛淺而纖維不柔美。不能織精細之呢絨。天產已非。無能與歐人爭勝。京師呢廠有名。溥利者。織成之呢。堆積如山。無人過問。以其為中國羊毛所織。故粗惡不堪。而吾國之軍警學人無與購者。若用外國羊毛而自織之。則運遠而成本太貴。且關稅之權由外人低昂之。故上海諸呢廠購外國羊毛者。無不大虧敗。而吾國今軍警學校已改服者。必購洋呢而服焉。其已事可鑒矣。然則謂易服吾亦製呢絨焉。其必不可行。又不待言也。

且人間事理之常。亦未有舍數千年天產之利。十數省土地之宜。氣候至合。農業至習。工藝至熟。商業至通。色繡至美。數萬萬人情所愛。好。數千萬人民所託命之物。而改習天產不宜。人工不習。土物所無。色繡不美。關稅無權。成本太重。盡資于外之物。哉。其為得失是非。不待言也。且衣服者與飲食宮室同人。人日用之者也。非玩好奇巧。可用可不用之物也。凡人生日用之物。必當已國自產。自有之。萬不可待于外國者也。若必一一待于外國。則數萬萬人無衣而待衣于人。也。其為險事。豈可言哉。況舉已國所自有。乃一舉而盡棄之乎。假令吾國不產絲繡。只有綿葛之布。猶當保守之。不可易服。況吾有數千年天產文美之物。為大地所無。為吾民所託命者乎。頃者易服之議風起。各省絲店停歇已多。甚至有不敢積貯絲貨者。為害已劇甚矣。若真誤易服乎。是舉全國歲出數萬萬之絲。與織成之蝦綢紗羅。而盡棄之。數千萬之桑工織工盡餓斃之。尚須歲出數十萬萬購呢絨之料于外。又當舉國破產之時。而行此自盡之術。是恐吾國民壽命之太長。而自促而急絃之也。其事關于國命至重。奈何以媚外之故。而妄言妄行哉。或謂日本亦絲產國也。何以易服而無礙也。應之曰。日人今必具國服。洋服廢棄。失策甚矣。且日本易服于其明治

元年其時絲業未盛蓋絲產自中國移值日本然實明治變法乃始獎厲之然後明治十一年全國絲產乃始三十六萬二千六百零七貫折計中國二百二十六萬六千三百斤若溯明治元年時殆不能得三之一也計值銀不過三百萬比吾國絲產不得百一似此區區何關國計民生之大豈可與吾國以絲為國命者比乎且吾聞日本易服之始一帽之費損失已多凡事不考情實而以空名相比不切不類殆無足議也

吾戊戌上書之言實為巨謬時未游外國閱歷太淺徒以守舊阻撓維新者太甚欲藉斷髮易服之大舉以易其耳目而易其心志俾沮撓不甚新政易行耳乃不得已之術也亦自知絲為中國天產萬不可棄其一轉移後乃補救而復之然亦幸未遽行耳否則後雖補救為害已多矣若今者舉國人情咸樂變新無守舊者不須設法強迫之則易服致害萬不可妄嘗試矣今之志士好言易服亦若曠昔矯激太甚尚同太急之故經久游于外閱歷既深當亦如伯玉之知非不敢妄言易服矣凡人多動於感情而寡推求乎事理之極非經久驗不能深明之今國人亦多言剪髮不易服者事理漸明至為幸事吾在舉國為創言剪髮易服之人附議於此以自艾自責然歐服豈無善於中國者中國服豈無遜于歐美者今茲變法擇善而從斟酌中外宜得其至善者若歐人之大冠如箕玄冠而圓以象天實吾古制且有帽簷足以障日光而保目力實勝吾之瓜皮小帽也但從其制必將從其免冠之禮則不可從吾國冬冠用絨宜若放下之夏冠用綬絲胎與玉草宜若崇平之則障目保目且觀美矣歐人白領袖日濯而易之去汗而至潔比吾藍領皮領不易不潔實為過之白領宜改從之白袖宜增設之袴禪增袋以便置物此則可採歐制以補吾所不及者歟

辛亥臘遊箱根與梁任甫書

辛亥臘遊箱根與梁任甫書

一昨脂車宵邁。明月照影。僕夫戒時。中筭先發。汽車馳。寢臺美睡。一夕千里。且過靜岡。遙望富士。曉之在前。群玉峰頭。白銀宮闕。橫雲封掩。真面邈莫。良願不遂。奈何奈何。午到國府津。遠見箱根。群峰聳碧。松嶺夾綠。壓映海波。激瀾澗流。舊游如昨。復集眼前。飯顆少憩。筭與遂躋。蹬道紆空。危岫插漢。蜀坂九折。王尊所叱。棧道千盤。杜陵是吁。澗湍餘寒。空瀝冰雪。荒山竟日。但見白草。紫紆蕙徑。寂寥山家。孤袖時踞。人踪俱絕。凍雲瑞霽。霧霧曉。谷飛雪。畫。奇寒襲人。冷風刺面。重裘不溫。如臨絕塞。但歎荒涼而已。登陟勞止。一步三頓。加蕭蕭暮雨。滑滑春泥。窈窕松林。冥冥列岫。僕痛馬瘡。天昏日黑。前途渺渺。客舍茫茫。叩野人而篝燈。披荊榛而覓路。道狹草長。則下臨絕壑。澗曲峰迴。則前遮峭嶮。遂乃覆車折軸。兩易乘載。踟蹰路左。匍匐冥行。行路之難。究其傷矣。所幸電話先通。客館迎至。忽乃連岡列炬。走卒夾途。或挽或推。前後各四。傳呼若鳴鑾。呵殿成人。騶。淒苦之餘。忽化開境。雲泥咫尺。天人變幻。入偃旅館。有若登仙。黃柑自煮。銀魚入饌。與奴白飯。浴我溫泉。酒臘茶甘。香糜夢安。鷄鳴夜闌。風雨如晦。追思曠曠。感慨繫之。則天之既白矣。乃策馬蘆湖。瞻望雷岳。精誠開雲。積陰解散。白頭倚霄。碧波欲冰。白帽倒影。上下摩挲。光景奇絕。疑到初利遊時。幾何。觀化無盡。湖邊得宅。板屋荒園。花石僂僂。波光泚泚。可以賃廬。便欲移家。不知桃源。此可終隱。其與吾子將離隔矣。此地昔在南北之朝。曾設重關之險。群雄力競。僥倖仰千年。今則大道蕪荒。行人斷絕。今古異跡。令人慨慷。浮雲西馳。忽晚故國。金鐵鳴飛。神州陸沈。江漢浩沔。則樓船驚渡。京邑岌岌。則風塵瀕洞。成皋荏陽。復見劉項之相。距朔方西域。又聞吳越之稱。王慘淡兵戈。蕭條城野。月照白骨。是深閨夢裏之人。馬擁殘旗。慟部下招魂之祭。國殤漸無壯者。空巷只餘寡妻。嗟我道。繫民生欲盡。一百日。



之倒戈。風雲慘澹。三百年之玉業。宗社忽焉。每念室室之陳。更感東市之戮。追思斯湖之痛。自哀絕國之奔。摩克人之碑。錮逾十載。寫湘纍之怨。行吟九歌。蕭蕭松柏。蒼茂陵而不歸。莽莽河山。對新亭而下淚。江海萬里。乾坤百年。宗國瀕危。生民莫拯。及克禁之。鮮除隨舊。朝而同盡。俛仰身世。悲從中來。自非木石。能無哀乎。吾三周寰宇。偏閱君相。醉諸歐之金粉。考百國之寶書。厭飲乎石室之藏。倦遊乎息陬之採。已忘歆羨。自放行藏。吾道非耶。人間何世。諸天無量。星界萬千。生有自來。游為偶現。八千往返。莫往莫來。億劫天飛。不壞不捨。惟吾心之悲憫。忍斯世之遼離。嗟我生民。寔同憂樂。欲往乎公山佛昧。尼父之行。意五就乎夏桀殷湯。有羊之任重。無成貝利鈍之逆。盡瘁鞠躬。無身名得失之求。全吾固喪。我披報掃。穢濡足匡時。光岳或完。黎民或保。仁人志士。其能忍乎。若夫處民絕之時。際國亡之厄。速依異國。免居亂邦。逍遙帷閭。播弄鉛槧。徒以著述為暇。豫以酒博為排遣。志學行仁。生平何事。嗟乎。梁生才薄。賈誼志希。伊尹聯鑣。駢新同拯。墜日于虞淵。比翼齊飛。同事救民于塗炭。任再歲。著于今廿年。死生有命。進退維谷。豈伊異人而有差池。夫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拿破命。冒于行。而霧助其成。凡成功者。天人各半。巧存未必得壯往。未必失。前修多矣。吾才質老鈍。道德日負。西望孺博。寶器鬱其光華。東懷君勉。雷震走其精銳。思草堂之萬木。未盡凋零。貌烈士之暮年。平生飛動。行軍誰與。浮海徒傷。窮冬泣寒。荒山歲盡。白日西匿。長風萬里。嗟乎。天命憤悞。云何。呵。凍布懷。優難觀。縷。

送三水徐勤君勉應僑選議員歸國序

日本前文部大臣國民黨魁犬養毅。議員柏原文太郎。同遊于熱海。驅車于湯河。俛仰海山。縱論人物。問于余曰。吾識先生門弟子多矣。若徐勤者。德行第一。至誠不息。其為孔門之顏淵耶。若梁啟超之文學。其

為門下之子夏乎。吾應之曰。洙泗大賢。何敢當。何敢當。吾未知二子之德與學也。抑若徐勤之志行。以中國為其自任。毀家殉之。早作夜思。車行舟游。周歐美亞海內外。日為百萬言。五升之飯不飽。無一非國爾忘家者。二十年中。雖敗不捨。雖勞不倦。貧賤不移。威武不詘。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以萬夫不當之勇。加懸河波湧之舌。其所志則伊尹事也。其義烈則臧洪峙也。其所短者。好善如不及。疾惡如探湯。好而折人。不能容人。過強禦則益折之。雖然。今也。閱于險阻艱難。久偏知人之情。偽吾久不見之聞人言。之今已粹然。非復吳下阿蒙也。君勉年方強仕。從吾遊者二十有四年。與吾共患難十有五年。與吾離索也五年。其待我至忠且敬也。美墨非澳亞環海之國民黨二百準。定名于丙午。因以丙午國民黨名。皆君勉總護之。其撫慰至周。其事至勞。苦日僕僕于南洋美墨間十餘年。舍君勉無人能任之者。凡人皆有違言。惟君勉也。則黨人數十萬。無賢愚智不肖。莫不信其志。芳而行。潔至公而無私也。賢哉勤也。頃以國會選舉。各洲華僑皆願舉君勉。突然應首選。而君勉固讓于眾。游車在墨。辭不獲已。應舉遂國。道過日本。惟憐見余。相與慰別。離嗟國事。憂天命者七日。君勉滋不欲北首燕路。已而梁啟超以電催首途。吾強之行。而觴之酒曰。九道無小視。無固成。固有所求在此。而所得在彼也。汝美以辭為且吾與子。不揣其愚。日以補天為事。今煉石未成。而天漏愈甚。欲穿矣。後此乎。雖有聖者。無能為計。子去國之日久。而閱于歐美亞百國之治。已深。求友求助。汝以大慈辯才。徇金石口。木舌于國中。或者具有當乎。汝齊戒其誠。懷還其言。跪坐以獻之。分芳以侑之。其孰不迎。又觴之曰。行矣哉。勤也。疾惡無嚴。擇言無肆。必問所禁。及得其竅。乃放而遂焉。君勉遂行。乃贈以日本五百年之刀。曰勤也。師日本之武魂之致。強也。副以高麗千年之鏡。曰勤也。鑒高麗之亡國之覆轍也。侑以埃及金字塔六千年之石及榻文。曰勤也。如埃

及石之久且堅。慰其勞而祝其壽康也。從以馬丁路德滑卜壘圖之鈴曰勤也。如路德傳道之勤而聲彰。儼大行也。附以吾像俾雖離索常相見也。壬子十二月二十八日康有為送徐勤君勉之歸國也。

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 丁酉十二月

臣聞國無大小民無眾寡能修其政則強不修其政則弱。臣不敢遠述請言至近者。明有天下豈不龐大哉。然而聖朝龍興東土起自旅成遂能北收蒙古四十國東定朝鮮入主華夏數月而奄有率土。若夫近者俄本最爾自大彼得起發憤變法而霸北球德大非特攔起自小普能勝奧俄法而成強大威廉第一能用俾士麥治國今乃霸全歐薩諦尼侯國有賢相嘉窩與其主伊曼奴核起而勝帝國之奧意遂以立若夫日本地域比我四川人民僅吾十之一而赫然變法遂躋吾大國之師割我遼臺償二萬萬若夫印度安厥豈非古有名萬里大國哉。然今則夷為奴屬或割為病夫聽諸歐蹂躪焉。夫以普魯士薩諦尼日本與印度突厥比土量民不足一呖焉。然強弱盛亡榮辱若是其速也。臣滋懼焉。況今者四海棟通列強互競歐美之新政新法新學新器日出曹奏歐人乃挾其汽船鐵路以貫穿大地囊括宙合觸之者靡逆之者碎。抹而用之則與化同乃能保全突厥至大國守舊拒之則弱削日本極小國更新變用之則驟強此其明效大驗公理正則無可遁逃者矣。嘗考日本變法之始至難矣。與歐美語文迥殊則欲譯書而得歐美之全狀難。帝者守府而武門握權列藩拱之其孝明天皇欲作詩而無紙則收權難。及倒幕維新而革命四起則靖人心難。新政初變百度需支變前頻仍兵餉交困而國庫之絕初創國家銀行資本僅得廿九萬全國歲入僅通十萬直至前歲勝我之後歲入亦僅八十萬則籌款難。然二十年間遂能致法大備盡最歐美之文學藝術而鎔之于國民歲養數十萬之兵與其數十之艦而勝吾大國以蕞爾三島之

地治定。功成豹變。龍騰化為霸國。若以我廣土眾民十倍于日。皇上乾綱獨攬。號令如雷。無封建之強侯。更無大將軍之霸王。片紙渙汗。督撫貫行。四海無虞。民罔異志。就今歲八已逾萬萬。若括陋規。必可得倍。若正經界。更得倍。倘若善銀行之用。則不可思議也。若因日本譯書之成。業政法之成績。而妙用之。與我同文。則轉譯輯其成書。比其譯歐美之文事。一而功萬矣。與我同俗。則考其變政之火。第鑒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誤。取其精華。在一轉移間。而歐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規。悉發現于我神州矣。夫凡有興作。必有失。幾幾經前車之覆。乃得後軌之遵。今我有日本為鄉導之卒。為測水之竿。為探險之隊。為嘗藥之神農。為識遠之老馬。我盡收其利。而去其害。何樂如之。譬如作室。歐美製型。日本為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歐美覓種。灌溉。日本耒耜。而我食之也。雖國勢不同。民俗少異。有不可盡用者。則斟酌補苴。彌縫救正。亦何難焉。且我數十年文明之舊。亦自有應保全者。其不能盡同。且不可盡採。美待言哉。但藉其同文。因其變跡。規模易舉。條理易詳。比之採譯歐文之萬難。前無嚮導之盲瞽。豈不相距萬里哉。昔在聖明御極之時。琉球被滅之際。臣有鄉人商于日本。携帛書目。臣託購求。且讀且駭。知其變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間。募開書局。以譯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馬江敗後。臣告長吏。開局譯日本書。亦不見信。及東事既興。舉國上下咸昧日事。若視他星。臣曾上書言日本變法已強。將窺遼東。先謀高麗。大臣不信。猥以疎賤。九門深遠。格不上達。及東事之興。舉國人皆輕日本之小。貿然與戎。遂致敗辱。則不察鄰國誤輕小邦之所由也。嚮使二十年前。臣譯局書成。或十年前長吏聽臣言而譯之。或六年前前大臣信臣言而入告。皇上亟變法而預防。有一于此。其在前乎。則國民必睦。而不睦其在後乎。則中國已強。而無患乃皆不獲。遂至喪師辱國。割地賠款。以至于此也。臣不能不嘆息痛恨也。臣愚狂謬。豈敢妄陳前事。幾類炫伐。

冒瀆聖明。所以不避斧鉞。奉皇上告者。誠以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詳。觀前車之覆。至險可鑑。若採法其成效。治強又至易也。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採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臣荷皇上非常之知。敢為中國自強之計。未有過此。皇上若採臣言。中國之治強可計日而待也。臣昔譯集日本群書。但割取明治變政之事。編輯成記。上承聖問。今乃寓定。上呈聖鑒。臣康有為序言。

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序戊戌正月

臣聞一姓之霸有天下者。刻籙其鐘鼎。摩可其靈廟。徘徊其冊府。皆有神謨。遠算深計。長慮以為子孫萬世之業。然類皆數百年而斷滅。或數十年而斷滅。其祖宗之經文緯武。皆廢弛敗壞。而不可用于孫。墨守其陳迹。而失其精意。遂相以尋於禍敗。謂一姓不再興。覽四千年青史。氏之載。歷朝興亡之迹。豈不哀哉。詩緯曰。王者三百年一變政。蓋變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晝而無夜。有寒而無暑。天以善變而能久。火山流金。滄海成田。歷陽成湖。地以善變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壯老。形體顏色。氣貌無一不變。無刻不變。傳曰。逝者如斯。故孔子繫易以變易為義。又曰。時為義大。時者寒暑表。萬後天而奉天。時此先聖大聲疾呼。以仁後王者。耶。泰西之國。一姓累敗而累興。蓋善變以應天也。中國一姓不再興者。不變而逆天也。夫新朝必變。前朝之法與民更始。蓋應三百年之運。順天者興。與其變而順天。非興其一姓也。逆天者亡。亡其不變而逆天。非亡其一姓也。一姓不自愛。人將順天代變之。而一姓亡矣。一姓能順天。時時自變。則一姓雖萬世存可也。夫創業中興之人。能變政者。其才武。其志深。其力雄。其氣猛。推移運舉。重若輕。故治天下如弄丸。椎拍宛轉。寬綽有餘。晚季中葉。不能變政。其才文。其志淺。其力薄。其氣弱。故因循苟且。畏難偷安。故治

天下如患痿痺麻木不能自知自舉而國之大小存亡弱強興敗視之今地球萬國俄地三萬里為大俄兵八百萬為強割遼之事俄一言而日歸之吾乃以銀行鐵路與之為德雖然乃考俄之始乃以八萬兵敗於瑞典萬人乃割遼地於瑞國無學校無鍊兵無通商無製造良工愚冥狂榛既蠢既頑昧塞小弱岌岌殆亡固有甚於我中國者大彼得知時從變應天而作奮其武勇破棄千年自尊自愚之習排却群臣沮撓大計之說微服作隸學工於荷英徧歷諸國不恥師學雷動霆震萬法並興昔衛文大布衣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材任能是以興衛勾踐卧薪嘗膽躬耕夫人織下賢厚客振貧弔死同勞百姓用以沼吳彼得集而兼之舉動非常神功超越用是數十年而文明大開開地萬里為霸地球嗚呼雷動而草木圻其變力大者其治功大蒼萌億億皆草木也待雷而圻於以榮華於以參天彼得之變力雷力也哉宜其圻而榮華而參天嗚呼凡數百年一姓之國既危既弱宜鑒於斯臣謹輯彼得行事以備採擇上呈聖鑒臣康有為序言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戊戌五月

臣聞醫而後知病之輕重鑒而後知貌之妍媸鑒于遠古不若鑒于近今鏡于不同類而異我者不若鏡于同類而如我者故蘇援切近診切脈絡至要矣橫覽萬國與中國至近形似比擬同類鑒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突厥出自匈奴蓋殷人淳維之後而吾同種也昔在隋唐之世赫然北方數萬里亘自遼東發瀚海至於裏海奄有中亞自蒙古前莫比強焉及敗逐于契丹時為西突厥終敗逐于蒙古燕帖木兒走為今突厥已而攻東羅馬滅而代之遷居其君士但丁那部之大都當是時突之四域北據強俄之今土東破取波斯之全壤南臣服非洲數萬里之北岸中撫亞喇伯希臘之舊國東攘取歐洲之塞維布加利

牙羅馬尼亞之腴壤。挾其黑海地中海印度海幅員之力。兼有摩西穆護希臘羅馬文教之舊。疆東向而爭。歐土當明之中葉。其蘇丹索立曼。陳兵百萬。以壓全歐。玉節金幢。鐵馬鳴鏑。鞭笞所指。指日滅歐。德之維也納城門不啟。勾之標德卑士京邑瀕危。諸歐列國王侯聯兵合拒之。幸霖雨泥濘。疫病大起。僅乃得解。否則諸歐咸為吞併矣。自爾三百年間。諸歐同心竭力。奔命靡遑。蓋聞突厥之聲。威心懾骨震矣。然而。是三百年間。適當歐人新世勃興。科命布則得美洲。漸乃覓得全地。以增新識。意大利文學復興。後新教出而舊教殆。于是培根笛卡兒創新學。講物質而新藝新器大出矣。突人得大炮大藥于蒙古而輸之。歐于是破封建萬千之侯壘。而王權成。騰揚丕天之革命波。而立憲偏于各國矣。至近世百年。諸歐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學新器。絕出前古。橫被全球。其汽船鐵路電線汽球。並出齊奏。絕地通天。歐人用以囊括四海。席捲大宇。無有留者。而突厥恃其強大。軒睡于其比鄰。閱數百年。渺若無知。不少覺寤。豈不異哉。及夫歐勢內膨。兵力外挺。眈眈逐逐。惟此地兼三海三洲之神皋。腴壤始因種爭教爭。借扶其民。于是埃及希臘自立。羅馬尼亞塞維維之。及布加利牙。教業之起。俄人藉口仗義興師。于是可薩克數十萬兵。立馬巴根岳之顛。以免瞰君士但丁那部矣。當是時。突君臣。惴惴不國。英人為均勢。爭鄭之虎牢。也乃連法意德奧之師。勒俄退兵。列強乃分割其要壤。俄得黑海高加索。奧得赫次戈兩州。英得毛魯。埃及利牙。與門的內哥。均自立。自是突遂偏安。地壤編小。君廢國幾亡。當是時尚幸賴賢相阿士文之才。立憲法。變新政。訂外交。令國家危而復安。國民懸而復解。若使突主倚用之。以突之兵強國大。至今二十年。雖齊法德軼奧意可也。然而突之蘇丹。乃逐阿士文。廢憲法。復守舊。至于今二十年。全突黑闇。仍數百年之故俗也。聞其國土地蕪蕪。蕪與我國同。道路汚穢。蕪與我國同。無自來水。火無排洩。無電燈煤燈。無機器。與我國



同全國少鐵路電線交通不便與我國同人民愚昧篤信于奉回教經典外地球大勢一無所知學校皆無世界學無各專門化光電重工程機器學無商船駕駛學與我國昧于入股試帖楷法同人民無權國無議院縣鄉無議局無選舉與我國同其財政困窮人民苦如牛馬與我國同其訟武斷其獄累苦與我國同其負外國債過數萬萬與我國同英俄德法奧意六國大使外監收其財內干預其政日迫壓取其利權國民愁怨咨嗟與我國同于是革命四起人人思易朝遂君矣而突厥蘇丹以其黑暗守舊之治法晏然處諸歐列強校啟之中偃然臥國民憤怒革命之上所謂寢積薪之上火未然而以為安臥群虎之旁虎未噬則且酣醉豈有不危哉突厥不亡國則革命殆不遠矣無可救藥矣豈止削弱而已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中國與突厥乎西歐久誦為東方兩病夫矣其意謂未知孰為先死也今中國之形與突厥同中國之病亦與突厥同臣編譯突厥事竊竊自危旁皇淚下竊幸恭逢我皇上神聖英武維新變法且決立憲有以起病而扶衰焉惟此獨與突厥異中國不亡國民不奴惟皇上是恃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謹編譯上呈聖鑒臣康有為序言

進呈法國革命記序戊戌六月

昔孔子讀詩至殷士膚敏灌將于京乃掩卷而歎曰大哉天命無常故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臣每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偏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尸百廿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禍八十年十萬之貴族百萬之富家千萬之中人暴骨如芥奔走流離散逃異國城市為墟而革變頻仍迄無安息流入洄淵不知所極至夫路易十六君后同囚並上斷頭之臺空瀉國民之淚悽惻千古感痛全球自是萬國驚心君民交戰革命之禍偏于全歐波及大地矣

雖鑒戒巴黎殺戮畧減而君主殺逐王族逃死流血盈野死人如麻則百年来百國實書實錄莫不同然  
普大地殺戮變亂之慘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禍酷者矣蓋皆自法摩之也大學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維石若若民具爾瞻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戮故桀放南巢而民曰時日曷  
喪厲王放彘而下乃共和為政至于首懸太白身焚漸臺蓋皆不慎不善以辟為天下戮也若夫路易十  
六寬裕愛民實為恭儉之君故遭禍戮民多哀憐之以憐民餽特許開議院至仁也許平民預議而立憲  
法至公也飢民從其儼賒喇宮推至巴黎至寬也惜其許行立憲不盡出于已意而多由于民迫不剛斷  
于速行而游移于眾議始則待瑞士之軍以兵為衛既乃散之則無兵而同于匹夫矣中則與民黨米拉  
伯盟而付以大政則得人而王室固矣既乃肯之則民黨失心矣終則恃外援而不出奔遂激民怒而成  
大戮身首異處為天下笑蓋民性可靜不可動也一動之後若轉石于懸崖不至于趾不止也傳曰豈其  
使一人肆于民上民愚不知公天下之義則已耳既知之則富貴崇高者眾之所妒事權尊一者眾之所  
爭也法民既遠感于美民主之政近觀于英幾植理士遜占士第二之故則久受壓制具瞻若若必傾覆  
之矣起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書所謂顧畏于民嚴也民情大動民心大變矣昔之名分不足以定之  
適足以激之嚮之權勢不足以壓之適足以怒之若使路易十六剛復雄武仍壓其民若秦始皇則禍延  
後嗣二世而亡若其祖路易十四而已而雄武之才乃天寶生之非尋常人主所能學也苟誤師之則如  
秦二世吳孫皓隋煬帝英渣理十一而已既不能為秦始皇路易十四則相時勢審民情知變之不能復  
止也動之不能復靜也違之愈激違之生變且夫寡不敵眾私不敵公理之公則也安有以一人而能敵  
億兆國民者哉則莫若立行乾斷不待民之請求迫脅而與民公之如英之威廉第三後諸主然明定憲

法君民各得其分。則路易十六必有泰山磐石之安。時彭之壽。堯舜之譽。生死榮哀。國家長久。天下後世師之慕之。而惜路易十六不能審時剛斷也。徘徊遲疑。欲與不與。緩以歲月。靳其事權。遂至身死國亡。為天下笑。幾沒其賢也。豈不哀哉。昔司馬遷笑項羽為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優柔不斷。遂以身死國亡。至今觀之。與路易十六同出一轍。有國者固與匹夫異體哉。臣竊觀近世萬國行立憲之政。蓋皆由法國革命而來。跡其亂禍。雖無道已甚。而時勢所趨。民風所動。大波翻瀾。迴易大地。深可畏也。蓋大地萬千年之政變。未有宏巨若茲者。亦可鑒也。中國未有此書。臣謹編譯上呈聖鑒。臣原有為序言。

按晚清不鑒此言。那拉后種禍榮祿奕助助成之。遂以致亡。今省讀之。猶惻惻危涕而痛心也。

進呈波蘭分滅記序 戊戌七月

臣竊聞波蘭分滅後。其民散走歐美。俄人虐待之。幾同猶太。俄普皆禁其作波蘭語文。禁賣地。即美至平等。均為婢隸。亦恥與波蘭人伍。蓋雖為歐種。幾幾與印度人等矣。哀哉亡國人也。波蘭分滅事。未入中國載記。臣每讀之。親夫列強同謀之詭。外兵壓逼之酷。波蘭君相忍辱頻仍之苦。割講漸次之盡。及將分滅。君王后妃親王大臣。迫劫囚虜之慘。如讀晉懷愍宋徽欽石重貴故事。豈徒富貴皆空。其戮辱困苦。求為奴虜。不可得也。國民性懦。不早力爭。及經萬劫。復開議院。而俄人環兵三千。陳礮對院。以劫囚諸議員。莫敢噪聲。其勇烈者。言出而戮矣。既痛波蘭之君民。行復自念。中國未嘗不為之掩卷流涕。淚下沾襟也。當推波蘭所以致分滅之由。一在其君受恥忍辱。不早英武自強也。一在其宰相大臣。守舊保祿。苟延旦夕。而甘心賣國也。夫以列強之窺逼如彼。而君相之性偷如此。未有不亡國者也。使其民早同心竭力。以與君相爭。國會不二心。不易慮。不畏囚死。波王本亦寬柔愛民之主。未嘗不可得也。徒惑于其大臣耳。乃國民

愛死生視不早爭之至于國危已瀕大勢盡去雖得開國會而已為強鄰所制雖有聖者無救于亡也及亡後乃始沉族破家肝腦原野欲以救亡終無濟也此則國民酣嬉目前之罪也所以為亡國之民也若其君主既上制于椒房之太后下制于貴族之大臣不能自奮矣與其分滅于外慘為亡國之虜囚孰若付權于民猶得守府而安榮乃遂巡邏疑徘徊不決至于國勢瀕危大勢盡去乃始開國會而聽之民獻則已為強鄰所制雖有無數之忠臣義士無救于亡也若其親貴大臣守舊持祿日以剝民納賄賣國鬻權為事誅囚才賢壓抑新法蒙閉人主力拒國會以為一身富貴長久之計而不知分地既盡剝床切膚家族誅夷妻子囚擄高臺傾而玩好散一身不保白首同歸是則自作之孽無復可憫者矣惟惜其君寬仁好善不能自克以至身死國亡為天下戮笑禍貽其民延于累世此則後之覽者不能無累歎三歎也夫嗟乎弱為六極需者事賊遂以召分滅亦可鑒也謹輯叙之上呈聖鑒臣原有為謹序

按此書七月進呈德宗讀之垂涕濕紙于是有七月大變法之舉許天下士民上書革禮部六堂而大變生矣今革命已訖內亂日甚蒙藏已去瓜分將至氣象悲慘東望日本之威強則吾五千年道揆禮俗之機器已折無能追學日本之理西望突厥之益崩離然彼有教宗而吾自棄孔教亦不能比之革命已過矣吾惴惴危涕憂心耿耿惟恐為波蘭而已瞻叩昊天叩心泣血無使吾言之或驗也壬子十二月康有為記

吾進呈書凡十餘種庚子變後有告我以流落人間者念之愴然由今追昔已同異世重省讀之淚猶岑岑也有為又記

廣藝舟雙楫序

可著聖道可發王制可洞人理可窮物變則刻鏤其精冥際其形為之也不効於聖道王制人理物變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己之際旅京師淵淵然憂憤惻然思倪攬萬極塞鈍勿施格絀於時握髮愁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大道藏於房小技鳴於堂高義伏於林巧異顯於鄉標枝高則隕風累石危則墜牆東海之盤不可入於井龍伯之人不可釣於塘汝負畏聖之材取桀桀取桀櫛安器汝汝不自克以程於窮固宜哉且汝為人太多而為己太少徇於外而不反於內虛其亦闇於大道哉夫道無小無大無有無無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蟪蛄之巢蚊睫蟪蛄之睫又有巢者視虱如輪輪之中虱復傳緣焉三尺之畫七日遊不能盡其蹊徑也拳石之山丘壑巖巖幽深盲曲蟻蟻蚋生蛙蟻之衣裳草茂焉一滴之水容四大海洲島煙立魚龍波濤出日沒月方丈之室有百十億獅子廣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反汝虛室遊心微密甚多國土人民豐實禮樂備載草木龍鬱汝神禪其中弟靡其側復何驚哉蓋黔汝志勸汝心息之以陰藏之無用之地以陸沈山林之中鐘鼓陳焉寂寞之野時聞雷聲且無用者又有用也不龜手之樂既以治國矣殺一物而生一者物物甚安焉蘇援一技而入微者無所往而不進於道也於是康子翻然捐棄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却掃攤碑搗書弄翰飛素千碑百記鈎午是富發先識之覆疑駁後生之官輿是無用於時者之假物以遊歲莫也

國朝多言金石寡論書者惟涇縣包氏鉢之揚之今則寧之行之凡為二十七篇論書絕句第二十七永惟作始於戊子之臘實購碑於宣武城南南海館之汗漫舫老樹僵石證我古墨馬歸歟於己丑之臘迺理舊稿於西樵山北銀塘鄉之澹如樓長松敗柳侍我草堂凡十七日至除夕述書訖光緒十五年也述書者西樵山人康有為也

朱九江先生佚文

南海康有為更生謹錄

平河均修水利之碑銘有為謹按先師朱九江先生令山西襄陵百九十九日有召杜之遺惠去官民思遺愛為立此碑既足見先生之德而文亦爾雅可傳也  
諸授資政大夫前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平定陳士枚撰文

賜進士出身平陽府儒學教授忻州董宇偉書丹

漢應劭謂平陽以地居平水之陽得名平水發源郡西三十里平山即禹貢之壺口山莊周書之姑射山水經注以為水出壺口東逕孤谷亭又東逕平陽城東入于汾是也源初出若蓬房數武遂彭湃如蛟宮噴薄為金龍池池上為龍祠祠西南又數泉皆入平水水東二百步為清音亭拱清音亭前為雲津橋而平水分流所謂十二官河以灌臨汾襄陵之田者也田以水滋民遂以水擾據上流者專其利地未乾而溉之月率三四舉晝浸而夜潤人佚而財阜播種常及其時稼有餘沃豐茂碩好民以富饒在下游者遇其利時旱暵而水不下歲不過一再溉春時而夏亢人勞而財匱播種不及其時未以稿死耗敗穉凍民其用險軋坐是爭利而聚鬪者百千人死傷縶絏大獄數起厯院司觀察府之大尹臨襄二縣之大夫或竟其獄止於罪人斯得或厭其莽紂不可究詰姑顛覆了之河渠遂不幸歲歲有事噫嘻豈民之多辟痺俗終不可變耶或者經畫區處之道猶有所未盡也咸豐元年復有尹紹仁京控武舉劉延元事詔以歸行省省以下郡邑明年七月廣南朱公來攝襄陵縣廉獄事獄成抵罪若干人賞釋若干人惟明克允與人翕服公乃喟然歎曰嗟乎蠹蝨蚩蚩利餌之于前而刑糾之于後雖曰不罔民誰欺哉乃博詢論端則謂有豪強行霸

者能斷居奇者有水無地有地無水者有地無水者向無買水券地弗予之水有水無地者向無買水券  
雖無地得以市利焉公曰強誦害良治之而已若夫地者種所自出水者地所滋生種與地不能判而為  
兩地與水能離而為二乎於是定以地隨糧以水隨地之制又會臨汾周侯親履畝而邑田若稅相直也  
於是定平水為四十分縣各取其半復于境內設四綱維持之曰水則曰用人曰行水曰陡門其水則之  
法縣各二十分八支渠分灌視壤廣狹為差南橫渠六南磨渠四高石渠二分有半李與中伍晉掌渠分  
有半東斬廟後兩小渠各半分而畝澮均矣其用人之法渠有渠長司水之禁令溝頭治澮灌堰長守陡  
門皆聽于渠長違約者渠長驗其多寡之數督溝頭行罰不受罰者有刑誣者坐如律而主伯立矣其行  
水之法晝夜有程通開有節傳牌有部次淘汰有式動碾有候而制防密矣其陡門之法築門堽渠渠上  
廣七尺下廣三尺門廣一尺其夾深尺二寸捷以石毋勿平插以版毋弗密鑲以印記稽以守詞毋弗忘  
且壹而贏縮謹矣議既定編上于院司觀察大尹皆報可勸農役征奉令實行自時厥後狐廚汾曲之間  
不壩而杭梗茂不雨而麻麥熟墟落綿繹風烟浩渺江天湖景如墮目前且也經界既正治比亦興閭左  
始知相生相養之樂而風俗又一變矣經始于公下車之月受成于公受代之前一月實得水田三萬四  
百畝有奇里紳王宇等用米乞文余維天地之道聚精于萬歸物于下表為山河以界其域疏為川澤以  
導其氣區為陂塘溝洫以鍾其美今天河水之歸也渠川之分也田民之依而財之數也是故民非田不  
瞻田非水不獲神之樂盛于是乎供人之蕃庶于是乎植國用于是乎惇裕民氣于是乎綢繆完固而不  
可動搖凡以水無散泄壅遏田各有所資也唐時王官谷瀑下流為賧溪司空表聖立法示谷人以時用  
至于今不廢異時事太守義方亦作水利池壑明約束分給趙城洪洞民茲晉河東故事惜講求者少耳



令公不鄙夷其民如為子女析髮澤國意厚來而謁功訖功遂去天時人事良非偶然民之躋登茲者庸非其慶也耶公以大儒師表當代其為令吾晉也晉中修學好古之士爭從之列官多異蹟名傾一時繫囚趙三不稜劇盜也護縣薛經厯介卸家輟擊命犯王申保吉年娃越獄跳去薛憂滿須公至以相屬公謝病三日不至益急不知所為趙三不稜黨眾亦意其且病未即視事弗戒也然公早出重賞購知其所欲適亟假郡捕前半月疾馳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以俟趙三不稜羣就酒家胡未卒飲役前持之奮刃格拒顛數人墜地忽樓上下百炬齊明則赫然襄陵縣鐘也廼伏地就縛比邑人迎新尹尹已尺組繫原盜入矣遠近以為神河東歲患狼俗愚言神物不可擊擊且尋報復席氏文將出閤為所嚙又兩造訟噬其一獄以不成公大憤慨募野虞獵戶捕之得者予錢萬猶無獲迺親檄禱西山神祠所謂雙靈龍祠者也約十日驅狼盡否則仆神渚其願人戶震懼捕益亟時嚴秋氣寒風日蕭蕭天忽大霧霽旬日人得跡獸所出沒攢火鎗擊之無脫者半月得狼百有七患遂絕橫汾霜降後則與梁成士女落之歌舞彌日潦復大至濤瀾洶湧勢將漂沒公遽出榮之應時衰落平陽總兵某至暴抗也挾軍興勢以八百里臺符行縣調吉州兵公拒不受曰襄陵至吉州二百三十里亂峰際天澗岡竄竊夏有谿谷之漲冬有冰凌之阻僥倖壯夫解鞵攀緣上下然且月有斃路以故境獨不置驛營有急法當發塘兵不得行縣鋪曷以八百里臺符為某意牒大府大府督過謂且干嚴劾公奮然曰方今南方糜爛于盜又使北方騷擾于兵是天不無完民也民不堪擾且習知南方事幾何而不為亂亂起非令誰任其咎等効也今益誤軍興不敢激民變大府無以難他日與總兵旅見于郡總兵反揖之曰明府利害公正容曰某何敢特不知利害耳關氏錯居河東郡邑皆壯總侯裔解州世襲翰林院博士某數以訟脅族人財至襄陵以干公公榜門當

獄關神廟許百姓聚觀。旦日關廟開會者數千人。立階下。日隅中。公袷服入。以博士及其族上。升堂再拜。抗聲祝曰。侯以義烈成神明。千百世後。述侯事者足羞鄙夫之顏。其義烈然也。今世遠無以庇賴其子孫。勢當以屬令。令涼德不能化誨。使有門內之獄。以為神明羞。皆令之罪也。某惶恐求罷訟。公責之曰。若祖異姓如骨肉。若乃同室操戈。予若祖不以金帛易恩誼。若乃於門內索金帛。且若系則世襲也。官則翰林也。敗官不忠。忝世不孝。不忠與不孝。賄雖積人將不食汝餘。吾不難詳視汝。擇賢繼侯世。顧罪狀出。且辱州里。輕朝廷。辭氣慷慨。聲淚俱下。于是階下群啞曰。汝誣其祖而欺其族。又以勤我公。何以為人矣。某愧欲死。兩手自搏。叩額無算。口喃喃自詛。及出觀者一時回首。不忍睇其面。由是邑無親屬訟者。公無事即出行縣。驕從不設。老蒼頭控塞街。一吏囊筆札。一伍伯負糶桶自隨而已。所至拊循。始如家人。迎路獻茗。許瓜果。有遞訴者。索木机坐道。與決判牒。某甲喚某乙。無敢不至。詰慰曲直。能別伏則已。恒終日不答一人。曰。細故無傷。夙好也。其餘頗讀書。日程以勸學。創保甲新令。以督奸。追社倉粟二萬石。以備災。禁火葬。罪同姓之婚。以正俗。更不可枚舉。邑故晉腴壤。時諺有金襄陵之稱。後稍凋。劫有司猶取盈無厭。告邦稱壽。率輦千百金。公一切禁絕。厨無特殺。廳事無夜火。日市蔬圃菜數束。肉一片。供幕師而已。淡泊質素。寢已化俗。優人百戲。至徙之他邑。其風操如此。蓋公于作宦通塞。肥瘠。是非。謗譽。富世所講求。探刺者。諸不解。校智管神通。行臥坐起。酬對。手口所指。述夢寐所縈繞。皆在小民便宜。疾苦。欲一自我行去之。民亦相率喻其誠。駁一詞。下一教。繫寫而聚觀。朝令而夕徧。野夫臧獲。能道之。市井或傳會為美談。于其去也。若奪嬰兒于慈母之懷。而禁其牽索也者。聞信也。而驚及期也。而憂。儒生乞畫像。氓庶留鞭鐙。頌愛述德。投文字。繳蓋之屬。累累至積。雖尉道之。不能止也。出署之夕。農輟其耒。市空其肆。攀留萬

人遮馬首不得前。及城門門為之陀。度汾橋橋為之折。父老持觴。極伏餞。頂蹠相。舐人語。鼓吹聲相。亂里婦村。娛亦。細小兒。葡萄。踴道不遠而至。句公摩兒頂曰。耶試拊之。好育養也。距郡三十里。蓋雨晝夜乃得達。當陀橋時。郡邑弟子。欄衫博帶。百十人。振輿而過。公避讓。諸生謂籃輿固弟子職。弗舍也。邑人既不獲留。公去遂祀之于鄧伯道祠。春秋報祭。弗絕焉乎。公在任僅百九十日。宜民之效。遺愛之深。至於如此盛矣哉。近世以來。未嘗有也。余既心重公。尤喜公利民。能為經久遠。得古昔叔敖灌雲。嬰國僑正封。洎遺意。信乎儒者之政。異乎俗吏之為也。爰詮次顛末。其詳具于碑陰。餘事附見一二。又永言以銘之。俾百代下讀者。咸知敬仰公。世世無變其遺法。公名次琦。字稚圭。丁未進士。廣東南海人。晉士所稱後朱夫子也。銘曰。

業業壺山。烟雲洩。溢為靈源。膏吾井牧。高邱汗邪。可稻可麻。一溉之饒。穰穰滿家。旱魃為厲。瘡原赫。是蒙是。此焉豐歲。飢鴻嗷嗷。流捐憂勞。以飽以飫。此焉樂郊。就民興利。長瀾風沸。故不均宏。沾施大惠。埋我石田。踞爾沃洲。不占勿幕。乃刺相矛。幾世瘡痍。幾人岸獄。擾擾觸。茫茫。天哀我民。降此惠君。繁惟惠君。百里之仁。惠君之來。讓其耆。作此不祥。以速汝天。惠君之來。荒度降升。雨沐風。標植行。國有租庸。地有經術。計租定地。改險原陽。量地分泉。日時抄。仿古遂人。觀若畫。一民曰愉哉。迷始悟。令鹿食呼。雅取革。鵲鳩均養。詩桑美林。曾是。化為謳吟。邑居廉讓。戶講鄰。尊康衛。恢宅淳字。社配樂公。人呼召父。君政之成。南風在絃。君名之光。北斗在天。波稱僕射。湖號郎官。我懷惠君。胡斯萬年。咸豐三年歲次癸丑六月甲戌朔廿六日己亥建。

按此碑文乃陳中丞士枚作。將印九江先生佚文。先以此弁其首。俾天下知先生之行事焉。有為記。

朱九江先生佚文序

以躬行為宗。以無欲為尚。氣節摩青。養窮極問學。各漢釋家。源本孔子。而以經世救民為歸。古之學術有在於是者。則吾師朱九江先生以之。先生令山西襄陵。百九十日。政化大行。以巡撫某為某親王嬖人。拂衣歸。講學于其九江鄉。禮山草堂。垂三十年。先生為先祖連州公。諱贊修。號述之。友先君知縣公。諱達初。號少農。與伯叔父兩廣文公。諱達榮。號彝仲。皆棒杖之業。有為未冠。以回參之列。辟叫受學。則先生年垂七十矣。望之凝凝如山岳。即之溫溫如醇酒。頌德高風。不言而化。興起發奮。于不自知焉。乃知以德化人之遠也。先生授學者以四行五學。四行。一曰敦行。李弟。二曰崇尚名節。三曰變化氣質。四曰檢攝威儀。五學。一曰經。二曰史。三曰掌故。四曰義理。五曰詞章。日一登堂講學。諸生敬侍。威儀儼肅。先生博聞強記。不挾一卷。而徵引羣書。貫穿諷誦。不遺隻字。學者錄之。即可成書一卷。今所傳禮山講義是也。然十不能得六七。至夫大義所關。名節所繫。氣盛頽赤。大聲震堂。聲聽者悚然。為才質無似。粗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為可學。而盡棄俗學。自此始也。先生天才敏秀。少以神童聞于粵。方十三齡。儀徵阮文達公督粵而召之。試詩而大驚。闢學海堂。授為都講。沈浸經史。掌故詞章之學。凡吾粵長老。若曹勉士之經。侯君謨之史。謝蘭生之詞章。皆翁受而自得之。旁及金石書畫。罔不窮精極微。當是時。漢學方盛。鉅釘為工。纖瑣文而忘大義。矜多聞而遺躬行。先生實識高行。獨不蔽于俗。厲節行于後漢。探義理于宋人。既則舍康成釋紫陽。一一以孔子為歸。其行如碧霄。青雲懸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蘭襲蕙。鼎其學如海。其文如山。高遠深博。雄健正直。蓋國朝二百年來。大賢巨儒。未之有比也。梨洲精矣。而奇俠氣多。船山深矣。而矯激太過。先生之學行。或于亭林為近似。而平實敦大過之。著書滿家。以為所知。有國朝學案。國朝名臣言行錄。凡百卷。蒙古記。骨乘。

各數十卷。詩文數十卷。晚歲皆自焚之。世多疑焉。意者先生疾世之譁。多以文學炫寵。而以身為法耶。夫言之不足。化人久矣。文人之無實多矣。天下無我是書。而教化遂以陵夷。人心遂以熄絕。則其書必當存也。天下無我是書。而教化無大損。人心未至滅。則先聖先哲之遺書。具在。循而行之。大道可宏。生民可救。則何必以著作炫世乎。孔子曰。子欲無言。子思述中庸之末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先生之德。于是至矣。後之人。受不言之教。以躬行為歸。何必遺書。何必遺書。否則著書等身。而中心數。應其書。愈多。其名愈盛。其境風俗敗。國家命。甚。是毒吾民也。奚取焉。予小子稍有所述。作。每念先生焚書之旨。未嘗不反省而悚然曰。吾豈有名心。歟。抑出不得已。不忍人之心。歟。其昔人曾發之。而無待已之喋喋。歟。否則且焚之也。先生卒于光緒壬午之春。年七十五。詩文既盡焚。無一傳。同門友營祠墓。畢議遺文。簡廣文竹居。胡茂才少愷。皆博學高行。以先生惡。被褫謫。紹述遺旨。相約勿刻。至于今。又垂三十年矣。雖然。令先生無一字流于後世。于先生至人之德。不言之教。則不肯矣。于後人思慕先生之意。則非也。先生嗣子之絃。字米卿明敏克家。搜輯先生佚詩文。于鄉里中。得是汝師齋詩一卷。大雅堂詩集一卷。皆三十歲前作。及佚文數十篇。皆書札為多。蓋皆流傳于外。先生無從焚者。先生之詩。精警雄奇。晚而澹雅。由杜韓陶謝而上。漢魏以溯。風騷先生之文。雄深雅健。深入秦漢之奧。為今所為文。皆受法于先生者。此率爾之文。少日之作。誠不足以見先生之萬一。然丹鳳一羽。夏鼎一足。得之亦為至寶。與其棄之。無甯過而存之。且大義亦時見焉。後之學者。稍聞遺訓。而瞻文采。不猶愈于無耶。故敢遺先生之旨。負同門之約。刻而布之。誠知罪戾不遑避矣。先生諱次琦。號稚圭。又字子襄。南海縣人。道光丁未進士。行事詳于平陽水利碑。用弁卷端。其是汝師齋詩。刻于粵之學海堂集。光緒三十四年秋九月。弟子康有為記。

藏金集序

琦生甫周時。能學語。太夫人則抱置膝上。口授以洪道唐人萬首絕句。代小兒歌謠。六歲解聲病。後服膺  
庭訓。稍稍知慕為詩。年十三。謁制府沅雲臺先生。命作黃木灣觀海詩。大驚。說曰。老夫當讓此子出一頭  
地。遇子彩旗門作矣。苟不懈以為之匪止。一代才也。岸經室集作浦彩旗門觀海詩八月試新寒蒼茫海  
往還勞勞千里退而稿自喜益發篋出漢魏以來名集讀之甘辛丹素亦漸知此事之難然當孤吟獨往  
精驚八極心游萬仞慕然有會縱筆疾書聘百韻之捷闢一字之奇四顧躊躇睥睨今古傲然自謂與古  
人並存越日踰時焉取而視之則響之罵字之晚町畦未化而宮商之失調往往而是如黃鵠樓可鉅而  
碎也如霸上棘門之師可襲而虜也至于音聲要眇與象深微遠不逮古人遠甚于是泚汗自咎至終夕  
不寢者有之蓋詩之存而慚慚而焚者屢矣繼又復存存又復慚慚覺其中有未可盡焚者故編舊作自藏  
金集始先生以大儒師表當代其開府吾粵也喜造士經訓外未嘗不留意詩古文辭當時吟社分題鈴  
轅應教忘予之醜者或出私錢易其藁去先生不之禁也嘗戲謂先子曰昌黎賣文釐金如山君教子亦  
遺金滿贏矣集中有為他人稗販者本不必存顧自司馬長卿陸士衡傳季友任彦昇以下代作之文具  
還本集而月飲詩會昌一品序韓盧李鄭兩集並存文章公器何居乎暖暖姊妹作守閨懷麓之行哉獨  
惜人事運流良時不居先生已捐館高堂後先見背棄不肖愈久回首少時忽忽如夢寐感枯槁懷几杖  
小子琦學未加進年且四十且垂垂老矣展校彙編轉不禁怛然懼而潛然以悲也辛亥九月晉陽公寓  
西齋自題

有為謹按此集編于辛亥則先生年已四十五矣今已焚不存而令所存之大雅堂集是汝師齋集



皆先生三十歲前作。皆先生所自謂慚而焚者。然今讀之。誠所謂精驚八極。神游萬仞。音聲要眇。興象深微。而先生已焚而棄之。則後人之妄刻詩集。以岐名炫世。相去何遠耶。

澹泊齋記

果堂大兄衡齋。願以澹泊二字。蓋取諸葛武侯誠子書澹泊明志之語。或曰。志儉也。或曰。漢人喜黃老。武侯之云。殆亦無為無欲之旨。是故取之也。次琦曰。非也。嗜欲之熏心。如水之浸種。萌動拆溢。致無窮已。不自抑制。則起居服食聲色玩好之緣。雜然而至。於是貨緣機巧。果其貪營而肆其求取。其內也。干國之紀。而恣睢其在外也。形民之力。而醉飽而惡。可至於滔天。故自求名臣德行。建堅。不必一途。要無不本於澹泊者。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范希文斷齋畫粥。先憂後樂。王伯安日與門生對食。徐高陽飯簞糲。忍饑勞。至于我朝。圖文襄之啖豆屑粥。一孟湯文正之莅江南。未嘗食雞臠。張文貞之白果數枚。山藥三數片。高文良之紙帳蘆簾。卻掃一室。終日若無人。皆此志也。吾聞果堂秩滿朝京師。公子友有饋食者。值錢萬。君不憚。曰。饋食費錢萬。禮食當何如。觀若林地。故出彼人。上平昔相餉。饋亦有踰此者乎。我家餉饋若此。進而郎署。而卿貳而宰。執宗藩。何以行禮乎。公子瞿然領訓。退。兄子某官某部堂主事。衣弋絺。謁君。袂袖且敝矣。君詰之曰。若居要地。接要人。顧被服如此。安之乎。將以為名也。兄子跪謝曰。非敢然也。兄旦旦趨公無暇。晷偶忘焉耳。君則大喜曰。是吾志也。資袍挂一襲。嗚呼。觀君之庭。詰可以知君矣。抑昔人有言。聞人譽之。以卿相則喜。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也。嗚呼。果堂其同此感也哉。壬子夏五南海友弟朱次琦。

謹按此文撰于咸豐二年壬子。適至今六十年矣。先生官于山西時作也。先生終身布袍朝服夕殯。皆



三十錢僅蒲魚蔬書百篋。蓋茅避風雨。先生令山西時。出則徒步。入則簪鹽。澹泊躬行。而惠政在襄陵。盛德被後學。讀此文。令人庶大賢之高風也。弟子有為注

### 抵山西寄兄弟書

隱石三兄大人宜城老弟均鑒。鈔得鄉錄。知吾弟疆臺又蹶。垂翅秋風。怊悵何如也。雖然。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君子藏器於身。俟時而動。艱貞之志。有待而行。究亦無所容心耳。向者次琦。植稷廿年。曾無一日之戚。吾弟所親見也。匪曰冲襟獨遠。亦見夫天下事。苟非我所能自主。憂焉無益。即亦任之而已。况晚兄方在公車。明年春色。倍還人。又事未可知耶。昨九月十五日。在漢鎮上車。擬取道汴梁。卒亦不果。蓋次琦之繞行之汴也。亦以睽違函丈。垂近十年。且江甯公在晉日久。可以慰謫思門。可以諮請地方所急耳。而世俗遂以為持之有故。竊從旁相稱。促在臨湘時。夏憩亭太守迎謂曰。君到汴梁甚好。青老師木君先生與新晉撫李公同鄉同年。素稱契密。首府郭公亦潘公同年也。得潘公為君先容。賢于十部從事矣。泊過湖北。訪謁宦楚道旁同鄉諸公。議論與夏太守無異。或且羨師門得力。嘖嘖稱歎者有之。昔晉人欲加禮于王丞相。馮懷以問顏含。含不答。退而有憂。色家人問之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曩者馮祖思問侯于我。我豈有遺行。歟。今茲之事。次琦不敢薄。今人也。惟有自訟。自責。深愧平日省身克己功夫。根氣淺薄。用使別嫌。明微之操。未能卒白于天下。皆次琦之罪也。捧杖之日。猶多報恩之身。有待。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立身行事。當昭昭如日月之明。離離若星辰之行。微特較然不欺其志而已。又安能隨波靡犯笑侮。招逆億以察察之。躬為當世所指目耶。且即不敢自作身分。而世既未能免俗。一概以相量矣。將來或枋柄在手。又安能昌言正色。直己而直人耶。十一月初三日恭領部牒。十八日到省。廿三日稟到。廿五、六、八

等日過謁憲司。皆蒙溫慰有加。日來拜寅好。送土儀。諸事紛紛皆訖。適肅修寸楮。防報平安。目下晉省人員冗塞。候補知縣積至八十餘員。內即用班亦多至十五員未補連次均在內彼中人僉謂捐選缺者多。故各班俱壓。捐指省者眾。故候補日繁。積壓甚。即補缺難。候補多。故署事亦不見。大約署事總要年餘兩年。補官則三四年不等。然祇據目下情形而論。將來捐輸花樣無窮。出清新。即亦不能懸斷也。并州之地。居正北。故少燠多寒。舟楫不通。故物產騰貴。需次其間。器服薪水之資。留馬僕賃之費。居大不見。總之。君父之身。既不敢自屏。寬閒偷安於斯。夕平生之學。又不敢苟圖。幸自隱其廉隅。去留久暫之間。必稍需時日。乃能自擇。此際正難臆決耳。賤軀頑健。下官手版。捧持亦自猶人。乃臣弟閱歷風霜。漸臻堅實。風土氣候所宜。與都中大同小異。到處楊梅。入其中者。自能宣節。種種無煩懸注。晚兄以何時上道。上道時得如前康旺否。梧生姪及鄉內諸公同。幫否。隱兄料仍龍山行。道耳。總以護身節用。恒其德貞八字為要。宣城弟明年有館否。冀蟲食葉。嚼苦為常。然此口酸。平正未知何時拋卻。軌不能不感慨繫之耳。四嫂處時時說他儉節。兄輩讀書時。加約束。康姪年中費錢如許。氣質文字。軌有進益否。時乎不再。成敗正在此時。不能復任其懶散游移也。瑤女年紀漸長。教訓亦要加嚴。勿得養成嬌惰。鄰舍兄弟子姪。時時喻以守法。下人有怙恃。榮者。甯為寡恩。勿得惹人譚論。勾率中親。知不克一一修候。有誤予者。為我謝之。一官萬里。嵯峨太行。身逐目窮。白雲何處。家食餘閒。幸昂光彩。已酉十二月十四日。次琦頓首。

謹按此家書瑣瑣。然先生立身行己。大節凜然。治家之謹。御下之嚴。待親者之藹如。一一于家人窺之。益見其真耳。今人到處請託薦書。乃有屋主而特紆道避之。何相去之遠也。書中潘木君先生名鐸。時為河南巡撫。先生丁酉鄉試座主也。書中晚兄者。先生胞兄名士琦。字晚亭。與先生同為道光丁酉科。

舉人亦先祖連州公執友也。康姪者。晚亭先生子。幼慧。先生愛之。欲立為嗣者。冠而通經史。舉于鄉。即逝矣。先生最慟焉。晚乃生來卿也。瑤女者。先生長女。婉懿淑德。能畫。兼山水花卉人物。皆妙。逸為曹見之。蓋先生家多名畫。臨摹既久。自易入神。但先生戒近名。故不傳于世。早寡。終身孝侍先生焉。先生官山西數年。負債四千金。歸教授三十年。乃能畢債。而築室。吾友簡竹居廣文。以優行薦。可得知縣。竹居不就。曰。吾未知能如先師之壽。能還四千金債否。吾不能先賢久也。有為注。

答王萊友書 其一

萊友先生閣下。人來辱賜手函。感悚無似。重讀前翰。知數月來。眷臨鄙人。甚殷甚亟。且復勤勤懇懇。若許為可與語。可與道古者。然者。舊之推誠大賢之善誘。固如是其無町畦也。循誦再四。至于涕零。未敢謂感激氣類。固不欲有他塗之歸矣。多蒙涇先生耳。屬其名未得一面。聞長者言。不覺欽遲之至。僕少無宦情。又不習吏事。州縣之任。非所克堪。此出蓋為親知逼迫。勉強一行。待罪來襄。奉職無狀。瓜及便當棄去。進惟周任陳力之義。退奉柱史止足之誡。不如是固不可也。自惟寡薄。童牙未養。猥已接跡通人。恭承大雅中間浪跡。若驟若馳。若謬若迷。而終無所泊。棲四十之年。忽焉至矣。誠甚愧。誠甚懼也。思欲屏跡幽遐。追平生所不逮。古人已遠。來者難誣。歲月侵尋。未知果有成否。先生超超出處。行與道俱。浚長晉城。差堪比匹。末學仰之。政如濱海。蜚人持螯飲。渤不過取。飲口腹而止。其能測其際涯也。大者鄂宰四喜。謹已登領。謹述日新實事求是。尚冀源源寄讀。開我見聞。方今士習日離。根柢既薄。不知伊于胡底。人材墮壞。職此之由。天不慙遺。海內耆髦。碩生翳然。將盡。後生不見老成。即輩從昧。將謂讀書學仕。不過爾爾。甚可悼歎。仰維前良。下邳來裔。以續百年來經師之緒。非先生而誰。伏惟頤性壽考。為道自愛。古有嚴事在師友之

問者仰止觀止。僕將奉茲依歸。欲言千萬。紀綱。逆。發。使平昔蓋關之疑。未及貢諸。左右。獨恃厚愛。吐馨肝。兩轅復頓。盡有同率爾之陋。遂違願望之對。惟矜其。不責其狂。愚幸甚幸甚。壬子重九後十日。琦頓首。

答王萊友書 其二

萊友先生閣下。正月間。獲侍教君子。惠然作半夕之留。覺冠履。謹。諸。都合。古。異。於。斯。時。也。一室之間。熙熙穆穆。僊。撰。杖。於。申。公。轅。固。之。側。而。親。其。色。笑。也。者。不。自。知。其。不。生。千。載。以。上。也。別。後。刻。欲。走。謁。審。除。飲。承。德。範。不。意。後。政。劉。君。延。至。二。月。上。旬。始。行。接。篆。卸。署。後。又。為。交。代。一。節。繁。絮。至。今。眉。瑣。凡。猥。最。不。堪。為。長。者。告。日。來。乃。漸。有。成。議。一。得。歲。事。便。如。脫。鞵。之。履。不。復。能。暫。繫。此。地。矣。僕。南。歸。之。議。往。復。自。決。然。江。楚。阻。兵。竟。未。卜。戒。途。何。日。意。兩。人。繼。見。之。緣。蒼。蒼。者。尚。猶。未。斬。故。遲。遲。我。行。邪。句。請。銀。板。一。兩。月。想。可。告。竣。釋。例。有。補。正。者。爾。時。當。已。寫。就。均。望。蚤。賜。寓。齋。大。著。中。有。未。刻。之。本。亦。望。分。手。錄。出。併。與。付。給。若。行。篋。攜。有。家。集。及。貴。鄉。先。生。名。集。亦。分。數。種。尤。屬。拜。嘉。拙。輯。國。朝。名。臣。言。行。錄。正。所。取。資。也。此。書。成。後。尚。欲。仿。黃。梨。洲。明。儒。學。案。之。例。纂。輯。一。書。以。著。我。朝。一。代。師。儒。宗。緒。願。不。欲。區。分。漢。學。宋。學。名。色。如。江。鄭。堂。師。承。記。云。云。也。見。聞。溢。陋。未。知。果。有。成。否。其。例。略。容。寫。錄。就。正。大。約。月。終。乃。到。山。川。回。沓。我。勞。如。何。親。面。未。期。為。道。珍。重。珍。重。千。萬。復。啓。不。盡。悽。悽。二。月。九。日。琦。再。拜。

答王萊友書 其三

萊友先生閣下。歲月易得。違侍遂已一年。予子行路間。以兵荒。屢。訊。遂。希。同。此。邦。域。軌。已。如。是。異。時。東。海。南。海。洋。涉。萬。里。其。為。契。闊。可。勝。道。耶。比。奉。五。月。十。六。日。惠。書。勞。問。甚。厚。益。用。惶。愧。又。省。知。動。靜。多。獲。且。浩。然。決。引。身。之。舉。甚。慰。甚。慰。昔。人。所。謂。其。出。也。若。雲。其。處。也。介。于。石。恢。恢。乎。自。我。誠。信。與。道。圖。方。者。也。瞻。佩。

無任僕去夏反自襄陽。即以不才自棄。申請往復。歲盡乃獲給咨。而江楚兩路。均已不可行矣。中間曾肅  
手書具述歸里後。當仿溫公蜀公故事。偕為閣下謀。傳以貽學者。並陳屬草。雖植瘰。賦樸。邀寡龍。尚須潤  
飾。今承督促。則知此簡未達。冀不審何處。洪喬竟爾沈置。令親商君。附入一緘。亦從脫落。奈何。平陽陷  
沒。公私塗炭。其為酷毒。如何。可言。方春衙觀風日。正繁冠纓之徒。魚鱗雜集。太守留髡。送客接杯。舉酒竹  
肉紛流。諱諧間作。白日既匿。繼以脂燭。當斯之時。都市如故也。士女如故也。春谷愉夷。昌平潤澤。何圖數  
日之間。陵谷遽變。府主寅僚。盡其可痛哉。以此忽忽。恍若有亡。加以宿食東西。車不絕軌。鞭撻稍  
休。頗欲修理故業。而憂從中來。停簡輟毫。感舊傷懷。淮流離。誠不復能措意文字間矣。近雖栖尋舊手  
譬如池魚。籠鳥。時有山戴江湖之思。設秋後內地。仍不可通。便決意通津。門航海歸矣。幼安危坐。累父掉  
歌。古之人有行之者。丈人聞此。必謂生好勇過矣。過矣。哂之。邪。悲之。邪。大者釋例補正。蓋復精博無餘。惟  
說文句讀刻成。幸更覓便惠。致世難方殷。靡知所底。項領之歎。詩雅以嗟。然竊惟自古。汲焚之會。元黃  
馬之秋。天命民彝。必不可以一朝絕。不絕則宜有所寄。寄斯鉅者。宜在修學。好古之儒。秦氏以還。如伏勝  
申公。許鄭。一劉熊安生之倫是也。况東國為聖人粉粹。遺澤百世。班志謂。齊士好經術。魯人好學。喻于它  
俗。漢興。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  
秋。於齊。則胡毋生。顯明孤家。古無較盛。齊魯者。何則。萬物祖。東方終。則復其始。蓋消息之運。亦天地之心  
也。閣下雅故之絕學。居海岱之具壤。以繫先儒大師碩果之正傳。羣望仰。歷有年所。勉旃自愛而已  
頃何以為娛。願復有所造。述不僕既不作。河東之行。無緣復詣。大治悠悠之別。道阻且長。知復何時。更得  
一面能重奉。泉比。開吾紙。端不南望。于邑。辭不敘心。六月廿有八日。琦再拜。

謹按王萊友先生著說文釋例及句讀精博冠時天下共讀不朽之業也有為注

南海縣黃鼎司南沙三十鄉建石隄祭河神文

維道光年月日南海縣黃鼎司紳士某某等謹以柔毛剛鬣致祭于河道之神曰滔滔北流水鉅維孽也曰  
湏曰武曰桂曰湏駢支來下萬弩突也寸瀾朝增下流百也時而祥柯侵焉益怒且譴如大如新如虎真  
也吁我南鄉訝當其劇也沙走雷駭曰降割也非神之愛人消長達其適也哀我人斯至此極也并龜  
田廬隨蕩滿也龜龜斯遊魚龍宅也剪及盛瘞泣潛魄也嗟嗟我人昌以供王稅于上下何以守存歿也  
今之不圖民氣將墨也爰呼於衢解衣散錢大聲疾也絡石隄波漢道法也如彼錢塘磯固羅剎也如彼  
吳寬園震澤也我聞在昔畫不一策也水犀控弦波臣北也西門偃僕河伯擲也悍而不可為而點不可  
跡也惟神茲歆鑒誠臆也牲牷阜肥飲香林也砥平鏡清歸坤勿溢也海復為陸石斯泐也瀟為祥雲蒸  
為和風甘雨渥也歲功順成衣冠而腹實也江漢比靈揚馬出也永永萬年馨神德也尚饗

答康述之書

有為謹按此先生與先祖書述之者先祖字也時以敘州學士俸滿羅知縣先生與先祖自來冠肺腑性命相與終身未有過此矣忠實淵醇學為世用八字亦足見先祖之學行矣及先祖逝先生誄以一公謹慎四字付託於

此以見古君子  
道義之交焉

執祛一別背涉冬春回睽前塵遂同隔世願言之情昔人所喟愛而不見如何如何日昨接奉手書備承  
愛注中有云每欲搦管寄言不覺百端交集又訊弟相憶時同此光景否此真昌黎與習之書所謂以吾  
之思足下知足下之懸懸於吾者也王漁洋與施愚山詩我懷君日君性命之交肺腑之語沈摯乃至於此讀  
之令人激涕又省道履增強較前滋勝想香欲將至故氣志如神耳方今中朝側席廣內延英吾兄忠實  
淵醇學為世用其為國慶宜莫大焉彙征之絲跂予何極弟晉中需次補缺尚無其期然自省庸虛正須

閱歷。卽稍裕時日。為將來這虛筮之誦。固可以少安無躁耳。兄知我者。以為何如。弟現住山西省城浙江會館。館後室為典守僧禪堂。西偏屋數間。卽其出息。弟賃居之。出則徒步。入則齋鹽。做官是何物事。不過與和尚捫隔壁耳。昔魏敏果官京師時。不攜眷屬。王漁洋尚書作戲詩嘲之。云三間無佛殿。一箇有毛僧。弟今有佛勝環翁遠矣。聊助笑噱。下缺

答明立峯書

按立峯先生名之綱。由進士為知縣。還家至九江鄉。居數十年。有能名。亦先祖友也。有為童時亦嘗接杖。

立峯同年足下。珠江別袖。握手無溫。鱗羽既沈。義望遂積。愛而不見。如何如何。接二月二十四日書。知與南邨璞軒。硯農弟共賦北征。羣雄振羽。各吐鏗鏘。前唱歸仁。後賡賀世。快慰何如也。伏惟離釋疏。屬敷揚風。颯盼切當。仁惟日為歲。又敬聞尊甫素雉先生。綰綽福釐。含飴多豫。足下外振國華。內嚴庭誥。展采錯事。正在此時。興滅之云。良所未喻。碧海四丈。及愛之棠邨兩公。就官有期。暫作六月之息。原不為過。我家小阮。往為波臣所窘。驚魂未定。假缺三字。人情社中諸君子。鄉書輒復報羅玉三。獻而遭別博十。擲而得隼。才不偶。遇足堪於邑。然得南邨璞軒為吾黨吐氣。驅負則望趨。蟲鳴則鏐躍。鬱鬱久居。諸君子當不其然。獨君族次卿。遠適運往。竟弱一箇。勅目將除。潛舟遽悼。悲夫。悲夫。無祿至此乎。去秋聞耗。為位以哭。中間惘惘。愴焉然。彌月自惟。寡薄百不稱。遂平生愉懌。乃在人倫。故去交親。徘徊歧路。曷日曷月。孤憤獨居。縫結良辰。則停鰥靡樂。倦言風契。則采葛憂吟。猶復遘閨人琴。慟傷哀樂。知己之言。在耳。泣琮之淚。盈懷。他日逝水知歸。會言近止。過斛斯之居。聆山陽之笛。朋酒滿目。獨闕斯人。能不憤結。喉衿。惻刺肝肺也哉。僕留滯晉陽。抗塵走俗。準之道素。彌益慚顏。此地人員。積薪之故。足下應具知之。仍歲勞切。家兄晚亭在都。自皆詢悉。選人恆患。每在憂。貧歷相九卅。此邦為甚。僕往者。家食屢空。隣於殆。庶今云釋褐。代置合於。曩



編東坡云。獨有窮旅人。天窮無所逃。僕之謂矣。出接人事。車馬如龍。言笑掀。極。飄。雲。會。宛。其。入。室。無。與。為。驢。燈。火。蕭。然。便。同。蘭。若。涼。風。振。闥。秋。蟲。鳴。階。聊。復。循。除。咄。咄。自。語。參。橫。斗。仄。飽。瓜。在。天。恨。然。不。覺。遠。道。之。增。歎。繁。憂。之。易。入。也。雖。然。晉。國。亦。仕。國。也。君。子。之。難。仕。伊。古。已。然。何。况。今。日。莊。生。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况。其。實。有。命。者。耶。安。之。而。已。足。下。得。意。留。都。看。花。多。暇。時。復。賜。裁。箋。問。敷。衽。論。心。或。咄。慕。賢。愚。或。銓。衡。口。口。旁。及。政。術。口。口。口。口。藉。以。藻。暢。口。口。口。口。萬。里。之。外。獲。一。隅。之。益。亦。索。居。之。一。快。也。紫。鬱。既。久。芬。馨。自。殊。洗。光。咸。池。擢。秀。蓬。閣。亦。其。理。也。諸。君。勉。之。矣。欲。言。千。萬。臨。筆。翳。如。報。謁。起。居。心。忤。何。極。次。琦。頓。首。

赴襄陵寄兄弟書

伯兄大人。仲兄大人。宜城老弟。均喜。次琦差旋反寓。接奉伯兄京邸留別手書。踴誦黯然。伏想南行觸熱。跋履山川。徒侶雖多。得無况瘁。然天相吉人。自當舟車總吉。平善抵家。又得老氏子寄到宜城弟二月廿三日來翰。家事種種。曉悉。一是吾鄉去歲科名。極一時之盛。且諸公中。雋名。次俱起。相其氣機。具有蒸蒸日上之勢。吾弟澤毛。辛苦。豹變。已成。天道後起者。勝。深。財。明。夷。之。占。得。其。大。首。也。來。札。又。云。兄。弟。各。人。都。已。窮。憤。米。薪。罷。給。支。絀。亦。所。不。辭。遠。道。加。餐。勿。煩。南。顧。至。哉。此。言。澹。而。彌。旨。非。吾。兄。弟。守。分。敬。身。各。安。義。命。吾。弟。積。年。見。道。漸。近。自。然。何。以。有。此。雄。雉。之。詩。聖。者。歎。之。矣。真。令。歷。碌。勞。薪。軒。渠。一。笑。也。次琦奉檄訪緝郭志一策。該犯旋在通州被獲。此役便可銷差。因續委查辦關外事件。以致銷連。六月十三日。輪委到班。於口外和林格爾地方。接署理汾州府孝義縣之檄。星馳回省。收拾起身。廿七日。又奉委署平陽府襄陵縣。告病道缺。長短優絀。不甚相懸。更替之由。是有緣故。不便見之筆墨。俟到家面陳。然默念生平。事皆

前定守素之士。愈知天命之有權。而人謀之不能以毫髮參者。卽此一事。倍畏天明。次琦於二十九年出山。本鄉陳北康兄送行詩中。有孝義似君。名易副。詩書供我。債難償之句。羅羅村侍郎亦有贈別詩。末云平陽古帝都。俗有堯民雍。君來續干羽。我將播笙鏞。二詩現藏篋篋。又可詢兩家而得數年之事。萬里之遙。何機關之示現。乃爾耶。然則人謀又何為耶。此事竟可補入唐鍾輅前定錄中。現擬七月十二日起程。十七日接印。卽天雨泥濘。不能寬期數日。祈代為昭告祖宗父母。俾在天之靈。庶幾一慰。且藉以默相。顯愚使無隕越。幸甚。幸甚。是地土沃民醇。尚稱易治。且水泉疏衍。人物秀良。有抗稻有蓮菱。有魚蝦。最近而中風景。卸事大繁。在冬臘之間。無具之身。初膺民社。雖加勛勤。慎未知將來能勝任否。勉之而已。弟辰下頑健勝常。無煩懸注。倚裝屬草。恩卒未詳。便請鈞安。伏惟垂鑒。伯叔兄弟戚屬知交。均為告慰。且報謝一切。茲不一。七月十一日。次琦謹啟。

復郭中丞嵩書

按郭公號筠仙與先生為丁未同年進士是時巡撫廣東而先生講學於其九江鄉也

敬稟者。某於月之二日。接奉由縣專人發到賜書。仰叨慈注。捧函祇誦。光動里閭。所以委曲而誘進之者。至周極渥。猶復導之以舊遊之懷。示之以式盧之雅。雖盧毓之禮。張鉞主簿奉書。信陵之迎。侯生市人增色。以今況古。光寵為多。聞命競慙。心願罔播。敬諭大人體國公忠。受天庥命。敷惠於三山五嶺。通道於九夷八蠻。夙隸帡幪。無不踴戴。矧依譜末。尤願趨風。旌節甫臨。卽擬晉謁。尊嚴貢誠。左右病軀。僊蹇事阻。從心伏念。某海濱之鄙人也。世守一經。家徒四壁。時昔苟圖祿仕。亦有歲年。避尾蓋上。豈伊素懷。巢林鑿坏。與之殊轍。屬以身嬰痼疾。綿歷十載。肝氣失調。脾風頻動。每遇顛發。涉旬逾序。加以入秋。店作乍水乍火。昌黎謫瘞。文字無靈。潘岳閒居。聰明彌拙。匪云離勢。遠俗保其幽素。聊欲蠲痼。導和就成。省曠不交人事。

職此之由。若謂膏肓泉石。以為名高。其於乃心。綢繆矣。脫獲刀圭。少效氣力。稍充分。即鞠脆鈴轅。恭承  
策訓。鈞論。乃云。當以小隊。過訪深山。此誠古大臣忘分下交之至懷。發潛幽之盛節也。若某者。文義不  
豐。行能無算。曾持吏版。自異幽貞。大人任方國之重。時事方殷。日不暇給。一旦勤大府之高牙。就空山之  
小草。人聽惶惑。眾論紛收。縱不疑大君子偏嗜之奇。必且重山中人虛聲之誚。弗敢承也。亦非所望也。願  
垂意而深察焉。肅稟恭復。藉展下忱。虔請勛安。伏希鑒察。次琦謹稟。

又復郭中丞書

敬稟者。次琦於前月。月晦。接奉廿八日賜書。渥叨垂注。仰見大人虛已念舊之殷。有加無已。下懷感激。莫  
罄言宣。伏讀頌到。淺語十六條。錙砢物情。而肝膈迸露。語語載隆人正俗之思。以出陳承祚所謂公誠之  
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者。庶幾近之。敬當與父老子弟。誦服而訓行之也。政成  
化光。拭目俟之。爾而鈞論。猶以謂苦心焦思。莫知所從。則誠鉅人君子。歟。然不自意之深衷也。古大臣昭  
融契合。功施而澤。究名成而道昌。良亦發皇耳目矣。而獨其殷憂。寤歎之私。時若有不釋然者。流示於語  
言文字之表。何者。魁閣之士。慷慨豎立之才。其許身至伉。而待物至厚。其憂時至深。而望治至迫。天時人  
事。或不能驟副所期。則鬱伊之感。易作。閒讀古人著作。若高平涑水遺文。暨近世王陽明盧九台諸公文  
集。輒低徊想見之。蓋非獨一世然也。次琦少無學術。長益迂愚。不幸仕學無成。又以病廢。大人過聽浮虛  
獎稱。高躅誠許與之意。厚也。而實事則竊未敢。昔孟陋見禮於桓公。人謂陋學為儒宗。宜參府事。公數曰。  
會稽王尚不能屈。未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王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  
士哉。我自我疾。困不堪。襲命耳。非敢為高也。古人成言。特符鄙事。比益沈繇。至乃不任拜起。有孤延擊。連戾

何極瞻望崇輿蹈而巳伏惟含宏之度原其簡悅而不責其狂疏幸甚幸甚肅稟恭復藉展下忱虔請  
勛安仰希鑒察次琦謹稟節高而詞遜郭鈞仙終亦不能親禮也

答吳澄溥同年書

不見遂三七年一昨枉過高軒相視眉目都非曠昔為之慨然此三十年中閣下譚論在朝廷仁恩在  
庇庶蚤晚卿雲重麗高掌遠躡建樹更無窮期以視弟之學仕無成知難先退牛宮馬磨中為鄉人沒齒  
其度越可涯量邪辱書獎飭逾恒使寒窗倦人衣而暖通窗外有霜菊數叢綠萼香梅一本對之展  
讀覺晚香幽韻同入襟懷快何如也伏省莊居多豫以雨閉門日與古人相對尋見在可行之樂補平生  
未讀之書甚矣閣下自笑耽此是平生痼疾痼疾也痼於書所謂不病病也昔伊川程子還自涪州親加  
豐昨門人問故程子曰力學之功也人不學便老而衰每省斯言為之惕息頃見閣下酒杯譚笑雖辭氣  
雍容議論猶復英發夜分忘倦李延平涵養服人錢世儀精神滿腹殆兼有之與卅年前促膝  
三館時意興初無少異則是無故則能取求於學故東坡云嗟余老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茫然弟輩生  
擁皋比真令慚無地矣歲暮懷人往往增劇盼閣下春融再到情在於斯子貢言盟可尋也可寒也  
弟則謂盟可尋也不可寒也蓋望公如望歲矣南朝人物如蔡興宗者較之同時諸人才識亦頗可稱述  
始終宋代亦無一身二姓之嫌惟其濟遠逆邵之朝受其太子中庶子之秩此李充所謂不及寧生之如  
愚伯玉之可卷者也毀方妻節之謂夫復何辭來教斥為五代馮道一流誠確論也謹按魏晉以下理道  
不明耻尚失所嘗有號稱名臣智勇超出而委贄累朝顧頡陳力者時論亦恬然不以為怪顧亭林日知  
錄正始兩段見三趙師北陵餘叢考六朝忠臣無殉節者一段見卷言之最悉嗚呼此程朱講明性道之



雖然不可不善處也。足下在鄉黨中。雅負清望。望之者眾。即求之者深。況庸俗之情。望風逐影。方今尊堂棄養。大婦持家。而足下適有此舉。僕固知足。下蕭牆之內。定有萬不得已。若哀但形迹交關。易滋多口。即喙長三尺。誰能家至而戶說之。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又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今至戚如次。卿且不見諒。況悠悠行路之人哉。居室之事。其厚薄人不能窺。一經離過。便成話柄。審處熟思。萬萬不宜。鹵莽僕與足下。情均骨肉。人議足下。是議我也。聞此以來。如芒刺在喉。吐卻始快。又凡少年作事。爽直境過時。還每留後悔。晉書王獻之傳。稱其遇疾。家人上章。禮神法當。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郝家。離昏獻之前妻。郝曇女也。又陸放翁棄唐氏後。終身歎惋。所賦叙頭鳳詞。及沈氏小園諸詩。屢訟其事。至今讀者。輒為心惻。賢達且然。何況我輩。聊舉一二。以見覆車知愛。有年心腑相照。必不以謹謹取罪次琦頓首。

答李菊圃太守書

名周清時。官惠州知府。以廉吏名。後擢山西巡撫。

菊圃先生公。祖大人榮下。福星指粵。皓首黃童。一齊顯手。稱慶洵今人願。天從也。南交草木舊日。皆知公名。西漢循良。此日樂觀。公治行。錄一郡以暨一方。錄一方以覃四遠。杜子美所謂。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又安可待者也。其為殷祝。可勝道耶。方生回拜手書。及燒春之賜。恭悉五馬遄臨。吉祥止止。而弟竟不獲一叩行轅。修部民之敬禮。失則愆於心。有忤矣。弟自送別後。都無好懷。五月家弟不祿。人倫之感。不言可知。涉秋以復。困於瘍瘡。臥閨十旬。杖而後起。小人薄枯福過。災生周易以消息盈虛。為天行物理。自當如是。自今以往。惟有退藏。加密思。日夜孜孜。以畢餘年而已。茲郡何時報政。時來不無公暇。老眼未枯。接梧舉觴。尚能信眉一笑。特未知天假之緣否耳。祇復恭賀大喜。兼請勛安。惟

鑒不備治愚弟朱次琦頓首

賜進士出身分發湖南知縣梅坪陳君行狀

代曾到魁士作撰魁士先生九江人貢生為吾粵經學名家學海堂開創之耆儒

君姓陳氏名亨時字信民以字行別字任甫號梅坪南海九江鄉人也曾祖叔駿祖在津皆庠生父履恒嘉慶己卯科舉人敦行孝弟績學綴文家居授徒歲常百十人學者號心農先生著碧樓全稿文獻纂略四書義說若干卷子二人長在桑邑庠生次即君君生有異徵少從其祖口授詩歌輒能成誦稍長為文崢嶸見頭角一時父執若明監丞琢如關明府穗田輩咸器重之旋丁外艱事伯兄有姜肱陽城風居常互相師友而君聰慧過人一經指陳輒心領神悟發憤淬厲往往秉燭達旦文序詩壇卓卓有聲道光甲午科舉於鄉丙申成進士授知縣分發湖南初嫡母寢疾慮不及見君口喃喃呼君不輟已而假歸得侍湯藥數日人咸謂孝感所致云性溫厚器量宏深切於濟人銳於任事癸巳之夏水決桑園圍三了基鄉閭乏食君駕小舟勸分沐雨櫛風不憚勞瘁不足則倡發鄉南方義倉又不足則倡發同濟倉存活無算君故無中人產然施與恒逾於富人丁酉西潦大至堤不沒者幾尺淫雨百餘日內水漲溢君加築子堤以防之首捐金為鄰里先容繼虞陳仙儕兩茂材毀妻子無所恃君偕同人醵金以助其見義為勇多類此陳氏於九江為巨族歷年通賦餘百石候補府經歷明公達周歷催科吹角持軍械捕通賊如通盜人皆震慄或空室逃亡君設法勸督不數月積負頓清族人無罹文網者九江地大物博良莠雜出儒林書院鄉人讀法所也群舉君及曾君銘勲馮君汝棠明君倫主其事豪紳某老矣猶以博為業至是不改君曰剛則吐之柔將誰茹乃鳴於官擒治之鄉南之山故多叢莽無賴子發冢為姦利官屢禁之不能改君密訪呈具主名雖族人不少貸由是惡俗稍革良善倚之無何遺疾以十二月癸丑卒年三十有四弔臨



者相向哭失聲。遠近皇皇如傳所依據。明廣文離照語人曰。某自大故後。老淚不滴者已若干年。所矣及葬。昇柩所過。皆嘆有泣者。初君之卒也。歷三日。支體猶溫。顏色發越如平時。其兄姪桑守之不殮。鄉人遽奔走相告。進士君復生。天以福吾等也。不遠十數里。問音耗。門外萬頭如黿。肩以下皆隱。既卒不起。則大戚數萬戶中。洶動擾亂者。屢日。嗚呼。君處一鄉。而一鄉服若此。曩令藉手由縣令。洊至大府。建白更何如哉。君之不年。一鄉之不幸。抑非一鄉之不幸也。君娶關氏。無子。以姪桑之子為嗣。劉與君同鄉。雅重君。君之主儒林書院也。賁劉敦勸之。今君墓有宿草。不忍其行義就湮沒。爰從姪桑請。擬其大者為狀。將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胡侃誠先生家傳

夫范晏創陰德之傳。稽含表歸厚之門。士有履貞蹈和。陶元浴素。惠愛同乎春。及韜晦比之夜行。故譽未延於士夫。名不出於宗都。而核其立身如矢。制行若銅。在福則冲。當仁不讓。樸誠而訓子弟。恭儉以式里閭。是老成之典型。後進之軌範。若我友胡君調德。尊甫侃誠先生者。其人也。先生諱麟。報字獻昭。別號侃誠。南海人。祖正茂。父桂攀。並積善。在躬無權於世。先生生而岐嶷。長更簡淳。被服接於儒先。器誠決為英雋。祇以家徒壁立。早歲飢驅。遂謀廢著之方。助彼誦經之業。善算兼握。錐刀不爭。宋清受蚩妄之譏。孔氏得雍容之致。以故恒產未立。長物莫名。甄歎生塵。室仍懸磬。說者謂先生聰敏善悟。博綜多能。凡木土經營。金石刻畫。商較三術。諱首九章。靡不洞究。元機貫通。奧旨假使分其餘智。試彼長才。何難金鑄玉陽。銅埋范蠡。不知其利輕一羽。義重三旌。羨子敬之。指困陋祖約之墮。麗見欺石米。不問家僮。誤受千錢。獨還本主。蓋自營什一以來。為計事乾沒者。非一兩弟積不平。欲與校。先生力止之。其寬中如此。殆高充所謂。

以產則貧論道則富者乎。尤重天倫。備修人紀。禮動問寢。雅補循陔。追遠則蘋藻必虔。敬宗則葛藟能庇。卜式愛弟。財物屢分。高眷撫孤。恩誼甚篤。至於應酬親串。款洽鄉隣。氣固敦龐。義匡流薄。嘗客湖南。友有欲攫其歸裝者。先生覺之。即解數金為贈。昔桑虞見竊瓜而開道。伯珪因盜筭而築橋。此之芳徽庶乎合轍。然性情雖摯。風格頗嚴。移僧真之牀。避而必遠。饋劉忭之食。難與作緣。以致衆論紛投。群小見溫嘗為里人誣以不廉事。詳然訕之久。乃得白。蓋邑犬則羣吠。所怪市虎則三言而成。污不疑以盜金。惑曾母以投杼。飛言如雨。自古已然。疾惡如風。幾人無怨。而先生素懷夷曠。寄趣超翔。叔度之波濤。不濁。獨孤之鏡磨而益瑩。惟娛暮景。以養閒。督嘉兒以殖學。其誨訓德也。自為兒童時。即已畫虎有威。數馬致戒。垂韓休之家訓。懷石借之義方。屢講孟子德術智章。以相警發。及調德於戊寅。己卯。卒己等科。力薦不售。人皆惋惜。先生獨謂學非干祿器。以待時。一第何足。恩人千秋在於自樹。故調德動成善。棟味馨。道腴品重。膠庠是北。銑南金之寶志。幼枕菲。兼謝詩任筆之長。比年阮官保白侍郎來。與特加獎異。深被揄揚。皆出先生之庭誥也。日斜庚子歲。在龍蛇耄期。既臻梁蔭。載缺。卒於道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年九十有三。先生於道光元年。恭遇登極大典。賜七品頂戴。初聘黃陂人。未娶。卒。繼聘陳孺人。牛衣耐寒。鹿車偕隱。采蘭而供。婦職折菱而肅。母儀子一。即調德也。邑茂才孫男曰行格。琦與調德經章幽贊。編紉古歡。迭進箴規。而無嫌逆耳。每談墳素。則互相解頤。以此知交。備聞模楷。敢檣螢燭。用附驥旌。後有表零陵之先賢。紀襄陽之耆舊者。或將有取斯文乎。為按胡調德先生亦先祖連州公業師博學高行者

康南邨墓誌銘

朱次琦曰。予讀歐陽子梅詢墓誌。以謂士果能自為林耶。惟世用不用耳。三復其言。而悲之。竊慨生平舊

遊多抑塞之士。而若廖南邨關璞軒兩孝廉。尤有可悲者。兩君同年舉於鄉。俱不及仕。盜起粵西。關君薄遊。及於難。廖君考終牖下。亦不試以卒。其標格故不同。關君疏雋才氣。有過人者。廖君幼始細謹。用財較錙黍。行事有尺幅。假而當官。不失為惇。幅吏天下之擾甚矣。其端由吏治之汙。居恆與馬服玩聲色之好。奢麗百出。且復豐於獻納。奢於應酬。謂之開展。若而人者。皆非腰纏入官者也。一取之於民。而凡丁胥囊猾倚勢作威。又喜言官。憚受球以恫嚇其民。而放其無涯之欲。日服月削。怨府毒深。群相敵讎。橫流遂潰。此方今之大患也。然則關君推辨治材。其於攘剔時弊。或不如廖君有益也。君南海九江廖氏諱熊光字偉燿。自號南邨父曰鄉飲。省長松。散散行善。有掩骼葬。嚮之德。先世由南雄來遷。南遷諸宗。故多衣冠族。而廖氏世力農。不顯。至君始就讀。發名流聲於代。為時聞人。幼擅文譽。彙脫輒驚。其長老問業於邑通儒梁教授序。鑄得其指授。出試有司。邑令徐公香祖奇其文。將拔選首。以故為桂按察文燿所先。君弗懟。明年郡公烏爾恭額平拔君選首。受知於故相常熟翁文端公。補弟子員。淹饗舍二十餘年。咸豐改元。今尚書萬公青藜。故廬道呂公。信孫主試。乃以第六人中魁選。比落第南歸。君年且五十矣。君性靜退。不爭物。先與人交。不為翕翕然。桑梓利害。亦引義弗讓也。鄉人積穀備荒。築場設肆。又內河修繕堤圍。增庫倍薄。費皆不貲。君始然其役。遭亂為惡少所害。事定。實不校。人服君長者。儉衣。飯食而瞻。卹寡妹。甥忘其孤女。兄無子。卹之尤至。疾革。猶分乞餘財。蓋為人深中有主。不混所施。如此。予去鄉久。假還。見君里第。君亟謂曰。子為令聲。蹟既著。行見知上下。萬一得所藉手。一吐胸中奇偉。亦可壯也。胡速歸。君卒之歲。詔書屢追予。趣赴闕。雖不能用。君言至今心媿之。由斯以觀。君雖不形缺。缺乎其志事。蓋可知也。嗚呼。國家仁覆區宇。變醢養瘠。期使文無害者為治。中外顯僚。下暨州縣。學校之司。取諸鄉會。兩試號為正途。厥後人員。回

兄難而多端。自予童時。里蓋有十三年甲科而歿於需次者。其鄉科則予以道光已亥得舉。已亥以來。汽於今。里中獲舉者二十有三人。第進士者五。以貴入仕者二。餘或汎浮江海。歲歲隨計吏。或久次勸遊。臥家不出。甚且溘隨運往。足可傷悼。苦君與蘭君者。則又有李君虛谷。關君雪湄。予宗人梧生雲集。亡兄晚亭辰階。並先後齋志歿。計三十年中。無以鄉舉授官者。壯佼之夫。忽忽奄就頽暮而逝者。已不可作矣。是可為一世人材惜。而世道之感。當何如也。君有享壽齋集。以同治元年五月八日卒。享年六十。妻鄧孺人儉勤稱。君配先七年殂。殂。子二。曰安泰。諸生。曰寬泰。女子子三。皆得其適。孫一人。其葬在宅後之龜山。附以儒人實逾君喪若干月日。安泰來謁。銘予邑。邑悲愴數期。不能搦筆。安泰等將以今夏某月修君墓。前請乃中。不懈益堅。且曰。匪先生無以信後之為志乘者。予言非能重君。而安泰之孝。不可忘也。嗚呼。忍不銘。銘曰。

南邨其有知乎。南邨其有知乎。銘君者里故人朱次琦也。惟初有與期。惟卒無所施。予惡知夫所歸。咎而徒貽後死之悲也。

代擬請漢儒盧植從祀疏

奏為漢儒功存聖籍。道備人倫。請旨准復從祀。臣光 大典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聞禮有五經。蓋註疏之功。大士有百行。惟忠孝之道。光尋墜緒。愈景遺徽。表人彝。斯隆祀典。伏考漢儒盧植。涿郡涿縣人。剛毅有大節。與鄭康成同師。撰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而所註禮記。與鄭注並行。後代謹按禮記一書。為群經總匯。其間兼言三代之制。不無純駁之分。而後儒立解。大約推尋義理。則易攷釋名。物則難惟後漢鄭康成盧植二人得書說於不傳之餘。深文奧解。迥絕扳躋。誠經學之大師。聖門之宗子也。有唐貞觀二十一

年增定祀孔廟從祀二十二。人植與康成實在其列。當時勅撰五經正義。肯傳傳註。何啻百家。諸臣攷訂異同。至詳至晰。從祀之典。獨取此二十二。人亦可謂是非之公矣。代歷千年。未之有改。至明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之議。以盧植鄭康成學未顯著。還祀於鄉。我朝崇重經學。雍正二年。世宗憲皇帝詔復鄭康成從祀。迨乾隆中。儒臣杭世駿著議。復植與康成一體。議未果。上士論惜之。夫植書今雖不傳。據鄭志答吳模云。註記時執就盧君。則康成註禮亦嘗就問於植矣。孔穎達唐代通儒。其撰正義。自蕭望之許慎賈逵而外。南北諸儒。若庾蔚之賀瑒皇甫侃熊安生諸人。莫不挾其庇諤。疏其結襍。而禮疏中所根據於植者。凡二十九條。皆與康成顯然為異。而不少加取評駁。至詩疏續書禮儀志註通典諸書。均多援引植註。而有宋朱子亦亟稱之。則植之於禮純矣。粹矣。焉得以學未顯著少之也。夫康成閉戶釋經。其節概在逃何進之解。避董卓之徵。而植當漢祚式微。中人構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紂主河津之間。造次必於忠義。為東漢宗臣。第一暨乎卓議廢立。楊彪袁隗之徒。皆齋木世臣。坐而結舌。植獨抗論不回。砥觸兇殘。僅以人望獲免。此非服膺聖教。博習經訓。若能是其見危不奪乎。是故荀爽推九家之易。煥墨而就三公。蔡邕正七經之文。依何而參末議。未有若植之勁節。彪炳昭著。史冊者也。考其經術。則如彼條其行誼。又如此當復從祀。似無可疑。查自咸豐同治以來。漢儒毛亨宋儒陸秀夫明儒方孝孺或以傳經或以仗節先後列入從祀。況植專家之學。足範千秋。徇國之議。亦風百世。所謂隆禮由禮。經師人師。相應請旨。准復從祀。以光大典。於以還千載崇德報功之舊。於以正肯綮懷私復古之愆。風聲所樹。士類奮興。仗天下儒紳之徒。皆知遵經之可尋。大節之當在矣。所有請復漢儒從祀緣由。繕摺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敕部詳議施行。謹奏。

論馬加利事

按馬加利之事。何難答之。應云。差官命吏中途遇寇之事。中國向來恆有。滇撫鄧爾恒入覲為盜所害。咸豐初事也。江督馬新貽開操為賊所刺。同治初事也。當時不過命該省查辦。必責以罪人斯得而已。馬加利於雲南緬甸交界處。所勘實非雲南地。突為山苗戕殺。朝廷震怒。不特嚴飭該省督撫急辦。且特命湖督李瀚章馳往。嚴詰真兇。盡法懲治。以慰馬加利等枉死幽魂。此正朝廷一視同仁。視英使過於己使處。亦足見我皇太后皇上至仁大公。不以遠近異心也。假如英國境內。或有此事。試問舍戴盜正誅。更有何法乎。云云。果如此說。彼雖化外獷頑。亦復何辭。以應夷情。無厭得寸入尺。我既軟弱如此。彼之要求。將來何可復問。易所謂自我致戎。又誰咎也。現所索七款中之第二款。欲由紫禁城出入一條。尤堪髮指。

格物說跋

格物說三篇。定古經之正詮。屏辟言之底滯。匡謬正俗。辨偽得真。使程朱確祐復明。天壤泰山。可移此案。不動矣。中明陽明王氏倡致良知之說。不求諸事。而求諸心。由是心學盛興。波蕩天下。三四百年。餘風未。公可謂烈矣。謹按漢書註。良實也。孟子曰。良能良知。不過與良貴之良同義。本無深解。不聞以此為七篇宗旨也。況摘去良能專稱良知。謂千古聖賢傳心之秘。在是大約言吾人為學。不資外求。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失也。明鏡之應。一照皆真。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無所住處。其平日論學。指歸性性如是。然試問良知作此解說。果有當於孟子論孩提愛親之仁。否。蕭梁之世。達摩西來。始厭棄經梵。直指本心。不立文字。陽明祖述其說。並稱佛氏言。亦不之諱。欲使儒釋相附。害道甚矣。此說中篇歷剖心學之誤。條辨如椽書檄。亭。

而歸以名通證明如清瀾北海而去其憐激儒者有用之言所謂闡道樹教縣日月而不刊者也光緒三年人日同郡愚弟朱次琦謹識

重修四世祖墓祭文

維道光十一年歲在辛卯冬十月己卯朔越祭日甲辰宗孫某等敬以金光彩紅牲醴果品香燭楮帛之奠敢昭告於四世祖考南塘府君妣潘氏太安人之墓前曰伏惟元靈煜燦山澤網緼周家蓋祔漢道增墳風流彌劬日彪以文龜跌默慶紺宇丹垠既固既完庇此幽泯神之格思有萬其春洵我蒸蒿非故而新允惟烈祖誕英勝代懷寶自怡含輝未沫儉德之共勤思不匱克勤克儉昭茲來裔天鑒不誣厥後斯大人亦有言弗祿惟人祖之允嗣既庶以蕃旒倪引翼益捐麟振非兆地靈榮秀荀陳曰由祖德道義之門人亦有言振族允宗祖之允嗣多丈夫雄恩數乃留更僕未終門無白丁第高黃甲胄子先任夫捷捷亦有旌鉞專闢岩疆亦有錦衣飭紀扶綱綰符而尹執戟而即徽垣侍制相府封章三魚肆席五馬分行濟濟卿寺載駟載翔駢就司馬載晉載揚顯榮獲大式告崇岡曰數祖功而熾而昌亦有人言世豈家賢祖之允嗣上不辱先民伊父母國伊甸宣霽雨隨車駸歷中邊京室賢勞江嶺黔滇吳閩楚越東土西川匪直也人能宮奏報正氣扶倫惟忠惟孝致命遂志曰祖彞教凡諸徽德非僭無征四百年茲發育菁英在我後人勿替寅承載叩幽宮載厚前誌有聞具初滋予心悵春梅既設陞盾斯齊一喙同力應併心毗藏功以時履武前規肆安且吉予懷不迷吉謁用享濟濟升躋未陰未陽祖無我道祖字我人瓶壘婦子胥康而生曾孫惟主祖祚我人騰茂蜚聲墟枯吹生奮為國楨英英射策驥首觚稜賦賦臘仕冊府垂聲表阡誓墓先民是程勿壞爾墓勿棄爾成臚忤薦辭陟格式憑尚響



公祭陳梅坪大令文

維道光十七年歲在丁酉十二月甲辰朔越十二日乙卯合鄉紳士某等敢以清酒庶羞之奠虔告於例授文林郎在籍湖南知縣梅坪陳老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行承家範材蔚國禎允昭士望亦重鄉評當齒牙之孤露已不師而自成越駿足之超軼乃騰茂而斐聲然脫白未久甫踰歲遽謁帝於承明信乎達人有後與摧巍科登上第蓋歷兩朝三百有餘歲而復振其家聲何志盛氣銳俄棟折而樓崩豈垂成之夕降與豈泰山之起召與胡為乎禱肺石而靡靈嗟夫以公虛抑之懷縝密之慮強忍之性使馳驅於皇路則入可以彌綸夫袞職出可以霖雨夫蒼生彼龍黃魯卓猶是人耳充公所至庸不克與之方軌而並行今其若此國家何以收用人之效黔首何以慰望澤之誠三楚何以馴華離之俗五嶺何以被桑梓之榮奚怪商農吊於市婦孺弔於庭下至灶姐走卒莫不淚簫而心怔何況某等辱得人於鄉校媳群議於黎蒸方修廢而舉墜慶百度之維貞嗚呼地大則物博族眾則龍橫故咸謂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自公為之而父老觀化相與慷慨太息以為百年來無此枕席之賓嗚呼一旦奪公以去孰與起渠溝之瘠孰與調難鴛之爭重有憂者高山難仰大樹難零則四達之遠方將喑黽而舞狐狸彼血人於牙擇肉而噬者且賜賂而並興又孰與殺其戚而折其萌也嗚呼豈惟某等知公九京之下亦為心慘吾見風雲滄夫墓道猶鬱怒其未平誓指誠於天日守眾志之如城踵逝者之遺志勉造福於民氓嗚呼公之目可以瞑矣盍鑒此臨風之長慟與薄醴之難馨尚享

祭陳大令文

大令卒於丁酉越二歲遇其墓見印封

維道光十九年歲在己亥三月日同研生朱次琦敬以生芻之奠祭於亡友任甫大令九兄之靈曰吁嗟

令君時之。岐造民望。國華人龍。天寶離彼。久祥。嗚呼。宿草。今都謂余。幽費。先盟。私我。下我。既我以誠。至今。我眼寫君儀形。云何。響。盡聲。歎。無聲。云何。梳。姐不親。虧。藏。躋君之堂。降君之庭。嗚呼。杳矣。真不弔矣。夜登。藏舟。永潛。曜矣。悠悠。百年。芒生九絃。吁。嗟。令君。謀面。來生。嗚呼。哀哉。尚饗。

北上會試祖道文

維道光二十三年歲在癸卯十月朔越二十一日。會試舉人朱某。虔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水陸道塗之神。曰。曩遊萬里。跋履風塵。南洋北走。起僊亭。屯匪曰。予智。惟依於神。三年不鳴。又及茲辰。昔丞相宏。謁公車。者再。迫欲求伸。緣飾經術。嘆。點。千春。亦越昌黎。兩舉有聞。為古碩儒。為時貞臣。是二君子。一藉一薰。予矢諸風。夜神知其勤於戲。不可知者。遇不可信者。文不敢負者。學不敢玩者。身風飄車。倡江汜河清。尚勵相。予宏濟閩津。尚饗。

之官山西祖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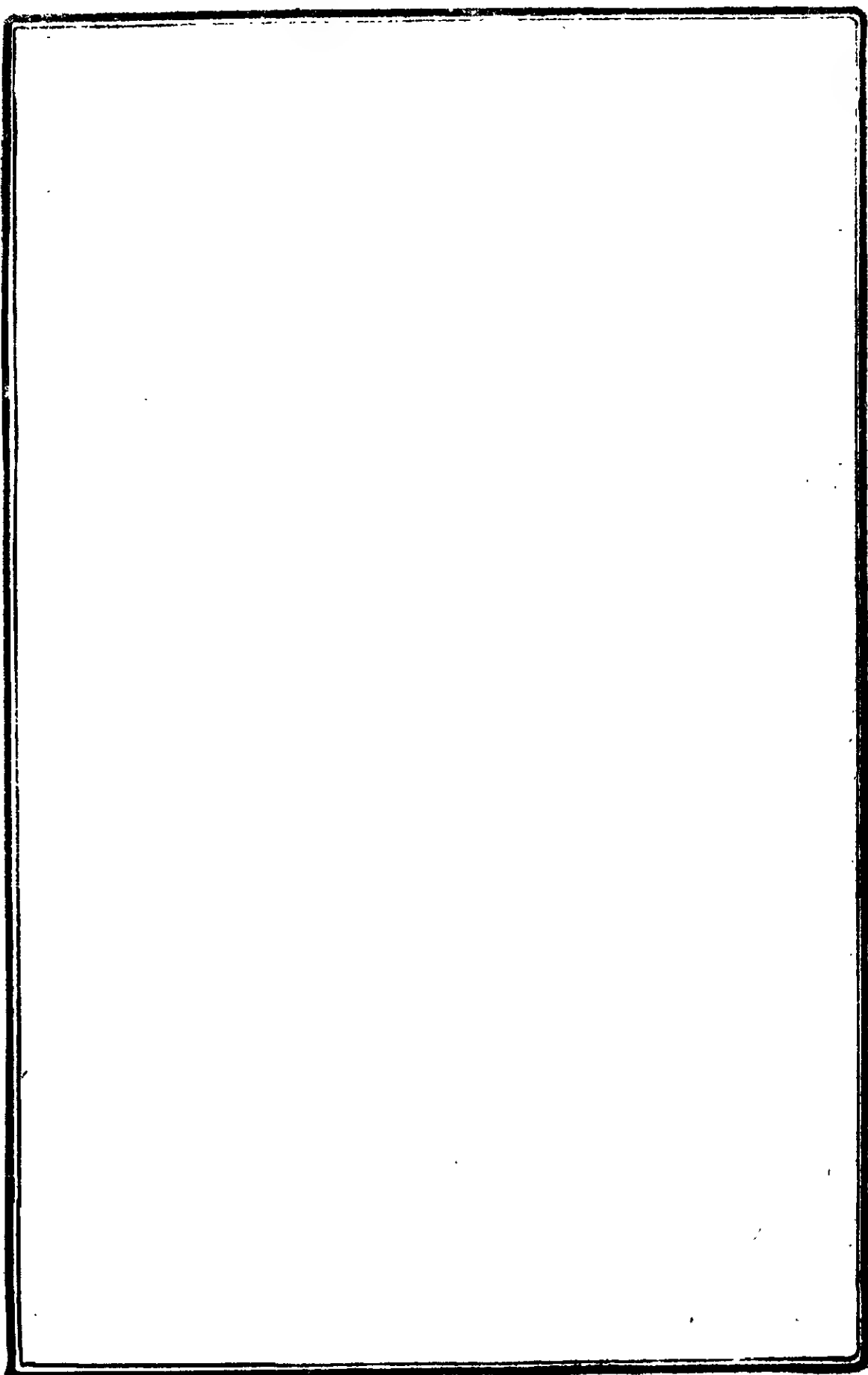
維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正月庚午朔越祭日丁酉。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分發山西即用知縣朱次琦。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水陸道塗之神。曰。琦惟不佞。行業未揚。奉先臣之清白。飲下士之編章。數辱公車。一對明光。乃荷丹毫。遂館銀黃。俾汝數民。唐魏之彊。假還不日。待罪方將。星言首塗。吉日良辰。神尚相。予。聳行四方。思敬。楫於大川。敢聘。嘗於康莊。守道守官。民幾民康。夫惟捧檄。重春維桑。故山。醫。醫。宰。樹。行。行。昔。宋。相。義。遠。屢。吟。想。於。圭。峰。月。下。人。龍。開。濟。亦。倦。倦。焉。於。歸。臥。南。陽。蓋。馳。驅。可以。許。而。父母之邦。良用不忘也。於戲。肅肅王命。悠悠天常。日月照臨。臣敢懷鄉。尚饗。

祭房祖白岳先生文

維咸豐七年歲次丁巳正月甲寅朔越十四日丁卯朱氏孔安房諸孫某等謹以柔毛剛鬣清酒庶羞之奠敬祭於房租有明高士白岳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德分雪白蘭熏先生翰墨金石不蝕先生之存蘭鐫蒲輪先生之去雲霄一羽謂宜慶餘猶有鬼神何悟忽諸乃痛斯人崇名兩間遺塵七尺相望百年三披荆棘眇眇末孫躋壠而號咷涕泗增勞昔孟軻氏墓出宋元豐甯顯甯晦從汗從隆雖聖與賢無如命何時數有奇於人則那嗚呼富貴何常不以亡亡大矣夫子與造化元嗚呼天之所奇我之所大下馬一陵斯萬千載尚饗

祭戢旗岡后土文

維咸豐七年歲次丁巳正月甲寅朔越十四日丁卯原任山西知縣歷署孝義襄陵縣事朱某等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戢旗岡朱山后土之神曰嗚呼我房祖永歸於此縣賡幾何年矣侮予之逼神實饒之謀野之獲神實啟之升靈安魄神則祉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六目錄

藝林

詩

誦芬集序

留芳集序

留芳集



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六

大同書成題詞

南海康有為撰

千界皆煩惱。吾來偶現身。欲因哀濁世。飢溺為斯人。諸聖皆良樂。蒼天大不神。萬年無進化。大地合沉淪。人道祇求樂。天心惟有仁。先除諸苦法。漸見太平春。一生花界。人人現佛身。大同猶有道。吾欲度生民。廿年抱宏願。卅卷告成書。眾病如其已。吾言亦可除。人天緣已矣。輪轉空虛懸。記千秋事。賢王亦有初。啟超謹按。先生演禮運大同之義。始終其條理。折衷厚聖。立為教說。以拯濁世。二十年前略授。說於門弟子。啟超屢乞付印。先生以今方為國競之世。未許也。

愛國歌

登地頂。崑崙之墟。左望萬里。曰維神州。東南襟滄海。西北枕崇丘。嶽嶺環峙。川澤匯流。中開天府之奧區。萬國莫我侔。

我江河浩浩。萬餘里。其餘百川無涯。溪江南十里。必有川深廣。可以泛汽船。新頭恒河與密士失。必淺窄。僅比我小泉。來因多鏡。太吾士。先河泰權。皆是短小流涓涓。幼發拉的底格里。兩河難比江河之長源。萬國無我水利專。

巨山廣澤。大野深林。原隰陵行。江湖漢濤。千百里間。必備崇深。相彼印度與北美。萬里平原無寸岑。埃及波斯阿拉伯。沙漠沉沉。地形自歐洲之外分。無與我並駕而倚輪。

地東三帶。候備寒暑。川嶽含珍。原野平楚。五金薈萃。萬寶繁牕。以花為國。繁爛天府。橫覽大地。莫我能與。鳥獸昆蟲。果麻草木。億品萬景。物產繁毓。羽毛齒革。錦繡珠玉。衣食器用。內求自足。五色六章。絳綠為服。飲饌百品。美備水陸。冠絕萬國。獨受多福。



魏我祖。懿惟黃帝。天威神靈。創始治世。監視萬國。無如赤縣。地自崑崙。西東徙臨。位時巡鎮。撫師兵營。衛有苗蚩尤。鐵額銅頭。是戮是平。乃統九州。力收開闢。風后宣猷。倉頡制字。文明休休。

惟我文明。曰五千年。歷史綿遠。莫我先埃。及金字陵中。絕文明不傳。印度九十六道。微妙多不宣。惟我聖作文字。速而存。堯舜讓帝創民主。孔子改制文教宣。漢唐開闢。益光大。東亞各國。皆我文化權。希臘興周末。文章盛。賀梅羅馬。更是強漢世。皆祇當我雲來孫。何況歐洲諸國之後生。島陸群種。屬更何言。

我同胞。分祖軒轅。世本族譜。百世傳。皆諸侯大夫遺子孫。金枝玉葉。布中原。于今兄弟五萬萬。同一源地。球之大姓。莫我遠原。萬國之人民。莫我庶繁。

中華地大。比全歐。全國同文。東亞洲。日本高麗。安南。皆我語言文字之遺留。雖有閩粵音稍轉。十六省語能通。郵印度文二十。語言分四流。歐洲十餘國。國語文殊異。難搜求。奧國十四文。英之威路士。與愛爾蘭。語言殊異。難講聞。彼偏設鐵路。尚如此。我無鐵路。乃能同語文。大地同化之力。無如我神。神禹開華夏。秦漢大一統。長城萬里。歷龍虎。張騫西域。遠鑿空。漢武唐太。鞭四夷。南朔東西。皆入貢。郭侃昔日滅波斯。天朝自古諸蠻。重亞洲國土。我最尊。上國之人。眾所奉。至今安南。印度。稱阿叔。二千年內。神威動。

我人相好。端金色。我人聰明。妙神識。我國制作最先。極據几看。袴袴箸食。突厥印度。埃及。號文明。不袴手。食坐地。席英用刀。七二百年。倍根之世。尚不識。惟我聖賢豪傑。多如鯽。文化武功。如交織。我心怦怦。起感激。大地文明世家。我第一。

我若生高麗。今一時。臂罷兵而亡。噫。我若生阿富汗。暹羅之小國。寡民。今雖自厲。而無能。強。噫。我若生印

度兮。久為奴而無鄉。噫我若為突厥波斯之人兮。教力壓而難揚。噫我即為荷蘭比利時瑞典丹墨之國。民兮。最爾強善而難張。噫我又為德法奧意諸強之民兮。爭雄於歐而難逞。大力於太平洋。噫方勤義之相競兮。非有廣土眾民難堪。翔惟我有霸國之資兮。橫覽大地無與我頡頏。我何幸生此第一大國兮。神氣王長。

我之哲學包東西。我無壓力無所迷。我欲自強兮。一號而心齊。大呼而奮發。氣銳神橫飛。我速事工藝。汽機兮。可以歐美為府庫。我人民四五萬萬兮。選民兵可有千萬數。我金鐵生殖無量兮。我軍艦可以千艘造。縱橫絕五洲兮。看黃龍旂之飛舞。

按此歌作于十年前。今則國圻已易。國勢大非。姑存之以厲國人。無自餒棄。

### 愛國短歌行

神州萬里風泱泱。崑崙東南海為疆。岳嶺回環江河長。中開天府萬寶藏。地兼三帶寒暑藏。以花為國絲為裳。百品雜陳飲饌良。地大物博冠萬方。

我祖黃帝傳百世。一姓四五族兄弟。族譜歷史五千載。大地文明無我逮。全國語文同一致。武功一統垂文治。四裔入貢懷威惠。用我文化服我制。亞洲最尊主人位。

今為萬國競爭時。惟我廣土眾民霸國資。偏鑒萬國無似之。我人齊心發憤可突飛。速成學藝興汽機。民兵千萬選健兒。大造鐵艦游天地。舞破大地黃龍旗。此亦十年前作今飾也。改國勢變姑存之。

### 文成舞辭

嗚呼鮮民兮。惟生多艱。遭世屯危兮。區域兮。爭。歲役兵車膏塗陵津。惟天降鑒哀我下民。以師代君。誕於。

尼山師代君一成

尼山岸倚彼魯東寧麟吐書重縱睿聰智周萬物道與天通脫然世表豈不雍容乃心肫肫寔哀氓蒙誓言拯之共其吉山尼山聖二成

乃顧四國駕言周游其車揭揭其馬秋秋嗟彼狡童不即我謀汚塵濫天豈不思休哀我生民懷我東周四國游三成

兩河舊都天下之中朝多都美其野荔豐椅歟三代未至大同不可而為誰知余哀依我聲聲南北西東衛聲磬四成

我歲晏兮我車播兮天命攸濫不為君兮歸歟歸歟吾黨之多狂簡兮四方攸從朋三千兮徒屬六萬儒僂僂兮教日昌大條樹彌天兮創儒教五成

惟昔之制失其綱惟今之制立其常天命在吾疇故即康改制立義託諸先王造作文字經列緯張繙以十二分之陰陽道備天人莫敢不莊範圍百世寔惟素王經改制六成

惟彼麟兮昌王道兮王道之明游我教圖兮今非其時來何故耶天命有德徵蒼素兮吁嗟麟兮傷美人之遲暮兮人知春秋之改制兮不知堯舜之得路兮獲麟筆七成

惟儒教師仲尼太弟子凡八支根條昌教附葉離披匪彼貴勢惟行道之知國立博士人誦書詩凡彼九流亦我附枝厥道闢行為天下師傳儒統八成

炎漢興用孔制春秋學以經世絕異端一統治三雍湯湯達掖萬方帝者執經夷裔倚裳凡二千年懷我三綱三統遞嬗三世並張方行據薊猶用小康俎豆莘莘平世漸日張曰夫子之文章受孔治九成

啟超謹案此先生講學萬本草堂時製以為擇菜禮聖之樂者律奏舞容咸備我同學皆誦習之惜今滅失

十城學校歌

吾旅美憲政會皆設其校凡二十二延美兵官教之吾名以十城學學者千數作此于來復日歌之

臨晚太平洋兮。迴望神州。兵氣不揚兮。感國是憂。強敵磨牙而爭噬兮。瓜分日謀。我同胞被魚肉兮。近辱可羞。我恐為奴隸焉。牛兮。夜沈沈而神愀。

相彼猶太兮。如喪家之狗。無所依噫。視彼波蘭印度。永奴之噫。我若無國兮。被逐何歸。噫。我不急時奮起兮。既落難復飛噫。

叢爾日本兮。我種我曹。地大如吾四川兮。人短不高。能捨身家兮。衛國土。能習武事兮。學兵。能勝強俄兮。萬國仰其英豪。豈有他哉。武明是號。嗟乎處競爭之世兮。有兵則文明。無兵則蠻貊。

況我萬里之廣土兮。五百兆之人民。五金萬寶之咸備兮。萬國無倫。我可以選千萬之民兵兮。為一大軍。舞我黃龍旗兮。橫絕地球春。

我奮我武。我誓我心。誓言學兵。執劍森森。我買我衣。不惜兼金。我持鐵鎗。步伐岑岑。山立揚休。臨厲不侵。皓日。侵我操於兵場。汗流重衣。不敢怠。遲校長有令。夜走大荒。日言遠赴。急理戎裝。豈不愛我工。豈不畏

勞傷。我決衛國。貧苦皆忘。惟我情位。或中道棄。我心傷。之力不宏。毅彼總工。贊乃忘國事。國既不保。家於何寄。願言諫止。我僚奮厲

既已學兵。以國自荷。馬革裹尸。誓死得所。何況勞苦。其何以縣銅像我。我他日視我。

我先輩之韓信。分半歲而平八國。班超之滅鄯善。今以三十六人而敢作郭侃郭寶玉父子。今百日掃波斯之城郭環大地。無此將才。今惟我華人之獄。我後起之英傑。今當追步其先覺。僅學兵伍。我豈自安。當入武學。將才桓桓。兵行如水。兵法如山。閱歷變化。大敵乃畢。北定南征。威震瀛寰。勿笑我為卒。請看田單。振我中華。視我忠肝。榮我華民。視我忠肝。

耶路薩冷觀猶太人哭所羅門城壁男婦百數日午憑城淚下如縻誠萬國所無也惟有教有識故感人深遠吾念故國為愴然賦凡百一韻

崇壁嚴屹。圉山上摩。天巨石大。盈文堂滑。工何妍。築者所羅門。子今三千年。城下聚男婦。號哭聲咽。聞日午百數人。曲巷肩駢連。憑壁立而啼。涕淚滿如泉。慘氣上九霄。悲聲下九淵。始疑沿具文。拭淚知誠懸。電氣互傳載。真哀發中宣。一人向隅泣。不樂滿堂緣。借問猶太亡。事遠難哀。海萬國有興廢。遺民同街巷。譬如父母喪。痛深限年旬。豈有遠古朝。臨哭旦夕。酸羅馬後起。強第度揚其鞭。雖殺五十萬。流血染城闌。當時嚴上帝。清廟金碧鮮。我來瞻遺殿。華嚴猶目前。珍寶移羅馬。痛心亦難諱。正當吾漢時。渺茫何足云。吾國二千載。亡國破京頻。劉石胥中華。洛陽慘風雲。侯景圍臺城。一切文物焚。耶律執重貴。雅樂遂不聞。暨至宋徽欽。汴京虜君民。豈無思古情。頗感騷人魂。或作懷古詩。亦傳哀弔文。未有憑城哭。至誠達野人。婦嬰同灑淚。十載慟遺民。吾跡偏萬國。奇駭何感因。答言祖摩西。奉天創業勤。艱苦出埃及。轉徙紅海濱。帝降西奈山。特眷吾家春。十二以色列。奄有佐頓川。大關所羅門。兩王尤殊勳。拓邊大馬色。築廟耶路顛。武功與文德。焜耀死海濱。餘波躍耶回。大地偏遵循。人種我最貴。天孫我最親。豈意滅亡後。蹂躪最慘辛。羅馬與薩遜。臨藉久紛紜。英皇當中世。俄虐今尚繁。遺種八百萬。飄蕩大地魂。有家而無國。處處逐辱艱。

被虐誰為護。蒙冤誰為伸。傳言上帝愛我。呼彼充瑱。窮途無控訴。憑城啼。吾先言罷。又再啼。四壁啼。益喧。  
哀哀不忍聞。吾亦為妻連。亡國人皆恨。惟汝有教賢。他國不知愁。同化久忘筌。汝誠文明民。文明成瘡。  
慙區區此道。黎艱苦。抱守堅。雖然猶太教。今猶立世間。吾遊墨西哥。文字皆不傳。英哲與圖。器泯滅。咸無。  
存讀學。皆班文。性俗忘祖。孫豈比汝。猶太能哭。尚知原哀哀。念速祖仁孝。無比援他日。買故國。獨立可復。  
完先兆。必後笑。物理固循環。吾哀猶太人。吾回晚。中原四萬萬。靈宵神助。自義軒唐虞。啟大文。禹湯文武。  
聯孔聖。實文王。制作大禮。尊聖哲。妙心靈。圖器文史。篇後生。坐受之枕。昨忘其源。如胎育。佳兒如釀。蘊良。  
醇我形。胡自來。我動胡自遷。我識與我神。明覺胡為元。喜怒哀樂。胡自起。哀樂胡所偏。我詠歌。舞蹈我飲食。文。  
言一一英哲人。化我同周旋。忘之我坐忘。悟之大覺圓。一往情與深。思古吾翩翩。莊周夢化蝶。吾實化國。  
魂若其國竟。殤哀慟。不知端。凡亡非我亡。時士托古詮。吾未免為人多情。猶為牽吾為有國。故身家。煩棄。  
捐哭弟。哀友生。柴市埋冤。雲哭墓。已不復。先骸掘三墳。十死亡。海外讒侮百險。前受詔久無功。纏身萬苦。  
難十載。連亡人。拂逆痛心肝。我本澹蕩人。方外樂談玄。胡事預人國。誤為不忍纏。今既荷擔之重。遠難釋。  
肩地獄。我甘入為救。生民艱受苦。固所甘。忍之復忍。焉久忍。終難受去去。將舍旃。浩蕩諸天遊。懽喜作散。  
仙天外。不能出。大地不能捐。國籍不能去。六鑿不能穿。猶是中國人。臨晚舊鄉園。睽睽涕被席。眈眈傷我。  
神願告愛國者。猶太是何人。

遊德國波士淡舊京諸宮苑于阿朗蘇利宮前觀天儀五事蓋吾京師觀家室儀器元太史郭守敬  
製也昔曾摩挲不意絕國重撫之感懷故國淚下沾襟乃作長歌

波沲蕙鬱。普舊京。訶蘆湖。波一碧。平離宮。別館。三十六。掩映林麓。見飛鷺。頻來屈離。獸噴水。數里幽綠。園。

青城崇岡危級花畦繡上據殿閣何嶢嶢長方樓塔構丁文釗墀文石登三成草間花際徘徊步忽觀寶  
器心忤忤紫銅圓球大盈文周圍刻綴皆天星太微紫微橫天市二十八宿何熒熒文昌七曲似閭時帝  
座北斗猶晶明長歎牽牛與織女隔漢相望不得語太陰之精猶閃鑠班痕蒙蒙蔽北極坐茲機槍遂掃  
地致汝大寶流異域以手摩挲重歎惜淚痕盈面涕沾臆吁嗟此為渾天儀太史以製授時歷其旁龍紐  
踞四山黃赤二道紐斜環象限一儀以測候製作精妙生紫班作者元初郭守敬獨明絕學任天官測天  
分候廿二所北窮謙吉南越蠻謙州吉州見北曉地近北極鮮卑間西窮黑海與裏海並置臺官測天垣  
以元域大得新識用製諸儀精巧極利熊南湯自歐來雖改歷法寶遺蹟我燕京觀象臺諸儀陳列環  
四壁亘今明清六百載時人夜夜來捫測光緒八年秋七月吾避京師來索筆生平頗好天文學登臺摩  
挲細考析豈意別後廿餘載波士淡京重遭值金人淚下遇霸上銅駝手撫見荊棘同是華京淪落客相  
逢相吊感時昔絕域隔海三萬里問君無足無羽翼何能飛來德意志載以巨舶以席龍漿胎禍  
食小龍驪山烽火召外敵庚子京邑遂邱墟鐘簷墮頓金輪側移置此宮草間則徒供歐人歎嘖嘖從來  
環寶非一國多難飄零多感激江南再見李龜年天上人間重測測烏啼花落此何地白髮重摩傷通客  
異時再登觀象台呼天難問雲慘碧

謁墨總統參亞士于前墨主避暑行宮丁未夏五月

長楊馳道直如箭離宮抗山林苑緬巖洞莎鮮作宮門衛兵持鎗環似扇梯亭廳上入雲峰文璫華嚴開  
正殿繡衣佩劍直殿前文叔幅中出酬獻握手殷勤話舊事颯爽英姿猶隱現自言二十充卒伍身經百  
死多鏖鍊二十八歲作將軍叱咤虎豹風雲變至今七十有八齡目光爛爛巖下電起自布衣為帝王文



治煥炳焜武戰。偏觀大地各君相。骨相權奇曾未見。叔賢畏觀楊堅像。侯景汗流梁武面。乃知英雄自環。  
異太原。楊素可驚。美天人眉宇。照塞外威武。紛紛誰可殿。民主乃以專。制治靖亂不使敵黨。煽墨從事。亂  
三百年。賴君道關民安。宴。譽我老國能變法。慰我英艦載出。既祝我成功。天助詳問。我來遊。欲何得。日命  
繡衣陪乘。遊請我觀兵陣。旆由將軍擁旄校督。登鎗戟森和珮。璆陪登大學藏書樓。俛先曹子圖畫天  
九洲。鑿渠百里。瀉泥淤京邑。爽塏賴此溝。大工未竣。延我籌。特乘花車出郊邱。歷言古蹟。請勾留。索我墨  
記。欲代譚。惜哉未成。謝意周。嗟乎惟天下之英雄。乃相敬而相收。詢我墨種所自由。答從鮮卑夏種留。甘  
渣甲峽。昔未折。鴉拉士駕頻索求。避寒遼海漸南下。墨秘腴暖田宅。悠中華宮壇有遺蹟。沃架丹宮可以  
搜總統。欣命史臣記古文。大冊用相酬。嗚呼。惟天下之英雄。乃相敬而相收。才如此。猶不能保共和之難  
也。又今復位矣。

歸魂

絕域歸魂不可招。齊州九點望迢迢。中原豺虎患方遘。大陸龍蛇厄未銷。窮髮噬殘蘇武節。怒濤長捲伍  
胥潮。海桑變盡灰難化。聞樂知微豈一朝。

五色

五色天機雲錦章。誰將并剪剪秋江。天吳紫鳳圖皆拆。顛倒裳衣奈夜涼。

閱報俄蒙英藏約。成瓜分即至天地變色。不知涕之何從也。

已是梁亡兆。爛魚瓜分今竟載盟書。龍沙萬里地維裂。烏藏百年王會初。末日真逢大灰劫。纖兒終壞好  
家居。皇天后土哀哀。親見波蘭哭履車。

游存別墅種菊花甚開九月九日登高望海看菊示客  
秋風絕鳴。菊花肥。城郭人民有是非。遺老不應知此恨。登高望海淚沾衣。

寄徐君勉伍憲子二子君勉名勤三水人憲子名莊順德人

天健行不息。地動轉不絕。日星亘光曜。皆由含大熱。故變化造物中。發至無極。孔墨為教主。範世稱大力。又觀佛即摩。六種震其轍。人道貴自強。剛勁百不折。下根盤九原。頂花照明月。旁枝遠長垂。庇蔭行人喝。吾道有徐伍。剛毅萬夫傑。龍象奮威。踏山海。撼欲裂。勤也秋晶安。碧天盪一瞥。震厲起風雷。皎潔明冰雪。神鷹擊蒼霄。長空肆飄撇。良金經百鍊。精銳不能缺。疾惡如探湯。好善若飢渴。從我二十年。遺患逾親切。毀家以紓難。樂道彌自悅。平生救國願。自任壯心結。蕭蕭風雨夜。夢汝燈不滅。憲子純粹精。卓犖起大節。翠竹上凌勁。青桐立淨直。懷抱大慈心。自發勇猛決。抗慨雪國恥。甘自入獄疾。乃知救世心。身家非屑屑。側睨歎中原。天漢注所揭。松柏當歲寒。不渝益青潔。後起得英秀。江河可不竭。洙泗賢七十。傳在曾參哲。即道所以大。係羅最剛烈。二子任道資。剛毅而肅括。十力四無畏。天柱金剛鐵。去銜騎天馬。佚蕩追風發。

辛亥重九日聞黨禁開

千秋傷黨。鋼禁網至今。開自是。受天大。竄因兵變。來流涕。蘇馬救傷。傷。滂膚哀。感歎。烏頭白。艱難歸去來。十四年于外。流離萬死間。子卿傷白髮。坡老指青山。國事亦多變。神州竟未還。惜哉遲歲月。念亂淚潛潛。

同琰女生母夢火入窗左足末指有紅痣常懼不啼十月

瑞火投窗入難鳴。聞汝嘶。胡為生世亂。不肯向人啼。廣額父風似。低眉佛相齊。硃砂誌足指。未是過來迷。  
外物

已能外物知朝徹。未至非人尚夕餓。驚說凡亡猶垂垂。慣看星隕入非非。面依牆壁山巖坐。手拂欄干雷雨飛。世界八千頻往返。可憐萬物入于機。

壬子二月自須磨雙濤園遷近月見山下須磨寺側公園前桃櫻滿山。居有小園適吾覽接門人梁啟超等十餘人連日為壽。且作詩會相慰藉賦三章。

月見山前海有痕。須磨寺裏佛仍尊。劫灰飛散知何世。通客孤羈得小園。蠟屐遊頻思賭墅。桃花開徧或逢源。一枝棲託聊隨喜。豺虎中原何處村。

念亂哀時親我生。東華舊夢憶承平。滿園桃李誰為主。去國衣冠變盡行。賓客解為文字飲。竹絲難寫樂哀聲。白鬚四海歸無日。碧血三秋劫盡兵。

我比古賢壽已永。幼訝衰翁今與參。絕域蘇卿人老矣。書空殷浩事何堪。婆娑槐樹傷身世。爛熳櫻花照壑巖。故國于今易朝市。惟將悽愴問江潭。

與旃理行覓得須磨湖前宅。僻地幽徑忽豁大園。備林池山石澗泉花木之勝。老夫得此。俛仰山海飽飫烟霞。足以遺世忘憂矣。園舊名長懶。別庄吾因其舊。即名長懶園賦十五章。既以自怡。後之

論世者或有感焉。

我本餐霞人。愛國捨神仙。臨眺我舊鄉。去之十五年。人民皆非故。渺莽齊州烟。吾生本無住。樂土尤所便。

長懶園任甫請改之後名為舊園

地僻宜幽棲。雲卧占一壑。懶殘芋可熟。稽康鍛亦樂。長鏡鋤黃獨。所勤草木學。身世長此忘。松風睡未覺。

松嶺

白雲常戀岫。青松橫蔽嶺。嶽崎帶巖壑。竇深出。入境突。兀數百步。登望烟雲冥。扶筇日一周。每苦穿秋徑。

天籟亭

松嶺最高頂。松杪露蒼翼。仰望翠岵上。鬱然雲翠逼。把卷倚危闌。看月至深夕。松籟吹不盡。天人了性識。

積翠臺

林壑倪下游。松塔據崇丘。形勢撐半島。蒼翠盈雙眸。松下白木榻。枕書送春秋。坐覽日月沒。平視雲靄浮。

蒲澗

紫茸菖蒲花。青綠菖蒲葉。澗水不厭濁。清泉潄磊砢。石齒區橫亘。橋截截可能過。安期復此生。九節。

東錦壑西錦壑

兩壑若兩手。高拱成揖讓。媽紅點岵路。影綠臨池上。厚木列蔽虧。兩塔相掩映。垂釣憑錦磯。坐嘯娛林莽。

沮澤谷

兩壑蟠其外。屈曲內藏谷。沮如浸水澤。草花爛紅綠。大波起暗溜。引泉成洄洑。陰陽備地性。玄牝可以畜。

上池下池

上池環屋前。下池通澗澗。釣磯垂絲綸。略約橫低亞。蓮芡蕩清漪。菖蒲濃媽姥。育育者大魚。知樂游多暇。

第一石橋第二木橋第三第四土橋

吾園多池澗。橫跨作四橋。石橋跨蒲澗。老梅扶行驕。木橋穹如虹。上池度逍遙。雙橋亘下池。雜樹曳紅綃。

雜花坡

蒙茸漫陵坡。草樹何離離。群花相間植。紅素雜紛披。遮我屋前路。石塔欹橫枝。色相我未忘。芳馨且自怡。

雨瀑洞

絕壑深林遠望若無際。但聞瀉溜聲。暗水瀟瀟逝。松嶺竟夜雨。晨見玉簾墜。盈丈懸崖石。散雪聲清厲。

菜香園

疎畦倚松嶺。桔梗臨蒲池。分行作豆棚。削竹植瓜籬。柳菜與蘿蔔。清甘吾愛之。英雄老閉門。種菜吾所宜。

郊曲徑

蟠嶺既登頓。循澗復側欹。叢樹枝散影。狹路草濕衣。尺步不平直。陟降多顛危。扶杖且樂行。世路尤險巇。

忘憂館

龍蛇起大陸。風雲擾中廚。西顧望禹域。沉沉我憂煎。欲度無舟梁。頭痛心煩冤。高齋餐烟霞。忽忘人世言。

感櫻花落

櫻花風雨落。天涯欲見東。陵學種瓜。故老江湖可垂涕。冬青無樹掩風沙。

須磨春日櫻花桃梅李牡丹。鶉花皆極開次第。開落至久初。則梅子綠陰落。紅飛盡為之感概時。

事同之也

草長鶯飛已暮春。櫻花雲開盡飄零。杏花又逐桃花落。梅子生同李子酸。幾日繁華憐歷劫。看人車馬自。

歌巾。杜鵑紅。偏空山老。世事濃枯笑轉輪。

水滿池塘樹滿陰。萬紅飛盡綠沈沈。雨雲朝暮黃梅熟。邱壑榛蕪紅藥深。若辨芽銷長日。磬壺蘆本擱。

雷。翠。清泉白石還吾願。僻地枯禪證佛心。

調某俠者

紅拂應歸李樂師英雄兒女兩心知。虬髯側卧看梳髮。可有楊裘來下棋。

明末朱舜水先生避地日本德川儒學之盛自此傳焉。今二百五十年德川公園順舉改碑祭名侯士夫集而行禮者四百餘人。吾在須磨不能預盛典。附以五詩以寄思仰。

儒學東流二百年。派支盛大溯河先生王。難比死士龍日本。千秋思大賢。上續王仁傳。論語隱同箕子訪。明夷先生浮海能。傳教却望神州應。大悲孔子已無丁。祭拜學風掃地喪斯文。我遊印度佛教絕。一綫儒傳或賴君。德川儒業世昌丰。楠社看碑訪落紅。十五年來重避地。每懷舜水庶高風。未隨虞履拜遺碑。僅自圖文寄夢思。他日海雲訪水戶。先從阡墓植松枝。

長懶園早起觀荷花。放花乃朝開午合。

疊嶂雲嵐態萬千。松杉樓閣擁輕烟。鳥啼花放山池曉。羣負荷花事要眠。

游存移夏日時自粵新寄到荔枝。

繩床高卧綠陰圍。摘盡枇杷試荔枝。斜日繞行松嶺路。雜花生樹蝶紛飛。

種菜

茄花已紫豆棚青。甘種瓜著未識名。老大英雄惟種菜。日斜長鏡伴園丁。

須磨游存移夏日即事六首

北嶺屏開翠。東溟浪打藍。喜廬足邱壑。秋色滿松杉。撫石行攤卷。鋤花命託簾。亂離滿天地。搖落自江潭。俗變攻吾短。園幽得日長。閉門惟種菜。因樹且懸床。觀化養生主。無名安樂方。疎鍾送晚雨。山翠撲人涼。

晏坐松林冥觀時。日月深。落花厚。盈寸。積雨滯。層陰。有欲頻觀妙。無言自證心。入遊非想定。天地聽飛沈。  
曳杖蒼苔徑。紫扉盡不開。海風吹作凍。山雨歇還來。我佛蓮花淨。故侯瓜蔓衰。蒼黃好顏色。向日復何哉。  
吳蘭高數尺。和植美洲來。大解青紅艷。連珠爛熳開。照人好顏色。舊夢醉樓台。未忘前因事。吾園復此栽。  
邱壑紆迴曲。周行作壯遊。崖危試垂足。花亞故低頭。魚樂知誰得。蛙鳴私是謀。化人亦煩惱。迴晚望神州。  
八月十三日。祭六君子于游存。移畢。素月已上。追念戊戌英艦還港時。月色感慨徘徊。  
舊時月色。霧難開。海外驚看十五回。偶免朝衣赴東市。忽經灰劫哭西臺。永傷白首同歸日。怕見黃圖改。  
色來救國殺身誰。念爾驚濤拍海夜。堪哀。

送門人梁仕公歸國

去國同奔日。倉茫十五年。乾坤憂憤裂。秦海幾推遷。白髮看征雁。青山泣杜鵑。八年久離索。幾月得同圓。  
去去看雲氣。神州可鬱鬱。山河仍故國。涕淚灑秋風。化鶴看遺郭。飛龍話舊宮。崇陵松柏路。為我弔殘紅。

任甫到京再寄

萬死奔亡後。生還入國門。去時緩騎急。歸日鼓加繁。朝市于今易。人民猶有存。淒涼華表鶴。嗟咽欲何言。  
重九箕面觀紅葉。看瀑竟夕宿瀑前。錦龍菴客舍。

千山深夜人踪絕。百尺飛流獨對清。落月斜明飛雪影。寒雲掩半隱雷聲。岷高天窄星辰少。樹密潭深巖石傾。  
如是我聞生淨樂。坐忘虛白証無生。

來日大難 五解 香山為淺易之語欲人人可解焉



其一 憂庫家也

來日大難策馬登山陟長城而望瀚海迴環天宮低野沙飛草乾墨雲亂飛蔽空漫漫似聞鼓聲庫倫南  
千吾鼓聲不起吁嗟萬里之塞垣蹈藉戈壁空思天山夜夢燕晉秦隴之郊俄馬入關

其二 憂西藏也

來日大難瞻我西天拉薩金瓦寺佛雨黯然我吏我徒我血膏磨通川隻輪不返陣雲莽邊易樹三獅幟偏  
藏翩翩嗟我舊藩王會百年片馬茫茫家自連連載危載懼西望川滇

其三 憂瓜分也

來日大難恐為波蘭利益均沾載在約言俄既吞蒙英取藏馬三邊何有東封肆邊德窺齊魯法問桂滇  
意與美豈不分一嚮我萬里之中華從此瓜分我五十年之中華從此沉淪哀我四萬萬華胄兮危涕  
而心酸

其四 憂割據也

來日大難出國門而南行割據縱橫聯省自立各控函關武騎蒼頭競聘齊秦喜怒生殺偏樹私人頡頏  
作氣勢旅距中原政府不敢令令則拒還魚爛瓦解豆剖瓜分恐為印度之分國兮哀我生民

其五 哀民生也

來日大難哀民多艱有田不耕罷蠶織而寒有塘不畜魚有屋毀瓦而拆墻富者走盡老弱守關工商無  
業待死而盤桓問何以故曰大黨為官入黨可橫行奪劫虐殺過諸蠻勞苦作業徒供強梁之饕餮薄言  
住憩鎗斃辛酸窮無所呼仰天不敢訴冤若再滿年死人可二萬萬誰實致禍哀哉永歎萬國人皆得營

生兮吾人罷業祈死無後報哀我生民涕下汎瀾

與伍憲子觀神戶雄嶺瀑遠浴諏訪山溫泉夜飲酒樓送憲子遊加拿大聯句

曾聞鼎格姊妹島今觀神戶雄嶺龍更橫絕東西兩大海（憲）鼎格瀑勢吞湖江大瀑不見小亦妙更清冷  
激瀉我心降楓葉秋山蕭瑟冷（憲）登道盤曲折履雙白石（憲）盡盡濕飛雪更浪花擊搏散石幢（憲）者居高  
伏下大氣傾瀉穿浮（憲）山月照空海風蕩寒雲隱隱聽雷撞（憲）巖林深悶洞雲閉水亭對坐忘身世更清  
身本來清淨身乃投濁流為誰計（憲）未忘蒼生國民患（憲）蘊蓄終為出山勢更詠訪山下導溫泉萬家燈火  
海雲霽憲滿腔熱血澆洗難入無垢地亦何喟更獨憐世濁忍獨清天下滔滔痛長逝（憲）菊花正美魚羹  
滑醉上酒樓且聯袂更燒燈（憲）玫瑰酒餐士大夫更兼味（憲）君辦大事且痛飲龍服久為螻蟻制送君  
汗漫萬里游太平洋深懷揭厲加美若觀鼎格瀑大觀無忘今小試更

十月登日光山頂道遠日落中夜乃至山頂中禪寺湖山道盤曲雪月交輝泉瀑競響光景奇絕聞

春秋時櫻花紅葉滿山開偏惜來非時也

要亭危崖雲表橫羊腸蟻磨萬盤行星辰漸看與人近山雪橫封爭月明落木眾峰寒露骨激泉千澗競  
飛聲忽登絕頂看湖水落月橫波山勢平

櫻花憶樹漫山坡紅葉千堆點碧峰人艷春秋山谷色今非時運槁枯容卅里飛龍聲不絕一湖絕頂碧  
偏濃晃山勝絕天人備百里連陰夾道松山有德川廟華勝冠日本廟前杉松夾

日光山頂觀華嚴瀧為日本第一大瀑

華嚴龍下華嚴現白日光中射日光三百尺流廣長舌空山說法證空王

偕犬養毅木堂浴湯河原與阮紫陽觀弘法大師清瀧步月夜行東燭穿林犬養木堂後至倚橋

占詩木堂請書

山廟幽幽月似銀。峭崖曲徑倚橋頭。蕭蕭飛瀑照山月。說法聲聲清淨身。  
摩崖別辭。荆山徑。東燭穿林照樹陰。見兩白龍直飛下。雷聲大吼海潮音。

偕犬養毅木堂阮鑑光紫陽遊湯河原不動瀧木堂請題詩  
飛瀑轟雷響振林。風濤搏石激潮音。天驚地裂皆搖動。證取如如不動心。

壬子除夕扶病繞行游存別墅松徑示陳遜宜 是日立春

亂雲又得度殘年。萬里中原接素烟。物換星移嗟運往。天荒地老望春憐。行穿松樹歌人外。笑折梅花入酒邊。風物緊淒人病在。蕭騷生意幾生前。

冬春間久病月餘正月上元與旃理訪清友園梅花

不堪風緊又冰堅。日撥殘灰度歲年。臥病時經新舊曆。出門山帶暖寒烟。聞香索笑巡林下。踏雪穿花繞水邊。百樹梅花一通客。鬢絲禪榻忘人天。

藏又割地矣壬辰須彌今又譯作喜馬來

喜馬來山雲四飛山河舉目淚沾衣。此通藏衛無多路。萬里中原有是非。按于今十年藏遂已矣

自大吉嶺携同壁女遊須彌山行九日深入至哲孟雄國之江督都城英吏率國王迎于車站。入王宮。出其妃于相見。衣飾樓閣皆中國物。王拘降于英十四年。欲遁不得。見我殷然。以貝葉經酒簫相贈。吾解帶答之。其妃以拓影相贈。壁女解玉戒指贈之。蓋故受封于我國者也。

我遊哲孟雄其王迎道周。珊項而袴褶。脚華腰帶鉤。從官並冠袍。堆尾擁刀矛。森森漢宮儀。驚喜入我眸。  
延我入其宮。莽莽依荒丘。極望少人家。徒見峰巒稠。岡顛颺大旂。金頂抗崇樓。列室耀金章。梵文畫幡飛。  
正殿設中坐。拜伏多群酋。南子出握手。霞帔珮琳瑯。鳳冠珠翠疊。中華妝尚留。設几飲我酒。從官跪獻酬。  
贈我二梵經。酒蒲與茶甌。百器皆華物。惻惻我心揪。世譜存藏傳。受封實藩侯。環疆二千里。虎節鎮山州。  
南與布丹國。拱衛要荒悠。惜我不能衛。強英遂隸收。今為保護國。忽忽十四秋。給俸僅月千。貧困等拘囚。  
英主頃力免。迫令朝賀愁。遣子聊自代。欲庶不自由。見我上國客。排側情尚道。解帶以贈王。聊用慰綢繆。  
頗聞布丹人。望我心百憂。豈知瑤池飲。王母醉雲謳。煌煌典屬業。日日感邊陲。

生民二章 癸卯

生民生塗炭。國勢日交夷。西藏何疆界。東遼多鼓鼙。樂災政淫急。好亂說猖披。萬里投荒涕。吾生丁此期。  
走奔君民願。艱難險阻身。明良思會合。肝膽尚輪囷。欲鑄新中國。遙思邁大秦。吾能不拯溺。四萬萬生民。

聞俄據東三省 癸卯

緬甸哀

路江滔滔怒流阻。兩山夾川走龍祖。遠起滇邊萬里紆。中盡阿瓦踣。伏無千里盡海平原。映阿瓦千年緬。  
作都石闕聳天宮。規模山川環繞好。開圖王宮華嚴皆金鋪。其方二里四門。廬金甲守門衛。士殊黃金寶。  
座殿壁俱後宮白石浴。可娛前苑堆山水。注湖殿旁高塔入雲扶。俯視萬家春樹燕。嗟哉形勢壯海隅。惜。  
予荒淫不備虞。五日滅國堪駭吁。妃主茅棚豆羹存遺軀。漏食豆主更貧僅一几。生予誓不嫁以針線縫。

衣為食吾哀之而恤以金太妃贈其先上瀝下濕床几無贈我縫衣慘不紓王弟乞食于我乎哀吾屬國  
泣如珠降相烏江年八十頗用文學政權執戶部亞東尤才辨昔同遊歐稍掇拾過震英勢主和議立致  
敗亡何太急烏上佛學最深博意救生民不及國亞東語我滅亡事懸河之口猶岳岳語終稱吾緬已矣  
中國貼危不可樂頗聞恃大尚守舊深恐亡同一邱貉吾自通亡但漫遊聞之耳聲三日喝惜吾宮府不  
出遊不爾請聞驃國樂

遊花嫩岡謁華盛頓墓宅

顏他瑪水綠云花嫩岡前草樹芬衣綢摩人聖傑江山秀絕地萌文卑宮尚想堯階土道塚長埋禹  
穴雲不作帝王真威德萬年民主記三墳

英倫遊署仙控住公爵邸舍樓閣華嚴園林之大冠英倫蓋千年諸侯舊邸其先世隨威廉入英者

此宅又為克林威爾舊第今英王當幸之公爵以英王臥榻浴室待予感英故事永夜不寐

千年舊藩邸百頃好林泉牀帳金繩麗風烟玉樹圓通賓門置驛愛客酒為船樓閣華燈靚過開夜不眠  
此是克林宅遺蹤二百年當時起雷電從古發民權游釣植能溯亭池自憫然試來摩大樹鬱鬱蒼蒼天

巡覽全美國畢將遊巴西登落機山頂放歌七十韵光緒乙巳十月

祖龍華威頓開美十三州憑西海隅新萬百年前未開乃為班法之耘鋤南北戰餘四十載逆西萬里未  
通車蒼莽落機山只有荒林穴狐豬渺渺太平洋只有煙翳捕魚三藩息士高與乾沙五十年前無人  
家而今人居四十萬戶畫樓十層聳雲霞羅生新闢十八載公國華屋可驚嗟碌碌舍路憑山海市里繁  
廡亦怪呀鹽湖大鎮開自摩問教多妻被逐來作家沿海數州皆腹壤綠縹秀野鋪桑麻麥粉商估偏大

地以農富國機交加新墨西哥宜水稻溝洫舊跡出吾華落機山中數州地五金煤鐵大地誇餘者亦復  
宜畜牧牛羊遍野蔽草沙回顧我中國三代文化卓江南粵閩尚為蠻夷穴羅施南詔在宋時猶為鬼  
國之部落塞中開闢遐猶如此何況長城外東西北之三角歐洲大陸羅馬初混混草昧無人覺過滋  
梁林晉世開英倫海賊來時作埃及以南莽蕪叢渺渺撒拉大沙漠統觀大地開闢皆甚遲無有若美之  
速攫仗創草創數郡土闢萊順成萬里國蓋從機備文明更賴鐵軌縮地岳一通汽車四十年萬里山  
河野蠻成神仙農家樓閣丹青靚工人士女衣帶鮮小家庭聲弄娟娟婦子白姿妍禮容神態中法  
律皆從學校通文篇自從北購亞拉士駕富庶雄大無倫邊地勢東西憑兩海亞歐交通左右便我驚聞  
聞進化驟時哉華盛頓林肯之生焉力少致太古無比太祖美洲汝為先往來全美南北路東西經過三  
周穿行道略近五萬里度盡落機四回旋日極兩洋曾登岸密士失必與微蘇拉皆泛船東方登白山西  
遊黃石園日日撫地圖昔昔考山川甚如華盛頓甚思開新天橫睨大地中豈無荒地翳榛煙高視霸王  
圖時來治教起聖賢波士頓摩新世石初祖舍我其誰先從來爭內地尺寸皆奇艱一城流血以億萬兩  
雄互得守已單春秋晉楚爭虎牢三國六朝江淮間歐洲中原千里立千年戰血流班班直布羅陀與旅  
順英班俄日爭幾年魯衛宋鄭或文化地居中原無由前晉楚燕齊秦強大處於四極易拓邊陲陸德法  
與意奧十年雄爭兵氣纏相吞相害千百里凱歌高奏稱霸尊師丹焚殺數十萬所得有幾何慘旗拿破  
命志一歐土萬戰不就身藏國猶偏豈若俄開鮮卑地英攫印度與加拿大焉葡班地小迫於海注意新  
地開最先只今國弱地頻削散布全美皆其孫萬年英班必不滅以種偏地皆根萌古今國勢可以鑒勿  
爭朝市棄荒原英智或失愚或得放逐或福王或憐南美有大荒逝將闢地開坤乾我國人民數萬萬貧

苦奔走同棄捐。我將殖民巴西地。樓船航渡歲億千。樹我種族開我學。存我文明拓我田。移民迅速殖千萬。立新中國光巨天。既救舊國開新國。我族既安強且堅。雖未大同天下樂。我願庶幾救顛連。嗚呼不知何時償此願。突兀獨立落機雪峰巔。

須磨公園櫻花千樹三月甚開。屬文倦後偕遜宜公立日扶杖看之。風雨交加十日落矣。感賦。  
杏花艷冶海棠嬌。國雪傲傲照絳霄。一簇碧雲酒旗裏。百櫻花底聽吹簫。櫻色似杏嬌如海棠。望如簇雲國事攘攘無可奈。吾行靡靡且看花。文章何用思投筆。春色無多過別家。十日繁華九風雨。五雲爛熳億河沙。飛紅陣陣無人管。腸斷狂童爭落華。

春暮偕海里冒雨遊清友園看五色牡丹有雜者。  
沉沉煙雨步園林。紫白垂藤醉臥陰。不費一錢買春色。櫻開夾路入花深。衆香國主移珠樹。羣玉山頭得羽珩。暮聽鶯聲啼不住。墜紅流水且沉吟。

游存別墅即景

吾園中有梅三十株。桃六株。杏三株。櫻五十株。紅茶紫荊二棠。株五牡丹。芍藥玫瑰杜鵑數百。又有蝴蝶花盈畦。春來次第開矣。  
滿園花放醉泥人。桃杏梅櫻百樹春。艷紫荊霞散錦。皚皚棠株雪飄茵。杜鵑啼雨彌多怨。蝴蝶迎風別有神。家國感傷通老客。林池春夢物華新。

園中櫻花繼桃杏開亦垂落矣。  
菲菲紅素天。將暮片片花飛。風惱人。瑤席瓊階看唾碧。蕭疎春影見飄茵。



梅花落盡櫻花開。桃杏中間次第開。一月繁華春夢短。國神歷史亦堪哀。

荒川櫻花夾長堤。廿里五色相間以成畦。若為美酒客茶店。亦滿數里游人極。盛以距江戸十里而

近也。吾來游經雨後落英滿地。

帝影縱橫賣酒家。夾堤廿里盡櫻花。萬花齊放寬裳舞。五色相宣寶蓋斜。蝶恣蜂狂何醉鬧。風吹雨打恨交加。劇憐走馬踏花過。片片飛紅數墜沙。

讀報庚戌年

迷途大漠我心憂。虎豹交橫弱肉求。無衣無褐同亭客。好風將雨只悲秋。高邱回馬哀無女。滄海橫流歎乏舟。天地無情可終古。國家有難獨登樓。接續野花開落秋。小枝多刺竟驚頭。早知搖落多風雨。豈有馨香在被篝。九畹滋蘭鋤使去。三年種艾病猶憂。寒梅絕色空山里。大雪侵山照水流。

與叔園論詩兼寄任公孺博曼宣

一代才人孰繡絲。萬千作者億千詩。吟風弄月各自得。覆瓿燒薪空爾悲。正始如聞本風雅。麗葩無那祖騷詞。漢唐格律周人意。徘徊雄奇亦可思。

其二

新世境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般深山大澤龍蛇遠。瀛海九州雲物驚。四聖崆峒迷大道。萬靈風雨集明廷。華嚴帝網重重現。廣樂鈞天竊竊聽。

其三

意境幾於無字。杜目中何處着元明。飛騰勢作風雲起。奇變見猶鬼神驚。掃除近代新詩話。恍恍諸天聞樂聲。茲事混茫與微妙。感人千載妙音生。

三月五日在瑞士呂順遊阿爾卑山。晚步梨花壓山。芳草數里。越山度澗。幽絕無人。徘徊花下。遠聞琴聲。湖波漪漣。夕霞照山。溯洄從之。疑古桃源也。雪星花獨阿爾卑山產之。遊者珍之。皆插襟上而歸。

雪峰白。顛湖水碧波林樹。鬱鬱樓角。僂僂店旗。風颭船窗。烟過漣。彼微徑。言登陵陂。芳草芊芊。人跡不加。一攬萬綠。極望無他。暖暖雪星白。餘作詭獨產阿爾卑山。同嘉微聲。插襟袖本。還家逾嶺。渡澗。惟聞鳥譁。梨花億萬。覆巖若阿。時春三月。燦爛開花。一山縞素。雪飛日斜。婉孌黃蜂。尋香逐華。吾久徘徊。疑桃源耶。策杖卻由攀石磔。何有屋抗山。繞花婆娑。微聞琴聲。惜惜以和。有美一人。玉面清歌。蓬山豈遠。神仙所家。水影漪漣。霞邊薄。夕陽下山。歸路坡坳。清絕難忘。託之大羅。

遊各國蠟人院已黎最勝妙矣

立門似傳呼。升堂忍對眾。幽室燈焰暗。光影窺窗縫。顏色皆如生。神氣尤飛動。執筆者沉吟。揮丹者猛重。究獄者愁鬱。劫殺者慘夢。美人澤紅玉。春光春霞烘。猛將活鬚眉。勇勒駿馬控。列國名君相。一見真像。吾憐拿破崙。命殒喋血床。帳一子侍。床前悲苦不可狀。又憐德威廉。玉几憑屬纊。末命俾思麥。永訣悲絕望。勳名蓋天地。至此空惆悵。古今大政事。頗多備公案。法國革命時。獄門霜夜飛。王侯名卿士。刀鋸同解支。金髮玉肌女。流血跡淋漓。彰燿風教樹。悲感行路歧。病體作追省。剖割尤資醫。他日益擴張。蹤態更堪奇。利用過圖畫。撫摩有所思。

羅馬訪四霸遺跡

遊愷撒故宅與古陵墓通十餘里皆葬羅馬名人者斷碑碎像石數千購數十事及初通中國之安敦像歸羅馬物入中國自此始

愷撒生時宅紅牆倚夕陽金燈照陵墓玉匣卧墓岡斷碣英雄蹟零碑蔓草旁搜羅千載物望古集淒涼

遊奧古斯敦遺殿椒房丹壁后室無恙壁畫滿瀾似吾江浙派遺瓦缶丹澤益然

奧古斯敦殿遺缶色益然丹青猶在壁瓦礫幾何年羅馬今為律飛龍昔在天秦皇與漢武相望孰為賢

大秦穆通中國之主為安敦守文之賢主也後漢書安帝紀稱其獻獅子符拔寶為歐人交通之

始購其石像歸以紀交通

獅子符拔通來自大秦交通從後漢第一是安敦文化開瀛海承平創善邦我獲遺石像禹域幾由旬

君士但丁有遺殿戶牖尚存屹然高十丈其製摩色金盤甚麗名其遺製吾曾購得之

君士但丁帝雄姿不可方丹青有遺殿戶牖半頽牆三國歸靈統東圖闢商皇金盤摩色屬茲撫起蒼涼

遊柏林議院前有俾斯麥像瞻望感賦甲辰

康親王堂立金塔杭中正林園三十里石像夾道並摩天立銅人伏劍意氣競其下負地球一足踞獅檻

云見俾士麥即觀畫萬姓廿五國君民俯首聽號令破法震大功惠民滋德政工商興實業海軍握魁柄

至今略非洲殖民地日并商場溢海外強英不得驕雖苦民兵制期使弱普勤合德既定霸干戈終身靖

乃知保國仁壽異時武病我來遊柏林道路廣以淨植樹列四行行人想以詠漢堡與見痕周道如砥鏡

萬國治道路無如德先望士女畏游儼子夜百戲靜政治既嚴肅文學復明威國僑好武烈樂毅不治定

夷吾藉國大葛亮因亂聖我儀吾華彥景略度幾備豈惟賢相才實資英主聽君臣既一德功名乃相應  
當時與法却革命鼓大興惟公審時勢君權救國命眾議等小兒萬變仍堅定用以明良遇得成強霸勝  
假使從眾咻弱普為人併我久繡平原模範卿雲慶今來拜下風九原吾歸敬

遊威士潘兵學校視操地近紐約乙巳年七月在紐約

朝來汽車威士潘閱視兵校憑海灣山海蒼蒼林木營中有石樓為校室將軍戎裝握手見尊存費舍宏  
規屹列帳松陰荷鎗守巡行肅整耐苦疾組練三百白如雪花旗前行饒樂發礮隊轟轟震雷煙霧塞  
天翻地脉士女如雲散夕陽夜來跳舞電燈白美國向主孟綠義保守不須兵馬刷近日麥堅尼霸義發  
越不可遏東定古邑西呂宋瞰增海艦四十額武陵漸著抑可知茲校士官誇武連虎逐犬爭今何時日  
勝俄人我鑒之七寶空藏不守衛海盜召敵無此奇東遼西藏無主者聽客入寶取携而嗚呼武備乃是  
文明具連年變法豈不知坐視國土日割則愁從各國武庫觀龍旗

科島微那泉歌 黃石園以沸泉勝凡千數穴黃碧漫漪有名科島微那者譯言莫忘我也泉深碧  
不可測松石環之口誦成此歌

溫泉兮摩訶漢漢兮碧波烟涌兮通天河深難測兮可奈何不調鼎鼐兮漫澤波我能去宿疾兮起沉痾  
日浴三斛兮酌以歌君壽康兮莫忘我科島微那

九月二十二日重泛大西洋丙午

滴滴湯湯泛洪波萬里香香無坡陀隔垠歐美奈若何南通非洲浩漠沙不知大地何年凝成壳不知西  
洋何年窪成窩冰海之北冰山烈南流漸成洪濤名爾來百十億歲渺無片帆雙艦一經過人世絕不

相通惟有鯨吞鯨舞。麒麟。龜。日月。星。長。燭。雪山。映照。碧。浪。槎。若。非。冒險。科。命。布。十。萬。里。新。大。陸。今。猶。莽。榛。柯。野。人。盤。據。狂。狸。舞。豈。覩。文。明。繁。盛。之。國。家。巴。西。萬。里。神。皋。沃。神。遊。夢。想。巴。馬。孫。之。河。吾。國。人。民。繁。已。甚。開。新。中。國。其。有。那。移。民。不。知。始。何。日。大。願。終。償。吾。則。歌。四。百。年。以。來。牆。艦。飛。渡。踵。相。摩。探。闢。新。地。之。大。功。若。入。新。星。界。而。上。大。羅。五。年。三。度。過。此。海。海。波。深。碧。若。鏡。磨。登。舵。把。酒。祝。海。若。安。得。再。尋。新。世。界。吾。婆。娑。

病臥灣高華山澤浪游地多僵木皆數千年燒之以闢人居板橋四通行之無盡甲辰十一月  
板橋石瀨溜濺濺臨水山花亦妙研行徧荒山省野燒荒僵巨木盡千年

嬉理慎泉省大雪湖溪泛棹甲辰十一月加拿大

嬉理。嶺泉。峯大。雲滿。溪江。松。野。日。荒。荒。閣。松。林。杳。杳。冥。羣。峰。皆。雪。色。萬。壑。寒。泉。般。僵。木。縱。橫。倒。溪。流。曲。折。清。白。鳬。同。呷。葉。打。漿。一。無。驚。橫。雲。藏。鳬。嶼。大。雲。滿。林。邱。溪。小。成。專。制。湖。深。得。自。由。波。高。揚。泖。漂。天。大。聽。沈。浮。泛。泛。原。無。住。行。任。自。休。戲。用。賄。體。專。制。自。由。字。不。足。為。法。也。

由字不足為法也  
再過烏聞道海峽最深幽翠崖劈兩峙綠水瀉中流雪嶺看無已飛泉聽不休苔錢封巨石人跡少來遊  
重遊嬉理慎溫泉宿故店甲辰十一月

重遊嬉理慎溫泉宿故店  
重山伐木深通道山盡途窮見水明甘里烟波開嫵媚萬杉樓閣對澄清嶺巔雲影兼雲影橋畔泉聲與浪聲再循磴道摩林石雖的溫泉已冷成

灣高華對海旅店夜步 甲辰十一月

海夜波濤拍岸粗冷風吹月渡明湖步從烟剪巢邊過大雪封山萬樹枯美洲土人名曰烟剪蓋印度轉音也華人呼其屋曰巢

除夕加拿大海島臥病感懷五首甲辰

東邊鼙鼓人中立。西藏風雲我不知。絕好江山誰管領。空看書畫想迷離。從何說起中朝事。日飲亡何長夜悲。忽念當年開國略。艱難百戰是何時。思遼藏也。

八道山川磨遷書。舊封箕子不神靈。夏商血屬惟存汝。晉楚干戈可有名。保護有人靈遣使。太平無事可裁兵。漢陽姬氏於今盡國鼎。摩挲目不瞑。哀朝鮮也。

王母瑤池麗上清。蟠桃正熟賜飛瓊。釣天廣樂聞同醉。驪火燒烽不少驚。欲勸長星來飲酒。更增圍獵一開營。海枯天墮生何世。哀我蒸黎痛失聲。傷臨朝也。

華胥夢入境迷蒙。又憶迷途大霧中。眾賢嗷嗷同論日。羣雌粥粥乃無雄。狂泉大飲奇歌舞。博夜橫行失海者。冰天雪窖臥書空。嗤嗤變法也。

縱橫宙合周寰宇。飄泊身名度落機。澤畔行吟無遠近。海邊盤雪太支離。一年垂盡陰陽戰。萬樹僵枯雲物悲。誰識伍胥吳市日。蒼鬚全白異常時。感殘年也。

與周國賢遊蘇格蘭故京噫願堡自故宮至公園馬車繞山俯瞰全京雨雪凍甚甲辰

驅馬舊京登古城。天寒雪照撲車轍。國賢年少愛試凍。老夫畏寒吹懷烈。山石聲礧故宮憑。絕壑巖崎旌旆旆。繞山開道夾綠蕪。馬上峻坂紆九折。烟樹人家十萬戶。川原迤邐雲霧結。下湖雁尾連滙游。上湖石壁峭若切。憶昔故王呼鑾道霓旌。已過蕭瑟歌黍離。麥秀二百年。雪虐風慘餐餐裂。山勢嵯峨虎氣存。故宮魏蹙感行人。美利御掃故猶在。摩挲遺像更酸辛。地古人豪尚可愛。道污屋黑不堪論。吁嗟蘇格蘭赤脚多道民。

遊蘇格蘭拉士高大市過河底隧道長二里許以機亭升降而出入之可謂大工矣

我遊拉士高中橫格來河波平仍渺瀰欲渡喚奈何。寧知鑿河底隧道通前坡。遙長逾二里。閘閣燈不施。上蓋橫鐵罩。兩壁結灰沙。堅固不冷漂。行人如蟻過。兩極通地樓。深深十丈頗。鐵鉅轉機亭。升降在倏俄。六馬牽重車。直入載無蹉。上天而人地。鬼神應驚呵。河深二十尺。巨艦若邱阿。船從河面駛。人在河底歌。遊蘇格蘭京噫。願堡見創機。汽者華忒像。感頌神功不可忘也。

汽機創自英華忒。水火相推自生力。氣船鐵軌自飛馳。縮地通天難推測。萬千製造師用之。捲翻天地先。創極汽機製器日日新。凡十九萬五千式。力比人馬三十倍。進化神速可例識。窮山野人地。鋪毯琉璃作。杯欲灑。雲際峰巒圍。轉車驟上無頃刻。我今周遊全地球。足跡踏遍卅餘國。文野說奇盡見之。吾華前哲無此福。遊蘇格蘭見公像。惟公賜我生感激。巧奪造化代天工。製新世界真大德。華忒生後世。光華華忒未。生世間。塞美哉。神功在地球。永永歌頌我心惻。

三月三十日須磨依山行遊清友園百花落矣惟紅躑躅滿山感賦

躑躅連山碧。素菲百花凋。謝牡丹。稀孤芳。落落殘紅秀。亂木陰。綠肥白。奈。敬塘人。獨立紫藤遮。路蝶紛飛。天涯春盡增。悵悵時序。連流人事非。

遇前日本使矢野文雄龍溪於大養君酒筵君為戊戌舊交文學深雅嘗贈我牡丹櫻花握手圖難

後介紹於日相大隈伯重信而電報居日者久別重逢話戊戌舊事感慨慨然即席賦贈  
十四年前旌節使牡丹。握手與櫻花頗藉提携。渡東海徒為汗漫賦。南華故人再見真如夢。灰海重談感散沙。燈大樓臺客頭白。銜杯且勸舊盟加。



再遊箱根山頂蘆之湖望富士山

湖水澄清似舊時。碧山迴合碧連漪。萬重塔島離宮路。嶽影樓中又酒卮。富士雲開見碧髮。昔年白首浸波間。而今富士年。翻少舊客重來白髮斑。

浴蘆之湯

疊壑叢巒。碧天樓前。綠一峰圓。衆生有病。吾仍病。日浴蘆之三斛泉。

遊玉簾瀧 在箱根山脚

溪橋散雪薄寒添。山翠幽幽垂玉簾。清淨身中廣長舌。又聞說法現華嚴。

辛亥除夕前六日在日本箱根環翠樓閱報適看玉簾瀧遠感賦

絕域深山看瀑雲。故京禪讓寫移文。玉棺未掩長陵士。版宇空歸望帝魂。三百年終王氣盡。億千界遍劫灰焚。逋臣黨錮隨朝運。袖手河山白日曛。

膠旅割後各國索地吾與各省志士開會自保末乃合全國士大夫開保國會集者數千人累被飛

章散會謝客門可羅雀

御史楊崇伊劾傳保中國不保大清

八表離披割痛傷。群賢保國走徬徨。從知天下為公產。應合民權救我疆。八俊三君自鈞堂。周鈞宋網巧飛章。書門幸免誅臣罪。明聖如天賴我皇。勅章上上曰會名保國何罪之有。不以呈太后乃得免。否則黨建則林旭。陝西則陳壽廣。西龍贊。法雲。南錢用中。

三月十一夜懷徐子靖侍郎時在北獄念之痛心

庚子

沉沉憂怨我何之。風動銀蟾月墮時。燕雲慘霧何時解。正氣歌成壯更悲。

京破後獄囚皆放聞徐子靖侍郎即奉赦免喜倒淚下

冤獄兩年悲黨錮維新元老記春秋驚聞西狩摩燕闕忽喜南冠出楚囚天下咸知城北美人間解盡海

南憂苦憶哀歌宋玉宅何時把酒仲宣樓與李炎老同飲宋芝棟宅各發變徵之歌遂別至今

久不得徐子靖侍郎榮父編修毅父孝廉及宋芝棟侍御消息兼懷李孟符郎中

黑剗灰飛歷幾年當時同補女媧天鸞吶鳳靡無消息吹落人間幾散仙

萬年青史記維新功罪如何說黨人擊筑我思燕市侶酒酣夢冷不知春並念張菊生

戊戌春花地築室成吾留京師未一歸見而八月藉沒矣住者無住無住而住只有隨順非力能為

今京師又破士夫無家但吾先之耳感賦

儒宮方二畝花架蔽三弓奉母堂開北藏書牖向東松陰低水碧荷葉隔溪紅著述思長隱吾生作避翁

烟雨井旁宅素馨田畔家小橋通澗水大樹隱雲霞樓閣皆垂柳比隣盡種花廿年營卜築牽去客京華

移家纔數月考室未能歸春夢圖空憶秋風事盡非淒涼慨華屋蕪沒語苔磯不見珠江水流漸對夕暉

弱女猶能說新居樂事聞摘花僮出賣落果母平分刺艇嬉湖水垂竿弄夕曛洋桃十株熟上樹共呼羣

昔作草元室今為闕蚌塲吾身難據有物理識無常滄海親看變神京忽見亡百年宅坊記瓦礫盡堪傷

府第成灰燼衙廷化棘荆天壇傷茂草紫禁宿番兵同盡宣天意先憂觀我生應知南雪宅長挂趙陀城

同錢兒貌似我生三周昨矣吾五十始生錢老母八十非錢不惟聞能誦詩三十首喜寄縮機汽車

與之

錢兒吾所愛五十子生初風骨凝端秀神明得靜舒嘉名錫延壽佳氣喜充閭隔歲方摩頂吾家得貳儲

雜誌彙編初集卷六詩

十六

老夫願似我大母最憐渠戲絲為天舞含飴送月謀能行騎竹馬學語膏漁魚嬉笑多陳俎追隨解整襦  
讓梨呼姊妹懷橘落庭除情傷老牛牽齒折子宜惟覓囊粟願解好文書誦我詩三十知名字百餘  
驥子好非癖哀師嬌不如大賢猶望汝天意可從余欲以青箱託深驚白髮疎通臣猶瑣尾愛子竟離居  
顧復何從及殷勤亦只且他時學禮過猶望帶經勸所愧為人父飛行寄汽車

寄長女同儕

久別四年矣昔以偽左傳本出國語今同儕還原本成其結矣望其畢業

文儻最孝謹

念汝四年餘天地風塵隔關山父子疎窮愁兒女累事變別離居國語宜終業千秋續漢書

舊作詩篇遷流多失任甫請搜付之老珍散帚檢于絕國凡得千餘首緝成題之

檢收墜簡寫烏絲五十年中千首詩聲色見聞非我相風霆流襲有天知教宗國土紛為爾神鬼天龍可  
護之終是多情樂微妙妙音天上感心脾

五度大西洋放歌

舊作失去補歌

浩浩乎浮天渺無涯洪波如山蛟龍是家翻壓巨艦橋折眾譁四海皆汪洋西洋尤深鯨鼉擊嚴冬無風  
不可渡老竈吹浪白日遮東羅美洲西限歐羅巴北浮坤蘭接冰海時有雪山流出照霓霞南通南極不  
可到莽莽囊括非利加邇來千百萬億歲宣經人迹一泛槎美洲大陸十萬里撫撫原野莽烟花落機母  
山安底斯只有了士惕人種之所家宜有文明開新地只循太平洋岸捕魚蝦秘墨遺文久滅絕但餘破  
殿供摩抄若無科命布宣觀電燈汽道照雲霞驟然闢新無限土動植繁怪可驚呀世久人多國土窄資  
此移殖民富加南美巴西阿根廷豐原萬里蔽榛蛇長流瀟瀟亞馬孫護溉神皋饒仙葩架非烟藍乃土  
產可移百穀種桑麻吾國生繁養不足殖民尋地吾久查樂土樂國無如此廿年緯繆久咨嗟航海誓開

新國土。移吾種族。新中華。雖知此願。未易就。指圖向。若吾先。誇嗚呼。天地無盡。藏冒險。勇聽鬼神。詞噫嘻。科命布之功。酌酒替嘆。宜有他五度。西洋如庭戶。側身望。洋頻歎。嗟。

遊法國方點部。螺宮觀。拿帝及其后。與公主。登厨金宮。畫柱文石。床几。繡為之感。繡床。玉几。金宮。殿圖。寫華嚴。勸業。空尚想。桃華。與公主。百花舞。鳳隱英雄。球圖。精絕。廿年。成玉斧。當年。指列城。萬馬奔騰。叱咤去。記茲隱几。決長征。

請于丹墨國相。顛沙告獄吏。而觀丹墨獄。莊嚴整潔。當為歐美之冠。

吾游丹墨。獄華嚴。若天堂。壁瓦皆綠白。磚石盡紅黃。花徑夾鐵闌。綠草植道旁。囚室廣而潔。白鐵作欄床。食臥皆引機。櫥几陳書囊。虛空真生白。淨妙倚綠牆。倦則游憩室。草樹有新芳。時上藏書樓。或者入琴房。妙女。揚明。鼓琴聲。鏗鏘。食則兼牛魚。飲酪芬以香。夕賜酒。半尊。薄醉可徜徉。其厨及沐室。華整何堂皇。費金二百萬。偉哉大道場。嚴麗冠各國。歐美無可方。歐土各王宮。遜此妙麗莊。况我富貴家。享受遠相讓。吾想太平世。刑措無銀鐺。假使有獄囚。樂過今君王。以其備神機。必非今可望。地獄與天宮。寔相本無常。視其所生。世苦樂與相當。此獄過帝殿。何其耀輝煌。信哉平等仁。恤囚惠以康。不過禁游佚。不辱不飛揚。回顧吾國人。室屋卑汚。方穢惡。交騰蒸。疾病多。瘡瘍貧者。雜大豚。矢溺共糟糠。不知衛生法。况識安樂鄉。家文下有。家古訓。尚未忘。獄囚更何論。瘦死幸有喪。獄吏問我國。獄室可清涼。吾顏如渥丹。恒恨無可藏。相去何太遠。天壤乃王郎。我寔政不仁。宜其國不强。頗聞歐人風。競侈為榮光。爭誇獄囚仁。過麗得無亢。罰罪似賞功。差等無杪芒。吾未敢謂然。懸此待禹湯。

瑞典京士多貢之恩。問慎公。因據海島為之環。大數里半。枕湖波。繞以百千樓閣。電燈萬億百戲紛。

絃光景奇麗為地球公園第一與女同壁頻遊

瑞興公園奇麗絕。海波都會互迴環。金銀宮闕排雲裏。綠渺林亭出世間。島外有湖湖外島。山中為市市  
中山。獨登高塔。蒼茫顧烟雨。迷漾天上閒。  
瑞京一千二百島。島中處處有人家。盪船曲曲嶼塞路。穿葦深深魚上沙。松林掩映紅樓閣。磯石欹斜  
柳花波光山色綠。無際戴月歸來醉。蠅蝦  
窮髮投荒遠。汽舟賦詩橫。梨無人游青天。一髮通中土。大海洪濤又九州。若有開天新世界。頗思故國舊  
風流。謝公山賊驚開鑿。屐齒情渠限一邱。

哀故湖南巡撫陳公寶箴

義寧仙鶴姿。獨立峨丹頂。喉聲聞九皋。霜羽竟不勝。璫璣還山澤。襤褸臘秋影。長嘯人天間。乘化何能永。  
惟賴功德水。大灑人間境。中國舊化敵。維新誰袖領。惟公巡撫楚。新軍最先整。公子吏部君。遠志風雲迴。  
察友盡英傑。開闢銀手挺。師師黃公度。按察才井井。提學徐仁鑄。新學導以柄。維楚寔多材。熊譚唐拔穎。  
大開南學會。萬才集鱗種。國會之濫觴。前臨寔衡嶺。百度易新猷。諸城行察警。荷美澧湘。蘭蕪深藏麓。景  
時務開學堂。千古養桃李。吾徒梁啟超。冠年公已聘。寔佐開楚化。雲龍汲蒼溟。才賢多推轂。愚鄙荷薦請。  
時吾在京師。更化妄調鼎。冀共維新業。將鼓應響並中華。洗舊恥。國民得新拯。豈意神堯囚。坐受黨禍猛。  
父子同廢錮。王會失大珽。長才無施用。江湖吟烟艇。千秋衡雲變。湘流寫哀郢。惟公擅詞學。文章露忠鯁。  
昔在咸同間。少以才名炳峨峨。曾文正入幕久。略酹吾少在羊穗。捧杖接咳聲。頗笑吾經學。公羊同責餅。  
豈意卿雲爛相望。徒延頸吏部吾故人。令德衣錦聚江漢。滔滔流蕭條風雪冷。終古話維新。莫名日月。

卷六 詩

炯

聞黃公度京卿喪哀憫感懷

磊落老松節。蕭條人境詩。湘波蕩新化。海國久周馳。黨錮蘇黃盡。騷詞屈宋悲。長才從古棄。多難泣交期。

懷吾友。簡廣文。竹石名朝亮。以諸生奏荐授教諭。與吾同授學。朱九江先生學行。

我有同門友。青雲絕世塵。大師傳嶺海。學道共河汾。帶草空山老。藜床避地頻。康成多著述。濁世騰儒真。

思亡友陳樹鏞慶筮。通惜三十早卒。

萬丈岩岩氣。魁儒任道身。北城頻論學。東塾託傳新。講授孫明復。沈淪鄭子真。夕晨數陋巷。宿草悵多春。

陳梅坪孝廉瀚。南海人文學。深博講學高。行少年類與論學著書。

沈默陳無已。憂時最好修。絳紗傳講座。繆筆擁書樓。鶴露書能著。鸛冠天與游。一紙曾記借。惆悵酒壚秋。

譚叔裕糧道宗浚

科名文學擅風流。大雅清才世選樓。瑚璉寶光薦清廟。尊籬秋思痛歸舟。著書未遂生平願。東海空為漁。

蜀游惆悵兩京尊。酒語迴車尚記過西州。

偕盧杏樵太守何屏山孝廉往九江鄉園營。朱先生祠堂謁京卿第讀遺書。

樓山草堂先生舊講學處杏樵歷任閩中守令有政聲。屏山篤志善行同任營築閩今同竹居耦耕于連州。

劉璠講堂摩帶草。康成舊宅撫楹書。執經捧器能無夢。寫像營祠再式閭。盧植歸營起循吏。何休圖卜自。

公車。牂江大雁山盤處。下馬千秋記仲舒。

過斯巴達故都

希臘之內海。其長二千里。北為斯巴達。臨海波瀾。崇岡走巖。峯石奔嶺。礫石無草木。荒寒但童兒。岩岩無原野。樓屋枕麓趾。累世經亡。隸今為突厥部。屋陋而道渾。汚側難過市。山顛羅馬壘。壞牆今尚圯。斯巴達舊蹟了無一遺趾。午暑何隆隆。人臥避火燬。訪古既無物。考今又如彼。閉坐客舍。室久臥浴盤水。傍晚飲海邊。金波月漸起。市人乃出。開燈火。稍可指。迴視雅興物。古宮何壯綺。乃知尚武國。貽後無可紀。有若蒙古雄混一亞洲矣。試訪其上。都文物。何可視。斯巴達立國民公。養為子。男女皆枕戈。戰伐為義理。自以小國。霸曾無樂術。美立法。何偏頗。吁。嗟喀米爾。吾昔慕爾豪。今茲不仰企。吾哀突厥人。兩眉頽不啟。都城絕百戲。民知憂無喜。凡諸尚武國。人民無樂只。猗歟雅興俗。宜開歐美軌。今茲衍雲采。五洲揚餘音。尚美為樂國。在彼不在此。明朝渡歐陸。掉頭去不疑。

再遊意國邦。二千年前古城道。路室廟數千家。皆完好。且制似中國。今京師壁塗丹黃。加畫其色。尚新。垂今不少。變中庭多陳文。石像盤如今式。引水噴池。用鐵筦。則過我國。滋可媿矣。雖更大。却制俗如新。如遊羅馬古國。戊申秋。再遊補詠。

長嘯天地間。日作成壞劫。頃刻無停住。誰長住。不滅。古城日發露。邦渾完不缺。弘麗三千家。室廬縱橫列。牆壁用磚成。道溝以石結。蓋瓦尚鱗比。柱石少斷折。屋層分前後。門塾堂廊別。中庭花與池。已多物像設。像盤刻以石。引水管以鐵。居然作噴池。導今文明訣。墀綴摩色新。壁塗丹黃滑。花鳥畫于上。或樓台人物。花鳥多生氣。人面尤秀澈。顏色如新者。室榻尤可悅。惟中多淫畫。想見俗淫媒。妓院磚床小。麥甌酒壚凸。浴室尤廣大。白石瑩若雪。戲院環圓周。高低作層疊。此皆希臘遺。尚美好樂潔。神廟階崇隆。神龕中戲擊。中庭雕石案。用供祭牲血。審院備堂皇。高坐今制埒。鐵闌存獄室。遺骨猶未折。岡顛營大廟。百柱左右揭。



營構何嚴莊。礎礧堆碑碣。迴周出城門。深深存古轍。門前博物院。羅陳百物閱。布絹成爐灰。卯麥可將楨。  
 麵色度七寸。堅黑似可斲。橫陳十餘尸。其中或人傑。吁嗟同一燼。倖不葬蟻穴。西歷七十年。後漢中葉節。  
 是時帝第度。方將猶太拔。鞭尸五十萬。移石築宮闕。國威盛。飛揚市民忽。慘絕得失宜。有恃盛衰循。若玦。  
 豈意二千年。人間重露豁。訪古我未遊。九衢周曲屈。如遊羅馬時。俗制見其活。惆悵漢甘英。不得一遊謁。  
 歎其室廟制。似吾今京國。彼二千載前文化。已發越吾今室。與道退化。猶滯拙。內顧增慚慙。想像漢時室。  
 牆屋被文繡。華嚴類歐閨。宮室闕文野。覩國以陟黜。吁吾化。不進塞窮可。危慄他日。歷陽湖地動。或水竭。  
 重見太古城。制俗考一一異識。必可增望古感何集。

吾詩久多流佚。近算之得一千二百餘首。其數多於李杜。比古人亦為大集矣。門人梁啟超愛嗜。  
 太過乃能於著述之暇。以小楷手寫全部。三月成半。精妙絕倫。他日流傳當為二妙也。賦謝為佳。

莊鳥悲吟正。則思卻煩梁。鵲寫烏絲。黃庭好處多。騷意後世應傳。二妙辭。

聞高麗亡日俄協約痛慨感賦三章

坐看東海竟揚塵。太極茫茫轉日輪。箕子為奴今及裔。庭堅不祀最傷神。千年國史空王會。八道河山痛。  
 種人長白山頭雲黯黯。更愁鴨綠浪鄰鄰。  
 趙朝曾憶廿年前。五鳳樓頭日耀天。紗帽綠袍穿。陞仗朝元賀朔入班聯。沈沈渤海驚龍戰。滾滾邊塵壓。  
 鴨川可笑降王娛。帝號曾供傀儡偶。十三年。已丑年元旦。朝會曾遇高麗使。於太和殿門綠袍烏紗帽象笏。  
 撫桂親披職貢圖。先叔祖中丞公撫桂林時。越南入貢宴之巡撫大堂。巡撫中坐。司道側陪。貢品陳廷使。

卅年世變色模糊。越裳香象何踪跡。緬甸金花可有無。警警祖伊奔入告。哀哀天帝醉難呼。琉球高麗難為盡。瀚海遼河更可虞。

寄門人麥孟華。博殺獨冠通博少。與梁啟超齊名。幾梁參而神識高。遠志意沈。寶氣埋藏不可尋。隱冲牛斗尚森森。幽人蘿薜傷春色。故國平生恐陸沈。匣劍龍鳴生鏽。壁書蠹食。沈吟杜鵑紅。徧園林。開同望中原淚滿襟。

寄門人王公裕召來須磨編今文經義並召韓樹園同來編書

公裕又字鏡如。名覺。任丁酉戊戌在萬木草堂為學長。代吾講授。領眾故戊戌被連。避地港澳。任國事艱苦。備嘗潔白。不染十餘年。如一日。共和後。粵大亂。憤懣甚。故召與樹園來東。編今文諸經。樹園名文舉。元德雅度。中國舊學尤深。嘗舉經濟特科。不就者十年。同難並華。顏久次相傳。都講賢。歷刻金剛身。不壞出泥華。淨色彌鮮。商畧舊學。忘憂患。箋注今文待後。先寄語韓嬰。來授簡。蓬山深處共摩研。

已酉臘在橫嶼與門人王公裕步南蘭堂後園感懷示公裕兼寄麥孺博徐君勉

流亡海外一星周。自笑更生十。秋得失興亡。親歷險艱情偽與。由由閉門種菜英雄老。髮握非人心。事休神傷不敢看。時報花下簾床搔白頭。蒼樓國事奉強鄰。帷幄謀可有人卿士。似聞召隨會。椒蘭有意譖靈均。東門逐獵娛牽犬。西狩嗟窮泣。獲麟吾道非耶。浮海久不哀。時命只傷春。

與王公裕南蘭堂園林望海雲寄麥孺博。公裕名覺。任篤志清修。戊戌時萬木草堂為學長。替替久居此樓樓。吾道休湯洋望海。若寂寞倚層樓。高檜參雲直。垂藤繞樹柔。飛雲忽東走。惻惻晚神州。

已酉臘南蘭堂後行吟徑扶病與王公裕望海于所居葺草亭名曰乾坤一草亭集麻曰行吟徑

海氣蒼茫海浪號日看拍岸樓驚濤行吟憔悴巡花徑誰作招魂誦楚騷

懷門人錢用中程式穀二子朴學篤志戊戌以會試從余居京師南海館八月牽累下獄久不見倍

思之程生今易名大璋充國會議員麗江洱海吾未到卓犖英姿猶有人黨禍株連刑部獄十年不見點蒼春錢用中雲南人道心朴學不求名海濤滔滔秀靈同難我思陳蔡從獄囚臺及魯諸生程式穀號子良澤州人從吾于桂林風洞甚久今聞已官知縣矣性行純孝學問博深風雨不踰尤春春也

今日

今日聊為樂吾生亦已難身名為大患家國遺多艱避地住無所非人心可安明知地獄苦四顧且盤桓  
十月母勞太夫人年七十八就養檳榔嶼十一月廿六新得子同錢母嘉慰名所居曰南蘭堂  
五年惆悵舞萊衣東望飛雲未得歸今幸板輿移就養先從海艦接音徽園林請涉社席趾海浪扶看日  
月暉白華馨潔欣康健更喜含飴慰式微

戊申除夕祭先帝後望海獨立思舊感懷

鼎湖龍去只號天南海波臣泣望淵大業未成殂中道馳驅莫效感終年孤忠永憶橋山劍末命哀傳玉  
几篇慘澹明良何代事蕭條宇宙一泫然  
十載周游大九州戊申戊戌一春秋孤臣死罪慚衣帶國步艱難萬劫餘存尚思天北極玉棺竟降殿  
東頭歲闌絕海看清雪追念維新涕泗流

庚戌除夕居星架坡海濱丹容加東與旃理步海沙攀松石長柳天道夕照人家接目皆垂來由吉

寧人去國十二年傷存念亡雲物淒淒遠有浮海居夷之感

大海波濤拍岸粗疎柳夕照帶塵燕居夷久矣年運往吾道非耶曠野孤松石頑嬉笑山鬼乾坤偌大着

浩天似聞朝議思隨會諸夏顛危誰與扶

聖陳蘇馬自十春放逐誅流痛賞人鳳鳳號叱經浩劫天旋地轉念維新劇憐埋骨多君俊再痛攀髯轉

出亡歷歷十三年國事塵塵夢化烟聖德神功帝何力維新立憲史誰編雲陰解駁明孤月海色澄清通

碧天共痛冤飛紫市雪昭回衣帶日高懸

宣統二年秋九月大開噴室替新設廟堂何意排群議民獻同心過百天安國舊勛思樂毅射鉤往罪釋

夷吾移書欲放通臣返雲物淒淒尚海隅時全資政院議員請開禁

辛亥夏五月自香港重游日本寓任南須磨使濟園築室同居與任南離居者十三年橫柳嶼香港

一再見亦於今八年矣兒女生於日本皆不能識相見如夢寐任南賦百韻詩先有四律奉迎答

以四律

大浸稽天痛溺淪惟吾與汝探生民身經百億萬十劫我是東西南北人黯黯春明月餘夢滄海立盡

成塵團沙易感傷身世十四年未幾轉輪

交迎通夢八年餘橫嶼香江數索居九大洲中我行路百二國事汝成書幾閱變遷驗家國屢驚生死送

居諸同心離處憂傷老秋水相望恨有餘

清淺忽然見河漢風颺不復阻蓬萊洶洶碧海洶浪靜謐青松間籟來執手似經反刻別傷心重借酒  
杯開成行兒女皆新識異域驚看喜復哀  
須磨月照萬松青東海泱泱納一亭風浪千帆如不動神山群峭想飛靈南村卜宅樂晨夕九世通家傳  
諱經願笑預人家國事編耕浮海拼沈冥

仲康二弟最孝謹久別八年患難連離祠墓田園皆賴弟香港重見慨然贈賦土物弟無所愛但乞  
詩字因寓贈之並寄李雨四弟因傷感幼博

從弟平生馬少游十年憂患隔滄洲勤勤數馬傳孝謹站站飛音念慈痛發先榮難作記惜非吾土強  
登樓掃除祠墓惟憑汝夜雨傷神最感秋

辛亥人日立春星架坡海濱曉起視萬綠亞地嫩晴濃照香椰蕉棕桐鳳尾草不得見故國梅花牡

丹也寄任公孺博曼宣與薇女

棕蕉匝地草侵沙淑氣晴光映綠椰乍見嫩春如好女惜居絕域寫年華花埭牡丹移畫舫燕臺芍藥照  
人家而今碧浪盈盈海人日題詩寄吳霞

觀魚格大湖澤在美加央流橫排三百丈大  
地號第二者吾于是三時

怒雷轟吼驚百里綠雲如山涌波起誰濱銀河瀉下地倒懸白波作洪水龍伯大人醉不死挽四海水灌  
于此玉蟠百萬鱗之而捲浪吐涎掉鱗尾石崩天驚洪濤下澎湃激噴地軸此飛輪看瀑不得渡浪花噴  
薄蒙大霧擊汰猛進破浪前深入洄淵逢石怒嚇破鬼膽驚神怪翻波跳浪維大樹游人吁嗟美且顛羽  
衣濕盡不能顧舍舟登陸飛橋路或加或美兩岸駐夾流水木瑟明海萬綠中懸雌霓布明湖湯湯穿公

圍油帽油衣纏身首忽縱深穴數百尺機亭降墮窺穴牖九天雷雨怒下垂四海波濤起立陸金翅遮雲  
太陰黑鴻濛混混驚天漏懸崖橫排三百丈淮頂飛濤如注雷昆陽雷慄豹象走修羅天怒龍虎闢出遊  
三姊妹島中飛雪激珠滿公固吾生看瀑萬百千此頗觀止宜能又羅浮大水簾匡廬黃岩岫吾昔所驚  
吁有如泰山比培塿吾聞非洲域多利天下大瀑號冠絕昔于雷戲曾見之層崖驚濤堆白雪山瀑大無  
比湖瀑此莫埒枕流漱石欲終焉洗耳幾忘地維缺

黃石園歌

黃石園圓七百里六日乃能周游美人從民空其地為之誇為地球第一白草黃沙灰塵

黃石園中何佳異沸泉一千周數里昔者火燭噴山巔今者沸泉藏地裏偏山虛空成沸潭萬竅怒號良  
有以觸孔噴出漸成穴淺深不一皆清泚風蕩輕烟熱拂面瀾漪動成丹紫淺黃深碧紺琉璃微波五  
色生妙理亦有穴深三百尺宵宵澄碧下見底如墨如窟窟如壺如盤多肖物蟻蚌蝶馬各象形千萬穴  
形難一一最著九十有九泉岩深激刺能上沸泉二百五十尺信泉依時來汨汨是時天黑夜八時旅  
舍百客夜走出萬燭電燈放樓頂提光激射如皎日已見信泉浪海洶飛波走沫霧四溢烟雲五色吐變  
幻沸濤十丈上涌發白龍穿地衝上天雲霧夾之光怪疾雷轟雷製閃寒光聲聲摩蹙跳珠沫翻波倒瀾  
目眩絕如是半時漸低沒此誠天下之奇觀羅馬噴池從此法祇此數里為園囿處處盡開晚泉穴寔為  
大地說異處游客快觀必叫絕惜哉黃沙白草三百里倦苦馳驅無可說恒河之沙金一點空勞披揀如  
飢渴萬里走來六日游塵沙如山日烈烈有岩出塞遠征戎僅見沸泉已壓極欲誇廣園冠地球聞此童  
山炫游力徒民空地數百里只有熊鹿數四無人迹一善不足掩萬惡請君不必嫌游展

墨國胡克家郊外十里許扶祠前有老檜園五百四十尺凡二十八圓垂條蒼翠其巨大吾未之見

也以在美中新地故得保天年耶

老梅周遭廿八圍拂雲蔭翠霏霏不知何代汝生始行徧全球吾見稀億劫經過天不死新洲發現世驚奇霜皮黛色臂相對駐馬婆娑坐石磯

墨西哥人種出自誰何今歐美入皆無定據吾遊茂麟觀古王宮廟皆五百年前物似吾北方廣式紅牆層門如見故國其石刻物與西伯利博物院中物皆同乃知雖自鮮卑傳來也地穴即墨本王孟諦蘇瑪被擒處為之憮然

吾遊墨西哥考種訪古蹟茂麟腰架丹道宮猶可覓就近尋茂麟汽車厯夜日曦嶺母山高潤壑度山北言至胡克家都會稍屹屹衢市頗整齊戶口三萬寔稍嫌中央溝道上穢氣拂一宿易馬車百里馳驟疾山野閑秀綠室廬多瓦質屋瓦作金字秀疎觀人物白袴穿草屨一一吾國物體制與狀貌似我怪呀於夕照頽宮殿壞牆磚石壓丹堦廣十丈四面皆三閭壑谷開地穴鐵閘深不測後殿最完好崇隆九級石左右飾紅牆正中三門壁內殿列六柱厚牆三四尺後殿丈室四廣容小收窄花樣磨磚成凸凹結石迫頗似北口寺廟貌正髣髴周視恍然悟此是吾華物吾聞了士惕移自鮮卑出鮮卑當漢時交通已久達蘇武北托海已在鮮卑澤宜有李陵台英蹟播遠邇高齊嘗入主文明傳其國展轉中華制播散其部落甘查甲渡海了士駕乃作避凍而南行太平洋遼莫導海得熱地墨西哥是託因以舊俗廬建築為廣宅最好作崇壇三成而四出惜不識華文光明難發越坐令科命布後來作先覺

瑞典北海申堪聞常熟山聞于海上大盤陀石哭之時海風怒號助人悲痛不意黨禍遂成永訣後之覽者豈止西州之痛耶



長天黯黯海蕭蕭。欲溯風賦大招東望江南雲。斷處空將老淚灑寒潮。

海山淒斷海風酸。忽聽山頽最痛辛。舉士豈聞才百倍。救公何止贖千身。蕭何能存登壇將。王猛曾為入幕賓。豈料七年悲黨獄。竟成千古痛維新。

昔為膠州北上書。冰河凌曉賦歸歎。追亡竟累鄒侯履。愛法真成商鞅車。堂銅千秋誅蘇馬。波濤萬古泣徒胥。房州未出應難瞑。故國相望恨有餘。

過比利時滑鐵盧視擒拿破崙處有高塔及惠靈吞與同時諸將像

邱阜浩紆連樹影。逝天際危塔何蒼蒼。石像揭偉麗。猛虎一朝陷。竟為螻蟻噬。百年古戰場。旌旆蔽天屯。精甲連百萬。士馬壓山勢。聯軍七八國。龍虎發雷掣。血殷川澤紅。脂膏原野蔽。五萬白骨堆。只為一夫贊。拿帝自才雄。正與項羽例。但逞匹夫勇。黠武橫一世。不知內撫民。自將遂自滅。埃及冒渡海。不擒已幸事。天幸宜多逢。膽大終絀。班前功未定。乘爾孫來制。入與三擒縱。不滅太失計。擊后宜能親。連圍終相繼。南顧憂方殆。北伐更何為。瞻前而顧後。跋胡宜狼狽。何不鎮撫法。分遣十六衛。功成帝一統。事敗國不敬。乃知唐太宗。文武真冠世。尚惜高麗事。親征為所穢。漢高定四海。白登幾不濟。楚人沐猴冠。豎子孰為智。吾過滑鐵盧。大發廣武喟。

### 誦芬集序

康有為曰。吾家十三世為儒。未嘗執工業。蓋食舊德之澤長哉。自高祖炳堂榮祿公。以理學為粵大師。而詩尤清深。自是世德日光。先曾祖雲衢通奉公。篤學至行。有萬石之風。先祖連州公。從兄弟十二人。而種芝鑾儀公。踰厲發之。中丞公以武功顯于時。暨先考諸季及吾羣從。則風流文采益盛。封胡羯末。幾人人

有集矣。亡人以成得罪。族人旅震奔走駭遷。先世之遺物多佚。則予末小子之罪也夫。避地居桐榔嶼。從兄沛然秀才勲勲貽書。附以所搜先集。責亡人刻之。以無失先人青箱之業。且序之曰。嗟乎。先人之遺文散佚。豈非子孫責哉。苟非為之創。則其不能久也。吾族自南宋時。由南雄遷居南海。越在畎畝。近十二世。泰秀公家遭回祿。祖像譜牒遺文。均隨屋燬。自始祖建元公以後。七葉無可考焉。謹記八世祖為汝堅公。九世祖惟卿公。十世祖朝遠公。十一世祖省子公。其行事品誼。亦惟賴十二世泰秀公筆述。誌其大概。蓋皆讀書好義。為公府掾者數世焉。省子公性喜吟咏。子孫遠出。欲申教言。寄詩寓意。家傳言其博篤好學。皓首龍眉。淡逸有神仙氣骨。則其詩之清真絕俗可知矣。而片紙俱焚。無有存者。惜也。厥後滿日公亦有自咏。閱歷艱辛之作。顧皆弗傳。益康氏之能詩。已數世於茲矣。十三世祖涵滄公。以一人丁明清之際。祖宗文獻寔賴之存。而公之詩文亦缺如。公襄中州原武牧鄧公。慕過南昌望湖亭賦詩。有客豫里言。今亦無存矣。僅記其題。盧文學並蕭蘭徵詩絕句云。君家祥氣瑞翩翩。蘭秀芬芳挺晚前。海國諸英頻致頌。狂歌聊獻續奇編。前題一律。亦已失記。則其存者尤寡矣。十五世祖樂天公。留心翰墨。詩詞迴文。四六俱精。筆札尤妙。詩有集而無傳矣。僅記其詠。因鶴云。瘦影不翻三島月。明珠恐負一生思。詠孤雁云。出塞自分南北路。入雲誰結弟兄羣。詠雞冠云。五更恐破鄉關夢。引頸風前不忍啼。秋閨云。別緒不隨雲北散。西風空引雁南歸。夏閨云。庭前有月情偏寂。帳底無風枕自寒。對景不堪懷舊約。恐牽新恨上眉端。皆卓然名貴。流傳人口者。而全詩均不可復得。厥後能者多。少有傳者。十八世奉生公。詠水仙云。一片香魂浮水石。數竿碧玉伴琴書。結伴梅為友。供餐水作糧。雲衛公有扶輿南還集。到涿州云。送死未知誰氏子。枉教辛苦育兒來。過望夫岡云。汝夫到底還相望。我父於今望已虛。至性至情。慘惻令人洒涕。十九世遜修

公以身殉母有斷腸吟十數首。二十世少岳觀察公橫槊賦詩有不入杭城誓不休之句。苦搜全詩不可得。流傳若是之難也。若慎修公葬仲公兩秀才皆世守家學。詩文迥絕時流。虞門公尤勤學。所作以寸許。余少尚及見諸公詩文。歷歷心目間。少岳公與先君有楊妃菊倡和之章。今欲搜隻字不得。豈非大不幸哉。為時無幾。其難得如此。況久且遠在百數十年乎。今幸搜得炳堂公詩若干首。而家傳云有強善堂文集亦無傳矣。又搜得連州公詩若干首。而連州公之文及家書成帙。今求之亦罕存矣。若不付梓。何以傳家而垂後哉。若從弟劍坡李楫少年已有詩文成卷。今求之或得一二句。或得數篇。即如先君之詩。祇得其半。生平所作又多隨手遺棄。嗚呼。是安可不創刷哉。不然則後數十年風流雲散。欲求隻字單句不可得矣。余茲是懼。搜前人之詩都為康氏詩集。欲壽梨棗以示子孫。俾數典無忘云爾。後之子孫尚其珍惜愛護之哉。時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二十一世孫有霖謹敘。亡人讀之歡喜忭舞。喜先緒尚有一綫之存。而沛然兄之能勤搜保存之也。沛然兄與吾同學于九江先生。能詩文。克念厥祖。吾安敢廢墜之哉。先曾祖雲衢公集全佚。先祖連州公尚立德而惡浮華。命勿刻集。故一切集未刻未傳。今竟久而盡佚。小子滋懼。豈復可以先命而置之哉。今又七年。亡人復還于檳榔嶼。則沛然兄傷哉逝矣。吾尤滋懼。乃合校先集都而刻之。謹命之曰誦分集。雖片石一羽亦庶幾國風小雅之意。豈惟陳述祖德云乎哉。光緒三十四年九月朔二十一世孫康有為謹序。

誦分集目錄

留芳集

六太居士遺藁

高祖 韓 輝炳堂著

嘉慶甲子舉人南海縣志有傳

伯祖 韓 國燿種之著

鑾儀衛經歷南海縣志有傳

連州遺集

于役贛閩存藁

自怡堂詩集

芳村集

祖考諱贊修述之著道光丙午舉人連州訓導崇祀連州昭忠祠

從父諱連節竹孫著候選教諭

從兄諱有霖沛然著候選訓導

從叔諱達讓渭者著候選知州

編先世誦芬集成恭紀

十三世為士青相代有編詞應陳世德傳已入先賢詩是吾家事又能後世傳清芬猶可誦惆悵百餘年

留芳集序

吾家門範文學雖遠溯于十三世祖涵滄公而近承遺澤實自高祖炳堂榮祿公始也吾粵僻處海濱與中原文獻不接當乾嘉時而吾粵猶傳白沙先生學風是時漢學大盛南海馮潛齋先生講理學為大宗而文章氣節則欽州馮魚山先生為大師炳堂公稟天粹資而兼受二馮先生理學文學氣節之傳蓋實為嶺學之正傳焉其道以躬行實踐蓄德精粹履孝友尚廉節而養心超然公舉公車也晚以諸生講學粵城弟子歲著錄者百數皆以躬行不為俗學事譁置表襮故比當時之考据誇靡者聞然雖盛德日彰弟子多成欲湮沒而不得今南海縣志官師傳述公德行至顯而仍未表其詩也粵自白沙先生以詩言道曰閒來悟得觀心法只看青山不著書公亦有然蓋粵學之風也且魚山先生久與中原諸老遊故傳詩最正公生于雍正長于乾隆卒于嘉慶時際承平壽八十餘講學之暇餘事為詩而精深微妙發其道心英英白雲冷冷玉磬其跡芳則其情馨逸其志沈烈其心超脫其聲雄傑其韻道結蓋出入唐賢之室而上追三百者耶若其正而不腐尤得白沙之遺旨也但以詩論置之吾粵近代詩人中蓋為魚山法

雜誌彙編初集

卷六 留芳集序

二四一

嗣而自成高調已若藐姑射仙之視西施南子即與乾嘉當代才人較雖寥寥數十篇不成大集而高節  
 雅音逆響清氣白雪高山如奏韶樂亦恥與袁隨園輩競下里巴人之聲笑焉知道之士通詩之意者知  
 非何所好也孟襄陽詩集無多而與李杜並馳少陵曰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公詩自寫其志今雖傳  
 者日少而發道言多高調奚以多為即與白沙詩集並傳亦美讓耶公既不欲以詞章鳴久藏于家百餘  
 年未布非徒國人未知乃至吾粵稱詩亦未及公者公雖潛德乎而名業不聞非子孫述祖德之誼也為  
 通亡海外居于檳嶼從兄沛然以公詩寄屬刊刻之則去公卒百載矣後七年戊申再居檳嶼再為校註  
 乃擬刊流天下俾後之考粵學誦國風知人論世者有所諷焉  
 光緒三十四年冬立孫康有為謹序

留芳集

南海康煥炳堂著

立孫康有為恭注

孤松

羣林都剝落勁節不凋殘只合參天秀何須避歲寒孤高雙壁合冷暖一般看絕少趨炎意風雷撼膽肝

盤松

寄托休憐小歲寒經幾過堅貞應自抱屈曲奈人何玉砌埋蹤跡春花共綺羅簾前風月夜賞識問誰多

按二詩沉鬱見公抱負詩格亦似老杜

題欄柯山觀奕圖

了無住著。憶名山。圖畫空留。古洞斑塵。劫時消。俗累機心。到底與雲閒。百年天地終何局。一息形骸老此間。石室峰頭。徒爾爾。更誰能脫是非關。按公講理學一步不踰而識見超脫人問如此即詩亦沈壯深入少陵之室

遊惠州西湖朝雲墓

美人香塚近何如。太息風流舊姓蘇。蘇經卷數行緣未了。松林半角影全孤。春風帶淚聞鶉鴉。暮雨含愁聽鷓鴣。芳草離離三尺在。恨流不斷是西湖。按此跌宕風流何減大蘇

明妃草

按粵素馨花一名明妃草

艷骨香魂。化成情根。不斷壘頭生。紫臺無地留芳蒂。朔漠多時得美名。宿雨淡含春。亦冷東風低壓恨。難平遊人未解。羊綿意。誤說風流是素馨。

送竹夫人歸閣

半載風流願正賒。何當分袂趁霜化。愁惱夏雨驚殘夢。苦被秋風隔帳紗。一枕餘香情未散。滿胸離緒恨無涯。幽懷欲訂他時約。曲奏南薰翠簾斜。按此詩緣情綺靡體物潤亮講學而絕無腐氣

洗硯

發洩烟雲氣。臨流見性情。任教磨與澀。秋水一泓清。按此詩何異縱使爽身飲終當不易心耶

詠菊

寒香勁節許誰論。獨向陶潛證夙因。月滿東籬霜滿徑。平生不作折腰人。按公之高懷粹品在元亮不情春芳點玉顏十年傲骨老秋山似君品格天然好應在蒼松古柏間

野園

荒涼百畝不曾完。地隔烟村景亦寒。為問風前花幾樹。只今笑臉有誰看。

柚燈詞

幾許心機鎮得成。珠花爭似月華明。虛衷自有含光意。欲照人間不夜行。

爭說珠光散碧空。分明秋實最玲瓏。剗將七竅還天地。現出丹心一點紅。

按寫自性詠  
物雄奇乃爾

圓如珠顆艷如花。一點丹心賽月華。明媚料應為世賞。不知着眼在誰家。

南海學宮借眾紳。祭崔清獻公祠。

按為九齡讀書清獻祠中常侍春  
秋之祠既極先賢更懷祖武也

道範稜稜學海濱。千年俎豆禮常新。裾連碧草搖春色。袖拂香花絕暗塵。往日端明推學士。多時南海重

先民。遺碑數尺勒名在。怪得臨風仰止頻。

鶴跡

遺跡滄江外。孤高別有天。影深烟色淡。痕破月光圓。返自鰲山路。歸從華表年。往來閒自得。何必學飛軒。

按蒼巖中處處皆寫懷  
抱全集詠物皆如此

梅蕾

嶺外一枝梅。春光暗裡催。有香還自斂。抱玉待誰來。月冷難成夢。天寒未洩胎。敲詩興已動。東閣日徘徊。

樵山四詠

按吾村居銀塘鄉在樵山北  
二十里多往樵山游息焉

雲門聽泉

按白雲洞瀑下處  
有巨石曰雲門

咽落雲門別有聲。人間何得不平鳴。年來喜共清雙耳。夜上山樓倚月明。

應潮浴鷺

按白雲洞口有湖曰應潮以水之漲落與  
潮相應也為昔讀書洞中日夕步此湖



浮沈湖上浴霜衣。浴罷長湖不肯歸。潮長潮消都不管。波光上下獨忘機。

巖壑書聲

按有讀音岩

讀書高倚碧雲岑。意裏音傳意外音。會向此中索真解。是誰能得古人心。  
按輪扁之語齊桓公曰古人所傳皆糟粕矣語語皆有遺自得而不

雨儀垂釣

按湖有陰陽石名雨儀

象肖陰陽一石分。垂綸誰在澗之濱。幙天席地無拘束。可是蟠溪一老人。  
按寄托高遠如此詩更超絕

臨水問影

一片空明影。清涵碧沼西。鬢眉空自鑒。心性倩誰題。真處應難沒。閒中定不迷。此間惟爾我。默默露天倪。  
按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靜中養出端倪足見所得

鰲魚石磬

潛鱗依石磬。發響若浮沈。不識秋江冷。誰知古調深。一聲清俗慮。半點發天心。羨汝忘機久。虛堂透好音。  
按詩之發明自得音見天心者

謝惠梅

冰肌玉質雪精神。一縷清香嶺上分。瘦骨稜稜多似我。清香裊裊倍憐君。只言入世肝腸冷。肯信臨軒氣味芬。圖報恐嫌瓊玖俗。尺牋惟借隴頭雲。  
芝蘭為友玉為隣。記得羅浮夢裡人。五夜並移孤嶺月。一時分作草堂春。照人肝膽真如雪。入世文章較絕塵。近得南枝同伴侶。蒨蒼露白許相親。

題袁孝廉僵雪圖

疎櫺飛徧雪漫漫。寫出高風入畫看。四壁堆來冰較苦。一身棲去榻常寬。冷中人絕從來易。死後名傳自古難。不有耐寒真氣骨。至今蹤跡幾消殘。按公不好名。更不事詞章。名子末小子。能不發揚之。不論道德。但論詩篇。如嚼冰雪。清絕纖塵。置吾等先達中正。未易也。

曉鐘

鐘聲為問與誰期。響散疎林鳥亂時。點點若從雲裏出。輕輕曾破夢中迷。海樓乍覺星初淡。山閣遙聞露正垂。待詔金門閒未得。思書應合上丹墀。

聞蛙

會心端在五更時。斷續蛙聲隔小籬。但得詩腸能鼓吹。聽來何必問公私。

鬪草詞

說向隣家姊妹聽。不須春草鬪芳庭。近來物色無高下。得入時人眼便青。

劍氣

匣中鞘晦已多年。一夕寒光直上天。自是豐城真物色。精神時在斗牛邊。

合歡竹

似有風流約。猗猗繞碧岑。凌雲同抱節。印月一虛心。合擬龍俱化。應知鳳對吟。翻憐湘水外。孤影夜沉沉。共有棲鸞意。交歡出翠林。大家都脫俗。何處不同心。直節均如此。虛懷並至今。九疑風雨後。不受淚痕侵。

百花杖祝林堯臣先生壽

先生又字梅軒

羅浮產杖最奇節。目威蕤交。離披黃野仙人愛。佚老故留古洞藤。一枝梅軒先生杖。尤異若問何來神。

所界纖條堅瘦。嫩瓊瑤。四照晶瑩光匝地。擬其形狀是何名。紛紜錯雜難為稱。或如倍蕾春初發。或如夢  
 跗露中生。或如風前開笑口。或如園中發新英。大者離離疎間葉。小者茸茸密連接。清官剪綵裝不成。仙  
 女芬菲散重疊。挺然一杖長數尺。絡繹名花集以百。此中安設應有因。造化神工豈虛擲。君不見劉向校  
 書在天祿。藜杖出火光如燭。長房道遠物外遊。龍杖乘之跨九州。先生之文如花美。先生之年松柏似百  
 花名。杖異古藤誰其宜之。先生矣。誰其宜之。先生矣。按林先生事狀不詳。然公詩集只詠物絕少。贈人其  
 滿為得意。門人此外惟蘇轍三耳。於重如  
 此。而于林先生獨為之必。吾邑隱君子矣。

讀秋聲賦

最是廬陵詞賦好。感人騷憤自年年。空山展卷霜侵鬢。半夜憑欄月在天。秋葉無聲飄似舊。寒虫有恨聽  
 難全。苦吟獨對孤燈冷。欲起先生證妙詮。  
 悲秋心緒却誰先。開卷沉吟見古賢。髮不白。人。白。髮。天。非。愁。客。客。愁。天。壯。懷。兀。對。寒。山。老。危。論。惟。驚。木。  
 葉。顛。悟。得。廬。陵。風。味。好。微。微。香。裊。一。爐。烟。

採蓮曲

人說蓮心苦。妾心苦更多。孤舟江上影。怕聽並頭歌。  
 妾採池中荷。荷花惱妾多。六郎無處覓。空聽隔船歌。

醉鄉竹枝詞

休說無錢醉不成。由來五斗笑劉伶。近今慣把春衫典。借問誰人肯獨醒。  
 酒徒不負舊時名。三五人家幾弟兄。但得一瓢花月下。我為阮籍子劉伶。

按公個個風流如此。講學不  
 腐者乃真獨醒之靈均也。

睡蝶

低枝密葉日流連。暖盡芳華只暫眠。風雨夢中樓不穩。醒來猶是到花前。  
一段尋香性獨痴。倦來還息向高枝。夢魂知汝難忘處。半在花開半落時。  
到底花心不暫忘。倦眠仍向百花房。半生負得風流債。一枕春陰夢亦香。  
倦尋芳徑宿高枝。引得東風半枕吹。問爾花心開透處。夢餘曾否怕人知。

題為蝶睡精  
切而超脫  
婉然  
按寓意深婉  
四章皆然

野橋

偕友遊羗山訪葛稚川雲台洗藥處

大羗山在鬱水西自吾銀塘  
鄉往遊二十里為少遊遊馬

十里真人窟。追尋合有情。烟籠雙影瘦。雲踏一峰晴。芳草經年沒。香泉隔洞清。坐看仙跡好。只此是蓬瀛。  
洗藥層崖裏。羗山舊有名。不嫌幽徑曲。同躡白雲輕。鶴影依人瘦。花香及雨晴。仙靈何處認。坐對一潭清。

野橋

遠隔烟村幾度幽。不知終古倩誰遊。前途有路雲初合。斷岸無人水自流。採藥老僧歸洞角。洗紗少女隔溪頭。笑予空負題橋志。書劍飄零又一秋。

烟柳

細雨紅橋乍歇時。晴烟輕絮綠楊絲。半開青眼春猶暗。深鎖纖腰起亦遲。送客每驚迷遠路。攜柑未許認黃鸝。長堤十里春風外。碧浪陰陰漠漠垂。

竹籬

休說當年已化龍。且將春色暗留籠。花香未許重重隔。眼界何妨處處通。空月滿林闌不住。風搖隔苑易潛通。寄身休自傷淪落。抱節依然傍錦叢。

枯藤幽徑自成隣。香浸淇泉念已湮。落穉只今還抱卽。荒園之外獨存真。不嫌明月開穿硤。且喜殘苔綠染勻。樓鳳漫勞傷往事。藩屏應作野人春。

織女吟

不計工夫淺與深。機聲軋軋助蛩吟。爭知七月年年隔。多負迴文一片心。

覽鏡詞

清光一片古來真。怪怪奇奇任爾陳。總是平情能鑒物。虛心不避險心人。清于雲鶴老于松。相似惟憑一鏡中。丰骨稜稜堪自照。肯從妻妾問徐公。

寒泉

谿曲冷冷落翠微。肝腸雪冷似渠希。半生熱血難消遣。安得冰壺共帶歸。

素馨田

風流千古有誰忘。一帶花田近海旁。南漢無家空抱恨。美人化土尚留芳。露珠點滴清於淚。江水濤洄曲似腸。踪跡不隨陵谷變。美卿到底有餘香。

呼鸞道

漫遊時策玉花驄。太自繁華往事空。徑底只餘烟幾點。路傍誰聽曲三終。隋堤柳失當年綠。金谷花消舊日紅。何有繁華車馬道。得留歌管鬧春風。

秋江泛月

皎皎江心月。蘆花夾岸明。紅塵吹不到。孤棹一身輕。

秋月連天白。江帆一片斜。羣鷗真解事。逐隊過蘆花。

白髮

髮被愁催白。聞中口自挂。壯心曾不改。皓首已難逃。寶鏡時觀雪。秋霜共染毫。百年何所得。種種笑兒曹。

按沈壯迫  
真老杜

簾風

窺人如有約。一縷最清空。香篆初浮處。琴聲乍歇中。夢涵孤帳冷。花壓小瓶紅。客愛吹噓好。微吟倚翠籠。

孤島

瀛洲佳景畫難圖。峭壁層崖漾翠湖。海月獨侵危石冷。江雲深鎖碧巒孤。勢分盤谷添奇狀。蹟沒桃源剩一隅。堪笑身多閒未得。此中高蹈讓潛夫。

浴佛日福院開並蒂

風流異樣散諸天。初夏蘭開罩眼鮮。只說孤方能脫俗。何當兩美學參禪。靈均有佩心同結。燕姁多男夢不偏。笑擬桃根雙姊妹。香魂並托佛堂前。

送公車者三章

同社張渥南孝廉

按渥南先生為吾邑大泉鄉人品學純粹為公第一至交壽屏著之

長風萬里送君行。飽落憐予枉半生。怕說龍頭終屬老。喜空冀北得先聲。珠江桂棹移秋水。白閣文章動帝京。駕鶴未甘終伏櫪。幾時驥首附雲程。

門人蕭清池孝廉

路上天門第一程送行人是老儒生笑子春雨一犁重美子秋風萬里輕飲飯杯涵珠海月探花香奪錦

官城直教風虎雲龍會古劍彈來亦欲鳴

門人謝藻池孝廉按謝君吾邑丹老生壓倒已多年長劍分明特倚天詞賦一家真有種雲程萬里著先鞭是誰題柱心同壯為汝揚帆喜

不眠翻笑贈行江月上白頭人坐米家船

北行瀧江雜咏公八十猶北公車注為公自注銀河橋畔水灣灣綠抱西樵萬仞山家錄之石對客棹停烟冷候待僕人倚月明間客謂杜君是年受東

與東君善東君乃郎昌過訪後杜葉諸君移舟迢迢竹還雲深鎖護松風夜不關古松坡下稜稜衰病骨一心空與石頭頑塘為按太高祖元許公亦葬此突隨鷗鷺過漁家冷聽漁姬笑語譁行客乍分南北路溪流剛別雨三叉烟沉不辨思賢渚水急難消擲

硯沙恩賢治上即包最愛清風終古在苦吟人倚夕陽斜

烟銷蘊峽萬重山物色分明眼界間汲水人歸傳笑語望夫石在冷愁顏石在羅西岩邊野鶴孤肩疎江上

清風古字斑映旁大石壁錫江上清風四行盡灣頭千百曲閣江樓外掛危帆棹擊波光過遠汀端溪溪

上倍關情山花似錦因風折纜路如梯冒雨行遺悶半棹消冷却避寒雙袖怯吟聲幾時赤日當空出一

葉孤帆萬里程

端陽日泛舟湘江弔楚大夫

五日湘江棹千秋感慨存難容惟直道不白是奇冤風雨孤臣淚波濤逐客魂可憐形影香空對日黃昏



此時似為通臣預作百年前高祖考  
實知之耶哀感頑豔玄孫有為注  
棹鼓湘江下。淒其感夕昏。世塵埋直道。楚水弔孤魂。生死人千古。悲歌酒一尊。年年遺恨在。赤漲血痕。

過金谷園有感

休說繁華似去年。停車愁倚夕陽天。美人埋沒餘秋草。故榭荒涼鎖暮烟。歸燕自難尋舊主。飛鷗誰復坐。瓊筵徘徊易起滄桑感。一聽猿聲一愴然。  
梓澤風流事已灰。遊聽閒過重徘徊。蝶愁春盡花全謝。鷓鴣唱人聽酒幾回。一代繁華空舞榭。百年風雨冷歌臺。堪憐秋草人埋後。剩却殘碑長綠苔。

雪夜往孤山看梅和季侍郎

雪滿孤山萬樹梅。夜尋知己到林隈。藤扶小徑衝雲出。袖拂香風帶月來。自笑骨於寒處立。誰將眼向冷中開。憑君雅愛清孤寂。杳杳春光對石臺。

登滕王閣

入雲高閣半銷沉。佳序名傳直至今。文字有靈知不朽。繁華無夢許重尋。讀書不少興亡感。弔古虛勞往復心。天地茫茫都一瞬。何須搔首寄哀吟。  
按此詩高吟落落哀樂無雜興寄似陳子昂

莫愁湖

烟雲深鎖秣陵城。漠漠芳湖舊有名。堤柳嫩含顰黛綠。臺花空漾一潭清。香涵水閣欄添麝。韻夾波流浪有聲。短棹竟能容我到。解愁真欲訪卿卿。

筆花

彩筆憑誰授。奇葩特地開。香隨春夢暖。艷破錦心來。濃淡俱無跡。芬芳獨占魁。此中生色處。真信是天才。爛熳超羣卉。毫端著異材。艷如書帳重。香浸硯池來。自有文為富。惟教錦作堆。倩春睡足。五色夢中開。

獅子林賞牡丹和韻

姚黃魏紫舊因開。何祇園別有神國色。最合甘露重天香。吹送法華新。紅分一捻誰為主。花冠雙林佛肯臣。笑對高僧頻刻燭。清平雅調愧詞人。

菊花杯

有客來秋徑。澆花酒一觴。霜前支傲骨。離外醉寒香。買天應浮白。餐英獨占黃。不逢彭澤令。誰為揭孤芳。釣艇

七夕遇雨

呂鈞真成癖。扁舟押水湄。綸垂明月夜。船繫綠楊絲。石瀨潮平候。蘆花雨過時。得魚思共醉。甜笑客來遲。細雨瀟瀟夜未央。佳期空負水雲鄉。蛛含冰恨絲無力。鵲抱痴情音獨忙。只為牛郎添暗淚。並教織女洗新粧。從來好景多成幻。休向天涯問短長。

樵山白雲洞四景

道遙長嘯。西樵山白雲洞有道遙臺。

振響道遙上。縱橫浩氣奔。不徒山谷應。直達九天門。

琴聲蛩吟。白雲洞中有琴聲。

幽壑感秋心。聲聲入素琴。似憐真賞者。寒夜咽孤岑。

古井流丹

仙蹟何能沒。仙靈轉足猜。君身有仙骨。誰飲此泉來。

雲坳朝暉

雲坳生色處。初日照來時。莫說寒崖裡。陽和獨到遲。

警枕

欲以資高臥。區區獨不禁。倩誰醒客夢。賴汝破機心。浪說桃移影。空言菊有金。何如偏仄裏。識盡世情深。

和蘇覺三黃菊變白菊感懷

濃轉不禁著繁華。故將清白寄山陰。洗心獨抱籬邊雪。買笑誰私袖裏金。艷到絕時容易改。交於淡處味全深。冰魂蘸月渾無跡。近結寒梅共一林。

黃菊

點綴乾坤色。臨秋一徑橫。紅顏憐薄命。白面笑書生。傲骨招人妬。兼金買客情。年年逢九月。盃酒為君傾。

遊羅浮稚川井二首

葛翁仙跡遠。縹緲望羅浮。玉洞經年古。鐵橋幾度秋。丹從何處覓。井尚至今留。頻覺紅塵隔。空餘碧澗流。斷雲離欲合。冷徑曲而幽。遠近迷三島。紆迴接十洲。寒巖花自落。薄暮雨初收。獨訪真人界。行歸最上頭。

小春訪趙師雄遺蹟

羅浮十里探花魁。袖拂寒風策杖來。笑我苦吟隨影瘦。倩君冷夢向春開。多時舊路紅塵隔。一夕香魂白雪滯。最是美人丰骨好。月明深夜上瑤臺。

春日登西樵山雲端村訪友索茶

杖策雲端路轉斜。春來多為雨前茶。情同水淡交何密。味等蘭香嗅自賒。經著三篇非我事。風生兩腋是君家。鴈流曲水年年在。莫把貪泉錯認他。

八十生朝諸門人製錦治屏以優觴稱祝賦答按錦壽屏今存于家歲時張之

白頭未遇石生媒。未履何因破綠苔。老去自憐真拓落。遠來人喜盡英才。倩誰看劍雄心壯。醉客傳花小鼓催。笑殺拘儒都入俗。學人唱和敵歌臺。

花燭重逢按公與高祖妣方太夫人重逢花燭或事也方太夫人有萬壽勳德之德

珠樹全教玉作枝。笑君重訂洞房時。只今色合中秋月。自昔屏開錦雉時。醉染蛾眉拈舊筆。笑梳鸞髮證紅絲。回思六十年前事。始倩諸姑為結禱。

春日即事

冥花春圃坐花茵。春色春光入眼頻。抱日靈椿雲外立。忘憂萱草雨中新。醉傳柏酒傾三雅。香襲椒盤合五辛。更喜瑤階開芍藥。圍來金帶及芳辰。公卒後孫國器官廣西巡撫贈公榮祿大夫建祠于象台鄉亦詩懷也

冬日登山即事

雲山幽處即桃源。有客凌空上碧巔。自著芒鞋尋古道。誰披鶴氅似神仙。梅傳春信橫疎影。松作龍鱗紀大年。兀坐層崖支健骨。惟公多厯歲寒天。公詩超脫自在歲寒健骨遺像如神

養源堂即事

乾坤不朽道常尊。聖學從來重義源。萬派朝宗應有本。百川學海妙達原。不慚屋漏惟三省。自信英才數



21101000187817

八元最是作人多雅化一時桃李在公門

上元前一日春樓宴集送行者

長安佳氣鬱葱蔥此去迢迢驛路中楊柳橋看分袂綠櫻桃宴許醉顏紅諸公意氣琴書合萬里關河夢寐通破浪來風交勸勉四筵齊唱大江東

康南海先生編

不忍雜誌

彙編二集

三集嗣出

甲寅仲春上  
海書局出版

初三集每部定價大洋貳元伍角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總目

卷一

政論

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

中國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勢

中國還魂論

亂後罪言

國會歎

擬中華民國國會議院議員選舉法案

卷二

政論

廢省論序言

廢省論

採美制州自立民舉駁議 採普魯士制民選與簡用並行駁議

行去府存省道之虛三級駁議 裁省議 存府議 道府州劃區官制議

增東西南北中遼蒙準藏九部議

理財救國論上

40-400

問吾四萬萬國民權平等自由乎  
嗚呼噫嘻吾不幸而言中

卷三

教說

覆山東乾道會書

大學註序

禮運註序

禮運註

中庸註序

論語註序

孟子微序

孟子微

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自序

刊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題詞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發凡

覆教育部書

卷四

瀛談

大同書乙部去國界合大地

第一章 有國之害

第二章 欲去國害必自弭兵破國界始

第三章 初設公議政府為大同之始

第四章 立公政府以統各國為大同之中

巴西

塞耳維亞布加利亞遊記序

歐東阿連五國游記

遊塞耳維亞京悲羅吉辣

布加利亞游記

希臘遊記

補德國遊記序

補德國遊記

卷五

藝林

奏請廣開學校以養人才摺

海外亞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僑民公上請願書

請定立憲開國會摺

祭朱鼎甫侍御文

奏請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會以孔子紀念而廢淫祀摺

日本書目志序

日本雜事詩序

強學會序

卷六

附錄

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序

六太居士遺稿序

六太居士遺稿

連州遺稿序

連州遺稿

國聞

時事日誌

外國時事日誌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卷一目錄

政論

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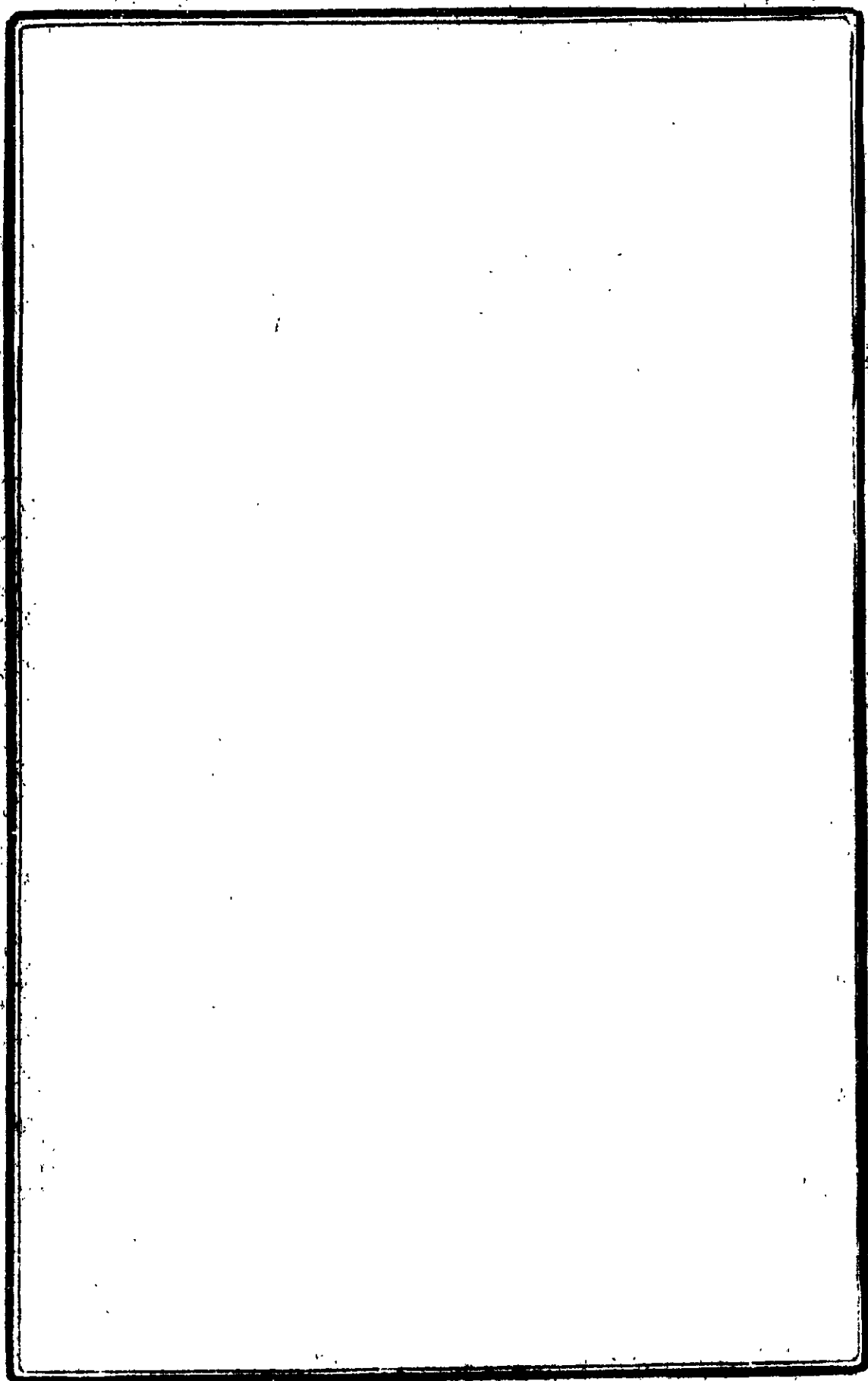
中國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勢

中國還魂論

亂後罪言

國會歎

擬中華民國國會議院議員選舉法案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卷一

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

南海 康有為撰

凡為國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風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膚。鑄冶其羣俗久而固結習而相忘。謂之國魂。國無大小久暫。苟舍此乎。國不能立。以弱以凶。以天以折。人失魂乎。非狂則死。國失魂乎。非狂則亡。此立國之公理。未有能外之者也。若夫國政之有所缺也。俗之有所短也。教之有所未備也。未嘗不可采人之長以補其短。泰山不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以增高拓大之。蓋以我之政治教化風俗為主。而修飾之增長之。匠人營室而我購之以居。農夫耕種而我享之以食。此采人之長以為己用。則庶幾國利民福矣。若夫盡舍己之政治教化風俗。不擇其是非得失。而一以從人。是甘為奴而從主耳。甘賣身而離魂耳。天下之愚未見其比也。人有病足者。削足而代以木。雖巧工必不。良於行。況剖心腹腎腸而欲代以丹青。約布。其有不死。今中國近歲以來。舉國狂狂攘攘。發狂舉中國之政治教化風俗。不問是非得失。皆革而去之。凡歐美之政治風化。祀俗。不問其是非得失。皆服而從之。彼猖狂而妄行者。觀歐美之富強。而不知其所由。襲其皮毛。武其少趨。以為吾亦歐美矣。豈知其本原不類。精神皆非。凡歐美之長。皆我所不得焉。而於吾國數千年之政治教化風俗之美。竭吾聖哲無量之心肝。精英而皆盡棄之。所謂學步於邯鄲者。未得其國能先失其故步也。嗚呼。何其今之人。乃發狂妄行。至於如斯。今自共和以來。民主之政。既師法美。議院政黨。蓬勃並出。官制改於朝。律師偏於市。西衣滿於道。西食滿於堂。鞠躬握手。接於室。用人無方。長官得拔用其屬。各省自治。民選不待命于朝。新發之令。雨下於總統。百政更新。重議於國會。平等盛行。屬官皆其長上。兵卒皆其將校。自由成風。子皆自立。婦易離異。凡歐美

之政治風俗法律殆無不力追極模如影之隨形如弟之從師矣凡中國數千年所留貽之政教風俗法  
度典章不論得失不揣是非掃之棄之莫之除之惟恐其易種於新邑矣國會同意群士同心行若流水  
無少阻撓在模歐師美者指揮風雲叱咤天地萬餘里之版圖旌旗變色四萬萬之人民數首受化雖周  
公之議禮制樂始皇之焚書易法摩訶末之挾經劍以布其政教法馬拉段敦羅伯昇爾之易其政治未  
之少讓也則宜中國已治已安已富已強人民樂業政化平康矣  
然共和國之大義在保人民之財產性命也乃橫覽禹域徘徊于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遺跡  
咨我神明之胄四萬萬人者號哭而太息痛苦于塗炭之中水火之下也農工商賈皆失業學校頹廢但  
聞群盜滿野暴民橫行以吸民之血飲民之膏而已各省自立而各州縣亦自立各長官專制而橫行各  
屬吏亦復豪暴而橫行各省變亂日作各州縣亦復變亂日作民不安生老弱轉於溝壑其在政府令不  
出國門舉國攘攘肆發狂賦稅皆無惟乞丐於列強國務院皆虛席賢者不願承筐資格既破盡惟強  
暴者攘臂而當官蒙蔽震于聲鼓片馬變其疆場元德魁儒耆舊賢良或遁異國或隱草莽舉國捧狂無  
有紀綱氣象淒慘人事惶惶嗟乎五千年文明之中國危乎顛哉若墜若崩何至于斯也十六國五代之  
亂未之有聞也是何故哉豈歐美之政化風俗有不宜歟則歐美入固以之而威強昧昧我思之則今者  
由掃除中國五千年教化禮俗典章法度致之耶夫用其新去其陳中國之舊豈不宜廢歐美之新豈不  
宜用所異者彼于歐美之政治禮俗不問其是非而師之法之於中國之政治禮俗典章法度則不問其  
得失而皆掃之棄之且即欲盡掃除中國數千年之政治風俗典章制度或亦未嘗不可也化民移俗美  
成在久次第以易之從容以變之漸漬以移之優悠以養之安其其不可哉若藉強力以行之於旦夕挾



大權以速之於歲月則佛民之性失國之魂未有不發為大害者其始民受其蔽其卒國受其蔽春秋之  
譏路予之亡也曰離於夷狄而未至於中國故其敗也夷狄不憐之中國不能救是以亡也夫使我為夷  
狄小國而驟掃除舊政俗以師歐美猶不可也況於萬里之大國有數千年之文明禮俗有無量數之聖  
賢豪傑以為國魂莫堅莫強焉豈可以旦夕掃除之哉

夫國所與立積民為之民者分國之小已也若小已既腐則全體安能強固哉夫共和之立國也去其治  
我者而令人民之自治也夫欲人民之自治至難矣所謂自治者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佛所謂而難降伏  
其心也人人皆隱括自治蠶通檢押進而上之無險誠之心無愁苦之意乃所謂共和也故共和者以道  
德為先以政治為後者也今所模歐師美者皆其法制而無有道德也夫有法制而無道德以為之本則  
法律皆偽政治皆欺無一可行也人無忠信之心徒增其才智授之以銀行鐵路則彼偷盜之令之將兵  
則彼中飽而遁逃之令之牧民則必暴民而取其脂膏焉若為拔用無方則鑽營奔競之夫駟僮強盜之  
魁皆獵大位矣立辯護士以救冤獄則辯護士反覆是非詐取財今為日至短已彰彰於視聽矣夫歐  
美之政俗自有其道德維持之今但模倣其政俗之末而失其道德之本此其政俗所以在歐美為成功  
之效而在我為敗壞之由同方異效良有由然何慕歐師美者之不之察也不能深察其本末利害得失  
而敢妄變數千年聖哲所留貽之政俗禮化政教風俗重怪狂謬何其甚哉

夫政治非空言理想所能為也以政治法律皆施于人民者必與人民之性情習俗相洽相宜乃可令下  
如流施行無礙也非可執歐美之成文舉而措之中國而即見效也豈徒不效其性情風俗不相宜者且  
見害焉吾鄉有服附子而精神強固且延壽者其友師之則以多服附子而死矣故英人有不成文憲法

者即以風俗為之蓋久習於風俗則施行未有不順也今吾國人徒知採歐啜美東食西宿夫飲食具國之食于胃必不諧易寢他人之床于睡必不美則其斤斤於變法施之中國必不安矣夫既于人民為不安而能服行有效者未之有也今吾國一知半解之士于歐美之立國根本茫然也乃大聲疾呼曰一切法歐美又擇其執簡而為憲法律令曰法歐美妙其國之條文則曰足為自由之保障矣學其國之政俗則曰足致國民之治安矣若是則數留學生精抄寫各國憲法法令章程而中國已治已安已富已強矣無如皆為紙上空文而非政治之實事也然吾國人不知其害驟操政權驟易新法自矜得意者以成風播為惡種舉國人士發狂妄行皆以憲法政黨為不易之規也而政府為所束縛而不能行政議院日以綴構而不能立法敵于異俗之虛文而束制全國之心思曰是歐美之良法也吾國不能不學也而中國可亡矣嗟夫迫於細腰之俗而甘餓死恨于裹足之風而甘折足何其愚哉且即令師人之長從人之學亦必積久歲月以漸乃成未有造次之間旦夕之降盡舍已有而能成就者也以作畫言之能作中畫者學文沈師董唐舍其長技而師西畫不獨不能得拉飛之神必且丹青狼籍不成畫矣即同為中國之畫習為雲林之筆意忽改而為仇十州之工筆亦必粗拙而不見精彩也又以書法言之習為鄭板橋之跌宕一旦學歐陽詢之端莊則必拘苦而無神味矣又譬如學詩言之習為李杜之雄肆忽舍而學西崑之纖麗學四靈之纖巧亦人縛束而無意態矣又以作文言之使徐庾舍其駢麗而學韓柳又歐蘇舍其雄渾而學王楊必各失其長互呈其醜矣文藝至末業也然驟舍己之長而學人猶不能至且見惡焉何況國家之大乎何況能立數千年之國能治萬里之土能育四萬萬之民乎民生其間習與俱化能易其面目不能易其心靈也能易其禮容不能易其性質也抑本使國製器使曲猶

須之以時。日何況欲初四萬萬之民乎。其必不能成化。無待言也。然而歐美之美不能得而受用也。而中國數千年聖賢豪之美化。則已滌蕩掃除而無所留矣。且假令去中國之化。而真能受歐美之化。猶未可也。以施之於中國之歷史習俗未之宜也。況兩化俱無。則為暴戾恣睢。縱欲橫行而已。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嗚呼。何辜吾中國之民。夫共和之美。洽乎人心者。莫不曰得民意。發民權矣。吾先聖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公理之至論哉。盧騷之流。大發其義。此在歐洲古之希臘中世之威尼士。致那華及德之漢堡。罕伯雷。伯來。問法倫。佛蘭拂。及今之瑞士。最爾之國。百數十萬之民。有大事則人民共議之。則誠得民意矣。選舉則人有權。則亦庶幾民權矣。盧騷亦謂二萬人之國。可行共和。若二萬人者。或可真得民意。真得民權矣。蓋二萬之少數。如吾國之大鄉。云爾。吾粵南海之九江。沙頭順德之龍山。容奇桂州新會之外海。番禺之沙灣。皆聚十數萬人為一鄉。比于盧騷之二萬人。已過之。其立鄉約行鄉法。能得民意與民權與否。尚不可知也。則其真得民意。真得民權之難矣。南美洲之各共和國也。若玻理非。委內瑞拉。烏拉圭。巴拉圭。皆以數千人舉一議員。即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之大。亦不過以萬人舉一議員。塞維布加利牙希微羅馬尼亞亦略皆以萬人舉一議員。若比利時荷蘭那威丹麥亦不過以萬人舉一議員。即英國之大為憲法選舉之祖。亦不過以三萬人選一議員。然當威廉第三八英之際。英民不過四百萬。至與拿破崙交戰之時。亦不過五百萬。是時最盛昌。亦不過萬人選一議員耳。夫尊民意民權者。不能直達而以代議名之。苟不能如瑞士之直議何權之有人與人面目既殊。意見必異。父子師弟亦難強同。而謂所舉之人能達我意。必無是理矣。故以一人舉一人。已不能得其意。況以萬數千人而舉一人。人人異意。而謂能以一人

由月萬數千人之意代達萬數千人之意有是理乎故萬數千人選一議員之國號稱代議其說已大謬矣雖然若英國三萬人選一議員三萬人者亦如吾粵一巨鄉耳既以代議為制勢不能不選於眾三萬人之鄉其有才賢鄉人略皆知之則雖不能得民意發民權然既自民之耳目心思所自舉者則亦可謂之民舉也德法以十萬人舉一人日本以十二萬人舉一人更不能比于英矣然十萬之鄉縣耳目亦近彼憲政既久選舉既熟或能知其人者謂之民舉焉亦未嘗不可也至於中國之大人民之多今之選舉法也以八十萬人選一人夫八十萬人之多數地兼數縣或則數府壤隔千里少亦數百里吾國道路不通山川絕限人民無識交游未咸選舉不習則八十萬人之中渺渺茫茫既為大地選舉例之所無而謂八十萬人者能知其人而舉之其人又能代達八十萬人之意乎此尤必無之理也然則在今大地中凡百有國自可言民意民權惟我中國而言民意民權則無之也徒資數萬之暴民而已是大妄也是欺人也惟國民真愚乃受其欺耳夫歐美之說知真議不可得則詭以代議為名以欺人然曰代議雖不得民意民權告朔餼羊猶有其名也而今選舉之學說則猖狂而大言曰代議者乃代一國之政非代民個人之意也此說也則明明非代民之意矣以實事言之彼議員自議國政非代民之意以虛名言之則此學說亦大聲疾呼非代達民之意矣然于其憲法也于其國會也于其選舉法也則大書特書曰代議院也代議員也名實相反言議相乘實而棄之不過欺民而已不過蒙蔽之士欲攫奪國政借民權民意以欺人而已世說稱隱道人過江飢無所食乃樹義曰心無二大見歡迎其故人謂之曰心無二不是道向者不過煮飯耳今所謂代議云云者亦所謂不是道為煮飯也故在歐人之說已是解嘲而為欺民誘眾之計矣我國地等全歐人民倍之國與民相去遠民意民權必不可得而信歐美人之謬說大聲疾

呼曰民權我今質問四萬萬人汝有何權所選舉者誰為汝意議員所陳誰得汝心蓋選舉之人必不及四千而得其心意者亦不及千也若云權乎權乎誰則有之欺人自欺無俟言矣昔人固有話梅以止渴拾石以充飢者石固不可食話梅不能止渴也昔羅馬教皇之欺其民也曰我受上帝付託之權可赦民罪乃出赦罪紙萬人民爭出資而買之民意民權之代議者其猶教皇之赦罪紙乎昔有語人曰俄國有監生出賣得之可橫行於中國官吏不能管也于是買俄之監生者紛紜吾親見之今之謂民意民權為代議者其猶買俄之監生乎夫同此選舉也在瑞士則為至善至美也在英比荷丹麥那威尚不失於代議也至德法日本與美則勉強而稍謬矣若以我國之八十萬人而舉一議員真風馬牛不相及也而慕歐師美者乃妄竊其法而行之則良法美意皆為惡法惡意矣無論議員之選出于金錢與勢脅也難於得民望也即不然要必非民權民意而代民議則可斷斷言也夫既民非民意民權非代民議則今之國會大聲疾呼曰代議者豈不大謬哉代金錢而議則有之矣代勢力而議則有之矣代民議則未之見也今以師法歐美之感意而徒為代金錢勢力而議以此詡為五千年所未有誇為共和之新政欲為歐美之妙法乃收千掃棄數千年聖哲所遺胎之教化風俗典章制度而盡付此代金錢勢力者議之舉國仰之亦舉國攻之開國會數月一政不能議其為是非得失非吾所及知也夫議員豈無賢且才乎而必不出于民意不出于代議必不離于金錢勢力則可斷言也孟德斯鳩曰法律視其國民之性情習慣蓋以中國之大與歐美大相反而行此大相反之法必不見其宜也夫既去專制之君則必以國會代之有以一為政者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媚于天子也有以眾為政者易曰陰二君而一民媚于庶人也專制之君主既廢則以國會之眾議為至一陰一陽循環之義也然國會

乃空文耳。非有政黨。無以行之。故政黨者。國會所不能少者也。有憲法。即有國會。有國會。即有政黨。固事勢之至理。而歐美所通行者矣。夫所謂政黨者。乃舉一國之政。而託之。即舉一國之命。而付之。莫有重大乎斯矣。其為黨人也。以政為其業。以國為其任。則必元夫鉅人。明德大材。宏謀通學。然後可以為黨人。然後可以任政事。庶幾議政不謬。而國利民福。可望也。其在中國。夙昔之義大賢。受大任。小賢。受小任。三德在官。六德亮采。必以宏才大德博學多聞。通於今古。習於民情。開於政事。然後在議政之任。當行政之司。其有非人。則或庸主。安后。匿比。群小。引用僉壬。負乘覆餗。從古致譏。非用人之義也。試覽漢唐宋之史。當明良之時。立朝皆元老鉅儒。即政黨萌芽。若唐之李德裕。牛僧孺。與夫黨中士夫。豈非魁碩也。宋若韓琦。范仲淹。蘇軾。司馬光。蘇轍。范祖禹。曾鞏。劉道原。賁父之儔。公卿侍從。群僚皆魁壘。書碩名德。遂學坐鎮朝廷。天下仰望國家。視其用舍。為安危焉。即王安石之黨。雖多僉壬。然陸佃。章惇。呂惠卿。蔡京。亦皆文學才士也。昔英之賢者。會議必以元老重臣。其後那曼。朝封建會議。只以藩侯會議。其愛德華一世。召大僧大商會議。號為模範會議。故英國人士。門閥以下。尚以德業學問風素為高。故人人以士君子為尚。英為政黨之祖。其黨人自大小彼得。格蘭斯頓。皮斯。秘爾。聖至沙士。勃雷。皆以高才碩望領袖一時。故成功如是之遠也。今其黨魁無有偉人鉅望。遂不能轉運其政。勢遂以弱。夫以英政黨之盛。且久而運用政黨如是其難也。政黨之人才。如此其不易也。日本之興。以藩閥維持國政。雖云庶政公諸輿論。而實元老貴族執政黨人附屬而已。故能國體堅固。得以久行。政而盛強也。德之強也。上有英主自用。其公卿百官。而專制以行政。下有國會聽政黨立法。議政得以調劑君民。而妙用之。故最盛。然政黨無權。可無庸議矣。法大革命。命恣睢妄行。故大亂八十年。足以為戒。即今政黨十餘。與興政黨三十餘。其才望之人。各自立黨。難於



合。一。故。黨。太。亂。任。太。短。而。政。難。行。若。我。中。國。今。日。乎。始。用。政。黨。而。害。大。者。矣。黨。人。相。嫉。各。為。其。私。知。有。黨。而。不。知。有。國。乃。至。開。國。會。數。月。一。事。未。議。憲。法。未。及。豫。算。未。及。乃。至。舉。一。議。長。爭。論。至。二。十。日。如。市。井。無。賴。之。譁。亂。門。毆。擲。墨。盒。之。舉。動。則。步。武。歐。美。而。青。出。于。藍。矣。夫。政。黨。何。為。而。有。也。以。憲。法。至。公。許。民。之。預。聞。政。治。也。人。民。懷。政。治。之。觀。念。增。政。治。之。學。識。而。後。集。大。眾。而。成。政。黨。焉。故。英。國。之。為。政。黨。也。三。百。年。矣。然。英。人。猶。自。以。為。未。良。甚。且。以。為。毒。物。焉。今。吾。憲。法。未。成。而。政。黨。先。出。于。政。法。之。本。已。反。因。為。果。也。何。也。以。政。治。至。深。而。人。民。未。有。講。求。未。有。學。問。起。自。由。間。則。無。政。治。之。經。驗。而。所。用。非。所。習。稍。游。外。國。然。無。政。治。之。閱。歷。則。易。地。不。可。行。以。未。有。政。黨。之。資。格。而。任。一。國。之。大。政。其。顛。倒。危。殆。未。有。甚。焉。者。也。凡。閱。歷。太。淺。之。人。識。必。穉。性。必。急。好。動。而。惡。靜。易。變。而。無。恒。責。備。而。多。疑。政。以。此。議。大。政。未。有。不。敗。也。然。以。政。黨。之。故。於。是。國。務。院。難。于。用。人。總。統。與。兩。黨。各。有。其。私。必。無。合。一。之。理。于。是。政。黨。內。閣。必。不。能。行。而。混。合。內。閣。超。然。內。閣。紛。紛。並。起。其。故。也。卒。至。政。府。空。虛。而。為。無。政。府。耳。否。則。強。用。庸。才。素。餐。尸。位。有。等。于。無。耳。是。亦。政。黨。致。之。矣。夫。國。務。院。為。舉。國。所。託。命。以。政。府。之。故。元。夫。鉅。老。魁。儒。碩。才。皆。以。政。黨。爭。亂。之。故。不。敢。廁。身。於。政。府。則。必。至。庸。庸。僉。壬。佞。猾。無。耻。之。徒。執。其。政。柄。矣。夫。以。中。國。佔。危。即。執。政。皆。得。人。才。猶。恐。無。以。維。持。而。善。其。後。也。况。負。乘。致。危。中。國。更。何。可。問。乎。此。政。黨。之。害。見。于。上。者。也。英。之。政。黨。入。之。甚。難。非。才。士。學。人。鉅。富。勢。豪。不。能。入。黨。其。入。黨。者。又。絕。無。所。利。止。有。出。財。其。得。官。僅。六。十。人。餘。皆。無。所。于。益。故。黨。人。甚。少。更。不。下。逮。於。鄉。縣。若。美。之。政。黨。下。逮。于。掃。地。之。夫。送。信。之。人。而。各。地。方。波。士。士。手。握。其。權。魚。肉。良。善。其。害。已。甚。矣。若。以。吾。中。國。土。地。萬。里。之。大。人。民。四。萬。萬。之。多。地。比。全。歐。人。倍。于。歐。而。僅。有。兩。黨。黨。人。則。下。逮。於。鄉。縣。匪。人。無。賴。莫。不。可。入。則。是。吾。國。之。一。黨。可。敵。全。歐。二。十。國。之。人。數。矣。而。匪。人。無。賴。必。十。數。倍。于。良。善。之。人。

則是黨人之中暴民無賴。殆多於禁德法之民數矣。其黨人在位。固得假威聲以恐嚇鄉閭。故浪子巨  
囊。布滿於都邑。其諸議員起自田間。初入國門。目眩于繁華。心溺于貨色。即其黨人在野。推埋之夫。亦得  
恃多數以橫行鄉曲。戕賊善良。快意恩仇。開市開堂。買聲譽上。昔者鄉邑有事。領袖之者。猶公舉士夫。有  
物望者為之。今則暴民土棍主持。以暴鄉邑焉。吾遠在異域。無所聞知。然告者頻仍曰。某黨某人之奪吾  
田屋也。某黨某人之劫吾商店也。甚有曰。某黨某人之殺吾親族至數十家也。若夫以黨人而兼為兵官  
法官。且備及于地方官。皆非其黨。不能充選。故暴橫行。控之法司。而法司為其黨人。不敢問也。求之長  
官而長官為其黨人。則更加之罪也。故小民含冤而無所控。良善被害而無可逃。法律虛設而無可用。命  
令雖替而不敢行。天地沈昏。國民怨怒。皆為政黨。此政黨之害之見于下者也。政黨者既無分毫以為國  
利民福。但能為國害民禍而已。夫未有政黨之前。凡國之才賢。皆可以任政。既有政黨之後。則文學之士  
雖有魁碩。止任教習。子政無與焉。即歐美以道德之士附之于教示。亦不任政矣。夫以道德文學之人。皆  
不得任政。而政黨惟金錢勢力乃得焉。舉少年名譽之夫。鄉里豪暴之士。語學問則為設字之碑。問閱歷  
則為乳臭之子。但入為黨人。即可上為執政。中為議員。下為庶僚。既非博學之儒。亦非道德之士。以此而  
望其任國濟民。必無是理矣。且政黨之為俗也。以賄賂相爭。以奸詐相傾。以勢脅相劫。以罵詈相攻。皆視  
為固然。夫以賄賂成風。而廉潔失。以傾詐成風。而正直失。以蠻野成風。而禮儀失。以勢脅成風。而氣節失。  
故政黨興。聖教幾不相容者矣。今經年之中。政黨乃如雲蒸霧集。以為我國害民禍者。則妄慕歐美為之。  
蓋歐美人士。道路既通。講習既久。故或可行政黨。然英之賢者。猶置政黨為毒物也。而日本博士亦有欲  
剷絕政黨。吾國今之志士。亦欲廢政黨也。以我國而妄行之。故宜惡氛毒氣薰天而漲地也。



民權。張民意彌達。於是平等自由之風起矣。既曰平等也。故長吏與屬官無上下也。踞坐可也。謾罵可也。相背可也。甚至通人亦繼遺諭。孔矣。然則何以用之。遇有事變。相率先逃。紀綱掃地矣。又何倚焉。偏見歐美之制。官場整肅。有若此否乎。德國之俗。官尊一級。則尊嚴無限。又無論德國也。即在英國。吾昔亦以為其平等矣。吾在印度。實其長官。乃知知府知縣。不與總督同席。陪席者。只有巡撫及其書記。馬宴巡撫。則知縣可同席。一止下警察及縣屬官。不得同席。其諸屬官。警官之見巡撫也。直腰唯諾。與吾國同。吾初不知其俗。下帖。宴饗其上下之分。至多迴避而不至也。此猶君王國也。吾游于法。有伯爵及州長與屬官會。又有警官相會。其長官之嚴威。屬官之儼恪。與英無異也。然則今之妄云平等。脫去堂屬之儀者。謬稱歐美而實非歐美也。近者軍兵之內。亦言平等。於是將不能率其校。校不能令其尉。尉不能指揮其卒。稍有不可意者。則校尉拔劍以脅其將士。卒鳴槍以脅其校。眾伍一聲之鼓。怒長上屈膝以求和。非卑辭認罪。則叩首乞命矣。故凡有軍事。將校請命于校尉。校尉請命于兵卒。顛倒如此。于是與夫負販傳竿而與督帥並坐。或平行。都督而稱為哥。參見夫人而稱之曰嫂。試問歐美兵制有此否。吾在德國遇一小武官。如守備者。其從官尚有十數人。侍坐嚴肅。守備尊若天神。德之世爵三十萬。皆為武官。有大事時。層級迭進。揚休山立。戎容暨暨。下畏其上。秩序儼然。故能深夜馳操。酷暑暴道。指揮如意。奉命恪恭。德之強賴此也。豈惟德國即法美共和何嘗不然。吾于美國有千城學校。凡二十二布在紐約。芝加哥等二十二都邑。教吾憲政。會人之兵學。者每校有數教習。教習有大。有分。統合各校有總教習。皆延美之武官為之。其禮節並如行陣。等級儼然。威容恪肅。學生之事教習。下級教習之事大教習。分校教習之事諸校總教習。禮容至敬。奉命惟謹。吾時巡視之。亦以兵容相敬。豈聞共和得于軍人而施乎。平等也。豈見有校尉拔

劍以脅其將帥。兵卒鳴槍以脅校尉者。豈聞遇有軍事。則將帥請命於校尉。校尉請命于兵卒者哉。豈聞有與夫負販停竿而與督帥並坐乎。行都督而稱爲哥。索見夫人而呼曰嫂者哉。更豈聞長上屈膝而求和平。辭認罪叩首乞命者哉。此尤萬國所無者矣。夫兵者用以致死者也。合萬人而致一之。非用命不能行也。非至嚴不能肅也。苟非等威相使。威令相臨。誰能用之。但煦煦施恩。益驕不可用耳。故凡百政治皆可寬和。而軍政則無全用寬和之理。而吾國若此也。何能驅之以即戎乎。假有兵事。豈待驅之死地哉。執兵而嬉。倒戈而犯。當持鼓束伍之時。必生兵譁。伍潰之事矣。方當萬國競爭。列強交偪。而我政不修。如此軍人顛倒若彼。深爲憂危。未有過此者也。通者俄人調兵相脅。乃至迫逐黑龍江都督。蒙藏之禍。方殷遼瀋之變。始啓若託此等將卒以國事。有不同于貴國哉。此則萬國之所無。而吾國數千年所未有也。念之危懼。胡可爲言。夫官僚有體制。治道有紀綱。爲國者必不能免也。今日乎等掃除體制。滅棄紀綱。則爲政必至於大亂。治兵必至於叛潰。天下豈有治兵而可曰乎等者。嗚呼唏矣。然凡此乎等之致弊。以危其國者。即自民權民意之發生也。夫舉中國人既實不得民權。實不能達民意。而以其空名所託。餘波所蕩。敗壞紀綱。以危其國而已。假令天下無國。而爲大同可也。既有國焉。而無紀綱。不即于敗亡乎。既敗亡之。後民且爲奴。而何權何意之有。若謂模倣歐美乎。則歐美無是也。此亦不深知歐美者。誤學歐美之過也。且既曰自由。則學校可不以師範矣。學生肆恣連群。而相呼隨事。而強請稍違。其意非善。其師長則閉堂而散學矣。吾固知校長教習之未必得其人也。而十餘年來。學生以散學爲其師長爲風。甚且歐其師長矣。開口輒曰。挾勢壓制我也。妨害我之自由也。吾十六年於外。所游歷三十餘國。日接各邦之人士。日閱數國之報紙。未聞有學生散學之事。未聞有學生爭長。歐師之事。而吾國乃旦夕接踵若爲宜然也。其

有散學。書師長者。各報紙皆贊揚之。幾若以為當然也。夫學生當受學之時。宜肅敬。恭師長之義。執弟子之職。必敬必恭。嚴學課之程。以勤以謹。夫居恭執敬。則蠻貊可行。居處不恭。執事不敬。則鄉里不可行。此人道之通理矣。若夫主敬。戒傲。吾國數千年來。聖學之規也。故洒掃以盡其節。自慊以致其恭。苛叱不及於荷。又豈可反施之于師長哉。學記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若以開堂散學為事。聖學長盛。師為恒而望其能潛心篤志好學。下問以至成學。殆無有也。夫一國政治教化風俗之所出。皆本源于學校。學校之風俗既異。人才皆非。則國何託焉。憂心傷悲。非小故也。今日本之學校。吾國人士游之逾數萬矣。其仰望日本學校之制之美。及其學問學說之深。蓋皆以為為不可幾及矣。然日人之自議其學制也。則歎然不足。謂今學者之不敬師也。為其講師之偏。走諸學以得金為事。而于學生無教誨成就之勤懇也。蓋無師弟之義。則無愛敬之情。弟不以為師。而不敬之。視其講生之喃喃與說教詞。放國語者。等耳。師不以為弟。而不愛之。其登堂講授也。如演說如唱戲。云爾。無忠敬之心。無成就之意。故學術大壞。而學問難成。日本談學中。惟早稻田大學與慶應大學。稍有團結之學風。以其講師多不出于本學。而亦不過少數耳。今尚欲整頓之。其情義較篤。教誨較勤焉。今日人之議論。猶欲直復一師之說。欲以一師統教其諸弟子。然後情義親而教誨篤。磨礪道德。激發志節。若昔者吉田松陰西鄉隆盛山鹿素行後藤象次郎之學風焉。受其學者。皆有遠志。高行。砥名礪節。用以成日本維新之治。皆賴之。蓋以上德成材。非專崇一師之制不可得也。若如今制。講師偏走諸學。喃喃誦其誦說如唱贊詞。而唱戲曲與學者。渺不相關焉。既無鼓盪之精神。又不能鞭辟其道德。故學生循誦習傳。只受講義。不求其用。不厲其志。但求及第。而得祿利于道德。渺不相關焉。是以人才衰落。志節衰靡。惟求利祿。何知仁義。豈有担負於國。而國何賴于此。蓋以智

為學而不以德為學。故知識雖多而道德愈衰也。即歐美亦豈不然哉。試觀維新之諸老。多出陽明之良。知其維引宋元儒之學。說身體力行。光明俊偉。以成維新事功之彪炳。即武人若東鄉。乃亦自陽明之學來。豈今茲新學所能望哉。日人今議行一大師與眾講師之說。尚未定也。夫一大師之說。乃吾中國數千年之制也。自漢之經師開門授徒。著錄無數。鄭康成弟子萬人。樓望九千人。宋明講學。程子朱子。陸子靜。王陽明。乃至湛甘泉。顧憲成。高攀龍。皆弟子數千。其門下成德達材。大賢碩儒。曹出並起。雖臨卒立功於當時。垂芳於後世。千數百年。一大師之成就。人才豈有比哉。今學科已多。雖有高才。難于兼習。故諸講師之流通諸校。乃事勢之不得已。實非育才之良法也。日人猶欲矯正之。吾國豈可自墮棄之。即以眾科難兼。不得已而用流通之講師。至師弟之倫。已盡愛敬之義。皆無亦何至散學開堂。歐師署長哉。然至於散學開堂。歐師署長。而望得篤志好學。成德達材。不猶欲入而閉之門。南行而北。其轍也。今縱不能得道德大師。以復一師之制。吾學生乎。又豈可肆睢傲慢。而為開堂散學。歐師署長之俗哉。求之歐美。皆無之。而所以致此者。皆自由二字階之屬也。夫自由二字。豈貽害止學生而已。頃聞有子。以自由為說。而背其父者矣。謂歐美之俗。我二十而自立。父不能約束我。也。于是有執刀脅父。而取金錢者矣。于是有執事在外。父自數千里外來見之。而攜不見者矣。謂我辦國事。父乃家人。吾不能以家而棄國也。其父飲泣而去。於是父子之道窮矣。又聞婦女以自由為說。而背其夫者矣。一言不合。而反目。閨闈外遇有情。而別抱琵琶。其夫飲泣。啞恨。然熟視而無可如何也。或勒取錢財。或揚之報。飲身名。既辱家產。為空。試觀近者離異之案。日增月盛。情即支離。百出。不窮于是。夫嫌之道。凶矣。昔美人杜威者。創新教之大師也。感額傷心。而告我曰。吾美有國。而無家。而其義吾中。

國人今吾中國人既將棄其國又欲棄其家乎。夫天下之至親愛而相關係者豈有過於父子夫婦者。我撫育顧愛之艱難宜室宜家之好合一旦逆子見背愛婦生離則飲恨尋仇發狂為厲恐將來吾國人不待戰亡于外國而憂傷殺死于家庭者殆不止千萬也。夫自由之說生手法國君主之壓制耳不意其禍乃風靡于中華之家庭也。夫吾國之道義以孝行為先吾國之家人以信老為樂。今而後乎吾國四萬萬之後生傷心方始耳殆無能免矣。吾無法以救之矣。謂之何哉。妄慕自由者乎其禍乃至此也。吾國以禮為治以道為國故自漢唐來法律修明唐立律科而不立辯護士窮鄉僻壤察屋賣地都邑城市張肆列屋既不須上告之長官亦未聞立案於狀師而治之數千年舉國安之然且訟獄鮮少此歐美上流人所以謂我為道治國也。嘗與歐人語告以吾國無律師彼則適然驚以為無是理也。否則以為若野蠻無法律國也。若然則財產性命不能保也。豈知吾國人老死抱孫不見長官不知法律而治安數千年也。所謂導之以德而非導之以政也。此真孔子之大化吾可以自誇于萬國而無有倫比者也。無識者乃反慕歐美稱為法治國而自愧為弗如也。夫吾國自三代以來久已詠謠法治為粗下矣。子產作刑書而叔向貽書責之夫豈不知法治也。蓋法出而奸生今下而詐起姦詭無耻之民藉法律而作奸其禍倍甚矣。商鞅韓非以法治名者也。秦書用之以治國矣。秦之為制也。今舉國人士學法令以吏為師以六經為無用而焚書坑儒則張法令而立律師秦固行之矣。其成效可觀矣。賈誼為過秦之論謂秦教化不施風俗敗壞用法令而不行仁義此秦所以亡也。賈山之攻秦亦然。司馬遷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不能使民無訟為治者之恥也。至僅以法律治民則則教姦數懲而已。吾偏游歐美其政治之修明物質之精奇宮室道路之壯麗固矣。若其風俗乎則事涉

金錢。若不至律師存案。不見欺者寡矣。其他姦詐盜偽。不可勝數。吾購畫石於威尼士。運費已交。而至港則重取之。賃宅於瑞典。而修屋。未告律師。則大索焉。吾居美之哈佛市。物與馬車。則重取焉。美芝加哥七日之案。而至五千。美之甚者。殺人行賄。可以無事也。紐約一埠。而律師萬餘。試問所食為何。吾請一英醫生。又一律師陪宴。吾先告醫生曰。吾請一律師陪席也。醫生曰。彼律師乎。吾不願與之同食。夫律師豈無賢者乎。而醫生之惡之。不問其人。而先遠之也。則律師之所為可知也。今吾國律師之新法行矣。沿門掛扁。登報。名。苗如雨後之筍矣。而著名作奸者。穢德已彰。聞于天矣。夫吾國法律。當茲新世。固或未備。若商律海律。尤所不及。民律刑律。向所未分。今已補之可也。而必慕歐師。美汲汲焉。設律師。律師之得金至易。其入黨尤多。他日政黨之握權。地方之長吏。必皆律師為多也。昔者以經義試士。猶欲以德行選人。夫試經義者。必日讀六經傳說也。口誦目觀。皆辨義利。尚德行。貴忠信。篤敬。而惡巧佞。無耻。以得富貴者。也。學之試之者。豈必盡行。然猶知之。而懷耻也。今則舉習經義之士。皆易而為學法律之人。舉國富貴。執權者。非政黨。則律師者。而政黨律師者。皆日以爭權利為事。而未嘗有道德之存。其心。國民效之。相習而成風。且夫爭權利者。豈待教哉。而道德者。雖厲之而不能行也。國無道德之幸。厥而惟權利之是爭。則父子兄弟。夫婦。不能久處。而況于國民乎。今舉國滔滔。皆爭權利之夫。以此而為國也。未之聞也。孟子開宋大學末章。皆以利為大戒。使孔子孟子而愚人也。則可使孔子孟子而稍有知也。則是豈可不深長思也。鄙人至愚。亦知宮室飲食衣服起居。親戚宴游。無不待于財利也。豈有異哉。但晝夜溺心。惟知利之是慕。則市怨寡。恥其反。則悖出悖入。為禍矣。昔宋人之入市盜金也。謂盜金之時。吾不見人。而不知捕盜者已隨其後也。今吾國人惟權利之是慕。各競其私。各恤其家。而不知國既亡。身將為奴。而權利何有乎。明



之亡也。李自成入京。取食吏而狹其頭。以迫取其金也。吾國人士乎。其欲狹其頭乎。

若夫有法律而不行。豪強恣肆。奪貨殺人而長吏不問。各省皆然。而粵尤甚。一語之失。薄物細故。動即槍斃。凡以數萬計。何法之有。乃至有司禁用現錢。暴民奪人田屋。吾粵人乃至有田不耕。有蟹不織。有屋毀以食。安坐以待斃。甚至京師首善之區。亦無紀律。毆及名士。記者法吏不敢問。或則總統行特赦焉。夫共和憲法以保人民生命財產為第一義。前清人民尚有法律以保生命財產。今則法律不行。復何事。師毆法美立辯護士為哉。夫法律以懲奸猾而保善良也。今乃以法律資奸猾而害善良也。何法之為。釣金束矢。動索金錢。吾民至窮。何以堪命。既無多金。只有俯首受辱而已。至于商業尤為苦累。于律師吾于墨西哥開一銀行。律師費三千。吾為押一名而入墨。亦費三千。此六千乎。吾國至貧。可增開一錢庄矣。歐美亦然。何為重累苦吾國民哉。

今吾國亦慕歐美之法律。幾盡改舊律以從之矣。然歐美人民之風俗。與我迥殊。但空慕文明而從輕律。則弊奸益詐而已。君子之為法律也。鑑空衡平。無所用其心。在適其國俗而已。故刑罰時輕時重。而刑平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務在至于治安而已。若亂國而用輕典。民無所畏忌。是使小人易作奸盜而良善不獲保存也。昔墨西哥慕美之文明。而從其律。殺人者長監獄中而不縊。民多犯殺。乃復之瑞典。昔亦去縊律。犯法者多。亦復之。即美西北諸州亦嘗去縊律。亦以犯法多。今亦復焉。此皆吾游美。瑞典典游觀其獄時所親聞也。吾國人既有妄慕文明之耻。而同于墨。致令民不畏法而奸盜日增。亦宜知所以易之矣。

長官察吏拔用不次。固歐美通行之制也。及我行之。則用以不才。而以私戚知交。偏于僚吏。鑽營奔競甚。

於曩時廢棄資格則人人有非分之想不用致試則當官多沒字之碑故市僧盜魁列於在位其得官也易其超拔也易故無自重之心無自愛之意其視吏道也等乎商賈人民亦不重之且多笑之往者鄉會有試備歷艱難然後得一第即曹掾級幾歷年勞而後得一階故士自重而人知敬焉唐崔祐甫舉八百餘吏不避親知世稱其得人而終不可行蓋人人不能無私也雖士經試擢而裴光庭為停年格其法行至於明清焉美人以其舊制吏道不修近乃師吾考試之法則吾法勝于美至明矣何吾有良法而自棄之吾蓋經數千年因革鑒戒而後得此良法彼美立國甚短法鑒無多今乃不擇而盡師焉何其愚也至效美洲各州獨立致各省割據莫由統一各府各縣又紛紛獨立焉遂至群盜盈野賦稅無入負債為生其害已大者矣若夫民選長吏不避鄉里瑣瑣姻亞皆列膺士宗族橫行法律廢沮其害又大者矣故凡慕歐師美者不揣其本而妄師之不論何法未有不為禍敗者也義詳于第一冊官制考

若今之禮儀舍揖拜而握手免冠鞠躬矣夫歐人握手者始于方戰而言和乃軍容非國容也然且有病者與之執手則有傳熱之患紐約一名醫曾語我以執手之無益不若中國對揖之為恭矣又云凡遇大會迎送者千數百人一一握手費時失事又不若中國一環揖即可了之醫者之說至切實矣乃美人方自欲而羨吾之禮吾豈可舍而從之乎即日本人相見皆用其國俗鞠躬之禮而不握手也吾何為獨去其國俗而媚人乎無耻甚矣免冠者卻至見楚子免胄而趨風是也歐人之王侯自十八紀前千年間皆環鐵甲胄而鐵胄兩目之間數孔如豆人不得見乃至數齡之王子亦甲胄蔽首吾常憐彼小王子生遭亂世之不幸也若生中國冠裾從容于元圃博望豈有此乎今各國博物院皆多存之故欲相見非免胄不可其後無胄者相見之際亦復免冠此尤以軍容入國容也即今歐美軍人行禮以手扞額亦不免冠



也。突厥改歐服矣。而莊嚴其紅冠行禮。未免也。吾國自古稱中國。以異于夷狄者。不曰衣冠之族。則曰冠帶之倫。今國未滅也。胡為自滅其冠。見伊川之被髮。而知百年之為戎。吾滋懼矣。夫日人變歐法。而不握手。吾乃握手。突厥變歐服。而不免冠。吾乃免冠。日笑之變。皆有損益折衷。而自主焉。即印度之衣服行禮。亦不變焉。其全變歐禮。免冠黑衣。而握手。無不師歐者。其惟尼固乎。尼固者。美歐之黑人。而為奴者。凡尼固不得入旅館。不與美人並坐。食者。今之學者。所主持學。歐美者。不過師學尼固而已。吾國民乎。甘學尼固乎。歐人施于君主之禮。則鞠躬外。此無之。若相見點首。則萬國通禮。與中國同。日本行中國俯首禮。而俯之甚下。遂曰鞠躬。此則歐美人施之君主者。吾國又何至。法日本哉。今之書札。乃至賀賀然書某某。免冠鞠躬。非惟不文。何其無耻也。媚外已甚矣。且歐人廢一切之拜跪者。欲尊其敬于天與教主耳。今吾國乃至不拜教主之孔子。而與教主鞠躬。狂謬如此。則失歐人制禮之本矣。試問。留此膝。何為乎。今日日本人相見。長跪拜叩首無數。豈于日人所謂獨立不羈。自由自立者。有損也。推求其故。以為凡中國之禮。必去之。凡歐美之禮。必師之。云爾。嗚呼。爾何無耻。吾人入美。先通告吾人行吾國禮。而不握手。有難。吾為維新。而何守舊者。其後吾遇先祖母忌于客舍。購饌品香燭而祭焉。更大攻吾守舊者矣。彼其意。以為一言維新。變法。則無往而不從。歐美自棄舊俗也。其大誤在。以歐美為文明也。夫以歐美為文明。則必自以為野蠻。宜其去之也。吾國某公使于其使館。有喪而衰杖舉哀。吾華人之報。乃笑其野蠻也。嗚呼。宜其盡去禮俗。而奴從人也。西女披髮裸袒而舞。如苗人亦以其一日之強。而文明之乎。昔者吾國自謂中國。而夷狄歐人則驕甚。今吾國雖有文。而野之歐美。雖有野。而文之何其前太倨。而後太恭也。何其變之速。而無耻之甚也。

吾乃集眾大演說以曉之曰。祭者吾國之善教。以思親追遠也。歐美人之不祭先。其不思親追遠不如我。俗遠也。豈可自舍其美俗而從之。香燭者彼天主教日燒數十百燭焉。歐人數萬萬日行之。亦未聞舍而棄其俗也。焚膏燭蕭香求之于明禮神之義也。吾何為棄其國俗乎。且吾之冒萬死以變法者。為救國有益耳。若于救國無關者。吾亦冒萬死以力保舊俗存禮教而保國魂也。吾惟視國利民福何如耳。昔以我為維新者。非今以我為守舊亦非也。若不顧一切。惟歐美是從而棄其國性。是歐美之奴而已。印度豈不學英俗。尼固之黑人豈不全從美俗。而英人美人厭鄙之不許入大客舍。不與同食。並坐吾國人不務自立其國自立其身。而惟印度尼固之是從。則我大恥之。亦為吾同胞大耻之。然吾國今乃無不變也。然以上云云。猶是媚歐美也。今則文字名詞且媚及日本矣。曾子曰。出詞氣斯遠鄙悖。比歲舉國文章背經舍史。穢語鄙詞。雜畫紙上。視之則刺吾目。引之則汚吾筆。蓋文字之義與聲樂相通。鄙悖之聲與國風相應。大雅既墜。哇淫鄙熟能無亂乎。若其句不成章。語不成調。是謂俚語。豈曰成文。或謂新法語文宜于一致。豈知進化之理一致者當使升。鄙言以歸于雅音。豈可去雅言而從于俚語。詩曰。鳴彼飛鵲。集我梓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是化鵲鳴為好音。非易好音為鵲鳴也。若易好音為鵲鳴。是謂退化。豈可一致推其所由。皆自東文來也。蓋日本文法長累過甚。彼以舊俗既牽漢文。又加英文法。不得不然。我國數千年之文章。單字成文。比音成樂。雜色成章。萬國罕比其美。豈可自舍之。且以讀東書習東文之故。乃並其不雅之名詞。而皆師學之。于是手段手續。取消取締。打消打擊之名。在日人以為俗語者。在吾國則為雅文。至命令皆用之矣。其他若崇拜社會價值絕對唯一要素。經濟人格談判運動。双方之字。連音滿目。皆與吾中國訓話不通曉。英之華文博士為惡士佛大學教授。展洛者讀中國書數十

年近讀報章至社會二字不得其解。謂吾讀中國書久何無之也。故謂與中國訓話不相通也。天下之褒  
洛多矣。其日見取締手續而不得其解者十居其九。則何為乎。若以難中國之舊人乎。抑以誇異聞之新  
博乎。接前之文史則不相通。垂後之文史則不為爾雅。今之時流豈不知日本文學皆出自中國。乃俯而  
師日本之俚語。何無耻也。始於清末之世。濫于共和之初。十年以來。真吾國文學之大厄也。推所以然。蓋  
吾國人鄙棄中國之心太盛。于是並國學之粹美而棄之。則不擇他學之淫昧。侏儒而敬奉之矣。豈惟文  
學。凡百一切。其為中國者。則不擇其是非美惡而棄之。凡為外國者。則不擇其是非美惡而師法之。其始  
起于游學之士。其繼被于全國之人。以為吾不用一二日文。恐人謂我不通外事也。不知其然不究其故。  
風靡首從。有若病狂。嗟乎。何以吾國四萬萬之人。而風狂如此也。假令吾為野蠻小國。一無所長。則舍已  
從人以求良美可也。若吾中國自創文明者也。五千年來聖哲之精英。無量數豪傑之心肝。無量數以有  
吾今日之政治風俗教化也。但舊者一統之制。與今列國相競不相容耳。而道德禮俗立國之本。不可變  
易者也。頃更有妄人欲改用日本文法。與其天通遠波及五十一字母者。日人笑之。吾敢大言以告我國  
人曰。吾中國若自立不亡。則十年後必耻用日文矣。若猶用之而不耻。則十年後中國亦必亡矣。吾觀於  
瑞典丹麥昔者國民不過百數十萬。而丹麥瑞典自十一紀以來。自立文字。今其國文之藏書於大學者  
五十餘萬冊。瑞典之鴨沙大學學生幾千人。發明新學者至多。瑞典之陰蘭衣從舊俗未改也。其食俗立  
食而冷。葷與其薄。麪餅不改也。夫以丹麥瑞典昵近於德國。百器皆待於德。工商皆多德人。而丹麥瑞典  
之語言文字禮俗學術斤斤自立。不肯少舍。以從人。夫瑞典丹之人。豈不知廢其國文。改學德文。其子謀生  
計與交國際至便而增益也。然而不肯少改者。按其百數萬之國民。費日敵精以學此五十餘萬冊之國

國文此其所以立國之本也吾中國人民百倍于丹瑞而自棄其國文吾甚耻不如丹瑞而恐中國之不能立也

傳聞國務院師歐美欲短喪以滿洲俗服喪百日為例既又慮人謂其用滿洲制也乃令百官有喪者以一月為假期假畢服官者以舊穀沒新穀升鑽燧改火歲星周期之喪服為短而加隆之墨子節哀短喪極短猶有三月今者再減墨子之二月俾官人便其權位聲色之欲可謂大施嘉惠於彼攬權縱欲之人矣陳壽使婢丸約而貶于鄉里終身不達張江陵喪中起復清議不容惜不生于今日也雖然其如顧我育我撫我腹我之幼勞何昊天罔極于汝安則為之于是父子之恩薄而人不願有子矣

今天名刺以通名者也中國之俗以紅為吉以白為凶歐人以白為吉通相反焉夫論孔子三統之制忠家尚里質家尚白文家尚赤本無不可然試問吾國之俗能令舉家挂白乎必有惕惕于心者歐美各國變法不變其俗名刺至小事變亦可不變亦可共和政府與國會無變俗之權也奈何變其白刺國亂民窮之不恤而惟變白刺是務是豈有他哉棄己而媚人而已苟有一不追隨歐美人如尼固者則今當道者耻之是真中華之大耻矣

嗚呼今國會乎政府乎所以為治者我知之矣一無所知識一無所損益不過師歐美而已歐美之學術兵備物質則不知學不能學惟學其俗故新國新立所布告第一事者改西歷也第二事者改大人老爺為先生也第三事改西服也第四事改白為吉黑為凶也自次可一一推之日本人則一笑之試問此等所改于國利民福有分毫之益否乎豈徒無益令民糜費而失時而已其對外也則無耻而為奴如尼固而已彼媚歐美者徒醉其風俗其知識如西人之童愚云爾豈知共和之政只有保民之生計性命而

非如專制世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哉

近者平以黨選理事而首選國務總理之段祺瑞號稱平民而貴貴如此民國號稱華貴族而勛位如卿  
又有新貴族出焉律師滿街號稱法律國而各省殺人奪貨自若也法律不行如此名為共和而適得其  
爭共亂一切歐師美皆實與文反吾國人亦知所返矣嗟夫吾國風俗之美三代之遠勿論矣若東漢  
者讓爵讓產相望史書高行碩學彌滿于都邑乃至盜不拾遺至愚彥方之知賊畏名賢不擾康成之廬  
賣病豕者不受高值此豈歐美之所聞乎降在近世宋明大儒接踵且以高行博學為未聞道濂溪主靜  
程朱則敬義夾持明誠並進象山直指本心之微延平講求未發之中晚明講學士夫偏于閭巷白沙以  
靜中養出端倪甘泉以隨處體認天理陽明談良知心齋主學樂自然東廓主戒懼雙江言歸寂近溪主  
悟念菴主收攝保任見羅主止修盱江主明明德劉江主修身念臺主慎獨精微元妙直探天心情欲無  
介于儀容燕私不妨于動靜事功猶以為粗學行猶以為末即至晚明講學之盛涇縣水西會寧國同善  
會江陰君山會費池光岳會太平九龍會廣德復初會泰州有心齋講堂江北有譙氏精舍新安有程氏  
世廟會甘泉建白沙講堂九十九以今視之真天人哉歐美豈聞此彼時小人之爭富貴利祿者猶昏夜  
為之豈若今為惡之光明哉豈有今位為長官行為劫盜公然行于青天白日之下者哉共和貴在道德  
豈知共和之為盜賊也然則俗化之凌夷也不法吾漢宋明而誤法歐美致之也  
方今志士感激于風俗之頹壞亦多欲提倡道德以救之然空言提倡無能為也必先發明中國教化之  
美知孔教之宜于中國而光大之歐美雖有美不宜于中國勿妄法也而後庶乎其有救也  
昔吾著三書曰官制考曰物質救國論曰理財救國論以為能舉三者中國既富既強矣然後開國會焉

故一切自由自治平等之說未敢發也。吾少者大同書於世界將來之事蓋無不慮及焉。而于一切革命共和社會之說未敢妄出也。豈不知他日之有然而夏葛冬裘非其時不宜用也。凡事當慮其所終。凡美當知其所蔽。不能以一時之感情而狂放言之。不能以眾愚之言從而附會為之。更不能以歐美所行而冒昧媚之。躬當世變。鄙人以一言一語斤斤焉謹之。而後生新學。驟觀歐美學說之富且瑰琦也。浸淫灌注之不暇。思其流弊也。又未深思。細攷其宜于中國否也。又深憤政府之無道而思有以救之也。於是大裨販歐美之新貨。運為舶來品之異珍。舉國之後生新學。憤政府有同情也。忽見舶來品之新奇也。皆以為神方聖藥。服之可起死回生焉。于是舉歐美人之自由自治平等革命共和民主之說。日昌洋而光大之。展轉販售。彌漫全國。遂以有今日之大亂也。遂以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也。遂致父子夫婦之不保也。遂致孔教之淪廢也。遂致墨西哥之亡國魂而日尋干戈也。嗚呼。受學不擇發言不詳。即名大殃。浸地彌天。今天浸已決而懷山矣。然後疏濬而平之。不其難乎。然巨禍存臻。若不力挽狂瀾。則吾四萬萬之同胞其為魚乎。故不能有所畏避。大聲疾呼。辨白得失。以保國粹而保國土也。

夫吾之所亟務于歐美者。蓋有之矣。物質為最要。而理財學哲學諸學。從之物質者。以其實物言。則電化機器工程土木也。以其貫通言之。則物理及數學也。以文美言之。則畫學着色學樂學也。以器用言之。水壓力天然煤汽雷線海底雷線無線雷留聲雷光線雷電氣燈蒸汽提蒸汽唧筒顯微鏡千里鏡之類是也。以兵事言之。則速發槍炮鋼製大炮炸藥汽船汽球飛船兵艦砲台之類是也。以農機噐言之。凡夫其草刈稻播種起草耕耘紡織裁縫製膠造玻璃陶磁諸金塞門德土之類是也。凡此悉數不能終。蓋自西千九百九十二年。拿破崙獎勵新製之後。至吾游美華盛頓之時。百年間創新器。凡十九萬五千事。凡新世。



界軍國民萬事之用賴此也。乃至物體知識道德風俗國政悉因以剝晰變動。由臭腐而神奇焉。若以舊世界之物當之。則風摧草靡矣。有此者為新世界。為強國。日新無上焉。無此者為舊世界。為弱國。日就淘汰焉。吾國有此乎。無此乎。若有此乎。則萬里之大國。四萬萬之人。已富已強。不必平等自由自治共和政。當握手鞠躬。免冠冕服也。若無此乎。則以吾萬里之國。四萬萬之民。為人所弱。乃至巴拿馬。今即十數萬人之國。亦能凌迫我焉。且浸危亡焉。而自由自治共和平等政黨。免冠冕握手鞠躬。免服益並促助其危亡。而已。吾國宮室圖畫音樂戲曲。四者皆不如歐人。蓋吾國無美感學也。此事關於文明富強。不少不能不。舍己而從歐美矣。醫術吾本有之。雖有增補。非吾所急。此外則教化文章衣服飲食。皆我之國粹。我所獨長。保之守之。廓之充之。方且推廣為萬國法。而安有金棄之乎。嗟乎。吾五千年文明之中國乎。今無論土地已滅。否。人民已奴。否。若吾五千年之文明。禮教無量數聖哲之心肝。精英則確然已滅矣。已奴矣。今孔子已見廢矣。他日文字又廢矣。已而書史又廢矣。則不及百年。吾四萬萬之人。服歐衣。食歐食。行歐禮。學歐學。然而為歐美之奴。不得入其大旅店。不與彼平等並坐並食。望其黃種。則中國人也。實則尼固之黑人矣。

嗟夫。假令中國不亡。不為尼固。而為墨西哥乎。則中國人身雖存。而中國魂已亡矣。譬之顛狂心疾之人。豈得謂之人乎。夫猶太之禮俗教化。不亡。雖亡其土地。而猶太之魂未亡也。試問吾人願為猶太人乎。抑為墨西哥人乎。假令吾為墨西哥。則痛心何若。而今國人乃發憤曰。走于墨西哥。惟恐其未至也。故夫今日不全師歐美。而自保國粹乎。則為自立之五千年文明中華人。若全師歐美。而盡棄國粹。則為永奴不齒之尼固人。今日少言自由平等。俟吾國既富強後。乃言之。則中華國千秋萬年。可與歐美自由平等而

吾國民乃真。有民權。民意焉。若今日事。自由乎。等日言。民意。民權。則吾國散亂將亡。則中國千秋萬年。永失自由乎。等。吾國民永無民意。民權。焉敢問吾國民。何擇也。

中國不能迷中南美之形勢

大山盤礴。群峰蜿蜒。其千數百里。所奔赴。分合起落。停駐回抱。皆可未至而逆測之也。觀山脈之所起。因推知山脈之所止。無有遁形變態也。雖政體豈不然哉。中國人慕法美而談共和。吾謂其奔起落起停駐。環抱分合。必如中南美之共爭共亂而後止。蓋山脈之本勢。水流沙轉之自然。有必然無能倖免也。夫共和之義。欲人人之自治也。故見龍無首。實為乾元之上治。然吾古聖哲之為論。止言愛民治民。不敢輕言人人自治者。蓋以己治己為至難之事也。假令真能自治。則雖無政府可也。豈止共和乎。然今之共和。國不敢言。無政府之治者。以人民之道德風俗。實未能自治而待人。公治之故也。即瑞士行公政府之制。不立總統。而法美不能師之以風俗形勢。道德教化不能強合故也。昔吾中國尊行孔教。士夫多有厲志高行為聖賢者矣。其力不逮者亦多。東修自好者矣。上者冀兩無之。特豚中者望名宦鄉賢之俎豆。下焉者亦復珍重毛羽。矜式鄉閭為名之是好為不朽之思存其門下。或浴義而成風。其鄉里或薰德而良善。父勸兄誘。師行弟隨。故能蒸成大和。釀為良化。賊避名賢之鄉。邑盜畏善人之知名。膏樁而告之病。刈禾而夜助以耕。若此俗猶存而進以共和。則中國可超美軼法直至瑞士之域矣。今吾國道德之不修。風俗之頹壞。廉耻之衰廢。教化之凌夷。五千年未之有也。凡昔者遺風餘俗稍有留存。則必斬刈剝削之務。使蕩棄絕盡。無有少貽留焉。以如此之俗。且使昔所有之德教法律而破壞之。其能奉德教法律以自治乎。必無有也。



昔者清末士夫好利好古則以為迂篤修則笑為愚守禮則非其拘然舊德遺風尚有一二之存今則五尺之童並教祖之孔子而先攻之刮其根絕其株於是舉中國人無可羨慕士不悅學俗不知耻孝弟貞廉幾為盡矣群眾所尚報紙所譯則新世界之所謂共和平等自由權利思想諸名詞也夫自由者縱極吾慾之云爾權利思想者日思增拓其私云爾所謂平等者非欲令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過粗除富家貴族而聽無量數之暴民橫行云爾所謂共和者倒帝者之專制自餘則兩黨相爭陳兵相殺日為犯上作亂云爾以風俗所尚孕育所成則只有為洪水猛獸布滿全國而已加以國人近者習見梟雄詐詐之夫能為共和之大言能為自由之議論因時乘勢襲據土壤紛紛舉附各藉權勢其誇與尤甚者中分天下指揮風雲政府則敬畏之乃至借外款千百萬以媚事之其次亦復上將勳位剖土分藩下之電養市魁皆一蹴而東麾紆組列鼎鳴鐘呼叱而金帛盈山顧盼而聲色列屋其車馬宮室服食之豪侈過于王公其頡頑橫暴跋扈肆睢之氣勢行于州縣向之偷兒里盜推理剽截之夫進稱雄于州邑退亦為政于鄉里橫行據武斷鄉曲然則誰不慕之誰不展轉效之權利之思想已溢自由之勢力彌充進無所慕于古退有以榮于人時風承勢捲而成俗人所慕羨皆在此徒苟不破法律作姦欺謀亂略營黨私何以充塞其權利之私彌滿其自由之壑乎即有廉讓之士而風俗既成坐而相化則絳衣大帽謹厚者亦復為之故當今之世人不謀亂更復何事人不破法律作姦欺亦何為好修自愛之迂愚無用也耶嗟乎吾中國今已養成惡俗矣為梟為獍為豺為蛇猛如虎狼如狗萬百億千磨牙厲爪偏于都邑閭于里野貪亂之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況于總統乎欲不為中南美之歲歲而亂豈可得哉夫堯舜之民不能無利心而能使民好義勝其好利也桀紂之民不能無義心而能使民好利勝于其好義也若今之敗

則堯舜周孔培之數千年而不足一二妄人謀慕歐美掃蕩之一二年而有餘也昔者美人之為共和也自清教徒而起也速非順之即總統位也舍車而徒行以視我國之命士細人幸乘風雲幾若黃屋左纛以驕人者相去何遠也故美與我不類萬無有至美之理也法則始于巴黎內亂我幸免之故中國非爭總統亦為中南美之內亂不可逃矣夫中南美之二十共和國也其始為二人爭總統而兵爭其後更迭互爭迭起迭作爭無已而亂無已其亂之禍與共和之政體為依因焉有共和一日則其亂一日聞之驚心思之折骨救之無術吾豈待今南北陳兵臨江對壘而後為其亂哉蓋此政體亂無止期也吾游墨西哥也大亂凡三百年偏地不耕將成沙漠商人警其時亂也不敢投資工藝學校無自而興內爭頻仍故失地于美萬里焉吾北望蒙西晚藏吾能免墨乎哉吾昔憂蒙藏之失而慮為波蘭也憂大借債之成而慮為埃及也慮總統之爭而將為中南美也夫使我無內爭無內亂統一國內而理其財政雖無外債而收蒙藏可也頃者大借債倉卒而成則以南方爭亂之故故不顧一切而急成之夫就目前負外債之急則借款似誠不可已也而奈何經年不謀統一也且今大借債二千五百萬磅除扣還債項實存四月至九月之行政費五百萬磅耳永承負擔如是之重而所得若是之微也古今天下借債之愚未有如是者而毅然犯眾怒而為之實以禦內亂而不顧國民永永之重累也夫以清末之危弱而蒙藏無恙也今者蒙藏自立坐讓俄英吾無暇日無餘力以定之實以內亂故也故謂欲慕法美之共和者必致中南美之共亂也今則不幸而吾言日中也吾四萬萬同胞乎塵沙眯目乎勿注視于內爭而請睽睽常注于西北邊也英俄已結攻守同盟矣我不忍見蒙藏地圖之變色也吾墨亂三百年而失地萬里也吾能不危懼哉其亡其亡吾不忍多言吾若為墨人至游于美

之新舊及三藩昔士高其感慨為何如哉豈為墨也法之失印度與加拿大于英以妄言共和也或曰然則吾中國終為中南美乎有道以救之乎夏扇熱以水久燒爐以火今之學者多欲以專制救共和然則望有格林威爾及多亞士之流出而救中國其猶有望乎應之曰否否無濟也子知多亞士則墨可無亂矣多亞士文武之士冠絕大地其專制墨也二十八年治法皆舉士農工商大闢文治並著效矣墨人自沙漠之野變為富庶之文明墨人亂之三十年而多亞士治之三十年可謂殊功盛德合堯舜湯武而一之矣然墨人並不戴之也卒以專制見逐也蓋以名為共和國則止能聽共爭共亂並不能容專制而為治也吾國既已共和矣則雖有亞士徒資亂耳且夫中南美豈中國所能學哉嗟乎中南美有孟綠義以為保障故內亂數百年而可保不亡吾國黃種無孟綠義以保障之安能聽我從容內亂乎然則奈何吾國人勿鑒於歐美而鑒於中南美不可不深長思也中南美人而為中南美猶未失中南美也若吾中國而為中南美則只有為印度而已

### 中國還魂論

中國之擾攘慘酷不絕如綫者兩年矣自辛亥至今大亂於國小亂於鄉盜賊滿野民無所托命危生行軸既空公私乏絕國家行乞于外富者走之海上中人以下轉死溝壑而國會不之恤政府不之顧歲月日時無事自擾惟議摹歐仿美盡變舊章以擾奪吾民而已其所施行者非絕吾人民之生命財產則奪亂吾人民之身形魂神安寧幸福而已夫號稱民國者以民為主以民為貴務在保人民之生命財產安寧幸福云爾爾者無論矣所付于公僕所托于代議者為吾人民安全其生命財產增長其安寧幸福云爾乃今之代議者所日議公僕所日行者乃反亂奪吾民之安寧幸福喪絕吾人民之生命財產焉以使

命而反其所奉命以僕役而奪其主人反孰甚焉嗚呼今中國四萬萬人喪失其身形魂神矣死矣無可救矣

今大亂既弭友邦既認海內遺黎咸望治安延頸企踵日冀其代議者及公僕曰庶幾還吾之生命財產而繼續增長之還吾之身形魂神而安全勿擾之雖然吾民之公僕乃代議者未知體恤及此否也竊意吾人民之生命財產或有知保全之者若吾人民之身形魂神安寧幸福則吾人民之代議與公僕殆忘之矣非必其不仁不惠之忘吾人民也乃天昏日暗靈霧飛沙有以蔽其目而塞其心也斯則吾民絕望於無救而中國從此已矣或問曰今正式政府伊始萬務並舉百度維貞條理萬千孰緩孰急孰後孰先應之曰中國四萬萬人喪失魂神矣今最先最急者曰勿擾奪吾民之身形魂神而還其安寧勿喪亂其生命財產而增其幸福而已有此乎則四萬萬之人民尊生而中國安存無此乎則吾四萬萬之人民不能尊生而中國不能安存

何以謂勿擾奪人民之身形魂神而還其安寧幸福也凡人之習慣也安之若天性其俗習之久者安之若固然古之為政者務養之導成其善俗故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謹修其故而審行之又曰利不十不變法凡此皆我先民閱歷極深經驗極審而後為此言也凡行變有漸蛻化無迹而後美成焉今萬國皆稱英國之治而師法之英之為治也以數百年蟬蛻遞變而來非以一日數議員所變法而成焉若法大革命之始盡去舊章而汎掃之大搏大躍則舉國失常中風發狂大亂數更民不聊生此亦已然之效得失之林至可鑒矣今天地方自治公美之良法也而中國行之則劫賊橫行及被擄獲則亦將延辨護士而興利也設辨護士豈非保護貧弱者之美意哉而中國行之則劫賊橫行及被擄獲則亦將延辨護士而

解脫。于是盜劫日滋。其他辨護士之日誘人訟以破人產者。無論也。若夫官制棄資格而聽長官自拔。則惟有引用親私。負販牛醫皆上列大位。下縮銅墨。甚至一丁不識人。皆懷非分之想。於是留學生有請於侍郎而求用已為尚書者焉。人情既不能無私利。則官方何自而整。任官若此。而望其牧民得其宜。任職稱其事。豈非欲入而閉之門哉。若廢科舉而用學校。則學者自聽講義。讀課本外。束書不觀。乃至中國相傳之名物日用之書。亦不之識。其愚閉喬僂殆甚于八股之時。而八股之士尚日誦先聖之經。得以淑身而善俗。今學校之士。則並聖經而不讀。于是中國數千年之教化掃地而士不悅學。惟知貪利縱欲。無所顧忌。若禽獸然。其他舉議員入政黨。則惟有挾勢鬻金。以把持縱肆。敗壞風俗而已。行共和言自由平等。則惟有破紀綱壞倫紀。至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已。質而言之。多行歐美一新法。則增中國一大害。則惟此其明效大驗。雖有蘇張之舌。不能為之辯護矣。故兩年來舉國感額而不安。人民驚魂而不定。皆惟茲妄師歐美之故。蓋歐美之為美。在其物質之精奇。而非其政俗之盡良善也。吾政俗亦有善者。過于歐美。但物質不興。故貧弱日甚耳。且國情不同。安在其遷地而能良也。且更有奇駭莫甚者焉。凡中國五千年之經義典章法律。皆自辛亥秋冬而掃棄之。必待議員一一重新更議。乃奉行焉。故至天壇不祀孔廟。停祭此其一事也。夫至于上帝海飢先聖不食者。于今兩年而欲天眷中國。祐我人民也。豈不謬哉。夫大地各國于所因國及所滅國。亦莫不修其祀。因其俗。如英于印度。凡佛廟之廢者。莫不設吏代為保存之。其亂時毀其金鋪三尺。尚費國帑三千補修之。柱礎毀者補立之。民俗則悉仍之。豈況其故國乎。葡萄牙之大革命也。其憲法大書特書曰。凡葡萄牙舊傳之典章法律。尚未經議院刪改及除。與民主制有礙者。皆照行。此蓋事理之自然。亦情勢之必然也。今十八人之臨時憲法。既不知著此。遂使兩年來青黃不接。

新法未立而舊章先廢。人民旁皇手足無措。于是驕慢之徒藉口自由以縱欲敗度陷于無教為野蠻之國。豈不痛哉。夫中國數千年之經義典章法度乃積中國數千年無量數之聖哲為之。皆行之久遠。宜民宜人者也。國之所以立者在此也。即有一二與時勢未協。宜變通者。但當去太去甚。補其未備。而無盡棄之理。既盡棄之。而待國會議員一一議之也。無論議員之選舉出自金錢之賄。勢之迫脅。久為世所詬病也。假令議員皆神聖。則周公吐哺握髮日接七十士而制禮作樂。猶須七年而後成。今之議員乃欲以國會數月之短期而能旁皇周浹也。殆必不可得矣。假以七年如周公之制作有成。則七年之中青黃不接之時。道揆法守皆已墜地。人民無所措手足矣。而可乎。假中國數千年之經義典章法度皆真野蠻而不可用。數千年之聖哲皆蠢愚而不如今之議員。然新法既難一日而成。則仍應暫聽其通行。候將來數百之神聖議員一切議定。窮極天人。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大小本末精粗無不正定。然後舉數千年之經義典章法律盡棄之。猶未遲也。何居乎制作未始于開議而于辛亥之冬。即掃絕中國數千年之舊章也。夫共和所革者。前朝之命耳。民國人者。亦中國人也。何惡於中國之無量聖哲。何仇于中國數千年之文明之經義典章法律。而必欲並革其命乎。是真不可解也。若民國而上承中國數千年之舊者。則不應盡刈絕。數千年之經義典章法律也。始為種族而革命。今乃自革中國數千年文明之命。而一切取法歐美。甘為異族之奴。豈不異哉。夫立國各有本末。不能以歐美之良法舉而行之于我。遂為良法也。雖有嘉肴。苟非習于其俗。不能適口也。雖有美膳。苟非習於其俗。不能安卧也。雖有美服。苟非習於其俗。不能適體也。中國之魚翅至美也。日本人食之則喪其多油而不能下咽矣。歐美之巨床厚褥至溫軟也。中國人干暑時畏其熱不能寐也。起之而後安寢焉。至于老人則安其所習最甚。雖卧牛衣食藜藿不願他易也。



中國為數千年之老大國。猶是也。變而宜民。至難也。審其精弊。民以為大害者。則不得已而議變之。苟非然者。可勿變。以增擾也。今國會之議員。政府之號令。朝朝用一新法之議。昔昔下一新法之令。不論舊章之美惡。而皆易之。不論新法之宜否。而皆行之。既布令矣。又頻改之。人民耳目惶惑。手足無措。心魂驚戰。神形失守。失其所習。舉其所便。以故商不敢貨。農不敢耕。工不敢作。富不敢藏。恐不自保也。衣不敢服。器不敢制。盜毀屋而不敢修。盜停機而不敢織。慮頻易也。其他擾民害國之事。難徧以疏舉。蓋今議院所議。政府所行。皆為不審國情。不察民俗。但浮慕歐美之粗迹。以為美。而非為中國宜。人民者也。多開一議。多行一政。即多擾害民一事。而已。投參朮以補壯佼之夫。持刀針以割無病之子。皆以無病致病也。所以害人民之生命財產。奪人民之身形魂神。安寧幸福為此也。夫十。八人之臨時參議院。既大發狂于先。今八。百人之國會。復飲狂泉於後。遂至四萬萬人。不寧不生。中國不國也。嗚呼。昔王莽已得漢之天下。人民已服。既治既安矣。而莽欲妄慕周禮。非不得已而摹古。蓋民畏其擾。遂以亡國。今之妄慕歐美者。又一新莽也。欲不亡乎。何可得也。鄙人愚妄。實變法之前驅。實為罪魁。宜討者也。惟鄙人慮其終而知其故。擇其善而審所宜。不敢發共和革命平等自由之妄言。不敢為盡棄舊章廢黜聖教之謬論也。今之諸賢。好勇過我。今將欲救四萬萬之民。大拯中國。惟有舉辛亥以來之新法。令盡火之。而還其舊。或者其民有瘳。而中國有身乎。雖然。此必無之事也。為今計者。救民于水火之中。去其殘而己。議院勿再日為變法之議。政府勿日下變法之令。于新令之已行者。去太去甚。于舊章之無礙者。照舊奉行。庶幾還民之魂。而後他政乃可議行。民魂既安。生命財產安寧幸福能保。然後能行國政。此為方今第一大且速者。先且急者。否則日言大政方針無當也。大瀉已甚。行將瀉死。天下豈有病病之病。未除瀉。



而未止而可施補約者哉。議院與政府操醫權者蓋審諸若夫補約理財是也。今之最要議見吾理財救國論今不議。

### 亂後罪言

中國日在危瀕。駭浪漩渦。颶風之中。乃者大亂已弭。各國承認。人心略定。國勢粗安。海內喁喁。回首面內。夏亂既極。望治彌殷。政府懲其前。庇其後。何以宏濟艱難。永保安平。夫自辛亥至今。其亥兩年中。兵燹流離。水旱薦臻。民轉溝壑。日人于辛亥冬約計之。死者已二千餘萬。其他爭亂相繼。各省頻仍。而今夏南數省之大亂。勿計矣。夫民國之大義。莫貴於保全人民之生命。矣。而慘酷若此也。乃者杼軸告空。公私交敝。政府以乞丐度日。人民以水火盜賊為生。田園荒蕪。工商衰落。資本盡竭。富者走于海外。貲金于外。銀行貧者死守鄉閭。走避道路。無以為生。或者有田不敢耕。有機不敢織。安坐待死。民既枯臘。國將破產。夫民國以保全人民之生計。產業大業。今乃若此。豈不背哉。

夫馬拉段敦羅伯卑爾不能無爭亂。何為責焉。以南方黨力之弱。驅市人而為戰。軍無紀律。械無精良。士未訓練。不過虛聲譁囂。雷文絡繹。以聳天下耳目耳。若北軍以十年精練之師。上下有綱。節制有度。內備精良器械。以為戰具。外借五國巨款。以為資糧。舉以破亂軍。而靖南方。猶疾風之掃落葉。機確之壓亂絲。其所謂摧枯拉朽。可以聲浪破之者矣。故向之號為豪傑者。望而先去。雖有何海鳴。李烈鈞。鈕永建之堅。定沈雄。而一無所有。終不足以當北軍雷霆萬鈞之力。事勢至明矣。且夫今之為戰者。非斬木揭竿之能為力也。較量彼己之軍資器械。其勝負可早決之。然則南風之不競。天下早知矣。自去春以來。鄙人累言。欲救中國安人民。非先肅紀綱。明法律。嚴警察。定內亂。圖統一。不能為計也。自辛亥以來。各省都督角勢。

樂頡自立不聽政府之令截留稅入各自養兵各自竊據政府號令不出國門徒乞貸於外人而已若使早鋤拔虐克張聲威其聽令者或駭命良將以代統其旅或杯酒加封以釋其兵有不聽令嚴張撻伐則螳螂不能當車其在去年民國之初我首基早已攬轡澄清生民樂業矣於是去省名而存道府州縣劃軍區以定衛戍要塞收賦稅而免乞丐度日若能善為理財速改金幣廣設銀行公債則民國固立已兩年商賈茂盛百業並昌人民熙熙安樂富強若能如是則各國之承認在去春矣則蒙藏之無事在去夏矣然後萬務並興百工交作外則收治外法權以雪國恥內則行強迫教育及徵兵制度皆在去年秋冬間矣乃政府柔懦養成驕子始則與以比國借款之千萬而不問繼則隆以帝王之禮鐵路之權以驕之又聽其引用黨人偏于四方溢于諸鎮要官重位高牙大纛作威福于民焉隱忍延待如是者凡兩年彼起自田間貪才好色縱欲敗度政無紀綱軍無紀律如飛蛾之扑火如餓虎之貪餌不戢自焚人心畏服必然之事也政府日畜獵犬而不用厚備兵力以待時至是時知人心之厭亂已極也縱兵大蹙大搏草難而禽獮之人喜定亂得所被陰莫不樂戴矣然是兩年中兵亂日聞于郡縣盜賊徧擾于城鄉商賈不行農機停業老弱轉死怨聲彌天而借債之數萬萬重民負擔皆早不定亂之故也夫明知亂黨之不能不爭亂知兵力之必可以定亂然而不為雖讓乎然舉國數千萬之生靈塗炭數萬萬之良民不寧數萬萬之重債永負中國五千年之國土危如累卵是則政府不能辭責也今雖大亂弭矣而亂機常四伏未可苟恃以為安也民窮財盡公私交竭自古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人民延頸望治安幸矣飢者易食渴者易飲今但問政府真有救國之至誠否耳有安民之至仁否耳苟能有救國至誠之心愛民至仁之意則恪恭振動慈祥惻怛春雷起而萬物蘇霖雨降而川渠溢有必然者吾為之言曰仍是肅紀綱明法律

嚴警察圖統一而已矣。其用之則在善銀行公債金幣之理財。其本源則在精白至誠之心。矣。鄙人不必引歐美他書。惟董子時讀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也。曰誠也。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至誠則金石開矣。鬼神動矣。民志孚矣。不必引歐美吾國古之憂國而有至誠者。不必其為至聖上賢也。昔勾踐見敗于吳。而棲會稽。身焦思置胆于坐。卧即仰胆飲食。亦嘗之曰。汝忘會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七年教士四萬。君子六千。遂治吳。今中國之危敗。尚未至于勾踐之時。政府若能如勾踐范蠡文種乎。然而中國不盛強者。本之有也。今不必引歐美。吾國昔者又有至誠憂國者。衛文公焉。廬于楚丘。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才任能。元年甲車三十乘。季年甲車三百乘。吾政府當今中國之危敗。若能如文公乎。然而中國不治盛者。未之有也。夫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君王為之。至儉也。古者國有凶荒。則君撤膳減樂。大夫衣布。播本車不雕。幾馬不食粟。今聞京師百官及議員。饌食日奢。饌必二十金。酒必葡萄。口必雪茄。坐必馬車。日門麻雀。夜宿于八大胡同之家。其易西服也。研精競華。務絕中國財產生計。而竭中國數十萬萬以絨呢。為炫誇。既貧既盜。以淫侈。侈師尼固。即黑奴之效。歐美人何如。性之可嗟也。諸公若能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勿浮慕歐美。而先導節恭儉。則但此節。縮浪費已足供改金幣開銀行興實業而有餘。否則多借外債。數萬萬。重極國民之負擔。亦不足供諸公揮霍之大手。無窮之慾壑也。其尤要者。正本清源。則在政府之最高權者矣。若本源既清。餘流安得而濁乎。春秋謂正一身以正百官。國無君主。民主當危敗窮匱之時。正己節用其義一也。既有恭儉。節以為之本。則當有良法。開源以善其後。故衛文公次之以務材。材若今之言物質是也。物質之本。則以務得正金鑄為金錢流通紙

幣公債大張銀行資本既足商民潤澤而後百事可舉也故理財最要矣矣理財之資本既得則民生所賴國計所資莫若農工商矣中國自古為農國自遼東蒙古新疆萬里廣漠老林則百丈参天茂草則千里徧地百卉滿山牛羊被野即在內地地利未闢種植未備者所在皆是若能勸導農牧富民莫先焉吾國商業名于大地但苦製作無良工耳美國之富盛也非為其共和為之亦非為其政治為之其人士聚精會神皆求製一新器則可以得大名而享厚實故趨之若鶩其味製器也若昔者八股人士之專心致志也美國民主平等本不尚貴故其人民知求富與名但創得新器則名實俱收故其人不求美官而專求良工是以美之富甲大地而富人之最盛者莫若必珠卜必珠卜者大鉄廠所在地也號稱鋼鉄王者迦利尼者合全國廿一大鉄廠為托拉斯其富十餘萬萬語我曰吾嘗施捨一萬六千萬萬惟學校及藏書樓凡一千五百所其餘歲入二萬五千元至五萬元以上人以千計雖紐約之富莫比焉則工之為用也中國貧民最多工金最賤日勞劬于工業者自朝至於深夜殆信歐美之兩日故工者中國之特出而善長者也改美之富強以機器製作新器之故自一千七百九十五年獎勵發明新器至于今凡二十萬歐美人之所以絕地通天橫貫六合此二十萬新器為之也有此者謂之新世東富強文明國無此者謂之舊世界野蠻閉塞國而強弱存亡視其程度高下為之中國不此之先務而高談革命共和自由平等皆空言而無實難食而多毒昔既誤矣今頗知實業之為尚則舉國四萬萬民竭力從事于新農工商至要矣既庶不富不可也既富不教又不可也既能務材訓農通商惠工矣則莫重于放教焉中國之人心風俗禮義法度皆以孔教為本若不敬孔教而滅棄之則人心無所附風俗敗壞禮化缺裂法守掃地雖使國不亡亦與墨西哥同耳今乃至絕百神廢天壇停丁祭收文廟之祭田甚者乃毀孔廟焚讀經至議

憲法起草委員。竟有主持阻格之。不立為國教者。於是時孔子幾等於考。生之被薦。不售而落卷矣。嗚呼。不敬莫大于是。日本博士有賀長雄之為憲法也。鄭重發明中國與孔教之關係。以為不尊孔教。則中國亡。乃吾國人而必反孔教也。何其識之出有賀長雄下也。改之改之。余日望之。若能改而敬孔教也。人心風俗。禮義廉恥。道揆法度。中國猶有望也。夫敬教以為正德之本。則宜以勸學為成才之具。今吾國未嘗不模歐美。效日本。改一切之學制矣。而不少收其利。反見其害者。何哉。蓋不知師歐美之所長。又不善補中國之所長。故未得其國能。先失其故步也。夫我之所長者。在道德。則今學校廢孔。經罷尊聖。而讀講義課本。吾之舊教。既廢。無以入新學者之腦。無以維持其身心。激勵其意志矣。而求之歐美之新學。則一無所得。問以中國之舊學。則東閣不觀。其不學過于八股之時。而德教則掃地矣。歐美之長切于時用者。莫如物質。遍于國。普增知識者。莫如強迫教育。而中國日言興學。皆未及二者也。此所以見其弊而不見其利也。今欲勸學。但令本道府州多開物質學校。各縣鄉市鎮皆行強迫教育。行之數年。物質之學漸明。童蒙皆有常識。以我國民之多資。而為用。然後百物可興也。雖然。是皆為政之空義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是故孔子言為政在人。昔人謂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但憑資格。而用。或藉情私。而用。不解銀行者。而用。為銀行。不解鐵道者。而用。為鐵道。不解兵事者。而用。為兵事。不解治民者。而用。為治民。或如近者。盜魁匪。賄權埋無賴之夫。或擁高牙。或典列城。其親戚交游。不識一丁者。亦皆割行綰綬。于是模金都尉。搜粟中郎。攔羊頭。而封侯。彈琵琶。而封王。勳位。禾章。食車載斗。以如此覆餗之才。當隆棟之任。其形渥內。有必然者。沐猴而冠。傳笑萬國。為世詬病久矣。若此之人。以典銀行。只有偷盜若典。列城只有召亂若館。兵符只有追變而已。日本商船學校。開于明治廿九年。我招商局船。開于同治三年。我船政之先于日本也。殆三十六年。而日本商船久已

自能駕馭偏于大地。我則福建船政。壓于法人而將廢矣。招商船局資本二千餘萬。開辦五十年而無一人自解。駕馭無一船能出海外者。在外人聞之。皆通通然驚而不可解。而吾國則必至于是何也。謂其為私人擇官而不授才。任能故也。若今不改弦更張。則雖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故教勸學。皆空名而無實效矣。然則簡練賢俊。妙選專門。秉心塞淵。而後能資犯三千。能是收其效也。其時既敗于敵。百政皆舉而獨不言治兵。今吾國之弱。辱甚矣。吾固素主強兵。增練海陸軍之說者。然今之國勢。內外枵虛。非飽飲食。補元氣。則將飢餓形枯而死。況能以兵競爭于外乎。且今之兵。既非知方有勇。又未節制訓練。計非烏合之眾。則多暴亂之徒。若欲以為心腹干城。豈不難乎。夫古之名訓兵。貴精不貴多也。兵貴練不貴冗也。日本明治初年。不過五師團。其敗我之時。不過八師團。其戰俄之時。不過十二師團。今者亦不過二十一師團。近歲議增為二師團。終為議院所格。去年以此倒西園寺。牽及桂太郎矣。吾國雖無後備之兵。欲與敵戰。則實無此力。而乃竭國力以養多兵。何用乎。若能精練。則日本以十二師團而勝俄矣。我今能聚精會神。精練十二師團。其亦足矣。俟二年後。國用稍足。增練十二師團。又兩年後。國用充裕。則直增廿四師團。共為四十八師團。其亦可矣。雖然。言裁兵甚易。而遣散甚難。散之而不為亂。尤難。況當窮饉飢寒之時。散勇勾引。慮兵方散而亂即四起也。故必宜有所以善其後。選其才武識字者。以為警備兵。如昔之練勇。然但以防內亂。其餘則移殖于新疆蒙古遼東。既以闢方。實邊。即以為散卒。彈亂。但以今之兵。餉九千餘萬。裁去之。歟。開一銀行。兼出紙幣。專以移殖散勇。計則兵可裁。亂可弭。餉可節。一舉而三善備。或在此乎。嗟呼。今豈有勾踐范蠡文種。衛文公其人乎。民主之政府。或權不足耶。以今觀之。不為也。非力不能也。吾聞古者戰勝。則以表禮處之。況今者同胞內亂。遍野瘡痍。哀痛難忘。原因甚遠。政府若



果有振動之意。哀憐之情。則素服大臨。痛悼斯民。至誠惻隱。與人民相見。予以天然。後發政施仁。審先後緩急。而擇其宜。權輕重利害。而求其當。不剛不柔。敦政優優。是則在行政者矣。申公曰。為政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吾子中華救國篇言之多矣。今日不復重言。今日不欲多言。若仍如昔者。政府以粉飾為敷衍。議院以寬妄為更張。則吾之妄言。其為罪言夫。

### 國會歎

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黃帝有合宮。堯舜闢四門。殷有總章。周有明堂。齊有嘑室。楚貴師。錫盤庚命眾。至庭。洪範稱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吾國會之為義。尚矣。然古人多託之高義。竄有著之實。行自光宣以來。舉國滔滔。翹首攘臂。爭以國會為請。至有斷指血書。沈海自誓。以請開國會者。鄙人愚昧。先於戊戌首請國會。既而德宗。漢汗大號。許行立憲。中更禪讓。大典肇舉。竟以今春創開正式議院。此實中國五十年未有之盛曲。而四萬萬國民所延頸企足。得之於望外者。其為舞蹈忻喜。豈有以形容耶。夫以政體改革之難。如此。民情仰望之深。如彼。則其冀望至殷。責備至厚。舉國待其強立。生民望其來蘇。改革損益。若何而得其中。先後緩急。若何而得其序。興利除害。若何而得其宜。保舊更新。若何而調其適。舉大綱而無累於小節。籌全局而不蔽於偏端。操數十年更化之權。救萬餘里將危之國。其為任大責重。萬國睨而伺之。尤吾四萬萬人所日環而視之。乃者舊燕故都。百砲之響。轟天五色之旗。匝地士女來觀。外賓陪禮如霧如雲。民獻濟濟。國會告成。其感動國人之心目者。豈不大哉。夫議院之期限。各國不過三四月耳。今茲初設。首基尤為重大。中國數千年未有之憲法。託於議院。諸公大總統之選舉。得人託於議院。諸公而國會大旨。先在理財。故各國議院甫開。皆先清豫其案。為事。凡斯三者。吾國會之大任。亦吾國會之



先務也。乃自開院至今垂二月餘矣。但舉議長已費彌月。不獨憲法未開。草議總統未開。選舉籌備未開。草議乃至院內法規亦未議定。其他無大小輕重先後緩急無一案之曾議者。但聞兩院人數日不足。不能開議。即開日勉强能開。亦口聞擲墨。益持手槍。改記事部。甚至互設議長。逃於室。議員開於堂。譁笑類小兒亂暴。類無賴以此而為正式議院。誠萬國之所無。而中國四萬萬人。歎歎驚歎。不能不心斷而望絕者也。夫天下豈有喧嘩之小兒亂暴之無賴。而可託以舉國之命。以利國福民。議禮制度。損益百王。盧年六合者哉。今國利民福。皆不望之。惟國勢搖搖。民心蕩蕩。虎視逐逐。中國不絕者如綫耳。憲法不起。草則百政無所奉行。總統不早舉。則行政無所依託。豫算不早定。則理財無所依歸。而乃一夫之獄。則搖動全國。縣累數月。而千秋之永憲。總統之繼位。則置而不顧。至於議院不成。為議院政府不成。為政府中國岌岌在若國不國之間。嗚呼。不料中國五千年未有之國會。四萬萬人翹首力爭之國會。今者得之。而其成功大效乃如此也。豈不哀哉。

夫國會之暴亂失望。至此令人咨嗟。雖然其失望也。實不俟國會開後而始見也。自去年選舉時而已。先大暴露矣。各黨爭選舉者。既以金爭。復以勢爭。排除異己。偽造名字。無所不用其極。夫表不正者。影必斜。源不清者。流必濁。種瓜者得瓜。種豆者得豆。以人生人以馬。生馬自然之理也。至於議員選舉。曾道有蕩長驅北京。各黨極羅致之術。備奉挽之法。金錢則較其銖銖。酒醴則辨其濃淡。廣廈則商其美惡。女色則擇其妍媸。以此為入黨之權衡。亦定出黨之去就。果若此也。豈獨與國利民福渺絕天壤。腹不相關。即模倣歐美號稱政黨者。亦不過為其金錢酒肉之資耳。何嘗有所謂黨綱黨義者哉。甚且議員被捕。被現炸彈。政黨迫脅。凡脫黨者則捕拏家屬。或暗殺之。於是議院變成敵國之軍營。議員有類賣身之罪。隸變

本加厲。模倣歐美而青出於藍。昔以博愛平等自由而為共和。今得共和而政黨之員。恨同囚隸。其他偏州偏縣。窮鄉邊壤。各挾黨勢。百般脅制。四出橫行。蓋中國之政黨。成而中國之法律大破。國會之德行掃地。政黨之害。罄竹難書。各報已詳。今不更僕議者。有以中國亡于政黨。而欲廢之。亦豈無故哉。夫以吾國廣土眾民。非整齊嚴肅。不能為治。今盡棄整齊嚴肅之容。而為爭亂。違離之象。能發之而何以收之。就以上情形。政黨之大害如彼。國會之不肅如此。夫國會政黨。立憲之二巨物也。而我國如此。則立憲尚未可行也。追思戊戌時。鄙人創議立憲。實鄙人不察國情之鉅謬也。程度未至。而超越為之。猶小兒未能行而學踰牆飛瓦也。若夫未行立憲。而超入共和。則是小兒慕飛船之悠揚。天空而遽欲學鳥。未有不顛墜而死者矣。近之跨飛船者。蓋未有不死。英法美日諸飛行家。死亡相接矣。然甲飛船墜而乙飛船出。愈顛墜則愈騰跨不休。則以飛船小。不必計其成敗。而試行自不妨也。若以政體國體而輕於一試。則中國危亂已甚。金甌豈能頻顛乎。嗟爾庸醫。未嘗學醫。乃敢操刀而割。受割者其險矣哉。今吾國人之其於政治之深淺。若何而敢妄割中國也。噫。噓嘻。中國亡於爾手矣。

擬中華民國國會代議院議員選舉法案

此文草於壬子春夏間。欲備參議院採擇者。今見參議院案多未備。仍存之以待後來採擇焉。

謹案首列國會二字者。議院雖有二。而在國法實為一機關。則不可無一總名稱。為議會。未嘗不可。然嫌與下文議院犯複。故稱國會也。各為代議院者。以謀及庶人。應盡全國民之意。如古雅典斯巴達。乃為合宜。今以國大不能行。不得已選舉人代達之。故名為代議院。至協也。國會之於國民。如攝影。然必令其情勢全現。既為代議。雖公選其才秀。以為民代達。然格於地域。與政黨之種種。則全攝為難。則有選舉法出焉。各國選舉法。萬彙千殊。今擇其宜於中國者。為法案。以備採擇。

# 第一章 大綱

## 第一節 議員額及選舉區域

### 第一條 國會代議院議員以千人為額

謹案立代議員之理欲令全國民意民情皆得達露如攝影於國會惟恐其少有遺缺也故必分區域以盡地利比較人口以盡人心欲密而不欲疏欲發而不欲隱其本義必如古之希臘今人人合議乃為得盡人心次之若今瑞士亦不得已至如大國廣土眾民欲倒影無失其殆難矣今查各國議員數以比較焉

英國	六百七十人	以每四萬五千人出一議員為度
法國	五百八十四人	以每十萬人出一議員為度
意國	五百零八人	以每十萬人出一議員為度
匈牙利	四百五十三人	以每十萬人出一議員為度
俄羅斯	四百四十二人	以每十萬人出一議員為度
奧大利	四百二十五人	以每十萬人出一議員為度
普魯士	四百三十二人	以每十萬人出一議員為度
西班牙	四百三十一人	以每十萬人出一議員為度
德國	三百九十七人	以每十萬人出一議員為度
美國	三百八十六人	以每十九萬人出一議員為度

卷

日本 三百八十一人

以每十三萬人出一議員為度

瑞典 二百三十人

羅馬尼亞 一百八十三人

瑞士 一百六十七人

以每一萬人出一議員為度墨西哥同而設不額

比利時 一百六十六人

丹麥 一百十四人

以每一萬六千人出一議員為度

阿根庭 一百二十人

塞爾維亞同

荷蘭 一百人

以每三萬二千人出一議員為度

泮認德聯邦英音作巴威 一百六十三人

漢堡 一百六十人

約六千人出一議員

伯雷問 一百五十人

罕伯雷 一百二十人

以上三者皆德自由市地數十里伯雷問與罕伯雷人民不過十萬則數百人出一議員矣

按委內瑞拉以四萬人出一議員。荷蘭巴登以三萬人出一議員。塞維阿根庭以三萬三千人出一議員。智利以三萬人出一議員。掘地馬來以二萬人出一議員。丹麥以一萬六千人出一議員。厄瓜爾多以一萬五千人出一議員。瑞士瑞典羅馬尼亞以一萬人出一議員。巴拉圭漢堡以六千人出



謹案此數依前清諮議局數之半而增損之考萬國議員之選額無不以比較人口為定此不易之通義也惟吾國人口未真凡前所傳報實無信據若無以省區為額則與參議院制何別焉若強分大中小省別其等差則額數相懸尤不中於人心諮議局例雖未足依據然已行之亦無他今於人口算定然後改之可也或欲照諮議局三分之一為額則欲減少議員不以千人為定而自揭抑民意是非攝國民影之義也辨已見前

### 第三條 議員由各選區以複選舉法行之

謹案各國選舉議員有直接單選法間接複選法各因其國情若德聯邦自普魯士拜認薩遜巴登那威俄羅斯秘魯外奧地利瑞典行間接複選法者羅馬尼亞亦兼行之

單選之法凡三有普通制限選舉有等級制限選舉有特別制限選舉舊名為普通選舉者然呱呱墮地斷無選舉之理然則名為普通實已制限普通制限者凡人民及選格之人得投一票此為最平等之公例矣然才與富者或為庸貧者所操此其短也於是有新法以救之曰等級制限又有二馬比利時之法令財產教育長年者別以等得投二票三票以救普通之弊今稱為最良者德國之法以納稅總額參具多寡而分為三級如州有議員九人額而納稅額九萬則計富者納稅三萬中產納稅三萬貧者納稅三萬令每級各出議員三人然其產既難又各地以富情狀不一故有多票而落第少票而中選者亦未為均也

特別制限選舉者以財產納稅若干教育經大中小學否或如意葡僅限讀書識字由牙利於有學術技藝者不拘財產得特別選舉門的內哥限兵學者利限讀書得力者是也

複選之法有三。一為美國選元老院法。由各州之兩院合選之。一為法國選元老院法。由各州代議院議員縣會議員鄉市特選議員合組一選舉會。而選舉之。一為普國選代議院議員法。由人民選出司選人。乃由司選人舉出議員也。依法國制則太勤繁。依美國制則省界之謬益深。故普制為宜。單選法之良也。在得人民之真意。而吾國域大。即四十萬人出一議員之例。而在僻壤則一府數縣千數百里之地。或不能出一人。如此曠遠。小民從何而知其才賢與否。則徒為運動者所買。必至所舉非人。其大害今益著。必不可行矣。複選法之弊。在舉者非人民之自舉。則感情隔膜。然而司選人知識較多。選舉較為精妥。則易為國得才。夫選舉之意。以為一國之公。非為一民之私也。吾國情勢既必不能行單選。然則全複選法莫由矣。得國聯邦及那威秘魯俄羅斯行之。奧地利瑞典羅馬尼亞亦兼行之。其為良法之效矣。我國形勢隔禁。更不得行。故諮議局用複選法。實為吾國之特情。非得已也。今用複選法。惟初選時吾國當暴民爭亂。時仍止可行特別制限選舉。未能行普通選舉也。說見下。

第四條 選舉區分為初選區及複選區。初選區以四千人之城鎮鄉為一區。每區選出司選人二名。複選區以一府若一直州為一區。每直州選小府區選議員一名。簡府選議員二名。煩府選議員三名。其府多四十萬人者。多出議員一名。若今人口難計。其十縣以外之大府。每多三縣出議員一名。其都會大市人口三十萬者。出議員一名。

謹案選舉之制。必如瑞士比利時之無區制。行速記商數投票法。而後能得至公。至若有區。恐誤以為代表地方。而非代表國。其弊一。小區寡才。恐選難得人。其弊二。然吾國地大人眾。各國無比者。為



無不分選舉區之理。考各國選舉區有大區小區之別。二者各有得失。近者用小選舉區為多。其選舉區曰州。曰市。曰大學。州市以五萬四千人選一議員。市以萬五千人選一議員。九大學以二千人選一議員。英倫六十州。每州析區有至二十六者。每市析區有至六十一者。是小區也。法八十九州。其下為縣。每縣一議員。其縣人口多十萬者增選一議員。即增一區。亦小區也。意分五百零八區。每區選一議員。亦小區也。奧地利以大地主地主大都會都會分之。亦小區也。瑞典從鄉村及小都會行複選法。更為小區。普魯士以七百五十人為一區。更小矣。漢堡議員由市民選八十人。由有屋者選四十人。由各公司及裁判選四十人。伯雷明選市民及商人機器製造三者。別區為議員。德各聯邦若拜認薩遜巴登行複選制。與他小邦亦分寺市區。蓋率行小選區也。秘魯分市區。邑區。寺區。各洲各小國人民本寡。皆行直接選舉。蓋皆小選舉區矣。其行大區。惟有日本以府縣為選舉區。然下別有市區。郡區。凡一百零九區。則亦兼有小區也。然市以三萬人選一議員。與府縣大區以十九萬人選一議員。相去六倍。故府縣有以四千票落選。小市區有以二百餘票中選者。不平甚矣。夫小區與大區制各有短長。小區人少。運動之弊。易大區人至十數萬。豈能人人盡賄。則作弊難。一小區人才少。有時以下駟充選。不如大區較易得才。且小區選一議員。必歸多數黨。大區可以代表少數黨。以議員多名。譬如大黨得二。中小兩黨亦可各分其一。三也。此大區優於小區者也。然大區過大。則選人混茫。無從知人之才能。賢否而舉之。又非攝國影之意。若我國乎。則不患不能行大區制。但患其過大之患。若小區與我得失皆無豫也。吾國廣土眾民。又道路未通。各國無可援例。然法國每縣出一議員之法。頗可推行之。吾中國計為州一百四十七。為直隸廳三十七。為廳三十九。為縣一

千三百二十六都凡一千五百四十縣州縣若以州縣為區其大可比於日本而遠過於法意若英之小更無論也然吾州縣之大吾國尚不能以為一區者以不能選千五百議員之多也無已則以吾之一直州及府為一區乎蓋吾人口未真勢不得不依行政域以定區且亦以俾行政吏易辨也夫既以行政域為區若依省乎則吾之一省能比歐美英意之大國且兼荷比瑞那丹數國矣故劃區雖大莫無以省為選舉區之理上之分省聊粗舉額數非以為選區也若以州縣縣為區議員數既太多而議院不能容焉若以道為區則小省域二三道幅員千里道路不通或以半月二十日僅能奔走而來行選舉且地域之大亦以過於荷比丹那矣吾國小民亦何從知人之賢否才能而舉之然則大不能至道小不能至州縣舍以府直州之域為選區無從劃矣或謂邊方直州小府人民寡少恐才不足致所舉非才是不然夫人之賢否不能盡以才辨詳世者窺也霍光周勃厚重少文而能任國且邊僻地利俗宜非有土人自發之莫能解識且吾一府之大亦已抵丹麥那威之一國土矣若特設為直州者必為若疆豈可輕棄之故以一直州若府之地為一複選之大區無論行政官設否無能易也每直州所統必自為地域自二縣至四縣不等無論今直州改縣與否而其地域內必自為疆理風俗即使人數不滿四十萬亦不能不出一議員法每縣出一議員略以十萬人出一議員為度不及十萬人口亦出一議員英日縣市亦然吾可採此例矣

其小府小縣不及七十萬人者亦從直州之例選議員一人其凡簡府出議員二人煩府出議員三人其府每增四十萬人者亦增議員一人其都會大市每三十萬人者許出議員一人若斯則兼歐土都會州縣二制並行而不失矣或疑吾國府州人口繁簡比例相懸有一縣而過百萬人口者有邊

府而十餘萬人者何以行之夫一縣人口之繁既有府增四十萬人許增議員一人之法以括之若邊府而僅十數萬人則或新疆吉林黑龍江三省耳每府一人議員額亦可相容則何為特靳之若必比是人口則天下亦無此大公者矣若慮議員出缺大區改選之為難則先立候補員以待之諮議局行之而無礙矣

復區既行大區制則初選區必行小區制則我國雖大然可兼收大小區之長考那威復選之制縣鄉以百入市以五十人而選一司選人德之聯拜拜認以五百人為一小區選一司選人而七十六司選人選一議員普魯士議員三百三十二人以七百五十人為一區選司議員三人是以二百五十人選一司議員亦以二百五十司選人選一議員吾國之大十五倍於普更無師那威之理應以四十選人為一區選司選人二名略以二百司議員選一議員則亦普之例也其不及四千而在二千人以上者亦得為一區其不及八千人者亦止為一區此各國之通例也吾國邊地人稀有數千選人者已踰數十里選人奔走已難且必令地近人少乃易知而舉之故萬不可以萬人為一區矣大概全國分十萬區出二十萬司選人舉一千議員最宜也若如諮議局例以數萬人而選出一司選人則鄉人之茫混已甚安能舉其所知又以十司選人或五司選人舉一議員如此少數徒為運動者作弊而已大區小區進退失據甚非復選之意也故流弊滋大今宜戒之所稱初選之當選人後仿此

惟以一府為復選區地既遼闊道或不通司選人本無所得棄其職業奔走旬月實為強人以所難今惟就縣治設復選投票所集司選人投票合選於府治之監督乃開票焉仍製製牌賞給名為某

年司選人以榮之。並許懸牌於其家有若比於舊俗之入學。吾國人多好榮。有所經營使民不倦。庶幾為複選之保障。或有望焉。

## 第二節 選舉權及被選舉

第五條 凡民國之男子。年滿二十歲以上。於編製選舉人名冊期日前。在本選舉區有住所滿一年以上。而具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有選舉權。

一有二十元以上之營業資本及不動產者。或連三年歲入三百元以上者。

二曾在本國或外國中學或小學以上畢業。得有文憑者。或無文憑而曾就館教授三年。能作文者。或有專門藝術。仍能讀報文者。

三舊有舉貢生員之出身者。

四曾任實官與當差者。

五曾辦理公益事務滿三年以上著成效者。

謹案各國選舉。皆有國籍之限制。外國人不能有選舉權。久成公例。美國尤嚴。故必本國臣民。乃得有選舉權。日本於歸化人。須有五年十年之住居。呈明批准。乃許有選舉權。今吾國當從此例。以中華民國之民。籍為限。又案各國皆限婦女選舉權。今惟澳洲那威有之。而美國四州有之。奧國大地主亦有之。英國今方力爭。尚未得許。人道平等。他日婦女必應有選舉權。乃為公義。今中國升平。初有議員。尚未至太平時。故今先從列國以男子為限。

按歐美日本各國民法。以二十一歲為成年。惟英瑞士匈牙利智利瑞典巴威塞爾維亞國得行其

公私權而行選舉其餘各國以二十一為成年。只得分行私權至二十五始有選舉權。丹麥則三十歲始有選舉權。然吾國舊制二十而登第任官者多矣。今豈可併選舉權而削之。故二十歲許有選舉權近世立法皆以住所為法律行為之要件。而籍貫反非所重。若不著此條則例如現居京師之人大半非籍隸順直者。各省亦莫不有流寓之人。其選舉權豈不皆被停止耶。故今僅以有住所而定也。案以財產納稅限制選舉始於英國。而各國從之。即代議制所自出也。其義一謂課稅不可強取。當先與納稅者議之。有稅納之義務。即當有納稅之權利。以言夫報酬也。一謂出租稅者當監督其度支。以言夫利害之關係也。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貧者恐貪。而被人買動。易其良心也。夫謂報酬關係則承父夫遺業之孤兒寡婦。何不見選。即謂不能何不令派代理乎。然除與國外皆未行之也。且納稅之級數無窮。而代議亦無級數。則皆未見其公也。或且謂國民下至乞丐無不納間稅者。亦無不與國關利害者。則何酬而何棄焉。夫代議之制固國民之義務。且舉多數國民之才識與聞國政。今其與國家關係日深。若以財產限之大腹統袴。未必得才。而原憲黔婁永遠淪棄。既非吾國尚義輕利之旨。又令貧人與國家永無關係。似非至計。且近各國多行普通選舉。以為公平。然不與婦女選舉權終不能至公平也。且吾國土至大。人民至眾。而議員極少。暴民極多。如遽行普通選舉。非徒進化太驟。抑且徒授暴民以爭亂。萬不可也。今年選舉之爭可鑒。各國有選舉稅。恪慎堡以納三十元至十五元為額。今日本以納十元為額。薩遜以納三鎊為限。英俄意亦以有納直接稅者為度。或主自建一屋。租一屋者。比利時上院更以納稅千佛郎為及格。荷蘭下院以買公債證書若干為及格。及選舉格。上院以納稅百六十佛郎。或二十佛郎為及格。瑞典上院以歲有二百元入款。或有

地價四萬四千為及格。此猶可曰君主立憲國。若智利為共和國。而以能讀書歲入五百巴梭為及格。上院以歲入二百磅為及格。然美洲二十二共和國。自北美合眾外。二十國莫不歲爭大亂。其能治安其國。工商大興。致民富貴者。惟一智利耳。蓋智利以富民之才。智者握政權。故貧民受治。而暴民絕迹。國賴弭寧。其下手先自選舉。始此實共和國之良則也。然智利因此貧富太分級。遂不平。等。其他二十國則平等。而大亂數歲。死人幾半。然為國計。則民權平等。實未能驟言也。夫與其得民權。平等。而大亂。若中南美。孰若稍不平。等。而治安富貴。若智利乎。美瑞士立國之本。與吾大不類。非吾所能學。法大亂八十二年。墨大亂三百年。中南美二十共和國。今皆日亂。葡至今亂未定。然則共和國可採法者。只有一智利耳。而智利之下手。在選舉之財產限制法。吾今以智利為式。而少節縮之。加用格慎堡日本之選舉稅法。則黨爭之挾勢挾財。以圖選舉者。自無所措。其財產不足者。以文學藝術為重。如匈牙利然。則人才可得。不至有顏回黔婁。永見遺棄之譏。此為中國今日對治暴民之神方。聖藥。必不可改矣。吾古思乃得此法。他日化行俗美。自可改之。豈止行普通選舉。並可許婦女選舉權。今則未至其時也。

#### 第六條 凡民國之男子。年滿二十五歲以上者。得有議員被選舉權。

謹案被選舉權不設限制。實天下之通義。各國舊被選舉權。皆有財產制限。而更嚴之。比利時於一八三一年先去之。於是各國皆從其制。今惟葡有之耳。今各國例。亦多變化。若德奧比美法瑞士。選舉被選舉皆無財產制限者。若日英意瑞典格慎堡。則選舉權有財產制限。而被選舉權無之者。葡則選舉權無財產制限。而被選有之。原各國之於被選人。免其制限之意。在得人才。但使人望所歸。則頗

回。點。要。何。項。資。產。也。今。依。日。英。意。瑞。典。恰。慎。堡。被。選。人。不。設。制。限。

按。被。選。人。之。年。限。英。瑞。士。德。奧。那。威。荷。蘭。葡。萄。牙。薩。索。遜。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則。與。選。人。同。英。瑞。士。匈。牙。利。智。利。四。國。以。二。十。一。歲。為。及。格。德。那。威。荷。蘭。葡。萄。牙。薩。索。遜。墨。西。哥。阿。根。廷。六。國。則。以。二。十。五。歲。為。及。格。奧。則。以。二。十。四。歲。為。及。格。美。法。意。瑞。典。塞。爾。維。亞。拜。認。選。人。以。二。十。一。歲。為。及。格。惟。美。法。被。選。人。限。二。十。五。歲。意。日。拜。認。塞。爾。維。亞。被。選。人。限。三。十。歲。滑。敦。堡。日。本。西。班。牙。則。選。人。以。二。十。五。歲。為。及。格。破。選。人。以。三。十。歲。為。及。格。丹。墨。則。選。人。限。三。十。歲。破。選。人。則。二。十。五。歲。已。可。及。格。夫。議。員。以。議。國。政。雖。有。聰。明。之。才。尤。貴。富。於。閱。歷。然。或。有。願。回。予。可。豈。可。限。之。太。過。雖。不。效。英。之。二。十。亦。當。效。美。法。德。丹。二。十。五。歲。其。可。矣。

第七條 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 一 品行悖謬營私武斷者
- 二 營業不正者
- 三 失財產上之信用被人控訴尚未清結者
- 四 吸食鴉片者
- 五 有心疾者
- 六 不識文字者
- 七 強盜詐欺賭博虧空官帑浮浪之徒
- 八 剝奪公權及停止公權



謹案各國限禁用公權者。英國禁精神錯亂者。一犯叛逆罪。及選舉時不法行為而宣告刑者。美國因而增剝奪公權者。德法國禁被後見者。一犯罪而剝公權與參政權者。法則著明犯強竊盜詐欺賭博背誓虧空官帑浮浪乞食等罪。日本則禁治產與準禁治產者。一剝奪公權與停止公權。二次禁錮以上之刑者。三吾國宜採用之。案本條亦略採前清諮議局章程第六條。惟於其項目稍有增刪。局章第二項云。曾處監禁以上之刑者。當處刑時。固宜停權。有釋以後。豈能不許其自新。且賢如公治。功如蕭何。皆嘗下獄。安得永遠不齒。故宜改為剝奪公權及停止公權者。則情義兩盡矣。局章第七項云。身家不清白者。案語云。指娼優隸卒等而言。今為民國。四民平等。前清奴隸已免為良民。今豈可復以此傷天和。故刪去。案丹墨例。奴僕不得有選舉權。美舊有之一八七十年除之。吾國經義民皆平等。漢建武放奴先於林肯。實為地球平等之先聲。過於萬國矣。惟今尚有胥戶丐戶樂戶狎家應一律平等。若蒙回藏。並同此例。以昭大同之治。

#### 第八條

左列人等。停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 一 常備軍人及徵調期間之續備後備軍人。
- 二 巡警官吏。

謹案軍人警吏。各國皆限禁被選。以軍警用武。恐有侵迫之患也。本條亦採諮議局章程第七條。惟稍有刪節。局章第四項云。僧道及其他宣教師。在泰西各國原多設此限制。但彼向以政教混淆為苦。故著為專條以防弊。我則無須爾爾。局章第五項禁各學堂肄業生。此項全襲日本之制。各國皆無此例。原日本立法之意。欲使學生專心學業。毋以政談紛心。不知既限二十歲。則學生自無從有。

選舉權若滿二十歲以上者。又何至以選舉誤學業。英國之制。且特立大學選舉區。日本設此限制。何其太相反耶。我國現在各省。政法學堂。其學生大半皆官紳也。且將來欲施政治教育。則中年向學之人。最當獎勵。今乃以就學故。剝其公權。豈非反從而沮之耶。故日本陋制。萬不可採。此項必當刪去也。

第九條 左列人等。停其被選舉權。

現任法官。行政審判院官。審計院官。及政稅官者。與選舉事務有關係之官吏。在此本選舉區內。

謹案此條採諮議局章程第八條而加入兩項。

第十條 凡在議院議員。非辭職後。不得就任為本院議員。

凡諮議局議員及府廳州縣城鎮鄉議事會議員。非辭職後。不得就任為本院議員。但國務大臣及各部次官。不在此例。

凡官吏有實職及現差者。非辭職辭差後。不得就任為本院議員。但國務大臣及各部次官。不在此例。謹按被選人有禁限職業者。英日則禁貴族。各國同之。以貴族為上院議員。不可兼也。我國無貴族。亦無貴族院。即有蒙回王公。不應禁限。故貴族可無議。法有禁前代君主遺裔者。以法多世爵。慮皇族在議院與之鈎合生事。吾國必無宗社生事之患。故君主遺裔。亦可不禁。

法國禁受祿官吏。惟總長次長公使州長警視總監大審院長檢察長會計檢查長巴黎控訴院長及檢察長大僧正僧正。不在此限。荷蘭美日本從法制。日本禁宮內官判事行政裁判所長判事評定官會計檢查官收稅官。美則凡行政官司法官皆禁限尤嚴矣。德國制不禁限官吏。奧意比瑞士

囚丹那瑞典從德制。蓋禁限官吏之制有二焉。一不得被選。一不得兼職。皆本於英。所以抵制王權。而令國會獨立也。法之制屢變。拿破崙時。不禁限官吏兼職。一八二四年。遂至議員四百三十人中。官吏占二百五十。國會遂為政府隸屬。七月革命時。大矯易之。至退職六月。尚在禁中。拔為官吏。即退讓席。德制反之。以聯邦小國寡才。若禁官僚。議員失色。又法律保障官僚。得不媚上。故也。然德法二制。各有得失。若官兼議員。則行政曠職。地方尤甚。一也。運動選舉。市權部民。則失公平。二也。濫用職權。以求中選。三也。黨於政府。則國會之獨立。反叛政府。則害官紀之秩序。四也。雖然。制官吏之公權。失歷練之人才。此其失也。若吾國地大交通不便。地方官萬無兼議員之理。一也。屬吏習於媚上。若充議員。必為政府隸屬。二也。吾國民取野多遺賢。以議院位草野之才。俾有生氣。三也。則吾以用法國制為宜。但吾國候補候選者多。中多才士。既非實缺。同於遊士。應不加禁限。但有差者。應辭差耳。惟國務長官。不可與國會隔絕。美國實行三權鼎立之制。行政官禁不得為立法實。不可行法國昔實效之。今已改之。吾當以為戒矣。惟禁兼任上院議員及郡縣鄉議員。則必應採之。日本有禁學生及小學教員。則大誤矣。夫人才必於學校。英方為學生特設議員。安可獨禁之。况被選員年限二十五歲。更非學生之時。不待禁矣。中國教員多文學高才。多終身以之者。雖慮妨教。期其精心。然豈可終身剝其公權乎。

英日美皆有禁承辦官事者。德不禁之。蓋防其國私利也。然是令富人永剝公權也。方將整富。豈可行之。此義亦可無庸議。

第十一條 凡有被選舉權者。不問在本選舉區有住所與否。皆得為本區之被選舉人。

謹案今各國除美國及瑞典那威外及被選舉人皆不必在本選舉區有住所蓋國會議員以代表全國民非代表一地方也設此限制殊乖立法之意且既設此限小區無才勢必濫予充數大區多才勢必遺珠是惜非國會得人之道也況我國習俗自縣界之小見深入人心大為國家之害苟被選權與藉貫相屬則無知之民將與前此之舉額學額同視此疆彼界大非國家之福故本條所規定吾國所必不可少也

## 第二章 蒙藏

### 第三節

#### 第十二條 設蒙古西藏議員

中華民國奄合五族除本部及滿州東三省新疆外尚有三大域曰內外蒙古曰青海曰西藏合此三區域其幅員更大于本部我國政治素主放任不主干涉本部猶然屬地益甚馴至此三大域者與中國之關係日薄幾於彼此忘為同一國家夫其種族語言文字習俗既與本部滿漢之人劃若鴻溝其能相結合為一國民之原本甚薄所恃者為政治上之聯鎖耳若並此聯鎖而弛之蓋不至分裂為異國不止也況近者民國新造國威未張以種族政俗之殊皆懷異志加以強鄰耽耽威迫利誘百出其技以動搖之一髮苟牽全身將動為今日計亟令與本部之政治日加切密所以實行此者條理萬端而國家之機關使其多參預焉其第一義也

又按國家之意及機關合兩院組織而成蒙藏同為國民即應同享此權利同盡此義務代表蒙藏之議員與本部臣民一切平等其王公固宜出議員于元老院即代議院亦宜俱有代表者也或謂

回苗亦是國民。何不特設議員。豈知國會者為地域計。非為民族也。回苗既在各行省內。則各省已有議員矣。若引英殖民地與日本朝鮮臺灣地。不出議員為例。則此新征服地。豈可論于奄合五族親同一家。已數百年之蒙藏哉。或謂蒙藏人民程度有所不逮。其一則代議院議員之選舉。必比例于人口也。我國人民太眾。大率須數十萬。乃出一議員。而彼蒙藏之地。居民疎鮮。隔地零遠。部族複雜。雖劃出選舉區。令執行選舉事務。不能行也。竊以為各國舉議員。但攝其影像。發其情意。豈必盡限以內地之大額乎。今一面獎勵殖民。移本部過剩之人口。以實之一面。施適宜之教育。促其住民以同化。今若少有秀民。則先選蒙古王公及其喇嘛外。以二名選漢民之久居其地者。不得已則可選漢官。務使代表達其情意焉。官吏本例禁選為議員。若蒙藏之遠。應當別論。由蒙藏吏互選其人可也。其一蒙藏住民。能通國語國文者。蓋極少數。其所選出之議員。又未必即在此少數者之中。其列于國會。則伴食耳。安能舉代表之實。然此為事實言之。非為立法言之。夫伴食于國會者。豈必其在不通國文國語之人。以英國為立憲祖國。其議員七百餘人。立于議場。而振振有詞者。不過十數人耳。此外皆伴食者。各國皆然。寧得因此而廢之。但使蒙藏能有議員。駐于京師。常出席于國會。則雖始終不發一議。所裨已多矣。況國文國語可學。而能置之莊嚴。且夕間事。若猶未能。則格外許其各携一譯人以優待之。雖自我作古。但有以結合蒙藏何礙焉。

第十三條 蒙古設議員二十人。由各盟各部王公互選。各出一人。住居外內蒙古。吏民各出一人。西藏設議員十人。達賴班禪各選二人。第巴互選四人。住居西藏吏民出二人。皆由該地長官選之。謹案蒙古百數十部落。逐水草以居。無一總機能。究其中央者。就地理分之。曰內蒙古。曰外蒙古。曰

青海蒙古。然其人民大勢。伏于酋長之下。故選舉難。其部落太多。故欲每部落出一代表。人難。今擬內蒙古以盟為單位。昭烏達盟。哲里木盟。鍋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卓索圖盟。伊克昭盟。各出一名。凡六名。外蒙古以部為單位。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三音諾顏部。札薩克圖汗部。各出一名。凡四名。此外則塔爾巴喀台。阿拉善。額濟納。各出一名。共三名。青海蒙古亦以部為單位。和碩特部。綽羅斯部。輝特部。土爾扈特部。喀爾喀部。各出一名。凡五名。都凡蒙古議員十八名。由該盟該部各旗之尊長互選之。亦可選其部下賢才。或謂六盟四部。人口之多寡迥殊。豈可比而同之。皆出議員一人。依德聯邦例。固應依盟部之大小。為出議員之多寡也。豈知定額以四十萬人出一議員。苟未至八十萬人。無出二名者。今各盟各部。小者無論即人多。且大者亦未至八十萬人。也。所以每盟每部許出一議員。所以格外優待之也。惟蒙古王公。或未能發明其政俗。無以備國會之諮詢。應選住居蒙古之士民。外內蒙古各一名。不得已。或以官吏應之。由蒙古定邊將軍選舉。此如計偕吏然。意在拓殖補助蒙藏地方起見。不妨破例也。藏亦同之。

西藏者。稍具國家之形。有中央政府以統一之。而又黃教之根據地。有宗教之勢力者也。故其選出議員之法。亦應與蒙古不同。今擬由達賴喇嘛指定二名。由達賴班禪指定二名。由噶倫布及諸第巴互選四名。由駐藏長官選派漢人居藏者二名。漢人不足。則選官吏。不在禁限。以欲得藏中情狀。利害以備諮詢也。例與蒙古同。都凡十名。須經駐藏長官認可。則作為議員。必令達賴班禪指定者。代表宗教勢也。達賴班禪分有權者。達賴為前藏代表。班禪為後藏代表也。第巴有此權者。代表宗教以外之勢力也。舊制第巴不須經奏准于君主者。乃得就職。與達賴班禪同。故並有此權。于法理

正合也。必經駐藏長官者。本代表總統。以總攬全藏之大權。全藏一切政治。本須經過此機。乃達于中央也。

### 第三章 華僑

#### 第四節

第十四條 選舉亞美澳歐非各華僑十二人

南洋法屬安南一人

南洋英屬海門州一人

南洋緬甸印度錫蘭一人

澳洲一人

美國一人

檀香山一人

英屬加拿大一人

墨西哥古巴中南美一人

呂宋一人

暹羅一人

非洲及太平洋羣島一人

謹案各國議員之選舉。必在域內。萬國無選僑民之例。惟我國僑民。舊稱八百萬。長子老孫。沒世于



外而回首。面內眷。眷祖國。皆然也。近者多被禁逐。而往南洋者日盛。仍在六七百萬外。比歐洲荷比瑞丹國民過之遠矣。卽比吉林黑龍江二省人數亦二三倍。豈可棄之且久在外國。殖貨豐厚。閱歷通達。愛國誠切。有逾內地。俾之預聞國政。令且簡切益深。然則許華僑之選議員。正不妨自我作古。且宜優予選權。多與名額。一以引之親切。一以收其才用。烏可以已。謂其名額至少應比吉林黑龍江若以四十萬選一名計之。亦應十五名外。今縱不爾。華僑所處地勢隔絕。渺不相知。且多領事未設之地。無從合選。則不得不以地域分之。大約南洋中法屬安南應選一人。英屬海門州選一人。荷屬爪哇等處選一人。三地皆逾四十萬人。或駁駁六七十萬者。海門州或逾八十萬人。則應選二人矣。面內與印度錫蘭合雖不足四十萬。而關係渾藏亦應選一人。暹羅雖有華僑二百餘萬。而開化為遲。榛莽未啟。識字極少。只可選一人。惟領事未設。應否有待。英屬澳洲人雖少。而文明才練。為華僑最。不可不撫其人心。不能不選一人。若慮太少。或以南非與太平洋諸島之英屬者。歸併澳洲。然遠隔渺不知聞。萬無合選之理。亦實應各出一人也。美國一名。檀香山一名。加拿大一名。墨西哥古巴中南美合選一名。其地各自限隔。近者文明大啓。人才日出。雖不足百萬。亦必當選三名。呂宋雖美屬。而與美國更渺遠無關。亦應另選一名。依此計之。至少應選舉十二名。乃足分布大地各國之選議員。率以萬或數萬選一人。美澳華僑久習之。若必限以內地四十萬人之例。則太缺望矣。議院何惜盈尺地。而使各地華僑回首面內。不得少伸眉哉。既設華僑額矣。而必使其一地十數萬人得被選。甚非所以撫慰遠僑之心也。今議者欲定華僑以六名。意欲以比內地郡縣之例待之。不知其地域隔絕。以數萬里萬無合選之理。除南洋英荷法三屬必占三人外。緬甸暹羅何以處之。澳洲華僑之文

明更何以處之。非洲呂宋何以處之。若美加墨中南美之南北遠隔。檀香山古巴又東西迥絕。又不知何以處之。強而合之。渺不相知。必不能舉。必多缺望。則豈創定選舉華僑為議員之意哉。今權定十二名者。乃從至少起計。暹羅未設領事。待之將來。然有會館。或可為之。南非人才尚少。則海門州或人數過額。宜設多名以補之。亦不能不與以十二名之額矣。安南雖未設領事。而會館章程嚴整。或可代行也。

第十五條 選舉華僑以複選法。初選用小區等級投票法。複選用大區聚合投票法。但大小區不限人數。額皆以其地宜定之。

小區行等級選舉。凡華僑年二十一歲以上者投一票。具有十元資本或地或宅皆投二票。有萬元資本或地或主報館教習遊學生皆投三票。二百人以上得選一司選人。

謹案華僑在外村市人數聚散多少至不齊也。不能強定。惟當行攝影法。務盡國民之意。不使缺遺。雖小埠數十人者亦當作為一小區。以盡其情。惟行比時等級投票法。以財產為差。以獎富人行。普魯士法多選司選人以優其名。舉則撫慰之良法也。

第十六條 選舉華僑小區以各地公所為之。即由其公舉董事為監督。大區領事為監督。惟辦理選舉事之董事員在本區迴避不得被選。餘如內地制。

第十七條 被複選人皆至京。總合選舉如其額。

#### 第四章

#### 第五節 辦理選舉人員

第十八條 初選區以該選所屬之府縣民政充初選監督。其他一切本管地方者。當行初選舉時。皆以其地長官充初選監督。或由彼遴派僚佐員充之。

複選區以該區所屬之最高長官為複選監督。但一複選區跨有二府廳州縣以上者。及一府或一州廳縣內有二複選區以上者。其複選監督由總監督派員充之。

凡各省民政長。充該省選舉總監督。

第十九條 初選複選。均應設投票管理員。監督員。開票管理員。監督員若干名。管理員不拘官紳均可派充。監督員應以本地紳士為限。

第二十條 選舉總監督職掌如左。

一 定指複選區域及每區應選員額數。

二 派定第十一條第二項但書之複選監督。

三 給與複選當選人執照。

四 咨報複選當選人姓名票數於內務部。

謹案前清諮議局章程無選舉總監督。今議院選舉關係全國。且指定區域。當由民政長。故此職不可不設。

第二十一條 初選監督職掌如左。

一 籌定初選區域。申報複選監督。

二 監督初選。投票開票。及選舉一切事宜。

- 三 保薦初選投票開票管理員及監察員。
  - 四 指定初選區投票所及開票所地址。  
謹案前清諮議局章有投票區字樣。今採小區制。不必於區內更分投票區。
  - 五 派定調製選舉人名冊委員及造具各初選區選舉人名冊。申報複選監督。
  - 六 徵集各初選管理員及監察員報告。
  - 七 決定初選當選人。
  - 八 給與初選當選人執照。
  - 九 申報初選當選人姓名票數。及各區初選情形於複選監督。
  - 十 宣示初選當選人姓名及票數。
  - 十一 執行初選變更事務。
- 第二十二條 複選監督職掌如左
- 一 監督複選投票開票及選舉一切事宜。
  - 二 派定初選複選投票開票管理員及監察員。
  - 三 核定初選區域。
  - 四 劃定複選投票區域及指定各投票所開票所地址。  
複選採大區故有時當分區內為數投票區。
  - 五 核定初選各區選舉人名冊彙申總監督。

六 徵集初選監督及複選管理員監察員報告

第二十三條 投票管理職掌如左

一 掌投票所啓閉。二 決定投票之應否收受。三 記錄投票情形申報選舉監督。四 掌投票置投票簿投票紙及選舉人名冊。五 稽查投票所紀律。

第二十四條 開票管理員職掌如左

一 掌開票啓閉。二 清算投票數目。三 檢查投票紙真偽。四 決定投票之是否合例。五 記錄開票情形申報選舉監督。六 保存票紙。七 稽查開票所紀律。

第二十五條 投票監察員開票監察員各會同管理員辦理投票開票事宜且職掌與前二條同。監察員如與管理員有意見不同時得建議於選舉監督。

第二十六條 凡辦理選舉人員均為名舉職得建議於選舉監督。

第二十七條 凡辦理選舉人員除監察員外不得與於選舉人及被選舉人之數。謹案以上十條皆參酌諮議局章程第一章第三節各條略為增損。

第五章 初選舉

第六節 選舉人名冊

第二十八條 初選監督應於管下各初選區每區派定調製選舉人名冊委員一人至三人使按照選舉資格詳細調查將合格者造具選舉人名冊。委員以各區內紳耆充之。

委員辦事細則。由初選監督擬訂。呈請複選監督核定施行。

第二十九條 選舉人名冊應載事項如左

一 姓名年歲籍貫住所。

二 辦過某項公益事務及其年限。

三 出身。

四 官階職業。

五 所納直接國稅之數。

六 營業資本或不動產所值確數。

第三十條 選舉人名冊應選舉期六個月以前一律告成。

第三十一條 選舉人名冊告成後初選監督應即呈由複選監督申報總監督。並於選舉期三個月以前須發各區投票所宣示公衆。

第三十二條 宣示人名冊以一月為期。如本人以為錯誤遺漏。准於宣示期內取具憑証呈請初選監督更正。

前項呈請更正初選監督應於收呈之日起二十日以內判定准否。

第三十三條 初選監督判定無庸更正時。有不服者呈訴於複選監督。

複選監督判定期限。照前條第二項辦理。

第三十四條 凡過宣示期限即為確定。不得再請更正。其續由初選或複選監督判定更正者。應一律

補入選舉人名冊。

第七節 選舉告成

第三十五條 初選監督應於選舉期三個月以前頒發選舉告示其應載事項如左

一 初選日期

二 初選投票所及開票所地址

三 投票方法

第八節 投票所

第三十六條 投票所地址由初選監督指定。

第三十七條 投票所由投票管理員及監察員掌投票一切事宜。

第三十八條 投票之日管理員及監察員均應按時齊集如有臨時不到應由初選監督派員代理。

第三十九條 投票所周圍得臨時增派巡警嚴查一切。

第四十條 投票所除本所職員及投票人與巡警外他人不得闖入。

第四十一條 投票所啟閉以午前八時至午後六時為率逾限不准入內。

第四十二條 管理員及監察員應將投票始末情形會同造具報告連同投票圖於投票完畢之翌日移交開票所並申報初選監督。

第四十三條 投票所自投票完畢之日起十五日以內一律裁撤。

第四十四條 投票所辦事細則由初選監督擬訂呈請複選監督核定施行。



第九節 投票紙投票簿及投票區

第四十五條 投票紙應由複選監督按照定式製成於選期二十日以前分交初選監督。

初選監督應於選舉期十日以前分交各投票所。

第四十六條 初選監督應按照各投票所所屬投票人分別造具投票簿並按照定式製成投票區於選舉期十日以前分交各投票所。

第四十七條 投票簿應載明投票人姓名年歲籍貫及住所。

第四十八條 投票區除投票時外應嚴加封鎖。

第十節 投票方法

第四十九條 投票人以列名本屬投票所之投票簿者為限。

第五十條 投票人屆選舉期應親赴投票所自行投票不得倩人代理。

第五十一條 投票人應在投票簿載本人姓名項下戳印專章方准領投票紙。

第五十二條 投票人每名祇准領投票紙一頁。

第五十三條 投票用無名單記法每票祇准書被選舉人一名不得自書本人姓名。

第五十四條 投票人於投票所內除關於投票事宜得與職員問答外不得涉及私言。

並不得與他人接談。

第五十五條 投票完畢後投票人應即退出不得逗留窺視。

第五十六條 投票人倘有頂替及違背定章等事管理員及監察員得令退出。

第十一節 開票所

第五十七條 開票所設於初選監督所在地方。由開票管理員及監察員掌開票一切事宜。

第五十八條 開票所自各投票區送齊之翌日。由初選監督酌定時刻。先行榜示。屆時親自到場督同開票。即日宣示。

第五十九條 開票時准選舉人前往參觀。若人眾不能容時。管理員得以限制人數。

第六十條 管理員及監察員。應將開票始末情形。會同造具報告。於檢點票數完畢之翌日。申送初選監督。

所有一票紙應分別有效無效。一併附送於本屆選舉年限內。由初選監督保存之。

第六十一條 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七三十八條所定各事項。開票所一律辦理。

第十二節 檢票方法

第六十二條 檢票時應先將選舉票與投票簿對照。如有姓名不符及放棄選舉權等事。均應另冊記明。

第六十三條 凡選舉票應作廢者如左。

- 一 寫不依式者。
- 二 夾寫他事者。其記載被選舉人官銜職業或住址等項者。不在此限。
- 三 字跡模糊不可認者。
- 四 不用投票所所發票紙者。

五 選出之人。不合被選舉資格者。

第十三節 當選票額

第六十四條 初選以本區投票總數三分之一為當選票額。非得票滿該額以上者。不得為初選當選人。謹案諮議局選舉章程第五十六條云。初選以本區應出當選人額數除選舉人總數將得數之半為當選票額。在彼係用大區制。一區所選人數不等。故當先除一次。乃能定額。今既用一區一人之小區制。則無須此。又定半數為及額。雖似極公。然每區候選人。恒有數人。投票分裂之結果。動致無一人足額。雖有次條之方法以補救之。然反於投票者之本意。指定兩人。強令投其一。殊於公理有歉。故不如限額稍低之為愈也。

又案局章以選舉人總數之半為當選票額。今易為投票總數三分之一。不言選舉人總數者。我國初行選舉。其放棄選舉權不投票之人必甚多。若以選舉人計。恐足額當選者更難也。

第六十五條 凡因不滿當選票額。致無人當選者。由初選監督將得票較多之二人。開列姓名。即行榜示。於開票後第三日。在原投票地方。令原投票人。即就所列姓名內。再行投票一次。

第六十六條 當選人名次。以得票多寡為序。票數同者。以抽籤定之。

第六十七條 凡得票滿初選票當選票額。而當選人額數已滿者。作為初選候補當選人。其名次照前條辦理。

第十四節 當選知會及執照

第六十八條 當選人確定。應即榜示。並由初舉監督。具名分別知會各當選人。

第六十九條 當選人接到知會後應自知會之日二十日以内呈明情願應選其逾期不覆者作為不願應選其遠在外省者不在此限。

第七十條 凡呈明情願應選者由初選監督酌定日期給與當選執照為憑。

第七十一條 當選執照由復選監督按照定式製成於選舉期二十日以前分交初選監督。

第七十二條 當選執照給與後應將當選人姓名職銜榜示並申報復選監督。

### 第五章 複選舉

第七十三條 複選由初選當選人齊集各所屬複選區之投票所行之。

第七十四條 各複選區每區應選出議員額數由總監督指定於選期前三個月公布之。

第七十五條 複選區若所轄地域太廣者得由複選監督劃為若干投票區每區設一投票所。

投票區應於複選期三個月以前指定宣布。

各投票區應照派投票管理員及監察員。

第七十六條 複選人名冊以初選當選人為限按照各初選區先後依次編列其冊內應載事項除照

第七十七條 複選監督應於該選舉期一個月以前須發選舉告示其應載事項如左。

#### 一 複選日期

#### 二 複選投票所及開票所地址

#### 投票方法

第七十八條 複選投票所開票所管理員監察員及一切章程均照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七條及第五十一條至五十四條辦理所有辦事細則由複選監監酌定施行。

第七十九條 複選投票紙投票簿及投票匣定式與初選同。

第八十條 複選投票用無名連聚合投票法該區應選出議員若干名則每票准照此額書被選舉人若干名但一票內將同人名重寫者聽。

謹案代議之制實不得已原謀及庶人之意原欲盡全國之民意德伯倫知理謂國會與人民如地圖之地理山陵川澤陂池林藪悉如本相摹入尺幅而不少失國會將人民各方面之勢力或強或弱盡入國會乃得立憲之精神無如施之實行則直議固非大國所能即代議之選立憲法中自有政黨發生而林立投票選舉亦復百弊並出不以多數壓少數即以少數壓多數其不能得盡國民攝影之全意則一也夫苟將一部人屏諸政界外苟非急視公務則積積而謀革命故各國于投票法委曲而求補救之其為代表多數者有二一曰過半數法歐美多行之譬選舉人百得五十一票為中選若無過半數者則三選之仍無及格者則以末次比較多數為中選或行決選投票取最多之二人行投票選之然此既背過半數之義又非選人之本心且惟多數黨得中選而少數黨與不黨必永遠不能一中選不良甚矣一曰比較多數法英及班行之其弊亦多數黨壓少數黨小數黨或偶出一二人然亦僅矣于是有代表少數者以救其弊行之于大選區者二行之于無選區者二行于大選區者一曰有限投票法用大選區連記名投票制而加限焉譬如選四人之區投票者限舉三人或二人而限不得舉四人是也意大利創之瑞士葡及美國聯邦中數州行之以防多數黨專

擅之弊也。蓋小選區用單記名投票。大選區用連記名投票。皆為多數黨所專。譬如有一議員四名之區。且多數之黨。人人皆舉此四人。則少數黨及無黨得票數必少于多數黨。則四名議員必為多數黨占盡矣。行有限投票法。則留餘額以與少數黨。然有第三第四黨。仍無所得也。且多數黨或均勻配搭而出之。終勝于少數黨。則其法亦無用。即少數黨妙于操縱之。略大勝多數黨。亦不公也。日本用此法而益矯之。有選議員十二之大區。考歐美制區。議員無過五人者。日人以此非常大區。而又行單記法。每票選一人。故有四千人而落選二百人。而中選者乃有少數。壓多數之弊。益不公矣。日人今多自攻其謬。將改之矣。諮議局不知而誤採日本覆轍。故致大害。必不可行。一曰聚合投票法。每大區應選議員若干。每票許寫若干。惟一票中分寫數人名。與多寫一人名。惟選人所擇。如其區有議員四名。候選者十人。選舉人固可分寫甲乙丙丁。亦可兼寫壬壬癸癸。亦可多寫庚庚辛辛。蓋今小數黨聚合于一人。即可敵多數黨也。英學務委員之選舉。行之美聯邦諸州行之。皆有良果。雖黨略有得失。不能無弊。然為良法矣。更有單記商數投票法。每票許舉一人。以議員之總數除全國選人之總數。以其商數定其滿若干票者為中選。譬如選人數為十萬。議員為百名。則一千為中選數。故小黨及無黨人能符定數者。皆得中選。實良法也。然行是法。有餘票或不足票。必無整數足額者。于是有讓與法。聽多票者之讓人。有副記法。立副選者。以餘票歸之。但計算極難。易起爭難。且必無區乃能行之。丹麥書一行而後終廢。中國之大。萬不能行。又有連記商數投票法。令各政黨舉其候選員名為投票名簿。故亦偶名簿投票法。譬如議員七人。而有甲乙丙丁四黨。甲黨票三萬。乙黨二萬。丙丁黨各一萬。以七議員除七萬票。所得為一萬。則甲黨得三人。乙得二人。丙丁各一人。其或有

零數則以一名歸于零數之多者。比利時行之。今天下為最完備法矣。然必行無區法及全國人皆政黨而後可。其于吾中國尤不切。可無議。然則擇其寡弊而可行于中國者。惟聯合投票法最宜矣。大黨既難專橫。小黨及無黨亦能自達宜採用之。

第八十一條 其他關於複選投票方法。照第四十三至第四十六及四十八至五十等條辦理。

第八十二條 複選檢票方法。照第五十六五十七條辦理。

第八十三條 凡一複選區內。分為數投票區者。檢票時。合各投票區之票彙計。

第八十四條 複選以本區應出議員額數。除初選當選人總數。將得數三分之一為當選票額。非得票滿額以上者。不得為複選當選人。

第八十五條 複選當選人名次。照第五十八條辦理。

第八十六條 凡得票滿複選當選票額。而當選人額數已滿者。作為複選候補當選人。其名次照第五十九條辦理。

第八十七條 複選當選人確定後。應即榜示。並由複選監督具名分別知會各當選人。

各當選人呈明情願應選後。由複選監督定期給與議員執照為憑。其呈明限期。照第六十三條辦理。

第八十八條 議員執照給與後。複選監督應將議員姓名履歷。申報總監督。由總監督咨民政部立案。

第八十九條 初選當選人行複選事。既畢。由總監督給以司選徽章。

謹案此條實為各國前例所無。然初選當選之司選人。為國家盡特別義務。而絕無特別利權之可享。或非人情所樂就。我國立憲伊始。民於政治上之興味。所感不深。於選舉權之事。尤恐不免。



考各國之行複選制者。司選人已承諾當選。而於複選時不到投票。則科以罰。我國亦不能不採此制。故本法案有第一百十一條之規定。然但有罰無賞。則於因勢利導之義。不無遺憾。故給以司選徽章。以旌其勞。國家所費甚微。然於鼓舞人民政治興味作用頗大也。

#### 第六章 選舉變更

第九十條 凡遇左列各項為選舉無效

一 選舉人名冊有舞弊作偽情事。牽涉全數人員。被人控告。判定確實者。

二 辦理選舉不遵定章。被人控告。判定確實者。

第九十一條 初選有前條情節者。其初選為無效。複選有前條情節者。其複選為無效。但初選無效者。複選雖經確定。併作為無效。

第九十二條 凡遇左列事項為當選無效。

一 辭任者。

二 疾病不能應選或身故者。

三 被選舉資格。被人控告。判定確實者。

四 當選票不實。被人控告。判定確實者。

五 照議院法各條除名者。

第九十三條 當選無效。如已與執照應令繳還。並將姓名職銜及其緣由榜示。

第九十四條 當選無效。各以當選候補人遞補。

第五章 任期及改選補選

第九十五條 議員任期自總選舉之日起算。以兩年為滿任。但在議會開會中。任期得延至閉會時。司選人任期與議員同。

謹案議員任期各國不同。有短至一年者。有長至九年者。而以三四年者為最多。任期太短則選舉屢行。未免勞費。任期太長則慮數年前之議員。不適於數年後國民之輿望。無以舉代表之實。我國議員任期本以三四年為最適。當今所以採兩年制者。以國民新浴立憲之澤。最初數年間。政治思想必驟進化。月異而歲不同。初期議員閱兩年後。決已不足代表全國輿望。應時改選。朝氣乃可長保。且使多數人得實應參政之機會。其於普及政治思想能力最有效也。

第九十六條 凡議員滿任時全部改選。選舉無效時。於其區內改選。

第九十七條 自選舉之日起算。一年以內。若議員有出缺者。以當選候補人遞補。復選當選人。既在本區當選。又在他區當選者。他區當選無效。本區不當選。而有兩他區以上同選者。票少之區當選無效。票同以抽籤法定之。被選之區當選無效。因當選無效而出缺者。以當選候補人遞補。若一年以後有出缺者。行補缺選舉。

第九十八條 行議員補闕選舉時。若該區司選人出缺者。在五分之一以上。則行司選人補闕選舉。

第九十九條 凡補缺議員。其任期以前任所餘之期為限。

第六章 選舉訴訟

第一百條 凡選舉人倘確認辦理選舉人員有不遵定章之行為。或於選舉人名冊有舞弊作偽之證據者。得向該管衙門呈控。

第一百零一條 凡選舉人倘確認當選人內有左列情節者。得向該管衙門呈控。

一 被選舉資格不符。

二 當選票數不實。

第一百零二條 凡落選人員。倘確信有左列情節者。得向該管衙門呈控。

一 得票額數可以當選而不能與選。

二 候補當選人名次錯誤遺漏。

第一百零三條 凡呈控應自選舉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限。

第一百零四條 凡選舉訴訟事件。初選應向府直隸廳州衙門呈控。複選應向按察使衙門呈控。其各省已設審判廳者。應分別向地方官及高等審判廳呈控。

第一百零五條 凡選舉訴訟事件。應於各種訴訟事件內提前審判。不得稽延。

第一百零六條 凡不服該管衙門之判定者。初選得向按察使衙門上控。複選得向大理院上控。但自判定之日起三個月以內為限。

其各省已設審判廳者。照審判廳上控章程辦理。

第一百零七條 凡選舉訴訟事件。所有訟費等項。悉照通行章程辦理。

第七章 罰則

第一百零八條 以詐術獲登選舉人名冊或變更選舉人名冊者處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罰金。  
辦理選舉人員知情者處一月以上六月以下之監禁或三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冒用姓名投票者處二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監禁附加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十條 以財物利誘選舉人或選舉人受財物之利誘及居中周旋說合者處六月以下之監禁或二百元以下之罰金。財物入官已用者按價追繳。

第一百十一條 以暴行脅迫妨害選舉人及選舉關係人者處一月以上一年以下之監禁或三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十二條 選舉人及選舉關係人者處一月以上一年以下之監禁或三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十三條 加暴行於辦理選舉人員或騷擾投票所開票所或阻留毀奪選舉票投票圈及其他有關選舉文件者處二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監禁附加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十四條 辦理選舉人員漏洩選舉上之姓名者處二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監禁附加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罰金。

其所漏洩非事實者罰同上。

第一百十五條 辦理選舉人員違法干涉選舉人之投票暗記被選舉人之姓名者處一月以上一年以下之監禁或三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之罰金。違法擅開投票圈或取出投票圈中之選舉票者罰同上。

第一百十六條

凡犯本則所定各條者。於處罰後二年以上十年以下。不得為選舉人及被選舉人。

第一百十七條

本則所定各條。俟新定刑律頒行後。應照新刑律辦理。

第一百十八條

凡在初選時被選為司選人者。由初選監督通告本人。本人若不願就選。須於文到後三日內具呈申辭。否則認為承諾。

凡已承諾為司選人者。屆複選時。若無故而不到場投票。則處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罰金。

其再犯者。除罰金外。仍將所有一切公權停止五年。頻犯者停止十年。

若有不得已之事故。不能到場者。得免罰。但須有確實之證明。其不得已事故之項目。以命令別定之。

若病須有醫生為證。遠遊須有警察或職員為証。有事須有同事為証。

謹案凡政治上之權利。同時即為政治上之義務。人民既有選舉權。即應有用選舉權之義務。故各國有立強制選舉法。瑞士先行之。至比利時及德聯邦之一邦。嚴定其罰。比利制凡國民有選舉權而

不投票。則科以罰者。初犯罰一二佛郎。六年屢犯者。罰三佛郎。至二十五佛郎。十年屢犯者。除罰錢

外。署名市門一月。十五年內屢犯者。停十年選舉權及公職策舉。比國先未行此例。棄權者百之十

六。行此例後。棄權者百之五。可見其效矣。法國于司選人不到者。罰五十佛郎。再犯者。停公權十年。

我國立憲伊始。民志未定。此法固不能據行。惟初選當選之人。實有司選之責。若複選時規避不到。

是無異故意破壞選舉機關。倘不加制裁。制國法何由得行。故德意志聯邦中行複選制之國。對於

此事。皆溯為專條。此條即採其意。今宜採法制也。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卷二目錄

政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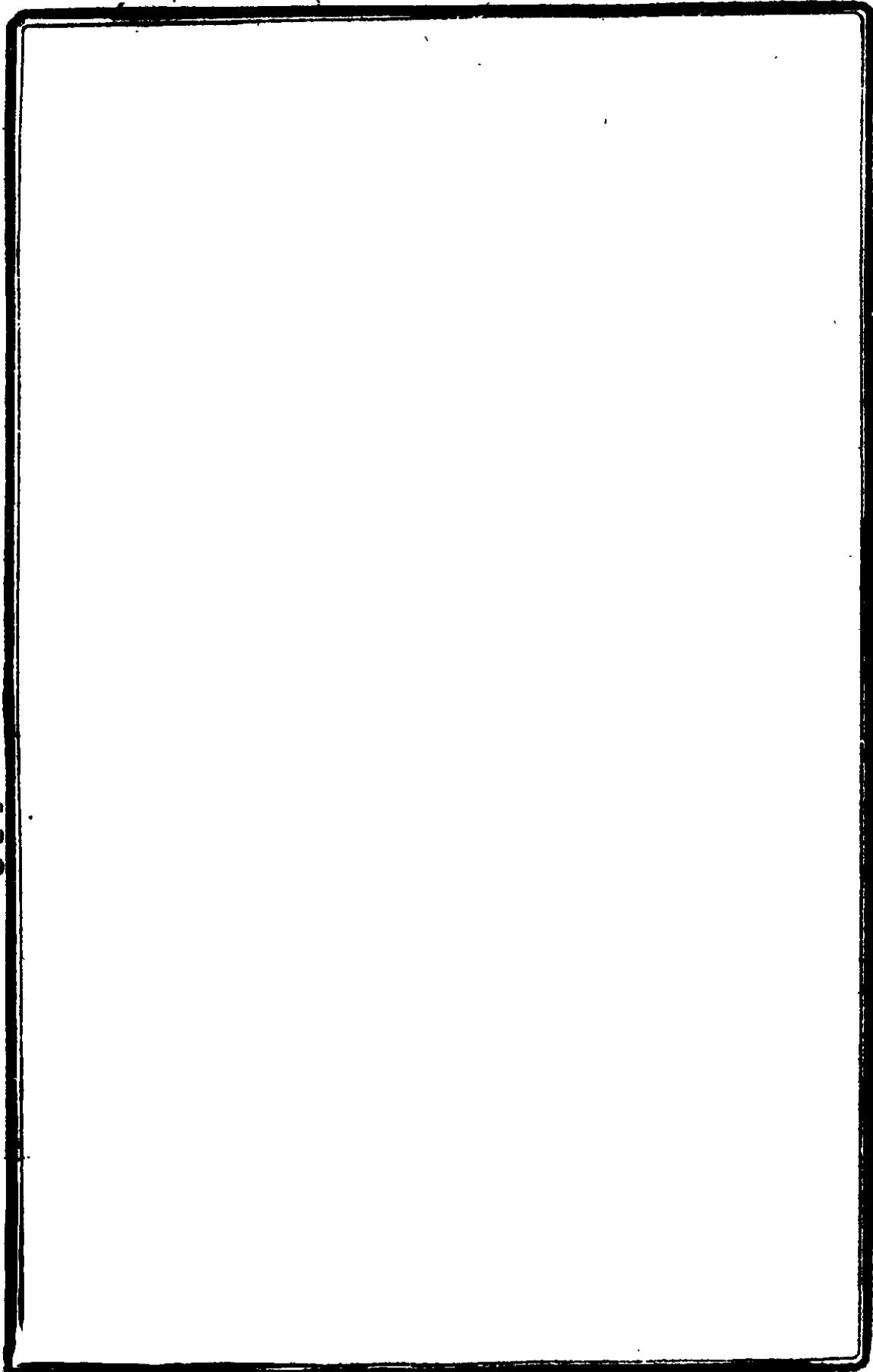
廢省論序言

廢省論上則

理財救國論上

問吾四萬萬國民民權平等自由乎

嗚呼噫嘻吾不幸而言中





廢省論序言

南海 康有為撰

夫自共和以來。外蒙。西藏。夫各省自立。時謂。解政府。就今不出于京門。聽各省之爭。亂。澳。悉。卻。縮。不敢過問。如無政府。況望統一。時謂。無。腦。手足。無。肢。體。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況。支。解。裂。無。心。無。腦。無。手。足。無。肢。體。者。而立於列強。耽。逐。之。百。戰。場。中。者。乎。夫人之殺。己。猶。有。以。拒。之。若。夫。自。殺。自。絞。自。縊。則。無。能。救。之。者。今。各。省。自。立。政。府。今。不。能。行。唯。有。羈。縻。財。無。所。出。唯。有。借。外。是。雖。有。良。藥。不。能。下。咽。而。達。於。五。臟。四。肢。也。是。謂。自。殺。自。絞。自。縊。而。已。吾。僑。國。民。坐。視。其。五。千。年。之。國。自。殺。自。縊。從。旁。呼。籲。哀。痛。而。不。能。拯。之。豈。不。太。哀。耶。嗟。乎。夫。何。為。至。於。是。耶。則。都。督。十。餘。人。參。議。百。餘。人。為。之。夫。是。都。督。議。員。豈。無。愛。國。愛。國。者。哉。何。為。甘。以。五。千。年。之。中。國。自。殺。自。縊。耶。都。督。甘。為。印。度。之。諸。王。他。時。乞。憐。異。國。能。保。其。日。而。今。子。孫。作。馬。牛。耶。吾。國。人。皆。知。印。度。為。文。明。大。國。與。吾。國。同。矣。亦。知。印。度。所。以。亡。乎。印。度。為。蒙。古。帝。所。統。印。人。念。其。隸。於。蒙。古。而。革。命。于。是。各。地。自。立。至。二。百。餘。國。英。印。度。公。司。書。記。克。莊。飛。乃。得。劫。加。拉。吉。打。王。而。據。其。地。哈。士。丁。斯。代。為。督。乃。反。間。各。印。王。自。事。內。戰。乘。其。兩。弊。取。之。滅。國。十。數。至。中。印。度。乃。陳。兵。十。萬。大。名。會。印。諸。王。勒。以。滅。兵。而。成。以。英。卒。既。乃。取。其。財。權。印。遂。全。滅。今。印。人。為。太。官。大。不。能。至。令。長。武。官。不。能。至。平。總。即。至。大。王。師。大。律。師。皆。不。能。充。郵。局。置。臺。吏。以。拆。信。全。印。人。不。能。有。刀。鎗。印。士。夫。謁。英。小。吏。如。親。天。帝。一。言。侵。英。者。治。以。極。刑。昔。印。督。請。香。茶。會。觀。印。諸。王。之。朝。印。督。也。陳。兵。十。數。于。門。內。外。左。右。夾。羣。吏。印。督。據。高。座。于。中。設。虎。皮。而。踞。坐。焉。印。王。以。序。入。朝。北。面。鞠。躬。唱。忠。服。英。國。之。昭。則。賜。以。糖。果。一。枚。銀。一。角。拱。手。撫。不。敬。受。側。身。退。吾。側。哀。之。吾。都。督。若。果。成。國。子。則。他。日。鞠。躬。北。面。受。糖。果。銀。角。之。賜。其。至。

榮也。若議員乎。則並欲為李完用之榮。封恐亦不可得矣。嗚呼。哀今之人。不願有國。豈不異哉。此誠五千  
年未有之奇險。而四萬萬人所宜憐。而救者也。苟知其險。而願速救之。亦非無道焉。且其道至簡易矣。  
知病即藥。藥不救耳。非不能也。然則所以救之之道何哉。去其自殺之方。繼而已。  
今危亡中國之患。尤在各省自立也。若剷除各省之境域。即可消除自立之大患。則中國自統一。政府自  
有力。而後行政可措施。危亡乃可望救矣。為議地方制者。紛然。夫漢百郡。唐三百餘州。宋四百餘州。中  
國自古一統之良制也。及蒙古入主。混一全亞。土地過大。于是有行省之制。以釀成今日自立分裂之禍。  
如使復唐宋州郡之制。則地小民寡。雖欲自立而不能矣。晉宋藝祖。唐五代藩鎮。之割裂而驕橫。不可  
制也。乃大台諸鎮。杯酒談笑。釋其兵權。其不聽命者討之。乃限定諸州為行政區。隸屬數縣。下便于治民。  
上不能割據。于政區最宜也。故夫府直州者。唐宋行政區之遺。實地理天然之區域也。道者。明以設兵備。  
道駐總兵。蓋軍政區也。又設按察副使。是上控區也。然強令諸府州地理民俗多不同。不能為行政區。  
今茲危亂。若能上法宋祖。罷方鎮。行州府之制。一轉移間。則五十年之中國。已危亡而復存。四萬萬之人。種  
將絕而復蘇。以為一統之政畧。舍此莫由以為繼。悉之政治。舍此莫先焉。上之政府。議院都督。明此宜以  
國命為重。先自聯請廢省存府矣。下之黨人。報館志士。明此宜同心同力。大聲疾呼。萬聲齊發。專意行廢  
省存府之一事。今百幾萬務。皆可暫置。俟行省廢。自徐州。即成統一。定政府。強力自由。用人能行其政。  
至是。心腦能主。四肢百體。皆合聽命。賦稅足供。財用然後中國保存。生命乃有望焉。舍此不為。則政府議  
院。半歲所紛。唯志士國民。終日所勤動。皆求亡之具。絕命之方而已。及今瓜分未至。急為預備。或猶可救。  
于一二過是時乎。死矣。雖欲悔。改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鄙人亦國民也。敢流涕而道之。泣血而陳之。望我國民。時不再。政府議員。都督。黨人。顧全中國之命者。幸垂鑒焉。

廢省之議。即在平世為治。已在必行。鄙人倡言二十餘年。上言之于朝。屢廢之于所作官制考。及國風報。至今歲國人遂有廢省為道之議。但自固在必廢。即道亦唯可為軍政區。而不宜為民政區。必以府州為行政區。乃適其宜。廢省之議。美制普制。與三級制。仍錄舊所為廢省議。與設九部議。稍酌之以告我國民。雖只為平世政治之言。而實已切于方今御亂之道。欲得救中國之神方妙藥。莫要于是矣。

### 採美州自立民舉駁議

近者政改共和。咸慕美制。各省自立。適便悍將之私。而人民多惑於美制。各省議局。亦遂羣舉民選長官之事。或惡專制過甚。欲以各省分立。控制中央。此其為說。行于當人。擾攘經歲。而陷中國于分危。致財政之困絕。公家藏之來分。皆此政策。階之厲也。不可不大聲疾呼。而首開之也。

夫立憲國所以制專制之法。即立憲法是矣。尚恐憲法為空文。可蹂躪之。于是立國會以擁護此憲法。今立法之司。與行政之司。分峙而行。政者不得擅專焉。此即各國控制專制者之良法矣。若夫各省分立。是自分裂而已。非以控專制也。或者迷歐美之名。謂國未強。民未富之先。則獎地方之自治。國既強。民既富之後。則長政府之集權。故德美皆厚於自治。而法日皆厚於集權。此尤似是而非之論也。夫各國之政治。莫大於因其歷史風俗。此非人所能為也。無論富強之效。法日不如德美。而政體之意。法美皆民主。德日皆君主。然而法與日合德與美同者。則以法日向以一統立國。而德美向以聯邦立國也。此豈得謂人為之哉。德美聯邦之先。無論其為富強與否。皆本自分立來也。及聯為一國。積之既久。自必漸吸諸小之

權以新歸於一統此乃理勢之極無人能易之者也夫凡自合而分者必其國勢陵夷貧弱已甚中央不能集地方之權而不幸致分非謂其政體之美而可行也以中國言漢末之散為三國晉末之散為十六國唐末之散為十國即今之蒙藏自是也其在歐洲羅馬後之散為諸國日耳曼之散為諸邦近者土耳其之散為希臘羅馬尼亞塞維門的內哥因以反攻是也此皆國家至不幸之事至可憂之狀矣凡自分而合者必其國勢富強日盛故英霸能混成一統之局此乃必然之勢種幸之事更不得謂其政體之美而行之也從古立國孰不吞滅諸小以為王或聯合諸弱以為霸者哉吾中國數千年來若不合則萬邦並吞四夷何能致若是之太平此事萬千史難備述即如今日所吟誦之德美者非有華盛頓則十三邦何自合非有傑士麥則二十五之聯邦何自合非有嘉賓則意之十一國何自合致分合強弱得失之故試問合者是乎不合者是乎可片言而解矣方今萬國競爭首言霸國之義德美之整美吾國一統已甚何反有之而自棄之而反師德法美乎夫能提挈其全國而用之者強不能提挈其全國而用之者弱分者必弱合者必強此乃自然之勢至淺之理吾國僻處亞東時常危弱萬國耽安有捨此不顧而先為自裂之計者乎故凡立義而稍涉於各省民選者皆欲亡中國而萬不可行者也或者謂小國寡民宜以中央集權大國廣土宜於地方分權吾國地方太大歐國無比惟美為近似耳若然政府簡用長吏地方未必屈從即使強從安得皆賢長吏而治之然則吏治終不興地方終不盛下無以為民上無以為國甚非計之得也故存法日諸國皆可以集權為之惟中國唯當效美耳試觀美國之富盛實由地方分治而來政府之萬機不繁而後地方之吏治可興故中國不可不效之此其為說尤確言之甚者也今之憲辭幾亡中國者莫若此說也夫美國五十年前鐵路未通機器未盛實一貧弱國耳今

美之奢。談彼一千八百六十年前事。紐約街車。乃始用馬。建築僅三層。未及哈順河。夜燃油燈。富者出洋。以馬富家子女。朝夕上學。兒童數人共跨一馬。據地為厠。衣服粗陋。蓋無一不與中國今日同焉。適有天幸。墨西哥以革命大亂。美遂奄有太平洋萬里之地。自林肯平美南後。適當輪船鐵路創出。於是始通鐵道於三藩。息士古。農礦大興。美遂富盛。勃拉斯所謂美之能強。自其物質道德為之。非政治為之也。向使美無鐵路機器。而四十九州之廣土自立。恐其唯為南美之各國。日相爭亂而已。此義從未有人發者。國人多惑於美。不思及此。關係至大。讀者當細思。

若夫美各州分治之害。則勃蘭斯平民政治已極言之。議員之通同作弊。而自利也。政黨之壓制也。良善之受魚肉也。審判之多受賄而不公也。執事不合。一外交之進迫必弱也。號令不行。內治之統治無力也。諸州有脫盟解組之憂也。立法行政各異。而不一也。立法行政耗費而遲緩也。多增國體及黨派之憂也。議員才識下劣。心術敗壞。害於地方也。財政不謹。支款與公債亂行也。輿論缺乏。不能檢束立法事業也。地方特別案尤甚也。凡此諸害。其大彰明較著者矣。其有利者。則不過防政府之壓奪自由。分國會之勞。免其繁重。而得暇考查處理租稅二者而已。然今者自由太過。政府畏之。且患壓奪國會繁重。孰若英何。當不能辦。而地方自治之權亦安能代國權乎。

若以吾國而效美。則今日自宜之大害。已較著矣。夫以土人而自治其都邑。存美人風俗不同。已為不可。然美人本無宗族。皆多流寓。又其法律個人獨立。故彼自夫婦而外。即於父子不親。無論其為兄弟親戚也。此其所行自治而無大碍也。若我國人。自有宗族俗多。著屬多。親戚律非個人獨立。即使賢者為政。而為親屬強逼。或為長者壓制。斂殺。人其能執之封建之親貴。士司之官親。其禍可戒。況令長吏多起。

寒微其宗屬親屬人之輩多飢寒交迫無立錫者必藉都督之勢有同國王之親怙勢橫行何所不至  
是有一都督不當有百千都督有一知事不當有百千知事也且既為土著聯合易多在位既久根深  
滿憑藉深厚方今開國之始借勢留後其不釀成唐之藩鎮不積日既久負固益深吳元濤以淮西四  
鎮之地而竭唐之全力四十餘年乃能去之況于一省之大而又可與諸省聯合者哉況共和之立政以  
黨成則各省長官借政黨以為私黨既偏布於僚吏又散布於議員鄉縣吏司無非私人專制勢成任行  
暴虐政府畏而不敢去之則就而封之人民怒而不敢攻之則祇有從之觀於近都督之無道縱橫有議  
會派人赴京控訴而卒不達若假以年月稍行惠政則是復行封建耳何曾為美之自立乎今川黔粵湘  
已同割據江右河東事變可鑒故言效法美之自立欲同地方之自立者適為生民塗炭得甚至反耳吾  
國古者上無政黨匹夫在位而已早定迴避故鄉之條以刑威難行賄權易縱故也漢之劉虞唐之張公  
瑾已力言其害蓋吾國久經閱歷深知其不可而後去之豈與美國立國日淺閱歷無多者已哉然議者  
見中國之法而必棄見美國之法而必學亦不求其本末矣豈不誤哉蓋無論立憲共和無不中央集權  
然後能提挈全國也故效法美國至議而萬不可行也

採普魯士制民選與簡用並行議

有謂民選之義盛行於今政府簡用又不可失不若合而行之議手都督外別設省長簡任以管民政  
而與省議會對立焉由法制局提出議院議院未決而政府撤回於是法制局又援引普制由政府簡用  
省總監以代表政府之行政由人民公選省總監以代表地方之行政意在調停無動為大此尤愚謀之  
至者矣無論各國自有其歷史風俗形不相關普制民選為大地主行之夫彼之大地主即封建之侯也



地主無可去。即民選不能改地主之民選。在先普政府之簡人在後。彼普魯士之能簡行政長官。已為改封建莫大權。蓋自勝法後。思收內治。于是。一八七二年。格尼新德改行之。譬如漢有侯國。仍設守相。漢有王司。仍設官。新疆有回王。仍設疆吏。印度有諸王。英人仍設守長云耳。中國自秦漢罷侯置守。元明改土歸流。庶人平等。並隸政府。豈尚須如元明主司。更令舉都大鬼乎乎。若夫政府與地方之行政。有五相出入者。兩長官之地位同等。勢必不諧。共和之立。偏重民權。其終必至省長虛名。擁立於上。地方長分。立割據于下。適自成其瓜分豆剖之形而已。此非採普制也。其流必至為加拿大澳洲非洲之波亞而已。蓋普之為州。地小民寡。僅如吾一府耳。一府而有兩長。政治雖有齟齬。尚不見成尾大不掉之患。若其為省。則地大物博。適與歐洲大國相等。又於自立便近。其勢正與加拿大澳洲非洲之波同也。新疆地橫萬里。正與加拿大同一。若行省地雖畧小。而人民則數倍于加拿大澳洲及波矣。加拿大之為制也。其設總督以代表英王。民舉議院長以為總理大臣。總理大臣既有行政之權。又有議會立法之權。於其全權皆擁焉。英王所派之總督。雖高至上。僅取畫諾。同於虛位而已。其總理大臣。全權無限。欲有所為。英政府不得而干預焉。一切內政。英政府不得而干預焉。近者澳洲之民。飽加拿大之政權。一千九百年。亦效加拿大之官制。自舉總理大臣。英政府所派之總督。亦同贊旒。今英于澳洲。一切不得其利。不能收其權。但于澳洲產物。先限售於英倫。稍收其益而已。近者各置海軍。自議自立。離母國之說。日盛。英政府苦心維繫。去年特設藩屬大會。以厚招徠。而卒無良法以善之。英國方有瓦解之憂焉。英之用兵於非洲之波也。用兵三年。糜餉三十餘萬萬。死傷數萬。乃始得之。徇於德荷之請。許以照行加拿大澳洲之政體。波之人民。自舉其總理大臣。以行政長而兼議院長。握行政立法之權。英派代表之總督。拱手仰成。等於傀。

僞英政府無所用其權。英人大憤。故今自由黨得以攻保守黨而代之。良為波也。又耶威今之自立。亦緣六十年前瑞典誤許其別開議院。自舉總理大臣之故。故一呼而成。瑞人今甚怪其王昔者之誤許焉。今中國一統久合。人民一家。乃無端自裂。誤師加拿大澳洲波之制。則必皆為耶威而後止。是吾國未及分于外。而先互剖于內也。安有對萬國競爭之世。而自為此破裂之策者乎。直其愚不可及也。故效法普制。流弊之害。不可思議。此萬無可行者也。

### 行去府存省道之虛三級制駁議

或者知各議之不可行。又創為虛三級之制。略採漢州唐道之意而行之。其說為近矣。然仍以知事之長官。與議會之總董對舉。不脫兩長之制。仍存民選之法。其不可行如故也。夫既有省長之雄重。領其道縣將來不奪道之權乎。宋之轉運提刑虛級也。其對于知州非純屬也。而明制用之為布政按察。遂令知府盡屈下。不得行其權。如唐宋之刺史知州焉。即督撫言之。據布按之上。無地方之權。其印非方。而為關防。豈非虛級乎。未幾而盡奪布按之權矣。況省之地界事權久重。道之地位事權久卑。久臨其上。尤易奪權。若是則與昔者省之領府縣何異乎。而道之領區。疎于府界。于唐宋明以來治民之俗。宜未合。反不如舊制省領府之為愈矣。改之而更壞。不如勿改之為愈也。

夫所以議改地方官制者。為民計乎。則惡省之太大。治廣而荒。如田甫田者也。不能發地方之潛德。盡民俗之宜。舉利餘害之實也。為國計乎。則擁地太大。兼領兵財。有尾大不掉之勢也。今府制最小。而善而偏去之。改府為道。而又臨之以省長。其道亦失其道也。省制最惡。而粗乃偏存之。是舊弊無一可除也。何擾擾而議改為虛三級之制不可行也。



且一道中有知事為道長官。政府簡任。有總董為道議會公舉。是命吏仍與民選對峙。不循等子普制之害乎。夫英以民選為地方長官。領地極小。此外歐陸各國。皆以命吏領地方。團。無有若普制者。即使定例多與知事以行政諸權。其究必至官民互爭。至一事不辦而後已焉。否則大權全歸民選者之手。而已夫行政之學。深博繁重。非有專門學識。久歷實政。必不能解。況望其得當事。民選之例。施之十里內外之小團。可以名譽職。無之。以其得失所關無幾也。若一道之大。人民之多。比歐土之北。荷瑞丹那各國。豈可付之無專門學識。無經驗之人乎。吾國考試秀茂。而後試補推遷。三載黜陟。實為良法。先創自我。歐土師之即美國向用民選。近鑑于吏道之污。一八九二年。亦有改用文官試用法者。此制之善。則吾可自矜。若改民選。則試補推遷。黜陟法無可行。長吏無黜陟之權。何以督下。下吏無所推遷。亦無所敬。吏治安得不污耶。吾國人徒外震於美之富強。以為其法盡美。而不知美民選吏治之害。最甚也。吏員。議員。通同作弊。營私自利。但工儼與無賴。能運動多數。即可長久把持。一方橫行。武斷良善。受其魚肉。無可投訴。審判與律師受賄而不公。殺人可以不無事。報紙為其機關。聽其指使。公堂肆行壓制。非其黨人。受其凌迫。甚者殺人千百而無事。如待吾華人是已。輿論顛倒。方正鉗口。立法安能特。別案。惟所欲。財政尤亂。夫數冒盜公債。妄行。即不至是。而限于地方。人才寡少。故多才識。凡下心術。敗壞。貽害地方。莫之振救。美國人苦之。索其道路。交通。故大害。尚不甚也。夫以政黨侵入地方。行政各國。久垂大戒。若我國道路未通。而黨人聯結把持。民選如各立國。各道各縣。各大鄉。各自分裂。可分為無限國土。如土司然。訟獄。公案。財政。公債。一橫行。殺人。武斷。無施不可。故選舉之末。必為豪猾所得。良善屏黜。必至免強。滿天中國。塗炭。尚可問乎。觀于廣東湖南。已為前車。然則民選之不可與簡任對行。至明也。或者謂簡任。豈必能賢。是固然矣。惟天

下無無弊之法。兩害相形。則取其輕。簡任之失人。無論矣。若政府能用人得宜。則地方可以舉。數循良之效。自古已多。況今有議會與報紙監之。難于作弊。然則不為善而無可為者。民選則只能為惡。雖有一薛居州。牽于眾。黨人之作奸。漁利。欲為善而不可得也。立法者能熟觀乎美國地方民選之害。則可知此制之萬不能行矣。

裁省議

聞今新令選名道為觀察。猶勝于襲日本名知事也。然道制未可。或邊方為可用耳。詳見下論。

夫積人民而成部落。積部落而成國土。積小國而後成霸國。積霸國而成一統大國。此形勢之自小分而積合者也。為治之道。起于部落。中於立國。卒於大一統。其分治劃區。皆視其地形時勢以為推遷。故為治猶為醫。身異時異地異。而方亦異矣。哺嬰餉壯夫。養教之法亦不同。夫人民鄉落小國之治。則農田夫家牛馬之數。至纖悉而莫不舉也。若夫一統專制之時。紀綱法律皆操于上。則必網漏吞舟之魚。疎濶簡易。乃能舉之。故文景之尚清淨。蕭曹之言勿擾。老子言為者敗之。二千年來必當謹循其遺軌。違之則亂。若王莽王安石欲行周禮。即以擾民是矣。即以王安石一身論。彼自為鄴縣而行青苗。則民獲益。彼為宰相而付羣有司。行諸新法。則民大擾。王莽若不摹古妄變而行漢制。雖秦未必亡國。而北宋之亡。論者至溯罪于王安石。亦非無故也。蓋大一統之世。必少外患。專制之治。必總乾綱。夫鮮有外患。則高枕卧治而不必月訓以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也。不妨縱民之熙熙自理。故法律存之而不密也。地治聽之而不必修也。養兵無多。薄收其稅。國用已足。于是財政不必講。衛生不必督。城池道路農田溝洫不必修。但求民之不亂。疏網濶目。而國已晏然。老子所謂治大國者若小鮮。常使民無

知無欲其居樂其業。美其服。老死不相往來。千年來號稱治世者。如是而已。太史公稱文景之治曰。漢興七十年間。國家無事。中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厭成街巷。有馬非遇水旱之災。人給家足。人自愛而重。犯法後漢之明。唐之貞觀。以及宋明之盛。康雍之治。不過如是。夫中國稱道之盛治。不過爾爾。中國人古今耳目官。載于此。不能更有進化矣。然以今考之。歷朝治時。俗化或美。然道路宮室之卑汚不修。美。人民衣食如牛馬。學校無多。書藏絕少。則邇治盛時。與今同也。存。歐美視之。仍是不文明之土番耳。若夫今者。非練兵數百萬。海軍數百艦。不能致強。而一鎮之費數百萬。一艦之費動逾千萬。近者且飛艇。舞于天上矣。就其民間。則千人之聚。公學。數萬。醫院。銀行。信館。雷館。書樓。必備。且必層樓殿莊。麗。價值百數十萬。道路必修。填以塞門。則方丈之博。夾以綠陰之嘉樹。田野極綠。無第草穢。物人民無。講是文。景明章貞觀之治。所未得見也。昔有異術哉。夫春秋戰國之治。邑者治。效多可觀。若子賤之治。必率牧之治。雲中。吳起。西門豹之治。西河是也。後世一統。總攬朝綱。以人君之身。一而一日。萬幾勢必不暇。地大官多。理難偏。故必日裁其小官。而日增其大官。于是暗合。并其疆土。而不自知。故秦以郡縣二級。為行政之區。漢置百郡。利頗善矣。其後則增置刺史州牧。及于晉宋六朝。遂于守令上。加刺史都督。行台諸級。蓋以防邊故也。然其時郡守能真奉事。而太守亦多領刺史。刺史領都督。實相去一階耳。唐時雖有節度觀察諸使。宋時有轉運提刑統制諸使。然郡守知州亦皆直達奉事。且多大臣朝士出領之。其諸使率領兵農他職于州郡。不全統也。故與縣令實仍為二級之治。唐時三百餘州。宋時四百餘州。而今為府治。乃不及二百。是今之知府。實借唐宋州治之地。而宋之州。地值如金。直隸之比也。然而漢之太守秩二千石。入為三公。能自辟名士為掾屬。唐之州刺史秩三品。與宰相同階。而州郡司馬別駕亦可入。

為宰相宋以親王宰相出典州又能妙選幕僚佐之而縣之丞簿亦皆選自士人今但觀唐宋各州縣題名刻石之詩文字畫多可觀者其修湖陂橋道縣舍公館民事之碑記亦多文其下吏之多才而政治之較修可知也蓋州郡長官既多大臣出領否亦朝士遷謫出入調遣奏事直接于朝其權力大故能舉艱巨其才政練故足以任事機其僚貳上之若別駕司通判下之諸司亦皆秩高多有名士任之若上州別駕司馬則四五品與侍郎諸卿同秩宋之通判皆朝官為之故補賢多才為治較易也今吾國官制之失敗固多而行省之官制尤廣而荒有大國之地利而坐失棄之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騶騶良田而為考田行省之制最為害也合中外古今官制之失未有若此之大者也今舉省督之七大害以明之

凡為政之體必在統治有權然後操縱如意否則散漫而不舉矣況當列國競爭之時非提挈整嚴何能對待至于兵權尤非統一不可若兵權不統于一則雖以郭子儀之忠武而九節度之師終敗矣中國郡縣之制自漢唐宋皆受治于公府臺閣惟蒙古以地大難治乃設中書行省以治之省有中書省也行省者分政府也明與清朝因之以督府獨專行省之政與京師閣部等出入同受治于君主而不隸於閣部也實為國務大臣故閣部不能統一指揮之且多以大學士為總督元老如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皆以大學士侯伯領總督其視六朝尚書以翰林循資遷者固霄壤資地位皆遠在其後故尤輕視豈惟不能統一指揮之昔徐壽蘅為兵部尚書吾問其舉國兵數徐尚書答曰吾兵部惟知綠營兵數若其勇營練軍各省督撫自為之吾兵部安得知夫以兵部尚書而無由知全國兵數況於調遣訓練乎此其可笑真不能令外國聞也今各省自立各擁兵陸軍部不能知各省兵數而調遣之猶之昔也又試檢閱咸同諸

名督撫書牘。各自練兵。各自籌餉。其末也。各自爭餉。雖以曾文正。左文襄。沈文肅之賢。皆以至交爭餉而互効。左文襄與郭筠仙同鄉至交也。郭為曾文正保奏。署粵撫則為曾盡力。而左文襄入粵不得餉。卒効郭去官。而左沈入為曾薦者也。然不免交惡。曾文正至謂同室起戈。才石文化為豺虎。豈非官制不善有以致之耶。胡文忠以湖北巡撫籌餉而保諸軍。則粵美為唇。唇封衛救。郭美若甲午東事之起。徵師各省。經年累月。旨檄頻下。各督撫勉強應徵。則募乞可以充而各自供其餉。餉不一律。兵不相統。兵尤不一。此豈待敵強國哉。向見廣西有事。請兵于湘。請械于粵。則湘粵辭之。若請固求。果辭類乞。乃頻請嚴旨嚴迫。乃勉強以客軍舊械應之。然已費時失事。蔓延滋害久矣。以督撫專政之故。故一省有事。敗則其地方官有責任。而隣省不預焉。故一有事。變各督撫皆以自保疆圍為先。復何暇分餘力以徧助隣封哉。故甲省練兵。而乙省不練。甲省多練。而乙省少練。乃至近者川督征藏。而滇督分兵助攻。亦不許焉。豈知各省不合。力不統一。必致養癰以成大患。故在昔一統之時。對內則養成禍亂。對外已見甲午東敗之効。而乃一兵一卒皆拱手而聽之督撫。又皆以保疆圍為詞。言是有故持之成理。豈能一一而盡數之哉。故至今尤甚。釀成各省都督自立之禍也。及其末也。則一督撫夫人。全省瓦解。今各都督各自募兵。各練師團。各用私將。其云裁兵者。空言耳。今已養成唐藩鎮之禍。其甚者阻兵恣睢。欲圖割據。更何論敵外哉。夫兵勢莫貴乎統一。而吾官制如此。欲求治兵。豈可得乎。方今保國莫要於兵。即欲行軍民分治之制。則省督挾兵以拒民吏。以圖分立。不革省督之制。則兵無由治一也。

百政之舉。非財不行。故各國財權無不總于中央政府。乃能兼綜條貫。操縱靈通。今財部無權。直達于下。各省財政。皆主持於省督。而政府一切仰之。昔各省督撫任意賦課於民。別設善後局。聽其調度。督撫意

如何則指揮如意。政府不得難之。且或不得預聞也。政府欲有舉措。或興學校。辦警察。立法官。修監獄。舉海陸軍。而皆無財。政府遂絀然。止晚清欲辦海軍。乃令各省撫認款。雖以江浙川粵之繁富。亦歲任三四十萬而已。然則海軍之舉。雖海枯石爛。必無其期也。故歷經百敗而無一事能舉。由財政分給。實撫之故。今各省都督自收其稅。不納于國。自借外債。尚且日以請餉為言。政府無所入。則日以借外債為事。昔借一萬萬以築鐵道。國人猶攻之。前清以亡。今內外各自借債。雖得萬萬如湯沃雪。不為埃及不止。甚且各國公共監理財政。則中國永亡矣。今不亟實行統一財政。永絕日為乞丐。日求借債。日求監理。而末已也。則以各省督不統一之故。今省督自為政。而欲設國稅。籌備處事權相爭。東限不清。必不能行也。弱者事以筆。強者事以兵。其患方滋。若不革省督之制。則雖有理財良法。無自而行。且可亡國。二也。廢政之興。非直達不舉。昔者各政皆歸之于督撫。政府無如何也。一鹽政也。部議如何。甲省如何。辦而己。省不理一學政也。部議如何。乙省如何。辦而丙省不理一警政也。部議如何。丁省如何。辦而戊省不理一實業也。部議如何。戊省如何。辦而己省不理一郵政也。部議如何。己省如何。辦而庚省不理一監獄也。一地方自治也。部議如何。庚省如何。辦而辛省不理。皆惟督撫意所欲者為之。政府不得干預焉。章程非不奏定。嚴旨非不謹責之。則又以困乏為詞。以不宜為說。且或實情也。學部言必興其學。民部言必備若干。巡警法度言必備審判官。農工商部言必舉實業。各省督撫必曰不能互相推諉。而百政安有能行之時乎。今各省督自立。益更甚矣。萬國政體無不中央集權。民間舉事。亦必指臂相使。即欲軍民分治。別立民政。長試問各都督肯以政權相讓乎。各省督各自行政。有同以國政府令之。則拒之。近則政府令不出國門。是以四十里之北京為國也。安有支離散漫如此而能上國乎。外人即不來瓜分。而內國實已



互剖故不去省督。則政府必不能統一。政必不行。三也。

督撫之尊重。積數百年矣。昔者布政按察。實為一省長官。其印為方。其銜曰使。于例本可專摺奏事者也。惟累歷于督撫積威之下。豈惟不敢上奏乎。乃至不敢貽書政府。夫以兩司為使者。尊位冠全省百僚。府州縣廳為所牌遣。而抑屈不得少行志意。如此。況其下焉者乎。故一省之吏相耶。而言則曰。今日見制台。或換台云何事。見何人督撫。見其人辦事。則相與重敬之。督撫不理。則俱不理。督撫微言之。則相與傳而謹奉之。無所謂是。非也。故所謂省督者。實國王也。真所謂神聖也。或委權屬吏。與其僕從。則其人又代為督撫。惟其意所欲。而布按側視無敢誰何。然此猶不事事者。爾若督撫貪黷。則全省奸貨。政以賄成。吏治皆奸盜賊盈野矣。若督撫驕橫。則全省顛狂。官方亂紀。綱常失矣。且昔者君上有失。尚有大臣言之。官諫之。雖遭嚴譴。而以諫君上。雖或失官。猶可得名也。至督撫有失。則全省皆默。庸僚畏之不暇。何敢與爭。以爭之不可得名。徒令陰中以禍也。近者有議局督撫。少有所畏。然神靈不可犯之權猶然也。故夫督撫或有才。然好尚不同。衰老倦勤者。則司道守令以下。皆為大賢。皆為專門。同歸無用。而貪黷驕橫者。無論也。督撫既不易得人。則全國殆同坐廢。豈惟今者。即自遠古至今。賢才常乏于當時。而不自者。彌滿于當路。又盡然矣。以中國之大。豈乏二百郡守之才。而以官制之謬。督撫一失。人坐令全國司道守令以下。數千萬才。皆不獲施。以此求治。猶南行而北。其難也。然以上之弊。尚就前清承平言之。今都督自立。以私意署。司以喜怒專殺戮。體制類國君。僚屬如臣僕。若都督非人。全省皆毒。故不去省督之制。盡屈人才四也。

且泰西督撫之制。只以行于屬地邊疆。以威重專制行之。英印總督之名曰Governor。至士來來王也。至士

副也。其名義為副王。威重極矣。所以鎮征服。遠播屬地而威之。法之于安南。何蘭之于瓜哇。日本之于朝鮮臺灣。其總督同之。若施內地之同胞乎。是有以威待同胞者乎。今之都督。即向之督撫耳。又聞欲改為總監。夫總監之義。日本用之。監高麗者。實師英之設。埃及總監。是待征討屬國之例。而以待同胞乎。故歐人笑吾中國內地設省都督。為野蠻。故不去省督。或總監之制。則官制致銷。野蠻五也。

若今日危亡。中國之大患。尤在各省都督之自立也。因舊督撫專權之弊。遂成今都督割據之害。蓋直省轄地之廣大。督撫威權之專嚴。本已有半立國之體。適當革命之後。更用軍興之制。各都督擁兵自立。無所稟承。募重兵而專殺戮。用私人而任黜陟。聚貨財而行紙幣。爭地域而事戰攻。肆貪欲而厚賄賂。其于中央政府。只票正朔而已。言徒不奉號令。亦且不奉責職。甚且虛張兵額。反索餉需。動以兵譟為相脅。制遂致政府自借外債。甘以中國職人監理。以羈縻之。比之唐之藩鎮。周之列國。殆猶甚焉。各省議局。不畏豆剖瓜分之禍。尚為擁權自治之言。日爭自立之圖。以助成專橫之勢。遂致政府號令不行。於國門外人覬覦議分。夫弱肉而各省都督。議員樂舉危。幕就寇。積薪爭此席。位肆其貪。狼以為安也。豈不怪哉。假令各都督藉此威重。而能保境息民。雖于救國無關。尚於保民有益。猶之可也。乃各都督雖有賢者。亦祇擁此虛名為下作儀。其心腹爪牙。各肆私爭。其部將隊兵。日聞殺亂。各都督亦只熟視畏縮。不敢行法也。若夫一省而有數軍政府。一府一縣而有數民政長。朝為無賴之盜賊。夕擁旌鉞之干城。遠使濱海。土宇蜩蟬。鼎沸四民。失業困苦。流離劫掠。無所歸訴。中家可遷。皆徙于外。暴民橫行。良弱魚肉。乃至有因不敢耕。有蠶不敢織。有魚不敢養。有屋而自拆。賣之免資。人拆若再延年。死人過半。政府畏之。爭亂不敢問。拒抗不敢詰。自立則就而操。即鉞或阻兵。安忍同天割據。日言統一而日愈分裂。高言共和而事實甚遠。



致中國不國慘險。日主推其所因。則皆省督之制。其害也。假使元明無是弊制。而前朝早聽吾言。革行省之區。先廢督撫之制。豈有今日之患。幾亡五十年之中國哉。六也。

夫今之都督。即前之督撫也。至于今日。都督之害。既極人遂漸知其害。而思所以救之。故欲行軍民分治之義。在軍興之時。同心先行。亦可謂難得矣。然物無兩。大家無二。尊國無二。主兩雄不並立。二馬不同槽。勢等則弟。物之理也。安有同為一省。而容軍民兩長者乎。昔之督撫同城。已為大礙。而去之。今何復立之。昔明當承平。總督本領兵戎。後卒侵官而領民政。盡奪巡撫布政之權。況當統一未定。法律未行之時。挾兵者必頡頏作氣。勢者以君主之名。分而每有大將。擁兵猶致寡人守府。況夫都督本上承總督之舊。久握政權。並擁兵柄。豈肯一旦讓權與人。然則徒釀兵亂而已。蓋其病源在省制。太大之謬。謬也。夫各國軍區與政區。劃地不同。天下古今軍區未有按省地之大者。不分削省地。不裁都督。而強欲行軍民分治。必不能行。七也。

雖然。以上七者。皆粗言省督之制之害。不足以為政耳。其萬萬不可猶人所易知也。而舉國議者。未計及夫至纖至悉之治。以為富強之基。文明之美也。此其為害。豈惟省督官制之不善。蓋行省之劃分。尤為巨謬。大害。與求治最相反也。不剷除省字之名目。界限中國。無致富強。進文明之理也。

夫自三代與歐美地方行政之制。既莫不自至纖至悉起。降至漢之百郡。唐之三百州。宋之四百州。雖稍疎矣。而猶不如今行省之疎謬也。此為蒙古之謬制。明誤循之。並非吾中國舊物也。此但求君主獨斷易行。其意惟求不亂。與共和求治最相反也。前時行省全因明制行之于統一君主專制之朝。但求不亂。猶之可也。惟施之萬國競爭之時。共和之治。則所求者在纖悉之治。一民一物。皆發揚而妙用之。而不可以

求不亂也。求不亂者。如管長城于沙漠之山。求可。以遠。勝。以制敵而已。求治者。如治數畝之圃。自花。而集。五色。日求其殊。英。碩。果。日求其偉。美。培。壅。研。求。移。種。改。良。氣。冷。則。玻。房。熱。管。以。暖。之。成。遲。則。電。氣。熱。之。以。速。之。花。架。高。下。花。畦。繁。別。地。窖。曲。打。玻。室。紛。列。其。與。沙。漠。萬。里。黃。沙。白。草。曠。渺。無。垠。者。相。反。亦。甚。矣。今。百。國。皆。行。治。圃。之。法。故。以。小。國。致。富。強。吾。國。乃。行。沙。漠。長。城。瞭。敵。黃。沙。白。草。極。望。之。法。故。以。大。國。致。空。虛。其。成。效。之。得。失。不。在。他。制。乃。全。在。劃。分。行。省。之。故。然。而。舉。國。無。議。劃。除。之。者。即。議。改。省。督。亦。不。過。摹。仿。日。本。為。中。央。集。權。之。說。而。未。知。至。纖。至。悉。之。治。也。則。于。求。治。之。道。尚。相。反。也。非。惟。去。治。遠。而。已。也。今。舉。行。省。之。大。害。宜。劃。除。者。凡。有。十。焉。

今。先。以。諸。歐。地。方。行。政。區。証。之。法。最。先。劃。定。八。十。七。州。英。倫。為。憲。政。先。河。其。大。僅。雲。南。一。省。其。劃。區。名。義。甚。多。而。行。政。區。則。多。至。六。十。矣。以。何。比。之。小。畧。比。吾。一。大。府。而。何。劃。十。六。州。比。分。九。州。意。亦。僅。比。吾。雲。南。一。省。而。分。六。十。九。州。瑞。典。近。冰。海。而。亦。分。二。十。四。州。瑞。士。最。爾。而。分。二。十。二。州。大。概。若。何。比。分。州。畧。比。吾。一。縣。故。其。民。富。為。萬。國。冠。英。比。以。工。商。荷。以。農。商。比。以。工。礦。皆。由。政。區。細。密。鼓。勵。人。民。為。之。法。意。立。州。與。宋。制。同。畧。比。吾。直。隸。州。故。其。國。富。次。于。英。比。荷。惟。與。國。除。均。九。萬。餘。里。外。凡。十。四。萬。英。里。分。十。四。州。地。比。四。川。之。諸。府。耳。昔。九。萬。餘。英。里。分。十。一。州。域。最。為。大。然。奧。普。制。亦。不。過。比。吾。一。府。耳。其。下。分。區。二。級。而。州。長。官。以。元。老。大。臣。為。之。其。權。重。矣。此。類。漢。制。也。若。與。之。分。十。四。州。以。人。種。語。言。文。字。不。同。不。得。已。因。其。舊。勢。而。為。之。然。奧。遠。不。治。將。危。即。在。此。十。四。大。州。分。立。之。制。矣。若。德。諸。小。縣。邦。百。數。十。里。亦。皆。分。州。縣。數。四。是。以。其。治。精。也。此。德。所。以。強。也。日。本。地。域。等。吾。四。川。而。分。四。十。四。縣。則。亦。不。過。吾。兩。三。縣。之。比。等。吾。直。州。焉。故。亦。能。治。強。西。班。牙。如。吾。兩。省。分。四。十。九。州。葡。萄。牙。如。吾。半。省。分。十。七。省。若。俄。分。六。十。四。州。則。

治東俄之故其西俄本部劃分行政區域亦甚細矣若突厥之三十四州則太大矣然亦只等吾一道普地球萬國未有若中國疆域之大而劃分行政區僅廿二之疎濶者也故為羨驕驕自然之理也或謂美之大亦不過四十五州而美尤富甚則美為聯邦本由各國合成與歐制不同與吾一統之俗尤相反不能妄引也況亦已倍吾行省之數乎故譬之歐治如治圃而吾治若行沙漠也故行省劃區太宜劃除一也

凡民之才氣智識如過掩閉之則幽苦困窮發揚蹈厲之則光美富實荷比瑞丹那之民僅數百萬而政府十數部須大臣十數人副貳參與之官數十人出使大臣須數十人分司長正專門久習者須數百人然復書記數百人守令數百人國議員百數人州議員千數人縣議員萬數人又有世爵貴族數百若管千數千教授師亦萬千數蓋不如是不足以為國也德邦聯公侯國百數十里者亦然故亦必自立一大學以教之瑞典三百萬人國耳而大學在鴨沙者千歐土有名吾曾遊之學生三千人丹墨百餘萬人國耳自為文字自立大學學生亦二三千人藏書三十萬餘冊吾亦遊之其貴族亦皆數百瑞士亦百餘萬人耳般之大學吾亦遊之其學生亦三千餘人其各高等學專門學不可數其外交官駐使數十領事數百其閱歷之人亦多其文學之人才盛其博物院藏書樓醫院在京邑者數四其偉麗者或甲諸大國如荷蘭之博物院瑞典之議院戲園宏麗極矣其王與太子常步遊吾在瑞典時瑞王亦嘗便道入吾宅觀吾所藏器焉太子與王子常出與民戲及立語遊行民間如吾知縣少爺耳而大臣羣司貴族公使相望于道于室與人民早視相洽尤無論也其文學智識禮法威儀以日相親聚而相灌注也則其民智識增而氣象惆悵美其宮室園囿花木什器玩好以日相過從而相仿效也則其民官室園囿什器美妙爭勝

而工藝日盛。商務日增。故能以數百里之國。百許萬之民。駐使數十領事數百。一切政體。官民園館。與大國比。且或有優勝焉。文明新著于大地。其國權自立。不致若吾國之無治外法權。遊美澳加者。為人凌欺。是亦深可思矣。夫吾國土地人民。與丹墨那威瑞士之土地人民。乃二百倍與荷蘭比利時。亦將百倍。然榮辱乃相反若是。則以為治之大相反。若治圃與若治沙漠之故也。嘗致吾國行省之荒陋。何可言耶。吾嘗嘗而至桂林。民無二十萬之富室。書店無通禮。求一能撰碑寫篆者。不易得。而百工機器之乏絕。無論也。吾租一屋三間。而四進者。重柱蓋瓦。甚文。後有廣園石。嚴月租僅四兩。聞築費僅四百兩。吾欲製一樟木船。長七丈。分四艙室者。索價僅七十兩。自梧州至桂林。除平樂城外。民間茅屋。屋價值錢千。以視紐約銀行街空地。方五尺。值美銀三百萬。折值中國六百萬。何去之遠也。吾從叔父達爵。嘗為廣西之西隆知州。地無家館。識字而斷鄉事者。皆仰于巫陽。朔山水之勝。甲天下矣。吾門人趙生。其地感族也。平世豐年中資。而五十家中。終歲食粥者。常三十家也。即粵中封川縣。二百年來。未有一人登鄉舉者。由以上觀之。則其民之困苦。蒙愚而工商難興。人才難成。可推也。廣西開化千年。猶若此。則滇黔可推也。南方猶若此。則北方之朴鄙。益可推也。以視美之大學三百。阿海河一州。大學已三十。何去之遠也。昔者閉關有若諸星之相望。猶可無礙。今則萬國交通。海水平流。以富役貧。以智治愚。然則吾有若廣西者之人民。智識工藝財富。比之比荷丹墨。其去幾何。比荷之民。富難計。每人在四百磅上。以中國幣計之。則四千五百元以上。吾廣西滇桂人民。難計。未知得四元以上。否也。故彼諸歐國。之以智識才練。新學。相親聚而相灌輸者。若何。吾國人之以愚蒙。蒼野相親聚而相閉塞者。若何。彼諸歐國人之以宮室園囿什器。珍異奇偉。相感視而相仿倣。若何。吾國人之以荒陋粗頑。困苦。相感視而相遏塞。若何。可以足推之。嗟夫。文名

者富美之別名耳。野蠻者荒陋粗頑困苦之別名耳。若夫由富美而生威強由粗陋而生困苦。凡弱祖孫父子。生產自然亦無事多為譬引也。春秋中原土地幾何。人民幾何。其魯衛宋鄭陳蔡曹許滕薛杞莒土地幾何。人民幾何。而人才輩出。器物精美。工商繁盛。今一統之世。乃不能比之。是果何由。及觀今諸歐小國而恍然于其故也。德自柏林。人口三百萬。外拜認王國之免痕京。民百餘萬。薩遜王國之金釐士頓京。民百萬。漢堡近海將百萬。立色市亦將百萬。法倫近比之大都會。人民五十萬。佛蘭佛為中央大市。人民六十萬。奪餘多又市亦六十萬。滑敦伯王國之士為京。民四十萬。他公侯邦京邑三十萬。人之都會。無數十萬以上者。益不可數。吾遊至麻埃士拿公國。其公圍十五大皆十里。長林廣鹿相望。離宮十五皆明龍其公私蓄三萬萬。其公夫人嫁資二萬萬。民藉其數萬。哥大振工商業矣。且既立邦則有卿士大夫世爵千數。故遂為工商走集。而民易富聚也。易富聚故官館器物益精麗而文明愈盛。此適與吾國得一反比例也。德之貴族三十萬。晉族皆築大第。因連汗酒。不肖工商業。德今該撒威廉二世欲鼓勵工商業。一夕大宴三十萬之世爵。各認一業。三十萬貴族乃盡以其大第廣田。質于銀行。而舉工商業。故不年而百工商業驟盛。則貴族繁多之力也。若美則反是。舉國平等。惟富貴。尚全國惟總統與九部卿大理長數人稍為貴異耳。故地方自治至精。尤以奢麗都美相尚。而務思新教。營大工以自表異。而無有他物加其上。然美德皆以分治極精而收治效。其手中央必集權者。亦必集之極密。故能使地方發達。以致其富國力充健。以致其強。此誠古今最新異之政體。而美德幸遇而得之。今之宜者也。假使吾國千五百縣或此二百府。皆畧如德每府各有貴族卿士大夫數百縣如小邦。則自數其卿士大夫游歷聘問駐劄其議貴難增長才識以相進輪若何。其富室園囿器用之增華競美若何。士族不增而自增。商裕不

大而自大。互相引進。富盛日升。以我二百之何比。一千七百之至麻埃士。拿地球萬國。孰與京馬。雖德之  
聯邦。乃出天然。非可摹仿。古更不可裂中國為聯邦。但稍師其意。欲崇州郡之體制耳。吾此義。予與今中  
國尚儉尚朴。固塞之舊俗。固相反。抑尚儉尚朴。尚塞之俗也。乃老子所謂使民安其居。樂其業。美其服。老  
死不相往來之治。所謂為治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以致中國今日衰頹之效。而適當一統開闢之時。合行  
之也。若列國並立之時。如魯衛晉齊楚秦宋鄭。須才孔聖。當強尤殷。豈可復行此愚民之俗。果若行之。急  
亡而從淘汰耳。然則行省之區域。省督之官制。至疎極濶。適以奉行此老學。而與古春秋今歐美之治  
俗相反。今之欲議官制。定行政區者。亦可醒然悟矣。故行省粗制之反于求治。必當剷除。二也。

夫以省為政區。議員選舉。亦必以政府為選區。如以何比為一選舉區。矣。如此大區。萬國所無。且勢必首  
府盡得選權。而各府必有不及舉者。則又不均矣。或且數府不得一議員。將來必生大反對之禍。即使幸  
免。而一府無議員。則于國家不關切。或無以盡其地利。亦大非代議攝影之意也。欲預救之。苟不去行省  
之名義界限。無可挽也。故行省之必當剷除。三也。

凡官制疎通。則民事易舉。而民氣易揚。官制局多。則過阻滯。則民事難舉。民氣難揚。瑞士一切民皆舉議  
員。二十二村邑之上。即為國。德國諸小國。自邑以上。即為國。夫布加利牙人告我曰。自背突自後。行一  
議院制。民自縣以上。即至國矣。故百事旦夕立舉。民氣大揚。工商大興。美自鄉邑以上。即其為聯邦之伯  
矣。故百政易舉。民氣易揚。工商大興。諸歐鄉邑以上。為州。亦僅二級。普則有三級。而政體權限不同。民事  
尤易達也。日本村市郡縣亦三級。若吾國省縣既大。自鄉至縣。有行二十日者。若自選縣至省。有四五  
十日者。而一切大事。昔者必縣上于府。府上于道。乃上于司。然後詳督撫。乃始上于政府。政府之下于民



亦必一切下督撫而後由督撫飭司下府。又府札縣而後下于民間。有可政事者。時疫病豈能立辦。層層延擱。級級需時。勢必舉敗人事。夫機宜甚矣。以當今萬國競爭之會。人相及。今即裁府。仍有司道縣之三級也。夫以諸國土之小。而入鐵路若網。電線電話如織。然而官區層級猶若是其少也。吾國幅員至廣。地比全歐。鐵路電線電話皆未通也。甚且馬車路未通。小民赴愬于公堂。若帶天而行。行政官級乃加累焉。民事談何容易而上達。吾在瑞典。僅一僕而翌日行。其國例須外部發出境紙。乃夜間即得。若夫吾國請官出入口文憑執照者。不費千金。經三五月。豈可得哉。況外部乎。又如商律。成一公司。須稟部派官查驗。試問雲南新疆之途。如何能走。京師請部查驗乎。今工商林礦學校之業。例須稟告于督撫。或請愿或存案。試問邊縣談何容易。走省會而為之乎。若夫銀行為理財之要。以一省立銀行。何能逮于月餘行程之鄉縣乎。是使民業難振揚也。是欲求富民而塞其門絕其途也。孟子言治先定經界。今亦宜先整全國土田稅則。亦籌財之道也。今欲查戶口而不能措手。況夫土田由行省。太難辦故也。若析為府縣而責辦之地。小猶易為也。尤謬者。既多此行政之級。即因此級以定等差。即如學問。豈有等級。乃德聯邦小國。猶有一大學。美各州猶有十數大學。而吾以行省之大。十倍于德之聯邦也。吾為屈于行省之故。乃亦不得名大學。而名為高等學。一府之大。尤當諸歐。荷比丹挪諸國。乃亦屈于行政區級。僅設一中學。若縣則當德聯邦小國。更屈為小學。即外人譯我者。以省當其州。道當其縣。去府已屈。譯為一鄉。縣則無可比數矣。是因多設行政區級。而屈吾國民之資格也。設行省必當劇除者四也。

且既有行省之大。則必存道府分治之級。督撫雖極才。斷無力能治及邊府。總之。治道府雖才。賢而地位名望卑。微上之不能直達于政府。下之不能奔走夫士夫。有所興作。欲請款而不能。欲舉措除革而



不可有所用人調遣。欲調派而不能。士大夫懷才抱能者。孰肯驅策于一道府哉。夫一道府治地之太富。荷比之國。大于丹那。以中國曠莽之地。百利應興。百弊應除。而長官不能措一事。不易興革一事。不能請款。不能用。人何以能治。今議汰道府。而又設觀察使。豈非必存多級。不得已者乎。一官兼之行。有猶存省督。皆賢。不過使地方不亂。而為曠莽之墟。不能改也。人萬國競爭之世。猶可以曠莽之墟。敵富強之鄰乎。故欲求纖悉之治。力行道之制。必當劇除省制。而後觀察使。得有權以行政。五也。

且行省未裁。則議局只有省而無道府。其手一道府公共之利害。固太疎矣。就閩粵以論。朝貢與廣寧泉興。福壽甯與桂。溫臺與杭。語言迥殊。潮瓊漳泉。尤有獨立之資格。獨處絕海。尤當獎勵獨立。俾易于興利除害。若布加利牙。自立。驟易發達。此其明效大驗也。故不去行省。則人民層級太隔。議局太疎。濶而興利除害。難。故行省之必宜劇除。六也。

萬國地方稅。只有二級。若三級則極多矣。今既有鄉縣稅矣。而他日必復有道稅。若行省不裁。必當立行省地方稅矣。今雖未定省稅。而將來必當定行省地方稅。民力已困。極何能供此四層稅之重剝乎。此尤萬難之事。故就民稅論之。行省之必應劇除。七也。

近議者多著眷于省之舊制。決裁道府。而以都督直隸州縣。是奇謬尤甚矣。蓋省督之專兵財。而中央不能集權如故也。行省地大而治廣易荒。令長官卑而民氣不揚如故也。諮議局之大疎如故也。行省之遺害不改。更如上所云云也。近司道府已久類贅。福州縣大事無不直達于督撫。若然則今之治效已足矣。夫萬國內部。豈有領分治之政區百餘者。行政大區。豈間領分治之區百餘者。各省吏議。已言浙之于溫處。閩之于汀漳。蘇之于徐淮。力實不達。況新疆之于喀什噶爾乎。四川民政長張培爵。力言省地連濶。

縣治太遠。裁道府後。鞭長莫及。盜賊益盛。吏治益難。民苦其言。極深切。此實創說者之淺于閱歷。致一時誤于奉行。今不得已補救之。以道則何如。勿裁府乎。其不可行。殆不待駁也。行省之必應剷除。八也。議者又欲以省督兵財之權。歸之各部。別設總監。或名民政長。仍領諸司。專地方之行政。則省地太廣。治大而荒。令長官卑。民氣難揚。于求治之意。仍相反也。況行省之名義界限未除。而亂亂中國如故也。諸議局之太疎如故也。故吾無論都督應裁否也。而行省最應根本剷除。九也。

未省都督之制。太害如此。行有大區之大害如此。彼今則割據自立。幾亡中國。遂至若是。考古今。審中外。未聞有省督之為善。然而不剷除者。是欲中國之速亡也。即不裁去督制。亦必當舉行省之名目界限。掃除之。政府議院者。深明省之為害。而立廢之。則都督自立割據之大害。立可銷除。中國庶幾統一。而存生命焉。雖使舜禹復生。俾士麥復起。為中國計。不能易吾言也。

### 存府議

若政府議院皆知省之為害而立廢之。則都督之自立。即隨之而消除。永絕割據之大害。深得一統之良規矣。至是時。以何為行政區乎。政以纖悉為尚。則如英日以縣為行政區可乎。無如吾國至大。為縣凡一千五百餘。餘繁鎖已甚。乃不能行也。省既廢矣。縣不可行。然則較量于道與府。以為行政區孰宜乎。竊以為道創在明世。乃軍政區上控區。而非民政區也。試比較之。則知自古以府為行政區。無以易也。

一則府直州之區域。乃地理天然之區域也。吾國之地山水迴互。甚類歐土。誠大地之佳所。非若美洲印度之萬里平原也。又非若埃及突厥波斯之萬里沙漠也。自直隸河南奉天。有一二千里之大原。此外山河表裏。率以三數百里為一區域。故吾千年之州郡。即由是而劃焉。吾粵人也。以粵言之。潮州臨海。山水自

為一區。故風俗語言亦自為風。惠州環東江。自為一區。故風俗語言亦自為風。惠州雖小而近嶺南風俗語言亦自為風。瓊州與雷州對海而語言風俗不同。各自為風。氣即連州韶州語言風俗亦不同。此歷朝劃州境所由來也。夫人類視語言風俗相合者為相親。不相合者不能親。乃人之情也。故在海外華僑中有四邑會館。新會。新甯。恩平。開平為之。有三邑會館。南海。番禺。順德為之。而肇慶之鶴山多附于三邑焉。三邑與四邑常不和而相爭。甚至有閉關絕市之事。夫新會。新甯。與南海。番禺。廣州也。恩平。開平。與鶴山。皆肇慶也。而其相親合與相反攻者。乃適得其反。則以言語風俗相同相異故也。人若不以府為區而廢之。但從道乎。則以何地為都會。凡長官所駐。百司所集。為議局所設。即占最優之地。強惠嘉以就潮。強雷以就瓊。皆非人情所樂也。昔張之洞為粵督。提各府之金錢。以為廣雅書院。而所便益者。廣人為多。則邊府怨焉。民國既建。都會之地。所以開學校。闢工場。惠商賈。修道路。治河渠。用人。才皆必在其都會之地。非大治後。不能有餘力至于他郡。此乃先後不得已之勢也。然若是則首府常占利益。而邊地難以發達。國家均視地方。豈有親疎。豈可令邊府不發達乎。國家有邊地而輕棄之。豈治國之宜哉。且即強語言風俗不同者而合之。則利害各殊。得失各異。故首府與邊府人多不和。若舉議員。以道為區。則如惠潮嘉道也。議員必盡為潮人所得。惠嘉人豈能甘心乎。設各學于潮。而惠嘉人語言不通。離親戚裏銀糧千里。負笈至潮。為惠嘉人能無怨乎。又今民國更任其鄉。然仕官必盡首都之人。而邊遠人不便於千里從官。又不能無怨也。不均不和。則爭亂起矣。否亦情疎濶而不關切。則治難矣。夫建行政之區。以為民也。令民不和不均。又豈為民之宜哉。故以道為政區。則惠潮嘉道為一區。南韶連道為一區。雷瓊道為一區。已犯邊民難發達。各府民不和不均之弊。莫推之各省。當亦同夫。經此大變。而得改政區矣。則何為

不止于至善而復因陋就簡以再誤民何為乎若以一州府為一行政區如惠州潮州嘉應州瓊州雷州連州韶州各自為政各開議局而議其得失利害語意同則謀議便風俗同則舉行易闊切同則利害一興味深故依地理天然之域以為行政之區必不可改矣惟州府能之若道則不能

二則府之區域乃行政之適宜區域也每府直屬縣多以十計少則三四自邊遠外每府地方率二三百里若偏開馬路可二三日程而畢達以通道路而便運輸計戶口而行選舉以量土田而清臺帳以製圖質而明地理以闢山林而舉農林牧礦以開水利而導河渠漁樵以阜都市而豐工藝商貨皆非地小道近二三日程者不能舉行其尤要者開銀行以興商市勸農工若數府之地則徒益首都而邊府必失利權邊縣遠鄉市中以時之要需必無從而應之尤非所以開地利阜民生也夫舉大政者必待大權故非劃府為行政區以漢太守唐刺史宋知州近時巡撫例子以高秩重權設以議局則不能舉也蓋有高秩重權以指揮行政辟舉官僚有專議局以監督工程籌措款項有銀行以發行公債通裕金融而後大政克舉也若以道為之則設大吏同予大權同設議局同然以數大吏數大權數議局分辦之與以一大吏一重權一議局合辦之其效之難易疎密遲速即可因其地之大小民之多寡而比例計之故在府易辦者至道之大則難數倍在府辦之甚密者在道辦之則極粗疎在府辦之可期速成者在道辦之則告成無日矣今經大亂後欲阜民生而舉新政豈可令其粗疎遲難哉則惟府為宜道不宜也原夫自明以來政區之界大之為省小之為縣中之為府而道非以為政區也但以省治過大特設按察副使僉事以為上控區特設參政參議之兵備道與總兵同駐以為軍政區故其地鳩合數府多控邊要今法國之小猶有上控區廿四然則以道為上控區為太疎矣吾國之府原備覆審則以一府為上控院

區稍得其宜。而道渥要區最宜為軍政區者也。每道徵兵各成一師團。則吾國有百鎮重兵。可以建威銷萌矣。今理財未成。每道每年先練一旅團。漸成師團可也。若以之為行政區。則從古無之。以從古皆以州郡為政區也。若唐之道同于漢之州。即今之省也。與今之道實不同也。今以道為軍政區。軍民既分。其都督領兵者。即改領其道之兵可也。宋時分軍九十餘。今照行之可也。其有要區重鎮。則可兼統諸都督。名為大都督。是在擇地而施。擇人而用之也。若以為行政區。則雜揉數府。兼按數天然之區域。語言風俗多不同。施之行政。施之合議。阻碍極多。竊期以為不可行也。夫行政之區宜至密。而縣治千五百則太繁。不可行也。道治兼雜諸府。又太雜。不能治。然則廢省之後。舍府無由也。近考之漢唐宋之舊制。既同遠徵之英法意普日本荷比奧瑞之州域。而無少異。然則以府為行政區。無以易矣。

道府州劃區之官制議

偏游歐美園林之美。莫如德之威廉舒。Vibumetale。也。昔置法王拿破侖之第三處也。官前。一花哇。如大觀。榆地。子弓。而費。二十萬。凡植花草。千種。而種各異。日用工人數四。而植物學士作大匠督之。是以有若斯之奇麗也。跨明。駝張錦棚。走埃及。尼羅河源。廿餘日。至亞東。黃沙極目。且無他物。中道索然。思歸矣。走電車於加拿大。落機山陰。彌數日。白草蕭蕭。遠望時。見帳收馬牛羣。或矮木採金炭礦而已。至佳水草處。乃小有麥或短林。吾至長城塞外。亦然。吾園居粵城之花埭。花埭之花農也。佃一畝而藝百。花濃華無隙地。自茉莉玫瑰桂菊洋桃紅綠黃白爛然盈目。課耕澆種下料必足。各以時貢其地力。所有摘盈巨羅而售之。夫婦子女數人。勞動猶不及尚待僱散傭之助。畝租六七兩。然以養一家數口。儼然有餘。飯糲羹。魚食肉飲酒。歲時鮮衣觀劇赴會。皆自津乘驟車入京。道廣數丈。聽車四旁行。無斥者。一夫而種

地十數頃。飛沙障目。地多不耕。農主視之。若未如愛惜。然且此十數頃。所入寡薄。納稅餘僅十三錢。天下之至輕稅。未有過此。而農夫居食。若牛馬出山海關。之。車道海旁。數百里。皆蕪蕪棄不耕。故北人田連阡陌。而形狀荒落。貧苦南人。無立錫。或百數十畝之入。則富樂。美蓋農田外又多事。工商也。識者觀此。子可以悟治國可以明政區。

德之漢堡。自立國。地僅二十九畝。羅漢當。若吾七十里。十年前。人民五六十萬。今九十餘萬。而歲稅將二萬萬。此猶曰海港也。走馬薩遜之京。參厘士頓連岡廿里。旌旗疊。場相屬。森然蓋屯兵四萬餘人。夫薩遜為德最爾。聯邦全國山谷崎嶇。人民四百餘萬。不過比吾粵新會順德二縣。然宿重兵如此。其嚴多也。吾一大省。無以比之。薩遜為小王國。其貴族世爵。自公侯以下。凡五百餘人。其宮室之精麗。為歐土建築著名者。其博物院為故王宮。妙麗幾冠歐土。其他官署。夾噫路。備河者。闊麗飛。一屋動以千百萬計。比比皆是也。其王所藏珍寶金銀牙寶石。銅延數十室。凡值八兆也。此猶曰王國也。

埃及拿奎雷公國。耳地僅百餘里。而公有別苑十五所。皆有離宮。曲草長林。園皆十數里。絕無人影。只見靡鹿。歲祿百餘萬。公私產三萬萬。而民無論焉。試問吾一縣公私之富幾何。使若其基達獵外最小侯國。亦視此矣。

若丹麥乎。與我通使駐京者四十年矣。今人民二百餘萬。十年前民不過百餘萬。變法不過五六十年。其地苦寒多不毛。僅恃小麥畜收。敗牛脂雞子以養全國。而京城壯麗。文學崇。修其一館。園。幾千百萬。為歐名國。其遣使徧百國。費無數。是道何道而至哉。若荷蘭比利時。人民不過四五百萬。地比吾一府。其治盛民富。且冠全歐。英法德吾不復述之矣。







昔者成上書。著官制考。以人才寡乏。驟難改府。故權以一道為行政至大之區。而少須後時。改道存府。此一時之權宜耳。合舉國皆以道為然。政府亦已行之。然今實不可也。為今之計。政區只立府縣二級。其道制可存者。惟邊要巖疆耳。以道領縣。位如督撫。餘內地皆宜為府州矣。昔唐人三百州。宋時四百州。今不及二百府。比於唐宋實已地大逾其半。比之諸國。已似奧普。過於英法。意瑞荷比。遠矣。故今必裁行省。去都督。撤諸道。以府為行政至大之區。上達政府。毋府立尹。照順天奉天兩尹之事。權體制。視巡撫而稍簡。便尊重而易行。仿唐州郡分上中下制。首府若繁府為上府。簡府為中府。其極簡小直州為下府。去直隸字。聽其尊達。其太荒陋之地。則併之。更迭內外。則于興利除弊。舉措調遣。用人籌款。稍為易矣。中國地大。府治又大。百事待舉。不可如日本府縣之輕。大概近于奧普州長之制。重其事權。而以議局監之。人才以用。而易伸。地利以小而見。關此為決定之義。外之歐日。內之漢唐宋。行之而效。漢之太守。上承臺閣。明初布政。上承六部。乃我舊制。即無奧普。亦當我用我法行之。此亦酌中外。審古今。而不可易者矣。至于一府之下。偏設諸司。合衙而治。上直辦事。則漢太守。諸曹之舊法也。設行政官。諸司會議。而尹為之長。此又歐美所通行者。此亦定議。不待議者。惟提法獨立。兵為國防。稅與專賣理財之司。隸于財部。路線遞信車船。隸於交通部。此數官者。皆選隸京師。非尹權所能及。不兼轄。不設僚。若夫學校警察。農工商礦衛生。道路土木。皆因地宜。設諸司。立長史。下分科曹。置吏書。如今直省之制。而兼採歐日設秘書。置參事。加重。加密。可也。惟設一長史。為諸司長。受命于尹。而可以權尹事者。諸司長皆不設品。聽尹自辟舉充之。下尹一等。令注意專以裁行省都督為主。不詳參佐之制焉。其縣亦宜重之。亦名以尹。或民政長。但隸于府尹。不隸于諸司。蓋漢縣令。不隸于郡功曹。唐縣令。不隸于

郡司戶。歟。美州縣制亦然。蓋縣尹為周之子男。大夫漢令千石。日本之縣知事大者一等。次亦二等。僅下大臣一階。以地位已尊。不可多屈。吾國知縣今改為民政長。或知事。然自都督而下。為司道。亦為長官。故縣官權雖大。而位仍卑。實為權謀之制也。蓋以令長當侯封。下有百僚。令長不常。則賢愚夫恥其為屬將無人可用也。今宜極重其地位。大縣升以簡任。二等小縣升以簡任。三等或採宋制為直隸縣。直達于政府。不隸於府尹。或令重人進領。而時臨之。州用長史以代任事。俾其氣疎以達民智。民業皆易發揚。試鑒德之聯邦乎。所關非細故也。

縣立諸曹。畧如府州之制。諸曹之長。古大夫也。後薦任亦立長史。總諸曹受命於縣尹長。而可以權其事。馬諸曹皆合衙而治。設行政會。諸曹同議。而尹為之長。尹並鑒縣議會為縣佐僚之制。亦分科曹置吏書。今注重于裁省。督不及詳。為美政共和。而官制皆行。英之舊有總統外。不少改為令官名。皆改令人不能識其高下。及職掌。果何益乎。百官名皆改而獨存主事一名。豈以日本有之。則可存乎。地方官改和知事。亦復何益。日本人已笑之。何如我用我法。似不必多改官名。以亂民耳目也。

兵刑財三者。政府之大權。萬不能假于地方分治者也。今行省諸司中。財法二司。本于宋明。其來至古。皆上承諸部。而於地方行政官不相繫屬。其與府尹地位平行。如向來將軍學政之與督撫可也。其交通部設官在各府治者。若運使之類。亦與府尹平行。如昔織造關權之與督撫也。惟其分區不必限以一省。如提法之司。為自縣上控之院。各國皆有鐵路。其地已縮然。德令之聯邦百里小國。皆有一上控院。其法查諸國地當吾一二省。而上控院皆十數。法且二十四。日本亦七。安有吾行省之大。僅設一上控院乎。吾國既多無鐵路。邊縣詣省會。多有三四十日程者。豈可以此苦限小民乎。按道之舊制。為檢察副使。實法

官也。今宜以府為一上控區。否則得道為按察之舊制。以一道為一上控院。其亦庶乎其可也。若鹽運使乎。兩廣兩淮設一官。亦無礙以行省矣。惟國稅官可設總監。其屬每縣設稅官而總領之。亦於一道可也。昔日財政汪蘇有云。布政使為臺。臺本一府。別自為布政使。與行省分府之制。不相關也。交涉使。印度有之。此為交涉最衝繁之地。設之宜直隸。外部更與省府之制。不相關焉。要之行省既裁。則行省之名義界限必當盡裁。其有設官轄壤稍近於行省地界者。亦只指明府名道名。云其某等處。或改新名。為不可重用舊省名。以絕遺。庶幾行省名義界限銷除淨盡。然後人民省界之心。乃可掃除焉。

昔禹貢劃中國地方之治。分為五服。其意蓋深遠。惜後世不知採用。考之英之自治。英倫則服也。士嘉蘭阿爾蘭。采服也。故三島已分內外矣。其待澳洲。如拿大。羣麻之荒服也。印度滿服也。香港新加坡等衛服也。唐之有羣麻州。亦待荒服之義。

今吾欲劃中國為三服。其長城及截海以內。中國舊壤曰甸服。以府州立尹治之。府即州也。考府之名。起於宋之親王領州。故升為府。或帝者所生之地。後宰相領州。及漢公府為府。故開府樞密。今宜復古制。一律改名為州。今都督類古之開府。故州郡不必以府名。若不欲多改。則大府曰府。小府與直州為州。

沿邊要地。命曰要服。以道治之。若滇桂之邊。瓊州之島。東三省之邊。四川之邊。新疆之近。遼內蒙古之近。邊是也。道立巡撫。若必不用舊名。則今之名宜換鎮撫觀察皆可也。西藏新疆內外蒙古東三省之邊。命曰荒服。此可用今制之都督治之。然美法改共和。其官制仍用英加份拿之名。今何改總督巡撫二名乎。

督駐扶薩新疆名不文。漢名西域宜用之。西域總督駐伊犁。外蒙古總督駐庫倫。內蒙古總督駐歸如英之印度總督。法之安南總督。荷蘭之爪哇總督。日本之臺灣總督。制兼總兵財民政。其就近

之巡撫府尹之權無所不統以威重鎮邊吾總督舊制類似之於此可留而英印度總督仍受統于英京  
印度部日本亦然吾可兼採英印度日臺灣之制  
道府州三者異名而皆為地方行政上級最大之區若唐州之有上中下耳特道以撫邊故重以巡撫州  
以地小于府而因舊名其為內地民治通名為尹則一也但唐中上下刺史之稍異耳日本縣知事  
亦有一二等之殊其制一也但日本國小易于控治其府縣知事謀于內部權任極重吾國地大而遠武  
多在邊不能引日本府縣之例也極應重府尹之權使若真普之州長可也  
大概吉林黑龍江皆道也宜裁省名其道府宜裁去其縣無多以巡撫道領縣為二級可也升重縣尹  
之位而巡撫時巡之各國督撫皆不常職居以時分巡居于屬壤也今全道之人士開諸議局以議全道  
之政並設諸司為行政會而巡撫為之長若慮地遠難控設分巡使如舊分巡道以察吏安民不以為行  
政區焉巡撫所以異于尹者以兼總兵財之權與總督同亦與舊制巡撫同也故殊其制  
滇桂二邊瓊州絕島遠遠而界強鄰不能以內地府州治也宜選威重之人鎮之假以兵財總權請以南  
寧太平歸順龍州為一道古為郡即以為名置巡撫以鎮之直領州縣而裁道府設分巡使以視嚴疆  
並設諸司一若吉林黑龍江之制滇之大理騰越永昌為一道古為南詔大理國請以大理或南詔名之  
設一巡撫滇東鎮蒙自之關者徵江臨安為一道此牂柯之源名曰牂柯道置巡撫總兵財之權以鎮之  
瓊州孤島為一道置巡撫直領州縣巡撫總兵財之權以經營之或割廉欽雷並屬之俾廣土眾民易為  
辦理而防中焉宜裁去道府並設諸司北海或設分巡使以鎮之不為政區一切皆若吉林黑龍江之制  
四川雅州府打箭爐廳亦升道置巡撫以通藏路近西邊數府州並屬焉俾廣土眾民以資控禦唐世有

西川節度使以資鎮撫今可用其名曰西川道巡撫亦一若吉林黑龍江之制此內地之五道巡撫皆以控邊體制若昔巡撫矣皆以才畧重人充之次則青海熱河察哈爾三處亦應仿吉林黑龍江制改為道置巡撫以綏收鎮守之若慮其瘠小則割附近府縣隸焉俾廣土眾民易為展布重其事權而收守之與以兵財之權而罷各省之協餉立特權銀行歲撥巨款俾其興利與害凡十道巡撫皆不可少者也德國之鎮所割法之奧斯虎林羅丁觀兩州總管者亦特重事權統兵戎異于諸州界若英之總督焉茲可用此例矣若夫蒙古沿邊若烏理雅蘇臺科布多阿爾泰與夫綏遠城六處舊設將軍者亦可一律改為道置巡撫割就近之地方可隸者屬焉雖不能如吉黑亦可以開地利發民治而兼總兵財法權可也其後藏阿里之處或亦可設道置巡撫惟皆節制于總督若吉林黑龍江之制合共應設十五六道十五六巡撫焉若歸化城伊勒木駐總督則設巡撫應為十九道巡撫焉若新疆諸府縣或可分天山南天山北哈密三道置巡撫亦即制于總督其縣城太遠不能轄治者或設分巡使鎮之但不以為行政區若今新疆人民眾多則不可以流奔為治也仍因舊府升重為尹俾易行民政惟此尹隸于總督不隸于閣部耳此則在熟於新疆地宜者酌定之

### 增設東西南北中遼蒙藏九部議

府州將二百誰領之乎直達于朝乎則今設國務院矣但如各國設一內部以領之乎吾國地大比全歐無人能領此二百府不能任也況又有十九道五督乎中外之制無可依據吾舊著官制議特立中東西南北五部領內地之制又立遼蒙準藏四部自設尚書於京師蓋極善思而後得之者竊以為不能易也今錄民政九部議以備採擇

英國十一萬方里。如雲南直隸一省。尚不及吾四川土地三分之一。而其內務。分有八部。大臣皆在京師。并相政府。一曰內務大臣。專理英倫威耳士。二曰地方局。掌英倫自治之事。三曰愛爾倫大臣。四曰蘇格蘭大臣。五曰愛爾蘭總督。書記長官。六曰卡斯高公。領大法官。并殖民印度。二部大臣。則為八大臣矣。皆分任各省民政之事。而駐京師者。其職掌警察衛生監獄鑛山製造等事。及大地方自治之長吏。議員。集會皆歸焉。既有外吏。而京師乃有八部大臣總之。如此其繁詳也。而吾國之大。乃無一官。內務部舊為民政部。只辦京城警察。而於數者。莫不及也。用人之政。則歸地方長吏。漢之司隸近之。統察十三州之吏。然亦不盡似。或者周代及漢之司徒乎。然三公職實難分也。今則無一官理之。夫民部之司。各國不同。綜其大端。選用地方官吏。監督其行政。凡議員選舉警察監獄衛生保險賑卹救濟地理道路祠寺醫術檢疫出版版權。土木統計特許諸事。除鑛山土木。另立部者。盡皆歸焉。凡省府縣鄉之財用。官有之地。中等學堂之教育。貧噁瘋病盲聾之院。徵兵起發之役。各地方水面。地上土木工費。及補助調查之事。河川道路港灣之調查。寺廟宮觀祠社僧道之數目。教規。官其職也。日本內務設六司。曰地方局。曰土木局。曰衛生局。曰杜寺局。曰監獄局。其土木局。則分七區于全國。每區有署長。公監督轄工調查三部。皆由大臣派技師主之。其衛生局。有檢疫員。各地有衛生試驗所。瘡痍製造所。有血清藥院。其通商地。有海港檢疫所。其監獄局。分置七監于全國。以監大獄。此外政會。有中央衛生會。各大臣學士各醫數十人充之。有土木會。有杜寺保全會。有京市改正會。有醫術試驗委員會。藥劑試驗委員會。其會皆本部官。會同大臣名士專門技師。考求而思保存進退者。其書員皆本部派多人試之。又有警察廳。監獄廳。校練官廳等。官。皆由各國僧道官也。英國則鑛山製造統計特許。亦隸焉。德國則衛生隸于教部。中國之舊。則但以其事其名。造冊



雜誌彙編二集

十九



治若何。京師大官僅于兩司以上。少有所知。若道府以下。則茫如涉海。無論州縣矣。若夫各地民風俗土物產。工業。商務。古蹟。京朝大官莫不渺茫。自非遊轍曾經。絕無知者。若中朝有所舉措。施之各地。其能知其宜否也。

若夫東三省。蒙古。新疆。西藏。地方三千餘萬方里。僻遠萬里。或隔以蟠水流沙。朝士既鮮到者。乃至書記亦言之不詳。近者四鄰迫于俄法。隣于英日。而四地尤為險遠。有要隘而不知守。有膏腴而不知墾。有礦產而不知開。有物產而不知取。有人民而不知撫。其吏於是者。寧通人學士。不能自舉其利源。致要徒知暴取其民。至大吏亦多武人。粗官不知中外大勢。政治理法。又地瘠不能多容幕府。幕府亦不能得人。當強隣之目窺而撫治之無道。真所謂有甫田而荒之也。一有邊警。舉朝無所措手。一則不知其地勢險要。二則無人才可倚賴。三則無鐵道雷線以交通。則祇有委之于強敵而已。從古無無事而割地。一割而至數千里者。而咸豐八年。英山之割黑龍江。以東混同江以北千里。於俄。咸豐十年。桂良。花沙納再割烏蘇里江以東地數千里於俄。此皆古今天下絕無之奇事也。前人辛苦艱難。而闢之後人。乃視若泥沙而輕擲之。何哉。日者既授以鐵路之權。又與以保護之兵。中開哈爾濱。為都會。西通旅順。大連。為樞紐。遼東之地。幾幾乎他人入室。非復我有矣。蒙古沿邊。皆有俄人。其領事之撫蒙王。亦既親之。而西藏新疆。為英俄甌脫必爭之地。警報之來。匪伊朝夕。凡此西北隣境。近于眉睫。敗亡之禍。急如火燎。不早經營。豈有及乎。故當設行台于四地。聽其分五政府。並設百司。選重鎮。練重兵。而經營之。從東南之民。以實之。造汽車。電車。郵政以通之。如英之于印度。日本之于臺灣。而京師于四地皆立四部。募名通人學士。講求之。探檢地。自山川物產。工務。商業。農田。舟車。要隘。山林。皆詳為圖說。鑄成銅質。以備知其事。俾名士大夫出入其間。

尊重而道顯之。其有變則本部長官專司其事。得以備朝廷之顧問。而後指施之。然後不至捫盤道填冥行而無救也。四地建設官制。吾別有篇。今特明京師宜立本部之義耳。

昔唐虞有四岳。在京師以備顧問。議大政。周有二伯。以周召分陝。北魏有八部大人。設之於四正維。後改八部尚書。遼有南部宰相。北有北部宰相。今遼羅有南北部大臣。俄有參蘭大臣。匈牙利有松羅亞參疎及斯拉呵呢疎大臣。埃何葡並有殖民大臣。英有殖民印度二部。凡皆領邊部之事。近贊政府之政。駐於京師。列於內閣者也。吾中國撫有三千餘萬方里之地。倍于本國三倍。而乃委棄之。豈不重可歎哉。

吾今欲折內務部為九部。隸山東山西陝西為北部。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為東部。河南湖南湖北為中部。廣東廣西福建為南部。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為西部。東三省為邊部。內外蒙古為蒙部。新疆為回部。西藏為藏部。各部皆立於京師。皆有總長。列于國內。其下分置司僚。皆募通人學士為之。不許雜途。以出入。敗歷考求其政。物其補除。在內則用薦舉。在外則召選。其久歷之老吏以任之。自長官出為總督。自總督入為長官。更迭互用。以考其事。庶幾有挈領振裘之益。有通達邊事之用。要知保此四塞。非開鐵路不能。此又在官制之外者也。又新疆西藏道路僻遠。人士多畏之。吾欲以四川合于西藏。謂之川藏部。甘肅合于新疆。謂之隴回部。然後本部乃得以隴蜀之人才。佐回藏之政事。其亦不可已乎。若如此則西部僅雲南貴州二省。雖然。考一省之土地。凡十七萬餘方里。已過于英日意遠矣。

各國內地除俄美外。若德法奧皆不過二十萬方里。如吾國三四省之比耳。今北部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四省。二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方英里。東部江蘇安徽浙江江西四省。二十萬四千二百三十七方英里。中部河南兩湖三省。三十萬七千八百二十四方英里。南部廣東廣西福建三省。二十一萬一千一百

八十六方英里。比之德之二十萬有八千七百二十八方英里。法二十萬有四千九百九十二方英里。與英中東南三部等。與二十四萬有九百四十二方英里。與普北等。若英十二萬方里。意十一萬方里。不過普雲南甘肅一省之比耳。今立部至大。可比德與法而已。不可再大。再大則有荒而不治之患。每部所領之府近三十餘英。不為少矣。西部甘肅十一萬餘方里。四川十六萬餘方里。兩省合之已二十七萬餘方里。若合之雲貴則四十六萬四千七百七十三方英里。領土太。苟非四川領藏甘肅領新疆。則西部可分為二。曰西南部。西北部。為十部可也。

九部長官。宜當列於政府。若慮人數太多。則或以二相。一管內五部。一管外四部。如古三伯之制。亦事理之宜也。號為國務長官。副總理為三公。亦我國域大之特制也。

按九部之文。經漢家藏之法。吾於戊戌言之。又前十年主官制考。前年又刻之國風報。若能行之。何待今日。庫倫西藏之變。舉國無措手。十年前行吾此說。則蒙藏完備。無施不可矣。嗚呼。今蒙藏之大。僅設一局。又不列于國務員。亦豈能以一人為治也。瓜分既迫。嗚呼莫救。今無能為矣。但後人見之。勿謂秦無人也。雖然。今蒙藏失矣。此室言何益哉。久矣夫。余之為曲突徙薪而不見信矣。且西藏外蒙已去。吾尚安欲置吏。重有舊文。沈沈惻惻。不知涕之何從也。邦人之覽此文者。能無同痛乎。時在壬子冬更生記。

### 理財救國論上

共和以來四月矣。財政困絕。外人監理。舉國驚擾。棟折榱壞。同受傾壓。吾亦國民也。不復能忍。然數年前。撰理財救國論。久未公布。今不能忍。擇切於今者。告於國人。以備採擇。其下篇論租稅者。續出焉。

壬子冬康有為又記

夫歐洲各小國如荷蘭比利時僅當吾一二府地人民四五百萬國歲入逾二萬萬小民生計攤勻人四百餘磅如丹墨那威人口百餘萬耳僅當吾一大縣而亦財政雍容歲入數千萬德之漢堡市地二十九里人口未百萬而歲入幾二萬萬是豈從天降地出者哉蓋得理財之道耳理財之道無他善用銀行而已

善用銀行者無而能為有虛而能為盈約而能為泰必有實金而不以實金行而善能以虛紙運其行紙也交互遞代不以直而以曲不以單而以複夫紙者至賤而出之無窮行之有道則國以富強民以饒足嗟乎使前清得而用之國可不亡至今共和國民困敝而日仰借外債以延性命猶不知理財乞得實金仍如舊法而直行之隨得立盡又復乞借夫以歲不足者三萬萬軍債及舊紙幣約三萬萬即不計紙票及銅元之凌亂就借得六萬萬又復立盡也今所借者合各省幾千萬萬矣盡之久矣或有知借債者宜用於生利之業則以為鐵道實業宜若可矣然而於經國育民之大計尚無一文及之是終無以為立國之本也而負債之金如是其巨民何能自擔之假令今者外人不索監理而見借此六萬萬也適促吾國之亡而已今因索監理得激國民之憤恥而免茲重擔俾緩危亡或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事耶雖然有人有土此有財安有以萬里之大國四萬萬之人民而患貧一至於此哉無術甚矣苟得理財之法國計不患於困乏也民生不憂其匱絕也且以吾之廣土眾民土產博而傭工薄四者皆萬國無有苟得其道而善用之一年而規模立三年而成效著五年而國計民生裕十年而富力無敵于天下矣夫所謂理財之道者妙用銀行以為樞流通至虛之紙幣公債以為用搜藏至實之金銀以為備鑄行劃

一之金幣以為符而已。

夫古者理財僅用實金。則有限。今之理財者。善用虛金。則無窮。然而乃虛為虛。無所麗。則不能行。行必依于實。以實為實。無所托。則不能滋。故必運于虛。故無實不立。無虛不行。實者陽也。一也。守藏其一。惟恐不實。虛者陰也。偶也。兩闔闢而相除。惟恐不虛。一者金質也。偶者其紙幣與公債乎。以一為體。以二為用。一則主守而不動。二則手足行持互濟而無窮。一可生二。而由于一。合二為一。凡三而十。萬生焉。故得一而存得二。而化國為法人耶。託國庫于銀行。金銀塊其形而紙幣為其影也。影可大于形。公債者其拓影也。而銀行為之神。銀行以金為本。作其準備。而發紙幣焉。國家以公債票與之。銀行以紙幣與之。國家而買公債。銀行得公債以作紙幣之保證。準備可出紙而易實金焉。然而國家之國庫即在銀行。則金塊在銀行。支用紙幣亦在銀行。故銀行之與國家。是一是二。如身形神之異。而不相離。乃以轉運於無窮。而大生廣生焉。

苟能善是以紙幣代金幣。不憂其不行。改金主幣以收銀幣。不憂不能。一視公債如貯金。不憂其不能消。凡今昔病民之銅元軍債票。不患其不能廓清也。苟能善是以術同點金。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裕國富民文明安樂矣。

第一妙用銀行為樞也。入其國焉。銀行得法。威大勢多。其國之富實可知也。入其國焉。銀行無法。寡少枯槁。其國之貧乏可知也。行於中國。突厥之都。都衣其貧弱。則銀行無法。而寡少枯槁乎。雖然。銀行有道。有專獨之國家。銀行焉。有分立之國民。銀行焉。歐洲各國皆以國家銀行為理財之母。紙幣雖其發行。公債亦付其銷售。以操全國金融之高下多寡。而調劑之一切統焉。國家之國庫託焉。收交者付銀行。其有不足亦

惟銀行是普法大敗于普償款十五萬萬佛郎三年而畢則國家銀行之力也惟美則無國家銀行先是有州立銀行總有出紙幣故濫發有至九倍者此如吾今之銀號錢莊矣今墨西哥猶行州立銀行法限以出三倍紙幣及一八六三年美南北戰時軍餉缺乏乃發公債三萬萬圓今全國民間銀行各以資本之一買公債票國家許其出紙幣至一八九〇年減為四之一號為國立銀行日本初未有國家銀行亦師美制明治五年發行國民銀行今民間銀行納資本銀十之八以買公債票許其如數出紙幣至明治十九年開國家銀行乃罷國民銀行焉

夫以國家銀行能操全國之金融多寡高下而調和之上之資國下之濟民中之對外無一不宜歐土各國土地無兩日之程呼吸靈便故各國從之學者莫不主其說為理之極軌也惟吾中國固當立國家銀行惟地大比全歐而道路未開交通阻滯路隔數月欲以一銀行調和潤肺于千五百縣之中又有餘力及于蒙藏必無能行者也故專主歐制但立一國家銀行者中國未可也然則如之何

美之國民銀行能令全國之民發育增長各適其宜施之中國地大相若最為合宜且吾交通不便遠過於美故各省府縣市自古以來各有銀號錢莊各自發達各自出鈔以應其地之所需蓋已間合美之國民銀行之制矣但國無公債票無股票及公司股票以為保證準備以增長發育之又政府純行放任絕不檢制不責準備聽其濫出紙幣致多倒捷所以不如美也惟美之為制則財權散而不聚全國金融之高下多寡孰宜孰能知而操縱之故對內外皆不得宜以致累銀行大倒閉之禍亦其一因也故專用美制但行國民銀行者亦于中國未可也然則如之何

今于是合鑄歐美之制上有中央銀行以總提其綱下有國民銀行以散布其力則庶乎兩不失耶雖然

吾國道路未開交通阻塞滇黔桂之通京師動踰數月已極險遠何況新疆蒙藏乎銀行之為用以便民也周轉貿易之需要朝夕不同豈能踰數月之久以待國家銀行之接濟于京師乎必無濟也然則但立國家銀行與國民銀行亦未見其可也然則如之何

假令依美國州立銀行之制而設省立銀行流弊固然也然且吾國鐵道未通每省邊縣道路相距有十餘日以至彌月貿易需要朝夕不同欲隔此彌月或十餘日待于省立銀行亦無濟也恐濟款到而物價已易歟已無用及其積歟時又無從得之故我國凡百之治難以歐美例之誠以國太大而道路不通之故金融亦其一大事也然則如之何

且就以中央銀行言之歐土各國皆因民之資本為之亦有國與民並出資本者惟俄與瑞典純為國有銀行今為民國無用國有銀行之理然國有銀行或專橫逞暴或為國財蠢動信用廢虧足以危國不如因用民立已為公理矣前時大清銀行辦理乖謬既非國家銀行之體股本又已大虧今若專藉民間銀行改為國家銀行則資本皆小無一足當之者今即謂國與民並出資本以為銀行而政府羅掘既窮庫欸不過數萬何所得數千萬而充國家銀行之資本乎待之借外耶則監理如此是使吾國家銀行日受外人之稽核監理也非徒受辱更無此理矣待之民間認充股份耶則司農仰屋日月待斃所得借欸捐欸立即支盡矣四民失業何時能得股份之充並與國庫之撥來乎然則中央之國家銀行也今眾人漸知其要從此辦理或不如前大清銀行之胡行妄走然欲此國家銀行之立現于前不知至何歲何月始能眼前突兀見此屋也亦不過畫餅充飢而已中國今日危困極矣前朝因此亡矣財源之本不早定何能久延歲月于亂世乎然則如之何



以吾竊計之上用歐土中央國家銀行之制以總紙幣之樞于內副以比利時日本正金銀行之法以平通滙兌借外債于外下用美國銀行之制以集資本而行公債中用加拿大組合銀行之制以通信用于國與民用英蘇格蘭德聯邦臺灣朝鮮特權銀行之制許發紙幣特權以發邊遠之富源行德法瑞典勸業興業銀行許募公債以助人民之資本用各國股票交易所之制而增商運之流通鑄歐美加日之法為一爐而冶之以適于中國廣土之宜以昇我國民富源之計令全國而統籌創特制而利用周決完備其在斯乎

何以先行國家銀行也凡各國發行紙幣之權皆由國家操之其聽民間銀行發行者必經財政部之許可與通貨監督官之押蓋與銀行總理之簽名然後能行若我國之銀號錢莊各自發行紙幣任其自由上無國家之監核中無現金之準備下無人名之畫押一旦倒閉無可追償昔英倫蘇格蘭百年前銀行破產亦由此而後禁改今吾近年銀號錢莊倒閉多銀根緊商務益凋民不信用于是殷富多放資于外國銀行而全國空虛軍興後人皆避地託庇于外人放資於外國銀行者聞五六萬萬尚不計也夫金融者國民之生命國家萬不能不監核而操其大權若放任自由一難收拾二難綜核則國與民同血枯而倒斃矣是謂有國民銀行而無國家銀行

國民銀行者美創之日人譯為國立銀行美國當南北戰時軍需每日百萬餉源乏絕乃令全國銀行各出其資本三之一買公債票有公債票者許發行紙幣其為義也如銀行倒閉者有國家貯公債款以相償也則民信昭而銀行固矣一也全國銀行之數與其資本紙幣藉以知悉二也已領公債之銀行者其有準備金及積金存款銀則期票為保證準備者許發二成至七成之紙幣則銀行之通貨可增而民間

之資本流通饒富矣三也若其國用之絕得以濟急四也國與民交利美名曰國立銀行日本明治五年  
效美制其銀行條例出其資本十之八買公債而許其發行紙幣公債更有五釐息故國人爭購之日人  
名為國民銀行

今吾國紙幣無從監核而多倒閉如此國用之絕其乞丐於外受人監理如彼公債可發然民久不信而  
誰買之中央銀行最要矣關全國金融之命得其宜則全國生不得之則全國死今欲招股將安從出民  
久不信而誰入股即激以大義勢同捐捨又安得多數乎若待之國民捐耶勢太散漫零星難集而當大  
亂後兵民困弊至極絞其身家刮其脂膏減其俸餉即果集得尚慮竭澤而漁大傷元氣孰若求之銀行  
之為得耶以較貧富則合計國民莫富乎銀行金富而求于貧者法尤不善即謂軍興後銀行減色其財  
力究勝于四民國家不藉銀行之力而何藉耶若謂強迫則美日行之既可如數而出紙幣又得公債之  
息無絲毫之虧而有溢息之利銀行莫不樂行然則今日救急之圖莫如立行美日國民銀行之制矣美  
日國民銀行只限買公債吾則兼進一義令其充中央銀行股本焉今請令全國銀行銀號錢庄照其資  
本納其四分之一之數以買公債票納其資本積金二十之一之數以充中央銀行股本其不願充中央  
資本者須買公債十之三其有公債金則倍之其當押金銀店納其資本四十之一以充中央銀行股本  
積金倍之同

凡銀行領有公債者許出紙幣如其數領有中央股本者皆可為保證準備可出紙幣亦可轉售之其有  
積立金銀則紙期票俟組合銀行成後皆可作為保證準備出紙幣若干成如美十之一或百之二五其  
有虧閉者國家為填若干成俾人信用其不領公債票者不得發行紙幣倒債者法官不受告其舊私發

紙幣定期一律禁行。

吾國各地皆有錢業公所。滙業公所。或銀行會館。否則當行會館。一電令其集議繳款。公債則分三月。買畢中央股本。則以十日為上期。二十日為中期。一月為下期。繳定蓋一月而數千萬之大款。立集中央銀行。股本立興矣。其無公所之地。有司與局紳分別告之。一月亦可繳定矣。各銀行分二十之一。以充中央銀行。資本中央銀行成立。即能出紙幣。而標全國金融高下之權。各銀行遠之。可分多數之溢利。近之可得資本之流通。一也。其中央銀行資本之股票。與其公債。可為保證準備。而可出紙幣。可押可售。是有大利而無少損也。出資金買公債。即可自出紙幣。是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幾與未出一文同。而可坐得實股。尤為大利。三也。夫國家得公債。款即可用為中央銀行之資本。何必強各銀行出二十之一。以為本乎。此不獨非強迫而已。實欲使全國之銀行。與中央銀行呼吸靈通。繫深切中央銀行溢利。即各銀行之溢利。則其助中央銀行者倍切。情以深於愛國。利亦厚于為己。言私其縱。獻肩于公。公私兩利。豈非法之最良乎。夫民國者。民之公國也。銀行資本家者。民之富民也。選才民以共治。辦國會合富民以共辦。國家銀行。其負擔之同。其憂戚。豈非義之至耶。四也。且中央銀行有出紙幣之權。而苦于無準備之現金。不能昭中外之信用。故令中央銀行以搜蓄現金為第一要義。所以特令各銀行預中央銀行之股本二十之一者。欲其助中央銀行之搜現金也。雖今者國人現金放於外國銀行。數萬萬內地現金蓋極少矣。然惟其極少。則搜出愈難。惟銀行或略存焉。蓋近者銀行滙兌不通。反能稍保現銀也。次則當押金銀店略存焉。庶可以易搜現金。且二十取一。亦可以覘全國銀行之資本若干。又可考現金若干。以漸為搜藏之地。舍此無他術矣。所以並當押金銀店。而並令其預股也。故國民銀行之法。以救今日之困急。國與民交利。未有

通此國家得公債款後之大用別見他篇。  
何以必立中央國家銀行也。國家銀行實為一切銀行之母。為銀行之銀行。操縱一國金融之權。而發行紙幣。託以國庫。國用不足。則助之以吾國之廣土眾民。應定股本額為一萬萬兩。以大昭信用。其銀行部只與上中級之組合銀行及銀行之大者交接。由各省大市組合銀行公舉人為董事。就中舉通銀行學者為總理。副總理。國家但派監理為稽核指導而已。如此則合全國之銀行為一大銀行。聯其關係。合力既大。信用益昭。無所為而不可矣。查日本國家銀行初立時。資本不過一千萬。今亦不過三千萬。以吾全國資本積金二十之一。及當押金銀店資本四十之一。組合銀行資本十分之二。或與舊大清銀行之資本併合。通商交通銀行之資本計之。必可得數千萬。不足則撥公債所入國民捐所得。與武昌所借三千萬為之。又不足。則各省鹽茶與各公司皆宜令入股。四十之一。此皆富商不為屬也。勝于國民捐。遑率事實既立。再招散股數千萬。吾既有各省府縣鄉之組合銀行。陸續招足。則萬萬之大銀行。不難致也。以此昭信于中外。則理財之大基本立矣。即一時不能速得萬萬。凡銀行定額多收半數。但得半數五千萬兩。倍于日本國家銀行。已為東亞第一大銀行矣。然無論如何。必以招足一萬萬兩為度。以比英倫銀行之資本一千四百萬磅。竭力保藏分毫。不動而後發行紙幣。則足以大信于天下。規模既定。然後金融高下之權。借債還債之事。乃可自操而收稅利權焉。  
查各國銀行在中國者。資本積金準備亦非極大。但吾無國家大銀行。以收金融之權耳。今列如下。以資比較。

外國銀行資本金

公債金

準備金

匯豐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金九百萬元
麥加利	八〇〇〇、〇〇〇	九七〇〇〇、〇〇〇	銀五十萬元
華俄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八二二四八三八	現金三二五萬九千磅
正金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九七二〇〇、〇〇〇	現金三八六萬三千五百磅
德華	五六二五〇〇	一二九四八七四	地金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華比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九三八五九	
匯理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三〇七八九四	
花旗	六五〇〇〇		
有利	五六二五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	
荷蘭	四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寶信	四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	
國家大銀行	既立則有相須而成者四事即當舉行不可遲不可缺者也		
一曰	稍借外債以資挹注		
二曰	發行紙幣與公債以廣流通而資保證		
三曰	鑄行金主幣收回舊銀幣紙幣銅元以劃一幣紙		
四曰	大搜購金銀以益厚現款準備		
何以仍借外債也	夫借外債而辦不生利之事則一金亦不可也即以辦交通生利之實業猶不可也以		

實業之盈虧難定也。若借外債以辦國家銀行。但保守之以為準備。則愈多愈妙。雖十萬萬亦可也。吾國金融枯竭。已極。國與民皆無母財。以為興百業之本。則一切不能舉行也。且外貨輸入。歲超出額七千萬。而賠款償息。歲五千餘萬。是一歲之漏卮。合共一萬二千餘萬。紙幣不能行于外。則國家銀行雖有一萬萬之準備金。亦一年而金盡耳。幸賴華僑之商于外者。歲匯歸數千萬。可少塞尾閘。又各省歲中紛紛借外。與外人之携本來經商者。得相彌補。然苟不借外。則尾閘立洩。而國家銀行之準備金。即流出于外。豈不極危。故必謂外債不可借者。亦不然也。但方今中央大銀行未立。外人不信。致行監督則奇辱大險。不可借耳。若中央國家大銀行成立。有萬萬之資本。則外人漸信。于是照各國例。由銀行借債二萬萬。以一萬萬存外國銀行。以備滙兌。不足之抵兌。不必國家代謀。若仍不足信用。而須擔保物。則不得已。國家出保物擔之。亦必無監理之辱矣。若六國銀行團。仍過需索。則銀行團之外。英美法比銀行尚多。不患不能借此二萬萬。因有一萬萬存于歐美銀行。外債不過借一萬萬。夫以武昌一隅。尚可借三千萬。安有全國之力。而不能借此一萬萬乎。今但英比銀行已能借。故監理可不必再慮。而二萬萬必可借得。有此二萬萬之外資。即以中央銀行名一萬萬存于歐美銀行。尚有一萬萬流通于國內。加固有之資本一萬萬。合共三萬萬。兩實金比照圓數。已是四萬萬。四千萬圓矣。日本今存實金尚不過二萬萬。一千七百萬。明治三十一年。勝我易金主幣時。正金亦不過八千九百萬。越十年。至明治三十九年。正金亦不過一萬四千七百萬。今我國民貧甚。程度不及日本之半。而吾準備金已三四倍于日本。變金主幣之時。且幾倍于今日。日本存款則亦足以昭信矣。于是一面搜藏金銀以厚儲蓄。一面行公債紙幣。以裕流通。財源漸裕。信用更厚。模規宏。登後明後年。尚可再歲借二三萬萬。儲之中央銀行。以益厚準備。則長袖善舞。母財益豐。紙

幣益可稍多出。國家可興大工。拓鐵路。辦輪船。民閒益可大增。資本興辦一切實業。而租稅亦日漸增裕。公私不復憂貧。此則成效大著矣。下篇

所借二萬萬。何以必分一萬萬存之歐美銀行也。吾國方憂枯涸。借得之金。不以潤澤吾國民。反存之外國。何為乎。然此實不得已也。吾國皆歲出不逮外國。歲入者七千萬。又有外債之息五十萬。餘合一萬萬二千餘萬。前既詳之。若無大款存于外國銀行。則一切滙兌。外人不可不信也。而商務難且成。必則滙數千萬流于外。則國庫之保守難。新鑄之金幣與實金皆將流于外。而內國日空虛矣。昔日本患之故。得吾借款。以一萬萬存于倫敦銀行。至今猶未提還。故商務見信。而財政日裕。以此也。阿根廷墨西哥暹羅亦行此法。吾今欲取信于外人。舍存款歐美銀行。其道無由矣。然則一萬萬可乎。曰可矣。蓋吾國雖應虧于外。一萬萬二千萬而非用現款也。皆由各銀行滙單之滙劃。自華僑滙還款數千萬外。又有借款及外國之人經商者。其應輸出無幾。若歲借大款。則有餘溢。但存一萬萬于外。常足供滙輸而昭信用矣。故借二萬萬而存一萬萬于外。存一萬萬于內。可以運轉裕如。亦不須為六萬萬之大借債矣。以方今極貧之時。外人不信。非聽其監理。必不可得。即聽監理而允借六萬萬。亦非即交也。必分以數年。乃能交訖。然則以吾之策待之銀行。財政完整。後至明年。乃歲借二三萬萬。其收歛之時。一也。既得信用。後乃與借。可免監理之辱。險且雖欲多借至十萬萬。亦所必得。然則今亦貧時何事大借六萬萬之巨款。以令外人通過驚而多行其輕疑。以召監理之辱哉。無論如今政府所云。以還軍債。遣軍隊。填今歲之虧。三萬萬餘。則此六萬萬得立盡矣。今吾國民永永負擔此浪費之六萬萬巨債。則將何以還之。是真使吾國永遠沈淪也。即為統籌全局。為一勞永逸之計。亦無煩一時借此巨款。以召外人之驚疑脅制也。又借外款。必當以金之磅計。勿



以銀之兩圓計。免外人得起落之致。受大虧。且今茲借款。圖為準備。尤為改鑄金幣計。必當借金而勿借銀。故必宜以磅計也。若又借銀。則非借外債之意矣。

何以必行公債與紙幣並發也。凡人情于日用藏挾之品。常不欲用重者。而欲輕。故用皮貝。用米絹之物。不如用五金。用鐵。不如用銅。用銅不如用銀。用銀不如用金。而用實金不如用紙。古之負擔而趨者。今皆易以一紙之滙兌。人皆樂用之。故以紙幣代實金。携藏至便。人所共願。一也。二可免磨損。英倫鑄幣。自一八九三年三月至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年間。共鑄十三萬四千二百九十五安士。凡損失五十二萬二千九百〇十磅。即今英倫銀行每年金錢磨損百萬元。故不如印紙代之。免此巨損。二也。三大增資本利息。考歐洲一八九八年。金歐金幣八十一億八千二百萬法郎。

照今十月十五日時價。每三佛郎七一折。吾一兩則全歐現金不過二十二萬零五百三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美國金幣三六六二二六六一二〇圓。折呈五萬萬二千八百七十萬兩。日本正貨二萬萬一千七百萬元。折吾一萬萬五千五百六十九萬七千九百七十八萬二千九百兩。五照十月十五日。上海龍洋七錢四分八五計。凡三十三萬萬九千一百五十一元有奇。全地現金只此。即統計紙幣百四十六億六千八百萬折吾銀三十九萬萬五千三百五十兩。折五十二萬萬八千四百三十零元有奇。連美國紙幣一萬萬六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四百八十一元。與日本紙幣三萬萬又加多國。全地尚不及六十萬萬元也。近今或增。然有欲借六十萬萬元于外者。奈萬國合無此數何。

全歐紙幣百四十六萬萬六千八百萬法郎。比正貨溢額六十五萬萬法郎。增以資本生產之流通。即計

利息。勻算三釐亦多。溢七千萬圓也。故省金銀之用。而大增國民本息三也。若貸附圓滑。則紙亦流通。便利。可增存放。滙寄之信用。以便商務。活潑四也。現金有限。不足則市恐慌。有紙幣可隨時增發。以應市需。則可救市急五也。故紙幣之體本同存款。而其用則富伸縮之彈性。性若其大利。則似架空車道也。吾唐宋之飛錢。交子。會子。鈔票。在萬國之先矣。所患者有虛紙而全無實金。以為準備。則民不信用。而傾圮。日下。今之行紙幣。皆然。宋元之季。以亡其國。英蘇破產。為此故。後以為戒。必有法律限制之。若準備則便國便民。實為莫大之利用矣。夫紙幣準備。實應足額。一以備換。二以同價。三以信用。惟考各國銀行之恒例。大率取現金者三之一。或百之四十。以是又生保證物。以廣準備之法。以增資本。又為架空車道之鑿地車道矣。故銀行必須常準備三之一現款。或百之四十。以供存款之提還。其三之二。或百之六十。則有公債。股票。股份。票。一切公司。票。商業。期票。借單。以為保證。準備足昭大信可矣。大約保證之物。凡二十種。期票。為上。公債。次之。若公司。票。各國。或。用。或。多。不。用。或。則。由。國。家。銀。行。擔。保。之。而。後。行。蓋。欲。廣。保。證。而。增。資。本。不。得。已。也。故。各。國。之。國。家。銀。行。必。定。紙。幣。額。以。三。倍。于。準。備。金。為。至。多。如。德。比。荷。班。是。也。奧。匈。則。限。百。之。四。十。法。則。無。定。英。略。不。至。倍。皆。以。保。證。準。備。充。之。德。則。于。三。倍。外。行。屈。伸。制。限。法。以。市。價。時。有。要。需。許。其。多。出。紙。幣。而。課。五。釐。之。稅。日。本。亦。然。最。為。良。法。矣。蓋。準。備。正。金。一。而。出。紙。幣。一。固。出。紙。幣。之。原。理。也。然。人。間。實。金。既。不。可。多。得。而。民。間。母。財。不。可。不。裕。之。以。人。情。樂。用。紙。幣。而。不。多。索。現。金。也。故。可。多。出。虛。金。之。紙。幣。也。然。紙。幣。以。代。實。金。者。也。無。實。金。則。紙。幣。無。所。附。麗。則。同。于。廢。紙。而。不。能。行。故。以。公。債。票。股。票。公。司。票。商。業。期。票。借。票。等。抵。押。之。雖。非。實。金。而。其。本。原。自。實。金。來。也。惟。時。價。有。高。下。故。不。能。以。實。金。計。而。依。折。其。值。為。數。成。之。保。證。亦。得。充。準。備。焉。若。必。須。現。金。時。亦。可。依。折。而。得。現。金。故。謂。為。保。證。準。備。創。此。

法者。先自英倫。而後漸擴充。變化之。以廣交通之母財。實為出紙幣之至良法也。吾國極困窮。欲增母財。欲足國用。而數十年來理財者。虛言博節。只行硬幣之舊法。不圖則妄慕新式。亂行無準備之紙幣。而不知立保證準備法。以廣交通之母財。此所以財政日困。幣制日紊也。

雖然。吾國今欲行保證準備法。以廣民間之母財。與足國用。亦不可得也。吾國公司極少。又乏信用。股票皆未流通。國家又無公債。商業期票法。亦未大行。然則吾國銀行。惟有借單契據。可以為保證準備。此外無有可保證者。而紙幣至濫。亦必須依有保證。乃能行之。然則吾欲多發一紙幣。而不可得也。若如今所濫發者。絕無準備。寔是不換紙幣矣。近之則鈔價必落。落而不收。必至如元末之一鈔值三錢矣。遠之則資外人以大發紙幣。而收我實金。積久則全國空虛。國庫只餘一束紙而已。豈不極危哉。則由未識行公債法故也。不行公債法。則民間母財無從而裕。保證準備無得而行矣。不徒為國用計也。

各國以公債為國民蓄積之大利。而競發行之。英為最先。一八八年。凡三十九萬萬磅。法公債當與普戰後。至九十萬萬佛郎。蓋人民以財產之重。信個人不如信國家也。人挾公債。得以抵押流通。而又有利息也。若銀行。則尤賴公債為保證準備。可以多出鈔幣。其事尤要。此所以大流行也。吾國未發導銀行。未知公債抵押之信用。且可為多出紙幣。保證準備之必要。則公債寔為無用物也。而徒以公債強民。若昭信股票。則且並本位乾沒之。是同于強迫民捐。安得不望而生畏也。

今欲多出紙幣。以裕母財。而足國用。非有保證準備。不可。欲行保證準備。非有公債。不可。欲行公債。則有道焉。非強民為之也。如前說用美日之法。令國民銀行。出其資本十之若干。以買公債票。而許其自出紙幣行用。則彼銀行未有絲毫之虧也。而有邱山之益。則公債可以立消流矣。且爭購之。而不勞強迫矣。行

公債愈多則國民母財愈足而銀行之保證準備立矣。一國之消公債亦有合宜之中數國用自從之而足不待言矣。今人皆仰望于外債六萬萬吾謂不如望之內債五萬萬也行吾法則內債易集矣。今請發公債票以五萬萬兩為額年息五釐以無期償還法行之夫吾國人聞無期償還法或驚疑而卻步焉。然公債者以備國民流通而非為水藏者也。若如中國民間借債舊法不能流通抵押轉售者則必須早償還宜矣。公債如不能流通抵押轉售者則公債為無用之物不能大行于國民之間而各國不競行之矣。甚至若英美馬欲還與國民而民不願者何哉。公債者月日流通轉售非永在一人之手其須款也則抵押轉售于銀行其高下皆有市價之一定焉。故國家之償還與不償還同耳。皆于個人之藏公債者無預也。國家雖不即償而國家銀行遇公債太低時亦復收而高漲之故不患其太低故公債者同于市面之寶金國民公共之物何須償之若償還之則市面少此金額之流通國民之生計反減矣。但為國家理財者或慮納息太重故欲償之而減輕國家之負擔無尚須量市面之金額足否必勿使金額不足擾及市面乃可償之不然以英美之富而欠公債數千萬萬何為者。豈其力不足哉。夫亦可思其故矣。五萬萬公債票不勞國家之自發也。交之國家銀行聽其發售國家銀行既有此五萬萬之公債票為保證準備即可出五萬萬紙幣以繳交國家然國庫即託在國家銀行一切支發亦在銀行任之故語其名也。銀行買國家五萬萬之公債而償國家以五萬萬紙幣也。語其實則公債紙幣皆仍在銀行自為流通國家即銀行銀行即國家也。但數部另為戶口而已。就其數而驚之則國家憑空發五萬萬公債之多也。銀行憑空能繳五萬萬紙幣之多也就其實而核之則國家與銀行皆以紙易紙而已。但以紙易紙而委曲重疊其法國家即憑空得五萬萬之用銀行即憑空得五萬萬之保證準備民間憑空多得五萬萬之

母財以供運轉流通于國與民皆得無量大利豈不與哉則公債之妙用為之以一舉而三善備焉然非有穩固信用之大銀行則紙幣果能信用公債不能銷售亦無當也故須有萬萬之資本三萬萬之準備金而後發此五萬萬之公債乃能信用而推行焉故本末相資首尾相應內外完具然後收此大用歐土各國之小國寡民而能足國計以裕民生或大國敗後補其衰微振其困絕者悉用此法也俄之槐脫奧之布黎士的意之盧薩志是矣夫公債之有用如此何不更多發乎則當量民力而為之國民初消公債未能驟多他日必可更多今則尚未能一旦銷售此五萬萬之多也俟其盡銷後再發公債未遲也且亦當少留餘地以與民間之股票及公司股票發達以為保證準備也

若今國家銀行未成立則公債票自政府分交各省縣發與各銀行買受可也前議每銀行納資本四之一者以民信未孚又未能通例意故照美新例至少者行之若日本例初定納資本十之六後改定納資本十之八他日見利國民信用亦可照日本例十之六或十之八行之也日本行之而國民皆喜躍而得利吾國初辦或納資本十之五亦可也

今吾國理財統籌全局應用金額若干紙幣若干準備現金與補助幣若干此最難定矣歐美與吾太不類請以至近之日本比例而議做之日本近者財政發達與我國今情相隔亦遠請以日本明治三十年初改金主幣時比例議做之其時正金準備九千八百二十六萬一千四百七十三圓日本人口四千二百七十萬八千二百六十四發行紙幣二萬萬二千六百二十二萬九千五百五十八圓是時盡收大銀圓其新舊小銀圓值三千九百六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圓銅錢值一百三十五萬圓每人均計用主幣一元半弱用輔幣一圓弱合計人用硬幣三元半弱用紙幣五元弱若以吾人口十倍日本推之則吾紙幣

應發至十五萬萬主幣準備應存至十萬萬元若七萬萬兩通行硬幣應至四萬萬元若三萬萬兩乃可各國用補助幣多寡不一大約各國多用貧國少用英六圓德國四圓法國三圓而俄與日本希臘不及一圓惟班用至五圓前用至三圓此為變例我民生計程度不及日本我今亂後尤貧或謂吾國人口不過二萬萬六千萬亂後飢寒水旱死者無數今半計之依其明治三十年幣制暫加五倍以應時需則現金準備至少應有三萬萬四千兩紙幣應有八萬兩每人均二兩計也補助幣應二萬萬兩每人均計半兩也合共十三萬萬四千兩試先行之若其不足乃再倣加至是購收現金更多或可多借于外債則增出紙幣可也既大用紙幣後人情共信輔幣可日減不必增鑄即必需之是時銀行呼吸靈通欲增輔幣與紙幣至易為力矣惟日本三十三年準備金減至六千七百萬三十四年亦減準備金至七千一百萬即三十七年準備金亦減至八千三百萬紙幣增至二萬萬八千六百萬蓋其保證準備多故也吾今發八萬萬之紙幣以五萬萬公債為保證準備以三萬萬為正金準備必不可少矣今即定以三萬萬為準備金銀行資本一萬萬外債二萬萬共三萬萬計以八萬萬為紙幣額以二萬萬為補助幣額共流通之幣以十萬萬兩計大約不能少于此矣法國敗于普後禁行實金惟用紙幣西班牙于非利者敗後其馬德里京亦禁行實金惟用紙幣暹羅改行金主幣亦禁行現金而用紙幣今日本幾幾同之此各國之成例也吾今經軍興後可據此例而行之其于實金則國家搜購之而禁民間之通用務保全之勿使輕易外溢但以紙幣通行惟輔幣可用銀銅之硬幣而復多益寡國家銀行以時操縱損益之國家銀行發行此八萬萬紙幣先以五萬萬繳交政府買公債票亦非即交也政府需用時隨時支之可也



吾國舊幣之亂。其非盡收之。即有銀行不能理財。政府所先着手者。莫如劃一幣制矣。凡全國舊發之紙幣。舊鑄之銀元。銅元。應限期一律收回。先提四萬萬兩。收回舊幣。馬關銅元。舊值三萬萬元。舊銀未知實數。惟舊部稱大圓四千餘萬。小圓一千四百兆。外幣八十餘萬。今亂後流于外。必不及此數。其紙幣之數。雖難知。舊時各省多有自發。但東三省已三千萬。今政府謂軍興以來。軍情已三萬萬。然實計之。亦不過數千萬。合此兩數。以一萬萬兩之紙幣。易之大校。可盡若銅元。易回。雖有大虧。然銅質即可再鑄。若銀圓購回。即可為準備金。各國易行金幣時。銀多漸不用。鑄二萬萬兩之輔幣。行之度無不足矣。政府既有借款一萬萬兩。一面起鑄新金幣。起印紙幣。皆以兩計。幣成發于全國銀行行之。即通禁舊幣。凡舊銀幣紙幣銅幣。既禁而不用。自易收回。計近之大都市中。一月易畢。遠省窮鄉三月皆易畢。銀圓鎔為塊。除再鑄補幣外。以供準備之用。合北方銀錠計之。當可多得若干萬萬。為準備金矣。然則政府以四萬萬紙幣。舉舊時銀幣銅元紙幣。皆可盡收。今數十年積弊。一旦推臨廓清。比于武事矣。除收舊幣。為以紙易紙外。餘且可為鑄新幣。及準備之大用矣。且行兩數之幣。則舊圓數之幣。皆無可用。勢不能不盡數繳易。是于收全國現金。尤為弊絕。風清。網羅畢舉矣。夫吾國所最難有現金也。今行兩數之制。則可將舊幣全收。幣制永定。準備增多。信用昭著。豈非善之又善者乎。此四萬萬紙幣。除以易紙幣之無用。熟銅元之大虧。及墊銀幣之微虧。與改鑄銀銅各幣。費粗舉大略。作為去二萬萬外。尚餘二萬萬。以此二萬萬為勸業興業銀行之資本。及贖債票。餘一萬萬充政府之用。則公債紙幣之子孫千億矣。

政府今所宣告。謂令威國用不足。凡三萬萬有奇。財政長布告。亦謂不足二萬萬八千餘。故全國震驚。外人益疑而相難。然實核之。則未然也。蓋執政在行路中。事忙無暇細核也。查前清預算支數。多誤所開海



軍一萬萬。徒供親貴之糜費。除購船實款外。可節甚多。郵部支至五千餘主。比宣統三年之二千三百萬。加倍尤謬。外度二部亦多妄支。冗員千數。薪水人數百。皆在應裁。而籌備之二十四百萬。亦非要務。合應裁數千萬。陸軍四千萬。計二十四鎮。每鎮百五十萬。實浮支三十萬。合應節七百餘萬。況此二十四鎮者。今多散遣者乎。其他若再核實所出入。不止此數。若舊債之息五千萬。前朝豫算已開。不須重出。至四國借款。所稱改幣實業。與粵漢川漢鐵路三者。皆未有交款。惟郵傳借正金銀行及津浦所借之三百萬。與各省新借者。亦無新息。二十萬與千餘萬之多。即連外債五千萬。已有海關存款足支矣。若夫遣散軍隊。事為最要。然前朝預算款已有千三百萬。今之兵數或稱八十師團。或稱六十師團。然各省師團皆號稱多數。而非實額。鄂號八團。而實六團。蜀號六團。而實五團。各省同之。今非與外競之時。無須多兵。若核實散遣。僅留前清額之二十四鎮足矣。散兵人給二月之餉。每散一團。僅費二十四萬。若散三十六團。共八百六十四萬。尚餘五百許萬。供足恩恤之費。即有不足。與夫賠商民及規復建築皇室經費。則前預算籌備之二十四百萬。儘可給之。亂後歲出或減三數千萬。然可以各部裁核。款補足之。則出入大概必可相抵。若綜核之。尚大有餘。然則無可通商。也。但當承行。弭亂恢復秩序。則稅入足支。所出今所重要者。在統全局。為新中國奠其基耳。今但當搜求現金。極力保藏。以為準備。而流通紙幣。行用于國民。以虛枯吹生。政府之五萬萬紙幣。除以一萬萬購回舊幣。及銅元之虧外。有二萬萬以為勸業興業銀行。尚有一萬萬。用以辦他政。則凡嚴整。盡備法。官。通。道。路。查。土。田。營。鐵。路。輪。船。經。營。蒙。藏。之。要。政。無。不。可。舉。恢。恢。乎。游。刀。有。餘。地。矣。尚。何。舉。國。患。貧。仰。乞。于。外。哉。

何以必鑄行金主幣也。五國幣制之亂極矣。銅元盛行。數在一百二十萬萬上。又復新舊銅錢並行。害在

民間降為銅主幣。國一也。銀塊之錠。權量之兩錢分毫。與銀元角並行。而不劃一。隨地各異。幾為無主幣。國二也。新銀元與舊銀元並行。中國銀元與各國銀元並行。銀水火色高下不同。市各異。三也。權量四。十種處處不同。四也。銀紙由銀行各出。不歸總于國家。亦由各國銀行各出。無主幣于主國。五也。銀價日低。而不以金為主。聽外人操金價之漲落。而內商無權。命于外。幾同投機商勢。危險六也。既無主幣。猶無尺度。不能量物。其權輕重。舉國不知所從。即有銀行無從措手。七也。幣制之紊亂。至此極矣。若不改定金幣。以為之主。而盡收舊幣。則一切幣制無從起。一切財政亦無從理矣。近人亦多知舊幣之亂。而易幣之利。思易舊幣。苦于無款。無從變易。蓋德人勝法。日人勝我。得賄重款。乃易行金錢。與人則賴舉債。而後能易金。金則四海困窮。安所得易金之巨款乎。或倣照印度呂宋行虛金之策。則彼二者皆有主國。故虛金可行。我則萬萬不可。惟今既有資本準備之萬萬兩。又有借外債之二萬萬兩。必宜立鑄金錢。以為幣制之主矣。且近年來萬國皆已變金主幣。遠之窮國若突厥波斯墨西哥。皆已變矣。近之日本印度暹羅南洋非利賓。皆已變矣。惟我中華一國不變。夫豈能以一國而受廢銀之下游。聽金主之操縱哉。然則不欲行金主幣乎。大勢交迫。又烏可已。惟同一變金而應用金單本位。或時行本位。孰宜主幣之輕重。宜如何。金銀之比價。宜如何。輔幣宜如何。眾論紛岐。可商榷而得所折衷焉。

一。吾國可照美法定為跛行復本位。定金銀比價為二十五換。以吾國金少銀多。銀亦宜充準備。故依跛行復本位也。

一。請定四分純金為一。金圓折計舊銀一兩。以為主位。查美以四分金為一圓。日本以二分金為一圓。然七錢重之銀圓。即法之五佛郎也。歐人今皆久廢不用矣。與國于重二錢七分。之佛羅練士。近亦廢而

改用錢三重之佛郎乃至日本名雖為圓而國中銀輔幣只用半圓以下且改輕為二錢八分且當改金幣之初即將七錢重之大圓一萬六千萬盡行贖回融銷而賣之故除美洲產銀用此七錢之大圓外大地萬國無用過三錢重之貨幣者惟俄之盧布印度之盧卑最大矣吾國今始變新幣豈可予人廢棄者而復慕效之一也且我國數千年用兩錢分釐之權量成俗久矣即今已變用圓而全國商店人家之簿記舊日之債券皆承用兩錢分釐而不改即今借外國債之進支亦用兩錢分釐之數若兩之與圓折計則其繁而不便二也夫幣制輕重本不可依于權量以致泥守難變然初變之始必依權量後乃重權量而獨行故雖變法民便之而不驚也即英之磅佩士德之馬克亦皆古之量名今乃為幣名耳況以銀兼為準備更不能不定金銀比價則權量愈不能廢今以四分金為一兩以金為主實是獨行但初時為銀比價俾舊之銀幣有所遵循折衷皆以廢銀收之若舊幣盡收後舉國皆行新幣則兩錢分釐之數久自忘之自然廢矣至時定行金單本位可也今先可承舊令民便而不驚豈不甚易三也更有要者今方舉全國舊幣而盡收之若新金幣亦依七錢之數與舊無異則舊幣難于全收若行用兩數則與舊幣同用之數絕殊人皆無用不得不售易新幣以此迫行新幣而廢舊幣其勢至順以此搜購舊銀為準備其事倍易四也故竊以為新變幣制必以兩計而萬不可以七錢之元計也既以兩計則從美以四分為一兩約照今金銀比價二十五換亦為得宜何也以今金價太貴銀價太低吾國三十餘換其虧太重近者印度突厥皆行用二十換吾欲仿之惟配折以兩計數不便美國與吾對海交易既大不如直用美制以四分為一圓但吾銀向來久低難于驟昂故彼以四分金抵一打拉銀圓之重七錢者吾以四分金抵重一兩銀者及舊幣既收久而久之兩錢數忘盡則吾之號一圓者與美一圓者相合他日于一二錢之輔

幣改鑄稱輕同于美之角則吾幣制與美平等無異十六換矣竊謂今改金幣之制莫良于是矣四分之金主幣既定則鑄四分純金之幣為一金增鑄純金二錢者為五金當五兩純金四錢者號十金當十兩發出紙幣亦同名曰一金不名曰兩者今後來易于權量也凡各國始鑄金幣時皆行用小金美國昔亦有一圓之金當一打拉法有五佛郎之金幣突厥有二十七卑亞士打之金幣即當一打拉五法郎者瑞典有五克郎之金幣皆可為法而採用之他日金幣制大定或亦如美專行五圓十圓之金而收回一圓之金無不可也英號稱金磅而行金磅名實皆正德法記數號稱馬克法郎金雖無之猶藉銀輔幣為記號各國皆然惟日本以圖記數而金銀主輔之幣皆無圓者但紙幣有之雖未嘗不可行然無其實而稱其名未見其正也今不從

四分金主幣既定比價一兩為一金則銀銅之輔幣得可而推矣

請定銀總重一錢純重九分者為一銀錢以十錢易一金

銀總重二錢純重一錢八分者為二銀錢以五錢易一金

銀總重五分純重三分五者為半銀錢以二十錢易一金

請定銀重二錢者為二分錢當二十錢以五十錢易一金

銅重二錢者為一分錢當十錢以百枚易一金

銅重一錢者為半錢當五錢以二百枚易一金

銅重七分者為二釐半錢當二五錢以五百枚易一金

銅重四分者為一釐錢值一錢以千枚易一金

惟美法銀多難于收回故行復本位且慮復本位難于維持恐債為強定易作幣多出偽銀則直行金單  
本位直以四分金為一圓鑄為金銀元以紙幣值金一兩而不明定金銀比價聽其自然漲落之勢可也  
如此尤為直捷便利但以四分金為一兩最于吾國為宜而不可用七錢之圓耳  
何以必搜購金銀也凡用紙代金之義只有信用而已信用之佳數千百萬之金可以一紙得之夫豈一  
紙之能信用至是哉蓋有儲金以準備其來取也既準備其來取則可不取矣譬練兵者口道備人之牙  
戰也既準備其來戰則可不戰矣故治國者雖保和平不能不日嚴武備之容欲昭信用不可不日預準  
備之金夫紙幣者不能出國境者也出則無用挾紙一卷周行于大地萬國而無損礙者其惟美之紙  
幣乎美之紙幣非惟流行外國而已且出高水以爭之則信用之至矣遊于華盛頓之造紙幣廠也故紙  
如山崇墉櫛比皆疑為書肆也女工三千印聲登登跋來報往燒售寄新郵寄紛紜車軋轉輾則全美數  
千萬萬之庫貨以漲天塞地者在是矣嗟夫何其紙力之宏遠巨大如是哉遊于費釐地帶之金庫則金  
銀為壁壘平為磚凡十餘萬萬馬保守藏局非大山荒不少矣也其于藏金不動如山故于紙幣流通如  
海蓋紙幣特其化身耳以吾國之用金貨而廣土眾民如斯也區區二萬萬何足以廣信用而澤枯骨哉  
故必如美之所藏焉而後可則大搜購金銀其最要也贖于外國恐其價漲然則惟有搜之于國民而已  
吾國民向來知有家而不知有國今者危亂困窮則國之由與其發憤為國民之捐而政府隨收隨支隨  
支隨盡無救于窮即無救于亡則愛國而未知其道也夫愛國之道者盡輸之公而其私不失分毫易之  
于國而于己反生大利則莫如國民以金銀質塊售于國家銀行斯中國大富矣國民被潤澤而大豐美  
與美爭衡矣蓋吾國若有十餘萬萬之實金銀以為準備則公債更可多發紙幣亦可多出以應市面之

用而適其宜。然母財之豐。非專視貨幣之多寡。貨幣之為物。少固病。多亦病。滯固中有中數。今但極言之。不必泥也。母財豐。則農工商確莫不興舉。雖欲不富安得而不富。即彼美國。今以富力雄于萬國者。而在前四五十餘年。南北戰爭。軍需日百萬。無所出。鐵路未築。道路未通。農工商確皆未開。非與吾今中國同哉。曾幾何時而已。騰歐駕英也。夫國家既持禁賣金。而通行紙幣。則賦稅俸餉貿易。豈不用紙幣矣。國民藏金銀者。有首飾器用。外無所用之。若售于國家。則不失其價。可為賦稅貿易之用。未損分毫也。而國家得而藏之。則以不用為大用矣。夫民國者。國民之公產也。譬之族姓之祖嘗也。祖嘗則子孫分其租入。亦豐矣。故謂藏之于公。而私已不失分毫。交易于國。而身家反生大利也。吾國民不知此義。則中國國家富難強。窮乏易亡。吾國民知此義。則中國之富可以期年。即其強不待十稔也。此非政府數人銀行數人能為之。當合全國民共為之。而後可致也。

一搜賄之于國中。之銀行當押金銀店也。此三商業皆金銀之滙聚。而于國家銀行皆為股本。如一家然。應令銀行高押。凡有以金銀存放者。皆繳售于國家銀行。惟許留新補助之銀幣。以備行用。其當押過有金銀器斷者。皆售于國家銀行。不得私售與人。其金銀店遇有以金銀器物首飾找易者。除本店須用外。餘皆代國家找易之。交其近地組合銀行。取回幣價。而繳存國家銀行。其金銀首飾店應用金銀若干。許賄于正金銀行。夫計定用兩數之新幣。則一切之舊幣。又無用。既可立行盡搜。方今經亂後。人民困窮。金銀首飾器物質押于當押。而不能贖者。必多。若一以歸國家銀行。所獲無算。

一搜賄之于各金銀礦也。凡全國金銀礦產出之金銀。必繳售于國家銀行。不得私售與人。一搜賄之人家也。中國雖窮。而全國之金銀質不少。金則婦女首飾尤多。若改行金主幣。金價跌至二十。



五換人民必大受其虧則大怨矣南洋改金幣時但星架坡已虧三千萬故今政府宜預宣布全國以改金幣之期而許特照時價三十餘換購之則改二十五換新幣流行時人民不虧而可不必因準備金盡得充盈即可以購得之金鑄金錢焉非一舉而三善備乎吾國更有要義金之為質實為幣主萬國同之吾國向不以為幣故金鑄不開徒供器物首飾之用故金幣之虛糜日甚而金之加以近者萬國交通歲流于外若不改良舊俗力保實金以為準備則中國無富國裕民之望矣日本婦女不用釧釧費金甚少歐美金本富溢而首飾但重寶石不貴金銀我國以金為至需要之時而人民婦女專廢金為首飾金箔之用至可惜也今激厲國民空損其財于國何如激厲國民勿廢其金而售于國乎但使全國婦女不用金飾全國國民不用金箔皆售于政府民無少虧不待捐捨而政府以為準備可以大擴財政之紙幣可以厚增國民之資本百業皆興吾國富于金礦不三數年大出其金產以與美國爭勝矣至是富者雖為金屋可也且首飾尚華故歐美重寶石與珠以為首飾視用純金者為鄉曲樸樸之物試以寶石與金比較寶石五色相宜異光陸離錯雜之美視金之一片黃色實太樸矣若銀之賤歐美美人只為器用不充首飾故富者欲競首飾之美重宜知人用金銀反非美重也何可虛糜之以失國幣乎竊謂寶石產自外國不可好尚吾國向重珠玉色至華好今歐美上流多捨鑽石而佩珠玉矣吾國富家首飾若好華美宜專用珠玉共棄金銀一轉移間而金與銀滿于國家銀行中國母財不可勝用矣此所謂化無用為有用也事關國計雖行之禁令亦義所宜然惟由報館為文鼓動之由女士倡首飾用珠玉不用金銀俾國民自然易俗婦女不帶金國民不用金箔盡收之于國然而中國不高國民不富者未之有也三年之後可復使金銀偏地矣若不行此則中國做乏金銀全流于外國國民糟糠不飽將為人奴尚何金銀首飾之足言



印度婦女手腕釧錫以數十而永為人肆同一金銀視其用如何耳昔宋人之不龜手藥也有以為泔淥洗有以為破國封侯日本以金為銀行準備而國富強吾國但以為女飾而國貧弱吾國人何擇焉一搜購于華僑也分設正金銀行于美之紐約或三藩息士高加拿大之灣高華檀香山之漢那盧路澳洲之雪梨此四地者華僑至多而用金之國昔但美中歲滙逾九千萬今人少減滙亦必減然合加檀澳計之歲必近二萬歲弱若吾有銀行滙水稍高接其滙兌則自吾國發紙幣與之而在彼地購易金塊以歸一轉移間而得實金無量矣若慮外人滙劃不足其究也將必以實金彌之否則終流于外則吾有萬萬巨款存放外國銀行可以抵之且至此時吾庫已充實更可昭信或可多借款貯外以益張吾信力矣南洋銀行不行用金而富人金器最多歲長起落極易暹羅華人二百餘萬潮人盛瓜哇則閩人不多若在暹之濱角京與星架坡瓜哇之不打喂緬甸之仰光開設正金銀行收其滙兌收其銀並賄其金此則次之然須候銀行財足乃可次第及此合數法行之吾藏金大充信用必著長袖善舞得以發吾廣土眾民之力與英美競爽豈復患貧哉

一聽人之自由鑄金幣也各國皆有此例凡國民欲鑄金銀幣者可託造幣局鑄之政府但收其鑄工之費而國家多此金錢流通矣國家既通行紙幣則終收于國庫而可多準備金焉豈不一舉而三善備乎何為立組合銀行也今銀行最新完備法莫如組合銀行自加拿大創為也各地都邑城市有銀行若干家以上者各出資本十之若干以成一銀行團是為組合銀行各銀行公選人任其事以時公議之凡金融之高下物價之騰落皆考求之各銀行資本準備之厚薄商務與需要之多寡皆報知之各銀行須增減其幣以應時需者請求紙幣于中央銀行而發與者皆由組合銀行代發而監督之其有虧敗則組合

銀行分償其若干成如其資本之數以其分償也將累及組合銀行故組合銀行之監督各銀行甚得而  
其資助各銀行亦甚得其宜自立此法如拿大銀行之倒閉者甚少民間之受益甚多美國最其法之美  
而意之良各市亦多師其制爭立組合銀行焉合各市有銀行十家其資本在五百萬以上得立組合銀  
行吾中國土地既大道路不通京師之與邊壤既遠隔邊縣之與省會又遠隔各地銀行之與中央銀行  
也欲呼吸交通以時應其需其道無由其發達亦無由今若于各省府大城市之有銀行銀號錢莊若干  
家以上今其按照資本額出十之若干以為信用組合銀行照銀行通例實收半數雖號收四成者實二  
成也略分三級省會組合百家資本百萬以上者為上級組合銀行其小省邊僻不及格者亦得附列為  
上級其雖非省會而能組合百家資本百萬以上者亦列上級其為各府縣城市組合十家資本十萬以  
上者為中級組合銀行其鄉市組合五家資本二萬以上為下級組合銀行其當押店亦為鄉僻金融所  
關許加入焉上級組合銀行求發紙幣買賣公債行用幣制搜購金銀塊皆直接中央銀行而受其稽核  
中級近地者求發紙幣買賣公債行用幣制搜購金銀塊亦可直接中央銀行而中央銀行稽核之  
中級銀行遠地則與各上級組合銀行交接以便轉輸直達若下級組合銀行地近上級組合銀行者  
于求發紙幣買賣公債行用紙幣搜購金銀塊亦可直接上級組合銀行而皆受其稽核其遠地者則與  
中級組合銀行交接而受其稽核其組合銀行于各本店尤得稽核之凡各級組合銀行皆以其資本金  
十之一充中央國家銀行資本或以其十之一充正金銀行資本或以其十之若干買公債票以為保證  
準備其有放款則紙貯款股份票期票得為保證準備應其限度以十之七或十之三發以紙幣焉  
上級省立組合銀行略猶美意之州立銀行有特重之權利焉猶德國之聯邦六銀行也亦少類英國之

蘇格蘭十銀行。阿爾蘭六銀行。得特別發紙幣。以聽其應各州縣之請求。以供不時之需。惟紙幣名由中央銀行。節制消息。與德同。不如美各州之志肆。不如蘇格蘭阿爾蘭之獨立也。酌于墨州立銀行。聯邦銀行。以助國民之增本。凡省募公債。收國庫。皆託而流通焉。縣市之組立銀行。以助縣市人民之增本。流通雖無省立之大權。而一縣之募公債。及國稅地方稅之收入。託焉鄉市之組合銀行。信用雖小。而一鄉之募公債。及國稅地方稅鄉稅之收入。託焉亦重要矣。其將來興業銀行。可託者。或改易之。既有若此。非常大利。則不勞強迫而爭組合矣。

各組合銀行。可常貸與各銀行。本店其可信者。務優助之。務如其資本之數。或增數倍。而稽核之。其不足而需款者。隨時補之。以應其急。其有虧敗倒閉者。則組合銀行。償其若干。成焉其組合銀行之股票。可作準備。可分押。可分售。但押售後。其本銀行所貸原本之幣。與其權利。失否。由各組合銀行。相機定之。不能議定。而必有情面存焉。

或慮信用組合之法。雖佳。而近于強迫。則不可。是大不然。夫各小銀行。以一資本。可化增為組合銀行。一利也。又可化增中央國家銀行。二利也。民間貸回紙幣。多如其所出之本。或過優之。則運轉不虧。三利也。時需緩急。他人不能信用。假借而已。所分出之組合銀行。易假貸以應急。四利也。銀行虧敗倒閉。吾國所深患。故人多託。于外國銀行。有組合銀行。以償其若干。成則人間易于昭信。五利也。組合銀行。勢力大。而信用著。易獲溢利。各本銀行。可分得之。尤為意外之溢利。六利也。中央國家銀行。操全國之財權。立于不敗之地。可出保證紙幣。大利。不可思議。而民間各銀行。可與組合銀行。間接為股本。其溢利。則分于組合銀行。仍分與各本銀行。七利也。民間不費一文。但一轉移間。而為中央銀行。及各省縣之組合銀行。股本。

與國家省縣大生關係。八利也。中國銀號錢庄資本薄弱。窮人難賒。信最為銀行之忌。且分店多。則用人多。亦為虛糜之費。故美日國民銀行皆限其資本額。其村鄉三千人以下者。至少在二萬五千元以上。即今日本銀行家議論。尚日勸各銀行之合併。而合併銀行之事。亦日有聞。今觀吾國人以合併銀號錢庄其事至難。以人民為銀號錢庄者。多非合股。但一二家賴以為生。勢難一旦公之于眾也。惟今倒閉者多。人情亦畏其難矣。若有組合銀行。則信用大而資本厚。各小銀號錢庄勢難與爭。自漸即于沙汰。是不啻各小銀行之皆合併也。大利九也。可以代收國稅。地方稅。鄉稅。代募公債。既增體面。尤有大利。孰不爭組合之大利。十也。有此十利。人之所樂。亦何勞乎強迫哉。以上專就各小銀行之利害言之。若今吾國中央銀行。最要者在發紙幣。售公債。搜買金銀。購回舊紙幣。然皆難下。達況國土廣漠。假之吏手。則凡百作弊。何況金銀託之各小銀行。則資本極微。難于信用。若中央銀行多分支店。固各國之通例。然在吾國則支店尤易大作弊。大清銀行其前車矣。故中央銀行欲大改革。建設行茲數者。其道無由不得其良法。則無一而非作弊之媒。益信用之失。而國計遂不可挽。苗各省府縣鄉皆有此組合銀行。則中央銀行一切託之。如中央之支店至穩而可信。大利十也。以上就一私人興公國言之。尚非組合銀行。必不可缺之圖。其必要而不可缺者。則以吾國土地太大。而道路不通也。歐土各國鐵路若織。全國皆一日之程。日本亦無過二日程者。吾國邊遠距京師以數月計。距省會以三四十日計。各地銀行市價有須大增。貨幣或市價低溢。餘貨幣安能于數月數十日之程而待。故于中央銀行或存之于中央銀行乎。中央銀行應其求而發幣以救之。到時已成無用。若存于中央銀行而欲取之急時。又不可得。然則中央銀行只能為國不能為民也。邊遠窮困。應拓利源。應助市用。應助邊用。孰從而得之。今有組合銀行。代中央為支店。縣鄉之金

缺乏而市價多須則求過于供得以發幣立應之縣鄉之金溢餘而市價跌落則供過于求得以存放其餘金而令彼小銀行有息焉然後遠近有挹注之本國家得呼吸指臂之用足民而後國可富則利莫大焉十一也若患組合銀行之亂發紙幣若美之州立銀行然則用墨制必須中央銀行簽名以限之應用時則銀行監查官當請于中央銀行得許乃能發用仍須監查官與地方長官國稅官各持簽開之公同核發照德日制限屈伸法課以五六釐之稅其時備已下無所須用復繼藏之銀行監查官與國稅司長官各執其鑰無得妄發焉吾國土最大道路最不通者舍此莫由矣

我國各地銀號票號錢莊皆有組合之公所皆有自治之法規公議銀市時價及交易鈔票法章甚嚴故以金銀關係之重國家毫不監督絕不干涉而能成其業今以上海漢口考之山西票號則有滙業公所餘則為南北市錢業公所漢口及各省皆然廣東則有銀行會館法規皆公訂妥行北京珠寶市則有錢市然則組合銀行乃天然之事吾國先創行之久矣但章程未精密推廣未宏大耳今若因其滙業公所錢業公所銀行會館組合之舊為之改定條例悉照加拿大美國組合銀行之例令各銀號錢莊更增集資本公選董事其省會大市有過百家或數十家資本過百萬者許為組合銀行中央銀行付以代辦之權其縣鄉十數家以上組合者付以縣鄉代理國稅國庫及公債之權則一轉移間而組合銀行之制定矣蓋有所因而最易為功者也中國銀行通流全國乃至蒙古新疆並設支店且信用久著者山西銀號為最矣聞山西尚多藏銀未知不然山西辦理銀行之法多與泰西闇合惜不能擴大耳今若能勸令山西各票號合為一大銀行資本必有數千其規模既定且可再增則付以日本正金銀行之權利令其分支店于倫正紐育巴黎及雪梨漢高華漢那檳路及南洋爪哇星架坡仰光濱角令其募借外債搜

購金銀以助中央銀行。實策之上者。惜山西人見不及此。今中央銀行。藉一官僚之信用。甚難矣。或直以爲中央銀行。亦要無。無論如何。以山西幣爲組合銀行。實爲中國銀行信用之大者。吾猶日望之也。今將北京上海票號錢庄開列。以舉組合之例焉。北京票號二十五家。

蔚泰厚 三晉源 合盛元 天順祥 新泰厚 協同慶 志一堂 天成亨 大盛川 百川通  
蔚長厚 大德恒 長慎湧 義善源 長盛川 蔚盛長 日昇昌 蔚豐厚 源豐潤 大美玉  
大德通 義成謙 大德玉 存義公 協成乾

北京銀號十八家

瑞林祥 革豐錦 德成厚 勝豫 通和 恒祥慶 裕源達 萬義源 新泰 蘇裕源  
中裕厚 萬源恒 華瑞 裕源 天吉厚 寶聚源 勝大 德恒

北京錢鋪

恒源 裕興 寶隆 義豐 增利 和振 盛興 天豫 德茂 和順 源大興  
萬益 天恩 合茂 盛恒 利寶 興成 天興 源茂 恒義 盛寶 興亨  
德興 永源 天恩 永盛 天成 乾昇 恒興 義順 裕匯 通鼎 昌  
慶祥 瑞羅 興昌 義長 厚天 益泰 阜原 天增 恒盛 源聚 恒廣 德恒 和  
裕豐 隆茂 仁源 雲益 三益 復茂 永北 德盛 茂盛 源協 道乾 盛永  
興順 德久 恒恒 昌德 成天 盛和 益公 長發 厚泰 興萬 和義 德泰  
義興 合德 益和 泰和 永和 義寶 和天 德恒 中和 永和 和豐 通義 豐

北義和 永順 天義興 東永興 德豐泰 成玉 三聚 聚元 同泰 裕泰厚  
 祥和 萬隆 天義 天中 恒大公 公益 杉元 鈺 內茂 盛集成 大興泰  
 萬慶長 大新 茂盛 萬隆 源順 永和 永盛 段裕 興成 永泰 廣通 裕  
 大興 滙豐泰 複興 三合 鎰聚 祥聚 泰會 源德 恒益 鼎盛 永興 秉泰 豐  
 寶興永 隆源永 義泰 震興 源和 阜豐 天和 天聚 豐萬 昌鴻 豐  
 信義厚 萬寶金 乾德 天慶 泰興 永信 合和 萬利 利合 滙源  
 萬德成 和泰 慶豐 潤義 和昌 元成 久萬 裕聚 豐信 順恒 西正 和廣 聚  
 共一百五十八家。今必有增減矣。以恒和恒利恒興恒源四恒為大錢票自發多至四五倍甚或十數倍。

皆無準備故多破產者。

北京銀爐二十六家  
 萬聚 裕興 增盛 源豐 裕豐 全聚 復聚  
 聚豐 聚增 寶興 聚盛 益泰 增茂 恒康  
 萬豐 德順 聚泰 同源 泰盛 寶源  
 祥瑞 恒盛 謙和 瑞寶 豐德 豐萬 興  
 欲搜購現金銀則不能不令銀爐繳售金銀然鑄幣皆歸國有此後銀爐只為錢莊無復有傾銷之事矣  
 天津山西票號三十四家  
 其信用大者二十家如左



大德玉 大德恒 蔚泰厚 蔚長厚 長盛川 百川通 協成乾 福成德 三晉源 源豐潤

大德通 大盛川 蔚豐厚 協同慶 志成信 大美玉 新泰厚 協和信 存義公 義善源

天津錢莊

振泰承 義成乾 天昌和 恒隆 和盛益 天祥茂 德信厚 瑞隆泰 瑞祥泰 恒德原

裕豐成 恒永 義慶昌 立泰成 盛興源 仁興茂 元昌 裕盛成 慶吉厚 元慶

德義厚 源和生 聚通恒

上海票號名二十二家皆山西有本店

蔚豐厚 合盛元 百川通 協同慶 蔚泰厚 新泰厚 協和信 大德恒 協成乾 大德通

志誠信 中興和 三晉源 大德玉 日昇昌 天順祥 蔚盛長 乾盛長 蔚長厚 源豐潤

存義公 大盛川

就中資本尤厚信用尤大者十六家

蔚豐厚 三晉源 百川通 大德恒 蔚泰厚 存義公 日昇昌 中興和 蔚盛長 大德通

蔚長厚 志誠信 協同慶 協成乾 新泰厚 大德玉

北市錢莊

同福 源利 慶餘 鉅豐 同餘 壽豐 久源 慎餘 同和 永裕

宏大 源餘 鼎康 瑞元 元茂 恒益 和康 鉅元 恒康 延源

森康 福康 宏元 源吉 鈞康 永康 永豐 仁大 壽康 棠康

志大兆豐竹太義善源怡大厚大北之益衍大協昇元姓  
 崇餘元鼎瑞裕餘大瑞大鎮昌晉和寶順怡豐  
 鉅亨正大存德永豐寶和永大同福鼎康鼎源竹大  
 寶利協竹源利壽豐承裕源通致和瑞元鉅元恒一大  
 元性瑞裕久源餘大鎮品鈞康慶裕宏元順康信大  
 厚大大源吉會餘義善源仁大大同餘和康匯康兆豐豫源  
 怡大衍大瑞豐元鼎宏大大瑞大元茂恒德晉大森康  
 敦和怡豐恒興晉和永豐寶順忠大宏裕森源壽康  
 慎餘源餘元豐崇餘福康鉅豐明德鉅享永餘正大  
 永康存德冷餘

南市錢莊

安裕恒泰安康元源鼎興義昌乾元鼎昌厚泰正泰  
 源成慎和嘉惠晉元大豐嘉泰聚生鼎泰元益元春  
 鼎宏元興和祥德大元大亨安春立餘順元  
 其資金信用在五十萬以上者十家  
 竹大餘大壽康慎餘承裕延康彙康晉康崇餘正大  
 其資金信用四十萬以下二十六家

宏大協餘衍大鎮昌兆豐和康仁大鉅元源吉鉅亨  
寶和宏元永豐延源源利瑞大鎰大厚餘晉大協竹  
元茂元姓厚康福康永康寶順

其資本金二十萬者五家  
義善源 久大存德恒餘謙泰

漢口今燒燬後未知盡存否姑據舊銀號數以備考  
山西票號

蔚泰厚 天成亨 大德恒 大德玉 恒豐預 乾盛亨 德和永 蔚豐厚 協同慶 存義公  
長盛川 興隆金 恒盛茂 日昇發 蔚長厚 協成乾 三晉源 天順祥 永泰慶 日昇裕  
新泰厚 志成信 大德通 中興和 百川通 蔚生長 協同信 新裕厚 合盛元 日昇昌  
大盛川 永泰昌

漢口紹幫即浙甯幫

大豐 晉昌 同大 大昌 源成 德源 大成 信成 衡源

江西安吉幫

裕厚德 怡和生 義豐源 聚和福 惠怡厚 怡和興 阜昌隆 竹泰昌 義和利

江西南昌幫

裕大昌 豫元章 吉興永 楊裕昌 怡興永 益昌祥 徐春茂 復泰 均大昌 義生厚

徽幫安徽幫

恒裕 萬裕 楊裕成 宏昌祥 興茂 永裕  
淮康 謙福張 啟大 恒豐 怡生 怡生隆

錢業本幫

益大 濟康 春興豫 保太 葆昌祥 天福 順昌 慶餘 源生 鼎亨  
福生恒 源茂盛 萬鑑 鼎森裕 同興裕 義康 裕德 益祥 厚生 源裕  
茂亨 震隆 晉康 仁大 萬泰公 義盛 博泰 同茂泰 元泰 義厚祥  
晉泰 隆泰 祥豐 義通祥 永豐 興泰裕 德厚泰 信順 厚記 全源  
慎餘 鼎泰祥 有益 彤和 源祥 滙慶 晉安 衡康 德昌 利生  
阜祥 晉和 福祥 慶昌 源益

錢鋪爐房

謙益 興泰 協順 公安 洪順 劉祥興 聚泰 復昌 同大 春生

錢莊

仁成 協昌 阜明隆 永昌祥 德厚福

一設正金銀行于外也以借外債通外滙分支店搜金銀以為國家銀行之輔查歐土各國借外債通外  
滙分支店皆以國家銀行為之蓋資望極重故自不拔德帝國銀行支店二百四十蘇格蘭十銀行支店  
千英十五銀行支店七百餘加拿大三十八銀行五百支店日本國家銀行少設支店不與外交通也以

正金銀行代之。但表面則分而為二。推其用意所在。蓋以日本初創國家銀行。為一國金融所繫。若少有失敗。則全國財政為之牽倒。故少立支店。不親擔借外債。通外匯俾可以永立于不敗之地。可謂至穩矣。惟通外匯借外債。立支店之事。必不可少也。故另立正金銀行以代之。亦厚其資本。準備金。以昭信用。資本凡二千四百萬。幾與國家銀行等用。為國家銀行之輔。蓋國家銀行如政府。而正金如出使者。也有居守者。有行者。各自為職。皆不可缺也。吾國初創國家銀行。無歐土之人才。資望宜法日本。另設一大銀行。民與國合辦之。厚其資本。準備之金。至少亦須二三千萬。以昭信用。分設支店于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以通匯兌。而調其高下。若滙價太高。則引下之。若滙價太低。則引高之。務令吾國不大虧。則不致以金融權聽命于外人。而俛首惟謹矣。其國有急。則在紐約倫敦巴黎募債。而不致以借債之舉。歸于國家。而危撼本部矣。又設分店于澳洲之雪梨。夏威夷島之漢拿。檀路。加拿大之灣高華。道羅之濱角京。緬甸之仰光。爪哇之不打。喂。及星架坡。香港。與我國通商口岸。滙兌皆通。搜購金銀。亦易着手。吾今交通銀行通商銀行。皆不足以任之。或合併之。再增資本。或庶可耳。惟道路隔廣。設支店。稽核為難。流弊無窮。前大清銀行。可以為鑒。為政在人。非才不舉。必不得已。初辦之始。先辦紐約銀行。次及巴黎倫敦。以通滙兌。而平金融之價。其餘以漸推廣可也。

一邊遠設特權銀行。以開富源。而便拓植也。查英有蘇格蘭十銀行。阿爾蘭六銀行。瑞士有三十四銀行。德有聯邦十九銀行。今減為六銀行。日本有臺灣銀行。朝鮮銀行。北海道銀行。美墨有州立銀行。皆聽其自出紙幣。與中央銀行略相類。雖體裁各有不同。紙幣亦有保證。各州則限以三倍。美昔有浪發。至九倍者。今已改例限禁之。德美聯邦事。可無論。若日本臺灣等銀行。于正金準備得發紙幣。保證準備得加。

倍其本。又行制限。屈伸法于市場。需款時。可多出紙幣。但抽五釐之稅。蓋以邊遠地利。例難與中央交通。市價時有需求。不能遠請之中央。一也。邊遠地利。多無開之則。富源可殖。非藉銀行多出紙幣。不為功。二也。故了以特權。許出紙幣。誠不得已之宜也。臺灣資本。僅二百五十萬。而大用已如此矣。朝鮮銀行。雖有濫發。然可隨時收節之。吾國自西藏新疆內外蒙古吉林奉天滇黔南甯瓊州打箭爐十二地。皆宜設特權銀行。厚其資本。或多或少。略皆當以二百五十萬為之。政府以千五百萬之紙幣。再招本地人入股。半數則立舉矣。用蘇格蘭臺灣朝鮮銀行例。許其對正金準備。發行紙幣。對保證準備。發紙幣。加以限額。其市價需要時。亦用德日制限。屈伸法。許其多出紙幣。而課以五釐之稅。則嚴疆邊圉。地利可闢。富源日拓。農牧林礦出產無窮。屯田練兵。無事才可矣。尤為今治邊之要也。

考吾國疆理。至大。道路未通。中央銀行。萬不能以貫注之。實宜每省開一特權銀行。以資挹注。乃便于闢地利。而厚民生。但開之太多。則中央紙幣。不能操權。且滯消矣。且欲提挈全國金融。時其消息。亦頗為難。故不如付組合銀行。以代辦中央銀行事務。較易操縱。若夫極邊懸遠。則不可不付以特權。即甘肅亦宜行此法也。

何以設宅地。抵當銀行。以興農工也。吾國四海困窮。民貧極矣。加軍興後。母財之絕。民不聊生。欲復本業。而無資。況于更興業乎。且今為物價競爭。機器繁興之世。若物價不講。工業不起。機器不盛。永無與各國競爭之時。則暗為各工商國所奴滅矣。吾國人多。價賤物產。多資為農工之困。然民貧已極。非國家獎助。欲興農工。其道無由。昔德大非特獵之以普魯士強也。普地寒瘠。民患困窮。乃創為宅地。抵當銀行之法。令各地之大地主聯成一會。各以其第宅田地。出抵發為債票。俾中產多信之。購其債票。且存款于其

會中。乃又許有債票之人得借款以興農工之業。今推演而成。宅地抵當銀行。自是始也。今德之土地抵當銀行。為競爭義。其銀行押出六十餘萬萬。有城市銀行。有地方銀行。有村落銀行。其發債票許十五倍于其資本。今自來因河兩岸。以至拜認巴登。固非新宅工業。盛于大地矣。法之土地抵當銀行。為獨占義。當千八百五十二年。其銀行本二萬萬六千萬佛郎。債票三十七萬萬佛郎。貸出四十一萬萬佛郎。今則但巴黎貸出已逾百萬萬矣。蓋城市居其十之八。馬瑞典行之四十年前。其京士多貢城。皆漁村茅廬。今輪奐輝美。崇閣幾冠。歐土雖窮乞之宅。亦居白壁綠窗之六層樓矣。林塲皆闢。土地價起。隆隆日上。求其所由。皆自土地抵當銀行為之。歐土各國。以土地價算國高。以築屋增其地價。用起農工之業。國家乃賴以增稅入。日本明治二十九年。勝我之後。思休養其民。乃創勸業銀行。資本千萬。許發債票照資本十倍。今各縣設農工銀行。資本歲有增。許發債票照資本五倍。蓋以土地抵當者。皆長期而薄利。故公家助之初發債時。信買極艱。其第一二次之債票。皆政府購之。即第三第四次之債票。尚是政府所購為多。特令郵政貯金四分之一。購農工銀行債票三百萬。今則漸著成效。人民信用已有八千餘萬矣。其初定之法。令農工二十人連帶而貸之。其借法有年賦貸法。有定期貸法。有直接貸法。有代理貸法。有特別擔保證。其義以補助農工為主。而不欲貸于都市。故日人施于整耕地。開墾排水。林木灌溉鑛業工業漁業。為多。借于公團尤多。德法土地抵當皆以原價十之五。十之六為定。日本貸法更下至十之二三。村野地則有下至百三十二者。日本之息年賦與直接者率七釐。有奇。定期與代理者率八釐。有奇。然其各縣農工銀行。母若無資本。則國家廣為設法以助之。有府縣郡之金庫。皆許代理之。又為勸業銀行代理。國債地方債。及耕地產業漁業。一切年賦定期之貸付。與有價證券。乃至定期存款外之存款。銀則之成數皆得以充。



債票之準備而派員監核銀行勿使債券之亂用焉其法至詳美矣德國又有撥快先法為小農工生業  
金融實為有益最新法吾亦可行我將欲富國必先足民否則雖設各種銀行厚其資本仍不能備速窮  
民且無以為獎勵農工之計也吾國近者知整齊實業而商工之公司實非國家所宜為也不知為土地抵  
當銀行以補助人民之母財而終日仰屋言興實業亦無由也以法之土地人民僅當吾十之一而押逾  
百萬萬吾土地至太若以地宅押貸不知若干千萬萬之價乃與法比今乃以無一土地押抵銀行之故  
吾人民雖富有田宅而除當賣外得金無術即欲為工商欲整耕稼亦惟有仰屋自嗟而已是吾國撫有  
萬里之土地無限之家宅不以為本而坐棄之吾民亦資本皆無惟有田宅而無以抵押則百業不興生  
齒坐困無術甚矣夫有土此有財安有坐自暴棄而致以困窮為人奴滅哉然則今欲舉此銀行依法之  
獨占法乎德之競爭法乎抑如日本乎吾國地大國家僅置一勸業銀行不足應各邊遠也則法之制不  
能行也人民未信解此義德制未能驟行其酌日本制而少增之應令每省設一勸業銀行每縣設一興  
業銀行鄉村多立撥快先法之政府可先提二萬萬兩為資本及購債票計省立勸業銀行許照  
資本出十五倍縣鄉興業出十倍或五倍之債票俾公私人民以宅與地抵押借款以起資本焉吾國民  
每逢水旱性好惠施由各報紙勸導富民合資為之勝于施捨則得資本與債券或不難也即或初時難  
之而有權出十倍五倍或十倍之債票則人必樂從其有不舉則設產業組合所許發債券如德之巴登  
公國法令每縣富民自出其田宅為抵押而出債票俾中人易信而存款焉購債票焉特令國縣鄉之全  
庫皆貯于是俾人信之許有債票者得貸款無債票者不得貸夫人誰無緩急勢必爭附本而購債券矣  
亦如日本諸法為之廣籌債票之準備金以國家地方稅入金庫託之一切農漁林礦之組合與勸業銀

行之代理皆託焉。亦分別年賦與定期之償還。限其息額。無過八釐。一分。以便貧民。設監督。巡核之初辦之始。必苦資本不足。難應紛紛之抵押者。以太信漸昭。存款漸多。國家厚助之。則可漸盛矣。夫市街宅地之抵押。尤為興起國富之要圖。建築愈多。則地價愈漲。人民坐增其富。源農工商鑛。亦隨之而盛。長于是國富大增焉。蓋各國之算國富也。以不動產之屋地為主。夫木石泥沙。滿地皆是。至無用也。然伐木石于山野。而樹之為壁棟。融泥沙于河濱。而陶之為磚瓦。文以丹青。妙其彫刻。不過工匠一轉手耳。而值逾巨萬。或百數十萬。國富即增。化無用以為大用。孰有過此。然其屋基愈大。園林愈多。佔地愈廣。電車愈通。荒地愈闢。則地價隨屋址。雷車之所至。而增價焉。今歐美有避暑之俗。中人以上。冬夏必異其居。冬處城邑。夏處郊野。及夫山水佳處。中人以上。必有二宅。否則不啻于社會之游。即不當避暑時。城市繁富者。惡其養生之非宜。貧者畏其賃宅之昂貴。故多遷郊野之山居。晨起市街之操。作雷車愈多。荒野愈拓。鐵路輪船。雷車大工場。煤氣廠。電氣廠。自來水排洩渠。與夫河渠。水利道路。交起並作。城市與郊野之地。價並增。則國富之增。無量數矣。紐約尺地皆過千圓。其至貴者。有二十五尺地。而值三百萬圓者。若滙于中國。可值六百萬計。吾邊一府一縣之地。或不能值此矣。同有土地。善用之。則如彼。不善用之。則如此。吾擁此廣土。棄木石于山林。棄泥塗于河濱。則不值一文。屋小而陋。則所值百十元而已。又無幾居之增。避窮之地。地價不增。而國富亦隨之枯槁。在吾舊國。實尚儉之使。然于理財之計。實大相左矣。今歐美民居。日闢。地價日漲。加拿大之灣。高華域多利等處。十數年前。數圓之價者。今值萬圓。乃至南洋日本。地價日增。國富日增。惟吾國不知。乃以日絀。亦不可不思變計矣。夫以法國之地。僅比吾二省。而不動產之價值。凡一千二百萬萬。但巴黎以內之屋價。押于銀行者。抵百萬萬。日本不動產。亦值十三萬萬。吾

國第宅雖劣而都市甚多土地甚大比國為例應值一萬萬萬零二萬萬即不能爾豈不能比日本乎雖今全國宅地之臺帳未加核算然屋地實為國富之本土地抵押實為起民資本之由而于吾國之民貧尤切不可不留意也

夫人民理財之法修食為下修衣為中修器為上蓋飲食者只有虛糜一出而無復原者也故為最修宜尚儉以救之衣雖舊可再染做或改為紙然所還原有用者寡矣雖非全虛糜然亦為修惟以中國產也于商有利焉則聽之器者難壞而可久精美之器可屬工作而競于物質其器保存亦可展轉人間在個人有之急時可售非盡虛糜在公眾尚之得幾後藝競工巧為今世之宜矣故修器宜尚有益於公眾也

在個人為修在公不得以為修矣若屋者非一人一家之私物而一國之公物也以一人必不能久佔者也流通于國民之間愈多愈修則流通之值愈多民愈饒國愈富俗愈文明所關至大矣故歐美人樓導之美人月工所入而屋租費其半既盛宮室又益衛生花木扶疏繞其外毡毯紗簾華其內中之宅過吾公卿豈故為是奢修而不知禁哉誠以其可積國富即可裕民生故也即或在個人勉強支持華屋或稍苦之而在一國之公債與文明實大利矣既國民之公利則非修矣吾國人不知此新法徒泥于尚儉之義以飲食衣服一例並視之以茅屋土階為美故吾國人苦如牛馬磨屋亦等于馬廐牛欄徒令外人謂為野蠻此知一個人之私德而不知公眾富美之義也故國富民生無藉也欲求富美文明獎民美屋為上美器次之衣服為下若飲食則為奢侈宜屬禁之國民明乎此義則富源有基矣吾粵人也今試以廣東省城之舊屋之其人口百萬其為屋十萬有奇大約公所會館大富家值十萬者百共十萬值五萬者四百共二千萬值二萬者十共二千萬值萬者萬共一萬萬值五千者四萬共二萬萬值千者五萬

共五千萬。是已。人值四萬萬。以抵押半價言之。應押二萬萬。廣東近者。破自不值。此然在承平時。增此二萬萬。流通于一城中。則農工商礦。由此二萬萬。以舉實業者。以增出產。以養貧工。展轉相生。富利何限。此尚為省城也。請以縣城言之。吾聞潮州之海陽。邑居三十萬家。屋五萬有奇。其十萬之屋。其五萬以上之屋。百其二萬之屋。千其值萬之屋。一萬其值五千之屋。一萬值二千之屋。二萬值千之屋。二萬其值二萬萬。一千六百萬。以押半價計之。應添有一萬萬以上。流通于一縣市中。舉以辦農工商礦之實業。以增出產。以養貧民。展轉相生。富利何限。若順德香山。亦其比也。此猶為縣城也。以吾粵大鄉計之。若順德之龍山。龍江。容奇。桂洲。番禺之沙灣。新會之外海。南海之九江。沙頭之類。計之。大約人民十萬。屋萬家。地方十里。其祠宇值十萬以上者十。祠屋值萬以上者百。其屋值五千以上者二百。值三千以上者千。值二千以上者二千。值千以上者五千。值五百以上者二千。共值一千九百萬兩。其桑畝值數百。今姑以畝三百兩折之。十方里之地。除山林村宅。三分之一。得六萬畝。應值一千八百萬兩。屋押半價。應增銀九百五十萬兩。地押十之二。應值三百六十萬兩。合應一鄉增銀一千三百一十萬。以流轉之。以舉農工商礦之業。以增出產。而養貧民。展轉相生。富利何限。此極富之鄉也。若吾鄉銀塘。小鄉之貧者矣。男女人口三千。屋五百。田土三千畝。祠價三千以上者十。祠屋價二千以上者一百。值千以上者二百。值五百以上者二千。共值五十三萬。以屋押半價計之。應二十六萬五千。地畝一百。共值三十萬。以地押十之二。計之。應得六萬。吾區區小村。驟押得三十二萬五千兩。流通于一村之中。以舉農工商礦之業。以出生產。以養貧民。展轉相生。富利何限。夫以直隸河南廣西雲貴之鄉間。茅竹為屋。畝地千錢。誠難押值。然都市仍有可為地價。仍有可恃也。若吾粵與江浙四川之比。以發富源。則可自生風雲。不可思議矣。蓋屋與地為人民

所自有富民以屋與地組合而共抵押則可出債券有債券則可得金幣復抵押以得金幣而以舉農工商礦之業相引于無窮故知此義也但得大縣之地試之其富利已不可思議若以吾粵言之各縣各鄉各族皆有公業公產若順德之青雲社東莞之萬頃沙歲入皆十數萬金各鄉族之公產祖嘗亦歲入萬數千金小者歲入數百若組成興業銀行或興業會社以不動產抵押當得款展轉分潤以舉農工商礦之業可一舉而成之夫歐土市府小國數十里之地若漢堡伯爵雷問之類能富其國歲入萬萬園宅龍農士女農工商名天下者宜有他哉有國家銀行出紙幣以豐其國有興業銀行以豐其民故耳又行于布加利牙之新國百工並作公所渠道屋宅脩興日不暇給得新理財法故也安有以萬里之廣土眾民而患貧者哉或疑建築太多投機必盛盛同賭博中產易敗貸欸無歸故德土地抵押當銀行倒者至五家羅馬亦有聞焉街市抵押似不可行豈知此論乃土地抵押盛後之事與吾國今情無可抵押事勢相反即試問巴黎市抵押占土地抵押當銀行十之八凡百萬萬何有弊乎若吾國今無起本之地尤不可因噎廢食也（論詳見下）今吾國經破壞後民尤貧地尤賤不能比昔時若善為勸業銀行補助于上大盤興業銀行鼓行于下以不動產為抵押廣興雷車雷廠鐵路輪船自來水煤氣燈排洩渠及開河渠修馬路之業以業生業以富生富但起本有賴一年之間舉國變色三年而規模有效五年而民豐足十年而農工商礦之業霸于大地矣

何以設股票交易所也吾國商務不振資本之絕今人人政策皆知不昌實業不能富國矣然實業出于資本資本有實有虛各國股票日日出售商店人家可藉抵押銀行可以為保證準備于是紙幣可以多出蓋與公債同一妙用焉皆以為增資本之法若股票不日售而為私人定質則商店抵押無物銀行無

以為保證準備而紙幣不能多出即資本不能大增故以金為商務公司資本同而股票流通則為生產物股票不流通則為不生產物股票流通則可化為一為萬股票不流通則以一為一止是不生而無用矣同有金錢資本而善用焉與不善用相去如此其遠也吾國商務股票皆一二人一一家之私業定質而不能流通別為生產商店不能抵押銀店不能以為保證準備欲多行紙幣其道無由雖欲增資本孰從而增蓋無股票交易所以為之流通故也且股票交易之法非止為增保證準備多出紙幣而已又有非常大利存焉歐美公司之法股票散之市有注名者有不注名者其購得公司之股票者其望收得公司之溢利者少望日以其股票售之市場而獲利者尤多且大也蓋商務之溢利吾國必一年乃計而分之股票交易之溢利則日日可得且有驟漲夫歲分溢利與日分溢利相距以三百六十倍計則至相遠也入紐約之股票所開于晨九時散于午十二時購客列坐爭呼子樓至者高聲算蓋于下數時之間商務交易以二十萬萬計有大贏者有大敗者大贏者至萬萬者于是傾動國產馬片時片紙書諾飛雷而畢矣夫以二十萬萬之貿易若運致金錢而彼此數之懋遷商貨而論價移貨費千夫之力十日之工以市易數百萬者恐未易集事也若加數百倍而為二十萬萬恐吾中國之大人民之眾終歲商賈之勞傷亦不及此也然不過紐約半日早市之交易耳紐約市易固日日有此則一市而當吾全國三百六十倍之交易也夫交易大而多者工商盛而資本繁市易少者工商少而資本少即可以其倍數計之此吾國所以極貧舉四萬萬人之富力而不足當歐美市場之一吸也夫貧富之競十則下之百則奴之千則滅之當商爭之世而若此能不為奴滅乎或者曰此投機也得無害民然以紐約計之就購股票者均計得失勝者七十五敗者二十五以多數取決則從其勝者所謂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兩利相形則取其重也故



紐約市三十年前無股票競賣時富百萬者僅百人富千萬者寥寥自有股票競賣後富百萬者百人富  
百萬者千人此其成效不可廢矣然榮空賣空皆以一紙積三十年銀行必一倒敗美人早知之至下未  
年冬未及三十年美銀行累至大倒其已事矣美中富人懸重資以求銀行免倒之術至今未得而大利  
所在歐美行之如故而益盛卒不能因一噎而廢食也或疑商務之股票日轉人不望商利之溢則公司  
工商之業豈不敗壞則不然也歐美人之為商業其立法至巧妙矣彼招股之董事必富實或有才望之  
人也彼之督勸其工商業至精且勤惟恐其無溢利也惟其諸董事所據之資必已過其公司之半數而  
後有權操縱其商業與資本焉其所溢利者過半為諸董事所坐收者也雖然其中更有妙法焉公司無  
溢利則股票無人過問欲出售而不能也公司常溢利則股票永不落諸董事亦無妙法以獲無窮之利  
于是諸董事時為起落任其報告焉當股票大漲之時將其所有之股票大售之則獲大利焉已而巧報  
商務不前令股票驟落而復以賤價收之又獲大利焉頻為起落則同一商業之中而獲利無算矣購得  
股票之股東既以股票日售之買之不過借股票以為競博之計于其本店之虧與不得利與否意不  
在是不過計也其得股票也如五日京兆如旅人三宿既不望其終歲之溢利亦不憂其終歲之虧敗故  
不憂其商業之奸欺也是以其信公司而購股票易也若其督商務之實業收商業之實利勝則大益敗  
則大虧者被諸董事十數人或大股東百數十人而已然是諸董事及大股東既有股票漲落之頻獲其  
利又是十數人與百十數者皆互能監督稽察而無能欺之者亦與吾小工商業之屬子一二人以便于  
督察同也是以其工商之業甚穩而日精進也雖然其任意報告時為漲落亦必稍依實事以信眾聽而  
不欲行欺盜焉蓋在半虛半實之間以行其或漲或落之術其妙用亦與公債紙幣等故諸董事者既獲



一年中商業直實之溢利。又獲無量股票漲落之溢利。虛實並進。化為二為無數。故其致富易也。歐  
美中商人。但能積資望。為人信。從可招股者。必致巨富。用此道也。若如吾國某某鐵路某某公司。純行欺  
盜。以求利者。則無恥而又無術。又歐美公司之所不屑為也。今吾國公司。不為人信。則股票不盛。而大工  
商業不成。若有股票市易。所以流轉股票。為今大股東為董事者。得移其實業。又時其漲落。以獲利。自不  
屑為欺盜之舉。今小股東競買股票。而日售之不理。公司之虧耗與否。自不致視公司為不信用也。然則  
必有股票市易。所而後公司乃見信。而獲利乃可大增也。或謂公司既多。則小者必併于大。而大公司必  
併于托拉斯。如投機無定。中人之產。必為吞敗。競股票市易之所不可行。此審中國今日之情勢也。中國  
今者公私交廣。幾成赤地。全在增資本。獎富貴。且資本增矣。憂富多矣。而後貧者依以謀生。中產得以漸  
富。地利賴以廣。闢大工大商。賴以舉辦。而後國賴以立。吾遊美西。烈論之鄉。關山六年耳。而十里之中。樓  
閣抗山園林。繡野相望。電車曲折。畢至銀行信館戲園公會之地。畢備且妙麗。幾冠美國矣。則紐約數十  
富人合資營之也。又布滿之有火油表之有佳礦。一呼而集。期月而成。大市地利咸出矣。吾國若多富家  
如迦利。忌落基。花路摩根者。豈止內地之農工商礦可大起。即遠邊之遼蒙回藏之實利。可速拓植。中國  
之貧民。豈復憂生中國之富源。豈可思議也。故今全國才英竭才盡智。皆以為為增資本。獎富貴。計耳。若遠  
憂股票市易之有弊。與夫投機之有害也。是與不識中國之奇窮。而欲行社會均產之法。無異也。知防弊  
之義。而不知致富之謀。是與于顛倒本末之甚者也。吾固持賭博之害者。然非以論于救今中國奇窮之  
時也。此段本不欲附入。恐有獎厲投機之疑。  
今令各通商大市開股票交易。所以漸推行于內。又曉令各公司商店。以商業注冊。製為股票。以出售。各

報推發之則股票流通商店可以抵押銀行可以為保證準備紙幣可為多出而後資本可計日大增也若慮投機不穩則政府可隨時禁限之然投機之業今未能開即開之亦止可本國自為競爭而萬不可與外競去年橡樹之虧可為殷鑒蓋以瓜皮小艇而與四萬噸之鐵艦競走未有能任其浪者是則可戒也

以吾此說行之先定國民銀行以集中中央銀行之資本公債而發行紙幣于上各省縣鄉有組合銀行以交通國民于中有勸業興業銀行股票交易所以裕民于下有正金銀行以平通滙兌借貸外債于外有特權銀行以開富源佐邊用于邊數者並舉而中國猶患貧者未之有也

問吾四萬萬國民得民權平等自由乎

積熱融滯則潰瀉之以大黃朴硝中寒空虛則大補之以炮耆附子審病與藥以君臣佐使用之酌其分量加以炮煉時為增損改益而又無泥守一方此固不待良醫耶昔晚清之季舉國積憤於壓制則大昌民權平等自由之說發皇而布瀆之彌於婦人孺子於是帝制遂倒共和告成蓋民權平等自由之方大驗矣然而藥力膨脹觸處破裂大黃朴硝乎炮耆附子乎宜無分量乎於君臣佐使之理宜無炮煉乎加減乎改益乎病既去後抑可永奉為常饌朝餐而夕食之乎今之醫者只開一獨步單方曰民權十分也平等十分也自由十分也無分兩之輕重無炮煉之調和無加減之改益及病既愈仍不易其方幾若可以為日用飲食朝餐夕食者其於病情宜乎其於衛生適乎民權平等自由之三方其於共和宜乎其於中國適乎醫者固付之不論病者亦服之不已是非以藥止病乃以藥生病也是非以病致死乃以藥致死也舉國病狂妄行而不知此則鄰人所大憂而深疑者矣

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故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權豈非吾先聖之大義哉。孔子之為春秋也。始於撥亂。中於升平。終於太平。至於太平。世則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為中國。男女平等。昆蟲草木。莫不兼愛。大學之終。章治國之後。在乎天下。故傳曰。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竭聖人耳目。心思所有事。不過為民平等。無使有富貴貧賤者之畸重畸輕耳。若自由乎。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故莊子有建德之國。列子有無所之山。而公羊所謂家給人足。無險誠之心。無利欲之意。被髮美好。含哺而遊。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故太平成而頌聲作。此孔子之太平國也。詩曰。陟彼鵲巢。集我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蓋以不仁如鵲巢。而亦服從道德。故集泮林。而懷好音焉。是化強暴為善良也。詩曰。蕭蕭馬嘶。振旅於中。林糾糾武夫。公侯腹心。蓋在野皆材。故兇宜之野人。亦為干城之武夫也。此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真為共和國也。則豈止如美法之立民主而已。雖如瑞士之不立民主。乃至為無政府之國。亦可也。建德之國。所謂無君於上。無臣於下。其食徐徐其行。子于。人人有士君子而自治。何事多一政府哉。故夫有政府者。吾民之大恥也。吾民之未能自治也。吾民之非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子是不不得已。而有政府。夫至于有政府。則必有法律。而不能自由矣。則必有紀綱。而不能盡平等矣。則必有政府之權。非民能盡有權矣。此其程度之宜否。不能曰民權平等自由之可行與否也。但還脚之吾國民。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否耳。

吾敢略為三世之義以定之。國民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純乎民權平等自由。雖為無政府之國。可也。國民人人由暴民而化為士君子。則民權平等自由。各得其半。為共和國可也。若其國民由士君子而化為暴民。則所謂民權者。徒資暴民之橫暴。恣睢虐殺。無賴而已。所謂平等者。網紀掃蕩。禮法蕩棄而已。所謂

自由者。縱慾敗道。蕩廉掃恥。滅盡天理。以窮人欲而已。以若是之俗而為共和。則是附虎以翼。添火以油。共爭共亂。豈復可言哉。

凡人有子而嬰孩也。則襁褓之既壯。則禮以成人。聽其自立。門戶焉。凡立學校。訓童蒙。則設夏楚而呵斥之。語則呼其名。至於大學。則敷教在寬。禮如賓客。中國則字而不名。歐美則姓而不名。夫同是父子。同是師弟。而行禮迥異。國無文野。莫不同之。豈非得乎人情自然之理哉。若襁褓其壯子。則人皆笑之。夏楚其大學生。則學徒叛焉。然若聽嬰孩幼子自立門戶。而不顧復腹育之也。則羣嬰饑不知食。羣寒不解衣。食惟。有饑寒而死耳。羣童聚請而無嚴師訓厲之。則騎牆而嬉。執刀而舞。豈徒不學。勢將相毆而致死。故為學規者。非嚴于幼童而寬於成學也。事理之各得其宜也。至于治國。其與養子教學。豈有異哉。今吾國民之程度。能成人自治。而自立門戶。歟。能成人自修。而不待督責。歟。抑猶羣童上學。喧譁舞蹈爭亂之時歟。吾國民勿驕勿讓。可還自審之。吾國民能自審其程度。則可自定其政體矣。

今共和經二年矣。吾國之政象何如哉。政府之號令。不出於京門。派命吏則明拒之。施法令則笑置之。賦稅一無所入。名為學美法之共和政府。實為無政府耳。各省梁頤專制。而自立各道府縣。亦各梁頤專制。而自立各鄉曲武斷之徒。又各梁頤專制。而自立既號為學美之聯邦。又易其名曰軍民分治。實而費之。則由一統大國。變而為千司萬土而已。其命吏破除資格。其長官得自拔屬員。於是黃口之童。沒字之碑。因緣思私。超拔大僚。而以爛羊為侯。琵琶為王。人皆輕之。於是官不足以任才。而爵不足以勸士矣。若夫國會。為人權所託。選舉為議員所出。而董金競勢。各以黨爭。偽造名字。而舉私人。於是入太黨者市魁里儉。推埋剗掠。毛利加豐。恣睢並作。却略榜殺。武斷橫行。而不入黨之良善。坐受其魚肉矣。不能走避。則死。

轉刀俎無所控訴。自名為選國會之常事。實則增無數暴民。為小君以專制耳。名為共和。實則共亂。若各議會之爭。亂各官僚之爭。亂各軍隊之爭。亂各鄉市之爭。亂炸彈手鎗暗殺。日聞于都市。臚言風聽。謠言日電於朝堂。商市震擾。而資本虧。男女坐休。而農織罷。中資亡於轉徙。老弱轉於溝壑。常者從而之外。金融絕於全國。各吏自知不久。皆懷五日京兆之圖。遂為席捲地皮之計。其他苛政若虎貪吏如狼。徧滿中原。橫行郡邑。嗟我國民。殆無噍類。加以信教自由之名。丁祭竟撤教祖。既廢人心。無歸苦學。修行之儒徒。供排笑。暴暴誇異之。夫為世所宗。何以禮義為財多而光榮。何以修行為誇勢而立身。士不悅學。人不知恥。教化既棄。而道德為之不尊。迷信既排。而鬼神為之無力。增設法律。弱者因而姦欺。強者則明破除之。明無禮教。幽無鬼神。則惟有肆為暴橫。縱極人欲而已。是放無量之虎狼。養萬千之蛇蠍。洪水徧陸。猛獸彌山。以此立國。於列強競爭之時。豈有幸乎。以此冒名共和。豈有宜乎。且所謂共和。民權平等。自由者。實不過此十數萬之暴民得之耳。此十數萬暴民之民權平等。自由。誠肆睢。僥蕩無所用其極矣。試問吾四萬萬同胞。誰則實得民權乎。民權託之代議。夫誰能代我民者。其立義已為大謬。況我所欲舉者。未必被舉。既為多金所買。又為大力所擠。而吾民實俯首歎恨。而無所與焉。故民權者。大黨十數要人之權。而於我四萬萬同胞何與焉。又試問吾四萬萬同胞。誰實得平等自由乎。彼千百暴民之魁。憑據權勢。占領土壤。汽車。聽其盤遊。女色。惟其所擇。車馬。流水。金帛。堆山。發言有權。一電而各省響應。橫行如意。舉步而開會歡迎。總統則畏其亂。而羅籠之報館。則藉其勢而張皇之。隨意居遊。惟意所適。無不平等。無不自由。故平等自由者。彼千數百暴民之平等自由。吾民究鬱於虐政之下。一言有誤。而槍死一事見証。而槍死。薄言往愬。普天無告。然則

吾四萬萬同胞誰實得平等自由乎。夫使吾四萬萬同胞皆果得民權平等自由。則個人各得其權利。而國權必屈。方今列強並爭之時。猶非所宜也。然四萬萬人果真得民權平等自由。則少屈國權而伸個人之權利。猶之可也。無如四萬萬人皆無所得於民權平等自由。而僅令千數百之暴民得民權平等自由。是排除一人之專制。而增設千數百人之專制也。吾國人之誤聽失策。其矣。

昔者無數暴民。日以其平等自由之美言。告我國民。我國民莫不歡欣鼓舞。而信從之。相將斷頸滅族。破家捐金。以從事於革命。而購共和焉。蓋將以易四萬萬人之民權平等自由也。乃帝制既排。共和既得。而民權平等自由。則茫如捕風。非徒渺不可得。乃更戮奪剝奪生命財產。抑不得保焉。然則吾四萬萬同胞斷頸滅族。破家捐金。徒為此千數百暴民買此民權平等自由而已。而不得與焉。吾國民何愚之甚耶。

抑千數百之暴民。昔者日以民權平等自由。鼓厲吾民。而今者彼千數百之暴民。大收其民權平等自由。而吾民大失其民權平等自由。是千數百暴民明欺誘吾國民也。且夫誘小兒者。以餅餌。果欺誘壯夫者。以酒食金錢。未知其欺誘則謂之恩人。既知其欺誘。則謂騙人。今千數百之暴民。日以其民權平等自由之說。誘吾四萬萬國民。至今則國內日亂。國外日危。其亡其亡。不知所屆。然則標民權平等自由之說。以鼓動吾民者。其為愚人乎。其為騙人乎。吾國民當自擇之也。

今蒙藏自立矣。三邊瀕危矣。凡此英俄之來強迫。而實我之內亂。自召之。我內亂何自來哉。則民權平等自由。實為祖之所自出。夫使民權平等自由。而果能使國勢益固。國威益張。則即使暴民大得權利。而吾四萬萬同胞無所於益。猶之可也。無如凡言民權平等自由者。必伸個人之權利。夫個人之權利。伸則全國之勢力弱。殆無可避之數也。今有公司於此焉。眾股東竭力而助公積。則公司必日盛大流行也。若各



股東止顧歲月分其私利則公積之力必削且弱此理勢之自然矣若以一弱公司而與強公司鬥乃朕東不顧力助公積而圖日分私利焉則此公司也必為各強公司所擠併而滅亡矣故當天下一統之時乎吾國民縱極其平等自由之說可也蓋只有一公司而無眾公司故不必顧其公積可也若當列國並爭之際則宜齊心并力於國權而不可使個人之權利過伸焉眾股東勿日圖分利而力助其公積庶不為眾強公司所併也此至淺之理也吾國民乎若有愛國之誠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嗚呼噫嘻吾不幸而言中

嗚呼噫嘻吾涕泗累欷累言爭總統之蓄亂宜咄統一也而誰聽之雖然法之共和亂八十年而後定墨之共和亂三百年而至今未定南美諸國亂百餘年而今未定蓋凡共和必經之軌轍無能外者也況吾國之大其尤不能外此軌道不待言矣總統子儕偶多而平等誰肯俯首者總統而不才固不能收統一之效羣盜滿山農工商廢業則民怨而譁怒總統而才則如參亞士之專制致墨三十年之富庶文明然而既名共和之總統則專制非義也終不能得民心而叛之何況吾國今日禮教掃地人心壞壞暴民滿野所日奔走者于亂之途所日登陟者于亂之峯所行所望在亂而望其治也猶欲之安南而北走蒙古也必不可得矣然則吾四萬萬同胞乎由今之道順今之俗吾民只有日看兵燹而待死吾國只有日聽鼙鼓以待亡而已吾言之多矣今南中風捲雲飛而雷動矣奈若何嗚呼今而後吾欲無言也

嗚呼噫嘻涕泗累欷累言蒙藏之變而俄尤內迫也而誰省之孟子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有告于我者曰子勿言收蒙戰俄也夫吾國至今一弱至此吾雖大愚夫豈不知不能戰俄也良以吾國民氣之衰也若善其道以吾國之大非無戰俄之理也吾去年為立國之正義言之也無如政府所由之



道所行之俗適得其反內地尚不能一統之民稅尚不能直收之而況俄也屬有天幸歐東已根諸國有  
兵事吾得苟延殘喘及是時而不明其政刑焉俄得深窺吾隱于是以重兵入庫倫邊以八千隊入黑龍  
江而逐吾督焉德索山東數事又振振有詞夫既不能張皇六師又不能隱忍定和是孟子所謂絕物也  
今又內亂嗚呼悲哉吾恐吾東遼新疆非吾物也吾言之多矣今聞俄以兵力挾蒙古相要奈若何嗚呼  
今而後吾欲無言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卷三目錄

教說

覆山東乾道會書

大學註序

禮運註序

禮運註

中庸註序

論語註序

孟子微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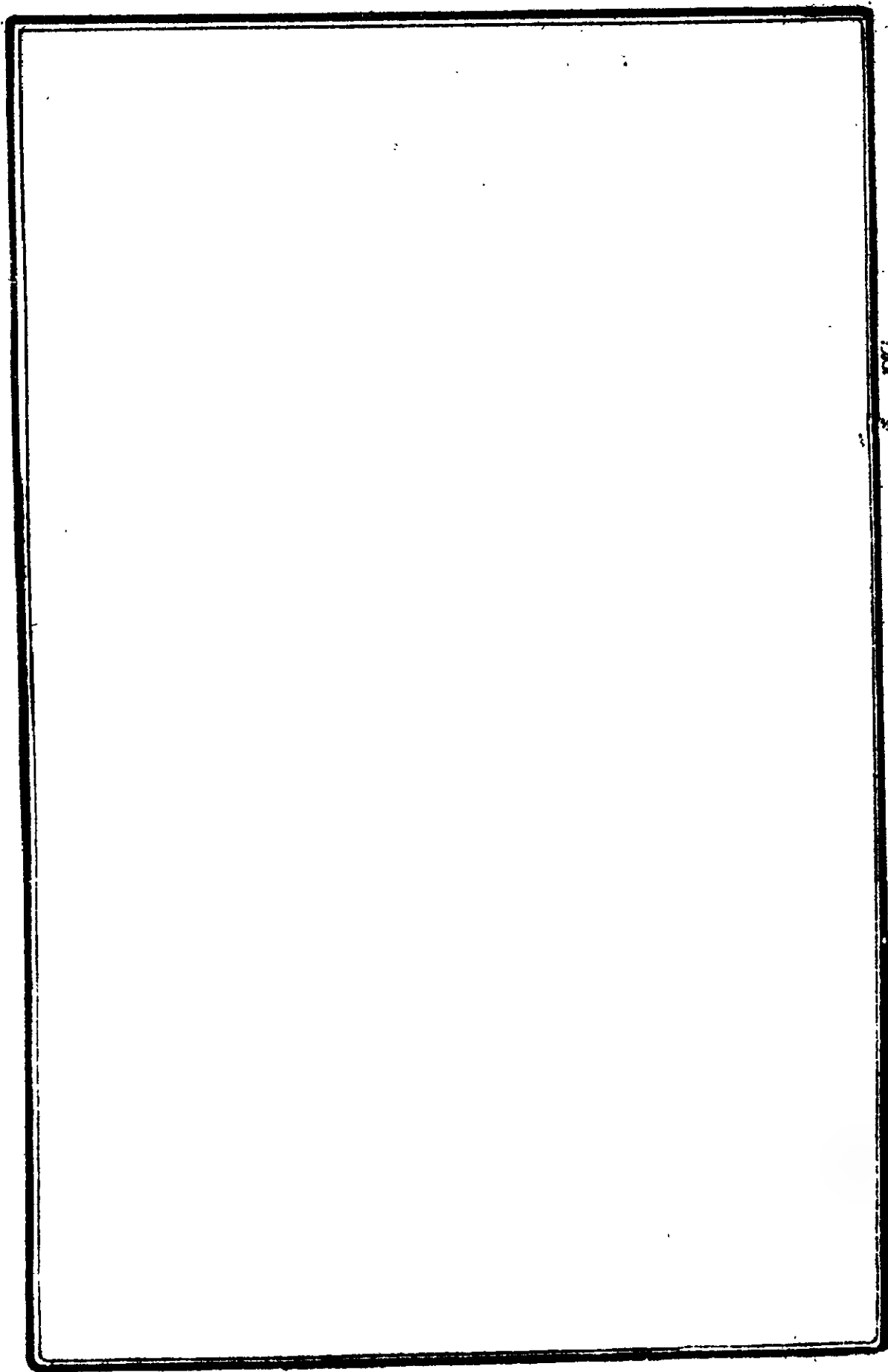
孟子微

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自序

刊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題詞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發凡

覆教育部書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卷三

覆山東孔道會

南海 康有為撰

李樵先生執事。自戊戌遭難。黨禍重興。執事與沁園尚書。下靖侍郎。並遭黨網。北都則李杜齊首。東林則高顧並名。懷仰高山。愛而不見。流離絕海。久而未歸。加復劫灰。日飛。滄桑。親歷國事。危變大教。會骨。悠悠。爾心相望。不語其為感。嗚呼。可言耶。頃者四海橫流。公經掃地上。下竟廢陳。俎。庚子不復。橫經。論語已付。燒薪。餐金。鞠為茂草。國家尊器。而忘道。學子媚西。而棄中。或疑為無用。而謂以迂愚。或目為過去。而不周時用。甚且妄人無忌。降黜聖

號。謂為政治教育哲學之名。家。儒冠欲溺。世相詬病。中風狂走。大浸稽天。吁。可痛矣。頃由門人梁啟超轉來賜書。承聞齊魯諸儒。大發宏願。宏茲

孔道執事靈光歸然領袖主持宣揚

聖教。夫當世衰道微之極。運。心。觀。中。流。砥。柱。之。擎。天。乃。心。西。悲。憂。極。以。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並承立總會于曲阜。廣郡國之推行。庶幾聲教四訖。為道干城。人心不死。儒學未亡。德必有鄰。道或不墜。總會籌備宏規大起。一皆如祖所欲言也。惟承過許。推以所長。才質朽鈍。衡辱大命。非所承也。豈敢任也。惟自昔者。逾冠之歲。先獲百國之書。指。其。水。之。來。深。慮。教。宗。之。變。儒。書。校。院。撫。經。而。夜。泣。壁。間。絲。竹。念。先。聖。而。神。懷。幸。乃。發。為。公。羊。三。世。之。微。言。証。明。禮。運。大。同。之。真。旨。推。茲。大。義。偏。註。羣。經。明。撥。亂。之。外。尚。有。升。平。太。平。之。深。微。知。小。康。之。上。猶。有。天。下。為。公。之。大。道。道。雖。並。行。而。不。悖。泉。必。時。出。而。為。且。故。能。曲。成。不。遺。用。以。範。園。無。盡。不。量。鄙。薄。負。荷。大。教。羣。經。註。成。陳。祭。庚。子。而。以。

孔子改制考先焉欲以

孔道推四海而皆進。範千世而罔外。曾於戊戌進呈各書。並奏請開孔教之會。不幸竟遭幽囚。秦焚遂至。餘生瑣尾。絕域流亡。執禮器而西行。抱遺經而南渡。居夷浮海。訂堅守。殘海島煙雨。註春秋。千嶺柳嶼中。須彌靈寶。訂傳記。千大古嶺上。遭時禁。遂十有六年。微尚所存。居幽彌篤。躬逢嘉會。寫我素心。敢不從諸公之後。冀少効涓埃之力。庶大教之不墜。俾斯道以重光。中國不亡。黔首攸賴。亡人回首。西望神州。泰山之雲。雨彌天。洙泗之波。瀾沫未。曰歸。曰歸。言懷五。冀努力。未喪斯文。謹布區區。惟希明鑒。敬問起居。不盡悽悽。

劉公執事暨會中同志均代致意。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大學注序

善乎莊生之言孔子推孔子也。為神明聖王曰明乎本數。係于末度。內外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重明之而歎息曰。嗟乎。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夫內聖外王。條理事具。言簡意而該者。求之孔氏之遺書。其惟大學乎。以明德為始。則靈魂不昧。先不欺。以修身以新民為終。而至善為止。推繫矩以平天下。精粹微遠。深博切明。提大道之要。鈞至德之元。羣書傳說。未有比焉。誠孔門之寶書。學者之階。準也。是篇存于載記。朱子以為曾子所作。誤分經傳。夫詩書禮樂易春秋。孔子聖作。乃名為經。餘雖論語。只為傳。禮記則為記。為義。况一篇中。豈能自為經傳乎。篇中僅一指曾子。亦無曾子所作之據。惟記皆孔門弟子後學傳孔子之口說。孔子之微言。大義。實傳焉。朱子特選中庸與此篇。誠為精要。惟朱子

未明孔子三世之義。蓋孔子太平之道闡而未明。鬱而不發。蓋二千年矣。方今大地棟。通據亂之義尤非所以推行也。不量愚薄。更爲箋注。其舊文錯簡。亦竊正焉。成成之難。舊注盡失。通亡多暇。補寫舊義。僻在絕國。文獻無徵。聊復發明。庶幾孔子內聖外王之道。太平之理。復得光於天下。學者持循。以有宗廟百官之美。富亦庶幾門階之未失。云爾。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康有爲序於印度大吉嶺。

禮運注叙

大漠也。鉅海也。泛之而無涯。行之而無途。杳杳茫茫。人之迷方。失路以悲。漂泊可傷者。皆是也。活乎孔子之道。蕩蕩則天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然以其曠博浩瀾。舉一千五百年之綿。變合四萬萬人民之繁。衆并日本高麗安南之同文。立於學官。著爲國教。誦之讀之。尊之服之。而蒼蒼無正色。渺渺無終極。似實爲孔子之至道也。莫可得而指也。人好其私說。家修其舊習。以多互證。以久相蔽。以小自珍。始誤於荀學之拘陋。中亂於劉歆之偽譏。宋割於朱子之偏安。於是素王之大道闡而不明。鬱而不發。令二千年之中國安於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澤。耗矣哀哉。予小子六歲而受經。十二歲而盡讀周世孔氏之遺文。乃受經說。又蒙先儒之言。二十七歲而盡讀漢魏六朝唐宋明及國朝人傳注考據義理之說。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如循宋人之途。輒炯炯乎自以爲得之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繼導漢人之門徑。紛紛乎自以爲踐之矣。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亂也。苟止於是乎。孔子其聖而不神矣。既乃離經之繁而求之史。凡數千年國家風俗治亂之故。若者與孔教相因而進。退者得之於戰國秦漢之間。東漢爲美矣。以爲未足盡孔子之道也。既乃去古學之偽而求之今文學。凡齊魯韓之詩。歐陽大小夏侯之書。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禮。公羊穀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陰陽之變。春秋三世之義。曰孔子之道大雖不可盡見。

而庶幾窮其藩矣。惜其彌深太漫不得數言而賅大道之要也。乃盡舍傳說而求之經文。謂至禮運乃浩然嘆曰。孔子三世之變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發之明而別之精。古今進化之故神聖間世之深在是矣。相時而推施並行而不悖。時聖之變通盡利在是矣。是書也。孔氏之微言真傳萬國之無上寶典而天下羣生之起死回生賴以不泯列聖呵護幸以流傳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鴻寶發見闢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昭修夜以仁濟天下將納大地生人於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豈不真哉。康有為乃權輿勇社而止言曰。吾中國二千年來凡漢唐宋明不別其治亂興衰總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國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劉歆朱子之說所言不別其真偽精粗美惡總皆小康之道也。其故則以羣經諸傳所發明皆三代之道亦不離乎小康故也。夫孔子哀生民之艱拯斯人之溺深心厚望私欲高懷其注於大同也至矣。但以生當亂世道難躋等語。雖默想太平世猶未升亂猶未撥不能不盈科乃進循序而行。故此篇餘論及它經所明多為小康之論而寡發大同之道。亦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耶。若其發禮意之本極天人之故抑可以擇先聖制作之意焉。幼孩不能離襁褓蒙學不能去嚴師害飢渴者當酣飽以濟其虛不能遽與八珍病傷寒者當滌蕩以去其邪不能遽投參朮亂次以濟無翼以飛其害更甚矣。若子弟成人尚必服以襁褓寒邪盡去尚不補以參苓泥守舊方而不知變承因舊曆而不更新非徒不適於時用其害且足以死人。今者中國已小康矣而不求進化泥守舊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肆其道也。其非所以安天下樂羣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且孔子之神聖為人道之進化豈止大同而已哉。莊子建德之國列子慮慤之山凡至人之所思固不可測矣。而泥孔子平聖人之治如大醫然但因病而發藥耳。病無窮而方亦無窮大同小康不過神人之一二方哉。竊哀今世之病



搜得孔子舊方。不揣愚妄。竊用發明。諸天下庶幾中國有康。而大地羣生俱起乎。其諸好學高識之君子。有以正之。孔子二千四百三十五年。即光緒十年甲申冬至日。康有為叙禮運注。

鄭玄目錄云。名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愚按孔子之道。有三世有二統有五德之運。仁智義信各應時而行。運仁運者。大同之道。禮運者。小康之道。撥亂世以禮為治。故可以禮括之。禮者。猶希臘之言憲法。特兼該神道較廣大耳。此篇明孔子禮治之本。大義微言多在學者宜思焉。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事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

蜡索也。歲十二月大祭。今聚萬物而索饗之。祭坊水庸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黃衣黃冠而祭。以尊野服。報粢鬯饗及郵表啜禽獸故。諸侯貢者莫立而至。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則通。蜡以移民。既蜡而收民息已。秦漢以後曰臘。觀者臺門之上闕。何氏休曰。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漢末中宮北為闕。今午門五鳳樓是也。以懸法象者。蓋古俗始於爭戰。故臺門必為望樓。其後建國為君。因用為飾。今埃及錄士京。古宮兩觀中闕猶存。可推考吾古制。鄭玄曰。蜡兼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疑孔子相魯時也。孔子以羣生同出於天。一切平等。民為同胞。物為同氣。故常懷大同之志。制太平之法。而生非其時。不能遽行其大道。適遇蜡祭。諸侯大夫皆莫立野服。至平之服矣。饗農息民。下及禽獸。草木水土以告歲功。至平無差等。乃太平之禮。至仁之義。故觸其大同之思。而時當亂世。實難用已。未能行已之大道。故觸事發歎也。言偃孔子弟子。子子游。荀子非十二子篇。稱仲尼子游為慈厚於世。以子游與仲尼並稱。且以子思子同出於子游。蓋子游為傳大同

之道者。故獨尊之。此蓋孔門之秘示。今大同之道。幸得一傳。以見孔子之真賴是也。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上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歸舊本作歸。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據亂世。而志則當在太平。世必進化至大同。乃乎素志。至不得已。亦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顧生民而興哀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者。官天下也。夫天下國家者。為天下國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私有。當是天下。公選賢能。以任其職。不得世傳其子孫兄弟也。此君臣之公理也。講信修睦者。國之與國際人之與人。交皆平等自立。不相侵犯。但互立和約而信守之。於時立義和親。康睦。只有無詐無虞。戒爭戒殺而已。不必立萬法矣。此朋友有信之公理也。父母固人所至親。子者固人所至愛。然但自親其親。自愛其子。而不愛人之親。不愛人之子。則天下人之貧賤愚不肖者。老幼矜寡孤獨廢疾者。皆困苦顛連失所。教養矣。夫人類不平。則教化不均。風俗不美。則人種不良。此為莫大之害。即中於大害而共受之。且人何能自保。不為老幼矜寡孤獨廢疾乎。專待之於私親。而無可恃也。不如待之於公。而必可恃也。故公世人人分其仰事俯畜之物產財力。以為公產。以養老慈幼。恤貧醫疾。惟用壯者。則人人無復有老病孤貧之憂。俗美種良。進化益上。此父子之公理也。分者限也。男子雖強。而各有權限。不得逾越。歸者

魏也。女子雖弱而魏然自立。不得陵抑。各立和約而共守之。此夫婦之公理也。更有二禁。世有公產。則巧者仰人之養。而不謀農工之業。惰者樂人之用。而不出手足之力。以公成其私。而以私壞公。則大道墮矣。故不作業不出力之人。公衆所惡。然將已刑措。但惡之以示不齒。而人皆勸矣。然化俗久。美傳種改良。人人自能去私而為公。不專已而愛人。故多能分貨以歸之公。出力以助於人。然人之恒言曰。天下國家身。此皆吾之小道也。夫有國有家有已。則各有其界。而自私之。其害公理而阻進化其矣。惟天為生人之本。人人皆天所生。而直隸焉。凡隸天之下者。皆公之。故不獨不得立國。界以至強弱相爭。並不得有家界。以至親愛不廣。且不得有身界。以至貨力自為。故祇有天下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公者人人如一之謂。無貴賤之分。無貧富之等。無人種之殊。無男女之異。分等殊異。此狹隘之小道也。平等公同。此廣大之道也。無所謂君。無所謂國。人人皆教養於公產。而不恃私產。人人即多私產。亦當分之於公產焉。則人無所用其私。何必為權術詐謀。以害信義。更何肯為盜竊亂賊。以損身名。非徒無此人。亦復無此思。內外為一。無所防虞。以外戶不閉。不知兵革。此大同之道。太平之世行之。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與人大同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者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而無所謂。是為小康。殃禍惡也。孔子自憫當時至公太平之道。隱而未明。鬱而未發。天下皆自私其家。君主不能公天下。乃

以天下為一家私有之物。今雖明父子孝之義。亦異於亂世野蠻。不知父子者。然僅自私所親。不能錫類推仁。以平天下也。雖能作力運貨。自業興於文明。祇自營已私。不能為公。故無公產。公功。以興公益。貧愚老疾者。不得齊於人類。俗弊種壞。富貴者亦不得免焉。天子諸侯大夫世之大人。也不能盡賢。選能。始以武力得國家。後則私據。或世傳子孫。或兄終弟及。造作禮典。定為名義。以絕奸雄覬覦篡竊之端。以免歲月易朝。爭殺之禍。較之亂世。人為帝而家為王。爭殺無已者。民生易保焉。然以天下國家之重任。不公選天下之賢。而全託之一家一人之子孫。夫人之生子。安得盡賢。苟所生非賢。則國民塗炭。種族滅絕。危險莫甚矣。此蓋古者定亂不得已之舉。然非良法。非公理也。國士互峙。上下相疑。於是築城鑿池。以備不虞。而保民保境。較之野蠻。不知設險自衛者。自為少智矣。然因有國界。遂成殺禍。限禁人民。阻兵攻劫。至有屠濯全餓之慘。其傷民甚。其道亦遠矣。立禮以為防。修義以為限。紀而綱之。進人道於修明。較之亂世。無禮無義。自為文明矣。然人性未善。人心未仁。不能恥格。猶有詐偽奸欺。而待於防閑。至不能防禁。則潰決而無如何矣。國定君臣之義。俾天澤不得妄干。較之亂世。名分不明。篡弒日見者。自為安息。家有父子兄弟夫婦之親。俾人道得以相保。較之亂世。人倫不明。淫逆橫作者。自為正義。制度者律法也。因人情而制之。上下得所。率由自勝。於野蠻無法度者。田里者分田制祿也。臨長百姓而輕重希之。令君子野人。皆得所養。物於亂世。無口分世業者。然名分太嚴。則有暴殄壓制之事。性情強合。則失自立自由之本。不能恥格。則出法令而好詐生。不立公產。則授田里而私爭起。世野蠻必尚勇。世巧詐必尚智。兼之則進矣。然不以仁為賢。而徒以勇智為賢。仍是亂世之風。野蠻必隨率作能趨事赴功。則進矣。然不能忘名。而以功名自伐。仍是自私之種。凡此一切。義非不整。然開明然

皆自營其私。故詐謀不能止而日作。兵伐不能止而日興也。然聖人不能為時。雖高目憂其患。而生當亂世。不能驟躡級超進而至太平。若未至其時。強行大同。強行公產。則道路未通。風俗未善。人種未良。且貽大害。故祇得因其俗。順其勢。整齊而修明之。故禹湯文武周公之聖。所為治化。亦不出此。未能行大道也。不過在亂世之中。較為文明而已。其文明之法。皆在隆禮由禮而謹修之。故於五德之運。未能至仁運智運。而僅當禮之運而已。不獨未能至仁運智運也。即義運信運。亦未之至。但以禮為經。而著其義。考其信而已。其不隆禮由禮者。過矣。則明著其非違。其能隆禮由禮者。進之以仁讓。立為定法。示民有常。其有悖此義紀人倫制度之禮者。雖在天子諸侯之勢。亦在誅絕廢黜之中。眾人公共以為宜受禍惡者也。禮運之世。乃當升平。未能至大同之道。然民得以少安。若失之。則禍亂繁興。故次於大同而為小康也。

舊本此下有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一節。上文未言禮急。又義不屬。故移於後。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

子游以孔子言大同之道。為非常異義。故欲孔子極言之。其言禮者。以六君子皆謹於禮。以為大同亦自有禮也。孔子以未當太平時。未能行大同之道。雖善於心者。不能忍於一數。而其詳則不欲言矣。故下祇就三代之英言之。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坤乾》之义。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禹湯文武周公皆小康之道。然欲考夏殷之道。杞宋為王者後。文獻已不足徵。於杞僅得言時之夏小

正一書於宋。僅得言易之乾坤一書。故陳三正而歷可用。夏道陰陽而易出於殷。此二書之義。可以觀夏殷之道焉。夫禮以時為大。易以變為宜。陰陽旋轉。時運移。移。百王因時運而變。大禮亦因時運而遷。可以是非推之。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欲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嗚呼哀哉。數詞也。孔子以大同之道不行。乃至夏殷周三代之道。皆無徵而可傷。小禮亦不可得。生民不被其澤。久積於心。乃觸緒大發而生哀也。孔子於民主之治。祖述堯舜。君主之治。憲章文武。然周亡於幽厲。平王東為列國。王迹已熄。天下不康。遂為亂世。茫茫天地。浮海居夷。亦無所就。既生於魯。舍之何適。況魯猶秉禮。猶可一變至道也。故二月小試其治。作春秋託王於魯。以明三世之法。

自此以下。發明制作之禮。不過為撥亂世。其志雖在大同。而其事祇在小康也。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廟。祝嘏。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聲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其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僭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魯僕雜居。齊魯。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

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社國。故政者君子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敝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敝。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舊本舍魯要適之下。有此十四節。當為郊特牲文。按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夫大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諸侯之官。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東大略。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僭。於此相責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天子存二代之後。獨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與此十四節同一正名分之義。行文亦同。魯郊禘非禮。祀宋可郊。當在尊賢不過二代之下。與上文諸侯不敢祖天子。天子存二代之後。文義相接。至明君死社稷。與下文諸侯不臣寓公。君之南鄉。臣之北面。亦同例相接。按郊特牲為禮器下篇。言禮器亦



至明也。若內則之養老諸章，亦當為郊特牲錯簡。記文錯簡甚多，不足為異，但亂入禮運，則文義不類，今改正之。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黃耆而土鼓，猶有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人生須養，故人道之始。未有衣服宮室，獵鳥獸之肉，採草木之實，先謀飲食。禮因人道而設，故亦以飲食之禮為始。今非洲之人以獵為事，歸而分之，此亦禮也。古太民愚，故尤尚鬼。今考埃及叙利亞印度波斯及各野蠻之先，皆以事鬼神為至重。印度波斯猶太之經，半為祭禮。鄭氏立曰：「物雖賤，略有齋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然鬼最求食，俗驗多見，故以肉食祀鬼神，乃因其所嗜，不可改也。中古未有金穀，釋米捭肉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為尊也。杯飲，手掬之也。晉讀為古聲之誤也。謂搏土為杯也。土鼓，聚土為鼓也。此蓋述太古石期之先，未能利器，先已有禮也。今騰越野人，臺灣生番，及南洋婆羅洲各島之生番，非洲之野蠻，尚有然其施敬之禮，或直身覆地，或臥而四足仰聚，要每食必有以致敬，其義一也。蓋先民朴略，其生時祇有飲食敬神二者，而禮即起於是也。號大呼也。皋，號之長聲。其死者之名復歸也。此招魂之禮。楚詞有招魂篇，蓋至古之俗也。苴苞裹也。既招魂，乃以腥肉熟肉而祭之。五官百骸，肌膚血液，身之體也。魄者，腦氣之白圓及腰之白筋，如塊者，周身之腦氣筋，專司運動，微有知覺，強厲不化者，知氣者靈魂也。略同電氣，物皆有之，而團聚尤靈而有知，亦曰性養之久者，團聚不散，尤為靈明者，則為精氣為神明。亦曰明德，其義一也。蓋人之死

者體魄而已。若魂氣有知。浮游在上。固未嘗死也。季札所謂魂氣無不之是也。其生取精多用。物於者。則魂強而為精靈。其抱養一修煉通者。則魂清而為神明。其取精不多。而未嘗抱養者。則散為異物。或多歷年歲。而盡就漸滅。其抱養固者。知氣不散。可附入他體。而神識不昧。其抱養愈固。不為事物所戀。操仁智之修。增益其魂靈之光大者。則知氣之流行愈久。隨所自體。頻歷生死。益增神靈。絕無障礙。其滅之久。漸視其修之深淺。及中經事物。搖奪與否。或有搖奪。旋即墮落。故印度人知知氣不死。而立教專修之。所謂修煉精神。以至成佛是也。莊子謂火盡而薪傳。林類謂安知死於此者。不復生。然精氣憑虛。終有盡時。少不修養。立歸漸滅。達賴班禪六世後。即失神靈。亦可推也。孔子知知氣雖可不死。而亦終滅。故一聽人之自養。而先修其生。所謂未知生焉知死也。然魂氣未死。而有知。可為靈厲。故孔子仍尊鬼神。而未嘗盡去之。但不語怪耳。然知氣未滅。雖一神之國。亦不能為無鬼之論。程朱以闕異之故。乃祖尚阮瞻。以鬼神為陰陽二氣之良能。實失孔子之本旨矣。招魂實孔子之禮。以知氣能存。故望天而招之。以體魄已變。故降地而藏之。首陰也。鄉陽也。從初有今。猶從古始也。此明古有招魂禮。後世可行也。凡祭祀鬼神。皆是靈魂之禮。若無知氣。則祭禮可廢也。或知知氣之不灭。而但尊神而設鬼。雖能掃蕪淫祀。未為盡物性也。況念親故祖。我不忍忘者乎。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泥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廣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醢。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營窟者穴山作室。詩稱陶復陶穴。今山西尚有之。臺榭之生番。非洲之野蠻。乃至歐洲西班牙之氣他。

那土人皆然。檜陸德明曰。本或作增。或作曾。即今層字。蓋為巢於木上。而累數層也。今婆羅洲生番亦然。騰越野人。非洲黑人。尚專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蓋未識耕農。而聚人尚少。鳥獸充斥。故惟以獵為事。食其肉。衣其皮。而以鳥羽飾首。凡大地先民皆然也。當此時。知識未開。進化其難。不知幾經千萬年。而後知火化。鑄金。冶麻。織絲之事也。修火利者。熟治萬物也。范金者。銅期鐵期之鑄銅鐵為器也。合土者。陶瓦。甓。甗。之類。櫛器之所藏也。炮裏燒之。播加火上。烹煮之。鑊。多實之火上。為醴。蒸釀之也。醅。酢。載。胡始也。火利。或言出燧人。或言出神農。范金。今土。或言出黃帝。其實。古無文字。難知所出。故孔子只言後聖也。大地各國皆積世累年。聖人迭出。而後開化。中國地為大陸。山川錯雜。可蕃鳥獸。又獨當溫帶。宜桑麻。故烹炮之美。蠶絲之利。當上古已極精。吾嘗徧察歐美印度之食服。無及中國者。宜中國衣服之首出地球也。惟宮室之制。成於大陸。故變化甚少。又用土木而不用石。故不耐久遠也。埃及印度希臘數千年之宮室。皆用石。築牆戶。繁多。頂圓。銳。甚似山洞。蓋印度萬里大陸。而無寸山。惟北帶崑崙一山耳。其原人始皆山居。故築室於陸。亦效山洞之形。故築必以石。頂必或方或圓。牆戶必多以象巖穴。埃及萬里夾尼羅河。皆石山無土。故室皆用石。希臘雅典皆石山。又師埃及為石室。而今歐美人師之。臺榭宮室。牆戶。遂甲大地。雖聖智之作。然美惡亦有由也。凡一國之後。其飲食衣服宮室。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上帝。皆從古人。但制作日精。文明日盛。而禮日密耳。事鬼神上帝。乃大地生人之公理。印度婆羅門謂之大梵天王。耆大經音稱八明者也。猶太謂之耶和華。迦南謂之碧綠。波斯謂之呵馬。札其為上帝則一也。但有徧祀鬼神上帝者。埃及印度希臘波斯羅馬各國皆是。有事鬼神而不事上帝者。佛教也。有但事上帝而不事鬼神者。基督教也。此皆後來之變。若大地之始。則無不兼祀鬼神上帝。

帝者也

故玄酒在室醴醕在戶。黍醕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鄭氏玄曰。黍讀作齊。此言今禮陳設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玄酒清水也。以其色黑。故謂之玄。太古無酒。水以當酒。故謂之玄酒。醴醕也。成而汁澤相將。沛以苞茅。明酌奠於戶內。醴醕醕醕。猶盎也。成而翁翁然。葱白沛色。以秬鬯清酌。奠於戶外。用醴醕者。成而紅赤。澄酒即清酒也。其奠之別。室堂有上下。俎以盛腥。鼎以盛熟。琴瑟管磬鐘鼓。以樂聲求諸陽也。重古略近也。祝為主人饗神者。故為神致福主人者。此言陳設祭具。已正有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有所之義。祭統所謂祭有十倫。以廟中之禮。可推以正天下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醢。與其越席。疎布以薦。衣其絺帛。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薦。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鉶羹。祝以孝告。故以慈告。莫謂大祥。此禮之太成也。

號稱有鬼神號列牲幣之名。以告神也。玄酒以灌。臭陰達泉。周人先求諸陰也。血毛。告幽全也。腥其俎。豚解而腥之。及血毛。法太古血腥尚氣也。有虞氏先之。熟其肴。體解而燔之。法中古也。越席。剪蒲為席也。簠簋。豆鉶羹也。潔帛。練染以為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言人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虛無也。退而合烹。法後古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其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簠簋。以盛飯。豆以盛醢。鉶以盛羹。古者席地。故食器皆高大也。君一獻。夫人再獻。君三獻。夫人四獻。故曰交獻。古者大禮必夫婦親之。完

中庸注叙

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一年。康有為避地於檳榔嶼。英總督署之明夷閣。蒙難艱貞。俛地仰天。乃以其曠  
繹思故。記惻然念孔子之教論。莫精於子思。中庸一篇。此書自漢藝文志。既別為篇。梁武帝曾為之注。而  
朱子注之。續為四書。元明至今。立於學官。益光大矣。恨大義未光。微言不著。予小子既推知孔子改制之  
盛德大仁。昔講學廣州。嘗為之注。戊戌遭沒。稿多散佚。吾既流亡。不知所居。返廬退思。此篇繫孔子之大  
道。關生民之大澤。而晦冥不發。遂慮掩先聖之隱光。而失後學之正路。不敢自隱。因潤色夙昔所論。思寫  
付於世。而序之曰。鄭康成曰。中庸者。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天下之為道。術多矣。而折  
衷於孔子。孔子之道大矣。蕩蕩如天。民難名之。惟聖孫子思親傳文道。具知聖統。其云昭明聖祖之德。猶  
述作孔子之行狀。云爾。子思既起。庭擗手兼傳有子子游之統。備知盛德至道之全體。原於天命。發為人  
道。本於至誠之性。發為大教之化。窮鬼神萬物之微著。三世三統之變。其粗則在人倫。言行政治之跡。其  
精出於上天。無聲無臭之表。而所以行之後世。為人不可離者。則以其不高不卑。不偏不蔽。務因其宜。而  
得人道之中。不怪不空。不滯不固。務令可行而為人道之用。尚恐法久生弊。又豫為三重之道。因時舉措。  
通變宜民。惟其錯行。代明故可並行。不悖。既曲成萬物。而不遺。又久歷百世。而寡過。因使孔子之教。廣大  
配天地。光明並日月。仁育覆後世。充全球。嗟乎。傳孔子之教者。如子思之親賢。亦可尊信矣。天下欲求大  
道之歸。至教之統者。亦可識所從事矣。去聖久遠。偽謬滋熾。如劉歆之派。既務攻今。學而亂。改制之經。於  
是大義微言湮矣。宋明以來。言者雖多。則又皆嚮壁虛造。僅知存誠明善之一旨。而遂割棄孔子大統之  
地。辟陋偏安於一隅。後進承流守舊。畫地自甘。不知孔子三重之道。通變因時。並行不悖之妙。氣弊水淺。

不足。以容民畜衆。則羣生將困而不得被其澤。耗矣。哉。聖道不明。為害滋大。子因此懼。幸仲尼祖述堯舜之旨。猶存大義。子思昭明祖德之說。尚有遺言。敢據茲義。推闡明之。庶幾孔子之大道復明。而三重之聖德乃久。此區區之意。其諸後聖復起。亦不惑於子言乎。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春二月。康有為叙。

### 論語注序

論語二十篇。記孔門師弟之言行。而曾子後學輯之。鄭玄以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則不然。夷考其書。稱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稱子且特叙曾子啓手足事。蓋出於曾子門人弟子後學所纂輯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長於曾子。而曾子最老。壽年九十餘。安有仲弓游夏所輯。而子曾子且代曾子門記其啓手足耶。夫孔子之後。七十弟子各述所聞。以為教枝派繁多。以荀子韓非子所記儒家大宗。有顏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弓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其它澹臺牽弟子三百人。渡江田子方莊周傳子貢之學。商瞿傳易。公孫龍傳堅白。而儒家尚有宓子景子世碩公孫尼子及難墨子之董無心等。皆為孔門之大宗。自顏子為孔子具體子貢傳孔子性與天道。子木傳孔子陰陽。子游傳孔子大同。子思傳孔子中庸。公孫龍傳孔子堅白。子張則高才奇偉。大戴記將軍文子篇。孔子以比顏子者。子弓則荀子以比仲尼者。自顏子學說無可考外。今以莊子考子貢之學。以易說考子木商瞿之學。以中庸考子思之學。以春秋考孟子之學。以正名考公孫龍之學。以荀子考子弓之學。其精深瑣屑。窮極人物本末。大小精粗。無乎不在。何其偉也。論語既輯。自曾子之學。專主守約。觀其臨沒。鄭重言君子之道。而乃僅在顏色容貌辭氣之粗。及啓手足之時。亦不過戰兢於守身免毀之戒。所輯曾子之言。凡十八章。皆約身篤謹之言。與戴記曾子十篇相符合。宋葉水心以曾子為未嘗聞孔子之大道。殆非過也。



曾子之學術如此則其門弟子之宗旨意識可推矣故於子張學派攻之不遺其為一家之學說而非孔  
門之全亦可識矣夫以孔子之道之大孔門高弟之學術之博深如此曾門弟子之宗旨意識之狹隘如  
彼而乃操採擇輯纂之權是猶使焦僂量龍伯之體令鄙人數朝廟之器也其必謬陋粗畧不得其精盡  
而遺其十萬不待言矣假顏子子貢子木子張子思輯之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也又假仲弓子游  
子夏輯之吾知其微言大義之亦不止此也嗟夫佛典有迦葉阿難之總聞故精微盡顯而佛學大光然  
龍樹以前只傳小乘而大乘猶隱蓋朝夕雅言率為中人以下而發可人人語之故易傳焉若性與天道  
非常異義則非其人不語故其傳難則諸教一也曾學既為當時大宗論語只為曾門後學輯纂但傳守  
約之緒言少掩聖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夫論語之學實曾學也不足以盡孔子學也蓋當其時六  
經之口說猶傳論語不過附傳記之末不足大彰孔道也然而孔門之聖師若弟之言論行事藉以考其  
大畧司馬遷撰述仲尼弟子列傳其所援引不能外論語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家國之義擇精語  
詳他傳記無能比焉其流傳自西漢天下世誦之甚久遠多孔子雅言為六經附庸亦相輔助焉不幸而  
劉歆纂聖作偽經以奪真經公穀春秋集京易說既亡而今學遂盡諸家遂奄滅太平大同陰陽之說皆  
沒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宋賢復出求道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為孔子言行所  
在遂以為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為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於學官日以試士  
蓋千年來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論語為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而曾士守約之  
儒學於是極盛矣聖道不泯天既誘子小子發明易春秋陰陽靈魂太平大同之說而論語本出今學實  
多微言所發大同神明之道有極精與者又於孔子行事甚詳想見肫肫之大仁於人道之則學道之門



中正無邪。甚周其備。可為世世之法。自六經微絕微而顯。與而則無有比者。於大道式微之後。得此遺書。別擇而發明之。亦足為宗守焉。其或語上語下。因人施教。有所為言之。故問孝問仁。人人異告。深知其意。而勿泥其詞。是在好學深思者矣。曾子垂教於魯。其傳當以魯論為宗。凡二十篇。漢時常山都尉龔璁。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者。齊人所傳。多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異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玕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王吉名家。漢藝文志有魯論二十篇。傳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一。篇。齊說二十九。篇。說論語者止此而已。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以教成帝。最後行於漢世。然魯齊之亂。自張禹始矣。劉歆偽古文論語。託稱出孔子壁中。又為傳託之孔安國。而馬融傳而注之。云多有兩子張篇。分堯曰以下子張問政為從政篇。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同。桓譚新論謂文異者四百餘字。然則篇次文字多異。其偽託竄亂。當不止此矣。自鄭玄以魯齊論與古論合而為書。擇其善者而從之。則真偽混淆。至今已不可復識。於是曾門之真書。亦為劉歆之偽學所亂。而孔子之道。益雜屬矣。普何晏並採九家。今古頗皆益無取焉。有宋朱子。後千載而發明之。其為意至精勤。其誦於學官。至久遠。蓋千年以來。實為曾朱二聖之範圍焉。惜口說既去。無所憑藉。上蔽於守約之曾學。下蔽於雜偽之別說。於大同神明仁命之微言大義。皆未有發焉。昔嘗為注經。戊戌之難。而微矣。避地多暇。不揣愚昧。謬復修之。僻陋在夷。無從博徵。以包周為今學所傳。多採錄之以存其舊。朱子循文行說。無須改作者。亦復錄之。鄭玄本有今學。其合者亦節取焉。正偽古之謬。發大同之漸。雖不敢謂盡得其真。然於孔學之大。人道之切。亦庶有小補云爾。孔子生二十四

百五十三年。即光緒二十八年。癸卯春三月十七日。康有為序於哲孟雄國之大吉嶺大吉山館。

孟子微序

一王之起。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為之先後疏附。而後大業成一。教主之起。亦何獨不然。必有魁壘雄邁。龍象蹴踏之元夫巨子。為之發明布護。而後大教盛。不惟其當時而多得之于身後。若佛教之有龍樹。基督教之有保羅是也。孔子改制創教。傳于七十子。其後學散布天下。徒侶益繁。于是儒分為八。而戰國時孟荀尤以巨儒為二大宗。太史公編孔子世家。弟子列傳。繼以孟子荀卿列傳。誠知學派之本末矣。昔莊生稱孔子之道。原天地本神明。育萬物。本末精粗。四通六闕。其運無乎不在。後學各得其一體。寡能見天行之容。故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大道遂為天下裂。嗟夫。蓋顏子早歿。而孔子微言大義。不能盡傳矣。荀卿傳禮。孟子傳詩書。及春秋禮者。防檢于外。行于當時。故僅有小康據世之制。而大同以時未可。蓋難言之。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該人事。故兼據亂升平。太平之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傳之于子思。而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深得孔子春秋之學。而神明之。故論人性則主善而本仁。始于孝弟。終于推民物。論修學則養氣而知言。始于資深逢源。終于塞天地。論治法則本于不忍之仁。推心于親親仁民愛物。法乎堯舜之平也。蓋有本于內。專重虛克。恃源以往。浩然旁沛。涵汗若決江河。波濤瀾汗。傳于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其視禮制之末。防檢之嚴。蓋于其道稍輕。故寡言之。蓋禮以防制為主。荀子傳之。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故荀子以人性為惡。而待隆枯之傳。小康據亂之道。蓋得孔子之粗末者也。以傳學既殊。不能解蔽。故非十二子篇。大攻孟子。所謂寡能見天地之容。而大道不能無裂也。夫天下古今。遠暨歐亞之學。得本者以末。語粗者忘精。印度哲學之宗。歐土物質之極。蓋寡

能相兼。鮮能相下者。吾國朱陸之互攻。漢宋之爭辨。亦其例也。夫本末精粗。平世撥亂。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若其行之。惟其時宜。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背。四時錯行。日月並明。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天地所以為大。而孔子所以為神聖也。苟非其時而妄行之。享鍾鼓于爰居。被冕繡于猿猴。則悲喜眩視。亦未見其可也。故誠當亂世。而以大同平世之道行之。亦徒致亂而已。舉佛法之精微。以語凡眾。亦必眩視茫然。不解所謂也。故佛乘有大小根器。有上下。孔子則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制法之本。立義之源。不能告眾。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然則精粗本末。皆不可缺。而亦不能相輕也。如東西之牆相反而相須。以成屋也。如水火舟車冰炭之相反。而相資以成用也。故孟荀並尊。已在戰國時。而太史公並傳。非謬論也。宋時心學大盛。于是獨尊孟子。乃至以上配孔子。稱孔子為焉。夫孟子不傳。易寡言天道之精微。于孔子天地之全。尚未幾焉。雖然。孟子平。真得孔子太道之本者也。養氣知言。故傳孔子之道。震塵而雷聲者也。雖荀子非難之。亦齊之于聖。孫子思以為傳仲尼子游之道。今考之中庸而義合。本之禮運而道同。證之春秋公穀而說符。然則孟子平。真傳子游子思之道者也。直指本來。條分脈絡。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義。舍孟子平。莫之求矣。顏子之道。不可得傳。得見子游子思之道。斯可矣。孟子平。真孔門之龍樹保羅乎。若夫論者。因孟子發民貴君輕之義。譽子貢過于仲尼。則未之知。孟子傳道之本末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孟子之義。由于游子思。而傳自孔子。非孟子所創也。民貴君輕。乃孔子升平之說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羣龍無首。以為天下至治。並君而無之。豈止輕哉。大醫藥籠中。何藥不具。其開方也。但求病瘳。非其全體也。病瘳則方又變矣。無其病又不能授以藥也。豈有傳獨步單方。而可為聖醫乎。未知孔子太平大同之道。天地之全。而以一言為輕重去。

取是猶入簪井而遇燈乃謂日月不明不如燈也其于觀聖也不亦遠乎夫天地之大測者難以驟明也孔子之道之大博深高遠當時弟子已難盡傳于責已謂得見宮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寡矣數千年之後學而欲知孔子之道其益難窺萬一不待言也雖然天不可知欲知天者莫若假器于渾儀孔子不可知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蓋孟子之言孔道如導水之有支派脉絡也如伐樹之有幹枝葉卉也其本末至明條理至詳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得門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矣雖未登天而在地隨乎亦庶幾見百官之車服禮器焉至易至簡未有過之吾以信孟子者知孔子惜乎數千年注者雖多未有以發明之不揣愚謏探原分條引而伸之表其微言大義不能循七篇之舊蓋以便學者之求道也非敢亂經也若有得于此則七篇具在學者熟讀精思焉不尤居安而資深乎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光緒二十七年冬至日南海康有為序

孟子微

總論第一

滕子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之學術皆在道性善稱堯舜一語為孟子總括即為七篇總提孟子探原于天尊其魂而賤其魄以人性之靈明皆善出于天生而非稟于父母厚待于人舍其惡而稱其善以人性之質可為善

推之青雲之上。而人不可甘墮于塵土也。蓋天之生物。人為最貴。有物有則。天賦定理。人人得之。人皆可平等自立。故可以全世界皆善。惇悌慈祥和。平中正。無滲說之心。無慘欲之氣。建德之國。妙音之天。蓋太平大同世之人如此。堯舜者太平大同之道也。孔子立三。世有撥亂有升平。有太平。家天下者。莫如文王。以文明勝野蠻。撥亂升平之君主也。公天下者。莫如堯舜。賢能以禪讓。太平大同之民主也。孔子刪詩。首文王。刪書。首堯舜。作春秋。以文王始。以堯舜終。孟子傳孔子之道。故師慕堯舜。文王一切議論。舉以為稱。而孟子尤注意于平世。故尤以稱法堯舜為主。人人皆性善。人人皆與堯舜同。人人皆可為太平大同之道。不必讓與人。自誅其責任也。故以有為貴。其上者。直法堯舜。次者斟酌時勢。亦可法文王。世雖有三道。似不同。然審時勢之並行不悖。故其道只有一。一者仁也。無論亂世平世。口歸于仁而已。此孟子第一義。孟子之道。本末分明。如大樹之有根本枝葉。此其根本也。得此根本。餘枝葉皆可推尋矣。學者宜留意焉。孔子改制之道。君主首先信受奉行。有自魏文侯後。莫如滕文公。滕文公以至善之質。可行平世之道。雖國土極小。然世界本自無盡。貴大國小國。于天下中則一也。但有一地一人先開其規模。太平之世。自可漸演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

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有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不忍人之心。仁也。電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謂人性皆善。既有此不忍人之心。發之于外。即為不忍人之政。若使人無此不忍人之心。聖人亦無此種。即無從生。夫一切仁政。皆從不忍之心生。為萬化之海。為一切根。為一切源。核而成參天之樹。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愛。人道之文明。人道之進化。至千太平大同。皆從此出。孟子直指出聖人用心。為儒家治教之本。霹靂震雷。大聲疾呼。學者宜體驗而擴充矣。人之性善。于何驗之。于其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見之。人性兼有仁義禮智四端。故獨貴于萬物。參于化育。大人小人之異。視其擴充與否耳。孟子直截責人自賊。專意教人擴充。夫人有惡而防絕之。其難。人有善而擴充之。其易。待人以惡而立峻法以降伏之。何如與人為善。引之高流而鼓舞之。故言遏惡則猶懷滅伏之萌。與人鼓舞則人懷進上之念。蓋言性惡者亂世之治。不得不因人欲而治之。故其法檢制壓伏為多。荀子之說是也。言性善者平世之法。令人人皆有平等自立。故其法進化向上為多。孟子之說是也。各有所為。而孟子之說遠矣。待人厚矣。至平世之道也。人人有是四端。故人人可平等自立。自謂不能。是棄其天與之姿。卸其天然之任。墮于惡下。失于自立。故謂之自賊也。先王者孔子也。孔子為教主。稱素王。春秋作新王受命。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意。凡孟子荀子孔門後學所稱先王。皆孔子也。莊子論墨子曰。其道大蔽。去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離于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蓋天下歸往謂之王。今天下所歸往者莫如孔子。佛稱法王。耶稱天主。蓋教主皆為人王也。天下同之。天下不往。墨子故不得為王。既天下歸

往孔子安得不為王乎。此道德之王。王有萬世。若當世人主以力服人。只可稱為霸。如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亞力山大。成吉思。拿破侖。皆然。不得稱為王也。後世人不知道。誤以人主為王。則不知力服德服之分。王霸之別。反疑教主之稱王。此則大惑者。顛倒白黑。驚亂東西。不足以語于大道久矣。宜以春秋孟子正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不忍人之心。仁心也。不忍人之政。仁政也。雖有內外體用之殊。其為道則一。亦曰仁而已矣。夫仁者相人偶之謂。莊子曰。空谷之中。見似人者而喜。凡人之情。見有同貌同形同聲者。必有相愛之心。故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傳子思之道。故直指曰。仁者人也。以人行仁。人人有相愛之心。人人有相為之事。推之人人皆同。故謂合人與仁。即為道也。然則非仁即不得為人。即不可以為道。或以為鳥獸則有矣。不可以為人道也。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孔子以仁為道。故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傳之。由撥亂至于太平。仁之至。則人人自立而大同。老子以不仁為道。故以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韓非傳之。故以刑名法術督責鉗制。而中國二千年受其酷毒。蓋源之清濁既異。則其流有不得不然者。故言道當審其本也。○今譯者引人道義何不推孟子此說可謂忘祖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

孔子之三代之法。撥亂世不能遠。故但親親。升平世仁及同類。故能仁民。太平世眾生如一。故兼愛物。仁既有等差。亦因世為進退大小大同之世。人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禹稷當旱世。視人溺猶已溺。人飢猶已飢。人人平等。愛人若己。故平世之仁廣遠。不獨親親矣。顏子當亂世。鄉隣有闔亦閉戶。



惟被髮而救同室。故知亂世但親親。其時不同。故其理亦不同也。然天地者生之本也。祖宗者類之本也。知尊祖者。則愛同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知尊天者。則愛同生。我受天之氣而生。眾生亦受天之氣而生。是各生物皆我大同胞也。既我同胞。安有不愛。但方當亂世。升平經管人道之末至。民未能仁。何暇及物。故僅能少加節制。以少殺機。故釣而不網。弋不射宿。魚鱉不尺不食。不弔不卵。秋氣肅殺。乃伐山林。捕鳥獸。春夏則禁為之。至于太平世。眾生如一。必戒殺生。當時物理化學日精。必能制物代肉。則虎豹豺狼之獸久已絕種。所餘皆仁獸美鳥。眾生熙熙同登春臺。柔佛之戒殺在孔子太平世必行之道。但佛倡之太早。故未可行。必待太平世。乃普天同樂。眾生同安。人懷慈惠。家止爭殺。然後人人同之也。凡世有進化。仁有軌道。世之仁有大小。即軌道大小。未至其時。不可強為。孔子非不欲在撥亂之世。遽行平等大同戒殺之義。而實不能強也。可行者乃謂之道。故立此三等。以待世之進化焉。一世之中。又有三世。據亂之中有太平。太平之中有據亂。如僅識族制親親。據亂之據亂也。內其國則據亂之太平矣。中國夷狄如一。太平之據也。眾生若一。太平之太平也。一世之中有三世。故可推為九世。又可推八十一世。以至于無窮。孔子之仁。亦推于諸星諸天而無窮。孟子先發親親仁民愛物三等之凡例于此。其餘學者可推之。自內以及外。至于無窮無量數焉可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其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人倫者人道之自然。人生所必交之序。而不能離者也。人倫之道。乃人人天命性中之仁所自有。而行之久暫精粗大小淺深。以未能適得其宜。惟聖人累經考驗。擇其至精善者。修治而施行之。切于人情。可為入法。如為方員者之不可離規矩。堯舜是也。堯舜之道。君臣則明良指讓。天下為公。讓賢與能。黎民則順則忘力。軒轅鼓舞。句如韓非李斯之事。秦以法術督責之術。媚其君者。謂之不敬。以鉗制壓伏待其民者。謂之民賊。故堯舜可以為法。而幽厲可以為戒。厲王暴虐。民得放流之。于夷幽王闇昏。戎乃殺之。此如英搭理第一。占士第二。法路易十六之見殺。逐于民矣。孟子又總大道而言之。只有仁與不仁者二者。二道實一道之正負也。此乃該括天下之大道。一切治教之得失進退。是非皆以此決之。此一言乃孔子論道之總要。提綱揭領。大聲疾呼。判黑白之途。別善惡之界。分上下之達。辨是非之門。鑒于今。故禍福之由。驗乎興衰存亡之理。得此入門。乃不惑于歧議。據此立論。乃可辨乎是非。雖事有萬殊。不出一道。持以其分數多少。等差之而已。一念之出入。行事之從違。學者宜知決擇矣。吾嘗為百度人表。以仁不仁差之。等其分數。以為其入度之多寡。進退一切政教萬化。皆括于是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馭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賢賢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人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人之責任。誰使之然。昔伊尹以為天使之也。以仁為任。民智未開。則覺其愚。民有患難。則同其凶。故一在覺民。一在救民。乃天生人道之公理也。人人皆曰天生。故不曰國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則直隸于天。人人皆獨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親。如兄弟然。但生身有先後。故知覺有先後。而其同有知覺。同宜覺其後知後覺。則一也。人不知斯民同為天生之同胞。則疎之遠之。視人之肥瘠困苦。患難。漠不憂心。如知其同出于天。為大同胞。大同氣。如幼弟然。則患其安不得教之。不被已之友愛。安得不引為己。過此堯舜之道。伊尹之任。並非過為也。乃其知覺如此。爾凡物之有無。是非得失。從違。皆視其所覺。昔嘉慶之時。中國人不知拿破崙。則安知戰伐殺戮之慘。如此自漠然無所憂心。今萬國交通。各國戰事。畢陳報上。則德攻法之師丹。全城皆焚。法攻俄彼得堡。逃師盡沒。今閱其影畫。火烟漲天。頭顱遍野。為之惻傷。推之火土。諸星之生人。吾地上人。漠然無睹。若能見覺。同此惻傷。自此外而推之。諸天內而推之。微生物莫不皆然。若皆覺其婉轉呼號。知其呻吟痛楚。應皆惻然。故病狂者。雖親喪而言笑自如。無所覺故也。況于家國。彼何關痛癢焉。故愚夫只養一身。或養一家。或營一職。其者一身之中。僅養一體。蓋覺性極小。彼盡力以奉覺性之命故也。若能知天民之任。自有惻然于大同胞。而日思覺之救之。其不能覺不能救。則引為己罪者。故人人如何。只視所覺。堯舜

伊尹孔子孟子之賢與常人不同故耳。先師朱京卿韓次琦曰：天生人耳目手足與物殊，便當盡人之任。天生我聰明才力，過于常人，豈天之私我哉？令我為斯民計耳。故聖人吉凶與民同患。若自私其才力聰明，則是負天生我之厚恩，故人當以伊尹之仕為法。若其非道非義，天下弗顧，千鈞弗視，一介弗取，一介弗與，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要皆以仁潔身，要于行堯舜之道，以覺民救民而止。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於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舜為平世民主之聖，文王為撥亂世君主之聖，皆推不忍之性，以為仁政，得人道之至，以為人矩者。孔子祖述憲章，以為後世法程，其生自東西夷，不必其為中國也；其相去千餘歲，不必同時也。雖跡不同而與民同樂之意，則同。孟子所稱仁心仁政，皆法舜文王，故此總稱之。後世有華盛頓其人，雖生不必中國，而苟合符節，文固聖人所心許也。

儲子曰：王使人囑夫子，東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人性善，堯舜亦不過性善，故堯舜與人平等相同。此乃孟子明人人當自立，人人皆平等，乃太平大同世之極，而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其堯舜之資格矣。此乃孟子特義。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蒙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人人性善，文王亦不過性善，故文王與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為聖人，凡人亦可自立為聖人，而文王不可時時現世，而人當時時自立，不必有所待也。此乃升平世之法，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其蒙傑之資格矣。此皆堯舜鼓舞激厲進化自任之特義，蓋有立進取乃人生第一義，萬不可自棄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又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何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力能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故有子曰。孝弟為人之本。皆孔子之大義也。中庸惟天下至誠。惟能經綸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元曰。大經者。春秋也。大本者。孝經也。孔子志在春秋。以經世。行在孝經。以崇本。蓋人道非天不生。非父母不生。三合而後生。本仁于父母。而孝弟。本仁于天。而仁民愛物。皆人性之次第也。父母兄弟之親親。乃不忍之起原。仁雖同。而親親為大。仁雖普。而孝弟為先。若經營國民。恩及庶物。而忍于家庭。薄于骨肉。則厚薄倒置。不令人理。苟非行詐矯偽。則為驚外逐世。非真人道也。故苟有忍心。則一切忍之可也。否則不忍之愛心。實發端于骨肉。安有忍于骨肉。而能愛及民物乎。且既忍棄骨肉。亦何必愛民物。故聖人之愛其國人也。尤愛其家人。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乃後世矯激之說。及于聖人之道矣。夫堯舜之聖至矣。孟子言堯舜之道。以為不外孝弟。可謂直指了當。大孝不遺。永錫爾類。蓋非愛同類。不為孝也。此言仁之本。當法堯舜之孝弟。至謂人人可謂堯舜。乃孟子特義。令人人自立平等。乃太平大同之義。納人人于太平世者也。孟子之進人道于文明至矣。人豈可復放棄不任哉。蓋任為人之要義。故孟子頻頻特發明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吾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吾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一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飽不煖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不忍之心在親親孝弟是也不忍之政在仁民井田是也孔子之道內外本末並舉既仁于父母思錫其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夫失所納于隍思所以安樂平均之故創為井田之制令人人得百畝之地而耕之五畝之宅而桑之上可養父母下可畜妻子中可以養生送死田產平均人人無甚富貧井平之制也曲禮曰獻田宅者擇里至可見古無授田之制孟子稱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朱子疑一王初起無盡易天下田畝之理實不可解蓋未知夏商周之制皆孔子所託三統之制也孟子學孔子開口即言仁政之實告齊滕改舊制而力行以救生民者則只此井田而已井田之法以春秋公羊宣十五年稅畝何君注述口說最詳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頒聲作者民以食為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殍遺貧富兼井雖是陶制法不能使強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二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三畝半凡為一田一項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公易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

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防五穀。還廬舍種桑栽雜木畜五母雞二母彘。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不得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于五口名曰餘夫。餘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公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境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其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更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皆開門坐塾上。宴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詣。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歲學大學。具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具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二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虞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愚謂生人皆同胞同與。只有均愛。本無厚薄愛之之法。道在平均。雖天之生人。智愚強弱之殊。質類不齊。競爭自出。強勝弱。弱勝而天自擇之。安能得平。然不平者。天造之。平均者。聖人調之。故凡百制度禮義皆以出于平而後止。而平之為法。當重民食為先。古者大地未通。有土生財。



以農立國。故造平法。登先農田。立政莫先于王者。起化莫先于大夫。故別公田私田。以養君子野人。計夫家丁口。以為授受墾易。田中自井。茲非廬舍桑柘菜畜。雞犬瓜果。蠶織器用。凡養生送死。皆取具焉。邑中自里黨。學校。樵採。緝織。歌和求詩。畜諸兵車力役。選舉凡官民相交。人情所有者。或備富。據亂草昧之時。荒地尚多。道路未通。工商未盛。欲民安樂。莫良于此。滕文公首行之。李克盡地力。亦畧行之。至後魏。有口分世業之田。周唐以興。太宗時。每夫授田五十畝。自觀之治。號稱其盛。實行井田之效也。但國土太大。既不封建。授田甚多。口分世業者。鄉成于縣。縣成于州。州成于戶部。稽察既難。奸宄易生。至高宗顯慶之世。口分田即廢。後無能行者。然近者中國生人太繁。分田不足。亦實不能行矣。若移民東三省新疆。以實空虛。則猶可行。至各國殖民之地。若新闢之美洲。草昧之巴西。則固可行之。英人傅氏言。資生學者。亦有均民授田之議。傅氏欲千人分十里之地。以生殖千人。中士農工商之業。通力合作。各食其祿。此則孔子分建之法。但小之耳。終不能外孔子之意矣。蓋均無貧。安無傾。近人羣黨。大倡均貧富產業之說。百年後必行孔子均義。此為太平之基。然據亂世人少。專于農田。升平世人繁。兼于工商。然均平之義。則無論農工商而必行者也。井田什一而籍者。亦孔子先農者一影耳。若以工商大公司為一封建。則督辦司事。即君公士大夫。而各工夥。即其民也。人執一業。量以授俸于公司之中。飲食什器衣服備矣。休沐游之。立學教之。選舉升之力役共之。非一農田之小封建哉。歐美之大農。及大製造大商。參于議院。引于宴會。則以諸侯入為天子大夫矣。備于禮樂。孔子井田封建之制。施之據亂世而準。推之太平世而準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造。今日不知其

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權開議院之制。蓋今之立憲體，君民共主法也。今並德意志日荷葡比噠日本皆行之。左右者，行政官及元老顧問官也。諸大夫，上議院也。一切政法以下議院為與民共之。以國者國人公共之物，當與民公任之也。孔子之為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也。堯之師錫眾曰：惟唐之命，眾至庭，皆是民權共政之體。孔子創立而孟子述之，惜後世人君為老子韓非尊君卑臣，刑名法術督責鉗制所亂，此法不行耳。然則于君民之間，升平之善制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蓋國之為國，聚民而成立，天生民而利樂之，民聚則謀，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禮樂政法皆以為民也。但民事眾多，不能人人自為公共之事，必公舉人任之，所為君者，代眾民任此公共保全安樂之事，為眾民之所公舉，即為眾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東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為主而君為客，民為主而君為僕，故民貴而君賤，易明也。眾民所歸乃舉為民主，如美法之總統，總統得任羣官，羣官得任庶僚，所謂得乎丘民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也。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國皆行之，近于大同之世，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也。孟子早已發明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此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春秋要旨分三科。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以為進化。公羊最明。孟子傳春秋。公羊傳。故有平世亂世之義。又能知平世亂世之道。各異其時。各有其宜。實無可如何。蓋亂世各親其親。各私其國。只同開關自守。平世四海兄弟。萬物同體。故言飢溺為懷。大概亂世主于別。平世主于同。亂世近于私。平世近于公。亂世近于塞。平世近于通。此其大別也。孔子豈不欲即至平世哉。而時有未可。治難躡級也。如父母之待嬰兒。方當保抱提携。不能遽待以成人之禮。如師長之訓童蒙。方用夏楚收威。不能遽待以成學之規。故獨立自由之風。平等自主之義。立憲民主之法。孔子懷之待之。平世而未能遽為亂世發也。以亂世民智未開。必當俟君主治之。家長育之。否則團體不同。民生難成。未至平世之時。而遽欲去君主。是爭亂相尋。至國種夷滅而已。猶嬰兒無慈母。則棄擲難以成人。蒙學無嚴師。則遊戲不能成學。故君主之權。綱統之役。男女之別。名分之限。皆為亂世法。而言之至。于平世。則人人平等。有權。人人飢溺救世。言復有閉門思不出位之防哉。若孔子生當平世。文明大進。民智日開。則不必立綱紀。限名分。必令人人平等。獨立。人人有權。自主。人人飢溺救人。去其塞。除其私。放其別。而用通同公三者。所謂易地則皆然。故曰禮時為大。禮運記孔子發大同小康之義。大同即平世也。小康即亂世也。故言孔子之義。平世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亂世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言夫婦平世則男有分女有歸分者有所限歸者能獨立男女平等自立也亂世則以和夫婦言君臣則平世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亂世則大人世及言兄弟平世則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有所養亂世則以睦兄弟而已言貨力則平世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己身也不必為己亂世則貨力為己凡此道皆相反而堯舜大同禹湯文武小康亦易地皆然也中庸所謂道並行而不悖也通此乃知孔子之道如不揣時地而妄議聖人則是生于冬者而議夏時不用重裘長於赤道者議冰海人之不衣葛豈非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曲士不足以語道哉此為孔子第一大義六經皆當以此通之否則雖聖人之制作亦有不可用矣豈知孔子為聖之時者哉孟子此說可證公羊為學孔學之正法學者由此學孔道方有可入由此言進化治教方不歧誤耳春秋三世亦可分而為二孔子託堯舜為民主大同之世故以禹稷為平世以禹湯文武周公為小康君主之世故以顏子為亂世學者通其意不必泥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雖怨而行求仁莫近焉

人之靈明包含萬有山河大地全顯現于法身世界微塵皆生滅于性海廣大無量圓融無礙作聖作神生天生地但常人不識自性不能自信自證自得舍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耳如信得自性毫無疑惑則一念證聖不假修行自在受用活潑潑地程子識仁篇所謂識得此理渾然存之不勞防檢不勞披索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人之精爽神明有此境界此固人人同之不問何教極著養其靈魂秘為自得後世不知斥為異氏之說豈知孟子獨發秘密之藏神明之妙以告天下學子後世儒者何大愚割此天府腴壤於人而不認哉今特發明之以復舊地與天下有性善

種者共證此樂焉。至於推行為太平道。則推己及人。莫如強恕。己不隔萬物一體。慈憫生心。即為求仁之近路。曾子言孔子之道忠恕而已。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終身行。孔子告以恕。故子貢明太平之道曰。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人人獨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親愛。此為人類之公理。而進化之至平者乎。此章孟子指人證聖之法。太平之方。內聖外王之道。盡于是矣。學者宜盡心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欲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性者。人之靈明稟受于天。有所自來。有所自去。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又曰。魂氣則無不之。故不隨身之生死而變滅。或稱明德。又曰。德性精言之謂神明。粗言之謂魂靈。其實一事也。常人不足言神明。若君子所性。從無始末。積仁積智而習成。經歷萬變而不壞。其生於世。偶然之過。猶日光中之留影也。影之軒冕泥塗。於神明何預。太虛過雲。明鏡照花色。相瞥然。何所增損哉。故被袵飯糗。超勝無與。絕糧曲肱。寬然自樂。不為外物所累。故其內觀湛然。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乘六氣。御蒼龍。浮游於天之外。與造物者為伍。生色晬面。盎背。不言而喻也。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仁義禮智根於心也。凡聖者之自得。皆超然於天人之上。視人間世。皆腥膻培塿。視聖王帝霸。皆塵垢糝糠。不足當一呷也。至舍身助體。以為之則因。不忍人之心。盛大熱蒸。不能自己耳。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莫不與易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易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也。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既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充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充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吾子長。曰。我知言。我善養。我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茫茫然歸。謂其子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

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我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有能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子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此明孔子之學術，知言養氣不動心，而歸於學孔子尊孔子，並能反身而知萬物之備於我，能見性而知大行窮居之無加損，則於諸天之中而有地，測乎其小，況於地中而有中國乎？中國而有齊，於齊中而為一卿相，曾不啻大山之一石，大海之滴水也。而何足動心乎？孟子故言其不難，而發出不動心之法，告子之學禪家麻三斤乾矢厥之義也。一念萬年，其法直捷而易，惟浩然之氣集義而生，配義道而無餒，至剛大而直，養無少害之，則剛者益剛，大者同大，及其至也，則塞乎天地之間。此為孟子所特有，自得而為性善擴充之極功，得此乃歷劫不磨，轉輪無礙也。其真養之法，則曰：必有事。



焉。勿助勿忘。其矣。孟子之善言養氣也。不有事則忘。忘則蕩而氣散矣。太用心則助。助則暴而氣亂矣。若是者。皆害之也。輪扁之斲輪也。不疾不徐。得之于心。而應之於手。官知止而神知行。得必有事不助忘之意也。宋賢言從理。孟子言養氣。夫人氣之為也。以氣配理而養之。乃足以助精魄而強神明。鄭伯有以取精用宏而能為厲。齊王子以居移氣。養移體而大其居。魂魄毅兮為鬼雄。氣剛大之為神明。乃義之至也。知言者知類通達。明無不照。學無不通。洞灼顯微。辨窮是非。孔子之四十不惑也。夫浩氣大勇也。知言大智也。惟大勇大智。而後能擴充其不忍人之心。以保四海。所謂大仁也。蓋孟子之學在仁。而用力則在智勇。學之能事畢矣。孟子之道。一切出於孔子。蓋孔子為制作之聖。大教之主。人道文明進化之始。太平大同之理。皆孔子制之以垂法後世。後世皆當從之。故謂百王莫違也。孔門多言百世。三十年為一世。百世則三千年。莫有能違孔子者。故中庸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公羊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太平大同之理。發而未光。有待後聖也。三統之禮。無所不通。樂則韶舞。見揖讓之德焉。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此足見大仁之公。太平之道。足以照灼大地。而共尊親矣。由古言之。生民未有其盛。由今言之。天地未有其聖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孟子明人禽之界，即在仁義與不仁義之分。進化退化，相去幾希，言之深切，因歷舉諸聖而自明。傳孔子之道也。陳白沙為禽獸說，不止文明野蠻之相去而已。明於廢物，則智崇而格於物，察於人倫，則禮卑而不異於人。禹湯文武周公，皆撥亂而文者也。而孔子承之，此即末章稱由堯舜以至孔子，傳道統之義。惟孟子之言孔子，不稱其盛德至聖，但言作春秋一事，好辨章述三聖，稱孔子亦同。又於春秋別白事與文，皆非孔子，惟義乃孔子所取定。下又云春秋天子之事，然則春秋一書，為孔子素王改制之書，而傳說所傳春秋之義，乃為孔子親裁之微言大義，可決矣。中庸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鄭玄注曰：大經者，春秋也。孝經緯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蓋春秋有三世進化之義，為孔子聖意之所寄。孔子之所以賢於堯舜功冠生民者在是。孟子學孔子之道，當傳春秋學，故知孔子之大義微言，然則求孔子之道，當於春秋，而考孟子之道，亦出於春秋矣。其詳見吾所著春秋書考及春秋郵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孟子傳公羊學考私淑諸人者，子思也。史記孟子列傳：學於子思之門。蓋孔子為創教之發始，孟子為孔子後學之大宗也。如佛之有龍樹馬鳴，耶之有保羅索格底，之有亞士涵圖矣。

性命身心附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國有之也。弗思爾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此明天生民以物則善性人人可為善也。詩有物有則一言孔子以為知道蓋天每生一物賦之以形色識性皆各有度量分界一定之則是謂天則有氣之水土有生之草木有知之禽獸皆然窮物理學者不過考其天則而已。剛柔飛潛各如其則而適其性則能用之若附子性熱大黃性涼因其則可以為醫金類傳熱電氣通遠因其則故可為電綫傳聲傳言若夫人之貴於萬物其秉彝之性獨能好懿德好之云者如磁之引鐵芥之引鍼其以太之所含能與懿德合而攝之如陽電陰電之相吸也非本有其電則不能與他電相吸此人獨得於天者也。董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篇曰為生者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玉杯篇曰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王道通篇曰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有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順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智廣大而博此民所受之天則故自好懿德也天則又名天性中庸曰德性又曰明德傳謂人既生魄陽曰魂是以精爽至於神明孔子所謂魂氣則無不知又曰知氣在上易所謂知氣游魂但有粗精之殊故有神明精爽之氣之別其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是不隨體魄而化無死生之可言亦不因父母而始有善養之可歷萬化而無盡也但視所養之淺深厚薄及偏倚如何以為生之現受要人皆有之堯典所謂明其峻德大學之貴明其明德中庸之貴尊其德性詩所謂予懷

明德孟子之言養性擴充此物此志也。若無此性則無此明德。自不好此懿德矣。仁義禮智即懿德也。惟人入於形色體魄之中則為體魄所拘。投於聲色臭味之中則為物交所蔽。薰於生生世世業識之內則為習氣所銘。故性不能盡善而各隨其明暗輕清重濁以發之。要其秉彝所舍之以太終不能沒苟能養之終可以人人盡善。蓋惟人人有此性而後得同好仁而惡暴同好文明而惡野蠻同好進化而惡退化積之久故可至太平之世大同之道建德之國也。若無好懿德之性則世界只有退化人道將為禽獸相吞食而立盡。豈復有今之文明乎。此孟子探天則而為言。揆人道於至貴令人不自暴棄以為太平之基者乎。其情可為善乃所謂善。此孟子性善說所由來也。即董子以為善質者也。董子固主性善者。然董子以為善質不能謂之善必至善乃可謂善。此乃泥其名耳。春秋繁露性善篇曰或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爾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卒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境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謂之善。善矣為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為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於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諸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於命

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為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為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遠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豈敢美辭其寔然也。天之所為。止於爾。爾與禾以蔴為布。以繭為絲。以米為飯。以性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以蔴為布。以繭為絲。以米為飯。以性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以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為正。今按聖人之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下不可以名性。名性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繅。以涇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致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而所自有。則教誨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直其情也。乃以為名。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

善質而不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董子之正名固善。但善亦有等。至善可名為善。則善質亦可名為善。但有精粗之分。而可名為善。則一也。論衡本性篇曰。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不善曰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遂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食我及長。祁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惡。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傍。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性情未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里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黃。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豈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喻水性。猶金之為金。木之為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

受純一之質。故生而非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然。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于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者。以為人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成就。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荀卿之言。未為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為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為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為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為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亂言。性惡不為。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書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



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性情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陰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子政之言。乃謂情為陽。性為陰也。不擬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為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人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內外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為陰。情為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鄭文茂記繁如榮華。談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故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狀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有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張橫渠謂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朱子謂性為人所受於天之理。蓋專用張子義理之性言之。今考之書曰。不虞天性。又曰。節性惟日。其邁詩曰。俾爾彌爾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尊德性。夫曰天性德性，尊之率之，彌之皆就善而言。若非善者，豈可尊之彌之率之？其當節當修當繼成之者，以性雖有善質而非至善，即荀子之說性者，本始質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質樸者，猶粗惡未精云耳。隆盛者，彌之節之率之，加以文明。然則孟荀大概皆同，但標明曰善曰惡。此蓋諸子立義之常，猶云心無二耳。後人不善體會，遂生訟端。漢儒之議孟子，宋儒之斥荀子，亦非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王充所謂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性惡，中人以下者也。善惡混者，中人也。說非不是，但孟子之言性善曰：其情可以為善，則仍是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耳。並非上智之由仁行義也。荀子之本始質樸，但未加文飾耳。亦非下愚之不移也。孟荀所指，仍皆順就中人言之也。古今學者之言孟荀，皆聞其性善性惡而議之，不細讀此二言而生駁斥，亦可異也。告子曾與墨子辯者，見於墨子。蓋亦孔子後學，而為孟子前輩大儒。惟其言性曰：無善無不善。類楊子之善惡混，亦於孔子性近習遠之說未為大謬。無善無不善，即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皆就中人之姿言之。說亦相近。有性善，有性不善，則孔子所謂上智下愚不移，世碩漆雕室子賤公孫尼子之說，皆孔子之支流餘裔也。孟子獨標性善，就善質而指之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乃所謂善。此以舉世暴棄而欲振拯之，乃不得已之苦心。立說有為，讀者無以辭害意可也。張子所謂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蓋兼理氣言之。其善乎？然莫精于董子之言也。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情亦性也。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白虎通亦言之。此寔精微之論。蓋魂氣之靈則仁，體魄之氣則貪。魂魄即陰陽也。魂魄常相爭，魂氣清明則仁多，魄氣強橫則貪多。使魂能制魄，則君子使魄強挾魂，則小人。吾嘗見狂疾之人，只知食

色不識母妻是其魂盡去而魄猶存也。若神人者，飢膚若水雪，清明在躬，不為魄累，故死而猶存。蓋魄死而魂存也。若其魂魄之清濁明暗，強弱偏全，互相衝突牽制，以為其發用，於是人性萬端，人品萬量，實為人性表考之分。為萬度錯綜參伍，曲折萬變，但昔人不直指魂魄，或言陰陽，或言性情，或言精氣，皆以名不同而生惑。若其真義，則一而已。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櫟枿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枿枿。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枿枿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枿枿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枿枿，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第一說性猶杞柳，義猶枿枿，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枿枿。即董子性如繭，如卵，卵待復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之說。又曰：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生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荀子曰：性者，本始質樸，偽者，文理隆盛。與告子說合，蓋無杞柳之質，若水者，則不能為枿枿矣。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猶乃若杞柳之質，可以為枿枿，然則告子、荀子、董子與孟子實無絲毫之不合。特辨名有殊，而要歸則一也。乃若其情，可以為善，即董子所謂善質。夫董子曰：善質，既不能去其善之名，又何爭於孟子哉？至王教之化，大學所謂止於至善，物有等差，善亦有等差也。孟子以善質為善，亦可行也。杞柳為枿枿之說，孟子亦不能折之，但在順而擴充，不在逆而戕賊耳。蓋仁義乃

人性之固有自然。若從井拯人。以為仁。乞醢與人。以為義。是則戕賊人。以為仁義。如印度梵志之捨身苦行。是非人道。且戕賊人矣。告子之說。在不識仁義。故孟子以為禍仁義。若其言性。仍非大誤。但譬況不若性未善。米之更精耳。孔子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為道。故孟子之言性。全在率性而擴充之。如火之由一星而燎原。水之由涓滴而江河。此乃孟子獨得之要。而特提妙訣。以度天下者。此其所與告子荀子董子緊括克制之道異也。然論語曰。克己。佛氏降伏其心。當據亂世之生人。熏習於累生之惡業。惡識。不能不用克制。如孟子以擴充普度。直提放下。如飛瀑滿流。冲沙徙石。開成江河。而達於海。氣勢涵涵浩浩。此仍為上根人語。為太平世說。粗下之人。亂世之時。不易承當耳。然直証直任。可謂無上法門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也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告子第二說。性猶湍水。可東西流。視人所決。此即性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之說。亦楊子所謂善惡混也。合於孔子性近習遠之義。為中人言之。本無可議。孟子以為為不善。乃搏激使然。似於人性不當以人性拘於體魄。激於物欲。重於業識。其為不善。乃亦極順而自然者。然生於濁世。激於惡風。舉國皆飲狂泉。掩鼻而解。臭舉扇以避塵。卒無能出之者。若戰國五代之視殺人為日用飲食之事。此則近於搏激。非復人性之本然矣。由太平大同之世。追論今世之各國株馬厲兵。嚴分疆界。日營戰槍火器。毒藥殺人之具。精血求精。亦必不解其故。以為狂而失人之本性矣。則孟子之說。亦未為過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第三說生之謂性，與孝經緯及莊子所謂性者，生之質也同。荀子曰：性者，本始質樸。孟子亦謂天地之所生謂之性，又曰：性之名非生歟？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當是性之本義，制義制字者，所為孟子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折之未能窮告子也。夫有物有則，故物理萬殊，將就物之萬殊言之，非止物各殊，人與物殊，即人與人性亦極殊。夫人之性，有萬億之不同，如堯舜之與武后，張獻忠、善惡相去固遠也，即就性善言之，堯舜、孔子、伊尹之上聖，及顏子、黃憲、高允、元、紫芝之純德懿行，季札子臧、華盛頓之高蹈大讓，以及鄉里善人，其等固有千百級之殊，黃猶殊與東西相反，人之性固不猶乎人之性矣。即犬之性，亦有義犬、有瘕犬，犬性亦不猶犬性矣。如將自大同言之，則牛犬亦同知覺運動，亦能提攜親戚，抱哺其子，且屢見義犬為人復仇者，豈止犬性猶於牛性，亦不有與人性同者耶？況人生與牛生不同，指明人性，其靈明而貴於萬物，自與牛性犬性有別矣。但腦度較多，魂靈較足耳。且孟子固以形色為天性，形色非生而何？而以詰難告子，未得其鮮。朱子謂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各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言生即兼理氣而言，無所不包。故謂之大德，何嘗不為理？何嘗專就氣言之？即孟子亦言形色為天性，則性不專就理言，在孟子

亦無異說矣。且孔子言知氣在上。若魂氣則無不知。又曰精氣為物。又曰元者氣之始也。無形無始。有形以生。造起天地萬物之始。元氣知氣精氣皆理之至。蓋盈天下皆氣而已。由氣之中。自生條理。物受生氣。何嘗不受生理。但與人不同。非止與人不同。亦物物不同也。朱子注中庸。又言人物之生。各有健順五行之理。則言物亦受天生之全理。與此異矣。若以性不為生而為理者。然則性之文當不從生而從理。乃可。朱子未知生與氣。即未知性。且持說未定而難告子。亦非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與。

告子以食色為性。而孟子不難之。蓋孟子亦以形色為天性。則生之謂性。眾論所同。但孟子言人性與物性不同。此不過細析之。告子亦以人性不與物性同也。若渾言之。則生之謂性。無疑義矣。若義外之說。則告子誠大謬。權衡其宜。皆由中心。孟子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一言斷定。其他權衡於敬。

鄉人敬兄敬叔父敬弟飲湯飲水之宜皆由內心不待辨矣而孟子猶惑之公都子不能答此言道所以難也告子以長為外則何以不敬長馬而敬長人然則長之為內無可言矣即白之在外亦由吾目光見之若吾目光有炫則有以白為青黃者矣此告子不知精義入神之學其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真告子之大謬與論性諸說不同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故者已然之迹也謂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人所共有可考其已然也利者自然也當因其已有而順以導之若以為戕賊搏激堅括是鑿之也仍是難告子杞柳桮棬之說蓋孟子以人人之性皆有善質考驗以人皆可得但當擴充之而不必矯揉之故言宜養而無害又言順杞柳之性以為桮棬皆行所無事之義蓋孟子專主養魂靈使明德常明妙圓自在也無暴其氣順因其魄使四體從令食色不礙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於是闔閭舒卷無所不可此孟子之自得而導人入性之直路也如水然但得有源則浩浩流去屈曲以赴遂成江河於以波瀾灝漫絕無涯涘矣若荀子堅括之說則終日築隄以防漲溢而決隄如故也故孟子之言性如禹之治水專主淪濬疏排而利導之荀子之言性若曹讓王景之治河專主築隄而遷民以防捍之若宋賢之言性理則本於佛氏絕欲之說並不留曹讓之游隄以留餘地於是河日漲而隄日高甚至水底高於平地而河決無日矣此亦孟子之惡智者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天之生人。與以心思耳目。形體手足。聰明睿智。才力氣魄。廣大精奇。足以配天地。本神明贊化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我有心思耳目。形骸手足之用。一一各得其天。則我有聰明睿智才力氣魄。一一各竭其天才。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人物本在我性內。則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天地之化育矣。此惟聖人能之。其中智之士。亦當謹受天與。有此形色天性。皆思所以覺後知覺。後覺。飢已飢。溺已溺。其餘亦無暴棄天物。克求自立。修身以答天命。若夫棄聰明而不用。舍形骸而不治。則為棄之民。斯為下。幸負天與之形色。諺所謂錯受人形也。蓋既為人形。當盡人理。行人道。供人職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心者人體之精靈。凡知覺運動。存記構造。抽繹辨決。情感理義。是也。包大腦小腦而言。性者天賦之知氣神明。合於人身。而不繫於死生者。以天之精氣附人之體。以魂合魄。合成人靈。故能盡其心。感覺運動。存記構造。抽繹辨決之才。則能知人性神明精爽魂靈之妙。而可推知乾道變化之神矣。人為天生。性為天命。收攝保任其心。無使為物誘所化。則退藏於密。清明在躬。培養擴充其性。無使為習俗所重。則光明剛大。參贊化育矣。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全其所受。所以事天也。命者天與之運會氣數。修短窮通。非人力所能為。天與我身。我則奉天而不違。謹修其身。而安俟其死。不敢分毫營求於天之外。而別求長生不死之方。蓋性既能養。則神明常存。視身

之死生如旅宿之舍。傳火之薪。燒壞無礙。但隨順受之。自無畔援歆羨也。且深知天道。則天亦物也。既為物矣。亦有壞期。雖修短不同。而終歸於盡。雖歷劫無盡。而終於有窮。天且有盡。況受於天之人身乎。故乾道以變化為義。觀於大化。浩浩隨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視死生為旦暮。上與造化為徒。此孟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學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止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無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為命也。

命為孔子大義。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上論終篇。時哉時哉。下論終篇。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皆以時命為大義。而特舉之。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責于責之不受命。中庸言居易以俟命。故孝經緯有三命。曰正命。曰隨命。曰遭命。孟子傳孔子之學。故篤信命。而大發莫非命之義。言正命者。與孝經緯說同。其巖牆桎梏。則所謂遭命也。董子春秋繁露。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間者。其政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是也。蓋以壽夭窮通富貴貧賤榮枯得喪。皆有天數。非人力所能為者。是曰命也。人能知命。則自能不欲羨。不畔援。自能安處善樂。循理天下無惡人。治化易成矣。列子亦是孔子後學。其力命篇。發之最明。班彪王命論。鍾輅定命錄。皆儒家之傳說也。是故哀公至愚。而為君。孔子大

聖而為臣。顏子以盛德而窮天。盜跖以無道而壽終。伯夷以高節而餓死。景公以庸人而千駟。此皆有命。其命之因。遠而難考。孝經緯曰。善惡報也。京房易傳。言精氣游魂。有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歸魂游魂。蓋孔子之微言也。則其善惡之因。以為立命之報。蓋在前世矣。前世善惡之大小。以為今世受報之大小。長短相補。輕重同計。特竊微深遠。非人淺短所知耳。董子曰。人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逆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氣而渟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也。董子之明氣化。散運直深於天人造化之故。而發難明之理矣。今無綫之電。能通言。傳聲於千萬里。氣之接聯通貫。至易見也。吾見婦女觀演劇。有塗面者。感而成子。子生。面色半分紅藍白。氣之能變化。成實形色。又可徵也。今之日光射地。乃發於十二年前。而今乃到。則報應之因。在前百數年者。至今乃發。如光如電之極速。而亦久乃傳到。並非異也。是故君子當知命。知命則無求。聲色臭味安佚。皆順其自然。自能安分循理。不慕乎外矣。若夫造命。造因則當積仁。積智以流恩澤。發光明。成浩氣。與造化相流通。而更變之。此君子所以日從事仁義禮智。以同流於氣運之中。而樂天不厭也。墨子攻孔子。故作非命篇。然此乃天道。豈能攻哉。論衡命義篇曰。傳曰。說明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言也。自然而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致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

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命凶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惟命善乃能求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正性。有正性。有隨。有隨。正者稟五常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妊娠食兔。子生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瘡聲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古食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正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苦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為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命善祿盛。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以

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偶幸偶。或與命祿並。或與命離。遭偶幸偶。遂以成完。遭偶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並者也。中不遂成。善轉成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王充之言。命亦辨矣。故孟子曰。莫非命也。金不能與大治爭。而謂人能與天爭乎。故居易以俟。順受其正。不將。不迎。其來不樂。其去不悶。其得不喜。其失不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過巖牆。未必死。見桓魋。未必殺。然僥倖之得。非正遇也。故孔子過壞城而疾驅。過宋而微服。也是故我受於天。仁義禮智。天道之性。則求擴充之。以其仁施於父子。以其義施於君臣。以其禮施於朋友。君臣。以其智施於賢。以其天道施於聖。此我自盡其性。而必得者。得之則為聖賢矣。我受於天。聲色臭味。安俟之。命則有預定者也。窮通得喪。豐歉苦樂。人各有分。人各有因。雖欲求之。未必得也。若其得者。則命已有之。不待於求。若命所無。求亦不得。故有終身仕宦。鑽營奔競。而不得一官。終身治產。勤苦力作。而不得一飽。若其帝王之子。陶猗之孫。則生而富貴。備極聲色臭味。安佚之奉。此豈復有少求而得者哉。求所必得者。安命。運以樂。天道則盡其在我。遇則聽之於命。人悞以聲色臭味。安佚為性。而日求富貴。誤以仁義禮智。天道為命。而不求聖賢。求所不應求。而不求所可求。則惑矣。

子亭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自誠明。謂之性。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所謂由仁義行。無所為而為善者也。堯舜性之也。可學而未易至者也。自明誠。謂之教。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樂天故不憂。敦仁故能愛。庸言之信。庸德之

謹素位居易不願乎外循法而行以俟天命湯武反之君子所學而能至者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效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桔亡之矣桔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入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此明人性皆善但責得養其不善者皆由失養所致指點痛切孔子弟子後學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蓋亦言養也孟子傳授子思之學亦言養者故養氣言勿正勿忘勿助言養之法最精妙但孟子鑒於時人之安於暴棄故但言養其善性一義言人人皆本有仁義之心升之於至尊之界以與禽獸殊科此孟子待人道之厚也孟子之言性善仍就大眾中人言之略與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同旦而伐之夜氣不存仍是習於惡則惡也又云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所謂陷溺其心仍是習相遠之義不為上智下愚而言但標名性善以為引進此是善誘之苦心不必以解害意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天時交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

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望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普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明聖人與人同。故理義為人人所悅。孟子言大同者。故言性善。言聖人與人同。擠人人於青雲之上。使人無自棄而共成平世大同也。蓋聖人亦人耳。我亦人也。耳目手足形體皆同。聰明才智亦同。嗜好既同。倫理亦同。故聖人立政創教。皆本諸身。不為人不能行之道。而人人能從之以愛人為體。則咸有不忍之心。以羞惡為用。則咸有不屑之意。故人人可從聖人。亦人人可為聖人。其有不能者。皆陷溺其本性使然。明珠投於汚渠。外雖被汚。而本體之皎潔自若也。孟子之普愛同類。而普度同類。皆為聖人推舉同類。皆可為聖人。其不薄同類而親愛同類。可謂至矣。類乃孔子之大義。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禮三本曰。祖宗者類之本。董子曰。仁者愛其同類。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



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楫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焉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二章皆明其大體而為大人養小體而為小人之義而第一要義在無為物文所引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夫至於化物則與牛馬犬虎無異不得為人矣人之生世與接為構莫非物也藉耳目為接物之官即以耳目為化物之具紛華徧印於我腦嗜欲深移於我情其始藉以為歡娛其後大害愛戀愛極生纏纏極生習愛纏展轉熏習濃深於是不能自主甘於物役舍身亡生以從之矣非惟物誘而已凡生與之俱一地有一地之風一國有一國之俗既入其中皆能移人積習既久與之俱化忘其是非非有大智慧大元定大猛勇之人罕能提醒而不為所圓而智慧勇猛元定皆出於心思心靈之智能辨且是非心力之勇能除其纏縛心神之定能堅其守持若是者皆在於思思之文上從腦下從心腦與心合為思此先聖之古義得物理之精者也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中庸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蓋聰明為耳目之德而睿智為心思之德也睿智可以作聖故思為人之主要矣質而言之心思之官者魂靈也耳目之官者魄質也魂魄之好不同而常相戰矣然魂清虛而無滯者也必藉魄乃為用魄強實而無知者也多背魂而自專故魂魄文爭魄必勝矣以魄多而魂少魄實而魂虛魄強而魂弱故也故人皆從任耳目口鼻身體從魄以行擾擾焉不知所之以其無主也昏昏焉別

有所適沈沈焉若有所醉以其無知也積之既久亦從而迷焉則喪其天官失其天性壞其天身為小人之歸矣非徒其一生且將世世而沈淪焉若魂靈則清明光潔端莊粹一泊然無營超然無染能抽繹事理能辨別是非凡曰明德德性神明皆是也苟能立以為主以統魄官令物不能引俗不能移卓然立青雲之上不物於物而造物闔闢養舒無所不可欲仁則仁欲義則義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成就遠大而為大人也故縱欲敗度而至楊廣武曷任且目身體之魄欲者也讓天下如堯舜華盛頓舍身家如佛立心思之魂靈者也魂魄皆極清強而魄能制魄則聰明可助睿智之用而制作大成如孔子矣魂魄極清強而魄不能制魄則睿智助聰明之用而功業成如唐太宗拿破命矣其他皆視魂魄之孰強孰為用事魂用事者為大人魄用事者為小人而以分數判之可作表而考之也故大人者在先養其魂靈統御其體魄而已大學言在明明德詩言予懷明德書言克明峻德以及佛氏之明心見性皆先養其魂靈也論語言克己復禮易言懲忿窒慾以及佛氏之降伏其心皆以御其體魄而已荀子明禮學故專以制魄為主孟子明性學故專以養魂為先得道不同故條理迥異是皆孔子之支流而孟子得其本矣此為孟子直指人道普度聖法學者宜用心焉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此二章明人人皆有良貴之天爵可自求而必得惡人之但求人爵而不知求天爵其點詐之徒甚

且假於天爵以要人爵。無其質而求其幹。終歸消滅也。人道正教並行。故爵德並尊。而人主之尊。不過一國一時。教主之尊。足以為天下萬世。然則天爵之貴至矣。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壘。景公千駟無備。不若伯夷餓死。後世誦義無窮。顏曾陋巷布衣。而光明萬倍於卿相。孔子周室陪臣。而教澤施於百王。以及乞食之佛。巫醫之耶。垂數千年之教。合數萬萬之徒。廟像莊嚴。徧於大地。經論千萬。行於重洋。置人主於教主中。不過一蠅耳。然則天爵之尊。過人爵遠矣。修學廣行。則色里敬之。故天爵人人可得。奔走鑽營。伺候公卿得失。尚有命在。況以貴人視之。賤莫與京。時枯時榮。喘息惶惶。寵辱可驚。果孰得而孰失哉。若夫處士虛聲。假捷徑於終南。高行取名。變晚節於權貴。若華歆以耆德見重。羣伏后以媚曹。許敬宗以碩學致位。媚武曌以篡唐。杜預以經術治行著。而畫策以篡魏。褚淵以名德清行顯。而佐人篡舅家。此則朋友為之割席。兄弟惜其期頤。遺臭後載。亦何得矣。孟子特發天爵之義。令人人皆有良貴。可反已而得不慕乎外。其度人之功德大矣哉。人之自棄其天爵良貴者。抑何愚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伸。非疼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心不若人之智慧。則不知學問以求之。心不若人之仁義忠信。則不知力行以求之。聖人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人人歌誦之馨香之。而我乃為常人。學問不高。修行不聞。可惡孰甚。惡其小者而不惡其大者。故孟子以為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

思甚也。

人莫不欲為大人而恥為小人。至於愛身則不養其大體而為大人，乃養其小體而為小人。小兒見粟粟而知取之以養身，見金珠則不取也。常人見金珠而知取之以潤身，見仁義則不知取也。今禮義生於心，聞譽施於身，養之者豈不厚哉？惜人不知之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天下雖大，我身為本。若無我身，即無天下國家。故君子之道，本諸身，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修己而安人，正一身而後正百官萬民也。

仁義禮智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此明仁義不可不求。孟子之言仁義，非由外鑠，直指為人心人路，則無能外之矣。鞭避近裏，直指現在舍盡一切專求本心，掃盡葛藤蕩滌，獨得直截之大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此言仁義求之甚易，因人人之所固有而導之，因人人之所已能而拓之，是擴充下手之法。中庸所謂致曲也，從淺近引譬，良工心獨苦矣。天下多不害人不穿窬之人，則天下皆為仁義，但視充不充

耳。充則為大人。仁人不充則小人。鄉人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此明士志於居仁由義，即為大人，不妄殺人命，不妄取人物。此二戒，即為士行。二戒雖淺，而終身行之，亦甚難。一迫於事勢，壓於權強，不妄殺妄取者，寡矣。故但能有志於是者，即非常人。若為國者爭地殺人，其為妄殺妄取尤甚，故孟子以規王子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董子曰：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故仁義由君始。責難之義也。此據亂世之說。若平世則人人仁義，不待專言君矣。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宋慙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所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孟子言仁義而戒懷利心。以為開宗明義者。蓋一懷利心。則絕於聖人之途。而無從言者也。故以為第一義。司馬遷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敝。何以異哉。推極禍害。驚心動魄。以利為亂。始可謂深痛明切矣。易言乾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始以美利天下。利國利民。書言黎民尚亦有利哉。大學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孟子何嘗不知。但易所謂利者。義之和也。書大學所謂利者。仁以安人是即仁義也。仁為人利。即能我利。義得人和。即得人利。但如此謂之仁。不謂之利矣。得其和者。人已之界甚平。無侵無越之謂。所謂不患貧而患不均也。春秋所謂名分。子貢曰。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義之和也。如此則利可也。孟子所戒。是懷爭奪心者。不和不均。其禍亂必甚。進於文明。升於太平之界。皆視此矣。或謂天演人以競爭。安能去利心。不知競爭於仁義亦爭也。若必懷利心。是亂世與平世之所由異。而大平終無可望之日矣。邊沁發明利學。率天演者明勢之自然。若誤從之。人禍滔天。聖人立教。裁成天道。輔相其不足。故不言利也。宋程頤子。荀子作宋鉏。亦戰國創教之人。以山淵平情。欲寡寢兵。釋爭為宗旨。五升之飯。弟子雖飢。先生不得飽。不敢忘天下。其心至仁。蓋諸子中之至美者。故孟子尊為先生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懷義心者雖日惟利而亦義懷利心者雖日為善而亦惡舜蹠之所分別於其用心之始而已

右三章言仁義而戒懷利心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克愛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克愛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祭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此言仁智無窮而人之當先則以當務急親賢為先當務則時時不同人人不同要皆有當務者如吏之於政士之於學商之於貨工之於藝農之於產是其當務其他雖有妙道在所後也皆指點人下手之處故知迂闊而遠事情非儒者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明愛人治人禮人一切當反身求己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命雖自天而人當自修以配之不得怨肆譬立嚴牆是自求禍天無如之何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亦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異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



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人道幾希之異。專問存心。何如存心。仁禮則可為堯舜。存心不仁不禮。則可為禽獸。人人各自反身責已。則患自平矣。孟子志仁太平。故言必傳舜。人性善。人人可為舜。人人可以舜自比。人人以不得如舜為憂。取法乎上。則雖墮落亦僅矣。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少年日常誦之人。能日誦此數語。激勵其志氣。必不墮於卑污。今之華盛頓者。亦舜之儔也。人人以不及華盛頓為憂。此亦孟子所許乎。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此章責人不為仁。為極愚下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者。為人之役。苟有仁義禮智。為人所尊。就四德中。仁為之總。故人道以仁為主。仁為天之尊爵。其貴無比。人爵不能望之。其去人役豈不遠哉。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壠。景公千駟。不若夷齊餓死久矣。人莫不恥於賤役。而不知自封天爵。豈不愚哉。孟子反覆導誘。其苦心至矣。學者可不悟歟。

右章言仁義禮智而歸重於仁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勝一車薪之火。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稊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此章校仁不仁之多寡。言仁在乎多。在乎熟而責一得自足者。濬子去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國。終致滅亡。如仁之小而未熟。無所補益成就。亦與不仁同也。

孟子曰。天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此明習術宜慎。仁不仁本無定。視其所習。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其始在慎所習之術。一有習心。累生難改。見獵心喜。則殺根不亡。故今者亂世之人心。皆從大鳥大獸期爭啣食而來。又從太古漁獵而至。積無量世殺心。而有今日。故貪殺之心極盛。人道安能致太平。今日火器日盛。甚且製毒烟藥。日加而無已。殺人之製。日進。日新。謬種流傳。生生無已。人道何從有太平之日乎。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公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明仁不仁之得失。而重戒不仁。舉天子諸侯士庶人以明之。明自上下無一人可以不仁者。今以庶人考之。仁者愛人。已不愛人。人亦不愛已。不愛之。則侵犯之至矣。故不保四體。若愈貴者。則所失愈大。至於亡國失天下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水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明仁不仁之榮辱。人道競爭。天之理也。不仁而般樂怠傲。人將侮之。傾者萬國交偏。而我猶殺海軍鐵路之費。以築頤和園。則台灣旅順先失矣。日本之小改紀其政。則大國畏之。有天命而不力配之。有多福而不求之。馴至分危。是自孽不可活也。某於十年之前。上書言及今變法為未雨之綢繆。僅可為之。過是不及。卒至大禍。每讀是篇。不能不掩面流涕也。夫桓靈早戒。何至有黃巾之亂。徽欽早備。何至有金人之禍。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念我邦族。哀我種人。何為不可活若是乎。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上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為智乎。是以為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賦。

此明仁不仁在位之成敗。而有仁心者。當法先王之仁政也。先王者。孔子也。說見既經累聖竭心思之經營。又經孔子竭心思之裁定。故可法也。徒法固不能行。徒善亦不見美。蓋仁政之法。所因甚大。

而積人積智而得之。非一人一日所能驟成也。荀子言有治人不患無法。其說太粗而未當矣。詩所謂舊章。實孔子改定新王之制。但孔子托之於古。故僞為舊章。此是寓言。守舊者不能藉口也。孔子之仁法。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若不仁者不信孔子。上不信道揆。而無禮犯義。下不信法度。則無學犯刑。泄泄沓沓。則賊民興而國喪亡矣。君子觀於晉末清談。而五胡亂中華。梁世說空而侯景覆臺城。哲微荒淫。而金人破汴。神熹怠昏。而閹賊亡明。每讀無道無法無禮無學之戒。未嘗不流涕也。今者士夫無義言。則非道吾不知所屈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孔子曰。仁不可為敗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明仁不仁之敵。不敵人。道競爭。強勝力敗。天之理也。惟太平世則不言強力。而言八理。言公理則尚德尚賢。然而文王以百里而興。紂以天下而亡。則仁最強。不仁為最弱矣。秦隋之全盛。而胡亥楊廣亡于匹夫。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皆起布衣而有天下。覽觀今古。故孔子誦詩至此曰。大哉天命。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勤勉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

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章言不仁之自樂於亡。言之深痛。晉陽陷而請再獵一圍。江都亂而聞好頸誰斫。羣賊滿山。而以太平諱飾。偏安半壁。而以歌舞懽娛。寢於新火之上。巢於覆屋之下。而鬻官清貨。把持散奪。偷竊鑽營。以樂旦夕。至其敗亡。則譙周慣作降表。而樂不思蜀。馮道能仕累代。而不失三公者。皆是也。近者鳳凰城破。而傳戲偶壽不休。台灣賠割。而泄沓怠惰如故。此非人之來伐而已之自割也。古今一轍。不知覆亡之不旋踵也。哀哉。

孟子曰：桀討之失天下也，失其民心；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毆魚者，獮也；為叢毆雀者，鷃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不為蓄，終身不得，苟不至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此章明仁之得民而必王，不仁之失而必亡。夫因人情所必趨，物理所不能遁者，大勢所歸，不能違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雖父母之於子，不過如此。盡得民之道矣。民之欲富而惡貧，則為開其利源，厚其生計。如農工商礦機器製造之門是也。民之欲樂而惡勞，則休息燕饗歌舞遊會是也。民之欲安而惡險，則警察保衛於舟車道路是也。民之欲通而惡塞，則學校報紙機器是也。凡一切便民者，皆聚之故博物院草木禽魚之園，賽珍之會，凡遠方萬國之物，古今快意奇異之事，皆置之於都邑。

以樂之民樂則推張與之民欲自由則與之而一切束縛壓制之具重稅嚴刑之舉宮室道路之卑汚隘塞凡民所惡者皆去之民安得不歸故仁政不必泥古仁政不限一

此稿未完

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自序

宅神州之中綿二千年之遺履合萬姓億兆之衿縉咸奉孔子為國教誦其遺書尊之信之垂為科舉習之傳之然言孔子之道則若指天而談空蒼蒼不得其正色渾渾穆穆其際極或割大圓得銳角以自珍或遊沙漠迷方向而失道所號稱巨子元儒皆不出是矣夫孔子之道廣矣博矣邃矣奧矣其條理密矣繁矣又多不言之教無聲無臭宜無得而稱焉請擇其涯求其門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莊子者得子貢太平之傳故善言孔子者莫如莊子曰古之人其儻乎配天地本神明育萬物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傳而在六藝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能言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季以道名分然則求孔子之道者于六藝其可乎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孟子者得子思升平之傳故善言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言禹則曰抑洪水言周公則曰兼夷狄驅猛獸言孔子不舉其他但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于六藝之中求孔子之道者莫如春秋于春秋之中有魯春秋之史文有齊桓晉文之事有孔子之義惟義乃為孔子所制作然則求孔子之道于春秋之義其不誤乎董子尊儒者也漢世去孔子不遠用春秋之義以撥亂改制惟董子開之凡漢世學官師之所傳惟公穀董何及劉向之說其不謬乎春秋經多無傳無說凡百十條其遺落不聞者蓋已多矣據今二家口說所存者雖撮拾一于千百微言大義粲然具在浩然

閱深雖其指數千不盡可窺然綜其指歸亦庶幾得其門而入焉康有為乃言曰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體在各明名分其用在與時進化夫主乎太平則人人有自立之權主乎文明則事事去野蠻之陋主乎公則人人有大同之樂主乎仁則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權限則人不相侵主乎與時進化則變通盡利故且科指所明在張三世其三世所立身行乎據亂故條理較多而心寫乎太平乃神恩所注雖權實異法實因時推遷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若其廣張萬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國不成乎一世蓋決乎天人矣漢世家行孔學君臣士庶勦躬從化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撥亂之道既昌若推行至于隋唐應進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載中國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當秦漢時外則老子韓非所傳刑名法術君尊臣卑之說既大行于歷朝君得隱操其術以愚制吾民內則新莽之時劉歆創造偽經改國語為左傳以大攻公穀賈逵鄭玄贊之自晉之後偽古學大行公穀不得立學官而大義乖董何無人傳師說而微言絕甚且束閣三傳而抱究魯史為遺經廢置于學而唯點春秋為斷爛朝報此文變中之變而春秋掃地絕矣于是三世之說不誦于人間太平之種永絕于中國公理不明仁術不昌文明不進昧昧二千年督焉惟篤守據亂世之法以治天下病愈而仍服舊方兒壯而仍衣襁褓羣盲相證以為此名醫所開之方不敢不食父母所遺之服不敢不衣也嗚呼使我大地先開化之中國五萬萬神明之種族蒙然爾然耗矣衰落守舊不進等誦野蠻豈不哀哉天未喪斯文庸予小明得悟筆削微言大義于二千載之下既著偽經考而別其真贗又著改制考而發明聖作因推公穀董何之口說而知微言大義之所存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而知筆削改本之所託先聖太平之大道隱而復明闇而復彰撰始于廣州之草堂纂成于桂林之風洞戊戌蒙難遺稿畧存東走日本抱以從事已亥之春遊歐美



不能携焉。存于清議報中。九月渡太平洋而東歸。二十二日過橫濱。而清議報火稿從焚焉。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年。歲在庚子。康有為避地檀嶼。刺客載途。拳賊大亂。蒙難晦明。幽居深念。喟然曰。昔孔子厄陳蔡。作春秋。今春秋滅于偽佐。孔道晦于中國。太平絕于人望。岌岌殆哉。吾雖當厄。恐予身不存。先聖太平之大道不著。不揣孤陋。再寫舊聞。凡得二十二卷。豈有所明。亦庶幾孔子太平之仁術。大同之公理。不墜于地。中國得奉以進化。大地得增其文明。亦後之君子所不罪歟。其諸君子亦樂道之耶。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月書成。寫于檀嶼英督署之大庇閣。

刊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題詞

春秋之作何為也。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鄭玄謂大經春秋。古名大經。猶大憲章也。緯傳孔制法所謂憲法也。春秋有臨一家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天下之言焉。自臣民身家之權利義務與國家君相之權利義務。天下萬國之權利義務。皆規定焉。權利義務者。春秋莊生謂之道名分也。今人人皆守名分。則各得其所矣。孔子者聖之時者也。知氣運之變而與時推遷。以周世用故為當時據亂世而作憲法。既備矣。更預制將來為修正憲法之用。則通三統焉。孔子又為進化之道而與時升進。以應時宜。故又備升平太平之憲法。以待將來大同之世。修正憲法之時。有所推行焉。故春秋廣張三世之義。深密博大而據亂之中有升平太平。升平之中有據亂太平。而太平中有升平據亂。蓋一世之中又有三世。三垂而為八十一世。皆有義可推。以為無量世修正憲法之備。且其博大悠久也。所異者。今各國之憲法。取人修之。春秋之憲法一聖修之。今各國之為憲法。限于其一國及其一時。春秋之為憲法。則及于天下與後世。今各國之言憲法。以為國計。故僅及土地人民。政事。春秋之憲法為教計。則偏于人倫道德鬼神動植。此教

主所以為大也。今國人之言憲法。則祖述歐洲。憲章美日。孔子之作春秋。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春秋為文數萬。其指數于今所存大義微言。皆憲法原理之落落者。惜以口說不成文。而中致鬱而不發。關而不明也。予小子于二十年後。發得孔子筆削大義微言。寫為此書。乃有若土中得孔子親草之改定憲法。案筆削如其大義微言。凡得千餘條。如見孔子簪纓筆削絳簡虹降端門時也。雖不敢謂得孔子憲法之全。而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位育在是焉。可謂不世之鴻寶。大地之幸事。非止為中國已。二千年來帝王卿士動作禮典。皆行春秋法。漢世廷臣引春秋之義。若大居正。大一統。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大夫無逐事之類。奉為憲法實行之至。衛太子疑獄。右將軍勒兵二萬于闕下。以備非常。傳不疑亦以春秋斷獄。沿為成例。法司奉行足証春秋為實行之憲法。至明凡此皆成文憲法也。公穀為傳之在孔門。名為大義。皆治據亂世之憲法也。但孔子以匹夫制憲法。貶天子。刺諸侯。故不能著之書。而口授弟子。師師相傳。以待後世。故藉口說以傳。今董仲舒何休之傳。口說所謂不成文憲法也。在孔門謂之微言。則多為升平世太平世之憲法焉。今舉國言共和人士。皆口孔子升平太平之義。然義是義也。不著于群經。惟著于春秋。其于春秋也。又不見于經傳。惟見于董何之口說。若不信公羊。不信董何為傳。七十子後學。師師相傳之口說。則何依焉。而妄傳述乎。且夫升平太平之義。不著則二千年皆據亂之說。宜近人之疑攻孔子也。然則孔子之道。何以通于新世。行于大地乎。若不信此篇。則孔子之道。將墜于地。觀去年來毀孔廟。收祀田禁讀經。寧不寒心。嗟乎。若使春秋之筆削。口說不傳。不明則微言絕。大義乖。孔子之道亡矣。予小子既幸因小明推還大經之原。推得筆削口說之真。撰成此書。于今三十年矣。光緒甲午之歲。以吾所撰新學偽經考。明古文學諸經之偽。今文學諸經之真。今學者去偽得

直房從易明乃被言官嚴劾毀板焚書。學恐是書之同被焚毀也。遂抱此書避地于桂林風洞之景風閣。大雨如漏。濕漬汚損。既乃補成之。戊戌避難。復抱此書避地于日本。以遊歐美。此書于清議報館已亥九月焚焉。逾年庚子。避地檳榔嶼英督署之大庭。閣國事多難。刺客載途。幽憂無補。慮絕學遂已。乃搜拾殘稿再補成之。辛亥七月。書成。然舊作之春秋郵已佚。則此書終不可讀。又為發凡以導之。至今又有四年矣。是書也。昔以焚書禁學。而不敢刻焉。中以捕逮奔亡。而不能刻焉。後則以廢經棄孔。雖刻之亦必無讀者焉。嗟乎。以大聖為天下後世憲法之大經。而閣謬二千年。發明之難如此也。以成書經水壞火焚。累補之大劫而保全三十年。傳布之難如此也。今流離瑣尾。親躬幸存是書也。缺而復補。失而復作。以存絕學之一線者。蓋有天焉。不敢藏之名山。今將此書傳布天下。庶幾孔子之大憲章炯然復明。如日中天焉。其諸君子亦樂講之歟。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癸丑春分中國召集國會起草憲法時南海康有為記于日本須磨之遊存稿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發凡

春秋自晉後偽左傳立于學宮。公穀有書無師。于是春秋亡矣。微言大義絕矣。諸儒以管窺天目迷五色。故王安石直言為斷爛朝報。朱子虛心則婉言曰。春秋實有不可解處是也。吾舊有春秋郵十餘卷。明學春秋之凡例。戊戌之禍。毀失于上海大同書局。後無暇再述。今提其要領。略發凡例。補明數條。以為學春秋之航渡橋津焉。若其祥徵在學者據群書目考之。此雖簡甚。亦可通其端緒矣。

春秋在義不在事與文考

春秋之義傳以口說而不傳在文字考

後世言春秋者以一萬八千經文為春秋此六經之通例無能駁者故盧全與孫明復之流皆獨抱遺經究終始者亦無可議也然孟子者去孔子不遠得春秋之傳應比後儒可信也其言春秋學而述孔子之自言則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蓋不取其文事而獨取其義其義何在乎公羊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漢人取引廷議折獄見于漢書大書特書曰春秋大一統大居正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春秋之義大夫無遂事春秋之義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指不勝屈且尊春秋至矣然皆引傳而不引經文其所謂春秋似別為一書而與今所尊之經文渺不相屬者此乃至奇宜究心之事否則其會盟朝聘誠為斷爛朝報無義可傳何足尊重前有孟子公羊後有重子劉向兩漢諸儒証據繁確至為可信若不信諸儒則不信孟子可也若以孟子可信學春秋者第一當知孔子所作春秋為春秋之義別為一書而非今會盟征伐一萬八千字史文之書也獨抱今會盟征伐一萬八千字之書則為抱古魯史而非抱孔子之遺經矣賈欒還珠得全忘魚史存則經亡矣凡史記漢書引春秋義者可條証焉舊作春秋郵

漢藝文志春秋貶損大人當世君臣威權有勢力者有所哀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劉歆移太常博士文謂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蓋春秋為孔子改制所託射乎太平並陳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故口授而不書見七十子傳之後學故評慎謂師口口相傳而劉歆改國語為偽左傳以攻口說謂博士不信古傳記而信末師之口說可見漢時全國誦講皆口說而已故何休謂誦誦師言至于百萬許非七十子後學確有口傳安得懸漢世學者愚蔽至此故不知春秋在口說

者孔子之微言大義皆已絕滅僅據春秋一萬八千字之文以為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是魯之春秋  
真為斷爛朝報而與孔子作經制義渺不相關矣故學春秋者第一當知春秋之義傳在口說而不  
傳在文字凡史記兩漢書五經異義言口說者可條証之舊作春秋郵  
春秋義之口說傳在公穀考皆條引之

漢書藝文志及末世口說流傳則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  
書鄒夾他不見疑劉歆偽附會然無論真偽春秋之義在口說口說傳公穀偏于漢世之學官誦于  
弟子被于天下今公羊穀梁二傳猶在則孔子春秋之口授大義在公穀二傳至可信據矣故學春秋  
者第一當知公穀為口傳孔子春秋義之書凡公穀之大義如謹始大一統大居正王者無外之大  
義數百當條考之舊春秋郵

公穀以義附經文有同經同義同經異義異經同義而舍經文傳大義則口說皆同考

公羊曹世子來朝傳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不知其在曹歟在齊歟此文至奇其傳大書特書  
偶為春秋者不以今經文年月日會盟征伐一萬八千文字之春秋為春秋而別有所傳別有所見  
之春秋本有譏父老子代從政七字則今一萬八千文字之春秋無此文也且今一萬八千字經文皆  
記事無發義者體裁亦不類則知春秋直有口傳別本專發義者孟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公羊  
所謂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指此也惟孔子雖明定此義而以為發之空言不如托之行事之博深  
切明故分綴各義附入春秋史文特筆削之以為記號然口傳者展轉久之漸有誤訛故公羊先師  
子傳春秋義譏父老子代從政一條已忘其所繫之史文矣其繫在曹世子來朝之條耶抑繫在齊

世乎。光會于打之條。即公羊先師篤謹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不知其在曹歟。在齊歟。可証春秋義之別為一本。而又分條繫于史文。如今撰電報密碼者。撰成一二要言。密繫于各碼字中。任附何字碼。皆可以互對而知之。惟密碼偶有破損。則不知要言繫在何字碼矣。故他家或繫于經文。仍叔之子來聘條下。亦無不可。其要在明父老子不得從政之大義耳。此孔子所竊取也。若曹世子來朝。齊世子光會于打。仍叔之子來聘。皆所謂其事則齊桓晉人。其文則史也。斷爛朝報。無關要旨。可勿理也。試舍一萬八千之史文。徒摘公穀之口傳大義。則無一不同。特附繫史文。時有同異耳。此猶同記要言。而各編電報字碼。字碼雖異。而要言無殊也。一部春秋之義。可以此通之。吾讀公羊至此條。乃大解徹。何君墨守公羊。而攻穀梁為廢疾。蓋猶未明密碼之故。泥守所傳之電碼。以為直傳。而不知穀梁所傳之電碼。亦是直傳也。遂使劉歆賈逵緣隙奮筆。以公穀一家而螭蚌相持。遂致偽左為漁人得利。豈非先師墨守太過。敗績失據哉。夫以何君猶徹近世武進之學。能信公羊。而不能發明。更何足怪乎。今學春秋者。第一最要當知孔子春秋義。雖別為一書。而分條繫于史文中。各家條繫時有異同。其繫事文無關宏旨。惟傳大義同一發明。若通此例。春秋義自大光明發現矣。若不通此。猶是雲埋古道。不得見廬山真面也。凡公穀二傳同經同義考。同經異義考。異經同義考。可條証之。舊春秋郵皆已條引

春秋口說公穀只傳大義。其非常之微言。傳在公羊家董仲舒何休考。史遷偶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孟子偶春秋為天子之事。今公穀二傳所傳大義。僅二百餘條。則且指數千安在。且亦未見為天子之事也。董子醢儒為公羊學。而所偶春秋非常異義。多出公羊外。

與胡毋生之傳于何休全合。與穀梁家之劉向亦合。與孟子合。董子豈杜撰哉。何君亦豈能及此哉。蓋皆七十子後學。口傳于孔子。故自然相合。爾其傳春秋改制。當新文王繼周之義。乃見孔子為教主之証。尤要者。據亂升平。太平三世之義。幸賴董何傳口說之。未絕今得。一綫之僅明。有此乎。今治大地升平。太平之世。孔子之道。猶能範圍之。若無董何口說之傳。則布于諸經。率多據亂之義。孔子之道。不能通于新世矣。今人聞升平。太平之義。猶當驚怪。況在孔子之世。故必不能筆之于書。惟有傳之于口。乃至公穀先師寫傳。亦只能將其據亂大義。寫之。其升平。太平。異義。實為非常。可怪。不能寫出也。亦只得口傳弟子。故見于董何極詳。而公穀反如無之。夫以升平。太平之異義。範圍後世。非聖者不能作之。豈漢諸儒之篤謹。能為之哉。蓋董何時孔道益光大。故又不妨將所傳口說稍寫出之也。試觀後世之攻公穀者。曰公羊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穀梁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此范甯述漢晉以來儒先之公論也。范甯又曰。凡傳以通經為主。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既不俱當。擇善靡從。得不據理以通經乎。凡其所持。皆據亂之義也。孔子立法。豈為一時。無論湯武順人。不使一人肆于民上。若今美法之總統。瑞士之議長。豈有君統。更何廢立。豈有神器。更何闕盜。若以范甯之倫。聞之不止驚為傷教害義而已。三世之理。相反而適。時各當。范甯及宋儒之倫。不識理。而何據乎。彼所據理。不過據亂之一理而已。彼能得理之至當。而駁傳以通經。則人人能代孔子為教主。而不勞孔子制春秋之義矣。然在據亂世。而陳太平之義。當無不以為大逆不道者。反于人心。則人不從。然則孔子及公穀先師。繙此異義。萬無寫出成書之理。除口傳外。更



董何傳口說與穀梁學及劉向學說全合考

無別法矣。其相傳為賤。損當世大人有勢者而不書。見猶非孔門本意所在也。然以口說無明文。故雖以兩漢全國講誦之經意為劉歆偽左傳所攻。倒至於晉亂。公穀有書無師。口說遂亡。後人皆不知教主改制。據亂升平。太平之義。中國輕視董何之說。不知為孔子微言。甚且怪之。無人傳習。于是中國之治教。遂以據亂終絕。流斷港無由入。于升平太平之域。則不明董何為孔子口說之故也。學春秋者。第一尤當知董子。董子何休注。多為孔子口說七十子後學展轉傳之。雖有微誤。而宗廟百官之美富。可見大端當一。理會尊重發明之。否則雖抱公穀傳文。其于春秋猶欲入而閉之門耳。

董何傳公羊。董難江公何作廢疾。若水火然。試舍棄所繫之經文。但述大義。則董何穀梁無不合者。可一一條証之。以明口說之真。蓋同出于孔門後學。故莫不同條共貫也。故學春秋者。當知董何傳口說與穀梁及劉向學說全合。則于春秋四通六闢。無所窒碍矣。然董子何君以泥于尊信其師說。故而難江公作穀梁廢疾。益致後學疑惑于春秋之正傳。則二子過矣。舊作春秋郵已條引之

春秋有魯史之不修春秋及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考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司馬遷曰。因魯史而修春秋。孔子春秋。確以魯史為底本。而加筆削。古今定義。無有異辭。至劉歆偽改國語為左傳。于是其後學杜預之流。乃謂春秋直書其事。善惡自見。是直欲攻倒筆削之義矣。即三傳平列。哀貶之筆。實難盡攻。亦可言人人殊。各自推求。或且東三傳于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矣。蓋魯史之原文。既不可考。則孔子之筆削。亦無從定。其孰真尊之。則隨意推求。謂為哀貶。但以為尊王攘狄而已。輕之則

以為斷朝報廢于學官與三傳束高閣而春秋滅矣如論天神之有無而無一人能升天親驗之則聽人所說無不可也惟莊七年經文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公羊傳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則是不修春秋之魯史原文尚存公羊先師猶得親見其本乃持與孔子筆削之春秋及地尺而復則是不修春秋之魯史原文尚存公羊先師猶得親見其本乃持與孔子筆削之春秋寫本兩兩對校而知星實如雨四字為孔子所修古今群書無人見魯史之不修春秋原本者惟公羊有此文吾由此推悟乃知公羊有名無名或詳或略有日月無日月皆校魯史不修春秋而知之所言何以書何以不書盛之魯史原文為成齊仲孫之魯史原文為慶父仲遂之魯史原文為公孫遂莒人滅郕魯史原文立外孫而非滅元年正月之魯史原文為一年一月天王之魯史原文無天虞師晉師滅夏陽之魯史原文為晉師假道于虞皆校魯史不修春秋原本而知之惟其兩本互校故書不書瞭然備見而書不書之或詳或略或削或存或日月或無日月或名或不名皆大義微言之所條繫故筆削如電報密碼之編緝然又非若編電報密碼之無義也于筆削之中即明大義若天王狩于河陽梁亡鄭棄其師宋督弑其君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哀鉞森然帝網重重光明四照圓滿無漏而實又別繫微言也故董子曰春秋微密而難知也以其頭頭是道太繁太密也及魯史原本既逸口說又亡歧途易失又迷道出難而偽左直書之說又亂之于是筆削之跡不可見而徒供駁訟矣至于駁訟則真偽不分是非莫定終則同歸于盡而孔子之春秋掃地盡滅不獨孔子口說之微言大義滅乃至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亦滅二千年所傳者僅為一不魯史不孔子之一萬

八千字斷爛朝報而已。豈不哀哉。吾讀公羊至不修春秋曰。君子修之曰。乃悟公羊先師親見兩本之文。公羊穀梁董何之口說。亦且闕筆削之條繫。吾今據公羊穀梁董何書不書。曷以書曷以日月。不日月。名不名。遂如小。筆削原本乃條條字字推之。于是二千年後。煥然如親讀孔子筆削原文。直蹟光明。一旦發露。豈非古今絕異之大幸事哉。雖二傳多無說者。失墜幾三之一。夫春秋之旨數千。今所收拾。泰山一毫芒耳。而幸公穀董何諸先師口說尚傳遺文。未泯予小子得推拾先聖墜文。于古學偽亂諸儒聚訟之後。閱世綿祀二千年之遠。亦中國未有之事矣。嗟乎此豈予小子所能哉。皆公穀董何先師之遺說也。天不滅先聖之道而得光大于大地。不能終泯其真。假予小子而燔其明耳。故學春秋者第一當知春秋有魯史之不修春秋有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二本而公羊先師親見二本互校而分別書不書也。不知此乎。則欲學春秋而閉其門也。

### 結序

春秋有四本

一魯史原文不修之春秋

孟子所見魯之春秋公羊所見不修春秋是也。今佚于公穀書不書推得之

一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

世所傳春秋一萬八千字是也

以上二本皆成文

一孔子口說之春秋義

公穀傳之

一孔子口說之春秋微言

公羊家之董仲舒何休傳之

以上二本皆不成文而口說傳授者

今以公羊穀梁董仲舒何休所傳書不書而推出魯史不修春秋原文以墨寫在先存為史文案彙以公羊穀梁董何所傳書不書而推出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以硃筆寫改于墨字旁以明筆削之真蹟俾一覽如見孔子修春秋原本以公穀董何劉向所傳微言大義合緝之于是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義乃略發明而教主改制升平太平之義亦可一一而推之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書者文之可見者也言者口說之可傳者也今雖據十一千千百未能見聖人大道之全然亦粗得其大概矣若夫聖人之意不可見者在升平太平之條理耶公羊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中庸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則在于補衍升平太平之條理者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述先聖之至仁撥亂世除民患而極樂之至于大同其在斯耶其在斯耶此非今編輯所及也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即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夏六月二十三日南海康有為補寫成于檳榔嶼英督署之大庇閣

覆教育部書

亡越異域十有六年迴瞻故國邈隔星漢不預聞政事久矣比者不遺采及封菲辱承大部貽書命作國歌以協雅樂猥以菲才非能承也重以雅意豈敢辭也雖然漢之興也徵魯諸生以作禮樂魯兩生曰禮樂百年而後興今非其時也傳謂人給家足無忿怒之氣無愁怨之思無險詖之心人民美好含哺鼓腹而遊然後太平成而頌聲作夫樂者感物而動政治國之音雄以樂亂國之音亂以厲亡國之音哀以思吾嘗遊印度緬甸瓜哇間其樂哀澀嗚咽斷續不成聲信乎亡國之樂也又遊突厥道羅波斯而聞其樂哀緊亂嘈信乎亂國之樂也然聞歐樂則高明廣大庶幾夏聲雖強武豪激非韶奏石聲之和平然真治強之樂也乃知先聖謂夏功昭德應政而作非迂論也今吾國生民塗炭國勢搶攘道接凌夷法

守掃蕩。廣恥靡盡。教化榛蕪。名為共和。而實共爭。共亂。日稱博愛。而益事殘虐。殺口唱平等。而貴族之階級暗增。高談自由。而小民之壓困日甚。不過與多數暴民以恣睢放蕩。破法律。棄禮教而已。彼開報館。舉國甚囂塵上之聲。苟作一殺亂暴。則奪攘矯虔而已。以此時而製樂。雖使后夔典之。師曠侑之。研極工商。窮精律呂。亦必吳李札聞之而驚走。萬寶常聽之而下淚耳。蓋令國人哀思鄙屬。豈有當哉。今之五至。議樂歌者。為應接外使。潤色文明也。實則為步武泰西。俾與齊同耳。以外人有國樂。則吾亦不可無國樂云爾。雖然。泰西有國教。吾何為有國教。而自棄之。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蓋樂德有其本。不在樂歌之末矣。鄙人遠處絕國。聞知。遐聽風聲。聞自共和以來。百神廢祀。乃至上帝不報本。孔子停丁祭。天壇鞠為茂草。文廟付之榛荆。鐘簴頽頽。絃歌息絕。神俎聖伏。禮壞樂崩。曹社鬼謀。秦廷天醉。嗚呼。中國數十年以來。未聞有茲大變也。頃乃聞部令行飭各直省州縣。令將孔廟學田充公。以充小學校經費。有斯異政。舉國惶駭。既已廢孔。小學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長成。未知猶得為中國人否也。抑將為洪水猛獸也。嗚呼。哀哉。何居我聞此政也。抑或誤效法國之革命。舉教產以充公乎。則彼新舊教爭所毀者。教皇之舊教耳。其敬奉者。固在路德之新教也。其尊基督如故也。猶吾國昔逐荀子。鄭康成於文廟外。而尊孟子。程朱云耳。於孔子無損也。今乃公然收文廟之祭田。則是直欲廢黜孔子矣。在諸公久停丁祭。不敬已久。寧在此舉。然貴部主持教化。名為教育。教者。文行忠信。不知以何為教育者。果行育德。不知以何為育也。夫立國之道。廣矣大矣。博大精深。微本末精粗。莫不備舉。然後能為之。萬國之聖賢豪傑。講求數千載。然猶難之。故曰。體不備。謂之不成。人治道不備。謂之不成。國。吾今者之立國。不知治道備否。若以法治為足。則購日本六法全書一冊。夜譯而朝布之。則吾為法治。

國矣。若以法歐美為足。則今固改朔易服。握手免冠矣。人言共和。亦共和矣。人有國會。亦國會矣。人有政黨。亦政黨矣。人事選舉。亦選舉矣。甚且人言各州自立。民選長吏。亦實行之矣。凡歐美之至粗劣。吐棄者。亦既備。糟餽甘其殘羹矣。凡吾國之先聖要道。先民遺俗。亦既掃除。滌蕩。因俾易種。新邑矣。則吾國已治已安。太平上理矣。而何以蒙藏喪失。各省割據。分崩離析。杭棧危顛。國勢垂亡。將為印度波蘭何哉。則治效之為得。果如何耶。鄙人既冥且愚。不知其由。或者教化之未宜。掃絕耶。如教化可廢。絕也。則禮義廉恥。四維可不張。孝弟忠信。貞廉六莖。必當去。人心皆敗。詐狡偽風。俗皆暴惡。猜猜若猛獸。鷲鳥之相殘。賊也。諸公身不可得安。家不可得有。國安可得而立哉。齊景公曰。信如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諸公幸留意。天下萬國。乃至野蠻。豈有無教而能為國乎。况欲立國于天壤間。與歐美競美乎。諸公若以為教未可盡廢也。則佛教雖微妙。然多出世。澆漫之言。行於蒙藏。可也。若全行於中國。未能也。基督尊天愛人。養魂懺罪。施於歐美。可也。若欲中國行之。其能令四萬萬人立舍祠墓之祭而從之乎。夫教必協於民俗。而後刑為法律。政治乃得其宜。若不宜於民俗。而可強行乎。今吾國自有教主。宜於吾民俗。以為人心風俗之本。言奉以為法。行奉以為則。數千年中心風俗。政治得失。是非皆在。孔教中融鑄。治化合之為一。若一旦棄之。則舉國四萬萬之人。傍徨無所從行。持無所指。悵悵惘惘。不知所之。若驚風駭浪。泛舟於大霧中。迷罔惶惑。不知所往也。無論孔子之道。人道也。博大高明。範圍外。凡食味被色。別聲而為人者。率由而不能須臾離。所謂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即今歐美人不能出達達德之外也。就令如今妄人之論。以孔子為迂濶而難行。古舊而已。過欲以新道德易舊道德。焉則今青黃不接之時。新道德未成。而舊道德已廢。則令舉國人民。在無教化之中矣。新道德未知。經若干聖哲。乃能制作。

未知經若干歲月。乃能化成。而令吾國人民在此若干歲月中。無教焉。則陷於洪水。猛獸。民皆為洪水猛獸。何以為國。則陵谷貿易。灰劫變遷。歷陽為湖。東海為田。中國為末日矣。為波蘭印度矣。諸公皆中國人也。千秋萬世。亦有子孫。其能忍此乎。其甘受此乎。夫歐美自有其美者。形而下之物。質誠不可少也。採其長可也。中國亦有其粹者。形而上之德教。誠不可廢也。補其短可也。若震歐美一日之強。則不擇而盡師之。因中國一時之弱。則不擇而盡棄其所有焉。此今東學語所斥為奴隸性之服從主人耳。未聞立國者損益折衷而可若是也。丹墨瑞典。昔皆百數十萬人國耳。等吾一大縣耳。而自為文字。自為國教。吾遊其大學。藏其國文之書。將五十萬卷。夫彼豈不知易英德之文。於交通最便。而為學最易也。何為篤守本國之文字語言。以勞費學者之精神。目力哉。蓋不如是。則不能以區區之土地人民。而自立國土也。猶太亡國。千九百年矣。以能篤守其教。故流離異國。而猶太至今不亡。墨西哥國未亡也。而古墨之文字圖畫。皆為班人所焚。今墨人所誦。服皆班人先哲之遺言也。是所謂永亡也。印度雖亡。而印人篤守其教。聯絡日盛。大他日英勢稍弱。印人即可因教而自立。若吾中國一切自棄之。而師歐美。又棄其教。浸假失敗。則欲為印度。猶太。不可得也。願諸公之留意也。鄙人久棄於外。道長半生。足跡徧四洲。而三周大地矣。日閱數國之報。雖朽鈍百無所知。然論閭廛。則庶老馬之識途。既與君等生同斯國。棟折榱壞。僑將壓焉。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凡人心重。則語長。吾敢懸國門而言之曰。徧大地百國。棄教而立國者。未之前聞。舍本師而為人奴。尤非智也。大部慕歐法。美能變舊法。若不棄舊。垂採鄙言。鄙人更有以奉聞者。三事焉。自古新舊遞嬗之間。新國之法。未定。必用前王之禮樂。實萬國之通義也。英頻易姓。又嘗革命。而共和矣。而紀綱道揅。法守不少變。且以習俗為治。號為不成文憲法。故英尤盛強於大地也。鄙人在南洋。



購地於雞打親見英人得運之雞打也一切皆用運之舊未少易也夫雞打為巫來由王地至野蠻也英尚不遽易之若英人而盡愚也則可若英人而非盡愚也則是不可不深長思也吾今未易新國舉數十年之道按法守乃至祭典盡棄之而一切待議院之新議天下古今所未聞也是非革滿洲之命也實草中國數千年周公孔子之命云爾且以周公之才吐哺握髮日求七十士而制禮作樂猶須七年今議院之才人不如周公歲月須議不能待七年而望革故鼎新勝於數千年損益之法始無是理也且議會開會半年於國政大者七十五件未能開議何暇及於祭祀之禮以為無關要急者乎則最速亦待七年後乃克議之則是禮壞樂崩大教廢絕久矣一也且吾敬告諸公萬國議院只議租稅耳進而立法耳又進而議行政耳若禮教民俗非所宜及也況於祭祀之禮乎若議院而議及此非徒侵官亦且貽笑萬國矣諸公而慕歐仿美者其一考之查爾草命後之新憲法第八十條曰舊例如未經議院刪除及與民主政體不相違者一概照行吾今應同之無久荒先聖之祭上帝之祀而重為萬國笑二也吾又敬告諸公凡共和之國為人民而立憲法煌煌只為人民保其安寧秩序生計耳若夫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改祀典則吾國在昔帝者專制之政非共和所能行也況乎教宗尤關民俗之大英滅印度緬甸百數十年猶不敢廢其婆羅門教與回教佛教而取其祭田且大地以黃金為塔廟者只有二處其一則印度之霸拉赫士其柱大數十瓦厚半寸皆純黃金也其一則緬甸之仰光塔高三百尺歲必鋪金一次凡積千年矣其厚不知若干寸也仰光鋪金之佛廟吾遊尚有七焉英人非同教者然滅其國而敬其教尚嚴吏卒重法律而為保守之若吾國豈此黃金則取之以充國餉久矣此真文野之別也豈不恥哉吾遊舍衛給孤獨園佛堂雞足山鹿苑佛堂英人非獨不廢且特設吏卒撥公帑保守其遺廟焉佛蘭西滅突尼斯數

十年猶不敢滅其教而取其祭田即突厥之暴滅布加利牙塞維五百年猶不敢廢其希臘教而取其祭田即今俄滅波蘭芬蘭百餘年尚不敢滅其教而取其祭田萬國中或有暴主豪酋敢以強權妄犯教宗者則舉國叛之大啟兵禍德三十年之教爭死人千八百萬失地於四鄰無算德分裂衰微至今尚僅偏安而與奧對立為犯教怒也公等甯不畏之乎故大地自回教以兵力行教外萬國未之有聞也今中國猶是孔教也四萬萬餘人其從耶教從佛教者不過數百萬從回教者千數百萬而止矣餘四萬萬殆猶是孔教也假大部與諸公乃由外國入主中華兵力尚大尚不敢犯四萬萬人之國教而收其祀田況大部與諸公猶是中國人乎以各國異教暴主豪酋誘挾強權妄犯宗教猶觸舉國之怒合而叛之大戰三十年大部與諸公有幾何權力乃能以數日之在位而行萬國異教暴主所不敢行之事乎幸今四萬萬國人未之知耳又久服從於專制國下未知歐國之例耳又未審共和國之法耳故大部行此巨變之政犯全國之怒尚能安然無事倘如歐俗有此巨變則國民咸操戈而起與政府諸公從事諸公數人能當數萬萬人之怒乎故大部只能恪守數千年之舊章無更革祭祀之權更無收孔廟祭田之權三也幸大部留意焉若大部垂採鄙言收口成命不廢丁祭保存祀田猶聞絲竹春秋之俎豆華茅永奉廟堂黍稷之原田膺膺則天下聞風猶知嚮往大教未墜人心不死中國有望也鄙人詠仁蹈德鼓舞軒輊願為協律再賡天馬之樂章樂寫歌詩願作中和之樂職惟大部教之不勝惶悚屏營之至康有為白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卷四目錄

瀛談

大同書乙部去國界合大地

巴西

塞耳維亞布加利亞遊記序

歐東阿連五國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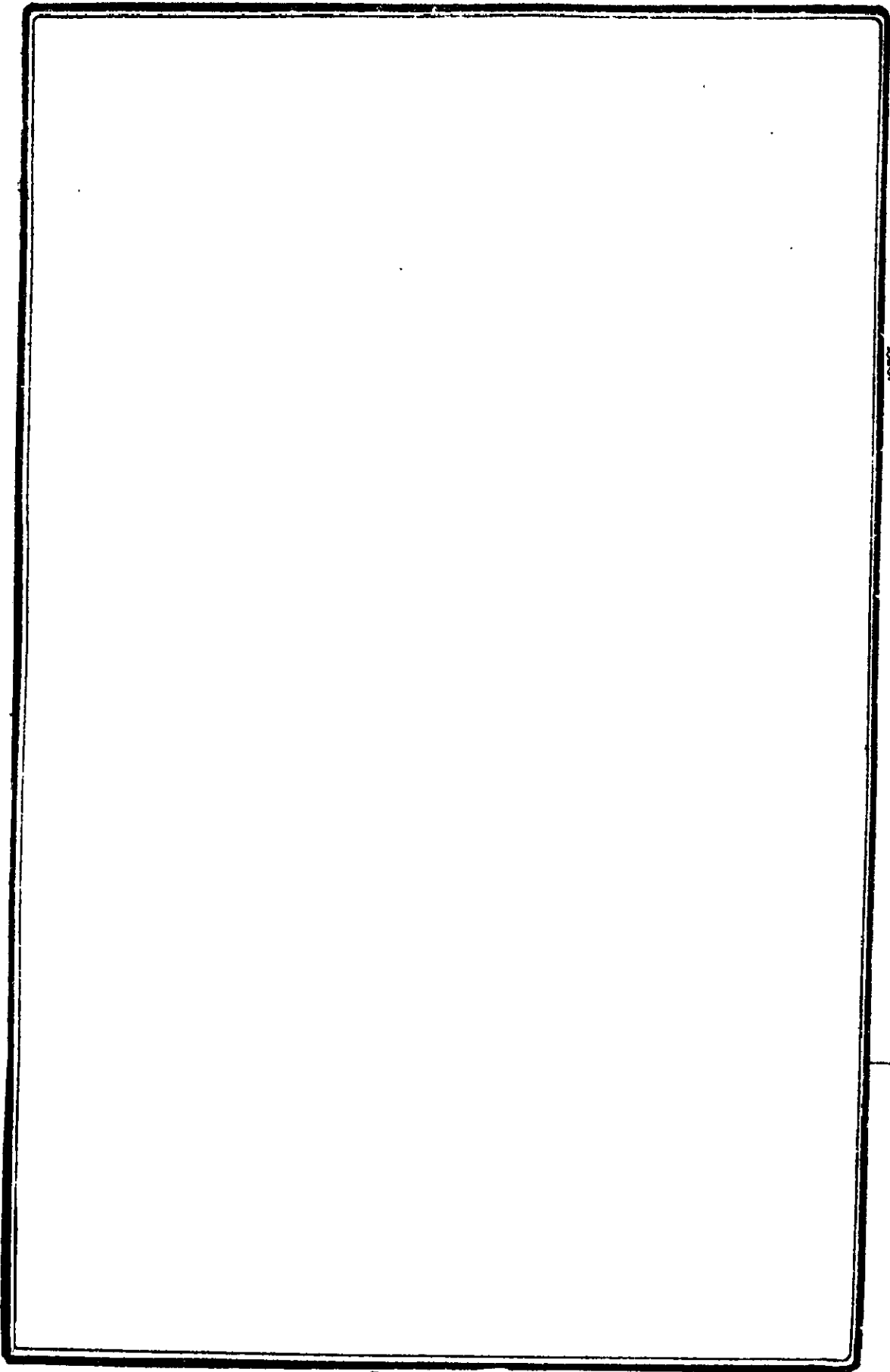
遊塞耳維亞京悲羅吉辣

布加利亞遊記

希臘遊記

補德國遊記序

補德國遊記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卷四

大同書乙部

南海 康有為撰

去國界合大地

第一章 有國之害

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蓋草昧之世。諸國並立。則強弱相并。大小相爭。日役兵戈。塗炭生民。最不寧哉。故屯難之生。即繼於乾坤既定之後。吁。嗟。危哉。其險之在前。此則萬聖經營所無可如何者也。夫自有人民。而成家族。積家族。併吞而成部落。積部落。吞并而成邦國。積邦國。吞并而成一統大國。凡此吞小為大。皆由無量戰爭而來。塗炭無量人民。而至然後成今日大地之國勢。此皆數千年來萬國已然之事。人民由分散而合聚之序。大地由隔塞而開闢之理。天道人事之自然者也。雖有至聖經綸。亦不過因其所生之時。地。國。土。以布化隔於山海。限於舟車。阻於人力。滯於治化。無由超至大同之域。然且帝網重重。層累無盡。古者以所見聞之中國四夷為大地。盡於此矣。今者地圖盡出。而嚮所稱之中國四夷。乃僅亞洲之一隅。大地八十分之一耳。夜郎不知漢。而自以為大。中國人輒以為笑柄。若大地既通。合為一國。豈不為大之止觀哉。而諸星既通之後。其視最爾二萬七千里之小球。不等於微塵乎。而非夜郎之自大乎。然則合國亦終無盡也。國土之大小。無盡。則合并國土亦無盡。窮極合并。至於星團。星雲。星氣。更無盡也。合并國土。無盡。則國土戰爭。生靈塗炭。亦無盡也。今火星人類。國土之相爭。其流血數千萬里。死人數千百萬。而吾不知也。即吾大地大同。吾之仁能及大地矣。其能救諸星乎。然則戰爭終無有也。吾思盡去諸星。諸天之爭。而未能也。則惟就吾所生之大地而思。少弭其爭戰之禍而已。然國既立。國義遂

生人人自私其國而攻奪人之國不至盡奪人之國而不止也或以大國吞小或以強國削弱或連諸大國而已然因相持之故累千百年其戰爭之禍以毒生民者合大地數千年計之遂不可數不可議吾嘗觀生子矣其母之將生也艱難痛苦或呼號數晝夜而未已也及其生也或子死母腹中而母子同死或子足先出而子死或以藥強下之而子出亦死或剪臍誤而死或撫之數日而殤死或數月數年十餘年而殤死其數月數歲十數歲之中子疾病之晝夜呼號負抱拍摩不得睡眠或累數月而未已也飢而分食寒而分衣幾經提攜顧育之艱苦而後幸得一人之長大也及有國則爭地爭城而調民為兵也一戰而死者千萬稍遇矢石鋒鏑槍炮毒烟即刳腸斷頭血濺原野肢挂林木或投河相壓或全城被焚或伏尸徧地而犬狐嗅噬或半體傷卧而餓疫繼死觀近者德法師丹之影畫草樹粘天山河雄鬱而火烟觸野船樓並炸城屋半坍尸骸蔽地或猶持槍窺發而後股中彈死矣其婦女奔走流離或屋塌烟鬱而全家盡矣雖悍夫強人視之猶當垂涕況夫仁人其安能忍夫法民亦人也孟子曰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之民賊而已師丹又其小矣若白起之坑趙卒四十五萬項羽之坑秦新安降卒二十四萬史文一語讀者忘形若將其坑降之迹演以雜劇累一月描寫之當無人不惻動其心哀矜涕泗目不忍視耳不忍聞矣夫以父母生育撫養之艱難如彼國爭之慘酷禍毒如此嗚呼以自私相爭之故而殃民至此豈非曰有國之故哉杜少陵詩曰車轡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哭聲直上千雲霄蓋兵後之苦生死所關人道所同無間中外古今焉今以中國之故考之部落相爭之始其民未經教化人如野鹿性如猛獸其爭殺之慘可以今日非洲之

里蠻臺灣之生番亞齊之巫來由人例之居室偏挂人頭以多為貴多則婦人願嫁之再進則如唐宋滇黔之士司日月攻爭不可紀極三代之封建諸侯即唐宋之士司也士司之始如今亞齊諸酋溪湖稍隔無船渡之即別立國無量小土司併吞而後為大鬼主都大鬼主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書稱協和萬邦以北五省之偏小而能容萬國其國土之纖小可以推矣蓋初人之始才智有限山川阻隔即難相通積漸而大實勢之無如何者也至商湯時得三千國至武王時得八百國至春秋時所餘二百餘國至戰國時僅餘七國而卒混一於秦蓋上下二千年間由萬國漸次合并為一國皆地勢天運人事之不能不然也埃及希臘叙里亞巴比倫之先其部落之蕃庶各立次第併吞亦復同之蓋亦至秦漢時羅馬乃混一全歐其分合之大勢併一之年限皆與中國同此可為進化之定理矣印度波斯之先亦莫不皆然蓋當太古商長土司之世及中古封建之風國土萬千其爭戰殺死之慘真可以度量實數不可以思議測也太古人類之間十數萬年其野蠻爭殺之慘今可遙揣而不可考今就文化已開國土已成人民得藉國土以為保護者考之既有此疆商界之限即有爭地爭城之戰而俘戮滅亡隨之夏商以前不盡可考但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晉以聯邦伐他國者四十四各聯邦伐晉者十二楚以聯邦伐各國四十各聯邦伐楚者十一齊以聯邦伐人國二十一聯邦來伐者三宋以聯邦伐人國者九聯邦伐之者亦九魯伐他國九他國來伐六衛鄭伐他國者八他國伐衛十五伐鄭十九吳陳伐他國八他國伐吳陳皆六蔡伐他國六他國伐蔡六燕伐他國二越伐他國三幾三百戰其餘曹許莒邾滕薛及一切小國從人伐而被滅者無歲不有及削邑圍邑者亦不計以上皆據春秋言之春秋無事不書則在春秋外者尚不可數計也故當春秋時文化已成而士夫卒伍咸死於兵膏塗原野其慘已甚矣



至於戰國禍尤慘。今但以秦兵言之。惠文王七年。公子卬破魏虜。其將龍賁斬首八萬。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斬首八萬三千。十一年。敗韓岸門。斬首萬。十三年。擊楚於丹陽。斬首八萬。秦武王四年。拔韓宜陽。斬首六萬。昭襄王六年。司馬錯滅蜀。庶長魚伐楚。斬首二萬。十四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三十年。客卿胡毋傷破魏芒卯。斬首十五萬。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七年。白起破趙坑趙卒四十五萬。四十九年。王龔攻晉。斬首六千。流死於河二萬。五十一年。將軍樛攻韓。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虜九萬。秦始皇十三年。桓齮擊趙平陽。斬首十萬。其他伐魏五伐韓。趙十八伐楚。九伐齊。伐燕三伐蜀。三虜義渠。滅之。其他滅國取城。首虜不及萬者。不計。其末王剪之用兵六十萬。李信之用兵三十萬。以破六國者。亦不計。但著滿紙。斬首十數萬。或坑數十萬。之文。試想父母生子之難。而殺戮過於蟲蟻。不忍卒讀。若一一以德法之戰。有影畫以拓觀之。豈可言哉。是遵何故。有國界之故。思併吞他國之故耳。此但就秦一國言之耳。計戰國時。楚滅越。蔡杞莒魯救鄭。伐鄭二攻魯三。伐燕齊秦各一。魏伐趙四十八。魏伐韓四十一。魏伐秦楚宋鄭中山各二。伐翟燕齊各一。而滅中山齊魏相伐九。齊伐魯燕各三。趙一莒一。趙伐齊衛二。燕一。燕伐齊趙一。韓伐魏八。伐秦齊鄭各三。而滅鄭再伐宋一。救魯。其聯邦之師尤盛。韓趙燕楚五國之師伐秦二。齊魏韓三國擊秦二。而秦又與韓趙魏燕五國之師擊齊。又秦韓魏齊四國之師擊楚。其他韓趙魏三國伐楚。韓魏楚三國救趙。秦魏合兵擊楚。秦楚合擊齊。齊趙合伐魏。皆以傾國之師為之。其時戰禍徧地。故仁人深惡而痛絕之。孟子謂為率土地而食人肉。謚曰民賊。故原本孔子大一統之言。為定於一之說。誠深鑒於有國之禍。慘殺無窮也。始皇既平六國。議者將行封建。李斯持不可。始皇乃曰。天下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天下。祇定又復立國。

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乃定罷封建而立郡縣。此實因孔子大一統之義。得保民息兵之宜者也。自是以後。中國一統。雖累朝之末。猶有爭亂。中葉安寧。率得數百年。人民得父子夫婦白首相保者。此之戰國首虜之禍。其相去豈不遠哉。及楚漢復爭。項羽以兵四十萬。劉邦以兵二十萬。滅秦。項羽坑秦新安降卒二十萬。又屠咸陽。計秦徙天下豪富十二萬家於咸陽。及秦故民必有數十萬戶。是屠數十萬人。也。其他劉邦所過。亦輒屠城。劉邦亦以諸侯兵五十六萬伐項羽。為羽敗十餘萬人。入泗水。十餘萬人。入睢水。水為不流。其慘毒更過於戰國。今視劉項二人之爭。如雨大信信。真屠伯氏賊哉。劉邦曰。天下洵洵父子夫婦不相保者。皆為吾兩人。然則有國有君之禍。可知矣。新安之坑。咸陽之屠。試一一想。像其隨阮就戮之時。痛可言哉。故事國者。非有屠伯氏賊之性。如張獻忠。李自成者。必不忍為也。

西漢之末。光武破王尋王邑兵百萬。伏尸百餘里。赤眉破長安。肆意殺掠。縱燒宮室。長安無人。三輔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及董卓之亂。再遷長安。徙居民數百萬口。積尸盈路。燒洛陽宮室。人家二百里內。蕩盡。既而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相攻。百官士卒死者無數。長安城空四十餘日。二三年間。關中無人迹。衣結破。公孫瓚殺死十萬。袁曹官渡之戰。阮殺七萬。孫策破豫章。旬時斬首溺死數萬。孫曹赤壁之戰。曹操軍八十萬。敗走死者大半。劉備為陸遜敗。七十萬兵。幾盡。自餘黃巾數百萬。互相屠戮。及諸雄互爭。屠城破師者。不可勝紀。三國時。魏伐吳。五當兩親征。大破吳於江陵。至王濬而滅之。四伐蜀而滅之。蜀一伐。魏諸葛則敗。街亭圍陳倉。斬王雙。拔武都。陰平圍祈山。戰鹵城。斬張郃。姜維一伐。魏雍州圍狄道。洮西洮陽吳一敗。蜀九伐。魏圍江夏。大敗曹休於石亭。三攻敗魏於合肥。擊廬江。伐新城。敗之。徐。唐襲晉。江夏汝南總三國五十年。中三十大戰。皆傾國數十萬眾者。一分裂之禍。遂至於如此。

十六國時漢石勒入鄴破兗冠魏及頓邱攻鉅鹿常山徐兗豫冀河內襄陽據襄國及鄴陷廩丘黎平并州浚儀幽州雖為兩荀晞王浚所破而旋救荀晞陷洛陽執懷帝屠殺無數又陷幽冀并三州又寇譙拔東山殺徐兗寇彭城下邳陷青州東莞東海許昌劉曜則四寇長安雖兩為索琳所敗而卒陷北地馮翌陷長安執愍帝屠殺無數又平氐羌已蜀斬陳安平涼州李雄兩破成都陷涪而自立拓拔倚廬破劉曜敗宇文氏而取遼石生攻趙河南取司豫兗徐寇晉汝南石聰寇晉壽春襄陽陶侃破之趙擊敗張駿取河南地石勒攻趙蒲坂大破之於洛陽虜劉聰而滅趙石虎盡取秦隴地皆懷愍時三十年事而兵爭之慘劇如此生民當其時何大不幸也

嗣後慕容皝克遼東又敗石虎燕趙合兵滅段氏燕趙相大戰趙兩攻涼而大敗燕拔秦上邽褚裒伐趙司馬勛拔趙宛城謝尚克許昌攻張遇殷浩敗於姚襄燕拔趙蘇城中山破鄴及襄國遂滅後趙慕容恪擊段龕圍廣國定齊地姚襄據許昌桓溫討之入洛遂伐秦降三輔已而敗還苻健斬姚襄擊張平自立為秦燕敗苻萇而陷河南許昌汝南陳郡洛陽寇兗州攻洛而桓溫敗之拔壽春乃為燕大敗於枋頭秦寇荊州桓豁攻宛代與劉奴劉衛辰兩戰秦主猛取燕洛陽入晉陽圍鄴滅燕又滅代取晉南陽襄陽攻盱眙彭城魏興圍三河陷淮陰寇竟陵是時苻堅以兵九十萬南下為謝玄桓沖所破全軍覆沒還拔秦襄陽筑陽魏興上庸新城取河南進鄴取益州是時秦呂光破西域還則秦敗乃平涼而自立國乞伏國仁叛秦亦據秦隴擊鮮卑三部而叛秦自立為西秦既而敗於姚萇而降之再敗南涼殺其主又為北涼所攻與夏累戰而為夏滅姚萇攻新平圍五將山取長安而自立慕容垂圍鄴拔蘇而自立為後燕慕容冲起平陽入長安而稱西燕苻丕為西燕敗死苻登三為後秦所敗為姚興所殺苻崇立又敗而為後秦

所滅蓋自王猛之才平定北方。人民得少蘇息。及苻堅敗後四分五裂。則戰禍又亟矣。故國愈少。則戰禍愈多。則戰禍愈多。故兩者相較。與其受壓於一統專制之君。勝受戰禍於多國角爭之慘也。後秦取晉湖陝洛陽。滅西秦。破大涼。攻魏伐南涼。及夏皆敗。既而為劉裕所滅。慕容垂定河北。破西燕而滅之。破秦姚興。擊魏為魏所敗。已而克平城。魏大舉伐之。陷并州。圍中山。慕容寶奔劄。又奔龍城。拔高麗二城。而馮氏代之。四攻於魏。而為魏滅。慕容德嘗襲魏而敗之。據滑臺。而稱帝。克青兗。取廣固。都之。未幾為劉裕大兵所破。滅慕容冲。據河東。九年為後燕所滅。若三涼互爭。段業秃髮。僭稱各攻涼。而取其四郡。而涼為後秦所滅。北涼又攻南涼。攻秦為秦敗。襲燕不克。李氏稱西涼。北涼滅之。而自滅於魏。譙縱自立於蜀。為朱齡石所滅。夏赫連勃勃克安定。破後秦。援晉杏城上邽。長安。與秦魏互攻。既而滅秦。卒為吐谷渾所亡。劉裕大舉兵滅南燕。伐秦克洛陽。入潼關。得長安。滅後秦。姚泓魏人救之。破之。河上魏蓋復起於苻堅敗後。破柔然。衛辰諸部大敗。燕於參合陂。以步騎四十萬擊燕。取并州。拔常山。定鄴。破高車。狗許昌。至彭城。又襲燕而滅之。自晉不能統一。寓內懷惑。至此百年之間。而爭亂如麻。死人如草。中國數千年之兵禍。未有若斯之慘劇者也。蓋其分國太多。過於五代及三國。而國祚太短。亂世又長。亦過於五代及三國時也。故分國多。則兵禍愈甚。分國少。則兵禍稍紓。觀於十六國與三國之別。而知之矣。及南北朝時。魏南攻東陽。取金墪。司隸。宋劉彥之伐魏。取河南。魏復渡河。取虎牢。攻滑臺。檀道濟再伐魏。而敗之。楊難當陷漢中。蕭思話破而復之。柳元景破魏。入潼關。宋魏六十年中。三十五戰。若佛狸之至瓜步。臧質之守盱眙。皆非常之大戰。慘劇也。魏與北涼夏四大戰而滅之。與北燕三戰而滅之。與吐谷渾四戰。初初二戰。高車一戰。而盡平西域。與柔然十二戰。其一大戰。則死者三十萬人矣。又宋魏與楊難當三

戰齊魏二十四年間十四大戰梁魏三十一年間二十五戰而韋獻之大破魏則全軍數十萬人皆沒淮水矣東西魏相持十七年而十大戰若玉壁邙山之役各以數十萬之師大敗沒矣若爾朱榮之亂洛陽人盡沒侯景之攻梁臺城百萬人盡餓援兵百萬皆敗皆極慘之兵禍也齊周相持三十八年大戰凡十而齊滅若斛律金韋孝寬皆大戰于謹之破江陵俘虜百萬江陵為空矣陳與後梁三十四年凡四戰陳齊凡五戰陳周凡五戰而吳明徹軍十餘萬見擒于隋一戰而亡大約南北朝之相持有類三國祚久而國少故其兵禍雖烈邊民日被鋒鏑而內地尚少安不若十六國及五代十國之酷也嗚呼晉一失統而分裂戰爭之禍至於三百年亦可畏矣

唐失統力安史之亂人民塗炭於是河北三鎮日尋於兵行及天下垂於百年名雖藩鎮實等列國其視今日各直省民得安枕抱孫長子飽食遘婚者其苦樂豈可比哉

唐末僖昭之間三十年藩鎮爭立遂為列國歲月互攻暴骨如莽凡數千百戰中國幾墟即五代五十年間梁與唐大戰者五攻岐擊趙襲晉者紛如唐日事攻梁克幽拔德破河北大舉大破而滅之又滅蜀三敗契丹既而蜀孟知祥自立累戰石敬瑭以契丹師入三大舉而滅唐遂割燕雲晉既自立楊光遠以契丹入寇敗之符彥卿又大破契丹而契丹再舉而滅晉中原塗炭矣劉知遠自立於晉陽走契丹郭威克河中破契丹凡五大攻漢既而周立與北漢三大戰而周大破漢於高平世宗又取蜀伐唐十州而服之兩大破契丹而十國之互爭與宋之平各國未及詳焉生民水火天下死者戶口過大半數千年兵禍之久且慘蓋鮮如有五季者也

若夫外邦構兵之禍則自商周之檀鬻檇杭已有戰禍而漢之匈奴兵爭為烈高祖有平城馬邑代之戰

文帝有蕭關雲中上郡之戰。景帝有雁門上郡之戰。至於漢武戰禍尤劇。自王恢以三十萬兵邀匈奴於馬邑。霍去病大戰二破焉。支月氏祁連降。渾邪王與衛青各將五萬攻匈奴。而匈奴以八萬降李陵。又八萬圍趙破奴。衛青以四將擊匈奴。取河南。得右賢王。又以十六將出定襄。斬萬餘。昭帝時田廣明以十六萬騎獲烏孫王莽時甄豐以十二將破匈奴。其餘破樓蘭車師大宛烏丸各二。斬郅支。平定氏羌先零朝鮮頗閼單。越其大略也。雖為中國所地有百世之功。而兵殺則慘矣。後漢破匈奴者十四。至貴憲降其二十萬眾。遂滅匈奴。破高句驪烏桓鮮卑焉者三。平定遼唐羌。鍾羌。罕羌。燒當羌。當煎羌。沈氏。武陵。參。枿。蠻其戰禍亦不少矣。南北朝內爭。寡有及遠。柔然之戰。已詳於前。隋破突厥都藍。而三人寇。曾圍煬帝於雁門。一月。唐時凡七八寇。李靖統諸軍破之。斥地至大漠。張寶相寇漠南。又兩擊車鼻。可汗擒之。至裴仁儉乃平。西突厥亦兩入。王方翼乃平之。回鶻破突厥。盡得其地。凡三人寇。而張仲武亦三破之。隋煬帝三徵天下兵百萬伐高麗。大敗。還後再舉。百二十萬兵死亡略盡。太宗四以數十萬兵征之。任雅相率三十五軍亦多死亡。至李世勣拔十七城乃平之。若侯君集滅高昌。李勣破延陀。郭孝恪破焉耆。程知節蘇定方再伐沙鉢羅。契丹兩入寇。張守珪大破之。祿山兩敗。又擊之高仙芝。擊大倉而敗。王元策襲天竺。執其王。梁建方大破處月。朱耶薛延陀一人寇。李靖再破而降之。蘇定方劉仁願兩伐降百濟。鄭仁東破鐵勒于天山。劉仁軌破新羅。蓋嘉運再破突騎施。可汗骨咄懷義再討默啜。楊思勗平安南。吐蕃二十五次入寇。中間唐休璟六戰。薛訥王忠嗣王君奭崔希逸皆大破之。其後陷七軍三城入長安。李晟三破之。又陷石堡。土銀麟夏安西降北庭沙陀。韋皋三伐之。大破于雅州。維州降牛僧孺。歸惠但謀則屠之。其後克復河湟。取維州。吐蕃與唐俱威。長南詔陷雲南。安嘉黎雅州。攻成都。鮮于仲通十餘萬人死亡幾盡。

宋遼之始十六大戰而曹彬攻遼之敗數十萬人皆沒太宗幽州之敗亦數十萬人宋夏二十一大戰死亡無數遼金十六戰而滅遼若金兩陷宋都俘二帝搜括子女踰都邑盡以北焚北京偏陷河北至淮北兀朮兩大舉南伐宋陷淮泗及南京臨安明越西陷陝涇原鞏洮入潼關張俊大敗于富平吳玠兩敗金于和尚原宋諸將復河南而金復陷之岳飛再取河南金又陷之吳玠劉琦兩大敗金兀朮又南陷揚州中敗之又破劉麟金又以百萬兵南下李寶劉錡虞文大破之金復攻海州張子蓋魏勝又大敗之張俊大敗于符離韓侂胄伐金而州郡皆陷金復數道入趙方孟宗政扈再興李全數敗之蒙古陷蜀口諸郡趙葵趙范兵潰于汴蒙古陷荆蜀孟珙敗之蒙古四大舉伐宋襄樊大戰累年江淮全陷遂入臨安爭于閩廣而宋亡屠戮之慘不可思議遼之伐高麗兩大破敗一伐回鶻兩伐夏金之起而滅遼十四年間大敗于混同再取黃龍及東京繼破上京大京遂入中京追遼主于雲中破夏人之救師遂滅遼兵禍既慘急矣及元之滅金也鐵木真始破取西京大掠諸州已而圍燕京拔河北河東取遼西克潼關分兵滅夏及高麗暨西城凡十三年既西圍汴蔡而滅金屠戮無數兵禍之烈又過于金遼時矣明之逐蒙古雖乘擴廓李思齊之內爭一舉而以三十萬兵滅之然大戰尚十四與韃靼大戰者六邱福既敗沒于是而成祖亦親征焉又親征阿魯台二烏梁海一朱勇又擊烏梁海嘗大破衛拉特而英宗敗于土木而見獲也先犯京及寧夏王驥一擊魚鱗發奄達內犯五土魯番青海朵顏犯塞二察克圖錫林阿蘇巴爾噶綽哈土默特伊勒敏達春皆內犯而張輔滅安南黎利自立毛伯溫再討之而諸軍盡沒若清朝之起滅科爾沁等四十餘國而入關自西平堡大凌河旅順廣寧大戰入上方堡宣府下朝鮮入畿南山東大戰松山蘇州揚州嘉定興城乃定中國焉



泰西兵禍尤劇自埃及巴比倫西里亞腓尼基希臘各國相爭互攻時戰時和與我春秋同今不詳及惟波斯大流耳以海陸軍數十萬攻希臘為希所敗而斯已達摩攻之至陷其都竭其食而馬基頓王取希臘埃及波斯及亞細亞各國戰禍慘烈若羅馬之立國初為額利伊貝羅及卡魯達鄂博哀尼兩大戰大破馬基頓及西里亞既而滅馬基頓及卡魯達鄂博哀尼數百年強霸繁盛之大都奴其人民與項羽之坑焚咸陽無異焉于是平定各國奴其人民時黑海之邦都國殘意大利人八萬盡服希臘各國而羅馬大將蘇拉破之盡復各地且滅邦都反阿年尼亞于是服猶太破安息滅埃及

波斯自俄羅斯之起滅伊倫米顛阿卑尼亞高加索利典巴比魯尼安息大夏八大國又渡歐洲服脫拉喀與希臘大戰而滅于馬基頓當東漢時復興與羅馬並大羅馬嘗大破之陷其都幾滅之而全軍潰亡凡數百年和戰無已及羅馬地克里生帝時分羅馬為四國即成大亂夫羅馬立國七百年國內安寧皆一統之故及其解紐蒙古之富思人南牧日耳曼種人避而南侵于是四分五裂國爭慘酷有如五胡亂華亦同時焉其後羅馬波斯突厥嚙噠交爭互相疲弊而摩訶末起滅西里亞埃及東滅波斯印度西滅西班牙西哥德破君士但丁于是與羅馬並峙累戰千年

日耳曼既南立帝國與教王互爭諸侯爭權日尋征伐後英法並競于是有百年戰爭之大禍英嘗一虜法王再大殲法得疆大半亦為法勝而復之時蒙古驟興滅回回遼夏及金以兵滅波斯焚其都城死者百萬北攻俄各屬入匈牙利而焚之破波蘭而窺德意志平俄羅斯而建欽察又破印度北部及小亞細亞埃及俱盡馬八等國其商孫帖木兒先定察哈台國時俄破欽察帖木兒乃攻陷俄木斯寇都又以兵四十萬滅欽察破德意志波蘭俄羅斯脫發之聯軍悉其焚掠滅北印度破突厥而虜其帝突厥避蒙古

入小亞細亞滅西滿皮亞大國及不里阿利亞國阿巴尼保司國大破各國聯軍併為基頓希臘使匈  
利大破德志十餘萬之聯軍後與帖木耳大戰破虜破君士但丁滅東羅馬割波蘭服赴倫陷意大利之  
惡脫朗施盡屠其民其慘甚矣

俄之再興服喀利尼及諾弗哥羅維欽蔡併利脫發而勝瑞典破封建而變兵制侵略各國意以分為五  
國之故德法西班牙及教王共爭之凡兩入意五動聯軍為二十年大戰焉其後西班牙與法爭雄西王  
加羅虜法王而割其地又大破法英意及教皇之聯軍陷羅馬都抄掠殺虜無所不至又伐突尼斯時突  
厥驟強服西里亞埃及巴勒士登雖大敗于波斯而破匈牙利殺其王路易又圍維也納西班牙王加羅  
率全歐聯軍破之突厥後攻奧法又聯突厥與加羅戰而加羅聯英敵之相拒累年又與日耳曼各國大  
戰又與葡大略南洋印度聞南北美洲大戰法人大殲突厥于是總荷英法合拒西班牙荷蘭亦百戰拒  
西而獨立于是為三十年新舊教爭西法英德迭為百戰死人數千萬但日耳曼死人千八百萬人口大  
耗都邑零落土地荒蕪荷瑞因此自立各邦漸圖自立葡萄牙亦叛西班牙自立大破西軍先是法攻荷  
英人助荷兩破法又大破西奧突厥英又與德聯軍大敗法瑞典之興也大破丹麥俄羅斯及波蘭其後  
俄大彼得破瑞典又破波斯突厥波蘭近百餘年奧女王結俄法英與普非特力大戰號七年之役而普  
遂強

及拿破侖起三年間破意大利併倫巴國侵奧而再破之虜教王平埃及攻西里亞雖海軍為英將羅利  
孫所破又與英奧俄突奈波里五聯軍戰及為帝破奧俄之聯軍取奈波里覆巴泰非滅西班牙葡萄牙  
與英大戰大破奧而割其地且併荷蘭後以五十五萬人攻俄死者三十萬各國皆反擊法軍而復立其

後。鐵法軍于滑鐵盧。而流拿破命。兵禍乃止。然歐人死五百萬。故夫亞歷山大。贏政。摩訶末。成吉斯。拿破崙。皆古今命世之雄。而殺人如麻。實莫大之民賊也。

近年俄大舉攻突。英法大戰。俄而救之。意各國內攻。遂圖統一。聯法破奧。戰禍十一年而後成。其後奧普聯擊丹麥。大破之。普奧各以三十萬人大戰。普大破奧。而奧又以八萬人大破意。德兵八十五萬。破法兵三十二萬于師丹。焚其全城。圍巴黎百日。俄復攻突。大戰三年。統歐洲自羅馬以還。大戰八百餘小戰。勿論其青塗原野慘狀。何可言耶。

印度自古日王月王相爭千載。戰雲已慘。其後日王併吞為一。後復分立。而阿育王統一之。敗割于馬基頓王。至漢時。已迦膩王統一之。皆經無量大戰。而後定。各國復分立。互攻而回。教得全破滅之。所過屠戮殺人。無算。焚毀寺廟城邑。不可紀極。帖木耳復入。陷北印度。復拒于印人。而五世孫婆伯兒復滅全印。及近世英德交爭之。印人背蒙古而各立。凡二百餘國。自相剪伐。遂為英滅。印人二十六萬兵。一夜起而盡屠英人。血戰兩年。死人二十萬。卒為英有。其戰禍至烈矣。

凡此皆就文明之國言之。兵禍之慘劇。已如此矣。若夫非洲。無來由諸蠻。南北美諸土番。無文字可考者。其戰禍之劇。更不待言。觀亞齊之人。見異族人。即殺之。可以推矣。有國競爭。勢必至此。故夫有國者。人道團體之始。必不得已而于生人之害。未有宏巨碩大若斯之甚者也。愈文明。則戰禍愈烈。蓋古之爭殺。以刃。一人僅殺一人。今之爭殺。以火。以毒。故師丹數十萬人。可一夕而全焚。嗚呼。噫嘻。痛哉。慘哉。國界之立也。

## 第二章 欲去國害必自弭兵破國界始

夫以有國對立。兵爭之慘。如此。人民之塗炭。如彼此。其最彰明較著者矣。若夫竭民力。以養兵。糜費無量。驅

人民以為兵失業無量雖有仁人義士不得不各私其國故其心志所注識見議論皆為國所限以爭地殺人為合大義以滅國屠人為有大功勒鼎刻碑鑄像作史大號于天下後世以自誇炫不知其為屠人耳積成義則其烈禍中于人性根種相傳展轉無已故其爭殺之亦無已世界人類終不能遠猛獸強盜之心是則有國乎而欲人性止于至善人道至于太平其道相反猶欲南轅而北其轍也古之仁人哀之亦多為弭兵之論蓋自宋子罕魯趙武楚屈建已創行之而希臘各國亦常舉行近者得兵之會日或其餘各國凡訂和約者皆本自弭兵之義然而國界未除強弱大小相錯而欲謀弭兵是令虎狼食齋茹素也必不可得矣故欲安民者非弭兵不可欲弭兵者非去國不可是故國者在亂世為不得已而自保之術在乎世為最事殺大害之道也而古今人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若人道不可少者此大謬也今將欲救生民之慘禍致太平之樂利求大同之公益其必先自破國界去國義始矣此仁人君子所當日夜焦心敲舌以圖之者也除破國界外更無救民之義矣

雖然國者人民團體之最高級也自天帝外其上無有法律制之也各國私益非公法所可抑非虛義所能動也其強大國之侵吞小邦弱肉強食勢之自然非公理所能及也然則雖有仁人欲弭兵而人民安樂設聚去國而天下為公必不可得之數也

然則欲弭兵而去國天下為一大地大同豈非仁人結想之虛願哉然觀今之勢雖國義不能驟去兵爭不能遽弭而以公理言之人心觀之大勢所趨將來所至有必訖于大同而後已者但需以年歲行以曲折耳孔子之太平世佛之蓮花世界列子之懸瓊山達闢之鳥託邦實境而非空想焉

國界自分而合乃大同之先驅

夫國界進化自分而合乃勢之自然。故自黃帝堯舜時為萬國。至湯三千國。武王一千八百國。春秋則二百餘國。戰國為七國。秦則一統矣。凡二千年。馬代滅千餘國。而為波斯。印度之先佛時亦千餘國。阿育王乃一統之色。臘王與回教再一統之。及英繼統之。希臘十二國。歷二千年而統一于馬基頓。又統一于羅馬。羅馬盡統歐非之眾國。若夫歐洲封建千年。德侯三十萬。法十一萬。奧英各一萬餘。近已併一于王權。德二十五聯邦。又合為一意。以十一國合為一。俄奄亞北。法取安南。突尼斯。英吞緬甸。日并高麗。琉球。近者非洲皆瓜分矣。其小國存者。暹羅。阿富汗。皆以歐脫為緩衝耳。若埃及之屬英。摩洛哥之隸于法。已不能久矣。蓋分併之勢。乃淘汰之自然。其強大之并吞弱小之滅亡。亦適以為大同之先驅耳。而德美以聯邦立國。尤為合國之妙術。今諸弱小忘其亡滅他日。美收美洲。德收諸歐。其在此乎。此尤漸致大同之軌道也。

民權自下而上為大同之先驅

一民權進化自下而上。理之自然也。故美國既立法之大革命。繼起而各民國隨之。于是立憲。偏行。共和。大或均產。說出。工黨。日興。夫國有君權。自各私而難合。若但為民權。則聯合亦易。蓋民但自求利益。則仁人倡大同之樂利。自能合乎人心。大勢既倡。人望趨之如流水之就下。故民權之起。憲法之興。合羣均產之說。皆為大同之先聲也。若立憲君主。既已無權。亦與民主等耳。他日君銜亦必徐徐盡廢。而歸于大同耳。

合國有三體

今欲至大同。先自弭兵會倡之。次以聯盟圖緯之。繼以公議會導之。次第以赴。蓋有必至大同之一日焉。

夫聯合邦國之體有三。有各國平等聯盟之體。有各聯邦自行內治。而大政府統一于大政府之體。有前除邦國之號域。各建自立州郡。而統一于公政府之體。凡此三體。皆因時勢之自然。以為推遷。而不能一時強合者也。

### 各國平等聯盟之體

各國平等聯盟者。如春秋之晉楚。權力相等。訂盟弭兵。而諸小國從之。若希臘各國之盟。近世歐洲維也納盟後諸約。及俄法之同盟。德奧意之同盟是也。其政體主權。各在其國。並無中央政府。但遣使訂約。以約章為範圍。即今者在荷蘭萬國弭兵之會是也。凡此聯盟之約。主權既各在其國。既各有其私利。並無一強有力者制之。忽忽。寒今日弭兵。而明日開釁。最不可恃者也。然既各國並立。無一大力者以制之。則謀弭各國之兵爭。亦必自平等聯盟立公議會之制始矣。此聯合之據亂世之制也。

### 聯邦受統治于公政府之體

各聯邦自理內治。而大政府統一于大政府之體。若三代之夏商周。春秋之齊桓晉文。今之德國是也。普王與各聯邦王公平等。與齊晉同。然桓文之霸權。體未堅固。若三代之興德。則一統之體甚堅固矣。但三代及德國皆有帝王。雖治體不同。而皆以強力為之。如德國聯邦治體。雖並許各國舉議員。而普魯士得占十七人。其餘大國若拜認。則舉六人。薩遜清教堡。則舉四人。噶順巴登。則舉三人。阿倫卜公國。則舉二人。其餘十七國及自主市府。各舉一人。而普魯士相為德意志大宰相。遂有大權。其餘海陸軍郵政鐵路。皆歸德意志帝國統之。則大政府極有權力。但不及內治耳。聯合之後。公議會積有權力。則設公政府。立各國之上。雖不干預各國內治。而有公兵公律。以彈壓各國。則亦類于德國聯邦之制矣。但

皆出于公舉無帝王耳此聯合之升平世之制也

去國而世界合一之體

削除邦國號域各建自主州郡而統一于公政府者若美國瑞士之制是也公政府既立國界日除君名日去漸而大地合一諸國改為州郡而州郡統于全地公政府由公民公舉議員及行政官以統之各地設小政府略如美瑞于是時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是謂大同此聯合之太平世之制也

聯邦合一有六難

然聯邦之事欲于眾邦中設一中央政府以統之其事尤難觀美國諸州聯合之始而虬其亞州不允矣國俗不同利害殊科皆不願合況強大之國無事迫之尤難聯合此國情難一者一也

自其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三州皆與盟創成聯合政府是時內政聽其獨立自治其開戰講和通商諸大事凡關於聯邦公共安利者皆聯合政府主之然聯合政府不能直轄國民也苟非迫于背英之情勢不得不合一者則聯邦難成觀今中美諸小共和國亦無君主而不能聯為大邦可知也若令各國並立誰肯別開聯合之大政府以轄治之此公政府之萬難開其難二也

且假聯合政府已成也而能使強大諸國受其範圍基址堅固人心不散其事尤難蓋諸國各具完全無限之權力斷不肯受人之範圍而國勢私情各有利害大國利于開拓土地商國利于獨占利權皆萬萬不受制于中央政府者如美國初立憲法聯合大政府之時諸州尚多梗議難于施行其難三也夫國之大小不同大國既自恃其廣土眾民不肯俯同于小國小國亦各自立不能少屈于大國則



選派議員之多寡受用權利之同否皆難一律如美國創議聯合政府之先大州小州爭論難定其難  
四也利今與兵會爭權

及議員既定而法例所草尚非一二議員允許所能行又還聽其各國立法院所公議人多論難益難聽  
從而畫一之如美國議院法例之初立各州多不願從彌兒敦佛郎克作執以十餘年之力極論聯合  
之義人心大感動尚待再歷兩年然後次第聯成然非有拒英之故亦必不能成也諸州且然何況萬  
國其難五也

又聯合政府能結合堅固行之數十年而各國苟有利害不同即復決裂如美之以放奴一事南北美大  
動干戈死人如麻苟非北美之得勝則分國久矣合州且然何況合國其利害之各殊尤為浩大其難  
六也

夫方今各國平等對立而欲驟期至美國瑞士之界固萬無可得之勢不待言也夫瑞士僅二十二鄉其  
聯合至易至平非天下所可學即如美者削去邦國而盡為自主之州郡為聯合已成之太平世也不  
可以一蹴幾也蓋必先為德國聯邦之勢而後可望如美之漸削邦國也夫自冬寒徂夏暑者必經春  
之溫和乃能至焉自平原以至山巔必經山麓之攀躋乃能登焉德之聯邦亦非能驟至故今者大勢  
必自聯合弭兵立公議會而後可積漸至焉大勢所趨已見合同之運已至其始似甚難其終必漸至  
于大同焉

聯邦自小聯合始小吞滅始

聯合之始萬國遂行聯合乎抑各為小聯合而後大聯合乎則必自小聯合始矣小聯合之體其始兩三

國力量同等利害同關之邦聯之其後全地大國成無數聯盟國之體以相持焉今者國事權在公民利害至明非若古者戰國時之權在君相也又不能以一二人之言議因一二人之利害而變易之也故均力均勢相持相等無有一國能為混一之勢即強大如俄專制猛進而民義既明數十年內不為民主共和亦必成君主立憲之體矣吾作此在光緒十年不

夫政體既改民權則併吞之勢自不能猛矣且昔者俄之攻突厥也始則英法二國合縱拒之後則英法德奧意五國合兵拒之俄即不能得志豈復廣有秦吞六國一統天下之事乎同體同力之聯盟國既成則亦有同洲同教同種之聯盟繼之若美國之治美洲當美人自治之不許他洲人干預之是也假歐亞人眾國強或干預之則美洲各國本皆共和必合為一大聯邦設一公政府是成一半球合國之勢矣美洲既合其勢莫強則歐洲亞洲或亦為聯洲法以抵禦之則大合縱成矣澳洲于時自立成國非強英所能遠統則亦如美例別自獨立或亦附從他國而為聯邦矣夫以半球眾國之聯合其規模體制與大地大同幾無異矣但尚有兩半球對待之體耳夫既能半球相合亦何難于全球相合乎故今百年之中諸弱小國必盡滅諸君主專制體必盡掃除共和立憲必將盡行民黨平權必將大熾文明之國民愈智劣下之民種漸微自爾之後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其必赴于全地大同天下太平者如水之赴壑莫可遏抑者矣

百年中弱小之必滅者瑞典丹麥荷蘭瑞士將合于德歐東諸小或合于俄亞洲之阿富汗高麗暹羅埃及摩洛哥是也吾作此在光緒十年其班旬初合于法繼合于英班之改民主或不遠矣波斯突厥二國之守舊其存其亡或難推測以回國守教之堅數百年交通不能少變則後此百年之難全變可決

也。後此百年各國之強勢霸義磅礴而迫入之其能保全乎不可知也。或者以其同教合乎印度而成中亞一大國乎。印度波斯突厥同為回教國而印度人才最多新學日盛雖為英所制而英有內憂或與德戰而敗印度即能起立則與波斯突厥合國最宜也。然則亞洲之國惟中國與日本或存乎。日本若君權墜而改共和則國勢亦危。或中國與日本印度合乎南美各國別為宗教治法未具遽倡共和必為歐人藉口所侵入。然美人必力拒之此必為大激爭乎。南美為人所侵必合為一國而都于巴西或合為一大聯邦而統于北美也。若中美五國近已有合併之說其不遠矣。

### 俄俾兵會即開大同之基

俄羅斯帝之為萬國平和會也為大地萬國聯交之始也。今雖不過各國遣使議事其主權仍在各國如美國十三州之初議未有公立之政府以主持之也。然近數十年來俾兵之說日倡雖霸國之義風潮咸濟然天運人心之所趨實不過為弱小將併于眾大之地以便合一為大同之先驅耳。將來僅餘數大之鼎峙然交通日繁故郵政電線商標書版各國久已聯通特許專賣及博士學位之類皆各國合一歐美先倡日本從之近于金錢貨幣各國亦日謀通用之法即開關之中國亦事事從同。弱小之國及波斯突厥暹羅亦日倣變而入萬國交通之會。禮律幾乎漸一弱小既盡矣數大鼎峙則兵力愈堅厚以相持力愈相持莫敢先發蓋恐一旦敗失則國勢大危故近數十年歐洲諸大未嘗相見以兵為此也。其出于平和之公議以圖各自相保勢之必然也。夫平和之議既熟交通既多交涉尤繁則薄物細故易于失和或有集無禮者亦足以啟釁。然近者民權既盛咸畏兵戎非如君主專制好大喜功能假事以逞其雄心也。故凡兩國失和多請鄰邦公判至于是時立國日少鄰邦各有交誼未必盡公

然而大地合一萬國公院之學說日盛于時矣。在各大國利害相等。難占獨一之利權。在各政府君主無權難發混一之異想。人無他望。惟思大同公議會會議既多。大心大變。日思統一。于是時必議設一大地公議政府矣。有大地公議政府乎。則大地大同之時期至矣。大地太平之運會開矣。諸國之爭漸弭矣。人生之安樂漸可無憾矣。雖進化有序。又會合之始。基未固也。不能無變。然始基既立。條理漸密。大利日見。基址日堅。則二三百年中。必見大同之實效矣。近者飛船日出國界日破大同之運不過百年

### 第三章 初設公議政府為大同之始

一各國力量同等。體制自同等。則聯邦政府之體不設總統。但設議員。故不可謂之公政府。但謂之公議政府。且各國主權甚大。公政府不過為遣使常駐。常議之體。體稍近瑞士。不能如美也。地隔甚遠。又不如瑞士也。

一公議政府執政議事者。其始必從各國選派。或每國一人。或每國數人。或視國之大小為派人之多少。如德制然。恐大國益強。此制或未能行也。此為第二三等國言也。

一各國主權甚大。公政府不能設總統。並不能立總理。但立議長。于派遣各員中。公舉為之。以舉者多數充選。如聯軍之有統帥也。然議長並無權。不過處眾人之中。凡兩議人相等者。多一人之數。以決所從耳。自爾之後。公政府體裁既定。孔子曰。見群龍無首。吉。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 公議政府專議萬國交通之大同

公議政府當各國主權甚大之時。則專議各國交通之大綱。其餘政事。皆聽本國之自主。略如德國之各邦萬國交通同一之議。

第一議定各國公律。凡國與國之交。各國人民與各國人民之交。因今國際公法而確定之。務求精詳。一以公平為宗旨。各議員隨時提議。由各國認可施行。全地焉。

第二各國有交涉之事。按公法而判決之。議員公議。從其多數。既公議定後。各國不得不從。

第三凡關稅之出入。當漸求其平。以便商務。

第四各國度量衡之名稱。長短大小輕重。當力求畫一。以免參差。而煩計算。以損人腦。

第五各國語言文字。當力求新法。務令畫一。以便交通。以免全世界無量學者兼學無用之各國語言文字。費歲月而損腦筋。若定為一增人有用之年。歲公益之學問。其益無窮。夫語言文字。出于人為耳。無體不可。但取易簡便于交通者足矣。非如數學律學哲學之有一定。而人所必須也。故以刪汰其繁。而劣者同定於一為要義。但各國並立。國界未除。則各國教育當存其本國語言文字。以教其愛國心。為立國之根本也。故一時慮未能廢去。但當定一萬國通行之語言文字。今全地各國人皆學此一種。以為交通。則人人但學本國語言文字及全地通行語言文字二種而已。可有無限之歲月。可養無限之腦力。以從事於其他有用之學矣。所謂不作無益害有益也。且移無用之歲。年為有用之歲。年移空費之腦力。為實益之腦力。合世界人計之。其餘騰年月。腦力。巧曆不能算其數。以為非常之學。思創非常之器械。其文明進化之急。豈可量哉。及國界已除。種界已除。後乃併本國種之語言。而並捨之。其文字則留為博古者之用。如今之希臘拉丁文。及古文篆隸印之霸厘及山士諾烈。可也。中國文乃極有韻味者。不易去也。

第六各國有不公不平不文明之舉動。公議院得移書責之。令其更改。

第七各國有大破壞文明及公共之安樂背萬國之公法者公議院得公調合各國之兵彈禁之若仍不從則同攻伐其國土改易其政府

第八公議政府有預算之費當由各國分力供給各國當依歲定之數撥給之

第九公議政府當有公地其人民來住公地者許脫其國籍准其為世界公政府之人民

第十各小國有願歸公議政府保護者其土地人民皆歸公議政府派人立小政府以統之

第十一各國願脫之地皆歸公政府派人管理

第十二大地之海除各國三十里海界外皆歸公政府管理其海作為公政府之地凡未闢之島皆為公地居者即為公民其漁于海者其舟之自此詣彼經過公海者皆納稅焉

第十三各國所舉公議員每歲一易惟不得名大臣以其入公政府時即脫本國之管轄蓋雖某國之人為其國所遣而實圖全地之益也與國會議員之被舉于其鄉而不受其鄉之責任同也此義于今君行惟民國既多行之新果則必行

第十四各國公議員可留在公地為公民或復其本國皆聽其自由

第十五海既為公地公議政府得為海軍兵艦分出各國以備彈壓各國爭戰若有敢迎拒者即為與全地萬國作公敵也公政府得破其國取其地以為公地取其民以為公民其海艦海軍之數隨時議增

第十六公議政府以得各國兵爭為宗旨各國現有兵數軍械及械敵戰艦皆應報告公政府除其國必應自保外有議增者公議政府得干預之太多者得禁止之並歲議減兵之法其兩國交界彼此重兵嚴防者公政府既有公地公民當練公兵代為鎮守兩界之間以免兩國之互爭嚴防則兵數可以日

減矣。

第十七。各國屬地自治之區。有願投歸公政府者。即作為公地。歸公議政府。派小政府統轄。

第十八。公地之民。不論何種何國。一律平等。

#### 第四章 立公政府以統各國為大同之中

若能立公議政府。行各法。不及數十年。各國聯邦必成矣。各國聯邦法必固。各國損人利己之心必減。各國凌奪人以自利之事必少。以公地既立。公民日多。投歸公政府之自治地必無數。各大國勢力必日分。日弱。各國民權團體必更熾。各國政府主權必漸削。如美國聯邦矣。各國公議政府必漸成。中央集權如華盛頓矣。即各國雖有世襲君主。亦必如德之聯邦。各國各國之自治政體。則如美國諸州。瑞士諸鄉。雖有強大之國。不能爭亂。不能吞併。馬至于是時。則全地公政府之大勢成矣。全地大同政府之基礎固矣。大同公政府之大權行矣。

#### 公政府大綱

第一。歲減各國之兵。每歲必令各國同等減之。又減以至於無計。每年國減一萬。不及數十年。可使各國無兵矣。夫各國並爭兵稅之費最重。若能去兵。其大利有六。移萬國之兵費。以為公眾興學。醫病。養老。恤貧。開山林。修道路。造海艦。創文明之利器。養生民之樂事。其利益豈可計哉。一也。既減兵費。可輕減各稅。又可省全地人民之負擔。其仁無量。二也。全世界數千萬之兵。移而講士農工商之業。其增長。世界之利益。不可窮識。三也。全世界人不須為兵。可無陣亡死傷。一將功成萬骨枯之慘。全地球皆為極樂世界。無戰場可弔矣。四也。全世界人無戰爭之慘。無兵燹之禍。不知干戈槍炮為何物。不知屠焚凶



疫。流。離。為。何。苦。其。保。全。全。地。之。人。命。不。可。以。數。量。保。全。世。界。之。事。業。器。物。不。可。以。數。量。五。也。全。世。界。槍。炮。軍。械。皆。廢。而。無。用。移。其。殺。人。之。工。而。作。文。明。之。器。移。其。殺。人。之。料。以。為。有。益。世。界。之。料。其。大。仁。大。益。又。無。量。六。也。古。今。仁。義。慈。悲。之。政。未。有。比。于。是。者。必。如。是。乃。可。為。濟。世。安。民。也。

第二各國之兵既漸廢盡公兵亦可漸汰及于無國然後罷兵

第三各君主經立憲既久大權盡削不過一安富尊榮之人而已其皇帝王后等爵號雖為世襲改其名。稱曰尊者或曰大長可也或待其有過而削之或無嗣而廢之無不可也且至此時平等之義大明人。視帝王君主等各號為太古武夫屠伯強梁之別稱皆自厭之惡之亦不願有此稱號矣

第四禁國之文字改之為州或為界可矣蓋大地自太古以來有生人而即有聚落有聚落而漸成部眾

積部眾而成國主合小國而成一統之霸國蓋有部落邦國之名立即戰爭殺人之禍慘而積久相蒸。人人以為固然言必曰家國天下以為世界內外之公理不能無者陳大義則必曰愛國故自私其國。而攻人之國以為武者據亂世之時全地未一為保種族之故誠不得不然然一有國之文自為域。界其賊害莫大令人永有爭心而不和永有私心而不公焉故國之文義不刪除淨盡之則人人爭根。殺根私根無從去而性無由至于善也昔者大地未能統一分邦各立各私其國賢者不免固時勢之。無可如何至于公政府之時天下統一天下為公何可復存此數萬年之慘至毒至私之物如國字者。哉便當永永刪除無今後人識此惡毒國字國義于性中則人道爭殺畛域之根永拔矣

第五分大地為九州歐羅巴自為一州中國及日本高麗安南暹羅緬甸為一州曰東亞州南洋屬焉西。伯利部為一州曰北亞州自裏海東中亞及印度為一州曰中亞州裏海西俾路之愛烏汗波斯阿刺

伯西土耳其為一州。曰西亞州。南北中美各為一州。澳洲自為一州。阿非利加為一州。共十州。每州置一監政府焉。今其州內各舊國公舉人充之。若國已滅盡。不立監政府亦可矣。

第六。每舊大國因其地方。便自治之體。析為數十小郡。因其地方自治之體而成一小政府焉。皆去其國名。號曰某界。每州大縣百數十界。

第七。以大地圓球剖分南北。凡為百度。赤道南北各五十度。東西亦百度。每度之中分為十分。實方百分。每分之中分為十里。實方百里。每度每分每里皆樹其界。繪其圖影其像。凡生人皆稱為某度人。著其籍可也。即以里數下引為量。每里之中分為十量。每量之中分為十引。每引之中分為十丈。每丈之中分為十尺。每尺之中分為十寸。古衡容皆以寸。金之輕重大小皆以起算焉。凡全地共為一萬方度。一北方分。一陵方里。一壤方量。一湖方引。一載方丈。一恒方尺。一沙方寸。每度約將倍今度之二。一切稱謂界限之主。皆以度為差。若大地人滿時。既無分國之爭。亦無陰陽之別。各自治政府。即以度為主。

第八。全世界紀元皆以大同紀年。不得以教主及君主私自紀年。以歸統一。其前時皆以大同前某年逆數之。

第九。全地度量衡皆同。不得有異制異名。

第十。全地數目皆因十進之數。自一至十。百千萬億兆京垓穰壤溝澗正載極其天地之度數。月日時之紀數。權衡度量貨幣之用數。凡一切萬物之數皆以十數行之。以取簡便。易通。若舊法之以十二宮三百六十度為測天。十二月十二時六十刻六十分秒以紀時。又二十四銖十六兩之為斤。三十斤之為鈞。百二十斤之為石。英國十二寸之為尺。十二佩尼之為詩令。二十詩令之為鎊。二十四時之為日。十

二為打若印度波斯突厥以四進數自四而八十六三十二尤為遲難于臆有損宜去之以歸十數之簡易畫一也

第十一。全地語言文字皆當同。不得有異言異文。考各地語言之法。當製一地球萬音室。製百丈之室。為圓形。以像地球。懸之于空。每十丈募地球原產人于其中。每度數人有音異者。則募置之。無所異者。則一人可矣。既合全地之人。不論文野。使通音樂言語之哲學士。合而考之。擇其舌本最輕清。圖轉簡易者。製以為音。又擇大地高下清濁之音。最易通者。製為字母。凡物有實質者。各因原質之分合。因以作文字。其無質者。因乎舊名。擇大地各國名之最簡者。如中國採之。附以音母。以成語言文字。則人用力少。而所得多矣。計語言之簡。中國一物一名。一名一字。一字一音。印度歐洲一物數名。一名數字。一字數音。故文字語言之簡。中國過于印度歐美數倍。故同書一札。中國速于歐美印度數倍。若以執事談言算之。中國人壽。亦增于印度歐美數倍矣。惟中國于新出各物。尚有未備者。當採歐美新名補之。惟法意母音極清。與中國北京相近。而過之。夫欲製語音。必取極清高者。乃宜于唱歌協樂。乃足以美清聽而養神魂。大概制音者。從四五十度之間。廣取多音為字母。則至清高矣。附以中國名物。而以字母取音。以簡易之新文寫之。則至簡速矣。夫數近地故音。清禽近空故音清。今近赤道之人。音濁近數近冰海之人。音清。轉如鳥故制音者。當取法于四五十度也。聞俄人學國語最易。而似宜非以其地度高耶。制語言文字。既定。以為書。頒之學堂。則數十年後。全地皆為新語言文字矣。其各國舊文字。存之博物院中。備好古者之考求可也。

第十二。凡定曆皆以地為法。吾萬國人皆生于地上。所見皆同。始所受用。皆因于地。故大地古今萬國皆

有歲月日時之紀以授事而記時。故以晝夜為一日。歷三十日之晦朔以為一月。歷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以為一歲。此萬國所同也。蓋地為日熱質之分點。自離日而行。即有熱力拒日。自為動轉。在地中溫熱帶之人視之。向日而受其光。則為晝。背日而無光。則為夜。雖南北冰海之人。半年全向日。半年全背日。無一晝一夜之別。而人類居溫熱帶為多。故從多數。以地為有晝夜。凡一晝一夜之間。則經自轉一次。古之人不知地轉。以為日之繞地也。遂以有定之數。號為地自轉之定數。然此必不能兩合者也。凡地繞日三百六十五轉。有奇。或緩長則七八時。急短則三四時。蓋地為生物。內為日所控。外為他星所牽。故萬無一定之時。而紀時者不能不出于有定。此不得不然者也。于是零餘無所歸。不得不立閏以整齊之矣。雖閏月閏日不同。而以人事補天。以得整齊之定數。乃不得已之法。故每年強定為四分度之一。積四年則合為一日之數。故積四年可閏為一轉。常年為三百六十五轉。當四年之閏為三百六十六轉也。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一歲。大地萬國之曆所同者。蓋地自轉三百六十五次。又略當轉四之一。而地繞日一周。古人不知。以為諸星繞天。故名曰歲。又北方以禾歲一熟。故假名曰年。實皆非也。宜因地繞日一周之實。名之曰周。十歲則曰十周。百歲則曰百周。推之千萬億兆無量數年。皆以周紀之為宜。或曰期亦無不可。則十年曰十期。百年曰百期可也。然不若周之切矣。

其全地立朔。當在春分為改正焉。孔子立三正。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皆可。而以建寅為正。若今歐美則近于周。正建子。日本從之。俄則用商。正建丑。為近。其餘馬提加斯加暹羅回教。建九月。緬甸建四月。印度建五月。波斯建八月。秦漢建十月。唐代宗時曾建四月。全地各國處處不同。夫論周期之算。地球繞日也。本自圓周。則無日不可起元。吾古者歷元多起冬至。今歐美亦同。蓋地北半球人。因日影至短之

故天寒易辨。故就此起算。然今澳洲南美既通。則以北半球冬至為夏至矣。然則以二至起元。亦無不可。惟二至者。地富高中。卑冲之極點。地為動可。又為日昇諸星所吸。高下本自不等。冲無定位。非巧歷所能測算。夫以無定之冲。而欲以有定之算推之。其必不準。不待言也。以不能決定進數之時。而妄定之。雖相去不遠。而實已大誤矣。故用二至無定之冲。不若用二分有定之平。為得其準矣。

春秋二分。同處地平。本無少異。以為朔元。亦無所不可。惟以全地論之。處北半球。當春分之時。百花爛熳。草木萌生。水源溢盛。而河冰解凍。氣象維新。生機盡溢。自經冬冷收藏之後。于種植既得時。宜于作事。便于謀始。若秋分。則草木苗落。水源復涸。氣象悽慘。生意蕭條。又上承夏熱。生物方盛。于種植及作事。皆截然不能分為兩截。故大地文明之國。三正皆用涼時。乃時地自然之勢也。兩相比較。故立朔改元。斷無用秋分之理。惟在熱帶之國。終歲水木花草如一。則或可九月紀元。若溫冷帶。則萬不可行者也。故以地轉論。用二至。不若用二分。以經凍論。用秋分。不若用春分。當花開凍解之良辰。以行立朔改元之慶典。水草香溢。種植得時。以作事謀始。不亦可乎。雖南半球少有不宜。然南半球美澳洲之地。皆在熱帶。為多熱帶。地本無春秋之異。其在熱帶外者。地亦無多。春分僅當八月。今華實尚茂。不至大凄清也。今且各文明國。以三正紀元。然多在冷帶之地。木葉盡脫。大地盈冰。木枯不花。氣候淫寒。宴會不便。繁華無象。于立朔改元之慶。亦不若春分之美也。故宜全行之。

既以春分為元朔。則自春分至夏至。地下游之時。名之曰春游。自夏至至秋分。地上行之時。名之曰夏游。自秋分至冬至。地更上游。名之曰秋游。自冬至至春分。地下行之時。名之曰冬游。通曰四游。月為地之行星。與地轉不相關。古人草昧。曆學難明。以懸象著明。莫大于月。民所易識。故以月之晦望。

定時以便民也。大地所同矣。然以用月之故。定朔日。其難強為九道以測之。又為正朔。定朔經朔均輪。次輪以求之。而晦朔終不可得正也。蓋月亦動質。其繞地也。約以二十九日。又八時與六時不等。以月行之無定。而以有定之日數強為牽合。必不可得準也。于是分以二十九日。與三十日為閏月以求之。五歲再閏。在太古道路不通。儀器甚少。人民望月以紀時。本自為便。若大同之世。道路大通。儀器尤多。人易知時。不待測月。且紀元專以地為主。月但轉地。與地轉無關。我為地中之人。何必以父而從子。故可不以月紀時矣。而今之陽曆。既已廢月。仍用十二為數。既無所取義。且非十進之數。于推算不便。致有三十一日二十八日九號之不等。參差太遠。而難紀。則尚不如陰曆之以三十日二十九日各半算之。較整齊也。回教九執曆。以太陽太陰各別為紀。專從太陽以正地之所繞。兼明太陰以便民之所視。義亦允宜。吾國今改陽曆。而民間久習陰曆。驟改之于農功商業不宜。則應從回曆法。陰陽合用為宜也。然今大地既通。合既非金木水火土天王海王星之人。而為地人行立瞻視。皆以地為主。則月可盡刪。可無十之時。零亦無立閏測朔之繁難矣。

一、地轉之號。中國分十二時。分而折之。義更精細。則為廿四。今歐美時表所通行也。然紀數以十為便。十廿四皆為紆曲。左傳曰。人有十時。中國古者十時。每時分百刻。每刻分百秒。則至方整。故定時為十。其義較安。惟以雞鳴日晡等為名。亦未以支干紀時。或晝夜僅十分之稍疎。不便作事。不若晝夜各為十時。地之向日背日皆自然之勢。人居地上。所關於晝夜者。其大雖近赤道者。晝夜平分。自此冬夏之間。或晝長夜短。或夜長晝短。而南北冰洋。且以半年為晝夜。若以十時為晝夜。刻似不盡得其宜。然人類在溫熱帶為十之九。在冰帶甚少。從晝夜之正名之。亦何害焉。今歐美人二十四時。亦分兩次。實先

行之然既有百刻百秒以分時則與歐美二十四時相去無幾行之至易矣

若其改日則孔子先立三時有以平旦者有以夜半者有以雞鳴者泰西則以日中夜中恰合中國正可用之若一時之內今中國分百刻于一刻之中分六十秒于一秒之中分六十分于一分之中分六十微歐人于一時之中分四骨每骨三字亦同于時數每字十五眉尼每時凡六十眉尼每一眉尼分六十息緊其數不由十進皆未為善宜于每時之中分十刻如息緊之比每刻之中分十秒每秒之中分十微其針輪之遲速即以此定之凡此皆人為之事宜以整齊為主不得為六十或十二之畸零焉以七紀事乃大地上諸聖之公理孔子作易曰七日來復蓋卦氣以六日七分為一周也故易緯曰一變而為七印度至古之婆羅門即一切有七日之義吾別有而猶太有七日造成天地人之說于是有七日休息之義甚合于孔子至日開闢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說埃及巴比倫亦有之此其不易解之奇理而實人道之至情蓋五日一息則太繁十日一息則太遠七日適得其中不疾不徐于人為宜計地一周凡三百六十五轉有奇凡五十二復餘一時以為歲首日此外七轉而一復周而復始四年歸餘之日作為閏轉即與歲首兩日不入五十二復之數自歲首第二日為始則第八日為第二復可也但此為人立之義非地理也四游之日有長有短春秋游有八十七八轉者夏冬游有九十三轉者名曰某游第幾轉于地游轉之理最為得宜游與復不能合若參人事之宜則論復不論游可也或兼游復亦不厭其詳也

歷既以大同紀元今請定其歷名曰大同第幾周某游第幾轉或不書游曰某轉或書某周某復某轉三者皆可也一轉之中書某時刻某秒某微如斯則上合地道下通人事矣



凡都邑大道皆為時表塔樓。正表為內外圓球形。內刻日形。外轉者為地形。劃為三百六十五轉。四分轉之高。下分上下中平四游。轉高卑而運移之。附以七日來復之數。其當閏轉之年。則刻三百六十六度。是為地周表。審年者準焉。東為地轉表。別晝夜為白黑二色。各劃十時。內分十刻。刻中分十秒。秒中分十微。作地球形。向背日而轉之。是為地轉表。察轉者準焉。西為月繞地表。為月球繞地準。其朔望朏晦上弦下弦而運之。並置閏月與地之三百六十五度相對。取準攷月者察焉。北為金水火土木天王海王諸星與地相交之表。若是則人人可知地與日月五星之行。以授時焉。此外小表可以藏于懷。置于室。五星之陵犯食入人人皆曉。月之晦望弦朔不患不知。此則陰曆可廢而不礙民用。陽曆可改而月躔可刪。復日可通。而人道可息。時運可游。合周轉之宜。歷行之最切備者也。

第十三大同之世。全地紀元。當從何起曆乎。大地之生。不知其始。或謂數萬年。或謂數百萬年。皆推測之說。未有確據也。人民之生。安得其始。狂狂榛榛。算無從起。大椿算書自發甲子。亦不得已者哉。古者部落族眾。未有文史。觀今哲孟雄布丹巫來由人種。皆自無史。以紀上世。而託于藏僮。乃能紀之。紀年亦然。則必大有文化。乃能紀元。紀元既立。或以君主。或以教主。或以立國大率始於小君主。中于大帝主。而終于大教主也。古者春秋至秦漢間。諸侯各自紀元。此蓋上承夏商之舊制。至漢中葉尚然。今見于漢碑。趙王上壽曰。趙廿五年是也。然禹時萬國。湯世三千。周初千八百。國春秋時尚二百餘。國各以其君紀年。則讀百國之寶書者。其煩而累牒甚矣。故孔子正定之曰。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以至於今。為然此王者乎。天下歸往之謂王。通天地人謂之王。蓋大帝主而兼大教主者也。漢武帝採其義而定一尊。自爾之後。惟帝者而後改元立號。以至於今焉。然一帝紀一元。甚者一帝紀數元。其煩重累人亦甚。

矣。埃及印度波斯羅馬皆以帝王紀元。其小國王亦紀年。今其碑刻皆可考其進化等第。當亦略與中國同也。三國時君士但丁始從耶教。于是耶教大盛。于六朝唐時。于是以耶教紀年。追推上世。並定前數以紀之。而自唐宋間。歐洲諸國並起。而教皇獨尊。其以教主紀元。以歸統一。實便于人事也。是時回教亦極盛。相與以教紀年。而印度僧人亦有自尊其教。因以佛紀年者。此如司馬遷史記稱孔子卒後百二十九年。以孔子紀年同也。凡人服從君主之權勢。不如服從教主之道德。且以教主紀年。于義最大。于力最省。允為宜也。若中國既非耶教。自宜以孔子紀年。其無教主而獨立之國。若日本之新立。則以其初立國。或以其初祖紀年。雖無道德可稱。亦于人之記憶為省。勝于一君紀元者也。從後百年。君主當不現于大地上。君主紀元之義。不俟大同世而先絕矣。非文明大國亦必不能久存。至于大同之世。然則建國紀初祖之義。亦必不能存矣。然則所存者。惟教主紀元一義而已。然諸教競爭。各尊其教。誰肯僥就人人各有自主之權。自由之理。不能以多數勝少數。論也。若今日耶元之國。至大至盛矣。然十九世廿世等字。終非孔佛婆回之教之人所甘願。且新理日出。舊教日滅。諸教主既難統一。全地或當各有見廢之一日。大劫難挽。亦與國主略同。但少有久暫之殊耳。然則君師國祖之紀元。並廢或以諸教主並列配天。而獨尊上帝。則以奉天紀年可也。然吾謂奉天太尊。欲為大同世之紀元。即以大同紀年為最可。地既同矣。國既同矣。種既同矣。政治風俗禮教法律度量權衡語言文字。無一不同。然則不以大同紀元。而以何哉。吾敢斷言之曰。來者萬年。必以大同紀年。雖萬國之文字有殊。而義必不能外之也。否則以奉天紀元。所謂後天而奉天時義之宜也。

以大同紀年。將何時託始乎。是難言也。蓋合國合種合教。以至無種無國無教。相去綿遠。以千數百年。

計何時乃能行大同之實乎。將謂自公國立之年乎。則強國尚多。未大服從者。如德之聯邦立法。而邦政。關稅。已成。尚自收之。是雖立大同紀元。而終未盡從也。將至國種教俱合一之年乎。則大勢所趨。人心咸定。于一如朝之奔。如滿之激。豈能久待乎。今日大地既通。大同之說。必日盛。可斷斷也。今歐洲久以教主紀年。中國人亦多有以孔子與君紀並稱者矣。既因現時通俗之宜。便又順將來大勢所必趨。莫若以教主與大同並紀元焉。則直于當今紀用大同。以便人心趨向。以便復元易算。而與通俗無礙。豈不一舉而三善備哉。諸國競爭。小國日滅。併于大同。近者萬國同盟之事。日多矣。可于今預祝之。預朋之矣。夫近年以大同紀年。當以何年託始乎。凡事必有所因。端必有所指。大同因之所託。必于其大地大合之事。起之近年。大地萬國大合之大事。其莫如荷蘭喀京之萬國同盟矣。是事也。起于己亥。終于庚子。庚者更也。子者始也。庚子之冬至。為西歷一千九百零一年。耶紀以為二十世紀開幕之一年者。當即以庚子春分為大同元年。託始之正月朔日。其自茲以往。順十百千萬年。而順數之。其自此以前。逆一十百千萬以前。而逆推之。于歐洲之史。皆不待大算而改之。其各國之史。記則如考。中西歷比對等耳。其庚子春分至冬至三游之事。紀年稍難。則注明之。如漢武時十月歷。改為正月歷。唐代宗時四月歷。改為正月。日本由正月改為十一月。歷亦同耳。中間超辰加注。自可不誤。何待過慮哉。自此日起。大同合大地之人。考覽自便。其省腦力。便記誦。鼓人心。導大平之功。豈少也哉。

大同之進化不一。而自集議聯邦之始。至于大同大平之時。更變甚多。不能一律。今以三世表而分之。政體雖多。略不出此。

大同合國三世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九 各國有帝王統領各有</p> | <p>八 公議會有議長無統領</p> | <p>七 人民服于舊國</p> | <p>六 各國隨時附入公會集議</p> | <p>五 有公議會無公政府<br/>陸地各歸本國海上無政府</p> | <p>四 各國政府握全權<br/>權開萬國公會各國各派議使公議</p> | <p>三 大同始基之據亂世<br/>聯合舊國</p> | <p>二 大同漸行之升平世<br/>造新公國</p> | <p>始立公政府有議員<br/>有行政官以統各國</p> | <p>割其國地或海島為公政府<br/>海上為公政府之地小島<br/>嶼亦然</p> | <p>各國可隨時附入公國不<br/>得以兩國合成一國惟許<br/>以一國分作數國</p> | <p>人民漸脫舊國之權歸于<br/>統一公政府</p> | <p>公政府有議長無統領更<br/>無帝王亦不得以各國帝<br/>王充議長或不設議長</p> | <p>各國多為統領亦略有帝</p> | <p>大同成就之太平世<br/>無國而為世界</p> | <p>全地皆為公政府有<br/>行政官行政有議員而議<br/>政無有國界</p> | <p>世界全地盡為公國<br/>全地海陸皆歸公地</p> | <p>各國皆歸併公政府裁去<br/>國字</p> | <p>無舊國人民皆為世界公<br/>民以公議為權</p> | <p>公政府只有議員無行政<br/>官無議長無統領更無帝<br/>王大事從多數決</p> | <p>無各國各地只有統領而</p> |
|--------------------|--------------------|-----------------|---------------------|-----------------------------------|-------------------------------------|----------------------------|----------------------------|------------------------------|-------------------------------------------|----------------------------------------------|-----------------------------|------------------------------------------------|-------------------|----------------------------|------------------------------------------|------------------------------|--------------------------|------------------------------|----------------------------------------------|-------------------|

自立權

十 各國全權自治公會但有集議

十一 無公政府但有公議會不能徵用各國人民官吏

十二 有公議院無公政府之地

十三 公議會不及各國內治故各國內治全權無限

十四 公議會有調和維持各國之責

十五 公議會條例為公法駕各國法律之上

王而統于公政府

各國限權自治大事歸于公政府

公政府得徵用各國人民官吏聽其自便

統于公政府

罷國悉由民公舉自治而

全統于公政府

無國人民合為一公政府而公任其事

有公政府其設都會駐官

司造船立庫購用各國地

皆由各國許諾其規則隨時議定

公政府可任在何地設都會駐官司造船立庫

公政府雖不及各國內治

而兵稅郵電法律大政皆有權限

無國而各國小政府與公政府各有權限隨時議定

公政府有保護各國之責

鎮撫其內亂調和其外爭

公政府法律在各國法律之上各國法律不得背之

無國公政府統治各界度

全世界皆同屬公法律

十六各國聽公議會之法律

審判

十七各國聯盟條約

十八各國可結條約各國可

別訂同盟

十九公議會無權力限禁各

國

二十聯邦政權及于各國不

及于民

廿一各國自權不歸于公議

會

廿二不入公議會而駁政者

不得為公議員

廿三國有不入公議會者擯

之不與公法之權利

議院法律証明各國之法  
統歸公政府法律

律

各國半條約半憲法

各國不許別結條約各國

不許別結同盟

公政府有權限禁各國

公國政權達于各國  
無各國但有憲法  
無國無條約可稱無國無  
同盟可言  
度自治不待限禁

公國政權達于各國

漸達于民各國政權皆視  
為公政府所出  
無各國不分土分民但合  
為一以治之  
無國同出于公政府

叛公政府而駁政者為最  
大罪

國有稱兵犯公政府者視  
為叛國

人人皆公政府公民無攻  
駁者

凡人背公政府有謀據地  
作亂稱帝王君長之尊號  
及欲復世爵者皆為叛逆  
最大罪

為叛國

廿四各國自有法律出于公政府之外公政府無大權

一 各國立法權各在本國不歸公議會公議會但議國際法

二 公議會議各國所提出交涉公法之大案各國皆可隨時提出政法事理案于公議院議之

三 公議會之例各國議員議定各國君主總統簽名宣布之

四 公議會議員有三分二改法則可改各國政府有三分二改公法則可改

各國政法律不能出公政府之外公政府有無限之權

各國立法權雖歸各國而全地公法權歸公政府上下議院

有公政府並公議院議各國法律不定不一之案及有缺謬之案

公政府之法律各議員政長同署名以多數宣布之或待各國君主總統之允

然後宣布

各國立法部有三分二改公法則可改公議員有三分二改公法則可改

無各國法律同出于公政府公政府復散權于各界各度

各地亦有立法自治權而全地法律歸公政府之上議院公議立法

議定法律而通行之世界政事有變可歲歲提議

公政府之法律各政長同署名以多數宣布之

無各國只有公議院及各地公院議員立法從人數多者



五

公議會數年一集或有大事各國有請集議者

議院每歲一開各國有過半數請集議者則開議

議院終歲常開有公舉無集散其各地有集有散

則開議

六

有議會而無上下議院候本國政府簽名

有上下議院須兩院畫諾乃行不畫諾不行或候各國政府簽名乃行

同上惟無國無所候議定即行

七

議員派于政府必由政府官吏

上議院由政府下議院由公舉官吏人民各半

議員皆由人民公舉悉為人民

八

議員由各國政府派出或聽其兼使

議員必用本國人居于本國者不得以他國人充

議員由各地公舉其久居本地之人

九

議員由各國政府派一人充使或大國三人中國一人如德國之制隨時議定

上議員由政府或議院舉每國二人下議員以各人民多寡為率略由人民公舉

無國上議員以每界每度舉之下議員以人民多寡出之

議員為本國之代表

上議員為本國之代表

議員但為世界人民之代表

十

公議會派員無年限

下議員為世界之代表各國議員或每年一選舉

議員各地三年一舉或每

十一公議會可立議長

或三年一選舉隨時議定  
年一舉隨時議定  
議會不立議長以多數取  
議員院不立議長以多數  
決從違

十二選議長及書記皆由公

同上

無議長一切由公選

定

決數以多數定之

同上

同上

十三議員有本國之祿

議員受公政府之俸

同上

十四議員合格與否由本國

議員合格否由公議院自

同上

政府查有罪由本國政

查有罪由公議院判決

府判決

十五議員於本國受告訴有

于本國不受告訴不受責

任  
不受法院告訴場外之責

責任

議員一切罪犯除本國

議員有犯本國不得名還

議員有過誤法官不得治

名還外所在之地不得

治罪一切由議院公議

由議院公議

治罪

十六議使有罪由本國罰之

議員有罪公議院得治其

同上

罪不須待其本國然必議

十七各國議使若有事故或  
謬誤病疫由其本國政  
府再派員補充

十八公議會各國公議員  
無行政官

議員皆各國所派惟各  
國大臣可列席聽議表  
本國之意見  
十九公議會無官吏

員三分有二乃得施行

各國議員有事故或病疫  
由本國選舉人補充議院  
選上議員人民舉下議員  
或議院閉時由政府派充

暫署

公政府行政官皆由各國  
議員公選每人至少有三

公政府行政官即由上下  
議員公舉

國人合舉若大地尚有多  
國則須五國並舉其有強  
大之國或如德國聯邦例  
許有議員多人者或許用  
一人

各國大臣議員皆得列席  
可表本國之意見

全世界名譽人皆得列席  
表其意見

公政府有官吏皆聽政長

公政府官吏皆聽政長

一 公議會有要事可令各國郵電從速而無指揮之權

二 郵政電報皆交通有大

三 國及僻地不同者在外郵政電線各國自設而自取其費

四 各國鐵道水路國防大道不能盡交通

五 內河水路舟楫不能盡交通

無公鐵路

之任免黜陟繫于其本國 涉無國亦無本國權利 職任權利無損

公政府有要務各國郵電之權皆聽指揮或聽派官 郵電全歸公政府 監理其強大國不允有暫緩之

各國郵政電報一律交通 無國界郵政電報歸一

公政府有設郵政電費則 郵政電費皆歸公政府 公政府自取

各國鐵道國防道路盡能 無國界一切交通劃一 交通

內河舟楫水路可交通 無國界一切交通劃一

有公鐵路以便交通所過 無各國私路皆為公鐵路 邦國皆可實地但不害本國主權

各國鐵路規則法式不

各國鐵路法式規則漸歸鐵路規則法式歸于一

一 無監定鐵道運價權

于

公政府有監定鐵道運價

同上有饑饉時可制定最

權俾石炭礦料樹木米肥

賤運價

料與農工應須之物全運

價公平全地大利強國不

從者在外

公政府保護各國之貿易

無國界不須保護

六 保護本國之貿易與運輸

各國貨幣紙幣漸歸于一

無國貨幣由公鑄紙幣由

紙幣

公造

七 各國可任各鑄貨幣行

度量權衡同者甚多公政

度量權衡大同

議會可議之

府擇善而從各國漸從之

八 度量權衡各不同而公

新書器專賣特許通行

同上

行

九 新書器專賣特許漸通

版權保護通行

同上

十 版權保護漸通行

各國衛生禁疫歸一律

無國界禁疫歸一律

十一 各國衛生禁疫漸議通

行而不一律

十二各國人過路須稽查

十三銀行不盡通行

十四未有公政府各不納稅  
于公

十五各國可任收船稅  
十六內國各稅各自收

十七關稅通商之事編一通  
行之界而行之其有大

國不允者緩之

十八進口出口有稅

十九募公債以鎮各國之亂

各國人過路不須稽查

銀行可盡通行

有公政府以海上為地以  
徵其稅徵其船費不足則  
公政府分擔之其有強大

國暫不納者聽之

海船稅歸公政府

公政府議定各國之收稅  
而通行之或議輕減及不

應徵稅之事

關稅通商一律

無國界無稽查

銀行歸于公

租稅全歸公政府

一切船稅歸公政府

各地自行徵稅而分之公  
政府

無國無稅無商稅

進出口無稅

募公債以公養民公負之

而公運之有債與無債同  
以人人皆公產業皆公也

二十各國會計不干公會事

廿一歲計由各國自主

廿二各國人口公議會不預

聞

一 公議會以弭兵為主各

國漸入弭兵會

會計許公會輪查

各國歲計皆告公政府

各國人口皆報其確數于

公政府

公政府聽斷各國之訟而

禁其兵爭

各國皆聽公政府而不敢

兵爭

各國不聽公政府弭兵可

調兵攻之或合各國之兵

攻之

公政府同上

會計由公政府核算

全地歲計皆歸公政府

無國各地人口核報

無國廢兵

無國廢兵

無國無聽不聽無兵無攻

無國無兵無假道

三

公議會有弭兵會彈壓

之聯軍過可假用各國

四

聽各國治陸兵

治海軍

限禁加陸兵

限禁加海軍

盡罷各國陸兵改為警察

盡罷各國海軍改為海上

巡邏



治戰艦

限禁增戰艦

盡罷各國戰艦改為警察

治軍械

限禁軍械

盡罷各國軍械改為農工

治毒藥

限禁毒藥

盡禁毒藥焚燒方法不許

五

各國人民皆為其國服兵役

公政府罷各國人民之服役但許募兵

盡罷全地人民服兵役但人人二十歲後須服各院

各國人民皆服軍費

公政府罷人民服軍費而

公政府取民稅所得之半

各國軍兵歸其本國所

服公養費

為公養費

統

各國軍兵雖歸本國所統而公政府得監督之務以

日減為主

各國軍人兵官皆由各

各國兵官皆聽公政府聘

無國無兵無兵官惟有警

國自用

用

察

六

各國得有海軍海艦聽

海軍海艦漸歸公政府

公政府罷海軍但置交通

各國商船得成海軍隊

各國商船歸公政府定其

郵船商船

無國商船皆歸公政府編

法式

治其法式

七 各國君主有統其國軍

公政府漸去君主統兵之權

無國無君主亦無兵無兵權

八城塞險要堡砦皆聽各

公政府得漸去各國之城塞險要堡砦其强大之國

大平無國盡去一切城塞  
險要堡砦

一時不允者暫緩

九無公兵

置公兵

罷公兵

無公戰艦

置公戰艦

罷公戰艦

無公軍械

置公軍械

罷公軍械

十 各國軍士相戰有殺傷

各國罷戰即有戰可縛人

無國盡弭兵

傷人而不許殺人

十一人民貯藏兵器皆有限

人民不藏兵器

盡銷兵器

禁

有國訟歸公議會斷之  
不立司法官

有公政府司法官以聽國訟而不理民訟凡一私人

公政府有司法官無國無國訟只聽各界各地人民

之訟一公人之訟皆歸本控訴

國惟兩國人民之交訟或一國民人之訟而關於土地者聽之

地者聽之

一海上判事聽兩國公議

判可移于公議會

二凡國訟提案到公議院

審之

三人民不敢控告其君主

統領于議會

四公議會得判各國之事

而不能審判各國君主

訟

人民得控訴其君主統領

于公議院

公議院得判各國之事君主有罪亦得審判之然非

三分有二不得作定其科

罪或減名譽削權即奪職

位隨時裁議定君主亦得

訴告再決

裁判事規則略同公政府

無國界裁判法律皆同無

大地皆歸公政府無海陸

之異

無國大案由其上控

人民得控其長于公議院

上議院得審判全地之事

所有權要重責之人之事

皆得科罪

五裁判事規則不盡同契

約刑法商法証書法治  
罪法訴訟法公議會不

預聞

六 非犯罪不得奪人自由

訟事審理不速無陪審  
人無辯護人

七 有罪罰金可重大罪施

酷刑

八 罪人之身可殺不可兩

次受辱

九 刑有死罪

一 各國人民一律保護離

居營業而服官參政有

限制或不能離居營業

二 人民權利為本國及各

外國制限

議定契約法刑法商法証  
書法治罪法訴訟法大略

各國從同而斟酌之

雖犯罪亦許自由

訟事要審而審理必速被  
訟人有用証人辯護人之

權

不罰重金大罪不施酷刑

無殺刑一次亦無苦

不立死罪但設永監

各國公民權無差異各國

人民彼此可互居營業服

官參政保護一體無異

民有公政府之權利不許

為本國及外國所制限

國界法律隨時議定而施  
行大同

人不犯罪

無訟亦無審官辯護人只  
有公論人

無刑罰但有恥辱人民無

罪無刑

刑措人皆安樂無苦痛

刑罰皆措但有恥辱

同為大同人無疆界權利

即無別異

無國權利自由但受公議

法律之制限

三 遷徙住居自本國他國  
不得自由

遷徙住居各國可以自由  
無國界人民聽其遷徙住

四 各國人民于各國無有  
特權特許各國人犯逃

各國人民可受各國特權  
大他人民所在之地權利  
特許各國人犯互交  
同一無國犯而有公犯

他國者可不交

五 救濟本國貧民亦時及

公政府救助貧民無分本  
貧民歸公政府恤養

外國

國外國

六 治本國之病者間及外

在外國病者一律治療  
病者皆歸公醫院治之

國

七 埋葬本國死亡間及外

本國外國死者一律埋葬  
死者歸考終院料理葬

國

人民各有私產官收之

非有大故不得收人民私  
人民無私產

必給價

八

人民之身體家宅文書

化行俗美然時有搜索押  
人民風俗全美無有待搜

財產無故不受人搜索

收之事

索押收之事

押收雖官府亦必形跡

可憑乃能搜押

九

人民不盡有保身體自立之權

限禁人民權利

十 各國人民權利不平等

人民聽國取稅

人民不盡有公權

有事求民供應

十一 公民因人種奴隸婦女

而異視

十二 甲國之奴而逃于他國

即不為奴

十三 各國有奴而漸放之

十四 國教各聽自由公會不

定之

十五 尊天而更尊各神

人民皆有保身體自立

權非萬不得已不得侵奪

不限人民權利

各國人民漸平等而種未

平等

人民擔負國稅

人民有罪削公權

不求民供應

公民不得因人種形體而

異視

各國盡禁奴

各國禁奴而不禁人服役

公商教義尊天而兼採諸

聖之長以配天以為新教

各神皆不尊而獨尊天

人民各得有保身自立之

權自然無罪不得侵奪

權利皆一切自由

無國界無種界人民平等

人民養于公無擔負

人民無罪皆有公權

舉國人皆平等無供

公民不因婦女形體而異

視

無國人類平等無奴

各國人民平等無人服役

大地諸先哲及諸新義皆

公尊之不獨尊一教而兼

取其義

天亦不尊但尊先哲及各人之神

十六專為一國者為小人

十七各國有帝王君主位號

權力

有世爵貴族平民奴隸

之別

巴西

為大同者為大人

漸削帝王君主位號改為

總統議長

無奴隸而世爵貴族漸除而未盡

人人皆大同至公是為天民

無帝王總統位號人民平等

等只有議長

無世爵貴族盡為平等

南美之國巴西為大東西二千七百三英里南北二千六百五十八英里面積三百二十一萬八千方英里中有巴馬孫河天下第一大河也多產樹膠咖啡為地球冠者其土地雖少次於中國北美合眾國及加拿大而居第四歐洲之俄國不及之定為南美之最大國也

亞馬孫河橫於巴西入於大西洋其流地低平成一大原茂林鬱鬱惟中部流域成大高原拔海一千尺乃至三千尺起伏如波濤洶湧山雖不少然徧此大陸國而無一萬尺之山蓋與印度同自須彌山下無有大山巴西亦自安底斯下故亦無大山也巴西氣候大半在熱帶甚酷熱四季無變只有降雨期乾燥期之別獨中部地高雖炎暑中時或清風徐來候如溫帶四時之氣悉備但以地居南半球其時令稍有不類然歐人以其清涼多居之至於良的噠彌格美拿士者拉士散布格等各州之一部與伯拉拿散他加多里拿里阿古蘭的多士路之三州氣候和平瘟疫不行各國移民皆保壯健少寒暖燥濕天疾尤其良也

亞馬孫河流長四千英里枝流數百合而計之三萬一千二百五十英里其浸潤之域總計面積有四千



五萬七千方英里。河口有百五十八英里。初西班牙人編遜者始發見之。疑為海。名為淡水海。也。實為地球莫大之河。其水源發始於秘魯安底士山。日間微微湖。凡流一千數百英里入巴西。遂成大河。水深二百四十尺。或三百二十五尺。多有深淵。其深一千六百二十五尺者不少。數千噸之洋汽船可達至馬拿可士市。歐人曾乘炮艦遠流試航。達二千里以上。至秘魯之煙囪托士河而止。此河之下流千九百八十八英里之間。屬於巴西。其流域占巴國全面積三分之一。離河口千八百六七十英里之地。其拔海高四百六七十尺。其支流拉布拉打河。接近伯拉哇河上流。交通甚便。馬拿可士之上流十八餘英里之間。以急流不便航渡。近者築鐵路連絡矣。

亞馬孫河之地。草木鬱蒼。馬地拉河之流域。樹林深密。有高二十餘丈者。日光不見。晝間如夜。其氣候以地跨赤道南北。純熱帶。只知有夏耳。此地一帶多雨。空氣濕潤。歲以八月為最熱。十二月為最涼。溫度八十九度十五為最高。寒度七十二度零五為最低。

亞馬孫之地。產鰐魚。水蛇。鰐之大者。身長二尺。豹之大者。長六尺。鰐之大者。長一丈五尺。水蛇之大者。長六十尺。亞馬埠之河。九魚之天府。歟。算者謂假人類專以食魚為生。則亞馬孫之魚。尚有餘云。歐之博物學者。研究全大西洋之魚類。不能勝於亞馬孫河之魚。且歐洲所有之川河。淡水魚。凡百五十種。而亞馬孫之上流。馬拿可士之側。其面積不過五百方碼。一小湖耳。所得魚類。其數一千二百種。今有許多不知名者云。

巴西植物至繁。其已知名於學者。凡二萬二千種之多。其未知名者。尚幾百千種。乾氏曰。亞馬孫岸上之植物。其有用者頗廣。其數百二十種。中有加路紐白。其用甚大。此樹不畏旱魃。根為藥品。芽如笋為食品。

葉為帽簷遮蔭之料。幹為建築為樂器為水管為唧筒。或作酒酢澱粉之料。樹心則為樽塞。葉為家畜飼料。仁為咖啡代用品。幹中有白汁。可作蠟。或作澱粉。其功用至大。土人視為萬木之魁云。今以其多野樹而樹有膠。故專取樹膠為事。其他未遑採擇也。此土將來必以產木者。且栽植熱帶諸種草木。最為適宜。樹膠冠於地球。即在此河。巴西之人多賴以為生焉。

巴西河大者。如撒付蘭施士古吐根亭。巴拉噲。巴拉拿四者。亞馬孫之支河也。巴拉拿河又有一支流。依咕呱士川者。絕壁奔流。成一大瀑。比於北美亞斯格瀑布高過六十尺。廣三倍。水景頗多。為世界第二之大瀑也。

巴西合眾國。自二十獨立州合成之。大者莫如亞馬孫州。其大五倍於日本。首府良的噠彌格市。人口五十萬。合近郊居民八十五萬。為南美大都會。其繁盛雖次阿根廷首府之波那士愛力士市。而為一大商港也。港水深廣天然。良港更以巨款築之。規模廣大。市後奇峰屹立。皆花岡岩質。白雲綠樹。海濱金沙。上下相映。景色雄奇佳妙。都會內衛生工事完備。市區改正。道路修理。市之中央樓高三五層。列如櫛。比近坡處大園。花開四時。豪富多往來。至海濱設遊步場。車馬數千。絡繹不絕。官衙。戲院。寺廟。學校。圖書館。公園。病院等皆壯麗。比歐美大都會無遜色。市中歲出入略各二千五百萬圓。市吏約三千。以辦市政。物價之貴。頗可驚焉。

政府歲出入約二萬萬。九千萬圓。內外債約六十萬萬圓以上。至各自立州歲出入與乎州債市債。不在此計。

巴西之貿易額。歲輸入三億七千萬圓。輸出六億三四千萬圓。通計十億圓以上。以我之廣土眾民。輸出

僅及巴西之半。比之大耶矣。且輸出超輸入之半。尤為富溢。且其人民之用。倍於我國。故富力頗高。正貨多流入。故內外債雖三倍於日本國債。而辛苦之度。比於日本甚輕。

巴西物產繁庶。加非為最。以全球計。產七分半以上。每袋咖啡重十基羅。歲輸歐美各國者千五百萬袋。乃至二千萬袋。其價約三億數千萬圓。咖啡之產地。以散包羅略底。啞囉及美拿士者。叻士之三州為最。尤以散包羅為第一。日本人到巴西者。大抵傭人種咖啡為業。若大開栽植。適於種咖啡之地。皆闢而種之。則產量過於現產者十數倍。惟販路甚少。故今散包羅政府暫限制增植。專務擴張販路。其他產樹膠次之。其次獸皮。其次「麻荻」「茶煙草」「可可子」「棉花砂糖」皆最盛。歲輸出二萬七八千噸。其價一億數千萬圓。其每年輸出如左。

獸皮

二千數百萬圓

麻荻 茶

千七百萬圓

煙草

千五百萬圓

可可子

千二百萬圓

棉花

八百萬圓

砂糖

七百萬圓

畜牧最盛。因獸皮輪價而知。全國所飼之生牛約數千八百萬頭。以日本比之。過十二倍。按此論之。凡農林畜牧之產額。日盛可過十數倍。乃至數十倍焉。歐洲諸殖民。移住於巴西者頗多。自西千八百二十年。至千九百十年。凡九十年間。移入國者。略計二百

八十三萬千八百八十六人計開如左。

伊太利人 一二五四八七一人

葡萄牙人 七三三六四六六人

西班牙人 三四〇〇七〇人

獨逸人 一〇五三二一人

奧洪國人 六八八五三人

露西亞人 六八四九九人

其他諸外國人 二五九九二五人

其人來者多耕作。然有二種。一為一時之勞働而歸國者。如意人。葡人。班人等是也。二為永遠之移住民。如德人。奧人。俄人等是也。散包羅。伯拉拿。散打加打利拿。及利阿古蘭的吐士路。其南部四州多移民。至於利阿的噠爾羅。美拿士噠拉意士。及意士比利吐散吐之三州亦不少。近年歐人來移住者。大約一年四五萬。乃至八九萬人。以葡人為最多。班人意人次之。來為殖民者。德奧俄等。人皆頻來不止。巴西歲出入諸港船。約二千萬噸。英船凡三分之一。鐵道雖未能普及全國。然以地大人稀較之。亦過二倍於日本矣。其鐵道有三種。一國有。二州有。三私有是也。外國人立會社以營業布設者頗多。英人為最。約二萬萬圓。兼計巴西借英之公債及英種種營業。則英之資本在巴者殆十三萬萬圓。巴西之電線約長一萬四千八百數十英里。電話長約千二百七十二英里。南美洲國之軍備雖不大。然巴西僅次於阿根廷耳。凡有一萬九千噸之大戰艦二隻。為南美之大強國也。

塞耳維亞布加利亞遊記序

吾塞耳維亞京人家數千雞犬滿道寥寥數萬口耳道途泥卓深沒室屋卑汚若吾僻縣山城布加利  
亞京宮室道路斬新整齊築築登登晝夜率作然京城亦十許萬人立國三十年南脫蠻野耳二國皆同  
為塞耳維亞種同隸于突厥者數百年其傳種實僻野久滅為人下文學不傳被教育至淺其器物僅比  
瓜哇墨西哥皆類野番其製作工藝美術殆絕其立國閱歲數十文學無可述布加利亞政治雖稍可觀  
塞耳維亞則政不足言塞耳維亞國土雖沃野千里陵隕平行耕稼繁茂人民百餘萬亦曾不比吾一大  
府惟舉國尚武佩劍之夫幾多千乘束之根揪揪乎隘以厲哉若布加利亞也據巴根岳之陰故其人民  
伎倆強強踞厲有吾燕趙之風彼亦本突厥之一郡曾何足比數然而今者陳師鞠旅各治兵三十餘萬  
以破強大之突厥大拓其南土豈不異哉夫國之強弱小大至無常也布加利亞塞耳維亞至弱小又非  
有道德之可觀也然塞耳維亞僅以尚武治兵布加利亞能以奮厲飛揚乘突厥革變之餘內訌之極遂  
克振武稜勝大邦而關疆土管子曰國之強也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觀夫至小之塞耳維亞布  
加利亞猶能治三十餘萬兵而勝突厥況乎百數十倍于塞耳維亞布加利亞之中國而何畏于大地乎  
觀夫強大之突厥為至小之塞耳維亞布加利亞所敗破失地不保國幾滅亡則若今中國之內亂搶攘  
紀綱掃絕教化廉恥掃地財枯竭黨爭軋轉今至于無政府者則凡吾舊屬邦有若塞爾維亞布加利  
亞之至小者亦足破吾軍據吾土而有餘矣嗟乎布加利亞塞爾維亞雖小亦可鑒矣中國書傳無述塞  
耳維亞布加利亞者日本亦無其書即歐人游記述之亦在數十年內且亦寥寥游蹤駐時甚短姑述所  
考聞以告吾邦人焉癸丑二月十七日南海康有為記

歐東阿連五國游記

諸歐各國轍跡累經而希臘為古文明之原突厥波斯為亞洲强大古國亦大地文明之所關也不可闕如久欲卜游以游茲數國者必須護照故遲其行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五月自北冰海還將游澳洲及歸省母決捨宅去歐乃以六月十八日自瑞典東裝往歐東各國十九夕八時後到柏林飲于茶園大雨十一時易車入奧國二十五日至般摩論州都會也人民十一萬五千人工廠製機器者甚多此地頻經車場賣酒壚都似曾相識也極目綠野凡三易車車場汚陋甚矣奧之不治也傍夕六時至匈牙利京標德卑士宿焉四年舊蹤不意再到夜尋舊百戲園則已毀改而易新者茶館花園游治不盛曉游王宮再飯于瑪結烈公園水木明瑟但覺不比前游之勝蓋閱歷太多故一切無覩也二十二日午一時乘汽車入塞耳維亞國匈京環多饒河江山環擁夕八時過多饒河始見一岡築壘焉自京外二千里皆平原麥已登場極目無覩但時有疎林如驟車載貨羊牧鞭塵極似燕薊而野中時連帳幕蓋匈人猶存游牧餘風此則似吾蒙古部落蓋一出匈京則歐土繁萃之俗盡去而亞洲之容起矣原中多德之滑敦壁人昔從十字軍戰留居此者阿連諸國百物皆遠資于柏林近取于標德卑士故標德卑士之繁華實為結歐西之局者也過是則邑居道路風俗政教舉自皆異矣吾向不解標德卑士歌舞游冶繁麗絕出各都邑乃至有小巴黎之目今乃知為阿連五國富人游冶者之所聚以其地近故也蓋汽車南入塞耳維亞只九時直達布加利亞只一日北入羅馬尼亞只一日故總握阿連諸國之樂利也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夕十一時到塞耳維亞京距匈京僅汽車十時耳京名裴羅吉辣以其地

之山名也。吾游地球，殆徧各國，惟未耳如塞耳維亞之所以宅都者也。其都即建于悲羅吉辣岡，自西來數千里，平野無寸山，至此突起岡巒，俯臨多鏡河，河盤環數曲，中有四島，西北河曲，霸辣為甸境，西南河曲，詩廉鎮為奧城，隔河尺寸界，絕三國皆屯兵焉。然奧匈以極邊兵順流而東，塞都已震，不待破之如稍破之，塞不國矣。昔奧將哀堅破此遺跡尚存，如塞人犯奧匈，則去數千里之邊，其內地烽候無驚焉。如之何其可都也。岡顛有城，如中國皆兵房，盤道入城，登顛城道頗潔，綠柳青青，亦多花畦，有武庫及將軍駐署，頗壯。署前陳古炮頗多，有西一千六百五十七年奧國亦有突厥砲，憑閣俛眺，方作曉操，河山表裏沙水蒼茫，如立軍鎮，頗得形勝，惜乎其為京邑也。然塞耳維亞之大觀與奇險皆在是矣。昔屬羅馬地，猶有古隧道五百四十級，下蓄水，吾下之，陰林襲人，然羅馬人之能作大工，預防圍城，則吾中國不能及也。

遊塞耳維亞京悲羅吉辣

多鏡河曲三迴折，左為甸境，右奧域，中有崇岡臨河曲，屹然危巖，旌旗揭塞，維自立，啟作都千里平原，此岷嶺極邊保障，作京室，一有邊烽，恐危，奧將哀堅昔破此，今幸弭兵，或免滅道路崎嶇，既不治，室屋卑污，且破裂，議院陋小，如茶室，有若荒村，何可歇太子，徒遊招手戲，有似兒嬉，何以立撫有廣土千里，疆民愚治，下無工商，但見沿途佩劍而戎裝，以兵為國，可黠傷百萬之眾，難供張小民，頗復思前王，今主將軍武龍驥遠處瑞士謀弒將，假託民怨，騰報章，還不討賊，見肺腸，英人責言，豈畏強操，莽之奸，天下是非在抑揚，乃知春秋所傳，穆額弒王墳，何蒼涼，嗟爾國小政亂，何紀綱。武庫僅小室如房，然亦藏其國古物，以鼓後士，亦可矜矣。塞耳維亞初自立時，僅號科士，今為王矣。科士位在公下，今布加利亞之主亦僅科士，中國譯以君為最宜，德傳士麥保羅封科士，中國譯以親王，則大



謬矣其始封君美噉勒羽冠印鑰旂多存飾以百數有自立時所自製尺許者甚粗乃嘉慶九年拒突厥者有今王祖科士嬌必多挖像短而黃蓋土酋自立耳有一木刻鷹及座稍精只此一佳品耳全京人民十餘萬道泥瀟室屋卑污亦復寥寥惟王宮一街稍可觀王宮三層黃色頗麗然臨街僅如一富家屋耳往聞塞耳維亞內亂弑君后驚其易今觀之亂民一擁入室即可行弑如吾國鄉曲行劫富家亦何難事如以中國禁城之森嚴廣大比之則豈能頃刻成弑乎故以中國人俗推外國皆不類也宮旁林木為御園亦如富家小園其太子白兵衣方偕一將官步自宮出觀吾馬車服岸異以手相招其遊戲如此然已而使俄則為部世子來朝矣小國情狀可笑如此宮左為外部署甚小藍色稍潔旁為銀行保險公司最巨麗矣銀行前有始封君美噉勒像惟農部署與兵部署稍宏大以在人居外而塞耳維亞以兵為國故兵部權重而亦壯觀也劍佩兵衣者滿道相屬不獨兵部署前蓋塞爾維亞京無工無商只有兵也然塞耳維亞民不過百萬而養兵三四十萬以兵為國民勞甚矣然民之苦至矣吾問議院遊之則指兵部署旁如一小茶館者是矣其旂高颺亦如茶市也塞耳維亞行一院制無上院高方約二丈如陋鄉之鄉約誠萬國所未見有僧議員守此出迎能法語蓋全塞爾維亞士人皆讀法文也正中懸今王彼得像中設王座農部及大僧凡三座左右五座以備大臣大臣凡八部議員百有六十人几桌樓陋甚地無毡蓋開院僅四年債屋為之今繪圖營構擬工程千萬體或宏麗未知何日能成耳吾出入兵皆舉鎗致敬蓋小國寡見遠人來遊故也政黨甚多大者凡三蓋新立使然博物院乎亦僅一泥築長方小室極卑陋者然但求備物足以考証增人民知識足矣吾國新變法各州縣開議院博物院者乃正可為法也

所陳物皆塞耳維亞人種者率草瓦木具極粗如野蠻製毡亦粗惡惟金銀杯盤稍佳蓋教物也織繡金線頗可觀故女衣頗麗新婦帶孔翠翎銀錢纏頸以多為貴富者或重至五十磅腰懸五寸許大錢惟足線履或皮尖鞋則甚粗矣高警亦纏錢蓋二百年前之俗也其人民紅布裹首束腰披毡如今墨西哥人其門的內哥人藍長衣開襟如中國袍式或白布包面頸小兒藏藍如笠蘭人能以麵製諸器以貯茶酒又以麵作字寫醫方此最異物矣有突厥刑具置首木顛其慘大概論之與緬甸瓜哇博物院相近惟一古廟式曰拉沙其壯麗西一千四百零四年遺型是時塞耳維亞人種自立國而未隸于突厥也則製作頗佳矣毀廟于突厥塞耳維亞出斯拉夫種而黃黑類西人但眉多連而目圓耳

遊其大學開四十八年矣當開市前三層在塞耳維亞為麗壯矣學生六百教習七十凡教三科律學哲學工學亦知所擇哉塞耳維亞小國百餘萬人而亦備一大學此特如吾國一縣耳奈何以吾四萬萬人之大國而亦限於一大學乎豈非愚甚

遊弒王亞力山大夫婦園寢廟極小右列諸神像蓋希臘教式也葬處有白石碑焉有遺像導者言王甚仁惠民咸戴之今王彼得為大將軍覬大位而弒之也彼得托居瑞士密令其黨人弒君歸不討賊足為其証英人知而不認之然彼得善待官與兵故位定民無如之何英人久乃不得已而認之塞耳維亞之立王三世矣始王美勒被廢次即此弒王蓋同族立王黨親各異勢必相爭故羅馬尼亞布加利亞皆迎王于外羅馬尼亞迎德阿論卜公之子為王布加利亞迎德可通可大侯之子為王非徒異國且異種族焉而希臘迎立丹墨王子為王亦異國異族至近之那威迎立丹墨王孫是其國人豈不能王而必遠迎于外者豈非以同族之相爭更劇哉夫立君以安民也立君而爭殺以亂害其民則不如迎于外者無權

無。僅。收。其。靖。亂。之。益。而。已。足。也。此。等。異。議。皆。久。經。閱。歷。乃。得。之。中。國。學。者。今。尚。未。見。也。塞。耳。維。亞。民。權。其。盛。然。王。為。其。本。族。人。又。擁。兵。故。塞。耳。維。亞。王。權。在。阿。連。新。立。諸。國。中。為。最。大。吾。國。人。亦。可。鑒。矣。其。王。廟。為。希。臘。教。式。本。遠。不。能。比。羅。馬。教。式。况。又。小。國。乎。僅。如。吾。國。鄉。曲。祠。堂。耳。入。門。有。其。先。君。美。勒。像。士。的。凡。像。殿。中。旁。王。坐。金。飾。王。與。后。及。大。僧。正。坐。者。殿。前。黑。墊。為。王。跪。處。正。殿。列。屏。神。像。甚。多。雙。燈。下。垂。及。地。然。東。教。廟。多。類。此。

公。園。据。岡。頗。大。花。畦。林。徑。青。青。噴。泉。旁。鐵。床。遊。人。集。焉。地。盛。暑。故。人。多。遊。者。

道。皆。粗。石。尤。泥。濶。市。以。蓬。作。廊。如。中。國。人。民。守。故。俗。衣。尚。多。舊。式。未。盡。行。歐。服。鞋。軟。織。其。稅。八。千。五。百。萬。顛。拿。即。佛。郎。也。當。吾。國。三。千。萬。兩。萬。餘。萬。人。之。國。而。徵。稅。若。此。民。甚。苦。矣。極。貧。者。人。稅。四。佛。郎。六。先。甜。云。

然。此。小。國。極。貧。而。築。宮。費。一。兆。四。十。萬。大。學。費。一。兆。九。十。萬。則。吾。國。未。之。及。矣。今。新。上。築。議。院。擬。費。七。兆。云。塞。耳。維。亞。以。兵。立。國。常。兵。四。萬。五。千。戰。時。兵。三。十。五。萬。後。居。其。國。民。五。之。一。夫。民。以。幼。稚。婦。女。占。五。分。之。三。然。則。自。老。弱。外。壯。有。幾。盡。人。為。兵。矣。故。帶。劍。塞。途。而。全。國。工。廠。商。店。無。一。餘。惟。有。農。業。其。教。兵。非。精。鍊。間。多。法。人。軍。械。亦。購。自。法。其。兵。伍。欹。斜。倚。嬉。不。足。觀。也。然。以。蓋。爾。國。自。立。舍。兵。何。恃。故。近。者。與。奧。開。戰。幾。欲。稱。兵。宣。有。萬。里。之。大。國。如。中。華。者。而。畏。人。不。敢。言。戰。豈。非。異。事。哉。

自。塞。耳。維。亞。京。至。布。加。利。亞。蘇。非。三。百。八。十。啓。羅。連。當。車。行。十。二。時。車。費。五。十。顛。拿。

塞。耳。維。亞。自。立。後。逐。突。厥。人。盡。矣。道。中。亦。未。見。一。紅。冠。布。加。利。亞。立。國。日。淺。則。未。能。也。嗚。呼。勝。敗。無。常。勝。者。少。不。自。立。即。為。人。逐。掃。塵。絕。跡。乃。如。此。也。故。孔。子。曰。天。哉。天。命。無。常。君。子。不。可。不。戒。懼。小。人。不。可。不。勤。勉。

塞耳維亞種族初分裂為無數之獨立小部落其政治之結合不知歷幾許艱難矣十四紀中統治於士  
捉反達慎時曾極隆盛為歐東之霸自君士但丁那堡外全併歐之東南部然不能持久旋滅於突厥雖  
因突厥兵力盛強勢莫能禦然塞人固有之性薄弱好分離亦有以自致之也  
塞耳維亞語純為斯拉夫語亦暑假用突厥語其他國語之感化絕稀而塞語包含門的內哥語波士尼  
亞語及古魯遜語在道達河及西部多鏡河南之地方塞語蓋為歐語中之一重要者矣塞耳維亞語與  
布加利亞語雖不同然兩國各用其國語亦能互通其意塞耳維亞斯拉夫種也而布加利亞已全同  
化於斯拉夫故容貌習俗體格與塞耳維亞人無異旅行者欲區別之頗難矣  
塞耳維亞突厥所征服時國中卓越勇毅之士多退隱於波士尼亞及門的內哥山谷之間而歸宗回教  
故現時塞耳維亞王國之平原及其北部民多為塞耳維亞民中怯懦者之子孫且貌圓扁頗類蒙古種  
或有相雜歟僅觀塞耳維亞北部民風不足以知塞人之特性也  
塞耳維亞之國民甚愚寡經國大政治之思而多向地方分部之念故民心既難一致國亦最難統一蓋  
與突厥異種久僻邊方無立國之觀念感於其心而舊本數部落遂為國性焉  
塞耳維亞民社會甚平等無高卑等級無貴族以真農民之國也以視布加利亞尚分貴族不平似尤平  
等然僅野焉愚亦因之故布人多文易舉商工而興學致治塞之難舉工商興學由此也  
塞人既業農為主富顯均人羣極平等北部農業尤盛無尺寸曠土多五穀蔬菓園圃多植梅塞人製梅  
酒佳絕遠過我國之青梅酒焉客中飲此至樂亦有故國之感也惟塞人耕法簡陋民性復惰田園之  
間常見蓬蒿繁茂道路亦穢積不除蓋塞人腦中無清潔完好之觀念又性愚無遠識止顧個人目前之

益遠大規模之業皆莫能舉總之未晚舊俗無如何也

塞耳維亞國大原土平沃勤農多富郊無荒野民性簡易而質朴不尚歐風地僻無聞見故富豪亦不奢侈大會乘四輪馬車者其至盛飾也其民惟好飲酒鄉曲寡經驗多談空想之政論而不可實行者自塞京而東駟車沃野千里薺麥青青百穀麻麥繁茂極目瓜菜極夥西瓜尤美地無崇山而皆太原故為農國也惟自農外一無知識民性惰逸嗜欲狹小深思遠謀故國多產物而不能為貿易商賈皆為甸人所握不能開礦不能精製造即如養猪最多而不能製火腿以輸出外國其塞民之用品以最普通粗惡為通行故外國貨物亦不甚消流

塞耳維亞男女結婚少有正禮蓋其國民舊習男尊而女卑故男逸而女勞凡艱苦困難之事皆以屬諸婦女者故父母亦貪女之能力不肯出嫁於是遲婚之俗盛焉於是男女逃走因以私婚者多焉此與吾苗俗同蓋猶未免于於初民之遺歟

塞耳維亞西部有同居村落之制男已婚者則與一小屋小屋廣聚遂成一鄉特不過數十人耳其鄉長以村中耆老年至高者為之其權甚大頗有專制權其村人婚姻與遷居為彼所掌鄉長死則副鄉長代司之然必合議于前鄉長之未亡人乃可行事最可異者每鄉產業歸於村中量丁口多少而均分之有中國古井田及唐世口分世業田之意蓋地方千里而人民百餘萬人少地多使然塞人之易於家給人足在此也然創此法者必為才哲之仁人甚傾慕之惜未得其名也

南部絕少大都會居民交易有定時定地若吾國之墟市焉交易畢相饗宴佐以國歌雜以跳舞咏以通俗之史詩和以一絃之琴聲雖非甚悅耳然尚近正伶人亦多用替者此吾東方國之俗皆然矣

塞人亦如巴根各邦之俗。好作俗歌俗歌。雖簡。窮而明快。意味感人。甚。近代文學。雖不甚發達。然其文學結構。不拘形式。而厚于感情。亦其特質也。

### 布加利亞游記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自塞爾維亞京午二時乘汽車行。二十三日曉六時至布加利亞京。名蘇非者。三十年前本為突厥屬郡。以種人不同。教宗殊異。布人皆希臘教。光緒二年。突人殺布人之從希臘教者。俄主亞力山大久抱規突之心。以助同教舉兵為名。助布人之自立。大戰經年。突陸軍本強。初戰勝俄。既而黑海之軍敗。俄人大兵逾巴根山而南。遂壓突京。為城下盟。廢突君主。突幾覆入於俄宇矣。德相俾斯麥坐視不理。蓋本與俄外部。拳爾有密盟。聽俄之強而制英也。於是英人大譁。格蘭斯頓以舊德為相。不主戰。遂罷而皮斯松爾代相。聯法奧意之師。德人亦從眾。五國陳兵。艦於君士但丁那部。勒俄人退師。而俄割黑海之高加索部。與人取接境之赤次戈州。英人取毛魯端島。而門的內哥與布加利亞同時許其自立。突人俯首聽命。是時光緒四年為西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也。此為布人立國之始。其君爵僅科士。乃在公之下。華文可譯曰君如吾國之中山君云爾。迎立德聯邦可通可大之科士之子為之。德主外兄弟也。吾廿年前。編突厥前記。即述布人自立事。不圖今親履其地。如讀舊戰記也。

布人與塞人同種。舊同為塞耳維亞國。自西十五世紀始為突厥滅。而隸為州郡。然突人之治屬部。只駐大酋。而收其稅。其餘教宗政化。一聽其舊俗。頗有賴吾之待。西藏在當時。政令寬大。新民易於服從。至有一村之中。人種異族。衣服異式。宮室異制。禮俗異宜。而雜居焉。在外人視之。極其駭異。而其名久居成俗。亦各安之。如今南洋也。然教俗既殊。民常懷其舊國。而無歸化同心之念。及乘時變。勃然即興。塞耳維亞既

以殊種族。先自立國羅馬尼亞。繼之布人。遂因教爭。繼起通有強俄之助。故戰禍而興。然其伏機之久。則是在教俗之殊也。故合大國者。務在同化而一之。否則未有以待。機而製者也。昔羅馬蒙古之大徒情。兵力以鎮廣土。及事變一起。勢力不及分裂。即至布人舊隸於突。政治其惡。今立國僅三十年。師法歐西。百廢具舉。雖地小民貧。工商未興。措施不易。欲速尤難。然布人勇銳之志。期許之深。大有一往無前之概。蓋新脫羈絆者。自必相相自由。活潑進取。故雖肢體未具。而頭角嶄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矣。

自停車場下新聞大道。夾以林木。分車行馬行人行之道。雖沙石葦礫未平妥。而氣象甚大。是曉竟無新式馬車。只有舊式車。為土人及載貨者。吾步行二里許。乃得馬車。一夕不寐。又復步行多路。來此新國。亦甚苦矣。然蘇非枕大岡。面廣原。極目無盡。他日生聚。可為大都。會與塞耳維亞京之崎嶇山谷遠矣。今都僅類吾小邑。而全都無一非新道路。無一已成之路。而無一不修作廣潔之式。嵌石堆沙。徧滿諸衢。屋亦無一非新式。新作頗有石築極新者。俄廟尤巨麗。比之塞耳維亞之污舊不治。去若天壤。宜布人之自矜也。霖登登。削憑憑。觸目皆是。真不愧為新邑也。吾見亦罕矣。布之必興。不能測所至矣。其君主宮前以木填道。已成而整潔如巴黎矣。

吾所寓客舍。乃全都至大者。亦甚新。日無一客。以所寓皆議員。六月酷暑而開議院。亦大奇。店司理人既為司理。亦捧茶水及陪遊。其無一事如此。亦全歐所僅見也。

都中惟一古破廟。乃千六百年者。僅餘左碑牆。今闕小室供神。小樓上堆積古像古物無數。此破廟希臘教式也。一二新廟皆希臘式。無足觀。博物院亦就古廟為之。其體式方。羅馬物甚多。有西二紀之五尺大。去五古澤。然有三紀之羅馬車。四紀之摩色畫。皆珍品。其門內外堆羅馬古石甚多。樓上皆突厥畫也。



哭畫傳於印度。方板無足觀。然此院規模之壯。古物之多。過於塞耳。維亞之野蠻遠矣。足見希人之能自致文明之治也。

公園在都中。花木秀蔚。鑿池射噴管。陳石像。中設酒館樂亭。都人士坐遊滿焉。雖不大。亦可謂具體而微也。

君官頤壯。前有園林。衛兵持槍守門。君主絕無權。但畫諾而已。亦並無命相之權。如英馬皆歸於議院。其自突之州郡新立國故。並無世爵貴族。然歲費俸百萬。而供此木偶之君主者。蓋以止民爭而靖亂源也。故歐東之君主。有同於神。但領香火以坐鎮。其義其奇。然鑒於中南美頻歲兵爭。民罹其禍。則阿連國之君主。以無用為有用。亦不虛費此香火也。耶鬼神至無用而不可少。惟君主亦然。天下之事理。其奇頗有。難以淺人解者。自非如美以清教徒開國。則法之革命。立民主。亂八十年。墨立民主。亂彌百年。然則畫諾之木偶君主。可廢而令有必不能廢者。人道於鬼神。亦迄不能廢。英人深於閱歷。創此奇局。亦不可不深思之也。吾國甫交通人。寡閱歷。徒聞民主之公平。法美之舊事。而不知今歐人已鑒其大害而棄之也。吾乃甫拾得而大喜。以師之抑何愚耶。

議院者。全國政權所出也。亦如英之國會。萬能矣。前對大山門外。殿場立俄主亞力山大第二像。院雖小。亦可觀。議場居院中。半壁式。正中懸今君主非特難像。德之可通。可大侯之公子也。下為君座。淡黃絢金。中座懸俄主亞力山大像。中右懸皇族不吾壁像。議長中坐。在君座前。大臣設紅帷桌。坐議長座下。左方總理大臣。几式特殊焉。餘為議員坐。後為書藏食室。徧懸各議長像。今總理大臣馬連那父年僅四十五。貌秀而穎白。皮冠有羽。自律師為議員。選此政黨。凡八。其大者三。鳩合八黨而得權。而以農黨為主。全國

議員二百三十人。農黨議員一百七十人。蓋全國農為盛也。阿連諸國皆行一院制。是日開議院。吾特觀焉。司院者待外客其優。吾自稱新聞記者。因延吾與新聞記者并坐。其商務大臣延見握手。稱未有中國客至此。中國為古文明國。其善初見。問吾所見。吾稱一院之制未善。彼不甚以為然。以為速而便民。是日大臣四人在坐也。布加利亞之同教突人。尚有廿萬。然為議員者。寥寥數人。並不免冠。坐在一隅。蓋國事既變。權勢大殊。亦人事之常耶。議員必三十歲。乃許充之。大抵萬餘人選一員也。然行一院制。無上院老成練達者之討論彈壓。聚諸少年英銳好事之人。起自田間粗豪無禮而法官不能約束之。未有不為亂者。也是日以議某農事加稅。其地之議員以為獨偏苛。己力駁不允。於是同黨詬詈。而被加稅之議員怨恨已極。起而用拳。則己黨人少。為所壓。乃拔刀而所同黨大臣恐甚。急起抱之。加稅者急走出。因而全院譁潰。吾亦避出。嗟乎。是日苟非此大臣抱此議員。則殺禍起矣。議院之爭亂。譁潰無禮。無法至此。此吾所目擊者。吾遊奧維也。納觀其議院。亦大譁爭。握拳待棍。或彈琵琶以亂人聲。奧人二院猶不能免。況於一院乎。議員者國民之望。而無禮若此。徒為人輕笑而已。設官凡八部。財部外部內部兵部學部法部農工商部。鐵道電線郵政部。

夫立人之道曰陰與陽。君主以一人主治。陽之奇也。兩院以兩黨互糾。陰之偶也。故以陽數為治者。務在歸於一。統定於一。尊苟二三其權。即生亂源矣。以陰數為治者。務在對立。互制苟一其權。亦即致亂。二者至相反而相成者也。故議院以兩黨互攻而折衷於眾。尚慮一黨之過大。及在野新進少年之過慄悍也。是仍偏於一而過於陽躁也。故立上院以制之。以上院之老成鎮靜而制下院之浮躁。陰陽乃劑於平。有貴族平民者。固互相劑。即美法國皆平民亦立兩院以調和之。故能收陰治之美而得其和也。阿連諸國

新立而淺躁不信此義政必不和。有斷然者彼知速便之善而不知速便又有不美者存焉。凡物必有偶陰陽互根長短相生有善即有不善存焉。惟聖者知之故建中和以為道而不便此偏以生害。今夫憲政之為美即擇二者以為美也。若行憲政而不立二院即失憲政之本義也。夫非知道之人安足以知此也。

布加利亞制文字者二人曰敬鴉衣密拖地曰疎匿渠垂。今千一百年矣。塞耳維亞與布同其字母三十道中所見文字之異莫若此。其母音甚類印度。今塞布所以能再立國者亦以文字異而書記異故能別以種族自立其國土也。區區一二北人之族猶以文字種族自立況於中國之大乎。

布加利亞人知富國富民不能以空言也。先在理財而興工業。故自辦銀行大獎工場。今製作之大廠已有十四小者頗多。斤斤自喜。則人民所嚮往可知矣。若其農業則已大盛。以巴根岳北原田廬撫撫二千里之沃腴。故布人今仍在農國之時。

布加利亞人四百五十萬。三十年前隸突厥時。人民僅二百八十萬。今自立後掃興苛政。人民樂之。人口驟增。當西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增至三兆十三萬。今增至四兆半也。

常備兵六萬。後備兵三十五萬。兵制師德。亦請德之客將以司訓練焉。

阿連五國之民。通勉勤業。堅毅收懷。莫如布人。有不撓不屈之精神。故布加利亞自立以來。僅二十年。其農工商業。教育文學軍事。比前已大發達。若欲深知之。試由突厥西行。越其境而至布國。兩雨比較。乃知其二十年間之進步。可比二百年。其速率蓋不可思議也。布人體格面扁。平眼斜細。髮黑而粗硬。頗與蒙古人種相類。觀其好衣裘。想必匈奴遺族也。布加利亞常語近塞耳維亞。而大相類。字母亦同。而文學語

則類俄羅斯。若人能俄語。則布加利亞新聞紙之普通論說。殆能通讀。蓋其政治學及抽象科學之術語。殆全假自俄羅斯。即尋常日用單語。亦多相類。惟文法則少異。以非同出一源故也。然布人之文學。政治。能速成者。即假道於俄文為之也。所關非細故矣。

布俗女服勞作。而男多坐享。故農家皆不欲女子早嫁。以助農耕。於是男女多有不及時之怨。於是私奔成俗。少正式之婚禮者。此與塞耳維亞同風焉。

布人之娛樂。好歌謠。其精妙雖不及塞耳維亞人之史詩。然多長篇。曾聽一人士歌一詩而費一小時半者。詩歌多六句或八句為一節。而多生硬失韻。歌詩意多咏國中盜賊强悍之風。及男女戀愛纏綿之事。如吾國之水滸西廂矣。

布俗好服厚衣。男女皆御重綿羊皮及諸裘。吉日良辰。婦女皆御慶祭之盛服。衣用白麻。綉其裙袖。襪以羊毛。加半臂其上。復加厚棉之短衣焉。帶博數寸。而戴冠皆垂織金長紐。飄飄饒美姿也。其文過塞耳維亞矣。見圖。

布人有風笛之樂。婦女於舞會時。手足帶多環而舞。雜以風笛。輕重疾徐。一以風笛為節。風笛蓋為布加利亞特有之樂器。突厥人直稱風笛為布加利亞人特重者。

自一千八百七十年。天主許布加利亞自創一教會後。布國教會遂脫離希臘教長而獨立。惟布和利亞教會長徵收信徒課金。以供教中用。與希臘教會同。且強徵巨額。比希臘為甚。故希臘教僧常斥布人教會曰。布加利亞教會者。如同教之強迫也。其洗禮及婚禮。皆非有效也。以其禮葬死人。必為吸血之厲鬼也。布之女子。皆極信之。布之男子。則多不懌其國教也。多復歸宗為希臘教徒焉。

布國於巴根山自布京以東道中穿巴根大山巖峰峻深澗泉曲折萬壑秀綠千嶺盤迴吾初讀俄突戰記以為此山橫千里其大今穿過之則峰非甚高山非甚大不獨不能及歐南之比爾裏斯山且不及歐中之阿爾頻岳然在歐土仍足為歐東之一岳也汽車六時即已穿盡漸北入羅境地皆大原道中百穀繁茂菩提西瓜尤多菜果頗似中國也

晨自布加利亞京蘇非東行穿巴根山半日凡二千里岩巒疊秀重複濃深然僅比吾國匡廬山勢

低橫未為雄拔口占二絕

半日行穿巴根山千里岩巒疊迴環雲岫排青蒼  
歐洲東岳亦尊之山勢低橫雄不奇五十年來俄突戰天分南北隔旌旂

自塞耳維亞東來曠野平壤二千里林蔭鋪榮只有岡阜至布加利亞則背枕崇岡連接羣山宜為巴山根大之西枝盡處此都既在山之極西亦偏在國之極西仍是平原山蒼而不綠遠不能比歐西矣蓋自都以東為巴根岳羣峰盤處雖復風景佳絕而山谷崎嶇不便於啟都太王邑於岐山之下必在陟嶺降原相陰陽而觀流泉巴根岳自東北而西南其陽開君士但丁那部其西盡之陽則為布加利亞也自西至塞耳維亞則二千里岡阜又西至匈牙利則千餘里平漠大原並岡阜亦絕無及西入奧境石山則方漸如崩雲走龍復起阿爾頻山為歐洲中岳其正幹盤鬱止於瑞士之莽不離峰高極雲表周年皆雪維也納都其山北山泉下流瀝為波顛湖流為來因河北幹環三面盤波湖而出薩遜遂開波朋薩遜二國而北走柏林為北支盡處自瑞士南正幹入羅馬山勢雄厚而濃麗冠大地羅馬所以霸也西支盡處巴黎都馬羣山皆止曠野二千里垂于大西洋故最肥沃而法藉以富強也山脈伏至法南又起比爾裏

士大山其陽開西班牙之霸盡矣凡巴根山阿爾嶺山比爾曼士山為歐士三大岳盤亘數千里其山皆穿歐土之中而不環歐土之邊而北有斯干達半島南有非洲北環環之遠南匯成地中海北成波羅的海及北海港灣島嶼杳杳相接故歐土自古以來列國皆僕隸於三岳之下分為百數莫能統一其擁有山盡之大原臨海者則為大國若德奧法意是也蓋皆由地形為之非人力也與吾國自崑崙天山南走祈連賀蘭太行西山而出遼東高麗自龍邊南出五嶺山皆環三邊行中無大山故吾國一統惟江河二流故間分南北然不久即合亦地形為之非人力也遍証大地皆然

也  
自布加利亞穿巴根山半日北出羅馬尼亞亞境乃知歐土諸岳皆穿土中與我國相反故諸國競立

歐土三岳吾皆巡比爾曼士大莫倫阿爾嶺山居中尊雙嶺雄秀摩天根巴根卑小難並論皆穿土中南北分滂沱四瀆至海唇海角杳杳遂紛紛地中黑海多島雲波羅的北海洲嶼尤續紐國土無數相僕綠崎嶇各據山海濱彈丸棋布二千春莫能一統兼并吞小國寡民君主不尊或建市府角立斷斷政體詭奇乃地萌文國會斯產民權用伸皆由地形所孕育非關人力能陶甄吾華三邊環崇山西起龍蜀出崑崙北自天山走賀蘭祁連太行長城垠南連五嶺隔百蠻中開天府萬里原馮東一面溟海瀾只有江河整中間是以亘古一統全帝者出震自乘乾東西相反各有因我得治安數千年彼以爭亂鐵血纏互較得失我尤賢彼今物質日新研達關海力啟坤乾憲法庚庚起民權假不非薄互資焉水流沙轉是天然我言地形為政魂

自布京南行汽車十七小時可抵君士但丁那部自北路汽車曉七時行夕十時至羅馬尼亞亞京布加利

士約十四小時許也。吾因欲遊羅馬尼亞。兼一覽黑海。故繞道北行。若在塞耳維亞。京直往羅馬尼亞。京亦不過二十時許。即在匈京直東往羅馬尼亞。京亦僅一日耳。

自布加利亞人羅馬尼亞境。渡多饒河。感俄哭舊戰。

汪汪多饒河。南北界兩國。我昔經與匈。江浪頻漠漠。其長彌萬里。到此烟波濶。平沙亘兩岸。綠林點白閣。水深瀾不紫。沙鷗時狎。獲風翻三色。旂黃羅人紅。嗚嗚舟鳴角。汽車積煩熱。清波自涼。作憶昔布人立。俄寔關其鑰。欲出黑海峽。假義行霸略。輕兵出多饒。旌旂照依約。哭人既不敵。五國乃扶弱。紛紛割地去。巴根北遂削我昔。編其書記哭之。前弱寫黃進。丹陸鑒戒奮發。躍十年。久通亡。不意踐略。行橫壘。且賦詩英雄跡如昨。

布加利亞未立國前。人不甚知其名。有乾歷者。徧行歐東。其游日記甚有名。西千八百三十四年。自壁路古歷至君士丹丁。部路經布加利亞。然其日記中。尚不見布加利亞名字。並不及其國事。至千七百六十二年。前亞梳士山之通僧名啤治者。曾著布加利亞國史。後俄人名滑匿連者。旅行巴根。羊島。著新舊布加利亞一書。布加利亞國史。自此二本之外。無之。故言布事者。莫不宗焉。

考布之自立及今。乃心興盛之由。蓋始於教西千八百三十五年。有益里羅。霸者用布。加利亞語教授布人。於牙布羅之地。專以發揮國民精神為義。令布人講自由開放之權。於是布人政治之結合。乃盛興云。布加利亞之獨立。起於教事。其志欲立布之教會。故先力攻化拿里惡之回僧。即攻哭厥之豫備也。不過欲令哭厥使化拿里惡僧承認布國立教會而已。布加利亞專用興希。臘教之名。欲統一國而獨立。西千八百七十五年。布加利亞以累受哭厥之虐。殺遂為教爭而起兵。蓋布人累世深恨哭人之虐。舉國有復。



仇雪恥之心。俄人欲藉助布立義定。以破突。故助布兵而立國。俄兵大勝。逾巴根岳而南下。君士但丁那部若非英人率德意法荷俄退兵。則突幾不國。而布之附庸自立。亦不過助日本助高麗而已。幸俄不能滅突。布遂立國。而議院內外供奉俄皇之象。布人戴俄德如天。亦幸乘機會哉。

門的內哥國於巴根西南山中。在布加利亞西南。以其國小而險遠。故獨未至。然其國俗已見其大概矣。其文字言語衣服人種教宗。皆與塞維布加利亞同。惟所見其人。獨較高。大肥白。似瑞典德人。而尚過之。猶吾國之有山東大漢。印度之有賓雜人。皆特頌偉強膂力。突京多延以守門。以山居人而高大肥白。亦可異也。其人性多忠義。尚勇敢。故各國甚倚重之。多延為兵。其婦女多力。能舉曰。且能任戰。上下山石如飛。故能以三十萬人。最爾之國。而能與突久戰。與布加利亞同時自立。蓋有所自。非徒恃山險也。此亦歐東之瑞士矣。今自立後。舉國為兵。漸教工商興。學校開。其山水幽勝。岩瀑奇妙。冬夏皆雪。避暑甚佳。亦不亞瑞士。但地僻。歐東鐵道未闢。未及大開耳。見其婦女亦多秀白。迥非歐東五國之黃黑。蓋地勢高寒。故也。百年後。交通既便。或為一新土矣。何所無桃源乎。

### 希臘遊記

希臘為歐洲文明之祖。嚮慕之久。欲遊數矣。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七日二時。自突厥君士但丁那部乘汽船往雅典。船甚小。凡船行三十六時。八日泊士克拿島。仍突域也。小泊兩時。至九日十時半。至希臘泊不寒市海灣。

始吾覽地圖。觀馬摩拿海與地中海間島嶼萬億。所謂多島海者。以為秀靈勝妙。不可思議。恨不其發明。又向慕希臘自古之文明。皆由海島所發。心嚮往之。及此乘舟。終日看山。望此十洲島嶼。應接不暇。惟山

皆枯槁。絕少林木。色皆灰淡。或若剝皮。觀之索然。絕無滋味。雖復峰巒起伏。有若希臘內地。尤為秀特。然自黑海來此萬里。島陸皆枯。以視歐北之濃秀綠縹。有如塵土乞丐之視紫霞天人。何其反也。且地近熱帶。草木易生。應更綠縹。翻其反而。豈不異哉。吾思昔者希臘及東羅馬盛時。山必秀綠。異於今日。乃知氣運為之。非人力所能為也。以突厥水島園圍觀之。不得謂林政之不修致此矣。人天有劫。是時為帝。乃數歐土之盛。惟氣運所致。吾未入雅典而已索然矣。

不寒人家數千。白粉牆多平頂。道未潔整。蓋希臘久隸突厥。故宮室亦多與突人同。然自南意大利以南。鸞式之宮室道路。蓋遠自羅馬至今。已多如此。不獨初開化之希臘也。自此汽車行五刻至雅典矣。

大地文明。大國惟吾中華。印度巴比倫亞述波斯埃及與希臘矣。夫希臘之文明。以雅典為盛。國會議院立憲民權之制。雅典實為大地之先河。圖繪音樂詩歌之美。哲學之盛。公園浴場戲館之游樂。凡今歐洲號稱文明之事。施及萬國者。無一不導源於雅典。而石室之壯麗。刻像之精能。尤絕倫特出。為歐人先師。吾遊歐土各國博物院。摩挲俛仰其遺物。久矣。今其餘波風靡大地。雖謂挾歐土各強國之力以行之。而其良法美意。精工絕藝。是有造微詣極當乎公理而深協乎人心者。故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雅典遂當大地交通之會。為萬國師。即吾中國最為數千年獨立文明國。而今者立憲民權。國會議院之制。石室公園浴場戲館刻像音樂之事。不能不用歐制。即亦不能不溯遠祖於雅典。則印度雖有絕大文明。然其波湯乎大地之力。故當遜之。故雅典區區片土。實為大地文明誕育之場。誠可珍異矣。惟吾嚮往久之故。裹十日糧而來。以訪方探勝。窮極其蹟。而自下汽車至登馬車。徧遊兩小時。吞雅典者八九。則意興與遊觀蕭然而盡。即決歸矣。天下凡有盛名之事。蓋莫不類此也。舉目見之。山陵壯。不若石鑿鑿。雖地近熱帶。而

臨半島海波浩香。而原澤陵陸山麓城野。皆無寸草尺木。且無苔蘚藤蘿。即之索索如刺皮然。絕無寸綠。即人家園林。如王宮前及宮前第宅。極力灌溉。枝葉扶疏。飛塵溢天。灰沙蔽之。亦無復色。若夫姹紫嫣紅之美觀。碧黛嵐翠之鮮麗。更何可得。偏全布臘。惟北極可享。鳥稍有綠意。其餘枯土。則全國從同。若其烈日炎熇。蒸人如甑。沙塵盤捲。撲面而飛。時之七月。而日午自十時至三時。人皆閉戶。晝寢。道斷行人。商旅不行。京城閑寂。日惟曉起至九時。夕四時後乃開市作工。從事往來。吾初來不知此。呼車出遊。久待乃至。既遊則全雅典京。幾如無人。但觀其屋皆平頂。則其終歲無雨。澤可推矣。計雅典盛時。必不若此。蓋失氣運久矣。登厄炭坡利士岡。俛瞰雅典。感喟累欷。

歐士侈文明。胎孕自希臘。詩樂與刻像。精妙開今葉。宮室及道路。環壯經歷劫。民權尤先導。萬國被大業。大地誰大力。雅典寔為極。平生想像之神往。撫圖籍。冒暑跨海來。故京今遂即。山岳雖秀挺。禿禿殊可惜。絕無寸草木。但見飛沙磧。大風時捲來。對面眯塵壁。日午闕市閉。道絕行人跡。吾驅車過之。蕭索驚通適。宮旁列大第。園林無綠色。徒觀屋平頂。足見無雨液。走徧二千里。山野枯不澤。厄炭坡利岡。城中聳兀嶮。觀廟抗山椒。場館環麓揭。陟岡肆一眺。雅典攬目睫。海水蕩西南。波斯順所截。百萬師何雄。竟為小邦折。乃知憲政國。民氣最騰達。魏峨厄天拿。三功表觀闕。俛視城闌雄。縱覽山川烈。初祖存佳廟。噫。叻地是作。刻像員作柱。鬱鬱垂式廓。堂皇扒地嫩。傑構遺嶺嶠。文石百餘柱。壯麗摩天切。高高當烈風。二千年不滅。其議院倚岡階。陞尚可攝。尚想梭倫輩。雄論蔽咄咄。大地此先河。吾欲辦香謁。眾拉覓遺碑。熊首方大揭。文字皆完好。摩娑嘆此碣。前岡何平平。石壁峭如削。拓中作大獄。三門絃以鐙。昔因索格底。于此斷賢骨。吾來窺獄門。森聳尚氣索。從來大聖哲。多蒙誅縛。縛濁世。類地獄。專為救苦。入其他門表。觀十餘尚星列。

戲場百餘層。四萬人可歇。至今法與美偉大難追。輯皆二千餘年。岷峨未毀。絕兵燹。豈不多風霜。久戰裂。選材既精。石保全。仗後哲。洵美歎。文物顧我。斯嘆咽。周物石鼓。外何者可指。說尚美。乃公理。民情之所悅。自為萬國法。範圍不可越。里儉人不堪。中華愧。朴略今幾降。歐文良。自雅興。卓氣運。有遷變。山川今枯竭。安知北沙漠。昔非華。撫結盛衰。有消息。賢嚴轉。反劫蒼茫。國土變。望古感。遙集。

孟德斯鳩稱希臘先創于海寇。有安那思者。號海王。然特遠一小島耳。及雅典日張。其海權雖交通止於全希及黑海。然其礦產甚豐。虜奴甚眾。海旅如林。故勢力行於海日大。吾考腓尼基亞。唯尼士亦然。皆以海商而啟文明。蓋翕合埃及巴比倫諸文物而成之也。惟海便交通。易為增長。制人而不制於人。英之所以坐大。且然若夫諾曼亦起自海寇。而漸據法地。至威廉第一入主英。而有今日之文明矣。惟亞洲大陸國海寇無所容。而地中海萬島杈枒。又無大國故能以海寇崛起其間。以其起自海寇。故分贖必均。故雅典公民分公帑。而公議事。民權憲法之興。亦即根於是。所謂集俗化神奇。今以為普天之洪範。而其初至不足道也。凡一切政化皆地勢使然。故余常曰。水流沙轉。非人為也。

希臘島地域其奇。大半幾周以海。號稱半島。而突出二千里。廣數百里。故幾同海國矣。且四凸杈枒。又有無數島嶼輔之。其中剖地為二。有內海以交通。故吞吐山海。牙角崎嶇。不可思議。吾自雅典乘汽車至可連士。易汽船穿內海二千里。至北極之可孚島。群山連亘。突兀起伏。變化波峭。雄秀奇妙。亭亭媚媚。宇內少有其比。惟意大利那威及吾江浙與日本間稍近之。其在北者稍粗豪。群山奔走。龍飛鳳舞。至極南之端。以漸淘汰。其粗則秀。美而峭。特獨臻其勝。東坡詩所謂端莊雅麗。剛健含婀娜矣。况又與海波相映。帶遶遶二千里。如美人照鏡。羅襪凌波。而雅典都邑。三回半環山。惟西南一角臨海。尚有小岡障焉。以山

為郭中開數十里平原。而郭中岡阜聳起。皆山石嵯峨。絕無平迤。冠羽者。北有崇山中穿至地中。突起石岡。高十餘丈。曰厄坡。坡利士岡。為京城之鎮。氣象駁賦。古寺廟。議院。勝迹。多在其顛麓。王宮在其前。舊乘馬車登岡。顛而望全城。側睨海波。倏瞰邑野。群山嵯峨。而合抱海水。噴激而飛揚。西南一岡。為囚索格底之獄。岡外海角。名沙林士。即昔戰拒波斯。大壞波人軍艦數百艘。大流士王遂遁。夫以百萬之師。船臨巖嶺。小國之京邑。而雅典能以數萬之眾。破之用。以保其文明。道揚光大。而傳於歐土。雅人雖文乎。其武功之盛。惟項羽以三萬人。破章邯百萬之師。可比之。嗟呼。豈非山川奇秀。吞吐海波。有以致之耶。迄今登岡顧盼。古堂遺廟。敗堵危牆。壯麗遺模。林立可指。鬱鬱多在。歷世多禩。垂二千餘年。金石不刊。巍峨猶昔。尚想其制作之偉。盛政俗之風流。令人慕仰徘徊。摩娑感慨。於不盡。蓋雅典人以美為大。義夫美者。情所愛樂。號稱國首。方足含識之倫。孰有好惡而憎美者。墨子至仁矣。然尚儉太過。莊子以為其道太毅。失天下之心。天下不堪。故去王遠。孔子以人為道。故以文為尚。是以其道能行。蓋文者美也。美之為義。於文之中。又充寔華妙。中於人心焉。蓋文之至矣。安得不為天下後世師乎。蓋雅典之山川至美。又有海波浩蕩之故。其人之文物義理。以美為尚。夫人類之生。多本於山川之觀感。如生於沙漠。及衛藏地。雖有聰明睿智之靈。豈能為文美之制作乎。中華印度。皆大陸。巴比倫埃及。皆江流。其人文美之好尚。必不海波。福森之島國。為尤華妙矣。况希臘後。起兼有埃及巴比倫亞述。唯尼士之文明。易於踵事增華乎。故雅典之文明。皆雅典之地。為之非人力所能強致也。今雖枯山瘠陸。廣地不毛。而完日氣運轉。旋必有復榮之候。雅典重生。未必無日。但必非今日。而在千數百年後耳。

厄坡坡利士岡。金石頂平麓。峭古蹟大者。萃聚於是。四千年前。巴拉士觀始作廟岡。顛古名詰。低比亞車。

至山上稍平。即為廟門。歷崇階七百級。乃至顛。左右廊門如二柱。迫住迦拉釐所作。在西歷前四百四十年。當吾春秋末也。左為厄天拿觀。石壁頗完好。前廊四柱。蓋紀三戰功之觀也。一勝波斯。一勝瑪拉查。一勝斯巴達。於此眺望。城闔廣密。山海雄奇。最勝矣。

入正門之左為噫叻地廟。古視雅典之首王者。左有五柱。橫楣尚完。前後半垣頽。惟前亭四柱。刻人像為之甚精。今歐洲宮室偉麗者。刻柱為像。即仿此也。比行數十步。至高平頂處。為扒地嫩廟。堂皇宏壯。方廣十餘丈。每行十八柱。柱皆偉大。瑩滑。蓋雅典之最壞構矣。各廟皆用文石。極精。皆取材於編梯利觀大山。蓋冕呢華第八所作也。此為雅典最高處。周望都邑。山海尤勝。如京師之煤山。錢塘之吳山。吾粵之粵秀山。桂林之獨秀山。福建之烏石山矣。此廟數千年猶完好。其稍壞者。則近數百年。鄧那華人來攻。炮彈所敗者也。吾徘徊覽眺。感不能言矣。議院亦在此。周麗。今全壞矣。以固為基。僅存石址十數級。其峻上平台。正面左五級。右三級。又左五為議屋。此院雖壞。而基址完好。蓋大地民權國會之先師。最為可珍。亦以此為基者也。登此乎。如見梭倫諸賢。抵掌高議之丰采焉。希臘以富級為議員之例。雖似不平。然亦權利義務之至論也。且貧民為農工者。未必通政治。若平等行之。恐成暴民之政。今南美共和國多亂。惟智利以富級為政。獨能治。蓋師希臘也。然共和民權。只易行於小國。故盧梭謂共和政宜行於二萬人之國。故希臘之能創民權政治者。宜只希臘能之。若吾中國之大。雖有聖者。善政必不能創此義。蓋希臘最備。已分十二國。國小而民寡。又多富民秀民。地僻于海。島易守。國小易則於交通。民寡則易聚集。富民秀民多。則其勢平等。而難以一人行專制。即如今者。瑞士以二十二鄉合國。只立議長。不設民主。而能治安也。又如意之唯尼士。佛羅鍊士。鄧那華。德之漢堡。伯雷。問呂壁。皆自然創立民主國。亦以地小民寡故耳。若吾

中國自黃帝時即已征服萬國而統一之泱泱大陸。比于全國。假令立民主乎。則道路不通。紀綱不立。中國反不能強。不能安。而為人所弱。或分亂成多國。久矣。數百里小島。與數萬里大陸。形勢至反。故政法亦至反。惟其相反。是以各得其宜。若今日之宜行國會。定因物質發明。鐵路電線之縮地為之。此又與舊地相反。而政治亦宜反矣。或者徒以近事責古人。則未知事勢也。然民權國會公理也。義之至也。勢所必行也。但待其時耳。今乃其時。于是希臘之政法。遂為法於天下。

環厄皮利士岡之上。分為羅馬戲場。在西歷前四百五十年。曰噫羅多士厄的哥士。高五層。自岡足至顛。今其下三四層多有存者。列如城門。尚百數十戶。皆圓拱式。石壁巍峨。刻畫精工。其規模之大。令人驚嘆。其旁為綏士廟。十二柱甚完。而壯柱上橫楣亦完好。廟旁為希臘大戲場。乃西歷前五百三十年。亦依山為之。其基石斷碣敗柱無數。有石几甚完好。石多刻像。多完好而精美者。其巴孤士酒神石十二像。坐立跪各精妙。摩娑不盡。

議院岡外之石岡。橫亘如平台。削石成壁。古為獄室。其樑之孔猶在。即囚索格底死是間。獄開三戶。中戶大。左右長方戶。有鐵柱。左方戶十三柱。二橫。中戶十五柱。四橫。右方作鐵柵。可開。其中以現成石室為獄室。陰陰襲人。想見索先生之慘也。抑索先生為學。不厭誨人。不倦明其明德。至今數千年。尚放大光明人誰不死。如索先生亦何嘗死乎。索像奇瑰。而頭甚大。正布纏身。行膝纏足。希臘之服。幾似印度。太不文明。故羅馬從之。亦極不文明。蓋地太熱故也。

有文石大戲場。長六百五十尺。層高一百三十五級。可坐四萬八千人。乃西歷前三百五十年者。其舊石多為突人取去。今新修之費。凡三兆。嗟乎。希臘二千餘年前之戲場。宏壯已如此。今全地各國之戲場。組



約巴黎至大。僅坐二萬人。無有能坐其人數之半者。而彼在遠古時。合羣之大。行樂之盛。已如此。誠令後人驚絕。蓋欲致地方之美盛。非大行地方自治。不為功。尊而優之。儼成國體。當其沃土近江海者。其盛不可思議。觀於意之唯尼士佛羅鍊士德之漢堡。而可推矣。吾國土地既大。而州縣之治。最與相反。蓋縣官至卑。科舉太少。受治數重。而不能自立。民愚而卑。日趨陋俗。野亦與自治之小國成反比例也。道有華表。屹然數丈。下方中六角。柱上平台。又上作數尺。柱花為足。三磔鐵柵護之。是何物哉。則戲園貴物之盛具也。一戲之美至微矣。表之於眾以榮之。盛飾其華表以重之。其效如此。然而美術之精。即由此起。人民之樂利。亦由此生。遂以音樂戲曲為全歐導師。餘波及於大地矣。中國以尚儉為俗。必惡其為淫樂無度矣。相反甚遠。無得而稱焉。蓋以農為國者。必尚勞儉。以工商為國者。必尚奢樂。而大陸國必以農立。海島國易以工商著。亦根於地勢不得已也。惟人道進化。必以文明為尚。文明則必以奢樂為表。若以少數豪貴。最極奢樂。則有敗亡之慮。故君子戒之。然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若與民同樂。則舉國皆富。凡民皆樂。同能審美。以致文則公理之至也。非奢也。今萬國並競。若以尚儉為俗。其道太嚴。吾中國宮室道路。皆不脩飾。器用若此。徒令人輕笑。比于野蠻。無治術其矣。眾拉覓碑。長方丈許。有蓋製似中國。蓋上刻巨石數如熊。下護石壁。二千餘年完好無少缺。文亦存真可寶也。其旁碑柱。屹然無數。雅與古物。以此為最珍異矣。非羅指皮士華表三層。下大上小。以一大石為之。中為橫像。刻人馬。頂為二龕。左圓大者。一像盤坐。首斷矣。右方者。像垂足。石與刻皆精美甚。風神塔六角。崇二丈。下三階。頂數尺。刻人物。畫甚完好而精美。其像逼真欲飛。餘石皆磨滑晶瑩。

右三事皆二千餘年至完好精美者。

羅馬王大哈練門二層。下作拱門式。上分三。頗完好。在西歷一百二十年者。刻畫尚存。市門五柱猶存。西歷前四百二十五年者。

祖必大廟遺柱十七。昔尚存一百二十六。廟在西歷前五百三十一年。此廟在今新大學外。至近矣。羅馬時哈地那王再修建後中止。

有小廟九百年者。刻石甚佳。其餘壞墻敗柱頗有存。然無足觀矣。以雅典之制。柱皆刻圓。而列四行。無他式。多則厭矣。

王宮四層。新立國後。乃新建者。居都之中。前作敞場。植花木。陳噴池。石像分三成。而下為公園。其前則賣茶酒。夕時都人士咸集。燈火絃歌。如吾粵藩署前。小國王無權不貴。故若此。抑可謂同民樂也。環王宮前則銀行郵局大客舍皆在。宮旁街道新整。富豪權貴列第頗新。旁為王廟博物院大學書藏。高等學駢列焉。只有此街一覽可盡。餘無足觀矣。

王廟頗崇煥。希臘為東教。與各東教廟同式。神座階前列王及后大僧三座同。有前教皇佛釐個。橫十八百二十一年者。

大學紅牆加畫。其內式與各國同。學科神哲醫律與各國同。其書藏高。學校皆白文石作。高台刻畫精雅。小國能此。吾國大愧矣。惟藏書不多。希臘新建。築反不如古者。此三者至美矣。

博物院紅文石壁。方柱甚宏麗。門外即為公園。頗有花木。然不足數矣。希臘以刻石像名天下。此院雖不大。然十數室亦美不勝收。入門左右關有小銅馬二三。甚精。最盛名者二像。一堪寫士天使。乃阿連比亞。

新出土者一亞天拿女神像。高髻像如玉。華嚴妙莊。二千餘年物。幾可為極矣。

其日天子像赤體。他神像甚多。羅馬王大哈練像甚秀。名醫結笠。刁士像。其要有神。凡前六百年衣巾。皆如埃及也。有三棺刻文甚精。所刻神馬。足甚奇偉。其玻璃器。創在西歷前三四百年。當吾春秋末。已甚精。此玻璃之始也。宜今歐人之推而愈精也。金器極多。王之桂花冠。多存焉。此愷撒欲戴而不敢者。其印章。女服之飾極多。悉與今歐制同。乃知歐物所自來也。今已風蕩至東洋矣。然其製金甚美妙。信乎希臘之文明也。有希臘車。亦同羅馬。而三層。戴東原輩。終日注考工記。安得一周時之車。存至今日乎。孔子之車。在闕里。然毀之久矣。甚矣中國之不知保存古物也。

雅典之盛名。昔讀圖繪如林。神往久矣。今來遊。乃寥寥僅得此。甚失望也。然諸名蹟。皆二千餘年物。瓌偉妙麗。又多完好。大地自埃及外。未有比焉。試問吾中國久號文明。萬里之大。千年宮室。無一存者。而此區區一城之地。備此二千餘年之數巨蹟。豈非最難得者哉。希臘日有新出土之古物。其瓦器尊甌瓶盤及人物像。二大店尚多有焉。真者頗昂。索百數佛郎。贗者賤甚。僅十數。吾徧觀之。真者甚珍異。且多破裂。吾購得十數器。為二千餘年希臘古尊。疊入中國之始矣。吾所購者皆有畫。如武梁祠堂畫像。但論畫已足珍矣。希臘國制禁購古物出口。肆人告曰。當請命於外部。吾行期甚迫。不得已特留謁外部。告以中國慕希臘古物文明而無之。開博物院特購此。乃得允。更遊數地。至畢地利吉邑。而先直寄可乎。累重甚。至意大利乃能寄之。與在印度時携佛像同艱。乃知得一古妙異之物。其福亦不易享也。所居克蘭客舍。乃昔英王義華第七曾來遊止者。故廳事及飯廳門楣簾幕皆用金。晃極輝麗。出入門即多人拂塵。希臘金幣同突厥。故不再詳。

雅典熱甚。不可耐。在東京時頗欲自此遊度路撒冷及開羅。以雅典在三十餘度。其熱如此。況又南乎。必不能耐。徒生疾耳。

遂以凌晨十一時北行。乘汽車連海而北。波瀾杳瀟。固巖起伏。秀峭其甚。惜官枯槁。幾所謂野無青草。其耕稼所成。稍有青綠之壤。則見似人而喜矣。漸至可連士。此地為希臘兩島相連之海頸。內海至此。本不通。十五年前乃開一渠。長四千八百幾度。為二十五啟羅幾度。費十四北佛郎。莫爾國如此。亦可謂非常之巨工矣。遊之僅如一坑塹耳。行二時。至可連士。人家寥寥。百數。熱極。但以水濕巾障面。乘馬車行一時許。野竄種植。間有西瓜菩提。凡行二十餘里。望見秀嶺巖岩。古壘壓巔。故宮遺柱在麓矣。

可連士古希臘名國。今之得大名者。則以掘地新搜出古城也。日搜日大。德博士常駐此搜而購之。今已有半里許。他日不可量。或與羅馬之邦渾並美矣。而古尤遠過之。德以一兆金買其石。之有像刻者。置柏林博物院中。吾昔曾摩挲。不啻今親遊其地也。停車處有博物院三間。古瓦石堆滿。有人司之。專以搜新出土者。古城前丘阜。繁碩。今多堆畫石。漸入至正堂之基。尚得數尺路。邊基上堆畫石無數。堂後引戶數十。上頂鐵柱下有噴泉。亦有暗渠。以鐵管運水。其戶內橫方希臘式。外半圓羅馬式。將來可開之戶尚無數。此在西歷前六百年。旁又一堂。尚存七柱。則西歷前七百年。當吾春秋前矣。循路而行。道窄而屋甚少。蓋昔皆妓館。凡十間。皆石室。亦略與邦渾同式。在希臘時可連士繁富甚。故能容千妓館。于是千妓館遂為可連士最有名之事物。號為金星祠。其浴室尤古而奇。以天成三丈之大石鑿成。噴池激水上下。開數斜道以流水。互相通。可居可浴。制甚詭。昔有羅馬將軍愛一女兩年。已而淡置之。女憂而服毒。醫者救之。居此石室。此石浴室在西歷前一千一百年。在我周文武時矣。此外繞道漫山。皆新開之堂室。堆石兩旁。

無數。以吾所見。各國搜出古城之大且多。此為第二矣。將來必為最名勝地。今以太僻。幾禁不嚴。吾得持多石以還。復至停車處。熱其飲水。遊近地人家。草園豆棚。瓜架菓道間。皆堆古文石像。極精而他處不可一觀者。誠非希臘。不得有此矣。吾國開博物院。希臘石像為大地第一精妙物。必不可少者。宜來可連士採購。且宜速。遲則恐不易買矣。山上有石壘。甚新。乃四五百年前威尼士人來據此而守者。雅典畢多利士皆然。亦可想見威尼士人之雄矣。孟德斯鳩謂賀梅詩史時。希臘之都會。先盛於士免拿島。以其近黑海。自東徂西。營商者先焉。又多金。故盛。及商團間中衰。而可連士與阿連比士兩市府。殷賑大興。斯拓拉保言。歲星偏愛阿連比士。故富樂。亦極稱可連士之富。宜誠以可連士。輶轂全希。中分兩海。為卑魯波匿蘇之起訖。馬列阿山勢。遠入海中。東西二流。山水同會。於可連士。南挹亞洲之輪。北受意大利之灌。故貪受希臘諸部之商業。遠先於雅典。而又過之。故民巧。物華。為希之冠。久之既富。而淫偷為金。星祠以祀情愛女神。度宮女千人為祝。史家雅沁尼撰美女名豔者多出此。即吾所見所謂千妓之室是也。若雅典尚為後起者矣。後羅馬人來。全夷之云。

自可連士渡河。其渡船以鐵鍊縛之。馬車行二十餘里。至海邊。迦拿惡止焉。客舍有文石之溫泉。浴室甚浴室甚潔。倚闌夜飲。望海月流波。感慨希臘故事。款款不絕。北市之開。僅十五年。甚得他要。他日當成大埠。小睡至夜一時起。候船。至三時行。船甚小。熱極。卧船面。曉六時至夜多而泊焉。夜多海邊小市。人家數百。而為名地者。以為多非必經之路。而候船之所也。

多非希臘古名國。開在西歷前五百九十八年。土人傳上帝乘龍。尋得溫泉於此。乃命僧建寺云。雅典人曾來戰爭此地。於是時多美國宅。皆文石。遺基多存焉。後無人居。蓋希臘種人。於是盡矣。近六十年。德

人始來開闢。自海上望之。樓閣冠固麓。後枕山林。高一千八百八十尺。由夜參乘馬車一時許。可盤旋至。今所存古蹟。有鴨婆羅廟甚大。且完好。古戲場圓規甚大。可容萬數人。想見當時立國之盛矣。其餘小古蹟數四。亦有博物院。搜存石像無數。希臘凡四博物院。雅典可連士及參非與阿連比亞而斯巴達無之。自參非乘船西渡。可連士之海。乘馬車共六時。至阿連比亞。蓋亦希臘古名國也。古蹟頗存。有綏士神廟。甚壯麗。有大體操校。皆文石為之。希人之能創體操久矣。又頗有工廠焉。惟車行大陸。野無青草。山川雖秀。而沙塵漲飛。熱日炎蒸。有客舍可宿。惜甚小矣。翼日復至夜參候船。行一日。至斯巴達。斯巴達背山臨海。希臘古名國也。其地當希臘內海北出口處。與雅典為希臘南口。為兩極矣。故都會最大。人家萬數。市井繁盛。其市制亦有類君士但丁那部者。貨物駢闐。官署敞場。花木整整。士女湊集。然一切皆似君士但丁那部。近雖有雄固走雲。石勢駁賦。冷草繚伏。粗勢莽蒼。宜其民強武而不文也。與雅典山之秀麗相反。宜其政俗亦相反也。然國宜最爾。不遠吾一州縣耳。故喀來能束以為兵而妙用之。作歐式者。而塵土空。人士女亦復喬野。宜無可觀。自北歐來觀此。全希幾類野蠻矣。蓋地既極熱。又久隸突厥。新開化無可責者。在此候船。竟日不出而頻浴。其浴無室。以圓盤注水。如西班牙及中國。亦進化程度之自然耶。晚食于客舍前。海邊蓋客舍。不設食廳。亦一異事也。希臘宮室皆一式。無變化。山上雖有古蹟。畏熱不復遊。僅望唯尼士之古城。猶思斯巴達之強戰。喀來之制度。令舉國童子舍父母而養於國。皆以國民而盡為兵。用以小國而為霸。豈不雄哉。嗟乎。欲強者非盡國為兵不可也。夜十時又乘船至可孚。可孚為希臘極北島。又希臘一古國矣。行徧希臘南北二千里。歷六古國至此島。乃稍見林木青青。宮室道路亦稍整麗。花木極盛。農事甚修。木多柳櫟。王有二行宮在此。一小宮在公園中。蓋王歲避暑居此。吾

今來時。王則往避暑瑞士云。如此熱地。王者亦苦。幸無事權。得以避去耳。臨海二山。鑿築為壘。置兵守焉。形勢最勝。旌旂飛揚。山頭壘下。為王宮。後為操場。二壘中為人家。僅數百步。其短。後因為公園。甚大。夾道繁茂。林木幽深。中為王宮。據岡頭可望海。其他曲徑。碑砌盛茂。頗類中國。此園地位與花木皆為阿連五國之第一矣。蓋可乎一島。本最得地故也。德主威廉亦愛此島。特買行宮於島崖邊。尤据優勝焉。此宮地名亞論氏。十七年前。與后以列沙伯營之。及后死。威廉以百萬購之。而潤色焉。亞論氏宮距可乎市二十餘里。穿岡繞阜。越陌度阡。林木蕪菁。百菓諸菜相望。道中多唯羅樹。如柳而枝不垂。幹多孔。青綠滿野。十日來久不見此。頗為欣然。行宮據岡頭而臨海崖。高四層。門左食堂。正陞登樓二層。壁皆圖畫。頂樓橫引岡頭。地接橫簷。下立希臘石像十二。皆古名人也。前為園林。深徑曲。因岡頭之廣狹高下為之。大可里許。正中敞臺望海。對立二銅人。乃西歷首百年物。有白石圓規以測日。如中國林下曲徑。有英詩人羅拜認像。極精。臺下假山藏鏡。垂藤夾徑。自此下崖萬木盤深。至山足臨海為浴室。隨地可望海。波光如鏡。崖石縱橫。島嶼雜沓。諸山迴抱。浪聲打石。終日洶湧。左望一島。為僧舍。今為德商之公司焉。鎮鎮南北。覽掬宇宙。誠大觀也。威廉營行宮於是歲避暑而來。曾駐三月。置電話以通往來焉。守宮之宮女。亦自柏林宮中派來者。觀君士但丁那部。與此地並置行宮。威廉之雄心遠略。不可思議。即今商務亦多歸德人矣。可乎島地形橫長二百七十八英里。人民九萬一千。地關於西歷前六百五十年。當吾春秋時。想尤盛矣。此島為希臘人盛稱。船貨所聚。有直通美國者。然市宜甚小。當局亦僅一小室。市亦寂然而已。為希臘第一也。古今異時。人亦無可恃矣。

遊畢。吾自乘原船還意大利之巴連德詩。行十八時也。



希人幣制仍用突厥而英磅法佛即皆通行。

希男子履皆尖仰。

希兵甚困悴。蓋熟甚故。

希人種皆雜亂。蓋無復古希臘遺民。蓋一服於羅馬。再滅于唯尼士。三滅于突厥。文字皆變滅。前人種類。遭戰亂。無復留餘。即有留餘。不能保守。亦隨人變滅。而不能復認。蓋耗喪盡矣。豈不哀哉。

吾初至希。以愛其諸先哲故。甚敬希人。既到雅典。及徧其全國。則希人樸樸椎椎。即面色亦黃黑。不見秀丈。比之希古刻像。及今歐人。皆遠不及。其驚怪。及考知其原人。已盡。乃為歎息。今埃及及巴比倫與東西羅馬人。亦皆盡。非古種之遺。蓋亦久經變亂之故。真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者。以還古第一文明諸古國。而人種皆不能久存。若此。惟其所餘制作。如赫字宙。遂能風流斐然。扇蕩全球。如吾中國古物。皆不存。如人種不盛。則一經變滅。當與諸野蠻同盡矣。豈不尤可畏哉。雖然。大地古文明國。人種惟我與印度波斯獨存。即波斯種。已雜亂大失。而印度久為奴隸。然則古文明國地。至大人至多。傳至古。文字種類。宮室一切。皆不少變。而能保存者。橫覽大地。惟有我耳。否則或並波斯耳。然則貴種大姓。莫如我。而永保與不保。是在今日。此則可欣然喜。又可夷然驚者。吾國人既顧盼自雄。更宜發憤為雄。否則無可恃也。後生可畏。不觀今條頓人之吞驚八極耶。

### 遊希臘畢感賦

希臘號文明。其先起海寇。海王必那思。盜據海波溜。虜人為之奴。刳物歸為國。漸富徙居陸。營商雄鄰右。有攻者尤強。走海無畏漏。後來得雅典。文治漸發展。埃及巴比倫。旁搜得文獻。拓海軍艦多。開山金礦顯。

製作日有新。富樂更無倫。雕牆而峻宇。好女而敬神。妙畫與豔曲。妮妮佳詩文。至今遺劇場。坐客四萬人。是時無憲法。尚美樂云云。海波觀濤濤。懽懽懽。俗所欣。金星千女祝。大會無遮春。從來盜有道。得物分必均。是起平民權。公帑久公分。公事公議之。國會遂為根。惟其最。爾島平等難獨尊。惟其海為家。知識日增新。惟其波浩蕩。尚美。三樂。君。諧嬉。好歌。舞。懽懽。而慈仁。始盜中為商。末成艦隊軍。終以富樂名。從來海島民。腓尼基先駝。唯尼士繼開。諾曼亦海盜。大尼入英倫。哥倫布尋海。班葡徧震。巡荷蘭。以商創。海利亦大伸。強英起三島。絕陸鮮兵氣。憲法用是誕。海霸權獨振。是皆由地形。孕育。隱。彌。淪。若以得失較。終讓大陸人。請觀全希臘。終歸于大秦。陸同我最大。願起神州魂。

補德國遊記序

吾遊德國久且多。九至柏林。四極其聯邦。頻貫穿其數十都邑。接其都人士。遊其工廠官府。本其史譜。搜其圖像。考其風俗。總而記之。久且多。佚略不及其十一。乃倦而歸。客問於余曰。子歷覽萬國。殆盡矣。何國為善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夫固各有所長也。如言治國乎。則德為第一。德國之成上治也。古之以道德為化者。非所論也。若以政為治也。昧昧我思之。則大地古今萬國。殆無能比也。古者之不及也。則物質未修。機電之器未備也。今各國之不及也。美法則自由太甚也。英則自尊不進也。餘則小國寡民。無力也。否則守舊也。是以今德獨先也。夫德三四十年前。小國雜亂。百政不修。猶不齒也。及破法一統。後百度修明。于是大躍為萬國冠。今者德乎。武備第一。政治第一。文學第一。醫術第一。電學第一。工藝第一。商務第一。宮室第一。道路第一。邑野第一。乃至音樂第一。庭舉驟進。絕塵而奔。天下萬國。進化之驟且神。未有若德者也。其理由固多。然以憲法之民權為體。而以英絕之君權為用。或亦國競時一最新式之政體。

耶略以歐美近世政體論之。自吾嘉道五十餘年間。彼為君民爭政之時也。又五十餘年。餘波蕩及全亞。至吾光緒四十二年。亦立憲政。則全地移風矣。自道光二十八年後。至今憲政日盛之時。而至二十餘年。威廉以英辟專制。治德。多士以英辟專制。治墨。兩國遂大治。若法為自由之太祖。敗績不振。乃至英為憲法之先師。亦瞠乎其後。或者自由太甚。則痿而難舉。耶甚者。美至平等。而近者。麥堅尼。羅斯福。二總統亦日收權。薪薪起頭角。豈非新式之治法。又將出世耶。蓋治法無常。如醫方然。惟在適時。宜民。非必參求草遂能起病。而天雄大黃。無所用也。遊于全德。法鑒其為治。與其效虛其心。以審世之變。與治之宜。無徒以已過之治體為泥。而以今行之實效為斷。則德之治乎。豈非有可採鑒者乎。吾國之變法也。苟勿誤其途。折衷損益。千百國而採其效尤者。以吾土地之大。人民之多。十倍於德。然則致效之速。且大。尚可逾於強德。而何有於他國歟。故詳述之。以待採擇者焉。甲辰遊德曾草遊記。失落數卷。今補寫以示國人。光緒三十三年冬。康有為序。

補德國遊記

南海 康有為廣廈撰

柏林再遊記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十九日。自瑞典行。極目鋪雪盡白。二十夕到柏林。

再遊柏林王宮

孤非士室有銀尊。刻各國旗。有銀樂臺。高丈許。重八千啟羅。可容樂手四十八人。門貼金絨封爵。室皆衣長帔。臨議院之殿。金花穹白。文石柱上下銜金麗極。已在西一千六百四十年。當康熙時。已盡麗如彼矣。武庫圖畫遺物甚多。

非特力第一加冕圖。百解倍位甚莊。其西一千七百零六年戰法圖亦在大非特力七年戰圖及謀於諸將圖以一小侯國而抗奧法俄三國。又有其離雪圖。英安睿算誠絕人矣。有西一千六百七十五年非伯連戰瑞國圖。俄普奧合兵拒拿破崙工約圖。法拿破崙第三遣使遞降書於卑士麥圖。戰丹奧二圖。大非特力之名將詩頓擒拿破崙之名將螺噓像。皆在畫於麟閣者耶。新砲有一時放二兆彈者。價二十兆墨。古砲則西一千六百八十五年。當吾國初時。尚用石彈。進化之速。亦可驚矣。

再遊威廉第一故宮

入第一室。下刻花板。壁上陳銅器甚多。一貝桌有山水形。過丈石穿廊。穿非特力室。入賓殿。有勝法圖。旌旗士女擁接成功之威。如茲二柱。以俄摩色石為之。

入密議室。威廉與俾士麥毛奇計議處也。陳俄贈碧石器十數。懸始封之荷烟扇。論墨圖。今在拜認域。即有邵家室。至可念也。

石梯登樓。金闌甚華。廊旁圓玻花室。有埃及文石盤。書室有大非特力兒時像。已如乳虎食牛矣。左卓右屏分兩間。左室皆俄孖喇希石為之。食室碧磁為之。圓穹室上繪雲氣。有俄大玻盆。穿舞殿。宴殿七十年矣。上懸各侯金像。上穹刻畫精甚也。

再遊博物院。有羅馬王尼羅像。赤體不襪。以布裳作搭。故知羅馬文明。不如吾國也。希臘像三十六。皆移從希臘者。在耶穌前三百五十年。刻甚精。苦行賢人的阿迦尼士像存焉。非洲木魚大有七尺者。吾國物有四大王瓶。刻鐘鼎。皆康熙年物。有御製西番蓮詩玉冊。乾隆玉茶碗三。有八寸綠松石屏。畫刻碧及刻獸之碧露犀三寸許。有乾隆丁巳御題玉冊。皆內府難觀之珍品。傷心哉。何以至此。

再遊歷代先王遺藏殿

有封太子圖一授墨鷹徽章一授金章有朝元旦圖夜十二時黑一時光大放各貴族趨朝相見握手有德元銀婚元帥與后手圖佾論茂士大僧來朝圖新開廟圖皆可考其典禮德主長帔二丈冕章作黑鷹釋銀繡手套廣五寸威廉紀功銀亭大四尺金冕作頂中立威廉功臣環列威廉所戴白羽弁存焉戴此則舉軍先走以死為事矣聞威廉待兵甚厚皆與握手或撫肩故甚得士心其成功亦有自乎有非特力小轎扛以二人者大非特力善樂其笛猶存先公孤非士帽亦在有牙床刻花五几二架有西一千四百四十一年德主詩伽士們封普先君子荷烟齋論圖大非特力戰荷圖有作中國室以玻間畫又鏡內鑲小鏡置燈上懸像而下又鑲鏡頗詭妙一室貼中國雲鶴絨也普先君失頓為大將軍時偏袒衣如今匈牙利

波士淡舊京記

波士淡故京舊宮六七分峙而吾最賞歎者迫披路士壁宮也此室雖古而雅妙絕倫倚岡麓而臨湖波長橋通處老木森蔚中現樓塔光景絕佳蓋普開國王非特立威廉創于十八紀者也其建築布置絕異長廊通門廊橫直各二方殿為內外室為書室外為六角殿後為八角高殿上旁更着六角尤高塔六角殿外又為小方殿突兩室外又為高下二圓塔其高下方圓曲直尖之妙可謂盡矣其陳設皆甚古佳品六角殿為茶室前臨噴池有門下階碧草芳花置中國瓦鼓長松蔭焉至幽勝後殿上穹作星射形極詭過數書厨所藏皆十四紀者入長方殿甚高上穹作白垂花尺許極清異又出一圓穹上有周廊下為食殿刻畫皆峨特式自圓穹分前後室又過四室室各異式自廊登樓以峨特式尖突白灰作穹花及壁花

壁紙觀白灰條。食廳金像十。浴室僅以布障。樓室室穿長廊。至威廉卧榻。皆素木。畫圓字林。為讀書見大。臣處書桌上置架。下樓通兩廊。陳遺物甚多。他室亦精潔。此宮不麗而雅。曲折古妙。誠可摹仿也。每六七。過輒徘徊不能去。

生蘇詩宮亦數過。其宏深幽靜。噴池旁引白石像十數。大非特力。英雄之像。獨立碧草綠松中。流水涓涓。令人忘其為宮庭也。宮中一室為館。高朵處。榻桌猶存。而高朵法大哲學。今譯日音作福祿特爾者是也。大非特力之好賢如此。宜其強也。君后各一室。有大非特力自製之紙畫屏。食殿金花穹。白文石柱。大非特力寢殿貼金花。即坐而兀於此。其石像目神猶炯炯。大非特力與高朵皆短小如中國人。而一雄一英。遂移易德法人才所繫。豈不大哉。

十六日自柏林出遊溫氏湖。距柏林二十一啟羅邁當。烟水明媚。直通舊京波士淡。雪色滿湖。此道馬路整而廣。夾道人家最華妙。新整多有園林。蓋德之富貴第宅別墅多在是。屋式詭異。亦近漢堡。然終不如漢堡士篤吉世士巴登之精妙。吾聞滿的加羅屋最華。然不過屋瓦多用五色。此外皆不如。統歐美而論之。園宅終以漢堡士篤吉世士巴登為第一也。波士淡草木盡脫。故宮臺壘雖屹然于湖山中。無復有夏秋間之華妙矣。冬間柏林公園亦荒落無可觀。巴黎賽論園亦然。蓋全歐冬景皆冷寂。雪後泥融滿街皆污。難以德人之精潔。然亦三日乃能掃之。他國無論也。瑞士冬景頗佳。然雪後亦皆盡污。泥終不如瑞典之偏地白王故深冬。歐土無可遊。惟瑞典獨絕耳。是日欲行已晚。次日十二時乃行。乘雷車以便歇住。查考風俗。又重經此路。風雪蕭蕭。光景頗勝。二時至卑烈住。鄉屋卑小。僅丈數尺。與中國北方同。而兒童滿街。德境鄉落皆是。足見人丁之繁。蓋德自勝法以來三十餘年間。添人丁逾三千餘萬。居原數十分之六。

大地誠無其比矣。

二時過沙梨河。河不甚廣。雪流淅淅。橋前有環垣數尺。內為兵房。甚矮小。金字瓦如中國。蓋出波士淡。後德兵房即如此。蓋亦城市之兵房常居者。乃壯觀耳。長堤夾樹。直望無際。過一村。落有紅衣婦。背負一籃。乃售麵包者。所經鄉落多如此。意之戴德班之負舊俗未除也。僅大城改觀耳。歐俗極爭。都會之觀。蓋以隆萬國之瞻。為使人勿輕也。中國反是。則昔以一統無所比較。以為進化故耳。今既為列國。當易舊俗矣。五時至哈梨城。薩遜州都會也。燈火熒煜。人口十萬。道路樓館頗整勝。然在德域內為下矣。此州為普割薩遜者。今日所行半此州。域民不甚富。自此南行。屋多木架。加磚灰。今美中新屋。摹古裝者多。仿為之。再行至七時。于伴色堡宿焉。小店不甚潔。自哈梨來。道路皆泥濘也。自此東行。入埃士拿。可通可大佛蘭。拂見侯邦問俗記。遂遊來因河。

墨顛卜為柏林旁大市。相距二時許。自拋士歪還行車。二時到遊之地濱。河港灣廣大。長橋架之。宮室壯麗。道路廣潔。蓋一入普境。其修治如此。比之拋士歪。公國有天壤之別。有大學。學生三千人。甚著名。夜不及入觀也。入一舊小客舍。紅石柱。浴室及各室刻縷甚精。蓋德宮室之美久矣。遊卜拉寺。峨特式。甚壯也。戊申四月。

來因觀壘記

未游歐土者。想像而推測之。以為善見之天。妙音之國。極樂之土。金堂玉宇。神仙聖賢也。以吾徧游歐國。熟觀其博物院。及王宮之珍儲。則舉目所見者。金鐵之甲冑。戈盾也。游於其國內山野之間。則接目而觀者。魏魏之戰壘也。其壘突兀於雲表。縱橫於江邊。憑險踞隘。式製詭奇。誠吾國人所未覩也。數求其遺圖。



於柏林巴黎維也納美蘭馬得利諸都會亦不得易蓋自道光二十八年來奧普民變侯封盡削墨隨而廢歐人亦恥稱之而古跡亦漸漸滅矣游歐者徒觀於其大都會觀文物之殷賑闐溢宮室之奇麗閭閻則震而驚之曰文明哉文明哉然此其最新之跡耳試與游奧國帝羅之阿爾頻山與匈間之多饒河上又與游德國漢那話州中乃若蘇格蘭阿爾蘭山野中則屹然蒼然於山間雲際者皆壘也然道跡疎落尚未能惻然動游者之心至於循來因河邊數百里河道中波浪決決崇岡截薛夾河對岸三數里間憑險相見者果何物哉則皆壘也壘也者故侯之宮而爭戰之場歌人之白骨所築赤血所染而成之者也傷心哉吾國之古戰場可弔者有幾而來因河畔則接目皆古戰壘五十年前之歐民何罪何辜而二千年蒙此慘酷吾至今猶為歐民哀之也吾國民生於一統之國萬千里無一戰壘民多老死不見兵革父子夫妻相保以長子抱孫豈識歐人之苦哉歐土之侯日夕披數十斤之金甲童子亦然引尺許之玻杯以飲葡萄酒醉則卧地劫抱民女醒則出獵入民家而奪所有或攻鄰國而掠其商民大舉則大劍長槍以攻其壘非深宵入內寢見其妻無敢解甲者頭目戴密孔之鐵胄足股踏纏裹之鐵膝甲厚如錢楮長過丈苟非刺喉無自殺之若其壘制奇詭憑山顛而倪絕壁峻聳入雲處處斷而續以橋面面壁而隔以城高下方圓可通可絕可降可升不知幾經戰爭乃得此式也故皆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以區區小國寡民憑險守隘雖有謀臣如雲猛將如雨莫之誰何故德意志千年帝主自路多父平九十壘以外無有能定之者自非中國創火藥大砲自蒙古宸殿而西漸則封建之爭至今存可也吾人幸生中國不知一統之治安者其緩游諸國大都而先循來因河畔必將慨然於歐民之不幸而自慶生存於中國之治安也然禍福無門得失相召歐人以競爭致今日之治乃反有以過我者然後反復其致治之由乃游各

大都鑿而採之。其庶幾真有得於歐游而不入於迷途者乎。故游者不可不游。來因河而學者不可不讀。來因觀壘記也。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十二月朔夕五時。自喜順公國京渡來因河。長松夾道。蒼翠無盡。車壞少停而修之。徘徊松間。氣清神暇。回望喜順京樓觀崢嶸。河流汪洋。一時許至冰新邑宿焉。自此夾河皆山。依山皆壘。數百里相望不盡。冰新邑僅數千人。前臨江之山。有西十二紀來因士太壘。屹然壘中。雙塔高拱。山角則旅參士太塔。山顛則有奈順拿路像。宏巨甚。昔戰羅馬之名將也。河之中則為梅牛談壘。塔石壁上則為申宣壘。申宣壘上下方圓咸備。布置極佳。昔申宣公惡其夫人有外交。置鐵匣中而餓死。即在是壘。此數壘皆冰新河前數里。一望可數者也。行數里至噫倫科路士壘。新修五十萬金。規模尤闊。上圓壘。三下圓壘。四建旂於第五層最高處。崇階數百級而上。環堞甚遠。方圓大小之壘。尚無數。下臨河干絕壁。有人家百數。景亦最佳。令其家人傳爵。未絕時來居之壘中。陳設亦甚精麗也。又過數里。山顛為峨方幹。丁非路士壘。憑最高之石壁。上多壞矣。今餘方壘。高下凡五。其故家伯爵。歲來避暑。此山足有小村。亦名丁非士人家數十。古屋二層。甚卑小。人貧而衣敝。蓋窮鄉也。過此山有訶溺壘。大圓壘。各一。低處圓壘一。大方壘二。高方壘一。稍遠方壘一。錯落極可觀。今名海卜壘。所環堞甚遠。對河憑山麓曰羅壘。敗廢矣。今僅餘二者。行數里山顛有西十二紀之科士淡壁。一圓壘。極高大。二方壘。稍低。餘皆倒壞。敗壁猶有存者。對河南岸人家百餘。屋頗整峻。惟山石作大斧劈甚粗。上有那靈新壘。甚類廢矣。來因河流已窄。又多洲渚。故極可觀。河中島名靠。數里至巴尾拿村。人家數百。頗整。山上有廢壘基甚大。今餘敗牆數四耳。壘名士打盧。蓋言鐵角。喻其堅也。夾河山高皆數十丈。總名皆曰來因也。山皆可耕。種葡萄甚盛。掩被山麓。夏時尤甚。非

來因葡萄酒甚有名。吾飲馬行數里至花士村。以石築河堤甚整。山上有萬頓非路士壘。高下皆方壘。行數里至孫壁村。村前有古塔廢矣。村後山顛為阿卑匪壘。前高下圓壘二。後六角壘一。餘多廢。壁猶屹然。城址甚大。環山下臨河。河流甚窄。故此城尤扼險。人家宅舍二層頗高壯。人貌秀澈。沿河皆然。冠於德境。宜有百戰之爭也。行數里河有七石。以瑞士高峰之翁美勞名之。灘溜湍激。船過甚險。德人以為觀預堆也。自此山石危矗。其羅釐黎山峭壁臨江尤聳。然橫壘處頂著酒樓。風景至佳。過此山麓有咳如寺。高塔蒼蒼。行數里為多論望壁壘。上壘圓。下壘方。夾河人家數百。北曰山戈。南曰山戈。敵順屋甚壯美。河岸敵整。山顛有二壘。亦名山戈。垣堞多廢。惟新修者甚妙。嚴蓋廢壘。即路多父所毀者。過此河有長洲。河岸有蘭列樹成行。木條成堆。蓋以修河者。河流益窄。山景益佳。而岸道亦彌整潔。鐵路軌在外。少過夾河人家皆百數。南岸人家尤新整。大約當河流曲處。即有村落。此自然之勢也。過數里至山詩村。山詩譯言澀也。山上凡二壘。高壘為廉士哩便士。低壘為士顛壁。二壘距數十丈。昔者兄弟二人不和。終日操戈。各築一壘。以相拒云。自山詩以南皆崇山危石。自過山詩漸北。山稍斜迤。漸開平原矣。蒲萄滿山。河岸有閘。岡邱縣互其顛茅亭。臨崖木闌長迤。夾徑幽林。風景至佳。蓋人家園林來避暑者。行數里南岸人家數百。屋甚整美。又行數里。山盡為坡。河流迴曲。開小原。臨河人家千數。屋尤靚麗。園林樓閣佳妙幽秀。行數百里至此眼界一新。蓋富人多愛河流。來此避暑故也。既山盡而為平原。壘亦漸少矣。河中有挖泥船二。長平底輪船二。自此以下平底輪船相望。蓋前此夾流皆山。故刮溜峻急。河流可深。今為平原。浮泥易淤。故河廣而淺也。此亦

大地河流公共之勢矣。

南岸山頂有哩建匿墨其山足亦落為小原。有阿士爹士卑村。人家百數。行數里。羣山皆盡。遂開大原。坡卑肥潤。深冬而一綠無際。其地之沃可知也。南岸岡顛有赤士卜壘。上為高塔。下有方堞環之。當此羣山之衝。扼河流處。有沙立曼之連士古城。環長百餘丈。垣堞如中國城。中有石壇臨河干。下作六角亭。登亭上。二成共二十級。以灰沙作地。外周鐵闌甚新。蓋重修舊跡者。此壇即沙立曼即位處。蓋佛蘭觀之興。即起來因河畔。歷世增拓。日以廣大。至沙立曼之父披賓。遂三分有二。而沙立曼乃成統一。歐西之勢。蓋以歐土形勢論之。羅馬起於南歐半島。德意志後起而逐鹿與爭。若在多鐫河與境。或在先河法境。皆與羅馬太近。而邦國之開闢。不因人種之雜化。難馴。故法與久為羅馬所定。即羅馬亡後。高盧倫巴亦難別成一堅強之大國也。若在北海波羅海邊。則今普地尚在。老林人烟未闢。固無庸議。且荒寒瘠壤。亦非所以造初開之人民。惟薩遜依山為雄。地奄令德東之半。城南阻阿爾頻與波希面之雄岳。二重沙梨河貫其中。域此真西向而爭霸於歐北者。若薩遜勝佛蘭觀。則全歐之一統在薩遜矣。其頻瑞士府波顛湖之舊（的）薩靈斯國。兩失其勢。固不足與爭雄矣。惟佛蘭觀起於來因河。水土沃而富。地勢險而廣。背海而東。南爭其勢。實有勝於薩遜者。一有英主出。內平羣雄。外與薩遜百戰而滅之。遂以餘力收阿爾頻山北。多鐫河南。東取高盧。南定倫巴。歐西一統之勢。遂成。觀沙立曼即位於連士。進則大會於佛蘭拂。退則西保于亞痕。以為東西都。蓋皆不離於來因河之流域。而千年之德意志帝王力爭者。亦遂在來因河。流德法既分。於是兩國千年兵爭。亦在來因河岸。故來因河乎。真德人立國之本也。故德人之來因河。歌愛來因河如命。路易十四取來因河。德遂分散而破碎。而俾士麥破法。亦以德來因河故壤為完固。自是俛臨巴

黎矣。蓋歐境分碎。實無一中原之與區。阿爾頻山波顛詩湖。徒為百戰之孔道。如春秋之爭鄭虎牢。南北朝之爭江淮。此不足以立國者也。從古強大之興。皆起於邊地。故陸遜如晉。袁粲山河。佛蘭觀如秦。關中天府。以臨東諸侯。終得勝勢。法之高盧。如楚偏在一隅。(的虛)靈新如韓魏。居於中原。難於拓矣。然則沙立曼之興。固由人傑。亦地勢之所憑。致然哉。天下皆有英傑。若其成就之大小。則必視其民俗地勢之如何。羅馬以最得地勢。于往古。故致一統。苟非其地。則迦太基非無漢尼巴。亦難成耳。登茲壇也。想見漢高。光武之霸上鄠上。憑眺山河。彌增感喟耳。

來因河連士古城臨河石壇為沙立曼即位處憑眺放歌

來因河。流滔祖羣山。環走石氣粗。百壘摩天。半廢枯。漸落平原。草木腴。古城扼河衝。要俱石壇臨。流鐵關扶云。是沙立曼即位之遺模。旌旗影絕。衛仗通河山。壯偉自縈紆。尚想鄠上遺雄圖。佛蘭拂大會。諸侯作東都。亞痕阻海關。中無根據。盡在來因乎。來因河。流德人命。據險東爭。終取勝。吁爾薩遜表山河。蜀晉終難一。統競德法。千年鐵血多。孰成霸者。來因波路。易十四俾士。麥後來之英。奈爾何。霸圖大小得失。在地勢。橫覽天下。無殊科。石壇兮。嗟嗟雲影。浪流共婆娑。江山憑平。夕陽過。

行數里有山。見士多盡。非路士壘。在峭壁上。莊嚴華妙。前以雙塔為拱門。最高之斜角大壘一。六角小壘三。下為平壘六角者無數。蓋普先王非特力者。今屬德帝。新修之。故壯麗。德帝時來避暑也。壘下村曰炭通蘭。人家數千。村有大客舍。行幸時從官所居。然則亦險苦矣。岸南為蘭蓋邑。人家千數。迺為阿話蘭士。多大邑。人口一萬三千。工廠頗多。有二壘。高者圓。下者方。河漸斜環山。盡開大原。遂成可布錄士大邑。人口五萬。布屋四層。甚壯麗。河干林園勝妙。市長署闊壯如王宮。而新白妙麗過之。其前敞地花木尤整。

兵房純白而淨潔。居然大都會氣象。而更新麗矣。至此神為一爽。河中有山屹然。自西十五紀即營為壘。至今德尚駐兵三千。以守來因之衝焉。上有將軍署。河夾對壘。有威廉第一像。宏偉無倫。蓋全德國以漢堡俾士麥像為第一奇大。此像次之。所費五十萬。墨云。以巨石作閣。高丈許。環三面。每三戶用巨柱。小柱二。盡處作兩大方柱。頂刻花。平堦數十丈。皆以巨石。登以四成。下成十四級。上三成。各十二級。合為五十級。已龍從矣。於平堦上作方臺。每面用丈大石柱四。其內四尺大柱九。中空可周行。登臺又分方圓二層。各九級。共十八級。臺上以方丈石作圓礎。上立銅像跨馬。馬長大四丈。像亦四丈。氣象飛揚。如在天上。旁立神女捧冕亦數丈。以先帝威靈鎮壓江干。真足以壯雄觀而瞻萬國也。此像臨模士河。即自此入於來。因有茂士橋甚長。以度之。聞威廉初王時甚壓制民。不悅而逐之。威廉易服作郵夫。夜走英。既歸。改民兵。民大不悅。及勝丹。民乃稱之。至破法一統。民大榮樂。死乃戴之不忘也。蓋變法自強。萬不能盡聽民自由。觀子產乎。前聞孰殺之歌。復為誰嗣之思。同一人也。前後之惡愛相異若此。然則但求之輿論未可也。顧成功如何耳。適德人操新兵於林下。停車觀之。其坐作進退。矯手頓足。執挺持槍。亦未甚嚴整。殆新自鄉曲來乎。遂行數里。岡山上有古城堞焉。

自嘻順之冰新。至可希錄士。凡七十啟羅邁當。當中國百八十二里。連山夾河。壘凡百數。地勢至險。風景亦至佳。古蹟至多。最令人留連感懷者也。自此開百里大原。別為境界。至先陀矛士。連岡亘迤。地多磚甃。而壘亦漸小矣。南岸則為耐啡市。數里為耐的士多邑。北岸循磚寄至晏麥拿。人口僅萬。而規模似甚大。有羅馬古城古壘及塔。城門石築。雕鏤尚存。有古石彈無數。壘成斜塔。蓋用弩之時所用。古廠字文從石。吾國宋前亦如是。其塔體製亦頗精。下層圓。上三層八角。漸上益小。高六十啟羅邁當。來因河畔。多羅馬古

蹟。羅馬非不刻意經營。尚過於我之經營新疆西藏。而一敗不振。並本國而永遠沈淪。若吾國雖間亂於五胡。亦復時失於北漢。而本國政教本原極厚。入焉者只有同化。而拓外之力。暗寓於無窮。請觀東三省與新疆。孰非華俗。而歐北之條頓。確有自立於羅馬外者。足知羅馬政之遠不如吾國。而今羅馬律。則有間接而入於我者。此則吾子孫之不克振拔也。亦可恥哉。

自晏參拿後。遊記已失。然壘亦略少。自是記來。因而非記。壘觀壘記亦可止於是。迄今披覽圖畫。絕壁古壘。侵雲摩天。鬱鬱猶在目前也。在今慘淡風雲。已為過去。無限碧血。亦復痕銷。臨眺山河。但覺有壘處。增添異景。而五十年前。蛇豕縱橫。鋒鏑鳴突。流血漬地。橫尸遍野。來因河波為之變。赤附壘之村人。即當日依侯之隸民也。日日慘殺。月蒙劫掠。何辜於天。如是千年。掩卷思之。此豈中國數千年人民所嘗見者乎。來因河畔之民。是亦蒼生也。吾別有德國壘圖記。今先記來因河畔者。

#### 來因河二市附記

自晏參拿循河行南北岸。亦多磚窯。而蒲萄滿野。林木當深冬猶綠。古壘亦復寥寥。北岸人家沿河相接。漸益佳勝。凡行數十里。樓閣幽絕。園臨河干。草樹綠茂。多有亭台磴道。幽敞妙麗。可與漢倭克痕波士淡爭勝。全德景甚少。其比也。婦女尤秀倩。亦為德之最焉。樓閣壯大。道路愈廣潔。則已入般之大市矣。般人口十萬。實為來因河第一新麗之市。公署弘敞。般故自立之公國。今廢隸于普。其公宮今改作大學校。甚有名也。前環廊作正門。皆黃色。敞庭花木幽茂。學舍三層。雖無彫刻之麗。然白壁長敞。極光朗。管校者領游各堂室及博物院。亦略與各國大學同制。但稍朴耳。普王子皆在此就學。德主昔亦學於是。世爵子弟尤多。集蓋以地臨來因。水土清勝。遠過柏林之翼故也。適一學生死。校長率諸生送之。旌旗甚麗。全校皆



集學生送殯者。皆作五色服。揚旂執鼓。吹簫笙以送之。如賽神然。夫送殯以哀死也。死者不可復生。既興我有交矣。今不可復見。則是永絕之日也。忖忖予心。夫甯不少有惻惻乎。故哀之而素服是也。而乃為五色游戲之服。作樂鼓歌以送之。是樂其友之死也。在其校制。以為優恤學生之大舉。而游戲若是。昧昧我思。是以悅人目為事者也。未免乎野蠻之舉。吾國學生。僅有一人。為湖南李復幾。卓如主講時務學堂之學生也。聰明成學矣。相見殷勤慰勉之。而別夕五時。自般駁車至佉論。僅一時許。至道中平曠廣野。人家樓閣甚佳。市當來因河曲。為來因河匯流之大市。別見他篇。

### 佉論觀塔記

十一月廿九日。自般至佉論。汽車一時許到。時已近晡。佉論（英音也）德音曰。佉論花頓。以製花露水者。即以為名。德西邊第一大市也。故自立國為普所滅。人口五十萬。臨來因河曲。北通荷。西通比法。轉輸利便。自古為雄鎮。大道廣潔。幾能比柏林之靈頓街。蓋自羅馬開闢至今。羅馬古城門猶存。築以小石。頗奇。又有十二紀之古城。周環木後列石像。形製甚詭。河干大道。有威廉父子像。戲園壯麗。所費至六百萬。河上橋橫。皆以鐵柱承之。可開合。公園廣大森蔚。中有樓閣。一雜貨店。女工三百六十。雕飾詭異。各都會所。無客店布置陳設。亦復古雅奇詭。信乎都會之繁麗富靡。而德人之心。思善於製作。即此亦為各國所未及也。

然佉論所以著名。與各國遊客履齒所走集者。則不以其都邑之盛。而皆以其塔寺來也。佉論之塔寺。為大地建築工程久遠之第一。自西千二百三十年。當宋理宗時創建。至同治七年乃落成。前後凡八百年。故為驚人之絕作。苟非毅力之縣長。封建之大力。必不能得此。雙塔杳杳入雲。高百六十。適當中國。

四百有六尺六寸。頂之相輪亦高十餘丈。八百年工程久遠。寶冠宇內。可為獨奇。全祠巍巍如山立雲。聳高十餘丈。長廿餘丈。殿前座作圓壁式。左右五間。前列龕燭。左右兩高座長十丈許。設燈甚多。高處供多像。柱及半皆作立像。每二柱間作一戶。上作四戶。再上數丈。以五色畫玻為之。極瓌麗。堂上深四柱。每柱距二丈許。入門三層大柱。以三十八柱合作一柱。大至丈許。左右深列十柱。亦皆以十餘棧作一柱。每柱二列九戶。壁列像於中層。右作樂管極巨。藻井作大交文式。十繪紅白二色。白灰飾頂。峨特式。皆如此。徧遊意班。皆然。設拜几甚多。有警儀者。紅袍持杖。巡察以糾喧譁。禁閒遊者。大僧誦經於壇上。女士羅跪堂下。

前門兩塔作四層。刻像皆漸尖狹。頂作棘刺形。十丈許。上作十字為寶相矣。中頂高處玲瓏三門。兩在二塔下。一在中。左右四層。下窗二。上窗一。如是各二層。門刻十數桁。每珩刻像滿焉。窗皆四桁。雙塔塔中作尖層。層尖棱瘦刻。每尺許一棱。第三層以上四角尖棱。另作小塔。尖棱各三層。東西亦作三門。門中立柱分為二柱。中刻一像。左右刻棱桁無數。左右各七像。上列六小像。正門上列像四行。極其刻劃。其門簷作人像。憑空斜飛。

廟身左右五尖窗。上下二層同。距各丈許。每窗隔作牆。每牆二尖棱。高二丈。每棱亦須十數小棱。中又作花。中間頂亦作大塔。惟低於前門雙塔耳。漸至後殿。左右十八窗。上作八棱塔。下小上大。中作門形。後殿圓拱處。左右三窗三牆。牆頂各作棱塔三。每塔三重。亦有多數小塔圍之。各駕成橋形。內至頂皆作穹。左右各八。前為噴水也。(見圖)

此廟以瓌麗論。遠不如羅馬之彼得保羅廟。以峨特式論。則美蘭那之廟第一。以高論。挖頓壁邦烏弄

第二此為第三可謂奇偉之大工矣。

彼得保羅以文石勝刻劃五色清嚴妙麗誠無得而比焉。宇內只有印度沙之汗陵君士但丁之生蘇非廟可相方耳。若以工程奇妙則無如峨特式焉。狀如崩雲聳天峭突棱起吾所見各國祇祠峨特式亦多矣。班葡尤盛而無能比美蘭與法論者觀此乎亦可觀止矣。

法論官署銀行郵館諸大客店皆四環此祇祠以遊客之來皆為此祇祠來也。一名寺之動人如此。法論新道左右宮室精美若舊道之屋則極古舊卑汚亦與漢堡同可考見進化之序焉。法論工廠甚多形勢利便而沙立曼宅都不於法論而於亞痕之僻未審其故也。

### 亞痕故都記

自法論往亞痕汽車僅三時許丙午十二月三日九時行十二時到道中平原彌渺頗帶蒼林近亞痕處則多為丘阜矣。

自法論往亞痕凡四十一啟羅邁當大原長道漸西岡阜迤邐有古城高丈許周垣尚在砲眼甚下馬僅尺許廣數寸當時拒步兵來犯故愈卑而對愈正發愈烈也。今有兵守之。

亞痕為沙立曼故京岡陵綿亘道皆崎嶇高下至今尚規模狹小人口十餘萬一無可觀惟沙立曼故宮及陵廟猶存二事可覽亦可藉以考其制作以見其文野之度耳。

沙立曼陵廟本其自築之宮及其殂即塋是間廟斗聳可七八丈前門四層上作雙塔可十餘丈中為圓穹共高三十二邁當左右圓壘又東西各小塔中半皆刻列像後敞半壁形在歐土實不足道以其古而為沙立曼故蹟耳。

殿前圓穹金摩色畫五色玻窗。三僧梵誦於神座前。梵聲燭光。繁其升降。望之無異羣祠。無可觀者。惟其一木一石。皆聚千年帝王之施捨。一一皆珍異。以此獨令人流連耳。正殿酷肖中國神祠。為十四紀所築。其五色玻窗二十四。邁當為西千八百五十年。非特力第五所贈。中階銅雀大數尺。乃十五紀時物。殿上神像相輪全金。乃阿圖第二所贈。今千年矣。殿上畫極佳。乃十七紀物。旁室為帝更衣處。壁間寶座為大僧正座。西壁二亭飾金。為非特力威廉所贈。其中庭北。阿圖第三即墓于是。中庭有圓穹。其摩色畫。贈自教王耶三。即為沙立曼加冕者。穹下八丈石白柱。沙立曼所營。其燈似中國。為十二紀巴巴路師所贈。有石獅尺許在門。則四紀物。作果葉形者十紀物。登樓在圓穹下。可俯視下殿。沙立曼朝羣臣即於此。然地甚狹小矣。有沙立曼寶座存焉。以六丈石板為之。每石板二尺許。座下四立石承之。七級而升。沙立曼即死於此座。西千零六年。阿圖第三開塚而見之。乃為斂於金棺云。

樓左一室。十五紀築者。有石棺刻人馬。自羅馬移至。又一室。亦十五紀者。置沙立曼十二紀十五紀時棺。坡窗及床。亦十五紀物。有耶穌像畫石畫甚古。其鐵窗網則十七紀物。有沙立曼托塔像。大丈許。其意與托塔李天王同。何其暗合耶。北有甲像。後有短窗。石柱十二。沿廊皆作海棠形廊壁。皆十五紀之畫。有祀基督十字架像。以燈燭極似中國神堂。轉入一神座及堂。皆十五紀物。婦女以燈燭祈拜於地者夥。入門在殿旁圓塔下。為藏沙立曼金棺處。有僧司匙度藏之。開門入。乃如小博物院也。

僅此一室。正面及左右列櫺十餘。沙立曼金棺亦如一古物。列一櫺內耳。徧開各櫺。金寶燦爛。皆千年列國帝王遺存贈送之寶物也。左第一櫺。有九紀羅他王之尺許十字架。皆綴寶石。沙立曼之六角金器十

二紀之四角金珠牌。十五紀之基督十字架像。金珠六事。四角六角圖式。皆十五紀物。一教皇金珠像。一沙立曼所佩之十字架。綴雜寶小表十四。一查理第五所贈之十字架。一十五紀美國所獻之十字架。一為十四紀寶石。一十三紀大金座馬利女帝金像。其一為十四紀小塔。以金銀刻多像。自沙立曼諸帝咸肖焉。一沙立曼劍。

第二櫥為十四紀造沙立曼金珠像。內有沙立曼骨。又有沙立曼冕及獵刀戰角。一為十五紀造之三尖金銀塔。

第三櫥有一金手。內藏沙立曼手骨。一為馬利女王冕。一為十一紀希臘金箱。一為十三紀十字軍之金燈。一為金像。藏彼得骨。有十紀造之象牙箱及箱。十四紀造之像及刀與小桌及畫。十五紀造之經。

第四櫥有基督經冊。大尺許。金珠作夾二冊。略小。一為查理第五贈之鑽石。十四紀造之馬利亞像。九紀之經。一金寶作面。一銀作面。沙立曼金棺在此。上飾如屋脊。有足。全飾金花。亦極麗矣。外有八像。前後凡開三次。今德帝威廉再欲開視。議院未之許也。此為千二百四十五年巴巴路沙所為者。置棺骨如陳設博物院。此吾國人所萬不能料者。

第五櫥有彼得骨。以金轎藏之。二小金人扛之。有九紀造之金寶經冊。有馬利女遺衣寶盒十餘事。此外金珠亦十餘事。又藏法論名僧亞住其骨。一顯理第二象牙事。鑲寶石。

餘數小櫥。不及一一觀。然就此言之。德意志千年帝王之珍品。與其尊教之俗。亦可見矣。德意志本甚野蠻。令其金寶刻畫精工。珍異。豈不近於文明。然蒙古王珍器亦復金珠燦爛。達賴班禪與西藏諸大僧寶器皆精工。以王者教主之力。雖極野蠻。自能致其珍異。與全國之文明無預。統觀其政俗。金甲石壘。與蒙

古無異。未能以區區金珠之物。及殿宇之精而稱之也。廟首有壞磚圓柱數尺。以鐵闌護之。蓋十二紀物。今之市長公署。前後敞地。為市民所聚。然規模亦甚小耳。吾訪聞德諸帝故宮。則只有此市長署為其遺。殿後為新修者。正面舊者。高塔入雲。在屋頂上五層。高可十餘丈。崇牆刻像成列。皆德諸帝像。備極雕飾。高四層。僅如一富人屋耳。入內門。頂作交紋。似峨特式。入室為公議堂。正面沙立曼像。飾大軟皮靴。人面鐵鎧。短衣鑲邊。胸上下二帶。手持球及杖盾。面長鼻直。眉目有威。大須與佛蘭拂像相同。左臂為聊波大像。亦大軟持杖皮履。下為路易第六第七像。皆大軟披髮。手足鐵鎧。馬利女王像。旁為佛蘭詩士第一夫婦像。鐵甲貫大軟。前懸今德主威廉第一及威廉第二。非特力第三像。轉入崇階十三級。分三陞。再上為穿門。乃十三紀被火而新修者。還入正殿。深六丈。廣十二丈。中四大柱。可五六尺。上蓋作交梭金花地。磚砌花。四壁皆畫故事。壁脚刻金項畫。然畫飾皆新修。非原物也。

此正殿為沙立曼所築。加冕受朝處。後凡三十四王加冕于是。諾曼人毀之。十三紀再建焉。規模皆狹小。比之教寺。相去懸矣。蓋歐洲尊教皇為一統。諸國王僅如諸侯。野蠻世亦如土司蠻王。未能威儀物而壯觀瞻也。其與建章之千門萬戶。未央之建五丈旗。前臨渭水。而後枕南山。相去遠矣。蓋一統及文明之帝。與野蠻小國。極相反。不類。不能以歐土今日之文明。而並尊其先世也。壁畫皆沙立曼故事。一啟沙立曼陵。見沙帝冕而端坐像。一沙立曼破薩遜國。割其所尊之上帝像。薩遜人皆跪。一勝回教之沙羅願國圖。沙立曼躍馬左劍右戈。回人敗狀。一勝意大利之巴非亞圖。畫者了路夫烈地。路精盡而死云。一薩遜王挖得敗降從教圖。王黃袍大軟皮靴。半跪將士皆跪。沙立曼跪於上。大僧立而教之。一沙立曼加冕圖。建廟圖。即今陵廟也。一沙立曼為子加冕圖。子跪受。凡加冕皆跪。如吾國冠者。加冠之禮也。可知歐洲王者。

加冕乃侯禮。非帝禮。以侯為受封于人。而帝為封人者也。其穿殿左右壁二大畫一為千二百四十八年。已巴路沙人民請築城而許之。皆作舉手狀。其后旁坐黃袍垂帔甚端正。帝冕而紅衣持杖。右為羅馬兵入德意志。餘熱泉圖。短衣行甲露趾踵。皆名畫也。

徧問亞痕更無遺跡。只此一宮一廟二者區區小室。不意德意志三十餘帝。而陋隘若此。宜亞痕之不著名也。吾昔怵於日耳曼之威。思亞痕不已。不意僅此一小宮一小廟之存。而絕無他蹟。有以見日耳曼三十餘朝之霸者。但窮兵力。而非有文明。可稱最為明矣。試訪蒙古之上都。豈有可考耶。若其殿構猶存。則以石築之。故久經兵燹。而遺宮無恙。一制之善。則雖野蠻之朝。亦可久存。吾國土木為堂構一制之不善。則雖秦漢隋唐宋之遺跡。無一能留。以自証其文明。始創作俑者。可不慎哉。

亞痕之都。幾八百年。及具公赫斯鮑氏興於維也納。而代帝統。仍來臨薩王。迹未熄。不意遺物凋疏。乃若邊邑。由是觀之。德意志之文物。比於希臘羅馬。不啻天壤也。蓋其始基起於戎狄。如金元之初。本無可道。至十字軍後。觀於君士但丁那部。及底格里河幼發拉的河之文物。乃始驚駭。乃始仿慕。至西十六世紀。後歐土文明始曙。則大勢已移於灣京。此亦如金元無可稱矣。其陵殿有一二金寶雕鏤之珍重。柱壁刻劃繪畫之文美者。則以羅馬之文明存於其教。故當時祠廟已極華嚴。即今日亦有未能過之者。故宮壁刻石有城特式之精美。沙陵金器。多出教皇及諸國贈品。故有雕金燦爛之觀也。此在今日歐美之富民珍品已多。民居雕石。誰不如亞痕故宮者。眇然小室。實為蠻主之真相。何足道哉。遊亞痕乎。乃益審德意志古舊野蠻之情狀。故近世歐土開化自唯士尼佛羅鍊士。導其先河。班葡荷蘭開其軌轍。而英法繼之。今全德之域。以波顏湖為文明之先。而皆自巴黎傳來金德之宮室什器。莫不摹自路易十四。近百年來機汽



已出文物方新。諸國競於珍奇。德則在路易十四拿破侖第一蹂躪碎散之中。諸侯分崩。貧弱喘息。又頻亂於革命。無自從容研究。以與諸國爭長。故三十年德之列邦。僅與瑞典丹墨俄波之文明比耳。至俾士麥破法後。美國費城賽會之品。尚只有克虜伯砲一事。德使慚而頓足。及光緒四五年。俾士麥以一統專制之政。大獎工商。曾幾何時。今製造品冠冕乎英法。編彌乎大地。一國商業敵全歐。文學化電。醫術之精。皆冠歐土。雖以先導之英。猶有瞠乎後塵者。若其道路宮室之廣潔精妙。更冠全歐。上下其間。不過二十餘年耳。同在一國。文野相去之度。何其絕遠也。夫自羅馬分乎東西。其後歐土別乎南北。沙立曼應運而興。實與羅馬代統。然蒙古入華。何關文物哉。只得謂蠻夷大長竊帝為娛耳。歐土三面瀕海。地勢極牙。文物之興。皆在海國。希羅為之先導。班葡起於中間。荷英接其後軌。德雖為中原大國。而上迷於戰事。下墜於侯封。千載昏昏。反讓海隅諸小國。以先驅而末嘗有文明之一綫。然土厚氣深。地中族大。發揚雖後。光燄彌奇。德意志乎。實可謂千年尚在野蠻之域。而近數十年乃始入文明。然則亞痕之無可觀也。亦何怪哉。沉也何深。興也何驟。中原大邦。固不可以連海小國量之哉。況堂堂吾中國。本自有數千載之文化。無待他求。徒以近數十載。機汽日新。國競相形。故不能比較此區區之短期耳。以吾土地人民十倍於德。而教化之傳於人種者。益古彌長。若以一變其速率。更有遠過於德者。但無徒以民權自由政法等空論為變。去其虛而驚其實。不入於迷途。不作於自亂。則吾國文物之冠於大地。在反掌耳。志士鑒於德乎。當令道不迷而氣益壯矣。

遊記已失。若檢得當補詳之。市長署後有一公館。作金字形。累層甚低。閣亦舊宮之物。今改作者。然無足觀矣。真不意千年霸國。乃若是也。

亞痕純岡陵故頗崎嶇高下登公園高處可一覽也宮外大市有溫泉病者冬日多來浴焉市外公園憑岡甚大亭池葱妙風景甚佳

吾目亞痕入荷蘭數刻即至荷境自荷復還亞痕而入比利時亦不半時而至北境三宿於亞痕今乃德之極邊也當時荷比同隸於德則沙立曼卜居亞痕之形勢欲以阻海而東爭也游銀行規模頗大同於柏林巴黎之式故不詳

### 淺士記

光緒丁未十月十三日曉自巴黎入德道中無大城邑惟難施大城猶存則將近德界矣難施在大革命時蒙難最甚過之悽愴三時許至淺士城巫射河繞之寒松蒼翠冷霜遍野升根的壘在山巔俯瞰城河德兵大破法師即在此地今尚如見其瘡痍也城甚舊道甚狹市甚汚屋甚古人民十許萬蓋無足觀郊野新建者乃稍壯麗耳德國都邑無不可觀惟此城為法舊邑仍不治也駁車過市繞視尚想古戰場焉有古德意志門圓塔高下甚壯偉寺祠最多其最嚴莊有名者十一紀之大祆祠名喚的里聳然壯觀工程凡二百年幾次于羅馬之彼得寺矣內多前王珍異物寺門刻像二層上層五像中層十七像下層八幅每幅二像尤為精美內殿穹柱雕鏤寶開今各國大寺峨特式之先即意之美蘭德之依論班之飾非極意經營無稍出其外者十一紀之建築如此歐洲宮室之美真有自來也非宣士寺極壯麗門作三層上狹下廣以多柱為之又討孤釐拿寺雙塔入雲餘未盡游矣人民鄙朴相貌亦不佳不甚類德國人乃知法德為治之速也

公園在大道亭池居中林木森蒼整齊可觀

士遜士卜記

夜六時至士遜士卜都。德取法奧魯沙士州之都會也。道路潔敞。宮室壯麗。房舍夾來因河。燈火煌煌。自法入德。耳目開朗。與德國之諸大都邑無異。視蔑士有若絕域之不同矣。德人駐重兵。設總督以為重鎮。馬地若自立之州。不隸于普。而隸于德。但總督命于德主。與隸于普實無異。其總督以勳賞重臣為之。無統文武。並設百司。迥異諸州長官。有吾督撫氣象矣。各名曰 *Mayor* 士的哈打。哈打者言管守也。其猶英國加份拿地那路。

人民三十餘萬。市廛廣大。甚繁麗。馬城臨來因河。有長橋渡汽車者。極壯偉。餘河橋甚多。其故場四面。王宮大學書藏戲院博物院市長署皆聚焉。並觀樓大廈三四層。雕鏤莊嚴。望之環聳。外環林木。王宮以備德主臨幸。高宮中聳頂加二方塔。上刻大像焉。

羅多士館甚壯麗。館前有破法名將基楚龍像。石座刻碑紀其功焉。有伽瑪尼亞大院臨河岸。極壯偉。寺塔甚多。有眠士打秋祠至古。門右平而左矗。單塔高侵雲。有大鐘為十二紀時物。台頂作二大島。傳聞首能翼小孩云。

此二州在來因河外。為德法千年爭戰之所。法人得之則易入德。而躡之故路。易十四拿破命。以此幾分德國今俾士麥得此二州。可旦夕臨巴黎。蓋吾南北朝之爭。准也。亦歐洲得失之林矣。此州壁兵聞有三十萬。然甚秘。以法人頓兵三十萬。築長壘以守之。計德亦同天下也。兵之重無如此地者哉。

渡顛湖記

十月十八日晚七時。自烏弄行半時至波顛餘湖也。波光漫山。草樹雲烟。映帶人家。與樓閣相映。朝

瞰初上船。笛鳴。臨流橫望。于今又三年矣。風景依然。波顛界德奧瑞士三國。昔全為德境。則為德文明開發最先之地。亦以湖山之勝也。其在德諸邦。則拜認滑敦堡巴登三邦皆臨湖者也。故亦秀出諸邦。來因大河自阿爾頻山穿湖而出。蓋阿爾頻山頂諸湖流下。匯于此。巨浸千里。光景明媚。湖中多島。巴登之來乾河島最大。凡八十畝。羅茂度皆種菩提。拜認之靈島為名都。樓閣尤麗。吾三年前曾過之。埋鏡島大半全近刊士但士。則巴登上公營行宮在焉。環以林木。鐵甃為湖。中名勝巴登公避暑。常居此湖中。有汽球室甚長大。為伯爵攝技會藏汽球處。此汽球如非路身。身長頭圓有翅。球長一萬一千英尺。度角計費一五十萬鎊。蓋伯爵常宅竭力以為之。當初放日。德太子親臨觀焉。蓋為全地第一大汽球云。吾過湖適遇放球。升落畢。見先是于雷戲三觀之不意。今日親觀之。亦幸事也。各國人皆有助款于伯爵。德人以公還其所費。今更欲製一大者。歐美人好事。能出新奇。國家助力。勸工以助之。此人所以益勸也。船小泊。伴士卜邑為滑敦伯邦地。臨山有其八紀長壘。今分為二。有橋通焉。平岡迤邐。皆植菩提。有佳釀之廠。古之僧舍改之。旁尚有僧舍存焉。

### 刊士但丁記

船行一時半。至刊士但丁邑。則波顛湖最著名地也。今為自立市府。今屬巴登矣。地臨湖而跨萊因河源。河自阿爾頻山流下如飛。有壘臨之。隔河為大客舍。夕陽返照。飛瀑作紅色。最奇麗。未知吾龍門三峽之流比之如何耳。

刊士但丁昔為方岳。蓋德境之南界。阿爾頻山而臨千里湖。南國諸侯易集。德常巡幸。諸侯則止。此為朝覲訟獄。有刊詩簾樓存焉。本羅馬六紀時物。為西千四百三年所修。牆瓦古朴。皆類中國。三層木作板柱。

甚堅厚。長方廣十餘丈。甚小。大類吾五層樓。德帝亨利第一第三非特力第二馬西密憐皆臨幸焉。教皇亦多有名者。彼之明堂也。千三百平之遺物。亦可寶矣。吾登覽久之。惟近停車場。地價甚高。土人頻年多議毀之。而售其地。而一黨欲保存之。至今未決。果爾真殺風景矣。

樓四壁皆繪圖畫。並數百年物。其最古者。羅馬來攻刊士丹士圖士女新信基督教圖。一為教皇瑪顛第五來朝圖。冕高三層。四人執帳。四角蓋之。威儀嚴重。一墨西密憐居此出戰。囑居民保護其后圖。一作德始祖非特力何烟芻論受王封。為班顛卜地主之伯爵圖。德霸主冕而臨朝。中坐二大僧。陪位旁坐伯爵。單膝跪。霸主賜旗劍。一官立讀冊書。伯爵跪受。西千四百十七年也。班顛卜即今伯林。吾觀歐人封爵圖畫甚多。其儀皆類中國古者冊封。亦禮之自然者耶。何烟芻論氏即今德帝威廉第一。先世此自風靡。遠蘭加拉父爵。蘭加拉父者。為一邑之主。降刀一等。而權相同。始則民舉繼受王封。蓋純乎君位而最卑者。蓋戰國封君之比也。以其左刀之下。姑譯為伯爵。風則未有地治之爵。其詳見歐美總論爵國篇。一西千五百二十一年。新教人毀舊教大僧器物圖。與路德毀教皇詔同時。然則是時惡教之俗已漸盛矣。宜路德之能乘時而起也。

一作刊士丹士人與西班牙戰圖。一勇士擠班人十餘人于水。生氣蓬勃。一作奧人攻刊士丹士圖。奧人渡城橋。土人空巷而走。狀皆西千五百四十八年事也。瑞典兵來攻圖。則西千六百三十三年者。一租攝第二開放刊士丹士自治圖。西千七百七十八年事也。刊士丹士自爾為獨立市府。百年至近乃隸于普魯士。觀此諸圖。刊士丹士千年之沿革。已瞭如指掌矣。而刊士丹士及此樓最動人紀念者。則以約翰呼斯之事。蓋歐土大事莫大于新教之變。爭而約翰呼斯。

實為德人。唱新教攻舊教之初。祖師弟遭焚。教皇與德主詩伽士們同訊。于是樓其影響所關最大。紀漢高不能不先傳陳涉感路德之能不先述呼斯事。雖不成波瀾無二。約翰呼斯雖為波釐細人。而因于此。記于此。焚于此。遂為刊士丹士之莫大紀念名跡焉。此樓即德主及教皇訊約翰呼斯處。有圖寫德主中坐一僧為書記。旁坐寫供。前諾之。而今畏教皇違約。呼斯立對教皇時。從旁觀訕。從官甚多。一圖作焚呼斯加手錄。夜大隱之以小舟送之。獄蓋畏其得人心生變也。一作駐之就焚圖。將軍旗馬先行。一卒執索曳于先。一卒執矛。駐于後。一人荷薪。男女小兒從之。一作約翰呼斯去鬚髮圖。以其得人心使人不識也。一作焚呼斯圖。繫于板足。立柴上。將軍立馬監刑。有所。羣僧怒目。農民哀求。二人添薪。一人燃火。呼斯仰天祈禱。神氣如生。亦旁人感念矣。

臨河有古僧舍。昔德帝駐蹕之所。樓下一地窖。昔囚呼斯于此。凡三年。吾臨省之。有圖作呼斯披髮攤卷。旁一水瓶。此僧寺上小島為之。通以橋。此地最名勝者。自租棧第二。遂僧以賜貴族。後今為大客舍矣。外統水環植花木。兩堂及周廊。猶是十三紀古物。堂畫多。廊畫甚完好。今帝威廉亦補像立此。廊壁厚二尺。中植花木。僧舍畫甚劣。如中國村簷壁畫矣。

又臨湖橋有古屋曰萬理吉宮。呼斯因此經年。此宮新修二塔。三層樓。長楊臨水。甚都麗。道過十四紀古樓。乃昔殺人處也。各士呢士門五層。有大鐘。殺人則鳴之。樓左小屋三層。甚卑陋。約翰呼斯著書居此。門有石刻像。吾購之。歸遂觀其弟子僊羅尼謨士囚室。凡二層。近市長署處。駢車如屋。觀焚約翰呼斯之石。高四尺許。大六尺許。圍以鐵欄。今生蔓草矣。焚時為西千四百十五年七月十四日。次年其弟子僊羅尼謨同焚于此。石凡四人。彼教徒多能守死善道者。吾教人亦可觀感矣。誠至勇天下。惡有不成之事乎。吾有

詩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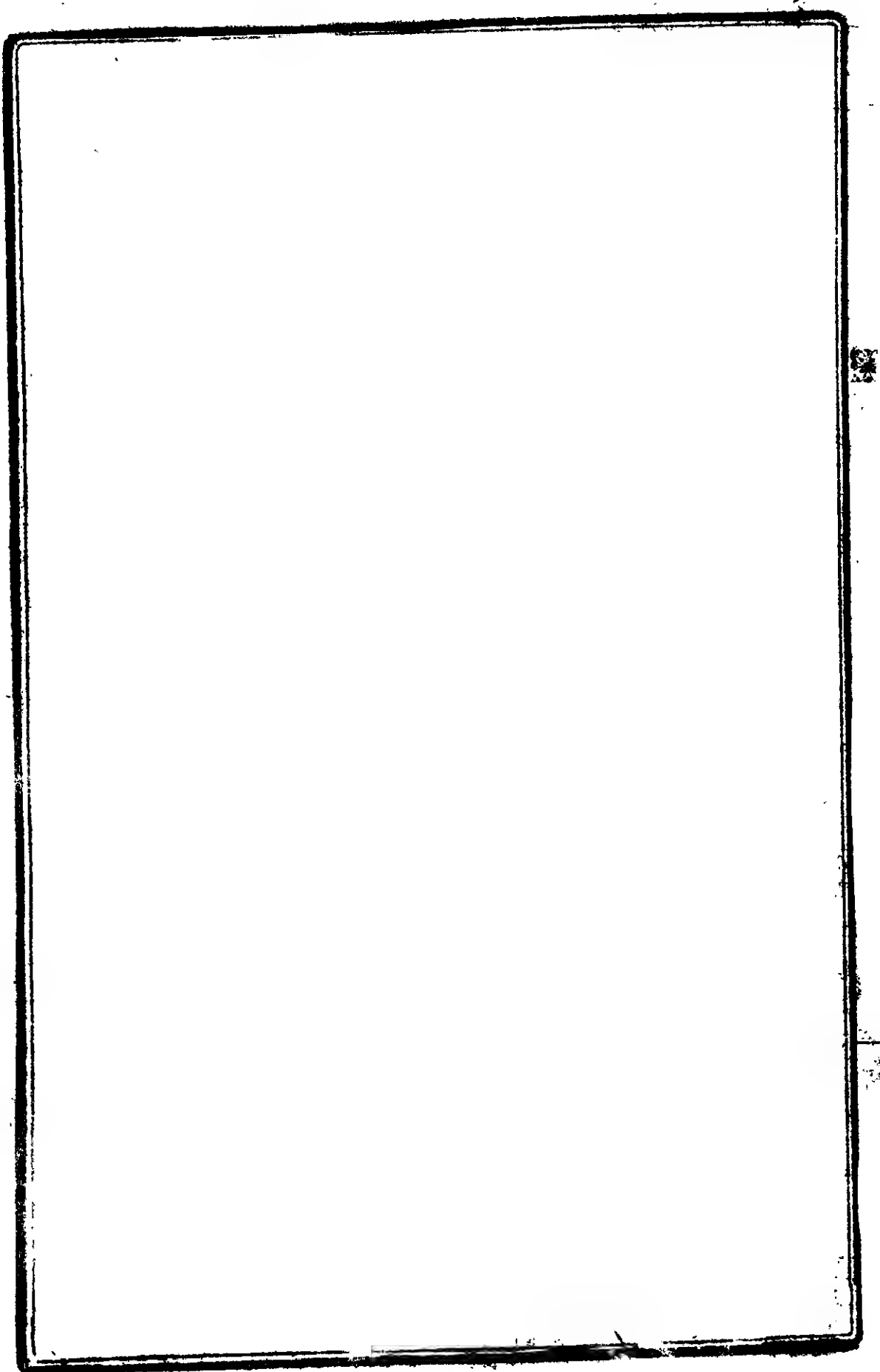
刊士丹士觀約翰呼斯焚石

白石周遭繞綠蕪。鐵圍焚處血模糊。首排舊教終成就。化碧千年亦可吁。

車場臨湖為公園。青紫芳菲至冬不改。長橋駕來因河。有十四紀古樓。風景甚佳。處處多古宮室。道亦紆曲。以之覽古。則不如新色之美矣。小兒未嘗見中國人。到此結隊百數十。追里許來觀。眠士打祇祠。峨特式白石頗佳。方塔屹矗。惟彫刻頗少。有德主非特力巴巴羅沙行宮。在西一千一百八十三年。四層斜瓦。層甚矮。而門前壁畫像精極。至今猶存。顏色不改。德人之能保存古物。亦可貴矣。今德帝威廉始封之祖。非特力。姓何烟。勿論受封班。顧卜蘭。加拉父。即在此室。即有邵家室。自此始也。此宮今為市長署。後堂白石崇階。花木甚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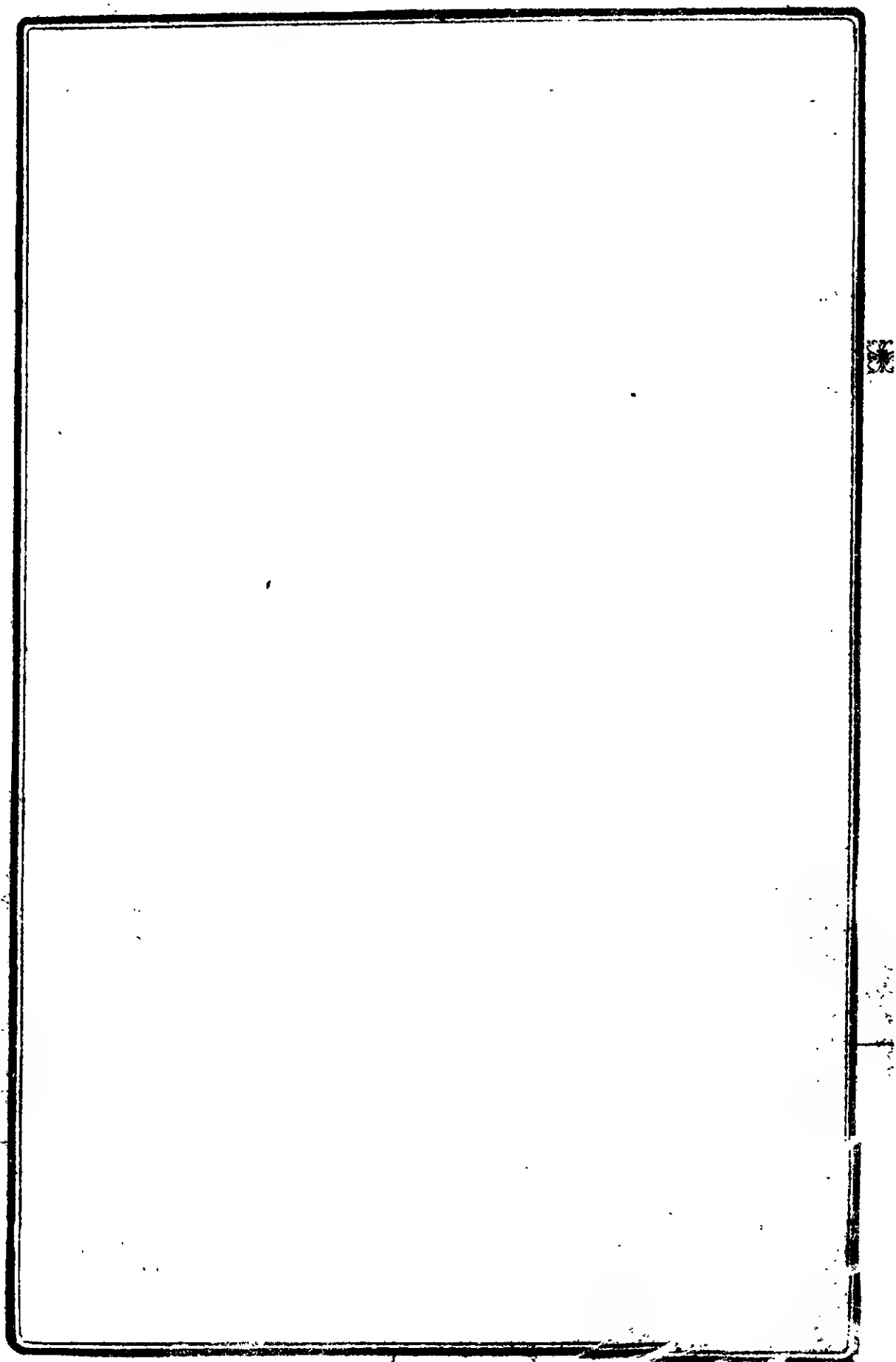
地近來因河瀑。蓋河流臨崇壩瀉下。而成瀑也。美之如格科亦同。吾國河流。龍門想亦同。此恨吾尚未見之。誰為勝也。臨瀑旁崗上有古壘。甚大。作客舍。茂林翳翳。觀瀑最佳。當曉日夕陽射瀑。作紅色。尤為奇麗。夏時避暑勝地也。二時乘汽車行。過來因河。廣十里。烟波渺瀰。居然有大江氣象。過拉多賒路。邑為瑞士自立者。卑謙梯生處有其像。道上僧尼甚多。亦多僧舍。此間似舊俗極深也。車路迴環。循波顧湖。波光雲影。映帶山河。與古壘人村相雜。甚類吾西湖也。漸至山遂入瑞士境。夕至節離。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and addresses.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and addresses.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卷五

蒙藏哀詞上

南海 康有為撰

嗚呼噫嘻。言言出。出鬱攸埋。烟黑氣彌。天火焚將。及大風鼓焉。而燕雀爭巢于堂。主人醉樂于筵。可憂可懼。可悲可憐。豈有過哉。嗟夫。吾亦室中之一主人也。坐視吾室之焚如。而何忍也。雖方焚一室之隅。而全屋廬將燼焉。嗚呼同胞蒙藏失矣。瓜分今真到眼前矣。五千年文明之中國。末日矣。救不救在我同胞矣。夫俄自西伯利鐵路成。窺蒙久矣。吾國人有萬里邊而慢藏不備。于是召俄人脅求三十六款之事。吾國人不環顧外勢而內訌。于是有庫藏獨立呼倫貝爾繼之之事。吾國人不乘夏時長駢襲庫倫密擒諸叛。以絕俄籍。于是有俄蒙協約之事。至今乃始舉國憤張奔走帝皇。待命于俄強。嗚呼遲矣。今俄庫密約十七條布露。有名與實。皆包括蒙古而言。蓋明明吞內外蒙古。新疆之地。令人驚痛。吾讀之手顫淚承。曉我其發出狂矣。其十七條密約如左。

- 一俄人任意居行營業于蒙古。按是已據蒙為本國土地矣。
- 二俄人商品出入蒙古無稅。按吾國人于本國尚有出入口稅。而俄人反無之。
- 三俄可徧設銀行支店于蒙古各地。按是徧收全蒙利權矣。
- 四俄蒙通商用現貨或信用惟蒙古王公於個人信用不負責。
- 五蒙古政府不得令蒙古人中國人為妨害俄人之事業。按並業必妨。然則不許中國人營業于內外蒙古耳。
- 六俄人于蒙古各都市有屋地。並得租地開墾。不侵占蒙古牧地及寺院地。按然則中國人地可任意侵占矣。

七俄人得與蒙古政府訂林礦約

按是全蒙古處處設地方官耳

八俄政府于蒙古要地有設領事權

九俄人商業歸俄領事或俄商料理

十俄得于蒙古各地設郵政局 按是全蒙為其內地交通矣

十一俄領事有利用蒙古郵政權 按是可禁絕中國消息及拆信禁遞矣

十二俄人得有蒙古水道自由航權

十三俄人所立蒙古船橋得收過往乘載費

十四俄人用蒙古草地得三個月不給租 按全蒙除沙漠外皆草地也則全蒙肥沃之區皆為俄人占

盡但以沙漠贖與蒙人亦可謂想入非非矣

十五俄蒙境界俄人確保其漁獵及一切權 按沿邊蒙人不得與俄人共利也

十六俄人蒙古中國人一切契約要俄領事之承認其有爭議以俄蒙混合裁判為據 按此尤奇直以

俄領事為地方官而蒙王為奴隸而據中國為外國矣

十七此調定書以十一月三日有効力 按今已實行久矣

約中所謂蒙古者色内外蒙古東三省青海之蒙古而言則長城外萬餘里之地千數百萬之同胞盡為俄割有近且議設蒙古統監矣古今天下豈有一區降亂而可冒舉國以降亂者哉嗚呼自革命後藏亂頻仍英禁我進兵絕我遣使近則消息皆絕實則派兵據地與俄庫同藏已全失但未布和約耳夫中國之大凡四百七十四萬方英里而內地行省僅得一百三十一萬方英里若蒙藏有失是失去三百四十

三萬方英里。實去中國三倍之地也。普天下古今萬國。豈有一旦而失三倍中國之地者乎。且夫此蒙藏三百萬方英里之地。皆在崑崙山天山阿爾泰山之域。凡吾國黃金之產。皆在此地。而吾內地無之。是吾中國之無窮寶藏。冠絕全球者也。瀚海索倫之馬。古稱渥洼汗血之天馬。與馬阿拉伯馬並駢。以為馬隊天下莫強焉。今吾失此三百萬方英里之金穴。失此三百萬方英里之天馬。所以為富強之本原已絕矣。俄人乘吾內訌。受吾叛藩。橫據吾土地。折辱吾主權。政府以保全疆土為職。敵兵入境。疆土有失。只有拒之戰之而已。無可他商者也。即不欲明與俄人開釁。自討叛藩。保境之義也。乃俄人曰。庫倫吾所認而訂約。中國不得過問焉。浸假冒庫倫一隅。而以割金蒙為約。又曰。庫倫與我所定約。中國不得過問焉。譬家僕判主。冒以主人之產業。貸與外人。立約外人。乃曰。汝家僕與吾所立。我已認之。汝今非主人。不得過問。強奪如此。豈復有和可議乎。即謂姑以理喻之。侯不可而後折焉。則限以三日。若七日。庫改約。兵出境可也。安有以被據地之國。終日求和。未能言和。連月求議。未能開議者哉。以萬里之國。而出此奇恥大辱。天下古今所未聞也。且舉國民莫不攘臂發憤而請戰矣。或願從軍。或請助餉。上自各省都督。下暨各團人民。皆慷慨激昂。同仇敵愾。政府正可因民氣而助大順。明天討而保土疆。豈復有他待者哉。且夫吾今貧弱。議和誠不得已也。若有一線之可望。成雖屈首低眉。終日請命。忍恥為國。猶之可也。然望和之成也。則獻其土地。人民以行。成則誠可望和矣。若欲保全吾領土主權。則和議必無可成者也。今政府曰。言保全領土主權。而日以和議為望。則只有獻地而已。今自俄庫約簽後。外部與俄使會商。已將十次矣。雖有美法調停。而俄使詞意堅強。絕不少改。其如此堅強者。蓋輕中國而不妨強奪之也。夫俄之垂涎蒙古久矣。萬里金穴。全地無兩。今何幸適吾革命內訌之機。餉絕械乏。必無敵理。可以唾手取之。故始尚脅

求訂約以巧偷。今則明借庫倫而強奪。其謂我不國可以不費一矢。而以空言得萬里之地也。夫萬里之金穴不可再得。敵弱之時機不可再逢。諸鄰之協約已定。不慮阻撓。萬國之庫約已宣。不能收復。然則俄人斷無廢庫約之理。至淺矣。其或許以改為中俄和約者。易其宗主上國之空文。而仍收其萬里金穴之實利耳。彼西伯利鐵路。何為借巨債而築。與日本何為傾國力而戰。與諸蒙何為出重利而誘虎狼之俄。豈肯以數十年經營之大業。規畫之遠謀。垂涎之大欲。而一旦棄之虎狼之俄。更豈肯以攫于懷中。得于掌上之萬里金穴。而因空言以歸之。從古近汶陽之田。歸維州之地。或以仗義。或以畏威。或以和鄰保境。息事甯人。夫中國革命內訌。各省自立。無餉無械。其無所畏。不待言也。若夫和鄰保境。息事甯人。則俄人何必干預吾內事哉。至于仗義乎。則國無道德。況俄人密結我叛。而明攘金蒙。師出無名。奪攘不顧。其背義貪利。更不待言矣。況內外蒙古新疆之地。黃金之寶藏。天馬之興區。沃壤暖煦。較之全俄。祁寒寔為善地。近之得萬里之神皋。比于半歐馬。進之可牧馬長城。入吾燕晉河隴之郊。以蹂踐中原焉。以今俄勢未親切。遠隔萬里。吾尚畏之。若使已得全蒙。則俄力宏巨。若巨鵬之舒翼。遮雲蔽天。從何拒之。浸假而據河漢。而臨江淮。然則俄今者之雄據金蒙。蓋自有地球以來。經營至今。利莫大焉。且德之割法羅丁。觀奧師鹿林二州。不過數百里之地。然須火焚葭士大戰。師丹而後得之。英之爭直布羅陀。戰十七年。其滅波也。費餉三十萬萬。死士數萬。日之得旅順。死士以萬。即今意之得的士黎利。亦經大戰數十。而後得。若中國今者。可不費一矢。但以空言震懾之。即望風畏服。然則俄人雖極廉退者。亦必無改約之理矣。是說也。事理淺明。三尺之童。皆所能識。不待知者而知之矣。

惟吾政府也。安坐而待講也。欲以一使之舌。樽俎之間。取強俄已攫之萬里金。變而還之于我。也是猶肥



豕膽羊已入虎口。而牧者乃哀詞揖讓。游說猛虎。望其吐之不其慎乎。是故俄使曰。吾固可議和。汝中國進兵。則無議和之誠意也。勸我退兵。于是西路科布多所進之兵皆退矣。而俄反進兵科布多。東路洮南之兵限不得進矣。而俄反進兵洮南。西增衛隊于伊犁。新疆入我呼蘭。其布置吞我全蒙至明快矣。而我反聽之而退兵。且我之退兵。退出于我境之外。蒙俄之退兵。退出于庫邊之我境。天下豈有吾內國之境而不得調兵者哉。假俄人曰。汝不得駐兵京師。又假俄人曰。汝不得駐兵河北。則亦將從之乎。況俄人以空言脅我也。曰。退兵退兵。而彼寔暗增其師。今自西伯利鐵路。日夕運兵入外蒙。但庫倫已到六萬。阿巴哈又來數百矣。甚至兵入三姓。築壘自由。強占張家口牧場。又日助蒙人練兵。助蒙人攻我瀘濱府。日改蒙服入蒙。誘諸蒙為亂。今增兵數千入科布多。而我望其許。讓受命如響。頓足屈首。退兵境內。是讓令敵兵日夕進行也。無異開門撤防。以揖盜入也。

議和之舉。于今兩月。而使節往來。會議頻煩。絕無影響。天下人士莫不日夕延頸企望消息。政府鎮靜。且謬以必不失領土主權自任。妄慰人心。國民始則憤然怒譁。從軍輸餉。中則寂然待命。希望決議。近則已枵然餒然。止寡憂怒矣。俄人西顧。有巴達坎阿連五國和議未定之憂。又有強與與爭之患。方調重兵。自西伯利鐵路而東來。又聞嚴警。請兵自西伯利鐵路而西去。一間未暇。食新疆之肉。而寢內蒙之皮也。故不得不遑緩出之一也。彼俄人知吾中國人之有虛譁而無實事也。又故延宕之以餒我之氣。吾一鼓而盈。再而衰。三而竭矣。俟吾民氣既竭而後取之二也。

彼俄人熟知我政府之怯懦也。各省自立。財賦無出。尚不敢調兵定亂。以圖一統。而敢拒強俄哉。故可以不折筮取萬里之全蒙矣。三也。

彼俄人知我革命功人之意。以十八星旗自表。但知保長城以內中國故有之地。而不計滿蒙藏之保否也。庫倫獨立在去年矣。而我費然毅然。半年內訂爭就南。爭入北。爭內閣。爭借款。爭變新服。爭女子衣履之繡否。而置庫倫西藏獨立于不顧。我本棄之。彼更宜安坐垂手以代我安定之四也。

俄人深慮周思。亦或議及民主之國。民權較張。此次聯庫吞蒙。類于入室行劫。萬一國民同情。明年夏時躍馬沙漠。謬然開戰。則亦不可不預為之備也。故俄使于今高卧不理。外部百請。悍然不顧。俄人乃日夕進兵調械于外蒙。塞布間謀測繪于內蒙。日夕扇亂于諸蒙。令吾北鄙萬里。騷然奔命。疲于應對。而後徐取之五也。

彼得巴達坎和議成後。奧爭無事。庫使朝俄。名分已定。乃遣重兵壓境。或直入內蒙。乃宣言曰。俄蒙約已定。即又直言曰。蒙為俄有。至是時也。至政府惴惴恐慄。不知所措手足。遑有言戰哉。惟有低心拱手。以萬里金穴。百戰河山之全蒙。新疆獻之于強俄而已。舍割講外。豈有他術哉。今之妄以必不失領土主權自任者。既無兵械。絕不布置。只有退兵。只有乞議。試問以何物拒俄。而保領土主權乎。然則今政府之日待議和。而以不失領土主權自王旨。大言以慰國民而已。必非有寔事矣。至是時國民憤極。欲戰則兵械皆不備。蒙勢已全失。又以何物與俄人戰哉。至是即怒革政府。人食其肉。亦無濟矣。況政府又實有艱難之情乎。不練之兵。乏餉之狀。既非可戰。強俄難敵。突厥可鑒。得以自解于國民乎。

質而言之。我一千三百餘萬方里之神皋奧區。金穴馬寶。全蒙新疆之地。自今以後。永割隸于強俄而已。我新疆全蒙之漢蒙千數百萬同胞。永奴隸于強俄而已。凡今外部之磋商。皆為詞費而已。凡我國民報紙信電之怒憤。皆為氣費而已。凡有遣兵助餉入蒙古新疆之事。皆為浪費而已。凡此三費。不過為萬里

之全蒙新疆充予詞備購儀供葬費以見送死之餘情而已嗚呼豈有少補哉鄙人自甲申馬江敗後而上書言蒙憂及已未丁酉而頻言邊備及戊戌言事壬寅刊官制考尤詳經營蒙邊藏準之制其書今具在而迄未行也如使少行吾言何至今者舉國皇皇哉吾固知俄之吞蒙英之取藏久矣吾主疾趨庫倫而擒叛佛亟入拉薩而定藏亂而成書不布者逆知其必不行也今吾以激血上涌怒髮衝冠挑燈握管疾書不休者豈有聽之而有補者耶亦不過充全蒙之哀詞云爾嗚呼夫使僅弔新疆全蒙而吾三遠以東長城以內廿一省中華故地能無恙乎吾今之哀詞亦可以已非忍也知其必不行而無補也雖然他日之哀詞將徧哀于遼東及各內地行省吾誠不忍及吾身而送吾五千年文明之中國葬也吾明知不行矣吾能已于一言哉吾姑妄言之或妄冀吾全國民之憤然起而救之也

夫既畏俄而以空言割全蒙新疆與之則強英援和約之利益均沾而請曰其以衛藏與我無論亞東拉薩野人山片馬皆進兵藏久為英有勒兵不得進遣使不得入即皆不爾吾畏強俄而不敢戰其能與強英戰乎則是今日以萬里之全蒙與俄而明日必當以六千里金穴之衛藏與英矣于是日本援和約之利益均沾而請曰其以東三省與我無論東三省久為日人範圍鐵道亘全遼軍隊雜吾地即皆不爾吾畏強俄而不敢戰其能與新勝方長之日本爭乎則是今日以蒙與俄而後日必當以三千里蟠木沃沮之三遠與日矣于是法人又援和約利益均沾之例而請曰其以滇桂與我無論滇桂之邊鐵道深入龍州進兵久為法人範圍近又求廣西鐵道即使不爾吾畏強俄而不敢戰其能與強法戰乎則是今日以蒙與俄後日即以吾腹地數千里之滇桂與法矣于是德人又援和約利益均沾之例而請曰其以山東淮徐與我無論山東久為德人範圍今青島增兵膠濟支路索築鐵道交迫即使不爾吾畏俄不敢與戰

者其能與強德戰乎。則是今日割蒙與俄。俄日即割二千里。文明心肝之山東。淮徐與德矣。至是時強與強。豈能不少染指乎。即在守孟綠義之美。國思拓太平洋之霸圖久矣。即不然。亦當行均勢之義。亦不能不破戒而求江浙閩廣之沃壤。吾畏俄而不敢戰。至于是時。股肱已盡。幅員益少。內亂益甚。割據並起。其誰能守大江以南乎。其誰能與意奧美戰乎。則是沿邊皆盡矣。少候頃刻。苟延殘喘。英人由藏通鐵道于川。以据長江之域。俄人南牧而爭秦晉隴之郊。日人爭燕。德人爭豫。則吾五千年文明之中國。四萬萬之同胞。為印度為波蘭。耗矣哀哉。

凡此禍臨眉睫。皆順勢所必至。推事之自然。度非過激之詞。更非先知之智也。嗚呼。凡吾同胞。其忍讀此中國分亡之哀詞否乎。不忍讀之。掩耳盜鈴。而分亡至。忍心讀之。而不及時發揚蹈厲。舍身家以殉國。而分亡仍。至日之大隈伯見我。授我以所作中國瀕死論。即一言曰。汝中國瀕死矣。爾其何為乎。吾默然。然無以應。吾今以告吾同胞。吾同胞。愀然其若何。其安坐待中國之亡。而甘心以身為奴乎。

聞政府之意。謂俄沿吾邊。駐兵四十萬。將欲禦之。非六十萬不可。兵事至難。萬勿輕言。此固持重審慎之言。誠然也。依此言之。則只有議和。故限我退兵。聽之。俄延宕。聽之。蓋如木偶。如空虛。惟人所欲為。所謂和者。不外割讓。所謂割讓者。必盡全蒙與新疆之地。與俄而各國均勢之瓜分。繼之。腹地之瓜分。繼之。然則循是說也。只有待亡而已。吾政府識見甚定。應付甚暇。有主于中。不動于外。吾同胞若聽之。則惟有安坐以待中國之亡。而甘心以身為奴而已。

夫政府習見夫前清對外之事。以為道咸光緒來。凡戰則必敗。割而禍大。和則雖稍有失讓。而勢安也。不悟夫今茲革命。內訌之形。見勢紆迴。非前清猶有國力之比也。今茲割讓。即名瓜分。勢終不安也。或政府

亦知瓜分之不能立盡也。尚有腹地數省。足立小朝。以為劉豫蕭譽而自娛也。故與其戰危。不若和之安也。雖然。此或政府之自娛。自安。或然。或不然。惟我四萬萬同胞聽之。則安坐以待中國之亡。而甘心以身為奴而已。

夫以當今吾政府之勢。用兵之難。豈止如所云云而已哉。吾為政府辨護代言之。

第一義在餉矣。即四境無虞。尚日以乞貸度日。經年議借。有同乞丐。豈況用兵。豈況拒俄。吾無餉。吾乏金。然則奈何戰。

第二義在兵矣。吾兵號百萬。多為合練。兵無幾。又無後備。夫驅市人以戰。強俄百練之兵。引步兵以敵可薩克驍悍之馬隊。猶以犬羊而敵猛虎也。必無幸矣。然則奈何戰。

第三義在寒矣。方今漠外官冬。玄冰厚雪。瘰指裂膚。驅南兵而遷地。渡瀚海而沙漠。行役已死。何有于戰。南方馬弱。不能踏沙。朔漠無草。馬無所食。而俄人自西伯利苦寒之地而南牧。反見漸暖氣候相反。故冬春之時。皆非吾國敵俄之候也。逆時必敗。然則安可戰。

第四義在路矣。俄人西伯利鐵道。迂吾庫倫之北。其距庫百英里。其入庫與吾外內蒙皆易如踐堂室。而行枕廊。吾三道出師。中則張家口。西則科布多。東則洮南。皆無鐵路。運兵致械。莫不極艱。不待比較。吾何以敵之。然則奈何戰。

四者之不敵。先在廟算矣。若夫砲有幾。槍有幾。火藥若干。彈子若干。製式同否。能給若干。兵能戰若干。日練習若何。堅輕遠準。連與俄之比。若何。輕重工程隊若何。砲隊若干。訓練熟否。飛船若干。與俄比。美若。今新發明之軍械。備否。度皆未有蓄儲也。夫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而敢妄言戰者。是擲人民土地于孤注也。

則按今之事實情勢。萬不能言戰。亦非政府之大誤也。

雖然果若是也。吾五千年之中國。安坐以待分亡。吾四萬萬之同胞。延頸以待奴虜而已。夫自古對外之道。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和無可和。守無可守。戰無可戰。均亡也。猶必擇一以行之。然則戰則敗。以亡。不戰則分。而亡。其亡等也。而不戰則必亡。戰或不亡。則戰猶有望于不亡。而不戰必無可望于不亡。夫苟可不召瓜分。吾亦不敢言戰。惟必召瓜分。而必亡計之。愈熟較之。愈審。然則今日俄庫之事。舍戰無救亡之理矣。我大夫君子。邦人諸友。思之思之。決之決之。今日欲救五千年中國之命。非戰不可。欲救四萬萬同胞之奴。非戰不可。

以吾計與俄戰。非止不亡。且可望勝俄焉。一。俄兵本弱。我憤怒之以理直。二。俄兵多叛。我擾激之以內亂。三。俄黨不同。我散敵之以異議。四。奧土有事。我牽掣之以外患。四者行。而俄無能為矣。不必攝其虛聲。而遽退縮也。更孰籌之。不可不戰者。有五。凡此九義。戰可決矣。

何謂憤怒之以理直也。夫戰勇氣也。師直為壯。曲為老。俄人乘吾之內難。奪吾舊好。誘我叛藩。強占吾主權。強奪吾領土。吾舉國之民。莫不勃然憤怒。輸餉從軍。爭起偕作。九省都督。諸軍將校。電議載道。咸請討庫。自征叛土。勇氣鬱律。所謂直為壯也。俄人詭謀。徒出自其政府。保守黨為之。乘人之危。強奪人之土。其為不義。國人共知。而乃驅士以死。以為關邊拓土。其誰用命乎。昔日本之勝俄也。吾問日人以勝之之道。日之將曰。吾日本之發槍。不若俄之及遠也。惟俄人槍多妄發。或未至戰線。而先發。發又多不中。而吾日本非入戰線。不發。發則多中。故能以近勝其遠也。我日人怒俄而為國戰。故勇氣百倍。騰躍競前。敗不肯奔。俄人一敗。即棄械而遁。各鳥獸散。此吾日人所以致勝之由也。俄人軍械多新式。即防營之電網。吾日

人非獨無之。然且不識。久無以破之。各以二席對立。乃竟能遮電氣而躍過之。實出幸事耳。非有預算也。日本地帶寒濕。與吾直省相若。吾北土凍。而日人祈寒戰。俄亦能勝之。總而言之。日能勝俄者。全恃師直。為壯之勇氣也。俄人非有愛國同仇之勇。此所以敗也。今俄人之暴我。不止如待日。吾國人之憤俄。亦不止如日人之憤俄也。且俄吏待兵甚暴。故俄人不願為兵。多自殘肢體以求脫。或逃外國。或自盡。皆頻見。大斯拉瓦艦泊法港時。逃卒至百五十之多。更日慮其為變。莫斯科總司令至禁新兵四個月內。不得攜小刀斧鑿。蓋以防其自盡。而遠東報告。一月內。各軍自盡者三十一人。則俄兵之怨叛。無用。有事非逃。則倒戈必矣。且俄兵多于大操時。襲其長官。尤各國所未聞。然則俄之強也。徒為虛聲。其兵實不可用。以吾理直氣壯之憤。兵破之必矣。惟其馬兵砲兵。稍可慮耳。若能激義憤。奮死不逃。如日人然。則俄兵雖有勝械。而無其義憤。只有逃以偷生。如昔日耳。昔吳夫差之滅越。豈不極強。勾踐式怒蛙以訓其民。卒以治吳。患我懦怯。不能激厲吾士耳。以日例之。則我非不可以勝俄一也。何謂擾激之。以內亂。俄革命虛無之黨。偏于全國。積以五十年根據。深遠。故俄之陸軍。率多軍黨。海軍尤甚。舊事無論矣。以近五年兵變考之。如波旦金戰艦之變。如恭斯達特要塞之變。如斯維博克之變。如海參威之變。如色巴斯脫爾之變。如塞野佛之變。如達石堅之變。如喀斯洛野克斯格之變。無一非海陸軍人為之。至近事。則前駐維達之工程隊。戰甚烈。至近我伊犁之土耳其斯坦之軍隊。內容革黨尤盛。達石堅其集中地也。前半日兵變。殺死幾二百人。其謀甚久。警卒無一知。兵則無一人不知。而無一言者。則知其鼓扇甚大。但無高官主持之。故不大成。自中國革命後。俄人羨之。集議于巴黎。不行暗殺。改師中國。以軍人革命。波羅的海黑海艦隊多同心。陸軍則自俄京外。各兵帥同心革命。惟可薩克之馬隊砲隊稍可。



恃耳。若開戰時。軍人必倒戈與中國。合常備兵必不奉遠征之令。續備兵必先逃。若與俄開戰。直可以得其西伯利。部要之俄軍革黨。日夜望吾與俄戰。而得從中乘機作亂焉。昔日人之勝俄。豈盡日人能為之。亦賴其革黨倒戈之力。吾今猶是也。故俄方內顧不暇。奚暇攻我。且吾更可通其革黨。鼓其內變。俄之革黨。高才聚于瑞士與巴黎焉。吾游瑞士之般京。觀其大學學生六千。而俄生四千。皆革徒也。兼通德法言。皆苦乏財。若行強力以求濟事。就中女士尤為英豪。出入巴黎籌謀百端。若以吾軍餉十分之一。以數百萬金分布其瑞士之諸生。則俄之內亂將自焚矣。一也。芬蘭人波蘭人憤俄之虐也。日圖起兵。若助之以餉。俾與革黨通。俄之內亂將燎原矣。二也。然此尚為遠圖也。今哈爾濱俄董事會會長某告吾商人曰。吾俄革黨徧布內外。日夜思倒政府矣。特無外患。則防範甚嚴。若中國決戰。吾等自能內應。兵士倒戈。十之八九。若中國能助吾等之餉。則中國可不費一兵一矢。而亂俄矣。其言尤確而可信。以革擾之。而吾長駁入庫倫。而擣西伯利。而出伊犁。以入其安集延霍集占。復吾可薩古之舊壤。我之可以勝俄二也。何謂散敵之。以異議。今之庫約。不過其政府保守黨一面之意耳。即其反對之自由黨。深不然之。不獨以乘人內訌。奪人領土為不義也。俄與吾界沿邊二萬里。難于設防。若與吾為仇。他日吾自強。慮吾報復。則既須以重兵防歐西。復須以重兵防亞東。力不任也。自由黨如此深與之結。以撓政府黨之議。安知不屈以相從。故吾一面激昂備戰。俾其自由黨有言。若是則必戰。而後可和。如斯和也。乃不至失萬里金穴之全。蒙新疆以名瓜分也。故無論勝不勝。亦必一戰為和三也。何謂牽掣以外患也。奧與俄方有巴達坎之爭。俄人已調烏梁海庫倫之兵隊十四師團復西矣。夫俄與奧之爭。巴達坎也。其重要遠過于蒙庫也。昔奧自得赫次戈二州。後欲進得亞特里底格海灣。而俄助塞

維阻之。奧乃欲得沙爾巴以立足。又有聯盟之德意之助。故奧欲亟一決戰以定之。自六月時。奧修加立西營塞。而匈牙利提增軍備。案通過。七月奧全境捕俄偵探。八月奧修巴達坎邊軍備。九月奧增兵于加立西及匈南境。十月奧議院通過軍用費二萬萬一千萬。奧議員沙博及各報請占勝惹克諾維巴利大。增兵備戰。十一月匈報言已全奧備戰。政府命塞維邊郵電各局線不得傳他報。留供軍用。禁各報言軍事。召集後備軍。奧相言備戰馬津貼軍士家屬兵過之村邑供運械及住屋運麵粉八百萬。啟羅牛八百。往波拿。供海軍。匈京運軍隊及糧械。一月不斷德人助奧四師團。三十日奧首相發戒嚴令。十二月三日奧人在荷蘭礦工皆召還。初五匈議院停止預算議改議備戰。須備兵二百萬。馬五萬。初九奧海軍全集于波拿。奧銀行在倫敦者悉停提款為戰費。太吾士報謂奧備兵已五十五萬。參謀長已令全國備戰。俄塞雖退讓布加利亞亦欲與奧和。以免為奧所利用。俄畏奧德之連合。為此故。故延宕庫事。我之苟延殘喘為此也。故我之及今直討庫。或直討俄。乃天授之機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吾今宜密與奧謀。或結攻守同盟。奧向無所得于中國。必利吾酬。奧攻其西。吾牽其東。加以內亂。俄必難逞。可戰四也。且吾縱不欲戰。而不能禁庫倫之不來侵。亂也。更不能禁俄不外藉庫。自立名。而內助庫。而犯也。頃庫由車臣土謝圖招馬賊五千由俄將訓練。以其地金礦押五百萬盧布以為餉。自海參威買機關鎗五十。大砲六門。子彈皆足。以為南侵計。分東西路。派測繪生東探。繪奉吉黑至長春。西探繪歸綏。又遣偵探自張家口至北京。設軍用鐵道于瀚海。和林札薩克圖布。聯騎匪馬賊。分犯黑龍江。派兵由科巴拜喀侵新疆。派使聯藏。勸達賴自立。以圖牽制。由那賴哈分兵攻東四盟。今烏蘭達班電局已為蒙奪。錫林果勒盟長特魯特貝子已為庫擒。而派使代領其土。熱河都統何宗蓮言逆庫橫行內。六盟如入無人之境。問政府

能否保護。若其四出扇惑。侵擾。突東西六盟。日見告矣。俄人日夕進兵。助之。陽名庫揚。實則俄侵。吾則內蒙。新疆。萬餘里。皆不備兵。無以保衛之。則諸內蒙不堪。侵掠勢必漸即叛降。即不然而二萬里防兵。須兵若干。須餉若干。若不備不虞。又不敢言。戰終折入于俄。至是戰乎。則俄兵百萬南下而牧馬。縱橫馳突于燕。晉。秦。隴之郊。將何以禦之。不及今早拒之。至是雖欲拒戰。無能為矣。古人所謂縱敵患生。違天不祥也。庫以屬藩。明叛義。應天討。俄以親鄰。明受吾叛。吾安能畏強俄。而縱屬藩以自亂哉。吾今討庫。非討俄也。若俄助庫以戰。吾終不能避俄而不討。庫以坐聽全蒙之失也。此戰必不能避五也。

且夫俄者。吾二百年友邦也。吾固願與和也。乃陰通我之姦賊。強奪我之領土。以進取而反命我。退兵以延宕而戲侮我。政府此其視我。非國侮我。無人背棄人。道鬼神。同憤我。萬里之大國。四萬萬之人民。豈能受此奇恥大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寧待于較量而後為戰哉。昔法人革命之後。內則諸州並叛。庫藏皆空。其勢至危。過我今內地無事遠矣。外則普奧連兵。同扶王室。並壓法境。當時普兵以精銳冠歐土。其將軍又宿將盛名者也。其視法之烏合民軍。既非訓練之卒。更非節制之師。以為可師行枕席。長驅入巴黎也。然而法之議員巴利大。呼于眾曰。凡我人皆負自立之債。有力者宜竭力。有財者宜竭財。自貴賤老幼。精神形體金錢物料。皆宜竭集。以防其國。凡我國人。無論內為民。外為兵。皆宜同心壯者力戰。巧者造械。勞力者運炮運糧。婦女縫兵衣。造戎幕。看護傷者。老人演說鼓舞戰士之勇氣。鼓舞富人之出財。公屋以充兵營。工廠。廣場。乘馬以充兵騎。馱馬以充架砲。獵銃。刀劍以留守內地。全國民全一心。全共和國如一。大兵營。于是殷敦大呼于眾曰。凡吾國人生存于今日。一則大膽。再則大膽。三則大膽。于是創行徵兵令。舉國民一致。自十八歲以上。廿五歲以下。皆執兵備戰。走于戰場。共得一百二十萬兵。勇氣如山。敗而不

撓勝而益振興與普戰二軍為之不支乃引軍退法徵民兵自此始也夫戰勇氣也非形式所能為也以憤兵勇氣與形式之兵戰未有不勝者也法人吾師哉吾國今雖乏餉然國民不信其政府耳頃聞京津二地吾國人存放銀于外國銀行者已有三萬萬七千二百萬若并青島上海香港而計之必不止倍此數也然則國人絕非乏餉也山西票號與各省錢莊銀號果能聯合成一萬萬之大銀行購金而鑄金錢行紙幣則餉不可勝用也拿破侖之四征法之戰普而還普十五萬萬之債以此耳銀行未成先行軍用債票國民公任之猶可為也若欲械乎則亟購于德美日即在戰時尚可于智利等國購之不患無械也患無兵乎吾國至弱立于四戰之地不能不以兵立國萬國皆行民兵吾未行徵兵法非有大故亦難行之今者拒俄乃天與之機也及今祈寒未能戰也行舉國徵兵之令壯士二十至廿五皆令充兵法革命時人民二千萬而徵兵一百二十萬幾二十人出一兵普國人三千餘萬而兵六百萬幾五十人選一兵以吾民之多百人選一猶可得兵四百萬練之三月粗識戰陣至明年春夏之間留半為後備兵益精練之舉半數分二十隊以防蒙準之邊或入俄境每隊十萬其誰能禦之俄有西顧之憂豈能虛全國以東來乎若已練之軍已備之械凡二十餘萬盡遣前敵入俄不止防蒙準之邊而已日日教訓激勵之亦如法然一則大膽再則大膽三則大膽一則救國二則救國三則救國勇氣百倍同雪國恥何遠不若法人凡吾全國人如一兵營貴賤老幼貧富精神身體金錢物料盡集以辦拒俄之事壯者力戰巧者造械富者輸財智者運謀辨者演說勞者運送婦女造軍衣戎幕看護傷病有馬者充騎兵能如法人然然而不勝俄者未之有也可戰六也

夫勝敗之數至難定也視其勇氣視其智謀不能以虛聲論也弱者反勝強者反敗古今國多矣吾遊雅

興登其城中。皮多利岡。倚其勝波斯紀功之觀。而望海波。則雅典人以四萬兵。敗波斯百萬兵。處也。又遊  
德國觀普王大非特獵。以三萬人破法俄奧三國大兵。圖處為之低徊焉。若在吾國。光武以九千之師。而  
戰王莽百萬之虎豹。犀象之兵。周瑜以三萬之眾。而破曹操八十萬之兵。岳武穆以五百拐子馬。而破金  
兀朮十餘萬之兵。若此者。豈較多寡強弱者哉。若以多寡強弱論。則彼雅典與光武周瑜岳飛大非特力之  
眾。不若波斯俄法奧王莽曹操兀朮遠矣。只有俛首割降而已。然而雅典與光武周瑜岳飛大非特獵勇  
氣邁倫。決戰而果勝之。夫戰勇氣也。能勇氣不怯。先操勝算矣。今以萬里之中國。四萬萬之人民。聞外敵  
而畏之。聞瓜分而震之。既無前事之預備。又無臨事之勇敢。此俄人所以敢于吞凌。而知其可以空言得  
萬里之地也。故俄庫之事實。我召之。若今大易其怯懦之性。振其邁往之概。日夜念雅典與光武周瑜武穆  
大非特獵之壯。則何俄之可畏乎。且夫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也。吾家先中丞公諱國器。嘗統兵矣。戰則  
必勝。告吾曰。凡兵經敗後。膽氣盡裂。聞砲驚心。不可復用。宜選新兵。以多待寡。務必勝。以壯其膽。吾國之  
鹽集馬賊。皆百戰悍者。今為元戎先啓。以率新兵。俄大敗于日。所謂敗軍不勇者也。聞砲胆裂者也。若  
今者初戰。吾求必勝。則俄之前徒必屈。吾兵輕敵。益悍厲無前。俄于此後望風瓦解矣。兵法曰。避其實。擊  
其虛。善之善者也。昔波以百萬之國民。而敵強英三十萬之兵。蓋波人專用一二散卒伏地中。英兵來則  
匿避之。去則出而掩擊之。故英兵傷者數萬。今俄人所利用者砲隊也。馬隊也。吾巧避其砲隊。馬隊。而專  
攻其曾敗欲逃之步卒。交通其倒戈之革軍。以多數新兵。臨其少數舊卒。求必勝。以壯我士氣。而後大戰  
則何畏于俄乎。可戰七也。

且夫立于競爭之世。非尚武無以立國也。兵者氣也。摩之而後熟。熟必頻戰。而後膽猛而可用也。若永不用。

兵則兵氣不揚。民不習戰。則思懦成風。方今立國之大戒也。吾自革命內訌。久為列強所輕。即無俄之來侵。吾亦欲有所試。以振吾兵氣。練吾兵識。習吾兵膽。以防不虞焉。況今者俄先不義。其可藉此以試吾兵。雖有敗乎。而令吾兵多閱戰事。增長多矣。故俄不來戰。我亦欲戰。俄先驅兵以入西伯利部之郊。而何畏于俄乎。假令戰俄而慮敗也。我寧讓利權于德。日。或開蒙古為萬國通商地。而借兵借械以戰之。又寧或割地于德。分東蒙于日。今與俄持項。俄取全蒙。日甚妬忌之。謂有礙其國。甚者寧以庫倫與日。俄保護為緩衝國。而必不聽俄以空言取吾萬里之全蒙。以召瓜分也。不可不戰八也。

假令百戰而百敗也。吾然後割地與之。他國亦不能援利益均沾之例。以坐分吾國。假令列強貪涎亦思染指。彼戒于戰俄之勁抗不撓也。彼必集其議院。合其異黨。咸許籌巨餉。費巨兵。而後可得也。則黨人異議必畏難而不能行也。若是乎。則我雖割讓于俄。猶得保其餘地。則我中國內地仍可自保。他日治定。再戰俄而取之。猶有望也。必不令敵人空言而取萬里之地。而名列強均勢而起瓜分也。不可不戰九也。

竊聞庫人內訌而餉絕。官俸兵糧皆不能給。軍民逃散。庫政府只知搜括。失信殃民。民怨甚矣。且多知為俄人所欺。若及今直持庫倫。擒渠洗穴。斷俄憑藉。不可失也。若以今餉乏候寒。吾就不敢即戰。獨不守乎。豈有不恃戰不備守。而但請和者乎。今畏俄而拱手請和。畏俄而聽命退兵。然俄人則分路進兵。叛庫亦隱謀南牧。而我內蒙回首面內。歸心中華。即外蒙之土謝圖喀爾喀諸旗。亦尚有未歸庫倫者。無論三音諾顏也。內外蒙萬里之間。多邊防未設。或疆界未劃。皆宜及早預備。分道嚴防。以萬里之長邊。大牙之交錯。然則不傾國之現在兵力。豈能防之。築軍用鐵路以為通。廣屯田以為養。明斥候以為防。善間諜以為探。密測繪以為備。縱反間以為離。或令庫人自拒俄而內亂以絕其望。或乘機直搗庫而擒渠以斷其臂。



皆及今為之。或猶可及。若日聽俄人退兵之恐嚇。則是甘心讓地待亡。夫天下古今。豈有內治其國。調兵保境。而許他人之置喙。禁之者乎。勒退兵者。無異勒割地。云爾。彼之敢發此言。輕我為不國。命令屬國云爾。而能受此言。已自安于非國。況于聽命乎。勒退兵而可以聽命。無異于獻地也。無異于臣屬也。豈有外交乎。此而不抗。無以為國。只有明正其謬。延宕其時。晝夜進兵。以為戰守之計。百事可議。可商。若兵有進而無退。此為決定不易之義。無可商者也。

我國民居監督政府之任。夫政府以保護土為責任者也。今者俄以無道誘吾叛人。強奪吾土。政府只有直搗庫倫。自領領土。本無和議之可言也。然政府以守禦未備。不敢驟戰。聽之可也。屈首請和。不得已而聽之可也。然政府已為失職矣。若夫聽敵命自退兵。而聽敵之進兵。以拱手獻地。此則國民應盡監督政府之責。而不能聽政府之謬妄獻地矣。今則國民同負割地之罪矣。議院者代表國民者也。對此退兵割地之事。應如何監督政府乎。否則議員坐獻地之罪。國民可不認此議院矣。今吾國民丁此絕地。宜人人同心。合全國為一營。舉國民為一旅。破釜沉舟。背水為陣。以拚一戰。勝則國存。敗仍不亡。人人學夫差之使人呼于廷也。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政府受命于國民。而憲法未定乎。今為中國生死存亡之秋。若國民多數同情。而政府不戰。國民另開國會。公同決戰。議可也。公同決進兵。可也。公同舉元帥。可也。若政府違國民之命。易政府可也。

國民乎。議院乎。政府乎。中國幸存。恒于斯。中國分亡。恒于斯。惟幸圖之。

蒙藏哀詞下

吾此文草于夏秋之間。吾政府情于外事。于蒙藏萬里之大變。皆置不理。吾入藏軍將士大敗。引退而



不救。英使來文數月不復。而甘引退兵于俄蒙亦然。乃至于楚粵割據。亦行退讓。英人熟知吾政府之畏怯。退弱無能為也。雖四萬萬人之國。非百萬人之波國之亢厲比也。所謂八空虛之地。行枕席之上也。又見俄勢力日入于蒙。庫約已定。兵隊東侵西掠。將吞全蒙。新疆而末已也。英人恐其勢之故。亦不能不納達賴而定盟約。不能不調大兵而入藏。頃聞江孜察木多駐兵數千。拉薩駐兵二千。日進不已。今英報助之。英政府持之。非復昔者一使之言矣。而達賴既與庫倫聯盟。拒我又將遣使游歐。浸假而約章漸交于列強。浸假而英兵彌滿于藏境。吾于藏也使臣骨斷諸將血埋。匹馬隻輪不返。英又阻我道路。不通。曾幾何時。全藏幾無吾華人之影矣。國民譁其遠隔數月。乃謬發拒文。以復英使。則遲矣。大勢已失。無可挽回矣。尚何屬地之可言乎。嗚呼。賣此六千里之金穴。此政府之罪也。雖然。蒙藏之自立。起于前年之革命。則不能盡責于今政府矣。辛亥之冬。吾草共和政體論曰。晚清將去。蒙藏必不能保。嗟乎。不幸吾多言而中也。然則為今之計奈何。仍竭全國之力。以與俄戰而已。當巴達坎之戰。事未定。奧俄相持。德意助奧。而英法亦不滿于俄。俄豈舍近圖遠之時哉。若俄遠肆東封。法英亦惡其失歐中拒德之勢也。且俄自與日戰。後財力困絕。公私交匱。以公債紙幣強行于民。幾與吾同。外強中乾。諸鄰不睦。不足畏也。今但傾全國之力。以拒俄。俄牽于歐東之爭。必不能與我戰也。即果欲戰。亦必有他國出而調停。而後吾蒙可保。則英亦必歸藏。吾乃兩失之。此天與也。若但畏縮不敢拒俄。則豈但蒙藏並失。瓜分即至中國之亡。恒于斯。中國之存。恒于斯。惟我國民圖之。此文于今。幾為過去。然亦有握要中于今日者。故仍錄之。更生記。

吾國之號稱人豪者。其知識粗知讀萬史而保中土。於是竟有主棄蒙藏者。則今真棄矣。何其偵哉。雖然。以

彼謂蒙藏非吾內地不足惜也。豈知蒙藏不保其後必至侵中土而裂中土也。二千年來匈奴鮮卑突厥吐蕃久為邊害。吾西北鄙萬里之土甲冑生蠶蠶庭帳蓄烽火斷脰塗膏不知幾萬億。以事防邊猶無以為計。不然兀兀長城雄壓萬里何為而作哉。二百年來燕晉秦隴之間堡候生草居人安枕是臻何故歟。蓋自清朝取朔漠四十國。西定準藏奄為版圖。以大我中國之聲靈。僅乃得之。且夫蒙藏之為地其為廣大比中國何如哉。中國內地千三百萬方里。而蒙藏之地三千一百萬方里。蓋幾于三倍中國焉。以言富藏則阿爾泰山即大金天山西藏皆崑崙之墟。大地之頂產金之所。大地之金礦莫大焉。以言畜牧則馬必渡沙足力乃強。內地馬少弱不足為戰具。故索倫馬隊清時已興。而大宛名馬漢世所求今皆在我蒙域之內。雖養數百萬馬猶可為也。以言移殖則內地人民蕃庶已無地可移。有蒙藏之空虛以是之則徙植富庶實為第二之中國。凡此三者皆關係莫大焉。夫英之爭直布陀羅一島也。竭全國之力十七年而取之于班德之爭奧斯鹿林二郡也。握來因河竭全德之力以爭之于法。近者土突之戰靡財無數。不過爭的黎波利一郡地耳。即日俄傾國之爭亦僅爭旅順尺寸之地。奈之何有輕棄蒙藏舉三倍中國之廣土眾民而棄之者乎。此真率土以內邃古以來未聞之異事。而不圖吾國竟有之。嗚呼何從得此亡國之言哉。外蒙既失則新疆內蒙之土地繼之西藏既失則川滇之梓鼓長鳴矣。嗚呼吾滋不欲聞之。或者曰吾國共和新立內亂未定財政困乏兵械不足吾實無拒人之具。安能不俛首忍心以聽人之取携乎。此者俄英之使交騁于道蒙藏禍發蓋有自來。一俄臨蒙吾無以拒之。吾能以至貧弱新造之邦而並抗至富強之英俄乎。奈之何應之曰否否不然子徒氣懾于外而坐甘亡國耳。吾十年于外久游于歐蓋粗知外情焉。英之立國也數十年來皆以持盈保泰為義。其國土擴大已甚非復有日闢疆土之志。其

有事于疆場。大率其邊臣外使欲借此立功。力使便宜。惑其政府。非其政府之用心也。其始啟西藏也。乃其繪地技師波者。摹繪藏邊之圖。誘哲孟雄王于印度而囚之。因取其地為保護國。瞰吾藏空虛。遂進圖藏。當是時。廓爾喀者。藏之教俗種人也。與藏多交親。而新變法治兵。英人資以窺藏。適庚子亂。後吾國力大衰。暴露。值印督寇仁年少氣盛。有立邊功而封貴爵之心。辛丑壬寅之間。乃築三城於藏邊。以俯臨吾藏。日運兵械。暗實軍儲於其城中。乃請取藏時。今袁總統方總重兵。遙執朝權于天津。岑雲階方由粵督川。皆有后龍。吾並以詳書告藏。急謂及今。亟圖之。築鐵路。駐重兵。派重臣經營。可免後患。遲則無能為也。而中朝皆無遠慮。置不理。吾為官制考。言防蒙藏事。基詳欲築鐵路。以四鎮兵防守之。後又再上防守蒙藏之書。惜無人議及者。然幸英相巴科。守文賢相也。不欲開邊釁。電責寇仁。罷其用兵。苟延數月。既而寇仁以藏實空虛。不得已而朝于倫敦。極陳藏可乘之故。於是於甲間有英兵入藏之事。乃派唐紹儀定約。卒以藏之主權歸我。至于今者。凡三次約文。英終無一字之干預焉。乃者乘我內變。因吾藏亂。英使言於吾政府。為約三章。曰。爾其不得進兵于藏。開礦于藏。設官于藏。否則吾不承認中國。夫以英之富盛。苟欲竭其兵力。以取吾藏。吾豈能拒哉。然英使之為言也。曰。爾若進兵於藏。則吾不認中國。則是欲以全藏六千里之地。而報英之一認也。彼蓋欲以一紙空言。而得吾六千里之藏也。天國之能立與不立。豈在人。之認與不認哉。吾中國立國數千年。自為文明。自為強盛。何嘗有待人之認耶。昔者叩關通款。強逼訂約。亦必待其破聲。聲厲然後訂約。為友邦。乃彼欲來認。而非我之求認也。若彼力能取之。則自取之。而何有於認與不認也。若彼力不能取之。則我自立國。彼雖不認。徒于其商務及國際有損。而干我何礙哉。我但理財練兵。速修內治。何計人之認與不認耶。昔塞維王彼得弒君自立。至無道也。英人不認之。久之國交

有損則不能不認。故但患不能定內亂。國內治耳。認不認非所計也。乃吾國士夫自政府以至議院。不解外事。不求內治。終日鯁鯁。但求承認。公然無恥。開口求人。彼使者久于吾京師。而深知吾內情也。知我政府議院之汲汲望人承認也。故如我之情而餽之。而吾政府不知外情。果為所愚。特令尹昌衡止進藏之兵。然而彼之不承認如故也。蓋承認與不認。固在吾國之能立與否。亦在列國之聯約公定。而非一國之所能為也。彼知吾國士夫之暗于國際而急求認也。乃欲以承認一空言。坐得六千里之藏地。彼其愚視吾政府議院。蓋猶嬰兒也。故陳富強之勢。以為恐嚇。又出甘美之空言。以相誘迫。如吾之情。求以相誑。甚哉吾政府之愚。而英使之智也。英使誠智。然非吾政府誰甘為之愚哉。六千里之藏地。或可拱手以與英。其可以空言之相認而易之哉。即各國不認。而英國獨先認我國。其可以六千里之藏地而易之哉。假令某強國又曰。汝能與我以某地某省。吾將認汝。我可與之乎。若與一而不與一。其名譽同。若盡與。則中國可一日而亡。六千里者。幾何地。而可以一空言讓與人乎。今各強國非不欲狡焉思啟也。而無如欲取一地。勢不能不出于戰也。若戰雖取弱國。其用兵若干。糜餉若干。死人民若干。皆當預算。又必當出自議院之議。其議院必有多黨。其在野必與政府相反。其無關於國命國恥而欲妄動兵者。政府雖欲為之。在野黨必不應之。則欲通過于議院。甚難。昔英保守黨之主攻非洲之波也。既取其地而滅之矣。波民不過百萬。然而英用兵三年。糜餉三十餘萬萬。死傷數萬。乃僅得之卒為自由黨所攻。于是英相沙士勃雷吐血而死。張伯倫盲目而廢。至今保守黨八年不振。則取波之故也。今者藏事不過英使一人之私意。彼見俄已結庫倫之約。欲借藏為抵制。且以保印度。勸其外部大臣格雷而為之耳。議員質問之數數矣。以無端乘輿。而開邊責政府者。亦屢聞矣。非英全國人之公意也。今保守黨已嘖有繁言。其報日加攻擊。

若我拱手而讓之。是助英使之成功。而今保守黨之歎息痛恨。欲助我而不能也。當英使來告時。即以正言拒之。謂藏為吾主權久矣。英三立約。未嘗干預焉。今奈何不許我用兵。吾駐藏官兵消息。皆絕肝腦塗地。吾自定內亂。吾自救邊師。非人所能干預也。英為文明國。斷無干預吾內政之理。試問印度有內亂。吾國令英不進兵。英能從吾命乎。一面力拒英使。一面嚴兵疾趨。進兵定亂。川兵不足恃。則以滇兵繼之。兩道並出。兵凡數萬。滇兵尤稱精鍊。軍械皆新式。以當藏兵之窳敗。未有不勝者也。自亞東至江孜。險要十餘。立築營壘。守以重兵。自巴塘至拉貢。及江卡。速修輕便鐵路。及電線。英政府保泰持盈。固非必務關土。以取吾藏也。其亦恐我之不能守藏而慮以資俄也。我若能守。英未必來。且各國皆謹慎畏戰。英則尤甚。况巴達坎之事。未已乎。各國雖皆耽逐。吾國皆仍共守約章。皆以保中國為名。若入空虛之地。行枕席之中。唾手取六千里地。以立大功。得大名。則為之若至。調重兵而作大戰。則非得議院之同心。經議院之籌餉。不能也。俄首敗約章。先犯蒙地。英人已畏俄之撻我北土。臨彼印度。英又與日有約。章保全中國領土。若自犯不義。而首背日約。首導俄貪。為大戰于藏。全院議員必不同心。今自由黨勢亦復發。及保守黨日夕蹈間竊發。而謂敢無端舉大戰。以授對黨以口實。又蹈首背日約。先導俄貪之失。必不然也。昔趙爾豐調兵入藏之時。或有憂其冒險。以開強英之釁者。吾則以為宜爾。不足憂。英必不動。後各國報皆譽之。足為證也。兵貴神速。需者事賊。春夏之間。吾能以大兵壓守前後藏之境。而慮英人調兵入藏。以相拒戰者。吾敢信其必無也。

或謂設英人果有野心。實行調兵。則吾何以拒之。以吾所聞藏人之欲保于吾。而畏英久矣。班禪尤不忘我。英藏新交。未能驟用藏人也。若大調英兵。則自亞東至拉薩。須二十二日。懸軍深入。道路艱難。運餉不

易若我兵先入有名將重兵以禦之未必敗也即使百敗猶當百戰英人久勞師旅而費鉅餉其保守黨必藉此攻之其外部大臣海雷英使朱爾典擅兵未必能保其位或且自由黨由此而敗也即師敗餉絕竟失全藏而我兵久經戰陳膽氣漸壯閱歷漸深有以風示列強俾知欲取我必須大戰必不可以空言取也則雖失于藏而所保全者多矣要之以一紙空言而取我六千里之藏地則萬萬無可行者也吾國政府素闇于外情而久嚇于強勢外使知吾情之若此也多以恐嚇誘成功昔庚子之賠款吾國之賠于外者四萬萬兩其立約也至分明矣有英參贊熟于吾內情告英使曰華人之愚可責以磅價易也英使不信英參贊乃告我外部某大臣曰各國不欲以兩數而欲以磅價易也意已公決矣貴國將奈何吾大臣曰待商之夫兩價之不可易磅可一言拒之而不待商者也然而吾大臣之瞞而復之以商也彼遂有機可乘也乃曰若千日復我某大臣乃走商諸大臣皆慶額曰可拒則拒之若其公定而不能拒勢亦不能不從其改磅價越若干日參贊者復來色益厲詞益堅謂倘不議定則兵艦至其大臣乃色怯詞遜而密語之曰磅價事儘可商但不能速耳遂盡中某參贊之計歸而語英使英使以告英政府英相巴科猶嚴飭英使曰此不信不義之財非吾英所當為也英使乃遍告各國使曰華政府願改磅價于是各國政府不得不認而改磅價遂成歲增補磅價之費數百萬吾政府聞而易欺如此此乃一英人告我者也日本前遞信大臣林董昔在英使時告我曰君不在政府吾不妨語君也俄德使皆語我曰華外部大臣可以恐嚇欺之也但有所要求拍案曰不從則調兵艦則無不從矣德使又曰吾始聞俄使之言不信也既而果然貴政府之驕如此豈知用兵之事為議院之全力非一時之政府所能妄為也況又有他黨倚角之勢乎其矣吾政府之容易為他人嚇也則待瓜分而已



凡進兵于藏必用重兵勿用輕兵必速勿遲則英必不爭藏也惟俄若得蒙則當行均勢英必爭藏俄若以空言恐嚇而得蒙英亦必陳兵以空言取藏俄若以兵力取蒙英亦必以兵力取藏故英于藏之舉動必視俄之于蒙此為決定義無可疑者也

吾至貧弱萬無以兵力敵兩大之力又不待言也較于英俄之間俄首冒犯各國之公約貪蒙土而耽逐不顧人道不顧信義而惟土地是爭有決心焉不能以和平望也故吾惟有傾國力以拒俄若蒙事既解英必以藏還我若蒙事不解吾雖守藏亦必無濟也故吾對于英藏可以友邦之和平待之而全力以拒俄可也

共和政體論辛亥冬作

夫蒙回藏之地幾三倍于中華內地且有千數百萬之同胞焉以一冷廟木偶而棄三倍內國之地與千數百萬之同胞焉物價太不值也甚非策也存大世爵而一切不相關以保全蒙藏豈非策之至哉夫今者舉國皇皇或斷脰亡家或竭思焦肺皆以救中國而已僕之素志以為能保全中國者無論何人何義皆當傾身從之苟不能保全中國無論何人何義必不可從也且夫中國者兼漢滿蒙回藏而言之若舍滿蒙回藏乎則非所以全中國也此義乎尤吾國人所宜留意也天俄日所爭者不過區區之旅順耳然猶傾一國之生計民命而爭之今意大利與突厥所傾國爭者不過域外的黎頗利一州之土耳況于吾撫有滿蒙回藏三千四百餘萬方里之地比吾華內地一千三百萬餘方里尚過于三倍而可輕重哉夫吾之撫有蒙回藏也非吾華固有之滿人竭力而得之以贈吾華人然而蒙藏之人寔繫屬滿洲



者也。與華人絕無繫涉者也。昔荷蘭侯威廉第三之入英主也。挾荷之屬地歸之英。而英以強及荷自立。英遂失屬地。無算瓜哇蘇門答臘是也。昔德人之有班也。南美屬之及拿破侖滅班。則南美巴西十餘國皆紛紛自立矣。若令斷舊朝而欲收蒙回藏。必不可得也。噫。不意半百年吾且豈特還蒙回藏不可得而已。既失之後。必折入于強俄。夫強俄已地揜亞北矣。若復增以三倍中華之地。則其地域廣大。殆過于元之成吉思。無異加又有歐人文明新法俾之。牧馬塞垣。深入吾秦隴晉燕之部。吾當喪亂生計。艱絕未知何以拒之中原。即定後患。方巨。恐欲僅保中國者。即不能保中國也。凡人多蔽于目前。而惑于感情。印度法墨之革命時。舉國之感情。若何可畏也。若使法墨印度之人。有時有不蔽于目前。不動于感情者。亦必不容于眾。即容之。亦必不見聽。然以此也。法墨印度之狀態。至于斯也。今吾同胞乎。萬不可快一時之得意。而忘四顧之遠慮也。尤願公等之深長思也。此段吾言之未逾半年。至今字字皆驗。勿使中國為印度後而思我言也。

### 議院政府無干預民俗說

比者金鐵飛。膏塗原。血盈野。海震沸。中國顛墮者。何為乎。豈非惡專制而爭共和乎。所謂共和者。豈非取于法美以為民主義乎。美聯邦之憲法大書特書。守如山岳。視如鐵券者。其權利法典。則為保護人民之身命自由財產安固而已。有二十六州明定之曰。凡自由政府。以人民之權利為基礎。政府為謀人民

之和平安甯。幸而設之者。南州路易詩煙拿之憲法。尤深切著明。曰：凡政府自人民而起。本人民之意。志。因人民之幸福而設立。其唯一之正的目的。在保護人民。使享有生命自由財產。此數語乎。真共和國之天經地義矣。若政府有不以人民權利為基礎。損人民之生計。奪人民之自由。妄害人民之性命者。則是政府非由人民起。非為人民計也。則是非共和國政府。而專制政府也。則是違背憲法。破壞憲法也。違悖憲法。破壞憲法之政府。議院在共和國視之。應為大逆不道之議院。政府議院者。皆奉憲法以周旋。無敢失墜而已。若憲法所不及。則是溢于憲法之外者。議院不敢議。及政府不敢妄行。若妄議妄行。非獨無效。實與悖憲法等也。

夫民之生于天。一也。及其受于歷史風俗也。習而安之。為第二天性焉。因之則安。且樂。去之則亂。且苦。此所謂民俗之宜也。與立國之政治無關者也。故禮曰：修其教。不安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又曰：禮從俗。使從宜。此吾國先聖宣民之精義也。今歐美各國之為治。深得之。蓋資章甫不能以適越。秦韶武非以入巴里。魚潑刺于深淵。猿猴躍懸于高枝。被文羅刺繡于野人。則破裂而去之。性各有宜。不能相非。況風俗之得失。各有所是。非不能互毀。嘗者乎。英人之取印度。但收其政權。而印之風俗教化。未嘗干預之。其在海門諸島亦然。故民能安之。回教之得地也。多敷行其教。而強變舊俗。今巴達坎山五國之叛。攻突厥。而突幾分亡。為此起也。歐人之于政治。蓋久經萬變。閱驗得失之效。既多。而後得之。故不獨其政府所行。只在政治範圍之內。即其議院所議。初止租稅。進及大政。操立法之全權。然于政治法律以外者。則雖萬能之國會。若英與美者。亦尚不及之。無論他國也。故諸歐國易姓至多。革命之端。亦極宏大。而禮俗服色。徽號官名。器械。不少易。議院不敢議。及政府之不敢過問。更無俟言也。

我國承數千年專制之舊。有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之義。故有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之說。每當改玉改步之際。特改易一切制度。以新民之耳目。蓋俾震懾懼。俾受新王之命令。意蓋有為也。非不憚煩而好為多事也。

若夫今共和民主之國。自人民而起。為人俗而設。豈有欲震懾懼其同胞。以章政府之命令者乎。奈之何其紛紛改作也。英人勃拉斯之為平民政治。曰。美人之能運其民主之制也。以有恭敬愛法守法之念也。蓋道德與物質之發明。過于政治。而後能成此大業也。今觀國者視政治之結構。過重。然政治機制之真價。不在其別有巧妙。也在宜于其民之風氣。事勢。養其性情。形以法律。與其利害之勢而已。若薄于愛法守法之精神。則雖多于美國政治之機制。未必能運轉之也。論美之治體。何其深切著明也。使勃拉斯之說。而不識治體。則可使勃拉斯而稍知治體。則吾國為政者。必反其民之風氣。事勢。逆其性情。而定為法律。以背其利害之勢者。其失為何如耶。

晚清資政院甫開議。不注意于理財練兵外交數大事。以為富強之計。而輒先議室女可和姦無罪。子壯可背父獨立二事。夫二事者。今姑勿斷其得失是非。然風俗之事。歐美議壇所不敢輕提議者。以行之數千年。人民成俗。既與國無關。則不敢反其民之風氣。事勢。逆其性情。悖其利害之勢。以定為法律也。又斯義者。人見各殊。不能強金黃人以從己。則將內裂也。而一孔之儒。粗通新學者。亟強行之。猶鄉人暴富。衣錦夜行。此不止不知政治之深理。寔已逾越議院之權限也。吾嘗與日本國民黨魁犬養毅言及此。則哆口大笑之。以為萬國未聞。吾曰。明治二十三年初開議院時。議員亦未必解事。豈無有提議社會風俗者。犬養君曰。初時請願書。亦間有提及風俗者。人皆笑其狂愚。而黨魁及議院辦事人。不收其書。或不以發。

議其後則無之。又以議院事多時少。恐分日力。不敢他及。以誤要政也。然則吾國議院。今之日。議社會風俗者。其皆不為狂愚。而為外人所笑耶。

以今所見聞。共和之後。未聞為經國謀富強之大業也。若夫為人民之生計。身命財產。所以謀自由安寧幸福者。應尤著矣。豈知其專制尤甚。非專于政器械易服色。殊徽號。則厲行。所以破人民之財產。生計。奪其自戕。由其生命而已。各省多然。不能詳及。吾粵人也。先舉粵事證之。

一藉口破神權之故而破人民之財產生計。

如七月鎖城隍廟門。扭廟之神頭。毀黃大仙祠。以鐵練鎖黃大仙。而鎗擊之。又投諸河。禁神誕。禁打醮。禁燒衣。捉喃巫者。令穿道衣。下獄半月。

因此之故。業香紙香燭販檀香者失業。芳村生花失業。陳村碧江。元寶金銀紙失業。致數萬人無所衣食。佛山五色衣紙神鏡神花神位金銀紙醮料失業。全佛山男女數十萬。以神事為業。今則數十萬人無所衣食。

墮步大瀝製爆竹者十數萬人失業。男婦無所衣食。尤可驚者。甚至燒陰隲文版。而龍藏街金街店鋪失業。善堂無以為勸講之計。小民無自聞勸善之言。

一藉口行新曆之故奪人民之權利自由。

如禁慶新年。禁用舊曆。禁煮煎堆年糕。禁歲時饋贈。禁五月廿日教員放假。

因此之故。賣年節各物者失利。僕人當來使者失利。人民失其歲時慶典之自由。一藉口於講衛生之故而奪人民之財產生計者。

如禁醫癩瘋。禁賣戒烟丸。禁賣補腎丸。禁停柩而焚之。諭令業棺材者。日售幾棺。死者何人。按日報冊。

因此之故。棺材罷業。死者無棺。人心皇皇。驚恐。至于官自賣棺材。癩瘋之醫。及賣戒烟丸。補腎丸者。均無生計。

一藉口於改良風俗之故。而奪人民之財產。生計。害人民之生命。

如禁賭博。皆鎗斃之。打麻雀者。亦鎗斃。禁妓館。禁替姬。禁沙艇宿客。禁紫洞艇。不得留人過。晚上十二時。將西關之妓屋充公。

因此之故。而大新街。王子巷。賣色牌者。皆被槍而下獄。犯賭者。多被鎗死。打麻雀牌者。多被鎗死。東堤陳塘之酒家。失業。倒閉。鉅萬。置地公司。房租落價。吃虧鉅萬。粵妓二萬。既被禁。失業。凡與酒樓妓館交易之各商。凡各綢緞。海味。首飾。脂粉。花燈。火水雞鴨。牛羊。魚蟹。菜蔬。酒烟。商業大減。計每日三十萬。年虧至少。以一萬萬計。替姬多失業。無衣食。死。沙艇。紫洞艇。多失業。無衣食。妓屋被充公。則皆如罪犯而無歸。

一藉口於歐美文明。而奪人民之財產。與人民之自由。

如捉省城富家之婢。入教養院。禁民間不得畜婢。禁民間納妾。而行一夫一妻制。禁堂官。因此之故。富家費金錢。買婢。而被沒入官。教養院。名為教養。而酷待甚于妓院。日食黃豆。番薯。粗糲。婢多逃去。謂不如在主人家之自由。有欲逃未得。而至于放火者。富家妻多竊主人財物私奔。主人逼于一夫一妻之禁。令而不可控告。堂官千數人。與家人多餓死。縊死者。有廖寧者。母妻三人併自縊。

一藉口於平民主義而侵人民之自由及家宅

如拆奉旨牌坊以至樂善好施匾額毀去文魁進士狀元各扁斫折旗杆

因此之故波及于各鄉之祠堂各縉紳之第宅日被無賴騷擾不堪

舉凡一切之事皆所謂社會風俗之事皆關於人民生計安甯幸福之事餘皆非政治所宜及者也即謂賭博宜禁而罪不至死行之亦宜有時限至于麻雀吾雖不解然固遊戲之具與歐美之葉子戲無異葉子戲則西人無不為之麻雀則中國士夫亦無不為之此更何罪乎至于妓者唐宋之官妓也日本藝妓數將百萬國人皆以為歡公宴皆以為禮何聞有言禁之哉中國生人之數女多于男而游客孤商不能無樂若必禁妓則淫風更亂如昔者京中無廁所則隨地所至更加污穢耳昔曹文正公之撫定江南也江甯知府余宗瀛以文正之言理學也而媚之一日禁妓而上告焉曹文正曰是非阜民之生計也烏可速復之吾將就秦淮而飲焉涂宗瀛不得已乃復集諸妓曹文正擇佳曰率司道而遊焉蓋人之性莫不欲樂博戲選妓者人性所不能已也故欲盛新開之地必大集酒樓博妓而後其地盛焉歐人最妙于遷移矣自非佛教之絕人道則聖人體人情而給人欲既與之夫婦而正父子之倫又許有女閭以養旅人之樂試問古今萬國能實行禁妓者乎而坐為此故虧累民一萬萬之歲入諸商諸工牽連坐斃試問諸綢緞海味牛羊生死首飾衣服諸商其家人之衣食于此者若干人今皆盡失衣食豈不慘乎於正義未見其得而於民生之生計自由幸福乃先絕之不亦大謬哉至于神道設教尤為大義管子所謂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孔子所謂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官以畏萬民以服至于各教有一神多神之異此乃立法之少殊至于鬼神為德在上在旁以臨悚人民懲惡勸善俾之齋明誠祀其義一也日本變法威強

至近矣。而神廟數萬。植有松村六百戶。而神社五百餘者。政府何嘗過問之。今即天主教之教。何嘗不燃炬過百。陳燈光明。而後為祭哉。此為宗教之事。風俗之原。尤非政府所能干預。若以握一日之政權。遂敢妄明行背憲法。至今數十萬人衣食于是者。一旦盡失。試問憲法所以謀人民之安富幸福者。安在哉。至于陰陽文者。自明以來。為教已盛。以言因明果禍福。牘民易化。雖兼採佛法。而本原儒理。足以補經傳所不及。其功至大。今善堂徧地。救災恤鄰。皆陰陽文之功所留詒。若并此而禁之。則是絕人道。封善堂。壓慈善之路。普天下之無道。未有若此矣。而龍藏街諸商之失業。無論也。至于時逢慶典。休民息工。各國皆盛行之。古之所行。後亦不改。故三日寒食之哀介推。五月競渡之吊屈原。皆旌善好賢。因而為俗。各國多然。即舊歷守舊。然移風易俗。原不能望之一旦。此非犯罪。不能以政令行之。今英荷之得南洋也。豈不聽吾國人之行舊歷乎。爆竹喧天。衣冠塞路。英人且從而助興。安有推人煎堆于路。曳人負擔于地者哉。此蓋由中國人心有專制舊制。所謂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者。橫于胸中。因而妄行之。而豈知共和之為政。以人民為主。以人民之權利為基礎。以人民之生計安富幸福為憲法之祖本。非有犯公眾之安富。亂公眾之秩序者。例不得問焉。今皆風俗之事。無罪無辜。而令全粵之人生計先絕。幸福先去。其謂共和何哉。何其與美之憲法大相反也。豈惟廣東我意。各省之犯是者。殆無量數也。若山東則擅禁有辯者。不許選舉矣。湖南則禁城隍神廟矣。各省不足計。吾觀于京師之參議院。尤犯是大戒矣。今憲法未定。臨時參議院本無大權。姑為臨時之議焉。則蒙藏危急。如何而保護。生民憔悴。如何而安民。警察如何而嚴。法律將何而行。此則議院與政府所當亟亟圖謀者也。若夫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易器械。此則古者專制之世。改玉改步之所為。而非共和之世。專謀人民幸福。保護人民生計者之所應為也。此乃專制共和之大別也。今



觀參議院政府之所為。於人民生計安寧幸福皆全不計及。而惟鯢鯢焉。日以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為事。則適足以擾民害民而已。何其與美之憲法反也。

夫新國初立。凡新典新律未議定者。無不奉舊制而行之。自新議定。無論其是非得失而後棄焉。今夫上帝之祀至嚴也。萬國所同者也。然今天壇不祀。殆將經年。其他百神殆將廢祀。甚至孔子文廟亦廢。丁祭遂至舉國禮壞樂崩。人心變亂。以為政府有意廢之。教育部不知大義。不知先為奉行。乃謂待之正式國會。公議豈不傳哉。此宜行而不行者之謬也。夫禮有質有文。有本有用。若徒知用而不知文。則但飲食男女如牝牡雌雄之合。遂足以立國乎。道德之寓。意至隱微。禮樂之教化至深厚。文明之所以異于野蠻者。在此。中國之所以異于夷狄者。亦在此。乃今也。淪胥及溺。掃地無餘。我大夫君子乎。其知識何若也。若今者之為政。其僅知男女之欲。其牝牡雌雄者。相去後何乎。昔為憤一朝之專制而去之。今乃不言不思。不議冥冥。漠漠。并五千年中國之禮教而去之。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有知。應無不悼心泣血也。至其所斷斷而反覆辯難者。則在議冠服一事矣。其制禮制服。非徒變及男服。并女服制度而斷斷制定之於毛織絲織之若何。於繡花不繡之若何。於顏色之若何。舌敝唇焦。盈廷聚辯。抑何其可笑也。近者又議禁有辮者之選舉矣。試考歐美各國百年之議院。有如此議案否乎。固不獨共和之國為人民而起。為人

民之生計權利幸福安寧而設。即立憲諸國。亦豈有能捨此大義者乎。今以吾國之為絲產國也。秦土既

蠶桑土織緣本于禹貢五采五色作服本于唐虞。今日改靴帽章服以來。人民不知所從。絲業大敗。蠶桑

織絲者不知所措手。綢緞之店倒敗不可勝數。若舊帽舊鞋舊靴舊衣舊皮貨店之盡倒無餘。不待言也。

聞但冬夏之冠溢利于日本者半歲已數千萬。而呢革之輸入者更不可勝數矣。聞今舉國中人以上莫

不製歐之衣履帽一二具蓋既以歐製為上則人之趨之并求其至工之式乃不得已之情也大抵能備  
歐衣冬夏二套足為禮儀者必費百金以上乃具中國呢革不備不美萬不足以供國人之服用即土物  
是受而中國之羊毛纖微既薄難成佳絨故必購外國之羊毛以製料購外國之絨料以為衣也夫以人  
費百金但以千萬人通計之當費十萬萬金矣吾絲之銷流少十萬萬金外絨革之輸入多十萬萬金則  
吾國人之生計雖欲不絕而安能乎然則制改服之法也乃絕吾人民之生計之法也其為國理財也半  
年來日以借外債為事其為同胞謀生計也則半年來日以易服改制絕之我大夫君子何惡于吾民而  
必思絕其生計奪其幸福乎自諸君子議禮執政以來當此兵革之餘四海困窮民生塗炭不思所以理  
財厚生以培根本乃先求所以自絕生計何其為謀之反哉以為媚外得親乎則印度波瀾之服縐衣圓  
冠革履久矣其視為奴隸益甚耳國不求自立而欲以改服媚外亟于自絕抑何為計之愚乎夫絲者中  
國之生命也故萬國皆可改服而中國自外交外必不可改服即欲改之亦當圖之有道俟民生漸復國  
事漸寧絨廠漸多然後徐議之奈之何於舉國塗炭四海困窮之時而為自絕之計乎即論官制必變前  
清之名何益乎舍漢唐宋之雅名而從日本何為乎一切皆改以日本有主事則獨留主事一名何不嫌  
其襲前清之官名乎益不能解矣豈知美法改共和其官制皆用英法之舊名乎此  
雖在風俗外可議者嗟乎此蓋為古專制之義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議制度之  
說所誤也諸公未思舊中國未思捨同胞乎欲真行共和乎吾不敢誦詩書之民視民聽也請熟讀美  
國憲法曰共和由人民而起共和以人民權利為基礎共和以保護人民之生計自由幸福安富為根本  
讀之萬遍思之萬遍若猶忘之且使人大呼於議院國務院之廷則四萬萬同胞之生命或不至絕於諸

公之手乎。

奏請廣開學校以養人才摺

奏為請廣開學校以養人才。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以狂愚請廢八股。荷蒙聖明嘉納。立下明詔施行。薄海迴風。洗濯固陋。或更新厲學。以贊休明。夫以千年之弊俗。而一旦掃除之。非皇上之神武英斷。何能致此。豈愚臣之夢寐寤思所能及也。天下回首面內。想望更化之善治。肇應千載之昌期。在我皇上矣。其鼓盪國民。振厲維新。精神至大。豈止區區科舉一事已哉。雖然。譬諸治病。既以吐下而去其宿病。即宜急補。養以培其中氣。則今者廣開學校為最要矣。吾國周時。國有大學。國學。小學之等。鄉有黨。庠。序。里。塾之分。教法有詩。書。禮。樂。及版。羽。籥。言。說。射。御。書。數。方名之繁。人自八歲至十五歲。皆入大小學。萬國立學。莫我之先。且備矣。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言文王於人才作而致之。非賴自然生而有之也。故兔置野人。可為干城。腹心。介冑。武夫。能說詩。書。禮。樂。人才既多。則國命延洪。故作人則能壽考也。後世不立學校。但設科舉。是徒困其生而有之。非有以作而致之。故人才鮮少。不周於用也。臣不引遠古。請近校於今。歐美各國。而知其故矣。歐美之作其國民為人才也。當吾明世。乃始立學。僅從僧侶。但教貴族。至不足道。及近百年間。文學大興。普之先王。大非特力。館法名士。竊多。於其生蘇詩宮。而師之。聘柏羅斯。其於瑞士。而創國民學。令鄉皆立小學。限舉國之民。自七歲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數。輿地。物理。散樂。八年而卒業。其不入學者。罰其父母。縣立中學。十四歲而入。增教諸科。尤深者。兼各國文史。務為應用之學。其初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初等二年者。中學必應卒業者也。自是而入專門學者。聽之。專門者。凡農。商。礦。林。機。器。工。程。駕駛。凡人間一事一藝者。皆有學。皆為專門也。凡中學專門學卒業者。皆可入大學。其教凡經學。哲學。律。

學醫學四科。自是各國以普之國民學為師。皆效法焉。英大學分文史算印度學。阿喇伯學。遠東學。於哲學中。別自為科。美則加農工商於大學。日本從之。大學至於專門止矣。其所謂大學。不過合各專門之高。等學多數為之。大聚天下之圖書儀器。以博其見聞。廣延各國之鴻博碩學。專門名家。以得其指導。而一國之學者。優游漸漬。講求激厲。而自得之。凡各州能備此者。皆可謂為大學。非徒在國都而已。總而言之。小學中學者。教所以為國民。以為已國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學也。高等專門學者。教人民之應用。以為執業者也。大學者。猶高等學也。磨之。磨之。精之。深之。以為長為師。為士大夫者也。其條理至詳。科學至繁。荷蘭比利時瑞典丹麥。以蕞爾國。而能獨立者。以諸學並立。大學歸然。人才不可勝用。故也。普勝法後。俾士麥指學生語之曰。我之勝法。在學生而不在于兵。以百業千器萬技。皆出於學。作而成之。故也。彼分途教成國民之才。如此其繁。詳也。我乃鞭一國之民。以從事於八股枯困。搭截之題。斷人才而絕之。故以萬里之大國。四萬萬之人民。而才不足立國也。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偏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吾國任舉一政。一藝。無人通之。蓋先未嘗教養以作成之。天下豈有石田而能慶多稼者哉。今其害大見矣。不可不亟設學以有成之矣。今各國之學。莫精於德。國民之義。亦倡於德。日本同文比鄰。亦可採擇。請遠法德國。近採日本。以定學制。乞下明詔。偏令省府縣鄉興學。鄉立小學。令民七歲以上。皆入學。縣立中學。其省府能立專門高等學大學。各量其力。皆立圖書儀器館。京師議立大學。近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觀萬國。夫養人才猶種樹也。築室可不月而就。種樹非數年不陰。今變法百事可急就。而興學養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請立學。亟亟也。若其設師範。分科學。撰課本。定章程。其事至繁。非專立學部。妙選人才。不能致效也。惟聖明留意幸察。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奏請廣譯日本書大派游學摺

奏為請廣譯日本書大派游學以通世界之識養有用之才恭摺仰祈聖鑒事竊頃東事大敗割臺灣賠巨萬舉國痛之臣以為此非日本之勝我也乃吾開關之自敗而人才之不足用也夫中國萬里之廣土五千年文明之古國以文學教化自尊高於大地者也以夙昔環我皆諸番野蠻未開化者故鄙為夷狄又皆遣學於我而日本政法文學亦自我出故足已無待輕視一切此中國人數千年之積習非一日矣其學者所事學八股試帖讀四書五經而外無他學矣其號稱博學方聞之士則有義理考據掌故詞章輿地金石諸學通之者郡縣寡得其人然問以新世五洲之輿地國土政教藝俗蓋皆茫然無睹瞻目橋舌若罔聞知猝以投之大地交通萬國之世以當各國之新法新學新器安有不敗者哉蓋人才之育替不足用也數千年閉關自足使然也吾永永閉關以為今之世猶古之世也而不意自嘉慶之世汽船驟出道光之世電線忽成咸豐之代鐵艦創行同治之朝鐵路交通近乃電話四達於是諸歐挾其異器橫行宇內躡蹑全球若天上諸星之忽下於地也遂破吾數千年久閉之重關驚吾久睡之大夢而入吾之門登吾之堂處吾之室矣自爾之後吾中國為列國競爭之世而非一統閉關之時矣列國競爭者政治工藝文學知識一切相通相比始能並立稍有不同即在淘汰敗亡之列矣而吾乃以宿昔閉關之俗對待之天已大雪不覓爐裘而尚萬履霜前橫大河不具舟航而以方車渡水其有不寒斃而溺死者乎我國今勢何以異此日本昔亦閉關也而早變法早派游學以學諸歐之政治工藝文學知識早譯其書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之強而勝我也吾今自教之國豈有異術哉亦亟亟變法亟派游學以學歐美之政治工藝文學知識大譯其書以善其治則以吾國之大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強可倍速過於日本也今

以吾國人士至卿大夫此一國之託命者也其聰明才智豈為乏人其欲講求外國之政治文學工藝知識亦夥矣然苦於欲通之而無其道也以無各國之書故也昔者大學士曾國藩嘗開製造局於上海以譯書於今四十年矣其天津福建廣州亦時有所譯然皆譯歐美之書其途至難成書至少既無通學以主持之皆譯農工兵至舊非要之書不足以發人士之通識也徒費歲月靡巨款而已臣愚願顧思之以為日本與我同文也其變法至今三十年凡歐美政治文學武備新識之佳書咸譯矣但工藝少闕不如歐美耳譯日本之書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費日無多也請在京師設譯書局妙選通人主之聽其延辟通學專選日本政治書之佳者先分科並程譯之不歲月間日本佳書可大畧皆譯也雖然日本新書無數專恃官局為人有幾又佳書日出終不能盡譯也即令各省皆立譯局亦有限矣竊計中國人多最重科第退以榮於鄉而進可仕於朝其類至窄其得至難也諸生有視科第得失為性命者僅以策論取之亦奚益哉臣愚請下令士人能譯日本書者皆大賚之若童生譯日本書一種五萬字以上者一試其學論通者給附生附生給增生譯日本書三萬字以上者試論通皆給廩生廩生則升貢生凡諸生譯日本書過十萬字以上者試其學論通者給舉人舉人給進士進士及翰林庶官皆晉一秩應譯之書月由京師譯書局分科布告書目以省重複其譯成之書皆呈於譯書局譯局驗其文可乃發於各省學政試可給而第舉人以上至庶官則譯局每月彙奏而請旨考試給之若行此乎以吾國百萬童生二十萬之諸生一萬之舉人數千之散僚必皆竭力從事於譯日本書矣若此則不費國帑而日本童生可二三年而盡譯於中國矣吾人士各因其性之所近而研究之以成通才何可量數故臣之請譯日本書局便也若派遊學乎則宜在歐美矣書者空言也實行之事非深久遊入其學校尚慮不能深明之且

歐美近今之盛實以物質故汽力之為用倍人力者三十而國勢之富強亦三十倍夫物質之學此又非可以譯書得也請大籌學費或令各縣分籌之大縣三人中縣二人小縣一人皆舉其縣之秀者而其縣自籌供其費吾千五百縣以通縣計二人驟得三千遊學生矣律醫二者我所不須自哲學海陸軍化電光重農工商礦工程機器皆我所無亟宜分學每科有二百人矣其後歲歲議增及理財既成增派無數六年之後立國之才庶幾有恃若派學生於諸國以德為宜以德之國體同我而文學最精也若法民主於吾國體不宜歐東多變覆車可鑒惟日本道近聽人士負笈自往遊學但優其數導東遊自眾不必多煩官費但師範速成之學今急於須才則不得已就學於東昔日日本變法之始派游學生於歐美至於萬數千人歸而執一國之政為百業之師其成效也此臣所以請派歐美游學也我皇上憂國如惜數念人才乞下明詔亟開譯書局並籌遣游學其於作成人才以供國用至大計也伏惟皇上聖鑒謹奏

海外亞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僑民公上請願書丁未

吾草此文經營遼遠蒙回藏甚詳營海軍改民兵製鐵鑄械造船牧馬所以為國防者頗備若少見聽今豈至此事成過去往者難追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瞻望西北魂魄欲飛今前朝已謝號中華五族合一而除滿漢國會已開而立憲法裁閣已無可論遼都裁稅非今所宜蒙藏已失欲經營而不可得矣成事不說此文可刪惟內蒙準遼尚可及今補牢而民兵海軍造船牧馬製鐵鑄械尤宜急舉並發乃共和政府彌年只以乞借為事得即浪費議院只議女服續復日以改朔易服為職皆置經國大事於不問噫乃如之人何以為國今正式之期不忍對此文聊備卞和之再彫焉大早之後為一溉之後枯云爾癸丑二月十五日康有為記



呈為內訌外侮同憂國危乞立開國會而行立憲撤閣宜除滿漢而一中華遷新都而國民和裁督撫而  
重卅郡經營遼蒙回藏而防邊增部大營海軍而舉國為兵製鐵鑄械造船牧馬罷全國各稅而令地方  
自治助國餉以民力抗外而令民舉議員辦外交以救危局輿論協同公上請願書乞為代奏事竊維國  
勢搶攘亂氣日滋內外交訌危機待發夫以五千年文明之國四萬萬神明之胄二萬里膏腴之域苟能  
國治強大莫有比焉乃若一旦而淪於波蘭參於印度同為奴隸並作牛馬念之傷心思之流淚商民等  
生於中土旅於外國日受凌辱目擊危亡未有不日扼腕而唏噓同怒髮而憂憤者也乃者朝廷非不略  
為變法矣比之嚆昔守舊之政豈不大異而天下滋憂士民懷疑者誠以舉大事在實心而不在空文也  
曩者戊戌變法其日至淺其事至簡矣而天下犁然歸心強敵聳然驚動者以皇上真有救民之實心也  
今屢言立憲期諸必行庶政公諸輿論而政府行政壓制殆有甚焉以舉國拒借外款而朝廷必抑輿論  
而行之豈不與立憲之政大反哉此天下所以不信朝廷也且今世變至亟外敵日張又豈戊戌之可比  
一旦禍發旋踵豈能待朝論紛紜之定乎昔宋人議論未定而金人兵已渡河亦可為殷鑒矣商等誠恐  
誠懼人有同心憂國憤切開會計求凡二百餘埠之地數十餘萬之人博諮極辯輿論同協伏惟明詔有  
庶政公諸輿論之言大哉王言至公至平是用不避斧鉞合詞上請以救危局商民等所請願者凡十事  
其一曰立開國會以實行立憲也中國政教之原皆出孔子之經義孔子作春秋以定名分君不曰全權  
而民不為無權但稱其名而限其分人人皆以名分所應得者而行之保之君不奪民分民不失身家  
之分則自上而下身安而國家治矣憲法之義即春秋名分之義也中國數千年之能長治久安實賴  
奉行經義早有憲法之存惜經義之名分以教宗話言奉之而未嘗立國會以誓盟守之淪盟則強之

故漢唐宋明二十年來憲法若有而若無以是政治遜於泰西而大勢淪於危弱今大地各國皆已改  
行立憲若不改者則身試國亡如俄及波斯今事汲汲而法大革命之已事可證矣此其成效得失天  
下咸知無待贅言在明詔已許行之矣所以遲遲者或疑於民智未開資格未至耳夫以中國之大四  
萬萬人之衆學校之盛當講求新學之殷通於中外之彥殆不可數計而謂區區數百議員竟無此  
資格之人才此不獨厚誣中國自貶人才亦無此理矣夫以變法之日淺閱歷之難辦事之艱人才或  
乏若夫徒發空言兼取中外從多取決豈患乏才即有嚴苛之論謂通才仍乏豈合四萬萬人之公舉  
數百之人才而多數取決者其見聞知識乃不如政府數人之明耶夫今政府諸臣之才否非民等所  
能妄為毀譽如諸臣多未遊歷各國未備閱行省郡縣邊徼以親貴清流之故多不解民俗農工商礦  
之百業凡此數事皆舉議員應有之人而政府諸臣皆實未經則政府諸臣雖可項為上聖大賢或真  
能清忠公正而實不能免即聾從昧雖有蘇張之舌無能為政府諸臣解也夫以中國之奇大危險之  
極勢而付之寥寥數輩昧者之手如以巨艦駕洪濤乘逆風潮而以替人為舵師其事可謂至奇乃不  
謂其人才不足舉政府而不設置之又謂待他日有治國之資格人才足而後設政府何乃於全  
國才人公謀國政而獨責以才不足與此商民等隱笑大奇而不可解者也夫立憲不過空文耳苟無  
國會守之則亦如教宗之經義耳故商民等以為真欲救國先必立憲真欲立憲必先開國會欲定憲  
法之宜否與其派一二不通語文之大臣遊歷考查不如合國會之民獻千數百英彥之才而公定之  
且今朝論紛如憂貧慮憂凡責任內閣內外官制皆不能定若夫經營海軍及遼蒙回藏諸邊皆切要  
之國而巨大之費亦無從籌若一開國會則人民有選舉之權即有擔任稅務之責司農無事仰屋而

憂而經武營邊及舉行新政自強至易夫不開國會之害如彼立開國會之利如此然則何事遲疑徘徊而不立行耶商民等請下明詔決定時期立開國會首為請願者一也

其二請願曰盡裁閹宦也禮曰刑人不在于君側誠以辱人賤行身體傷殘如識愚陋心志險詖不可在左右故古者唾壺虎子皆用士人況於伺中朝之事變執樞房之樞機有手握王爵而口銜天憲者矣中國古無宦官自漢武遊後宮而始設以是常侍亡漢天策亡唐魏監亡明其禍患亦至極矣偏考歐美各國自突厥外既無閹人之刑更無宦官之事而我國有之萬國常以為笑柄譏為野蠻豈可以號稱五千年文明禮義之邦而宮庭有此奇恥大辱哉夫施之實政則唐漢明之烈禍如此考之名譽則歐美亞之譏如彼夫宮庭僕役豈患無人無論我朝宮女無多不待假閹寺以為防戒假如古者後宮三千亦何難雇用宮婢以供使令即如今者貞德之主宮婢二千豈不願而樂之然則何事冒累朝禍患之轍犯萬國野蠻之誚而必用刑人哉若以其服役多年辛勤可念放出不能自養則或給田宅以報其勤或賜長俸以終其身今以數百萬從龍之兵猶可一旦裁撤旗樣況於區區數千奔走之宦監乎伏乞立下明詔盡裁閹寺以清君側而雪國恥所關非細故也若仍慮諸閹無以為養則除其有職事者放出外其餘賞給內外諸王公大臣夫諸閹亦人也令其等於尋常僕隸不得復以閹監為名以漸淘汰彼知無恃能以忠勤事主自可得食否則棄逐亦無可恨惟永垂嚴禁宮庭不得再用閹人本原一清餘自易舉民間若有自閹者科以不孝之罪加以囚刑如此則放之易行養之易給而數千年大辱大禍之政體掃蕩廓清比於武事禍患永絕令名大新天下後世無不頌我皇太后皇上之聖明豈不懿哉此商民等之請願二也

其三請願曰盡除滿漢之名籍而定國名曰中華也古今中外治國親民之道皆務在銓鑄而合同之然後能相親相愛國成一羣若故為別異則永不同而難於親愛不合不親斯乖戾生而禍孽作夫天下之大患豈有甚於內訌者哉內訌者一日而土崩瓦解非外患之可比也今德人之迫波蘭人之為德語而薩諦尼王意大利乃自捨其國語而從佛羅鍊士之意大利正語皆期於易統一之也今革命之說紛紜皆起於滿漢之別異夫漢乃劉氏之朝號僅與李唐趙宋朱明同科劉氏亡則漢不存改玉改步易姓易朝已往之跡久矣與今中國人無異及國朝入關定鼎以來同為清朝一朝之時不能容兩朝號曰漢周無可解即滿洲本國故號已為清朝應同除去乃昔誤法金元之失策不知上師北魏之宏規仍存滿漢之名籍致生今日之內訌商民等私竊憂之乃者明詔亦既大詢羣臣謀及此義裁去數百年之旗祿矣然滿漢之名籍一日不除則人民猜嫌之心一日不去方當外侮交迫而先教國人以內訌甚可憂危且尤非所以銘鑄一羣之意也昔北魏文帝起自北伐衣冠文字並改華俗帝室既改拓跋為元姓其九十六大姓並賜漢姓如侯莫陳崇改姓陳統狄于改姓于庫狄連改姓連今北魏之朝雖久改而其子孫繁衍于中國此其明效也國朝久統中夏悉主悉臣一切禮文皆從周孔久為中國之正統矣俱為中國何必內自離析以生訌釁乎且中國昔阻於交通環我封疆多為朝貢小蠻故以天下自居只有朝號而無國號今環球百國舟車大通亦既並為列國絕非嚙骨閉關之可比夫萬物皆有定名而以立國之大乃反無定名則措施有所不便甚不可也今中國之名出於諸經中華華夏之名著於諸經史傳記而大清者但為本朝之號與前代唐宋元明對耳朝代有易而國號無改朝代如一人之名別於祖父但與前朝示別異國號如一姓之號垂于奕禩當對異姓而作殊

稱今外交之國書尚稱大清是以對待前朝者而對待外國猶人之有名而無姓也夫天下惟極野蠻  
生番乃有名無姓豈可以文明之中國而有類此乎此其所以重為日本人笑也其與歐美交通之書  
譯者皆譯為支那故康斯謂夫支那之名字乃印度人稱我之名而晉唐譯佛經者寫成之或作真丹  
或為震旦今日本人寫支那為我國號歐亞調音略皆從同考印度及南洋諸蠻與西班牙南美及歐  
洲大陸諸國亦皆稱我為支那或稱支尼基那除英音曰猜那稍遠要皆支那轉音相去至近夫各國  
東西相遠數萬里而音何以相近哉名從主人必從我出考支那之音實從諸夏諸華譯出支諸那華  
其音至近昔者春秋諸國以文明別異於諸蠻夷故稱諸夏亦曰諸華所謂內諸夏而外夷狄偏見春  
秋傳及諸傳記繁多不勝引猶今歐土諸國自矜為歐人也字母之張真中諸皆為轉音而諸夏諸華  
亦稱中國故又合中華為一名中諸支以音轉而寫殊亦猶支那震旦之殊猜那基那之轉耳統譯音  
之沿革由諸華而中華由中華而支那特寫異耳故對外之名通為中國周前多為諸夏諸華漢唐後  
多作中華今折衷其名義環球圖土實無中之可言夏為禹朝亦不能為國之永號若沿漢唐後二千  
年之舊名又協於歐亞支那之音轉既未盡失中國之本義以花為國亦歐人所艷稱考之古經之大  
義質之萬國之通譯定國名曰中華莫不允協伏乞下廷議刪除滿漢名字籍貫而正定國名即永名  
曰中華國上自國書官書莫不從同自滿漢及蒙回藏既同隸一國並當同為中華國人不得殊異其  
滿人並賜漢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嫌則國合大羣以強中國莫善於此商民等所請願者三也  
其四請願曰營新都於江南以宅中國大也夫王者都畿為民所止吸力愈大文明更繁英之倫敦法之  
巴黎萬國動輒亦既觀止然各都之吸集民衆實視得地與否德之柏林當道光十年人民僅六萬至

今僅數十年。人數遂過三百餘萬。為大地都會第三矣。以得地而便工商故也。俄大彼得得之大變法也。遷都於臨海之聖彼得境。大吏工商運業而國強。日本之復王政也。亦遷都近於海之江戶而盛強。西班牙而得理京。憑連固而無水。不便工商走集。故昔雖霸有南美。而京邑蕭索。陋小為人所輕視。則宅京之失地利故也。西班牙之節非故回京。近海廣陸。易集工商。班人不知遷都之則繁榮難滋。蓋建都之時。或因拒敵控險。致然遂永為後世之累矣。我燕京之能久建。千年實因金遼元明。便控於遼漢之故。蓋據亂世憑險之都。非昇平世阜民之地也。且飛沙積雪。酷暑祁寒。其地其時。皆於人民不便。尤非繁盛工商所宜也。夫工商不盛。而欲與倫敦柏林巴黎爭吸集之廣。而盛文明之業。必不能也。且今中國之人民。及生產力。皆在長江流域為多。而萬國競爭之通衢。皆注於太平洋。海為盛。若遼蒙皆僻處邊壤。既無內爭。即非要地。無待於神京之控御也。今維新伊始。營築甚多。凡百舉動。皆當為千萬載之遠圖。而不得倚目前之小計也。以我幅員之廣。人民之衆。財力之富。當為大地霸國。則宅京圖大。必當顧視全球內之當思收長江萬里之精華外之當思爭太平洋海之權利。近之可使全國士夫及工商之走集遠之當爭倫敦巴黎柏林紐約之繁榮。如是乃為長治久安計也。然則統而計之。地利可憑長江巨海之宜。天時適在不寒不暑之候。土脈膏腴。人民秀靈。舍江南無與比矣。夫武漢雖土中而遠於海。金陵雖舊都而隘於山。杭州則愈狹而太偏矣。竊謂吾國人民四萬萬。當鐵路大通之日。若新京得地利之宜。非度宏規而大起。令可容三三萬者。眾不可以為京師。然則規此宏圖。擇其地宜當有在矣。竊謂內憑蘇州以握江南之勝地。外臨上海以控太平洋之通衢。北界江陰以收長江之利。賴南襟大湖以收水澤之秀氣。周方縱橫約二百餘里。規為新都。每三里開馬車之坦途。每三十里開一



電車鐵軌之通。道凡大學公園博物院一切建置皆擇勝地而虎丘無錫皆置行宮。道路既通。人民爭集。乃裁府縣守令之官。行各國都市之制。先設保釐大臣。經管之。劃分區市。令人民選舉之。計不三年。繁盛已不可思議。今北京鐵溝久積其害。養生客館壅滯。屹峙尤滋。國恥亦不可不改圖矣。若營新都。皇上以時幸。巡止華圖治。俟百廢皆舉。乃定遷都。或如俄制。分駐兩京。皆為其便。昔成周營治。宅豐鎬而卜澗瀍。東漢唐明皆並建兩都。以成繁盛。況今者營新京邑。憑控江海。因於天時。雄視大地。以吸全國之人。庶而肇文明之新光。豈有此哉。乞下廷議。定營江南新都。商民等所請願者四也。

其五。請願曰。裁去元明督撫之制。而復唐宋州郡之法。俾行政之分治。可精密。而中央之集權。可實行。必分治極其分。集權極其集。而後庶政可舉也。商民等聞議。更官制者累年矣。商民等久旅外國。日觀各國政體。蓋未有國會未開。督撫猶存。而可言責任內閣。釐定官制者。故商民等皆竊笑之。以其本末顛倒。皮不存而毛何傳也。昔者一統政治。雖非亦無大病。若今萬國競爭。而財政兵政不統於一。生令督撫各自為政。無論兵餉大柄之倒持也。乃至派遣遊歷數臣。遊費區區。亦分求於諸督撫之湊集。令外國人大笑而不解。其故其他大事之窒礙不待問也。昔曾國藩左宗棠名臣。捨身家以為國。而為爭養兵爭撥款之故。以石交而起。戊子甲午庚子之難。調各省之兵。衣服器械皆不一。遠巡不進。情形可笑。此實萬國所絕無。而非常大可怪笑者也。即以美國聯邦之治民事則各邦自主。若兵財二政亦統於華盛頓政府。未有我國號稱統一而各督撫自私自私其疆。自專百政。如別為國。西人日人致請吾為十八國矣。夫方今萬國交迫。合中國全國之力。猶慮不給。而可分為十八國乎。夫兵財不統於一。而可得身督之使乎。夫各省總督多有才望重臣。如李鴻章左宗棠者。領之而謂各部臣能指揮之乎。



如部臣各為政府而度支部不能統一調度財政陸軍部不能統一調度學務農商部不能統一調度農商部所有一切兵財學法百政皆各統一於督撫而布政提學提法諸臣不能上達諸部諸部不能下達諸使咽喉中哽呼吸不靈諸部臣所管領者只有文書冊籍或僅建言而已此與一胥吏何異是有俾斯麥張居正之才亦無所施而何責任內閣之可言乎商民等竊觀德國聯邦之治各侯國或市府多以數百數十里之地而各能治軍數萬籌餉數千萬者分治愈細畧如吾之州縣故也至大者莫如普國卅郡亦僅比吾一府而已今以吾一省之大數千萬之眾乃有一督撫為上達下達之官欲為政之精密何可得也且凡地方之治其權貴多者其舉事易集其工商盛者其文明易發觀歐土之小國如丹麥荷蘭比利時僅以數百萬人立國而其中君相成備世爵如麻士夫如紳故其工商之精學校之盛文明之麗遠能比各大國之都會吾三代侯國正可推也吾國自去封建而為州郡文明一條矣自立州郡以來其政中惟省會繁麗自餘郡縣皆朴儉鄙野器服粗惡百物不備文明不啓以比歐土一切通成反比例推此而言欲文明之速開工商之繁盛幾有非每縣升為侯國不為功今每縣之中公卿大夫數十士則無數焉如此其舉事未有不不易其工商未有不或文明不有不啓者也吾昔臺灣設官僅卅長官僅道府耳今日本治之設官三千縣僚百餘而臺治今繼以五國太大不能令縣為自治之國亦當復漢唐宋之舊書卅郡為行政最大之區以太守刺史為藩鎮牧伯至高之官偏設臺僚如今各省諸司號稱卿大夫崇高其階或增其屬令分治極精詳雖不能比歐土猶庶幾於望治也考唐時全國三百餘州宋疆偏小而分州四百餘知州長官多親王宰相為之今吾全國僅二百餘府僅及宋州之半正宜令其為獨立行政之區也宜畫定各府直隸州界其間散者併

之其衝繁者增之如宋制且有直隸縣其縣不隸於州而隸於吏部焉今可仿行之請定全國行政二區上達於國用古制定名曰州下達於民者定名曰縣其極大之縣下統於州其極大之州若各省首府可名為府其州府長官照順天府尹例府名為之尹州名為之牧大者皆加尚侍京卿衙小州則領御史銜體制事權一如今各省巡撫或皆給巡撫銜視秩高下加以行守試等之名別或以王公大學士領州以重之其大縣直隸京部者與州郡皆為差官無品亦以王公御史京卿領之其各縣隸於諸州者加崇其位名為政長大者比道小者比府除妙選名士外即選今道府班充之其州郡偏設諸司如今行省位比道府以道府班充之其各縣偏諸設司位比今同通以今同通班州縣充之諸司亦聽長官徵舉京僚及士庶充之皆為差官不設品升轉各從原秩如唐宋漢時然大縣令秩千石如今三品考日本縣知事僅降各部大臣一級每縣設官百餘考於日本縣制設官之多與秩之崇可知其得失今所升改尚遠不能比之也各省督撫皆可盡裁其事權散歸於布政提學提法農商諸司以上達於各部由本部奏派指揮之各州府尹牧與布政諸司平行不相屬乃分內地拾八省為東南西北中五部如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為北部江浙江西安徽為東部河南兩湖為中部閩廣為南部之類五部設大臣於京師以分領之如英國蘇格蘭阿爾蘭大臣參入政府例州縣之吏治選舉皆統焉略如各國內部之制夫所以必分五部者以中國土地太闊非一人所能統理每部略領三四省則適與歐土大國同而後可得而理也其督撫之制重權兼統可行之於遠邊若遼蒙回藏可設四督經略之其下設官體制仿英之印度總督可也其直隸要防則設邊防大臣數人以統兵權募工商事開墾耕桑步畫沿邊諸州聽其節制事權如唐制節度使諸州之比必若此乎而後民政邊防可得而詳治

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騷騷。今之行省督撫，雖有賢能而精力亦難及遠，故民治不能舉，秀出驕矣。能不憂川而改良乎？商民等請裁督撫而以州府為行政區長，請願五也。

其六請願曰：京師設遼蒙回藏四部大臣，而於遼蒙回藏多設大官重鎮以經營之，而多開校導以華俗也。方今國勢久弱，諸邊遠開闢強鄰窺伺久矣，惟藏海盜狡焉思啓，夫中人家少有財寶而無守衛，則大者劫小者竊，況遼蒙回藏數萬里金礦之地而數十年絕無兵衛之守，無富教之圖，是自棄其地自棄其民也。直布羅陀一峽耳，英班爭十七年，難施蔑士沙自卜諸小城耳，德法爭之數十年，皆竭無數之人命國帑而爭此尺寸之土，法德界延斜僅百餘英里，至今兩國屯兵各三十餘萬以守之，況於遼蒙回藏寥廓恢恢三千萬方里之地，三倍於華夏，幾等於全歐，而沿邊無兵，疆內無治，豈非絕怪大異之事哉？若謂二百年舊制安乎已久，無多庸事於更張，豈知萬國大通，俄英法日驟強而迫近皆在此數十年之中，而為夙昔所無者，習於輕羅羽扇，豈知大雪已飛，慣於山園席眠，豈知虎踞環至，以列強之界在此，鄰日相窺伺，試問尚得以百年前之小番跳梁遠荒無人者比之乎？近年東遼幾變為俄人之疆，西藏幾屬於英人之土，亦既動魄驚心，談而色變矣。乃若法窺滇桂之境，俄擾蒙回之邊，邊吏飛電，為報日間亦開二三十年矣，在強敵繪圖遣吏，苦心經營，日月彌深，伏患彌甚，昔英人之久窺緬甸也，事機已熟，則五日而舉其全國矣，可不畏哉！夫吾國所以能苟延性命於亂世者，豈有他哉？不過以國土太大，一時難吞之故耳。若既削小則亦高麗緬甸耳，彼鯨鯢之於魚蝦，何有焉？聞吾國士大夫私談乃竟有謂中國太大難治者，不知從何有此亡國之憂。愚至極之言，乃知所以棄諸邊而不修，良有以也。昔以中國漢唐文物之全力而西北番小醜若匈奴吐蕃南犯尚無以拒之，如宋之弱小傾

國力極人。才尚不能拒一西夏。無論遼金。若遼蒙回藏。滇桂有失。俄德英法之四面環來。實中國自古未有之奇禍。不審朝廷。何以待之前事。已大失矣。於今及早經營。亡羊補牢。或猶未晚。過是時乎。恐後欲為之而悔無及也。今新疆東三省。已久行改省矣。聞朝議亦有改蒙藏為行省之議。豈不較勝於內地行省之制。已極不善。壞中國久矣。而謂區區僅議改省。遂可救危亡之大變乎。臺灣何嘗不改為行省。而今為何國之疆域也。則議之意。識粗疏如此。無論改省。實事尚未易辦。即此空言。而其為賣國。疆之媒。已令人適適驚矣。蓋昔者。軒睡未醒。一切不理。猶可言也。若今知憂邊備而亦以改行省至。祖疏之議。朝廷誤以為起死還生之神方。聖藥。而力行之。則遼蒙回藏。三千萬里之地。一去而不可復得也。夫一切之行。皆有方針。針指既誤。則毫釐千里。夫行省之制。之大謬。上出於元。世既久。誤中國為貧弱。僂野矣。尚不知變。而以為救死之方。則買藥煮湯。負薪燃火。備極辛勞。藥未飲而人先死。今之議改行省者。何以異此。今且勿言。未改行省之不可。何不以桂滇久成行省之邊防。論之。永昌騰越者。通緬之衝也。騰越之戍。兵一營。僅數百。不練之卒。永昌以北。千里蕩蕩。殆類無人。矣。兵備器械。皆無。僅有狗獐野農。茅屋蕭條而已。於是野人之山。千餘里。暗入於英。而不知緬北境地。無一華人。考察英人之舉。動者。桂邊龍州。駐有重兵矣。然以廣西一省。邊界已二千餘里。口凡七十餘。而以此萬餘不練之卒。無繼備之兵。守之緩急。請命於隔數千里之督撫。鐵路既無。即調強兵。亦何時能赴。若滇邊。益無重鎮。嚴備而一切請命於二千里外之督撫。即在省會。亦無器械。邊省遠近。名士才人多不願往。故官場貧愚蒙陋。尤乏人才。緩急有事。無鐵路以致之。幸敵未大犯耳。若真掩襲。恐亦如緬甸耳。以雲桂久為行省。然荒蕪閉陋。尚如此。況遼蒙回藏之尤荒曠者。哉。蓋行省之制。最荒疏。本出蒙古。尤與列國競爭之道。

相反其壞中國事久矣其原固甚多不暇細數然國人習而不知今且不可行之內地況欲行之於補救危急之際蒙回藏哉今將欲新整頓之非採集萬國經營藩屬及新地之法而一變以中國之教俗政化不能為功夫今所謂開為行省者朝論蓋欲郡縣而內之云爾日人之經營臺灣也其法至密矣英之經營印度法之經營安南荷之經營爪哇俄之待波蘭也其制至嚴酷如隸牛馬其人而非吾今欲子弟其民之意也英之待加拿大澳洲德之待聯邦則以同種而聽其自治而輔導引進之或收其兵權雖稅權焉美之營開新地也則純以自治之法行之而長吏主其大政焉吾之遼蒙回藏當分別其宜以日美為法而畧採印度之制其庶幾可也夫吾行省之制督撫兼統一切於內地大不善而施之遠邊有全權以舉事乃有威力以抗敵亦非盡不可行者故宜裁之於內地而反適用於遠邊英之印度日之臺灣荷蘭之爪哇其長官之威權頗有類於吾督撫而過之同此意也然統吾行省官制之謬則在於下之民治太疎上之大官太少選用卑輕而政權不分如一省而兼有督撫則兵民財刑大小各政皆集於總督一人雖巡撫無權而何有諸司也夫以萬數千里之地而大小諸政皆集於一人假令得其精力必不逮而叢脞疎漏不可言矣夫以防邊之重且密豈可容少疎漏者乎千金之隄潰於蟻穴况一非其人則大局立敗今內地各省此害已大況於經營防邊之新地哉此政權不分之害也今蒙藏未改行省之制無論也假使將來改定行省必如新疆之疎曠浩浩萬里僅設一巡撫有事權能出奏者夫巡撫吏民之事已叢繁不可算何能專心防邊練兵乎夫治一地無權貴重臣主之則呼吸不靈舉措維艱故大官太少設官太少乃中國官制之大害也凡無地方自治者僅藉一二有司之力於修路開學衛生警察圖籍一切民治必不能舉遼遠苦寒才人已不願往而今以道府

大僚方面千里而捐班可至。資望極輕上之不能通於朝廷。如徐世昌之請借千萬而事不能舉下之不能調用人才。如岑春煊之能旦夕保薦張鳴岐為廣西巡撫。於名士才人皆不能招致。而事不能辦。此資太卑而選太輕之害也。夫日本一縣地至小也。知事亦至閒散矣。而其階資僅降政府大臣一級。上與各部次官同等。夫次官者吾侍郎也。以知縣與侍郎同階。則是豈不可反覆其故哉。況於邊防之重乎。竊謂經營新疆東三省。用內地重卅郡之制。裁道設府。加巡撫銜名。開府以重事權。卽至疎濶以道改巡撫。開府辦事。並設諸司專治民事。設經畧大臣總之。兼設諸司。如一國然。以節制諸巡撫。而界限分明。不理民事。如新疆以伊犁為長駐地。而仍周年分駐各邊。分巡各鎮。其各府各縣皆有地方自治會。參事會以佐之。其縣改名曰道。其長卽升為道班。以重之。採用美制。募人民能開新市新鄉新廠新路新礦者。皆許以自治權。大則有司以官力營助。小則地方公議行之。經畧大臣諸司以兵為重。而拓墾募工通商查邊諸司皆聽其開舉。中外名士人才充之。苟得其才不次超擢。此採用印度總督之制也。西藏蒙古語文不通。自治之制只可半行。令其舉修路開學警察諸制。但官用監督耳。採英治南洋大小霹靂吉朗之法行之。西藏地大曠遠。請分前藏後藏巴塘三省。設三巡撫。其下分立諸道道下分立諸廳。道廳之治地與民宜析至極小。而官宜極尊。乃足調度控制。而得人才。其法學諸司全藏置一仍復獨立。以通上下。每道廳下有判官稅官學官警官。與內地州縣同。但官權重而民權輕。與內地異耳。乃合全藏分辦事大臣為總督節制。諸巡撫以經畧之專任。營邊治兵。其拓墾工商大事雖無不統而不理。民事常分巡各省道與東三省伊犁並設一外交通商大臣駐亞東關。以辦交涉。由總督保薦用之。其辦事可以知衷而免費總督營邊之精神。庶得專理。歲調新疆四川甘肅邊兵十軍。凡七萬。



人以戍之亦教練藏人。人人為兵。同內地之制。藏民六百萬。雖弱。然耐寒苦。而習其地宜。亦可練拾餘萬之兵。以充守衛焉。藏地近印度。二日可至。若興工商。購機器。以闢地利。自印度運入。至易。欲啓開之。尚便易。于新疆十倍也。蒙古內外宜分兩部。置兩總督。內四盟外六盟。每盟各設一巡撫。妙選名臣。任之。巡撫下分設諸道。道下分設諸廳。如各府縣之制。而極崇其階。其下並設法學。農商。警稅。諸司。地方以半自治之。法行之。其諸旗王公台吉。皆如漢明制。印度制。每旗皆設一相。以統其政事。而以禮文尊其王公。有事仍任畫押。或僅聽其食。祿不任政事。其令各旗自治。如德聯邦。其進化較易也。其諸子皆分封。而分其祿。與之。其王公台吉才者可擢充巡撫。及道。而以用為武吏。為主德奧之世爵。皆為武官。正可採也。蒙古曾混一亞洲。大地萬國。無有比其雄者。若加選練。外蒙古可人人為兵。而歲以內蒙古新疆之兵二十萬。十四萬人。戍其邊。巡撫專治民事。總督專治兵防。邊其蒙藏所尤要者。則在教以中華之文字。言語。導以中華禮俗。服器。俾風同道。一人民生親愛之心。交兵無窒礙之事。但得人通華文。人讀華書。人習中華之禮俗。則愛國統一之心自生。此學校之事。尤重于防兵矣。今蒙古王已有識時英才。知自開學者矣。請以內地學校之制。別粗略定之。以識文字為先。以通經義為本。然後及于應用之學。則本末不失矣。既獎導開學之人。又行強迫教育之法。邊地奇窮。教識字之蒙師。修金無多。國家何惜費千數百萬之帑。而不自收回蒙藏數萬里之人民耶。夫欲保蒙藏。非治兵開學。不為功。然即此治兵開學二事。需款甚巨。必當令度支部中央集權。以撥款行之。又必開國會。令全國人民任其經費。若望之各省。協餉必不能矣。夫萬國皆無鄰省。協餉之異。聞其不可行。不待問也。若夫三邊通達交通。為艱。有鐵路則處處皆活。而養兵亦可少。無鐵路則寸寸皆塞。而養兵亦須多。此則三邊之第一要圖。



而朝中所深明熟知。無待多言矣。吾內力能舉。則自為之。否則假之美款。亦無大害。以美人不能逾內地諸省。而規吾西北也。遼蒙回藏四邊。請總名為部。而於京師置四部大臣。分領之。並置學司。專講其部之地宜。夫邊地深遠。京僚苦於不知。故俄割墨頂子。英割九龍。京僚尚無人知其地名。況于能料其事乎。此不更內外之故也。故大臣與總督。互相出入。以熟邊事。而四大臣皆輪日入值。如英印度部大臣入閣之制。如是乃能情形熟悉。而臂指相使。為商民等思之。爛熟之下。廷議採行。商民等所請願者六也。

其七請願曰。速成海軍也。凡國防之勢。與時推遷。昔者大地未通。中國閉關。以自治。但經營漠北。鎮撫內地。精練騎射。足以自雄。今則萬國交通。以海為衛。故有海軍精艦者。歐人可飛越數萬里。而達哈美。亞。諸洲之地。無海軍者。如魚之無翅。鳥之無翼。人之無手足。聽人之禁縛而已。印度萬里之國。英人囚之如籠鳥。以海軍也。英人屬地。離絕萬里者四十餘。而聯之如片陸者。以海軍也。英人陸軍寡弱。而赫然為第一強國者。恃海軍也。吾華僑民在中美之亞基國。個個即國。瓜地馬禮國。皆被虐逐。彼數萬人。十數萬人之小國。不如吾一縣。而敢凌藐我莫大之國民者。以吾無海軍也。各國公使入外部。而恃強要索。不得輒拍案慢罵曰。吾將調兵艦來。吾大臣即畏而俯首聽命。甘割地失權者。以彼有海軍。而吾無海軍也。故今天下有海軍。而多則強。無海軍。而少則弱。故德美日。日經營之意。傾國債逾于國庫。而圖之成事。至昭昭矣。我國臣庶之受侮辱。擄奪至繁矣。而數十年以來。不少發憤。以經營海軍。甚且有而廢之。為天下笑。亦可謂至愚而不可解矣。邇來三年。朝議非不漸知。及此而苦於經費之無從也。夫苟曰無經費。則賠日本之二萬萬三千萬。賠八國之十萬萬。從何來也。經營國事者。於所必應有之事。乃

不預謀之乃大敗而償無量巨款於人則又有焉此小民經營一家一店為不可而何言經國乎今既開地方自治局及各省諮議局矣苟朝廷能俛從民欲則國民亦何難任此巨資故速開會國以令民撥海軍經費至上也急不及待為今之圖則將每年經營海軍之費先營銀行頒示於民令各縣自治局任之或以舉公費充之或舉公債充之則百數十艦之資尚非難也若夫擇北南之港塢定營置之艦數增造船廠多開學堂多魚雷以便守衛增快艦以便敏速請比較中外審定地宜而決行之夫有海軍而過少終歸於盡亦猶之無也巨艦大工非三年不能成一艘則及早營購尤不可遲遲也愿朝廷日夕思之日夕念之日夕舉之立決廷議早成海軍以保國防而免侵分侮辱商民等所愿請也

其八請愿曰舉國民為兵也中國積弱屢為外人侵凌輕賤久矣蓋一統守文太甚之故夫以文明至古之大國民而為外人所藐視不得平等動相侵迫苟有血氣莫不為之夫中國者中國人之國也即當全中國人共任保守其國之責然則非舉國民人民同任為兵不可此非徒各國之通例寔吾國民不可辭之大義也三代之世民皆為兵蓋列國競爭則國民自當各執干戈以衛社稷近世雖廢斯義然漢唐宋以來庸調固不能免也漢世宰相之子不能免戍邊魏晉周隋以府兵強天下亦以民為兵而已今大地各國惟英美不全國民為兵耳英以海軍雄天下而不藉陸軍美負兩海之隔絕而不慮兵事此外歐洲大陸及日本各國無不人人有任兵之義務雖限年之格不同至二十歲無不為兵此制既發於德而訓練之精亦莫德為甚故破法之役三日之促而能調兵廿四萬渡萊因河而入法境至於今日其尚武之風猶獨盛學生私戲動拔刀相關故學生面皆有刀痕否則以非壯士相笑自德諸

先主皆然以聖人至仁之道觀之誠為忍劇然既立於萬國競爭之世弱肉強食則其養成國民雄武之氣不可輕視也且德以工商業為現大地者固由獎勵所致然其人民曾充兵二年久習法令兵規全屬故德人起居坐作臥宿行立皆有法度及推以為工商亦復法律整齊人人有自立之概故能振興極盛故德人之為兵雖失業二年實可以為入法律學校視之有一年嚴謀習其精神終身遂得受用焉習之既熟人民以愛國尚武之風亦無怨者今歐土之能數十年太平無戰事者誠以各訓練其民兵咸相持熟視而莫敢發也故養兵之費雖極多充兵之民雖極眾然因此各得以保國保民若有一不圖自強弛兵不備則校馬思啟盜思奪之矣故以尚武為修文實新世之新義也吾國不以民為兵雖似愛民而甲午庚子敗辱失地傷民無數賠款以紓國民之脂膏無數其他利權被侵無數奈之何不思所以振救之夫振救之法以中國之大國民之多但定一令國民皆為兵訓練數年即立有數千萬之卒及鐵路之交通也調遣靈速天下莫強誰敢侮余而政府處嚴私憂於國弱日俛首聽令於強鄰亦無策甚矣且吾國民既眾不必全效德制稍存寬大亦無不可請定一嚴制曰凡國民年二十以上至四十以下必當為兵否則不得承遺產充公民及一切議員又定一寬制曰凡有要職及他病者歲出銀若干兩免其為兵如此則富民職民既得所息而兵餉亦有所補此亦漢制也今可行之德之薩遜王國人民四兆土地人民不能比吾一大府也而宿常兵五萬糾糾桓桓然則吾以每州府為一軍練馬步砲工兵七千人大縣亦可為一軍其寬待國民僅比薩遜八之一而已歲調戍東三省蒙古新疆西藏滇桂之邊各略二十軍凡為百軍共七十萬人內地百餘軍可互調戍令南人戍南北人戍北俾安其風土而亦互調戍以熟地宜以方今各國情論之勢但此令一行而謂列強尚敢如前之

橫行。脅犯商民等。敢信其火無也。自治局既立後。伏乞立下徵兵令。舉國民皆當為兵。其畏逸民或有避縮而愛國尚武之民。必有踊躍應調者。前直隸江蘇徵兵已有舉貢諸生應充卒伍。其誰謂吾國民盡畏者。商民等所請應八也。

其九請應曰。中原多開製鉄鎗炮之廠。漠北廣闊牧馬之場也。今舉國亟亟言學。曰強迫教育矣。又亟亟言工商。知激勸實業矣。此固富強根本之圖。今病而急治。標尚不盡在是也。以強國壓力之迫促。不能久待也。徒言學也。則亦跪河北誦孝經以却賊耳。徒言工商也。則非十年無成。且唯尼基迦大基啡呢士猶太人之富者也。適足為奴而已。今固競爭之世。富於兵備則為世雄。寡於兵備則為人弱。兵備者何。船廠鎗炮鐵器馬隊是也。管子曰。器械不精。以卒與敵。凡百他物可以急就。此物非預蓄多數。即不能久戰而望成功。小波之拒強英也。蓄械十年。故能以百餘萬之波人而戰英三年。小普之大奧也。以得賚賜新製之前膛鎗。弱德之破強法也。以克虜伯新製之大砲。西班牙人萬多之以五百兵滅墨西哥也。以十三砲二百馬而破墨兵三萬。蓋墨人無砲故也。德人工商之業。於光緒十三年始興之。破法之時。巧工精器尚一無有。光緒三年美國費城賽會。德人領金牌者。只克虜伯砲一物而已。其時工商業至不足道矣。然德以兵備脩明。遂為歐霸。故同言變法而各國緩急亦各有宜。吾國勢空虛。非虛文空學所能濟。急宜先師德國先治兵備。令君臣民庶勵精注意。宜以製鐵造船鎗炮廠為先務。宜擇地利所宜。勸募官民。每省必須一廠。歲省月試。比其高下。重賞罰以激之。勸之。吾國鐵礦既多。非無巧匠。必有得賚賜克虜伯出以應國之求。而精器不可勝用也。陸軍之用馬兵尤勝。吾國蒙古新疆水草萬里。尤宜蓄馬。天馬血汗來自西域。今在吾疆開國之初。亦以索倫馬制勝。此尤近事也。唐時土壤不

及今域南太僕張景順收馬至四十萬匹。今奄有東三省蒙古新疆之地而不事經營馬牧坐棄萬里水草之地豈不大奇。古今人不相遠張景順豈患無人何不如唐世之甚哉。且牧馬之圖非止以強軍實若承平無事亦可以便市易而增富源。伏乞立下廷議復立牧馬監於蒙古新疆東三省分立三監每監設督牧大臣經營之聽圈出水草之地以為牧場凡沙漠之地馬必精良故阿剌伯馬種為天下雄今內外蒙古諸盟諸旗括其馬數汰弱取良就令蒙古諸王公盡充諸牧群長每監之下酌設若干群每群之下酌設若干閑每閑之下酌設若干厰略以萬馬為一羣千馬為一閑百馬為一厰別設牧馬會牧馬學以講求繁絃改良致雄之法每監之下三年之內可至百萬匹橫掃無前即可以雄視歐亞矣。商民等所請愿九也。

方今國步艱難變法多故千條萬彙實不能以一二陳但為政有先後緩急之宜舉事有本末綱目之異商民等言其綱本之先且急者以為救國之圖兆眾一心眾論允協伏望俯徇輿論不爽王言立賜施行中國必強國民必安。皇太后 皇上威名將興俄之喀林彼得同昭天壤若不垂採納則國勢危而人心變廟社淒愴。皇太后 皇上亦恐不能安西狩之辱恐不止此覽古危亡之事冒犯威嚴非商民等所敢口之也商民等既為國民與國同有休戚存亡之義不勝恐悚之至用敢竭誠上聞伏乞代奏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呈。

請定立憲開國會摺 代內閣學士澗普通武 戊戌七月

奏為請定立憲開國會以安中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頃者東敗於日遼臺既割膠旅繼踵臣每憂國危未嘗不仰天而歎也及聞 皇上聖武發憤變法維新臣不禁軒鼓舞舞歡欣忭蹈以為堯舜復出也方

今變法可陳之事萬千。臣生逢堯舜之世。安敢以枝節瑣末之言。上瀆堯舜之君哉。臣竊聞東西各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蓋自三權鼎立之說出。以國會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總之。立定憲法。同受治焉。人主尊為神聖。不受責承。而政府代之。東西各國皆行此政體。故人君與千百萬之國民。合為一體。國安得不強。吾國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蓋千百萬之勝於數人者。自然之數矣。其在吾國之義。則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故黃帝清問下民。則有合宮。堯舜詢於芻蕘。則有總章。盤庚命眾至庭。周禮詢國危疑。洪範稱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孟子稱夫皆曰國人皆曰。蓋皆為國會之前型。而分上下議院之意焉。春秋改制。即立憲法。後王奉之。以至於今。蓋吾國君民久皆在法治之中。惜無國會以維持之耳。今各國所行。寔得吾先聖之經義。故以致強。吾有經義存。空文而不行。故以致弱。然此寔治國之大經。為政之公理。不可易矣。今變行新法。固為治強之計。然臣竊謂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從事於其末。無當也。春秋之義。據亂之後。進以升平。上有堯舜之君。下有有堯舜之民。伏惟皇上聖明神武。撥亂反正。真堯舜之君也。伏乞上師堯舜三代。外探東西強國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則中國之治強可計日待也。若臣言可採。乞下廷議施行。若其憲法綱目。議院條例。選舉章程。東西各國成規。具在。在一探酌行之耳。則皇上之聖治。駕漢軼唐。超宋邁明。而上之豈止治強中國而已哉。孟子曰。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臣愚冒昧上聞。不勝恐懼屏營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按奏上 德宗即擢譚普通武為禮部左侍郎。決行立憲。大學士孫家鼐諫曰。若立民權。君無權矣。

德宗曰吾欲教中國耳無權何害既太后不可乃止

祭朱鼎甫侍御文甲午

嗚乎。天乎。付人明賢。又假之時。既卑位。遇何復奪之。既欲奪之。宜新材。請使人勿悲。乃顛倒之險。誠重性。俞庸。汗卑老壽。蒼毫。穹官牙旗。大雅環偉。遠學廣知。天年下位。蹈籍棄之。謂天明明。墨墨吾疑。唯我知君。節閭之自。才識宏毅。賢者雲器。白簡忽動。鷹擊鵬厲。豪摩蒼天。九霄撒拔。有嚴廣雅。來教來惠。宗主紫陽。力球時弊。東萊文獻。水心辨慧。君卿先正。是絕是。讀我著書。高軒枉過。窮辨學術。蘇援馬辨。經緯圖記。般音律數。諸子異教。人才掌故。沃沮衛藏。國政夷務。旁魄贊串。懸河噴。官治治博極。而與我能獻疑。弗明弗措。咽甄騁過。旗鼓角驚。大膊大剌。雷電交下。條爾悅解。日晶月皓。駭走童僕。疑喜疑怒。我舍或避。君偶猶負。何鄭談經。朱陸辨道。雖有異同。益彰雅素。我嘗謂君。君實治才。積彼滌淵。鬱為雲雷。博士一席。讓我徘徊。君亦謂吾。門戶獨開。偏師勿過。尚慎旗幟。吾行未歸。問訊再至。六月既望。既見既慰。吾辭目疾。強留固滯。連韜布席。皓月照袂。吾所發明。孔子改制。君嘗疑焉。力規吾做。吾言道殷夷。伏交噬而吾學士。漢宋兩敝。至於民冥。教不下逮。外道邪雜。與吾迭帝不定。一尊心目。罔繫今學。口說三統。大義囊括四海。可掃霾。相契遠慮。頓釋宿滯。手出答問。屬商疑異。三日治食。君許來惠。子卯不樂。哲人奄逝。愴恨罷冥。匍匐泣淚。邂逅一昔。豈知乖棄。追思瞻留。君其有意。證人已矣。斯道奚寄。酸奠清觴。總幃飄曳。靈其踐諾。飲吾滋味。

奏請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注經摺

奏為進呈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董子春秋學敬備宸覽乞設立教部教會並以孔聖紀年聽民間廟



祀先聖而罷廢注祀以重國教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昔面對荷蒙 聖慈令進所著羣書又承 天恩特令軍機大臣廖壽恒迭次傳問催將所著書速寫進呈以臣愚陋粗事撰述奚足以仰承天鑒乃蒙 眷問稠疊自非大聖人虛懷下問垂採芻蕘安得有此經畫夜寫黃將臣所編日本明治變法考俄大彼得變法致強考突厥守舊削弱記波蘭分滅記法國革命記進呈 御覽聊備法戒然凡此口言治術未及教育未足以上酬聖意也今並將臣所著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董子春秋學進呈以卷帙繁重日月遷遠未及寫黃謹以刻本上呈惶恐萬罪竊惟孔子之言光並日月孔子之經流亘江河豈待臣愚有所贊發惟中國尚為多神之俗未知專奉教主以發德心祈子則奉張仙求財則供財神工匠則奉魯般甚至士人通學乃拜跳舞之鬼號為魁星所在學宮巍樓高坐鎮曹子士夫齋祈膜拜不知羞恥幾忘其所學為何學也即偶為城隍列為正祀號為陰官多列鬼判雖極惡足警亦非經典所昭垂其里祀土地亦猶是矯誣也其他龍王牛王猴王之祀以之祀獸尤為反異若夫木居士之一株石敢當之一片亦無窮求福之人夫神道設教聖人所許鄉曲必廟禱賽是資而牛神蛇鬼日竊香火山精水魅謬設廟祀于人心無所激厲於俗尚無所風導徒令妖巫欺惑神怪驚人虛糜牲醴之資日竭香燭之費而歐美遊者視為野蠻拍象傳觀以為笑柄等中國于爪哇印度非洲之蠻俗而已於國為大恥於民無少益夫教民正俗脩禮重教此豈細故哉中國數千年來敬教正學凡歷代儒先所論我朝 聖訓所垂固不迴於正典力闢怪邪而坐聽妖巫神怪不經之事大供奉於民間積久尊崇或先列夫祀典豈不異哉歷朝間有綱正之大臣時請淫祀為之嚴禁明主在上亦或採行乃不旋踵而淫祀復編於民間推原其故蓋朝廷雖言敬教正學只等具文而未令天下人民專祀先聖故也今自學宮尊祀孔子許教官諸生歲時

祠謁外其餘諸色人等及婦女皆不許祀謁民心無所歸則必有施敬之所地方必有廟則必有所奉之神以茲大事功令又不為正定奉祀何神朝廷既聽民立廟不加禁止一任人民自由舉措小民智者少而愚者多勢必亟覲為政妄立淫祀崇拜神怪乃自然之數矣積弊既久方將敬奉之不暇孰敢與爭於是淫祠遍地餘波普蕩妖廟繁立於海外重為歐美所怪笑以為無教之國民豈不恥哉然旋歡歐美之民祈禱必於天神廟祀口於教主七日齋潔膜拜誦其教經稱於神名起立恭默雅琴合歌一唱三歎其天良起其肅肅此真得神教之意而又不失尊敬之心迴視吾國民惟童幼入學讀經拜聖自稍長出學至於老死何嘗有一日尊祀教主之事有誦讀遺經之文而欲警其天良起其肅肅何可得哉其所耳濡目染膜拜尊奉皆妖巫神怪者風俗何由而善正學何由而興大教何由而一臣每有觀聞不能不為我數千年之儒先怪也即祀文昌或謂一星或謂張亞子何功何德而妄祀之即觀音慈悲可奉乃一印度之僧尼關帝忠義可尊不過奉奉教而令家家祭祀地崇奉則吾國自有教主春秋作自先聖何不直祀孔子同奉教主不更足以感動人之仁慈忠信哉聞昔在明世民間尚有祠祀孔子者至康熙時御史吳培乃始奏禁婦女入孔廟燒香自是禁民間廟祀孔子以為尊崇先聖豈知聖教從此不及於民矣聖教日微而淫祀日盛吳培不知大理其罪可勝誅哉臣竊謂中國祀法有過尊之弊而大害生焉穀梁傳述孔子之大義曰人非天不生非父不生非母不生故謂天之子也可謂之母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故王者稱為天子不過取尊稱云爾實則凡人皆天之子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董仲舒述孔子大義亦曰天者人之祖父又豈可忘所自出而不祀天哉王者至尊為天之子宜祀天人民雖卑亦天之子也亦宜祀天也不過古者尊卑過分故殊其祀典以為禮秩豈所論於今升

平之世哉。論語子路請禱於天。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然則孔孟大義。許人人禱祀天。帝矣。且今功令。即不定人民祀天。而民間歲時向空。無不祀天者。既久。聽之而不禁。何不因而定其禮乎。即今欲禁之。則基督之教人。皆曰。膜拜上帝矣。信教自由。為憲法大義。萬無禁理。若實與而不與。於民教既大。損於國秩。又何益哉。孔子為聖之時。禮以時為大。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今尤通變之時矣。臣竊考孔子實為中國之教主。而非謂舉行深高之聖者也。昔周末大亂。諸子並興。皆創新教。孔子應天受命。以主人倫。集成三代之文。撰定六經之義。其詩書禮樂。固藉先王之舊。而正定之。其易以通陰陽。春秋以張三世。繼周改制。號為素王。蒼帝降精。實為教主。莊子以為本天地。育萬物。大小精粗。本末四通。六闢無乎不在。推為神明聖王。子貢有言。以為生民未有。其弟子三千。徒侶六萬。分傳其教。徧於中國。皆信行之。當時諸子爭為教主者。十數。而老墨尤大。老為虛無。為我。刑法之祖。其流為神仙符籙。墨為尊天尚同兼愛之宗。其短非在樂儉。二大教亦徧行中國。而不若孔子之宏大。周徧。又不若孔子之近人。中庸故至。漢武時。儒學一統。二教敗亡。孔子為中國教主。乃定一尊。其大地教主。未有不託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時地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無也。及劉歆起。偽作古文經。託於周公。於是六經為非孔子所作。但為述者。唐世尊周公為先聖。抑孔子為先師。於是僅以孔子為純德懿行之聖人。而不知為教主矣。近人遂妄偶孔子為哲學家。為教育家。妄言誕傳。皆緣是起。遂令中國誕育大教主而失之。豈不痛哉。臣今所編撰。特發明孔子為改制教主。六經皆孔子所作。俾國人知教主共尊信之。皇上乙夜覽觀。知大聖之改制。審通變之宜民。所以訓諭國人。尊崇教主。必有在矣。夫孔子之遺傳。大魯徧尊該人神。包羅治教。固為至矣。然因立君臣夫婦之義。則婚宦無殊。通飲食衣服之

常則齊民無異。因此之故。治教合一。奉其教者。不為僧道。以為人民在昔一統開闢之世。立義甚高。風行甚嚴。固至美也。若在今世。列國縱橫。古今異宜。亦少有不必要盡行者。其條頗多。舉其大者。蓋孔子立天下義。立宗族。義而今則純為國民義。此則禮律不能無少異。所謂時也。孔子自有平世之義。臣所願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者。略發明之。但今未明。若盡以據亂舊道。絕人。則時義事勢不能行。若不以孔子大教為準。則人心世道不可問。故今莫若令治教分途。則實政無礙。而人心有補。若專職業以保守之。今官立教部。而地方立教會。首宜定制。令舉國罷棄淫祀。自京師城野省府縣鄉。皆獨立孔子廟。以孔子配天。聽人民男女。皆祠謁之。釋菜奉花。必默誦聖經。所在鄉市。皆立孔會。公舉士人通六經四書者為講生。以七日休息。宜講聖經。男女皆聽。講生兼為奉祀生。掌聖廟之祭祀灑掃。鄉十百人必一廟。每廟一生。多者聽之一司數十鄉。公舉講師若干。自講生選焉。一縣公舉大講師若干。由講師選焉。以明經行修者充之。並掌其縣司之祀。以教人士。或領學校教經學之席。一府一省。遞公舉而益高。尊府位曰宗師。省曰大宗師。其教學校之經學亦同。此則於明經之外。為通才博學者矣。合各省為大宗師。公舉祭酒。老師耆碩明德為全國教會之長。朝命即以為教部尚書。或曰大長可也。各國學校皆隸於教。學生日必頂禮。況我孔子向專為學校所奉哉。應密其儀節矣。至凡為傳教奉職講業之人。學業言行。悉以後漢宋明之儒先為法。短矐禮法。不得少踰。執持大義。匡弼時風。雖或極迂。非政客士流所堪難受。而廉恥節義。有所扶賴。政教各立。雙輪並馳。既並行而不悖。亦相反而相成。國勢可張。聖教日盛。其於敬教勸學。匡謬正俗。豈少補哉。抑臣更有請者。大地各國皆以教主紀年。一以省人記憶之力。便于考據。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於尊行。日本無教主。亦以開國二千五百年紀元。與其時王明治年號並行。一以貴當王。一以便考古。若吾國歷朝

數十。閱帝數百年。號幾千。記述既艱。考據不便。苟非通博專門。令人不知何世。既為前代。無關尊王。不若以教主紀年。更於敬教有補。伏惟 皇上聖明。傳心先聖。敬教審時。洞達中外。乞下明詔。設立教部。省設立教會。講生。令民有廟。間皆專祀孔子。以配天。並行孔子紀年。以崇國教。其祀典舊多誣濫。或人神雜糅。妖怪奇邪。或無功德。應令禮官考據經典。嚴議裁汰。除各教流行久遠。聽民奉教自由。及祀典昭垂者外。所有淫祀。乞命所在有司。立行罷廢。皆以改充孔廟。或作學校。以省妄費。而正教俗。所關至大。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按淫祀與宗教有異。然奏上諭後。有司奉行不善。寺觀多毀。此則胥吏訛索所致。

### 日本書目志序

聖人譬之醫也。醫之為方。因病而發藥。若病變則方亦變矣。聖人之為治法也。隨時而立義。時移而法亦移矣。孔子作六經而歸於易。春秋易者。隨時變易。窮則變。變則通。孔子慮人之守舊方而醫變症也。其害將至於死亡也。春秋發三世之義。有撥亂之世。有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質三統焉。條理循詳。以待世變之窮。而採用之。嗚呼。孔子之慮深。以周哉。吾中國大地之名國也。今則耗矣。哀哉。以大地萬國皆更新。而中國尚守舊故也。伊尹古能治病國者也。曰。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湯受其教。故言日新又新。積池水而不易。則臭。腐與身面不沐浴。則垢穢。盈大地無風之掃蕩。改易則萬物不生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黷。新則潔。舊則敗。天之理也。今中國亦汲汲思自強。而改其舊矣。而尊資使格。耆老在位之風未去。稽書割截之文。弓刀步石之制未除。補綴其一二。以其文行之。譬補漏糊紙於覆屋破船之下。亦終必亡而已矣。即使掃除震蕩。推陷其舊習而更張之。然泰西之強。不在軍兵。

砲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學新法之書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學理則心倫生物氣則化光電重農則農工商礦皆以專門之士為之此其所以開闢地球橫絕宇內也而吾數百萬之吏士問以大地道里國土人民物產茫茫如墮烟霧瞠目擗舌不能語況生物心倫哲化光電重農工商礦之有專學新書哉其未開徑路固也故欲開礦而無礦學無礦書欲種植而無植物學無植物書欲牧畜而無牧學無牧書欲製造而無工學無工書欲振商業而無商學無商書仍用舊法而已則就開礦言之虧敗已多矣泰西於各學以數百年考之以數十國學士講之以功牌料第激勵之其堂室門戶條秩精詳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國今乃始舍而自講之非數百年不能至其域也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決無舍而別講之理也今吾中國之於大地萬國也譬猶泛萬石之木航與羣鐵艦爭勝於滄海也而舵工榜人皆盲人瞽者黑夜無火昧昧然操柁於烟霧中即無敵船之攻其遭風濤砂石之破可必也況環百數習於出沒波濤之鐵艦而柁工榜人皆魚戶為之明燈火張旌旗而來攻其能待我從容求火乎然今及諸艦之未來攻也吾速以金籠括目槐柳取火尤不容緩也然即欲括目取火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來諸業之書萬百億千吾中人識西文者寡待吾數百萬吏士識西文而後讀之是待百年而後可則吾終無張燈之一日也故今日欲自強惟有譯書而已今之公卿明達者亦有知譯書者矣曾文正公之開製造局以譯書也三十年矣僅百餘種耳今即使各省並起而延致泰西博學專門之士歲非數千金不能得一人得一人矣而不能通中國語言文字猶不能譯也西人有通學遊於中國而通吾之言語文字自一二教士外無幾人焉則欲譯泰西諸學之要書亦必待之百年而後可彼環數十國之校馬思啟者豈能久待乎是諸學終不可得興而終不能求明而自強也夫中國今日不變法日新不可稍變而不盡變不



可盡變而不興農工商礦之學不可欲開農工商礦之學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凡此諸學中國皆無其書必待人士之識泰西文字然後學之泰西文字非七年不可通人士安得盡人通其學不待識泰西文字而通其學非譯書不可譯書非二十行省並興不可即二十行省盡興而譯之矣譯人有人矣而吾國岌岌安得此從容之歲月然則法終不能變而國終不可強也康有為昧昧思之曰天道後起者勝先起也人道後人逸於前人也泰西之變法至遲也故自倍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藝乃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維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藝已成大地之中變法而驟強者惟俄與日也俄遠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變法之條理先後則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猶吾文字也但稍雜空海之伊呂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十萬金而要書畢集矣使明敏士人習其文字數月而通矣於是盡譯其書譯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內以數年之期數萬之金而泰西數百年數萬萬人士新得之學舉在是吾數百萬之吏士識字之人皆可以講求之然後致之學校以教之或崇之科舉以勵之天下嚮風文學輻湊而才不可勝用矣於是言礦學而礦無不開言農工商而業無不新言化光電重天文地理而無微之不入也以我溫帶之地千數百萬之士四萬萬人之農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駕於英美而逾越於俄日可待也日本變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與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通者購鐵艦槍礮築營壘以萬萬計而挫於區區之日本公卿士夫恐懼震動幾不成國若夫一鐵艦之費數百萬矣一克虜伯礮之微費數萬金矣夫以數金可譯書以開四萬萬人之智以為百度之本自強之謀而不為而徒為購一二砲以為衛敵藉寇之資其為智愚何如也嗚呼日人之禍吾自戊子上



書言之曲突徙薪不達而歸欲結會以譯日書久矣而力薄不能成也嗚呼使吾會成日書盡譯上之公卿散之天下豈有割臺之事乎故今日其可以布衣而存國也然今不早圖又將為臺灣之續矣吾譯書之會不知何日成也竊憫夫公卿憂國者為力至易取效至捷而不知為之也購求日本書至多為撰提要人欲吾共通之因漢志之列撮其精要剪其無用先著簡明之目以待憂國者求焉

日本雜事詩序

古者記事之文有詳有略有綱有目有經有記有大題有小注立幹以舉要條附而結餘簡要欲其易誦也無條欲其明備也故禮經僅十七篇至簡也而記則二百餘篇書二十八篇而大傳五行傳數十篇易上下篇卦象象文之辭尤簡矣而易說卦氣納甲消息升降詳焉春秋萬九千字簡嚴矣而其指數千若其述國政陳風俗聖人之意尤託於詩蓋竊疑詩三百篇其文至簡其學非博而授政不達使不能對孔子責之何深也及考三家詩說則詩篇雖簡詩說極多一經或至百萬餘言凡一章一句之所涵託義指無窮以十五國言之一國之風詩說幾近十萬言於地輿民俗物產國政人才沿革得失瞭如豁如若聚米而畫山若家人子之自道其生產也豈猶患其授政不達專對不能哉後世著書記事此體久失自水經注外惟方技醫卜歌訣尚有見者蓋古學既興詩說盡廢不知其為聖制備詳略合綱目便記誦宜考求久矣近世宋紀事詩十國宮詞外國竹枝詞之作有詞有注詳略互備此體乃復吾友嘉應黃觀察公度壯使日本為日本雜事詩似續是義竊究其思娟嫻其辭條附條舉華繁舒鋪文用互殊綱目列臚可誦可娛如遊扶桑之都邁武門之酷炎美維新之昌圖嘉高滿之秀烈庶王朱之令謨其於民俗物產國政人才瞭如豁如如家人子之自道其家人產也黃子文而思通以契周歷大地略佐使紹求百國之寶書

羅午旁魄其故至博以滋而日本同文而誦其沿革政教學俗以成其國志而聳吾國人用意尤深宜其達政專對綽綽也雜事詩者亦黃子威鳳之一羽而已方今日本新強爭我於東方考東國之故者其勢至急誦是詩也不出戶牖不泛海槎有若臧文之畫張騫之鑿矣

### 強學會序

俄北瞰英西睽法南隣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況磨牙涎舌思分其餘者尚十餘國遼臺茫茫回變擾擾人心皇皇事勢僂僂不可終日昔印度亞洲之名國也而守舊不變乾隆時英人以十萬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昔土耳其國部之大國也置土跨亞歐非三洲而守舊不變為六國執其政剖其地廢其君矣其餘若安南若緬甸若高麗若琉球若暹羅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國於太平洋群島非洲者凡千數百計今或削或亡舉地球守舊之國蓋已無一瓦全者矣我中國孱弱於羣雄之間鼯寢於火薪之上政務防弊而不務興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審時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遠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衛藏土司圍徽之守咸為異墟燕齊閩浙江淮楚粵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盜糧吾為突厥黑人不遠矣西人最嚴種族仇視非類法之得越南也絕越人科舉富貴之路昔之達宦今作質絲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光緒十五年而始舉一印人以充議員自餘土著畜若牛馬若吾不早圖倏忽分裂則桀黠之輩主謝倫為左袒忠憤之徒原卻夷為皂隸伊川之髮駢闐於萬方鍾儀之冠蕭條於千里三州父子分為異域之奴杜陵弟妹各銜鄉關之感哭秦廷而無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則螳臂易成沙蟲賁泉明之桃源則守埃更無淨土肝腦原野衣冠塗炭嗟吾神明之種族豈可言哉豈可言哉夫中國之在大地也神聖繩繩國最有名義理制

度文物。駕於四溟。其地之廣於萬國等在三。其人之衆等在一。其緯度處溫帶。其民聰而秀。其土腴而廣。蓋天地萬國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風氣未開。人才乏絕。坐受凌侮。昔曾文正公與倭文端諸賢。講學於京師。與江忠烈羅忠節諸公。講練於湖湘。卒定撥亂之功。普魯士有強國之會。遂報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維新。蓋學業以講求而成。人才以摩厲而出。合衆人之才力。則圖書易危。合衆人之心思。則聞見易通。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論語曰。吾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海水沸騰。耳中夢中。礲穀隆隆。凡百君子。豈能無淪胥非類之悲乎。圖避謗乎。閉戶之士哉。有能來言尊攘乎。豈惟聖清一帝三王孔子之教。四萬萬之人將有託耶。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卷六目錄

附錄

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序

六太居士遺稿序

六太居士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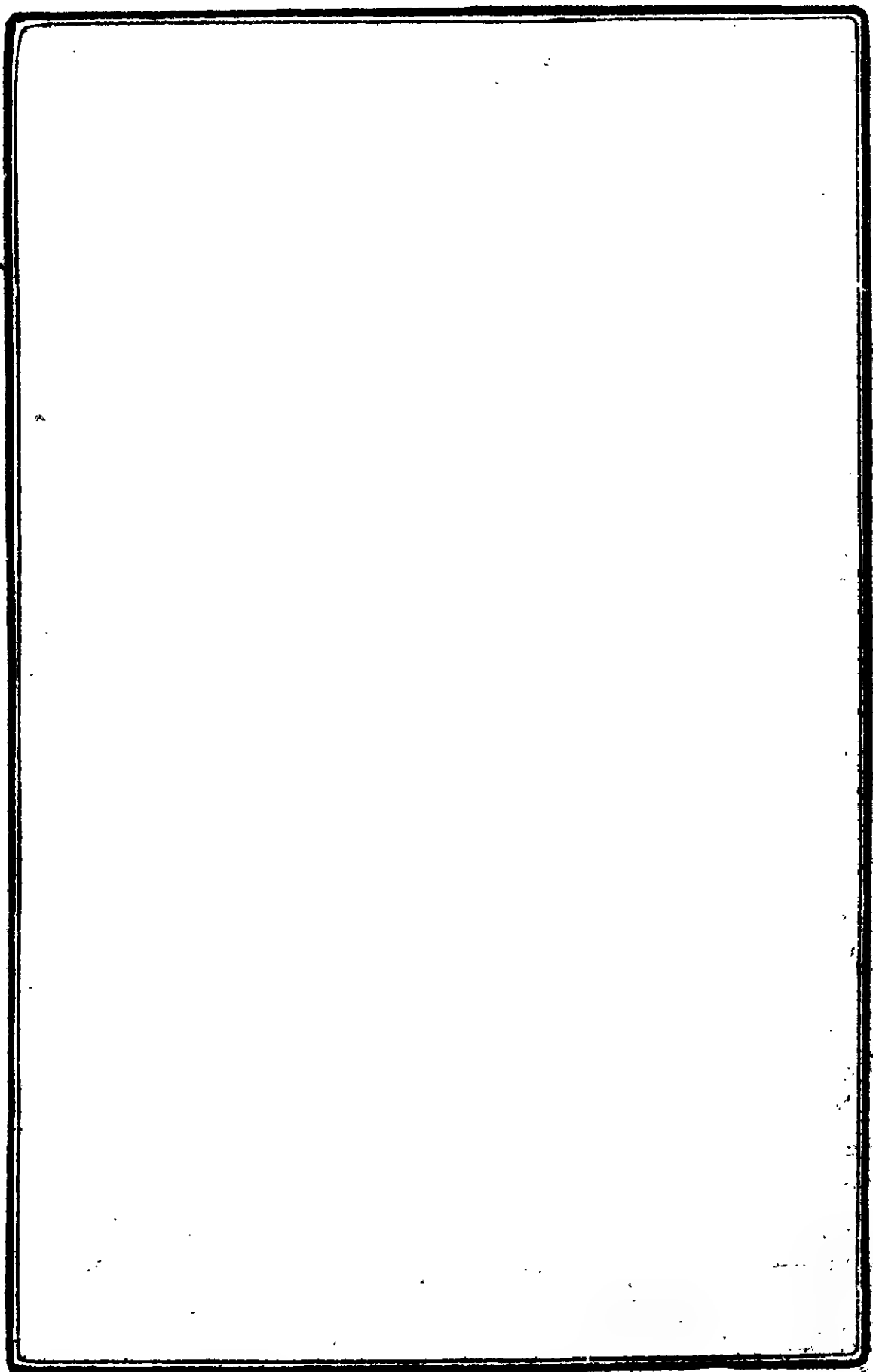
連州遺稿序

連州遺稿

國聞

時事日誌

外國時事日誌



不忍雜誌彙編二集卷六

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序

南海 康有為撰

譜牒之學。史學也。周官實繫世。辨昭穆。掌於小史。史記紀五帝。迄夏殷周秦。並詳其子孫氏姓。而世本一書。漢志隸春秋家。蓋先王譜學之設。實與宗法相維。而表裏乎國史。宗法立而士大夫家收族合。食至於百世不遷。而真其繫世。辨其昭穆。朝廷且為之。庀官司藏冊府。是故黃農虞夏之胄。閱數千祀而可知也。世祿廢。宗法亡。譜學乃曠絕。不可攷。漢興。天子奮於草茅。將相出於屠牧。率罔知本系所由來。魏晉至唐。仕宦重門閥。百家之譜。上於吏部。維時官之選舉。必稽簿狀。家之昏姻。必等門第。而譜學復興。歐陽氏脩唐書。有宰相世系之表。隱示國史家牒相為表裏。且謂世族之盛。諸臣克脩家法。致然。跡其編纂論述。若創前史所無。然通人碩儒。咸許其湛深古誼。能採先王制作精意。蓋創而實因也。五季喪亂。圖牒盡湮。一二儒生。乃欲掇拾補苴。冀存古宗法一綫。乃夸者為之。扳附華胄。虛張勳伐。或至不可究詰。譜錄一家。遂為識者厭薄。而去史益遠矣。吾族之有譜也。自明萬歷丁丑。文學公學懋始也。文學溯始祖。勵七世。當是時也。子姓服屬未遠。恩義聯結。風氣醇龐。其仕者精白一心。以從王事。而不有其家。其父老教讓教誨。敦長者之行。其子弟以讀以耕。鮮謗誕之失。即一二宦裔貴游。徙宅省垣。號稱豪宕。然日散千金。親故多待以舉火。一時數指紳家法。以吾族為優。微特家乘之先立也。厥後一脩於處士公昌瑤。在國朝康熙丙申。康熙以來。無踵事者。道光丁未。次琦歸自京師。之官山右。父老祖予酒次及之。異聲同歎。咸豐初元。亟加討論。以寇亂中輟。亂已次琦亦假還。共申前議。於是宗人朝議大夫奎元兄弟慨然。願任脯糒剞劂之費。乃會推吾弟明經宗琦主纂。而宗人上舍士仁士報景熙佐之。次琦不揣樸昧。斟酌今古。成序例一篇。授

以從事。是役也。寘局於己未之春。斷限於辛酉之臘。以今年正月。錫疏刊易再三。編摩况瘁。歷十一寒暑。而書成。實費白金二千三百兩。有奇。祠嘗撥支六百四十餘兩。朝議夫然後十有二卷之書。繫世之源流。昭穆之近遠。恩榮之覃被。祠廟之宗禋。墳塋之阡原。執文之津逮。徵惡之登削。遺軼之甄尋。直而不汙。信而有徵。不侈前人。勿廢後觀。敢云美備。要其規模。亦略具矣。次琦行四方久。竊慨風俗日益以敝。而親情日衰。不啻漢史所稱。斗粟尺布。而骨肉不相容者。朝議兄弟。獨能推鉅貲。不色吝。近又增置祠。嘗捐白金三千兩。而宗人翰林待詔銜國恩。亦捐千兩。其諸義重千鈞。利輕一羽者。與於以見吾先人之遺澤長也。詩不云乎。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又曰。豈無它人。不如我同姓。自茲以往。願我族眾咸喻於古者。宗譜相維遺意。而使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賙。吉凶患難相恤。腥膻祭饗。飲食相周旋。毋以財失義。毋以忿廢親。則吾家世德作求。安見不如浦江鄭氏。江州陳氏。諸義門書之國史。以為美譚者。宰相世系表序曰。門祚之盛衰。雖視功德厚薄。亦在其子孫。烏庫可不勸哉。可不勸哉。

同治八年歲在己巳三月元巳。賜同進士出身前署山西襄陵縣知縣告假在籍。今奏特旨。召用十五世孫次琦謹序。

伯祖種芝公六太居士遺稿序

起布衣。夜推牛。集士而破賊。保衛四縣。父老子弟。歸附擁戴。至今百數十年。祀之於廟。謳之於鄉。豈非豪傑士哉。而吾從伯祖種芝公。以之公。稟金精之姿。魁壘剛猛。恢台有雄略。才氣英絕。而孝友至性。善取待。士而傲其上。身頗偉。面赤。飲酒數斤。博學能文。讀書數行下。少與從伯祖教之公。先祖連州府君兄弟。及徐佩章徵君。口英。同學于工部何樸園先生。相友善。何先生謂公才氣深入洞庭。高適華岳。徐徵君謂吾



友二康述之如冬日之日。謂連州也。種芝如夏日之日。謂公也。公才橫絕。如天馬行空。不受羈勒。久屈于場屋。乃運鹽于湖南。載書萬卷而歸。課僮躬耕。盡讀所藏書。熟史事。好觀政治之大略。尤好兵書。講鞬鈴兵法。可起而行焉。以請葛自比。咸豐甲午之役。既以匹夫倡同人局。團禦賊。保衛南海三水高要高明四縣民難安焉。義聲威略彰。徹大行。中國地方自治。實自公始。起至今。粵各鄉局。皆其遺風也。公性亢。嘗繫執三欽差之使。為仇者媒孽。下縣獄。四縣父老。萬餘匍匐。巡撫賴頌其功。乃得釋。巡撫者。故故公才器。欲大用之。檄公與其弟中丞公。國器。勸藍山賊僅平。遂以瘴卒。有齡惜悼。奏贈鑒儀衛主簿。時同治二年也。公才器。學術于並時人。酷似左文襄。而大才不展。勳名不遂。士之不遇也。則命矣夫。公詩文皆老寒鋒。廉邁勁。若秋鷹。摩空。碧天。激烈。太阿出匣。白光照人。文集已佚。今存詩若干首。讀之亦可想見其烈之為人。行三以性方。自號板三。公佚事甚多。今鄉人能誦之。祀于鄉局。名為景賢祠。四縣數萬人。香火致敬。為預奉事焉。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世孫康有為謹序。

六太居士遺稿

南海康國燾種芝氏著一名

二十一世孫有為恭注並續加

奉和季一夢見贈原韻

甲寅之變。為桑梓故仗義倡團。幸獲粗安。茲有今日。苟免阻撓。免傾軋足矣。尚望意外功名。義占此以答。

英雄自古之門地。我輩願隱何介意。君且按劍長引。后我為君歌。陳所思。生平跼蹐不樊籠。功名早付耳。

邊風落拓不偶阻時命。馳騁無復舊心雄。昨歲提城關鐵牡。紛紛虞沸兵戈擾。四境哀慘難聞。逆賊恣吞貪。莫飽。覆巢探卵。復焚林。迫騎虎背。騎至。今奮臂撐扶。仗同力。搖尾勦名匪。子心。但圖境內除狼虎。安耕鑿。無鉦鼓。放閒自覺。酒杯寬。醉倚笑看花落。舞回首。海防同事來。驚地。識荆塵。眼開。幸獲附驥藉。獵豹一班。已足見君才。君才極遠。無不致。鄉鄰保障。猶餘事。丈夫自當掃四方。知君終非百里器。僕也。滯倒風塵中。巨觥以外。鴻毛同。維桑與梓。常眷眷。鼎峙遠。須望我公。按公半夜宰牛呼壯士以烏合數百破四縣十數萬賊功成下獄亦古之罕見也

自題畫像

偶病家居感憤近事。因見友人所代寫畫像。絕少春夏氣。不覺愈有所觸。順執不律。改以屬公子配之。噫。斯人也。殆斯世中狂疾人歟。

斯像絕少春夏氣。斯世絕多不稱意。安得手把屬公子。掃盡人間不平事。古貌古心并古服。勢不為趨炎。不逐斯世羣。笑疾且狂。我為斯世痛且哭。

書懷

直上詩壇爭創霸。且開酒國自封侯。少年心迹猶如許。此日功名算已不。別字只應名笑。笑作亭端合號。休休半牀殘卷。半牀畫。留得閒身伴白鷗。按公懷抱氣概亦略見矣功名竟不再建乃寄情詩畫真使英雄淚滿襟也詩之雄沈超脫讀者自見

題墨竹四首

人生百年轉瞬非。昨桑榆暮景去。有幾時。若棟芳華來無多日。乃徒夏楚二物。萍梗一身。雖復風播春華。旋恐乍晞朝露。倏忽間而草木已傷。同腐矣。芸芸者流。芥視吾輩。良有由然。念此汗下。適有以墨竹索題者。

十丈凌空尺幅收。丹鉛多恐誤風流。好將翰墨憑誰信。說借瀟湘影暫留。  
一到蓬萊任意裁。休論此日絕塵埃。只今淡漭無多處。已向仙華有未來。  
不見繁華造物性。此君原弗學趨顏。莫將冷落羞名士。空向園林認一班。  
未必良材老石根。暫教臺榭寄湘魂。樓臺若論他年事。儘看依稀淡墨痕。

茅店嶺踰界道上口占

今日竟登天。凌空際碧險梯山。外山重作客中客。白霧重侵肌。罡風寒入魄。前途問僕夫。指向雲霄隔。

梯嶺崖山有感

崎嶇蜀道向傳聞。今日登天莫辨分。攢足萬峯猶半嶺。拂衣終日未停雲。怪來世路多巖壑。那結閒情對夕曛。惆悵獨崖山下過。獨崖應是我同羣。

途中偶感輟成

岐坂甫馳下。眺觀意轉豪。水清常見底。山厚不知高。即此境相值。隨時道與遭。笑言同役者。吾自愛吾勞。

白水橋邊夜步

窮荒誰遣此寒立。野霜天久別。忘為客。能開始悟仙。知心惟劍鋏。老我只風烟。靜聽橋頭水。潺潺好自煎。

贈章君

翻雲覆雨豈無因。堪笑當場勢利親。斯世誰能交以道。如公方是古之人。鳳凰豈餌庭雞粒。驥驥羞追野馬塵。脫爾而來脫爾去。海天風月得吾真。  
按公豪傑之姿。天馬行空。于詩上見其概。

偶與同輩分咏流螢。多時構思。不就不禁。驟有所觸。竊以螢之為物。負質至微。合光有限。輒欲自矜。

速照以炫耀於高天朗月之前曾不知一腔草腐識者早已全窺其脫化之胚胎也感此猝就偶  
言數句知味者當索之酸鹹以外

形骸賦就此么麼輒學揚輝耀綺羅半點微明光不定一腔臭腐草偏多何曾臨案真類卷只好隨風浪  
逐波勸爾宵行遠是計未應飛向月明過類按此詩以為譏政者作也其人為翰林院庶吉士游

感暮為按此是公三十  
五歲鄉試下第作

孤燈黯黯半疎檣坐對尋思惜歲齡七十古稀踰已半一篇時尚賣無靈敢誇志氣凌霄漢就怕頭顱缺  
雪星苦是欲飛飛不得莫將千佛看名經

題祝佩五梅林澆墓小照

孤山又復一林逋自命如公信不誣因果梅花修到是浮生蕉鹿夢非殊六千七萬隨場戲雪月烟雲過  
眼俱堪笑劉伶翻荷鍾死生猶恨兩分途

素畫

撼天風雨來何亟陡然老龍沉霧黑片時起坐心膽驚轉念公言殊默默公言造化乃為師所師造化擬  
此刻尺幅且論萬里間雷師寫丹雲撥墨雷公走銳不瞬停烟雨淋漓禁不得此時山水憶米家墨棒如  
椽神追迫追迫苦擬苦不成吐我王維詩一則王維能畫更能詩詩成無畫少新色徑須語寄顏虎頭拈  
向滄洲剪半幅不俾造化專擅長為我一寫胸奇特爾時詩中有畫畫有詩持問庸庸誰得識

鄉居寄友

剝啄聲喧認友來柴扉偏被怪風開經年莫下陳蕃榻盡日誰傾北海杯花亞曲欄隨意懶鳥鳴深樹乍

驚催翻嫌放鶴能招客。搜我孤山處士梅。  
屏跡惟防俗慮侵。無端俗慮苦相尋。琴書半委。巖殘鶴。風雨恒慙賦。斷金兩砌青苔。忘疊掃。一窗明月。負清吟。只今欲阻。塵氛到多種門前竹幾林。

重陽日奉和黃夫子

逐伴登臨不厭高。菊杯銜罷興猶豪。蕭蕭鳥道通霜磴。路入龍沙轉漢皋。壁峭未應遮嶺樹。天寒猶復撼風濤。憑將帽落傍人笑。醉檢黃花插二毛。

哭母寄弟

賦命維艱爾我俱。雲山遙望首徒極。大恩未報心逾愴。痛哭誰聞淚並枯。無路可尋泉下魄。有愁空逐塚中蕪。少嗟何怙。今何恃。門戶還須共力扶。

哭四弟以芳

即四叔祖未冠歿後以少岳觀察公繼嗣  
墳荒失語此心悽。握腕空嗟命不齊。鴻雁離群雲裏翼。鷓鴣折翼雨凄凄。夢魂接爾形何慘。垓坎投吾遇輒睽。更有藐孤都莫保。登墳洒淚草萋迷。

讀六弟斷腸作有痛

按從叔父竹蓀廣文公即繼嗣六叔祖者孝友至性今如見之後子孫宜如何感勵也  
六弟以謙生有異質。脚下有大黑子相者異之。性復孝友。惜以痛母鬱病而歿。所遺斷腸吟數十首。

首

生來孝友且謙勤。空長螺岡慘澹雲。母也。鶴游誰返。駕弟。令雁序。又難羣。人生莫若弄倫樂。我命胡偏死。幾分今日斷腸吟。有讀予腸更斷爾庸聞。

書憤

半生不出門。出門動千里。千里復何求。奔波何足耻。朝棄五車書。暮入五都市。役役逐蠅頭。勞勞虛馬齒。所願輒所求。壯心空復爾。嗟我作計迂。光陰倏彈指。廿年覲守。詩書云足恃。一旦中道歧。瞻烏傷罪止。守卷謀既非。沒筆業終鄙。我欲平混流。傲骨多見倚。我欲折歸山。移文憂繼繼。輾轉一。心鬱結誰與天。况復此孤燈。照我萬山裏。窮宿荒烟。按劍時從倚。走聽鶴唳。空萬籟。進謀。耳颯颯。卷天風。號號噴江水。浩浩率性真。意氣貴自喜。人生復何為。適志而已矣。縱我佯狂歌。萬事輕棄屣。靜坐轉怡然。推窗山月起。

月夜書懷

幾載遊途成浪迹。人生何苦為形役。年來夢裏少還家。多負西窗風月白。

自題扇畫數首

深樹雲連日影遲。山亭同話舊皇義。神仙亦有何佳處。不過多消幾局棋。水天終日思悠悠。一段閒情付白鷗。正是好詩初得句。賞奇人已渡花洲。四壁雲山落照餘。一橋流水自相於。松關盡日無人叩。虛掩柴門學著書。

題畫扇贈別道修二兄

接道修就教之為胞二伯祖文高不售行學俱高與徐佩章微君為至交

去歲西行道修二兄方戰文場未獲臨歧執手至今悵悵杪秋偶成書懷一絕寫付丹青用以誌

別時道光丁酉

葉盡寒林見遠山。依稀景物似鄉關。幾時驢背秋風。樣博得人間一味閑。

杜子祥以吟蕉山館圖索畫成寄詩數裁風塵幾失故我宜堪為知己贈自抒蘊結可耳

八年飄泊疑非我。舊館全辜舊日情。幾樹寒烟秋興動。斜陽添出雁歸聲。

奉和裁亭高夫子

德範多時終帳親。豈然白首老風塵。名山幾許遺荆玉。老蚌須知曠代珍。器不晚成終匪大。文多為富漫言貧。只今暫喜無難致。留俾當時請業人。

何須顧曲定周郎。願附知音未敢忘。曲盡劉陳應擬邵。姓名羞玷尚稱王。半窗風雨消塵夢。四壁琴書對古香。定論自憑鄉國外。垂緜愧我弱難當。

垂老何曾減壯心。蓬廬抱膝自歌吟。也知腹稱經笥。誰向無弦覓古琴。好句探囊還下賦。長城幾字突相侵。由來有蜀依金谷。却幸詩成酒漫斟。

惜春行

主人寂寞自傷春。春去春回莫足惜。今年春去復明年。明年春去重笑劇。開樽勸盡主人歡。主人對酒愈唧唧。客言何事重咨嗟。為說年華似物華。物華雖去終能返。年華一去有誰賒。君不見古人詩句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可恨人老不如花。今日落花君莫掃。又不見琵琶江上彈。秋風春月度等閒。忽然秋妬春容改。空啼零淚紅闌干。吁嗟春信何太促。今日春去春誰續。縱令春去復春回。回去一生添幾局。君不見歷亂一徑中。滿林昨日盡堆紅。一朝紅雨隨流去。亂霞散落水淙淙。水流花謝春無主。語語催歸有杜宇。後曾杜宇喚春歸。東君一別同千古。何堪此景任遷移。時乎時乎有幾時。一時春老人俱老。異日人老春不知。我欲樽酒留春駐。莫使無賴東風欺。

奉和吉明府留別將阿士民原韻

按吉明府即公下南海徵時而善視之者



攀轅無術永盤桓。賴有輿情頌可餐。兩袖移時風月滿。雙鳬到處地天寬。才因政簡幾疑拙。事底功成始覺難。今日六年纔報最。誰從借寇問天官。  
文采如公骨力沉。羣推德政在鳴琴。春風久被觀旂化。北海同懷奮翮心。崗雨齊滋花載路。門桃春綻玉成林。羨將樂育承髦士。何處甘棠不是陰。  
環溪如帶嶺如叢。藉手經綸劇擾中。政每欲寬常用猛。歲恒寡歎不知豐。神鳥未集三公廨。野雉先馴五尺童。定有圖形留縣社。時時恩澤記流通。  
振袂高凌河漢濱。帝鄉今與共為鄰。入謨準備干城寄。抱性惟存薑桂辛。萬里風雲圖念壯。一船書鶴官忘貧。贈言臨別無多貺。為治從來不易民。

奉和春泉徐巡宰留別山素士民佳咏兼為桑江新政誌喜

攀轅何事苦追陪。黎庶謳歌願未摧。山素永懷依日暖。嶺梅無奈渡江開。官貧賴有吟囊富。事去何時捧檄來。今日班荆方在望。怕同折柳入章臺。  
撫字心勞莫說癡。愛將代理洽明時。七年報最恩何薄。兩社清規俗共宜。遮道漫嫌風笛促。望寬方恨羽旌遲。一番棠樹一番蔭。寄語春光好護持。

臨流對月有感

的是明珠擲水濱。相看今夕問前身。笑來世俗多輕薄。惟有江清月近人。  
孤輪高揭畫橋西。桂影飄飄隔絮泥。怪底素娥嘗棄去。可能容借一枝棲。

書康種芝先生遺詩後

海澄邱煒農菽園

節前北海稱男子兵際南州出健兒自喜樓刀看草樹不平中局近彈基長歌偶作梁鴻數餘技更同顧  
虎癩聞語粉榆諸父老猶談歸馬識殘旗

連州遺集

和郭太守椿壽丁巳中秋寫懷時太守被  
偶翳微雲月影藏好從今夕繪蒼蒼榆星彩耀銀河女舊露香分畫省郎迅掃豺狼清暮氣不嫌鷗鷺被  
秋芳有懷豈獨同千里憶否亭西詠海光

往合浦靈山鄉局督催軍餉戊午

靈山失陷費張羅按局征輸立法苛自笑絃歌曾學道不教撫字只催科  
西場北塞疊經過風雨泥濘曉渡河長樂當墟憐老婦呢呢解說士稱戈

廉州郊行逢清明墓祭感賦二十六韵咸豐戊午

大地機槍日東風柳絮天軍籍頻捧檄鄉市盡征塵撫字心徒切催科計莫捐西場魚戶集朔塞雁書傳  
慷慨聞荆筑馳驅著祖鞭久安身是客忘禁火無烟觸目雞豚祭關心馬鬣阡羊蹄懷嶺峻先考奉葬白雲山羊蹄嶺  
牛肉憶西眠先妣奉葬白雲山西牛角水木尋源渺松楸獲蔭延南邇來幾日北謁話當年孺慕情同切家風禮勿愆  
節逢驚燕開原集眷令全伯兄習之每逢時節必偕子弟端午重陽并重孫幼子聯杯棹思聲教骨肉真  
團圓此景年來隔幽思旅次章穗城魂欲返夢相纏歲月風塵換春風雨露鮮干戈何日息并里好  
言旋珍重還山計優游誓墓田苔岑離索後桑梓敬恭先江遠雙橋束村依一塔懸樓高銘祖德祖十三世  
公手建之樓祠擴望孫賢祖祠頗狹先考及伯兄習之欲再建親戚來情話知交叙野筵珠休貪合浦石  
至今尚存

自寶。無富貴。春夢行藏付宿緣。天涯生幻想。半榻擁寒。先曾祖雲衢通奉公。及曾祖妣梁太夫人墓。為自八歲至四十歲年年謁。已官廣西巡撫。增建光大先祖自與習之伯祖建雲衢公祠於象台鄉焉。

橄欖軍需馬。靈山石龜寺。望見荔枝有懷。

青草堆中石宛然。星精聚散記何年。地靈利得寒山寺。長護風煙契佛緣。

風和三月雨晴天。荔子離離葉更妍。却喜樹陰人靜處。仰瞻山色俯聽泉。

紅雲回首隔羊城。靈地迴旋樹有情。好約薰風蟬響後。海山仙子笑相迎。

軍書旁午客心驚。籌餉勞勞未足兵。蠻觸相爭何敢道。偷閒花下駐吟旌。按蠻觸之語別有命意

休笑勞人草草忙。牽來牛馬任登場。不緣象郡生邊警。那得鴻泥印異鄉。風月雙清延野店。雲山千里入奚囊。萌芽詩思天然盡。遠樹斜陽水一方。

主講合浦龍門書院二年調欽州留別選錄二首

溪雲漠漠樹西東。眼底風光迥不同。寄語入樓江上月。教誰玉笛唱玲瓏。起程日登海門後樓遠望

水天一色不揚波。風日清和鼓棹歌。陸路縱橫曾萬里。而今觀海踏鼉鼉。望海舟行

由合浦訓導調欽州學正留別李教諭焯

萍蹤海角蕩無根。話別珠亭酒半樽。東院黃槐西院柳。依依送我倍消魂。

丁巳八月由合浦赴欽州任見東坡飛鴻亭有感口占

珠海來遊閱幾年。風吹萍竹又西遷。欽江亭上飛鴻過。擬向坡仙問宿緣。

赴欽州行役山路崎嶇感懷故鄉

鳥道羊腸幾萬重。翠微橫掃碧雲封。廬山面目從何認。誤是懸西七十峰。

由廉浮海赴欽寄合浦紳士

涸跡珠冠閱五年。浮家泛宅又西遷。東風柳絮征人袂。北海帆催估客船。鎮日送迎雲近懶。別來疎濶月難圓。春深甯越天涯渺。回首廉陽遠燭烟。

悼內

戊午正月下鄉督催兵  
兵駐西靈餉匱籌驅馳終日嘆浮漚。何堪世路艱難斷。又觸鄉書破鏡愁。夢裏惺忪病態。內子捐館前

如繪生前疏曠憶彌留。卅年茹藥多虧汝。酒酌廉陽萬感投。慈孝病乳痲三年先考知縣公及吾母勞太

夫人侍湯藥三年以丁巳十二月廿一日卒逾年戊午二月五日有為乃生

聞長孫有為生在欽州按舊題寫長孫有欽生以地名也惟是時習之伯祖先以有為名故仍之不改云有為註

久切孫謀望眼穿。震雷未發巽風先。漫將璋瓦猜三索。忽報桑弧畫一乾。官況孤燈官獨冷。書香再香汝

應延可憐大母纔。朝露空話含飴慰九泉。按為長姊聰慧四歲能仲

在廉哭守節胞嫂張氏十六韻為生張伯祖尚與知州公母也

百感茫茫集搔頭。欲問天世途驚嶮巖家運悼連。連去腊傳鄉札。哀音告斷絃。牛衣方淚洒鵬賦。又憂煎

有嫂清留節。亡兄志獨堅。事姑諸色養。教子做風慊。蔗境甘誰啖。茶根苦自研。如何春及暮。竟與物俱遷。

珠浦傷朝露。銀河泣逝川。婦新懷抱切。叔老恨難捐。別憶臨歧日。情同永訣年。德醇偏新福。恒化竟登仙。

伯姊悲無偶。伯姊歸寧遺孤望象賢。魂空招冉冉。草木宿芊芊。里閭嗟垂範。廉陽特紀編。重泉相見否。妯

娼話圓圓至同寄壽國同中

送教之兄由康回廣州戊午八月

原注丙辰正月兄到合浦舉署鄉人延司市正丁巳七月因康城罷市事辭去鄉人挽留不就日在署中讀史暇則栽花竹養禽魚不涉外事居近三年戊午七月徐大令佩章招往西南公局襄辦團務於八月杪返羊城

警齡曾憶授書籌。伯仲壘荒興未休。半世功名空畫餅。兄業儒大小試俱不售兩湖風月寄浮漚。中年游華湖南芝蘭愛向

門庭種。舊桂難容世味投。直道古來多見妬。不夷不惠酌同傳。批却儒冠偶潤商。兄偕徐佩章往湖南桂林山水泛輕航。鹽車強欲牽騏驎。枳棘那能困鳳凰。重向霓裳

墓舊曲。翻憐鷄薦。怯新霜。兄所遇不偶歸理舊業。飄然又渡滄江。往韶州當一脈書香。望後。遂從意進取。甲辰丙午鄉試。為不售。鱣舍孤燈夜雨涼。何堪飄泊話廉陽。遠遊能賦輕山海。歸學從倫話漢唐。久養禽魚能識性。新栽花竹儼

成行。天涯有伴欣晨夕。旅況何曾觸異鄉。一紙郵傳遞遠筒。秋涼行色悵匆匆。難忘知己書貽雁。怕說離踪爪印鴻。鄉裏夜圓南海月。客中人賺北

城公不堪風雨蕭條夕。路入高涼帶轉蓬。九月二日風雨。淋瀝不止。懷陳健庭先生。君性直守潔。讀書吟詩。不與俗。年八十餘。飲賜。劉。貢生。丰骨稜稜絕俗姿。羞隨世態共推移。貧原非病天難厄。清不知寒我自怡。風月儘饒詩裏趣。竹松彌勁老

來時窮經皓首。遠恩賜。恰稱黃花晚節奇。寄陳雲史何荔灣兩孝廉兄。按雲史而想人也。豪俠好義。與弟同。屋為。粵大。師為。少。曾。持。杖。焉。吹下天風降遠玉。遙情別緒一時語。雲延涼月吟魂渺。燈轉重宵。夢酣。宦海難聯知己袂。鄉園曾憶故人談。何年得遂攜樽約。同上樵西看晚風。

贈龍州廣文游夢王先生名休

常隨詰詞蹴京華。鳳朝陽五色誇。獨有禰衡垂翅鶴。不嫌荀彧到天涯。原注合浦有海角亭。欽州有天涯亭。贊由合調數過此。即交趾也。

聞拓荒園十畝餘。分栽竹木養禽魚。夢回蕉雨思清課。飼罷鷺桑且讀書。破鏡分飛客影孤。稱鯨未老轉愁吾。獨彈水調憑誰和。索向高陽舊酒徒。  
內廣文夫人三月仙逝。內子亦於去腊棄世。

寄虞門大姪

釣遊懷舊侶。耐窮途。壯志仍千里。生涯踞一隅。羊城三載別。雁字半行無。何日歸期訂。啼聲怕鷓鴣。

為按虞門從伯父名達。應老儒。久試不第。終身授徒於鄉。抄書滿家。能古文書法。尤道妙事。親奉臨財。廉其篋。祖當祖金。原欲藏之。雖飢餓。食粥不暫移分毛也。古之人歟。今何可得矣。

頻年蹤跡滯廉陽。衡嶽高峰仰不忘。南海衣冠誰領袖。梅溪一脈啓詞場。馮梅溪先生南海儒宗。衡其族孫也。

先妣梁太夫人墓在白雲山牛角之原。聞內子陳孺人葬。龍齒嶺。與先妣墓近。歌以慰之。

憶昔道光庚戌歲。慘遭吾母痛遊仙。不肖山東道上走。送死大車心茫然。春風失意南垂翅。芒鞋踏偏西

牛巔。謹奉先靈妥宅安。吉壤早卜十年前。揭來廉陽餐旨。帶愴懷墓祭望雲天。聞汝托體龍齒嶺。西牛對

峙石脉連數里。松楸隔牛首。姑嫜相見話團圓。生不相離死更聚。服勞奉養蓋予愆。吁嗟乎五胡亂華悲

晉代。羊城披髮變雲烟。世事滄桑無定局。佳城高臥脫塵緣。入土能安便稱福。況近吾母獲恩偏。我在天

送包頤生歸浙

浮沉東粵老風塵。不改書生面目真。宦海茫茫回首望。留將青眼屬何人。

如君信是佛而仙。飲露餐霞後。蟬肉食。早。羞。金。部。輩。別。從。香。火。證。因。緣。君自七月會長壽。惟喜飲酒誦佛經。  
偶憶尊羹羹土風。湖光如畫節西東。孤山梅接蘇堤柳。一棹荷香蕩碧空。

郡守沈公德政詩代廉州

憶公初守廉。寇氛未盡息。時賊首劉八李。殘孽虐復萌。無使長羽翼。設法務剪除。一一難逃匿。誘去良自  
安。咸仰公之力。公到任嚴治。土奎次第就擒。越年癸丑夏。狼豕從西來。公乃簡壯士。器使因其材。籌算無遺策。越境擒  
魁。擒賊首朱十。解甲南逾月。土寇復披猖。振旅天涯驛。追奔及遐荒。南夷解効力。相助如弗遑。匪賊鍾鳳  
界夷兵協。元惡既授首。心視民如傷。撫恤意有加。到處迎壺漿。甲寅上元後。欽江又凱旋。四境幸無事。公  
力遂擒之。元惡既授首。心視民如傷。撫恤意有加。到處迎壺漿。甲寅上元後。欽江又凱旋。四境幸無事。公  
心殊未然。謂此間暇時。當求民所先。敦農思報本。祀事惟致虔。劉猛將軍廟。蝗魃不為災。愈然誠感天。  
歲春旱公竭誠禱。獲甘百廢日以興。公志日以銳。更籌守助宜。聯團俾自衛。草野樂輸將。知為吾儕計。出  
霖秋蝗蔽日。不傷禾稼。百廢日以興。公志日以銳。更籌守助宜。聯團俾自衛。草野樂輸將。知為吾儕計。出  
力後出資。遇事期有濟。經畫已甫定。西寇入塞墟。軍書日旁午。公意殊自如。謂此犬羊羣。驅之若摧枯。屈  
指未旬日。捷書來庭隅。渠魁與公麼。醜類無留餘。僉言鄉兵力。桑梓永無虞。乙卯正月而賊黃五黨數千  
全。鄰境有細匪。梗法將十年。縣官莫捕治。富室如磬懸。蠶食近靈地。百姓咸惶然。公乃赫斯怒。母任滋  
蔓。延蔓草。須除根。豈為吟域章。彼雖負厥險。吾自破其堅。迎勢盡瓦解。百窟無一全。公率兵抵西境。賊  
鄰祇願借寇。冀可靖烽煙。鄰官仗威力。復得催租錢。思為立桐柱。勲業煥前賢。聞公在郡。肅六藝。猶究習。  
寸晷無閒。為求眾善集。應事必持平。準理情自協。喜為風月談。痛絕苞苴入。四載勵清勤。政興民安輯。  
我公非好名。何須豐碑立。三廉民欲在昔孟太守。能令去珠還。費公亦相埒。因以廉名山。高風自千古。口  
碑在人裏。七賢姓字沒。莫由寄湖桴。唐宋時賢太守。代移事亦異。賴有濟時艱。公志為民急。公才與古



班懷德何為報。團扇畫公顏。

秋感步毓參戎靜山原韻

百感茫茫易觸秋。偶從西北望高樓。京華路遠浮雲掩。海國城荒瘴雨留。覺啟庚申夷患烈。運回甲子歲星周。相傳上元甲子否極泰來今轉瞬又甲子矣壯懷欲攬澄清雪。霜欺人竟白頭。

冬夜賊警四起偕同事梁廣文巡視州城有感庚申  
孤城斗大繞周遭。五鼓霜寒月照袍。回憶故園孤臥客。風波不繞夢魂勞。

丙辰除夕口占

偶逢除夕不勝情。浪跡廉陽歲又更。地盡南州冬亦暖。星占北斗夜來明。孤羈海角稀傳侶。到處天涯有弟兄。時教之莫笑鯉堂風味冷。半庭花柳繪春晴。

閨節姪幸列歲考府案首喜而勉之從叔父道節為補芝伯祖子後補教諭妙  
吟署天涯百念灰。遙傳喜信入芳梅。幸沾祖德延先澤。射起書香屬後來。莫道文章能入彀。須培根柢造程材。襟裾牛馬貽韓誚。不負科名合細猜。

寄贈謝徵五

沿溪曲折入雲深。謝氏山房豁遠林。近水人家雙澗落。隔窗花竹滿庭陰。烟霞供養春常駐。裙屐勾留日未沉。聞道幽蘭香滿室。石兄應許契同心。間素心蘭感開山房供有石丈人故語及之

下鄉催經費渡石涌過西粵地

海角留鴻爪。天涯縱馬蹄。千岩盤遠近。一水界東西。石磽江流逼。村孤野屋低。斜陽回首望。馬嶺暮雲迷。

經高州電白溫泉頭門內一池水熱幾不能着手僧人引熱水暗注于東北一石池或中流出又引涼水從石池東麓中流出合而成溫泉  
千山如拱翠相連。陽谷雖溫水亦仙。地脉有靈清噴玉。瑤池無火暖霏烟。陰陽合治鑪錘巧。涼燠分流石。寢園呵氣成雲。頻屬汝蒼生霖雨。溥甘泉。

弔靈山學訓導司徒子昭先生閩家殉節  
靈城失陷勢披猖。熱血填胸此老強。百折鋒芒堅似鐵。一家忠烈氣凌霜。死能罵賊魂猶毅。生不殉人骨亦香。子婦莫須泉下慟。千秋應許祀賢良。

送朱廣文答躬棄官名偉時靈

會請閣吏未冠時。河山千里結心知。不圖東鐸珠冠日。親面翻驚隔世奇。  
觀山鑑水挺奇材。花縣分符自昔裁。却為斯文延一脉。不嫌降格惠州來。先生以大挑知縣就教選惠州龍川訓導  
山城分界粵東西。大盜經年肆噬臍。豈獨絃歌留雅化。至今雞犬不驚啼。靈城陷先生與邑紳倡團練籌餉十餘萬流守大壘重之西賊旋清  
作令汀州報騎忙。長官留挽達天章。先生一笑高涼去。雲水蒼茫認故鄉。在靈山時奉到部選汀州軍化知縣廉守沈詳奏留辦軍務  
遂初君賦我猶鷄。別促生憎識面遲。他日歸途重過訪。園林應許續題詩。

過南康珠江書院贈廖大文山長

雲樹蒼茫鷺夕陽。客中送客過南康。廉江路闊州三遠。因催軍餉過歷廉地珠浦池臨半夜光。寇蕩西靈騰士氣。文規東壁煥文章。詩書味擬芝蘭臭。香火緣深重此鄉。

贈王達堯

如君晚景足婆娑。繞膝芝蘭樂事多。廉港晴窗花有韻。塘延野圃月生波。菜根咬斷甘書味。朝服拋來詠

澗歌笑我年來牛馬走不聞課士只催科

贈梁貴山先生

文名藉藉噪當年。絳帳宏開啓後賢。品絕纖瑕人似玉。心無少累地行仙。鄉中月旦評爭服。世外風波夢不牽。沙浦雲停千里隔。廉陽有客思纏綿。

凱歌詞為呂移村太守作

橫水經年肆噬臍。靈城屹立界東西。半宵烽火千家哭。孰挽狂瀾隻手提。琼州觀察又廉州。捧檄西征海艦浮。底事天風還引去。眼穿蒼赤屢搔頭。望公如歲萬心懸。竹馬迎來喜欲顛。鳧藻六年爭敵愾。不教渠首遁燕然。燠巢搜穴寇俱平。善後綢繆意倍精。山海邊防勞碩畫。不辭况瘁駐綏旌。郡城士女盼公歸。白髮黃童望鼓旂。盛事詎誇添鼓競。隨車甘雨慰雲霓。

戊午四月詣軍營十月克復靈城已未四月始返郡城時皆早公到

聞克復靈城憶經年下鄉成七絕四首

半宵烽火陷靈城。屈指春初驛路征。布穀催耕聽雨後。秧針蘸水綠盈盈。劇愁赤日當空烈。更苦黃塵撲面迎。鞭掌不辭民怨謫。怕呼庚癸雜靈聲。遊魂明識釜中魚。捷報時聞瞬又虛。七夕秋期仙眷會。南賓士女竟何如。天掃槐檜自降康。草叢瑞靄稻花香。鏡歌譜入幽風什。克敵年豐記滌場。

贈謝鳳翔

鳳翔丹穴卜幽棲。志趣難教燕雀齊。結習未忘書藏富。芸香掃過架東西。

持籌何苦計盈餘。風月無邊只自如。劇喜指園頻贈粟。爭先踴躍助軍糈。  
未經謀面早知名。說項慇懃月旦評。何日得隨秋社燕。烏衣巷口撲塵旌。  
久仰君家茂紫荊。相逢萍水豈無情。新詩聞和蒙屯句。未覩瑤華意已傾。

己未二月初吉由廉赴欽路經茶嶺風雨大作阻不得行有懷梁幹輝同年

羊城揮手閤滄桑。浩劫胡奴肆野狂。鳳嶺望君違雁信。飛鴻何處覓家鄉。  
聞說中秋驛路征。倏從海澨駕滄溟。天風又引欽江去。珠浦空勞望眼傾。  
如此寒毡局外誇。同年同學又同衙。天涯有酒頻傾斝。算看長安上苑花。  
人遐室邇札頻催。冬雪春風話几回。性懶稽康情未斷。不辭風雨為君來。

代教之兄和邑人陳芝庭原韻

珠浦論交閱幾年。我心匪石喻同堅。回頭歲月渾如夢。屈指師商果孰賢。  
海外有緣歌伐木。客中生怕話離筵。試從五里亭邊過。夕照蒼茫草色芊。  
湖粵周遊輟跡多。廉陽小住更如何。粉榆舊社情偏重。山海歧途命亦磨。  
莫聽啼鴉依月夜。只餘歸馬擁風簑。妙高臺上金山寺。翹首還瞻白雪歌。

郊行遇雨夏初

行役朝來苦。郊垌雨未晴。空山雲氣合。峻阪客心驚。花落春無主。江流夜有聲。  
齊宮開薄暮。皓月起滄瀛。按是時當或豐中原大亂故憂國憤盈而云花落春無主也又按本集加園未知  
何手或先租自為之抑從叔竹溪惠又為之今恐謹依原抄本不敢妄有增損

江浙亂道梗不能上公車得知縣不赴然官合浦訓導答謝觀察有仁丈贈詩步原韻觀察無官情

好書畫

都門回首五雲巔。萬里投荒域外天。銅柱餘威夷尚懾。珠池毓寶地非偏。儼留遺像尊坡老。欽州天涯亭有東坡像祀

附錄謝觀察有仁見贈原作

分茅高矗白雲巔。遠界中華以外天。民俗尚存風儉樸。宦遊難得地幽偏。五經教授尊楊震。三絕聲名老鄭虔。底事盤飧嘲苜蓿。清寒還有廣文廛。

立春前一日遊杏林莊有感

水咽珠江逝不回。銅駝荆棘劫飛灰。犬羊何日驅胡羯。草木逢春耀漢臺。杏錦驚寒遲未放。元旦寒甚桃

贈徐佩韋徵君兄兼呈朱子襄徵君兄

附札

庚羊城被圍事

鄉園話別五歷星霜。每念起居時勞夢。穀西釐初起。聞吾兄屢却當道招邀。真卓識也。默參世變。自王公大臣。以逮督撫下吏。不獨無安危定傾之才。並無與民同患之意。而魑魅魍魎橫行無恥者。不可勝計。吏治若此。思之黯然。每念兄與子湘兄。真雲中白鶴也。弟以冷官。仍不免抗塵容走俗狀。頃卸合浦。舉紳士仍留書院中。聞吾兄亦硯田自耕。惟此差存本來面目。茶姪得獲追隨。幸甚慰甚。按先祖遺文詩尚存憂國痛心如此。若在今日。數恨不知若何。徐文名台英朱先生名次

秋風劍氣挺干將。宦海波歎渺茫。濟世有才狼跡跡。遭時不偶鳳高翔。好探著作群。爭盡莫說兵氛煽。五羊月落樵西千里路。寒甌曾否憶康陽。按朱先生為襄陵知縣。山中狼為害。朱先生祭山神。狼數百一

並辭官歸講學並以循吏頭學為左文襄奏召用皆不赴  
後徐文再赴徽起推台州知府道卒後遺為受學朱先生焉

附錄徐佩章徵君和作

一從鄉國困輸將。宜入窮邊信渺茫。厚地天高成踽踽。寒暑得耕連年殺伐摧鷹隼。無日不勸隨處  
腥羶及犬羊。西兵徑大良禪山西南各處遊玩為知否伏波銅柱在分茅嶺上泣斜陽  
鎮日訛言已孔將。自嗟身世兩茫茫。野人漫策犁牛穩。文物難覘采鳳翔。陸渾未遣先被髮。重牢雖補亦  
亡羊。粵東久染西俗劇憐苜蓿盤餐客猶勝狂夫餓首陽

秋日和毓參戎靜山原韻

乾坤真逆旅。過客幾時閒。紅踏三千界。青留萬古山。詩心秋水外。人影夕陽間。晚眺餘清興。江涵月半灣。  
批錄君名壽有才氣能詩為少及見之

贈欽州參戎毓壽

仗劍從戎二十年。簪纓世守仰英賢。宮廷環衛光臨日。海角馳驅力挽天。偶豎旌旗威醜虜。若論手筆老  
幽燕。下交不薄寒毡冷。揖客將軍有夙緣。

齋庭即事

休猜吏隱託靈巖。暑冷城荒繞古杉。案牘清無塵。夢繞琴書爽。薦雪心。玉竹抽別院。還延蔭。花礙當途未  
忍芟。憂樂蒼生懸我拙。空勞章句潤青衫。

丙辰臘月廉州郭靜山太守椿壽招集清樂軒展東坡生日奉和原韻

嶺南浪跡記何年。風範由來式後賢。珠浦心香輸晚臘。玉堂仙吏祝晨筵。若論氣節擎天立。豈獨文章蓋

世傳讀罷瓶筌遺句在東坡在合浦賦瓶筌詩餘芬爭欲汲寒泉元自編修放原州府知府與先祖相得

再和郭太守次原韻

海角浮沉閱七年熙豐遺老話誰賢金蓮燭撒驚奇寵玉局官移憶別筵坡翁自廉復玉局觀同人幾此壽字有懷容客  
醉幽軒終古籍公傳西湖既向生祠謁丁未癸丑庚戌入都游西湖蘇堤謁生祠不待清明夢石泉

三疊前韻和郭太守

官篆初封屆暮年徵招賓佐觀前賢千秋筮履空遺像兩岸鷗波欲蕪筵展誕不妨分日祝思親彌切望  
雲傳辦香贏得才如海擒句爭誇萬斛泉按三和長官之詩而無一句頌媚之語只散招賓佐四字

閱廉州志有感

王山珠浦閱滄桑古跡荒涼志乘詳到底地靈人不朽孟公終古播餘芳  
土瘠民貧郡亦廉官寒如水轉心甜江南金粉生荆棘留得遐荒尚引恬

重陽毓靜山參戎招同梁翰墀同年薛蒼石少尉暨張薪傳傅榆根朱虎臣張郝枝薛漢聲陳岩甫

郭鼎臣潘子貞諸友登尖山放舟賦詩

群賢高會賦重陽揖客將軍興特狂爭擬雲馳三折版先教風送一輕航竹搖兩岸秋仍老帽落孤峰鬢  
已蒼更有臥遊江上客時梁張朱各友俱在城臥遊笑他康樂屐聲忙  
節無風雨恣清遊倚徧船唇又領頭浪擁魚龍沉渤海雲摩鷹隼沒荒陬婆娑衫影人如鶴搖漾波光塔  
似舟晚眺倦隨飛鳥返笛聲催月上江頭

酬薛漢臺仍步毓參戎原韻



風雨蕭蕭百感秋。仲宣體弱怯登樓。小人有母天涯奉。遊子無家海角留。猿臂數奇休謂廣。鳬肩速發足符周。鵬程萬里須臾事。儘擬安輿奉白頭。

月湧江亭。敬書筵。群賢高會。賦遊仙。水壺淮魄。前身認。唾咳成珠。錦字聯。袖寫龍蛇。風雨疾。筆揮雲鳳。海天懸。枯腸有客。難成句。孤負嬋娟學道禪。

癸亥中秋無月和李刺史星海韻

曝衣樓上憶針穿。七夕詩成綵線纏。公著七夕詩滿擬蟾宮依舊吐。翻驚海內受光偏。瓊樓夢冷三霄迴。霓曲歌殘昨夜圓。寄語騷人休妒雨。嫦娥靚面有前緣。

再和前韻

望月千家睇睄穿。無端箕畢晚來纏。琉璃世界雲光渡。罨畫江城瘴氣偏。此夕嬋娟歌寂寞。誰家兒女話團圓。重陽節近休風雨。五三良宵快結緣。

酬欽州李刺史星海見贈兼贈同僚梁翰墀仍用前韻

敵克年豐兆有秋。籌邊喜氣入江樓。蒼生願祝狂氛淨。仙吏詩裁妙墨留。詠雪飛花爭六出。望君如歲歷三周。歸裝他日仍琴鶴。風送輕帆壓石頭。

送欽州幕沈繼翁

稜稜丰骨懷秋霜。冷眼偏教住熱腸。脫俗菊原務晚節。步虛蘭獨占天香。先生著有白蓮花幕府人千里。烟樹欽江酒一觴。我亦稽康同性懶。怕隨宦海逐蒼茫。

到塞墟歸德書院

千峯劣削繞羊腸。一路雲深暮色蒼。忽拓林巒開地脉。別繞風景豁山鄉。匡廬鏡展澄秋水。學舍人來帶夕陽。幸掃狂氛烽火息。絃歌遮莫撤邊防。

讀李廣文甫生母夫人梁氏詩題後並次原韻

夫人洗氏夙知名。砥柱西南賴廓清。昔仰紅顏昭武烈。今看錦字占文明。花開李樹倉庚賦。雪滿梁園燕

子鳴。莫怪天才推慧業。巾箱濟美紹家聲。詩學高涼久擅名。九天珠玉噴來清。悟從仙女拈花笑。曲奏嫦娥譜月明。四壁圖書琴有韻。半簾風日鳥

爭鳴。瑤華盥讀儒林重。海甸爭誇擲地聲。

辛酉八月上旬由欽州那梭起程赴省送考

歷盡天涯路。渺漫摩空峭壁水深灣。荒村低露零屋屋。絕域橫飛截海山。地隔南交差半嶺。人來西粵認雙鬟。歸程須計重陽日。稚子迎門笑客還。

輓梁朗山侍講

壬戌

天道信無知。人事果難恃。質美如朗山。雋才孰與比。憶我來欽江。一見心遙企。厚重質少文。言笑不苟些。投我詩什多。清燦絕成綺。腹便慕孝先。句逸追子美。行義表圭璋。朋輩尤仰止。大器原相期。飛騰卜尺咫。詎料薤露歌。一朝長已矣。鏡裡見曇花。痛絕愴橋梓。嗟予與而翁。同官更同齒。伏櫪老海濱。私情望後起。不弔問昊天。修短何復爾。大造悄無言。悲思鬱多士。靈輿引回鄉。心痛儼啗指。慰輓贈詩章。愁雲堆滿紙。非君至性篤。感人那得此。生死見交情。不等門如市。月墮光未沉。雨過波猶泚。言念我朗山。悵懷烏能已。僧毓參戎靜山壽同年梁訓導翰輝張茂才邨之薛少君蒼石出南城賞荷

癸亥

槐槍星掃蕩。蠻烟草木無情也。自妍萬綠滿湖香。十里誰裁荷葉唱。田田命傷敵侶起斜陽。步出城闌雨欲涼。誰攔片雲天際黑。故留裙屐恣翱翔。出門不飲雨遊畢返齋雨即交作

洗盡鉛華見六郎。幽齋常罷又橫塘。瞥從錦白光明裡。隱露紅霞別樣裝。南薰吹綠映菰蒲。水碧山青敞畫圖。官海夢醒花世界。江村風吹憶清腰。

跋毓參戎壽靜山詩集並送移節高涼癸亥秋

征人萬里感嵯峨。醉歷郵亭發浩歌。望入齊州烟九點。簾來衡岳黛千螺。少年何朔風流擅。此老胸中武庫羅。南北鼓鼙仍未息。莫教撫髀歎蹉跎。

芷蘭猶憶沅湘妍。梅嶺重逢綠萼仙。回首雲山多北向。愴懷瘴海又西邊。擴清伏莽邊荒肅。搗拔餘霞錦字聯。聞道高涼需將略。更銘銅柱勒燕然。

天馬行空不受羈。每逢勝地恣酣嬉。秋風古驛看題壁。夕照空山讀臥碑。烟掃豺狼清遠道。雪留鴻爪印

臨歧。公有留別詩贈同寅暨紳士男兒自有千秋業。希跡雲台慰後期。

北轍南轅遇合奇。天涯老我感心知。愧非曉鏡青絲客。許和陽春白雪詞。摩詰有詩皆入畫。淵明無酒不

攢眉。僕性不飲公贈有樽中無酒客長留之句離筵未餞心旌動。風捲飄飄落日旗。

贈門人姪婿潘倬齡偕其兄俊齡兄弟進序。倬倬齡姑夫號墨田俊齡文比先府君同學能詩文為少侍講學與天民伯彝仲竹蓀叔先府君又酒棋書常繼日夕姑夫以癸酉副榜官

嘉應州訓導年七十餘年

十年風雨憶同堂。甲寅同學屈指至今恰屆十年拱北樓高劍氣揚。今日雙珠齊入網。笑看桃李有芬芳。

行年六十一。于役連州感而有作。赴任先祖以傳滿校知縣再辭借補連州訓導以同治八年戊辰三月二十日先考少靈府君新喪為年十一

舟中與先祖同枕席口授詩文講授先哲大義居連州學署凡二年半

束髮憶受書。修短聽化育。歲月取義和。不識轉如轂。偶見班白翁。心惻睨以目。相去萬萬程。夢不到此局。

詎料花甲周。有如一信宿。屈指溯居諸。那堪數更僕。弱冠遊洋宮。蹭蹬困場屋。四十登薦書。公車三往復。

司鐸赴廉陽。不畏瘴癘毒。域外紀土風。連交州昆盤中甘苜蓿。邊俸滿歸來。寒暑年逾六。進未達明庭。退無

益家族。自笑可憐蟲。風塵徒逐逐。碌碌十年中。悲喜迭相續。荆室悵逝川。眷令悲手足。辛酉八月叔之兄

幸有弟姪強。藍山功奏速。轉戰及浙閩。狂氣掃清肅。三代煥龍章。特封光似續。弟國器與子熊飛於閩浙

新廟奕奕作。棟宇雲相屬。國器弟捐廉建宗祠家慶與國恩私心慰所欲竭來連州江水繞山更曲高或

捧青雲。峭如削。碧玉虎豹獅象躡。美女仙童簇萬態。並于奇畫圖。披百幅。羊跳峽尤殊。離奇豁心目。飛瀑

噴巖巔。嵌空綴修竹。眺覽尚未周。翻限舟行速。到門偶捲簾。翠風天半矗。西北闊奧區。境靜書可續。措大

莫憂窮。即此已不俗。行樂須及時。敢冀三多祝。按叔祖開學公諱國器號友之統兵數萬隨左文襄公平

廣西布政使護巡撫廉惠有聲卒贈內閣學士

己巳中秋後一日携姪達變孫有為遊北山寺。寺在連州城北東山麓繞繞惟石

亂石長松澗水瀉。朝携童冠叩禪關。北來五嶺天留洞。南望三湘水繞鬟。髮秀色參天雙柏挺。寺有二柏高

玩間嵐光排闥萬山環。探幽遙勝斜陽外。日落渾忘鳥倦還。

路上口占奉寄連尉金陶菴

人生有性情。臭味譬草木。情疏貌強親。周旋空性復。君來自皖城。作吏風塵逐。奔走破飢驅。詩書飽滿腹。

恂恂儒者容。非徒精案牘。相見在連陽。不嫌盤首宿。贈我瑤華篇。青眼惟君獨。春妍護桃李。古權歸松竹。

經濟本性情何慚作民牧相期晚節堅蒼生欣受福

連州學署六十四歲生辰作

辛未正月初二日從叔少岳公諱熊飛驍勇善戰能詩史書書左文襄

奇當惜先祖登飛來峯望峽山寺寶

八齡就傳憶青春看鏡勸名念古人老我琴書成礙物回頭京國隔塵塵一家骨肉分三地百歲光陰過

六旬差幸年來腰脚健登山臨水又良辰

獨秀峰高訂遠遊西行擬夏修經秋界分楚粵酣風雨至楚粵分界路望衡湘辨斗牛鴻雁暮年情倍切

關山絕險興偏適料應春草池塘夢衙鼓驚殘總未休

經陽湘城孤城如斗大巨石矗天高莫道規模狹居然氣象豪北屏山作郭南岬水飛濤牙險須和衆毋空恃虎牢

經湖南山路口占

域外山城接大荒陡分兩翼楚南強不緣象郡懷同氣那得鴻泥印異鄉石挿千岩盤鳥道徑飛一線繞

羊腸名材底怪三湘盛衡岳嶂嶸氣骨揚

路經粵西龍虎關關是楚粵分界龍虎排衙特地雄關非百二險相同石驅雲夢千拳峭水射灘江萬派洪楚粵聲兼人語雜河山界劃旅

塗通客心逐逐臨歧路西望桂林海望東

題譚心如百鳥圖士申

心如真雅人。稻香名書屋。浮雲視功名。詩畫寓心目。賤子竟何緣。容我來不速。相延入空齋。秋色釀芳菊。花香及鳥語。蒼翠環古木。示我百鳥圖。飛鳴萃羽族。萬態壯難名。起伏隨雲麓。伊誰擅化工。鳥紀推名宿。嗟我墜塵勞。空盤慙首著。盜未敢荏苒。牛馬走碌碌。思作畫中禽。偃息幽林伏。更設學心如。擁書耕且讀。自笑鳥不如。輟駒同局促。展畫意茫然。斜陽淡疎竹。

題白頭富貴圖

風輕雲淡彩霞鮮。盡春光百種妍。修到幾生花際話。白頭前世小神仙。

連州遺集序

有為自髫髻。卽含識。卽侍先祖連州府君。几席衽趾。杖履遊觀。無不從焉。垂及冠年。日聞其古賢哲之大義。微言日聽。古豪傑之壯節高行。浸之。飲之。泳之。遊之。皆連州府君之庭訓也。先是吾高祖炳堂公。以理學為粵中大師。吾曾祖雲衢公。履道謹嚴。日手朱子小學。劉戴山人譜陳荅門五種遺規。躬行實踐。坐尸立齋。終身不倚。約已而豐。施友悌而恤族。愛士而敬賢。嫉惡而好善。連州府君。孕再世淑善之姿。浴庭訓清嚴之化。少徇齋而不弄。長體道以行仁。然副貢生介士陳子剛先生。為府君外舅。以清風高節。好學善道。常館于家。而孝子勞我野先生。受卽中馮潛齋先生理學之正傳。傳之工部何樸園先生。為嶺學大師。府君既親傳之。而友京卿朱九江先生。次琦徐徵君。佩韋先生。台英。凡此數先生。皆籍南海。而為粵學之元。夫巨儒。府君盡師友而翕受之。如醒酒。薰香。醞釀。浸以歲年。內之庭訓如此。外之師友如彼。故德行學術正則。芳悱聲律。身度蹈道自然。不知漢之荀陳。宋之張呂。師友世德何如也。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在吾祖連州府君耶。漢荀陳諸賢。有何著述。先府君純德懿行。重器識。敦行誼。而薄浮華。亦何貴著書哉。府君道光丙午舉人。官廉州合浦連州訓導。欽州學正。有教澤。門人龍澤厚曰。今欽州禮樂器猶

先祖府君手澤焉。祀連州昭忠祠。為從侍在連州也。雖作詩文。戒為勿刻。墓木被伐。垂三十年。嗟予小子。十載通亡。禍延先墓。年逾知命。老亦將至。太夫人命校注先詩。仍用刊布。以遺後昆。時同錢初生。永誦先芬也。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孫康有為撰記。

時事日誌

三月一日

湘省飛翰營水師通匪謀變。機謀露洩。統領易常齡收押。全體遣散。

奉天張都督接昌圖府知事報告。哲里木盟之郭爾羅斯旗王公達木林札布。近來煽惑蒙匪。肆行搶劫。並密購槍械。召集兵丁。擾亂邊境。希圖不軌等情。張督即派陸軍第二旅步第三營前往勦辦。杭州連夕有匪徒放火。謠言百出。人心皇皇。朱督下令戒嚴。

二日

江西謠言甚熾。人心洶洶。紳富咸挾貨遷避。

川省議會選舉正副議長。連日屢次投票。皆不能決。嗣更到會者不滿三分之二之人數。以致無從投票。胡民政長電政府請示辦法。

山東省議會亦因選舉議長問題大起衝突。

三日

王芝祥抵九江。贛人峻拒。

總統府接奉天張督電。據密探報告。庫倫自抗達赴俄後。以大喇嘛為駐俄專使。刻與俄訂定聘用全權。



武員以可路司爲總司令。有指揮命令全蒙陸軍之特權。各盟旗王公貝勒貝子以下各官。均歸即制。擬抵庫後。先練騎兵。以制中國之命。其餘步砲各隊。由可氏委任俄員教練。定期二年期滿。仍可繼續一年。乃至五年。遇有戰事。可氏爲前鋒。可氏現已起程赴庫。

參議院開會。人數不足。候數小時。始達法定人數。即匆匆開議。投票表決。湯化龍教育總長問題。可否同意。因可票中有一票。略有污點。反對者遂主張謂爲無效。因是議場大擾。卒連否決。嗣議政府所提出之憲法編纂委員會案。勢尤喧囂。議員憤怒退席。大眾遂紛擾而散。

四日

法人在滇新設滇越銀行。已發行鈔票。

德使行文交通部。略謂從前我國曾與該國訂約。謂膠州至順德府間之鐵路。如中國經若干年不興工修築。應歸德人承修。今年限將屆。中國尚未修築。照約宜由德人辦理。限十八日內答覆。

五日

粵省議會控胡漢民選舉違法。

俄廷電駐北京俄使。照會外部。請將俄庫條約移議於俄京。

宋都督急電陸軍部。謂俄人已在江畔設立無線電。以通軍用。

六日

六國團因外交部拒絕其決議條件。要求墊款二百萬磅。比國借款一千萬兩。一年屆滿。亦索速償。蘇湖軍警拿獲倡二次革命首領邢蕩胡等多人。並搜獲中華帝國關防一顆。

七日

英人在滇邊要隘既築砲臺數十座。現又增兵。居民大恐。

八日

參議院開議。僅得五十人出席。不滿法定人數。未能開議。

九日

參議院計積壓政府提出案。自去年八月一日起。至本月五日止。計共五十四件。凡地方官制。國稅廳中。國銀行各官制。文官保障懲戒任用法。治安警察法等諸要案皆在內。

政府接俄京電。俄政府徇活佛之請。擬借助庫倫俄兵五萬名。以與中國抗衡。政府接成都電。內藏各屬均已另懸西藏旗幟。不復觀前清龍旗。且在川藏邊界駐有藏軍。反抗民國。

十日

京師因選舉總統在即。人心惶恐。已紛紛遷避。各國使館亦日日增置軍械防備。參議院開會。延時兩次。以俟議員。而議員至者終僅得四十五人。不足法定人數。又不能開議而散。

十一日

滇督派員至川。面商胡督聯合川滇邊防。

各黨憲法研究會。會議國務院如何組織憲法以外之機關。及總統能否解散議會各案。

十二日

馮國璋。倪嗣冲。以中國報所載勸進表文。事實無根。已各延律師及舉代表起訴。

打箭爐一帶駐防藏軍有叛亂消息到處搶劫川中砲騎兵隊前往防鎮。  
參議院開會僅到議員三十八人又不能開議。  
揚屬興化匪亂有開城之傳說。  
大理片馬等處間有亂事該處軍隊調回省城。

十三日

政府聞外蒙逆佛代表已離俄京將由伊黎入蒙因電伊新大吏設法將該代表截擊。  
贛督李烈鈞派人赴九江收領政府所發還之鎗械。  
浦口九龍山匪黨千餘人襲攻憲兵憲兵敗退。  
滁州匪黨劫奪津浦火車故斃路警多人。

十四日

英兵二百餘人同測繪師及工役人等四十餘人在騰越測繪地勢滇督一再與英領交涉英領置之不理。

駐俄劉使急電政府俄軍騎兵一千五百人砲兵千人已啓向新疆其意叵測。  
滁州會匪九龍匪黨亂勢猖獗南京代理要塞總司令吳紹璘特令南京各砲臺將導火線拆卸以防通匪各臺官兵謹慎人心驚擾謠言沸騰。

陶什陶軍隊已奉偽政府令起程赴烏里雅蘇臺屯駐以阻華軍前進。  
十五日

庫逆派二喇嘛帶兵二千。遮斷內蒙赴庫隘塞。並填塞河井。

江蘇程督電詢地方行政官。應否照舊致祭孔子。總統令交閣議。

駐俄劉使電政府。俄外部近日屢與英日二使磋商。英日俄三國聯盟之舉。對於蒙藏滿三處。大有關係。聞該三國新協約。將有端倪。駐俄英日二使。不日回國。實係對於此項問題云。

江督護軍使劉之潔。派兵三連出勦匪穴。多日無一兵回營。人心益震。

十六日

國會議員到京者日眾。內多跨黨之徒。止知貪圖私利。故今日入甲黨招待所。明日復入乙黨招待所。醜態百出。威信掃地。

江西省議會電京。反對中央簡趙從蕃為民政長。

俄廷與庫倫偽政府訂議。合築庫倫至科布多之鐵路。俾與西伯利亞鐵路聯絡。

十七日

湘省孔道會成立。舉舒禮鑑為會長。龍璋為副。

參議院以議員到者不滿法定人數。又不能開議。

江西省議會據約法上無根據。又省制未定等語。反對趙從蕃赴民政長任。謂此臨時期內。無論何人決不承認。

本月款絀。官俸及各校薪水皆緩發。

十八日

達賴喇嘛決定大借英款修江孜清江等處道路並派喇嘛赴昌都與漢官商量分治事且已有進攻青海邊界消息

北京各黨招待員怪象迭出書不勝書某大黨招待員竟至硬搶別黨議員行李強抬議員入馬車議員多鄉間人見此強暴多有哭泣悲啼者

國民哀悼隆裕太后會到會者數千人

十九日

參議院延時兩次竟不滿法定人數又未開議人心日怠恐終無成會之日

庫逆內犯甚亟意圖各路分竄熱河一帶已戒嚴海拉爾急電稱俄廷已派員駐此辦事一切行政皆操其權謠傳湘鄂二軍暗圖起事長沙武昌軍警均已密為防備人心洶洶

二十日

宋教仁擬由滬乘車赴寧以便由寧乘津浦路入京晚十時半至滬寧車站有人鎗擊之中腰傷甚重

二十一日

駐京日使照會外部請準於滿洲域內設立日本關局稽查貨物六國團會議美代表馬茲南脫宣告脫離該團此後不與聞該團借債之事但遵照巴黎規約亦不反對五國團

二十三日

陸軍部令自今以後檢閱軍事外交新聞違者軍法從事報界大為反對

二十四日

參議院停止會議。以預備國會開會時一切要務。  
大借款既攔阻停議。六國團要求政府速將去年墊款立行歸還。

二十五日

黔省經濟支絀。前由中央政府撥給紙幣百萬。以便軍民行使。并以六個月為兌換之期。原議準備金由黔省自籌。現聞該省政費軍費用度甚繁。現今消耗殆盡。致是項準備金額尚無的款。現在紙幣信用銳減。價格低落。票面一元者僅作價值半元。票面一兩者僅作價值五錢。民間尚難通用。該省財政司以兌換之期轉瞬將屆。恐窮於應付。必生恐慌。已電中央請示辦法。  
政府批准山東河南甘肅廣東四省所借外款。  
各省都督因經濟困難。請即發行六釐內國公債。

二十六日

報界同志會呈請陸軍部。請取消檢閱外交軍事新聞之命。  
鄂省第四師第七旅兵士退伍。爭餉鬥毆軍官。黎副總統派員勸解。增餉五個月。始行安靜。

二十七日

王芝祥赴贛後。與李烈鈞商議簡任民政長事。曾力言中央不能統一之害。勸李曲全大局。稍留中央體面。李悍然不顧。王芝祥計窮力絀。已電呈總統。謂李不可以理喻。贛省之事。難望和平解決。  
李烈鈞強奪戈克安兵權。王芝祥調停無效。人心洶洶。

二十八日

綏遠城將軍張紹曾電請大總統速撥新式快鎗五千枝俾資拒俄。  
拉薩密偵電告北京達賴表面上雖與中央敷衍實已布置獨立且設立六部分任辦事另設軍機處自稱為藏國皇帝一切禮服悉遵清朝舊制並將於通國設立初等高等學堂且擬遣派聰穎學生赴英俄遊學。

二十九日

藏人迫逐鍾穎甚急總統電尹昌衡於開議前提出二項一會議未解決先不得逼漢官出境二藏所求者未經許可不得擅行傳聞達賴所要求者一恢復其教權並加保護二中國人不得侮蔑佛教三藏有重要者須與中國協商但不得改為行省駐藏軍限二百名四征藏軍撤回  
外交部接庫倫沽佛雷稱若中政府欲庫倫解除俄庫條約須照行下開條件一庫倫政府永久保存二中國不遣官吏干涉蒙事三中庫各遣代表訂立專約四中庫各軍隊遣回各本國五中政府勿阻庫倫向何國訂定借款六庫政府自委行政蒙官中政府不得干與

三十日

袁總統令段祺瑞取消檢閱報館之令

哈爾濱電政府俄軍一大隊帶有巨砲由科布多進發預備佔據烏里雅蘇臺

三十一日

俄使照會政府嚴詰增遣軍隊屯駐黑龍江之故



俄兵裝作商人在張家口一帶暗探政府得報照例電令各統領注意防備。尹昌衡已統成都新兵赴裏塘各軍統領多不願往經尹多方勸勉始各就道。

四月一日

政府於去月二十九日曾函英使擬將藏事移交交涉派溫宗堯為全權辦理現英使已接英政府訓令。不認此等提議。

鄂師與巡查大關

李烈鈞密電京詢問王芝祥請派兵攻贛確否。孫少侯去電兩方勸解。

二日

謠傳東蒙古一部份盟長等已與連佛聯絡反對共和。英廷已遣某大員常駐拉薩監理藏政。

三日

贛省議會電王芝祥令自取消鎮守使。

四日

巴塘軍隊變亂被藏苗圍攻。裏塘亦受影響。朱統領被戮。

鄂省捕獲匪徒數十人收得確據牽涉退伍某統領已通電嚴緝。黎副總統調津軍一協至鄂防衛。財政部請各省接濟款項廣東已匯二十萬元湖南三十萬河南十五萬海峽殖民地華僑充募匯十萬。奉天都督及熱河都統已籌定建築秦熱鐵道辦法計分三段第一段奉天至新民第二段新民至朝陽。

第三段朝陽至熱河。政府付款之後。即將開工建築。  
某督都主張以武力解決時局。通電七省。已被某某二者舉發。形勢日惡。京中人民紛紛遷避天津。

五日

各省軍事會議代表發起軍界同袍會。本日在京開成立會。

江卡地方到有大隊藏軍。半渡洋津。前往攻擊官軍。馳往對敵。約有八九千人。藏軍約在一萬上下。日內恐有一場惡戰。

張勳有帶兵駐紮徐州消息。

各處軍界中人多致電北京詢問是信。准舉袁世凱為正式總統。故外間對於將來選舉頗慮軍界滋生變事。

六日

臨時大總統傳令。示省轄德軍隊入京。預備選舉正式總統時以資保護。

臨時大總統已於今日移入南海宮內。防備極嚴。

京中盛傳有誅奸國潛來北京。已組織本部。

俄人又遣軍隊二千餘人。屯駐科布多。

七日

廣東反對中央政府。任黃人壽為廣東鹽運使。

俄兵在洮南日增無已。

國事維持會開大會。孫毓筠極陳政府與政黨及各省之不就軌道。國危民困。逼於前清。將不亡于專制。

而亡于共和。孫洪伊力迷今日黨弊。謂宜毀黨造黨。

八日

兩院行開院禮。沿成兵警護衛甚嚴。參議員到者一百七十七人。眾議員到者五百一人。十一時開會。首由國務院局員顧龍報告成立。全體公推最年長者滇人楊瓊主席。林長民讀頌詞。梁士詒因臨時大總統不到會。故以使人資格送總統頌詞到院。並非代表。故未宣讀。國務員到者六人。全院齊向國旗行三鞠躬禮。禮畢攝影而散。

大借款不成。議復愛國捐。以濟國用。

庫倫軍隊由三處進兵。內犯一由張家口。一由綏遠城。一由喀什喀爾。

延吉到有日本軍隊三百餘名。聲言保護該國商人。經華官照請撤退。日人不理。

九日

國務院決議。因巴西承認我國。令全國學校放假一日。以表慶賀云。

北京庫款空虛。又擬輕減京內外各官俸。

十日

武昌之變。關係範圍極廣。據聞已查出某及某都督密據。並有總統府某高等軍事顧問某黨某人在內。

現某已離京。總統決概不追究。

庫軍二千餘人。已向海拉爾進發。

六國銀行團向政府追問償還墊款之日期辦法。政府答以財政支絀。殊難籌還。請寬限半年或一年。現

願按期付息

十二日

兩院合開預備會。到六百二十八人。仍推楊瓊主席。張國藩林長民林萬里李肇甫為書記。應議問題如下。一兩院議長互選細則。二互選議長日期。三正式會臨時主席。四是否以抽籤定席。對於第一問題。國民黨主先起草。非國民黨主先討論大綱。次國民黨主推起草員。非國民黨主以今日所推四書記兼充。次國民黨主聽主席指定。非國民黨主票舉。前二項均國民黨勝。後一項因黃羣主分院投票。鄭江瀨據國會組織法十四條。院內法規之制定。各專行之云云。力駁黃說。張稚曾罵鄭不識預備會性質。不配為議員。李國珍力斥張。欲以預備會破壞組織法。是荒謬。禮辱罵人是野蠻。取大鼓掌。吳景濂恐張過窘。急請散會。遂無結果。一開而散。開會自始至終。秩序極亂。狂跳紛號。不類議會。有識者多悲國民之前途。

十三日

外交部總長照會俄使。大旨謂買賣城華商。近多被俄人驅逐。實背一八五九年之中俄條約。請即禁止。以符約章。而厚邦交。

陸軍部禁止各省自向分外洋訂購軍械。倘欲購辦。須由該部允准。

十四日

財政部與五國銀行團交涉。任用鹽務處及審計處顧問事。新任廣東鹽運使因反對極力。不敢履任。自行辭職。

十五日

參眾兩議院開第二次預備會。由主席指定國民三人。共和民主統一各二人。草議長五選細則。僅奉小時即散會。因開會之先各答互商妥協。故得無事。

十六日

兩院分會會議。參議院安靜通過細則。眾議院國民黨員力持黨見。各黨及超然派議員皆不直其舉動。遂譁散無結果。

駐京各公使開會商議借款事宜。

十七日

有人密電孫少侯。勸速南下。否則危險。又有人追脅王芝祥督憲。若不應則加害。總之日來時局日增陰鬱。

自大借款決裂後。各省紛紛向中央請准借外債。以濟急需。政府極恨。

俄國銀行近發俄金幣運領伊新各屬。省中當道電請外部與駐京俄使直接交涉禁止。

十八日

京中紛接南方函電。消息益緊。概謂某某兩省已秘聯五省。擬先擾亂鄂。不日發難。

廣東省議會要求憲法草定之後。應于未通過國會之先。交付各省議會承認。

外交部照會英使。謂溫宗堯已委為駐紮西藏全權辦事專員。請與接洽。

政府令各省都督。請省內各耶穌教堂。以二十七日為共和國祈禱前途之幸福。且令各都督到時亦親

往祈禱。

十九日

駐京法使介紹小借款。要求雲南貴州開礦利權作報酬。

川滇藏界亂事未止。外人嘖有煩言。政府照例電令該處大吏嚴勦土匪。以免外人干涉。

二十日

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併。改名為進步黨。

吉省邊界到有大隊俄軍。陳督照會俄領。請速飭撤退。俄領模糊答應。

二十一日

英人在片馬增兵。且擬即日開築該處軍用鐵道。政府又循例電諭川滇二督。從實調查此事。

政府與五國團之借款交涉。漸已就緒。合同條件與前六國團所定者無異。惟利息由五厘半。改為五厘。且聘用五國顧問。

張蔭棠主訂中美聯盟專約。政府電詢各省意見。

二十二日

眾議院本決以本日選舉議長。因各黨秘商未就。又不能開會。

庚子賠款。由政府與各國公使屢商延期。財政部現以賠款列表。計拖欠逾期。去年約欠三百九十二萬三千七百七十九兩。利息一千七百七十五萬七百六十九兩。今歲應償還者亦三百九十二萬三千七百七十九兩。利息一千六百九十九萬三千八百四十六兩。

總統府集議聯結日本。禁阻俄國用兵內蒙。以保東亞和局。經多數贊成此說。

二十三日

五國銀行團讓步。改五厘半息為五厘。已定草約。彼我皆欲此約急成。

政府得庫倫密電。俄又派兵八百到庫。

政府接張家口電。稱閻什陶軍隊前日駐紮口外。近忽開拔赴達里岡屯紮。

二十四日

眾議院開第一次正式會議。投票白票。表決議長問題。因票數與名刺不符。無效。定於明日再行投票。而以二十六日選舉議長。

廣東省議會決議申請國會即行組織完全。辦理公務。消除黨見。專為國家進求幸福。省議會已將內地腐敗亂暴情形。詳為宣布。並駁斥本省政府不能盡職。

庫倫俄庫銀行已成立。總理為俄國人。

二十五日

參議院選定正副議長。

政府致電各省當道。申謝各耶穌教堂慨允政府之請。准于二十七日為民國祈禱求福。並謝彼等贊助此舉盛意云。

政府接霍爾泰電。稱該處近況艱難。餉銀軍械皆已不敷。大局岌岌可危。

眾議院開第二次正式會。因議論前次票數不符事。國民黨群起搗桌狂吼。又爭歐人。全場鼎沸。多登桌。



上號跳。各黨要人極力調停。久乃稍靜。後投票卒決以無記名式選舉議長。

二十六日

眾議院開會。用無記名式選舉議長。到院者五百五十人。湯化龍得二百七十二票。吳景濂二百六十六票。均未達半過數。三黨員主張即決選。國民黨反對。遂推主席出場。秩序大亂。外賓喧笑。旁聽人頗足憤恨。有人登壇大聲斥國民黨不顧大局。破壞會場。我輩應保護議院體面。查點現存人數。另推主席。議定決選日期。正式宣告散會。眾鼓掌贊成。忽又有人拍案罵三黨擅加國民黨以惡名者。得此譁辭。又大衝突。忽一闕而散。

周都督電外部。稱英人在威海衛之某某二處。私開金礦。業派員前往探視。

二十七日

五國大借款。以昨夜深簽押。國民黨各新聞極力攻擊政府之違法。

二十八日

參議院通電各省都督。反對大借款。

眾議院決議議長。未投票前。已有數人及強逐議員退場等怪劇。投票後。湯化龍得二百六十九票。吳景濂得二百六十七票。皆未得過半數。于是有主張除去七廢票而算半數者。又有主張修正選舉議長規則。行決選時。以比較多數當選者。聚訟紛紛。秩序忽又大亂。眾見不可收拾。又一闕而散。

武漢謠言益起。京漢一帶防範甚嚴。

浙江謠言亦紛紛。溫處騷動。軍警一體戒嚴。

二十九日

總統府戒嚴搜查甚密。派刺客說及不舉總統說甚盛。京中人心渙散。

眾議院選舉議長。仍無妥法。故又延會。兩黨聲言妥商通融辦法。明日或可切實妥選。

外交部照會五國公使。言政府承認負擔大借款之完全責任。

法國調炮隊大隊到滇。居民惶亂異常。

哈爾濱一帶俄兵日增。人心惶惶。

參議院表決不認借款案。贊成者百零二票。反對者六十九票。國務員無一人出席。亦不派代表。

三十日

眾議院再決選止議長。議員到者五百四十一人。湯化龍得二百七十六票當選。

財政部接到各省請求急款。計鄂三十萬兩。奉二十萬兩。黔十五萬兩。蘇未詳。計三十萬兩。因此甚為焦

急。

五月一日

駐京俄使近有照會到外部略云。(一)請許俄人在黑龍江有開鑛專權。(二)旅居哈爾濱華人須納捐

於俄工部。(三)中國軍隊調往外蒙。或須由哈境過往者。須先期咨照俄官。(四)凡華人欲搭俄船他

往者。亦須咨照俄官領取執照。

庫倫活佛飭建庫倫新政府紀念大黃寺。共需俄幣十萬枚。

眾議院選舉副議長。共到議員五百三十三人。投票結果共和黨員陳國祥得二百六十九票。已過半數。

當選吳景濂少十三票又失敗

二日

中國騎兵隊與庫倫軍隊相遇。華軍戰死約四百人。損失軍械不少。  
武昌謀叛武員十六人。就逮監置獄中。須俟李雨霖到案後質訊始行定案。

三日

汴蘭鐵路決議開辦。由比商承借美金三百萬磅。合同已於上月二十六日簽字。

南昌遍街傳單。謂袁世凱私借外債。違法賣國。謀殺宋君證據昭著。定於四日在講武堂開各大會。討論對付之法。

廣東開會討論五國借款。並不反對政府借用五國之款。惟反對政府未交國會核議。遽行簽定合同。有違憲法。並合同中某某數款耳。

四日

袁總統昨咨參眾兩院。請速選舉正式總統。

德商擬借給中華二百五十兆馬克。惟要求在華開設軍械製造廠。十年為期。

孫文以一公民資格。投函倫敦各報。請求各國政府與人民。禁阻北京政府借款之成立。

五日

五國團已於日前付款五十萬磅。蓋因國民黨遍電各國表示反對。各國政府乃反電財團付款。近南方愈激烈。北方反動力愈大。大有以逸待勞。以靜待動之勢。真心愛惜民黨基礎者。皆為扼腕。現有一派

人靜觀時局。如南北決裂。即相率退處中立。

劉揆一昨初四日開相友會。成立會於六國飯店。景耀月孫鐘等組織之政友會議員八十餘。亦於初五日開成立會。國民黨在京受革命風說之影響。已四五分裂。

進步黨決定對待宋案。專候法律正當之解決。借款固認為必須。但手續上之不法。亦須糾正。贛督李烈鈞電滬籌借三百萬。維持市面。

六日

聞香港政府已奉駐京英使之命。扣留粵省都督所購之軍械若干。有人謂因袁世凱恐南北戰爭之謠。敦請英使干預所致。

借款團初為六國團體。今為五國團體。前言八九扣。今實收僅八十四。中國因此所受之損失。有一百五十萬磅之鉅。

俄人已與庫倫活佛訂立條約。修築哈克圖至庫倫之鐵路。

粵督胡漢民議對待政府大借款。主聯同海外華僑合力堅拒。並派員赴滬。聯合各省開大會。與中央斷絕。

七日

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本日至衆議院出席。辯護政府對於借款問題所持之態度。該院議事之際。頗起風波。段答覆各議員之質問後。將借款問題付衆表決。票數共三百七十二票。拒絕借款者一百二十票。諸議員繼即紛散。秩序甚亂。

國民黨現藉借款力謀推翻政府。並請進步黨以湯化龍組織內閣。共同提攜。湯昨在三黨議員聯合席上宣言。亦嘗私心以民國總理自負。但今以三黨十餘日之苦戰。忝為議長。竊願盡力理職。誓不敢別有希冀。詞極決絕。

駐京英使謂英廷願將片馬劃歸中國。惟英願得利益如左：(一)揚子江流域不能讓與他國。開放租界。(二)須與內地准開一英國特別通商口岸。(三)海關總稅務司當永遠歸英人充當。

八日

昨日眾議院開會一次。休息後。不足法定人數。國民黨硬主將政府請備案原文。立即召回副議長。謂照規則須將款書表決。此時無權遵辦。谷鍾秀演說激烈。國民黨復痛罵議長。叫打之聲不絕。呂復陳策立用黑盒飛擊未中。並有人欲出手毆陳副議長。長退席。眾欲毆林長民。林退。遂羣圍議長室。辱罵叫打。日昨進步黨提出懲罰問題。非先解決此問題。即不到會。參議院亦因王正廷與劉成勳衝突馬君武。叫打喧鬧而散。

財政部近因急需巨款。先向德商瑞記洋行借款五百萬兩。九厘行息。以中華銀行担保。粵省各江盜賊約有二十餘萬人。蠢蠢欲動。

南京江北十八縣。省議員上書省長。謂土匪猖獗。官吏因循。軍隊驕橫剝削。命盜等案。有十餘萬起。已傾十餘萬家。

川督胡景翼現向法人商訂借款一千萬兩。以作贖回紙幣之用。成都尹司令已於四月一日。由打箭爐啟程。向鄉城進發。聞川省欲購來福槍四萬枝。過山炮一千尊。

九日

甘省本年栽種罌粟之田。上等者每畝將徵稅銀二兩五錢。次等者徵稅稍輕。目下尚未收集。據現狀觀之。甘肅政府本年似將准許農民收獲土漿。北京政府雖有命令。各省雖有詰責電文。悉將置之不顧。本年年稅倍於上年。

十日

陸軍部近咨請財政部。速發各省軍餉。數目如左。綏遠城四萬元。熱河十萬元。川藏五萬元。汴省二十萬元。新疆一萬五千元。伊犁七千元。

十一日

柏文蔚已派龔振鵬兵至蚌埠。另有一旅長亦與同謀。惟胡萬泰嚴守中立。上海製造局總辦陳樂書有電到京。謂該局已被程雪樓派兵佔據。程蓋非出本意。特一種傀儡而已。冷通兵已散布至徐州。沿津浦車站架大炮數尊。作北向勢。

十二日

浙督朱瑞。令各縣勸散社會黨。

柏文蔚向三井洋行借款七十萬。以銅官山礦為抵押。

袁總統頗欲俟汪兆銘唐紹儀到京。令與孫武同至南方。各省解釋各事。以免誤會。後知近日南方各都督之舉動。並非誤會。實有意推翻政府。若再調停。必然無効。故決用強硬手段對付。

十三日

某黨由滬派人來漢。勾結退伍軍官謀亂。黎副總統飭軍警嚴緝。

粵省聞中央派探南下。胡漢民飭軍警嚴搜客棧船艇。

袁總統迭接長江各口岸之報告。稱外國軍艦近已陸續調集停泊口內。商民異常驚駭。袁總統即命外交部質問各國公使。各公使答稱近日中國情形更為不穩。各方面之表面雖未破裂。其實則互相猜忌。一旦發難。各國將大受妨害。故不得不自為保衛。如大總統能以強硬手段鎮定各處。則各國亦深願中國無事。必不妄行干涉云。

十四日

海軍部分中國海岸為三區。海軍三大根據地。一為北方之秦皇島。一為揚子江口之崇明島。一為廣東海岸附近之瓊州島。

日昨京畿軍政總執法處高等偵探喬自山。稽察委員郝占一。率領偵探二十餘名。並由南營都司王雲卿。派兵同至山西街地藏寺保和會事務所。拿獲破壞黨五人。並搜出形似三炮台烟盒之危險物二枚。及有關係之書信多件。探悉五人姓名。為徐雲谷。劉慶齡。鄭一孫。王新和。周道興等。供出楊國慶。劉寶貴。白雲山三人。亦經喬等在棉花八條胡同拘至云。

十五日

前日陸軍部以贛督李烈鈞。不候部令。擅調軍隊。曾致電申飭。措詞極為嚴厲。該督奉電後。竟置之不覆。又聞九江現已預備起事。布置均已妥貼。並已畫定區域。以九江西三十英里。東二十英里為界。線現正詳細測勘。李烈鈞現用電話與該省南西北各邊界商議作戰計畫。並與安慶柏文蔚籌議。以北軍



駐在武穴。離九江僅三十英里之遙。擬聯合兩省軍隊。不分彼此。竭力驅逐出境。

近日由上海往浙江之破壞黨。要求朱介人都督宣告獨立。經朱督嚴詞拒絕。並聞該黨一面發派多人到杭。擬用炸彈暗殺各重要人物。一面設法運動金衢嚴溫台處甯紹八府匪徒。同時起事。

十六日

浙江省城近日戒嚴。文日元日捕獲亂黨呂丹等十三人。聞中有女子文某。匪首張天暮在逃。朱督下令嚴緝。

前日某黨由上海致陸軍總長段祺瑞一電。謂正式總統南方人決不推袁。擬舉公為總統云云。段接此電。大笑不已。後因事謁袁總統。並出此電文與袁一覽。袁亦大笑。謂段曰。我正要走。如君能選為正式總統。可與我負此大任。大好大好云。

十七日

眾議院議員張大昕張伯烈等。提出質問案。內稱頃接湖北來信。謂江西之兵。侵入湖北廣濟縣武穴一帶。江西之米。不准上運至湖北。湖南之米。煤。不准下運至湖北。似有陷湖北於厄地之勢。不知係何理由。應請政府即日出席答復。

十八日

內蒙以庫匪有南犯之意。日前各部曾會議一次。以練兵自衛實為要著。已將辦法請張紹曾電達中央。其辦法如下。(一)以所練之兵保護內蒙各旗。(二)經費由內蒙自籌。特別費由政府補助。(三)每旗應練若干名數。由各該駐防將軍都統定之。(四)練兵應用之上級軍官。由中央任命。(五)調度此項

兵者為駐防之將軍都統(六)一應教練及管理之方法悉照陸軍部所定章程(七)中央政府對於此項練兵有特別支配之權

十九日

近聞庫倫之俄領事署已改為使署即以彼處之領事升任為蒙古公使又聞於科布多將設一總領事於喜拉米譯言更添一領事以撥凡屬於外交上商務上各事務不歸駐京俄使節制當直受俄政府之訓令矣

唐紹儀於十七日到滬後與孫黃秘談良久聞所談為三大問題(一)借款問題(二)宋案問題(三)總統總理問題

二十日

冬春當李經羲伍廷芳高而謙等公推藍建樞來京調和破壞黨事藍君已於十九號抵京昨日晉謁總統力陳國民黨願和平解決求大總統曲為轉圜大總統面折其所請謂宋案自有法庭審理借款案自有國會參預我亦無法可以干涉無論何人不能以個人資格出而干涉即無論何人不能以個人資格出而調停若藍君為現役軍人尤不宜越組代謀致失軍人分限藍建樞又說及江西事大總統謂江西都督係中央屬官純係行政部分內事宜更非宋案與借款可比如何處置政府自有權衡若語涉調停尤為不合云云藍無言而退

廿一日

福建民政長以該省財政支絀與日本人林某訂結五十萬元之借款茲探得其合同如左(一)本借款

每百元實交九四。(二)本借款以福建全省之茶稅作保。(三)以滿六個月為償還之期。(四)每月利息七釐半。前三月之利息當於五月二號交清。後三月之利息至滿期時本利同交。(五)自合同簽字日起。凡福建所收之茶稅應儲存一中國銀行。以便將來償還之用。此銀行應由債權者指定。(六)若借款到期不能償還。則該省茶稅應由債權者代為徵收。所派徵稅人員。中央並省政府應其盡保護之責。(七)交款時應扣去磋商借款之電費六千元。(八)本借款之交用。規定如下。(甲)還第一次借款十五萬。(乙)還先前第二次借款三十五萬。(丙)回扣三萬。

廿二日

柏文蔚叛跡已著。忽然以甘言鉅政府。請撥款百萬。其致李烈鈞密函有云。大借款成。北部勢力鞏固。吾黨進行異常危險。克強遂電言之痛切。承示聯合反對。極表同情。通電稿可用。皖中已派員赴京請餉。有得百萬之希望。俟此款到手。再發表通電云。

廿三名

藏人近見達賴昏庸荒謬。宗旨不定。其番官等倚仗勢力。多方恣虐。頗有積不能平之意。惟因達賴黨徒散布謠言。謂民國廢除宗教。一經舉眾內附。則黃教全失勢力。是以羣懷觀望。滇省茶都督鑒此情形。因發起宗教聯合大會。擬會同甘新川邊等處。遴選通曉佛學人員。帶同喇嘛僧侶。偏赴前後藏各處。演述教旨。倡導共和。聞新等省均其贊成。滇省已招致紅黃喇嘛多人。于省城大藥賓館。格外優待。以示招徠聯絡之意云。

廿四日

江西軍隊約三師團連日操練所用槍械除原有者外係由滬地亞士洋行購往其軍費一條擅借外債三百萬一條截留贖款六百萬軍士大有蠢蠢欲動之勢。

最近調停派之王芝祥譚人鳳聯袂來京意在陳說調停辦法然聞袁總統決心甚堅日前召集秘書長梁士詒秘書曹錕及段之貴等說明宗旨令其傳語國民黨人略謂身受四萬萬人付託之重決不能聽人搗亂孫黃等若敢另在南方組織政府是有意破壞民國則決意聲罪致討云云。

揚州徐軍長寶山於今日午前慘遭炸斃政府聞報即電令其弟寶珍代理該軍云。

六月一日

何宗蓮軍防近與庫匪鏖戰獲蒙古軍帥一人電政府請示辦法。

湘省禁米糧出口甚嚴刻英領事照會湘督請弛此禁湘督嚴辭却之該領事已請駐京英使與外部重伸前請。

庫逆哲布丹尊因達爾罕親王為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嫡裔在內蒙最有勢力擬即聯合欲將漢南漢北一併獨立日前特遣專使前往勸該親王離叛中國而附和内蒙云。

二日

國務院會議為節省經費起見議定淘汰冗員辦法一工商農林兩部合併其應撤各司由兩部商同辦理二各省外交人員一律裁撤由民政長辦理如遇有重要事件即由外交部特派員往辦三裁去各海關監督四各部人員裁去三分之二如此辦法每月可節省百五十萬元以上。

升允反對共和匿跡於蒙古地方用宣統年號名義發出檄文一通袁總統慮其為患特遣使致宣統帝

書請其勸諭升允歸順民國。

三日

眾議院彈劾內閣。共有四案。國民黨及政友會均主張彈劾全體。惟政友會之所謂全體者。僅就預算及與款立論。與國民黨之羅列政府四失職七違法者。有別。進步黨主張彈劾總理趙秉鈞。財政總長周學熙。共和黨則僅主張彈劾周學熙。同一彈劾案。而所見各異。論者謂非一旬後難有結局。後因院法未定。因爭論院法。此案遂致延擱。後竟消滅。

中央一月至六月預算案。由議院審查委員會報告。一時期全過不能倒議。二收支相差至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五萬餘元。政府無填補策。議會不能代負責任。故應迅速政府。另促定六月以前決算。並七月至來年六月預算。大多數贊成。遂將預算案迅速政府。

五日

黎副總統通電。宣布區調元能越山謀亂確據。

六日

政府與奧國借款八百二十萬磅。大半用作造船費。其餘則用以支付北京與江蘇兩處之軍餉。僅剩一百萬磅。儲之中國銀行。

俄國與庫倫政府。近又訂有關於訓練軍隊之一密約。聞其內容共十條。第一條。蒙古政府。由俄國參謀本部。招聘士官數名。為陸軍教練官。月給薪水五百盧布。第二條。庫倫政府及官吏。對於俄國教官。以陸軍賓客禮待遇之。第三條。庫倫政府。於此條約簽字之日起。一年間以內。對於前條所訂之

約無拒絕之權利。第四條 期限滿了後如蒙古軍隊之教練尚有不充分之時。蒙古政府可將條約之効力延長兩年或三年。第五條 若蒙古政府欲臨時得教練兵之一定數。可託俄國教官為之。當此之時。俄國教官有採用副官數名之權利。第六條 蒙古政府於條約期間終了後對於俄國教官另送六萬盧布為報酬。第七條 蒙古政府如在條約期間內與外國開戰。則俄國教官以最高武官之資格為蒙古政府之司令官。俄國教官及俄國政府有指導及命令該軍隊之權。第八條 協約由三月七日即陽曆三月二十日起發生効力。第九條 蒙古騎兵隊首先教練。次及步兵。又次及炮兵。第十條 俄國政府派遣哥薩克兵八十人。為教官之守備隊。與蒙古兵同屯駐於庫倫。有所費用歸蒙担負。

七日

參議院議決議員公費六千元。議長另付應酬費五千元。副議長四千元。

浦信鐵路借款本發生於前清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間。當時已訂有草合同。現由財政交通兩總長及政府所派籌辦浦信鐵路事宜人員與倫敦中國鐵路有限公司商訂。將前草合同作廢。再行訂立正式合同。此項合同經由政府正式提出。眾議院核議。

八日

日本人集款六萬元疏浚鴨綠江。

十日

德使函外務部。聲稱中俄訂約禁止一切外人殖民等項。頗非機會均等主義。不能承認。惟俄使近日態

度已變。即照前案通過締結。彼亦未必允諾。且近又提出新交涉四項。(一)海參威左右華官拘捕俄新聞記者。(二)齊齊哈爾華官亦擅捕旅行之俄記者。要求賠款三千盧布。(三)華官在張家口左近將俄國牲口商人阻止。要償一萬盧布。(四)此項華軍並將庫倫送張家口之俄人郵信開拆。要求黜免華官。政府覆函一二三項。俟接到詳報後再覆。至第四項。係因外蒙已定為戰爭地域。曾令飭該軍凡來往函件。一律查驗。詎俄不滿意。竟派兵四千進齊齊哈爾。黑督因此辭職。

十一日

前贛督李烈鈞。自免官後。由贛到滬。旋又由滬回粵。煽動軍隊。佔據湖口。北軍見其叛跡已著。節節進逼。詎烈鈞部下旅長林虎。竟與新軍挑戰。互相衝擊。而戰禍遂起。

十二日

贛省議會。多叛黨黨羽。前日特開大會。公推李烈鈞為討袁總司令。歐陽武為都督。賀國昌為民政長。俞應麓為兵站總監。進行軍事。

粵省高等檢察廳長。因粵中公民有控告前都督胡漢民。擅提鉅款事。電北京司法部請示辦法。政府已派員赴粵調查。

眾議院通過中俄條約。

十三日

工商部近日忽發生一借債案。據該部次長呈總統文。略謂檢查案卷。見蓋印部內開五月十七借款合同。華洋文各二分。參事陳其殷交來。總長簽字蓋印。總額五百萬磅。惟英商不能按期交款。據約當然



取消。詢以合同曾否收回。答稱尚未。該次長以事關重大。特行呈請總統核辦。云。按此數確係息借六厘。折扣八八。分三期交。第一期簽字一個月內交。三十年還。以東三省未開各礦作抵。如外交有障礙。則用中英名義開辦。別礦。該部總長亦謂此事曾經密商總統。但現已取消。觀此可見政府羅掘之拮据。並以見總次長之並未接洽矣。

十四日

南京宣告獨立。用程德全名義出示。略謂連日北軍入贛。進逼德安。風聲所播。人心搖惑。本都督為維持治安起見。准各師旅之請。宣布獨立。為江蘇全省之保障。並委黃興為討袁軍總司令等語。當時軍營中有要塞司令吳紹璠及少將蒲鑑等。均以反對此事被殺。

贛省軍事。聞黎副總統電政府。謂李純與林虎軍在沙河開戰。林虎向瑞昌敗走。南京軍隊第一團第八師一旅。開往臨淮。並派柏文蔚往潁州。抵禦倪嗣冲。

英兵二千餘人。由印度入藏。聲言保護旅藏教士及商人。並無佔藏之意。總統特電令滇督及駐藏辦事員。速查英兵入藏用意。

十六日

安徽宣布獨立。看守所未決囚犯。逃出七八十人。搶掠店鋪。分途逃竄。

冷遁所統駐徐州之第三師。與北軍開戰。臨淮開蘆振鵬所部之混成旅。亦與倪嗣冲開戰。北京致電駐日代表汪大燮。令照會日本外務省。嚴行禁止該國人協助南軍。

十七日

粵省省議會。近忽開秘密會。議員到會者有一百二十人。都督陳炯明出席。宣言獨立政見。各議員即舉陳為討袁軍總司令。傳電各處。宣布袁十二大罪。惟有城香港兩地商民。寂然不動。不似平素時之狀態。

十八日

中俄條約參議院以百十四票對於九十九票。以多數反對否決。

眾議院進步黨議員提出請政府征伐南中叛軍案。國民黨議員全體不出席。翌日國民黨開議員會。決議如米案中之洪趙到案。大借款交院追認。未經通過之官制取消。則亦可照進步黨之建議。主張征伐南軍。

張勳任命江北宣撫使。與冷軍開戰。冷軍敗退。張軍已至徐州。

十九日

國務全體告退。惟段總長以軍事故仍舊。

南軍第八師全師到蚌埠。由黃其指揮攻守計劃。第一師亦已全師到臨清。聞由柏文蔚指揮攻守計劃。粵省旅港各行商。反對易立連日電京。請政府討陳炯明背叛民國之黨。

二十日

歸化城進北之庫軍。與官軍大戰。庫匪死亡甚多。官軍大捷。

二十一日

駐滬南軍與防守製造局北軍開戰。南軍死數百人。傷亦數百人。北軍傷亡甚少。

袁總統頒布命令。宣布黃興陳其美柏文蔚等罪狀。並褫奪榮典。

二十二日

滬上製造局。南北軍又繼續第二次開戰。南軍由福字營充先鋒。松浙鎮三軍聯合。然雖屢次冒死攻撲。卒為北軍擊退。

北京頒布戒嚴令。

袁總統有命令。略謂一確認暴徒。勿煽叛兵。借端土地。實係亂黨。民國政府用兵定亂。為行使約法上統治權固有之責任。二確實保護外人。有因直接受禍害者。政府完全負責。三如有內外人士。與亂黨訂立契約。影響及於國家或地方者。無論用何種方法名義。均不承認。

二十三日

滬上製造局。南軍與北軍又第三次劇戰。北軍有軍艦助戰。軍艦所發之炮。傷斃南軍甚多。南軍於是又遭一大挫折。

唐紹儀蔡元培汪兆銘。聯名電勸袁總統退職。袁覆電駁之。

袁總統提出熊希齡為國務總理。求議院同意。眾議院以多數表決通過。

北京檢察廳傳國民黨理事吳景濂到廳。謂貴黨自認與亂黨有關係。則本廳惟有執行職權。下令取締。否則應開大會。將貴黨等除名。以表示不袒庇之意。

二十四日

滬上製造局。南軍與北軍第四次戰爭。其劇烈不如前三次。蓋南軍死傷既多。逃潰亦眾。所餘者不過三

千而已。南軍諸領袖見軍事不利。聞將請伍廷芳出而調停云。

參議院議長張繼告假到滬。通電欲解散議院。並電邀國民黨籍各議員來南再行組織政府。以此事關係助亂。因咨該院將張繼議長取消。

二十五日

北軍電稱贛省軍事。湖口東西兩路炮台經已全數收復。贛軍大敗。潯地一律肅清。國務總理熊希齡參議院亦已通過。

二十六日

南軍前在南京擬舉岑為討袁軍大元帥。製造局之役。岑之衛隊六百人亦加入戰團。嗣因戰事不利。岑以避嫌故已由滬搭船往香港。

政府任命龍濟光為廣東宣撫使。其弟觀光任命為副宣撫使。

二十七日

南京第八師長陳之驥電滬程都督謂。垣各軍隊取消獨立。黃興等已離寧。請速回寧鎮攝。

二十八日

贛粵湘閩各督電約黔督唐繼堯起事。唐不以為然。反聯合滇蜀桂各督。密商結合。以擁護中央。誅鋤叛徒為宗旨。

二十九日

國民黨參議院議員韓玉辰提出建議案。請總統退位。以弭爭端。進步黨政友會共和黨起然社各議員。

以韓此舉係破壞國憲。扶助亂黨。特行提出懲罰案。後有國民黨之穩健派。屢中調停。此事遂取消。

七月一日

袁總統通電。略謂政黨行動。首重法律。近來粵省。竟有徒構亂逆。首黃興陳其美李烈鈞陳炯明柏文蔚等。皆國民黨幹事。從逆者亦多國民黨黨員。究竟該黨是否通謀。抑僅黃陳李柏等私人行動。態度不明。人言嘖嘖。現值戒嚴時期。著警備地域司令官。傳訊該黨幹事人員。如果不預逆謀。限三日內自行宣布。並將隸籍該黨叛徒。一律除名。政府自當照常保護。若其聲言助亂。或藉詞搪塞。是以政黨名義。為內亂機關。法律具在。決不能為該黨假借云云。

廣東護軍副使龍濟光。發出檄文一道。略謂照得陳炯明乘江西倡亂。以兵力強迫省會軍隊。宣布獨立。遺禍廣東。擾亂大局。本副使現奉大總統電令。約會陸都督龍統領由高州。夏統領由廉州。同時各統大兵出發。並分電虎門潮州瓊州等處。南來兵艦。及平贛北軍李司令。分道討賊。此次入粵平亂。但計陳炯明一人。地方官警水陸軍隊。各仍原職。無論諸邑人等。能斬陳炯明首級來營投納者。賞銀六萬。元從優保獎。其有甘心從逆。抗拒本軍。或輸款助賊者。與陳炯明同罪云云。

二日

政府得額上倪嗣冲投電。謂在沫河口開戰。獲大勝。斃叛軍四五百人。粵省兵輪寶璧綏南濟西三艘。不服陳炯明調遣。均逃往香港。聽候中央命令。

三日

袁總統有命令。宣告歐陽武叛逆罪狀。削其職銜。九江鎮撫副使劉世鈞。有密通亂黨確據。命段芝泉逮。

捕。

袁總統任命熊希齡為國務總理。

蘇督程德全出示取締獨立。惟未回甯。暫由師長陳之驥維持秩序。

四日

李純電致政府。謂贛省南康瑞安等處均已光復。

揚州軍與鎮江軍因誤會。大起衝突。兩方面開炮轟擊。揚軍死傷甚多。鎮民惶恐。

粵東燕塘兵變。陳炯明挾重資逃往香港。師長蘇慎初暫署都督。旋又取締獨立。避去。繼由旅長張我權為都督。

袁總統任命龍濟光為廣東都督。兼署民政長。

七日

亂黨居正據守吳淞砲臺。官軍計誘劉福彪投誠。事為居正所偵知。於是發砲轟福軍。福軍死傷略盡。劉福彪逃脫。僅以身免。又連日官軍兵艦海圻海容等進攻吳淞砲臺。惟未能擊中。劉福彪臺無大損傷。

十日

安徽都督倪嗣冲電陳光復壽州正陽等處。袁總統給予一等文虎章。出力各員。賞賞有差。海軍次長湯壽銘光復湖口。出力各艦長。賞賞有差。廣東與議會助亂。袁總統有命令。着即解散。

南京復宣告第二次獨立。舉河海鳴為討袁總司令。以都督府為司令部。安徽師長胡萬泰與團長柴寶山率兵圍攻柏文蔚。柏文蔚拒戰大敗。偕死黨祁耿寰張永正管鵬等逃去。

袁總統任命黃士龍為廣東勞軍使。

十一日

江西省議會助亂。袁總統有命令解散。吳松官軍與亂軍激戰。亂軍死傷甚夥。

十二日

粵督龍濟光率兵入城。粵省舊有之陸軍向紮於觀音山。濟軍令其改紮別處。因此大起衝突。兩相轟擊。後卒被濟軍占領。觀音山又陸軍上級軍官已失控禦能力。均逃往香港。其中級軍官多為亂軍所殺。全軍無主。大肆劫掠。所有城內繁盛之處均被蹂躪。聞此內訌。係由黃士龍所唆使者。

十三日

吳松司令居正見屢戰失敗。率同白逾桓等逃去。於是由紅十字會西醫生親詣礮臺謁亂軍司令鈕永建勸其議和。鈕本血性男子。見大勢已去。亦不忍重禍生靈。因與西醫生要約數事。遂舉礮臺讓之。官軍率其餘部下走至嘉興。再圖後舉。

十五日

梁啟超陳煥章請願兩院請於憲法中規定孔教為國教。



海軍總長劉冠雄接收吳淞炮台。隨即頒發布告。並出示安民。

十七日

馮國璋之軍。由大勝關南渡。扼守金陵上游。張勳與徐寶珍軍。駐紮高資鎮一帶。為下游之控制。又張勳前隊張文生。經已襲擊金陵紫金山。是為北軍與南軍攻擊之開始。

龍濟光率兵八粵。與亂軍劇戰數日。城廂內外。一律肅清。商店漸開市。袁總統特授以勳二位。張我權錄。慎初二人。職。

贛省李烈鈞。為北軍所逼。節節失敗。經已退保南昌。後見大事已去。又棄南昌而遁。歐陽武則已入吉安。為僧。

十八日

憲法起草委員會決定。(一)以兩院為總統選舉機關。(二)兩院議員出席者。須四分三以上。(三)須三分二以上票。乃能當選。(四)如選兩次尚不足數時。則將最多數與次多數二人。以決選定之。

十九日

贛省北軍。自在王家渡獲勝後。旋即鳴礮入城。商民沿街懸旗。表歡迎之意。地方安靖。

廿三日

袁總統有嚴令。飭拿岑西林。該命令略謂。前漢粵川鐵路督辦岑春煊。辭職赴滬療病。六月間忽有異圖。電致廣西都督陸榮廷。護軍副使龍濟光。囑令脅合湘粵幹各者。反抗中央。圖謀不軌。居心巨測。陸榮廷龍濟光。嚴辭拒絕。拒岑春煊屢申謬說。信使往來。陸榮廷龍濟光。始終嚴拒。本大總統以岑春煊久

負虛望。或由暴徒挾持。諒非本意。是以未經宣布。俾可轉圜。乃黃興陳其美及優伶潘月樵等。倡亂五垣。竟有保岑春煊為大元帥之事。方謂岑春煊上年來書。自請練兵兩鎮。以討不庭。而忽與亂黨結合。反覆無常。深堪詫異。聞其乘輪渡港。登報聲明。不復與聞政治。本大總統隱惡揚善。原賴始終成全。但使悔悟自新。何必窮追既往。不料其又由廣東電致龍濟光夏文炳等。囑其出兵助逆。破壞民國。荒謬糊塗。變詐百出。其傾覆大局。視黃興等有何區別。若不揭其罪狀。何以別黑白而明是非。岑春煊著交沿邊各都督民政長一體拿辦云云。

廿四日

袁總統命令江西宣撫使段之貴。護軍使李純。克復南昌。各軍士賞賚有差。

廿五日

南京自何海鳴宣告二次獨立。馮國璋張勳雷震春等圍攻之。連日鏖戰甚烈。礮聲不絕。兩軍爭持各要塞。如幕府山紫金山天保城獅子山富貴山等處。失而復得。得而復失者。不知凡幾。北軍張勳之兵固悍。而南軍第八師之兵尤悍也。其中得失之故。緣南軍之守城者有二師。一為第八師。一為第一師。第八師乃以辛亥年光復時攻擊張勳之兵所組織而成者。第一師則一雜團。於光復時招募。各有逃至南京之流氓。以組成之。第八師志在戰鬥。第一師老在搶掠。南軍每次轟擊北軍。佔回各要塞。若有功績者。皆第八師之力也。叛軍領袖。因第八師兵過勞。遣第一師兵往代之。而該兵一見敵兵。即紛紛遁走。屢次皆然。惟第八師則東擊西援。疲於奔命。論者謂叛軍被圍。雖甚勇戰。終不免陷落。亦適為辛亥年張勳之軍而已。

廿八日

北京軍法司令處逮捕國會議員八人參議員五人朱念祖丁象謙張我華高陸漢趙世鈺眾議員三人初輔成常恒芳劉恩桐聞係得有助亂確據者

廿九日

海軍次長湯壽潛率楚謙楚泰楚同建威四砲艦攻擊長港亂軍並由胡萬泰率兵一團上陸節節占領陣地亂軍一面抵抗陸軍一面砲擊砲艦屢亂至六小時亂軍漸不支旋顧承塘亦率兵至攻亂軍側面亂軍遂逃去秋港完全收復

外國時事日誌

三月一日

德國政府決意提出擴張陸軍案內容雖極秘密而德國各新聞皆已發表其擴充費之豫算每年支出額約一千二百萬磅而政府將以何者充此擴張之經費到時在議會當有一番大激論

突厥軍在雅尼拿之北與希臘軍會戰激戰六時間後為希臘軍所敗

二日

突國通告倫敦之列國大使會議願無條件而服列國之仲裁列國即照會已達坎諸國問允否受列國之調停

布加利亞關於領土問題已容羅馬尼亞國之希望

三日

突都有謀顛覆現政府者。因不密敗露與謀大官數人。即被逮捕。美國上院可決海軍法案。將下院所刪除之戰艦二艘復行加入。再交下院審議。

四日

美國新大總統威爾遜氏及副總統馬些路氏於白宮行就任式。

五日

法國陸軍高等會議決定採用三年兵役制度。廢除從來一切之除外例。

美國外務省聲明英國與俄國對於蒙古西藏絕無何等秘密條約。現兩國間只有千九百七年所締結之條約。此條約亦無何等變更云云。

美國新設勞働省。

六日

英國制定航空規則。限制他國飛行船飛行機之入境。

七日

希臘樹雪佐將軍率騎兵三隊占領雅尼拏。此地為政治上及軍事上之要地。

八日

俄國外務大臣沙佐諾夫在議院演說。言明千九百七年英俄兩國間所訂之西藏協約。不因此次英俄新交涉。生何等變動。

十日

突人因巴達坎諸國之講和條件要求過奢憤激異常多主續戰

十一日

英國陸軍尚書施理氏出遊西班牙海軍尚書差遲爾氏出遊法蘭西兩氏出遊皆有政治上之意味蓋欲防遏三國同盟勢力之增長而與西班牙暗中交涉使接近於三國協商云  
巴達坎同盟諸國已決意承諾列強之仲裁

十二日

俄羅斯及奧大利兩國各宣言撤退國境警備中之軍隊  
德國聯邦各首相及大藏大臣開臨時協議會以滿場一致贊成陸軍擴張豫算案

十三日

列強警告塞維勿再派軍隊至亞米尼亞且聲明已承認亞米尼亞自治

十四日

英國海軍豫算增加海員八千五百名而新計畫所需之經費總額計一千五百九十五萬八千五百二十五磅

十五日

亞德利亞堡守備隊司令官電君士但丁堡要求急派援軍言糧食殆盡惡疫猖獗恐不復能守

十六日

日本大正二年度豫算案經無數波折遂通過眾議院

巴達坎諸邦回答列強聲明。若以割讓大陸領土。耶秦海諸島。及格列島償金。并在貿易上優遇諸邦人民三者為基礎。當應列強之居間調停。

突厥諸新聞皆極言不能同意於新講和條件。寧再續戰。

倫敦大使會議對於巴達坎諸邦之回答。協議甚久。皆以諸邦之要求為過甚。然仍欲居中調停。

朝鮮人四十四名在京城德壽宮前演說。言須回復國權。激昂慷慨。聚聽者千數百人。憲兵及警察即捕首魁數人。餘命解散。

十七日

布加利亞議會攻擊希臘及塞耳維亞兩國之行動。謂其要求過太。恐危巴達坎諸國之同盟。

十八日

歐洲外交界皆謂俄國教唆巴達坎諸國使妨害平和條約。故巴達坎戰爭恐不能一時了結。倫敦會議之列國大使欲使巴達坎諸國輕減其講和條件。決加以外交上之壓迫。

十九日

希臘皇為社會黨員所狙擊。彈丸貫心。即崩御。

法國內閣因在上院討議選舉法正法案敗北。遂辭職。

美國政府反對美國銀行家之參加於中國借款。

二十日

俄國首相在內閣會議時。意見屢被否決。其地位甚危。保守黨中人極言須得剛毅之人使當國政。

巴達坎諸國意向。若列國同意於或種財政上之提案。則允承諾列國所提出之講和條件。

二十一日

列國通告巴達坎同盟諸國。若同盟諸國拒絕列國所提出之講和條件。則戰後整理所需之財政等等問題。列國概不助力。

二十二日

法國前內閣司法卿巴爾提氏組織新內閣。

奧大利與意大利聯合。向孟的內哥要求賠償砲擊士括達利時所加於兩國之損害。奧大利且聲明。謂若不得滿足之回答。當派遣軍隊以求賠償。

二十三日

奧大利要求孟的內哥政府。許士括達利之各國非戰關員任意退去。且勿再砲擊市街。若孟國拒絕此要求。則奧國將單獨為保護之行動。

二十四日

奧大利再通告孟國。要求必俟非戰關員悉退去士括達利後。始可為軍事行動。若不聽。即用兵力。

二十五日

法國代議院以二百二十五票對百六十二票。決議信任新內。

二十六日

孟的內哥謂奧大利之威嚇通告。為違反局外中立。不肯屈服。



亞德列亞堡要塞之東部全歸布加利亞軍之手。布軍直侵入要塞內占領之。守將降服。

二十七日

日本議院開會

英國外務尚書格黎對於孟的內哥塞耳維亞兩國政府。要求將兩國在亞米尼亞所占領地帶內之軍隊從速撤退。

美國中西部六洲大水被害極慘。

二十八日

亞德列亞堡既陷落。於是圍攻軍十萬。漸向查他爾澤及君士坦丁堡進軍。巴達坎同盟諸國。不滿意於列強大使會議之提案。欲直接與突厥締結條約。

二十九日

德國陸軍法案及財政法案。通過聯邦議會。今後三年間之經費。每年增加一千八百八十萬磅。兵員增加十三萬六千名。

三十一日

美國大富豪摩爾根逝世。

四月一日

倫敦大使會議送勸告書於交戰各國勸和。突厥宰相已表贊意。

門的內哥不聽列國之勸告。仍繼續砲擊士括達利。列國將復干涉。惟俄羅斯則頻助門的內哥。

二日

墨西哥中反對現政府之鎖那拉州。欲自行合併于美國。已派委員往華盛頓。與國務卿會見。交涉此事。突厥回答列強。允從列國所提出之各項目。且謝其調停之盛意。

英國度支部發表自千九百一十二年四月至本年三月一個年間之財政報告。計一年間收入一億八千八百四十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磅。支出一億八千八百六十二萬九千九百三十磅。收入超過豫算額一百六十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九磅。支出此預算額減少二百九十三萬四千七百七十磅。稅關收入比前年度減少十六萬四千磅。地稅減少五萬磅。電話增收二百八十三萬磅。郵政收入增加六十萬磅。

三日

列強對于門的內哥。決行海軍示威運動。惟俄意兩國。或不參與。塞維及門的內哥兩軍合攻士括達利要塞。大約三數日中必能陷之。

俄國以列強對于門的內哥將行海軍示威運動。與論極憤昂。謂列國陵侮東縛斯拉夫種族。俄外部大臣甚覺為難。

四日

塞維對于士括達利問題本有讓步之意。因俄國密約助之。故態度忽再強硬。列強多以為憂。

五日

列強各遣軍艦封鎖門的內哥沿岸。惟俄國不參加。墨西哥前大總統因欲與北部叛軍妥協。自行辭職。

六日

突厥有割讓多島海各島嶼與同盟諸邦之意。惟不欲出償金。故倫敦大使團。又須再行調處。門的內哥國王之意。若得到地與償金。則可放棄士括達利。惟內閣及軍隊。則極不謂然。首府之人心。因是甚激昂。

七日

列強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勸告門的內哥。勿再攻擊士括達利。門的內哥反非難列國之封鎖其沿岸為違反中立。聲明非俟講和條約成立後。不能容列國之要求。

八日

美國提出新關稅案于議會。新案之主旨。為撤廢食料衣服類之關稅。輕減各日用品入口稅率。而多課奢侈品稅。

十日

門的內哥國王決意。若列強更強以武力壓迫。則自行退位。若國王退位。則門的內哥將合併于塞維。

十一日

日本政府因美國卡里寬尼州排日問題。前曾令其駐美大使與大總統及國務卿磋商。惟無結果。故又再使該大使重與美政府交涉。但排日案尚未確實成立。故措詞甚婉曲。絕無抗議性質。

十二日

布加利牙及希臘欲貫徹其領有瀧羅泥加之主張。各整軍備。而塞維及布加利牙之間。亦將因爭領毛

拳士齋問題大生紛擾

十三日

門的內哥仍續攻士括達利。

比利時全國同盟大罷工。

奧大利政府聲言為門的內哥調處列國借款。且參與監督。

歐洲列強駐紮華盛頓大使通告美國國務省。謂土地禁止案。抵觸與各國所訂之條約。雖日本美國間得改訂妥善。此事亦侵害歐洲諸國民條約上所應享之利益云。

十四日

西班牙皇於觀兵式之歸途。為兇漢所狙擊。幸未命中。彈丸貫乘馬之胸。

比利時同盟罷工勢愈熾。社會黨要求普通選舉權。而煽動勞働者。故參加者極盛。政府戒備極嚴。

十五日

攻擊士括達利之塞維軍隊既退去。現止有門的內哥兵二萬五千獨攻之。門的內哥堅拒列強之要求。聲言若欲其撤兵。必當賠償金錢。

布加利牙軍復砲擊查他爾澤。

排日案以大多數通過加里寬尼州州會。

十六日

突厥與巴達坎同盟諸國訂約。休戰十日。

塞維議會可決新陸軍撥算案。蓋因目下與布加利牙齟齬。故以備萬一。

十七日

比利時同盟罷業益蔓延。勢極不穩。

二十日

美國國務卿武雷安電加里寬尼州知事。求勿署名于抵觸條約之外人排斥案。巴達坎同盟諸國允容列強之調停。且謝其厚意。

二十二日

希臘恐不免與布加利牙衝突。故又于瀝羅尼加急舉要塞。

美國大總統警告加里寬尼州知事及市民。勿排日本。惟州知事堅執不動。力主本州有制定土地案之權。

二十三日

英國陸軍法案通過上院。

二十四日

士括達利之突厥軍糧食彈藥皆盡。遂降于門的內哥。巴達坎聯合諸邦之首府聞此報後。人心歡躍。欲狂。

二十五日

英國內務大臣所提出之嚴處婦人參政權運動者案。通過下院。

奧大利通告列國。雖列國不贊成。奧國亦將以獨力使門的內哥撤退士括達利之軍隊。

二十六日

美國大總統派國務卿往加里寬尼州。與州知事及州會協商排日土地案。

二十八日

奧大利對於士括達利撤兵問題。欲自由行動。俄國抗議而非難之。奧大利備戰。意甚堅。英軍司令官士括達利守將耶殺卑。宣言在天主權之下。自為亞米尼亞王。

二十九日

美國國務卿至加里寬尼。與知事及州會議員協議土地案。州仍固執不允改。

列強勸告門的內哥政府。速將占領士括達利之兵撤去。而以士括達利交付于列強。門的內哥抗議不允。

三十日

奧大利延遲其自由行動。以俟五月一日大使會議之結果。惟仍陸續集兵於國境。門的內哥亦汲汲于防禦準備。形勢尚極險惡。